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〇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〇六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朱翼不分卷

〔明〕江旭奇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一

朱翼不分卷

〔明〕江旭奇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翼無卷

數》提要

朱翼序

薛蘿

山

江

旭

奇

輯

謂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實履其地則積漸而可至也聖域之難躋奚啻千里哉若自溪掃塵對步趨進隨逐時逐境以實游之作醒乃有階

耳朱子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之自然貫徹誠謂循此以入聖其實地可據也何世之謬冥悟者多棄倫物捐希玄解與朱子之學幾為對壘夫孔子之言達未始不由於下學也曾子之唯一貫未始不由於隨

事精察也彼冥悟者將何實足將
何託始不幾於今適越而苦至乎
如其言驟聽之若玄迂而就途徐
繹之則遺實不臨究如予家子木
相與歎息于斯謂達觀而不審或
苛細而不全人之為也然高明之與沉

潛識大之與識小亦天之為也朱子
以高明之資蚤得父師指示沉潛
玩索巨細兼該其辨析精微則傳
注詳矣其評騭千古則綱目備矣
仰觀象緯俯察堪輿幽研泰
悖情惡韓魏至于律呂五下靡

不洞澈貫通而歸要於近思築基
于小學何其實也使後之君子於書
讀其書未有不為大聖大賢者惜
臣洪翰散逸而傳註以外不領於學
宮今鄉塾社館求其能通小學
者亦且寡矣哉則必窺其一班

困甚艱已是以易為詆毀乃肆謬
彈子木在儀部時與座師朱憲
所先生購梓遺書而馮可大又搜
所見同集經濟實用編以呈獻
陽子木嘗為發揮在義蓋已樹
漢識矣吳百昌為子木弟子校鐫

綱目竟然大觀又於諸類中摘其
要者為自省編為格致若問藏
書崇文並建歛藝朱子之學昭然
中天而呂鄒劉碩諸君子倡和
一時上子古文明之候也使朱子而在
必且仿伯恭為錄近思矣子本每

注

四

予商及此事予謂聖學託始於
格物詩曰有物有則夫不曰予而曰
物不曰理而曰則蓋物為本然之質
而予所以後理為當然之理
而予屬於無為以先故孔子以為知
道沿物格而知之也今諸君子之編

集成緣事以載理予該其情事因
物以著則其訪者遂于以羽翼紫
陽使友適道之士坐實地以為趨至
於朱子之立若終類若自省編以
格致若問終皆實歷之境夫安
予置於江岸升更探二百分演六

注

五

編推陰陽變化之精則有霍竈
發英祖化理之源則有曝蟲許保
治編獸之務則有調燭燕中外情
形之效則有完胚著治至捕和
之模則有委贄指道德仁義之
歸則有志林氏取材甚富而編

宿于崇陽極致之旨名曰朱墨子
 木以遼可方殷未遑斤斷茲百昌為
 之刪証然蔚然迺子木不及觀矣
 能使學者有所實履以託足而不為
 冥悟之說所晦饒則子木猶生也
 友至居統林取資論策羨之為金鉉

法華

六

任之為初陸提之道在秋極耳昔
 余江山謂毛介川先生所釋讀之錄
 首論道次福學次論政為內聖外
 王之業彼固崇陽嫡派乎予以視
 朱墨其實詣不何如也

皆

萬曆丙辰中秋月望



叙朱翼

蓋聞經者常也異常不可為經拂經不可
為道常春秋時異端之害已踰出矣故孔
子弗為隱怪而專志於經其贊易以翼義
文其修春秋以翼湯武其刪詩書以翼
虞夏周其定神樂以翼周而上也孔子後
微言絕蓋于與氏生於五世之內陳王

漢序

道距楊墨正人心不辭好辯之志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學乃曰經正則庶民興蓋
子之後五百有餘年而僅得韓昌黎昌
黎之後又五百有餘年而始得朱紫陽
其學本於聖經由格物而致知故道問
學以尊德性綜諸子百家之同異訂周
程張邵之要歸於經而傳之世之以翼

漢序

經也於史而綱之目之以翼經也於書而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是朱子因孔子之羽翼也朱子而後至今又四
百有餘歲矣聖朝之承頒布非紫陽氏
不以隸於學官神官之所申飭非紫陽
氏不以列於制科聖如車之有軌樂之
有律誰得以意好之然而嚴希嘉新
之注入宮操戈喉佛老之唾餘以文其陋
剽金錫餘姚之面目以歸其部叛經甚矣
紫江舜外氏所為大懼也於是旁搜博採
條分縷析微及天文之幽玄廣及山海之遐
邈震猷治具靡不備人倫物理靡不該
或闡其微而者已明或備載而義自見總之
像贊以為經而歸本於紫陽則謂是書為

其西翼也。五宮雖然，天實主之。紫陽起
家立簿，其在朝未滿數月，延有傳註綱
目，該書假令以彙升之，未登得志於時
上，則視草木天次亦未免薄。書鞅掌何
暇？下董生之帷，而肆力於格致哉？故彙
升氏之蚤而未遇也，是天所以冀紫陽而
相孔孟也。使以是書懸之國門，必有知者。

清序

三

升者而通其常明矣，亦豈徒以倫策售哉
皆

萬曆丙辰歲次仲穩月吉友弟游之光頓首撰



小引

國家于經義，我之所復試論策，蓋
以觀其博綜之素也。然而體多
異矣。論古是非之林，辨析發揮
周迴，照應其于經義之制，猶
為相之策，在得失之數，籌度
要置射覆，慨多其于經世之略
尤為相關。然體雖異，而其資
於識則均也。至若小試之所售
與科場之所珍，又有不可同日

語在小試尚纖巧科場重典
彼其山野草倨之態與夫玉
堂臺閣之致自相迥矣故程錄
論策注之如合輟不厭俳偶而
厭卑弱不厭泛濫而厭峭急
自耽癖泉石在視之鮮不鄙
為臭腐矣而孰知夫臭腐之
為神奇也體固然也於以鼓吹
休明自是盛世文章科場之
珍之良有以也然文以時異識以

理同於廣其識非程錄餘課
暨諸儒語錄不可乃煩浩羅
竟之句摘而印之纂之曰初
詮名理之言種之具在倘上蔡
中節所云談助學則美雖可
代矣若夫歸小致以平安邑是
用之為泮泮說也非所願已
者
萬曆丙辰長夏月穀旦星源江
旭奇題于奕恩堂中

朱翼序

門人許成智

國家取士首重經義學者鑽研之過至於破裂此之為害、在道其次論策可以占抱負可以測應需則而場無見射覆者如此之為害、存世夫士人明經本以致用及其徒仕世道並賴昔之為難今之易狗昔之士宜今之王穀學與仕分為兩途固如此哉且蕞陽戶庭不獨明經原以周務今經義之旨令甲所東顧遺傳註至于論策之場得憑胸臆則如無期之射人人可弄學之一途又有岐焉如此哉竊謂人在兩間並為三才乃志

屈于編囊氣盈于醢鷄規括帖之殘瀟暗天地之大全吾有目而假視畸人吾有耳而乞聰伶伎托良知以藏拙技乾竺為淵義蓋其質緣鄙陋故文猖狂岐中之岐究為一病此朱翼之所由作也其書至廣至富至密至精快性命之幽玄竟工夫之底裡極法象之萬深窮事物之煩暗冥潛見之異態集雅鄭之曹鳴括之無不有也析之無不到也左招金駘右納餘姚是謂理壇從獵了凡橫羅瑗山是謂政府錦真嚴戒覺卿搜奇是為雲富余洲張導中即後車是為霞寓總之學海尼山飯依戴陽子以羽翼名教聞修真詮夫子于道固甚勤哉寧直為名高矣

也耶乃太史見而悅之題為論策金鈔加物色焉今觀朱翼分為六部一曰管窺談天通也二曰曝憑襄君德也三曰調燭制治未亂也四曰完既保邦未危也五曰委質欲延獻也六曰志林謂家修也從論策言則誠全矣崇以為師毋亦有不愛乎太史謂否以為朱翼如資章甫而之越以為論策是亦劉室之飾也呂東萊曰舉業雖非正學然非借此戶草几滿子謂此非東萊之言也南華有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養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故與其藏之名山則為朱翼可若夫懸之國門則為論策金書當即今紙貴矣豈必俟千秋後乃始賞其玄哉

朱翼題辭

胡炳文曰子朱子平生之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
要倫日用之懿也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
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

許衡曰誦法聖人者非徒窮理亦以檢心也今學者不畏聖人
之言動肆詆訖心既不檢如何能窮理

黃幹曰文公稟高明之資歷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
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
燦然昭著至公之致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

行之所遷不為利欲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
躬行以踐其實雖越宇宙如親見之

周洪謨曰文公兼諸子而集大全千載之薄蝕者燦然以明百
家之踏駁者粹然以正今九州萬國及海外諸番若高麗日
本琉球交趾之類皆尊公道奉而沐公教澤況其卿黨縉紳
之士得不仰而慕之手

顧憲成曰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于朱子也子竊
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一則一毫
播弄不得高明者過于其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

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于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
其不便也于是乎從而為之辭吾以為平彼以為凡為陋者

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繫惜其傷于卑耳吾以為方彼
以為矯為亢若曰夫豈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于高耳
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着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
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世之言朱子者鮮也孔
子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
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

汪國楠曰史氏祖訓而談揮霍儒苦考亭而勸玄同譬如夏草

為花本根撥矣問勸旂章劇且至要亦山陰海錯難與市
最果等用也

高攀龍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為顏魯思孟然當孟子之
時邪說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
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為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並作
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
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
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
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

出而六籍之言通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未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恢拓
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嗚呼不有朱子孔子
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
以為是編于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莫詳焉學者欲知前
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

莊景曰朱子一也有古之朱子吾之朱子古之朱子聖賢之影
響紙上之糟粕而吾之朱子無他吾心之本休吾之朱子也
吾心之神明吾之朱子也吾之朱子居吾故以立其本窮吾

朱子

五

子

理以致其知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涵養操存以靜虛其神明
之舍而使吾之主入翁惺也如是而已

江旭奇曰滿目皆是朱子何必語類余發藏書見此種理道
皆我格物致知之功故極三餘之力編集成帙名為朱翼總
之不說于朱子之訓愿為忠臣云耳

袁黃曰韓子有言叙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務鉤其玄朱翼有
為今人不晚纂言之法范事理從何格致古人謂一部十
七史可從指上運轉蓋分門別案乃纂言之法所以為至約
至博也然朱翼于各部中又自有二種其博綜處則名物典

故及方外異聞無不該載乃古今之大觀也而其精華則窮
極事物闡發幽玄充宇宙之至寶也其博綜者可以備涉獵
而其精華則非潛心玩索恐亦難入有說而而相失耳

余懋孝曰學所以適于道之路也通齊川者或遵平陸或浮滄
溪而滄溪不如平陸之鮮溺也入成都者或馳棧道或涉瞿
塘而瞿塘不如棧道之較穩也朱子之學格物窮理從博反
約分更分漏用心甚苦用力甚勞而歸于尊德性求放心未
始不直截簡易但不欲世人悅慕虛空遺棄倫物故字為拍
悟之說以快聽聞耳學者不窺其修悟之合而若其博學之

朱子

六

子

難徒勤心餘分割門戶遂以支離誣朱子而以禪那誣姚江
究且以西域之音盡變中原之語是何其不親朱子之真乎
天命之性不離庸言庸行耳順從心不廢好古敏求家法固
然豈曰影響如曰直指成聖彼既生而聖安用指且成也如
用指且成則或以直入或以曲致或以不言而喻或以旁証
而通安見格物窮理之碍人入聖也

余懋孝曰飲食以生人也而不免于嗜文字以傳心也而不免
于陣訓詰以析理也而不免支離其流之弊豈惟今人言之
朱子先言之矣若李之差豈惟朱陸弟子浸失其傳彼孔門

之仁義而孝之者一以為我一以為愛為我兼愛者不
在孔氏而支高獨為朱子之病哉

余懋華曰孔子憤樂忘年不厭不倦至其所憤何事所樂何處不
厭不倦何物孔子未嘗言而朱子顧輕淺之耶則亦從其所
謂好古者假途于見聞之間以運其不已之精神而不
欲開徑捷便利之口以蕩人于虛空而放之于無忌憚如謂
人人皆聖當依即是而無貴于工苦則自義盛而後皆賢矣
愚安能知之

陶望齡曰古人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

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如涇渭分而易辨
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夔壤履跡且
資心悟况夫精義入神之絕李皇王睿聖之真宗而受見聞
多方之塗徇口耳數寸之內北轅通郵易喻其愚然則事實
鞭影益策具存道契斷輪其人有待矣

黃一鵬曰佛教之行也而智托足焉夫非以其不染耶夫知
托足于不染猶心之明也經一提撕便自醒悟則諸儒語要
倘亦渡海之航也

江雲鵬曰制科文格漸卑異日不知是何伎倆朱翼之作錄採

語錄諸書然而得之程錄諸書更多足為制科吐氣孔書
林文武朱註言宋祖皆傳世之文與事蹟異故不復有起別
此其體也陸子靜謂宇宙四事皆分內事今持國謂諸子百
家通流窮源非異人任是何膽氣是何擔當朱翼有焉

江起鵬曰予十齡先大夫授以近思錄薛文清公讀書錄年十
三授以程明道先生語畧王陽明先生則言及胡敬齋先生
居業錄益用嚮往嗣令姚江予卿先達范陽公特謂予曰
方今學者譁虛驚空深為世道憂羅整庵先生因知訖蘇
齋先生家藏皆正學也予亟讀之寔有落俗抵留都得年大

高雲從氏朱子節要扁商之陳德遠氏汪子木氏葛水鍾氏
汪惟正氏皆以正學為念故有近思錄補近復見聖學宗傳
及經濟實用編諸書命予姪旭奇輯為朱翼則休州之學簡

朱翼目錄

音覽部

江旭奇曰此部言天文故多中秘書閣引程錄館宋儒
惟即先夫家李通多而論著朱子之說則本程錄之旨而
發明之近來郭守敬劉伯溫惟其述未言其理吾宗有
江亮卿者奇聞異見甚快人眼併錄之

朱子 步天歌 同朝公野書 經世文衡
吳景嵩 洪垣 馬端臨 徐整歷記 大儀
爾雅 僧一行

天運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陳希夷 李致 張子
經世文衡 晉天文志 顏師道 止齋 經濟實用編
後漢志 事類彙編 朱子 王余洲 劉伯溫 江亮卿
對問編 後神笑 史記考索

占候

經世文衡 李致 戴廷規 胡炳文 止齋 朱子
程錄 館課 經世文衡 馬端臨 程錄

曆法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天戒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五行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風氣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化机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五禽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草木

程錄 洪垣 張以誠 吾李編 說儲

曝惡部

且

江旭奇曰此部言人君之事於搜羅錄館課及諸儒語錄
非名臣奏議而歷朝狀元廷對策尤多採焉
審幾 朱子 程錄 館課 奏議 胡致堂
劉武 程子 朱子 程錄 館課 張壽朋 薛敷軒
明斷 朱子 而錄 洪亮山

大度

公正

憂勤

實心

敦信

誠感

改過

愛身

節儉

農桑

用人理財

用人

待臣

布公

程錄 陳眉公 程子 程錄 許國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程錄 荀卿

納諫	管子書	程錄	陸宣公奏議	館錄
辨說	館錄	程錄		
遠奸	朱子	程錄		
攬權	太平經國書	程錄	黃履翁	周延儒
防宦官	朱子	程錄	陳眉公秘笈	
進教正	朱子	程錄		
經建	程錄	蘇子		
聖製	王世貞	程錄	朱子	
詔令	程錄	陳眉公秘典		
通情	程錄	韓敬	袁宏道	
正俗	賈誼	陸贄	董仲舒	
保民	程錄	顧憲成	館錄	
教天	朱子	程錄	館錄	
永新命	程錄	程子		
培元氣	淮南子	程錄		
聖孝	程錄	范仲淹疏	周如磐	
后妃附	事類彙編			
訓儲	朱子	程錄	曹鼐	焦竑

待宗藩	朱子	程錄	朱子	陶望齡	張居正
治體	程錄	即景光	陳繼儒	方孝孺	胡致書
法制	程錄	汪鳴基	羅從芳		
紀綱	程錄	館錄	韓非子	沈朝坤	陶望齡
賞罰	程錄	趙時進對策			
寬嚴	朱子	程錄	高岱	崔寔	董仲舒
沿革	朱子	程錄	張居正	周延儒	梅之煥
歷朝總論	程錄	羅從芳	陳其刀	洪覺山	趙東忠
詞燭部	程子	江覺卿	陳眉公秘笈	胡敬齋	
官制	李國祥	程錄	鄭曉	賈誼	胡安國
銓授	程錄	朱子	程錄	朱子	程錄
考課	程錄	朱子	程錄	朱子	程錄
薦舉	程錄	朱子	程錄	朱子	程錄
貢舉	程錄	朱子	程錄	朱子	程錄
學校	程錄	朱子	程錄	朱子	程錄

文廟	程子 朱子	經世文衡 鄭玄 魏了翁 憲章錄 程敏政
視學	楊岐 程子 朱子 邵德清 陳祐 呂大臨	經世文衡 經世文衡 經世文衡
養老	袁黃	
祭祀	大明會典 朱子 經世文衡 周禮圖說 陳氏禮書	程子 立藩 葉時
壇廟	陳氏禮書 周禮圖說 大明會典 朱子 吳微 葉時	楊守陳 吳古
已朝儀	周禮考 皇明政要 程錄	
朝賀	經世文衡 皇明政要	
朝覲	周禮考 會典	
燕饗	景文康公集	
巡幸	朱子 胡安國	
射禮	周禮考 大明會典	
冠禮	大學衍義補 大明會典	
昏禮	儀禮 朱子 景文康公集 司馬溫公家訓	陳眉公松茂
讀法	周禮 余養元 余一龍 鄉約議	
鄉飲	周禮考 余養元	
居喪	朱子 程子 司馬光	
服飾儀仗	景文康公集 大明會典	

宮室	程錄 經世文衡 胡安國 楊時 朱子 館錄	
器用	大明會典 立藩 王昭禹 大明會典	程錄
古玩	博古圖記 王命淵 袁中郎 陳眉公	
禮制總論	周禮考 史記 程錄 朱子 馬愉 建封策	
樂理	隋志 程子 樂記 史記 沈氏學說 周子	袁宏道
樂器	程錄 經濟實用編	
審音	朱子 洪垣 蔡元定 異識資諧	
律呂合變	館錄 沈氏學說 朱子 袁黃 項德系	
黃鐘	程錄 馮應京 朱子 袁黃	
旋宮	蔡元定 前漢志 沈氏學說 焦林 邵德清	
法曲	異識資諧 程錄 皇明政要	
雜部	唐禮樂志 世說 袁中郎 異識資諧	
歷代樂	程錄 袁黃 郝敬	
謚法	王命淵 沈氏學說 何宗秀	
刑法	左傳 唐刑法志 周禮考 西漢書 劉惟謙 教英	程錄 韓愈 柳宗元 楊時 何棟如 重江 江國樞
教習	胡安國 管子書 匡衡 吳漢 孟光 諸葛亮 張元	胡致堂 丘學山 馬端臨 徐幹 中論 周禮考 杜氏通要
戶口	蘇子瞻 管子周 朝野雜記 大明會典	後漢即周志 丘學山

劉肇 周禮考 穀梁子 楊炎 韓琦 文彥博
經世文衡 余公遠 吳國士 朱一奎 兄止旦

周礼考 李榕年 朱子

周禮圖說
程錄

朱子 乘時 食貨志 周禮鄭說 林欽政本書

周礼考 胡安国 程梁赤 尚卿 晁錯 胡寅 劉晏
朱子 富弼 丘濬 趙抃 林駟 呂祖謙 楊士奇
何景明 鄧雲霄

經世文統
蘇軾
朱子

食貨志
賈誼
鼎錯
第五琦
李吉甫

管子書 李愔 馬端臨 陸贄 丘濬 白居易 林銑
司馬光 戶部奏疏 游應乾 潘漢 仲長統 呂言 袁黃
周禮考 穀梁傳 胡傳 左傳

周礼考 韓文 張居正 朱庶 程錄 汪國楸
洪峻之 馬端臨 食貨志 林勳政本書 朱子
立憲

周禮考
館課
程錄

周礼考 经世文衡 吕祖谦 丘濬

經世文衡 周禮考 馬端臨 素黃立瀟 林駟 雲鶴
馮應京 許文穆公集 焦社 館不

經世文樞集註

經世文衡
大町一統志
汪錫璠

經世文樞

經世文衡 立濟 陳眉公 秉中印

經世文衡 胡致堂 陳止齋 陳眉公 丘濬 館課

周禮考 史記 大明會典

周禮考史記大學衍義補

周礼考
史記
胡亥
東晉記事

周禮考
經世文衡

周禮考
楊時
丘濬
賈山至言
食貨志

經世文衡 經濟家用編 五譜 程錄 高東鳴

經世文衡 史記 邵氏典則 奏議 諸李訓 諸錄
牛鹿元 金穀中 汪錄 許國 丘潛 朱子 事物志
草木 寺

曰此部專言兵略多採武經七書古兵法及國朝

則考其成丁歸農之際耕戰却位之法調發款閑

考其兵民之分自何時乘其調外康絡之制歷代

官糧食之難易時權之專分軍律之得失皆兩評

左傳	史記	素文	康公集	程子	親相	胡傳	穀梁傳	荀子	昆錯
				陸宣公奏議	韓琦	程錄	會子	尉繚子	汪鑑源

劉孔常 葉天康公集
 歐修修 蘇洵 王鑒 劉大業 鄭端子 陳于陸
 王濤 朱貴 漢志 趙世文衡 鄭代典則 沈一香

五游 宋費 漢志 經世文錄 續代典則 以下
劉孔常 棄父康公棄 戚姓元
程錄 肘錄子 孫子

程錄 尉繚子 孫子

兵變	程錄	昭代典則
兵食	程錄	陳眉公秘笈
屯田	朱子	程錄 王鑒 許國 孟拱 丘濬 潘濂
馬政	經世文衡	經濟實用編 余懋衡疏
武畧	晉子 莊子 楊子 荀子 淮南子 司馬法 三家	六韜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李靖 秦觀 程錄
陳法	周禮考 丘濬 程錄	威繼光 馮應京 王應雲 汪鏞 薛敷齋 朱子
車戰	史記 丘濬 威繼光	周禮考 丘濬 程錄
舟師	水滸傳	經濟實用編 王鳴鶴
兵器	將品	朱子 程錄 館課 洪峻之 岳飛 陳眉公
居勝	朱子 程錄	經濟實用編 余紫 程錄 館課 許文稱公集
保甲	泰觀 蘇軾 程錄 朱子 許國 胡世寧	經濟實用編 余紫 程錄 館課 許文稱公集
治盜	經世文衡 葉文康公集 館課 程錄 袁黃 昭代典則	鄭樵 朱子 蔡沈 馮應京 洪垣 經濟實用編
輿地	經世文衡 程錄 王鑒 洪亮山 經濟實用編	鄭樵 朱子 蔡沈 馮應京 洪垣 經濟實用編
京畿	經世文衡 程錄 王鑒 洪亮山 經濟實用編	鄭樵 朱子 蔡沈 馮應京 洪垣 經濟實用編
都邑城垣	經世文衡 胡傳 呂祖謙 左傳 大明官制	鄭樵 朱子 蔡沈 馮應京 洪垣 經濟實用編
北京	袁黃 丘濬 程錄 馮汝京	鄭樵 朱子 蔡沈 馮應京 洪垣 經濟實用編

南京	袁黃	程錄	馮汝京
浙江	袁黃	程錄	威繼光 大明官制
江西	袁黃	程錄	江西通志 大明官制
福建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湖廣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河南	袁黃	程錄	岳飛 大明官制
陝西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山東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山西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四川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廣東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廣西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雲南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貴州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要書	遠東 山海關 太宰 蔚州 黃允鎮 宣府 大同 三關 榆林 延綏 寧夏 甘肅 固原 居庸 薊州 雁門 寧武 偏頭 河套	程錄	大明官制
女直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館課
朝鮮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館課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經世文衡
少明一統志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經世文衡
陶世名言
大明一統志

程錫 許國 高本

論
程錄
朱子
顧鳳翔

[illegible]

曰：此即吾道之末音。

經練之語

子
而
之
金

東
南
二
十
七

十言集言

天
子
星
集
五
印

將謀溪
江連雲
薛敬軒
胡居仁

蘇牧軒

朱子 小心齋別記 程錄 李廷机 小忿清紀

朱子
程錄
范父正公
程子
沈忠敏公

洪垣 蔣星 陳星 呂社俊 唐延儒 黃克

館錄
程錄
陶世名言
刊瑪寶
馮應京
永

程錄 包汝楨 筆時 彭惟成

朱子
程錄
鄒德溥
陶世名言
商震復

朱子
韓元
程錄
商案

程錄

程子
蘇軾
張璠
趙秉忠
張子

十

東子 鶴林玉露 余懋萼 程錄 周延儒 小齋創記

程錄
陳眉公

程
鄧
朱子
陳眉公
許
理

鄒南阜 程頤 館課 傳新德 朱子 汪文 陳眉公

程錄 小心齋別記

曰此部言士人之事然而希賢希聖以希天則當任之

陳繼儒 朱子 程子 居隆 王象春 楊時 王南塘 齊心孝

孔貞時

仁義禮智信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任道		朱子	張子韶	陸象山	張西江	聖李宗傳
格致		朱子	王陽明	于元時	顧涇陽	陳自公
察識		程子	顧涇陽	朱子	薛文清公	陳自公
祛除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涇陽
實踐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涇陽
溫存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涇陽
儒林銓品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涇陽
見解參差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涇陽
時中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涇陽

經權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經常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士風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士節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義命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業果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託生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心迹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名實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載籍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文章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字類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書畫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博洽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師友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鍾

朱異管窺

新安江旭奇昇南編緝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參訂

天體

朱子曰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於地之中地雖在

天之中央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天主施地主受故地支能藏天干子中有癸丑中有癸辛巳宮

中有甲丙戌卯中有乙辰中有乙癸戌巳中有戊丙庚午中

有丁巳未中有乙巳丁申中有庚壬戌酉中有辛戌中有辛

丁戌亥中有壬甲

蓋天家言天似蓋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

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蓋以日在南為晝在北為夜

也

晝夜家言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際蒼然也日月眾星浮

生虛空之中或曰謂之玄者非以色也從北極而言則曰玄

渾天家言天包地外如鷄卵之以白包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半露地上半露地下二端謂南北極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

強赤道帶天之弦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半強夏至日去北

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日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強春秋

分去北極九十一度蓋言日在地上為晝在地下為夜也

江旭奇曰蓋天即蔡傳所云周髀謂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

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愚以

遠近二字非是其有見有不見者以低高耳日之行由東而

南而西而北而又東故其至東南則地低日在地上而人見

之其至西北則地高日在地下而人不見耳

吳景嵩曰天體圓一徑一而圓三故數奇因名曰陽地體方

徑一而圓四故數偶因名曰陰

江旭奇曰以成位而言四方中央五行寓矣由方而加以隅則

為八卦由隅而向于圓則為十二辰又加十干合為二十四

向由子而癸而丑而艮而寅而甲而卯而乙而辰而巽而已

而丙而午而丁而未而坤而申而庚而酉而辛而戌而乾而

亥而壬地支原以方宮故先支後干而列卦于四隅也其加

之以卦者以天樞在乾天旋在巽天機在乾天樞在離天衡

在震或曲在兌破軍在坎左輔右弼在坤謂帝座真居也

鈞古人

本此

子即坎午即離卯即震酉即兌而四隅更列四卦以止
壬子辰戌丑未今天于止有戌已故增之也羅經加之以七
十二候又分金為三百六十五度蓋蒸窳矣然而括之于四
方二四為八三四為十二六四為二十四又十八四為七十
二又九十一三零一四而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分四厘乃一
週天也總之無方不能圓者以此

甲子不始于子而始于亥亥不終于乾而終于亥蓋成始成
終之地也故亥為天門震為日門庚為月門辰為天市丙為
微垣聖為太乙辛兌為少微而丁為南極至于十支陰陽各

卷八

天

二

子

五以五千分二十四向得一百二十分金又加以二十八宿
逐度而分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為極詳矣

洪覺山曰天地四象矣而爻則為六象之成四矣而爻之反對
為十二其六與十二者聖人之體也

徐整歷紀曰地天相去九萬里渾天儀賦曰九萬八千里李林
曰去天萬五千里真原曰相去八萬四千里竇用編曰相距
八萬里爾雅曰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八十一里地之里半
之倍一行梁令瓚謂周天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東
漢志言天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地中分之地里志

以候時
曆為正
稍本太
初曆

言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三億三萬
十三里

漢人以一度當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晉以一度當一千四百六
里唐以一度當四百餘里

女二度至十度虛少初度至八度危初度至十二度為子宮分
野為齊分州為青

危十三度至十五度室初度至十八度壁初度至八度奎初度

一度為宮天北極在馬所謂天門北極天河自牛女至
寅丑之交亥為天帝所居則紫微垣也分野為衛分州為井

卷八

天

二

子

奎二度至十七度婁太初度至十二度胃少初度至二度為成
宮斗魁枕之故奎壁為文章府也分野為魯分州為徐

胃三度至十五度昂初度至十度畢初度至五度為百宮分野
為趙分州為冀

畢六度至十五度戴初度至九度井初度至七度為中
宮分野為晉分州為梁地之南極在馬南極天河自井鬼起

則未也
井八度至三十度鬼初度一度柳初度至三度為未宮分野為

秦分州為雍

柳初度至十二度星初度至六度張太初度至十四度為午宮
文曲水星居之分野為周分州為營

張十五度至十七度翼初度至十九度軫初度至九度為巳宮
分野為楚分州為荆

軫十度至十八度角太初度至十二度井太度亢太初度至九
度氐少初度為辰宮張翼之文異丙之界所謂太微垣也斗
柄即指于辰為分野為鄭分州為兌

氐一度至十六度房初度至五度井太度心初度至五度尾初
度至二度為卯宮廉貞火星居之故雷主殺也分野為宋分

州為豫
尾三度至十七度箕初度至八度半斗初度至三度為寅宮分
野為燕分州為幽

斗四度至二十三度牛初度至五度女初度至一度為丑宮所
謂天市垣也分野為吳越分州為揚

周天共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今臺歷本授時元曆二十
八宿各有初度而統天開禧會天諸曆各不同有謂他宿無

初度惟畢昴觜參井鬼柳星房心尾斗牛各有初度而初度
大約不足又謂之少有餘又謂之太正合天休度數也每度

九百四十分天共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
角始已終甲亢始甲終壬辰始壬終乙房始乙終癸心始癸終

辛尾始辛終甲箕始甲終壬斗始壬終癸牛始癸終辛女始
辛終丁虛始丁終壬危始壬終丙室始丙終辛壁始辛終已

奎始已終壬婁始壬終戌胃始戌終甲昂始甲終已畢始已
終癸觜始終于癸參始癸終戌井始戌終丁鬼始終于丁柳

始丁終辛星始終于辛張始辛終壬星始壬終乙軫始乙終
巳宿連旋以象天干順布以行地所謂合氣也

國朝分野書以五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觀之下進及牛鉞
門東井橫百川上流故鵠首為秦蜀壩得兩戒山河之首雲

漢連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紫鵠來代皆直天關表而
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

自津浦卻負恒山外接髮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
踰乾維始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自南達西得雲漢升

氣自此達東得雲漢降氣限載有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
故其分野當中洲河濟間且王良開道由紫經絕漢抵營室
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承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
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天地

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
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雷出地曰豫龍出泉曰解皆房心
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可極
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
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
之陰也。惟取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委玄枵與山河
首尾相遠隣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
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
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
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煥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
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
西至陳晉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
漸升遠于龍角曰壽星謂之天關以陽決陰大星也。升陽進
踰天關得純陽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
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其分野
在高亮西南淮水之陰比連太室自陽盛之際亦異維地也。
夫雲漢自坤抵艮為星紀北斗自乾携翼為天綱其分野與
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成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委也。

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取訾也。故為顓
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異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
布太微之政而在異維外者鶉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
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
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
故晝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
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之皆非上帝之所居也。斗杓謂之外
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
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取訾為中州四戰之
國其餘列居在雲漢之陰者八皆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
四皆四戰之國降委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
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大黃實沉以
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
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承章為中州其神主于
嵩嶽鎮星位焉
王夷云星本無次古者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耳。帝王世
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
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經三十五萬

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天漢一曰天河一曰漢津起東方徑箕尾之間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而為東南行經南河等七星南畔而沒天漢自坤抵艮為地紀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標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于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

二十八宿之度闊狹不齊者蓋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

集異

天所

又三十一

子

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開散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通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開而其淨度闊狹又非舉一宿全躔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躔言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歷家距魁第四星為度蓋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者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

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辰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有房腹箕所冀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海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

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纏斗之象斗蛇象女龜

象虎危室壁亦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海

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

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昂虎三子也畢象

虎龍參象麟龍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

司毛蟲三百有六十

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目柳啄星頭張嘴箕翻軫

見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有六十

中央黃龍軒轅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則南左

集異

天所

又三十一

子

朱鳥七宿之司也

黃帝曰石氏星書以黃帝軒轅配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

雀其或曰虎者分而為五而以為土德寄王鶉火蓋五行不

可缺土固然矣遂以為燈樓河清諸星皆屬之蓋欲尊軒轅

也豈知諸星俱寄經於二十八宿而軒轅亦在宿中乃自為

經度分野以處諸星乎

馬端臨曰史志言三家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一十八舍內外

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兩朝及中興志

與隋丹元子步天歌龍虎諸星之分隸然大角一星兩朝志

星之今
八行出

以為屬亢中與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兩朝志以為屬軫其為異同大槩如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蓋以管窺天豈能無誤然常在平郊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

表了凡
取此數
用天數不

步天歌曰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一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後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西面營

紫微

天

三

子

衛一十五上相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至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至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裏面黃髮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額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星內坐後門是華蓋井柱十六星柱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各星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樞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廚兩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依稀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

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即是亥戈一星前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聞陽凌北斗之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二璇璣是第四名權第五衡聞陽耀光六七名

上元十星太微宮昭昭列象在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首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為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帝臣太子并從官与列帝後從東定即將虎黃居左右常陳即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即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常垣

紫微

天

三

子

七星布左右執法是其後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當以長垣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典垣相對無異災下元一垣名天市兩肩垣牆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實亦依次帝度兩星居肆前廣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微范官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者七八成天紀都似七八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坐还依織女傍

聖之知往如來只是如此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初間極軟後來凝滯硬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電日星之屬

天運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過了又別有箇陰生

朱子曰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故冬至為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元身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有也著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

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是上蔡以覺為仁知覺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智便起這仁不滯智仁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而不窮脗合而無間故不窮則無以為元也

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是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中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終而後始所以恆而不窮惟非一定之謂也

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朱說本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機，只于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一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生之氣。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程子曰：陽始生，其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是日

開闢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顧注：陽曰陽，生于子而實始于亥。子亥為孩，有向長之義。陰生

于午而實始于巳。巳之為言止也。冬人扶陽抑陰一字間，皆着精神如此。

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兌納庚辛，戊己丙丁，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左三剛支乾之氣也，右三柔支坤之氣也。

乾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初爻納子午。乾中爻交于坤生坎，故

坎初爻納寅申。乾上爻交于坤生艮，故艮初爻納辰戌。坤之

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中爻交于乾生離，

故離初爻納卯酉。坤上爻交于乾生兌，故兌初爻納巳亥。

古納甲法：乾坤納甲乙庚兌納丙丁，坎離納戊己，巽寅納庚辛。

乾坤復納壬癸，蓋乾內三爻納甲外三爻納壬，坤內三爻

納乙外三爻納癸。金丹家取象于月，至于子位，淪于地，故無壬

癸。地里以戌己為龜甲，空亡不用，高代乾納壬，坎代坤納癸。

納卦之法：月之始明，光在下也。于象為震，昏見于庚，故震納庚。

光之過半，于象為兌，昏見于丁，故兌納丁。全明之時，于象為

乾，昏見于甲，故乾納甲。魄之復生，其下始斷，于象為巽，晨見

于辛，故巽納辛。半晦之象，為艮，晨見于丙，故艮納丙。至于全

晦，其象為坤，昏沒于乙，故坤納乙。

陳希夷曰：天干始于甲，終於癸。河圖生成之數也。地支起于子

終於亥。洛圖奇偶之文也。

洪範昔言：倣洛書而今云倣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西北

之福極，經緯錯綜，皆四十有九，以是占曆日為太陽其數九

居洛書之正南，四之為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焉，月為太陰

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為三十日而月成焉

朱子曰橫渠謂晝夜有長短皆因地有升降而然誰不知天形斜倚半在地方夏至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春秋分正當地之中故晝夜平冬至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非因地之有升降也

造化有
心丁
張子初
云日月
右旋故
以月行

橫渠張子曰七政之性殊者謂月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陽精然質本陰故右行之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則以五行之相剋制或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有精深之理焉鎮星土類為五行之根

朱子曰

子元

本故行最緩火亦太陽之精陰為之質其氣少微於日故其遲倍日木星水氣所結木必一歲一盛衰故其行亦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謂之歲星

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得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張子後
亦云左
旋矣

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誤也

朱子曰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但覺日月是右轉了

沈氏曰儒者皆言日月隨天左旋同時已云天道高右日月西移地道高左水道東流西移左旋之謂也右旋之說乃是退數便子箕也故謂日行遲月行速不知天行健一日過一度

朱子曰

子元

曰次之一日一周天月又次之一日不及十二度有奇

太祖高皇帝言太陽不能見于清泰之夜指一宿為主視太陽居列宿之西夾許一宿則太陽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動者太陽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休也右旋者附天休也五星日月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與朱子之說不同又言當以朱傳十月之夾柱文為是朱註云日月皆右行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

其亦
云五者
以其時

利德
生利
利德

文王
子正
利德

利德
利德
利德

利德
利德
利德

汪應登曰天只是春夏秋冬生出許多物五行摠是物耳人言
未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今試就五行觀之何嘗不各此色
惟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在人之氣色自是可驗故聖人律天
時不律五行所謂元亨利貞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天之時皆
以此耳

朱子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有不同濂溪就面來處說伊川
正就動處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伊川就元字頭說
道理只一般

應接真原曰天地之間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曰陽位自下而

上四萬二千里曰陰位共八萬四千里也十二辰為一日五
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四時為一
歲每歲以冬至節為始地上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十
里一時計六氣得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
中所謂陰位也陽陰各半其氣溫是為春分過此陽升而入
陽位九十日為夏至是陽升又四萬二千里矣通前共計八
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之極其氣熱積陽生陰自夏至節為
始天上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十里一時計六氣得九
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復到天地之中所謂陽位也而陰

有此人
身上

陽各半其氣涼是為秋分過此陰降而入陰位九十日為冬
至是陰降又四萬二千里矣通前共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
乃陰之極其氣寒陽陰升降循環無已人同天地以心比天
比地肝為陽位肺為陰位以心腎相去八寸四分當八
萬四千里子時比冬至午時比夏至卯時比春分酉時比秋
分以一日比一年奇按厯家以天地四圍周匝為循環而此
以天地上下升降為循環第以心腎之說推之心稍前猶天
稍前也腎在凌猶地偏北也歟邪周轉倘亦猶是故同為一
中而分陰位陽位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日
之光也天氣下降而至于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
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問星受日光否朱子曰星恐自有光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朱
子曰地影倒去遮了他光日光雖從四邊射入月光然地是
一塊實物故終有礙照不透

占候

保章氏掌上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推其吉凶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先有精
在天方
有體在
地下之
上之精
亦安

晉天文志曰衆星布列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

萬一千五百二十

四十三

言天赫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所謂周髀者是也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楊雄參差皆言其術多失宜夜之說宣明也夜出也謂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也虞喜安天論虞登穹天論姚昕天論皆本此蔡邕言今史官所用立八尺圓牀之度而其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深微妙萬世不易之道惟渾天耳

伏義時已有渾儀則此極高下景日景長短定南北東西觀星

開廣狹唐義和之舊器虞時之環衡亦即此也古法相傳遵

泰而祇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辨于安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始鑄銅而為之象刻宋時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城徑八寸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歷代以來其法漸密至宋朝周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次其內曰三辰儀以考日月星辰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徧東南西北蓋即李淳風之遺法而益精詳之續康之亂儀象之器盡燬于金元人亦棄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創為簡

儀

四十四

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大半未的乃用二線推測并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其儀表至今遵用之

張衡之儀以八尺圓牀而具天地之象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與夫日月五星之屬轉之以漏水告之于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節符又為開度轉瑞輪實其于階下隨月盈虛依層閣落渾風銅儀其外四規不動號曰六合儀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以準地而背刻去極赤道度數以為天經天緯上下四方于

是可考其內雙現徑八尺轉于六合之內號曰三辰儀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最內玄樞為軸傍轉于內貫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號曰四遊儀亦如三辰之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其推驗之法則本于黃道

唐一行增黃道儀立二木人于平地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辰則自然撞鍾每一刻則自然擊鼓皆于櫺中開鎖相持張思訓渾儀乃宋太祖朝太平興國中劉太率依倣一行之法激水一運加以機數層高皮餘以藏開柱冬月用水銀代

水以防凝澁撞鍾擊鼓之外復有搖鈴執牌之報

顏達龍曰渾天類帝之始造者也周旋無端其形渾然為渾天之名上以機運下以衡窺為渾天之儀日月更迭星宿端羅為渾天之象究其名驗其儀考其象定三元之出入逆陰陽之升降推歲序之往來有不必造綬室之律以候氣正陽城之士至以測景矣是以梁置千重雲殿隋置于觀象殿唐太宗置于凝暉閣皆所以寓崇重之意也魏永興有銘唐元宗有銘崔子王亦有銘皆所以示不朽之傳也虞帝用璇璣衡用銅梁今贊用水銀永興用鐵皆所以為造器之驗也平子

轉之以水為衡動之以機張思訓代之以水銀皆所以成轉運之法也有六合儀有三辰儀又有四游儀孝淳風所造也有雙環規有單橫規梁人所置也有陽舒環有陰經環又有璇極環僧一行所製也渾天造化精深微妙又豈容以淺識肆其喙哉彼梁武帝立新意以排渾天王仲子以錮地有水駁渾天皆是未知渾天之妙者也

且渾天曰機衡之象或謂起于宏義或謂作于帝嘗乃義和舊器非弁創為也馬融謂即是渾天儀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重天梁地平以定天輪為四游以綴赤道者璣也置璣者橫

蕭子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纏離之次者衡也自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為渾象其輪窺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與璣衡別為一器矣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

歲太率三百有六旬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于是先王刻箭矢漏以按之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晝夜凡有四十八箭晝有朝有晡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戌旦有晨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也

單臺之法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大藥七日大半而易其一

箭孔類達謂浮箭室內以出刻為準費公彥謂湯水室內以沒箭為度

正義曰置箭室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紀晝夜昏明之節也

漢以百二十刻為一晝夜梁以百八十刻為一晝夜今則以日有百刻分為十二時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于九十六刻之內則晝夜長短可以推測矣

周札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以求地中

漢書用編曰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

大

四

地

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王昭禹曰土圭橫植于地于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

度景之法必于夏至冬至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置土圭而以求土地之中稽日景之永短若以王城辨中域也立表于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于夏至之半取中正也然則天地之而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土圭驗之其可哉

卓傳曰唐一行嘗駁議八尺之表表早景促元時郭守敬所為

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窺夾測橫梁之景

取中數又隨而至之處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審矣

元李謙謀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

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及鉅勒測候之所二十有七上

考往古自春秋融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暗合則

授時法之精密可見今訐衡郭守敬而造簡儀仰儀及諸儀

表之制具在是可做而行也

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

東

中

八

子

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灰于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

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故曆有實積有差數

有加減以至章節紀元不其分秒而法始密班固志律曆曰

推曆生律而洛下閎布算又以律起曆夫以律起曆是也而

候氣則非蓋黃鐘始于一陽陽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變

始衡繩素必無六律並埋應上一音假室移數哉即于午易

位且地有南北則溫燥不同勢有高下則升降雖齊若人按

地差

驗意亦有械焉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鍾而即以日至之分
秒曆算則十二律之隅位固可定也所謂天効以景非地
効以响也以律配曆可也而以生曆則不可蓋黃鍾之八十
一黃鍾自為數耳何關于曆今以九乘之以取日法又以
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無差晦朔平步尤多錯
繆先陽後陰毋亦不知而曲為之解耶
元時測候之所各異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衡嶽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
度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

緯星

緯星所經為赤道統極而轉南去天頂三十六度日月五星所
經為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去極
稍遠出寅入戌南上行六分北下行四分故晝長而夜短冬
至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去極最遠出辰入申南上行四分
北下行六分故夜長而晝短春秋分日出卯入酉南上行五
分北下行五分故晝夜平

天體

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從何知之乎日行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知之也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為一歲于何知之乎冬至影極短而知之也天一

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又何以知之乎中星而知之也

漢志曰日近極故晷短日遠極故晷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方王城是也王莽陸續諸書皆云千里而差一寸古人

蓋皆以千里為證何承天謂文州路去王城當千里

尺八十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實

九千里山川曲折當作五千里開元度景五百二十六里

差一寸餘後魏信都考曰千里而差四尺二百五十里差一

寸則南高之法又當圓用之也

鄧忠諤曰日為陽德之出自蘇門委照方赤之色淪于紫

迎光不夜之城東也扶桑也細柳童子致車蓋之辨而室

父無語太子易長安之對而元帝易也夫何秦皇欲渡海以

覓其東出而周穆欲駕駿以窺其西入也乎夫行同驥步常

道也雖隨解開變執也赤鳥夫而昭王譴異事也王字書而

漢文昌瑞氣也始則旭日中則暎暎入則暗暗驚子之所以

告大王也魯公揮戈而返舍虞公劒指而不落何謂壯士不

能翻日車哉

月者上天之使人君之嫌非真七寶合成也為之生感其精

權之生應其象之合也漢圖不辨輪之圓也唐詩初來

子 206-32

戴為瑞而爪牙為殃。

張衡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猶火月猶金水也火外九內開金水則含景月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日陽精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二距陽之類其數奇月陰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蓋言其象非真然也

素黃曰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在東井其道欽則晷短故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其道發則晷長故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晷中故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立春春分月東循赤道而

朱襄

五上

五上

五上

春分上弦在東井圓于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在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居中而供臣旁行而帶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然日有九道并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註月令者也

赤道黃道者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網維分別四方南北去

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

赤道者天之平也其勢圓而平常天之中以分別宿之度黃道者日之所行也出入赤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日月之行有遲有速固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別之所以便推算也

朱襄

五上

五上

五上

中星日月一歲十二會為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為分至星度不能以朝夕察候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日中春分日水夏至實中秋分日短冬至蓋其候也

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故歷代帝王尚之夏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唐宋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陽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戴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

中星以
精法為

中星與月令之中星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同如書於春舉星為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蓋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其月之中也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曆於立春則曰昏畢十度中蓋月令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正依曆法也

朱子曰日所以食於朔者月是有質之物日是氣月常下日常在上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則望時恰當若其中闇虛故月食

吳澄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

道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從維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維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黃瑞節曰以定法論之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
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

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置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過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
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夷又繫于朔望之有定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令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礼部員外郎鄭繼之上言曰日月交食惟日食為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則無四時損益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為月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

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同時求合而從準也今按交食以更曆元必時分刻：分：分：秒至精至密及至于半秒唯分之而此又所宜定也不然差之半秒積以歲月則離離脫脫皆不合原算矣

漢黃書曰日蝕從西月蝕從東蓋月先在西日行追及故日蝕從西月在天南過西日在地北過東故月蝕以是知日行之疾而月行之遲也月無光受日之光而反照如懸鏡于上以水映之而反照也或疑日月為地所隔不能借光不知天柱

一百二十一度四度之三度徑二十四度地徑比天室四十八度有奇日附天而行上下斜對地不能隔也

日食有常同時皆不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日食后之喪而需服失容則廢此四者皆不可前定者也從劉洪作乾

嘉曆後推月行遲速大抵朔而相會則日食望而相對則月食已開其端矣陳張賓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明惟隋張

胃光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

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過正文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其說始精

日食宜在朔望月有魄與日會而蔽日也月食宜在望則以月與日對而為其所掩也乃日為陽精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

縮月為陰精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故日食或在初二月食或在十四十六十七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也張衡以

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又以晦月朔見乃以朔日小餘

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置進一日謂之進朔此以已意測

也虞翻曰朔在會同為經次相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唐一行亦謂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而交會准矣

戴記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素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春秋言日食不書月食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愚謂不然日食陰勝陽也月食陰不讓陽也聖人扶陽抑陰其旨微矣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道者令傷水氣罰見歲星感南方夏火也視也札虧視失道者令傷火氣罰見

熒惑鎮星中央土主信也心也仁義札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太白西方秋金義也

言也義虧言失道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道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後魏精曆數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文道有乘東運連五星見伏有感焉向背

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晉多行遠見。早遇其惡者則晉少行遠見。遇與常數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

水行連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三月而改故二歲木。十二月而離故十二歲土。博厚不遷故二十八歲其周天之遲速如此。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雖隨日然金了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于日者四十五。

王弼洲曰木者春也故為歲星。主吉火為熒惑星。主太白行夏秋之令而主凶。

劉伯溫曰木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火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土平行無遲速。金水附日而行。

五星之聚有福有禍。視其君德修否故聚。井而漢興聚奎而宋昌聚箕尾而天宮亂也。

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而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度即亭也。故謂之月亭。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生於閏二十八年。

十閏而為始一周天。天為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羅者火之餘。計者土之餘。字者水之餘。金主肅殺無餘氣。七曜即日月五星又名七政。合四餘為十曜也。

瑞星一曰景星。亦名德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二曰周伯。黃色煌煌。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則金舉射。四曰格澤。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容。

授神契曰含譽似彗。其國喜慶。本朝宣德間見之。九游晉志妖曰天機曰天梧曰天鋒曰昭明曰蚩尤。旗皆似彗。非彗。

流星自天使而下有八。飛星自天刑而下有五。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流星有祥有妖。飛星惟大刑為祥。餘星皆妖。

凡妖星五行之氣。庚氣也。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梧而下。七星熒惑散為昭旦。蚩尤為旗而下。五星填星散為五殘而下。

十星太白散為天杵而下。九星辰星散為枉矢而下。八星彗星長三星皆妖星相似而實不同。五緯之散各有彗。各一色。彗光長如帚。除舊布新之象。彗光芒四出而短連。彗

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長星與彗星其形少異。彗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

天武時
客星宮
是老子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国星三曰温星錯出於五緯之間其

見無期其行無度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老

子一星休咎半之国星温星皆為咎徵
星離變一曰星晝見二曰恒星不見三曰星間四曰星搖五曰
星隕

鄧志謨曰德星聚而知陳寔客星見而識嚴光福星明而知解
子子駿處士星耀而驗謝敷傳說應尾蕭何應昂李白應長
庚

昔保章氏以十二歲星分祿祥如歲星在木則火為相在火則

宋書

壬午

子

土為相之類士弱論火星以心為大火東方之星吐為鵲火
南方之星管子稱掌和以土德實輔四時入出此謂歲德掌
和為兩皆方伎之流未可與言天也

江旭奇曰二十八宿與夫上元中元下元歲星皆不動惟以隱
見為吉凶金木水火土填五星與日月謂之七政則因其動
而占其吉凶氣迫月曰薄日月衡掩曰蝕日旁有氣曰暈日
形黑點曰珥月滿曰盈月殘曰虧晦而見于西曰朏朔而見
于東曰朏月食于二日曰度晨日更修德月更修刑星更修
和五星之行有伏有見有早有晚有遲有速有侵逐日月五星

在道曰正下道曰邪列宿不虧曰存恒星不見曰亡次中星

多曰安次中星隱曰虛相胃而過曰既經之曰歷相擊曰聞
長先曰夢四映曰亭越次以上曰飛順行以下曰流同舍曰
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
氣向外曰背氣如鐸刺曰穴氣向曰抱旁氣如環曰珥蛻鍊
之狀惟曰虹雌曰蜺與夫迅風妖怪雲氣皆陰陽之動運也
朱翼以隸于一定者為天体循環變通者為天運推測吉凶
曰占候趨避吉凶曰曆法凶變者明曰天成巧合莫測曰運
數其大凡也

宋書

子

子

子

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立發育万物元
曰䟽宿氏為天根房者天子之後寢心天子象天地之心今
主也尾主后妃箕者掃帚示婦道也五星聚尾而有天室之
亂是也斗為器量所以斟酌故主存賢受祿民事莫重于耕
織故斗女相聯斗者耕具驥珠者女工也天田九星象井
田天狗天鵲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
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之事室以農畢而見主營建也壁
圖書之府奎天子武庫婁主畜牧以供祀事卽室以至子婁
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歲土谷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旋頭

占胡人順逆事主兵事之間有天街分半夷也春中三星
中軍中大將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行軍
之府井主水泉主水衛法今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
營圖制城畫壁分州皆取象焉凡主內外祠祀柳主草木又
為天府主繁榮事星為大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室宗
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也

角為天首動始于此角蛟牛獬豸狼井行木也亢龍斗牛妻狗
鬼羊金也氐貉女蝠胃雞柳律土也房亢虛鼠昂鷄星馬日
也心狐危燕畢馬張庚月也尾虎室猪驚猴望蛇火也箕豹

壁輪來棟軫水也由木而金而土而日而月而火而水相
間而別于十二辰子鼠丑牛土也寅虎亥猪木也卯兔戌狗
火也辰龍酉雞金也已蛇申猴水也午馬日未羊月也

江覺仰曰二十八宿有始者氣起東也有始虛者支起子也
有始牛者未至起牛一度斗牛為星紀也

角二星對蒼龍角也物之北惟角莫柳故特先即生則當以禮
防其爭亢故主頭角亢者慎也有出動之義而者札之所由
出也札始于閏門氐為后妃嫡妻所棲為方正心于此故心
為執精也尾者文合之義箕者梓印之輔婦職也不溺于色

故可進階斗者量度人才之象春賢以恤民故耕藉于牽牛
有農必有桑故受之以女牛女在天市商農相資也織女主
瓜果以供食亦女職也女寃盛則困室虛故主死喪哭泣司
命司祿附之敗曰离喻附之女德之可畏如此虛則危矣危
耗神也梁興星附之示圖基也虧則復盈室之為言安也有
星藏之義圖書為急故次之以璧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為武
庫軍南門附之營壘也王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大主者按
文教會武教之所用武德莫大于牧養故妻主犧牲牧養本
之五者人之胃各府也天康天固附之天船附之積水附之

車食則有訟故昂主獄有詞者古附之諸王九州附之昂
畢之間有天街分半夷也常為行軍藏府座旗附之參主親
代中三星為大將二肩為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也中二小星
曰伐天都尉也軍井附之屏附之營寨之象禁暴誅亂斯建
國封侯故井取其辨州城四清附之五諸侯附之南河北河
附之國必有社故天社附之社必有祭故天府附之凡者祭
祀之義祭必受胙故柳主飲食有食必有衣星為陽之榮衣
象文綉所以崇身也有衣不可以無器故張主珍器天廟附
之大專附之重宗器也厚主利用制札作樂及賓賓與故星

主礼樂亦主四夷未賓所及既遠則用車輪周旋不已而後始千角焉務遠畧必開兵端也

吾學編曰三垣者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循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車諸經星以其貴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

朱子曰北極者北辰也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北辰間有五星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一星遠天壤而言據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故就辰傍一小星為辰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乙也北極則無連五星而言南極與北極高下隱見不同北極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見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其兩旁輪旋如輪藏之心藏在外面動而心則不動也

愚按中元北極微宮第一星第五星並為後宮抱極經四星

朱子曰

朱子曰

曰四輔主贊萬机天乙主戰閭知人吉凶太乙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平旱災飢疾災所生之國也自左樞至少微共十五星東蕃八西蕃七皆戴微垣大帝坐之星盛明則內輔盛也陰陽二星分為二座曰陰德陽德主周急賑撫尚書八座大人之象主納言柱下史主左右紀君之過女史主傳漏三星主記宮中之事御女四星八十一御妻之象天柱五星主晦明晝夜之職隋志云建政教立國法之府也大理二星決獄之官白陳六星後宮也太帝起正妃也張衡云太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天皇亦曰大帝主御群靈萬机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見則為災六甲六星掌陰陽紀時節五帝內坐五星斧庫象華星七星其杜九星合十六星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傳合九星近河宿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俗姦使內階六星天皇之陛也天廚六星天子百官之廚也八穀主稻黍之類天樞天子先驅所以禦難也一曰主爭訟天床主天子寢舍燕休之殿內廚主六宮飲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三公三星為太尉司司空司徒之象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四星

太尊一星青咸也至咸云聖公之象天牢貴人之牢也太陽
守一星大將大臣之象也勢四星刊餘人而用事者也相一
星隋志曰總領百官佐帝安邦集事也玄弋一曰天戈主四
夷兵天理亦貴人之牢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
樞机陰陽之元本也史記曰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卿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皆繫于斗春秋運斗極云第
一天推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閭陽第七搖光
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史記曰杓携
龍角衡因南斗魁枕參首杓斗柄携連也第七星龍角東方
宿也衡斗之中央殷中也魁斗第一星首也用參建者杓夜
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隨三時所指有三建也
上元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
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
尉之象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
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次相
四曰上相皆曰四輔也謁者一星主贊賓客謁者東北三星
曰三公內座朝會之所居北三星曰九卿內座主治萬事九
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屏五星所以權

掖帝庭也四帝星夾黃座是為五帝星黃帝座在太微中東
方蒼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五帝同明而光則天
下歸心常陳七星如畢狀象天子宿衛之士郎位十五星一
曰依烏主守衛也明堂三星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
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災瑞也少微四星列士大夫之位長垣
四星主界域及胡夷三台六星兩一而居起文昌列昭耀太
微一星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
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空主
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徒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
台為天階太乙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
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
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宋中興天文志曰
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又有內座五帝者所謂
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距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
又有五帝者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執事以輔天皇
者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官祀五帝也
下元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散一曰天旗
庭主新穀之事市樓六星主司園圃車肆二星主車駕宗正

二星主大夫也宗人四星主錄親疎享祀宗星二星宗室之象帛度二星主度量屠肆二星主烹宰侯一星伺陰陽也帝座一星天庭也帝座有五宮者四星帝傍闡人也列肆二星主室王之貨斗五星斛五星主量貴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強暴也或云貴索為賤人之牢七公七星三公之象一云七公橫列貴索之口主執法列善惡之宮也天紀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之紀理冤訟也女林三星為後宮御女主女事織女三星天女也主果贏錄帛珍室

沈氏學說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也旁三星三公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宮屬也環之匡衡十二星藩臣也斗口二星曰陰德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圜漢抵營室曰闕道北斗七星係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昌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實則因多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制域各有分星以視妖祥梓慎曰陳太皞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衛高辛之墟星為大水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由閼伯遷于商丘故辰為商星李曰實沈遷于太夏故參為晉星楚重黎之後黎火正也故鶉尾為楚星蓋分星由于先王雖改姓易世而終不變今人謂天之所在東西南北相反固不知先王命祀之意而歲之所在僅為一歲之否亦豈知分星者哉

五星之分野天官書曰秦之疆域候太白占狼狽吳楚候營惑占鳥衡燕齊候辰星占虛危宋鄭候歲星占房心晉亦候辰

星占參贊中國為陽日胡貉為陰月漢志註曰歲星主泰山徐青充熒惑主霍山揚荆交鎮星主嵩山豫太白山主華山涼雍益辰星主常山冀幽并是也

北斗之分野天官書曰杓自華以西南衡殷中州河洛之間魁海岱以東北斗為帝車運于中平春秋緯曰耀鉤雍魁箕樞亢青机徐揚權判衡梁開豫權晉志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燕六趙七齊唐志杓以治外主南方蜀海之圖魁以治內故輿書為中州四戰之國是也
十干之分野天官書曰甲乙四海之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

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淮南子曰甲齊乙東

庚丙楚丁南庚戌魏己韓庚辛酉庚壬衛癸越是也

主分野之是者則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是周屬鶉火也晉文即位歲在實沈童回

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是晉屬實沈也歲淫於元枵而禪靈

和楚子之將死是楚屬鶉尾也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

火是宋屬大火也

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

姬營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於南以柳星

朱襄

為周可乎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西南以井鬼為秦可乎

袁黃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繫於方隅其占測以山河

為限而不在於州國

心屬宋三國時在魏幸武三年月紀心先主祖何也天之心天

王之象也房無與于周然主後宮五星之聚主父母邑婁又

主播揚齊桓掃王為伯漢聚井主封建宋聚奎主文教後聚

軫中華宇宙為一終焉洪武聚奎文明之象嘉靖聚奎室九

廟一新人言天一度當地二千九百餘里且閩粵交廣通謂

之揚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止牛斗何其狹也

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慧星歸東

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興此分野之符驗

也然無水之災何聞於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日

食之變何與於承幸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患星紀果

為吳分則吳亦得歲火星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

其害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參子虛何以謂之高辛之子

栗能為晉侯之祟

分野有以日辰辨者晉武時正月己丑朔白氣貫日以丑為牛

斗主吳孫皓果降北魏時庚午夕辛未朔安惑亡崔浩曰庚

朱襄

與牛主秦辛為西夷既而姚興死秦滅

唐僧一行以兩戒分山河脈絡言北戎自三危積石為地絡之

陽至于朝鮮是為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戎自岷山嶓冢為

地絡之陰至于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戎為胡門南戎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

而東流與涇渭齊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自南紀之首南與

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是也

十輝者日之光氣也周禮祗禘十輝之法以觀妖氣辨吉

凶一曰禘陰邪侵之也二曰象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如鳥

也三曰銷陰氣刺日如佩鐸也四曰珥陰氣抱日如冠珥而
背幄也五曰闔陰氣閉日方昏而暗也六曰膏陰氣蒙蔽日
光青然也七曰弥陰氣貫日弥天不竟也八曰叙雲有次叙
如左在日上也九曰降婦練升氣于日旁也十曰想離氣无
迹形似可想也

露者神靈之精仁瑞之澤一云天乳一云玄漿下地騰文軒轅
之積粹者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故漢宮承以金掌魏室濯以
玉盞而楚畹又盛以木蘭也降于栢鄉者孝子也濡于姑射
延仙壽也泥于零陵昭良吏也丹丘寶甕時淳則滿時澆則

竭結而為霜陰氣所凝伯奇思親有履霜之操卻銜鵲燕飛
六月之霜憂樂時降于炎景暑倍時霜不殺物此正月繁霜
詩人所以憂也

北夷之氣如群畜閑南夷之氣類舟船謠其望氣之說也
和祥非異蘊崇鬱勃故記曰室玉瘞而虹氣浮鯨魚死而華
星出是以燕丹憤懣之氣足以貫日而長平慘雲之氣足以
蝕昴也

五雲周礼保章氏以五雲之物
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
五雲周礼保章氏以五雲之物
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

法青為蟲赤為兵白為喪黃為風黑為水

黃雲升于堂舜之祥也白雲入于房湯之祥也青雲浮于河周
之祥也如蓋寶鼎漢也如繞香松宋也黃雲抱日唐代即位
之瑞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魯雲如馬秦雲如美人

十二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生於五極於九五
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良為條風震為明庶風
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闔闔風乾為不周風
坎為廣莫風八卦所紀八風而已而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
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

維之風皆主兩月良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
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
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以為十二風也周礼保章氏以十
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鄭氏曰十二辰皆有風吹
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多死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則其命乖別也當矣
李淳風曰自立春至驚蟄有三亥則多雨水有以立春日占年
者云甲乙是豐年戊己少桑田丙丁多憂旱去癸水連天庚
辛兵戎動數在事之先計然曰孟夏仲夏不聞拉鵲聲主荒

夏甲子雨主旱四月八日雨麥無收九月十三雨則秋冬雨晴則秋冬晴欽天監書曰夏至前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冬至屬木火主溫金水主寒小雪宜雪驚蟄卜雨冬至得壬其年旱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大熟五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主河隄決八日得壬海翻九日得壬大稔十日得壬五谷不豐十一月朔日西北風次年熟冬雷泄陽氣次年雷火雨多立秋無雨少西成慶暑有雨農夫憂

素天罡曰三月逢七有雨四月初一初二二十六日有雨又交

經之日無雨五月二十五六無雨必旱交經之日有雨或不旱凡曆日空白不言吉凶者其月多歉吳俗以五月二十日分龍雨則旱二十一日宜雨六月初三雨則一夏雨晴則旱四月十六日東南風則一經無雨洪範以風為土蓋土為中央寄旺于四方春木旺而東風夏火旺而南風秋金旺而西風冬水旺而北風者異也全陽而初陰淺其陽之餘也年連月連之日多風亦以有餘而洩陰故主涼最能動物其及遠雷為初陽亦能驚物然不過百里易曰震驚百里是也天風為姤長女遇乾帝而為后也雷為長男故曰帝出乎震唐

切當

律次子不得尚主則次女亦不宜為后蓋風化所起風宜和不宜烈則摧折而無所結實而甚則風以霧之風甚則雨以報之熱極則蒸而為風下吹則熱解寒極則以而為風上匝則寒噤此天地轉旋之機也

江表卿曰人以腎元為本陰足則无病冬而雪則豐雪即雨之可掃者其花六出陰之極也

夏地涼冬泉溫廣海東冬熱朔北夏寒者由日也

欽乃歌曰箕畢未竟風雨批破必然陰晦三九浪掀天上五六風轉北辰已不異黎明春夏最嫌燥熱

長年三老曰弦日虛宿晦日婁宿朔日角宿望日亢宿度日鬼宿盈日中宿多有怪風日暈雨月暈風從缺方未日沒照暗紅則風星光閃爍不定有風早日起早日止雙日超雙日止風早晚和明日更多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南風漸急北風驟大雲車如鱗必風水除生龍青主風海燕群來為吐雨白肚風河豚拜風二十五六若先雨初三四莫行船夏秋之交有風潮春南夏北有風必雨夜間聽孔道遙鳥叫一聲風二声雨三四聲斷風雨水蛇蟠在芦青蒿處主水高若干開東西風晴東風雨開西風雨東風晴

曆法

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為歲時。星互易為月。晝夜旋轉為日。經緯錯列為星辰。步算周富為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以厚生而天下治。于是步曆以授時。現文以察變。法序以分職。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此之謂也。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

黃帝制定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命家。成作蓋天以

象周天之行。綜六術以定氣運。歲紀甲寅。日記甲子。而時節定。

日行天一周。而以分至啓閉定其四時。是為一歲月。與日一會。而以晦朔望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日繞地一匝。而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天之壤。固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天休吉其氣休。天運吉其運動。占候者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災祥微應也。曆法示人趨吉避凶。全民用也。天戒則儆乎君矣。

精補

人惟知地支十二時。不知亥正三刻起至子初二刻。是壬時。子正三刻起至丑初二刻。是癸時。丑正三刻起至寅初二刻。是甲時。寅正三刻起至卯初二刻。是乙時。卯正三刻起至辰初二刻。是丙時。辰正三刻起至巳初二刻。是丁時。巳正三刻起至午初二刻。是午時。午正三刻起至未初二刻。是未時。未正三刻起至申初二刻。是申時。申正三刻起至酉初二刻。是酉時。酉正三刻起至戌初二刻。是戌時。戌正三刻起至亥初二刻。是亥時。乾時。

天關於子周以子月為歲首。謂曆所以奉天也。地關於丑商以丑月為歲首。謂生物由地。月建丑。日月會。故丑為星紀也。人生于寅。寅以寅月為歲首。寅時全民用之。故商周雖以子丑為歲首。仍以寅月為正。歲是為三正。朱子曰。子月生物之功未著。丑月收歲之象未明。泰以亥月為天門。謂天實關於此。以亥為歲首。子收歲之象何居。今人尚謂為小陽春。其于生物之功又安在哉。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月之建卯。厥民析。鳥獸孳尾。日月會于降婁。而為春。婁之次月。之建午。厥民因。鳥獸希革。日月會于鶉首。而為夏。兎之次月。

子 206-45

之建酉厥民夷鳥獸毛毳日月會于壽星而為角亢之次月
之建子厥民隤鳥獸毛毳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冬
至爰至長短之極、則氣至所以致日春秋分長短之中
所以致月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後漢志曰日臨卯酉謂之分日正子午謂之至北至以消其
積縮謂之啟南至以後消其積盈謂之閉日舒月速當其時
則月光復蘇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則月光伏謂之晦舒先
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月行甚速而與日對謂之望

袁黃曰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

日在後也周天四分上下弦則日月近一分遠三分如日在
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上弦是盈及一半如虧之
上弦下弦是虧了一半日月相與持衡分天之中則為望矣
漢京房以六十四卦分坎震兌為四仲主二十四氣而六十
卦每卦管五日有奇為一候隸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
剝坤十二卦為十二月其法以四卦之六爻為十二卦又以
十二卦之六爻為七十二卦也邵子以復為冬至子之半至
夏乾姤為夏至之半至冬交坤則以八卦分八卦所謂先
天之學也

月建紀于支耳日記于支納音併值與宿反加詳蓋時月不過
協之而日當正也謹之于微聖人之慮深矣

日以百刻為度晝長則夜短夜長則晝短地中而論晝不過六
十刻短不過四十刻若南方則晝至長不及六十刻冬至短
不止四十刻矣北方則晝至日不止六十刻而冬至日不及
四十刻矣故遠夷不煩正朔亦以其不能取信也

論日子二十四氣大雪日尚在寅冬至後八日過丑小寒尚
在丑大寒後五六日過子立春尚在子雨水後五六日到寅
驚蟄尚在亥春分後六七日至戌清明尚在戌谷雨後九日

十日至酉立夏尚在酉小滿後十日十一日後始至申芒種
尚在申夏至後十日十一日始至未小暑尚在未大暑後八
九日始至午立秋尚在午處暑後九日始過巳白露尚在巳
秋分後十三日始至辰寒露尚在辰霜降後十三日過卯
立冬尚在卯小雪後十一二日始至寅

論月于二十四氣大約冬至後八日將過丑大寒後四日將過
子雨水後四日將過亥春分後七日將過戌谷雨後八日將
過酉小滿後九日將過申夏至後八日將過未大暑後七日
將過午處暑後五日將過巳秋分後十一日將過辰霜降後

十三日將過卯小雪後十一日將過寅

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四刻小寒日入酉初一刻又六日
日出卯正四刻晝四十二刻大寒後晝四十三刻又八日
入酉初一刻又三日日出卯正三刻越日晝四十四刻立春
後晝四十五刻十二日入酉初二刻越日日出卯正二刻
越日晝四十六刻雨水後六日晝四十七刻又七日入酉
初三刻越日日出卯初三刻又越日晝四十八刻驚蟄後六
日晝四十九刻又七日入酉初四刻越日日出卯正初刻
越日入酉正初刻晝五十刻春分日出卯初四刻又七日

晝五十一刻又九日入酉正一刻晝五十二刻清明日出
卯初三刻又七日晝五十三刻又九日入酉正二刻晝五
十四刻谷雨日出卯初二刻又七日晝五十五刻又九日
入酉正三刻立夏晝五十六刻越三日日出卯初一刻又九
日晝五十七刻小滿後十日入酉正四刻晝五十八刻芒
種日出卯初一刻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一刻晝五十
九刻此永之極也小暑後日出卯初一刻又七日入酉正
四刻晝五十八刻大暑後晝五十七刻又八日日出卯初一
刻立秋後日入酉正三刻晝五十六刻又十日晝五十五刻

處暑日出卯初二刻越日入酉正二刻晝五十四刻又十

日晝五十三刻白露日出卯初三刻越三日入酉正一刻
晝五十二刻又八日晝五十一刻秋分後日出卯初四刻越
日日入酉正初刻晝五十刻又越日日入酉初四刻又六日
晝四十九刻寒露後日出卯正一刻晝四十八刻又越日日
入酉初三刻又六日晝四十七刻霜降後日出卯正二刻晝
四十六刻又越日日入酉正二刻又七日晝四十五刻立冬
後日出卯正三刻晝四十四刻越日日入酉初一刻越八日
晝四十三刻小雪後十二日日出卯正四刻晝四十二刻大

雪後日入酉初一刻至冬至四十一刻此短之極也

戴建槐曰七十二候見于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
漢儒入于禮記月令若載之于曆則日後親始也第其禽獸
草木多出北方故今江南宿儒亦唯冬通陰陽之道二之則
為四時三之則為十二月又二之則為二十四氣又三之則
為七十二候乾之策三十六而二之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
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天地之氣統万物者莫疾于風正
月東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
發舒之氣散矣動万物者莫疾于雷二月而雷始發者陽

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溫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復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為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為獸草木得之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鴛者以卯辰者陽之正陰為陽所化也爵孔子而春集雉求雄而朝唯而戌亥之月能為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為陰所化也蟄蟲始戶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蟲壞戶者雷收聲

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運陽而上游也季春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玄鳥至者鴈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玄鳥歸者鴈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蜩蟬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鴈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鴈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

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春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為剝也桃吐華于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于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靡草死者陰不勝于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于陰也麥陰之祥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禾陽之祥也故稼于二月而登于七月也至于腐草之為蠶則植物之變為動物無情之變為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

音黃帝命伶倫取竹造律命夔後銑十二鐘協月簡律用十二

月之中氣簡用十二月之節氣漢制天子以冬至至先後五日會八能之士候鍾律叔士灰各以候狀聞

江旭奇曰悉按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五月午六月未七月申八月酉九月戌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丑舊說以斗杓所建沈氏學說云春自當為寅卯辰夏自當為巳午未秋自當為申酉戌冬自當為亥子丑何湏言建若依斗杓古者正月建寅今正月當建丑矣堯時日短星昴今日短星壁矣此皆隨歲推移也

冬至者子月之中也至者極矣然一陽未復歟之始也小寒丑

月節大寒為中立春寅月節雨水為中雪者解矣驚蟄卯月節不言雷者舉其功也春分卯月中分則著矣清明辰月節胡雲峰曰清明八風之一也以風名節乃翼月也然雨辰月中立夏巳月節小滿為中胡雲峰曰陽盛而小者滿即易小往而大來也芒種午月節胡雲峰曰芒乃谷之有刺者非忙急也夏至午月中則一陰初遇矣小暑未月節大暑為中立秋申月節處暑為中胡雲峰曰處有去之義也白露酉月節秋分為中寒露戌月節霜降為中立冬亥月節小雪為中大雪子月節而歲運周矣節未必為朔而中未必為望故盈虛

消長之機待于聖人之曆也胡雲峰曰自春以後若而若雷若風皆生機自秋以後若霜若雪皆化機也

朔必當在初一以月之晦為定也晦日見月則非信曆矣然日月合朔太遲則有不得不見月者至于上弦下弦又從望定大月以十六七為望而小月或十四五也

尚書傳曰時者四時以節氣言月者十二月以朔晦言日者以十二時分為刻為分每時有初初刻十分初二初二初三初四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各六十分共計六十分而總為一日也古曆無正初之別則每時八刻子

午卯酉四正之位各九刻每百刻而為一日也

日有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至牛為冬至井為夏至角婁為春秋分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月立春分從青道立秋分從白道立冬分從黑道立夏分從赤道而四季從黃道也

曆家言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皆強名也日之所由謂之黃道者以其中也月行在日行之南故謂之赤道其行北為黑

道為青西為白則四方之別名也謂之九者東西南北有定位中無定在隨方取中故為九者豈真有五色哉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匝赤道是匝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

後漢志曰日同于天一案一暑四時格成萬物畢成攝提遠次青龍修辰謂之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幸同

在日首謂之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寅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万殊羸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

丘濬曰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朔甲辰卯辰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申有近乎緯同于緯則或不滑于天曆之廢興以疎密疎固不主于元也夫曆不本于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

帝以來立元雖有不同而皆準度于甲子也先儒有言曆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蒙其術近乎迂必用太史公三紀大條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劉伯溫曰曆元甲子日值角歷七甲子而復值角也素黃曰歸奇于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乃日與天會為一歲却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月與月會為一月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故

一歲閏年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矣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于皆入丑歲全不成矣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

一歲年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算之共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逮及于日晷謂之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算之共盈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

周春官閏月詔王居閏歲月有常置閏無常而有常者待之以成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玄堂而閏月居閏凡以明此而已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曰閏以正時以厚生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是素時也何以爲民胡氏曰
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

襄公二十年言與水前年失閏是年始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乃
知建子之十無水也

宋公十年冬十二月僉李孫問仲尼仲尼曰閏之火伏而後墊
者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辰今十
二月猶未盡沒者失閏也

閏餘之法有至簡易而可預知者如今年冬至之後餘一日則

未年閏正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未年不
閏矣

造曆有一定之法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可以推步而知
者是也至于日月有盈縮朧朧之不齊星辰有遲留疾伏之
不同則非法之所能也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
爲合以驗天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協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
謂也協者合之謂也即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
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改也即隨時以更改之意也

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此無形之運于下而
成歲者也日旁于次月旁于紀星由于天此有形之運于上
而成歲者也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
不能無差

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
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

邵堯夫所立歲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

朱子曰曆不能无差今之學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

洛下閏也。能推步者甘公石也。洛下閏等但知曆法。楊雄知
曆法。又知曆理。

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爲積年以黃鍾
八十一爲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
不行迨魏晉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
愈不能久元許衡郭守敬造授時曆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
近日躔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平已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
氣應以冬至距年之日爲閏應而歷代積年之法俱廢矣以
日爲百分一爲百抄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蓋以歲實加

氣應為未歲之冬至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未歲之閏餘上考往古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此其添減而備簡而明矣

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屢言何承天劉焯等所立歲差皆以已意斷矣郭守敬始測景餘氣減周歲為二百六十五月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

徐光啓曰歲差循環消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

年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上極則又消猶冬夏言日者之永短相禪故名歲差言歲之差也曆家立為一定之添減自今以後五百年不可及消而守敬之說又旁矣

玄象之事閏歲積久乃定故渾象遺闕洛下首談經營地動無傳平子實開神功他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亦皆創自劉洪劉焯張子信之冥悟而遂闢千古未發之秘顧未有如今日之大統曆者添本授時以萬分計日實以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命卜交以十五日二十一分八十四秒制常氣以一分五十秒增損之定歲差最為精密大統復出

無以易也顧札重主圭今測候稍疎冬至日經比堯時差五十餘度而寒暑不契是天實旋東非黃道漸西也日食南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出朔閏廣各異焉地差之添亦宜詳也

漢武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授時之添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擬合修政臣今以洪武甲子冬至為天統曆太祖是其言然歲差者冬至初春之日度耳非氣朔也氣朔原不可改

歲差之說諸家皆以昏星為証華湘言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至嘉靖已退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是歲差一度五十秒也

沈一貫曰堯典仲冬日在虛七度故昏中昴自是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萬曆已卯計年九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九百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蓋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內故其分常

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郭守敬之添以天道運行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添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景以求氣至耳古添擇地平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昏顧表短則分抄大半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後推望以角置小表而實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創為景符以微窳取日光實得中景不差毫末積日累月恥仲冬前後率相埒埒之期恭箕得中以為履端昔人以常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

堯樂初四百餘言論曆象者弗異于陳太清九章而五行五紀為之經然黃帝考星曆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而堯時又復正之舜時又復造之豈黃帝有遺添而堯又復有舛哉歲久固不能無差也

郭德壽曰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无有也此其可疑者一正德九年八月初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抄而鄭善夫言閩廣之地乃觀食既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帝命則日官周德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即今欽天監表日月食即曰監曆云云四一曆云何彼

自不符此其可疑者三往年請修曆法獨揚廉以日食足繼無差而時刻分秒位分實不尽合應嘗稱欽人鮑泰希曆以為妙傳而鮑書乃亦云郭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夫其可疑如此而況時人子弟未能盡通其意故臣謂宜博詢而詳定之也

嘉靖中欽天監華湘復請修改曆法為曆問李廷机建言唐堯命羲和曆象至虞僅七十載猶在璣衡漢四百餘年三改曆唐三百餘年七改曆宋三百餘年十八改曆且歲差之法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則五十年當改也何承天謂百年而差

則百年當改也劉焯折中之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當改也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二年當改也郭守敬測驗之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改也夫天行數度以日月為驗誠晝夜于現象臺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苛日記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氣候日月交會日經月離之類視元事已以來究兩錯繆則歲差可定仍用四一曆法恭詳何惠微渺渺測也

天恩日甲子至戊辰九六日己卯至癸未己酉至癸丑各五日天啟日春戌寅夏甲午秋戌申冬甲子

母舍日春亥子夏寅卯秋辰戌四季月巳午冬申酉
七王主事日四季月土占旺十日也

神殺出遊日子出已返甲東而南戌申庚西壬北出于此則不
害于彼矣

房中遊神所在癸巳至丁酉五日在北戌戌巳亥在中庚子辛
丑壬寅在南癸卯在西甲辰至丁未四日在東戌申在中巳
酉以後俱出房不為害

上朔乃太歲于文前一日不宜會宴寅申巳亥為遊禍不宜服
藥子午卯酉為天火不宜告蓋寅午月之子巳子日亥卯未

禁集

月之子寅卯日申子辰月之子亥午日巳酉丑月之子申酉
日是也

滿不召醫祀灶以癸沐髮宜三四八九十一十三十四十五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及申酉亥子日是也

彭祖百忌日甲不開倉乙不栽種丙不修灶丁不利頸戌不受
田巳不破券庚不經絡辛不合醬壬不決水癸不詞訟子不
問卜丑不冠帶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泣巳不遠行午
不苦蓋未不服藥申不安床酉不燕客戌不屠狗亥不嫁娶
大明律禁刑日每月初一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一十

三日二十四日一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正五九月間月
上下弦日二十四氣雨未霽天明大祭享日嘉靖間秦隄閘
月不集

太乙所遊不宜迎婚一日東二日東南三日南四日西南五日
西六日西北七日北八日東北九日中十日息矣又復旋為
長短星忌市賀裁衣納財正月七日長二十一日短二月四日
長十九日短三月一日長十六日短四月九日長二十五日
短五月十五日長二十五日短六月十日長二十日短七月
八日長二十二日短八月三日長十八日短九月三

禁集

日四日長十六十七日短十月一日長十四日短十一月十
二日長二十日短十二月九日長二十五日短

入神所在不宜針灸一日足指二日外踝三日股四日腰五日
口六日毛七日内踝八日腕九日尻十日腰十一日鼻柱十
二日髮際十三日牙齒十四日胃腕十五日偏身十六日骨十
七日氣衝十八日股十九日是二十日内踝二十一日手小
指二十二日外踝二十三日足夾肝二十四日陽明手二十
五日足陽明二十六日又在胸

旬中宜止者天干僅十而地支有十二其天干之所不能履者

為室如甲子旬至癸酉而止其戌亥為室甲戌至癸未而止
坤酉為室甲申至癸巳而止午未為室甲午至癸卯而止辰
為室九六旬計十二室以年為旬忌月為室以月為旬忌日
室以日為旬忌時室

支生于為義日干生支為室日干支同類為和日皆吉也支克
干為伐日下逆上也干克支為制日上凌下也

截路室日甲巳化土未能生申酉乙庚化金未能生亥子戌癸
化火未能生辰戌丑未丙辛化水未能生寅卯丁壬化木未

能生巳午也

甲戌庚而過丑未乙巳而過子申丙丁而過亥酉壬癸而過卯
己辛而過午寅則祿貴人甲之于寅乙之于卯丙戌之于巳
丁巳之于午庚之于申辛之于酉壬之于亥癸之于子為標
標之下一位為初

子與卯也午與酉也丑與寅也未與申也辰與亥也戌與巳也
互為紐者也子與酉也午與卯也丑與申也未與寅也辰
與巳也戌與亥也互為天喜者也

羅經以乙癸之陰為陽以丙庚之陽為陰者從卦氣納甲論也

以戌巳為室亡而不隸以丙丁庚辛為旺相而趨之以甲乙
壬癸為孤虛而避之此陰陽消息變化之妙也

屏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者何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

九履一一為白九為戴也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

青二黑四為六八為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

四碧五黃七赤

歲干所合陽為歲德陰為合重君也以正旦得辛分最遠以某

日過辰分龍治永某日過丑分牛耕地之數重農也四五年

一姑把春四仲年二姑四季年三姑以歲日見木為春重

桑也從歲支分博士春書等方位亥子丑之于乾巳午未之

于巽寅卯辰之于艮申酉戌之于坤博士也乾與巽向艮與

坤向博士與春書向也子酉午卯為大殺午卯子酉為天殺

巳寅亥申為劫殺未辰丑戌為歲殺丙申壬辰為伏兵丁巳

癸未為大禍申酉戌巳午未寅卯辰亥子丑間為飛廉俱十

二歲支從子順數而輪值之力士監官即博士春書之番位

也春室之前一位為春官後一位為春命歲支前一位為春

符前二位為春客為天狗前四位為大陰前八位為白虎後

一位為天室後二位為長門後四位為官符官符後五位為

死符為小耗子午也丑未也寅申也卯酉也辰戌也已亥也
相向者為歲破為大耗子卯也丑戌也寅巳也辰未也午酉
也申亥也相刑者為歲刑為朱雀為天罡至于黃幡由辰而
丑而戌而未豹尾由戌而未而辰而丑皆輪運者也五鬼子
年在辰由子而丑年常順由辰而卯鬼常逆也酉子卯午為
大將軍逆亥年起酉每三年換一位年從亥至寅大將軍之
煞從酉至子皆順值也此皆由年而定方位所以重黍錄工
作也

亦有從歲于定者如巽艮坤卯子午酉乾巽艮以次為破敗五

集

子

行

死十干輪值之午未與申酉過甲乙歲辰與巳過乙庚歲子

丑寅卯午未過丙辛歲寅卯戌亥過丁壬歲子丑申酉過戊

歲皆為金神也

以月言之子月天道東南行天德在巽丑月西行德在庚寅月

南行德在丁卯月西南行德在坤辰月北行德在壬巳月西

行德在辛午之月西北行德在乾未月東行德在甲申月北

行德在癸酉月東北行德在艮戌月南行德在丙亥月東行

德在乙丑天德在卦則無合而在于則天德有合也

月厥者子月在子月由子而至丑厥由子而入亥十二月而一

此說

有說

今授時曆載某年男某宮女某宮者合婚之法住宅之宜如上

週也月殺者未辰丑戌也皆凶星也月德者壬庚丙甲也月
室者丙申壬庚也月德合者丁巳辛巳也皆吉星也吉山等
星俱從子月起四月一週而復始也甲子所值者建開閉收
成危破執定平滿除子月甲子值建十二月而漸周也

元甲子男七女五中元甲子男一女二下元甲子男四女八
一則逆數由七而之六由一而之九由四而之三即乙丑年
也女則順數由五而之六由二而之三由八而之九即乙丑
年也坤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也一九

集

子

子

行

三四相宜水生木木生火也六二八七相宜土生金也相克

者凶

江旭奇曰愚按前皆釋官俚語無大理義而曆書載之全民用

也有本于天者由干也有本于地者由支也有本于人者由

數也

洪亮山曰支干相為用則有避凶趨吉之道如易之先庚后庚

先甲後甲非至伏羲始有也

班固志律曆曰列人事而因以天時蓋東作而子報奉趾南訖

而際而易轉西成而築塲圓納未稼報易而謹歲務收歛

自顧頡頤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未尚矣其後
三萬亂德二官咸廢閏餘年次五限珍咸損提失方故堯以
寅時成歲為曆工熙績之本後世漸失其法故七月流火而
有十二月火統西流者九月蟄虫咸附在內而有建亥之月
統蠶音者至文公閏月不告朔而春秋訛之蓋閏月以定時
時以作事以厚生故行春令于青陽行夏令于明堂行秋
令于總章行冬令于玄堂而閏月則闔門左扉以出其令春
德在木陽耕故王者于時布德施恩養幼省囹圄賜貧寡
理賢者以達陽氣之稱其德在火陽壯故王者于時贊俊

傑達賢良率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盛然陽盛則陰伏
矣故又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以順微陰也秋德在
金陰穉故王者于時選士礪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
法制養耆老中嚴百刑斬殺必當以順陰氣之稱冬德在水
水陰盛故王者于時實死士恤孤寡奉阿黨以順陰氣之極
然陰極則陽生矣故又易開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責戚近習
以助微陽也然陽居盛夏而五月廢革死陰極旁冬而十二
月養耆生故夏高南巡在五月而戮防風氏周宣北伐時維
六月而還獲玃于太原此則刑罰何必執冬也古者秋時獵

而冬板築文王卜獵而獲呂尚遂尊為尚父高宗夢而得
傳說于板築之陽財尊爵何必春夏也為執是而以為常則
後世之斷獄違時針封夜拜者又何訛焉

馮可大曰仲夏教民毋刈藍恐傷時氣藍色赤者赤之母也
教民毋燒灰浣布是阴功而成教民毋曠又戒民毋用火
南方聖人親民如此

江淹卿曰十二月大雉周時十二月日經虛亢史遷言虛宿內
有司命司探司危司中四星為鬼官之長八增星在危東
南隱其氣能為厲鬼萬曆二十八年日經亢在正月初一日

至十五日經虛在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二至二十七民間
行儺會在此時周制三月初旬亦行儺蓋天陵八星在胃北
主死喪昂中有大稜積尸之氣使則厲先隨之而行今萬
曆二十九年日在胃是三月二十六至四月十四日在昂是
四月十四至四月二十五七政臺當于此時出示行儺

江淹卿曰正五九月乃天王之象宜德不宜刑前代侍郎今世
官不到任臣不敢秉君位也五者皇極九合五為十四九
合五為二十三皆月忌者臣民不敢當君位也

江祀壽曰聖人修道為教可以參贊化育而天地不能違知天

愚切
博指

正以一
止漢代
諸之親
梁金元
偶亡我
二王豈

止有十干地止有十二支今聖人每月製為初為十為二十
凡三十日此于干支本末面目毫無所與而吉凶亦隨之轉
况制札作樂探造化之精者乎故夏建寅而民固之周礼同
姓不婚雖婚不殖而天固之故帝王數改元為順天也

帝王數改元多非今主漢武十四元桓帝七元唐高宗十四元
昭宗七元武后九元梁武七元宋徽六元理宗八元惟宋仁
九元為賢君然愚以建文之革除不若天順之改元也

江表卿曰以隆紀元未有至七年者晉哀隆和一年而改安帝
隆安五年而改唐高宗永隆一年而改唐中宗景隆三年而

改宋太祖建隆三年而改孝宗隆興二年而改遼主壽隆四
年而改金主正隆六年而改北齊後主隆化二年而改南齊
鬱林王隆昌七月而改我朝天子之為隆慶也以聖德而在
位僅六年耳可勝痛哉

漢章元和唐憲繫之漢安永初宋武繫之漢順永和晉穆繫之
漢中永和晉懷繫之漢穆建興晉愍繫之晉英太和唐文繫
之陳後承德唐肅繫之漢武建元晉康帝高繫之光武建武
晉光帝明繫之漢和永元吳東晉安繫之和帝元嘉永
康宋文帝惠繫之中宗不改或后之神龍梁末追承太祖之

方廣
覽樂

乾化刻智遠稱晉之天福漢隱用父之乾佑周太祖改元顯
德而世宗恭帝不易為元世祖至元而順帝繫之他如符堅
之建元慕容室之永康燕馮跋之太平北涼之永和石虎之
建武石勒李勢之太和皆明知而明象之遠主烈之繫宋高
同年而紹興古泰直之繫宋真同代而天禧其視宋太祖之
祥符所未有者旨何迫耶而乾德之號又同于蜀衍則其臣
宰季無以副上意矣

皇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天下藩服俾
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欽天監官行進曆札文武百官受曆及下諸司
以所印曆頒布民間

江九奇曰黃帝有調曆後有顓帝曆夏曆殷曆周曆秦曆
皆以四分起數漢武帝時卿平作泰初曆後劉歆作三統曆
章帝時以泰初曆疎闊用四分曆章帝時刻漢作乾象曆觀
大帝時韓翊作黃初曆明帝時陽偉作景初曆晉武改泰
始曆畢命劉智作正曆後杜預作春秋長曆李修玉璽用之
作乾度曆宋晉正作起作通曆姚秦姜纂作三紀甲子元曆
宋何承天言徐廣有七曜曆因其法作元嘉曆宋孝武時和

神之作大明曆武帝命虞翻作梁曆梁太史趙欽復作曆
北魏孝明帝時崔光合九家曆作正光曆東魏孝靜帝命
吳興修為吳和曆北齊文宣帝命張猛作天保曆後周
鄧元偉作甲寅元曆後主時劉孝孫有曆張猛有曆北周
明帝時有明克讓曆北齊武帝時甄鸞作天和曆北周靜帝
時為蓋作丙寅元曆隋文帝時有張賓曆開皇之末有張貴
玄曆後有皇極曆唐高祖時有戊寅元曆李淳風作麟德甲
子元曆瞿曇羅作經緯曆武后命曇羅復作先天曆中宗時
南宮觀作乙巳元曆玄宗時僧一行作開元大衍曆其來自

西域者曰九執曆肅宗時韓穎作志德曆代宗詔郭誠之作
實應五紀曆德宗時徐承嗣楊景風作建中正元曆憲宗初
年徐昂上元和現象曆穆宗初詔日官作永慶宣明曆昭宗
時邊明等作景初崇玄曆唐建中時曹士虜作符天曆石晉
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五代周太祖時王延鈞作明玄曆時又
有萬分曆易王建時胡秀作水易曆又有正象曆南唐時陳
咸象作齊政曆周世宗時有景德欽天曆宋時有應天曆乾
天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奉天曆現天曆占天曆紀元曆
統元曆乾道曆淳熙曆會元曆統天曆元郭守敬作授時曆

沈存中曰三統曆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于占
僧一行大衍歷用通添相乘除強附于易而時雖于緯則益
附益經傳而失者月策取于交蝕何開攝添歲實得于景測
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漫無憑氣至期至之差吉凶安
在若一行則增修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至如楊子雲太玄準
易以牽牛起冬至周還牽牛即繫度律曆相淨之說也章令
統元與月蝕俱殷即太初四分數也日乘六百周而復還斗
分小為一年大為一元亦四分也一辟三公九卿象一極三
方九州皆一三九以治律呂亦漢律志數也祖述曰章括撰

述詩刻款用以覆觀承天訛其謬妄所自來矣即堯夫儒者
顧其說謂太玄知天地之心公視堯夫以日月星辰為
加水火土石為音亦如八卦相加為六十四以十二與三十
相參起元運今世氣盈朔虛一章而分一祖四分身在堂下
固不能辨堂下之是非矣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唐虞則載和紐軌夏則昆吾結德至
于商之至成周之史佚諸侯之史則東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裒靈宋有子章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牟魏有石申
晉掌著天文各註圖驗其益成甘德之書為後代所宗漢用

馬談父子能為史官者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則向廣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五行之事及班固叙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與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其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況即推光並參伍天文後張衡為太史令鑄運大儀總叙星經謂之靈憲三國時吳陳卓始列廿五成三家著于圖錄並著占贊劉宋元嘉中錢樂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唐吳太史李淳風有法象志詳曆一行有獲矩圖尤稱精審故唐史采其要說而以為天文志五代王朴通于曆數常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添飲四篇合為曆法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考宋自建隆迄治平凡五正曆象作為銅儀經添具于所司又有天文書十五卷姓名不傳蓋太史局施行之書供報占驗大抵出此然星事玄悍非湛密弗能由也現星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故太史公曰魯唐甘石固時務論書傳陵雜米鹽而他可知已

黃帝迎日推算乃使羲和占日常像占月史臣占星氣冷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鍊音作美數密成綜期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欽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至少吳以

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歷正在頤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番訖德二宮咸廢而閏餘率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克復重黎之後使纂其業奔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厉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時人子弟分散祿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始始序則不愆奉正于中泯則不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秦滅六國兵伐極煩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漢興以張蒼言仍用顓帝曆至洛下閭運策轉曆更以七年為太初元曆漢曆凡五變惟太初曆本于律數其術起于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以為日添復自前曆上元歲月日時甲子朔旦冬至為曆元故晦朔弦望為不失其序日月如合璧五星如珠連故淳于陵渠覆驗以太初為最密唐曆凡八變惟開元大衍曆為善蓋僧一行用易大衍者策之數其添本于天地之二中始于冬至之中氣以合朔正

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舍二始以位則柔合二終以紀閏餘舍二中以通曆律而章節紀元皆與易合故史臣謂其數法無以易宋室方二百六十餘年自應天曆至統天曆已十四改然觀伊川云康節曆不會差而朱子亦云蔡季通集禧康節曆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六故密令曆家所用只是為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夫康節非曆家也而程朱所奉者乃在焉則宋曆大抵不能無差也惟勝國之校時曆出于許衡郭守敬所定廣景測以稽運行取中數以為曆本積日積月之算悉屏不用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當時稱其法者謂能登順天求合之微證前人附會之失自古及今未有能逮者也

洪武元年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司天監至二年定為欽天監十七年七月製觀星盤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十八年冬築觀星臺二十九年鑄渾天儀成三十一年辛巳監

初劉基為太史院使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蓋采授時之舊而校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為曆元儀式精詳推步縝密用之至今歷一靡異矣高皇久在兵間熟知乾象故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準必協于五紀

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二三時人業恐弗精說者所宜寬其禁而召異士如漢人署職課候覆其中否以為上下又如觀人命高堂陰等推校天文更相勸奏俟其積有勞動隨以顯陟則庶幾有深明曆理如楊雄善主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以應其求以善其事

子曰玄機玄曰姬載成曰降姜百曰大梁申曰突沉末曰鵠首

子曰鵠火已曰鵠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在天之次舍也寅申巳亥為四孟子午卯酉為四仲辰戌丑未為四季年月日皆然

甲曰開達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陽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己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水酉曰作噩戌曰閭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因敦丑曰赤奮若皆歲所在之號也

自五季立秋後第五戌為杜以立夏後逢庚入雲若種後逢壬

出雲夏至後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逢庚未伏未
至後三庚為臘

日未出地二刻半而地上已明日已入地二刻半而地上明
故日當多夜五刻子初初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為夜子
時屬本日會子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為日子時屬
次日會如冬至為子之半前半月屬本年歲後半月屬次年
會也

春事之期其色分五行年干為頭身屬支納音為腹春日干為
角耳尾支為膝脰納音為蹄陽年口開尾左繳陰年口合尾右

繳其龍頭拘索以立春日支分五日用麻仲日用寺季日用
綠拘子用桑柘木芒神服色以春日支受尅為衣尅衣為繫
腰色春在旦前為農芒在旦日為中在旦後為閑芒立牛前
中並牛立閑則立牛後以立春時陽左手提策陰右手提策
繫以立春日納音金在耳前木在耳後水右繫在耳後左繫
在耳前火日右繫在耳前左繫在耳後土日兩繫在頂鞋袴
行纏以立春納音金日俱全木日右缺行纏在腰右水日俱全
火日俱全土日着袴無行纏鞋五牛芒神老仲年壯季年
童高三尺六寸按一綦之數桃柳鞭長三尺四寸按二十四

氣春牛于歲德方取水土用桑柘木為胎骨長八尺按八節
尾一尺二寸按十二時高四尺以按四時踏板用縣衙門板陽
年用左扇陰年用右扇
漢制天子日不上書明帝曰民既耕農遠來詣闕何又奪其日
而究之

天賦

漢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蓋人之相與尚難以虛文誑
況天命之顯赫乎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于何不臧又曰
天雖顯思命不易哉上帝神明交不虛生故朝以聽政重以
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節宣其氣毋使壅閉所以事天也
君人者敬肆判于幾微而順逆應于踵履兢兢別于數政而祥
禳昭于閭閻故規夫敲石得火斷灰止暈微如此而顯可知
鵲知風蛭堯雨時應日物如此而人可知將零夢火將陰雲
水浮則夢飛安則夢沉昧如此而明可知懷七貫曰告天雲

雷諸食倉集匹夫如此而人君可知魯僖罷焚正之本早不
悉災齊景停河山之祀甘霖隨注諸侯如此而天子可知錄
因徒于雒陽永平妙應躬禱祀于太乙慶曆蒙麻賢君如此
而聖君可知矣

挽直者趙執玉者修執重不可輕也濤行則揭河行則戒涉深
不可忽也挽天之命而違其怒願可玩乎熊渠子射虎石為
之裂貴誠也愚公徙山神亦畏之貴恒也敬天者亦如是
可耳

古之人君見祥瑞不以為為福而以為駭近其小喜必遠其大

憂其觀災異也不以為氣數之偶然而且震于其躬故春秋
于四禘之變不曰火而曰災解之者曰言火者人為政言災
者天為政誠謹其戒也

匹夫匹婦位賤尚柔權輕飛羽然以一人對而三年以一人飛
霜六月是其精且與天通況人主為天宗子乎傳曰天反時
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則災妖生故平居思所以
憲天而一旦告儆必思所以回天乃宗子之責也

一實修不若一固備一固備不若天下修是故魯為勝齊民修
不若卿士修卿士修不若大君修是故魯為勝易曰天雷無

見吉凶書曰先王克謹天戒故主兵主刑主飢饉主將相主
後宮主鄰國夷狄必歸責人主曰天之方誨曰天之疾降威
天子人主何其赫曰上帝臨汝曰及尔出王及尔游衍天子
人主何其親曰動惟影響曰責若草木天子人主何其彰明
較著先王起而重承臣有憲官師有規工有諫賢史書夫庶
人以養以馳以走汨陳則殛急則罰傲侮昏迷則無赦乃
其克謹必歸責主身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謹霜也曰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謹日也曰燂燂震雷不寧不令謹雷也曰百
川沸騰山冢崩謹山川也曰王疾敬德曰無矢爾心曰無

敢戲豫無敢馳驅靡所不謹也。顧日星雲物之應。恍云象微而水旱。閔民命脉。先王為尤謹云。

謹疾者必為之求醫藥。竊竊慈節飲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氣。謹灾者必為之脩紀綱。審法令。施恩澤。防邊圉。以固國家之元氣。恍之寒暑者。天也。吾為之製為之葛裘。葛具則寒暑不侵。非謂吾有寒暑。而天遂不吾寒暑也。恍之風雨者。天也。吾為之室。為之蓋。室蓋具。則風雨不侵。非謂吾有室蓋。而天遂不吾風雨也。故善論治者。不計其灾與不灾。但視其備與不備。烏故均一日食三朝之旦也。元壽成。斷袖之姦。太元胎。

崇嚴之禍。而宋仁宗成慶曆之治。均一星聚尾箕之次也。周常洛邑之攝。齊賜無棣之履。而唐明平召漁陽之兵。是災果由人而天。實無權也。

天兆人者。若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無占而不驗。人感天者。若錯木得火。呵石得水。触之而即應也。故戈可四日。拜可返風。注可滄。夢號可得泉。良不誣矣。

春秋迄勝國。日食于四月者五十二次。抵如漢安和。唐武曌。宋徽宗及魏晉六朝。無代皆臣逼主失。亂華婦乘夫。盡國之世。亦蓋四月為軌陽德方事。而日食尤非所宜。傳曰。日下有

五星聚。救則不食。此民助君之象也。

風至而洞。盆火氣王。而商絕。草榮春而栗芽。蛤蟹龜兔與月。盛衰陽燄在掌。太陽火方諸運。握少陰木。銅山崩而蜀鍾應。介駟動而電鳴。野故曰山雲草莽。旱雲烟火。水雲魚鱗。兵雲揭擔形氣之相通。顧不誣哉。

謹占候而審休咎者。星官曆師之事也。若庶徵而柄机祥者。王之職也。故唐虞之世。先欽明溫恭。而後命官察器。嗣是以後。大辰李而宋。火寧沈。崇而晉。疾柳星。張周奎。象室壁衛星。帝主專而垣掖。之是故相道。漸而治。曜明諫諍。行而輔弼。

顯微。訟理而貴。李空戎事。修而上。將昌帝座。有晉李則閭宦。據前星。皆星曆之說。非欽若。齊政之原也。

握星得風。呵石得水。無事不與。天應犀以望。而角止。蚌以晦。而珠滅。無物不與。天通。况人君乎。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無大恐惧者。故楚莊以灾異。待李文靖。日取四方水。早奏聞。良有以也。

漢去古未遠。儒者頗殫心。天人之故。不獨孟堅所擅。別如東方朔。陳之為六符。則以泰階六星。兩相比。視色以知吉凶。其說奉黃帝。其指則主禍福。以無修。花園。甲兵。親相表之。為

四戰則以規衡矩權分配四德各居一時其說亦易其指則主諷君以廣教化節授民事聖奉徵之為五際則以陰陽際會之歲時當及易政尚改革以應天心其說本詩其指則主諷君以親賢應天救邠此豈瑋識諸家所可同哉

劉向感五侯之氣推跡災異張禹乃稱聖人罕言命以禹權向其指可判也王安石以災異為天數非人事所致富弼乃雜引經傳具陳天人感通之理以安石而權衡其指又可判也太祖高皇帝命儒臣輯存心省躬二錄存心錄紀歷代帝王祭祀之盛衰祥異者也欲為君者心天之心也省躬錄紀歷代

災異之應于臣者也欲為臣者心君之心也世宗肅皇帝御製欽天頌乃因甘露之來而製之以賜臺輔諸臣答玄覽也星吏勅者因妖星之異而著之以論文武群臣勅天戒也天聖間王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燬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同其而存

又將葬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曙亦言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上悟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者三十六彗星三見地震五火

災十四至于後世雖之言鬼之災并之統無因而得誠妖也然天道遠而難知人事近而易見北山公之善譬也先靈食而後誠藥浴陰生之善至也先人事而後說卦蓋民研曹好鮮不福也民所曹患鮮不禍也若惟以天為徵不過保章察祥緯師机餌而已故後視揮安宅叙降而已吾不能從履康而令萍翳吾不能均義和而報列缺即欲弥災將安施乎是故有遇災而惧者則必有見祥而喜者有陳言災異者則必有獻諛符瑞者天何心哉謂天有心命德何不多貽哲乎雖然而夷餓顏天是使善類含冤也謂天有心禍淫何

不少生惡于初然而回侯柳壽是使淫人蒙幸也謂天有心為民而謹告其君也則水旱凶荒民獨何辜而君之褻衣玉食徒故惟恤寃辜執故也即一時減膳撤縣何足損其万一哉君既雲民而獲譴于天又移禍于民而謹告其君是重傷也天之愛民不如是也

高曆丙申宮殿災館臣楊志清疏曰火之為德休陰用陽得其性則氣金合土燥万物而利養生倘從而不禁其禍甚烈執人身必水火相濟而後氣休和平藉令腎水涸而不能制相火則病生為烙及肌体犹在外而易治若起于源泉燭其大

陰燥而不可知者治之實難是故直實積薪宮闈之火也。煬
灶藏明朝廷之火也。廢物于火無不廢爛。和國之火也。范固
被焚。玉石俱毀。庠序之火也。急于燃眉。閭閻之火也。不敢自
焚。行伍之火也。釜魚燃豆。固圉之火也。野焚鬼憐。邊圉之火
也。蓋火之始發。熒々小星。而其盛至于燎原。制之不可以不
早也。然火為南帝。聖人嚮之以出治。火能尅金。聖人則之以
銷金。事則災亦祥也。因獻頌曰。君不思從。厥妖火宮。京房有
訓。廣彼祝融。皇尚謹之道。集厥躬。亦有齊桓。妻妾易位。四祿
告災。皇尚謹之。却坐防微。伊昔宋災。厥惟聽諫。火不炎上。子

產令寬皇尚謹之儲位必端。藏臺之災。必曰賄貨。昔有公孫
束帛以賀。皇尚謹之。撲滿必破。鄭鐸刑書。文伯貽詆。火如象
之。不火何為。皇尚謹之。勿恣淫威。

禪姓言宋衛陳之火驗矣。而子產統以為天道遠也。至于士弱
之言。火以祀之。出納為心。味之應士。文伯之言。日也。以國之
大小為象。衛之應梓慎之言。慧也。以水火之交。合為雨。子壬
午之應。是亦禪姓之火也。董仲舒作繁露。以縱陰開陽而陽
時。若考武履而視其徒。呂步舒以為大愚也。至于聖
奉陳五際也。而以卯酉午戌亥數殷洛之應。即觀述三基也。

而以五百四歲為青絲之應。本末論無妄也。而以無雲而雷
為百六之應。蔡邕占投蜺也。而以斗氣之精為樞机。推席之
應。是亦仲舒之繁露也。蓋日官星翁之卜不應。見謂苦昧難
明。能益主驕。應則為舞雩除祲。以弥縫。甚且為策免屠戮。以
厭勝。故遷就如張禹。托言聖人不語怪神。矯誣如安石。則謂
天災偶值。不足畏也。天有戾氣。潛為伏淫。為愆亢為驕。宇為
孽。流為亭。此有形之病。在肌膚。人有戾氣。伐為山攻。為疾
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此無形之病。在腠理。洪武
間。日食未。太白虹貫。日七。太白經天。熒惑犯斗。五星三辰並
見。各二客星入太微。孛入紫微。入天廟。各一。永樂間。地震一
大水。一日食十有五。太白出邪。此皆肌膚之疾。而非腠理
之疾也。

建寧二年。夏天雷電。以風。即中張兵。請寬黨禁。今迅雷問作。沛
無乏惕。測之仁乎。高皇帝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可汰也。元
和初。南方旱飢。絳居易請絕諸道橫斂。充進今旱。燠海至。得
無長剝膚之令乎。高皇帝憫旱苦。素露坐三日。而純免民田
租可汰也。紹泰初。星出東壁。出良臺。星官阿上。皆謂主出使
外國。外國使至今星孛數見。星得無有貢勤遠之使者乎。高

皇帝每星夜求直言。章積歲為民害者可汰也。天雷閉閤中。大飢。楊國忠取米之安新者以餓。今歲比不登。得無有壅閼不安聞者乎。文皇帝憫其荒。勿為土木干戈。第令邊將嚴為守備可汰也。天圣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王曾附中使奏記。帝感動。賜賑。今陽鰲歲為祟。得無有災理無狀致然乎。文皇帝憂江南大水。命都御史余士吉齎水利集。賜晏原吉侍郎李文郁佐度土田。量免歲課可汰也。天圣六年夏。朔日食。四分而兩。群臣請省司馬光謂太陽安虧。雨之為翳。且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今日食嘗雨。得無因之而泄。輟儆于條省乎。文皇帝元旦日當食不食。尚書呂蒙請賀如儀不許可汰也。

庶徵之。時詳于洪範。第其以親言視聽思屬之。兩陽燠寒風也。其故唯知也。夫時雨必有時暘。是貴則不必人矣。時燠必有時寒。是哲則不必謀矣。而恒燠必無恒雨。是有僭應則無狂應也。恒寒必無恒燠。是有怠應則無豫應也。其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又何所分。夫王者歲矣。則月在其中。卿士可無省也。卿士省月矣。則日在其中。師尹可無省也。而積日為月。師尹之省可以代卿士。積月為歲。卿士之省亦可以

代王矣。春秋中書大雨者必何事之狂。書大旱者必何事之僭。書無水者必何事之豫。書霜殺者必何事之急。書六鵠退飛者必何事之崇。災于一歲必謂何王。災于一月必謂何卿士。災于一日必謂何師尹。毋乃太鑒乎。且先王不肅而有洪水。湯豈不又而有暵旱。乃赴莊無災。至禱于神。魯宣大有至書。諸史豈莊宣之德。有加于先湯乎。如謂誠能動天。則先之水九年而先湯之旱七年而先何其遲也。而太戊修德。祥桑即枯。宋景善言。災或即退。又何遲也。豈戊景之誠。又有加于先湯乎。蓋氣之順辟與復之遲疾皆有定序。而人君事

天如子事父。自當敬其怒也。

洪範以五行配五事。京房哇孟筆專之不吉。日月而劉子政且傳之以諷孝元。鄭夾滌識之曰。此欺天之季。月令以四時應令。翼奉各承筆信之不吉。與漢親弱翁疏之以佐孝宣。柳河東詭之曰。此無益陳隋。然精于洪範者。但取其皇建有極已耳。深于月令者。但取其布德和民耳。苟其角觝于焉。惟日不足而子臺燠閤之。御動輒經年。則是出肅入狂。而與月令所云。宅明堂。臨樞章者異矣。五柝長楊。隨言率造。而惟清我將。未祀歲。輒遣代。則是出入僭。而與月令所云。薦歲廟大事。

帝者異矣。麟趾展時克報。而太倉水衡之積。搜括如洗。則是出哲入樸。而與月令所云。易闕市來商旅者異矣。綠情金貂。既色山澤。而埋輪破柱之吏。沉淪莫釋。則是出謀入急。而與月令所云。斷薄刑出輕繫者異矣。小人言利。如以石投水。而君子白事。如以水投石。積薪除甚。賜環無期。則是出聖入蒙。而與月令所云。替傑俊禁正姦者異矣。

莊公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春秋訊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非禮也。

楊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唐虞和

要昆吾南。玉成周史。佚長弘列國。則有惠梓。慎晉卜。偃鄭禪。竈宋子章。楚唐蔑趙尹。阜而齊之。甘德魏之。石申與玉成三家皆伎也。石氏稱槍撓。撓異狀皆星變也。必有破亂伏屍餘殃。不為旱而飢。暴疾甘氏謂所當之國是受其殃。故楚亭飛流。罔聞于姚。姚之朝連貝編珠。不見于隋。秦之代。此見人事之重也。然以春秋考之。星于北斗。宋齊晉之君皆死。且亂于大辰。宋衛陳火而鄭不應。于東方則募。募之出亡也。以史考之。秦政十五年。彗九四見。父者八十日。應陳勝漢孝文時出。西南長數丈。應六國建子出。彗斗至。樓參應新

秦夫秦政建平之禍。宜也。若孝文時先兆六國。豈理耶。天象以戒君也。孝文賜吳几杖。何及戒之。孝景削諸王地。何反不戒。父母固逆。料人子後。日有過而先預。怒其色以待之哉。元廷開黃惑。犯五諸侯。永對曰。內為後宮女妾之宮。外為諸侯叛逆之禍。利向亦曰。三代之亡。權從易方。秦項之滅。星于大方。時尚融。甫為太史。五諸侯太史位也。徙為水衡。取水生于金之義。以勝之。其後卒應趙昭。像雲雨皇子。成帝亡嗣。唐高宗開耀九年。彗見天市。占曰。食貨之蠹也。唐武后光宅初。彗見西方。光如半月。占曰。陰盛之極也。唐懿宗咸通間。星于

于大陵。東北指占曰。外夷兵也。又水災也。宋真宗咸平初。彗出宮室。北占者謂應在存。存于時遣使徐通。察吏唐昭宗大順景福星俱。彗一曰。官禁不執。一曰。越有自立者。昔齊景曰。彗見而修禳。晏子以穢德開喻。唐太宗時星。彗虛危。虞世南以彗終規。後世有彗出。畢而以含。彗習彗見。聖軫天子。戒脰避殿。而以天道遠人。道近解其慢。天甚矣。春秋書大水。凡七舒。向謂明氣勝。民慙慙也。漢和帝時大水。傷稼。識曰。小人擅制。依公結私。普永興時。戈戟火光如燭。解曰。火鏢金。晉元康時。呂縣流血百步。解者曰。赤祥也。赤祥兵象。

故于室謂且僵尸後八載而徐州大亂春秋六鶴退飛過案
郊占者曰風怒也而宋襄被執晉義熙雷震廟廷鶴尾占謂
不親三蒸簡宗廟也陳大建震萬安陵占謂聽詠言害正人
也元帝時鵲化為雄文明間方內屢奏鵲占曰小臣執
事為政之象也又曰閉乘陽也晉泰始夢見戴垣墉大業掃
太極而國祚移矣

宋太祖將南郊夢星見杜鎬曰當祭而日食休廢谷況夢見乎
趙普以聞竟罷祭

洪範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

而為霰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協之不相入則轉而為
電霰者陽脅陰也電者陰脅陽也以為脅則以為災矣蓋古
之電有傷人者有殺雞雀者有害妻木及桑者此誠災也然
兩固有毀稼者霜固有殺蟲者將藥指為災耶春秋感精符
曰大臣擅法則雨電象雋制于公子遂魯昭制于季氏電宜
也乃操斷如漢武至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且電太如馬
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電殺走賊宋
高宗嫉美而電宜也乃用賢如宋仁宗主祿君子滿朝然且
大震電雨電何也京房易傳曰歲電下木樹木收室五歲者

君賦歛漢桓殖財而電宜也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
然且電大者五日深三尺者何也蔡邕曰霹靂電數發始刑
誅繁多之所生漢和用酷吏而電宜也乃慎獄如唐太宗至
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冊延北水等州電何也春秋魯
僖勝齊以妻為妻感閉水氣使結而不解乃柳情正分如漢
文時袁盎引卻慎夫人坐然且雨電如堯李深三尺何也漢
宣帝地節四年雨電殺人蜚鳥皆死說者謂為雷雨宗族逆
謀之應安帝永初延光之間雨電尤多說者謂為鄧氏專擅
之應晉武成寧五年雨電八太康元年雨電五說者謂為王

海有大功而權戚臣加陷抑之應惠帝元康三年雨電深三
尺說者謂為賈后凶淫嘉德之應乃宋太祖建隆乾德之間
而雨電凡十一折又何也春秋之世電見于魯則專以為春
之應漢晉之世電見于郡邑則舉以為人主之應三國五胡
南北二朝之際電見于天下則又以某應某國此皆不足據
者也中聖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近之矣
隋開皇六年雨毛七年雨石仁壽四年雨金銀花末年天泣蓋
不雲而雨也雲考晉惠公時雨花梁惠成王時雨骨漢惠時
而血漢武時而白雉漢成時雨魚晉愍時而肉梁武時而瓦

雨雲珠宋仁宗時雨赤雲玉屑通政經云雨金雨花乃驕淫
兆淮南子曰禹時雨金三日

禮曰男教不修故日食婦順不修故月食春秋魯隱公三年春
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食晦日也董仲舒刻向以為其後戎
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宋成殺君左氏刻款以為正
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經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
者受之

司天考曰五代亂世日有冠珥環暈縷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
之中常七八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

漢書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

易傳曰婦前房月我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
則月並出也

劉歆曰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王侯縮胸不任事
臣下執縱故月行遲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月
食二日者十八月食晦日者一

孟康曰星八月而星見於月中是為星食月月掩星而星滅不
見是為月食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

隱如兩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迭興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
為戰國兵革更起因以飢饉

秦始皇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夕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滅
六王二十年之間兵相殆藉

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秦畢七重應園七日乃
解諸呂作亂日蝕登時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
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年彗先之旗再見長則半
天其後京師四出征夷狄者數十年越之亡秦惑守斗朝
鮮之敗星帝干河戒兵征大宛星帝招搖此其彗大者然

漢書

有不尽如所占者何也蓋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死侵犯
也漢志曰近者大殃遠者無傷此之謂也

後唐澄上疏曰雖雖升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
馬長嘶而王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陰陽不調三辰
失行小人詭言山崩川竭蟲賊傷禾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
遷業上下交拘廉恥道喪毀譽亂真直言幾聞深可畏不足
懼者願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修而靡戒

春秋君定公之雉門而現災襄公之六鷁退飛皆據事直書未
害若事應也自左氏傳春秋於十二公之間一有天文必推

證驗如玄冥實沉則曰應在宋如黃熊之夢則曰縣為妖九
其言皆以示天之威然一有不應則人君之心怠矣

漢儒劉歆仲舒之徒或采春秋以附時事或析福極以配五行
皆未免旁引曲證而失之鑿顧以啓人主不足信之疑如歐
陽氏鄭夾漈之論則又以四靈為非瑞以五行為妖妄亦永
免矯枉過正而失之疎適以導人臣不足畏之佞不知天人
之際未易言也因災而懼則雖有其變而無其應如高宗之
雉鳴是已弗克畏天則雖有吉祥善慶殃咎往之如暮宮之
太有年足已

平居而先脩厥德者豫也臨事而克正厥事者吉也脩此二者
而弭災之本立矣惡聞其名者諱也愛觀其事者玩也矯異
以為福者誣也戒此三者而弭災之念誠矣

天人之際有操必然之說者漢儒言事應是也有操不必然之
說者宋儒不言事應是也夫人見以為必然者處無不懼也
以其動人之惧心即誕也執將存之而況其數歟夫人見以
不必然者慮無不玩也以其動人之玩心即數也執將置之
而況其誕歟彼宋儒以春秋不言事應夫春秋魯史也將以
何因應也春秋紀事以年天災之來或應在數十年之後或

兆在數十年之前如之何其錯綜而記之也在春秋傳特慎
微火于星李伯陽論亡于川震師曠占遁于歌風卜偃策奔
于譚鶉蓍襄推亂于步高叔向探閭于視下彼所稱事應何
較著乎況閭魯災而決桓僖之廟見提堂室于而卜韶樂之
作觀一足為而知大雨之作書預霜殺彗而曰示天刑之戒
即孔子已鑒言之矣誰云不言事應也

王衡曰天與人統形之于影非有二也君謂天仁愛人君姑為
是以悚惕之便是二之矣六府本廣于氣何以云修觀言規
德思本廣之人何以屬之水火木金土武帝時縣官省自溫

海魚輒不出後復地與民魚乃復出果然耶則向父子五行
傳以皇極庶徵皆屬于五行而至于八政五紀不能悉附未
免抵牾然而言天人者寧失于擲密毋寧失于經疎寧使合
者過于引繩毋使背者失于鑿枘城濮之戰河神索玉于玉
弗與平敢說者曰非河伯能殃令尹令尹安不動民禪露言
鄭將火欲以玉祭子產不聽鄭不果火魯大旱公欲焚玉瓦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稼穡此其務也玉
瓦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適甚甚之除也
晏嬰以君臣當之憂或之移也宋景以善言致之此皆以人

事勝也。隨札者，其將七玩歲者，知其非主石。言蛇開妖由人作信矣。

孔子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凡災異必書而卒不書事。應蓋洪範謂雨時應以肅也，則春秋書雨而不雨之類，咎在愷。洪範謂暘時應以乂也，則春秋書日食大旱之類，咎在闇。洪範謂寒時應以謀也，則春秋書預霜之類，咎在急。洪範謂風時應以至也，則春秋書六鷁之類，咎在蒙。後世京房傳易，推卦氣之分至伏勝治洪範考五性之得失，董仲舒治春秋所著繁露明陰陽之縱合，劉向刻欽之五行傳，原和氣年氣。

集解

三

之由，援相生相勝之端，非不皆有所發明。然以飲食成儀為木以禱祠，祭祀為水以周公之事，屬火太公之事，屬土之類，抑何不經也？且有一事而占各立異者，一大水也。劉欽以為陰氣脅，又一以為象貴臣，一以為象甲兵，有一占而說自抵牾者，一宣宮災也。劉向以為成公遜歸父，又以為宣公殺子赤，董仲舒以為成之失子通，又以為宣之背群祖，將誰從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日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

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鵲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已哉？

馬端臨曰：妖祥之說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未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三月雨雪矣。新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梁謂无蛇之孽可乎？但樹虫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梁謂之木不曲直可乎？

集解

三

石季龍時，太武殿蓋古賢悉變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梁武時，舍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身皆震動，三日乃止，平等寺永熙二年，浮屠成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天壽昌三年，金像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號曰佛汗，明年尔朱入洛，誅殺永安二年，漢汗苻帝比符，三年後悲泣，尔朱入洛，帝崩于晉陽，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于思振舉，未幾災証入寇，其後又動，儻智高反，竟屠城去，又宜州失火，先時有鐵佛送前送却，若俯而跪人者，是佛亦死如初數何矣。

帝受主
相生征
克主相

運教

帝王運教有言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
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刻向之說也相克
者從其所不勝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克之商為金而周以
火克之是卸衍之旨也第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明之
繼宋既非順受又非克伐將何屬耶周以赤為火德之祥
漢以黃為土德之瑞程子以唐為土德元水災宋朝水德
多河患然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亦帝呼而漢興則
亦可以言火也至于水災之說宋都汴時不能元河患南運

雜錄

五十二

而後惠在金矣。金亦乘水運耶。且周之火德何長而秦之
水德何促也。或曰此閭氣也。則由晉迄唐分國以千數。歷年
以百計。何可言閭也。夏之用黑。由于忠。商之用白。由于有也。
周之用赤。亦由于久也。非以水以金以火也。不然胡周盛火
旺而杞。杞用黑。宋亦用白也。

洪亮山曰。黃帝之大燬大燬為土。勝焉之草木。秋冬不殺為木。
勝湯之金。及生水為金。勝文王赤鳥丹書。集于周社。為火。勝
江亮卿曰。世運亦有偶合。都周之亡也。恭帝七歲。建元頌德。女
主臨朝。宋受周禪。則庚申。曹彬以乙亥取江州。後宋亡。亦以

恭帝四歲。建元祐。祐女主臨朝。元入。夏則庚辰宋之亡也。
伯顏以丙子入。熙安至於丁丑正月。而宋帝入廣。再移惠州。
後元亡。朱光卿亦以丙子倡亂。丁丑建國。號有惠州。民有蕭
秀卿。稱兵于光卿。合秦城周胡。滅宋為萬古嘆息。然秦遷東
周于陽人。聚保于子歲。漢祖則以甲寅生。笑宋少帝生於丙
申。北去戊子。李佛法于吐番。辛酉生。受權帖睦爾而我太祖
以天曆戊辰生。笑秦何得紹周而元何得紹宋也。
蜀邵正曰。先主名備。者具也。後主名禪。者授人也。具而授
人。漢祚其不長矣。

雜錄

五十二

元時長極六十二刻。短極三十八刻。正統己巳。辰三十九刻。夜六
十一刻。還有土木之變。
卸衍終始之說。主于相勝。謂周以火克商。以金克夏。刻向于
母之說。謂夏以金生商。以水生周。歐陽子曰。五行之運。以
休王為興衰。此特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必乘五運者。妄
也。

吾學篇曰。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為十
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也。我高皇應運肇基。南
歲分野。實當星紀斗牛之次。且于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而

地天為泰

周以來帝王之運通符於今豈偶然哉

陳屈公曰宋徽宗嘗言朕乃上帝元子。惻中華被金狄之教。下

降人世為人主。今天下歸於道。其言金狄乃佛像也。於是群

臣上章冊帝為道君。宋幾女真建號大金。若為之兆。唐僖宗

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黃當

代唐也。徐有貞亦謂景泰天在下。天順則天仍在上。然耶。

張以誠曰自古開創之君多壽。禹湯文武皆百歲。漢唐宋三祖

或六十歲七十餘歲。我太祖洪武之啓運三十餘年。自古中

興之君亦多壽。啟宗以後周宣王四十六年。漢文先武皆三

十餘年。宋仁宗四十二年。而我肅宗皇帝之在御四十五年

然亦有身致太平而晚節不競者。如唐明皇四十四年而開

元。天寶成。而載梁武帝四十八年。而天監太清得失。族展

又有身遭全盛而終釁後人者。如周穆王五十八年而祈招

興。刺周道始衰。漢武帝五十四年而好大喜功。漢室虛耗

萬曆間史臣言世宗穆宗今上皆生八月。中旬所謂兌之方中

皇子亦以是月生。所謂震之初出。長之慶固可必矣。

黃帝之誕。電光繞樞。顯帝之育。瑞光貫月。虹采流而聲虞。硯石

裂而衍夏。玄色降而生商。武敏履而於周。漢祖有玉雞。謝珠

子

肝

之符景帝有赤龍盤棟之兆。宋祖生夾馬而有異香。光武生

春陵而有佳氣。故八采重瞳三漏二肘。竟奔高陽也。龍頭而

虎眉。文王也。斗胸而龍準。漢高也。豈偶然哉。

洪亮山曰。秦自以馬水德。剛毅疾深。決汰剗削。不知金。秦也。

豈其城子。赤漢之兆歟。

集

五行

要火用事而火熾。減冬水用事而水流涸。蓋形有餘則神不足。神有餘則形不足。此五行之妙也。
江旭奇曰：夏日烈而熾減。丙旺丁衰也。冬雨多而泉涸。壬旺癸衰也。

先天木。地先水。納音之說。合于與支而成者也。故始于金。傳于火。傳于木。傳于水。傳于土。謂之音者。同類要。要。隔八生子。先仲次孟而後季。津呂相生之次也。同類要者。甲子與乙丑同類。而分陰陽也。隔八生子者。隔八位為癸酉。壬申又隔八位為庚辰。辛巳亦屬金也。先仲者。甲子乃黃鍾之

高乙丑乃大呂之商。俱為金之仲也。次孟者。壬申為夷則之商。癸酉為南呂之商。俱為金之孟也。後季者。庚辰為姑洗之商。辛巳為仲呂之商。俱為金之季也。季則辰矣。故隔八而傳于火。戊子為黃鍾之徵。巳丑為大呂之徵。為火之仲。由此而孟而季。又由此而木而水而土。復隔八而為甲午。又為金之仲。為餘可類推也。

陽教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其父。白陰屬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其父。黑一六為水。故居北。二七為火。

故居南三八為木。陽居左四九為金。陰居右五十為土。居中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壬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水火木金之四行。遇土則消之。而不可消者。則剋而為音。而消之。盡則為土也。甲子乙丑甲與子九數。乙與丑八數。據計四字通得三十四。除却三十成數。故納音為金。餘俱倣此。

輟耕錄曰：火上微而成音。水遇土激而有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土經火煨而有音。

洪範于水言潤。則火燥土。薄木敷金。飲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

土。蓋水溫金。滑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更土化。水固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洩火之費。治木金之為器械。可知也。木更者。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也。土化者。能燠能潤。能敷能飲也。火革者。華生為熟。革柔為剛。革則為柔也。水之初有氣。而無形。江湖井泉。雨露雪霜。逝而不竭。其味本甘。統人身之真液也。循環舌牙之間。運而不息。為金丹之祖也。水至海則消矣。故以益乃天地之元氣。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決者也。火之初有性。而無體。覆于子。

而苦于是作水之形狀。既發揚而味反酸收者。陽舒之中。自有陰飲之理也。金之有收飲堅實。而味反辛散者。陰安之中。自有陽散之理也。按攝作甘者。五行中和之氣所成也。然酸以酸收之味。可養肺金。而瀉肝木。辛散之味。可養肝木。而瀉肺金。鹹雖滯腎水。而不益腎。苦多寒削而瀉心火。多食甘則脾土被滯。此見陰陽貴中。而人。以過猶不及。非虛語也。

項德業曰。人無食。火者何以知其苦。且酸。我火焦之物。必苦。木結之果。其初必酸。焦苦死物不變。果酸後變為甘也。

甲寅寅陽木也。乙卯卯陰木也。丙與午陽火也。丁與巳陰火也。

戊與辰戌陽土也。已與丑未陰土也。庚與申陽金也。辛與酉陰金也。壬與子陽水也。癸與丑陰水也。丑在北。隅寄旺于水。而金庫焉。辰在東。隅寄旺于木。而水庫焉。未在南。隅寄旺于火。而木庫焉。戌在西。隅寄旺于金。而火庫焉。此初數也。甲合巳。子合丑。為土。乙合庚。辰合酉。為金。丙合辛。申合巳。為水。戊合癸。卯合戌。為火。丁合壬。寅合亥。為木。此化机也。化机皆起于土。子丑正位于下左之為亥。右之寅。相對而成水。左之戌。與右之卯。相對而成火。左之酉。與右之辰。相對而成金。左之申。與右之巳。相對而成水。其次則由水而火。而金。而水。亦由

春而夏而秋而冬也。故為五星分宮。由是右之午為日宮。左之未為月宮。則懸象于天之上。子丑之土。在地之下。安相對也。

申子辰為水。巳酉丑為金。亥卯未為木。寅午戌為火。寅申巳亥。四生地也。子午卯酉。四旺地也。辰戌丑未。四庫地也。生而旺。而藏。故成局焉。母之所生為子。子之所旺為敗。

土逆震于天也。則隨火。故曰丙戌。曰丁巳。土之成于地。則隨水。故曰壬子。生于申。旺于子。庫于辰也。

長生而沐浴而冠帶而臨官而帝旺而衰而病而死而墓庫而

絕而胎而養生者。人事之序也。陽生則陰死。陽死則陰生。互為其根。陽右行。陰左轉。循環之數也。

五行之發為五色。辛白。酸青。鹹黑。苦赤。甘黃。是也。徵為五音。曰商。角。羽。黑。羽。赤。徵。宮。是也。宮為五臭。酸。朽。苦。焦。酸。醴。辛。醴。甘。香。是也。數為五形。水。耳。火。舌。木。目。金。鼻。口。土。是也。五行之

原起于水。故真元在腎。五行之成由于土。故大命在脾。此養生之最急也。

醫家以視屬脾。土言屬肺。金視屬肝。木言屬腎。水思屬心。火洪。龍以思為土。而醫家以心為火。其理何也。蓋土寓旺于四季。

而亢旺于長夏。統思屬于心。而陰家亦謂思傷脾也。蓋夏令火非長夏之上。則火不能生金。而秋令不行矣。此造化之妙也。

額頤之時有五。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句龍。周官之制。以修水政。則遂人沿溝洫。稻人設溝防。司陰雲。固羅氏掌華詠。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天下有雲雨。而渠之利。而無乾。早水溢之虞。以備火政。則司烜以木鐸宣火禁。司燿焚圉火。以救時疾。出以食心。內以食味。而天野焚棄。則罰圉失火。則罰失下有禁。能

炮烙之功。而元赫義伏明之志。以修金政。則賤金。揭其數量。人宜其屬。禁九府設園三品。致貢室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天下。有披砂鑄山之利。而無折肱耻鑲之憂。以備木政。則林麓之禁。非氏掌之。澤之。崔蒲羅氏掌之。藪之。薪蒸。唐虞掌之。斧斤以時入山林。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而又撲掃不新。蓋題不耕。天下有棟宇。器械之用。而無提。纂伐天之災。以修土政。則以土會辨物。生以土宜教種樹藝。以土均平賦。訟以土圭正地域。中春不土。事要勿起。土功。暢月毋發。蓋天下有萬物。生之休而無曠土。遊民之故。

卷之六
無前

夫子十翼。惟水火為重。兌為澤。不言金。震為雷。不言木。唐虞之屬。象齊政。不聞以五行配干支也。洪範五行。言其性與味。而已。亦未嘗言方位也。蓋天下無一物。无陰陽。亦无一物。無五行。豈有甲乙屬木。而四行遂偏廢乎。又豈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而月建歲建。又自相矛盾者乎。東方金。而丹章有金鋼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金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至于五方之上。則柔燥溫要。未始有定在也。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肅丘之寒燄。金。性堅也。而有佛林之流金。水性浮也。而有泉室之沉木。至于九州之上。墳壇壝。墟又未始有定有也。他若德運時命。星緯之屬。其言凌雜。未盡。莫可方物。蓋上世論五行。以材用而惟取其養民。後世論五行。以生克。而平流于邪之術也。

古者四時變圉火。以救時。春火氣初旺。夏火氣正旺。故取柔木之火。以殺熱氣。秋火氣初衰。冬火氣正衰。故取堅木之火。以勝寒氣。案我所謂鑽燧取火。意。其有餘之氣。春取青。夏取赤。四時取實。利。取白。冬取黑。東旺而取。新火。故无四種之災。而疾疫亦不生焉。晉武帝賜書。嘉食。嘉曰。此書嘉歎也。

取火影
事人
何不
之致
能事
天年

帝問果用故車脚而費者知此則知變火之重矣

朱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柞杏之火秋取柞柞之火冬取柞榆之火管子之制五和時節飲于黃后之井以保穀之火燬八舉時節飲于黃后之井以羽穀之火燬七舉時節飲于赤后之井以毛穀之火燬九和時節飲于白后之井以介穀之火燬六行時節飲于黑后之火以鱗穀之火燬隋王邵諸取五行以變國火亦此意也

人之一身雖係五行總以腎水為真元高時治水而五府遂修

音白公引澤以佐農章堅堰謂而資運總為水政今漕會通

集

子

子

而通河濟淮三清之性誠于東南下溫之地暑微單誇之論疏支渠開新港以通其下流而西北高亢之區略微晉讓之策按河流鑿溝渠以救水勢則水政可修矣

南子集地之篇曰地大不壘與無地同民衆不用與無民同今

江以南賦重而無安丁則司空之均土地以務民教者可行

也淮以北役煩而無定畝則載師之任土漆以物地事者可

行也如是則民無縣耗地無與章而土政可修

固初設御史即官督辦礦課尋已之萬曆間遼內暨所在爐冶

新斷地脈未見其利張齊賢謂山澤之利當歸王者然歷山

和傷心

之金以贖民也而後且屬楊山之金以贖民也而後且廢況初為官設乎然則欲修金政宜聽民自取而官收其稅可耳今者羅西蜀之地材銅南山以為羨錯薪歲費百倍往之南疲于採辦公私困于轉輸欲修木政必一切振罷乃可

世術只知甲乙春旺丙丁夏旺庚辛秋旺壬癸冬旺戊己季旺誰不知此四季生旺者乃太陽一歲周天之所為也若夫太陰一月一周天初三至初七皆巳時月出于庚方而庚金旺矣初八至十四皆酉初月上兌方兌納丁故丁亦屬金而丁與巳旺矣至于十五月滿于乾乾納甲壬故甲壬亦屬金而甲壬亦旺矣至于十五月滿于乾乾納甲壬故甲壬亦屬金而甲壬亦旺矣

集

子

子

六至二十二其光漸晦戌時月出于巽乙納壬天乙生水故巽亦屬水壬亦化水也而辛金旺矣二十三至二十七月見于艮艮土也艮納丙而丙火旺矣二十八至初二月轉于坤乙納己癸卯辰時月出乙辰卯方太陽出則太陰無光故水土墓于辰癸水生于卯水土死于卯此乙木癸水所以旺也鄭夾陰曰離同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同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詳辰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戌用空掛火為火行之應乎况周時水德而有赤鳥之祥漢時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邪吾屬公一視之速用公一言之修晉申生一水

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亦何關十五行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前四時乃皇極之休所以速故配其生數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後四時乃皇極之用所以行故配其成數天五生土故配之以皇極一二三四皆由五數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木金皆賴乎土而成此皇極所以為八時之要極也

近世地術以正五行論主龍正運亥壬子癸水也寅甲卯乙巽木也巳丙午丁火也申庚酉辛乾金也辰戌丑未坤艮土也必洪範五行論生山變運甲寅辰巽戌坎辛申水也震艮巳

劉

言

子

木也離壬丙乙火也兌丁乾亥金也丑癸坤庚未土也以八卦五行論向局變運兌丁巳丑乾甲金也巽辛震庚亥卯未木也艮丙坤乙土也坎癸申辰水也離壬寅戌火也以雙山五行論三合入首龍變運壬子乙辰坤申水也丑癸巽巳庚酉金也艮寅丙午戌火也甲卯丁未乾亥木也以玄空五行論向水音變運丙丁乙酉火也乾坤卯午金也亥癸艮甲木也戌庚丑未土也子寅辰巽甲巳辛壬水也

李應楠曰自寅宮斗三度起至卯中心三度止皆屬陽木自卯宮心四度起至辰中角十二度止皆屬陰木自巳宮軫九度

起至午中張九度止皆屬陰火自午宮張八度起至未中井

二十七度止皆屬陽火自中宮井八度起至酉中畢一度止皆屬陽金自酉宮畢二度起至戌中奎四度止皆屬陰金自亥宮奎一度起至子中危七度止皆屬陰水自子宮危六度起至丑中斗二十二度止皆屬陽水辰未十八度戌未十八度皆屬陽土丑未十八度未末十八度皆屬陰土丑春後三十六日屬陽木次三十六日屬陰木又次十八日屬陽土主夏後三十六日屬陰火次三十六日屬陽火又次十八日屬陰土主秋後三十六日屬陽金次三十六日屬陰金又次十

劉

言

子

八日屬陽土立冬後三十六日屬陰水次三十六日屬陽水又次十八日屬陰土

邵子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是陰能從陽不能從陰也

錢鎮曰火之精聚于天為日聚于心為神聚于人為君水之精聚于天為月聚于腎為精聚于人為臣臣可以行君之令而

君不可以侵臣之職精可以運神之化而神不可以輸精之歲月可以受日之光而日不可以居月之魄水可以受火之溫而火不可以從水之寒故有尊臣而無卑君有煖精而無寒神有圓月而無缺日有溫泉而無寒燭

獨言曰金木水土之相尅也。剛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尅也。柔制剛也。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於土而堅於土。木植於土而堅於土。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親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能用。土得木而著。功師相成之義也。土之剛不若金柔。

不若木然。火熾之而愈堅。水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倪益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談。不割不華。而流者識者。割者華者。於此乎。秉氣於此乎。歸根故有容者。莫如土。至壽者莫如土。重靜為君。輕躁為臣之義也。

風氣

吳天洪曰。陰陽五行之理。不可見而見之于形。即理之著也。陰陽五行之氣。不可見而見之于水。即氣之靈也。形顯而理隱。其內水交而氣寓其中。故觀形與水而氣可知矣。

子夏曰。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為死。丘陵為牡。川谷為牝。蟬蟪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柔土之人柔。墮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洿重而垢。故其民愚。燕而妬。秦之水。甘柔而積淤。故其民詭譎而葆詐。巧倭而好利。燕之水。華下而弱。沉滯而難故。其民愚。楚而好。自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至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謂係水土之風氣也。

淮南子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暴。林氣多癘。水氣多便。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癘。暑氣多寒。寒氣多壽。暑氣多瘕。丘氣多狂。街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洪氏曰江南之橋移于江北化而為枳向稱風氣而移也然天之生物原有種類古先聖王皆居于北其種類多智慧及五胡之亂東晉遷徙則先聖之裔已移之南後六朝及南宋再遷江浙而文物不在南矣江北久淪夷狄或有姚夷女者性必須暴烏能如華之智慧也故徒以地氣由北而南而不通之種類恐非確論也然聖王之裔何以徙南倘亦風氣而使耶

劉氏曰風氣有移不在山川蓋山川如故風氣更遷即康節聞

杜鵑而興歎良有以也人有素貧賤乃富貴後又困頓而死者豈其骨格改易哉氣色使之然也如此則今時秦梁之不帝王而齊魯之無聖賢聚可識矣

鈴羊二角最寒寅寅方雁門雲中六七時有層氷積雪煖木生之亦力把力固氣候極寒乃有熱海陰陽互藏其宅也天地間最貴者中使上而飛下而替生于中者人也四海環之介于中者華也

人物生于天以時異也亦生于地以方異也歛之舟用布帆綿絕其風柔水緩弱也嬰之舟用竹蓬竹簾其風勁水疾猛也

人之性情因之

趙東忠曰天地之化直闢在南專翁在北厚蒙之生數爭在上根爰在下人心之理感應在著歸藏在做厚蓄之義一也夏日暉曰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即雍聞杜鵑聲謂南方地氣至洛而卜天下之亂也愚謂地家之尚陰龍者以此

杜子曰海潮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潮復生即子曰海潮者天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故朝後三日而潮壯仲秋

月明而潮倍仲春月落而沙微

余襄公曰月晦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晦于午則潮平乎南北潮于寅則汐于申潮于巳則汐于亥月行不及日十三度有奇月漸遠于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潮汐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陰陽消長之不同而潮之盛衰去來因之然而相去六時則一定呼吸未始有變也

易曰山澤通氣蓋天下之水不出于崑崙頂之阿緬池氣有呼吸水有盈縮崑崙去北近去南遠故呼吸盈縮北海為光東而次之南又次之海之水常安而不盈故山之水常溢不竭

二者安一理也

高麗圖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多論之而
率未之尽大抵天包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
中地乘水力與天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
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昼一夜陰陽之氣再升
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且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
野至亦因以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故潮之大也
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
之大也獨異於餘日

史伯璿曰河岳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
北方之卦是北乃水之定位故潮自北而南則為長自南而
北則為落而潮有長落者以氣有翕張也方其氣之始張於
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
而翕上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極復翕則潮又張
而落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潮之一來一往應期不爽
此理之常也

常聞嶺外錄有云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
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又廣西誌載桂林府

聖水廣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大潮則又有
不可知者若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
而潮不至又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即璿曰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
血之以氣往來於脉故水有潮有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
脉有不行脉者也時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
之不同即春秋弦洪之不同也至於潮必東起東乃生氣之
方陰陽之氣始于此也百川之水尽赴於東返本亦為如
人身之血氣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丘延翰曰太極未分之先天地人物未有也冲瀆朕兆惟一氣
早一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輕清之精上而列日月星
辰重濁之精下而結山河草木一陰一陽兩儀莫位天地生
成人稟理氣混然中處陽變陰合五氣以生五氣流行八卦
象位八卦既定四方始正而變化無窮焉地添本乎理氣之
妙以察山川之生成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以定吉凶之
機其理微矣

江旭奇曰地添指龍勢謂地氣從東西南北橫直而來黃鍾候
氣之添謂地氣由下而升予以朝夕之理論乃兼得之

余中子曰氣候之理甚微。君子惟通其常。蔣穎為江淮發運。於署前置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今諸漕綱日記風之便逆。蓋雷雨或異。風則天下皆同。猶緩可考。此常法之妙也。李季卿命軍士取楊子江南零水。及至陸鴻漸以杓撈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却似臨岸水。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還止之。又以杓撈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駛。乃曰某自南零齎水至岸。舟遭覆半。惧其數。提岸水增之耳。李德裕屬使取金山水。及至飲訖。訝曰此水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此精於鑑矣。非可以為法也。馮融笑渾儀不合。

鄭玄一箕便決玄歸融心忌之。玄亦疑有迫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迫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下水。上據木必死。遂嚴追。術有精粗。其不足恃如此。正月十六日謂之純磨。每月初四十六謂之四不祥。子當以四不祥日上官而連權。又當以妨夫日納室而無恙。漢武帝時。擇娶日。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天官家曰小吉。大乙家曰大吉。辨訟不一。以狀聞制曰。避死忌以五行為主。宋太史言太歲在庚。奇修東華門。仁宗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其興亡無惑。即康節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吉。則不行。不拘日。亦不拘日。此善用術者。

孝慈補曰坤為老陰。艮為少陽。雖義女。同孔復生不能易也。庚丙屬陽。乙癸屬陰。雖大撓復生不能易也。今地理家天星之說。以坤乙癸為陽。艮丙庚為陰。是何異於指男為女。指女為男也。又云陽龍宜作陽。向收放陽水。陰龍宜作陰。向收放陰水。此何異於丈夫不娶。而欲其為父。女子不嫁。而欲其為母耶。以陰而作陽。以陽而作陰。以淨陰淨陽。而不嫌以求福益。皆大悖也。

大寒初至。勢極末。厥陰風木司令。生氣也。春分初至。至未。少陰君火司令。舒氣也。小滿初至。至未。少陽相火司令。長氣也。

也。大暑初至。至白露末。太陰濕土司令。中氣也。秋分初至。至未。太陽明燥金司令。收氣也。小雪初至。至小寒末。太陽寒水司令。寒氣也。金水土木以形化。故分之愈。孫火以氣化。分之而愈。強故五行之中。惟火有二。

青囊經曰。氣者理之用也。形者氣之迹也。理非氣不見。氣非形不行。氣動而無常所。形靜而有常位。故古之聖人。因位以相形。因形以審氣。因氣以明理。

郭璞曰。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水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風水來氣散。水土氣凝。

江時實曰：結云：來生得氣，言來真龍之生機，以立穴，則得氣也。蓋龍之精神，委蛇升降，龍之形勢，托送朝迎，夫精神、氣也，形勢、生氣者也。精、氣勢聚，穴因以生，龍所生也。龍之為義，變化無窮，降勢以來，結咽起頂，脈絡清細，流動凝注，為穴為窩，越藩園，界合分明，蟬翼均勻，唇口周正，顯中之顯也。結咽而下，惟猛閃，鑲星面模稜，其氣滿於有於弦，於芽於角，為側乳，為偏窩，界合微茫，聚堂偏側，顯中之隱也。至於萃秀巍巖，含英原限，錮於磅礴，蓄於偏枯，跡泉竅以浮游，走河濱而飄泊，手持空曠，混塵叢穢，揭玄珠於滿槽，御金輪而攝脚，止於不

龍

李

市

關之地，迴於無樂之場，真寄於傷落之先，定閃於虛閃之側，肘折而垣踈堂傾，而戶散，形骸偏駁，而神氣自王，脈息依稀，懈魚掩映，厚薄大小虛實之界，變露天倪，持兇曜案，樽之間，異生巧應，必詳求咽枕細認，暈紋緩至，則吞急來，則吐，左右以從入，為依淺深，以浮沉為笑，培之勞之，之屬之，剖之塞之，此則隱中之顯也。若夫陰虛陽魄，陽吸陰精，如日午槐陰，寒潭月影，現脈絡于斷續之間，認聲息于死活之際，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其隱中之隱哉。

張登源曰：通天地人曰儒，用天地人曰聖。

化机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為心。

朱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處不是天地之心？但當品物蕃新，業雖難看，惟是万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淨也。

愚按：卜家言我生者為子孫，此就婦言則是若男子洩精，原非生出一物，星家取魁于為子，其証甚長。蓋妻之所生也。夫陽合乎陰，為夫妻，陽公于陽，為父子，物之無父而生者，如鷄卵，乞然之類，無母則不能生，惟变化成形耳。草木之播種者，猶

龍

李

市

卵之于母，分為二形，非有父也。草木之萌播者，變由父支，本為一形，非有母也。父之生子，不在有形之精，而在精中之氣，相射而入，得母之血，精漸以凝，氣陽類，主克，血陰類，主生，陽洩則父虛矣，陰凝則母安矣。男稟于父，女稟于母，父俯母仰，媾精交胎之時，固已定矣。故夫死者，浮屍于水，男俯女仰，狀終不移，嗟乎，物之相生，天地陰陽，實資助之，如牡卵兔月，草木之類，可見人之夜生多肖母，日生多肖父，陰陽之所司，豈其微哉。

東坡論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養贖之隱。

明未有得其勢繫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生然後有象。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朱子曰。陰陽盛天地間。其消息間闕。終始万物。融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

東坡曰。元之為德。不可見也。而可見者。万物資始而已。朱子曰。四德之元。統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万物之所從出。故曰。万物資始。取其始于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体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惟知道者識之。

中和天地性。孝友祖宗心。此生一化之元也。

李東垣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權子母也。中央揚塵。微酒以解。欬夫妻也。

朱子曰。此身只是個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鯉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十二肖皆以趾分陰陽。奇者陽。而偶者陰。午為正陽位。故馬一足。巳為蛇。無足而古二鋒。子為陰陽交。故鼠前趾四。後五趾。子為十二時終始。故鼠之胎息。安應月數之奇偶焉。亦有以十二肖各缺一形為言者。周礼云。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

不復木。故有肝無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為肝者。榮傳止。照水火木金土之序。故以貌為水。王樞言。貌應為土。蔡以驛為金。克為土。顧昌臣言。驛應為土。克當為金。所見各異。

五運者。每歲甲巳為土。乙庚為金。丙辛為水。丁壬為木。戊癸為火。陽年化氣。太過陰年化氣不足。惟甲巳得辰戌丑未為土。正氣丁壬得寅申巳亥為木。正氣戊癸得子午卯酉為火。正氣乙庚得子午卯酉為金。正氣丙辛得辰戌丑未為水。正氣耳六氣者。子午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歲太

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寅申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歲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是也。

內經曰。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天符者。土運見丑未火運見寅申子午金運見卯酉木運見巳亥水運見辰戌也。歲會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是也。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土氣勝則脾以實病。腎以虛病。金氣勝則肺以實病。肝以虛病。水氣勝則腎以實病。心以虛病。以每歲言之。春木也。夏

將用自
已心膽
故稱六
丁六甲

火也。秋金也。冬水也。四季為土。而土亢旺于長夏月也。以人身言之。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脾己大腸庚肺壬壬腎為兩腎也。

江旭奇曰。天道如父。地道如母。人雖稟氣于父。而實受形于母。醫家之言。病重四時。求之母也。四時之運。皆由地。支而天干。渺芒之中。未見丙丁。然而壬癸寒也。命家雖重天干。然其論男以冠干為子。女以干生為兒。蓋妻財之所生者。官鬼也。豈非亦重母乎。醫家所謂虛則補母。實則瀉子之說。俱不言父也。

江旭奇曰。天干起于甲。先木也。地支起于子。先水也。四時之運。雖由地。支而四時之序。以春為歲首。則先于木者。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妙也。若人之受形。實先于水。腎水也。生肝木。再生心火。為左脉。又由右命之火。生脾土。再生肺金。而為右脉。為人之身。一水而二火。故腎常不足也。

乾坤之支。皆由下而生。猶物處胎中。莫不倒生也。

李東垣曰。天為金。地為土。故肺清浮而為章。蓋無所不覆。有天氣。而胃無不載。有地道焉。人之肺氣最弱。蓋人本近地。得土氣多。而稟金氣少也。肺浮。若熱則沉。肝沉。若熱則浮。失其性。

矣。

陳白沙詩云。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最得真。亥者核也。子者嗣息也。合為孩男。取魁干為子。此理最玄。蓋甲巳土也。子甲亥乙木鳥乙庚金也。子丙亥丁火鳥丙辛水也。子戊亥己土鳥戊癸火也。子壬亥癸水鳥丁壬木也。子庚亥辛金鳥。皆一定之數也。

或言戒殺。西士曰。草木亦為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生此。以憑人用耳。天生鳥獸。以養人。命何傷乎。或曰。草木雖為生類。然而無血。無知。是與禽獸異。

者也。西士曰。凡津液之流。貫皆血。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多無紅血。蔬菜中。亦有紅液。何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竟之物。以其能痛也。凡牛之耕野。馬之驟乘。豈不長有痛乎。西唐俱食豕。而固无豕。是禁殺性者。大有損于牧性之道矣。顧涇陽曰。夏月陽升。故黃梅之雨。久注不壞。冬月陽降。故井泉溫。溫之可以久藏。天地間之至寶。惟陽而已。

物之變化。無如龍虎。甲巳之年。寅月見丙。火能生土。辰月見戌。而為土矣。乙庚之年。寅月見戊。土能生金。辰月見庚。而為金矣。丙辛之年。寅月見庚。金生水。辰月見壬。而為水矣。

丁壬之干寅月見壬壬水生木辰月見甲而為木矣戌癸之

年寅月見甲木生火辰月見丙而為火矣

說儲曰年腹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耽之言按漢札

儀志云夏至日露改水冬至日銷燧改火可去溫病

莊子源曰天地一氣之剛范也萬物一氣之鏤畫也是故以生

机感者生亦應之以殺机感者殺亦應之故寧人所以自安

也慈物所以自教也醞醖匪一朝夕也

百六

行

百六

保虫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羽虫

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介虫三

百六十而龜為之長

禽者鳥獸之振名也故稱十二禽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十二支首地之屬也故卯濕之禽所肖甚少

江竟卿曰八竅者卯生九竅者胎生九八十一主日故人

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為月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斗故狗三月而生四九三十六主律故鹿六月而

生五九三十七主星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主風

故蟲八月而化

人形與天地相似頭圓居上足方居下百會穴項心向後如北

極兩眼在前如日月往來于南得氣之正也禽獸頭橫草木

頭向下此得氣之偏也

江古楓曰天道福淫者惡其侵生化之權也山禽不亂配得自

死禽禽亂配故烹食

蘇子曰人全十干之氣故十月而生牛亦然馬得十二支之氣

故十一月而生易以坤為牝馬古者祭天以牛祭地以馬者

孟本此

愚按朱子曰血陰而氣陽也心屬火肝屬木而皆主血則血應是陽中之陰故李東垣養血必先治氣蛇者陽中之陽也以氣化生故逆氣于夏辰而惡雨蛟者陽中之陰也以濕化生故嗜血于夏夜而惡烟或問肝木也陽也其主血何也劉東忠曰龍木陽也而冷水其理一也尤屬木故喜水而惡金肝木亦然

于元時曰太陽小腸經少陰心經皆主血下行而紅陽明大腸經太陰脾經皆主氣上行而白清而甘紅濁而澀

劉東

朱子

子

至奔洲曰髮屬于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于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于肝稟木氣故側生故勞心者髮白無外腎者無鬚麻風者禿屬故本乎氣者在上為禽本乎形者在地為獸本乎濕者在水為魚

朱子曰欲得陰氣為得陽氣然欲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

肯綮記曰兔卵禽也而卵而敗故無脾令人惟知其無耳馬牛禽也故腎水枯淮南子曰馬驢也今人惟知其無脾耳若尤以角聽不謂之牛

易曰坎為豕故豕處不厭濕當為子矣今以為亥禽蓋亥子皆北方水也易曰巽為雞當在辰而以酉禽辰酉合而為金也洪範以風屬土醫家以風屬木風從虎者寅禽也屬木為是淮南子曰虎金也木受金制考異郵云七月生狐、兔、豹、虎

淮南子以雞木言夜目昏日目明則啼雞先鳴後鼓聖故以為野鷄白者酉正色有黑者金生水也管輅曰鷄者兌之畜太白揚輝則鷄鳴兌者悅也故曰金鷄主鼓鳴丑者酉與之合也

朱子

子

子

易曰兌為羊今以為未禽與丑對牛以前牽羊以後逐易曰牽羊悔亡然丑未皆屬土故其齒有下無上提謂之牽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易曰坤為牛故素坤與丑皆土也牛以鼻聽耳無竅也牛独肝者橫死且傷人土侮木也肝膽有黃能定驚木從土也龍鱗八十有一陽之極數也故為辰而司水鯉鱗三十有六陰之極也故變陽而化龍鶴羽與雞同時而鳴以胎生而六翻能化而為仙故曰無陰不化蛇以目聽水失位也蛇水虫而居于陸統已為水官而麗于南也蓋亦目聽故與蛇交

犴者守也故以名獄獬者触邪之獸也故以名法官

萬仲容曰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溫生者眼無胞不瞑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耳今按龍蛇水虫而處土鷄不能飛高皆近地也

鼠無牙惡其多害物也虎四月無脾七月始交恐其多傷人也牛子甫而無齒免無毛望月有缺也虎與耳水禽位也蛇無足喜在尾也馬無膽木之灰也鷄無外腎醫家以為屬火而赤心大無大腸大腸屬金小腸屬火成者火庫于土大稟陽于地醫家又以金畜而養肺諸無筋醫家以為屬水而補腎

羊無神木屬木而庫于土也猴無腎申屬金也

蚓者引也冬至初候蚯蚓結為各虫之先引也軫亦引接之宿也終踰汶而死齊歌也雅翼云貉善睡之獸春秋元命苞曰尤之為言萌也陰中之陽故尤奉而雲與曆書以辛分尤草木子書曰蛇有水土草木四種羅氏曰蛇死目皆閉惟新州者目開得南方之氣也按神記曰蛇居草常飢得食稍飽輒蛇周礼士射犴侯以其伏節死制而聽命于主也春秋考異郵云陰合于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為地主月主精馬馬題辭云馬地精也九虎皆雌月中之尤為雄名物疏曰

兔目不瞬視雄兔而生泰同契曰八月十五日兔結胎或云

先八穀有雄雌五月而吐子青箱記曰麋無膽兔無脾易曰鼯鼠貞屬注以為貪而畏人莊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則不貪今貂鼠不避人皆得水土之氣惟居士者畏人而貪羊群而不黨有角不用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飲其母必跪犴五月生犴六月生犴七月生麋有牙而不能噬通書曰麋無視白膽善怖喜山善聚善散諸善而群以從母莊子曰鳥莫智于鵲鵲蓋燕也又為燕喜巢以土其應以婦人春分玄鳥不至婦人不動妻媵有制白燕來京房易曰白燕易君生貴女

雄飛以夫故計夫曰雄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雄為五工雄耿介之鳥雄者分地而棲入其界者搏擊之虎作威而人衣解故曰禪畏熊不食醉人狐善聽玄其正色取白者金水之義也管子曰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鳥隼之交初惟後啖抱朴子曰日中有三足鵲鳥陽數奇也九家易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鵲十八日割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鵲知時鳴也鵲燕好邪視必三度猶之食鼠月初先頭月中先腹月末先尾馬之隨母月初生者先母而行月中生者並母而行月末生者隨母之後

猶精可以辨十二時氣為子肖為時先故猶捕之語云猶日宰而多猶日泰而少天地生物氣數如此

正德間謂諸類因姓下令禁之民間不敢畜類幾絕

汲冢周書曰大寒鷄不始乳淫女亂男五行傳曰思之不容則

有牛駝碑雖曰牛豕畜也豹食魚有所殺度列子曰程生馬

注曰豹也後夕食之少也雖南子曰蚺使虎中蛇令豹止物

各有制之豹德澤毛而露十日而不食成其文也豹死首山

林死正首丘同義也狼善顧怯步碑雅云狼項有袋前行觸

之退後踏其尾瑞圖應曰白狼金精也豺狼狼下從才從良

朱彙

一百一十二

行

也虎擬前狼顧後挑藉其草皆亂故曰狼藉鼠者水虫有

水居者有入火不焚者毛織為布火浣之則潔故子可冲干

也蝙蝠自閨而東謂之蝠蟻蝠能夜視鹿壯有角無齒惟

齒無角夏至鹿角解陰之先也猿善援猴善候不共山宿臨

旦相呼性亦相反猿通臂畏鼠猿宮稼未成而食狐狼知孤

靈虎豹識執破五行傳鷄屬貌大屬言羊屬視豕屬聽牛屬

惡老泉詩序云山都觀有客來遊鹿輒夜鳴

陰符經云禽之制以氣玄龜食蟻飛鼠斷猿狼惡嗜鵲青要食

虎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大也

尾之促者為佳其長者為劣鴻雁八月來其大者也先至為主而其小者以九月至為賓鳥

大寒之日虎始交七月而生一乳必雙終生不再交則月堂

胫骨健死不仆乘人之惧故人醉不食睡不食嬰兒不食

狐疑而善媚淫畜也慈烏黑反哺白項為鴉不祥鳥也百陽雜

姐曰鳥飛翅垂知天將雨鳥陽物也感陰氣而翅垂

鴉為先生毛而後出殼故毛羽弱不能因風而起

鳥之擊者不淫唯鳩似鷹乃擊鳥也

龍馬坤震坎皆有馬象故司馬掌邦政附焉亦以正配馬者正

龍馬

重

子

陽位也

兔從口出故曰吐象之膽隨四時春夏前秋冬後春秋左夏冬

右其皮可刺以其有象故肅之于朝

麟木精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一角麒麟而無角

雀能却火災因浴沙而受卵

宋語曰定尔妻諸盍歸吾父瑕妻之為吉母也思交則呼喻南

子也艾虎也殺雄猪喻宋朝也家語六九五十四主時主

諸故四月生

虎稱震更狼稱當路君麋稱東王父鹿稱西王母狐稱威陽公

鼠称社居

羽蟲之蟄者燕鶯也。鳥向啼背棲燕鶯。向宿燕惡艾。雖不再合。善聽易曰。為雉有五采士。執為贊鴻。雁有羽儀。大夫之贊也。雁得中和之氣。寒南而熱北也。狐不度江。為于北也。碑雅曰。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非也。孔記註云。得時則嫁行。後也。失時則鶴起急也。

燕鶯巢避戊巳日。熊能火。毛蟲之蟄者熊也。鼠也。

禽。擒也。力小可擒也。執守也。力大不易擒。先須固守。方可擒也。

燕乳鳥。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蜂穴。有君臣之義。雁鴈為禽。有

義。

子。

行。

夫妻之別。鴻雁雁序。有兄弟之序。廷常呼鶴。有朋友之情。

雉之雄者。分地而守。越界則爭。其量亦小矣。於經死之易也。

愛羽毛。顧水自照。目眩溺死。而雪覆羽。餓死。

雄交不再。雀交不一。鶴傳枝。鳥茹沫。鷺日交。而受胎。鶴形接而

懷卵。龜相顧。神交也。鶴相顧。氣交也。澤蛇以聽。白鵝以

視。虎卵生。而風化。鳳氣化。而卵生。蝦蟇多抱。鸞鸞頸交。沙魚

胎生。玄龜胎生。雀浴沙。而受卵。鰲隔津。而望卵。鳧鳧望月。子

而吐子。科斗聞雷。脫尾而胎。生蛟。虎水居。而卵剖。于陵鵲鵲

巢木。而子生于穴。螭蛇生所。母腹寒。烟生所。梨母背。

說。儲曰。禽卵生也。而鵲鵲胎生。獸胎生也。而棠狸卵生。

莊子曰。蜥蜴耳。帶。蜥乃蜈蚣。帶乃蛇也。蜈蚣又畏蝎牛。虎畏蟻。

恐其入耳中。蟻見鵲。自仰腹受啄。

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右翼掩左為雄。左翼掩右為雌。

乾鵲知來。狸。知往。狸。居知風。獾穴知水。運日知晴。陰諧知雨。

燕避戊巳。鵲背太歲。

內典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鵲生三子。一為鵲。鵲生三子。一為鵲。夏雀生鵲。焚鵲生鵲。鵲生

子百。為鵲者才十二。餘為龜為鼈。此得氣之雜者也。蛇由折

未。

百步五。

折。

而化。龜則蹢躅。雀飛鳥而化。蛤則介甲。鷹與鳩。仁不仁之至

變也。鼠與鴛。善不善之互更也。老楓化為羽人。朽葵化為胡

蝶。無情而有情也。貞女化為頑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

而之無情也。

帝辛時雀生鳥。宋康時雀生螭。魏黃初燕生鷹。漢綏和燕生雀。

秦孝公時。而生人。牛哀化虎。楚姬化猿。

魚之緣木者。有峽中之鯢。雅州之鮒。而石斑魚又生石上。

鵲與鵲。能步。禁蛇。啄木。能畫。符。出。毒。狼之逐食也。必先倒立。

以卜。虎猶亦能卜。

雁南不過衡山畏熱也歲不食節馬力也春天虫也

黃鳥舍康也鳥也武也四歲而齒生二十歲齒盡二十四歲

黃三十二齒白鳥肝欲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大鼻大則肺大

脾欲小膽小則脾小心欲大目大則心大大夫乘駒小馬

血氣未定欲拘之也諸侯乘馬兒即羣之始者魯斯煌屬生

子多山海經曰兔以背飛鳩惟前而雄後鳴而小而白又各開

雌雄鳥也不能作巢處千年而倉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

而玄鹿感陰氣而角解麋感陽氣而角解麋鹿者白虎也亦

歲之雄入海為蜃蛇化雄雁有奴以伺夜鴻雁愛力遇風迅

李孔雀愛毛遇雨而止鴻進以漸雁飛有陣景目夜明其名

流膏食其母饒食其父又名破從五月五日食桑葉欲其

類也老虎皆有威骨蛟十年化為龍九馴而蛟得通天犀胎

時見天文品物並形于角水犀能斷水能辟寒人食之則涼

心血故定神也鵲來鳥也不亂匝又名斥鴳名鴛鴦四足而化

也蛙亦化鵲化書曰燥溫相育不母而生者蟪蛄也半性淫

而狼其腸九迴故路之峙者曰羊腸初入群相触火燒其尾

則止故士子環林宴名燒尾鳥鳬鳥之謹密者好沒狼有狼

行其膏溫鰐比目魚也其大盈車鵠無舌趾有前無後性最

淫多鳥與之交又名鴻鵠能食鴻也鵠鵠鳥也夜中見物青

鳳為萬善鳴鳳善舞春火虫不飲故桑亦惡濕火蚕十八日

寒蚕三十餘日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馬蟬史云馬所化

也鄭氏曰蚕為九精賜者伯勞也五月鳴倉庚知分伯勞知

至能制蛇蝎者蟬屬以旁鳴飲而不食又名蟪蛄莊子所稱

不知春秋者也雌者不鳴寒蛸也狸名不來非狐也蟋蟀沙

鷄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名者名物隨云螽斯股鳴螽斯鳴

蟋蟀注鳴三物也效亦翼鳴口食而吐之人感為瘧瘧下有

水遇炭則止水滅之炭則不止易曰雷為蟄為蟬為龜骨在

冰有中虛之象也有雄而無雌其名為細腰蜂類是也故化

生有雌而無雄其名為大腰龜類是也故與蛇交而影化鳥

之小而鶩者皆曰雉大而鶩者皆曰鴝蓋雉乃迅速之鳥也

宿影生能步斗宿有長水石畜魚不涸然祇掌則佳冬不食

李木而引氣謂之熊經羅能伏獅延再百年化為蛟巴蛇吞

象三年而出其骨蚌蛇吞鹿：而消尽則繞樹而出骨蟬名

守宮又名蛇醫術以傳蛇傷龜蛇蟄首俱東向瘰癧板于

東根可以召雷龜息以耳罷聞鼓聲則鳴故月令季夏漁師

伐蛟取龜以其皮為鼓江純識風龜識雨：則鳴其由具十

二肖蛇而最後為五采而多赤者鳳多黃者鵠多青者鸞
多白者鸞黃帝聽鳳而調律作曆故曰鳳曆之惟者曰
然目眇而胎性畏露蜂交黃退蝶交粉退蜂無王死二王
即分蜂採百花俱置翅間暖間惟蘭花則掛背以獻于王鷹
集會也秋金為象氣感其氣始擊不擊有胎之玄虎豹行不
勝驅鷹苦睡猶怒而剛生為鷹與鳩氣與鴛皆互化鴛鴦皆
陽類故應春鷹鼠皆陰類故應秋

江旭子曰儒者以飛陷動植為四類釋氏以胎卵濕化為四生
又云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我今入無餘涅槃而滅

度之儒者愛物以漸佛氏之戒殺亦當先脫次卵次濕次化
次有色有想而無色無想之中又愛草木尤甚勝于土石耳
異識諸謂曰凡物化而歸於本形者則言化如田鼠化鴽又
化為田鼠之類是也其不能復本形者腐草為螢雖為螢亦
為始則不言化也

龍頭上有骨如博山形名曰尺木無尺木者不能升天惟神龍
能升天其他潛龍曰龍土龍蟄龍擊龍與夫童父所養之龍
劉累所御之龍張季所食之龍皆凡龍也徐有勇治河以龍
欲環見鐵即去沉鐵而河成蓋凡龍皆有欲若天神龍無欲

誰得而泰之御之食之運之哉

洪亮山曰宋人謂洛陽無杜鵑今始有之以為南人作相生龍
之兆然杜子美以杜鵑況忠節之士且地氣南北而南其為
諸大儒未可知也元順宗末年無杜鵑至而我明作其南
乎北乎視者其無以遠說為王金陵罪云

朱子曰動物雖有知覺死則其形骸浸腐植物雖無知覺然其
有却堅久不壞

朱子曰人謂枯槁之物只是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可
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蓋由不知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
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
何從得來耶孔子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
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常有知覺耶蓋
天下無一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

草木

言草木莫備于本草其次則詩存藥水藥也葛藤渴有粉卷耳
即蒼耳訛李實多采藏藥果昔車前也莖刺也藥蓬蒿也
拳足狀微蕪子所謂遠陽也沉曰蘋浮曰藻甘棠、梨也白
茅桑在下也檉檉心疎棠棟一名独推蔚菲即菰菜也又名
蔓青孔明出師所常種者茶苦菜又名野苦曾孫其子味如
菓也美葉之新生者兔絲曰唐甘草曰春春秋無差則書重
民飢也秋種夏收得氣之全者桑主春十洲記曰碧海中天
帝宮東王所治有高數十丈二十圍者兩幹同根相依倚曰
扶桑果味鹹北方之果也桐小枝空而其安本虛故曰孫枝
梓者室而俯子通也雅望云梓為百木長故木工名梓人又
名豫章竹八月裁謂之竹春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上雙枝
者為雌独枝者為雄其雄者可為竹母當忌憂事也婦人孕
者服之曰宜男王弼州曰幼男束之手辟驚恐者丑女之長
稷為中央之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故以稷名農官世說
蒲柳之瘡望秋先零蓋水楊也艾可止病五十曰艾言耳久
也少女亦稱曰艾又曰艾外也歲多病艾先生麻花白故名
璫華一名桑无妄者曰胡麻抱朴子曰服餌不老耐風濕

木槿也可代茗：今人不曉桂今人曉米子曰柳乃楊之下
者青史子曰柳南方之草黃澤偶也而陽雖粗曰柳可以求
水銀椒為陽木而耐寒蜀椒久服頭不白何生泥中提然上
井及結實在達其心下向蓋根于天而還顧于水也稻太陰
精合水沮洳乃能化也梁似粟大味酸而溫梁甘而微寒氣
味相成也黍音暑其性熱梁音涼其性寒榆性腐地人就息
焉時亦麻也當不生滲下之地山海經云天帝之山其下多
當似茅而大香草也菰菰即荷花之未開者又謂之芙蕖又
名葦生于污泥而提然不惹君子珍焉襄楚陸机云今羊桃
是也芣云芣之德國而神論衡云著七十一歲生一莖葉中
即曰蕭山蓴菜採自西湖浸湖一宿然後佳浸處亦無多
地方僅數十丈其根如符其葉微類荷錢其枝如珊瑚而細
又如鹿角菜其陳如水如白膠附枝葉間冷：欲滴其味香
粹滑柔半日而味爽一日而味不不能遠去張季鷹吳人思
蓴菜嘗然專以蓴菜生入夏數日而尽秋風飄魚將無非是
柳千里湖別有一種專耶郁李一名莫陸机云唐棣也藥種
不一陽草也有向日者莢者豆之槁名赤土宜莢者莢之
葉也子路食蠶豆未養生論曰當居晉而黃晉食多也青

史子曰東北方之木瓜種不一菜瓜各人目擊為食之即時
可爛李沉則熟瓜浮則甘莊子曰朽瓜化為魚性急者尤忌
鼻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散十瓜至腰轉多至脊
可散百水皆作瓜氣味松栢之地其土不肥脂入地為茯苓
千年化為琥珀藥之為言續也有壳曰卷有牙曰栗去牙為
米本草云桑寄生一名葛毛公云葛蘿即兔絲又名松蘿也
亦名女蘿周禮醢人嘉豆之賓用水草則有芹菹禮記曰水
草之和氣也或曰高田者宜人斬州之蛇作芹香斬即芹其
蛇今用于世降小瓜也薑烏頭也棧樸薑生之木苞櫟之屬

也樗天將雨先起氣木之老者也格東方之木清明不華歲
大寒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之邊有葉從下數一葉為一
月間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竹初
種根食土而下采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母也竹有
食則枯非風風食也有以蝗為風風食者可笑耳

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春之先也欲知五春但視五木擇其木
或耆耒年多種之万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于春或楊
大麥生于春小麥生于桃穉生于柳或楊春生于榆大麥生
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或剝

馮應京曰五木上旬種者全收中旬種者中收下旬種者下收
又宜早不宜晚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承
華安黃白土宜禾黑壤宜麥赤土宜蕪污泉宜稻寒耕者安
其土易耕者動其鋤

同茂叔憲前草不除謂與自家生意一般
朱子曰看茄子內一粒一粒是生性

陶淵明愛菊、花之隱逸者也周茂叔愛蓮、生于污泥而不
染挺直而不蔓芳而不艷可遠視而不可近狎花之君子也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愛者衆矣臣仙李東垣亦謂荷蓋挺起

泥中有震木之象用之糊藥可以升提陽氣

史曰余寓燕時于諸花取其易致者投瓶中貯水而玩焉入
春為梅為海棠為牡丹為芍藥為石榴秋為木樨為蓮為
菊冬為臘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細梅為上海棠為西
府戴錦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爪穰大紅舞青悅為
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室粧成為上榴花深紅重臺為上
蓮花碧屋錦邊為上木樨以純子早黃為上菊以諸色鶴翎
西施剪絨為上臘梅以口香為上常見江南人家所藏日脉
青翠入骨砂斑斑起可謂花之全履其次官奇象寔等實細

不俗

媚滿園皆花神之精舍也。銅器如花瓶銅解專方漢書
浸臺區室器如紙槌。鸞頭如袋花樽花臺著妙如槌皆陶
形製減小者如花盾。既大則不在此限。書閣古銅器入土年
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之色鮮明。遠而謝。遲就瓶結實陶
器亦然。然地寒宜用錫管水味忌鹹。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
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亦可養多花。下不宜燒香。猶
茶中不宜置果。茶有真味。花有真香。皆不可雜。而麝香尤能
敗花。韓熙載謂火樨宜龍腦。醺宜沉水。蘭宜四絕。含咲宜
麝。滿宜檀。此非雅士事也。至于炷氣煤烟皆謂花忌。花有喜

本集

香齋

子

恐難處

怒寐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膏雨耳。夫漆雲薄日夕陽
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缺濃雲花之夕也。香檀烘日。嬌
態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歛。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散枝困鑑
如不勝風。花之憂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室
亭大厦昏。則典房與室。愁則屏客危坐。喜則謹呼調笑。夢則
睡。塵下憚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晚
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浴夕浴愁。直花刑耳。浴
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流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中。不
可以手觸。亦不可付之庸奴。婢浴梅宜清癯。浴海棠宜韶

士。浴牡丹芍藥。則靚粧。浴橘宜艷婢。浴木樨宜若允。浴蓮宜
媚妾。浴菊宜隱士。浴臘梅宜瘦僮。然寒花怯浴。當以輕銷護
之。有使婢梅以迎春瑞香山茶也。海棠以薔薇林禽丁香也。
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也。芍藥以當粟蜀葵也。石榴以紫微
大紅千葉木槿也。蓮花以山礬玉簪也。木樨以芙蓉也。菊以
秋海棠也。臘梅以水仙也。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
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鳳羊家
之淨琬也。林禽數婆娑媚。可人滿生之解愁也。當粟蜀葵妍
于難落。蜀葵圖之。萬屋也。山礬繁而遠。有林下氣。吳玄祖之

本集

香齋

子

綠翹也。丁香瘦玉。簪寒梅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季才
之傳見也。古之角花僻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
跋涉。花將萎。則明其下。以現其由微而盛。而落而萎。或千株
萬樹。以窺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嗅香而知花之大
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好花也。若賞者上也。談
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內酒越茶。俗談。花神之所深惡也。當
亦有候。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濕花宜晴日。宜
輕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蔭。宜竹下。宜水閣。涼
花宜吳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隨石邊。花所快意

明憲淨几古鼎宋硯松齋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
蘇州人送酒座客云巧花并盛開快心交臨門手抄藝花書夜
深吟鳴琴安校花故實花所折辱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端
枝庸僧談相應事窓下鈎欄弋陽腔種花對榻醜女折戴論
陞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簪帳檢韻府押
字破損狼藉層疊彩漆器具晃天竭涎僮僕偃蹇今初行酒
盡與酒館為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氤氳等語長使花快
毋令花愁則花之神彩自發性命可延謂我作天工可也
袁中郎曰取花如取友若乏花寧貼竹栢數枝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不可使凡庸豐妙瀝入芳社

江旭奇曰古人以木槿喻士武后幸苑賦詩百花齊發木槿獨
以抗旨被斥今置籬墻向未召運而瓶史復以為花婢不亦
辱乎

或問屈軼指佞人有之乎洪亮山曰佞者陰道瘻心向日或亦
此類實美生庭而知旬朔物理固然山間之棕旬朔更新何
足瑞也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植物雖不可言有知然一
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

楚辭云繁秋菊之落英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

摘柳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食之則熏然頰赤東坡云
紅潮登頰醉挾柳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飢能使之飽
四曰飽能使之飢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
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書言鹽梅詩云標梅又云條梅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
其花也及唐而吟咏滋多宋則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
衆芳華而不應遺梅余觀二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
類無不歌詠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

可知也且如古人之祭燭蕭酌鬱色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
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
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撫天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梅群
花于是舒元與為之眩事太白為之詩至宋朝紫黃丹白標
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皇時
所貢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瀝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瀝
戎摘荔枝之句至今則閩品奇妙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
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縉人曾未有
一語及之者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得鉅竹頭

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而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无哉

果中易生者桃雖實者橘未見橘少而桃多也

莫莢三五而生尽三五而葉盡藕生應月開月多一節芋以卡二子為衡亦應月數長春樹之花春碧夏紅秋白冬紫皆知日月與年黃楊歲長一寸閏退三寸是亦知閏也

本真

言二七

子

朱翼謀惡

新安 江旭奇升甫編輯

吳春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育君常甫參訂

雷載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森實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有為者

愚按臣衡之告元帝曰聖人慎防其端蓋始為涓涓已有大浸稽天之勢初則螢螢遂至于燎原不可嚮邇漸芽由蘖而大

以百圓不可斧斤其始可不慎哉

錯謀曰治非一日之積也是深明寢易之道也亂亦非一日之積也是深徹寢滅之道也寢之云者即書所云初生貽哲恐在不見之謂也寒暑始至微茫之反衡子緹素豈有幾微涼燠之狀漸而析膠注海已

恐以有事擾者清淨之末化為因循恐以無事廢者操切之過還為決裂偶有所重權或附為微有所輕壓或數為程子曰治亂之機繫於事始又曰慎獨然後可以行王道深矣芥鷄或以亂暮爭桑或以挑吳食竟召狄求氓至亡三尸亡矣

無翼而飛。是為至神。

脩火憲。安水藏。繼功告。平室律。毋失事而怠事矣。矜劬勞。休力後。見百年存。振弱。毋葦簪于溝中矣。變怪服。絕奇民。野無寢。耒。學不食業。毋蹈于淫矣。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具。道入。鉅積九野任地。毋敗于制矣。荀卿曰。養一遺百。其營滿則此之謂也。

此致論
由存心
來致得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才。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

將帥

切要

事

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謬議。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語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于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此致論
由存心
來致得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持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先古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

未嘗敢有遁史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連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大官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為後世法程也。

此致論
由存心
來致得

天下之事。莫不有幾。使能動于微。而不應于著。則藥不尋斧。析

之謂何。他。不為蛇。權之謂何。然而微著始終。環流鼓轉。墨乎其相報也。猶。乎其有。所起也。諸。乎莫。得其門也。孰知夫播泰押曜。而其後乃有山梁。蘭英。龍。虎。麟。脯。子。孰知夫條索。繁。而其後乃有雲。峴。列。標。斐。機。毒。臂。子。孰知夫操尾。蹈歌。而其後乃有爛。熳。百里。陽。阿。激。楚。乎。語。曰。其始作也。蘭。其將。畢。也。巨。始。之。富。謀。也。大。都。若。此。矣。孰知夫。然。豐。滿。手。之。撫。動。者。而。國。有。甲。兵。之。事。乎。孰知夫。服。綈。于。太。山。之。陽。而。慕。梁。之。都。絳。緹。道。路。楊。塵。而。不。相。見。乎。孰知夫。微。譁。而。更。歸。鄉。不。闕。而。折。衡。于。里。之。外。乎。語。曰。其。微。也。易。散。其。未。也。也。

易謀我之不可不發見也大都若此矣

成王作訪落之詩訪臣下而謀之于始也畏其事故師其始彼謹之於微而不待救之於棘今萬曆間蚩尤為祟而蕩定如故祝融煽雷而壯麗仍然河伯汴災而灌輸不絕狡虜啟隙而市賞終廢乘微屢歌尚清人之未賊空村竊嘆備樂土之未思皇上見臣工所言得無以過計乎

樂元聲曰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端之為言始也終於此慎之何事不貴以此事父母則順以此教子則嚴外不媿君友而中可得兄弟之歡矣故若人謹始當自宮帟始

朱熹

樂元聲
遺端之
旨本此

宋太宗修氏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外飢寒死者對上嘿然色變陳杞為三司使有詔趣上中外錢穀數杞以天子富於春秋恐知府庫克實生侈不進李文靖進四方艱難狀王

文正尚以為不足煩上聽後真宗之侈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始之不可不慎如此

武氏之粉廢主由於高宗量不易制及其寵生殺之權則高宗殆矣試昭儀執后執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稍有不平不難于一逞危哉婦壯勿服慎之于乾之時可矣

胡致堂曰漢文富庶因恭儉而致武帝虛耗由奢侈而然唐之

藩鎮由節度之專兵五胡亂華由徙夷于內地宋之削弱由州郡徵兵皆幾枯也

世

之治也其象清明其人簡順其政和平其文曉暢其議論明

切其地為豐年為祥瑞為和風甘雨皆陽之屬也世之亂也其象陰翳其人偷其習凌競其政偏頗其文鈎棘其議論沉淪其兆為兵刃為兩陽愆期皆陰之屬也陰之乘陽也不於其衰於其盛鏖金之夏必有伏陰桂滿之夜必有虧輪

聖人

當寢而憂帝當食而憂七非崎嶇於康莊而啼啼於燕笑也惟見夫天下之患在幾不在形譬如有人明知酪之有毒

也雖佐之以珍錯脩之以絲竹其人必投箸而起非畏酪也畏毒也太平者酪也晏安者鴆毒也梯航之貢不難而至珍錯也詞官有卿雲之頌遠臣有紀功之石絲竹也是故聖人

非瑱奇於芒刃例歌謠於呪咀非畏太平也畏禍也

君德之成未有不本諸慎獨者由淵蛸蟻漢而得之者十九由

宮闈宴奧而得之者十七由黼黻細旃而得之者十三由岩廊台閣而得之者十一故有彘之兢業而後有彘之無怠無荒有文之輯熙而後有文之日晏不暇食旅裝之規武王噫嘻之頌成王皆王道之本也

深宮之中便娟在列豹錦裳富都巧哇漿酒膏肉呼號耽飲
非所以為慎也。衣盎却席於慎夫人而今主妾之分。妾后脫
簪待罪於永巷而諫宣王之晏起尚矣。昔知悼子卒。晉平公
夜飲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蒹餐飭飲曠曰。知悼子在堂。曠大
師也不以詔舉觴飲。調曰。調君之褻臣也。為一飲食忘君之
疾。公曰。寡人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蒹洗而揚解。至于今既
歛。斯揚解謂之杜舉。猶有求龍之意焉。詩曰。耳属于垣。易曰。
戒伏于蓍。衛武所謂神之格思。曾子所謂指視。獨之嚴固。如
此哉。

高皇帝謂學士宋濂曰。人心乘氣機出入。收歛為難。朕于燕處
固敢自暇逸。

夫人之所以眊然能視。惛然能聽。知能別當否。而察能分邪正
者。神守其舍也。獨者不與。內意為對。不與外境為偶。心之神
也不慎。則神馳。則搖蕩而無止。不慎。則神昏。則渙散而
無守。不慎。則神弛。則倦怠而靡揚。是故目極角觫之親口
窮齧藥之御耳。聽靡之樂。而心極慧能之榮。解歌羅舞去
酒。撤樂而心恍然。若有所喪也。其樂之也。炎赫。既浸于
肌膚。不和於五臟。其釋之也。昏。又駭蕩而不定。淫高。

卷一

而不收。以此而者轉。而相生形。閉中距。則神無使入之矣。獨
之境。且不可見。而安所稱慎乎。故其要莫如省嗜欲。省
則神清氣平。百節皆寧。而生之源能自見也。欲省則固知
視動。因致覺。而微渺之萌。能遂規也。由是觀其不可匿而
屋漏。開居皆慎矣。觀其不可聞而風夜。宵容皆慎矣。

卷二

朱子曰。提刑入奏極論天理人欲之介。曰。急陛下自今以往。一
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以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
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墮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已之際。無

卷三

不以其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得以介乎
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飛衛之教。紀昌射也。懸虱於牖。視之三年。如輪焉。以觀餘物。盡
丘山也。射虱貫心而懸不絕。

人主者。身所不至。聲教漸焉。一輔震而人囁嚅。一眊動而人趨
起。一睇瞬左右。而人肝眊。堂細故哉。

卷四

金谷風。嬪妃在御。而思脫簪。與宣裂繒。敗幽則雖粉黛迷道。而不敢忘
鷄鳴之傲。九重壯麗。而思卑宮。頌夏阿房。滅秦則雖飛棟連
雲。而不敢忘戶牖之銘。大官進膳。而思露起。當龜功。收食馬。

則雖八珍在前而不致忘養食之憂。天下未嘗有羽檄交馳
夷戎匪茹之禍而惟恐南詔之敗區於萬里吐蕃之變劫於
盟壇天下未有御憲握爵同床在旁之憂而惟恐楊杜之奸
隱于癰腫釜鬻之變起于肘腋士人未嘗有甲乙之黨南北
之部而惟恐洛蜀之訖旋至終更牛李之禍幾空人國。即國
未有趙霍橫行原嘗斷擊而惟恐武斷之志遂為盜魁。怨毒
之甚因而鼓衆海內未嘗有十室九空赤地千里之變而恐
民間膏脂竭於箕歛閭閻流離致傷和氣蓋化惡在張玄樞
在握誠不敢苟也。

未雨而徹土先霜而戒寒未濟凜衣衾之虞大壯抱羸角之憂
皆所以慎幾也。

夫人君者貴之張光而闇智為急守之以區蓋而端倪為急慎
之於履除而狀第為急嚴之於顰咲而寤寐為急白之于士
紳而密勿為急懲之於姦宄而近幸為急
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安於逸也緣識不可使早開悞
其旁入於款實也才不可使有餘悞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
不可使便辟悞其唯言而莫遠也周禮自太宰而下或掌王
宮之政令或掌王宮之戒令宮中日用無不統轄月令天子

與仇士
良之策
識才餘
三股尤

春則居青陽夏則居明堂秋則居樞室冬則居玄堂以至左
介右介皆以時序蓋所以養成其德也故宣英之際常朝弗
輟而文達猶謂數刻之聽決不足以通天下之精神奈何并
朝講而久不御也嗟乎至日中晏不遵暇食周書所以恭隆
也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大雅所以淪也。

今大戶得樞則闔閭索乎二儀啟開彼乎四序而繁弱息歸中
微制大則機震主之大非獨戶有樞而失有機也君心亦猶
是矣。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勝之
不可不早故樞渠每說豫字

自左
人語字

剛武

程子曰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屬吉無咎貞吝蓋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道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履屬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不成只是懷于懶與私而已
程子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其正者

愚按呂祖謙曰君德以剛為主蓋寬仁堂弟非優游始息之謂也其道象天之震而子而稱剛非恣睢暴戾之謂也其道象

天之行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非勝天下也自勝而已天惟剛故日運一周君惟其剛故心存四海

君心有二患二患者疑志之未粹悔志之不堅疑若蘊火然蘊火之家三日不燭不費特炎而上燦至堂構不可撲滅悔若膏燄然一為所中幸未甚傷當亟治他劑嘔之泄之以瀉其邪遲緩悞而再試則裂肝潰胃必無幸矣

宋高宗之不能恢復止由不剛一曰志足以康王而踐祚過望矣二曰氣奪大梁之靖和權州之南馳維揚之宵遁明州之

沈海蓋不免矣三曰中疑諸將皆宿兵為劉之變已蓄疑矣若高宗之忌淵聖恐不然也

此段文字極難
君德真尚於武一功成故曰成湯武王既號武矣而成王又稱成焉蓋振刷掃屬乃為武不在於捷伐也衛武老而不倦故

稱武蓋德以用兵稱武昭矣孔明精於治國其武有在司馬光魯事三朝皆以武猷惟蘇子由謂高俗峻嚴屬簡潔明肅凡強易以折故強而不折久不若周道之寬厚為難過其

者也此亦不知武之妙矣文王稱徽柔矣乃其致止緝熙廣格謂之武漢世祖號克武矣亦曰吾欲以柔道治天下是武

固不在柔與強也然侯霸功臣也莽閹楊失人聖書詰責曰崇山此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虞所何其殺也我太祖紀元

洪武國號似高嘗諭侍臣曰朕每日心運天下一遍又曰朕居年久而愈懼恐為治之心有懈日慎一日註洪範書無逸揭

大學衍義親勤賓輪左圖右史是即高之躋敬恪也未明求衣晏朝晏退午朝夕退中宵不寐三十餘年如一日是即

商之極畏自度也軍精竭思上極太始下窮無際律令三易後成官制晚年始定祖訓載六載凡七騰稿是即高之不憚不怠也蓋子孫之所範者武也建文君以文紀元矣又御諱始

名矣而又以命子偏於文識者訝其不祥獨成祖大皇帝兼二義為武皇之武寧亦類於唐李而誅瑾瑄楊亦可以言武矣蓋精神奮猛則目無全意氣稍歇則心有遺焉惟我皇上陽明用事配天行健乃為武之大也

帝王撫焉凝命要以宥密為基在於剛尤款廣運其剛者先明尤款顯出其明蓋自有其剛者必陽橋而不入積橋成執積執成率而剛及類於無剛又害明自有其明者必陰閉而不出積閉生岐積岐生眩而明又類于無明又害剛易曰天行健又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惟行而後觀其健亦惟濟而後顯其光

宋義祖有云吾心於天下一日再周庶幾近剛漢武內多款而謂為得剛者文帝仁宗雖以寬仁豈第理天下乃其能自勝則剛也

人主生深宮恒成業入統諸媚之勢與謂天下可以意行出憤公忠之難合又謂天下當以法矯兼之懷以自勇其斷猜以自智其察當聚為逆而一堂有惜志為艷姿傾意而一握有我心為肝胆為惟而一腰有楚越焉蓋徵至求獲之意後結諸後房聞忌於天下之窮民而仰於不順及惟心溫志之極

從強藩從悍卒又忍於天下之良民而姑息于不賞貸之去則信乎無款乃能剛也

譚致軒曰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張璠曰君心未有操之而失者也其操而尤失者操在改非操在心也

張書明曰晝則見日夜則見月天不言勞故無休歇

陳保泰曰一時之存想終身之品格也一念之更端品中之變局也此念藏精處遂結聖狂之胎此念決向時倒移聖狂之

脉入中之念日變念中之人亦日更

朱真

馬世銘曰作聖作狂其作處有機時可以環轉決不緣太初骨格而遂却末路之操持作者有權人得以自主決不因現前品題而遷托一成之地位賦性通明者其自恃倍聖人庸眾不墮狂不止狂思遠取者其自奮亦勝于尋常不入聖不止也

司馬光述五規於宋仁宗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

明斷

此篇是格致投翰

朱子言于孝宗曰陛下舉錯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致欺由未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

愚按易贊知臨書稱果斷後之言明斷者防焉司馬光以別是

非察和正為明田錫以堅謀慮持勇決為斷臣衡曰聰明疏

通戒於太察勇猛剛強戒于太暴蓋明斷非二也省括精而

發矢始力輕重決而銖兩益分

李綱曰典義攢亂之主在英哲英則用心剛足以冠大事而不

為小故而權衡則足以明善而不為小人所開

自見為明自勝為強漢之顯宗明矣而狹於度則害斷唐之憲

宗斷矣而比於邪則傷明綜覈若漢宣機略若唐太宗似魚

明斷矣然或以基亂或以固終皆非克湯欽仁之比也

明斷有六義曰節而不困蓋夜光之讓虞其聖也龍淵之削防

其折也故冕旒以養明璜璣以養聰曰因而不勞與驥並馳

一舍而羅乘驥而御之不倦而至千里曰公而不暱隣照可

竊虎威可假懷其害防其藉無以靖市專曰要而不煩簡練

數米難以為察疾雷嚴嚴難以為御網舉而目自張矣曰神

而不測應龍隱見而不常故人憚其靈舍光觸物而不知故

人避其鋒也曰應而不罰奸雄賊影而隨空輻重低昂而不

滯乃稱衡鑒也又且聰明用之以燭民隱而不過察於承休

服采之臣驛斷用之以制官邪而不妄加於批鱗折檻之士

商鑄其神明以待機務之來霽養其威重以達事宜之可則

竟明湯武又何加焉

斷者利器也亦王鈇也非一割之為快矣而人而提一器則掣

而不能斷故用獨黃育之任前且無堅故用衆操獨以制

衆收衆以成獨乃能斷矣

本義此符秦之敗于淮水後唐之拔難於移郭也唐太宗之挫威于遼

而執事

左也宋神宗之基禍于熙寧也皆舉朝之助力爭也以此獨

敗者也趙克國之屯田廷臣主破羌強弩之說爭言不便漢

宣獨決策親相率教諸羌曹操盛治水軍東下張昭等爭請

迎操吳主獨伸魯肅之謀將周瑜而破之赤壁淮蔡四年不

克群臣以師老財匱成請罷兵憲宗獨任裴度元濟統擒澶

淵之虜勢逼城下王欽若請增歲幣真宗獨從寇準濟師契

丹尋盟此皆以獨勝也

書與易詩為訓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易曰三人行

損一人而小是亦戒孔多惟指惟謀或肅或又乃能斷也

此本
周野人
就聖之

鉄鉞之斷必有質以受之。苟不當其質則薄於傷鉄鉞失其利矣。然有柄焉不可以倒持也。有芒焉不可以輕挂也。有機焉不可以濡需也。有中伏焉不可以躁露也。

舜思說珍行故雖覽者謂其比共工也。齊威烹阿并烹毀譽之人是以明新之君必不為明黨廢法也。

嘉言周伏而無稽之論不得附正而忘其談泉正豪征而似是之徒不得歸醜而售其說。蒼素自定淫渭自今飛鳴且變而好音兩雪坐消於見聞又何煩驚之足慮乎。

洪覺山曰。烹阿封邱墨雖云群臣悚惕莫敢歸非務盡其情齊

寫出
古隱狀
當今各
威嚴頭

此段尤
妙予看
史

國大治畢竟是刑名綜核之心。非勸懲之德。民必有受其害而不得達者矣。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聖主中正之制不可易也。漢宣謂嚴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戶賜成費關內侯非賞其戶口之多賞其勞來不怠也。設使俗吏因是務為虛名以求名于勞來不怠亦何害乎。史氏列成於循良有見矣。或以綜核失實識帝過也。

餘味堪

大度

愚按胡氏曰。人主當以天下好惡為賞罰。又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蓋群而往之則為君。往而歸之則為王。嘯為春。吸為秋。居移氣。動移星。東日域。西月融。南保國。北羽民。神州赤縣何者。非其有也。

君度不私。認一曠以自封。則有告緡脩宮。五均七市。以人主而有私財者。有皇父冢伯。三堅八貴。以人主而有私人者。又有內降之詔。斜封之勅。以為人主私喜者。又有惡司隸之虐威。憤僕射之禁切。以為人主私怒者。語云。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

朱震

十九

君又曰。無私也。故能成其私。君度而顧可狹哉。

天下亦養傳矣。通而曲。筆運室業。臺夾鍾之側。遂而雞材馬人。占風候日之區。微而澤葵依井。莖葛冒奎之衆。細而星當挂。釜朱燐殷華之煩。人主非張六幕以覆之。恢三驅以囊之。其遺漏之虞多矣。

孔子觀秋菽屬其小子曰。滿則覆矣。是故廣人視溝洫。可以保其身。大夫士視澮川。可以保其家。諸侯視江河。可以保其國。天子視海。可以保天下。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龍目一

陳眉公曰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捕賊終始不出即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是稱聖人之威哉

高岩納海爰及憲天牧野作誓重作元后君道之貴聰明尚矣然惟出宣哲于純白冲素之內培沄穆于燭照鑑洞之中不翫法紀以愚奸雄不務飾慧以削元氣則垂統續于穆清之內自精洽真微於九垓八埏而不可解

劉印人物志曰主德者聰明平淡撝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也運一智慮收百智慮收萬耳目歸一耳目非虛以受之不可

卷一

二十

解遺物

天之於群物并包而靈照之梧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莖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蓄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穢也蓋梧櫟以材以棟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莖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饒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無棄物也故親舊與疎遠兼收而白屋與世族共錄元凱之英可以一旦而升不嫌驟也呂畢之胤可以屢世而用不嫌偏也

唐虞之時稽象達聰嘉言固伏然而無稽勿聰說說庸遠不用第隱惡揚善而已疇咨奮庸俞受亮工野無遺賢然而興幽

雅士第書識垂生而已寬於用言嚴於用人而又多於作人也臣奉職事皆常令也當而用之不當而不可也吾不過為獎許激揚以源好事之口而聞之捷故我開邊在相武功

息豫論在垂會事懷大而寬平為政之經也

朱希周廷對策曰帝華之學與書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與有司之職亦異故好不盛事也而程頤則謂帝王之學不在文

義蓋經世大法備載方冊務得其要措之事業斯發大耳崇儉美德也而柳公權則謂天子之儉乃其末節蓋親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其大耳躬親庶政者人皆以勤勤而拙

卷一

二十

黃裳乃有人主不親細事之說蓋其大者慎選賢才以分其任而已威靈及遠者人皆以為武而胡寅乃有聖王不勤遠略之議蓋其大者事務治內以固其本而已

蘇軾狀奏臣聞唐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以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疎縱之極矣然歲運四十萬石紅無破敗餽運不絕矣堯卿勸紅物料無漢寬刺工作破

索紅以遠敗乃歲寬四萬貫耳而餽運不絕卒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與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戒於大度之士而敗於

寒陋之小人也

公正

劉翰曰天無私實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亦惟不以已與之而已其于事也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其於民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王者至公至神之化

程子作
天人眼
目如今
又人習

程子曰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遠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遠道不順天子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賦之于心而說無教

聖賢

二三

天之道至正故寒未嘗不暑日未嘗不繼以月也天之道至公故寒暑不私一物日月不私照一方

人知王者用情于天下而不知王者無情於天下無情者無私情也無私情乃所以公其情而無私

今天天日月照臨萬物而物不頌其照臨雨露潤澤萬物而物不荷其潤澤雷霆震擊萬物而物不怨其震擊此無他無私故也

愚按朱子貴道賤道不肖於宰執而歸之人主大公至正之心蓋人主之心偏倚躁駁則人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於是見好

則誣能見惡則匿端即未有所見而且先急遂迎萬方以求中其欲故人君欲正人在先舍已也

主睦動而天下之目注非動而天下之足奔我輩而天下號

我咲而天下舞甚至重宮邃閣之中吟啞戲詠之言而志指

偶動必且無翼而飛無胫而行我明之人且偷之我匿之人

且意之一偏則無不偏一邪則無不邪金紫被于簪旒狎侮

加於貞虎法之所舍主之所尊也法之所非主之所責也其

於公正之則不啻遠哉

王通謂平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固為公正即偶有出入而轉圓

如神亦無累其為公正也蓋大寶無為常如天清日霽之時

而盛拂威之則為條風潤澆感之則為甘雨雲羅感之則為

暄雷其清霽固自在也

程錄曰臣無有作福亦無作威作者私而不公邪而不正之謂

也即君可以福可以威亦未聞其可以作也取責以爵取重

以權取幸以予取行以置取會以奪取罪以廢取過以誅持

賞務布則加賜追樂以柔陽也將罰務新則徹樂減膳以柔

陰也賞則受命于祖罰則受命于社爵則于朝刑則于市無

善而溫賞無起而濫刑君道也

善而溫賞無起而濫刑君道也

善而溫賞無起而濫刑君道也

善而溫賞無起而濫刑君道也

人坐席坐便之勢受之則抗于青雲之上惡之則沉于重淵之

下受之則為瑞昭為金穴惡之則為赤渭為丹野俊方煬我

盡我森雍我而我念稍離則必將而為偏逾於其則夫

入主欲收天下之權先收天下之心故公吾之欲而衆用之乃

能攬天下之權而獨操之蓋權內附所欲以出而外附天下

之心以入天下之心不入不足以成一尊而人主之欲不出

不足以收天下之心

萬曆改元許國疏曰陛下踐祚之初左右以私事陛下者固親

其推恩而君子以公休國者尤冀其望始非惟名益不可以

假人至於金帛閭閻之脂膏甚衆用之如泥沙

蓋仲舒陳三策於武帝其一欲正君心以正四方

萬民其二則欲置明師以養士責大臣以求賢

法制以革奢侈持一統以息邪說

憂動

愚按胡氏曰人君不可頃刻忘君天下之心又曰無逆一書人

君之法具矣又曰憂動所以無為脂座右箴也

易之論乾布焉始亨欽為性情而暢為美利究其樞紐則盡之

曰天行健蓋於剝後夫始之際知健之說矣陽消於剝陰決

于夫至於碩果食矣無號去矣而方滅於東旋生于東滅之

時即生之時禪代之機間不容髮豈非健哉

人君之心一念不在民則一膜之外有如胡越苟其存之則顛

連之狀即在目前一念不在事則雷霆之威遂至肩越苟其

存之則垂衣委佩自有臨淵累卵之危譬之金本剛也雖液

之而流石本堅也磨礪之而盡然而人君可不保其至剛至

堅之心休哉是故有即事而憂動者未觀其形先察其情未

及其來先鑑其往有即民而憂動者至愚而合以至神至順

而伏以至險有即時而憂動者方泰而達其後墮方豐而安

其日晏左右前後靡地非草木也食息起居靡念非涸水也

惟憂動則心清自無雜尚惟憂動則心靜自無蒙馳

惟憂動則理晰而聰明不蔽于攬斯惟憂動則神肅神

肅而威權不患於下移故曰憂動者可以無為

解元亦
有語脉
之精神
日之改
等語本
此行出
江金處
疏上漢
疏下

放不下

我亦把

江文明曰。心源壹。經綸以起。此心惶。惠澤自流。

天之為氣也。一元相推終古不息。而前為清陽。閉為朱明。收為

白藏。鉅為玄冥。以至五運六氣。呼吸無停。氣也。而居官于一

元。而後一元稱為不動也。天之為運。北辰居而終古不息。而

次為三垣。次為九野。十二舍。以至積為晦朔。歲時閏餘。童童

呼吸。然停運也。而居於北辰。而後北辰稱為不動也。其德

健其休剛。其行運而不積。然後名之曰天。何言哉。

古謂勞於求賄。遠于得人。是君之遠待於人也。又謂勤於經濟

通於政成。是君之遠待于時也。吾以為即憂勤之時。已自無

為難。無為之頃。極屬憂動。蓋人主非有未益。叢蓍之務。簿書

期會之勞。無大小。無衆寡。無故慢。所以能泰而不驕。機非二

岐也。不觀之馬乎。無御則不安。執綏而不放。尚何虞乎。

古稱無為。無如黃虞。今觀其井田。無師黃帝。非不開物成務也。而神不勞精不搖。卒無為矣。齊政命官。亦未始不奮庸。熙

載也。而恭己正南面。亦卒無為矣。漢之地節。宋之豐熙。其君

曷嘗忘憂勤哉。而卒之以敬天下。何也。失其居敬之休也。敬

者無欲之謂也。天之道健為不息。剛為無私。惟剛乃能健。欲

無為者亦居敬而已。

悍羊在道。蜚鴻在野。半菽不飽。化離而嫁絕域。則不敢忘親遠。

即日營。旌旗亂于大澤。士衣甲卧戈。白首不得踐更。則不敢

忘勞。鉅鍊內周。羅織外比。桁楊相望。城旦鬼薪相藉。則不敢

忘急。枵腹于餒。腹削保於碩鼠。吏呼民怒。控訴九關。則

不敢忘困。脫巾裳。呼庚癸。弱者枵腹而需。強者裂帛而謀。則

不敢忘逼。推埋黃鑄。荏苒為奸。斬木叫囂。走死地如鶩。則不

敢忘危。

齊戒殿神也。而鍾鐺乃成。累丸三五也。而承蜩猶擬。休為戒視

焉止也。而目無全牛。削鑿之斤。獨爾之鈞。絕旋中規之御。俱

以愛勤得解。况治天下乎。

朝脩晝改。夕省夜儆。日要月會。時乳歲成。無違時也。而傳檄刺

聞。不勞於力。在宮在廟。倚几倚衡。陟降上下。出王游行。無違

地也。而藉言閭閻。不勞於聽。前疑後亟。出師入保。庶常吉士

綴衣虎賁。無違人也。而工絲陶。益不勞于躬。師歲賸賦。士持

史書。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無違言也。而鈎深。窮索不勞于情。

義鍾事。鋒鏑。松乾。方杖盤。區刀。劍戶。膺。無違物也。而馬方

牛。覽不勞于慮。以為無為乎。而兢業。者何物。以為有為乎。又未始逐之役也。

故遠則門九閣堂萬里雖鉤棘寂淵莫能見而無遠則坐照四海而有餘遠則依城鼠憑社虎隣宮雖雷霆催折不能碎而無遠則見視而雨雪自消遠則晏安有醜伐性有條暗蔽自狂有樂雖奮迅鼓舞旋就困敝而無遠則循一檢攝不煩置力而神加王氣加和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昔者文王勤民至於日晏不遑暇食而周知於庶懷庶獄罔惠於有司

故夫則君人之休樂可識矣

遠於靜勞於耳遠于色勞於目遠于狗馬勞于形體遠于土木珍好勞於膏血喜過轉而相生精神常而不平外以勞民損

二九

財而內滑其性命農夫力動而獲多心乃愉也形高而居厚志猶遠也可以規勞遠矣

心神物也靜之淵停動之天懸熱之火焦寒之冰凝其疾賴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政肆候頃之會而治亂遂分

欽若昭鑒畏天地也夙愆時儆畏祖宗也鍾鼓鐸銘畏臣工也病瘼暑寒畏小民也毋怠毋荒畏四夷也不殫不恤畏禽獸

也勿折時入畏草木也日新又新畏身也夜卜諸夢畏心也治以有為成亦以有為棲治以無為成亦以無為絕蓋始於繁

事繼於息事終于素事而明作之功隱始于喜事繼于棲事

終於儉事而敦大之治邈古稱無為者卓言舜然觀象授時

封山濬川規天條地何嘗敬事哉至於任禹舉稷契而循率

作典事履省乃成蓋群哲允廷而不聽群哲之自為又不代

群哲以為倘曰勞於索人遠于使人是齊桓公見嘆於韓非

牛者耳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人

嘆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公曰君人者勞于索人

佚于使人吾得仲父也何為不易哉韓非子曰以此非君人之

言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管仲糾臣君死而臣桓公

攝非周公旦亦明矣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矣虞易哉

漢文帝下寬大之詔與民休息似於無為而未始不精明若成

帝臨朝淵默玄宗委政中書則廢墮而非無為矣漢宣帝綜

覈名實振機周察希於有為而未始不敦大若秦之衛石量

武庫之內無所不有

錄示使解蓋君臣之間不日接則日既以疏成隔以隔成猜而神叢微假之計付矣至於廢墜之極遂為煩苛煩苛之極遂為繼絕以廢墜為省事以煩苛為任事而有為無為之旨交謬矣必其清心寡欲洞然見天地之心宵衣而昃當饒而嘆嗟歟汲一樂此不為疲何常苦於有為哉

今天千金之子必當其物力朝作而夜暮然後百備有所受事而不敢惰焉坐不闕堂而曰吾姑以會計也鮮有不受直急事者矣今之輟朝倘曰內決乎而旁觀者已疑其為不視作之家也以不視作之家而國計日蹙非所謂天時也是故一

目而不出則阿房之蒲或以為脯丹日而不出則關外之蒙或以為鼠三日而不出則程書之石或以為脯白駒嘆矣而或以得財為智寧陽之薄寃矣而或以越秦為刻石顯前矣而或以為伊臬某公出矣而或以為謝病毋怪乎耳目之日昏也

荀卿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氣者亡人主之勤固不敢自暇自逸亦在圖知國與

漢高帝百戰定天下乃疾卧禁中獨與一宦者枕拊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見十餘日樊武陽排闥而入泣諫曰陛下

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咲而起夫奄寺與居非拱揖群后之尊也當宁負宸衷非若使橫矢名之危也霜露不時非若傷胎損足之困也前胡以權後胡以愆哉

人主之身至寡而欲至眾故曰萬事重以害一生無不傷勞之而倍速之而使以無速之旨也故無速之書宋璟之于開元崔植之於長慶李絳之於會昌或急出入觀省或領以為元龜或數稱道以勸詎不諄諄然圖朽而暗乃以山水圖易之而宋璟之忠棄不淺用矣玄宗且然如穆如武者又何望焉聖祖則有王洙元祐則有方傳綰與則有范仲成請置

通英或請施中禁或請設講殿詎不奉然歲久而故乃以白傳詩代之微楊安國之請幾不復書矣仁宗且然如哲如高者又何責焉

上者下之表也君者臣之心也心無與於四肢耳目之事而不可一息不運於四肢耳目之間君無與於群臣百執事之職而不可一日不照臨於群臣百執事之上人君誠自厲其精神人臣亦何敢巧於避事哉

齊宗廷對策曰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動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動無以守天下之法故創造五圖者必立法

以昭孫謀則國執尊嚴而有以成長治之業嗣守鴻基者必
憂勤以紀祖武則法度脩舉而有以躋至治之休故周公之
於成王有無遠之戒宋璟之於玄宗有無遠之圖而二君之
治乃有不同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致克禪之治玄
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卒成天寶之禍也

實心

朱子曰須是自關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蕕澤溫天下無
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愚按朱子言人君恤民在省賦治軍而其本在正心術立紀綱
蓋紀綱之主樞由於心術之正若果實心於稼穡之艱則珠
可撲壁可抵而錙銖必不可盡若果實心於怨曠之苦則關
可開馬可却而徒驥必不可逞然法在外有迹易見精之為
道接粗之為象親民猶得而揣控焉若心則藏於淵峭澹漠
不可端倪運于風標雲濤不可吟域無形而難知也

後之君大都藉口瘠已肥國之計而掩面萌取兌欽之方驚言
止戈戢戎之謀而快意塗膏弄骨之事則以心術之不正也
館課曰衛色微器國象委輸賦什一農什九而中有陽施陰欽
之心命曰籠惠勾陳營衛振育綴衣家鶴騰尸庫渠而中有
秋刑釋宋之心命曰權使擅尸鵠峙鉅邑駿奔雲路鼓鼙鈞
詩而中有爰居大蔡之心命曰矯誣環史盈庭彤管紀關欣
錄臺戎軍車而中有河汾趙衡之心命曰晞喏

館課曰動目而請罪舉是而伐國夫誰淺之而後自意之伴愛
以知情偽請以當疑夫誰關之而後自探之圖池以今德奔

能以今威夫誰使假之而彼自擅之

愚按韓子曰神龍御雲騰蛇遊霧當其雲霧之未族也與蟻蛭何異一旦御雲遊霧而龍蛇始見法亦人主之雲霧哉然有雲霧矣蟻蛭亦能乘之否故必實有堯舜之君以乘法則治以桀紂之身乘法必亂矣

吾用察而托之乎明用刻而托之乎斷用奇而托之乎儉故以長封之墨走於無人之塗若是者上匿也下亦匿也吾溺于意而故藏事于情而故稽事有廷而及後今有急而得緩玩日愒月左枝右梧若是者上靡也而下亦靡也吾浮慕實舒

而事重繁使外藉國計而內急飲藏檢人窺伺而造姦宵人憑形而首亂夫既坐偏舟居燒屋而示人以不溺不焚若是者上愚也下亦愚也吾政先統紀而意同中軌執散展星戶牖各開城府互設嚴廊之上府制於宮卿制於屬屬制於近習實事制于虛文肝膽制於皮面若是者上閤也下亦閤也吾政先賞罰而功之不錄功於何施勞之不覈實于何當以陰詭以淫慾以謀巧若是者上蒙也下亦蒙也搃之皆不信之弊也

國朝狀元多以心法對魯蔡某曰先黃帝堯舜而聖

亦不在
御天也
御心也
御氣也
御神也
御精也
御神也
御精也

者此心也後黃帝堯舜而聖者亦此心也是故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在陛下御心一轉移之間耳林環某曰臣聞出治有本在乎先明諸心為治有法在乎遠稽諸古堯舜以之帝天下而使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者此心也三代以之王天下而使兆民允懷人有人士君子之行亦此心也此心是心而與學校則朱熹所謂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是也此心是心而與賈才則禹所謂先天之下是也蕭時中策曰敬者吾心固有之禮和者吾心固有之樂人君以和敬之心而興禮樂以禮樂而化天下堯舜

以之帝天下而協和萬邦者此道也禹湯文武以之王天下而治世雍熙者此道也馬鐘某曰陛下風夜祗懼而存此心終不已道本於一原治具乎全體六經之道固已盡諸聖心矣李簡策曰治本于道本乎心以是心為道德之本以是道致治致之隆而馬驛李簡策曰結語皆應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道則終始此治云云邢寬策曰祀典為國之大事惟在於一心之敬耳陛下始終此心若四時之運行元氣之流通而無一時一事之不在焉簡策曰禮樂之本原掌乎造化之理禮樂之制作本乎聖人之心蓋聖人之心

則造化之理也。應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禮樂之道。曹鼎策曰。治本於道而道之原出于天道。看于經而經之要會于心。是天者理之所出而心者理之所具也。周旋策曰。教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百聖相傳之要道。應皇上終始此教。施樂策曰。帝王之治本于德。帝王之德本乎敬。非德不足以為治。非敬不足以成德。高格策曰。圖治莫急于用賢。莫先于脩身。應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又加夫不息之誠。有常之念。彭時策曰。天下以一人為主。人君以一心為主。大學以心為國家天下之本。董仲舒以心為朝廷四方之則。柯潛策曰。先明諸心。則事得其本。達稽諸古。則事得其要。孫賡策曰。天生萬民。必主以一人。而後能任君師之責。君主萬民。必運以一心。而後能成治教之功。黎淳策曰。求賸安民。固本於陛下之仁智。而仁智之盡无在乎陛下之一心。羅倫策曰。治者帝王保任之良圖。心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王一夔張昇策皆以治本于道。本于誠。吳寬策曰。法所以舉其事。而人所以行其事。然人豈能自用哉。又在人君之一心。耳。心安於所止。則誠。則明。則自能知其神。正謝遷策曰。仁心存於中。而後仁政達於外。曹彥策曰。帝王

之致治。同一道。帝王之行道。同一心。王華策曰。人君之治本於一心。而正心之要在於意誠。錢楫策曰。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康海策曰。應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顧鼎臣策曰。道根於心。法之而由立也。法施於政。道之所由行也。李春芳策曰。學以純心。以會道。以出治。以格天。羅萬化策曰。應陛下存養省察。以保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採。以大其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通采唐文獻集。林翁正春皆以宸政。寔心。

敦信

人君法天者也。天之德不貳。天之勢常專。時震時曜。時暄時潤。朱明長歲。必隨之以曄。欽玄武。必接之以敷。崇人君誠信。如四時。民誰衛命。如上焉。或貳以貳。或叁以叁。且令暴吏下之人。亦心々。有主。喙々。爭鳴。其誰信之。故上之德。非執行。則不尊。非民服。則勢不行。非政一。則民不服。非主信。則政不一。故夫無信。而托于民上。如以敗棄。止啼。以空券。賣償下之人。亦將以形影。為丹青。絲綸。為射覆矣。

蒲輪脂矣。書接可疎乎。則造膝之期。無經也。金華改矣。夜分可

倦乎。則沃心之聽。勿隔也。髦士趨矣。辟王可獨後乎。則主德之儀。無失也。鷄人虎旅。傳矣。會者可獨歸乎。則寢興之候。無爽也。銅符墨綬。懸矣。銓次可溢格乎。則隨牒之例。無越也。詔獨征矣。毋令暴吏重侵牟。詔賑卹矣。毋令紅粟供蠹鼠。詔平刑矣。毋以兩造付蒼鷹。詔飭邊矣。毋以五大虐困鹿。奇奢之禁。自嬪嬙貴戚。始而常布可知也。恩數之裁。自大內供奉始。而臣庶可知也。縣官禁聞之外。廷外廷聞之。簞下々。聞之。方岳々。聞之。郡邑々。聞之。閭閻其視一視。一令一絲。綸如鼎。如型。如範。如九寶。如四時。又誰不信哉。

夫曹沫之盟。不肯而伐。原之利。不貪。虞人之期。不失。伯者且然。孟母烹豚。曹子殺彘。吳越。須故人之食。延陵。懷宿草之飢。築布且然。況堂々。天朝。而可失信哉。

民無所悲。視上。啖鹽。奈何自健。自躡。自閑。鑣。而自喻。張之。令民且歎。祝。又且誅。祖也。故天下欲陰竊之。吾暴之。信以為昭。臨天下欲浮逐之。吾鎮之。信以為介石。天下欲僥滑之。吾持之。信以為陷。隄。天下欲阻塞之。吾轉之。信以為輪軸。天下欲芥洎之。吾結之。信以為密壘。凡皆一民之耳目。而定其心志也。人生。歟。及。陰。陰。陽。以釣。取。天下。而天下亦以不信。難而投之。投

不信。以。操。我。之。情。則。格。監。之。護。江。竿。之。餐。借。不。信。以。行。奸。則。夷。狄。之。捐。水。濟。陽。之。矯。命。我。受。其。不。信。則。焚。廢。之。罪。及。貸。于。敗。策。統。矣。之。髮。及。誅。于。庖。宰。彼。欲。亂。我。之。信。則。鹿。為。馬。蒲。為。脯。鵠。為。祥。鳥。犬。魚。為。河。伯。不。信。之。弊。尚。可。言。哉。蘭。陵。之。言。誠。信。如。神。李。誕。還。魂。而。管。子。亦。云。天。者。信。明。地。者。信。聖。四。時。乃。正。然。則。君。信。明。聖。而。天。下。可。正。也。

信。則。人。任。我。任。人。而。人。任。我。也。我。之。純。白。不。完。機。智。錯。出。以。秘。詭。奇。權。陰。詐。陽。使。天。下。疑。鬼。疑。神。真。可。方。物。則。以。我。之。機。心。開。天。下。之。機。心。我。有。機。心。則。我。疑。天。下。々。有。機。心。則。天

下亦疑我譬猶金鏤玄秋霜飛暑露夕緝義軒朝馳月駕則
玄工有不足信而天下有不大駭者哉

心與我或口與事或令甲布矣未幾而廢閣如故綸綍宣矣未
幾而停寢如故也賞格懸矣人皆曰此浩蕩之恩也已而介
田之賜寶書之徵又寂無聞也罰議寬矣人皆曰此滂雪之
門也已而安國之免季布之赦又寂無聞也力役亦云罷矣
而擇門之止輪臺之悔又寂無聞也封象亦云錮矣而大遣
大訶崇山幽都之放又寂無聞也天下緣形而疑影見始而
疑終君臣上下皆有機心以相御也而始為意見久成風俗

恒思之悍少年又且竊我之神以欺我而天下始眷大亂
矣

布衣之豪若李孟劇心者非有奇才大節止以不侵然語之故
吳楚間不惜以身命奉之天下有事大臣得之如得一敵國
况人主乎

深宮肺腑思以信成而母以不親不疎啟金玦之端荃宰上下
義以信成而母以不任不疑生釜鬻之實宮隣金虎威以信
成而母以不舍不信用開馬脯之奸文質寬猛制以信成而母
以不與不革失其辭之旨九夷八蠻其懷遠以信成而母以

深恩不仇戮引弓之難

缺敦信莫若先定計以不安偶成于謠喜或勉就于廷議曰今
具是矣可郵傳之州郡矣州郡曰擊柝張讀曰上令具是矣
夕櫓之高閣詰朝復之諸司矣已問之下意其未必也巨
相蒙如虛飯也已而請之上果未必也亦自蒙漫如賦等
也甚至人一同于製繒攀冰耳屬目之會等子烽鼓之嬉以
二三真信則不極以四方玩弄則解體

人主操衆肝爲膠漆。樹衆臆爲安宅。合人與我共託於不脫之抱。是遵何術哉。陸贄曰。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蓋天地闢止此一誠。者不二之物。潮汐之有定候也。開落之有定期也。誠綰約之也。氣肅而蟄垂之共戶也。日晏而司晨之棲峙也。誠繫維之也。叩心而霜霏也。告天而風報也。誠感通之也。血可臍爲碧也。身可化爲石也。誠膠結之也。

可藏為碧也身可化為石也誠膠結之也

愚按孟子以誠能動物然人君存誠初非有意于感動人也若苟責券責契之心即為疑鬼疑神之際上且為賊弑下且為

東

三

伏莽上且爲搏影下且爲竊神上且爲竊經籠臂下且爲悉
起鵲落其奚賴焉

衝防留浩開議之路也。虞庠周庠養誠之源也。萬鍾米地豐旅之既也。建木設鼓通議之竅也。勿執戈戟勿樹柴柵勿有所水疑火集于岫中勿有所吞吐竿瑟于所好勿開人以首鼠之端勿集人以城狐之淋。故人以誠為傳火也。王者以為照臨也。人以城為搏沙也。王者以為介石也。人以城為結澤也。王者以為陷隔也。人以誠為輪結也。王者以為輪軸也。不三不息乃稱城也。世之人君出則為淵魚之察。鈞簞之債。瘕后

之索。入則有機織之糶。壁壘之密。城府之鑰。因根生株。之生無已也。因枝生葉。之生無窮也。餘桃之侮。為吸。竊鉄之粗。為肖。下貢誠於上。而上不受。上推誠於下。而下亦不受。于是上欲設不誠。以操人之誠。則如握水。止簪。白馬黃犢之試。下亦借不誠。以亂我之誠。則如蒲脯。鹿馬。椶豎江竿之詐。反覆變態。至於不忌。盡言。士當其時。困五阻而鬱伊。歌五噫。以肥遁。孰肯傾心於人主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也。又曰。拘係之。乃從維之言。誠之能結人也。

王者渺然之身居於大內百步之外耳有所不聞園囿之間目

有所不見吾何能疑臆天下士則莫若推誠以臨之苟其啟
釜南千尋鉉植藩籬於耳目盛徒驥於閑庭是自困也夫惟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洽之如一氣運之如四肢以與情爲止
非而不示以獨以國紀爲進退而不示以私以恩威爲懷屬
而不示以成心陸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故虛心解纜
而德送莫之障誠故明心故心有韃而邪正莫之眩故忱愾
克宅不廢慎也而非爲倚八法言計不素敷也而非爲忌
王者丹楓以御精常梳子筆戶桑樞璇宇以居神常棲於典堂
寬牖民有情欲若屬于毛民有嗜好若離于囊民有病瘼疾

痛若療癰之在身。心思軫結。若鷓之手也。德澤敷霈。嬉然若
暖之飲也。計畫徃後。疊々若愚公之移太山也。故民見君心
如此。有披甲推鋒。枕首康衢者矣。有不殫金刀。據臂相連者
矣。蓋一登其源。而支流混出。若援之清一。培其根而枝葉繁
夥。猶種之榮也。

朱熹

四

朱熹

改過

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容受。不當後計其虛實。則事無大
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計較。必與辨爭。非告以有
過。則喜之意也。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
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
求妙解也。

朱子曰。改過責勇。防患責怯。

劉屏山謂朱子曰。吾子易汙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後。乃三字將
也。

顏子不貳過。所以終日樂。迅雷風烈者。天之過也。改而晴霽。何
等和暢。怒者人之過也。改而恬靜。何等歡達。

百年之暗。可以一炬燭積迷之陰。可以一恥決。故使速翳為旭
日。而扇陰凝為和風。亦在人主之一念而已。

入主之德。度始易辱。終難何也。捧蒼千里。日月照。糧。皇。而失
之。即不至廢。而趣與駭。當何殊。故曰。厚終難也。才以挈天下
易重。以持天下難。何也。力人扛鼎。意色無措。嘗試使持。盛曰
必無溢。即為獲如。有備。故曰。持天下難也。以我知人。易以我

此陸堂
公案以
而推衍
之

自知難何也。離朱之明不能見睫。慶忌之捷不能察皆育之。故不能自舉人則亦之。故曰自知難也。

仲勉稱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吾甫美宣王不曰無關而曰補闕。至於皋陶既以帝德罔愆矣而又胡云舍己。孔子既以

禹為無間矣而又胡以泣罪。文武既以無缺矣而又奚以未見。武美以戒丹書耶。夫瑕猶之玉也。考猶之珠也。聖人何嘗

精過哉。

穆滿之典德見於圖書汲冢文左氏傳乃堯能令終周宣之中典見于時序乃宋不勝刺如魯戲杜伯之類故鶴鳴不若祈

稟

括之曉永巷不若戎夫之親乃世猶以車改蔽宮而不以呂刑贖穆則湮遠不詳之過也。

若德無瑕終如始者上也。結緣緒素緣素也。無初有終者榮也。故發之棄而珠玉是獲也。有初終者辱也。雲英之響龍以

結任芝蘭而鮑肆運之也。

人主之過與衆庶異何也。為汚因卑其賤幾何尸高流汚勢在必行然而人主之改過亦與衆庶異何也。匹夫改玉名不出

族里人主祿除精粹藉香通于天福利盡天下也。

王者知畏天則莫若自畏其過故威懾於強狄不必心服于柔

氏百順於慈臣不必一和於法家。彌縫于衆見不必無恨于獨念。昔者明王有過則友之於身有善則歸之于民友之身則身慎歸之民則民喜故能易過而為功也。

無心之謂過而不改是謂有心。飄瓦之傷怨怒不及弱子下。是慈母操箠天視君過亦若斯矣。

陰陽偏駁身作之身不知何以此過在賦受重而習之神識順降非纖屬而格此過在實習倉卒不審曰渠何傷此過在徑

情緒近禍遠誰哉。逞親此過在忽微懷而贊積衡行於一逞此過在乘便逞意當前偶乎已不慮箭乎人此過在逞快故

稟

志不遠師好舉通棄未得其善先集之疵。聰明強武自顧甚具鼓鍾於宮欲人勿聞遂象上流沛澤下竭彼已懸懸此方

危滿遂于心則望而許遂于心則望而距如是者過之凡也。戒裂之耘非以棄禾則惡之蟻穴之潰非以棄隄實決

之故萬層間皇上以省思二字自箴誠監此也。

身首軀君道也德博而見物親而飛二五矣然見本于能潛飛由於或躍至於厲乃惕尤乃悔焉夫三居二之上乃危地

也以其終日軀而夕猶惕故得無咎而況于亢以窮台次而章於悔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有悔又曰過悔

衛曰不遠復無祗悔。而所以能復惟安於極應不及逆。雖難性而後終不免于有臭膏有大敗以害國君凶矣孔子。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深有所得於悔也。人主所以終于不悔者。始樂於有所應而因有所嘗。既樂于有所時而因有所終。終。樂于有所變而因以天下戲也。屬而不惕亢而不悔有自來。矣。

離朱至明也。熱寢不見泰山。蹶然拭目而秋毫畢察。養由基善射也。袖手無素縞。奮然貫弓而七札畢穿。人主之精神亦在鼓之而已。

唐陸贄陳九弊於德宗。謂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矜。威。嚴。恣剛愎。以六者君之學。始。使。願。望。畏。懷。三者臣之。弊。

養身

鄧以讚曰。唐人之愛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制之。何也。凡入之情。有不淨。則其欲有節。而其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于困憊。

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而韞縢塞之。不淫于聽。側載與。所以養口也。而一殮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莞綰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康以居。句陳營衛。所以養安也。而森飛會盈。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晏。朱翼。

不遠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詔。工師誦詩。御膳載。士庶傳謗。不求其狗。蓋善保身者。使欲不窮於物。不屈于欲。故美疾之滋。寡不若樂石之生我也。

無逸一書。叙商周之哲王。所以永壽命者。不外乎抑畏。恐懼。早服。康功。則人主之愛身。當何如矣。而世乃曰。有天下而不以志。雖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保身。以保民。豈必云神農。憚。憚。充。瘦。腰。帶。繫。黑。馬。肝。肱。之。為。勞。哉。又。豈。如。衛。家。所。云。吹。噓。呼。吸。熊。經。鳥。伸。鵠。視。虎。顧。之。為。養。哉。吾。口。厭。甘。肥。而。天。下。名。無。

有藝養不飽者吾厭純綺而天下亦無有祗福不完者吾居
歟黃農而天下亦無有膏晡露慶者乃所以為愛身也

黃帝問治于廣成子三問而不答齋宿而後請之則告之曰及
汝耳目一汝心志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夫帝之所問治民之
道也而所答不過如此今觀其言皆所謂治氣養身之術也
而帝受而持之至于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有
熊之民率以大治榮華至令則保民之係於君身亦甚明矣
人君一身戴堪履輿秉紉御籙何求不得而惕之是防味可欲
也曰清中之毒膳夫微膳焉聲可欲也曰蕩神之器太師微

樂

五

樂為目之於色也曰伐性之斧令太宰掌之四休之于馳騁
也曰斲慶之機令與人掌之君心日以清明君身日以強固
而其于天下又豈有痿痺不仁迷罔墮闕之病耶

竟奪通天下為一身彼其時廟堂之上元首股肱相為維係利
山勝陵網服宅隩天下無主處木處則其身之起居惟遠也
濤風則壤有無憑遷天下粒食嬉遊則其身之口體有養也
烈山焚澤按句四商天下晏然無所患害則其身之疹癘不
侵也在職置對作執成易天下不愆其期則其身之寒燠有
節也典禮傳秩五服彰施玉帛執享天下行安即和則其身

筋骸之束肌膚之會皆固也明侯記捷試功車服五宅三居
天下畏威懷德提擢瞻覺則其身精神發越無疲繭也考律
正音大章孔韶天下謳吟搏拊揖讓踴躍則其身過鬱舒而
邪穢滌也闢門洛詢衡室提章天下無所蔽索則其身之脉
絡榮衛不留於行也故上及泰清而景星見甘露降下及泰
寧而降水平醴泉溢中及萬靈而靈紀翔龜為曆朱草生神
禾教白鳥至是天地萬物何一而非其身哉故莊子曰道之
真以治身其餘緒以為天下國家此之謂也

高聖湯範竟步舜趨所以脩形也而孰知夫式序式歌之所以

樂

二

象其成也前疑後亟左宗右祝駘冕在御端拱而行懷養之
間所以脩情也而孰知夫慈父孝子忠臣悌弟之所以遂其
思也難縷塞耳絕趨矩矱和萬之鳴安中籙象所以脩耳也
而孰知夫雍門之泣向隅之悲堂下之言胥錄此以微吾聽
也玄黃彰施鈴華閭區玄酒瓦尊丹書越席所以脩目也而
孰知夫豐節之隱頗海之逸走燁飛榮覆盆隱穴枯槁白寒
就萬胃金之狀攀緣此以通吾瞞也

有自臚于巷用圭盈在之人為王之心膺而王之肝胆固有伏
蒲叩碑排闥折檻之人為王之耳目而王之官寮固有解纆

謂腰膝體骨凡之人為王之股肱而王之手足固有赴火蹈

水損頂摩踵之人為王之爪牙而王之肢體固

人主以天下為體天下以人主為心不使臂不使指自首

領肱腓以至腕拇毛脉有觸之而不動挫之而不痛者非身

也有摩之而不熱刺之而不覺者非身也有清煖寒熱不知

救有鑠錡傳體不敢搏者非身也人主合萬身以為一身則

奚必吐納為養也元神既惇准於天和而王者之精神暢矣

必然為遠也元精既練繫于明德而王者之筋髓固矣必

聚靈為山也東入岡陵于樓堞而王者之高駭開矣必收

消為海也通川陰于澗谷而王者之血脉流

膝可造轉可批裾可引輪可埋則氣宣馬不斥鳳不去虎不出

虎不噬則心堅矯詔可寬補牘可受齒馬可容徒薪可納則

骨幹固
庖丁之技熟于戒視以養外也梓慶之鑲妙于齊心以養內也
紀消之閑鷄馴於木雞以養安也君之養身亦若是耳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而飲食以養其休事之至近而所繫
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語云樂食當于卑樂言獻于尊人主一身于天下之欲無所不

得致而天下事持其欲以中人主故萬物章以宮一生

無不傷損之又損尚悞骨越神明也銀之又銀猶慮顛蹶于

末路也萬鎰之璞不以綬而張之為愛而磨錯者真愛璞者

也于將之劍不以押而藏之為寶而淬礪者善寶劍者也夫

人愛寶其精神寧直綬綬神藏而已將必有磨礪淬礪之道

焉故無遠者人主之素問也雖有禁方視之懸矣

人主之精神不能不用亦不能兩用夫惟執王捧盈之惧動於

懼則欲不得伐其性矣集木臨谷之防墮于慮則物不得滑

其和矣故曲房遠閭迷林越席不如御提章而聽路寢之矣

也燕息順養茹養解木不如問夜來衣之遠也僊仰誠信吐

納呼吸不如親著碩繡經史省覽臨決之為希宣也語曰流

水不蠹戶樞不腐故導人主以欲者人主得為而于身不便

矣規人主以無遠者人主不得為而于身便矣故夫攝心與

攝身內外異而非懸指也保身與保民上下異而非岐術也
皇上誠洞形神之理燭壽命之源母以返之者勞之母以靜
之者擾之母以攝之者戕之母以萬乘之尊而行殆母以九
廟之重而踐危則左圖右史何必不如舊陽之引年朝嬰夕
側何必不如倉廩之挾石即形受僞勞而躬受僞福名受僞

號卜世卜年與天無極矣

宋儒觀了翁言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可以養壽命之源而先臣楊守陳言於孝廟者曰陛下處乾清宮之時少居文華殿之時多將德日清明而身日強固此之謂也

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勇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枹輩至誕莫如金蓋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使若夫九以至英哉至誕帖若舍解夫亦重生之為蔽也

人主固有忘身狗彘者始於不自愛其生而終之不復能愛天下之生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于身為伐生之斧斤于國為珍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也

或曰人主神用而不已必竭貴有以輔之此神劍喻也形供而甚必渝貴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於求無所弗供貴有以畜之喻在干天之射鵰也于意無所弗馳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寔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杜體懸之為務非休也居如天神動如天帝而能歸焉

仲之為習非遠也窮天之虛替地之毛而鵠之飲之為卒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負暄之融而非以酌順風之請也吾以為養莫上于壽神而形為下壽莫大于壽國而身為小

帝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体天下一身四聰為聰四目為目以宗祖德澤為元氣以為邦黎猷為心膺以耆儒宿德為膏粱以法家拂士為藥石以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脉色晏安之毒有弗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通也夫孰知尸居龍見之為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為養耳也夫孰知

和羹醢醢之為養口也夫孰知肅雍宮廟之為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懼之為養威也夫孰知一日萬幾之為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于遙輿之快明德馨香何必減于紫庭之香由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所暢矣由儀之歌作而知百脉之舒平矣解慍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闡澤矣八氣被淳風冰膏津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天札油然各得其性命之情者誰非萬物一体天下一身者之大年歟

萬曆間館臣言今上頭年不出一過即祀朝講之期輒以疾解

臣不識陛下之所謂疾果有之年抑果以却臣下之請也如其無之則假之不祥若果有之則亦飲食淫佚之事也

民心者元氣也敵國外患者外感之疾也元氣固則外感無如之何然人有疾則以藥治又疾又輒治數治之後而疾無有然元氣之存有幾故夫明主于氣清塵掃之後必思既用民而有功當急養民之氣力以為後來之需故至計之臣不第曰祈天而必曰永命不第曰保國而必曰安民如漢唐之季新鄧支釋呼韓收燕趙渡河湟而國命不永者何也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必斃之道也故國不使

無事也司馬氏言多難或曰固國也又不可使多事也管仲言一戰之費即累代之功蓋也若不可使有功也山濤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也尤不可使急功也徐樂言民不安則易動也此皆壽國之方也

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達者莫如年未聞道者以精神拘知巧以憂畏拘得失以勞苦拘禮節以身世拘財利人主之知巧得失禮節財用比臣民又不同王陽明曰厚食濃味劇酣嬉浪竟日偃卧是挽氣序召疾也

萬曆己酉應天錄言今上仙杖久虛玉座塵掩中外察眾想望太乙紫微閣而不可得其形狀此其病為否南一印也而下美後漢利一椅也而始愛終後敵士大夫留滯都門者日夜抱桂珠之嘆而未已也此其病為結轡竭澤則無魚焚林則無獸民至於有今無儲而戴金貂權會者猶日割其殘膏賸隨以供九重之愉快此其病為焦枯天潢激其挺走羽流恣其猜測而譁於楚橫于漢長此衡決于何底極此其病為怔忡陽痿之波隨塞隨決隨通隨滯壁馬金錢與尾問而同歸於盡此其病為餐沙糜子我何親而歲輸數十萬緡之遂以

金縢為干羽千萬一稽山之伏發好水之盟敗吾不審何以待之此其病為癰疽

孔子三戒孫覺臺推言之大要謂禮義可貴壽命可寶神明可尊性理可樂而不為陰陽之所役則心閑而依依意達而衷和是曰生之徒亦曰聖之徒

人君貴乎天下惟吾有身吾而欲專有所重而察其當重固其健聽則鈞法者憚金注者昏而生不尊吾而偶有所輕而內權其寧外構其接則膏火自煎山木自伐而生不尊吾而欲有所輕又有所重而僥而踴伏僥而踴張則百藥無益其

一中而生、不專、夫惟有主以作無逆之所、寡欲以清衆欲之
衡、精不必盡、亦不必勞、氣不必欽、亦不必張、官知止而神行、
錫無端而樞定、而後精明強固之道出焉、

龍陽中流而泣、優施夜半而啼、則喜毗於陽、怒毗于陰、而有陰
陽之患矣、魚龍角逐、以飾其觀、流高變微、以亂其聽、則五色
殫勝、五聲誨聲、而有聰明之患矣、洞房清風下莞、上簾命曰
騷塵之機、青蛾皓齒、蕙心統項、命曰伐性之斧、龍蟠豹胎、五
醢三醢、命曰腐腸之藥、故醉楊女、戎之戒、嚴技珠、抵璧之懷、
惕紫微、朱蒙丹、樞刻痛之有歲、赤渭丹水、塗膏、奔骨之有刺、

則生、意、永存、壽、年、鞏固、故陳無逆者、善成天保之忠、也、

節儉

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

衆庶之家、稱薪而爇、數米而炊、不如是、則饑凍薄之人、主非然
也、愚重則何意、之不可、達、帝豐豫、則何求、之不可、饕餮、而
儉約、其神者、不許也、然且伺而中之者、焉而人主、亦易于就
暱、輕於一試、而不覺也、

唐太宗時、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欲俗好高
髻、爲宮中、所化、上欲罪之、魏徵諫、故乃拜監察御史、夫西苑
瓊臺、之壯麗、灰未盡、寒也、膏河餉海、之夕、遠、腹未盡、望也、清

夜臨渠之艷冶、骨未盡、收也、前胡以戒後胡、以怒哉、則儉之
難也、

隋文非宴享、不過一肉、當開皇仁壽間、戶口殷盛、粟支五十年
唐玄羅織綿、坊于西京、開元之初、外戶不闔、行者千里、不裹
糧、皆有共效、而惜其不終也、蓋人主之儉、固在菲衣惡食、亦
在取民有制、我太祖羅飼虎、却負簾、錦乘輿、以銅宮中、際地
不忌、焉耳、館堂、蓋有捐珠、藏金之風焉、

蘇子曰、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寔也、天下之害、無不
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

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程子曰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朱子曰止未作禁游民所以致財利之原省妄費去冗食所以極財利之用

孔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二寧之義豈非不得已之詞哉魯之三歸及玷簠簋朱紱孔子曰雖乎其為上不遜也晏之狄衰三十年厥肩不掩耳孔子

子曰雖乎其為下固也而人主之害又不止此秦亡於耗玄亂微厲奢之明證所易知也財聚民散永光太和之歟可勝道哉

蓋人主之儉能束於身而不能施于人能儉於茅茨越席大羹菜食之需而不能儉于五禮九儀諸侯四夷之會者總一己之欲而激天下之怒其禍烈而猶可制儉者失萬民之欲而業天下之怨其禍遽而不可復收拾

創業之君有大功乘時有為或可廣大守成之君止應約已以為民則

周禮曰關市之賦以待侯服邦國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言財非人主所得蓄也

愚按程子曰愛民莫先於節用蓋人主徵才人選妙妓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而民始有憂吟愁怨者秦陽阿歌北里甲鳴柱促引商刻羽洞蕭相和哀管齊鳴而民始儉儉儉者披文設振芳綺長纓拂雲華組從風戴九旒之冕曳金華之綈而民始有杞梓而肘見者問宮軒殿雲屋皓軒崇景山之址立

清風之觀而民始有穴居而露處者芳旅精裨露葵霜黃矣以駝峰和以辛桂膾四海之脩鱗臠南山之玄豹而民始有餼糗茹草者馳東海之批莖貢南越之象簞駕霽紅之長橋索纒城之幻跡而民始有遠徙而填溝者明主知其然惟正有供惟賦有式寧遺機于蟋蟀毋假情于窮奇寧見諸于葛屨毋忘志於鸞鷟寧炯戒于何曾毋致悔于璵璠誠以脂膏易後而路堅甌浦難填也洪流易涸而漏卮尾閭難寔也九重之愉快易忘而覆餗滿首可慮也故紅顏喧笑睇眄流光香悽其司吾晨也于是艷妻弗御妬婦弗曜而縞衣素中取

其是以倫使令而已。韓流軒后曲奏德靈吾懼其聲吾耳也。於是依子為親排優弗近而鍾鼓琴瑟取其足供宴饗而已。簡中之編綴人之猷吾懼其災吾身也。於是火鼠弗求水蚤弗致而緡繞黼黻取其足以尊瞻視而已。車華之飛堂咸陽之別館吾懼其傷吾志也。于是金玉弗飾雕鏤弗事而節茨土階取其足以倫風雨而已。易牙之紫蘭玄丘之丹楨吾懼其腐吾腸也。于是玄熊弗炙文豹弗燔而醢醢饕餮取其足以充吾虛而已。已乃寬禪敗之絀錢停位都之權酤馳國外之厲禁于是天下之民隔不泣巷不哀而五鹿不必乞矣。鎗

六

六

炒轉轉戴茅衣蒲竭四肢之敏以效惟正之供而不敢自愛其財駢手胝足趨事赴工竭下來之誠以急公家之務而不敢自愛其力披堅執銳衝冒矢石嚴烽燧之警以擇宵旰之憂而不敢自愛其死執非節用之所致哉。

堯之茅茨時之塗櫟禹之菲食湯之露輿文之蒿柱武之越席以至咸膳棄樂却馬焚裘常惜百金享用二簋皆美德也。他如衣曳綈履華鳥帟集上書之囊身衣澣濯之服節亦苦矣。古者車騎官室旗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公以至庶人遞有差等非以厭綴貴人之耳目而為卑賤者所以貞廉而

別群殊也。升孫不能定制賈祖至為太息故欲防民奸在于辦章服五等威而一民志也。

周禮王府內府之職天子鬻財賄賂私之物皆掌于冢宰其用安得不節。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千金也。漢書曰三十石而致一鍾惜一鍾之需則民間有三十石之饒民安得不裕也。人主操一德而衆美集無如儉。則欲節而身昌。儉則用節而國實。儉則供節而民阜。故漢文帝皂綈革履而栗紅貫朽。魏美成康有以也。元帝詔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數用貢焉之言也。然次笙度曲之好不絕得稱儉乎。成帝詔罷少府

六

六

技巧官城乘輿廐馬仍責列侯之奢矣。然長樂昭陽之寵不衰得稱儉乎。故指初元之哀建始之促而病儉者過也。夫人主必恭儉以為天下倡。我太祖却鏤金床碎水晶滿成祖衣敝袖之衣却五色之石誠作法于儉矣。司馬光勸哲宗以節儉上自乘輿服御下至親王公主之需悉加裁損勿聽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宮冗食之人而議咸堂膳亦謂節儉當自貴近始。然理家者必齊其家之人相忌海泊以相勞者非以一人食疏如蠶為解其家也。公孫弘曰人主惠不廣大人臣惠不節儉蓋人主以天下之財為財非必蓄之府庫而後

為已有也。禮曰：天子不言有無。宋太宗改畫椿庫為內藏庫。皇祖機之曰：人君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所謂不廣大也。乃今之人，臣輅車一出，張渠盈途，蓋品極水陸，供帳擬王者。又為親所謂節儉哉！

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遂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故川流不能定，漏卮山海不能贍，給整。

焦林曰：儉，美德也。士庶入行之則易，而天子行之則難。行之士庶人則難，行之天子則易。

儉約于凌兢之中，則苦獨斷久而心安之則樂。矜持于旦夕之務，則苦力行久而效臻之則樂。

舜拔金禹捐珠玉以養德也。三宗無鹽遊文王有正供以保身也。齊景為臺與鍾晏子嘆其飲民之哀為君之樂。故儉可以濟民也。晉平公好利師曠悲其邪佞在旁容，不悟故儉可以匡下也。夏后相坐不重席，食不二味，所以服有扈氏也。故儉可以格遠也。

上者下之望也。若君民之欲也。上好奢，故下趨文巧，僭踰為高，鬻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寔，以僥稱貨，實未至之財為當。

年之飲寧忍饑渴以驚綺縠，寧餒父母以食賓客，及至承離瑣尾，尚飾虛榮，以欺閭里，抵於敗露，然後強者實為盜賊，弱者轉于溝壑，流亡邑有丁口，巷絕皆驕者不戢之過也。

晏子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粟五尺童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

節省之說陳之于大帛之主，則投水之石也。投之于好大之朝，則因病之藥也。進之于瓊林大盈之時，則固篋之械也。節與奢同行而異情，節者有所構，節而不過，奢者有所繫，奢而不果，而其寃遠矣。

儉者明主之所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主慎于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主難于興作，則左右見以為窮于貨。主精于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可，至若為令甲有之，言及國囊，毋論其重輕也。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夫用能耗天下之氣，巧能盡造化之精，左右以此陰陽人主欲俗成康而治文景胡可得也。

上有拔珠抵璧之風，則下有懸魚飲泉之節。今之人臣有如是子，弊其朝冠，振其鹿裘，手有如公儀休相，魯嗜魚不受恐其

下乎人枉乎法乎有如張堪守漁陽折轅布囊而仁惠下威討姦者乎有如杜黃裳妻挈車僉青衣緣路強藩悍將折其謀不敢改節乎有如蓋勳不以千金責許平有如胡威父子世濟清節而畏為人知乎而君奈何不以儉倡也

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欲也者君有之民亦有之兩利之則兩得也而觴之則兩失矣夫易之損上山下澤有剝民奉君之象惟君子懲忿窒慾改二簋可用元吉無咎丹書曰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聖人亦有欲也保身保民從之自事欲始故曰從也多其欲厚與身以便身危而民與之寡

其欲厚與民以安民安而身與之可不慎歟

皇祖輪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欲也惟禮可以制之

熊蹯風髓廣轍約胎遠於口而不憚于心不必思胎毒之規而共味膏蠟也纖腰皓齒螭首蛾眉美于目而不遜于志不必嚴伐性之條而其色塵土也繁電羅之鼓撞萬石之鍾操欲桐于峯陽考浮簪于泗濱宮商步律而師曠消息之接于耳而遠攬其中不終奏而罷矣乘應現之車駕先日之馬控如濡之響極保人之和而為中受而良造左右之疾于行而滯

于理不發軔而輟矣

後宮曳綺綺則思纖嬪掖苦蓋卧荆棘百結而春號寒君庖羅繡則思震民室如懸懸覺鮮宿春枵腹以延殘喘之餘生吳女充下陳漫立遠視則思中谷化離之嗟秋風搗衣之苦黑雁墜而失時而泣白骨于林莽民燕蒙而獲我胡繭絲眠而泥沙用民涓滴以供我胡蹄墮受而尾閭洩

史記隋文初羅權禁則國家所仰給者賦稅而已而時以免賦則賦稅既濶略如此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則官繕征伐未嘗廢也至於賞賜有功並無所食平陳慶賞所費三百餘

萬段則於用財又未嘗吝也宜其匱于財矣而古今稱國計之富者以隋為首迺史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官服澣濯之衣乘輿躬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則固以儉朴富其國也然曾不能供煬帝頭仁之營江都之幸則信乎儉約者富庶之本奢侈者亂亡之因其明效可觀已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運偶為豐亨豫大惟王不食之說其飾六藝大姦言以誤人國家一至此哉噫可監已

宋太祖太宗時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

無夷狄金縢之遺百姓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及至真
宗祥符中天書既降齊醮糜費甚衆仁宗大省齋醮及減諸
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奏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仁
宗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以賈昌朝言於是議
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嬪御祠所賜之半著為式後養兵益
衆宗室吏員廩祿俸賜增廣饗明堂賞賚至一千二百餘萬
故用度不得不屈

神宗晉意理財然以勤儉率天下思有以節省他日更景祐殿
庫名自製詩以揭之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有敢忘厥志每慶

宋

六九

夕惕之句

賈子曰天下有理財于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
樂而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愚于懸網有瑋術於此奪民而
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愈不
罹予法網今雖大刻鏤之物繁多而纖微苦窳之器日變民
棄完堅而競巧脆宜一日而作者今十日不能成可用一歲
者今半歲而散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
不足也故以未予民以大貧以本予民以大富其數不可不
知也故宜令民不緣南畝者一切絕之以法非已嘗任不得

服華靡美非成率不得帶劔非大享燕不得擊樂非飲射清
法不得群苗于城市而主上又以節儉倡之民富而國裕矣

農桑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于南郊是而朱紱躬秉耒天子三推諸侯三公冕而青紱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內宰上春詔王帥六官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于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仲春大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嬪治蚕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築宮棘牆而外開之后妃

齋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勸蚕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績夫人世嬪之吉者使入于蚕室奉種浴于川桑子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乃脩器禁嬪女毋親省嬪使親者容觀之飭也使者織線縫製之事也二者皆以勸勉之使盡力于蚕事也

前者陽教之倡也后者陰教之倡也有是親耕親蚕之道以風之而天下莫不樂于三農九谷化治桑絲之事矣周道既衰以典盡廢間有行者侈百官車徒之盛反躬親勸導之實故耕必孟春已而改用欽蠶者染武也蚕必春仲已而改用孟

夏者後漢也東郊耕所也不于東郊而于鉤有美田者漢昭也北郊蚕所也不于北郊而于城西白石里者宋后也開藉勸農海內繅于富庶者漢文也進耕五十餘步能盡一壠而身罹播遷者唐玄宗也置室濯龍天下稱賔后者漢明德也尚功進金鉤株三條而國勢短促者後周也

我朝洪武已酉太祖親耕藉田於南郊太后親率內外命嬪登於北郊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饌曰民間但有隙地畱令種桑諭廷臣則曰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諭司農卿則曰自什一之制運奇巧之技作而後

農桑之業廢是食在于禁末作是衣在于禁華靡仍于內苑置藉田蚕室以時親省何一時一念不以此二者以身旁之而風天下也嗣是成祖務本之訓因仁宗巡道途而作也宣宗織嬪之賦因見田間織嬪而作也世宗更翼善冠親耕臺下藉田皇后親祀先蚕詣株桑臺乃製曲風無逸之詩谷祇登壇之賦亦何一時一念不以此二者以身先之而風天下也

夫人饑而食寒而衣性之真也是故濡手凍足則暑日冷霜降其骨踴什注响則陰雨三星皆其志也春麥且尾日冒時雨則

土脉元辰丹木倉庚沐其氣。所以肢無腫腠無毛寒不得息
熱不得停老弱不得繼則于庭而婦女不得婆娑于市何也
其所以急在鳥一日伐農將滌釜無糜糟糠藁藁不接于口而
焦唇沸肝一日斬桑將繭絲無予鵲衣繼領不乞于休而凍
者相枕而民始無以為生故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又曰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源民之
急農桑固以自急其生也

今夫長一家者其于家之人寒則授衣饑則授食勞則歇憊
供則思職居索綯則惕于耕流火則戒歲歲儉之恐其不登

而拊循恐其不同則有天下者使可知矣是故饗煎和外舉
割烹內膳夫饋食以膏醢珍非不甘也然而民有終果不飽
有食無儲者帝王弗樂也嬪嬪治絲屨人欲布司書受幣司
衆供服非不麗也然而民有曳絰緼敝授衿肘見者帝王弗
安也以天下之農食以天下之桑衣而又以天下之農桑釣
天下之衣食陽瘴憤盈日月天朝則上為之駕蒼龍戴青旗
冕服成綏來耕藉而供粢盛以帥天下農草木萌動元登
乃茲則后為之親東鄉桑北郊繰登室觀絲桑收繭而供玄
純以帥天下桑于是稼器有蘭種粒有辨斧所有具曲簿有

上者

式平其土地傾其田里毋使失時于是末作有禁奇袤有罰
嬪女無觀嬪使無繼絕其權側刺其慕組毋使廢事于是經
枯有制布縷有法格克有屏茲賊有誅行其叙秩正其貢賦
毋使剝脂于是元日有祈季夏有禱司畜有非猫虎及郵表
囑有饗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毋使害禾稼殘桑田至于漆旱
灾害則又為之避殿寢幸圭解陽吁禱桑林年谷不登國有
凍饑則又為之減重味省重粟而閑散養之仁當是杏花萬
葉上知其時錢鏐懿筐上稔其器嵒巖窮巷上詠其情饒餉
旨若上甘其味菱柝應茲餉餉軒軸上見其狀而啼饑號寒

杼腹履霜上深其痛失然後袂五袂四袂三有常業衣五衣
四衣三有常事夫然後農餘于粟米女餘于絲桑夫然後內
有鐘鼓千戚之樂而外無椎埋鼓鐃之風故曰我田既成農
夫之慶周公之告成王陳無逸諷七月漢小人之依而深燭
流火授衣于耕舉趾之苦故周家之法臣工唯保介傲三十
里之耕服而十千之耦比故其詩曰王里爾成來咨來始言
民事之重也重在民事故宮無煩治工無濕巧什一行而頌
禱作故其詩曰五我燕民莫匪爾極又曰曾孫之慶無以介
禱則惠農桑之效矣嗟后復肇帥實顯寔栗公劉遺軌微

田為糧。太王治岐。乃疆乃理。文王脩和有夏。即康功田功。而太姜太妊太如邑姜。賦萬車。手執績。相與進勞于內。而服習於上。其後也。乃不藉于畝。自休養。織。不亦重可鑒哉。

耒耜有秉。祈年有祀。田畯至止。有勞教以。身也。農師有制。條場。既圖有訓。康人遺人。司徒有政。重以官也。土地闢有慶。田野廢有譴。填溝道。僅蓄有賞。若罰責以寔也。春和則謀。賑農功興則弛。役水旱。仍則與田租。順成則借。大侵則素服。減膳。食不舉。樂。詳以法。惕以義也。惟黍惟稷。可以享上帝。即雙南。蒼壁之為不毀于此矣。庶民親則百官和。是故為酒為醴。可

以給百禮。則精銀拱壁之既。不腴于此矣。群生遂則百務舉。是故太倉太庾陳。相仍。可以倭緩急。則盪鐵。銳銳。璫璣。琬琰之積。不珍于此矣。故晁錯曰。明主貴五谷而賤金玉。此之謂也。

呂覽曰。昔先聖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非徒為地利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

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是為非。非為是。后復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

近見日新書院講。云庶富而教。方才是王道。若徒富庶。却是霸功。竊謂王通自有始終。霸者之富庶。畢竟是騷虞之術。王者之庶富。自是因天地之利。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蓋有坦蕩之術。斯非管夷吾作用也。

景文康公曰。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領。一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五田制也。遂人之

溝洫與水利也。草人之畜止均。漚防旱潦也。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後無適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由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動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愛其舍本而趨末也。羣農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與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奉事重農之意如此。後世民有欲耕而無田者。上既無以給之。所謂勸農者。是不至百畝口不問。耕耨。當春一遊。不過應故事耳。

周人重農。寔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卿六選之民。必授

田之廣也。卿大夫三年大比之實。與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則皆于御遂中。許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遊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今觀于詩公堂之躋。即獲稻之夫。髦士之蒸。即耘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

武帝元狩初。董仲舒上言。春秋它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蓋重之也。請詔大司農。使閭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從之。

漢武帝封益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按趙過為代田之制。大都做後稷之遺。又善田者。今學養苗之狀。止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率于官。儒教民于邊。郡其後。連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之。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然則務本之政。可緩哉。

用人理財

賢與材之並。急于人國也。車三輪。鳥二翼也。天之所生。元有此分。數有之餘。之虞。則有不足之虞。火則有明。猶火也。其道光明。在縣下而升之上。譬之則不遠。財猶水也。其德潤澤。在縣上而布之下。鹽之則不行。長養而保愛之。則嘉禾也。梁棟也。泉布金刀也。權敗而廢。濫之則草莽耳。糞土泥沙耳。玉無翼而飛。珠無脰而走。楊聲于章華之臺。炫曜于綺羅之室。而高賈。朽於出岫。彥聖歸於紫瑛。一以濃投。一以淡賂也。使人為聚歛之臣。而使財為賤賈之貨。是兩相病也。夫唐之初。與其

人財孰非隋之所棄。與隋之所積者哉。

取士之科。欲其廣。取財之途。欲其約。漢為上。唐次之。宋又次之。雖科目尚制。而古辟召之意。猶存。雖經制未備。而古薄歛之仁。未泯。如方正孝廉。博士弟子。明經進士。安石經義。如露臺惜金。衣袖三濯。燒羊忍饑。其慎愛人材。同也。漢之六條。唐之九等。宋之七事。九事。課吏。漢之宰。相。監。宮。中。唐之內。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之官。官屬。樞密府。受察。臺諫。固即古明。陟。陟。無私人之意。藉令後世守而勿失。何至人之云云。而邦家珍庫。哉。故有廢一法。則國亡。一法之利。者。後世之用。人。是。

集賢

七

集賢

十

也。漢以列侯領郡國，簿書以宰相兼度支，宋以尚書禁諸務，門閭古崇，金無私財之意，藉令後世仍舊勿改，又何至顛沛之技，奉先撥哉？故有一法，則民受一法之害者，後世之理財是也。用人之良法廢，則有太息，後古如衛瓘、劉劭、裴子野、沈約、李錡、劉祥道、魏玄同、沈既濟、胡寅、司馬光諸人之論，誰為什之理財之奇法？與即有憤切時弊，如文學士、武崔融、陸贄、李翱、而蘇司馬、歐陽諸人之論，而誰為聽之儉、審、淡、簡之意，不推之財，貨而推之用人，搜羅、蒐聚之動，不用之才，高而用之，財賄于是用人之禍，移之乎理財，則七葉萬

錡滿闌，給開助工黃紙，朱提鐵，趙習為孝順，琛賂充盈于大內，并多冤鬼之號，賤貨不流于民間，為妖狹之祟矣。理財之禍，移之于用人，則剝下媚上，已甘災疾之快，心抗指庇民，蓋惡芳蘭之當戶，南冠而熱，覆盆敲膚，剝髓以求之，賢人後人之未至者，鬼薪徽索而廢之，何其重于財而輕于士哉？夫士也不使之彈冠結綬，而使之洗耳潛淵，不使之敬事後食，而使之草耕木茹，不使之立朝論道，而使之枕石漱流，不使之經營四方，而使之間以十畝已外矣。夫財也，與其秘之而為一室之供，張何如出之而括四海之流，止與其施之禍變

而十、百、千、萬，不為思何如，費之平時而升斗毫厘，皆見德故為人計，則懸關當補禁錮，當開而起廢之典為尤急，為財計則通賦當寬，開稅當除而散財之策為尤甚，何也？伏蒲櫻難叩，墀借劍志在鳳鳴，而不啻立仗下皆賢人也。責要鬻子，毀廢撤舍，校錄斯脞者之，所輸皆民膏也。

家人之治生其始也，數人足以任驅使，數金足以致富饒，而共後也，家累千指，箇箱日入，而不足于用，故國家之典，常以一隅之才，雁行而取天下，而共後吏日增，而不乏，常以一隅之財，灌輸而濟天下，而共後國課日增，而不給，如漢初併官省

職損十置一，歲漕粟數十萬石耳，其後增置官七千員，則析秋毫矣。唐初省官七百餘員，歲入二十萬耳，其後萬八千員矣，進鉅萬，矣宋初設官近萬員，內府出資有司者且三百萬焉，其後三萬餘員矣，歲供至六千萬矣，取之愈多用之愈匱，則浮名虛費之累也。故宋才在，省文法而覈財在省事端，朝廷養士已久，而取財已廣，乃循良若黃穎川、韓馮聖、龔渤海者，無有也；奉使若張博望、蘇屬國者，無有也；將帥若衛長平、霍冠軍、趙蒼平者，無有也；能無藉常股剝民錢若漢、盜、鉅、舟、車之累乎？能無重租稅以困辱費人如漢商賈之律乎？能無

衛官如漢之武功爵乎則何以故也。選擇未審歟。器使未當歟。考核未實歟。源未開流未節而蠹未剔歟。奈何。言事者重招致而歸言綜核喜賦利而卷舌。國蠹不思制科序貢。曾監祿吏途非不廣也。雖田有御史治粟有監司漕有中丞關有却使法非不詳也。而人與財交誑者則六者不可以不講也。書曰惟土物愛厥心。減漢舉有孝弟力田之科。今誠能復古限田之制。令民富者不得連阡陌。每丁應得有限。外之田為餘。田增稅而寬細民之力行之。以久漸至。驅青衿游賈而盡服南畝。戶皆耕讀。三代淳風其可復已。故一舉而人財皆

裕無如限田便

孟子以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而政事又歸之于仁賢。此其一得。一失而理不理跡。倏得倏失而窮不窮代。夫仁賢若諸利彼阿堵中物何之。掛齒然。周官三百六十屬。非仁賢乎。其而掌非政事耶。亦何嘗諱言財也。國中無賄高君以為養飽吳起謂之枝官。蓋天非兩粟而錢樹不自花也。有仁賢以理政事而財始饒。土之生五穀也。一歲再獲。爪桃棗李各以令致。龜黿鰐各以時成。鹿生于山。命懸于庖。萬物若烟海。物惟錯財亦非不足也。冗官耗之既以為護林。又以為封疆。朝與暮

爭利上與下爭財。搜山括海。開採無時。與天地爭中人。乘傳飛入城。擇人而食。有誓金如粟。馬牛如羊。省乎有清畏人知。乎有錢穀不對者。乎將為朕。匿探囊之盜。而守儉曾不知有。力者負之走矣。

孟子曰身以積精為寶。國以積賢為寶。

夏之璣璣之珠和之璧。晉之璫璫宋之結綠。世皆希而珍之。然而衡之以一物則重加之以四海。萬國則輕。假令有現物于此。寒可衣。饑可食。為豐年玉。為凶年穀。積之無臭。穢名而有。潔清之譽。匪惟無眩。匿厚凶之慮。而且。有絨。膝苞桑之固。雖

廬深山大壑之中。而有豆。天飛虹之彩。其堂而不滓。則白瑜璫潔也。其貞而鮮。砥則南金。遜烈也。其光主德而鎮社稷。則東序天球。明堂昆吾。不之重也。其靈犀通而應螺解。則一代之元龜。九圖之具。幣不足侈也。則莫若士。惟夫貞士也。而營之以瑕。猶玉也。而題之以石。一以歛薄。一以委擲。一以摧殘。一以收錮。垢窮瘼索人。可隱其鱗。株枯草朽。上不收其用。連風霜之飽。賔應歲月之煎。磨星晨露。晞而哲人。頌瘁精銷。魂歇而國。鮮章光乃始。仰屋吁衡。而曰國之賢也。是何異。銅璞于岳。沉珠于淵。而曰吾貧無寶也。豈不惜哉。

管子曰王主積于民伯主積于士哀主積于貴人凶主積于金

譬之家然倉箱筐篋累如也入其庭空無人焉是真貧也其不然者主伯亞旅分職課業備保稚子并力協心不問而知其富也藉令主翁牙然擁以阿堵而環顧左右無一與共則雖陶朱倚頓翡翠金珠千倉千箱猶天祐地聚其藏極與躋踞者守耳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賢之為寶也替香不賴較粟經緯不同布帛具不可以為棟梁力不可以為輿馬

不勝積必不勝用則何不盡發國府之秘盡出大內之珍而引環意琦行之士以為法物乎則何不盡捐山澤之藏盡割陳朽之蠹而重潛幽光之珍以為代寶乎又何不移夜光奪目之珍萬鎰連城之寶用之于百朋三錫之英以為國珍乎蓋必當吾世而使璞無抱珠無遺然後居廊之禹蓋蓋燭然生色使立吾朝而式如金式如玉然後盛世之黃鍾大呂鏗然成聲用之華國用之光庭用之耀靈而世蓋益以質比德其數不勝至明也

用人

朱子曰人主務聰明之實在信任大臣日與圖事

胡五峰曰人主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祗席偏信則家庭之間遠于萬里

桓公之得管仲也曰自狄之聞夷吾言也目益明耳益聰

君臣上下精神動盪血脉流通廣履細構以優之轉圜止輦以容之執爵割袒以尊之引裾擎笏不以為激矯即埋輪不以為專容嗟痛哭不以為狂連章累牘不以為瀆先事而言取其卓識即事而言不責速效後事而言不厭重疊言悟而諒

其心以從而求諸道乃為善任人哉

盡下則神簡可以御衆煩盡下則志靜可以驅衆動盡下則身還可以任衆勞

王者震疊之勢不以樹威叱馭之端不以用士奔走之權不以快私有游逸而無喜起有予奪而無愛憎有詰責而無猜嫌有懲艾而無嫉妬有姑補終察而無藏宿之怨

惠之相公儼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子思曰必潛之志若燕鳥可耳臣嘗豫何足以解天下士而得言愛惜哉今天連城之壁不救于時卡和抱璞而泣矣若割之不以為琛璣

璫而僅充珥珥環之用則下氏之法尤有甚焉者重傷故也國于人才何以異此或代鳥飛或逐鳥走進無救時行道之虞處有尸祿素餐之譏豈所稱真愛士哉

手皮知尹何之愚因子產之言竟不使為邑漢文帝自以為不及賈生而卒不用為公卿漢武帝知李廣為名將任為前將軍終不使當單于此以知用人之貴嚴也

人君欲為人材計則養宜豫鄧林之野必斧斤以時而後梗楠杞梓拂雲摩空則養得也察欲其精得燕石以為寶什珠而藏及發而密掩口則擇未精也用欲其寔而盡金不可以為

美塵不可以為飯而掣肘不可以為害也

君臣之交履言天澤矣中孚言鶴鳴子和何其渥也鹿鳴以燕賓慕蕭湛露以燕諸侯一則曰我有嘉賓一則曰既見君子曰今願曰愷悌其維維懷思又何如哉蓋君輪也三十二軸

輶轉而輪轉君官也二十五絃七十二變伏施相為官而替始比故君稱孤道寡于大臣也在坐為起在與為下豈通禮哉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作威作福蓋經曰臣作朕使朕耳目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故作以君獨有之

朕朕耳目而惟臣作之是以知委人以親密易假人以操權難也

腹心之任利其不利其二耳目之官利其通不利其塞故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也以言為利其害小以言為戒其害大也

宋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甚諫言之

黃履翁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至要諫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大夫則人主之權重矣

官省而事未省人省而官未省豈以官為群臣之官而事為群臣之事耶抑量群臣太淺以為有官亦治無官亦治也視官職大易以為倫員亦辦不倫員亦辦也于是暫有所虛浸假而暫以為常旁有所寄浸假而寄乃以為真借口于借縷而實為庫藏展轉于借寇而實以薪積主爵補牘而不得公車交車而不得以簡代煩而漸債以煩漸簡而漸終以下攝上而虞備以上攝下而虞藝力有限而吏生玩人將代我胡必慮終我本代人胡任勞思擇担之心兼之以希進晉滯之虞重之以使攝上不辭積薪之勞不得以詞色借之下不能

銷鋒石之帳不得以名法寬之氣竭于三鼓力衰于弩末
一人兼數事故不能收一事之功一官擬數人故不能得一
人之用也

才也者升之則為雲沉之則為泥作之則為虎不作則為鼠用
之則為臣不用則為虜有國者不可以不知也今天下無自
直之箭而矢之用也甚廣無自圓之木而輪之行也不乏樂
括之得道也

越俎代庖無論一人精神不能兼治即視為寄寓不肯專圖難
在任事則常歸前人難在後事則常留後人其為害已不小
矣

者

九德三俊之徒然成象語成文左執規右臨矩國家盡得若人
而用之尚矣然舉因譽庸舉盜使會使詐使愚之說又何稱
焉嗟乎才固不易也以名薦之以法窮之以氣折之以全收
之使斷地不羈之士不效朝廷之用而徒馳梁于法網之外
以為自用其為害也大矣

田仲之義居較比之堅飽無用而縣之城禁之危崇先之五兵
李斯之字畫于今為祖為國計者亦用其才而已蓋豪傑之
士其氣力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操仰瞻矜視與下

位間左為偶而束縛于區々之禮法是故莽之則不思教之
則不誅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也于是疎網羅之目奉璽
士不以介冑輕武夫亦弱大賁不以白屋棄寒賤故長材負
俗之徒皆耳柳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為奸故
其時天下有饑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撫之則
可下也唐宋之後用人雖間許大臣群名典諸色人等薦舉
然科目自常操其權而事縫下士翫敲曲辭皆得安坐取公
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為敵國矣故
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以富鄉為京東一路也也
擇沈鷲勇悍之人為吏而重牙校之選以蘇軾為河北五路
言也唐虞右以肅祿而收攬吏權以王有為嚴勅二郡言也
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以鄭剛中為永嘉諸郡言也蓋豪
傑係天下輕重從來公矣劇孟洛陽大侠也吳楚之及厲行
傾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以為喜朱先驅河北
名豪也劉惔嘗薦之于朝而唐宰相不能用既而幽州首亂
卒失河朔此二人者是不涉六藝之途名不掛孝廉賢良之
薦而左提右挈右重彼豈能如漆園蒙叢之守恬怡然
也則貴有以援之矣

夫人與人相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劍落角距。而為一二人下者。此一二八必非常人也。故隨才疏舉。或推鋒敗死。或是智曉兵。或家富千財。而奸施或譚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入士伍中。一依敘錄使之試其素。舉千難事。而耗其雄心于利。操彼游俠。皆朝廷耳目也。何奸之能為。

劉卽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謂常人吉士自古所須。又何必。悶鏢不測。詭故不情。吐露五里。揮日三舍。陷險若驚。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乎。然不知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勸相習家。謂之吉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為常人者。能為非常人者也。

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將任之。使者曰。客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桓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而失天下之大美。是失天下士也。遂授以卿。孟明之敗于濟也。穆公不以一貴。穆大德王。潁泰征南軍事。或謂其奢侈。不節。羊祐曰。潁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張嚴不可以任。師傳而可以為吏。張東之不可以為司馬。而可以為宰相。故曰。察摘機。可以取材。天椎鳥喙。可以愈疾。以王以石。洗金以盈。濯錦以取流。布以反。無棄物也。或施直。鑄遠。縈紫。環休。儒樸。虛暖。岐脩。靜。

無棄人也。此疾惡太嚴。陸終以為患。而推廣太精。人才難進。呂公著所以為戒也。此張孝祥所以請廣用人之路。而劉涇以君子小人常兼收並蓄。無不容也。

許靖以虛名見劾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賤為累。先主納之。

周汝礪曰。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畫宗少文。所謂通聞聲而相思也。慕說雅而黜韓非。思子虛而疎相如。所謂進前而不御也。惜哉。

毛澄廷對策曰。為陛下富民者。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

而民之流移失業者。猶或有之。况復罹此患耶。為陛下救民者。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聊之困。而民之作奸化科者。猶或有之。况復值茲困耶。蓋饑寒切身。則行同禽獸。利欲心。則命同螻蟻。民情大抵然也。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關土勸耕之張堪也。皆極桑訓織之范純仁也。皆開閭思過之韓延壽也。皆化民以德之仇香也。於以富民救民也。何有。

待臣

朱子曰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主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開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合併無外之謂大混同無耦之謂尊。天下若君之天下也有高視天下之君則彼我之藩立而于勢也外矣。群臣若君之群臣也有勝臣之主則長短之形成而于勢也耦矣。

忽接遺書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皆賢又合謀

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以國然觀禹之對舜自譽其美度之勤何嘗謂不及而舜之無為亦未始親事也劉向謂堯師尸壽州文父舜師務成許由謂聖人無常師焉堯工賈無弗師也郭晁曰五帝之與臣屬也其名臣也寔師也三王之與臣屬也其名臣也寔友也五伯之與臣屬也其名臣也寔賓也愚以為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焉後臣之伯其師同時其所以師虞夏耳帝之與臣腹朕耳目也王則金礦木鏡也伯則削鑄制割之工而煎熬齊和之宰也

泰立邑人祝齊桓也愚無獲罪群臣百姓虎會對趙簡主書也

侮臣之禍甚于臣侮君皆察于否泰之休者也

人臣非能蓋在君自求蓋耳晞陽常照猶繼歎于焚膏望舒常澄借衆星而炳煥況明見萬里而不自見其睫乎鳥履扛鼎何如衆蠹之共功資育與材不如邪許之相節況力舉可鈞而不自舉其身乎故曰舍已使

書稱君臣同寅協恭蓋協之義從力從心力衆而心一也合衆力併一心協之謂也今臣下忽見顏色于天市太微而不可討政府几于疑府朝廷有若訟廷又安所稱協哉

始建廷臣皆莫予違衆為龍亢繼建臣工皆為身謀衆為象

終建臣工望錢深而誅錢甚也轉覺容之之易親其衆為竟夫至于傾江河以沃之振疾颺以撼之而惟恐有遺種焉則所存几何而亦何以為國

孫九二以剛中應五而六五以柔中虛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泰之初接茅囊征與共開馬泰之極銀貞無咎與共保馬二言所為五不言所為二臣道也以任事為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為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為故曰以社元吉而已狀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夫明諱之為直而牖納以為通守正之為經而卷遇以為權斯亦下所以交

乎上者也。同人之九五曰：大邦克相遇，睽之上九曰：匪寇，婚媾。夫莫難於如成心而克以太師莫難於如疑心而諒以匪寇。亦上所以交，下者也。

居天也。天，體圓；臣，地也。地，體方。君執圓，臣處方。難移，圓易轉，亦其體宜爾也。

君臣之交，多由于數千里而一，猶比肩累世而一，猶繼踵才難得也。上以為易，則激三畝之誠，猶見則相知之投，猶按劍才難進也。下以為易，則激高帝論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時所解，遠就遠進士，親安仁等當以過，請使知自新。今已歷年

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憲宗時，事慈羅倫，校謫復補，館職林俊、張黼並譴，復官。孝宗時，疏舉謫籍遺賢，丁議，張告輩五人悉付部用，以皆知得才之難者為之。臣者，幸得進，又豈可忘難勝之恩而不思為之報効也？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

親微曰：君臣同心是為一體，若但存形迹，則興衰未可知也。如地比水，則土不燥，剛如水比地，則水不溫，狂故易。所稱地水比者，君臣之義也。臣所行之法，皆君法所賦之財，皆君財。君亦何必以在我者為是，而在人者為非哉？聚散成山，收清

澤治人，群而謀之，人群既示，神靈之祿不廢。下濟之先，已舍輿論之公，不損主持之休，非上順而下陰，蓋上易而下難也。乃為比之義哉。

蘇洵曰：任之以禮，方可責之以法。弗任而責，是肆騷騷而望千里也。

仲長統曰：任一人則改事，任數人則相倚，俱相倚之害成而又虞事任之擅，勢則吹有混替，而墜將上下鼓也。

劉瓛曰：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亂。

為君者求治之心，欲其專，意念則平于權衡，渙汗則堅于金石。

繫天下之大命，母以私昵，掣開軍國之大計。母以他嘗備，母快威為重，母以寵為寵，權附于事，母怯權，而正怯其事，利附于功，母疑利，而併疑其功，母銷剛正之氣，母露揣摩之端，為臣者事上之忠，欲其純，功不必出于己，惟其長，議不必同于己，惟其是，母悞始事之雅，而托為諄，以慶厚，母虞倖成之敗，開一日以自完，意所未至，母執于詞，理所未勝，母亢于氣，先於疑，躬而薄于求，人動於謀，職而不徒，待謀急于本業，而事

上，所權者外貌也，而中操之以伺心，則不終下，所執者國是也。

而遠涉之乎自用則不終上有所嚴憚也而未必有所親信
則不終下恃其為親臣也而不覺其為外臣也則不終上與
下同相得也而未相忘則不終蓋在上者以疑為府宜破之
以信在下者以激為媒宜漸之以成

隱伏不得親陳而微詞又慮其見忽也不得不開之以大相脩
隙者因而開之譬畫不得借箸而省又慮其不動也不得不
合之以衆議甘心者起而擠之此上下之交所以終離也

人君之度宜虛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皆楚莊王
朝謀事群臣莫能逮退有憂色親武侯朝謀事群臣莫能逮

宋真

退有喜色憂喜形而盈虛判矣其鑑貴明伐吳之利舉朝以
為不可伐晉之害舉朝亦以為不可或成功或以亡國不
可冥一決也其行貴斷鎡和弗斷無異鎡刀六國之封止于
借箸澶淵之役決于渡河韓愈所謂凡此秦功惟斷乃成是
也御下貴和太陽垂照而晷量自傾往復問誰而後封禪之
失得以陳按轡紆徐而後十事之說得以進韓維所謂從容
降接以盡臣下之情是也趙直貴容虞舜聖帝而成以丹朱
漢高明君而擬以桀紂主聖臣直何損聲光乎迨納貴賈于
金之衆非一狐之腋故長安之都定于輕輅誠僚之捷聽及

與人國有大疑何嫌博訪乎晚覽貴要人君猶北辰然所以
後群動而不為解動後喜者若躬慮因攬權者親除吏如失
体何故固知國蕪而体要始得也

晉平公問曰桓公九合諸侯君之力乎臣之力乎仲
善制割隕朋善削縫實晉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臣之力
也師曠曰譬之味管仲善斷割之隕朋善煎熬之實晉無善
調和之羹已熟矣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幸職甘苦不可以口斷而決于庖人庖人重于君矣然君終不
斥庖而代之割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于伶人伶人重于

宋真

君矣然君終不去伶而代之調乃其任曠才也非題則焉
疑矣埋輪之跡或意為釋憾伏蒲之請或意為示恩空頭之
勅或意為實重從薪之謀或意為寵囑司畜矣聲教已集而
不欲與人以名恩欲已收而不欲與人以德事欲已出而不
欲與人以為重利欲已覺而不欲與人以為潤是使曠才者
不得效庖伶之伎也

鼓宮之應鼓角之應機有固然上以聞令下且聞也上以相蒙
御下且相蒙也

君子在朝則天下治故容蓄于師親附于比凡以為天下也

韓求仲曰良辟臣千古希逢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
心之難而一德難也以梳鑷而就垂紳則紆體推亦不勝煩
也以青蒲而撼紫閣則削卑補牘不勝格也此一心所為難
也陽遂見日而燃陰諸見月而津虎嘯而谷風生純與而奎
雲集君臣亦然或不介而自親或曜之而愈遠此一德所以
為難也

人主課功無開之以謝責之路吾任不專彼將有所諉夫功者
人臣所不敢分亦無可分者也第使人翹然各見其功則人
主之功愈量矣第令責而不任則為代庖為察淵權不附于
人

人而功敗任而不責則為委轡為解紐權不附于人而功亦
敗故猜忌之主二三其任于臣者導安引逸於臣者也推誠
之主置腹委任于臣者遺大投艱于臣者也遺大投艱于臣
臣效其勞君尸其功導安引逸于臣臣享其逸而君任其責
矣

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以振其辭地不振之心而使之效能于責之
內人而限之以責則可折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之不敢時寬
于責之外始則推諉者寬然有餘繼則朝考夕度日馳騁于
職掌之內而惟恐不足始則親躬者焦然不足繼則塞隱

明日照臨于無事之哲而愈以有餘迄始終歸之君勞始終
歸之臣亦何不便哉

吾責之心濟而惟思維責之股肱而恃待行責之耳目而惟視
聽責之肢體血脉而惟營衛經絡乃曰而胡尸素而曠課而
負乘而覆餗而越庖俎而易衣冠彼且為束縛為躑躅為拘
牽為首鼠為巧覘為錐後而逃其所責甚者影射萌生旁竇
互啟功未成而或害之功欲成而或辭之功倥成而或懷之
禁至以皆怵權之故也

宰割烹煎合而成味也剪綴緝製合而成服也斧斤凡鑿合而
成室也青鏞笙瑟柷祝合而成音也

天其陽乎地其陰乎水火者流行于天地之間而為陰陽之故
鉅者也地與水比陰從陰也天與火同陽從陽也天與水遠
行而訟滿起矣火入地中而傷之者至矣至于天地交而為
泰天地不交而為否水火交而為既濟水火不交而為未濟
有通有塞有成有虧通極而塞虧極而成機固可忽乎哉然
地惟下故水親焉天惟高故火親焉為君者亦法天地而已
矣

人主之臣世以經而共御世以術有曲直沉澁之思及惟憚會

暴二者皆難取之物也。人主欲滅其機而折其氣。不得不以其習之所趨。故披緇入佛。與大呼盧賭博者。最人主之所惡也。然而不之絕者。智有所困。力有所訕。則不能為斷。故夫但詐摯猛之士。人主之御之。亦必有道矣。勞之以職事而靡之以利祿。皆是物也。

秦皇空國之其付之王剪。恐上疑乃多請田宅使上謂剪會止此耳乃不忌剪。肅相國用此意。蓋產通賈。漢高及下之獄。子房不愛上戶。急避谷以從赤松子遊。漢高因是相信不疑。則漢之御下。實于秦矣。漢高初用酈生策五六國後。欲以挽

楚權。非真有公天下之心也。子房諫止之是矣。乃諸侯兵失期不至。子房請指楚地。令信越等自取。又似鄰生策。可見漢高之心。未嘗一日忘信越也。則漢之封建。亦大異于周矣。王者作用要至誠立義。帝徒為養食者藉口。故劉伯溫諫太祖勿奉牧豎慮其後也。況取下者可不慎之于始乎。

優接者皆所以慰豪傑。選公卿所以尊朝廷。

上有少嚴之色。則下前順旨之心。上有微譴之詞。則下起避辜之念。下不能達上。則情壅上不能達下。則澤壅仁者不泝。臨貸以分財。智者不能圖事。以決策百官雖衆。不以奉公計慮。

雖多不以憂國。長沙之行不還。江都之相不召。而欲人臣之畢忠殫悃。其可得乎。

蛙之怒必式駿之骨。必言以作氣也。謹言銅而不開貞臣曲而不白。非所以為作也。豹之文可變。鴻之羽可儀。以章采也。冠已廢而不彈簪。已遺而弗顧。非所以為章也。及不必傷其手。擊不必試之末。師不必用之三鼓。以完名也。車無懸金無賜。而祖道供帳無人。非所以為完也。蓋不必務脩之以得士之心。而務執之以康士之身。康之已遠而道矣。胡又摧之困之。慈愛之主。組為絕而佩印為鉗也。可乎。

易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高澤下矣。而澤得以通氣。于山者。則山之虛受之也。若心不虛。又安能受。與之論大道。則見以為濶。事情與之摘細。故則見以為彰。主失拙訥其辭。則見以為淺。略而寡智。廣肆其說。則見以為蕘。野而倨。倨如左儒之別。若如親徵之辱。我如拔策以難弘。如獨公輔為責。直其情懷。可勝道哉。

人主啟唇則珠傾。則萬則王孕。而臣執敢以。雖黃盡慮。喜集則雲慶以色。露晞若陽。怒交則電微冰屋之影。颼飛火樹之風。而臣既敢以。雄白盡鳴。筆血氣以按筆。合陰陽以攬腕。則請

日攻心而臣孰盡解紛之策。論不能與絲竹爭音。孰能不與蓬蒿競態。則玩日喪志。而臣孰盡指迷之忠。叩關似乎危。折檻比于批鱗。則盡撤威靈之不易。略驍黃而不濟衆議。合肝膽而不啟群疑。則盡捐邪邪之不能。故泰之交。由於能下。而威之感。由于能受也。

宋翼

布公

人主之提綱肅紀。表舉群寮者。惟此大臣。疑大臣以權雄。敢直躬以建諫。而大臣遠輕。小臣操其重矣。扶微宣隱。開導聰明。若惟以言官。符言官以言。誰敢批鱗以賈罪。而公議遂絕。私謀信于下矣。持肘而克權。據臂以爭功。登極而求。操斷而代。不若曠官而務侵官。不恥溺職而務越職。十羊九牧。一默百興。如此是衆為政也。驟聞之若係風。晏菲貝而成錦。謾言之若射覆。成蚘蛭而成雷。吠影而傳聲。貌似而工寫。密則屬耳于垣牆。聚則鼓舌于稷下。點白為黑。清雌為黃。如此是實為

宋翼

議也。既侵改矣。因詭其謀。而好則潤澤生源。所惡則春葉零落。青紫惟其月旦。姦妍任其品題。辨圖爭馳。詞鋒競利。道謀播于築舍。國是毀于盈廷。以改為謀也。既橫謀矣。因懷其改。富者交通。豪貴構密。鈔于唇端。貪者亦造作飛條。駐危機于顯末。下方潛鼓其笙簧。上復陰招以鉅簡。庶人而柄國政。片言而奪主威。是以謀為政也。夫小臣所跳躍而思逞者。皆大臣所局趣而難展者也。吾誠簡忠良而假以事權。小臣方脩職不暇。而何敢于上陵。庶人所憤懣而不平者。皆言官所約結而莫吐者也。吾誠重耳目而達群情。庶人方含膏飲醪而

何存卷議

今天下是非相軋矣。覆之者恐賈已之怨。則兩存其是非。劫之者又歛形已之長。則兩矯其是非。論議焉得不煩乎。

事非一家。奈何各立城府。分曹而議事。無兩是。奈何互持矛盾。集舍而事。蓋始于人藏其心。故至于家持其說也。而人心不可言矣。峻于城府。陰于山川。有所邀求于人。則偃倭以媚之。媚之而不得。則挾憤以中之。有所甘心于人。則恣睢以排之。排之而不得。則假手以擠之。競奔帶之宿嫌。脩怨睚之小忿。未報越石之駭。遽墮漢江之履。方軋為補之墨。已彎射羿之

弓。何其說也。論相相和。則寒谷成暄。導相相非。則青紫枯落。操入室之戈。而麟甲填胸。含射影之沙。而蔓菲盈口。遂令掩袂見疑。假餐蒙詬。黃金鑄于衆冶。白璧玷于止樊。又何陰也。且遊夷惠之室。則藁薄雲天。暮投張雷之門。則寵怜牛斗。垂涎蘇季之金。而哆言逆利。染指馮生之缺。而謀曰遺榮。詎知枘終岐路。將來瞿子之悲。心跡蒼黃。應勳朱公之哭。又何巧也。至于上有所建。不必其便于國也。舉而論之。下有所陳。不必其中于機也。舉而疑之。詞如累屑。而貽譏盈遠。智若負薪。而終成畫餅。國焉得有是乎。

國之所患。莫大乎無權。無權者。非朝廷之權。歸之臺閣。竊之左右。出之宮闈也。下疑其假。而未見出自宸衷。上畏其衆。而未核諸輿論。則焉得稱權哉。以先正余中宇。所以深戒操切。而又有定國是之疏也。

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眾惡之。必衆搖之。而天下之公論。不可以日夕卒權。則必探人主之微。而擬其邪隙。有可嘗而蓋務。疑之。雖未必遽行。且以根抵乎其中。而徐滋萌焉。以收其惡。實于是乎。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非微亂心目。四惑令人主前。却于歧旁。而傳策無逮之也。邪謀昌而國是非矣。

夫人主之聰明。英毅。非雅獨斷。而衆兩存。蓋天地之量。有容無兼。以為言而當。固大善。而不當。隱之何害。然真非者。無所遁。而似是者。有所穴。以蒙恭。孔子說說震。唐虞所有。惟免弊不示之以隙。而終不結以一逞也。

方今安異。頗仍疆場。交傳公私困竭。即白圭之五蓋。陳番之三空。石碣之六逞。僥倖有之。又奈何伏戎。戎乃發。貝錦繁興。朝夷暮禍。不啻鬼域。何也。鬼于曲。城于沙。猶有藉焉。今直以畫陸行之耳。彼奉旨曰。是者果國是耶。

愚按國是之說。始于辨教。而劉向稱之。楚莊王欲定國是。辨教

曰恐王不能定也。國之有是衆所惡也。人主以其取舍者爲是。君臣不合。國是奚由定也。幸餅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尹文子曰。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禹卿曰。有勇非以持。是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謂之義。多能非以蕩。是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謂之誑。桓譚曰。國之廢興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輔佐。君欲興化建善。而改道求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陳瑾曰。朝廷之是非。天下之是非也。國是之說。其文不見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若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

在朝爲國。是在野爲清議。在天下爲公論。而在人心爲直道。名之所歸。而衆之所忌也。賢士大夫之所推視。而人主之所深疑也。則其勢必激。夫激江河之大。不使東注。勢必激於西。破隄防。越陵谷。而止所制。惟徐以曳之。既免漂蕩之患。不復收灌漑舟楫之利。故治水者與用人者。皆導之使爲舟楫。

納諫

江一鵬曰。求直言之詔。漢無歲不下。開言路之疏。宋無日不上。亦以見漢之少直言。而宋之言路塞也。

水滸則決木滸則蠹氣滸則人病言滸則國傷

管子曰。門有事。百日而君不聞。遠于萬里矣。堂有事。十日而君不聞。遠于千里矣。寢有事。一日而君不聞。遠于百里矣。

諫者有四難。曰勢隔。曰意忤。曰孤立。曰當機。舜曰。女無面。便退。

有後言。此思其所難者也。受諫者有五蔽。曰先入。曰偏見。曰憎忌。曰觸諱。曰驟激。伊尹曰。有言達于汝心。必求諸道。此思

集

百六

其而蔽者也。旁又有六間。有所比。而間有所配。而間有所俱。而間有所利。而間有所疑。而間有所形。而間周公曰。無或胥譖張爲幻。此思其所間者也。

楚莊王以宛春言罷莖。使曰。春之德非寡人之德歟。劉毅謂晉武帝爲桓靈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此朕之所以勝也。

申綽之諫。君也。必于衆人之中。曰。綽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其。此三者皆以從諫揚美于後。故曰。受國之詔。是爲社稷主。

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唐虞之世。數奏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傳曰。與王嘗

諫臣書曰臣下不佳其則暴史曰殺諫臣者國必亡晉平公問于州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為之科目則有極言直諫者為之諫官則有拾遺補闕者或因災責而下詔以求或曰患難而責已以訪蓋求言以成治亦以通下之情也

革疎之初法制未備故求言急及群策盡收則或以言見疑及法漸弛向之以言去者又復舍用過其故官而人爭以言為捷徑持其意氣索之茫昧不可信之事又多暴露急逼為不

宋襄

百七

可解之勢故上復懲而錮之此言路通塞之大較也

古者自師保太史下至商旅膳人虞人無不許言事自諫議大夫之名起于漢補闕拾遺之名起于唐司諫正言之名起于宋而後四海利病廟廊得失皆萃于一人而諫官之職于是而始專諫臣雖卑得以隨宰相上殿有失輒諫而諫之權始重然自後言之路亦少隘矣貞元定則風旨得以先授職守專則意見各有所持此唐子方之孤忠再入而後稱孝悌之公石介之剛直未用猶不免為仲淹之失司馬光曰以天下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任亦重矣杜牧憤藩鎮之僭以

身非諫官作罪言以私謀故胡致堂深言諫官不必專設一職蓋有見矣

賈山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

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縣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山

陸贄曰天不以有惡木而廢其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納諫

言者不以直難獲罪其氣既平而又無以為名故夫開言路正以息議論也成祖文皇帝曰敢為之臣易許敢言之臣難許

宋襄

百七

而以王親之風世不多見則聖君亦何心于息議論哉

謙之象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夫下濟上行天地均有之而謂之謙若專指天而言者天不下濟則地無由以上行故地不得分其美君不下求則臣無由以上效故臣不得以擅其名故曰諫者所以昭德而塞遠也塞遠易知也謂之昭德亦易以顯名天之旨乎書曰后從諫則聖諫何必諱哉觀陳群案陳涉失每上封事輒削其榮或譏群拱默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如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服晉羊祐入則進諫出則馳騁而蘇洵亦謂直不如諛其于有化無隱之權

謂何哉。是故有直諫如魏徵十思十漸之疏。是也有諷諫如吳王欲伐荆。舍人懷丸操彈而露沾衣。王怪而問之。云螳螂捕蟬黃雀伺之。子彈雀而露沾衣。王乃感悟。又如柳公權論筆正呂誨以疾論是也。有諫如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自欲殺之。晏子請數其罪曰。汝為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因使吾君以馬之故殺人。聞于四隣。而罪又當死。公遽釋之。又如優孟諫楚王厚葬馬。優旃諫秦王苑囿之類是也。有諫如魏幸毗引帝裾。唐陽城守延英之類是也。從之。樞無損于君。惟以諫死。而臣始專其美矣。嗟乎。人臣辭家事。國計過憂。

朱異

百十

中

天義不逃兩。亦何樂于專美哉。

偶唐之論頗收張釋之論。當夫諷諫也。賈誼之流涕。袁盎之却坐。直諫也。而文帝皆納焉。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盧江諷諫也。魏徵之十漸。祖孝孫之謂陛下負臣。不負陛下直諫也。而太宗皆納焉。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于元帝。王章言王鳳于成帝。王嘉鄭崇言于哀帝。李膺陳蕃言于宦官。于靈帝。長孫無忌上官儀言于武氏。于高宗。張柬之。言于中宗。孟昭圖言于金牧。于僖宗。皆足以殺身耳。漢始建諫議大夫。而猶傳諫于文學。唐置拾遺。而猶採訪于各

朱異

百十

中

路。宋置司諫正言。而猶有進言于監門者。何嘗專于一途也。楚人獻鰕狀于孟嘗君。即之登徒。不欲君之受也。許公孫成以寶劍。成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致相印于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鰕狀。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遂不受。成趙出不至中門。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楊也。成以寶劍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父之名。止父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明知其心之私劍也。然且欲受之。楚莊王嘗欲納夏姬。正臣諫不可已。乃自縛為王立子及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其自為謀則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明。知其終君以自為也。然且置弗問。韓飲。秦無來伐。使水工鄭國。令鑿涇水為渠。以溉田。已覺國曰。臣始信為閹然渠成。亦秦利也。秦然之卒。使就渠。明知其為韓閹也。然乃卒用。此以知曉人之貴寬也。

館臣曰。不痛之瘡。更深于痛。不瘡之日。其瘡固在。今言者方事其言之不即。若庶幾微宗社之靈。以衍此純之之祚。而聽者又深事言者之不能。若以為夫。驚名肆于重賸耳。烏知國計。大夫守國事于官。吻耳。又烏知深計。薄其言。因以薄其人。以為可玩。天下於股掌之上。是以天下戲也。

辨說

誅是不是詩曰憂弓罪弓。成是貝錦。述說之奸也。說人固極。交亂四國。若說之言也。投畀豺虎。不食惡說之報也。

韓子云。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之峻也。水必激焉。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惡也。借朋黨以空之。類必孤。托清流以排之。焰必烈矣。

龜錯荆國。就戮東市。猶曰深刻之賞。禍也。屈原定法。脩潔無私。汨羅何沉。又曰未見功也。子胥入剡。平越何浮。鵲夷。豈君寵難終耶。楚之美人。何竟刺身。豈以嬖見欺耶。西伯聖智。胡囚羑里。又豈主臣易問乎。申生致胙。今非疏逃。亦爾待烹。父

不遺矣。伯奇搬蜂。吉甫見傷。豈非聽父哉。泰山之瀑。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堅之霧。可以蔽輪。層山之雲。可以蔽日。

微言以當。他事以探。因壁而致。還說以就。疑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廣其核。而托于所聞。恐其起而觸于所忌。反詞以多譽。假事以贊私。托為誤泄。而幸諱之。因其泛及。而故緩投。上人多為伺察。則乘其所猜。工人偶有

所忽。則乘其所蔽。其有有虞龍作納言。風雅所云。納王命王之復。若則宣王事

也。蘇氏居中。稱朕始置尚書。禁中通事。奏內外。隔絕漢高力。滿秦獎延。及武帝始有領尚書之號。而其後也。中常侍得竊之矣。

亂人固人。君所最忌者。大臣之專權。大臣之專。未露也。而動詆之曰專。今人君持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懷是懼。不敢任事。則大臣之職。廢。人君所最忌者。群臣之結黨。臣下之黨。與未成也。而動詆之曰黨。今人君持是心。不復信小臣。小臣懷是懼。不敢言事。則小臣之職。廢。此說言珍行之寔也。

刑罰不中。則民江。旭奇曰。法律所以防奸也。而說邪及借办焉。如律禁上言大臣。臣德政。謂如漢之陳壽。功德陰移。國祚者。設也。乃言官戴銑幼。閣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工言大臣德政。律設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據而坐之也。却臣楊繼盛劾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鋒。其難犯如此。

臣德政。謂如漢之陳壽。功德陰移。國祚者。設也。乃言官戴銑幼。閣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工言大臣德政。律設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據而坐之也。却臣楊繼盛劾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鋒。其難犯如此。

語直元

選好

朱子

朱子在南康上疏言令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盡感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與莊士之謹言而安于私倖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毀毀公肆排擠交通賄賂則所惡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及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事能自主者亦不過疑之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輕逐其彼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持其黨黨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從之使陛下之號令熟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以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者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當仲謂過於君子其失淺失于小人其怨深以巧官模稜遠怨之術楊雄謂祖詐可御貪愚可使此霸主牢籠駕馭之策蓋

今人傍

朱子

曰云邪勿疑孔子曰勿取拙勿取健勿取口銳蓋三者皆異才是以濟不肖之心也
 小人之名亦小人之所避故流品未如當默而防小人者之類乃小人之所仇故門戶既設勿謂停而種禍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故齊度始即嚴四凶之竄孔子攝政而仲而觀之誅若歷女望重之以鎮壓或不能大為奸惡也
 情偏于左右彼且矯中書之令而叱伏下之鳴權移于貴戚彼且奪尚書之封而鉗諍士之口志取於好大則俳優滑稽之雄得以屈丞相之策而排文學之議

征許之
術非公
平正大
之規

攬權

太平經圖書曰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于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不得邀持而固寵必威加于獨使人懾而怨之者少恩加于衆使人懷而感之者多

權不自操則有倒持之虞操之而不得其要則精神所滿漸啟旁落偏聽獨運皆致業挫故權散之國有擅權之臣而權提之國亦有藉業之奸也

今夫權者所以稱物而使之平也權寄于衡而後銖兩明權寄于錙兩而後萬物平非謂執之于手而能平物者也人主而能容其臣之分別事理則權有所寄矣

光武不任三公則任力而失其體失憲宗委任鐔昇則任人而失其綱索神宗時臺諫封事一切為中如蘇轍所疏明知議是始以不允為答如司馬光所請則又任術而其道不光也

人臣固不可竊君之權亦不可避其名而使小人得乘其間周公操斧于東征狄梁屬志于五龍豈不避權而更避事哉然晏嬰之中立與里克之中立亦有辨焉豈不能急而姑緩之度不辭制而姑下之君子固有以諒嬰也

世女主內操不里言

張其文教也唐至肅代

弱若累世武宗一振肅之雖跋扈藩鎮莫不聽命則張弛操縱之間餘取外如此而取內可知矣

天下之權天子司其陽而嬖臣司其陰操之于朝廷而縱之于永巷掣之于股肱而假之于狐鼠以不測為神而廢闇多矣

以顛倒為取而旁竊衆矣威信于天下而法絀于利臣機密

于廷紳而防疎于閹宦一移于掃除再移于市儈權安在哉人主委命于臣下則臣下易子見長君子之幸也人臣稟成于

人主則臣下易子藏拙尤無能者之幸也

種植者且暴視則稿不若置之易拱也蕃崔而養之飼魚而投之不若縱之為殖也故法有緩而寔急寬而寔嚴者不可不知也子賤治單父民聞不取魚孔子為政洗畎畝氏朝不

飲羊彼豈以察為明哉

公天下者其權疑分而合之皆人主之事也故其權為人主之權私天下者其權疑合而分之皆左右之事也故其權為左

右之權

太祖高皇帝訓曰。獨知自用。所見者狹。資賄而任。則所及者廣。成祖文皇帝訓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

孔子曰。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言有獨。必有耦也。管仲曰。主威嚴。而自予權也。故威必失。而權必敗。言自予權。必不信。竊權者也。

黃履翁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大夫。則人主之權重。

萬曆初年。恭黑屬精。為潛為躍。又十年。而綱舉目張。海宇寧謐。

則二之見。五之飛也。二十年以後。若為充為悔。然利權操于瑞祐。任權操于代庖。視之初年。權及下貨。

獨者。太阿在握。而予知予權。或階而為壘。泉者。輻輳並進。曹奸曹惡。或激而為壘。則可否倒置。終于聚訟。乃致聽者厭薄。

若汰石而益成其壘。則官府交際。國事暗于索賂。而益成其壘。惟聖主欲去壘以定國。是必先去壘以通物情。

舜之明目達聰。未嘗不用衆。而靜言者流。說者聖則亦不為衆用也。洪範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未嘗不用獨。而偏黨有威。及側有威。則亦不為獨用也。

洞連國

權者。上所統也。職者。下所事也。臣操君之權。則僭。以君行臣

之事。則侵。而僭常起于侵。我惡其僭。故不敢侵也。耳目肢肱者。善。重者。先者也。公議。上所採也。私議。下所出也。議私而務逞之。則決。議公而務抑之。則壘。而決常生于壘。我惡其決。故不敢壘也。訪衛室。搃章者。善。說說者也。

風雨露雷。不可侵天之權。而無風雨露雷之用。亦不可謂天。朕耳目。不可奪心之官。而廢朕耳目之力。亦不可謂心。公孤百執事。不可撓君之令。而無公孤百執事之任。亦不可謂君。

朱翼

權操

八

權

趙秉忠曰。漢自立國以來。疏濶敦大。而宣帝紀綱。恭整地節之治。漢史紀之。然而趙蓋韓楊之配王成之。封為在朝。皆徒令元氣索然。唐自中葉以來。玩愒陵遲。而宣宗用法。察物大中。之治。唐末思之。然而方鎮。遂將官。官握其使。為唐衰之漸。宋自立國以來。忠厚優容。神宗銳志財用。共戎之事。元豐蓋有為主也。而新法一行。遂為基禍。蓋二宜尚為操執之。真刑名之。似而神宗且為刑名之。似無所取。其操執矣。至若德宗刻意權節。強明自任。亦常親信朝士。乃薛岳以賊敗。迺謂朝士徒多虛名。遂執其偏聽。噫。此元之末治。固更在元豐下矣。

吹笙簧。設鐘鼓。曷飲曷食。爾公爾侯。良亦厚也。然而詔王廢置。計吏誅賞。不言察也。太常大丞之等。世祿世官之及。斯誠優也。然而二號止于兩國之任。且與不踰燕魯之封。曷常濫也。君曰湛露。臣曰卷阿。燕饗優游之際。如家人父子之權。斯誠親也。然而令德令儀為之勗。有馮有翼為之規。曷嘗佚也。周近儒曰。善任者必善操。虞廷九官十二牧。都兪吁咈于堂。何其任也。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五載巡狩。班瑞辟后。則任而未始不操也。善操者必善任。周之盛也。六典建官。分法取吏。何其操也。而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跡附先後。奔走禦侮。

宋真

九

張

無不得人。則操而未嘗不任也。蓋其君臣上下。一德一心。無所間隔。損八法以為馭。而不知威縉之自專。委群哲以平衡。而不知事權之有屬。任忘其任。操忘其操。如耳目手足供役于心。如耳目手足之為吾用。而不畏耳目手足之為吾使也。

李士元曰。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福作威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為創特。為無等。而人主之權。以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為亮工。為庶職。而人主之權。愈重。譬則戈矛弧矢。或以為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用之。

者何如。而緊禁之。是擅威而奪民牧也。且權者繁事繁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官滿天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人主一耳目所聽視。他將不勝聽視。為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勝營度。為設之官。授之事。則何事非權。何官非權。何地不可以行吾之權。何人而可以亂吾之權耶。人主之權。權非也。委權亦非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為何人。人臣之避權。非也。侵權尤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為何事。今有為斛之舟。主人以意操焉。則壞。操非其人。則壞。長年操。

宋真

十

張

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焉。則亦壞。舟橫野渡。典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走矣。周近儒曰。權不顯寄之三公。則必有非三公者陰起而據之。欲為虎。蛇為神。跛羊牧于千仞。人主至托身灶而天下無從復核者。是可為之寒心哉。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操權以為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為。則權臣。

防宦官

朱子入對言今日近習之勢日重。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于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蹙。綱紀日壞。仰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群小相挺。人主陷溺。滿其所歆。惟陛下下無所游。而國家領乃獨受其弊。又言近習交通將帥。共為欺蔽。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寵。使得逞邪媚。作法巧于內。以薄上心。立門庭。招權勢于外。以累

聖政

朱子曰。嬖人與常人常相倚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厥陽公有言。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之哉。

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官者守居。則者近圉。髡者守積。先王未嘗不用刑人也。但其職卑。其數寡。而儼者非酒孟之微。則森饒之賊。非戶廷之隱。則中樞之幽耳。春秋勃鞞立公子無虧。繆賢屬舍人。蘭相如。漢時恭顯典樞機。帝前搖國柄。甚濫賜也。

朱子曰。周禮天官。兼嬖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絕之。則其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

人主之于公族卿。蓋不過三接。而轉御則朝夕習之矣。朝講召對。禮不過三肅。而近侍則順氣暱之矣。於是憑其勢而假其旨。人主思有以遠之。創之矣。然與其遠之也。不若使其不能憑。與其創之也。不若使其不能假。則取之必有道矣。

漢高枕宦者而卧。樊豐陽比之趙高。宜已。唐太宗深抑之。而其後力士輔國。元振輩省章奏。預軍謀。視天子如妻妾。凌宰相

如奴僕。何耶。

漢之濫觴。不在元和。而始于元狩。唐之橫裂。不在天祐。而始于開元。宋之專制。不在宣和。而始于元豐。大臣之作俑。蓋其來皆有漸也。職由簡而漸廣。防由密而漸疏。故君子慎其始也。王世貞曰。豎刀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即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趙高禍儲嫡。傑將相更款市。國于東方之兵。以自王。東京范滂宗。謂舉動四山海。呼吸變霜露。壯觀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脅借。唐之階重。昉自楊高輔。幽國太上。喋血樹官。爵稱真王。號為尚父。

而程魚仇。明後恭。致令九重惕息。甘同報獻。孽之不勝。則賢者為陳實。不肖者為訓註。至于何進崔胤。假手外兵。而重臣朱晃之黨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為內。重賈為外。而積康禍。可勝嘆哉。

謁者無兒。開府何由請蔭。一軍不可。青城寔以避權。則位任宜限也。舍章何地。盡勅而御黃綸。宰相何官。執易而幾雲。則休統宜惜也。監奴養子。唐熾過于九州。疏屬賓客。章推滿于天下。則明翼宜戢也。受珍詭辭。致起獨奴之怨。灼期表裏。遂成左道之殃。則鈞黨宜禁也。陽球作司隸。而王甫伏尸。李膺

未真

十三

為校尉。而張朔破柱。則法令宜肅也。梁繼之寵。弭亂不及于左軍。忠憚之說。奉公獨歸于直諫。則公忠宜錄也。錄賢景監。拂闕於趙泰。管蘇勃怒。著庸于楚晉。則才用宜簡也。執事屬聲。而憚監為之奪魄。泣衣惜歲。而雄主至于解頰。則老舊宜庸也。勸學樂善。有志于古人。好儒服書。不及于私語。則文吏宜優也。有西鍾掃血之功。念事不為過。有忠武夜泣之義。受金不為貪。則桂族宜略也。

漢氏始創。惟四方肅傑。是惠于是。大封支庶。以慎之。迨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曾不知樹房聽親之據。我于是。疎爵授改。

藉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閹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超瑄。而社稷信臣。萬乘家老。于是始歸之關。寺內。必親之人主。惟有所疑于外。則必退而有恃于內。其類愈。棄而愈親。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也。夫舍萬非黎獻之華。而托身于所甚。棄華而身安國定。猶為國家羞之。而况隨之以老亡乎。

陳蕃宋渥。大臣也。崔胤。權臣也。李訓鄭注。近臣也。實武何進。親臣也。而皆不足以勝內監。至于董卓。乘金忠之失。兵一勝之。而國與俱斃矣。故梁公之顧命曰。毋以嬰御士。疾莊士。乳

未真

十四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賤。而信其所賤。民是以失。而教是以頽。誠慮此也。極靈肅代。庸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於弘。明皇之于楊思勳。宋太宗之于王繼恩。則自智自勇。遂謂彼無能為。故中人之與機務也。自恭始也。其知兵柄。自思勳始也。後之人主。遂曰。子祖父固然矣。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堂易傳之術哉。

漢之陽球李膺。所以能誅巨璫者。以其時尚未與于其至庸。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故所黃。

讀之令人

衣事完鑄之任矣。則成而虎旅逆省署矣。西川府而
運草莽矣。既與禁外。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為之監。又選
諸將以為外藉。宋監其失。一二勅使委任中外。未有尋常乃
一試之重責。而國削主危。何其棘也。

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害巨。盜兵于多事之日
也。其操持顯。而美兵于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杆
庸司微察也。其竊權輕。而兵之以誤軍國捷。四夷也。其竊權
重。使重責之在宋。青唐橫山之役。伐燕平臘之謀。真王媼相
之專。賜坐大烹之禮。蓋儼然以將相自居。而廷中亦不復知

朱異

十五

有南北司之異矣。

亂轍相尋。其初皆以其小忠可信。小材可使。暗王遂謂之。使
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蓋明主強于自持。而
暗主弱于待人。不思夫濡柔如水。而甘如飴。不若游者溺。
善游者亦溺。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皇祖之訓。交通有
誠。糾劾有令。預政典兵有禁。且曰。以筆宣令。畏法無令。南
蓋功而不賞。則怨。賞及匪人。則亂。不若杜之于先也。
小任為大任之漸。李輔國之先。庶兒也。利權為兵權之漸。東
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又為權力之漸。若直若璽。皆東

宮舊侍也。

此水游
中吳李仇
虎也

士良之教。其意曰。商代我。當以奢侈導人。主常使精神
散。無暇政事。勿使人主見儒生。述書史。多識前世興亡。則
且遠爾彼。而以求恩澤。計何工哉。

王者如天。無外。故其覆周。如其止。以紫微中樞為內。而鈞陳
攝提之外。吟域而不預。則日月之所經行。雨露之所滋潤。皆
有所隔絕。而天隱矣。故王者無外。非無外也。併無內也。周制
虎賁綴衣。僕官尹。皆統於冢宰。歲終。得以課其賢。而廢
置之。漢以宰相監宮中。唐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

朱異

十六

以樞府統官。官復受察于臺諫。我太祖勅內臣不得干預政
事。成祖勅諸司守令。惟恐內臣一張而渾。或中閣。武皇之武
也。屏已成之內。志肅皇之肅也。革諸鎮之內。遠彼其不以內
人為私可知矣。葛巨工之畫接無期。而內幸則動。部寺之空
不補。而內選則易。司農之持籌無濟。而內供無已。殿閣之營
繕藉口。而內工不絕。疏揭之函中不報。而內使之牘下。則
是以外內為吟矣。夫操舟者。謂舟為我所操。而不知身且為
舟所移。內人之移主而不使覺也。亦若是矣。
洪武防禁內宦。不使識書字。建文因之。更加裁抑。此屬乃以國

情輸與。永樂懲其失。遂有差委。名為中貴。宣德間。令閹臣。習而司禮監。遂得分票擬之權。號為內相矣。夫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必平其情。察其品。乃為善御也。

王世貞曰。國朝監局。不兼文武術。不御外臣冠服。故官府謚如永樂以後。儼保之諸義行。而撫監。之矣。觀容之執張。而馬駟以交趾。予敵矣。王振構土木之變。吉祥成積。驕之逞。汪直恣羅織之威。劉瑾激親藩之變。求其如怙恩。覃昌。奇何文鼎者。百不得一矣。夫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况庸主乎。唐太宗責龐相。薄曰。我昔為秦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漢令兩重位。必使為善者。皆沮而不用心。

古之患。在乘上之昏。而今之患。在乘上之明。乘昏者。其計猶疎。乘明者。其謀密。

內者。如目之有瘡。餘蔽乎目。而不離乎目。外者。如枝之有葉。一脫于枝。而不能附于枝。語曰。君門遠于萬里。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外臣之累。百日而不能奉清光者。其膏萬里哉。

語者曰。汪直常英。縱橫南北。無損于純。彬永寧泰。奈錯我行。紙

增其貳。此屬何閹。臣德。我不知名。案錄載。而以開蒙。成。甚。病之。若。天。實。昇。平。而。以。璧。寵。名。漁。陽。之。雙。魚。程。曲。禁。兵。甘。露。辛。以。興。戎。童。趙。窺。燕。雲。青。城。因。之。播。越。豈。非。明。鑒。哉。

陳眉公曰。姜維每見黃皓。恣瀟放。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以此危懼。累年出征。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說。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沒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托孤時。有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悟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

付之董允。皓畏允不敢為非。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事情可知矣。史臣乃曰。善。用。而。面。縛。受。虜。豈。不。冤。哉。

曹時可曰。人主英明天縱。寧令若人口銜天憲。手握乾綱哉。顧平堂煖閣之御。既稀。臣子所賴以入者。徒托之事蹟。建。燈。驛。之。典。弗。舉。君。上。所。由。以。出。者。徒。寄。之。傳。宣。章。牘。之。入。也。有狀。而。于。檢。覆。之。際。得。無。緩。急。其。手。乎。傳。宣。之。出。也。難。稽。而。于。其。喜。之。間。得。無。枝。蔓。其。口。乎。後。未。得。神。明。之。睿。旨。而。頗。能。得。乍。觸。之。聲。哄。彼。偶。得。在。內。之。形。似。而。因。焚。燭。在。外。之。耳。目。候。

于舒以外市。或急而緩之。人見其得之甘。而德假于國池矣。候于慘以外張。或緩而急之。人見其望之峻。而威假于山崩矣。由是士氣臂而不振。朝論激而不平。憤可慮也。憤則必爭。彼附耳而吾露章。彼鴟張而吾鴞冥。負可慮也。負則必縮。蛇管螺集。之素絲之雙色。數圓繞指。鼎大丘之入解。趨可慮也。士習日趨。而國事不可為矣。

明

進衆正

朱子曰。使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若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遂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使節死義之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

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積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損額賊邊。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為使節死義之舉哉。

賢臣易疎。邪臣自固。賢臣送非邪臣。順旨。賢臣執節。邪臣百變。賢臣時立。邪臣植黨。賢臣步退。邪臣求容。飲用。賢臣如轉石去。

仿如板山自古嘆之

主臣之相遇何其難也。中胥之說。耳目無已。魑魅混集。夜光快劍。莫罪在側。謂莫為鈍。未傳先味。方樹已後矣。開其營壘。欲人勿知。密肘易掣。即鬼難因矣。青蒲之伏。目為沽名。脂言若許。與言若距矣。幸于司原之隨。格于子車之伐。異一簾一舊。將主而遞為政矣。命之割而奪之刀。責之馳而整之足。歷長材于短御。灰壯志于折腰矣。今棄而明收。復收而沒棄。鵲樹之棲。未煖。鳳閣之綸。已移矣。主柄為下所竊。不知誰業誰借。誰好誰授。歎以開眾正之途。得乎。

朱異

天子賢才。風雨弗迷。神查入夢。且鍾愛之。人主休天心。其于難臣。帝裾可引。相麻可裂。而蓄聚蹶蹶之奸。不得叱伏下之焉。于國臣。則長城可托。鎖鑰可委。而市虎盈篋之謗。不得滄息。壞之盟于重臣。則美臣可糾。內降可還。而騎齒黃舌之徒。不得請太傅之獄于親臣。則霖雨可作。羨梅可調。而枉戾影響之說。不污蜚伊霍之書情。與理相傳。權與意相得。朝廷之象。鉞與閭閻之月。且相參。國家之彰瘴。與帝天之命討相符。一時之威福。與萬世之是非相印。當其時。煥夫有危冠之心。與膏有短服之嘆。誰不欲為。故曰。惟仁者能愛人也。

初又忠

人主能無愛國哉。雖其私暱。而習知其為國。當心終不謂。雖其疎。逃心知其為國。實終不謂不善也。傾人主之意。當決人公見之。不可使人陰嘗之。

語曰。主聖則臣直。人臣摩厲以須。中雷而止。人曰。已治已安。彼曰。抱少積薪。人曰。武歌且舞。彼曰。土崩瓦解。人曰。苞桑彼曰。其亡。人曰。泰山四維。彼曰。驟近小喜。而為君者。釐可止。若可裂。秦可借。而鼎可解衣。豈不臣主交得。榮華至今哉。

賈才為世用也。人主不可使之。一日不在側。一日不在朝。一日不在天下。不在天下。則碩鼠乘。不在朝廷。則城狐憑。不在側。

朱異

則桑雍煬。壯蔽矣。故請緇衣之詩。則知好賈之薦。察華菲之味。則知惡競之深。誦白駒之章。則知苗賁之切。有迪知而後。可以用九德。有灼見而後。可以用三宅。人主常親事而務學。事有蔽而求通。其心必虛。學有所待而求益。其志必銳。以至虛之心。如至銳之志。又何慮其不能迪知灼見哉。漢武唐文皆英辟也。汲長孺內多慙。外仁義之說。而武嚴不冠之見。魏文貞漸不克終之說。而文皇死懷中之鵲。太臣之不畏君。而務成君之畏者。類如此。君子者。其博聞強識。可以備顧問。而維君心之明。其純為懷直。

可以涵德性、而維君心之誠。其格言確論、足以開非僻、而使君心之正。其端莊靜重、足以鎮浮躁、而使君心之存。其先識憂慮、可以燭事幾、而使君心之慎。其從容諷諭、可以動悟念、而使君心之惺。故保古銘座、傳壺進箴、師經潰流、師曠導解、執行之夫、得慮國事、東郭之耕、不嫌藉呼、出入禁闕、辟戟伏蒲、燕遊唱和、夫然後能積誠以感君、多方以悟君、優游浸漬、以格君、將君德自清、而君心自化、善與賢者相近矣。

王不憚典傳、不嫻威儀、師則詔之、不辱教、庶不中刑、儆傳則詔之、故無違之規進、而君心在豫、積矣。卷阿之什奏、而君心在

朱蘄

子主

與

賢俊矣。文王大明之篇進、而君心在敬、天法祖矣。至于纖微委悉、莫不皆然。故其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言恭粹也。養釋則所就遠。故其詩曰：「緝熙、殫厥心，肆其靖之。」則豫之效也。始之以疾敬德，繼之以敬作所，賡之裨君德，豈淺鮮哉。

一世之士，每足供一世之用，而上擯之私綱，孰與恢擴、細目執為條宣、閭閻曉有日、採樣芋、十啖九噎于邑山之吾、孰為之脩保障、黜爾絲、沛甘澤、祛殊茶、而為社稷固根本。朝廷晚有森疑昂惑、告順效運、紊亂周章之事、孰為之伏闕、中樞、補牘、焚詔、侃論、利、而為社稷定國是、邊陲脫有天驕、食盟、腰盾、

鳴鏑而飲馬、長城之援、孰為之封狼胥、銘燕然、奉長安之組、塞西域之胆、而為社稷固外禦。故金華造膝、以示親也、夜分撤燭、以示寵也、盡可却坐、嘉可辱通、漢舍可裝、趙壁可屯、三致不授杼、二卿不棄材、莫州可還、登州可召、孟明不以三敗棄寇、準不以孤注踈社稷、有不真若盤石、筆如覆盆者哉。

古聖王白駒來賓、振鷺在廷、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上、蓋有見也。後世人主自是自矜、不聞詢九工、聽與隸、歌魚麗、供鮑葉、士始輕矣。

朱蘄

子主

與

昔周文武加意人材、詩人咏之曰：「芘芘、棫櫟、薪之櫟之、及人材盛而國祚昌、則又咏之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昭厥孫謀、以燕翼子、得士致治、周之盛哉。」

夫攻玉以石、煉金以益、濯錦以魚、浣布以灰、賤以理貴、有固然者。時主於士稍有指斥、賜之為褻、流之為表、而欲自底于粹美、得乎。

察堂下之陰、而知四時之序、觀瓶中之水、而知歲寒之至、西漢之哀、梅福達萌為之始、東漢之衰、申屠蟠郭泰徐稚為之端、彼王章朱雲陳蕃李膺諸君子、將日消月磨、以至於盡。愚按晉史曰：「國之興也、天道之贊人、與極言之士、但選心易。」

悅選耳雅親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司馬遷之所薄也世主且
以為敏而厚之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淮南王之所憚
也世主且以為亢而取之為員為曲元結之所惡也世主且
以為通而好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任運之所貴也世主且
以為拘而賤之夫如是又安得賢人與極言之士而用之
漢武之雲亭不賢于帝甥之賓清元狩之嵩呼不賢于五老之
避浴故梁丘與晏嬰並立而恭佞介朱雲與張禹並立而忠
邪錯。願人主辨之而已

朱真

二五

經選

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師膠膝工庶人親戚贅丈者父皆有賦
誦故無經選之名而未始無講求之實也自漢祔孫通起朝
儀採秦儀雜就務尊君卑臣至於宣帝五日一聽事而公卿
之進見蓋疎唐宋以來大抵皆因漢制其間領袖治之主僅有
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若光武命學士杜如晦
等十八人更直閣下討論經義若太宗者至于講制之立使
殿經選秘閣直學侍講讀夜偃台對則宋為加詳矣然或
免晷日或輟寒暑故議者以為徒儻故事為美諒已耳第宋

朱真

二六

制有臣僚朝肆日具轉對有上殿劄子而景祐之後後殿說
書之日權引諸司對事皆可採行而當時諸臣若韓維歐陽
容降接以盡下情程顥言澠養薰陶以益性質趙鼎謂經選
講書不講凶讀得不讀失言豈尚滯而李叔謂人主講讀本
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皆有益之言也我 高皇至聖好學
動有批撥無非講者而定為像注則始自正統

唐象選對策曰帝王之治必親于學帝王之學必達于治有
一休而學有有序不可紊功不偏廢者也

經者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為明為聖背之為昏為狂古

朱翼

聖王之統、從事也。合宮衛室、以廣聽聞。鳴鶴振鐸、以招諫諍。士傳民誦、以采風謠。孟銘几箴、以昭炯鑒。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大學以詠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之有造也。所得固已愜矣。矧講讀開轍、之有期、登陞周旋、進退之有節、君臣之間、不勝拘牽、其能獻替于經筵者、有几。惟夫人主具聰明英斷之資、極樂而思危、乘其機而臨之、以士大夫悚之以古訓、迪之以極言、妙論如易之吉凶、書之儆戒、詩之美刺、春秋之予奪褒貶、一、備陳而詳述之、若大夢之遽覺、若煩暑之倏冷、然噓以風、然後知天命之為累、恭也、而後知人心之為取、朽也、而後知祖宗天下之為捧、盛也、迷者得悟、則轉移之機順、悟後悔速、則懲艾之意深。蓋迷耳者、誰為授、而遜心者、勇于入、臺諫之臣、危言苦口、常救之于已然、而進讀勸講之士、朝夕納誨、常折之于起念。法宮明廷、其休嚴故其情隔而廣、屢細旃其聽卑、故其益弘也。

百官以任事為責、其責寔經筵以補養君德為責、其責虛。寔則舉廢自下、操之而賞罰得行于上、責虛則舉廢自上、操之而功罪不專在下。君日御焉而下無責、雖陳善之謨、人臣之過也、君不御焉而上無被、圖效忠之路、為非人臣之過、而人

主之過也

人主之居宮禁甚遠、而就講讀為勞、非大臣勤懇、以勸勉之、未有不視經筵為文具、而等講讀為冗官者。此晉平之蠹、而醫和歸咎于趙孟、漢昭之短祚、而蘇轍責備于霍光也。湯有言曰、去聖人之道、而獨居以思、譬之去日子遠、就火于室也。故人君欲養德、在就經筵。昔呂公著以舊弼而勸講、楊時自小官而說書。程頤尹焞以布衣而特命。隆興之主、馬騭講乾卦至群龍無首、而上曰、既居其極、則當然。曾公亮講詩、而上曰、國風多刺、朕疎、歌詩以為戒。元祐之主、論道伯玉不如

史魚之直

蘇軾進講、首陳六事、非若漢成帝令張禹、鄭剛中說書、金華殿僅及章句已也。

夏玉不琢、則舍日之氣不生、寶鑑不拭、則應宿之輝不發。人君不學、則光天之德不耀、繁弱鉅泰古之良弓也、不得排檄、不能自正。巨闢辟闢古之良劍也、不加砥礪、不能自利。驕驕綠離古之良馬也、不加御轡、不能致遠。故夫人君不加兢業、不能自聖。漢明帝自為辨說、諸儒執經以問、難唐太宗置弘文館、更日入直、宋仁宗開天章閣、召問輔臣條對、良有以也。

羅倫送對策曰。堯學于。君。嚳。舜學于務成。咎。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絞。時子。武。王學于。姬。其所以精于。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乃漢則或不事于詩書。或溺于。黃老。或雜于刑名。或著于土木神仙。而其學也。雜。唐則或蔽。於異端。或蕩於游畋。或錮于女色。而其學也。怠。宋之諸君。雖。曰夜分讀書。炎暑。終年。然傷虛名。而無聞于實踐。蓋。昨胡。學者。非積同合異。以為博也。非鈎深致遠。以為奇也。臣。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

聖製

王世貞曰。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于漢武。魏文。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齊卿公。晉簡文。劉宋。文孝。武。明。帝。元。魏。母。文帝。梁。武。簡文。元。帝。陳。后主。隋。煬。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衍。閬。主。景。宋。徽。高。而著作之盛。無如。蕭。梁。父子。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過之。人則美昭。明。矣。自。伏。戲。畫。卦。而天地之秘。演矣。峴。岷。之碑。故。勳。如。在。解。慍。之。句。虞。樞。猶。存。制。心。以。禮。成。湯。有。胸。中。之。盤。銘。五。事。敢。用。武。王。有。胸。中。之。几。刻。成。王。儀。鳳。之。詩。周。宣。岐。陽。之。鼓。皆。經。天。緯。地。之。文。也。漢。高。過。沛。宮。而。作。大。雨。之。歌。而。思。者。猛。士。也。武。帝。祠。后。土。而。著。秋。風。之。詞。而。懷。者。佳。人。也。光。武。十。行。之。制。之。以。格。遠。人。而。靈。帝。義。皇。之。篇。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宮。休。之。詩。與。夫。玄。宗。三。傑。之。章。高。宗。朕。朕。之。論。德。宗。君。臣。之。箴。在。宋。則。太。祖。有。孔。穎。之。贊。太。宗。有。藉。田。之。詩。真。宗。作。君。臣。論。著。元。良。箴。仁。宗。出。老。竿。論。記。觀。文。鑑。而。通。鑑。則。序。于。神。考。續。齊。則。記。於。高。宗。皆。無。補。于。治。道。也。我。太。祖。作。大。誥。以。示。中。外。為。通。訓。以。教。上。下。述。祖。訓。以。昭。萬。世。

志女訓以正家法備元史以備鑒戒造日曆以紀治功脩集禮以一民志定律以防民奸詳設官而有諸司職掌紀善惡而有世臣樞錄道政事而有書傳會選明理學而有群經類要考文字而有洪武正韻探淵微而有觀心亭銘治官統而有為政紀厚養禮而有孝慈樞錄篇於君親存心精誠錄倫典藏于明今昭鑒稽制錄倫典傳與民禮制像禮二書倫典慎災脩省一躬志戒二錄倫典尊王賤伯聖政記倫典疎斥異端清教錄倫典他如御製文集之所載者則明良相遇有醇學士之款相士定都有閩江樓之記登極之詔大祀之

朱

三

文皇陵之碑究公之勅秋宇澄清之製黃河良馬之文皆其卓然者也故太宗述之以著為善陰陽孝順事實歷學心法性理大全文華寶鑑層代臣鑑宣宗述之為五倫全書御製帝訓英宗述之為大明統志憲宗述之為續通鑑綱目文華天訓歷代君監孝宗述之為大明會典藏之皇史宬者類是如以此至於世宗有明倫大典有敬一亭箴四箴有註心箴有註欽天有頌平堂有咏農桑有賦春遊有詩太學有諭西狩有錄祖德詩有和輿地詩有和陪帝王之學也

洪範于皇極二時皇之訓民要在使遵道義去頹僻而其本在

天子躬行三德以建極于上漢武帝元朔中矯廢有戒欺罔有戒則威福王食之禁也唐明皇開元中諭俗有詔務吏有詔則滿朋比德之微也唐真宗天禧中訓文吏以清心訓武吏以脩身則平康正直之模也然皇極之建無聞焉我太祖高皇帝之大誥其旨主于懲惡而頑民暴吏之戒二百四篇中三致意焉以治為教者也宣宗章皇帝之百官箴其旨主于勸善而教為精白之訓三十五篇中特加詳焉以教為治者也大誥之序曰皇、宵晝思治窮源則有密之功豫為官箴之序曰嘉謨詰服、而樂聞則交儆之道弘焉故上

朱

三二

有觀心序而後與人臣言誠上有孝行圖而後與人子言孝儒者觀上之絀黃老而知明誠之訓當遵也吏者觀上之却賁缺而知廉慎之規當守也此皆所謂皇建有極者也蓋更化在訓俗、先論責高皇有祖訓而後有大誥其持守為言戒聲色圖改篇言防聖箴蓋有取于作指作謀無偏無黨之義焉事皇有帝訓而後有百官箴其正家為言緝虔厥休圖為言慎終始蓋有取于剛克柔克藏省月省之義焉提之洪範一書高皇為之註章皇為之解其有涉于箕子之旨深矣朱子言于孝宗曰陛下錄德之初不過輯誦文字比年以來頗

劉元城曰。今者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人一身汗一及。則全體皆行。令如汗決。膚淪隨無一毛一孔之不微透。然後快耳。蓋疾呼不過百步。神鼓周乎八極。然亦惟是我之神先定耳。孟子曰。志一則動氣。志者神之屬也。氣者令之屬也。是故聽臆言于市。積利害于衆。揀國是于卿士。商至計于尚書。廣詢謀也。上觀千楨。下觀千稊。勿發于不可給之求。勿圖不可計之便。酌兌先也。如綸如綍。或王或金。致尊趨而布大憲。報者秦而有神明。告謨猷也。抑何有不安乎。

先王之戒慎也。細及盤盂。通及戶牖。粗及几杖。微及刀劍。往勤憂君之苦辭。惘亂亡之明訓。我太祖揭大學。併義于壁間。書洪範。九疇于座右。製聯句。以賜謀臣。陶安。賦楚辭。以賜侍臣。宋濂。今皇上親揭書序。要語于殿額。書十二事。當省戒者于宮中。大書徑尺字。以賜輔臣。昔漢光武書一札十行。唐太宗手書大字數函。賜李靖。飛白賜馬周。高宗飛白賜戴至德。初唐後李敬元。崔知悌。并皆知親翰墨矣。果能先王戒慎否。玩好之為歎。本服御之餘。人主每以自珍。謂異于群色矣。不曰貴異物。賤用物乎。其蕩心等耳。技藝之為歎。本游息之具。人主每以自喜。謂異于玩好矣。不曰作無益。害有益乎。其奪心等耳。古法書繪事可歎。孰與天苞地符之自然。徐泳飛灑。揮拊可歎。孰與儀式祖宗之成法。故皇祖見陳氏鏤金牀。曰。何為爾。天下伎巧以燕其身。見元氏水晶官刻漏。曰。何不務此心。特事以用于天下。賦詩曰。無益作字。曰。非要。其見何遠哉。

劉元城曰。今者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人一身汗一及。則全體皆行。令如汗決。膚淪隨無一毛一孔之不微透。然後快耳。蓋疾呼不過百步。神鼓周乎八極。然亦惟是我之神先定耳。孟子曰。志一則動氣。志者神之屬也。氣者令之屬也。是故聽臆言于市。積利害于衆。揀國是于卿士。商至計于尚書。廣詢謀也。上觀千楨。下觀千稊。勿發于不可給之求。勿圖不可計之便。酌兌先也。如綸如綍。或王或金。致尊趨而布大憲。報者秦而有神明。告謨猷也。抑何有不安乎。

語令

劉元城曰。今者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人一身汗一及。則全體皆行。令如汗決。膚淪隨無一毛一孔之不微透。然後快耳。蓋疾呼不過百步。神鼓周乎八極。然亦惟是我之神先定耳。孟子曰。志一則動氣。志者神之屬也。氣者令之屬也。是故聽臆言于市。積利害于衆。揀國是于卿士。商至計于尚書。廣詢謀也。上觀千楨。下觀千稊。勿發于不可給之求。勿圖不可計之便。酌兌先也。如綸如綍。或王或金。致尊趨而布大憲。報者秦而有神明。告謨猷也。抑何有不安乎。

令。教天。必脩德。正事。令。勸民。必蠲徭。省稅。令。朝講。必禮耆。碩儒。令。求言。必拔法。家。拂士。令。舉廢。解網。必使白駒。無繫。碩寬。無賦。隔無注。而南冠無吁。此命令之所以貴必也。令。集一以為年登。惟山東詔。而倪老扶杖。南粵諭。而尉佗輸忱。乃善于令也。置醢則蚘生。施網則魚聚。廣染則化。垂視則以堂石匿。令乎。愚按。立憲謂言路不通。必有危亡之患。彼蓋謂諫諍也。然曰。路必上下。胥由焉。詔令亦是矣。穀梁氏曰。為天下主者。天繼天。

者君之所存者命之時義大矣哉。劉安世曰：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勢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政之純疵，先審令之煩簡而易於地。天交曰：泰，天有風曰姤。泰者通也，始者遇也。天地塞，惟風吹噓，人身凝滯，藉汗以解，命令之衆如此，而或以威職輔頰，孔末聲色，傳說不命其承子思，無言靡爭，則令可廢矣。唐文皇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程頤曰：狂言一飽，忠謀繫棄。司馬光曰：省閹弗斷，悞生聖澤。命令其可不審哉。

宋翼
人君之新言也，豈以彼蒼不可呼為高，而神詭不可測為嚴乎？

抑以違忤成議為剛，消亡衆論為斷乎？曰：非然也。人主與諸居州之屬，處則無政，不與仇士良之屬處，則無政，不與彼居中稱朕惡聞其聲，必有從中開之者矣。及其仁，構詭於也，而有司不為奉行，至有黃兒白催之謠，亦獨何哉？
古之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什禁止，然令不行，禁不止，更不可為治。司馬法曰：有虞氏大戒于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徒有供罰，不迪有顯戮，以是知未嘗廢法也。漢文帝時，詔書下山東，疲癯策杖，忽見德化之成，而奉詔不動，勸民不明，則責有司。光武重書下西河，遠人咸稱天書明見。

萬里之外，而千條萬端，臨事悖亂，則責將吏是故御史大夫下郡國，一一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漢宣帝所察遺詔，據詔不如詔，各以重輕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侯，竟封還詔書是也。既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自改，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未嘗則無敢不承也。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于典詰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豈不深哉。

宋翼
太祖高皇帝諭群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提攜，一令不善，亡窮之禍，宣宗皇帝諭侍臣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久，而後發。

不然，徒失信于民耳。故舊令者，據款廣斷，款獨擇款，虛行欲果，上下相徇。前後相及，遠近相倂，虛實相冒，令不行矣。崔鉉言：我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有其弱蓋奉法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漢法未必平也，而令行故強，今之法平矣，而令多格故率失之弱也。
傅曰：德之化人，捷于令民之從好，甚于令故山東之民信文帝，能求其言，極諫，皆錄費以便民，而後思德化之成，西河之民信光武，能推心置腹，皆得吏之奉行，而後服萬里之明見，未

有取信于使言者也

陳眉公曰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如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劉玘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玘曰御筆批出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為御史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史彌遠懷中出御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放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國事遂誅殺于玉津園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

奇哉

江旭奇曰渾一垂一上古之書不可攷已其在虞書典以紀實謹以謀道粵夏高周誓以齊衆語以敷政訓以迪上命以勅下而命康誥以詰召洛有誥則上下同之其在七國並稱命金秦并天下改令曰制至漢定儀有四品焉曰策以封王侯曰制以施赦命曰詔以詰百官曰勅以誡州郡唐書多詔詔宋傳多制勅我明惟親王太子有冊封贈五品以上用詔六品以下用勅晉命用詔特命用勅此其概也

通情

愚按周公曰平昔近民必歸之程子曰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又曰王道本乎人情蘇子曰人情陰乎山川阻險之歸寄人情類如此

有一人之情有千萬人之情故個之一腔則痛癢僅同乎膚華比之親昵則惠愛不越于閨門局之州里疆域則共覆含生之類必有淋漓之不散有一時之情有千萬世之情快目前之便者近周歲之防計歲月之功者遠奕世之利而無久遠續視之懷者德澤必更代而漸盡

為儀而喜冕襦為通而求歡苦此夫情以習移也寵垂而妬力均則敵鷹飽則揚跋困而關以夫情以勢變也故曰可順而揣我厚殖以自封而人亦有饑餒之憂我廣搜以盈歡而人亦有俯仰之累上固其驕就快其關上傳之慕就快其附藉火法斯促突完棟故曰可逞而折也不順揣而積逞施不逞折而積逞養一投之再投之猶東于法于是三投乎則袞裂畔去無復顧忌矣此齊民之情也懷奇欲試而不能盡展于疑貳之朝抱歎苦積而不能自結于多欲之主寧讓論焉而不要客之指寧風裁凜而不求汝之生長林壑草

遊性不積此後傑英推之情也嗜利若蛇營窟若兔計填路
 堅力競刀雖此毒穴猶熱之情也懷奸樂黨乘怨市恩此遊
 俠戎首之情也四者情各有其抱負錯處譬之薑桂鹽醃味
 不一而調變以成和羹寔爲金石音不一而調協以成奏故
 齊民安而賢俊用姦猾服勞于治生而我秩分效于職役也
 易曰說以先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則可愛非君
 之說也書曰民可上不可下又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于此則
 可畏非民之說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云豈不爾思
 畏予不敢則民非畏乎君矣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
 載芾甘棠勿剪勿伐則民亦愛乎君矣故死生制命有受無
 及從下言之則爲治民從上言之則爲教辟。聖我則仇其君
 寔善從上言之則爲誣辟從下言之則爲亂民。
 韓愈曰王者以理治天下寔以欲治天下也蓋我有情而情無
 我渾然一氣。天下藏焉。偏見我情何以見物情。不見我情何
 以見物情。蓋非強我以就物非割我以益物因之而已
 有情之宇宙不可以偏帶而偏瘁也我鑒而天下號我嘆而天
 下鑒君之于民如宮商之相應而形影之相隨也故天下之
 心不可見以吾歌徵之天下之歌不吾滿以吾心迎之

樂纂

四十

樂

洪南池曰人言火剛水柔今觀水性下激之使上寔難。此性上
 燭之引之使之下焚較易耳。木有生發宜其火利金無生發
 煎之輒流乃木之有反不若金之利五行之性互居其宅如
 此人果以生柔及雅馴鈍及淨利不可拘執亦猶是矣
 素中節曰有生之質渾是水其生氣渾是火故貌多柔而性寔
 剛也

樂纂

四十一

樂

正風俗

賈誼曰秦俗棄禮義捐廉恥日甚今其遺風餘俗尚猶未改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陸贄曰處郡邑者利行而無恥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又曰上之所為以道下也上之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塞明辟

董子曰下之從上如泥之在範惟範之所為如金之在鎔惟冶者真

之所鑄故訓俗在上也

今風俗渾厚未崇。樸讓未敦。風節未樹。朱穆曰丈夫處其厚不虛其薄。故論結棒而大人恥鑿七竅而混沌。北海鵬相狎是謂忘機。故孔子不失為于原壤。乃厚道也。語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箕踞不檢謂之無方而矜能自伐見譏于世。虛舟相觸雖其起之故。虞周讓畔乃謙蓋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故貪職固窮非士之恥。其所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是以龍比死而奔鯀。附直節也。

機鋒內構。陽譽陰聲。鵠巢可居。戢舟可負。脂膏曲態。機心金門。

以妍媸為清談。寄雌黃于月旦。綏煩道術。抵掌功名。好爵自縻。長鳴驥。臺榭動色。歡喜張。靡蕪與歌。班超是悼。嗟松菊之就氣。誰憐失路。藉終南為捷徑。不避乞墮。不恥虛名。而恥失名。不恥清議。而畏橫議。習俗之壞甚矣。必也哉脩怨于風聞。今曲且干覆議。決是非于會動。重安刻之勅。獎嵩石之碑。隆安車之迎。嘉延陵之節。容長孺之面折。却金陵之使氣。而曾俗始有廉平。

風俗之變如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其最著者矣。如

車胤亮濟。登清天下之志。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固一世雲秀所鍾。而天之精神在焉。其效至于却曹瞞而延漢鼎。誠足尚矣。若夫江左夷吾。東山許掇。晉祚亦賴焉。二程趨操。止執二蘇。聰明絕人。即安石雖執拘學。自亦傳德。皆世之雲秀。而天之精神。攸屬。不可以易視也。

江也。士曰人言西漢文章。不如東漢氣節。實不其然。文章無氣。即不能動人。今觀曹生。涕洟太息。極是西京第一文字。然而棄于戰國。有脉。不覺廢其氣節。可觀。有此操當作出雲。鍾精。未嘗細語。為國為民。却顧長慮。死而不悔。作出三國。

人物。三國時。禮當世運者。惟一孔明。其寧靜澹泊。處世。摸之。而不及晉之能鎮定者。孰如安石。直到唐有狄懷英郭令公。談笑博陸。單騎見虜。虜生。死俱不驚。唐宋時決策。澹淵冠。平仲亦是一件大閑係事。以等人物。舉動數十百年間。人尤矚目。看他博陸。縱飲。窮奢極欲。氣態亦有所稟。故後來王荅公之執。拘司馬溫公之推。稟從此公。得來能視。回之以歸。於格致。誠正。從前文重氣節。謀慮。寧靜。鎮定。議論。許多。渣滓俱消融矣。是何等人物。今後擔當世運者。愈更動心。忍性。十全百足。若稍有偏倚。其末流。不勝說已。

朱翼

四四

屠隆曰。雲長香火千載。通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口。頑猶靈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故欲正風俗。當策精神。

孔貞時曰。我朝洪武。初士夫雅尚文章。却似宋末真切之文。永樂間。重氣節。宣德成弘。尚事功。正德嘉隆。漸滋議論。自王文成說。箇致良知。通到心性上來。譬之樹木。真切是根芽。氣節是本幹。事功是枝條。議論是華葉。而心性則是結實矣。萬曆間。士大夫當下集。切種子然而文章。車以可解。不可解也。間為奇。其膏肓甚。乃場屋中。替然見售。以此世道人心。所可虞也。愚按。司馬光言。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元豐萬拱。熟

視以成。後視之風。今欲止躁競。何不為王沂公之士。先聖實。歌。省議論。何不為李文靖之一切。報罷。表揚司徒之素風。而微樂。省聘者。衆矣。重呂文穆之雅量。而嘆力腹。鈞者。漸矣。談古者。勿與辨也。請及經明。道以勝之。盛氣者。勿與爭也。請平心和氣。以屈之。情。亦勿詭者。勿使並進也。請揭危進之。乾登大雅之士。以風之。又何至于後魏乎。

朱子曰。辨賢否。以定上下之介。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是謂綱。綱。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惡之可避。而必去。是謂風俗。

朱翼

四五

高皇帝詔。陶凱曰。世之治亂。本乎風俗。忠信行。則俗淳朴。佻巧作。則俗詐偽。

萬曆間。館臣言。今時居官者。懷入市攫金之心。持論者。多羅連築舍之說。頌華之習。勝。則帝服。后飾。而不疑。色傾之俗。成。則室戈。害石。而不顧。理學。欲為宋也。而祖述玄虛。厭薄名檢。及似東晉之清談。而義。欲為東漢也。而設情。博名。故計獲。短。及似我國之縱橫。經術。欲為西京也。而出莊入列。教道離經。及不如唐人之拘。眠。而風俗。澆矣。親微曰。久矣。則民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焦思。則易

渠又曰五帝三王小易民以教若人漸澆漓不復及朴今當
為鬼為蜮尚安得而治哉

李華曰先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人不能專一安得不為
詐

蘇洵曰文而欲及之有猶移江河而行之山也

周敦頤曰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及之可也

今之衣者弗尚布帛而美玄裳羽衣之巧食者不甘稊粟而慕

饗丹吸露之奇縞衣黃冠金碧相望侈亦甚矣

維俗于昔曰防其漸維俗于今日去其甚防其漸者微權轉移

朱翼

陰為幹旋而下不知易去其甚則必屬其所甚愧而強之以

所甚不堪抑其所甚殺而後之以甚不急其勢不亦難哉

漢高詒達故下化而侈賈董之憂乃在侈唐宗多智故下化而

說親率之憂乃在說宋祖寬厚故下化而懦蘇周之憂乃在

懦履霜而虞堅冰始始而斥女壯欲移俗者亦防其漸耳

今之宣洩極矣樓閣也而雕鏤純白也而丹堊堅厚也而斷削

重疊樓閣綺綺何錫沙棠木蘭玉軸寶駟相與爭誇閭左猶

曰華其外也而暗常滑稽辨說艷麗則移之學術矣猶曰時

華夫口以爭其文也而禮樂為悅今巧詭隨則移之行矣猶

曰金錦樓直暴炫於衢以華其貌也而智術術取倏忽多端
則移之心矣天地蓋藏無所顧恤玉走于山珠飛于淵珊瑚
抱林翡翠綴羽以極觀美而諸子百家逞奇角俊洞心賊目
而更無餘蓄矣

以約為陋以樸為拙怡者常淹抑者常晦薄者冒不阿之名軒
者博敢言之譽陸者負強立之聲亦上之過也

漢高以尊顯招士大夫故西京之士獻符頌德光武物色高節

故東京之士標榜相高君者軸也一運而三十一軸旋矣君

者宮也一鳴而二十五絃以類應矣

朱翼

愚按蘇子曰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

短在風俗妍媸混則相逼者害援游揚者百足文周密則世

官者避藏愈巧而索隱者繒繒彌施幸制多則事外之人高

張其懸斷而忌成之口漫肆其雌黃攻訐盛則乍噴乍倭而

逐聲者未微其真甲可乙否盛遠者未中其竅藩籬峻則恣

圓拘之瘼難于為人激因默之開又難于為己蓋循環終始

之運不在天而在人而轉移化導之權不在下而在上也

汪蘭銘曰世道之變莫亟于風俗人心而錢谷利權次之說者

徒從人心風俗之不及也良由上之人鮮以古道教化也庶

先古道者其鄉約保甲社學社倉乎。鄉約始于藍田。即周禮以卿三物教萬民。交書德藝。又以卿八刑糾戒其不率者是也。保甲始于安石。即周禮比閭族黨。森教。仲所謂奔走者。無以應選徙者。無以容吏。無追捕之擾者。是也。社倉始于朱晦翁行之崇安。借府米六百石。夏放冬償。止收耗米三升。如漢秋曹昌奏常平倉。隋長孫平奏置義倉。皆以此義也。社學。倣于學記。其制家有塾。黨有庠。漢文翁守蜀。學官外市中。廣招師徒。及唐開元二十六年。詔州縣每鄉另置一學。擇師令其教授。是也。夫有社倉以養其生。有社學以教其蒙。有鄉約以齊其趨。有保甲以防其偷。而風俗可厚矣。且此三者同深共貫。則彼欲沾其恩者。自不得復憚其嚴。而無漏脫戶數之弊也。周以忠厚立國。至於衰亂。而人心恣周。墮者不待志而思盛際之顯王。則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顧瞻周道。而吊于心也。則曰。維將西歸。懷之好音。小國困斃。思濊亂以治也。則曰。愾我寤寐。念彼周京。以秦風之武悍。而驪山之役。猶不失同仇之誼。周以後惟宋以忠厚立俗。故京師陷沒。而兩河忠義。猶歡迎王師。以復神州。文天祥徒以忠義激人心。而後者如雲。甚至一舟海角。而卒旅不散。甘與同覆。亦庶几有周季之風焉。

東漢之節氣。久不若宋代之忠厚。為美俗也。人言楚俗多怨。于觀袁中郎。睥睨一世。渾如無物。號叫哭罵。皆是禪機。順筆揮灑。便成文字。此公胸中無一不快。必無一可怨。適吳越時。自言所可喜者。于亂集中。得一徐渭為知己。所可恨者。杭州假警太閹。結與標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起高而不飲酒。滿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此公當是坡仙化身。故不樂于習也。即康節曰。生平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直是中郎小影。周用齋曰。民食血氣。心知之性。而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情。是非之相奪也。利害之相攻也。情偽微暖之相消也。于是有崇惡之患。有淫僻暴殄之虞。有詐力侵凌搏噬之毒。聖人者。出禮制而大為之防。其品式程度界限之明。足以窺其侵軼輪涯。無已之私。其糾虔隆厲重赫之威。足以消其驕悍亢難御之氣。其委曲樽節紓徐退讓之儀。又足以融其優柔乎中。使容不逼之心。故上下相守。大小相卹。內外相維。強弱相保也。漢高不愛其王微侯之印。以禮悅天下。詔曰。後吾游者。吾能身頭之故。蕭曹韓彭之屬。車皆會相無恥。光武以節義風天下。物色莊光。茅土卓茂。是故天下翕然改觀。安阮托節于堅嘉。

逢周繡志于冥遂。陸戴致躬于府主。弘起昭讓于姻封。至我
高皇維元祐。竄危素聘宋文憲王忠文筆。而忠文與吳忠節
皆殉漢。孫右司殉閩。葉南昌殉楚。熊岐寧殉虜。至于鼎革之
際。若方若鐵。為練為車。皆以死報國。他如李劉張鍾之抗疏。
陳劉孫許之不屈。雖非皇祖之所貽也。如不以此為引。導
徒恃尺一考功。為惆唱三尺廷尉。為驅逼而下不之從矣。
而京師時上之人。如命駕而遊五都之市。物不勝收。下之人如
攬轡而過九皋之門。笑不勝駭。以高帝能作其氣也。然而
孫弘朱買臣之流。皆矜悅富貴。亦由于此。我高祖旌表忠義。

故請雖死節。其中尤堅

與師為國者。帝。黜位朝之。與友為國者。王。以身先焉。與大臣為
國者。伯。以皮幣先焉。與左右為國者。後。使者先焉。與侍御為
國者。若存若亡。以令至焉。與所役為國者。止。以令召焉。
上焉者。雖不能忘其雲泥虎鼠之權。備之大道。亦宜禮賢。待德。
議化諒之所先。下焉者。即不盡為黃埃蟬蛻。群脫于寰區。亦
宜堅持素尚。識居身之所寶。
君為的而士射之。君為軸而士旋之。君為砥柱而士肖之。君為
登高之呼。而士響答之。雖士格不同。亦且能變現。答化著。不

期而勇響者。若神爵之編察。建安之猜忌。以圭組為絕。以印
佩為難。但而喜之。卷而畜之。木偶而置之。匏瓜而繫之。圖牢
桎梏而拘之。士有行跡而氣沮耳。

豪俠之士。惟埋屠狗。彈鋏擊劍。不以為汚。聞鷄陸博。振馭縛幣。
不以為恥。背公死黨。借交報仇。不以為惜。抉眼塗面。頭顱外
委。填溝壑而不以為恨。蓋奸人之推。國家所難畜也。公孫弘
論郭解而必置之族。防其嫌也。然弘實養客。則亦有教之
佚者。今夫間巷少年。遇衣冠揖避之人。則逡巡而走。山林之
大。事。孤。挾。失。登堂而見禮文。則欽衽而觀之。何者。易其耳目

也。歟。取佚者亦若是則已矣。

人主以膏祿名譽鼓天下士。而士也。辭榮以為貞。隱德以為高。
歟。之所貴俗之所賤。而上下常相待也。楚子蒍蕩養侯。而辭
其賞。荀卿以為國。金城之役。潘星賜以讓功。說趙充國。而充
國不可。蓋為缺也。

漢高以爵祿招士。蕭曹起刀筆。綠江無奇節。林孫與時變化。道
同委蛇。公孫弘卜式倪寬。遠達羊豕之間。張湯陰陽人主。與
俱上下。黃薛書匡。如波斯靡。符命之作。如劉歆之流。亦重祿
之過也。逮武以名譽缺士。王良見机于東海。樊英蒙恥于臺

山楊厚黃壤。盛名難副。鄧彪刻。謹。編讓侯封。父恭。義。絕。俊。尉
顧及標榜。成風。父盛子名。兄滿弟譽。如徐幹所。亦。重。名。之
遇也。蓋物異貴于難得。而賤于妄授。衣大繡于倡優。則貴人
不服矣。飲和羹于所賤。則上客不啜矣。淵毛可以為王公。堂
殮可以結死士。豈在物耶。故先王之錫爵祿也。于清廟之中。
備金石之樂。故有資之。而其錫名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然且君歟。虎鳴。臣
頌天保。父三老。兄五更。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
其食。百福百祿有。永舉永辭有。夫是以山藪非乏珍。而

修珩璜之賜。田野非倫粟。而貴大庾之。也。
式煙之。則。曹士奮。報鵠之。博則義士託。市駿之。骨則才士來。
伯夷。林森。孔子之所謂仁人也。叩馬一諫。亦僅不兵之耳。未聞
有寶而禮之者也。孔子亟稱夷。森。儀。音陽。夫使之。餞者。誰也。
即餞矣。死而。旌之者。又誰也。噫。此周士之節。而不。設若也。
節之在天下。自下。激者。十五。自上。培者。十四。而。激不若培之。厚
也。自天植者。十七。自養成者。十三。而植不若養之。粹也。
魚可治也。龍不可馴也。鳥可。也。鳳不可。也。故。身節之士。處
三。而不。殆九死以明心。而人主且。陽。爵。之。腐。風。赫。之。

甚且。賴其。錄于。若。隅若。臣之間。而待其自。士氣。母亦為三
鼓之。獨乎。
朱子曰。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
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
項羽沒。漢賜項伯以下。皆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當
為項籍將。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教之
以無恥也。我太祖方元主。殂。群臣皆。賀。謂。御史。劉炳曰。為
本元臣。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復。至。當。任。元。者。不。許
稱賀。此。屬之。心。也。

陸贄曰。漢武好英風。故當時。雷環。詭。立。名。之士。漢宣精。美。洛。故
其時。華。倫。良。核。寔。之。能。
方孝孺曰。用人之道。莫先于作其好名喜功之氣。王良。長。馬。皆
化而。騷。能。作。其。氣。耳。人。有。好。名。而。強。諫。直。爭。者。有。好。為。而
脩。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然。融。燕。有
蓋于國可矣。違。願。其。出。于。好。名。哉。喜。功。者。能。治。民。則。常。以。治
主。功。能。用。兵。則。喜。以。共。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其。而
能。以。立。功。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
周用齋曰。魏行于燕。故有。觴。酒。豆。肉。六。十。者。坐。五。十。席。而。人

不以爲拘也。禮行于祭。故有肉乾人饌酒設人渴。日暮人倦。而人不以爲難也。禮行于通塗。故班白不提挈。耆老不徒行。而人不以爲恭也。故諭俗莫善于禮。莫先于威儀。君子無尺寸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膏祿之賞而民懷之者。威儀故也。大抵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乘駕鳴驄。人望而避之。敝車而卑行。人不讓路矣。是以端風範。世在于自肅。故上之人岸幘慢馬。則舉代不慚于銅臭上之人。放曠玩物。則當年惟責于錢神。張武受賂。李訓鬻官。達吉市權。彼固有教之也。

朱翼

朱翼

保民

天之置君。猶君之置吏也。銅墨之吏。漁侵而糜骨。虎翼而噬人。則君玉逐之。豈天子君而聽其暴戾恣睢于民上耶。是以明君兢惕堂皇。啓疏乘展。即戎消羽息。海內安瀾。而常若有新闢探符之虞。賑卹灾窮。延問疾苦。即承縣恬熙。金甌翼固。而常若有土崩瓦解之形。旰食宵衣。爲民求理也。即網譽目張。百司奉職。而常若有情竅解膠之惧。弓旌招嘯。求民望也。即明揚幽顯。才庸谷棟。而常若有積薪林薈之憂。錫臺惜費。思羊忌鐵。而民力也。即谷盈廩積。陳相。而常有食堪

朱翼

朱翼

羅雀之吾。惟惧不敵百姓之心。以上于天起。非過爲懼也。九土之辟。代不一君。危于朝露。非若列宿之縹于天。終古而不易者也。歛氣蒸爲太和。愁聲鬱爲灾沴。信不可証。況以秋桑之西。惠顧之東。雁門之南。象郡之北。人詛而人祝之。其有不延促乃命哉。

顧涇陽曰。天下之患。莫大乎無民。無民者失民之心也。是故爲天下計者。必于民爲重之。夫君亦莫而志矣。彼固居然自尊。而不知所以尊也。民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其尊者也。吾不能相儲之。又安能用之。故曰養民惟恐其不足。世之所以治安。

秦休固曰：漁陽先生曰：南風時義力謀論其相上下天下人亦為之大

宋真

也。取民惟恐其不足，世之所以亂亡也。夫天子能生人，殺人
然有形者，而民之于奪我也，倘以心甚可畏也。故君之心不
可一日不在民也。民之心不可使之一日而不在君也。君之
心苟一日不在民，則其下雖將必有盜上之權，而雷用之者
商鞅韓非之徒是也。民之心苟一日而不在君，則其上將
必有迎下之隙，而狎弄吾君者，陳勝吳廣之徒是也。嗟乎民
吾民也，吾不知民之可畏，而假人以權，示人以隙，俾治亂安
危之几上制于商鞅韓非之徒，下制於陳勝吳廣之徒，莫感
乎天下之紛紛也。蓋治天下者，乃伏而思曰：天下之巧能捷
健能聞，而胡為尊我？于天下執疎遠，而安能強其必從，
而頑群然君我者，不可不察其故也。若曰：是餘父母我者也，
父母之于子，生育撫摩，慮無不周也，吾不能以父母自待，又
何以對元之望？是故其尊在黃屋而抑其心，以下通閭閻之志，
民其咸命靈爽，俾乎鬼神而日徹其肺腑，以下通閭閻之志，
天下之人歎富則上屏格克，而惟恐有裨寒暑雨之嘆，天下
之人歎佚則上輟營繕，而惟恐懷棒之側，或有人為黨怨而
不平，天下之人歎生則上弛苛罰，而惟恐涓水之漲，或以溺
無知之赤子，天下之人歎靖則上休兵甲，而惟恐九越五峯

宋真

之地，漂牧野之梓，以病吾不事之蒼生，天下之人悅仁義則
上宣憲惠，樹表則而惟恐其困于舊染之汚，以存我王度，天
下之人慕禮樂則上飭度數，理音節而惟恐有一物之愆戾，
以傷天地之中和，其虞之也甚詳，而其計之也甚具，而有法
故自君而視民，則宛若遠四海九州之衆，置之几席而親炙
其休戚之狀，而為之所自民而視君，則宛若舉其身日周旋
于九重之下，以親沐天子之恩，由是老者恬，壯者怡，少者寧，
經寡孤獨者得以間為民而不失其職，于是乎有望之如雲
就之如日，戴之如天地，推而歡趾，缺舌之民亦鳴，嚮風就
稱治安，其效至于鳳凰儀于庭，麒麟遊于郊，四靈畢萃，宇宙泰
和人見其然也，則曰：世之治且安也，若是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則以世有養民之君故也。脫世不達而虜使其民，甚至朝
刺入幕，則人天下漂，未幾而九廟墟，非神器之易窺而奸
憐之易逞，取民惟恐其不足，而先潰也，故吾嘗謂三代而上
養民之主，漢之文帝，唐之太宗，能聽民之自生，其餘世主則
錢民之生而已，嗚呼，故古今治亂安危之大机也。
養耳目則專聰明之用，養口鼻則享臭味之用，養四肢百骸則
享康強之用，豈以養民而不得其用乎？

田常何
不義之

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徐樂告武帝言天下之患在上崩不在瓦解土崩者廣勝之徒乘秦之失民而取之是也瓦解者如七國之變不足患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

民力之弱不能以抗吏而其心之強能以抗天子蓋天子之黨甚衆而民之黨甚衆管子曰善爲國者不遠其民

是故尊其身于紫垣華蓋之上而伏其款于溪溝壑谷之卑馳其心于關樞倉耳之速而潛其神于青蠅蠅蠕之細悲其民于暑雨和寒之怨而仰其慮于櫟樹墮戶之微凡以通民情

而已

愚按張子曰帝天之命主于民心程子曰安危之本在乎人情又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今之爲治者法具棄灰刑制采金名極屠伯怒淫乳虎何其刻也極爪誠誠軀車伺報言爲權肉群吏用騶過關遺金故坐之罪何其察也受賄而賞有功乃罰懸金示信縱囚令歸又何矯也濟人漆浦移粟河內授鰥于水飲馬于盜又何隘也

昔者傷蛇見活于隋侯病膏得生于黃花塗龜得放于漆積蟻蟻獲渡于編橋而況于同胞之民耶

天下各挈所欲以倚命于人主彼其細者微惠于利身而大者

亦歛藉寵靈以利天下吾既後盡其力用殫其財細無所從其私而又官悒于懷政沮于猜大無以從其公惟是人主所恃以把持天下者獨區區名法耳顧人主運天下以法天下得進其法以救死于額而終不失其賤貧天下進人主以心失其心則緩猶畏而怨之急且忍而逼之而寃使人主不守其貴富何若百人之跟進公千夫之指難犯而况羣衆敗以爲漂合積悖而成憎豈惟貴富難以永持也將不待與天下同賤貧

朱真

夫民也曹起而推一人焉擬之天稱之王大奉之以成其尊最翼之以成其聖順首而環聽之以成其風威神典故民之沃淫瘠思每隨君之嚙啖起居以陳其狀而君之渴飲勞息亦當寫民之情狀于身惟從堂視階從階視下日不聞而百里月不聞而千里歲不聞而萬里是以一身爲瘡而以天下爲場也人主之心腹腸胃不指之天下而歛天下之生穀予奪運之朝廷不可得也

君之有勢其戴情而行之者也勢之所在則衆屈于尊情之所至則尊屈于衆

之意何也。蓋體則未有不索者。鶴有脰。雀有羽。麋有膺。象有齒。猶且惜之。而況于人。人生而萬骸萬竅。形而存焉。慕之。嗟之。瘞之。瘵之。痛拔之。髮而震其一体也。推之而嬰兒啼乳。母出慈母。鬻游子。慟亦一体也。顧母子猶相生也。君民則相制矣。民由畏而生。怨君由玩而生。暴劫為秦。越繼則仇讐。甚有歛食其肉。寢處其皮者矣。抑孰知君者群也。群而歸之。乃為君也。在易。軌為君。又為首。故曰大哉。乾元首出庶物。而坤配焉。而六子附焉。有元首無衆體。可為身耶。民雖生。唯唯。唯。非屬毛離裏。以共載此元首者。藉使手足不擇頭目。莖樹不

五齊君非乏人而民猶有半菽二脯茹草拾橡之輩即枯腸
渴勿之困我口腹而安可無授殮發粟之想雕輦玉階綺園
金屋連千居已而民猶有陰房虎窰宵啼露處之氓斯則驚
魂樓觀之寄我食息而寧宇厚宅之何計夏璜周球山賦海
貴周千時已而世猶有鬻衣丐食析家蕩產之儔斯則官述
私責之腹我血肉而鬻租賜貸之必先選妓徵歌韓詠燕舞
誠不乏目前之飲咲而曲心輟夫寡女驚妻膏子之恨宛若
仇讎曲怨之痛我骨肉而男室女家之莫慰虎貪魚鹿豹尾
鷹揚誠不乏材武之可護而寄恩牛血燐鬼火青野塞川之

朱翼

事恍若長戟勁弩之業我肘腋而發焉。僇之何時得寧。惟是鐘鼓銘鋒之在懸而視民之冤若欲言帝關莫達者若吾喉舌之盛也。耕鑿作息俱遠而視民之痛痾痲癘不終天年者若吾膏肓之困二豎也。舟車川陸之無恙而視民之艱掌行後填東海而怨北山者若吾肢無腋肱不毛重繭而罷筋力也。慶賞刑威之在取而視民之改蛇更虎疚心而不得去者若吾有癰而未決有瘡而不得彈也。禮樂政教之甚設而視民之田里未安弦歌未暢太平之風未盡致者若吾血脉之有底滯而精神色澤之未起也。尊權乎臂運指使之權而心關乎郊翼乳哺之愛。身享乎民脂民膏之奉而神攝乎嗜膚飲血之危。目擊乎剝心鑿眼之悲而慮周乎皮盡毛附之戒。前林乎剝肉充腹之歡而後觀乎淪肌冷髓之仁。蓋九重不過容膝八珍不過適口亦何俟麗龜洞髓吮血磨牙日刺月削而使元氣之寢虛也。獨不思民之財殫力疲即君之形骸骨立民之傷心刺骨即君之利膚震弱民或斬木揭竿則君亦游魂假息且府庫增鉅萬蓋不盈錙銖小民損錙銖何啻失鉅萬。人若享鉅萬猶欲計錙銖小民無錙銖何以供鉅萬。一休之中而肥瘠之不問是猶抽刀割肉以相啖而相歸。

于斃也。夫君也民膏之口擬之說。望之天帝。而為君者亦何忍不實滿堂之樂。而聞向隅之悲。移綺羅之遊。而照逃亡之屋哉。

聖人曰。嗟。下民其咨。天下曰。帝力何有。如手之康怡而與心臆相忘。一休之至也。

遠廷對策曰。臣聞為治之道。貴乎有仁民之心。有仁民之政。竊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孔子之告冉有。必曰。雷之教之。孟子之論王道。教養之外。亦無餘說矣。是二者必任用得其人。而後寔效臻其極。然循其本而論之。惟在人君之心。

朱翼

耳。陛下養民之仁。誠久而不替。田里未均。必思所以均之。樹畜未廣。必思所以廣之。禁游手游食之黨。懲積飲苛征之虐。慎選循良。慎擇之人。以免守令之職。縱未必盡得如稷之賢。獨不可得出入阡陌。功課農桑。如名信。臣者乎。陛下教民之仁。誠久而不怠。學校必脩。不使有傾頽之患。禮義必明。不使有壞亂之習。禁惑世誣民之言。革驕淫侈僭之俗。慎擇端方謹厚之士。以充師儒之任。縱未必盡得如契之賢。獨不可得學兼休用。封植人材。如胡安定者乎。既得其人。假以歲月。重厥責任。如以而家不給。人不足。教不行。刑不措。無是理也。

敬天

朱子曰湯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成王說惟天地生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說明王奉若天道古聖賢朝夕見天在眼前

愚按人君之于天何啻子之于父母乃天或以禎符昭王勤人主遂狙于鱗虎魚為川珍岳貢之類而相與稱百年之運可無常憂天或以震怒責王懈而人主遂煩于天書札封逮陳性之事而相與成禱祀之誼天或以岡陵昌熾之福答明

樂翼

六

禮而人主遂駒過隙高枕寢樂而相與進萬年之觴晏深宮之中漠然不與天下相休戚天或以災異譴責之符震主逆而人主遂射天伐日失晝卜夜而相與稱天變不足畏人事不足脩悍然不與天下相關涉此其失天之意亦甚矣

天心厭棄于是孟門太行不勝揭橈白燕之憂也阿房驪山不勝望夷車下之變也裂繒烽火不勝犬戎秦雒之威也鹿臺鉅橋不勝抱器水珠之慘也

故王者于天意必謹承之天意在用贖則操歎洗耳不為高天意在淫溺則股毛脰膝不為旁天意在權亂則誅尤不為不

為暴。天意在連儲則植懷委裘不為。孽孽飛派。善言退舍

之實也。山重川迴。素服出次之借也。罪耳祥桑。側身恭默之關也。烈風淫雨。種祀崇望之機也。于是銘瑞寺伯可使無燭。懼刑餘渾志。而天意漫失矣。少艾美麗可使無操。懼極席怙寵。而天意漫薄矣。強臺崩山。可使無四顧。懼高臺陵池。而天意漫義矣。文具明屏。可使無關勝。懼珠玉是珍。而天意漫遠矣。張放孝明。可使不在側。大成五利。可使不賈禍。滑稽炙轂之說。雖白異同之說。可使不異辭。五陵毛薛之徒。鷄鳴狗盜之推。可使無奇計。俱用舍失平。贖否推進。而天意漫離

樂翼

六

漫壞矣。故朝札夕惕。日晏不違。何其若。避殿露居。寢樂撤膳。何其懼。懸龍設錦。主未建鼓。何其虛。刀劍戶牖。銘几磐枕。何其勤。舞往而不求。天意也。故天心亦油然而歸之。黃童謳歌。少植鼓舞。若天使之戴德也。甲折若生。肖翹繁息。若天使之育時也。丹雲瑞日。赤草白鳥。若天使之昭靈也。重輝獻食。窮驂戶祝。若天使之效順也。孰非善承天意之明效大驗哉

愚按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今之應天者。豈為牲犧肥碩。集飴香美。天其饒而需飲乎。黃琮蒼璧。玉璽芝封。天其靈而借寶乎。露井鼓社。暴巫用贖。天求多子

細微歎細人乎避辟出次減殺省肉踐御馳懸天姑崇獎虛讓乎。

充魁而曰乾封。淫雨而曰不害稼。踐下殿之足。飲長庚之酒。蟠

其矣。命符之微如蚤吐絲而高張。絕東風至而酒湛液也。

如謂天不應也。則鉅何以引。蚌何以集。魚何以咸。鍾何以應。山

輪何以知風。蟻何以知雨。物之相應靡不應也。風何以反。日

何以回。霜何以夏。陽何以冬。龍何以下。馬何以角。物之應靡

不定也。

今天下有幽隱而不及照。何以攝日月之情。而消其晦。今天

下

有隳憊而不蒙潤。何以潤而露之。而散其淫。憊。今天下

有陵奪而不得休息。何以固山川之氣。而安其流。時。今天下

有窮愁而不自給。何以遂土谷之性。而蕃其生殖。

封岱禪梁。不足以消祖龍之厄。金縢玉版。不足以禁蚩尤之孽。

紂之時。龜生毛。兔生角。女化為丈夫。而封尚謂祭為無益。此二

者皆過也。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仲語以貴天。公仰而視天。無得

也。仲曰。天者非蒼之謂也。若人者以百姓為天。其後是

子亦以對景公云。

聖王之事天。陶匏醢栗。玄酒醢羹。未陳于園丘。而已有無言之

奏。格。毛魚牲祖。清醴雋刀。未屬于合宮。而已有玉頤之碩。旋

無鳴條之風。破塊之雨。而已有淵默之雷聲。

測景候望。占天者也。奇偶盈縮。筭天者也。禹步養龍。勝天者也。

禱祠控額。祈天者也。矯誣忽易。誣天者也。誣天者絕。勝天者

愚。美天者勞。占天者拙。祈天者知。格天矣。而非。所以格也。

故有神巫秘祝。可以鞭龍致雨。強弓捷矢。可以繳風落日。填薪

埋璧。可以絕流填河。暴虺盛蛇。可以消魃測霖。而聖人初不

恃此以為節宣之具。

人

君不得天之權。則與天分治而各為政。君欲出民于堙。使

康。弗耕而天霜之。雪之。逼其肌膚。凍其耳目。重陰匝寒。而協

風。久滯。令春而冬焉。君欲勤耨。相機耘桑。而天亢之。灋之

赤地。如焦。渰水泛溢。草木黃落。令夏而秋焉。君欲命。有司。欽

積。賑巡倉。廩使新陳相因。以贍足軍國。而天風之雨之。權。板

其根。蒼蕩。析其果。谷震。驚不寧。而穡事無緒。令秋而夏焉。君

欲舉遠。略。績。武功。勤民于菑。示之。步伐。而天燄之。桑之。解。綬

其。筋。骨。懈。怠。其。肢。體。民氣不肅。而疾疫。廢。我。令。冬。而春焉。迎

寒而得暑。雷雨而致風。呼號之不聞。而告語之不達。君其如

南禽北見寒木冬榮缺豈無因。日若珥璧月如連珠祥豈無由。
蜀魚吼而吳鼓鳴。草虫生而阜螽躍。事圓相為倚伏何獨競。
于天人之際乎。

惠按仲舒告君首言天人相與之際今天天積氣耳積氣而神靈聚焉。氣之乘虛無所不至。神之乘氣無所不通。天畜于山澤決于天日月之明不及于薊屋而天監焉。雨露之潤不及于岩石而天入焉。隱微幽暗莫非天也。故曰潛難伏矣。亦乳之昭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故明廷臨御深宮燕閒不

可謂無與于天也。日繆離合星軌順逆不可謂無與于天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而徵于人，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人而徵于天也。一秉心也，而曰昊天不弔，一什改也，而曰昊天不惠。天何聽納曰：辟言不信。天何慮圖曰：謀猷不臧。民之鮮終，而曰：諶之難民之多辟，而曰：牖之易酒。酒則曰：天降威淫。刑則曰：天降罔非。以一体之故，即是故帝懷明德，日監在兹。天之與人也，永言配命，順帝之則，人之與天也。故德曰：稽聞不德曰：徽彰。淨道曰：被其衷失道曰：奪其鑒。其治也曰：保史，而俾戡殺其亂也。

曰疾威而殄鞠，其興也曰蕃頤而式廟，其亡也曰棄。然
而大命托矣，而世儒乃曰已定未定何耶？蓋堯舜在上，靈生
鳳像，夏商將亡，山頽川竭，祥、災之正也。高、戊之棄殷，周成之
雷電，後趙之春禰，後魏之白雉，此災、祥之變也。故有積善積
不善之別，積之乃定也。故古之賢王一歲無災，則曰天忘我，
諸福迭見，則曰吾何德以承之。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怠，
父母怒之，勞而不怨者也。詩陳敬之，書戒懲哉，即仲舒之所
謂勉強也。

勿謂天高，居高臨卑，勿謂天遠，居遠聽通。若此，視亡國之墟，與

玉之王則曰天之音以醒我也。君入視四門之實三恪之助。則曰天之樹以覆我也。君仰視棟桷偷視几筵無佳而不見天也。

天之于人形求則幻而理感則孚其言証于圖讖而義和之命合于九官其色遠于蒼々而璇衡之運合于一室其形擬于塊然而方諸陽燧合之于微其事擬于補天而赤鳳白魚合之于古蓋天歎雨則令人卧歎霽則令人舒鷄能知曉蚤能鳴秋而況君為天之子乎蓋天場日人主之春華也幽谷重淵人主之冰雪也豐碑必微玉燭誰明人主之日月也太和

風烈民欣化醇人主之雨露也。馮怒破山疾行僭草人主之風雷也。百職克脩庶官就列尊若衣袂運若蟻旋人主之星宿也。故青陽總事左介右合以履其位蒼龍赤驂鉄驪白駉以異其度青騊玄王以煥其文誠脩五事以應天也。嗟夫疎節可以斯紅鞭龍可以致雨矧以人主躬脩而無其效乎。何後世之君不思脩德而侈言祥瑞野外之為指之為高饒牛之書引以為瑞亦何益哉。朱子于中宗之桑谷高宗之雉鳴而幸無恙也。而曰聖王正德脩事彼所以禳灾者此耳。

宋葉
太祖嘗與許存仁講洪範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若

能脩德其應如響又因退朝御侍臣曰朕未旦臨朝晡時還宮夜卧不能安寢非不款即安祇畏天命不敢故耳。
宇宙一氣耳氣聚而有情有形者為人氣聚而有情無形者為神上為光而下為土灰芴也布以律琯日款至而先飛碩金也鐘為渾儀地彼震而此動况以億萬生靈所希靈哉。希靈則灾青應之灾啼嗷為歎呼則福昌亦應之矣。夫泰陽之戈可以西燒然之類照吳越之射可以卻江海之鷗清陽同負喧而先事舉華津田沮洳而未泰再熟推謂已定者天而不可回哉。

永新命

凡物開極則欽華極則萎用極則滄流行極則卷以獨盡故新者不滯不変而就故惟夫乘其欽而豫為之敷舒視其將萎而亟為之振發時其欽渝且將竭盡而厚為之豫藉則新者可以不故而故者可以復新。滄淵之珠忽呈夜浪塵埋之鏡乍煜晨光貌曜而再肥心判而復合。此夫復常以為新也。竹隕籜而孫枝出木脫葉而芳潛行莠去苗滋棘抽蘭布此夫推陳以致新也。沐糖霰而成精製陶砂礫以甞堂金角石切礪矣等鐵括此夫昂常以求新也。雕輪玉絡生于轉運

宋葉

彩鷁黃龍起于浮木丹雘橫斷。藥火衣裳以夫增舊以飾新也。凡能為新者皆煥發宣耀不能化腐之謂也。而非其至也。潤堅之松倉然挺秀露滋雲液不增其華雪饒霜陵不改其節。凝膏千年色同火齊堅逾金石。真人之為漱鍊者亦且濯神固氣一慮凝思恒久堅貞遂能超脫形神壽齊日月。此夫永新而勿替者也。彼以形新者猶若是况集禧萃祉妙于神通之感者寧有有限乎哉。

保衡之訓曰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與罔台。所陳析天永命之旨同一揆也是故不遇不殖惟我惟康澤

志于玄穠之淵源躬于義理之淵。是自新也而下即象指。風骨秉稟。借之大通則新氏矣。政齊刑一。禮樂和。燭汙俗以清風。洗末流之穢濁。是新氏也而天亦睽然降鑒。日赫其赫靈昌其祚。則新命矣。夫自新而新氏。而新命。則天人一致。感應道交。洽氣旁流。和風翔躍。其委餘幻化。猶將蒸出芝菌。繡繪雲物。而綿延過曆。豈有終極乎哉。

人主之精神。要新。意氣要舊。國家之法。度要舊。規模要新。

道理原是舊底。學問却是要新。孔子謂溫故而知新。原我見識未遠。微令由思以入精耳。非增出枝葉意見也。若新意見恐

亦害事

周禮行則曆數自延于八百。秦法立則宗祧自新于二世。命之新信乎在君不在天也。

統運之說始于邵行之五德卽字之緒述。皇帝王伯果爾則帝王統紀盡歸生剋氣數。而自伯以往。遂如長夜漫漫。不旦邪。惟有新命之說而數學始結。

程子曰。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于聖賢。皆工夫到這裏。皆有此應。

治亂安危之運。其天時之所為乎。制治持安之機。其君心之所

為乎。夫使天之為時也。治者必無亂。安者必無危。則人主可無事。憂抑使治亂安危之相代。若寒暑晝夜之必至。亦無庸憂也。惟天運于天者。相乘相倚。而不可知其執恒。管于八主之一心。是以先霜或冰。未雨微土。天下方波。恬塵清。紫弓卧鼓。而其心恒若有旦暮。杞裡之形。天下方歲成。錯通。宜盛廢腐。而其心恒若有暑寒。怨咨之聲。天下方川岳貢。頑。却。數遊靈。而其心恒若有悟異。謠告之符。奉之。家國無。綴。命。祚。滋遠。用此道也。

太祖謂吳禎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又嘗謂侍臣曰。

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成祖諭解縉等曰。人心不可有好樂。昧每退朝。默守未嘗不憂。東此心。又謂輔臣曰。人情保初。易保終。維世宗嘗教文武軍。輔盡言以副。勸民之意。而後復教一之。蓋有其始者。未必能有其終。故易子龍飛而惕之以乾。狄濟而喻之以濡尾。泰慮漢陰。費震日中。既濟慮衣。誠謂為九似者。虧一簣。行百里者。半九十耳。總微謂守成。難于開創。有以也。

秦弱百姓而倫匈奴。秦之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漢之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忽戎狄。以戎狄敗。隋煬忽

盜賊幸以盜賊收保治者固可忽乎哉

無事而傲者力一而功什若虞周尚矣因事而瞿者力五而功什漸思納誨治致貞觀龍圖給札力成廢曆是也多事而僇艾者力什功五納千秋而免亡秦之續聽陸贄而遂播遷之駕是也至于終靈不悟則巫監謗而弄移黨錮與而炎燼是也

削平僭偽所向倒戈揭前之勦睡可除矣而戎心巨測即首襲缺維萬國輸旅舟中之戒當味也諸甲銷兵潢池恩驕赤子之跳梁可輯矣而民間常懷詭譎風聲懷德北傾心朽索之

言當惕也攬綱獨斷凌逼自消旁落之權可收矣而縱恣有階昂瞻雲捧日百辟同心倒持之憂可省也正己率物說隨自遠城社之奸可絕矣而從諛巧中雖僕臣執罔非吉人楊壯之喻當緯也

易嘗言戒矣戒于衰者其說有四經綸于屯振育于蠱休吉于否順止于利戒于方盛者其說亦有四泰之後墮豐之日中大壯之羸角既濟之衣如

周成之時至盛矣君則曰予其德而臣後患又曰將予就之繼猶津渙其臣之戒君則曰予惟順思命不易哉

培元氣

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廓、生宇宙、生元氣河圖曰元氣無形、有、濛、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夫人各得元氣以成身不過百年而合億兆人之元氣以成國可敬天壤傾相養謂何耳

董仲舒曰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猶賢家色脉之說也帝顓曰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宜派寬大之澤助順元氣陳子昂之讓明堂也亦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莫先于安人、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天地平則元氣正

漢承秦亂寬大開基元氣聚矣及銷以官監而中衰繼以黨錮而祚改矣唐承隋亂而治隆貞觀元氣聚矣乃變林大監閹閹蕭陸卒困于藩鎮之跋扈此猶氣有偏滯積而為瘕去之乃傷其身耳宋竊天下于周而矯以忠厚其害已薄乃聚鈇似唐黨錮似漢元氣几何而堪此銷鑠也

愚按李固有言斗斛酌元氣運乎四時律曆志曰太極元氣涵三為一而行于十二辰天道且然而況于國家乎

策、之子有終身不近渠肉者而矯、如故貴人之子有終身

不離藥餌者而登。如故。是知勞勩苦骨似斯削而反以得。禍福沉酣養養似調護而反得斯削則培植元氣之道可思已。

晉武宋魏當三國鼎沸之餘。五代雲擾之後。不以力競而以智竊。故強夷乘之。其弱為外侵。故子孫皆南渡。以延百年之統。是猶元氣虛車。表裡不固。而無參苓之劑也。秦始豪勢而隋文泉雄也。收周室已散之網。服元親已灰之燼。不以德撫而以力爭。其病為內潰。故子孫一敗而遺胤斬然。猶元氣燥烈。火毒方盛。而勇為附桂之投也。

朱翼

七

唐

國家元氣之所屬。大端有四。曰先世積德也。創業有功也。子孫克類也。初不類而後有終也。夏商三。高周漢四。漢唐類夏而宋燕二者也。禹平水土。功德爛焉。而有顯頤黃帝為之祖。故為之子。羿浞之難。國祚不續。元氣所屬。惟在少康。耳契功在生。民迄鳴條。肇基傳岩。卜相賢聖。累。而寔太宗之怨。艾為之中。續元氣之所屬。在太宗也。周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成康風流。萬厚。逮穆天子。而後稍陵夷。流彘之變。續之者宣王。然而諸君牙。同命呂刑。則知穆滿有可取也。漢高無先世之德。而除秦亂。產祿中絕。繼以孝文恭儉。仁恕。咻喚。長養。蓋元

氣所屬也。而武帝極類。周穆馬。唐神堯文皇與漢同功。女主薄鎮紛。多難繼。以憲宗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蓋元氣所屬也。至于玄宗。有武帝之才。而兼淫末路。宋得國不正。而能以忠厚史規。模景德祥符。率。多故。繼以仁宗。服御節儉。仁厚愛民。蓋元氣所屬也。至于神宗。有武帝之志。而終更恭禍。以此觀之。有終固尤難哉。

後唐明宗時。唐澄上言。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星辰失行也。禾麥實見也。小人訖言也。山崩川竭也。水旱蝗蟲也。深可畏者六。賢士隱匿也。四民運業也。上下相拘也。廊廡道消也。毀譽亂。

朱翼

七

唐

也。直言不聞也。

陳番言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為三空。

聖孝

已辨廷對策曰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法祖宗也不外乎盡其孝

韓應龍廷對策曰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

孝大孝也乃其殫瘁之精而擴與善之量者議宋也母論愛

愛齋慄矣文王止孝也乃其敷惠鮮之澤而永作人之化者

誠遠也無論問安視膳矣或玉達孝也乃其鑽先緒于不窮

親文謨而蓋烈者誠至也母論不解帶不升食矣

宋真

漢官儀帝祖母稱長樂宮母稱長信宮又稱東朝廷

宋仁宗時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

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檢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然之

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無簾時事英宗時皇太

后曹氏權同聽政以官官說聞而宮不和賴韓琦歐陽脩調

護而安

孔子以不敢毀傷者為孝之始人君而耗于穠色狗馬盤遊宴

享之間其為毀傷多矣孔子以行道揚親為孝之終人君而

能守祖法保業致治乃為揚親哉不然漢為太上之尊唐致

未央之宴宋仁孝之奉慈慶奉壽皇非薄于尊養也而何為孝哉

大舜之萬方王念曾子之酒肉是也。大舜之解溫南風曾子之

歌繡金石是也。大舜後井而出曾子之大杖而走是也。皆以

其真而已伯者若假之矣然管仲三戰三北怯于老母即九

合之功不以易一日之養明甚即如舅犯所云凶人無以為

仁親以為實亦未始純假也

早無

而中

之氣

是至

周如磐曰承顏聚順之謂孝博施不匱之謂仁孝近而仁遠孝

寡而人衆然而聚者寡之積也遠者近之推也孔子之論孝

不徒致戒於毀傷而必終之以立身行道不徒致謹于生事

祭祭而必合天下惟心以事其先王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至于以孝行著者或集芻而

思藝黍或循陵而賦采蘭或捧檄而色喜或列鼎而心悲或

怡情於斑絲或興悲于銜索或扇枕而溫席或刺像而圖形

亦有至忱上感明祇下贊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

降神女鳥馴冊羽樂叔和之室鹿呈白羈擾功文之廬然皆

聞養之民所及有限也乃若天子以問安視膳者擴之以養

天下之老以閔予訪落者擴之以崇大化之本何所不裕也

后妃

君之后也。輔佐儲闈。功嘗參于七鬯。表儀內臺。位初正于禧禴。所乘之車。輦金其根。玉其轡。所止之居。室璇其宮。栴其房。所佩之印。璽金其鑄。虎其紐。斯固位正坤元。光騰天極者也。稽古。淋媛行若姪。姪如彤史。燭然光矣。嗣是以下。如鄧后。受經不以富貴。自亢長孫。后親書不以聰慧。自滿姜后。脫簪不以燕昵。自汚馬后。服練不以華飾。自累莊憲。屬內職。柳外家。不以威權。假借懿安。選重德。輔太子。不以寵靈。專擅。茲固古后妃風哉。嗟乎。咏周南之風。化灼知。辨趾之休。親唐室之亂。離蓋

朱冀

八十

重馬。覽之感。乃知塗山與夏。而妹喜之用。則放桀之鴆。有城造。殺而妲己之寵。則戒紂之斧。姜姬昌周。而褒姒之淫。則禽幽之媒。乎。是誠綱紀之首。王政之端。而易基乾坤詩咏。關雎。良有以也。

秦昭王以母舅親。再為穰侯。外戚始侯。而范雎入矣。呂后時。產孫始王。而王莽篡矣。求如馬援之佐。中興實武之輔。幼主能幾何哉。三思告寂。國志擅權。求如長孫無忌之憂勤。王宣郭子儀之廓清。中原能幾何哉。宋則魏威信更。歷行陣。而晚年方有使相之除。向傳範典。即有聲而當時且新。鄆州之命杜

方去。免親。竹木而為鄆陽之敗。王繼盛。戕殺奴婢。而有登州之故。他如杜審。璽。實。僧。皆以畏懼。害過。以宋之外戚。為更優也。孝明不侯。馬廖。孝景不相。實嬰。亦庶幾焉。至如馬廖之諫。位。威。素之貪。約。實。廣。國之不驕。枝。與之自持。亦足尚已。若夫上官桀之詐。逆。田蚡之專。恣。徒。取禍耳。適者。鄆。國。泰。疏。靖。五。備。亦可謂有保身之哲矣。

朱冀

又八十

實

訓儲

朱子曰。曾祖謂天下之命。係于太子。之善存於。登諭教典。選左右。教習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易之論也。

朱子嘗言。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是做入底樣子。元許衡亦言。小學一書。某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愚謂訓儲當以此進講。漸至孝經。曲禮。至其長。則以大學衍義等書教之。

三代之君。所以開元良之胤。而衍靈長之祚者。惟其豫也。有豫戒于震風之始者。王后妊七月。就晏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朱子

非正音。則溫瑟稱不習。太宰持主而御戶右。非正味。不以進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味色聲音。無有不正。奸其間者。為慶源也。有豫謀于誕彌之日者。始生而懸五方之弧。帝朝服升自阼階。執禮稱辭。太祝以告。太宗太祖社稷太史以告。太宰及州伯顯宗祀也。有豫誌于童稚之習者。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為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為昭典則也。有預飭夫齒。學之禮者。父在則禮然。去傲志也。有預示以昭。嫩之誼者。司直有吏虧膳有宰過。則史書工誦三公進。請宰夫。咸膳以純。慈也有預養于飲食起居之節者。鮑魚不登于俎。養之以禮。抗

之以法示之以義。不問淫艷。不問優笑。不近庸邪。無事而非故也。有豫選夫左右前後之人者。周公立于前。太公左右。公右。供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人而非教也。三代而下。即如漢且以天下戲。而賴于四老之羽翼。唐太宗不能早諭教。太子諸王未有定分。褚遂良每言之矣。卒之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並以謀位廢。后用無忌。言主晉王治為太子。為我高祖。即中書令之稱。準文王世子之法。府僚兼以廷臣。大本堂充以圖書法。至倫也。

禮曰。知為人子。然後可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為人君。知事

朱子

人。然後能使人。故以去幼志。則蒙養之功。取諸易。何也。生長于甲觀者。不知閭閻之疾苦。不會于王后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如太祖指隙地而示奢儉之懸殊。戒玩遊之無益。成祖問講和同大旨。明君子小人之情狀。可法也。以簡正人。則左右之助。微諸善也。律進之門。放則博望之苑。開嫌隙之地。萌則聞鷄之機。信故內而阿監長年外而坊局贊論。惟所以遠選左右之如太祖諭詹。同以府僚輔。集在勳德。老成用宋。淮兩贊。諸宣皇帝命士弁以內外侍從。宜擇時良。廣謹而後。以保智為官。講可法也。以親國史。則得熙之咏。宜稽于詩。何也。

師保廢職則班超有言戲嫌無常則百與有賦即今俗置
屬事通康時惟所以絳熙之如太宗論終貞五條等以從事
成敗當朝夕論說孝皇納吳寬之請以習讀于內不若出就
外傳可法也以語凡務則太子孟侯之義宜擇于書大傳焉
何也學于甘盤者知股肱之惟人起自民間者知守令之當
懷即今朝章之紛沓利弊之瑣屑惟所以啟迪如成祖作文
華寶鑑而示以脩己治人之方憲皇作文華大訓而終以治
體之當審可法也

朱翼
霍韜繪聖功圖十三幅獻之東宮一日文王世子問安二曰世

子視膳三曰世子齒讓四曰桓榮授書五曰神堯節茨上階
六曰禹菲飲食惡衣服七曰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綏
穡銀雅九曰周后妃蠶織十曰宮中陳地種蔬十一曰西苑
耕稼十二曰西苑藝桑十三曰高宗訪道

萬曆間焦鍊上疏曰太子者人主之貳也主好外則大夫殆主
好內則遠子殆今陛下溺于惟婦之愛而國本安乎且太子
未曾見陛下十五年以前之勤勞而徒習閑今日之溫逸尤
而效之舍旣誰付御座亦可惜也王鑒曰人君之學與不學
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可不慎哉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史、班、婕妤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
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漢
明帝授書于桓榮及即位執觴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岑大
本馬周通日佳東宮談讀治道李泌與肅宗布衣交世則聯
轡寢則對榻

我朝仁宗皇帝于潛邸長至燕芳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
學詩為表

自觀中樞太子棲三師之禮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各拜每
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三

年庶子張士遜等請詣資善堂恭見皇太子坐受詔不許至
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陞及門軌道七
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官僚講讀當依故講選
稍設其禮庶事至講讀官上堂得用賓禮恭見依官職序坐
太子正席帝朝不受宮僚恭賀元日冬至慶事以下賓賀謝
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庶事恭見
拜皇太子各拜庶子等跪坐受止五禮上以東宮師傅傳教
舊大臣依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各二拜三公朝賀
俱各拜

左傳太子生公問名于申繆對曰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先
君故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禮記凡命名不以國
焦詠曰太子誦讀之功小誦養之功大研窮于口吻者淺親感
于躬行者深收效于師保者遠而疏範型于君父者親且切
秦之胡亥受治獄于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則望夷之禍成漢
之成圖開博望通賓客亟盡起而長安兵則灞陰之禍成開
皇之際廢子竈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官
宋無擇王侄結文連而貞元之治損矣至于漢靈唐僖之季
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圖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于奪于左昭

朱彙

八

人主貪息于中消官官之勢重天下之大計移矣

太祖作儲君昭鑒錄文皇廣之為文華寶鑑宣宗為帝鑒憲宗
為文華大訓今宜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
拙民艱或倫積賸士風日卑及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
令剴切不必深勸戒一書似係詢覽

率土之臣隨其臣也母以替御僕從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
也母請莊田店宅為私藏

亂二正之治者若振若瑾皆宜私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故六
局五節軍餉而無受其價寧緩而無受其復寧推無能而不

必有其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

有禹之貽典則斯有啟之敬承有湯之訓風愆斯有太甲之克
終允德有大武之燕翼貽謀斯有成康之祈天永命秦漢而
下譚成旦于指麾之奸煩調護于茹芝之老付巫蠱于敗趙
之虜真感悟于黃臺之詞國老定策竟屬刑餘金匱踰盟滋
疑燭斧無足道矣乃若許帝監謫陰候報可亦安得良輔哉
唐太宗作帝範篇凡十二然青雀朝後承乾夕廢嬖子竈嫡凡
復動搖宋真宗作承華要略凡十然李迪引去衆楚共咻王
曾綱和兩宮始釋亦安所稱善後也

朱彙

八

均之闕館漢苑以思賢而瀛洲以樹黨博望為常附而資善為
治本均之誦習進以法律異端而敗道以經義而昌校以中
韓而徵教以尚書而振均之設寮置傳智囊用而達以釀禍
名德領而因以奏功王任結文章而祇以渠非李至李沆兼
而乃以獲蓋

捧危釜者趨捧金甕者使捧萬金之壁走若下道矣彼所庸者
重則持之者如不勝也百金之家固其儲千金之家埋其垣
萬金之家崇臺以覆之矣其所守者大而防之者如不周也
國家非直萬金而已也則奈何不慎所以捧而守之者

其不辨患其辨而不相通

不知有甘言。即謠慝歌作而無由也。

異

或以拍張倒擲供伶人之戲以為樂

其可喜其禍急矣

遠之長而臣子之致媚于天子。舍是何遠也。

之類

泥矣。大抵中才常多不若示以定分也。

真

選左右然哉

構之微。必殆矣。著丁像。稽書至。賈翊子。嘗公之間。而默然不

對曰臣有所思。上哀太初刻景升父子公遂悟善言哉。

西伯之來人皆疑子房之偽為者。獨其諫太子勿征陳歸一帝。

必非村老所辭。中丞扶蘇可監矣。而留侯隨請太子將軍監

關中。深合于監國之禮矣。

位易清也。則小星不與序。貴與不踰範。而惟恐有嫡廢傾滅之

禍。情易溺也。則鼓瑟不徵夢。賜瑱不擇耳。而惟恐有妻胙幸

衣之妬。愛易奪也。則大城不遽建。金珙不妄援。而惟恐他日

興鴻鵠之歎。勢易搖也。則青蒲不待伏。黃臺不待誦。而惟恐

倚望之事。永以為殷鑒。

朱翼

符宗藩

朱子曰。漢世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

子一人繼王。庶子皆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皆無封。故數

世之後。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

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高孫龐德。周男則百。我且過之。乃不獨志貧。且志不安。今一時

如粵如鄂。如汴如楚。誰非托根瓊圓。行派純河。而龐刑者比

比。長此安窮。亦惟裁之以法。而據之以教可耳。宗伯據親而

司寇亦據親。太史記過而主爵亦與贊此法也。強誦禮樂以

朱翼

養心。會貴名位。以誘志。此教也。此兩者親睦之善物也。

有道之長。惟周為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為頭諸侯哉。五等侯。而

社輔三等采。六遷邑。封畋土。略以處之。要器分物。以昭之。視

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秦詳矣。而又誦于替宗。

治于東序。觀于成均。教于玉闥。習射于澤。助祭于廟。進毛于

寢。友以俊士。進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如哉。由周

而降。若漢之實宗師以糾也。唐之善惡錄維城訓也。宋之

除戒子銘詩。座右銘注也。漢以法唐。宋以教也。故刻之德向

蒼服。李之舉魁程既。且登宰相者十一人。趙之汝愚令錄。且

登甲第者貴相望。宋英宗曰念其性本仁厚。宜廣學勤修。碩其日蓋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此亦立法教之意也。

曹植之表曰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今宗室中。豈無懷才欲試。如曹植者乎。

萬曆間。輔臣朱賡請于宗人中。如東平之樂善。河間之雅脩者。立為宗正。又倣流官法。以周齊治秦韓。以秦韓治魯晉。而撫按得以舉劾之。其說曰。以我治宗人難。以宗人治宗人易。以宗人之賢者治宗人尤易。以耳目玩忽之人治之難。以聽觀

朱賡

九一

實

維新之人治之易。以我治千萬人難。以我治一二人易。以一二人治千萬人易。是也。按祖訓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會典一款脩明宗範。廢立課程。教養如法。不游虛應故事。撫按提學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此正德乙卯例也。又一款宗室之子俱入宗學。于中推舉一人為宗正。主鎮其事。驗有進益。專與奏請。此嘉靖乙丑例也。皆與朱賡之議合。

愚謂以賢宗治賢宗。以賢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為宗。不在孟孫。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劍

有衛後也。宴堂無米。混迹與營者有之。富不知學。實身尚晉

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而嘆。約結棄祿而遊逍遙。穎秀冲英。昂首而志遐舉。易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朱錯事之青綾也。縛手繫足之遠遊。不若明目伸眉之進隨冠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雖欲不治。應可汗手。

人情親則易于缺望。逸居則習于邪侈。黨聚則便于雄行。困阨則思于一逞。燕之者宗藩也。

人情貪思富。思貴。則思有以自見。開其途而疲其力。耗其

朱賡

九二

實

精神使不為亂。賢者得以備計吏而服大僚。下者亦得自食其力。何必幽之一城。而以為防。坐食租稅。而自困哉。舜封象于有庠。而不游治其民。國家蓋微以此意。但無功食祿在帝弟之一代。猶可耳。豈可世世坐食民膏。漫不事。謂宜于將軍中尉以下。擇其才質可以習學者。使入宗學應舉。其可以折衝禦侮者。送邊方軍門聽用。至于朴茂務本者。送屯田察院。于燕薊閬洛地方。給田開墾。使食其力。蓋既有以用之。自不嫌于廢其儲也。

江旭奇曰。周之封建。惟武王開天。宜于分封。後王乃蘇其制。王

畿有限。分封日削。向使惟王封國。而其後代不沒封建。豈至削弱。漢時王國大力強。得使朝命。主父偃請諸王得分封子弟。幾建諸侯。而少其力為。議甚。是但希子之恩。既殺而王孫之恩及。亦倒置矣。

江旭奇曰。周漢分侯分王。皆錫之上守。其侯王子孫之祿。聽王侯者自給之。故朝廷無經理之勞。今制帝子為親王。既世祿矣。親王之庶子為郡王。之庶子為鎮國將軍。鎮國將軍之庶子為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庶子為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庶子為鎮國中尉。鎮國中尉之庶子為輔國中尉。輔國中尉之庶子為奉國中尉。其嫡皆承父爵。其庶並得封。抑何濫乎。嘉靖初年。親王二十五位。郡王一百三十餘位。將軍中尉一萬餘位。而庶宗除花生傳生之外。隸玉牒者且十餘萬員矣。親王祿萬石。郡王祿二千石。殺而至奉國中尉。猶百石。皆朝廷代為經理。所以倍。而無措也。支日繁。而田不加廣。虛歲則國病。增稅則病民。削之則病恩。誑之則病信。此亦強散而更之時也。惟思其散而收之以漸。庶不駭人情。傷國体乎。

許文穆公曰。漢惠封國過制。賈誼索陳而見迂。晁錯驟行而召

禍。至于執甯敵極。而主父偃以一言收功。然已晚也。漢之患在不分。則易制。今之患在不合。則易舉。

國初親王祿祿五萬石。未几減萬石。或千石。削何大驟。蓋恐其困天下力也。況今日。至于富家子。淫。王。室。榮。矣。乃郡主縣主。以及鄉君。其像寶皆制。厚祿不。濫乎。舊制王府祿。銀額本色什三。折色什七。今三又不足。所以有。統。臣。陷。望。鈴。請。于。各。府。先。定。額。祿。額。既。定。則。除。配。名。封。可。以。時。子。而。不。必。于。屬。禁。又。恐。割。其。公。祿。五。為。覺。其。非。額。案。二。使。也。惟。在。嚴。禁。有。保。助。需。索。常。例。而。郡。王。之。需。若。動。買。宗。田。其。絕。

宗之產。分給貧宗。且于分封郡王之初。則為列之別。誠以民力。不至後日之難支也。

輔臣張居正條議宗藩事例。上疏以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高王休尊。與享時得用樂。不。備。迎。接。詔。書。今。祭。從。嚴。革。減。則。太。哥。未。妥。者。一。親。王。疏。絕。許。為。繼。封。以。重。太。宗。必。親。弟。親。姪。方。許。然。今。亦。有。不。由。親。弟。姪。者。擬。議。不。定。未。妥。者。二。郡。王。初。封。曾。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今。房。屋。等。項。一。舉。停。給。親。無。隆。殺。未。妥。者。三。文。官。三。品。皆。滿。祭。奏。郡。王。身。後。墳。塋。棄。從。傳。事。思。卿。太。壽。未。妥。者。四。即。主。故。

宋真

九

宋

絕。不准報封。而以罪革奪者。及所報封將軍以下。未有子者。許遷繼室。而親御王反。不許繼婚。庶人俸糧止五十石。而罪庶乃得七十餘石。又愆世不滅。此皆恩紀失倫。未安者五。郡王與親王同城居住。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得世襲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未安者六。權嬖子女。不定年限。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厘革無序。未安者七。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体原自不同。其冊印樂便繳奪。混施無別。未安者八。溫姦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開散邊衛充軍。及流官

宋真

九

宋

封爵有限。庶不被寬蒙而親雜作許其仕進。當自鎮補。皆令與選。如以品秩統高。改授不便。則令人自卸。重改堂省。亦由六品改七品。無不樂者。況宗室乎。天子之父。秦陶可執。既為四民官。不可闕。非制也。天子之元子。聚子。皆入大學。與凡民俊秀同執。今宗學異于齊民。非訓也。愚按王荆公裁宗室之祿。諸宗室呵其前公。徐謂曰。親盡。迭毀宗廟。猶然何況。諸宗室語塞。宋之宗室。窮弱易制。非今時比也。愚意河北多曠土。授之庶宗。聽其力作。則宗祿充。田可兼舉矣。又不然。則如漢時封侯法。酌其祿。授以戶。聽其自徵。有司不至與掌。而宗藩久不觫望。似可行也。蘇轍請諸宗室。臨以按察。持以察吏。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得以自效。晁錯削園。莫大難之。端以忠心而見斬。主父偃推恩。胃受金之。誘以奇謀。而蒙族國家自黃齊之後。以言為諱。漸至今日。三楊之罪也。漢明時封皇子六人。封城令。半楚淮陽。馬后言其太儉。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帝以此意可法。

奇謀遠慮

橘州新定時臣議宜鎮以親王法高帝沿邊置藩之義且易播以衣冠文物之種如漢武徙民入關意揚南象國八百餘年其地可以與王正不必以遠為嫌也前交趾入隸若置王國必不失矣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號其儀寶從一品而遞降焉

太祖之時北平為燕大寧為寧遼東為遼上谷雲中為代太原為晉寧夏為慶穀隴為秦甘肅為肅開封為周青州為齊長沙為潭武昌為楚兗州為魯成都為蜀荊州為湘寶慶為岷

宋

九

開元為韓潞州為潘平涼為安南陽為唐安陸為郢河南為伊宣德為谷皆要會地也潭趙皆絕奔谷俱點周徙杭肅徙蘭遼徙荆秦徙常又徙寧夏徙南昌而前岷徙雲南又徙武岡谷徙長沙韓徙平涼矣靖江乃太祖從孫封桂林懿文之子虞英衡徐訪王俱未之國建文子無封成祖子高煦封漢國子雲南徙樂安州宣宗時以及成祖封于彰德仁宗封鄭王國鳳翔改懷慶王國長沙改襄陽荆王國建昌改新州淮王國詔州徙饒鄒越滕梁衛五王無子早卒英宗封德王國濟南崇王國汝寧吉王國長沙徽王國高州崇許秀忻

方公相

四王無子奉憲宗封興王國安陸後世宗入承大統矣蓋王國建昌衛王國青州崇王國常德岐雍汪申書汝無子國除孝宗封爵王早夭世宗封景王無子國除穆宗封潞王國衛輝萬曆間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時有內批稿藩以賈益及而賜庄田聽本府管業而閹臣以阻撓益法部臣以擾害居民奏止之

萬曆間有希中官旨者建議三王並封部臣與元穉殺然曰天無二日民為有三王與頃允成等機祖制諫止之二公益為安儲計也

宋

九

愚按漢之西梁之二安。晉之八達。或為宗傑。或為宗英。或為宗老。或為宗室為望。或為宗室儀表。或為宗室標的。或為宗室領袖。如親之文宣。如漢之河間。梁之琛。漢之駿。與夫高祖王泰。及魏宗室澄。並宜取其故實。輯以為書。賜之宗國。將見瓊源今美派。王業衍靈根。皆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騰矣。旭子曰建文時有諸從燕於旅車者。姚廣孝曰。若從其言。江西。通義。補梓。何能為大事去矣。故永樂時漢王不款。龍國上察其有異謀。即藉之賂清。亦以其近畿輔而易制也。宣德時。漢王果反。群臣請命。將小征。上曰。清雖共起。李景隆等亦

文自為
國體惜
不復顧
身可悲
可涕

朱翼

朝命乃爾觀望不肯力戰致誤大事。事非鑒耶。於是御駕親征。臻至城下。漢王既執。不假兵力。群臣請責漢府供詞。與趙同謀。楊士奇諍曰。天地神明。其可欺乎。太宗皇帝以漢趙二王託之陛下。其犯法者不可赦。若無辜而抵罪。如祖靈何。時有以復患恐士奇者。士奇曰。臣委身為國。不得復為三族計矣。上乃封群臣既與趙王。隱上既辭獲衛趙李得金。士奇之力也。若燕兵長入不攻城。以為以吾家自守耳。寧王及乃損威于皖城。豈非天奪其鑒耶。至于封國。當擇其地。漢武謂實子當于齊魯禮讓之國。又一見也。人臣盡心為國。如意亦

又九八

宋

治體

江旭奇曰。軀體。君體也。坤貞。臣體也。震巽。士體也。巽順。農體也。離明。工體也。坎勞。商體也。澤悅。中國體也。艮止。四夷體也。得其體則治。否則亂。

天下之事。莫不有體。為紆朱懷金。朝廷之體也。而以之施于山林。則駭矣。長佩纓帶。短步而雅歌。膠序之體也。而以之應于軍旅。則迂矣。然則治天下之體。而可以一端盡耶。

天下不可以一端理也。五音相節。以應律呂。而琴瑟之事。聲不可為調也。五色相宣。以成文章。而蒼黃之單采。不可以為繪。

朱翼

九九

宋

也。五味相濟。以為羹醢。而酸醎之獨劑。不可為和也。百度相參。以求化理。而寬嚴之獨尚。不可為治也。

即景堯曰。黃瓊知漢亂。不知漢治。杜黃裳。李德裕。知唐亂。不知唐治。韓范知宋治。不知宋亂。要之。皆國臣也。仲長統。昌言切

漢亂。杜牧罪言切唐亂。蘇洵幾策切宋亂。要之。皆良方也。古之論治者。其說有二。一曰。體統。二曰。法要。法要。所以維之者

也。甚詳也。法要。所以攝之者也。甚約也。程子曰。論治者。責職。體識。此而已。

國體自六職六官以至八法八柄。八則其間。衆職賦使之煩。酒

人盡人之微。缺廢缺。蠶之細。皆包絡詳載。而無言。庶幾無缺。文王固攸兼之。又何約也。乃知主治者與輔治分治之体自異也。

如寒暄風雨。天道有常。而化日和風。以及疾颺。迅雷。寒暄風雨之常自在耳。如堂階橋梓。人道有常。而鹿鳴以及角弓。閑安以及號泣。烏在其不為堂階橋梓之常哉。

方孝孺曰。古之為治者。以仁義禮樂為谷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谷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舉其實而告之。事有

朱翼

不知其美者。乎持到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開。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開。不味則怒矣。

陳眉公曰。易革後受之以易。後受之以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後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易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震作。震卦也。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厝祖。祖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耗大半。况賈生時哉。朱子曰。賈誼固有才。文章多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敕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

若一春了。雖然並脩。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的人。如韓信。鄒布。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做將去。居卓然有成。賈誼胸次。終是開着。有此子在心中。盡要進出來。只當跳躑。爆。爆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存。而無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折了新屋。另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曹參相及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佗書相反。

胡致堂曰。休統者。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

朱翼

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復漢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體統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至于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二者皆同。關也。

法制

王者以心制法者經綸之迹也心者宰制之精也迹之所存天下以迄處之有以整齊而不亂精之所存天下以精應之有以聯屬而不離王者四方之極也天下一情若執樞以運之轉移順逆隨吾意向之所指而不改遠天下之勢若持衡以平之低昂輕重由吾之調停均節而不改就蓋天下風氣柔弱之不齊而不為之束約是廢法也廢法者亂為徒恃吾之名位號令足以風厲天下而不為端本澄源之事是任法也任法者離不觀之天矣五氣順布燦然有條掬然如見

朱襄

百二

天地之心焉焉造物者任之法象而不害之太極則化功其幾毀乎

聖王法天以制法其畫倫也陳之藝極事之物米君之話言教其相事相使之類理其天合人合之緒而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天下之人相事而不以為屈相使而不以為勞其畫制也車轡之制事服之節宮室器用之式寄威攝逆之辨掌之考工稽之宰夫而天下之人安于奔走者不知車馬之逆致於朴約者不知富侈之異事于田野者不知有朝市之紛爭其同文也啗其聲言辨其點面稽其象形考其轉注而天下

之人風氣異而吾同習俗異而共益同土宜異而共象同蒼

謂之迹不以為常策之迹不以為異自其不一者觀之聖人之心散之為四海之廣地民之衆之心而不禦自其至一者觀之則四海之廣非民之衆之心會之於聖人之心而不關自其至變者觀之則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聖人之心法有以遠之于不滯自其至不變者觀之則聖人之心法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有以聯之于不息

今夫叢林之中操竿挾矢而亂射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非度也設五寸之度引十步之遠非不必全者有的故也法也

朱襄

百三

上與下之儀的矣權輕重而不差竊首扶揆柱橈而不失絨絳堂容越哉

仲尼祖述堯舜遠宗其道也然帝文武近守其法也道外豈有法哉法之大原出于道董子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夫天之並行並育不悖不害皆法大德小德皆道也天之大原寔出于道如此董子蓋未之達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厥旨深矣人君而以天下為悠睢一以為尚柔一以為飛羽欲混天下而煦沫一以為已倦一以為未厭故立法制以限之所以的其無涯之情而執之于至一之域也

此語極精透

周用齋曰法者其原出于道德禮義而其用散于號令賞罰法壞則君失其尊

愚按商卿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三代未嘗廢名也湯法天而王治尚質周法人而王治尚文三代未嘗廢法也

漢世工于得名而不樂于立名疎于立法而善于用人晉人尚清談而棄職守宋人多議論而少成功名法在于漢之下矣

周官經以六官錦以三百六十屬皆名也官之所統屬之所職皆法也班固曰名家出于古禮官法家出于古理官果何說耶史遷以鄧析尹文公孫純惠施為名家而以商鞅韓非申

朱異

不害慎到為法家則失之鑒與刻矣

名與法不可以偏廢任名而輕法使天下精神不用於實業而用於虛飾任法而棄名使天下志氣不用於植節而用于苛

察今之吏在外者以法為能而在內者又以名為高皆偏矣今之捐棄名法者率以奇自命吾以為解腫理腦刺腹滌腐醫

之奇者也未若肌膚治之為尤奇也

神龍騰蛇藉於雲霧聖人之道德舍名法亦無所寄矣乃曰尚道德而賤名法何孔子之歎正名而易及之言勅法也耶太祖設官分職法周定制見于諸司職掌所載者猶素問之書

也孝宗敬皇帝勅儒臣李東陽纂脩大明會典是猶河間少書羽翼內經者也

極知世務

羅從彦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

王華廷對策曰道莫大于綱常法莫大于田賦兵刑三綱不正不足以言道四事不舉不足以語法臣請先以家喻之今有

鉅室為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聽其家道正矣然而耕耨失其時收歛無其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或門

庭之寇不能禦或奴隸之肆無所懲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其或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父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歎如

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又或事之而為之名以聳人之觀聽而求其實則泯然無稽之可舉而謂之家齊可乎家之于天下

下緣不同而理同道也法也定也名也誠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紀綱

子夏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班固曰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主勢欲尊衆勢欲順有所寄故尊有所持故順持者殺維寄者輻輳終日行而不出吾軸故常尊之執振而大順之風成

周之制六卿九牧各率其屬以聽命三公卿牧皆民上也先已奉法習民於階限等威之辨而消其偏上無等之心故民化

之志慮淳龐視聽專一事上而無觀觀故其表也包茅可以責楚穀魚可以折晉隧以重重蘇以德存紀綱即為風俗

朱翼

百六

廣

信不誣也我朝之制大抵類周小大武庫有驚振陽漸之雍

容遠近協和無不突處挺之狂軼乃令則與矣下官以抗上

為風裁小吏以不奉命為執法上之批荅惟是依擬云耳觀

有參駁名且認為將許以倒懸也至于一二大臣名且奪其

虞衡除吏之柄以聽于外撓其度支匪領之式以聽于內紀綱安在哉

韓子曰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

馮子曰三仞之牆峴巖如削狂夫不越百仞之山而辨羊游焉

凌遲故也

蘇軾曰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為難治

從者窺者為伺恒自外撓者為潰堤由上隔者為壅壅從下離

者為履頭書曰亂其紀綱乃底滅止此之謂也

童子衣冠暴夫起敬紀綱貴肅不在猛也一兔在野狼共逐之

焉嘉于樊無有獵心紀綱貴豫不在粹也明堂歌辟雍伏獵

朱子曰人君恤民其本在正心術立紀綱

百七

廣

愚按雅之詩曰龜我王綱紀四方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宣帝時諭三楊直言問經史家謀寬恤進呈孝廟初詔科道

糾劾文武森貪直言朝廷之得失皆振紀綱之輔也

萬曆間沈朝煒曰今上詔令然而不下是謂也齊其微為虎視

被探回世養殃而釀寇是謂漸木其微為豕刀置犀而相

構以互成翼也是謂乘兌其微為貫魚忠諫弗接而甘言

舌之是遠也是為甘詭其微為羊利孔開而君心沉湛也

是為濡首其微為狐濟禁中靜聞而高居偃蹇也是為失履

其微為亢龍久之且堅解而不得破也是為振恒其微為飛

為此七微胎于心術而紀綱以損矣

有錄

朱之善廷對策曰帝王之鏡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維長治之運必融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有紀綱以大精神之用故因時立法乘勢制宜而中外之奉明威以脩憲度者自有而無廢弛頹敗之虞有精神以控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遐邇之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而無決而無扞隔偏駁之患

漢文帝時賈誼言指大如股脰大如腰俗流失世壞敗唐建中時陸贄言將之號令不能行之于軍國之典常不能施之于

朱異

百八

將天寶間玄宗之詔謂群臣之間不時誘訓問卷之內多虧禮節言辭鄙蕪少長相凌宋景祐間司馬光言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一一畏士卒淳熙時朱熹言以珠玉為脯醢以與羣為詩文以不介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則漢唐宋之紀綱風俗果可識矣

高皇帝諭親鑑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君臣能取不能取耳若君能取臣臣能取吏則治不能則亂

萬曆間館臣言今時紀綱風俗深有所慨者內之廢條得以操大臣之權外之下吏得以制上官之命親藩之重而宗族計

其私令長之威而蒙右扼其吭朋黨非漢也而唐亦

於大學之諸生藩鎮非唐也而士卒脫巾同于河北之三

徵發非秦也而舊符揭竿類于閭左之成卒而紀綱掃矣

陶望齡曰唐治近俗失在風俗宋治近正失在紀綱

焦林曰漢以規模為紀綱唐以法度為紀綱宋以忠厚廉恥為

紀綱漢俗尚經術氣節唐俗尚詞章宋俗尚名檢

愚按崔寔言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令款小無加大則

九列之體統宜優賈誼廉連堂高之喻可鑒也歎屬無陵長

則監司之委任宜重唐時名臣補刺史臨軒冊命之意可師

也母儀越閭母容撤置則淮南濟北戢矣母惜事權母輕吏

調即劇孟季心畏矣士之犯上雖移之神移之遂豈為刻專

而亂行雖鞭七人貴三人耳豈為苛民而作奸雖令為什伍

而相收連坐豈為害人何至以恩貸為政乎

最以成禍說在褒貶任以成事說在附驥今以苛濫說在耕織

代以侵官說在庖祝紀綱之義蓋如此

紀綱之弊一在不正而不正多由于不放假令以藉乘之事躬

瑣屑之事體統既而下有狎心法度之弊一在不嚴而不嚴

多由于不詳假令操靈輿之柄乏晉偏之公刑威偏而下有

玩心故先王辨貴賤尊卑之等領事書倫執名物之數登郡邑郡折州牧之限審權量丈尺斗衡之法肅之教令領之條約陳之藝極訓之語言至有作奸犯科又慝為不赦之辟一其耳目束其心志風慙典則周官洛誥固皆三王之精神為之也失其精神而紀綱法度名蕩然矣

語曰積羽沉舟。衆輕折軸。防其微可已。六師之衆。樹枚疾走。雖不聞聲。三家之市。不勝異議。履其氣可已。

儀刑宮闈。則萬軍風行。貫魚星布。皆集和而迎祉矣。範圍朝廷。則城社消萌。羔羊在列。皆大法而小廉矣。聯絡庶府。則問日

朱翼

百十

御稽當夕宮殿皆肅清而祇謁矣。齋度却廟則春官奉常士司縮帑皆考儀而脩典矣。整齊國都則鈞絕若布御機牙制皆稟度而憲王矣。經緯天地則臺商省菁薈解氷泐皆候氣而若時矣。言倫類則宵趙細腰跂行喙息皆踈禁而絕往矣。內自晏清明堂之上外及決瀉瀛海之間近自黃吉銘齒之倫遠及裸人不毛之國靡不搏心扼志以象指矯掌賴是以承風紀綱何有不立哉

者有所向。是不令而行。心有所之。口不覺其對君者。皆也。心也。故法始嚴威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格瑞而斜封之恩惠

必有司執法者寧不則而蒙之乎

朱子曰紀綱不正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介是非不辨曲直為計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意之所在則千金萬報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

大臣避嫌重于避禍士大夫好勝甚于好名心口不相信手足不為用言細故少陵長腹妨責清破義以意氣為命舉以

萬曆已丑焦公林廷對策言今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朱翼

百十一

領則奪將領之符至暝目培難之人且任而不敗誰何益傷紀綱之凌夷也壬辰翁正春復以其語對並擢第一

周用舊曰人皆言國勢貴乎強君子以為貴乎重人皆言國勢惡乎弱君子以為惡乎輕弱之弊在于寬而輕之弊在于下方周之始河洛煽動民無畏心也三監有變臣無將心也然八柄取辟臣凜然有難犯之意大臣統內朝近習無預政之嫌秦伯尚強以兵服四夷以刑劫群臣而盛賊群起得以輕朝廷之勢國官自危得以輕政事之權周之弱正如君子不與強夫爭而秦之輕如巨室為僮僕侮也宋自建隆以來

臣民習于寬厚風俗狃于治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
弊何邪余請歐陽脩皆以提攬威權之說達然寬厚仁愛之
心不搖于辟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懇之愛不衰于吏民玩愒
之餘寧受夷狄之侮而不忍用生靈之命寧容臣下之欺而
終不忍失君上之體然夷狄不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
人不畏其刑而畏君子之公論近幸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
紀綱蓋根本而在甚于太山四維之固而大勢所歸凜乎太
阿此臣之狀也

朱翼

百十二

賞罰

天有陰陽君有賞罰扶陽抑陰尚德緩刑政之經也為民父母
而吝其醢醢實有群生而纖于炊爨非體也賞宜慙矣然工
削棘濫吹等者未復非少是賞虞不當非虞輕也以至尊而
仇匹夫以腹心而疑手足非情也則罰宜疎矣然漏吞舟還
營馬者未淩得志是罰知虞不當非虞重也

人君之行賞罰也雖欲明量欵公權欵專法欵必用欵頭机欵
神細欵寬樞欵要八者不可不審也夷昭同章被文垂藻不
足貴柳穎同罪刑肌虧體不必威故尚明好不匿醜則殺不

朱翼

百十三

嚴于樹檀瑕不掩瑜則石有資于攻王故尚公風德社責構
瘡痛于沐第狐藉虎威矯軒冕于咲談故尚專執契符前縱
木之金必給標券責後藝宮之功必戰故尚必違標而人知
趨樹的而人決拾如烹阿封即墨而人莫不昭然服故尚顯
鵠鳥之擊不及避脫兔之捷不能測如斬丁公封雍齒而人
莫不駭然戒故尚神風林無寧翼急滿無繼鱗故尚寬提標
可以示惠扶續可以喻仁故尚要

表紀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弗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
親大禹錫土姓客岳頑穢先賞後罰矣桀滅德作威湯成之

以寬何云先罰紂力行無虞故武王雖釋因而刑晉惟五誠酌其中也

盧俊忠曰賞者士所死事專美謂增泰帝曰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李迪謂宋仁宗曰刑典大寬漸啟奸路至若劉巨容晉賊以邀賞宋統祖以太原未平不與曹彬使相張仲瑁請裁抑武臣虎賁將士殺之魏明帝不能討高歡策其必敗唐武宗言于頔勸我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姦臣目之春秋論成紂之勳曰蔽于盟府言齊豹之罪曰著于丹青陳淵乃曰賞罰有萬世之功有一時之權其言賞罰人殊固得失之林也

宋翼 百十四

主術有二曰刑曰德刑者所以導德者所以親也可偏廢哉然皇王之時登衣冠而天下化故夫刑者所以鋤梗究明飾國章也非以警匹夫濟境起也中孚之象澤上有風君子以謀獄緩死夫水休虛故風能入之心休虛故物能感之及其感動則為德矣

彭時廷對策曰爵以待有功者善之著于事也若必待有功而後爵則天下之善未著于事者必至于見棄刑以待有罪罪者惡之形于行也若必待有罪而後刑則天下之惡未形于行者必至于見免是故有論德之科有誅惡之法

寬嚴

朱子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体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為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紀文章閑防禁約嚴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弊不擊之虞人之常惠于我者必得以通達明白受其惠而無間斷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必以是攝之乃得其

宋翼 百十六

平耳如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于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愚按仲長統之昌言主于損益崔寔之政論主于威嚴皆以漢季王綱解紐而為是救弊之言耳故曰衣久而不浣則汚器久而不滌則垢鑑久而不拭則蒙塵久而不調則亂也傳新德曰統欲削侯王之封國限畝隸之田而後制則以恩澤備什一以定賦大三庶孽之封在漢初城通自今王子弟之令下安所復制素封之君歟以法裁削之能何而不釀亂乎法

自殊死而下為髡鉗。為鞭笞。公是懲奸。何必施不可贖之刑也。至于文景約已裕民。三十而稅一。乃款更賦。如舊。非割肉以療瘡乎。若寔之論政。以為寬之則亂。嚴之則理。款雖王道而秦伯政彼徒知梁肉之不足。以理疾而詎知巢石之不可屢試哉。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侵辱。不知侵薄固不是。若不問是非。只務侵辱。豈不長惡。

喜越哀樂中節。即謂之和。故春夏和也。秋冬和也。寬嚴不可以外仁義。寬而得宜。便是最嚴。以行愛。則為仁。子產曰。惟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火烈則畏。則難犯。水弱則狎。則易溺。故曰古之遺愛也。

有罪必罰。其罰必嚴也。有功必賞。其賞信也。嚴也。非謂必罰為嚴。信賞為寬也。西漢之衰。于元成也。東漢之衰。于安順也。唐之衰。于肅代。明之衰。于熹宗也。優柔不斷。然後外戚閹尹奸臣乘其埏而竊之。

高岱曰。政不貴嚴。貴于必。必不貴寬。貴于清。行之不必。雖嚴無以。使民之畏。用之不清。雖寬不足以。致人之信。

賈垣曰。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仁義恩澤。人主之菑也。也。

諸侯驕悍也。釋斧斤而按以法。必不缺則折。

崔寔曰。刑罰者治亂之巢石也。德澤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其梁肉治疾也。以刑罰而治平。是以巢石供養也。董仲舒曰。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置於空虛不用之地。王者必法天以從事。

陳寵曰。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董安于為趙守吏。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有嬰兒痴狂。悼之人及牛羊犬豕。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子大息曰。吾知治矣。使吾

法之無故。亦猶入澗之必死也。其孰敢犯之。

堯舜三王。以嚴持身。以寬待天下。蓋身曰脩。一者磨礪砥礪。不啻不休。後除滌雪。不淨不止。抑何嚴也。齊則整而肅。一而不二。視脩稍寬矣。治則或以董治。或以順治。視脩又寬矣。至三季。則斟酌飽滿。博大含弘。抑何寬也。

晏西山曰。寬以待良民。嚴以馭姦民。馭民當寬。馭吏當嚴。後世人主。威殺貴倖之心。日封日閉。義澤慈肆之心。轉弱轉波。以寬自弛。而以嚴臨下。如東瀛如烹鮮。而其後也。精神弗注。紀綱解弛。卒收寬之弊矣。

愚按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韓退之曰治亂民如理亂絲。此言尚寬也。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以言尚嚴也。孔子曰寬則得衆曰威而不猛。記曰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則濟之以寬。大得衆以寬者持語居上者之心耳。至謂不猛固有威在也。

韓退之在潁川教民。禮讓定為儀品。可謂好教化矣。黃霸承以寬和。若以寬濟寬。而潁川久治者。是何也。夫曰禮教則細維。固自持也。況霸之政。左刑罰而右教化。孝弟貞義。翕然成俗。又非寬而縱者乎。趙廣漢任京兆。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可謂

威制豪強矣。尹如霸承以寬和。乃以寬濟猛也。而京兆不治何也。京兆豪姦。其告訐之俗。未可一朝弛刑禁也。

治不可執一也。有上斧斤之疏。于建元之初。則苛矣。有陳銀鍊之非。于永光之朝。則亂矣。有言拔薤之政。於永年之時。則酷矣。有失結急之喻。于元嘉之末。則惑矣。有欲調瑟之說。于熙寧之中。則終矣。

主于嚴者。雖切于用。然任法而少恩。主於寬者。雖緣于道。然迂文而寡教。嚴而不必。則人不以伏法者為憾。而以幸免者是。寬而不清。則百人之縱。不足以得民之說。而一人之寬。已

足以傷民之心。故因斃于杆。而姦伏于庭。首惡于都門。而盜熾于閭里。嚴終于室矣。破械脫桎。而冤濫之弊。猶存。薄暮輕刑。而悲嘆之聲。不絕。寬久至于窮矣。梁武帝死刑而終日涕泣。非不寬也。不見于亂。後漢主三人。盜一錢而死。非不嚴也。卒底于亡。可不鑒歟。

寬者博人之謂也。嚴者細密之謂也。如畫牛之罪。可以饗衆。烹祭而以此饗。曾不若醢醢之為遠。貪虎之駭。搏鼠則不如猶。故各有以宜也。嚴可以治國。而寬可以治天下。唐虞之數。教在寬。成湯之克。寬西澤除。秦苛東澤除。莽苛皆治天下之

道也。子產之治鄭。孰之治秦。孔明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皆治國之道也。秦政併天下。而猶行猛政。宋偏江左。而猶守忠厚之政。其亡一也。孔子語帝王之道曰寬。則得衆而語行于天下。云寬其聽。國政也。則誅少正卯矣。蓋國之境狹。人稀。可以事制。曲防天下之大。吾何能周。猶江海之水。不厭便溺。而覽中之水。難納微污。此善喻也。

司寇掌邦禁。之于未然。故曰嚴不禁而後刑。則為酷。既犯而不刑。名曰縱。刑者成也不易之謂也。生之不可而後死之。全之不可而後傷之。自外于衣冠禮樂之化。而後不與之同服。

自博于中原文物之盛而後不與之同。居不為假借而名不為羅織。慷慨然動色而寔確然不移。如孔明之揮淚斬馬謖。服其法而感其心。以之謂也。

箕子之陳三德也。曰平康正直。自平康之世遠而後。剛克柔克之權始有所偏。用于天下。周之初造。殷民未靖。不得已嚴制而曲防之。歷歲而康。術靡誼有且數十年而梗化之俗易于。是畢公尹東郊。康王命之曰。不剛不柔。欽德允脩。此正直之說也。論治以正直為體。而聖人之心始慰矣。刑名從商賈名從周秦。剛柔而用之。乃稱正直哉。

朱翼

百二

聖人立治。明紀限制。其無涯而期以必至。至登地不入刻木無對。非故為嚴也。弛刑解網。遂其賁育而保其太和。至關市無譏。津梁不禁。非故為寬也。天下相傾。無窮聖人低昂伸縮。求適其中而已。

惠文之世。法網大寬。故景武嚴游俠之誅。雖行義如郭解。猶以族死。而況其他乎。公孫弘之謀。可思已。武帝之世。酷吏大刻。故宣帝重綜核之政。大節如嚴延年。猶以酷誅。而況其他乎。路溫舒之疏。可謂已。

陳眉公曰。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賴之子。難馴。多因賄賂。

洪武間。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名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安危則踴。往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偏重偏凶。其失在于縱弛。寔非寬也。

朱翼

百二

沿革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必善必關然成擾未必已也

漢之起馬上而帝也蕭何僅以刀筆佐之其補塞幾何而曹參顧全一守焉斯時匈奴強者惠弱果當飲醉不事乎故未幾而洛陽之少年遽為痛哭此非文帝之積衰而參之貽愛于文帝者其尤也神宗之屬精也安石以經術佐之新法紛紜病民而其保甲頒復則宗藩之祿者功蓋弗可沒矣迨後元祐諸君子盡徹其舊而無救于熙寧之禍則諸君子之矯

朱翼
過者各有責焉

行法者務其寔非惟可以通變于一時雖曠古未行而吾獨行之不以為迂苟務其虛非惟不可垂法于後世雖計安且久而人且以為擾安石之變法尚有真念頭至于呂惠卿輩假以救法而人益稱厲矣蓋寔繫其事初雖似勞久而要領渾獨見其遠初雖似煩久而民心順獨見其簡若務其面則久之愈厭其勞且煩也

愚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今壞轍已見而狃于積習且曰後人自當之母為事首夫孔子過杞門而

趨正患其久也久則玩將壓焉子貢故開門之火雖知不及心猶不忍

萬曆改元輔臣張居正言于上曰周成王以中歲握卷錄而動曰儀刑文王動曰念茲皇祖動曰率時昭考動曰牧宰武圖功其守成之功與開創等蓋惟其冲年而能守家法故益之以暴天縱之神聖于天下也

愚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也言若異矣然孟子之意以為當代先王之法非生今而反古也其有寔一

朱翼
也蓋當代之法有司之藉群衆人之智製造之而易從今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

高皇帝之為制也六卿倣夏公孤結周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僅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層元他如美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俸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遺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糊名取士則武聖之遺制也保甲戶馬經義則安石之新法也皆前代之陋習歟政而今皆用反以收雷強之效而達成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哲者乎

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故夫
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循車之不行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
車何益故執法之行不惟其人之不弛不怠耳坐滿登諸病
在積習倚衆抗上病在紀綱蕪合聚訟病在議論大移相冒
病在名實僭竊寢格病在輕率如此而徒欲易法不先過于
漢宣帝餘震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
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脩飾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
耳且其所任親相最為稱上意者久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
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時雖五日
未翼

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故崔寔稱其優于孝文而
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為非良不
誣矣

今法之當議者無如屯田之由闕而無益法之變本邑而折
蓋洪水之創制甚善而更之者失之也今法之當據守者無
如變租庸徭役而為免役條編蓋國初之制未善而嘉靖之
變法當守也

江旭奇曰王朝不靖則名諸侯之兵入而勤王以周家當法乃
何進款除內宦名董卓而致亂楊彪款驅僅記名督操而祿

移可見古方不能醫時病也然而僅記以兵犯關以時不名
其公無良策予思惟有馬騰可名蓋西涼兵所素服也但曹
操以時未有破綻識其為亂世奸雄公雖大抵李克用與馬
騰皆負率之人未肯忤美天子漢末兵權四散曹操尚有所
憚觀制兵權歸一故司馬昭之忤君甚于操漢獻初時若有
貴卿公之胞襟亦不至亡後無及矣王允先用及問法誅董
卓後楊彪復用及問除僅記可謂善用驗方者矣

羅洪先廷對策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變則通不隨制不
更則化不預時久則窮事煩則弊守其故則滯而不通反其
未翼

原斯順而可達是故新民之耳目不可無作僇之道一心志
之趨向不可無檢制之法正月之布象和法以歲變者也刑
罰世輕世重以世變者也時未至而不守常則至于杆格時
已至而不用權則至于膠固觀其機會反其理要斯易于底
績矣

周延儒曰堯舜之所行亘萬古無能變也今郡縣而治者非所
肇之十二州耶則要書而為律為令者非所畫之策乎見漢
而來同萬國者非五瑞五等之儀乎漕輸而陸輓者非棹楫
絲枲之制乎泰丘升中九廟灌池非類禋歸格之典乎權衡

夏道後威殺人先罰同民而異化周公慎始若陳和申同任而

宏精明美技之中而嘉納者自廣詩之領湯有曰不義不餒
不剛不柔故改倭人百諫是道乃知聖人用中之精意而

寬而嚴特乘其然未始出吾宗也

先儒言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記曰大圭不琢大音希聲是周
尚質也書曰黼黻絺繡以彰施于五色作服虞尚文况
殷夏乎又言周尚齒殷尚質周尚親記曰帝入東學尚親而
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
學尚貴而尊尊是三代同尚也邵衍曰黃帝乘土色尚黃夏
乘木色尚青殷氏乘金色尚白周氏乘火色尚赤按月令
所載五行之用一歲而週非有異尚也邵雍曰三皇之時如
春故尚道五帝之時如夏故尚德三王之時如秋故尚功五
伯之時如冬故尚力三王豈無道德而歲運以冬為本五伯
何足以當之

洪范述黃軒而顯靈開其治尚文唐虞至殷周重德已極其治
乃尚質戰國至秦苛刻已甚故漢祖尚寬宋遠金元柔倫弛
教故高皇帝尚廟以歷代之治體也

夏尚忠矣而曰文命曰文德殷尚質矣而曰典常曰耿命周尚
文矣而曰惇信曰忠厚則三代未始偏尚也

周延儒曰宋之失在弱州郡之兵通謂安矣而不務武夫州郡
強吾能使之弱也夷狄強吾不能使之弱也故三秋通強而

宋不支矣其理財薄田賦而厚征稅是也急錢鈔而忘谷粟
非也故粟多吾得以貨幣輕重之而權在上谷粟貴貨幣將
無權奈何則賈誼氏農書賜勸農使者而使民間不得習與
律令俱藏豈不異哉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讓吾以為正相讓也四時之
運春溫夏煥秋涼冬寒而物生歲成豈非相讓乎故正朔之
改服色之易文章器械衣服之制皆特為之也然而四建六
朔八箇宗廟之禮不相讓而張其尊祖教宗之心是亦特宗
泮宮學校之禮不相讓而張其養老教民之典冠而母違事

南要脫服而山火龍車而鈞車大略乘輅旗而綏務太白大
赤名物固不相讓而所以尊禮視明等威者則相讓也若巡
朝若祭若若喪儀文度數或損或益舉不相讓而親諸侯
成男一死之之意又未始不相讓也

周延儒曰夏忠而野殷敬而鬼周文而儉此一代之窮也然而
三綱五常百世不易也尊親者漢于弱尊賢尚功者漢
於秦此一國之窮也然而斯民猶且直道而行仲尼得以筆
削者萬古而不窮也而漢窮于外戚東漢窮于黨錮唐以藩
鎮宋以夷狄此數一世而一窮也然而經制如故法令如故

有狀元之職

郡縣如故官司猶故社稷廟猶故其與人國相終始者未嘗也

曾子廷對某曰孔子脩春秋以寓一王之法如商之書三華說者謂法天之三光天道本下親而質者也周之書五帝說者謂法天之五行地道教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也雖無所貶皆從子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者之意漢高帝寬仁大度而務為蜀簡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朴頗似忠也唐太宗勉行仁義而容直諫玄宗銳志勤儉而敦友愛頗似順也宋太宗用儒臣而罷郭鎮仁宗任文

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縈紉朝廷之上議論謹嚴禮樂之推究道學之昌明庶乎其尚文也

呂大防曰前代人主朝見母后有時宋祖宗以來朝夕皆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以臣妾之禮見宋祖宗以姪事姑姊事長之法也前代官情多不肅宋朝宮禁嚴密以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宋朝不許與事以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宋朝殿止用赤白以尚儉之法也前代人主在宮禁出與入華宋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蜀簡宋祖宗以來燕居

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縲于刑宋朝臣下有罪止于羅縣以寬仁之法也

歷朝總論

羅隱考曰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法度最明莫若成周
唐虞時光海隅暢無類德至鴻茂然而府事脩和罔失法度成
周之法如八統八柄五典九職之類法至纖悉然後以來
世皆德澤我高皇之德則則三吾謂聖心憐下恩德之及民
者深其法度如宋濂所云慮思所新勳契典謨度越千古孝
宗敬皇帝寬和煦育斥遊政損玉食却四夷之貢獻裁百司
之冗冒徽遼東之愆而刑清罪逋書之塔而財省然而四輔
登接庶政躬裁泰阿未始不在握也世宗肅皇帝英斷臨政
朱異

百三二

樂禮征伐出自天子罷鎮藩之使而法自近行杜貴里之竭
而政無旁落然農桑必軫膜溢有新耕穰未始不廣復也蓋
孝宗當積威之運而仁心濟之世宗乘中惕之餘而兼以前
之猶調羹者手豎異授而速于味鼓瑟者緩急異宜而惟其
聽也

陳其力曰孔子謂虞夏之通憲恕于民高周之道不勝其弊故
春秋多更周制從同者不估之分更制者衛世之心
古今得天下之正惟是有夏蓋禹平水土功在禹世湯武征放
一時耳然而先世經契各有禹世之功焉漢高誅暴秦功在

湯武上蓋桀紂乃共主秦之稱帝實借周也唐誅亂隋可與
湯武並宋藝乃篡也我明驅逐胡元有萬世之功幾與夏並
矣明之基業乘于元而其規模駕于周蓋相乘者其業同元
始混一海內而明實乘之相承者其尚異變其政刑法制而
直接于周也

程子曰漢之治過于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
未盡舉

羅倫廷對策曰漢時兄弟不容地于漢額之錫封夫人同席地
于威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地于韓彭之誼臨大綱未止也
朱異

百三三

唐時法令未純田疇未脩學校未盛禮樂未脩萬目未盡
舉也宋時黃袍加身未免宋人之公議燭影迴席未免起人
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飲于泉口郭后之廢未免有疾於
威德大綱未正也

人言周今于封建漢激于黨錮唐亡于藩鎮非也周衰諸侯異
戴天子而失輔之後之七國盡非文昭武穆秦楚夷也齊與
三晉暴也周初封建之國存而周存亡不俱亡其分周者乃
諸侯之職非諸侯也漢車政出多門內參賓客典州郡權財
利盡食百姓而國弱中後漢賜命吏事錄如此激亡亡不微也

亡唐之藩鎮當安史之亂主為藩援皆以王室為名及劉氏敗田氏弱王氏諸盟然後汴梁獨盛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蓋內外相攻而盜起于下故不得不亡也

洪覺山曰秦之暴也主威海內惟恐天下之不畏已漢武之暴也主威四夷惟恐天下之不安以此存亡之大較也

國家之患不獨人身不足之虞先有病徵後竟以此症殞五伯

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

罷任善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吳先見始有金元然亦有

矯之過速以生患者秦燔周之今而以孤立漢燔秦之秋三

宋真

百三

三

封庶孽分天下半而七國之變起已漢矯之今王其子孫同姓凡與齊民等外戚始重東漢梁冀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已又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尤以中官監外間而權在內漢以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宋創藩鎮而以杯酒釋兵權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深李綱復欲分天下為四鎮矣

江覺卿曰宋朝忠厚亡後人猶思之言宋恭帝北狩元世祖以公主妻之封康國公未几乞為僧單公王居沙漠易名合魯長子名完者復誕少子明宗時為周王名陵沙漠與恭帝及

公主善遂乞少子與其妻適宋的為牛名妥權帖睦爾即順

帝也文宗初竄妥權帖睦爾于海南詔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以為非其子云順帝在御最久即從北子孫猶龍位至今夫

劉曜之為漢順帝之為宋皆載外史不可見人心之所慕也

江應登曰晉魏以篡代漢元以夷代宋享祚久故人心不厭其

餘以篡滅篡享祚淺故不甚念之

先臣謝鐸以五事軼宋為頌曰光復諸夏曰奮起南服曰驅逐

虜國曰臨御最久曰家法甚嚴

元以義服奴虜之衆繫我中國而忠臣之舉一世豪傑頓首而

宋真

百三

三

事推結之主傾耳而聽侏離之令俗日化于淫哇而不自覺故夫踐元而土者腥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也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以與群雄角而勝之驅虜置之沙漠之外乾坤開而再造日月滌而重朗海岳莫而如故民人渡而冠裳其功大矣然且說一鳥奉大寶于盤水御六馬以朽索維鳴而起不以寒暑間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遠蕩也賜租之詔無歲不下一記開江樓几成而罷之終其身不為離宮別館成盡民也朝鮮亂日本或開關而曉其自服戒動兵也廢五相置輔導官議而不得行折中書省而六之不得

相排擊行而不得議去樞密院主五都督府樞密藉而不與
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與治兵或事改也六凡之狀奔拱而
不置母后帝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或外移也其神武蓋一
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賄士其尊在九重而明微其肺腑
以與間閭之志通其開闢之績是以當天心是故歷十餘祀
而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于民心是故歷危疑震盪之際而
不動其紀法是以綱維于後代是故指鹿訓狐之輩款竊之
而不能久

趙秉忠曰高皇帝草中書而寄六曹則周官之分職而徵榷東
朱翼

漢臺閣之遺今五都督府而對諸金吾則宋之樞府三衛而
兼用西漢南北軍之彷彿監司與都閫並置郡邑與衛所相
錯則似宋而觀察不隸武衛守不與兵司衛與帥臣互列邊
帥與本兵相攝則類宋而本兵不統領將帥不調發至于官
寺不讀書儒兵不治民則獨見獨行自我作古者

成祖縣數十萬之衆垂百戰而再遣臣夏六龍之駕四出塞而
單于請命餘皇之幸徧海內而越裳重譯其功之大也然
其大指乃在親近儒臣杜絕女謁表道六經却靖封禪焉
恭陵表西宮睦諸御經巡親朝政禮者輔儀言路是天猶悲

人窮節節儉教仁愛蓋十八年如一日焉鼎成之日深山遠
鑿田畝紅女號泣思慕若孺子之于慈父母故內紅于瑾瑜
軍彬外躡于鐫漆劉齊藍邸筆而天下晏如也

正統之初几于外侵而閭閻未擾其根本固而不搖正德之季
几于中瀆而官府未塞其情弊而未傷嘉靖萬曆胡氛掃淨
中土又安乃上之隔越久而下之結締膠故其紳士大夫以
議論為政事而政事虛以門戶為議論而議論壞實崇傑之
精神于口舌借國家之法度于爭持視之二正禍尤棘矣

萬曆間寧夏之叛幸借賄賂以為犒師安文藩鎮之遂也為夷
朱翼

匪如侵我屬國女真蒙古之強也樞府負恩據土唐之南極
宋之元昊也而乃執訊獲醜飲至獻捷皇上之聖武不喜靈
赫失然事之敗也不於峻陲而于康莊舟之覆也不于瞿塘
而于安流徐樂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李德裕曰土
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瓦解者雖散而猶
可拯吳楚之變安史之亂是也陳涉李密之勢豈衆強哉乘
其崩潰耳

萬曆間科臣極言時事之可憂者太倉蓄無再歲司農計不終
朝嘆神輸之無術傷巧傾之徒吹一也歟不足以竊譽而戰

不可撫不足以鎮夷而勦不可野心之狼挺夫之鹿時肆跡
踐二也軍屯廢而京餉重伍務虛而侵漁多蒙難而鞭撻者
几部投石而趨距者凡人既將養體見以自推遠塞藉當寓
以為衛三也塞黃流而沉壁馬績竟邀如清通勞民清塞病
國一密之命懸于衣帶之間四也中涓狐假解小鳩張肯以
市利而并市權今以乘民而觀乘其五也

愚按漢高之寬大不如本朝之嚴謹蓋劉誠意學法孔明故其
絕下多用治蜀法今觀布衣進侯則覺三章孰與大誥之悚
惕察而生辭名之對則識綿葛孰與六令之精明我朝蓋尚
朱異

有之朝先罰之治也

漢廷之痛哭一曰宗室一曰匈奴三曰風俗漢之宗室猶大雅
制而今則煩衆難支矣漢之匈奴嫚侮難馴而今則累禁難
禦矣漢之風俗以富而驕奢今則因貧而趨儉矣

宋法之不可廢者一曰積貯二曰方田三曰均輸今四方空虛
猶之宋也大家存保儲之宋也冒濫稅免猶之宋也則何不
以宋方治宋病也

國家主國規模家似同頃似漢憲令則唐而德澤過于宋
前代有相業而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略而本朝法外

將略前代有清議而本朝法外無清議前代有倫良而本朝
法外無倫良蓋前代人行其意今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
前代朝自為政今則刻聖無異政以守一法蓋前代之法有
偏勝故當更本朝法已純倫更之則亂矣然而人臣避文法
之意多脩職業之意少脩職業之意多而憂國家之意少亦
法為之也

前代為患在強宗悍虜外戚邊將而我朝之患在官府之隔與
閭閻之遠耳蓋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略養民
之法既略而取民之制則詳今稅額倍于數年之前再倍于
朱異

三十年之前矣則民安得不貧則不復要貧必死則不復
畏死治民之法雖密如民何哉至于高煦宸濠竊鑄之宗尚
讓把丹孫滿之夷柳惠郭鑑黃鎮之叛鄧綏七景宗晉劉永
斤之盜阿羅山毛里孩之虜固無患也

陸大量曰前朝公主寡母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
臣並任今中官惟賜袍帶增祿食而已前代刺史皆得生殺
人今雖王公不敢擅殺前代重臣得自辟屬任下察今大臣
專擅選官有禁前代大臣設像今皆用水主前代神多溢稱
今惟直書某山川之神及先臣存時故號而已耳前代文武

比呂大
防說何

官皆得用故今禁之以賢遠過于前朝者

眉公曰國家慶越百代如前朝太學生皆上書言朝偏生員
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大臣為將天子自為居
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許專
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攝官即朝
臣不立傳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嚴刑制
剗剗割之刑八也京師有熱富京直有簡刑九也不輕赦十
也京三品以上才得蔭子入監紀修子弟不濫朝藉十一也
自古奸人陰謀奪嫡竊取國家者固多有之自田和三晉始顯
朱翼

百四一

萬

然田大夫崛起而竊侯國乃宇宙間一偶見之事故莊周說
田和并昭智之法而竊之朱子作綱目托始于三晉孟子云
歎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隱
然知後世之必有竊天下者矣呂不韋果以賈人子不受干
金而居奇貨并秦國而竊之又購當時名士著為呂覽歎并
聖賢著作之權而竊之矣今月令載于礼記直與聖賢並傳
名宇宙間第一奸雄也有此父纔生得呂政將開闢以來分
邦列土合併為一更新世界且倡為皇帝之號李卓吾謂自
是為古一帝其才之過人可知矣至其焚書歟將聖賢著作

而重極之不似阿翁之竊著作比乃孔氏之書如日星焉
可晦也然被其攪亂幾毀亦不少矣

胡敬齋曰漢武帝才足以有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為
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為惜乎汨于功利

江旭舟曰人言我高皇類于漢祖今觀典制集高皇歷學淵
源非漢祖權權少文也經營不懈非漢祖日不暇給也故祖
訓之昭然如夏之典則焉大誥之彰瘡如南之官刑焉精誠
昭鑒禮律諸編如同之建極焉碩漢法疎而人臣之奉法也
工改其用常嚴今法嚴而人臣之避法也巧故其用也寬
朱翼

朱翼

百四二

朱異調燭

新安江旭奇弄弄甫編輯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審訂

官制

已括行

夫太上重龍鳥火之號至春秋時却子純能識之如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其制已如曰不惟逸豫惟以凡民者其旨已足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現其會通制其繁簡凡以上下相承內外相維以制治保邦而已毋論盛世

朱異

即漢之光武宋之高宗不務更制惟務省官遂皆身至中興之功彼更周制若秦更漢制若秦更隋制若楊帝皆未幾而亡更唐制若武后玄宗更宋制若蔡確蔡京皆未幾而亂可監矣昔班固著漢百官公卿表必先叙其所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侈心終言新室慕古無補而吏民不安彼固以知其設官之意矣

伏羲氏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雲名少昊氏以鳥紀故為鳥師鳥名顓帝以來不能紀述乃紀於近

百揆理
事四
子之
相也

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又有五行之官

虞舜之九官其在內有百揆有后稷有司徒有士有共工有虞有秩宗有典樂有納言即後世九卿所從來也又有四岳以總外治在外又設州牧侯伯之官建官惟百焉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禮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殷制天子建天官凡六大宰司六典五官典司五衆六工典制

六材六府典司六職六卿典奉六治五官置貢曰享五官之

長曰伯千里之內曰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

朱異

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有正二百十國

以為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其左

右曰二伯

周制立三公三孤六卿各有流屬周於百事自周衰官失而

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交易而晉具六卿楚借公考矣

秦不師古設爵給以功武功厥後嚴厲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

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于相先王旧典靡有牙遺

漢置丞相一後置左右相後又復一相終漢世公有三等太傅

太師太保為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大將軍驍騎車騎將軍為比公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為上卿太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凡九卿正卿執金吾太子太傅詹事大長秋水衡都尉三輔為陪卿又有七校尉三都尉而加官則如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書侍之名郡縣則有守尉令長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正之屬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庶務所名非所任而所位非所名終統不甚正矣。

朱翼

三

魏晉以來多依漢制南梁北魏官号乖踈至後周別立憲章隋文依漢魏而大業中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其後官名數易百度弛亂

唐賤自初因隋制而小有更革貞觀中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九月初高宗改京司及百官之名咸亨復旧至武后再易庶官擢人非次中宗復之似矣而又增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等官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而無坐處之譚吳烏闢元來玄宗始判定賤次著為格令尚書省以統令衆務事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

省以缺納制冊數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御書殿中省以供備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也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是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虎龍左右神武是也十六衛左右衛左右衛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是也以嚴其禁禦三宮僚一詹事府二春坊是也三寺家令率更太僕十率左右衛左右司常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侍是也以俾人儲官牧守都護以分臨畿服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

朱翼

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清苗營田等使以餽財貨餘因事置使廢置不常百司具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肅代以後盜起兵興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以至中郎將皆臨事注名其後又所以信牒受人官爵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一切衣金戴名器之濫於是而極而僭昭之世至有捉船使君看馬僕射之號矣

宋朝沿唐制設官間有損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中書門下尚

總準以
一司入
相容
拜相

書錄事省長官多不除雖除亦不為政皆為空官特以寓
祿秩叙品位而已中書主民樞密主兵為兩府而三司則
主財三者之權並焉其餘院司寺監給舍諫垣史館官無定
員無專職故諸曹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
本司事之寄十無二三如秘書殿中二局名存實廢九
寺五監悉為空官而六院軍十六衛徒以備大禮之儀而已
自真仁以來論者多以正名為請而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
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元豐中置局詳定會明堂禮成近臣
遷秩即用新制而臺省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然新階尚少

朱翼

而轉行易以混雜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
右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為左餘人為
右紹興中罷之至崇寧大規政和之間又階始備而武階亦
易以新名官制益加詳矣太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
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徽省則既罷後建戶部則
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摠於其長起居即舍人則通記起居
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
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勅以繼志為言首更開封守臣為
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脩六尚局建三衛即更而

朱翼

省之長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濫
冗名且素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皆預朝政
而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宋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
祐紛更乃請設局以脩官制格目為名書未成而邊事起老
聖祖鑒秦人弄權之禍而罷丞相懲元人祿亂之轍而革中書
吏部列于六卿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府參乎兵部所以昭
其相制之權都察院與六卿為伍振風紀也大理寺與刑部
持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屬于太宰六科不屬于他官使得自
達而作其敢言之風也至于尉院寺監並列于內都布按司

錯置于外府州縣衛分隸其間文武相參上下交制蓋遵周
官之漆而酌其宜取漢唐宋之善而去其弊可為万世法矣
周制寺卿端簡公曉曰皇朝建官準漆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
現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故叔殺于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
負于唐而賈任之賈理甚周祿涼于宋而錫後之恩礼念
厚即有驕陵旋麗陳泉豈無冗贅亦復汰除則文武夾維內
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独行則齟齬不遂宏謀
曲算可謂博大精詳矣
宗人府之制蓋自周礼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漢因

秦制置宗正以叙九族皆以皇族為之唐元朔改為司宗光宅改為司屬後竟復旧宋有知大宗正同知大宗正以皇兄皇姪為之又有時親廣親宅都大常勾三人以內侍充元皇中詔宗正二長不專用固姓蓋自有大宗正司以統皇族也有玉牒所設局置官始于淳化中倣唐制也故事以首相領之自後相府有闕則以首相兼領仍帶樞密宰相在位而執政統領室訓玉曆則自仲至始也皇朝宗人令一人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脩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彙庶名封生彙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為聞上達材能錄罪過左右宗正各

一人宗人一人為之經歷一人典出納文移

聖祖特立宗人府居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初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已而用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偏官

公孤之制則古天子之四鄰也尚書太僕曰四鄰謂前後左右
左輔右弼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亟
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
次國之君

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脩惟其人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脩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或公或大夫或士或卿或大夫一人三孤非三公之屬故曰孤卿言尊于卿也

商時東
保故伊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

衡而太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中有道者上兼師保

甲又云
邱保之

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

31

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

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

朱翼

者三公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

处也

召公
太保

呂祖謙曰按顧舍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

公為太師王公

為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並六卿

為太傅
三公東

三公无戕六卿則有戕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

如斯軒

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于一原也。

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初因之呂后時王陵由丞相改太傅實奪之叔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為四公哀帝時定三公之號曰大司徒大司空而無三公

愚按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通考曰成帝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矣

後漢惟太傅謂之上公而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師保漢制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下至安帝時二府任薄選奉誅賞一由為書其災責變咎則責免公台敵帝時嚴三公官以董卓為太師顯擅故也

魏稱師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朱翼

九

晉八公同時並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是也

愚按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太傅為上公亦不改自南北朝齊等有大傅陳並為贈官陳開黃閣廳事置鵠尾有三師則太師太傅太保也有二大則大司馬大將軍也有三公則太尉司徒司空也後周有三公三孤四輔之別至隋則廢三師官矣

唐復置三師三公並無其人則關九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亦不置官屬

唐武德間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貞觀後復為三師三公五代時多以昇藩鎮及贈官

宋沿唐制而少三少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而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中徽宗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為次相之

朱翼

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愚按政和至于宣和所授三公之官不独非人名錄亦未正如鄆王肅王為之則以子為師傳矣童貫為之則以廝役為師傳矣朱文公嘗言公孤之賤旧惟文臣有勲德者除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既曰天子之子曰武臣豈可任師傳之責耶而况廝役耶

皇朝初置三公府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成祖罷三孤官仁宗後設三公三孤侍上左右俗顧問皆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為勲戚文

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嘉靖楊延和以定策勿封伯加太傅辭不受萬曆間大李士張居正始為太師其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以上皆東宮官亦不專授但為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耳

江旭奇曰胡元亦立三師我朝公孤之制一倣于周然無定員無專授不置府獨為敷戚武臣兼官文臣惟贈公耳蓋公論道孤孤化公變理孤實亮惟以培養君德未替化育實不預政事秦以下重政事而輕君德是以師傳保之名削除耳

朱翼

百揆似
都察院
四岳似
吏部

昔黃帝明六德唐虞有百揆四岳伊尹為阿衡傳說作相相之名亦非秦始也

宰相之名自黃虞以來曰六相風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鴻曰十六相八元八愷成湯相伊尹仲虺武丁相傳說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皆其任也

立藩曰舜時有百揆高宗時有相而無公孤周有公孤而無揆相我朝之制實出于周

相國丞相之名始自嬴秦而漢亦有左右丞相至哀帝而廢缺帝時始復置而以曹掾為之

魏晉以來或有相國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官機要多為丞相之任由是丞相反不為宰相之任而常為權代之階矣

漢初非侯不拜相、叔甚重。故申屠嘉游以檄鄧通而拘之。漢武用劉屈氂為相而虛右以待選公孫弘為相而久李得。以折其詔至公孫賀以拜相渾注則相權已輕。霍光以大將軍柄政而丞相敵唯、耳。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世祖不置相

唐初分立尚書省曰都省曰門下省為左相曰中書省為右相

朱翼

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然天子常為中書令故郭子儀等不敢領也。後更為左右僕射以他官兼者曰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之名則自李靖始也。張說為左丞相宋璟為右丞相而知政事之名罷矣

唐初始定制以三省為宰相之司署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然者分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然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乃以延賓淺之人中世以後乃任為真宰相之名至宋元豐以前

皆然

前代有中書之官通考以為周官內史之職蓋自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詔者置令僕射宣帝更以士人為之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惟與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死任是以為勳父在中書近尚書令人有智者最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唐初遂為三省長官是真宰相之任元朝改中書令為右相

宋立同平章事稱中書而中書令即在太師上為親王兼官宰相帶侍中者惟范魯公五人而已以兵事屬樞密院分為兩

宋翼

十一

府三司使則主計後更為左右僕射尋復如故元仍其制而額叔孫甚

宰相者提百官弼天子既不當脩之他官而其上又不當復有貴官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始併于他官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矣然郭李以勳臣名為將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子王建馬殷錢鏐之輩盡起盜地者皆欲效之矣文呂以碩

德老臣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提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尤者皆欲效之矣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其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巨臣皆為之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若唐以前亂賊逆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又其甚者矣

殿閣李士者唐始設集賢殿李士後改為麗政殿李士自系中書省然特掌判轄經籍而已其後多不置至後唐明宗即位之初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情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

宋翼

十一

殿李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院李士充班在翰林李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李士內選任始尊重矣宋因設現文殿太李士資政殿太李士端明殿太李士資望極峻無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現文殿太李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與資政殿李士並以冠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李士惟李士久任者始除其後以待簽樞云

太祖初因前代中書省設左右相因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有丞屬而中書舍人為多是年始置六部分理國事而提之中書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聞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

胡惟庸詔罷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六部分領中書之政二十
八月上坐奉天門勅文武群臣上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
秦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豈有賢相。然多小人專執亂政。
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分理天下庶務。彼
此頤頑。不敢相歷。事皆朝廷擬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
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處以重刑。
洪武十五年倣宋制置殿閣李士吏部尚書即有華蓋殿翰林
李士宋訥文淵閣檢討吳伯宗武英殿典藉吳沉東閣直學
李士是時特侍左右俗稱閣末與執務

朱翼

十

年

成祖用翰林待詔解縉編脩黃淮又用脩撰胡靖編脩楊崇楊
士奇檢討胡儉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召直文淵閣始預機務
仁宗設謹身殿大李士於是大李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
文淵閣東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稱。而本官上又加以
卿佐師保之名焉。若東閣文淵閣大李士不得旨入內閣亦
不得預機務也。

宣德間三楊預議機務景泰間王文以孤卿入閣始領吏部尚
書先惟黃卿或耳

嘉靖壬戌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蓋殿為中極謹身殿為東極而

太李士如故蓋得票旨而不得施行也多由翰林入以其博
古通今可倚顧問然薛瑄以御史入李矣以主事入楊一清
以巡撫轉吏部入矣

呂部預

萬曆間御史汪懷德等力言輔臣當兼用外官蓋其時理李直

節名公俱起家外官也然正德間亦有請以翰林改部屬為
練達時務者矣

二公似
不

李公廷機初入閣名在葉公向高先後李在告久力辭如秩。票
以一品考滿秩在李上而閣疏必不先李不論秩

凡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謀猷點

朱翼

十

年

檢題奏擬批答以倚預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
奏事亦不得相聞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
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
中農而調制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
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
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中農而脩登焉平允乃行之
凡國家大典札大政令大事凡皆得以預聞謀謀既定然後付
所司行之蓋不予之以相之名而予之以相之實也夫不予
之以名則下无作福作威之柄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審訪

此秉公
向高曰
陳疏

之益聖祖之貽謀誠遠矣

萬曆癸丑錄曰。高以司空宅百揆。旦以三公兼家宰。相尊重也。秦丞相而誤國之。足覺天下事然。至建元。待之間。九卿更進所事。則丞相取充位矣。本始元康而後。朝政尽歸大司馬大將軍。則丞相為贅員矣。光武親攬庶事。不任三公。其後撥路日輕。威威縱橫。如至哀平之世。仲長統發憤者論。謂向者三公任重而責輕。今之三公。任輕而責重。而陳忠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名無實。選奉誅賞。尽由他官。而災異變咎。輒譴責三公。其言皆恫切而有餘悲。我高皇帝始因勝國之旧置

崇翼

十七

大有王
意氣

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汪胡敗而革分其权于六曹。蓋云六卿。固吾相矣。然其時帷幄謀議之臣。如劉基宋濂輩。日侍左右。矢口而廣明良之頌。造膝而陳安撫之畧。蓋任以實而不予以名矣。文皇固之設立閣臣。其後万几浩繁。一人不能独覽。于是委綸綍于代言。寄腹心于密勿。而其勢始重。又其後也。禮親日隆。臣僚不敢与抗。于是漸次升師保之階。雍容處朝紳之右。而其重始成。又其後乃根株既固。枝節因之橫生。于是上有所藉以為貴。下有所恃以為憲。而其權始極。相之名。所自来矣。然樞机雖榮。而事柄不存。名位雖尊。而威权靡

敬善名

有相
名風度

崇翼

大

擅能如中屠嘉之寔卿通乎。能如崔佑甫之除吏八百乎。能如韓稚圭之以空頭勅押任守忠乎。蓋其官差埒于東溪之三公。而其職任不過如唐宋之翰林李士。又何至震而翻雲。震天炙手。以釀成極重難反之勢哉。故朝有股肱之美。固无操斷之奸。抑矣。盛矣。而或者謂本朝相業之避于前代。亦由于此。前代之相。臣其于朝廷。如河之于海。一不借。河以潤而河。自能為潤也。本朝之閣臣。其于君父。如月之于日。一不借。月以光而月。不能自為光也。万曆初年。拱手垂衣以國事付之重臣。而其人亦強力敢任。果于有為。汰度修明。銅雖不地。中外晏然。先風塵之警。其效已然。而事則太專。則威疑于震主。丰稜太露。則理昧于含章。田蚡之除吏。漢帝有所不堪。楊炎之作威。唐宗因而發憤。况當熙朝而事冲乎之主哉。一變而尽收威福于穆清。東衡軸者。以委蛇奉職。再變而併虛官聯于列署。望朝宁者。以寥落與嗟。批鱗拆檻之蒼臣。恨白駒而遠逝。憂盛危明之封事。束高閣以塵封。甚至家勿論思之地。車曠多年。股肱心膂之司。睽孤日甚。如持重室焉。既以予人而後得之。遂什棄藏之。而惟恐其失也。理或然矣。豈然惡有惑于易矣。易之言曰。五多功。三多凶。以三處下位之

親臣多
是小人
惟子房
李泌陸
子發為
子房

子房為
少叔孫
何即

極也。又曰：二多害，四多惧，以四之近君也。今上既多功，下亦多害。獨有人焉，居上下之間，主于多凶多惧之地，而又有三之極，无四之近，是圣人之所憂，而未有如今之甚者也。

權在下則親臣輕，權在上則親臣重。然而親臣亦自異矣。主好議，則親助主父之流親，主好汰，則張湯杜周之流親，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流親，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親。小臣踈大臣，親中臣，踈廷臣，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媚臣充而奪大臣之權。君德先輔，焉取親臣哉？高皇以重權分之六部，而父皇設閹臣，泰執務則親臣也，然丞相何所不敢言而

果翼

中

卿

子房得言之子儀之所不敢言，而李泌得言之親臣之言，切見為憂國重臣之言，激似于要君，故親臣報主，教焉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藏王闕而已。

宮

保者，戴記所云：太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泰漢多稱傳，二疏為太少傳，魏制太傳不稱臣，少傳稱臣，皇太子二傳執弟子禮，皆為言不曰令，晉成寧主六傳，三太子少，東晉主保傳而無二師，宋以宰相兼而漢已有賓客也。三王教世子，太傳當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兼世子以親太傳之德行，而當諭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皇朝東宮大臣曰：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然先專授為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而已。

秦漢以下始加置唐事中，廢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漢時又曰：家令，魏曰：官正，尹自魏以後久廢。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至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以分統諸局。唐始置唐事府左右二春坊，而庶子中允、諭德、贊善、舍人錄事之官，俗矣，所謂端尹少尹是也。宋仍唐制，東宮有六傳

朱翼

中

卿

以宰相兼太子賓客之制，昉于漢而以執政兼下，至率更令僕然官存而無職，司至道中建儲閣始置職司而並以他官兼充。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累朝皆然。

國朝以輔導東宮為職，而實為東宮官者，則唐事府唐事一人，少唐事二人，府丞二人，為之。或凡侍東宮講讀，暨坊局翰林院番直，凡講讀畢上，所處分府部軍政要務及輔諭四夷恩最率其僚屬暨坊局陳設于東宮，府院官汙互兼凡試士脩書皆與焉。坊局亦如之，主簿一人，典司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事一人，佐之通事舍人二人，典東朝奏謁辭見之禮及承令

旁問之事左右春坊大學士各一人典東宮上奏請及下移
箋講讀之事雷慎而監省之左右庶子論德中允贊善各一
人凡東宮監國抗軍出狩及朝會出入履歷各詔書移唐
事凡諸祥青若伶僕改更新聲導達非礼者必陳古義中典
制糾正而諸遠斥之凡內外庶政可為規諷者隨事贊諭焉
左右司直即各一人掌彈劾官僚糾率職事左右清紀郎各
一人參佐之左右司諫各一人掌箴誨箴戒之事司經局洗
馬一人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正本副本貯本
以修進覽凡天下圖冊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校書正字各

二人掌繕寫裝潢經史子集制典圖書詮其誤謬調其音切
以佐洗馬

國初有司請建東宮官。上曰。君另用一番人。則必各為党援。倘
太子監國。官官與朝官。議論不協。豈不悞事。故制只以朝官
兼之。

翰林院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華
雖先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李國祥謂漢之湯者侍中
魏之秘書令賈亦近之唐制東與所在必有文詞經李之士
自太宗在秦邸時十八李士已有蘇洲之号後即位名儒李

士時召以草制封以後始召父子元万頃等草諸文詞
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李士玄宗初制翰林侍詔
掌四方表疏批卷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
滯通選文李之士號翰林供奉身集英院李士分掌制詔書
勅開元末始有翰林李士之名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
征伐皆用白麻其選用益重而礼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
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宋朝初命為李士皆選
使就第宣詔召入院故事李士院常在金臺殿側號為深
廣不豫外司事宋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

常礼院事

李士之職本以文李古語俗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納諫
諍其礼尤冠而翰林院者侍詔之所也然唐所謂李士只取
文李之人隨其官之常早入院者皆為李士延親之際則各
隨其元官主班而所謂李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專
責親過者為內相可以朝夕召對泰設政事或一迂而為
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執自初階或元无出身至試令草
麻制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添其人皆呼李士自唐
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新行者為執直

於是真為翰林李士者哉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育武政路矣

皇朝吳元年初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翰林院洪武十四年令翰林編脩檢討典藉奏坊司直即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終平允則列名封上著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十八年華所置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等定翰林官制李士一人掌詞翰札文章誥勅脩補顧問詳正圖書考訂制度凡經覽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受而統領焉侍講李士侍講李士各一人其屬侍讀侍講各二人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五人專

朱翼

主

中

講經義以佐李士講讀典藉二人勾輯圖書以時什襲而歲之侍書二人以字書侍上待詔二人應對孔目一人典文移出入史官脩撰三人編脩三人檢討四人掌脩國史凡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答王言皆謹繕而記之以備實錄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勅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為翰林院庶吉士

立氏潘曰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各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今制皆屬于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然所書者李士所單之詔

今內閣亦有中書別書詔勅

永樂初選舉人于文華殿教習名為庶吉士今制以進士選入以李士卿貳教習之番用者二甲拜編脩三甲拜檢討不番者亦充堂省惟一甲狀元往授脩撰榜眼探花俱授編脩所入之選蓋甚狹矣張璁桂萼夏言等俱以部科改入遂大拜經筵之設漢甘露閣諸儒講經石渠閣建初閣金講白虎觀唐玄宗時集講集英院宋時太祖在便殿太宗在禁中真宗在秘閣仁宗在崇政殿哲宗在資善閣講費昌言以中丞文彥博以大師呂公著以宮觀費賈以史官羅緘以諫議王昭素程

朱翼

主

中

然以處士直講而順之請坐講尤為自重云

起居注則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遺漢武脩于禁中漢明作于宮臺漢之所註女史任之耳魏後屬之著作隋初命之正字歷代所註他官領之耳唐貞觀置起居郎並置起居舍人宋真宗即隸門下舍人隸中書漢以太史掌筆削中丞收圖書索正典屬籍唐以宰相監國史國朝万曆初史官從閣臣後記註起居焉

尚書本屬之納言周之司會而秦之少府也尚書之名起于漢成帝俱非今職也李國祥曰漢射秦官漢因之有尚書僕射

古重武以善弓馬者主之耳漢梁貽為選部尚書魏晉
尚書在監令之上至唐尚書省之制其勢疎遠惟听命受事
于中書與門下而已六部之名定于隋唐而今之尚書倣周
六卿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之任則自隋始北部七官設
南部惟右出差則兵部或經畧或提督提督軍務戶部管
工部管河戶部屬官皆抽分即中之名漢亦有之而今之任
則自唐始員外之名自古未有而今制則隋承務郎同職也
主事之名漢亦有之國初以為首領官今制實倣于唐也司
務為尚書親屬省發文移差違實要職矣

朱鼎

五

吏部乃周冢宰后漢有吏曹有選部魏齊有吏部考功主爵三
曹周祿司勳隋有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唐改為司列太
常伯為天官為文部後以吏兵二部為美官屬悉為子諸曹
今制設尚書一人掌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左右侍郎
各一人為之貳其屬有四司文選掌文吏銓選作缺改調推
陞考功掌考課黜陟驗封掌封爵爵前奏贈籍勳掌勳級名
籍長制各郎中員外主事一人今制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
授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屬有族人論爵以下避上江浙
蘇松人不任戶部外官辰戌丑未春考察京官及王府官已

亥春考察故文選主陞遷考功主考察其於九重也

戶部為周司徒今以教事屬之禮部而戶部所司惟古度支之
任漢之治粟內史司農卿隋唐之民部唐因太宗諱改為戶
部所自來也咸寧初在禮部後武后以為地官遂居禮部之
先矣宋雖有戶部然屬之三司元徽三司歸戶部左右曹因
朝制尚書一人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左右侍郎為
之貳永樂後添設倉場提督或侍郎或尚書一人其屬有四
司曰民部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后以其事煩制十三司分
理各省司各有郎中員外主事凡戶口兩稅鹽鐵俸祿軍餉

朱鼎

五

漕倉場關之務皆屬焉或曰視鳩氏司徒也鳩聚也徒車也
明謂之以戶部亦宜

表黃曰戶部最多官有照磨有檢校所屬有寶鈔提本司寶盈
局御馬倉批驗所寶鈔廣惠庫贖庫甲乙丙丁戊字庫外
承運庫行運軍儲倉

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
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者
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大計每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或少寬
熙寧間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
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
權貨戶絕汲納之財悉歸朝廷

王安石主法每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關額地利之資皆統
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尽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
三司不與焉

宋各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
運使獻之三司尽轉都城積于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
朱翼

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而遣使者
尽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歛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功
人則諸臣亦不敢橫歛也真宗朝幣藏盈溢其名數皆籍于
三司而使知總數者亦惟三司也王安石置旁通簿于御前
尽籍國帑之數則失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矣至于戶部之
失職者由徽宗崇寧后蔡京為相內與營繕外拓境土皆不
先問戶部蓋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相之權職在朝
廷之文移僅能經登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重

執政目為計相恩教與參樞同

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后以大臣判之宋末置三
司使皆是計相之職丘氏有言宰相計相同以相稱大率以
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蓋為此耳

江旭奇曰周制司徒掌邦教而今戶部所掌皆錢穀之事亦以
為司徒何也蓋教養原不離分厚生即所謂云正德也今諸君
牙之腐暑而和寒皆司徒而職而後知聖制之合于周也且
其所分部者戶婚之類皆生民之最急倫理之而先不可謂
非教也第以事冗分官故提李而職隸于禮部耳唐制貢奉
皆屬吏部而今亦以攝之于禮部矣蓋夏后氏五十而貢至
殷則加之七十周則加之百畝民間之用度且日以煩況官
府之給軍國之需百倍于古皆籍司徒為之會計而皇及于
文孝之科乎至于權稅開例司空之分括亦凡戶部埒而
其支給悉听管司尤可異矣今司徒所掌惟邊計耳故一告
缺則戶工二部不免互相掣肘至河漕二部本同一事乃河
臣屬工部之都水漕臣為戶部之運官亦不相下良為可怪
禮部即古之秩宗周之宗伯歷代所嘗不止于祭矣漢有客曹
先武以夷狄齊祀為禮部任魏晉有祀部宋魏增儀曹后周

朱翼

子九

中

名礼部燕祀部儀曹之職隋增唐龍朔改礼部尚書為司礼太常伯後又改為春官尋復回宋初但補奏春即集議表章申奉祥瑞出納牌印元豐悉以礼儀貢奉及有闕礼樂事付之建炎詔光祿鴻臚並歸之而太常因于亦隸焉其初以兩制及帶職朝官充元豐始正其職因朝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多以翰林李士任四司各設郎中員外主事一人凡即位冠昏冊立徽号朝賀朝見饗宴傳制表箋季校貢本文移印章服舍巡狩親征策執行賞祥瑞卿飲耆老旌節皆儀制之職也九祭饗獻存天文固節廟諱祭品曆日雲氣日月

食災異表服諡帝后妃太子太子妃王郡主以字為表大臣

祭長贈諡忌辰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巫奇樂僧道九雜樂曰中和韶曰堂下曰冊陛曰侑食曰大舉大常領之俗樂有百戲承應隆壽承應謳歌承應飲子伶人奉養韶舞司樂俳優長歌樂工舞人專業及樂婦俱藉之此祠祭之職也九我奏朝貢往來宴賜皆主客之職也宴饗牲勞酒膳皆吏士官下程宴次食料厨役次入王府為典膳及藏冰出水皆精膳之職也

哀坤儀曰西屬有鴻臚寺司儀署司賓署行人司鑄印局裁坊

司祭沈曰春于四時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于礼官謂之和上下蓋以樂言也

兵部乃周之司馬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名官漢五官未有主兵蓋太尉掌之魏置五兵尚書晉置七兵尚書唐改為司戎宋之樞密院因朝設尚書一人掌武衛官軍運糧簡練鎮戍版牧傳郵與車之政令左右侍郎為之貳其屬有四司一曰武選掌武官選任兼管三年武奉六年會奉一年舊奉及襄陽優給兵官二曰車駕掌輿輦車乘守衛版牧傳郵巡夜團伍仗馬政奉市船隻關券三曰戎方掌武官差委地圖

朱翼

子十

中

城隍鎮成簡練征討部落軍符步伐將材賞罰功過烽堠清勾詰奸四曰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奉清查選用軍取仍屬吏律蓋洪武五年定律武選之職尚未設二十六年始分文武選也

上潘曰宋以樞密院掌兵兵中書省為兩府今制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都督府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相維相制蓋極善矣

刑部即周之司寇漢以三公曹斷獄晉因之又以吏部尚書兼領刑獄宋稱比部隋曰都官開皇置刑部唐因之元初因改

卷八

為司刑大常伯天寶改為憲部宋判部事以御史知雜充耳
元豐更制刑部始有專官虞制五刑刑墨刺刑宮大辟周有
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漢除肉
刑代以笞國朝刻惟謹等奉旨定律凡三百有六條其不及
者比訊而請焉五刑曰笞曰杖曰徒曰三流曰二死而凌遲
梟示則極刑也十惡曰謀逆謀叛謀殺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
教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八訊曰親曰故曰功曰貴
曰能曰勤曰白晝曰宵搃為七科曰名例并吏戶禮兵刑工各
部諸律外又有大明令大誥會典及歷朝事例五歲遣屬官

分恤各省而京有熱審之制事甚煩劇故立十三司分理各
省并都察院大理寺合為三法司焉

工部掌舟車作共工命益作虞則工虞各是一職周合為一
即司空也漢親兼之民部晉有起部後周有工部之名唐初
因之元朝改為司平太常伯後增屯田虞部水部宋制隸于
三司元豐更制工部掌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寶鈔百工
山澤屯田之職國朝因之立四司一曰營繕掌宮室城濬祠
廟廡署倉庫儀器二曰度衡掌山澤採材房禁陶冶三曰都

水掌川澤陂池轉漕水利道路橋梁舟車四曰屯田掌兵屯
墳墓抽分薪炭夫役

兼黃曰所屬有營繕所文思院軍器局皮作局宝源局鞍轡局
廣積道積通州白河抽分竹林局織染所雜造局戶溝橋抽
分竹木局大通局

馮可大曰昔皇祖以聖模倣厚制不歸華訓冬官益冬于時為
寒為貞水于此固姦于此姦樹于此歸根人于此藏智也智
之端為工巧官于斯者化雕鏤以還樸茂乘豐大以崇節儉
反浮靡為正風乃皇祖所稱福民之福國固以奉天地者哉

昔禹由司空宅百揆以力濟涸者成堯舜協和時雍之功以
早官室者虞堯舜菲茨土階之化何至如今負商儉數十萬
借同寺數十萬而耗日需費以填之乎

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
為一禮樂工虞是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大夫而副之者
多也則同之六官虞之九豈遂異于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
也詳無繁無曠同无害其為善法已後世繁之弊則如杜佑
之言曰官名或務廷步不同實存虛稱皆无事實故有二星
間二重二葵二伯堯二伯益二伯夔之說曠之弊則如陸長

源之言曰兵部元戎帳戶部元版圖度水不晉山川金倉不
管錢各光祿不供酒衛帶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
官朝唐故係祿柱請要之其為繁者乃其所以為曠也

胡致堂曰周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交互相參自周

至于今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
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
所掌昔隸幾官體統既正孰偏出納既整孰決參考孰疎孰
密漢之丞相御史大夫統九卿亦周之三公六卿其意同異
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

朱真

三

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考

都察院周禮少宰註云今御史中丞也然宗伯之屬有御史掌

贊書受法令泰以御史之率曰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漢

仍之丞相有二丞一御史丞一中丞亦謂為中執法

漢故事還都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

唐制御史大夫中丞二人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諫焉二

曰殿院殿中侍御史諫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諫焉大事奏

裁小事事連凡有彈劾御史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
而已

宋初沿唐制太平興國中以張翼為監察御史正名革職自此

始元豐中以御史尋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
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御史
大夫則元正員止為兼官而已

光武時中丞方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
然漢魏亦間改為司空魏曰御史中尉出入清道周置司憲
而職惟峻矣隋以國諱中丞置大夫為臺主以侍書侍御史
代中丞之任

唐初因隋制後分為左右不久後故

朱真

三

宋以中丞為臺長元正員以兩省其以給諫自熙寧始也

嘉祐經兵以中丞兼提議諸官元仍于宋

國初設御史臺置御史大夫尊號都察院置左右都御史有副

有食宣德間命京官巡撫同官員玩惕乃以副食都御史出

或掛却銜而必以院銜為持添也近來則以左掌院而奉飲

差者皆右矣而居之府漢名府名寺亦名憲臺時以尚書為

中臺獨者為外臺號三臺成寧時府中有烏數千有某相

上朝職去號烏臺又號柏臺後亦名蘭臺梁曰南臺唐曰南
政臺皆皆北闕廡修殺也

御史即周之柱下史。立柱後，與漆冠又名柱後惠文冠。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袁坤儀曰：「內史出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之屬，按池之會，命御史書其事。」淳于髡亦謂御史在前，蓋記事之官。秦以監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稱侍御史掌五曹，曰：「令曰：『印曰：』供曰：『尉馬曰：』乘漢宣帝宣室以御史持書親曰：『殿中侍御史。』晉置禁防御史，宋齊並增侍御史。後魏重其選，而隨臺主簡代，則自御史中尉王顯始也。開皇後吏部銓選不由臺主，唐初復為樞要，於給事舍人受表，理訟神尤後稍重之矣。」

朱異

三王

唐制三院內供奉裏行各如正員之半，唐人称曰端公。其知雜者謂之雜端。

國朝立浙江等十三道，而河南道為之長。初內差巡視倉城，先標太僕京營次外差，清軍制恭恭馬閑漕屯河監添巡按而淨大差，則南北京畿刷卷提拿也。各差俱有欽差之名，而巡按獨免者，以其沿于祖制，非新差也。北臺甚雄峻，南臺起後始改北南臺則倉城之外，惟上下巡江鳳陽倉京倉而屯田為上差矣。師行則為監軍，記功朝令則糾儀，祭祀則監禮，任甚重矣。漢制取士有能按章覆問中御史有蒲衣直指唐時

十道巡按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三察農桑倉庫四察妖猾盜賊五察德行茂才六察墨吏豪宗今寔沿之而各差俱掛御史巡按以示重也。他吏當久任，御史震雷疾霆，久則增衰黃曰：「經歷都事與出入文移欽差御史司務典奏揭照磨檢校典磨勘奏宗其釋官有司獄。」

通政使司即古所稱納言。朱子謂為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內史周禮受納訪以詔王听，韋昭曰：「尚奉也。」百官言事則奏之，通典曰：「秦主發書尚，五也。」漢有六尚書其一也。宋門下省似納言，若中書則掌机密。」

朱異

三王

也。李固祥曰：「周司寇以嘉石平服民，肺石達窮民，蓋其職也。」秦漢黃門侍郎掌出納，實為喉舌之任。唐置樞密院，天寶改為樞密使，以御史為之。宋改為樞密院，又有通進司銀臺司掌章奏進御院進奏院掌符牒給事中同其任。國朝初曰察言司尋改為通政使司，建文改為寺，請准後故。宋則在寺簿之下，今六部都通大號九卿權稱重矣。國初六科皆其屬官，今稍不同，而文偉統出其衙門也。有使有左右通曉奏議而屬有經歷知事後聞臣愚其軋已不置使者百餘年，万曆間以余公懋孝為使，執法不阿，逆差先指問後上事皆之。

叔偉乞卹典已通閣臣許可公駁之曰本官一味搜金百骸
爛生乎穢跡具載碑章公論一時難容孝慈百世不改時
議壯之尋南遷為少司寇

大理寺即虞之士師秦漢之廷尉天官書以斗魁四星貴人之
宰為大理故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為廷尉宣帝置廷尉平
求帝復為大理魏廷尉宋齊因之梁為秋卿後同為大司
寇隋同此者置少卿二人唐元初改詳刑寺咸亨復曰光宅
又改司刑寺神龍復曰卿一少卿正丞詳事之名所由起也
五听察其情三慮其理任其重矣宋初置判寺元豐之制

集賢

集賢

天下奏劾官員及大辟諫左在京百司事諫右南渡省正丞
以下員元承宋制國朝復古官制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刻為九卿直隸天子不受別衙門統轄而刑部都察院所
擬議俱由其詳覆再議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奏
駁特律寬甚者移調問曰當異再異者請下九卿會問曰固
當已平允未當移再問曰進駁屢駁不改往請上裁曰制決
每歲會九卿朝審五歲恤刑則刑部屬官分委為卿無不
就左右少卿寺丞寺正詳事等官左理刑部右理都察院
江旭奇曰國朝公孤之名蓋仍周制然其周主官之意稍異周

實以養成君德之望也今并加邊臣武臣惟加榮于本官
非責効于輔弼也九卿之名蓋仍漢制然需犬牙相制之義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又為三法司以糾察之所謂百事歸刑
是也

蘇洵曰有群臣有腹心之臣群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
臣所分理者在政機

同制公孤而重君德為親臣六卿所事在朝政為重臣其在
說命則酒誨者卿士之分職也魏龔益梅者公孤之調變
也

集賢

集賢

秦始合公卿之職屬之一相兼親臣重臣之任然輔養君德之
意微而綜理朝政之權重矣

漢時丞相平交驩太尉勅則注意時大將軍光復廢立至相敵
拱手而已

魏時曹爽專政亦以司馬懿為太傅

江旭奇曰輔臣者所以成就君德也故欲其耿介直諫死依隨
之氣而國家有親臣矣六卿者所以集事庇民也故欲其忠
達惠和死抗御之習而國家有重臣矣蓋諫者所以匡違救
失也故欲其為輔臣持正論為部臣明公道而又戒于撻

也

中書科周之內史漢之詔者令丞魏改秘書令為中書令故荀
勗有奪我鳳凰池之語所領中書舍人實掌詔命魏宋皆置
通事舍人梁又曰中書舍人隋改為內史舍人元初初改為
西臺舍人先宅間改為鳳閣舍人開元改為紫微舍人尋俱
復舊宋初中書舍人為所廷官不安任復置知制誥元豐官
制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國初罷中書存舍人大抵每
翰林表裏故稱中翰也中書科皆進士故擢臺省員外郎大
臣官蔭年久者擢尚書丞丞為華選之華辦事者直內閣多
朱

朱

朱

朱

音書籍并書寫武英辦事直司禮監多掌圖書并給事皆科
貢監儒學以入員數多矣先時有選中者有以勅勞誥充
者或衣巾辦事久之乃得冠帶又久之始實授九年始得晉
加幸街以得差使為榮焉

袁黃曰因初中書舍人二十二人先正武印屬皆深考掌書
初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宣讀諸內府左春官籍端諸古今
通集序凡諸勅勅合籍以給

六科李國輝曰即周之司諫詔廢置者袁黃曰周有保氏掌諫
王惠後世因之秦稱給事黃門中常侍之類漢增諫大夫

而博士即即漢所加也其官給事于黃閣之內每日暮入
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漢官議云諫大夫章奏皆啓封其
言家事則用皂囊隋煬帝之唐復置復令隨宰相而奏元初
改為東臺舍人兼拱改為臺後復稱給事中增左右補闕拾
遺宋增司諫正言淳化間令知制誥專事封駁後以封駁司
諫銀臺故事中書進草執政書押元豐間給事中許古登責
不書事後給事中韓忠彥請依中書舍人封還詞頭例後中
書奉旨不得封還執政自當求決于上

朱

朱

朱

給事中為親臣故稱大坦小許專達大許照署奏聞六科輪一
人立殿珥筆記言凡諸司章疏皆抄出而付之行得以已意
奏論于跪後部院多採而行之即有不行已付報房佈之海
內而公論出矣國朝立奏題一式初陳曰奏再曰題蓋各
別也

皇朝初設起居注統該給事中洪武六年始分為六科二十二
年改給事魏敏卒敬等八十一人為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
敬符元士改為士元至是曰六科政事本源又改為士源未
幾復為給事中都給事中則二十四年而增也吏戶禮兵刑
工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

八戶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蓋隨
事繁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及
易紊亂皆得封駁而科各給事中一人戶部事煩二人凡朝
政之得失百官之失僣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
拾遺之職也不以名官使諸人皆得直言无隱也

汪文輝疏陳言官四事一正人心戒觀望二謹條陳戒紛更三謹糾
劾戒苛刻四平憲氣戒護短

太常寺主郊廟礼樂古王者以旌節登日月礼官持之曰太常
秦漢改爲太常有所有蓋又有博士而太常多以列侯忠故

朱翼

四

孝慎者居之而漢博士以經訓親尊設諫諍詢度典礼不齊
用尚書爲太常太常亦轉尚書後魏太常與光祿勳衡尉爲
上卿後周以太常卿爲宗伯博士掌儀注祭祀及祥瑞之事
奉礼即旧屬鴻臚階級屬太常後有協律郎唐改爲奉常改
爲司礼尋亦復故宋沿唐制惟初置判事以兩制充丞以礼
官充祥符中別建礼仪院輔臣主制天聖中省康定初置判
寺新制併礼仪院併礼部我朝立太常寺卿一掌祭祀以樂
之事以听礼部少卿二提舉四夷館少卿一銜列翰林其屬
有典簿多曾監博士即新進士而提舉知觀協律郎贊礼郎

司樂祭署奉祀并丞多曾冠以其習樂也國有冊封冠祭
錄出師早涉灾告郊廟社稷親王之國若朝還謁辭廟凡祭
器香燭玉帛凡奏八奏七奏六奏之樂文武二舞祝燎俎陳
皆其掌也館卿掌譯書之事以听于翰林而譯字主之辨夷
字通事生之達夷情皆其業焉

神樂現提照知觀協律郎贊礼郎司樂天坛祠祭署地坛祠祭
署及祖陵皇陵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太陵康陵十
一祠祭署各有奉祀一丞楊王徐王墳各有奉祀儀禮所
吏目教坊司樂官皆屬太常

朱翼

四

光祿寺周礼天官膳夫乃其職葉文康公曰膳夫得人則可以
導人君奉養之節而室人君嗜欲之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而以起其執事所以謹其微備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
办膏以適四時之宜内饗办具以去六物之不可食數人办
献以較四時之昔漢有光祿勳者闔也主門之官即古之
宮正非今職也漢大官隸于少府而掌于丞相御史宋漢主
以奄人後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始掌膳食矣隋廢
入司農唐元朝間改爲司掌寺光宅間改爲司膳寺尋俱復
旧宋初判寺則朝官充也元豐官制卿少丞簿設馬自宋及

元復有宣徽院客省使國朝因之置宣徽院累改為光祿寺卿一少卿寺丞各二其屬有典簿二錄事一有四署各署正一署丞一監事四一曰大官即周之庖人外饗秦漢隋唐宋皆有大官今今以之供祭祀官膳節庭拾喪也二曰珍羞周之造人漢晉皆有掌菓丞官今則供御膳茶飯三曰良醞周之酒正漢唐官晉酒丞齊酒吏吳酒庫丞北齊之清漳令隋為良醞宋因之宋之內酒坊都麵院法酒庫今則供殿殿官膳官典匠四曰掌醢周礼有鹽人隋曰掌鹽唐因之宋有油醋乳酪院今則供祭祀茶飯至于祭祀視牲饋福酒酢之

太常養牲集移之上林苑器血移工部矣

太僕寺同礼有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李國祥曰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未開理馬政也惟校人掌馬袁氏黃曰太僕掌路鼓之政而御僕御廄子我僕齊僕道僕田僕海獸車之政秦置太僕則兼任馬為漢時領五廄各一郡牧師先令至天子出奏駕上南簿用大駕則執御親因之晉太僕領典牧乘黃驎騄龍馬等廄今宋齊不常置却祀則置太僕執轡梁太僕統牧龍廄內外廄唐龍朝改為司取光宅改為司僕神龍尋俱復曰宋初馬政隸群牧司驛驢院太僕使掌

天子五輅置判一以朝官充元豐官制設卿少掌車輅廄牧之政與國初寺駐潯州而山西陝遼東設行太僕龍馬監治馬行并苑皆外秩屬藩某之下每運使等今皆勞官所轄太僕京秩省臺即署之莫遠也成祖定鼎于北復設太僕而潯為南太僕矣北卿一少卿三一佐寺一督營馬一督誠馬寺丞六人分理京衛畿府山東河南六都驛牧其屬主簿一掌記大使一兩員稍減今北之山東河南等處分為五路并京營俱以少卿分理而軍場等稅所入頗饒故戶工二部往往林密馬萬層間余公懋李以少卿註理營務堂欲以公代庖

南路公曰同務重大馬可苟簡請勅立閑防始行敬絕風清

鴻臚寺同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礼未有典客及典屬國凡重典皆所當也故其屬有行人譯官漢景改為大行令武帝後更名大鴻臚隋廢入太常後復置唐龍朝改為司文光宅改為司賓尋俱復舊宋初置判寺以朝官充元豐官制置卿少丞簿兩屬國信四掌典冊使同文館掌高麗使礼賓院掌北蕃懷遠即掌南西蕃都亭西朝掌河西番南渡并入礼部國朝初為侍儀司後設寺有二署一曰司賓一曰司儀各有司贊序班南之卿馬臺省所遷北則由序班中選歷鳴贊隨堂而

至卿少也主禮儀為近侍故序班雖早秩亦得增銀以示華也卿一左右少卿各一其屬主簿一兩署各署至一鳴贊八序班五十四

尚寶司周地官有典瑞掌印二官秦為符璽令漢為符節令文帝時每郡有銅虎符竹使符之制皆屬焉後為符璽郎即置光祿勳取璽不為符晉太始嘗并蘭臺符璽主璽令史千蘭臺梁陳御史並置符節令史齊為署隋為局唐稱為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宝及國之符節並納于宮中有行泛則請之雖著有符節令錄四防不可不審則不可不常其戒所係如此

宋史

四

宋仍之國初稱符璽郎後置尚寶司卿少丞多以名臺省即署任之有南次臣子蔭者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詔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道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進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敕夫勅民之寶以封地有司凡用寶錄寶從寶洗寶并印毀監俱凡危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中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以繫夜巡金牌之

號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以表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

四曰承曰東曰西曰北延者左半存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曹以稽士年凡牙牌之號五曰熟曰親曰文曰武曰樂以察朝奉凡祭牌之號三曰陪曰供曰批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養以肅直衛曰善以祭壇凡符驗五曰馬曰水曰連曰通曰信以洽傳節通制命

行人司周禮有大行人掌朝覲會同之事馬融曰行人掌使之官

顏師古曰事之專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武帝時

宋史

四

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其後事歸鴻臚唐之典客司儀宋之懷遠禮賓其名不一然皆鴻臚之事元後有行人之名矣

皇朝初設行人司建文中并行人司於鴻臚寺增雜後復故司正司副行人三十六人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行詔敕冊封宗藩祝諭藩使徵聘賢才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叙差馬欽天監火星以鳥名官鳳鳥氏為曆正額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義和夏商周之太史周又有馮相氏掌天之序保氏掌天文之變漢太史屬太常又稱太史令有丞歷代因之唐初開政監為局凡開政為秘書閣貞觀初改

為渾天監又改為渾儀監長安開復為太史局隸麟臺已後
改為局為監為司天監蓋登臺以望雲物也又曰靈臺宋有
司天監天文院鐘鼓院元重官制以太史局隸秘書省
國朝初名太史監設太史令後改為院改為司天監又置四
司天監洪武三年始改欽天監二十二年改令丞而為正副
其屬有主簿有春夏秋冬官正有五官另臺即四保章二
挈臺一監候二司曆二司晨二漏刻博士二
凡玄象圖書家疏上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為四科曰天
文曰漏刻曰四曰曰曆日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
肆為曆有四曰大統曆曰御覽月令曆曰十政彙度曆曰六
壬通甲曆上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通曆六十七
事
太醫院周札有醫師有食醫有疾醫有傷醫有獸醫秦漢有太
醫令丞有藥丞魏置博士助教有尚藥局奉御唐隸太常其
屬有醫師鍼師按摩師呪禁師凡期間改奉御為奉醫大夫
咸淳後有五代時有翰林醫官使宋因之熙寧間別置提判
局後有以旁轉皇城使或通判史道領團練防禦有和安
成和成安成金大夫保安保和大夫及郎有翰林良醫曰正

曰官曰故曰瘵曰愈曰證曰診曰候曰季叙同武官元置太
醫院
國初為醫李提本司改太醫監又更為院令為使丞為判醫術
十科科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婦人曰癰瘍曰鍼灸曰眼科
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銀曰按摩曰祝由然按摩
之法餘除人八病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飢曰飽曰勞曰逸
祝由之法即呪禁也有五法曰存思曰禹步曰營目曰掌決
曰手印余並無傳矣
今制內府有御藥房嘉靖中改為聖濟殿院使一人掌醫藥之
法院判二人為之式其屬吏目一人御醫十八人所屬衙門
憲民藥局生藥庫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士醫生科習業
國子監虞有上庠下庠夏東序西序殷則右李左李周則東如
虞庠子夫辟雍成均其官即虞之典樂周之師氏保氏是也
成王時彤伯入祭酒而荀卿為春祭酒吳氏漢稱劉氏祭酒
胡廣曰祭酒者元長也古者賓待主饌老者一人奉酒祭地
漢晉皆以祭酒博士禮稱漢成國李弟子增至三千東帝博
士弟子教有三載光武立五經博士明宗臨雍拜老執經問
疑其後四姓小侯抵崇外咸鴻都門李多引匪人宋太始置

聰明規分玄儒文史四科置李士本器統為國師陳觀立太
李置五經博士北齊改為寺脩隸太常又改為奉天業改為
國子監禮曰崇正司業父師司成唐元初改為司成館先定
改為成均監尋俱復舊而律李書李篆李與並列矣宋初
置判監事故兩制朝官充元重官制辟雍有祭酒司業丞簿
博士有武學有京府李

國初為國子李陸博士許存仁為祭酒洪武六年增廣國子生
論祀部祭酒之人其補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堪為人師
者以名聞十五年始改國子李為國子監十六年宋訥為祭

祭酒

四九

酒命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車駕時臨視以故監官不
得中廳而坐中門而行監制若藝倫堂若左右繩愆廳若率
性修道誠心正以崇志廣業六堂南幾由廣業而漸出至率
性又出為藝倫堂北則中為藝倫堂而列六堂于兩廊祭酒
一掌國李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失生幼熟巨訓教
之事司業一為之貳其屬監丞一坐繩愆廳領監事博士五
坐博士廳分經訓教助教十五李正十李錄七生六堂專職
教誨其典簿典簿掌錄各一

國初建國子監之制中為藝倫堂東為東堂二司成行事之坐

西為博士廳為諸生較藝之地故博士官卑乃得與東堂並
者以尊經也兩廊東為祭酒聽事批發之所名曰東廂西為
監丞繩愆官生之所監丞官卑而得與祭酒對者以其近于
博士使糾察也故名曰西廂至于司業听事批發之所則在
東廊自外向內名曰南廂以其近于祭酒事休便易也二司
成在藝倫堂奉專無言春秋開講經書惟大誥師主弟子跪
祭酒亦監丞相對尊卑不偏故于東南廂前截竹以蔽之

京府泰之京師有內史漢因之分左右為武帝更右史為京兆
地高曰京十億曰兆言大衆所聚更左內史為左馮翊馮翊

祭酒

五

朔助也更都尉為右扶風扶風化也共為三輔治長安城
中後漢都雒置河南尹以三輔南陵所在不改其號但減秩
同太守魏晉稱京兆太守歷代以所都為尹唐雍州置牧秦
王英王相王並居其任以長史理事秦英初三王並承大統
開元中改為京兆府置牧如故宋太宗真宗皆常尹京後親
王元繼者崇寧間蔡京請以皇子領牧尹以文臣充其時以
河南府為西京應天府為南京太原府為北京皆置留守馬
建炎都杭州改名臨安乾道中皇太子領臨安府就東宮為
府置少尹後皇太子移居後置通食以下官國初以集慶路

為庶天置尹永樂間改北平曰順天視應天府尹一丞一為
堂官治中北二南一通判北六南二推官一為有司官其屬
則經歷司經歷知事照磨所照磨檢校庫有大使嘉靖時陞
興國州為承天府然置陵衛設太監置晉守而終不設尹也
上林苑少皞以九扈為九農正漢之大農令唐之司稼宋之司
農蓋以益作庠掌鳥獸草木周有林衡川衡漢武時有水衡
後漢有上林令丞尉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
屬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圃池沼種蔬果歲水之事宋四園
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先常員
朱翼

元豐後屬司農

聖祖洪武二十五年議開上林苑比圖上覽上曰妨民業不可
遽止永樂五年始設令上林苑其屬良牧等凡十署宣德十
年定四署左右監正各一人掌苑圃園池牧畜種樹之事左
右監副各一人左右監丞各一人為之式凡禽獸草木蔬菓
率其屬督其養戶裁戶以時經理其地栽地而畜植之以
供祭祀賓客官府之膳羞其屬典簿一人良牧蕃育林衡嘉
蔬四署各典署一人署丞一人錄事二人
五城兵馬司古无其名宋祥符初京新城八廂置廂吏京兆統

之天禧間增置九廂熙寧間以曾歷通判六縣者四人分治
四廂後又為二廂元亦置左右廂國朝設中東兩北城五兵
馬司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

今所稱公侯伯者非三代以上五等之爵各自治其所封之地
者也蓋倣于秦漢以來之制矣秦封爵二十等以賞功其十
九曰關內侯其二十曰徹侯漢高平天下論功定封侯者百
四十有三人大者不過万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光武
分封亦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奉朝請而已唐制于庶姓卿
士功實特盛者封郡王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

宋翼

五十一

伯子男之號亦有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則食其封分食
諸郡以租調給然不世襲而封建之遺制盡廢矣至肅代而
後則疆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國宋大畧沿唐
制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六百戶封伯千戶
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
萬戶當時貴官有蔭子入仕之例其歷任年深德齒銷尊者
又特封以王爵然祖父所授之爵則不襲也

皇朝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無秩券
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歲祿視公有差已封而又有功者仍

說儲以李驥以上後遂因之

爵武進爵加探其才賢者充經營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印金
書守備留都出充總兵官鎮守其衆皆徵募諳論功過嚴選
孽幼而嗣者李于國子監有過革冠服李于國子監坐罪李
祿重奪爵

駙馬都尉者駙之為言副也昔人哀樞有言曰昔王姬下嫁必
逮諸侯漢初以列侯尚公主自斯以後降驢素族駙馬都尉
置由漢武非以為尚公主者之稱魏晉以下凡尚公主必拜
駙馬都尉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故倣之以位加之以級
使可伉儷皇女也唐宋因之不改皇朝駙馬都尉位次于侯

朱翼

五十三

卯

凡尚公主皇女長公主皇姊妹大長公主皇姑並稱駙馬都
尉尚郡主親王女縣主郡主女郡君郡主孫女縣君郡主曾
孫女鄉君郡主玄孫女並稱儀賓服俸以三品遞降皆不得
預政事

國初駙馬或典兵鎮守自李堅副總兵封葉城侯多署宗人府
事加靖初崔元以迎駕封京山侯

洪武元年先師五十六代孫希孝奉朝詔襲封衍至公正二品
印誥視一品其屬當勾一人典藉一人司樂一人八年以克
仲為世曲阜知縣又主孔顏孟三氏教壇司教授一人李錄

一人李司一人宣德七年以孔克晏為李錄浙東平陽有孔
克表者下希李為父行母世襲翰林五經博士景泰二年顏
孔程朱之後皆母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嘉靖中錄曹子後
而閩婺皆有朱氏博士

五軍都督府係武秩三代以二千五百人為軍周有將軍之號
秦因之漢置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秦有大尉
漢因之建武初置置督軍御史而都督之名周瑜曹真皆稱
之司馬懿父子並為大都督曹克亦稱大都督晉以後則云
都督軍事耳

朱翼

五十四

卯

袁坤曰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如王導权重者乃居之然
未置府後魏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軍人始主府置佐後周
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為都督之任至隋以都督為散官用
以酬勤勞而加使持節悉罷矣唐諸州復有總管武德帝改
總管為都督府景雲中置都督二十四人隨其地有大中下
都督之稱以察御史以下善惡後以权重罷之唯揚益并刑
四大都督如故自唐以後不置宋紹興中秦檜欲奪呂元直
相叔以元直以左僕射都督諸軍事自是多宰相兼都督者
闕籍中有列土之說不復除都督矣

國朝初置大元帥府後改樞密院尋華之乃立大都督府又復
分為中前後左右五軍都督府俱以公侯伯一掌印一食書
蓋提京城之兵也左右都督正一品在尚書上同知從一食
事正二品率武臣表賀分列焉

錦衣衛周之虎賁氏漢之中尉更名執金吾有緹騎二百人稱
最北有衛尉掌宮門衛又有司隸校尉捕巫蠱督大姦猾皆
類錦衣所掌然而非是今之錦衣衛兼掌刑罰之秘獄焉

在京錦衣等上下十二衛金吾左右等上十衛凡五十二衛勝駿
左等四衛曰親軍指揮使司武功中等六衛長陵等七衛並

朱翼

朱翼

卿

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晉守左瀋陽右等三十五衛分
隸五府其在外南北直隸十三省都司衛所亦各分屬得都
制為內留守五衛本國初都鎮抚司總領禁衛改為留守五
衛專巡察守衛

袁坤儀曰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
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
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
錦衣統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虎以勇名旅以衆
稱貴者死心之情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

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卒一惟其世執錦衣之任則不以世
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譟
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

愚按錦衣衛本國初以臺司後定為親軍都督府而司隸馬十
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抚司理衛中刑名
如列衛而兼簡軍區所謂南鎮抚司也北鎮抚司本添設專
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擬領
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督或恩功或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
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皆設圍

朱翼

五十六

卿

簿仗使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警之凡盜賊奸宄街衢
渠竅緝而時省之凡奉 旨鞠獄錄囚勘事每三司從事凡
比試監視馬徑歷一典出納文移各京衛同皆文秩

京衛唐時京有十六衛宋有金吾驍武屯領監門千牛等衛並
設左右國朝設錦衣旗手金吾羽林親軍等共四十八衛于
南京永樂中改前北平三衛為羽林前衛改北平都為燕山
大興濟州通州衛等為上十衛馬指揮使同知食事皆死常
員並武秩

愚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皆有司務所以代堂官綜理庶務典

贊恭謁而京外各衙門之經歷都事知事皆分理庶務照舊
檢校照劉文卷主簿典簿皆紀出入翰林之有孔目亦理其
庶務而紀其出入者也

洪武二十年礼部請主武李開武李不許曰是岐文武為二道
也建文四年始置李靖唯後輩正統中復設教授一訓導六
掌教京衛知官及應奉舍人以待科奉武奉舍而斤于兵
部職方司

僧錄司左右善世二左右闍維二左右講經二左右查義二

道錄司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立義各一

集賢

五十七

卯

王府官周封諸侯其三卿一天子命漢封子弟為王相傳亦皆
朝拜尉以下則王所自置後用主父偃之議各王得推恩分
侯其庶子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而官
屬亦早矣光武興復崇校封爵廣後復去王稱公、文康子
為侯疏者鄉侯亭侯而帝子仍為王也梁唐諸王有長吏有
司馬之李等王後自領帝秩兼刺史別駕諸官宋固之有調
善主講等官然太宗子孫皆聚京師靖康之唯李族北遷矣
國朝之制長史為王相富理為掌添紀善為國史工正掌工
部掌符典膳主祿良匠主醫典儀引礼教授主教皆命自

朝廷初極清選用以主試今俱以劣官轉矣護衛係世官屬

官者其承奉亦稱內相其經歷亦由銓轉親王削而即王存

者亦設教授典膳員為鎮國將軍有奉乞教授者添設一人

布政司乃虞夏周之州牧也又稱方伯為李國祥以為虞之四

岳愚按四岳在朝以一人而掌四方諸侯之事總外治百揆

以一人攝內治此天子之二相也非今布政惟十二牧似之

漢之刺史後亦稱州牧劉虞以九卿出領州牧州統郡刺史

曹太守也魏晉之行臺尚書省亦稍類之唐以州統縣縣郡

改太守為刺史開元間有節度使胡元之行中書省亦稍類

集賢

五十八

卯

之戰尚不同蓋國朝之建藩司實當錢糧有司牧民之事而

軍旅刑名不得盡專其權較輕也三年同按察司率府州縣

正官若領官朝覲于京師詳第其稱職否否以听部院嚴

為國慶國衰連僚或朝賀早恭于京師天子即位則滿長入

見而參政參議分莞清軍屯田水利分守督糧俗近抚民之

事

宋坤儀曰國初為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僅一出為

參知政事參政入為尚書洪武九年詔改浙江以下諸省為

承宣布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司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

政司初文趾亦設布政司宣德中華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省之政左右叅政叅議因事添設元定員為之載朝廷有德澤禁令承而播之以先有司凡僚屬文武官歲察其臧否而上下其考以報于抚按而達於吏部兵部凡諸政務認定而請於抚按曰清軍曰分守曰督糧曰邊倫曰抚民各專事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知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檢校一理問理問副各一庫局各大使一副使一

按察司唐神龜初有十道巡察使景雲初有十道按察使開元有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又分為十五道乾元改為觀察處

朱翼

五十九

置使宋之提點刑獄功農使慶曆之按察使胡元置提刑按察使有制有食後改為廉政廉訪司國朝初置于湖廣道洪武十四年定各道按察司蓋所以分藩司之權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食事人按二縣建欠中改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永樂後今制始定按察使一副使食事不拘員使專掌刑名而其副食則分理兵倫提學巡海清軍鹽添舟藩司並稱監司云其屬有經歷司經歷知事照磨所照磨檢校司獄司

漫山立氏曰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皆後

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有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无常制治死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权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无刺奉之實遂至吏无所懲而民不受惠者有之

東萊呂氏曰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止因軍興專主糧餉太平興國中詔卽寧涇源等州先隸藩鎮今直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边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察

朱翼

六

城

之任皆委于轉運使又卽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繼增轉運使判官于是轉運使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攝即執政大臣出領外郡亦轉運使所部而权重矣其後景德間建提點刑獄一司實分轉運使之權又以武臣帶閤職副之皆今訊察漕司也監司之權既衆所領之職又分諸路後以知州帶一路安撫鈐轄名目自領軍事而轉運使司所職催科徵賦出納金穀應辦上供漕糴綱運數事而已

卽轉運使司唐先天初有發運使開元天寶有轉運使宋乾德後始置轉運使以總刑權又稱都轉運使有判有副然皆

主運事非主鹽也胡元置都轉運使似漢之均輸鹽鐵官宋提舉司管茶鹽之類固初因元制初置于兩淮已而兩浙已而河東陝西長芦福建已又置四川鈔關日渡二鹽馬司及四川茶鹽都轉運司尋革尋復而廣東即設鹽課提舉後漸增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商籍子弟得附籍入卒而河東有儒李之建矣皆入觀會計為運司運使同知副使各一判官先定員其分司有鹽課司鹽倉批驗所其屬有經歷知事庫大使副使

鹽課提舉司提舉一同提舉一副提舉先定員提舉掌鹽課之

事以聽于戶部其職如都轉運使僚屬亦如之

市舶提舉司漢初通南越始有互市之法蓋並通西北專航海而通東南夷在唐有市舶使宋亦有之咸平間置于杭明元祐初置于泉州然胡元提舉偏置國初市舶提舉司設于太倉黃渡尋廢又設于福浙廣一掌海貢市場之事辦其表文勘合真偽禁私通防其市鉄器火藥之類非止營利也

府之設起于秦之廢侯置守漢初每諸侯王相共治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代守郡歲尽遣掾史上計簿景帝時更郡守為太守武帝時汲黯廷南陽以為左廷漢宣欲重其叔始

議久任常曰毋我共治者其良二千石乎成帝時省內史以相治民後漢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自郡守入為三公三國時中相內史並設晉郡守加將軍先者為耻魏初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守後以郡守能靜二郡至三郡者廷為刺史武德間除州改太守名為刺史隋開皇中罷郡以州統縣大業中改州為郡置太守唐改郡為州復稱刺史加號持節唐太宗記刺史之名于屏而書其善惡由現末人多慕省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即次補郡守亦輕矣唐拱閣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皆以本官檢校

刺史以重其任天寶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開元中以進藏之州為四輔餘為六柱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五代時仍刺史之号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号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及帶中書樞密宣徽院事稱判太守凡漢善終姦農桑賦役徵訟兵馬之政皆總焉又有番守經畧安撫馬步都總管兵馬鈐轄巡檢都監之名建炎中詔河北京東北路舊差文臣知州去處通差武臣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紹興間罷其從官出知郡守者不避本官後令郡守帶提舉李

事胡元置遼魯花赤每總管其兼府尹者分上下路其兼知州者分上下州府俱三品州俱五品惟以上下分正從而散府則四品焉

秦有郡丞以佐守邊為長史掌兵馬後有治中別駕隋改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置通守唐改為別駕永徽祿祿長史別駕以皇族為之關皇始通用庶姓以武都督刺史之職天寶間玄宗以潞州別駕登大位乃廢諸郡置長史尋復宋德五代藩鎮之弊始置通判以郡置併然唐宋之參軍每司戶皆佐郡者元亦置治中復置判官推官清泰中擇胡士為之因初因

元制定三等賦二十万石以上為上府從三品二十万石以下為中府正四品十万石下為下府從四品已而並為正四品知府一同知即參軍通判即司戶因事煩簡增減置廢或分府防禦權稅推官理刑為各臺耳目其任甚重首領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則有減無增也凡朝覲即知府率州縣正官首領入計直隸各府慶賀平差佐貳自達省府即連布政司轉上馬故皆得自決徒配定于監司遺辟則由院聞部也今制州縣于府非復古制蓋古者州大而郡小故有督郵行部其從事史從事史行部別乘傳車謂之別駕晉設州中正得

辟本賢才銓定九品有功曹書佐參軍之類判官即州倅也國朝設知州為從五同知從六判官從七而首領為吏目親札如郡

同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列國相滅多以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維篇千里百縣有四百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戰國時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武王宜陽大縣名為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重矣曰道凡縣万户以上為令不足万户者為長侯國為相晉

制不經宰縣不得入臺為即尋置三令長縣官祿靜一縣祿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廷為郡守其後令長用人濫雖士人耻居之後簡去世肖子弟專以士人充隋京邑秩正五品餘縣視煩簡為等級唐有赤畿望繁上中下六等之差開元中除令試理人第五代用庸樸而清流蓋之宋仍唐制其功課農桑戶口賦役激厲風俗或兼兵馬戰亦甚重也建隆間以朝臣知縣其後漢泰用京官後詔非兩任縣令不除御史慶元初除殿試三百省元外並作邑以重令選胡元各有遼魯赤苑掌縣印以知縣判縣事

至薄尉古皆有之然論煩簡增除因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
為上縣令從六品萬石上為中縣令正七品萬石下為下縣
令從七品已而改令皆正七品京縣令正六品至薄因簡增
除典史係首領即所必設也三年令隨守入觀其高者往
入為給事御史主事評事次為同知為知州為通判或降或
升初非一律也

府屬衙門儒李倉稅課司分司雜造織染局巡檢司批驗茶棧
引所水馬駟運運河泊草場州

州不及三十里若有屬縣則或減同知元屬縣則裁減同知判
卷五

官添設官每府同所屬衙門如府

縣不及二十里長者裁減縣至主簿因事添設官每州同元定

員所屬衙門如州

儒李之設府曰教授州曰李正縣曰教諭郡曰縣二審分
而佐之以訓導

陰陽李府曰正術州曰典術縣曰訓術醫學府曰正科州曰典科縣曰訓
科僧官府曰都綱制都經州曰僧正縣曰僧會道官府曰都
紀制都紀州曰道正縣曰道會倉局司馬有大使副使巡
檢副丞職亦冗矣

提兵府漢武時征閩越東既置伏波樓船將軍伐朝鮮大宛置

橫海度遠式師將軍宣帝增破菟東漢有建威征虜討逆破
虜安漢將軍皆非常也然前後左右將軍不必備如李廣為
前趙充國為後李廣為左馮奉世為右四征加大者曰方
面馬騰張遼征東馮異征西馮異岑彭征南劉靖許元征北
是也四鎮如鎮東有曹操鎮南有劉表張舉鎮西有劉表鍾
會鄧艾鎮北則劉靜許元四安如安東有陶謙曹休安南有
岑彭安西有都鑒安北有孫桓四平如平東有杜元凱王濬
平南有盧欽羊祐平西有稽紹平北有張燕阮瑒之數將軍

卷五

六

者周朝公侯伯及都督充提兵鎮守其名有掛印將軍雲南
征南而廣征蠻湖廣平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大同征西
巡海鎮西寧夏征西甘肅平羌並稱將軍蘇州淮安在畿內
不得掛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遠總兵則掛印稱將軍湖平虜征
夷征虜討賊平倭或大或前或副並稱將軍已則納印將校
曰鎮守曰協守曰守備其官曰提兵曰副提兵曰參將曰參
擊佐擊將軍曰都指揮曰行都指揮

留守司古無其名周公召陳畢公之守洛戰兼師保和南巡
張禹以大尉督守晉武章長安苟著以僕射督守魏孝文南

伐元石以大尉晉守唐太宗征遼房玄齡以宰相晉守宋天子親征則命親王晉守西京而京北京皆置晉守以上晉守之名雖同然或兼政教非僅師旅如今晉守之制也國朝惟鳳陽稱中都乃帝鄉陵寢所在及承天為世廟故即與王之地稱與都設晉守統衛而不預有司事也五留守一副二指揮同知二與都顯陵純德山今有世掌祀事都督金事蔣者

中都領皇陵衛城內留守中等七衛洪唐千戶所與都領顯陵衛外衛及護衛三百七十五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七

朱翼

卷七

衛

十儀衛司三十二其屬經歷司經歷一都事一斷事司斷事一副斷事一吏目一司獄司一獄一

都指揮使司古無其官若以為方伯連帥則今朝不親民又不得調發兵務惟戍守省舍耳漢列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申卒國初之制都司正二品位在布政司上非為之佐也蓋自唐以至五代藩鎮之民人軍卒尺歸之節度使使相宋收軍權于畿內去節度而藩鎮半虛元置行中書省亦使相也國朝華丞相以相權析之為五府六部華使相而使相之權析之為都布按三司何得合我然分權不能共濟故

以輔臣參贊機務提府部之事而商確于內外亦設撫按歷三司而提衛于外也都司曰使曰同知曰僉事皆迂轉非世襲也今制一掌印一僉書如都督府國家慶吊視布政司首領經歷都事皆分理照剋之事而斷事則掌刑獄之官也北直設之大寧宣府又設萬全都司南直設之中都晉守十三省俱設都司外則遼東也又有行都司如山西設于大同陝西設于甘肅湖廣設于鄖陽四川設于建昌福建設于建寧蓋二十有三都司焉亦有設教授以養生徒者

朱翼
素儀卿曰都指揮使者本唐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

卷八

都

以其鎮兵仍旧号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自將之而其職始重宋初都指揮使以節度為之而副都指揮使以刺史以上充中興以後遂間虛不除矣國初為龔元帥府又改為行都督府省城稱都衛都鎮撫司八年改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二都指揮同知二都指揮僉事四掌官軍之政今各率其衛所以歷于五府而听于兵部凡都司並流官今其屬經歷一都事一斷事一副斷事一吏目一司獄一統司事者曰軍政掌印練兵屯田者曰軍政僉書巡捕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官事否曰帶俸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

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凡朝廷告凶之礼視布政司

袁坤儀曰衛官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倉事考選營衛事
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
司達兩鎮都督府移兵部每歲藩臬撫按考察其賢否立歲
一考選軍政廢置之鎮撫則掌刑獄者也其屬經歷一知事
一皆父秩軍民指揮使司事体同千戶所正千戶一副千戶
二所鎮撫二百戶十陞受改調元常員凡治軍之政又听於
衛、下千戶所千戶督百戶百戶下總旗小旗率其伍卒以
听其屬有吏目衛所武官皆世襲或例援而廷轉者極少

宋翼

七九

周礼天官有官正官伯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內監之屬各掌
王宮王門之事而鄭氏註独于內小臣曰以奄人為之奄謂
精氣閉藏也于內監曰奄人未冠之稱則諸掌官及門者非
皆奄人也秦中常侍泰用士人皆銀瑤左昭漢景帝置大長
秋皆用中人或用士人其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
門重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皆募內事頗
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明帝以後
員數稍增改以金瑤右貂黃領卿等之職自和熹太后稱制
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而官自此以來悉

用閹人不調官士自安迄極任尤重卓超等以謀誅梁冀
功同日封侯及袁紹大誅宦官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閹
闈出入莫有禁矣隋置內侍省又改為長秋監唐省監改
置不常初太宗定制不任以事惟閹門守禦廷內掃除廩食
而已開元天室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監軍柄政皆在
宦人而觀軍容之名起于唐朝恩則以郭李元勳不宜監也
朝恩遂掌國子監則太皇而田令孜移國祚矣宋初有內班
院淳化中改為黃門又改為內侍省有知都押班等名而都
都知為內臣之極品政和中又更易國初內客省使等名而

宋翼

七十

黃門之名如故其屬勾當等官員數很多大用事矣高宗深
懲其弊廢禁併省至孝宗時定以二百人為額蓋宋之馭宦
官比之漢之末季唐之中世實過之也

皇朝之制宦官皆武秩初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洪武十七
年更定內臣諸監局庫品職二十三年改中使司二十八年
頒 皇明祖訓遂定今制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掖庭凡監
十一曰神宮監尚書監陵神宮監尚膳監尚衣監司設監尚
官監司禮監御馬監印綬監直殿監、各有太監少監、至
典簿長隨奉御凡門四曰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有門

正門副凡司二曰鍾鼓司惜薪司各有司正司副凡局六曰
兵仗局內織染局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麵局各有大
使副使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曰司餼庫內府供應庫各有大
使副使 東宮典聖局典藥局典膳局典服局典兵局典乘
局各有局郎局丞王府有承奉司典室所典膳所典服所各
有正副內使司冠司衣司佩司履司藥司弓矢凡十人各門
官亦有正副公主府中使司亦有正副三十年內府又置都
知監銀作局

周禮中涓官監皆統于外而士大夫且得與左右僕從之自。今

中涓官監及侵外事刑獄錢谷軍旅皆得與焉。士君子即不
喜其奢而不能不俱其毀難羞焉為位而不能不與之同行
頃者張江陵劉毅任事同列方疾其慢而不能不附合于焉
瑞況其下耶

洪武四年上令定女職札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替內治
如女御掌御以防專妬女史掌札戒以詔后治內女祝掌
王后內祀事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
四司官凡一百十九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子充上
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憲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局

六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一曰宮正二十九年
重定官秩職掌如故

上官始於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稍
與約東定糧糧差數曰宣慰使司十一曰詔討使司一曰宣
撫使司九曰安撫司二十曰長官司七十三其府州縣亦各
正貳幕屬番夷都指揮使司三指揮使司三百三十五万户
所四千戶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各置官屬使附輯諸
蠻謹守疆土脩其戕貢而供其差發死敢携貳有相讐者疏
上听於天子派官者銓于吏部兵部又有蠻夷官苗民官千

夫長百夫長軍民万户府

宣慰司宣撫司有使有同知有副使有僉事安撫司招討司死
同知長官司司惟長惟副皆土官世襲首領則宣慰有經歷知
事宣撫有經歷歷照磨安撫招討長官皆吏目乃派官也

凡佐高皇帝天下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開國輔運推誠
守正文臣凡佐成祖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奉天靖難
推誠守正文臣餘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奉天靖難推
誠守正文臣

國朝之制公侯附馬伯皆在一品之上

周礼六卿分職如保章馮相屬之春官蓋以日星雲物察祲非而後五体九儀有所惇式也膳羞內三屬之天官蓋烹庖饗御各中其度然後得以正百官而格心正事也掌疆原師屬之夏官蓋經牧田野寓坐作進退之沐廩人倉氏屬之地官蓋既養而後教也

江旭奇曰國朝之制京官惟九卿隸于天子而餘官則九卿之屬如太常則礼部祠祭司事光祿則精膳司事鴻臚尚書則儀制司事太僕則兵部車駕司事外官亦惟藩臬二司提之而餘皆其分屬也然名實之不正間亦有之如郎中員外五

朱翼

主五

紀

品大夫也而何以云正副郎也至于武臣而師傅之羽流而太常之錦衣環衛而司詔獄行僕苑馬外官而號卿少者亦甚矣冗員之當汰如附郭縣李當省如京府也

聖祖知後世之必有所偏重也預為之限五府武一品六部文二品而文必日重也都察院為六部之會則次之于六部之後大理寺為三法司之評則次之于三法司之後外都司武二品布政司文從二品按察司掌法文為正三品衛戍三品府文四品大抵与之权者緩其秩相制相維之義固如此

漢高時三公統九卿丞相史分刺劾國決獄或責廷尉衛也或

至詔嚴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司農之外復有水衡中尉之外復有校尉諸羽林期門綏永直指之類視昔加倍而治不逮唐太宗時以六部繼三省以九寺繼六部臺有御史獨司糾察監有八監互以相繼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水陸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度支有使矣而鹽鐵又置使諸如木炭青苗戶口郡牧之類視昔加倍而治亦不逮事漸增人漸偽物漸華礼漸繁俗漸薄勢固然也載重恐軸折加軸而益重速之折矣

江旭奇曰聖祖忍宰相之專分為六部又恐各自為政故制院

朱翼

主中

紀

以都察之都之為言合也衙門既合官員却設左右並肩以分之俱藩鎮之禍故布政司亦設左右以分之今院之右都為差官而司之右為刺員張江陵欲裁減之非聖意矣今仕籍左都必云掌院事則以前官制右都分掌非左所得事也右布政与左右侍郎並不甚事然而食書一過即制之力為多且侍郎分左右今各清吏司列于左右則侍郎當各管一边而尚書合管為是又聞祖制科道三考純陞即中郎中有才望者竟陞侍郎今計道以陞知府為劣轉而郎中常陞知府故郎中任事之官每為科道言事之官所掣則莫若後

重郎中之體。英難竟升侍郎。似宜以員外陞知府。而郎中原
无實授。則戶以參政。刑以副使。各資有才望者。取入骨本司
郎中事。彼既謫本省。戶務刑獄。必當詳要。而郎中之休亦漸
崇矣。至于兵取巡。禮取孝道。工取河屯。各參政副使。熟于
政者入晉。而吏部郎中。請復科道陞補之例。則权重而事辦
矣。

國朝縣令行取得選科道而太守止陞副使故守多畏令民之
見寃于令者更无自白之路迹時欲取守之卓異者補京堂
尋亦不行且京外之別太甚欲重親民之官則振拔之為是

朱翼

七

卯

此漢郡守所以多循吏也至于翰林卿寺之官率多優游歲
月坐養清望一旦八閤開府不知世務則試望之于郡而出
李泌于州亦所以練達之也

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左右都督
文職初授特進崇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加左右柱國
武職同祿米俱月八十七石

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
知文職初授崇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加柱國武職同祿米
俱月七十四石

正二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書都御史都督食事

正留守都指揮使叅封衍至公真人文職初授資善大夫陞
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武職初授驃騎將軍
陞授金吾將軍加授左虎將軍上護將軍祿米俱月六十一
石

從二品布政使都指揮同知文職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
夫加授正奉大夫正治卿武職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
軍加授奉國將軍護軍祿米俱月四十八石

正三品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太常卿詹事
府尹按察使副留守都指揮僉事指揮使文職初授嘉議大

朱翼

七

卯

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武職初授昭勇將
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祿米俱月三
十五石

從三品光祿卿太僕卿行太僕卿苑馬卿叅政都轉運鹽使留
守司指揮同知衛指揮同知宣慰使文職初授亞中大夫陞
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武職初授懷遠將軍陞
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輕騎都尉祿米俱月二十六石
正四品倉部御史通政大理太常太僕少卿少詹事鴻臚卿京

府丞按察副使行太僕少卿龍馬少卿知府衛指揮僉事宣慰同知文戰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贊治尹武戰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上騎都尉祿米俱月二十四石

從四品同子恭酒布政司參議監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慰司宣撫文戰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武戰初授定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祿米俱月二十一石

正五品奉天中樞建極殿太李士文洲東閣大李士左右春坊

大李士左右庶子翰林李士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尚書卿光祿少卿六部郎中欽天監正太醫院使京府治中宗人府經歷上林苑監正按察僉事府同知王府長史儀衛正千戶宣慰司同知文戰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修政庶尹武戰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驍騎尉祿米俱月一十六石

從五品侍讀侍講李士諭德洗馬尚書鴻臚少卿員外郎五府經歷知州監運司副使監課提舉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招討司招討宣撫司副使安撫司安撫文戰初授奉訓大夫陞

授奉直大大協正少尹武戰初授武署將軍陞授武毅將軍飛騎尉祿米俱月十石

正六品大理寺正詹事丞中允侍讀侍講司業太常寺丞尚書司丞太僕寺行太僕寺丞主事太醫院判都察院經歷京知縣府通判上林苑監副欽天監副五官正兵馬指揮留守司都司經歷辦事百戶典史審理正神樂現提點長官副招討宣撫僉事安撫同知善世正一文戰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武戰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尉雲騎尉祿米俱月十石僧道官免數祿

未翼

七次

從六品贊善司直郎修撰光祿寺丞署正鴻臚寺丞大理寺副京府推官布政司經歷理問監運司判官州同知監課司提舉市舶副提舉祿米俱月八石

正七品都給事中監察御史編修大理評事行人司正五府都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太常博士典簿兵馬副指揮營繕所正京縣丞府推官知縣按察司經歷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斷事審理副安撫僉事重慶長官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即宣義郎祿米俱月七石五斗

從七品翰林檢討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中書舍人行人司副光

祿典簿署丞詹事太僕主簿京府經歷臺即祠祭署奉祀
州判官監課司副提奉布政司都事副理問衛監運司宣慰
招討司經歷臺副長官初授從仕郎陞授從仕郎祿米俱
月七石

正八品國子監丞五經博士行人部照磨通政司知事京兆府
欽天監主簿御醫係章正協律郎典牧所提奉營繕所副大
通關寶鈔九江司提奉衛知事府經歷縣丞監同提奉按察
知事宣慰都事王府紀善典寶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匠正二
正：講經至靈元符崇真宮宣官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

祿米俱月六石六斗

從八品清紀郎翰林典簿國子助教典簿博士光祿錄事監事
鴻臚寺主簿京府運司知事掣臺正祠祭署寺丞布政司照
磨王府典寶副奉祀副典膳副良匠副工正副宣慰經歷神
樂知現崇真宮副靈左右玄義義義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
職佐郎祿米俱月六石

正九品校書侍書國子奉正都檢校鴻臚署丞五官監候司曆
營繕所丞典牧所舍同館文思院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贖罰
士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各大使

九江賓鈔副提奉府知事縣主簿長史司典簿典儀正典樂
正牧監正茶馬大使贊禮部初授將仕郎陞授從仕郎祿米
俱月五石五斗

從九品待詔司諫通事舍人正字詹事府錄事司務奉錄典籍
鳴贊序班司晨刻漏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司長太醫院提
奉司監課司州所各吏目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局各
大使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贖罰十字庫各副使典牧所舍同
館文思院各副使廣益大倉銀太僕寺京府庫都稅宣課茶
炭司各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所各

朱翼

八十

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司照
磨典儀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司府京衛宣撫司奉教授司
庫司府倉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各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
正術正科都綱都紀太常司樂教坊韶舞司樂初授將仕佐
郎陞授從仕郎祿米俱月五石

未入流孔目國子掌饌奉正教諭訓導兵馬折事長官司各吏
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司副使通運
大使駟丞河泊所開渠官關大使牧監錄事都長提控案牘
都督御馬軍儲門倉副使廣益庫都課稅課司副使茶

監課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副使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
州縣庫大副使司府州軍器織染雜造局副使茶運批驗所
中帽針工局慶遠裕民司大副使司庫副使宣德倉司竹鈔
浚河州遼揚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監倉稅課抄紙印鈔
鑄印抽分竹木惠民金銀場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
長使司倉庫大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
都綱都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各官補式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
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白鸛六品七品鸞鶴八品九品

朱鳥

八世

卿

黃鸞鶴鸛練鵲鳳憲官牙衛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
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

銓授

江旭奇曰天者總理万物天子命冢宰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
官故曰天官卿漢成設選曹以來寢失古意躋級之全書。失
魚之例薄才俊之士恒嘆之而溫室之誤嫌其瑣碎黃允之
詔斥其具文考汰亦鮮稱平矣善乎丘文莊之言曰秉銓衡
者量士于資格之中。覈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求賢審官
之法何以加焉

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伯夷。咎四岳而命者也。
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困人之諫。不咨而命者

朱鳥

八世

卿

也若皋陶稷契之不咨者。中命其舊職而已。夫舜稱滿德乃
命官。非出於咨。則出於讓。蓋知亮天工之不可以苟。而稽衆
論以進之也。

丘氏濬曰試人之法有二曰言与功而已即礼記所謂成以言
揚或以事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无以知其所有之蘊試人
不以功則无以驗其所行之實蘊或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
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其來尚矣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二曰法則以馭其官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

八柄詔王駁群臣一曰爵以駁其貴祿以駁其富以八統詔王駁萬民三曰親賢四曰使能

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漢制凡六卿之官非傳相其他得自署置其僚屬賢者本為秀才庶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屬光祿勳光祿勳後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奉秀才庶吏出為他官

元帝詔丞相參事質樸淳厚謹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

朱翼
即從官

成帝始制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袁黃曰漢制郡縣守相高第為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為九卿九卿稱職者為御史大夫叔出于一至成帝置兩曹尚書而叔出于二矣

光武臨常侍曹為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郡國屬工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其所進用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

舊時三府有選奏議掾屬察各官行狀若无可察然後付之書有可察者奏劾下廷尉安帝時選李不為三府陳忠上疏謂今之尚書見任重于三公順帝時郎觀又言今選用皆歸三曹競相謁謝開長姦門尚書職在執衡偏黨之恩或死而用

袁黃曰西漢之末選曹有制東漢之初簡試有法皆足以得人自專任尚書或後勅用而三公既免選李之負尚書亦後不坐責無所歸遂至干謁得李而寒素者見遺矣此呂疆所以中上舊典而黃琬陳蕃卒以李才見傷歟

朱翼
八事

桓帝時紀陳廢凡兩選用莫非情故一時議以州郡相涉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孔明東政量能授任不計資叙時健為郡守李廣以楊洪為功曹廣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言佐何祇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祇已為廣漢郡守

愚按張繇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統未離乎首職何淹滯若此也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

漢制自縣令以上始赴選部調選其餘郡縣屬吏公府掾曹各

自辟于其長是以朝廷先遷選之。少官府有薦賢之實。於佐
曾吏拔于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奉掾曹。然後為朝
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
空辟鮑宣為左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郎。史此
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同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湛
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儼屬之辟於郡縣者也。

江連州曰：漢之用人不分流品。周勃以引疆中屠以誅張敖。皆

以畜佐親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
節。明經孝者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茂助朱買臣。疏廣。平當

朱翼

八十五

中

之徒是也。才武勇猛者。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驍乘。如夏侯
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始為內史。後為廷
尉。皆治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始為卒史。後為均輸。皆掌
財也。武帝始用儒為相。韋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良法。漢
雖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漢季以官官與領尚
書以藝術直秘閣。尚書即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
乎丁卯取以孝廉而為郎也。

魏毛玠為東曹掾。與選奉所奉皆清正之士。以儉率人
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砥礪廉節為貴。亮之臣與服不敢違。

度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

明帝太和之後。俗尚浮靡。近相標榜。而夏侯諸葛何鄧之等。自
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刺選本莫取有名吏部尚書盧毓
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
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虛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

晉武帝泰始中。山濤為吏部尚書。甄拔人物。各有題目。而泰之
時。稱山公啟事。然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呈奏。隨帝所欲為先。

王戎領吏部。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朱翼

八十五

中

然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目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
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于用長句
易工於用短陳。道寧緩。如東長竿。旌弟敦有高名。或時託
疾不見。後果為逆。亂其譽。當先見如此。

宋孝武不欲用人重祿。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愚按周禮始於季授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于王庭。其在
漢州郡補其功。能立府本其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
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故能官得其才。而吏尚何為哉。
宋頴峻為吏部尚書。奏無不可。謝莊代嘆意多不行。頴峻嘆而

予人官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曹京与任愷爭权則欲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邕以主閑時雖不欲居通塞之地

魏崔亮為吏部侍郎奏為格制官不問吳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琛等繼為尚書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薛淑為吏部郎中上言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幸惟六言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庸為平直委斗筭以共理之任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皆不報

朱異

八十六

惡按蕭寶寅傳言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叙內官四年為限崔亮誠有意於抑新進拔淹滯矣故葉水心稱其利柄在己人不得干失而有獲不若初法之容僥倖長躁求也然現亮嘗答甥劉景安書云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一人無一官何由不然哉吾叔立格限以停年耳蓋懲張翼之銓別選格以羽林作亂也但魏詔任城王隆簡舊臣澄量其優劣成无怨言彼固以公与明得之也亮亦何必以公典攝私怨乎

隋明皇中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本先德行而後文村尚書本其大侍郎銓其小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既優

辟署

盧懷攝吏部尚書与侍郎薛道衡等甄別人物而諧謔詠二

唐制久選吏部主文武選兵部主之在尚書則典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德均以才均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現其言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五品以上皆制勅授六品以下則旨授

朱異

八十九

制勅授者謂宰相商議而除拜之旨授者謂吏部銓林授職然後上言詔旨從之而不可否也此外有小選謂凡流外兵部札部奉人即官得自主之者也

玄宗時以歲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高宗時以南南五管點中督府官非其才選即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

太宗貞觀中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並商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通定為三等并本主姓名錄奏

高宗總章間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後穴內外
差次量官授之其後張仁禕又造姓屬銓屬等式而銓總之
法家矣時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言每年入流數過一千
四百人是傷多也雖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望請釐革
稍清其選

玄宗時張九齡進言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
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
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都督守令雖清者

朱翼

使元十年任外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于側門降墨勅封授
官號糾封官韋氏敗始以宋景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
尚書悉奏罷之量關晉人雖資高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
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
掌焉

玄宗勵精為治制凡官不列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其除
錄令宣政院親臨試以理人策又詔外郎御史諸供奉官
皆進名勅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

之任輕矣其後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礼部尚書魏瓘
等分主之而天子親臨決焉吳兢諫以為万乘之君下行選
市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中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奏用循資格元用能否選
滿則注非負謫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沉滯皆謂之金書而
材俊之士无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唐選故事必三廷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
何其詳也楊國忠為右相兼吏部建議選人宜對衆番放乃
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唱注于都堂以誇神速而選

朱翼

法大壞乃以昌黎之才三選无成不得已而就張封建之辟
蓋唐之選法寬廢失中如此

德宗時沈既濟曰近世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胃之家太優
利祿之資太厚贊賞之令太薄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
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乃區區身言書判之選資叙久
近之較不亦陋乎然制有善惡而行之由法今故州郡察事
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乱吏部選集在神九景九則紊在開
元天宝則理

胡氏實曰銓選年格之弊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蓋以

自不能死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而已。宜令吏部守按籍成法。仍委宰相叙進州府辟奉其徇私不公。則吏部查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陸贄曰：用人之法，听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功勞則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沈退之士莫勝。故同以伯同為太僕命之慎簡，乃僚是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揀其僚屬也。故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奉漸輕，進不失倫，退不失類，將務得人，无易於此。

朱翼

九十二

卯

唐吏部而試身言書判，唯判似為切。蓋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擢隱伏，于是為在。亦觀仕人之蒞政臨民大義耳。後乃取僻書曲，李隱伏之義為問，益于治乎。

江旭奇曰：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于朝為榮。倪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簿矣。視班景倩、戴卿之行，至有登仙之嘆。蓋是時雖有朝廷冗官，推為方面者，常自謂下廷。一經中華之變，自是朝廷不尊，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先茲京官之祿，寢以寡薄。故薛邑由左丞刺

歙州。此貶也。而家人帳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凡幕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常廷臺閣者，又定以不赴取罷去矣。此士大夫固有所以耻主于朝之故。李泌增條之請，毋乃見其一未見其二者。

宋制凡入仕有貢奉。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唯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

朱翼

九十三

卯

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廷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中始定銓試之法。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添官全銓皆撰武考試第為三等。

太祖乾德中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耐者擢者選中書門下。計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大宋太平興國中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

其廢歷當取進止

端拱中令自令中外官所奉之人並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

神宗詔吏部審官院以公法參議選格入詔堂選堂占悉罷愚按此時東坡上言有云意外之得使天下常調皆生怠心久有所謂選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以酬勞豈阿諛時指附會新法者別有一寶乎

徽宗政和中臣僚言臣兄吏員增多吏部舊有磨勘止汰自當如故毋得用例

朱熹

尤

即

考索曰宋太祖不以資歷為進退親仁甫之美利並命廷鞅張之華之元聞至十六年不廷

制定之曰周之盛時且免之夫為公侯之仇而不及流品也非能之災為王者之師而不必資格也迨于漢世博士高等為尚書次等為御史孝士高等為郎中次等為掌故始拘資格矣然賈誼超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是未專以資格拘之也後禁名隸市籍者不得登仕版皆舉進身者不得登顯職始限流品矣然黃霸以入粟位至宰相汲黯以任子位至九卿是不專以流品限之也故周漢盛

時先後世銓選之法而各收銓選之功自成帝主尚書二人

而選法始起光武改尚書以編二曹而選法漸密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則做四十始仕之書而失之陳群主中正九品之法則做命卿論秀之法而失之唐之時選官分為三曹選法分為四事宋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蓋世運代更而銓法愈密矣然其所以得士而用之者不專在于主法之密而恒在于任人之公毛珣典選吏潔于上倭成于下此規所以盛也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此晉所以盛也裴行儉設榜引注李朝隱裁抑僥倖張仁偉詳姓屬狀樣之法

朱熹

尤

即

唐從愚茲偽牒說功之奸李義之號稱平兄宋廣平之奏罷墨勅此唐銓衡之得人也陳克官升擢孤寒舉宗道揭市奸弊王簡之不肯更選法杜衍之不使吏升堂賈黯之出蔡澤寇準之荐若水此宋銓衡之得人也銓衡得人故銓法不滯不然以年限久近而遷轉以名字高下而注授資歷既深且鉅躋必于年勞未及矣顏闕不庸所謂執簿呼名一吏足者是已何以躋於周漢之盛哉

皇明銓試之法大畧似宋試行移即宋試斷案之比試招擬即宋試律議之比試論或策即宋試經義之比歲凡六選至

臨選時乃試焉然所試者其才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內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連卿佐預為校量總合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後銓注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武臣之選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添父死子繼兄子者兄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文臣入仕之途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為佐貳幕屬獄庫倉廩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

朱翼

九十五

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初有積分之法每歲二考一考予一分二考予半分積三分而升一堂由內漸外歷六堂而後歷事固初有翰林科部之擢後惟計月擬歷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武臣之獎天下衛所有定額所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新立功資之人歲有增益其後亦何以處之也文臣祖宗之時科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貢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遠足以相當而先有餘不足之數其後言者憫學校之士多棄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又因固計不足

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初制吏員惟農民考選今市民亦充並以緩入並有儒士知印承差等役入仕之選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至有需次二十年而不得選者弊也甚矣

江旭奇曰刑人爵人一道也今五載差刑部官一恤刑熱審每歲又差官同按臣審錄德意何勤也文士武材均人才也今武士于科奉外仍有五年皇選及合奉之典何簡拔也選法亦宜訪此二例差吏部官每五歲会同巡按官考選歷滿監生及舊差吏員通計五年之內應補官數定其員額其省若

朱翼

九十五

千則以見在任籍總計為差上等超選計若干人中等揀選計若干人不及年分者候下等計若干人奪其選校以冠帶五年之內依冊次揀選則監生吏胥不忌于沉滯而吏部亦无乏缺之憂矣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資格有所不用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翰林院固于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嘗不分焉

近制九卿式吏部請聞臣及九卿科道會推滿集以下及知

府皆陪推一人餘官竟推

太祖始任中書再陞吏部乃情于胡惟庸江廣洋也靖難更化部選久任于塞公至郭黃繼銓移保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叔還吏部王父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天順咨詢輔弼遂為定例成化以來凡廷除成以既按之奏為主而連坐奉主之條自倪文毅公後亦多不行吏部惟憑既按既按惟憑而司耳

宋秦觀曰古之善用人者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

朱翼

九

印

考索曰畢士安以侍讀李士而正端撥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撥王昱閭門使也其正西府止于兩迂玉結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于一迂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季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迂則紹興大臣深非之烏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曰如此則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謀擢指揮使吏以例簿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酒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羅整菴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于治體乃不甚以為然蓋

欲以救德宗之偏廢廣登延之路然而官習民則事惡而政奉民習吏則令信而化行此其為利豈但可以歲省送迎迎來之費乎夫吏不得緣絕簿書為善已哉故莫若通計其資叙而均平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既超矣而又任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矣而超擢繼之至于中才之士其淹歷久矣亦必計其年勞而優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靜一安意事故叙均而後任可久也

其在國初或隨時辟召或不次迂擢有知州擢侍郎典吏擢都御史如魏鑑馬堅輩不可勝紀而受直之臣亦多累功積勞

朱翼

九

印

有杭蘇州二十二年知滁州十年如周忱陳璉輩不可尽述親允中曰迂調太速則吏以官為傳舍而不勉為經久可行之功太父則吏以官為約結而先復有功名可喜之志

祖宗朝仕者或先超迁而後久任如周文襄以長史于蕭縣以御史俱超迁侍郎王端毅以御史迁都御史是也有先久任而後超迁者如陸布政瑜迁尚書何知府文淵迁侍郎陳知州璉迁知府即迁按察使通政使是也今任事親民之官宜久而不久文事侍從之臣宜久中書舍人宜久而部屬則否王府長史宜久而郡縣吏或否文事侍士宜久而守運將領則

否在京朝官則久而外官則否。或以秩美則以恡而久或以
戰散則以忽而久。至于煩劇之官。宜久而不文者。由于以官
徇人而不為官擇人也。

朱子曰精選一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長得自辟
屬却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奉一二人
彼亦不敢以大隄非才者進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
幕縣官各辟所知方可責成

昔有以徵辟與保任板署為三途者亦有以科目與任子辟召
為三途者亦有就科目中分經籍史賦算律為三途者又有

朱子集

百

知

指甲卿貢為三途者今朝以進士為一途奉人歲例俱稱監
生為一途吏員為一途

漢宣再試望之于三輔視少府誠左遷矣竟虛相以待唐代出

李泌于刺史于侍謀軍國誠疎矣竟入共平章

漢武以汲黯為杜稷臣而竟老淮陽唐玄思張九齡夙度而竟

羅遜宋英嘆蘓軾奇才而竟擯棄抑何也

事得官、得人而相得而天下跂而欲奮者不至害東以為苦
則兵者之才。尺俸而欲弛者不得遷就以自便則不賢者之
才亦尺。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此之謂也

朱子言于孝宗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金
之與否監司者守令之經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休戚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職狼籍肆虐以病民
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陛下无自知之耳

宋仁宗詔宰相不得進擬臺官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矣
无敢言者矣後以范仲淹參知政事用歐陽修之言也使海
口執政可由諫官得耶固辭不拜

晚世洪都不細西園成市金童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
樊所從來可勝慨矣故以請乞除者是以嘖咲得官也而于

朱子集

百

知

是有墨勅之羅有以內降用者。是朕亦欲自除吏也。而于是
有內降之還有東西置吏部者。是十羊九牧也。而于是以九
等課百官有各奉兩部者。是樹私門飛享也。而于是奉王育
長吏此皆救敝一時則可而何以害万世哉我國家妙簡
符深汰銅墨故鴻漸充階振鷺盈庭然今者品類未調紀絕
唯理持斧者乏于埋輪稅符者莫為卧轍豈薪想之道未弘
而網羅之目尚簡耶夫國家張官置吏匪直憐才也期入安
養赤耳故曰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况可濫及非人乎

唐分十銓使札部蘇頌等判之已復欲稱制臨決而吳兢以為

非休宋設左右選而歸重于審官院畢仲游以為當選而假

他官制之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不可以為後世法

江地奇曰唐虞建官惟百然不聞揖也禹不以胼手胝足為勞

援不以降種布穀為鄙益不以烈山焚澤為粗而變不以擊

石拊石為賤伯夷不以典札為无權而皋陶不以明添為戮

辱无越局亦无繇官然葉文康公曰成周之官雖三千員而

實不過三百六十屬周礼二卿公一人是三公並卿老也一

卿則卿一人是六卿並大夫也六軍皆命卿是六卿又並六

軍之將也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礼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並

朱翼

百三

朱

其賤則官冗重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由是現之官不揖而

常並也

才不足則曠有餘則侵戰煩則曠簡則優夫曠修多彘司火休

儒技盧威施直鍾專則无不足矣歷塊者不火逐歲街城者

不必宜穴專則无有餘矣因一擲百万而廢耕因一笑千金

而廢織曠且乘優矣各者舍狗馬而各鬼魅惧易識也歌者

舍白雪而歌下里惧难工也侵又乘曠矣

今之選法必易地而任矣依尚不同难以巡請易若久任与起

迁相資或起于前以責其後之文或起于後而不負其前之

淹皆鼓鼻之術也

鄒南泉曰金材自古難得不可苛求如孟子云賢者在位而又

繼之曰能者在職緣才品不同卓越者自當置之高位以樹

表儀其餘能一事便令他受此一賤庶種人皆足自效不

然國家事甚多安得許多全才而用之

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師帥而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孫武子曰

將者三軍之命國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守令不得其人雖日

布獨恤之令而民不被澤將帥不得其人必決策于九重統

未可以臨敵也

朱翼

百五

朱

高申孟李曰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胫者使之跼鍾強脊者使之

員土濞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地因事異用仍便就

才各尽其分而立功焉

朝廷以事之不可死官而任官非以人不可無官而用人也天

下之全才少修其翎者二其足剛其喙者去其齒今督李之

臣俄而治兵以為宜于武耶則俄而又文矣南陸之將俄而

改北以為宜于北耶則俄而又南矣夫團費當其才則可以

支圖由求亦易其任豈能為理哉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吳倍万曰保

萬傑曰：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尊，一卿一州之尊，高以二十七大夫一卿之高，以八十一元士之人在上，百里而一矣。統先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一矣。統比肩也。亂國之廷，死人也。非死人也。蓋自山崩折足，視其印固已累，而固已若之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其時比屋可封，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何以謂之野无遺賢也？彼其五臣九官，皆聖人也，固已盡天下之選矣。謂之无遺也亦宜。

月令仲春聘名士，季夏贊傑俊，不問時也。訓高則曰：迪簡在王。

廷有服在大僚，不問仇也。係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教以富得民，不問官也。麗八議，則曰：議能，不問疵也。

舜以五臣治矣，籍有五臣而未卒，之而窮烈山澤，盡于水土。稷明刑，契播谷，皋陶敷教，可待治乎？又如以四凶泰之，可得展乎？周以十亂治矣，籍有十亂而不用，之而周公應揚，畢公分陝，太公定禮樂，閔天散宜生諸人，悉易其位，可治耶？又使武王未用而紂用之，紂又不大治耶？

周延儒曰：欲定是非，必明分守。議于分守之內，農言稼工言規矩也。議于分守之外，祝言庖汙言削也。欲明分守，必論幹濟。

心計者，長于錢谷，黷累者，閑于邊旅，寬大者，習于統攝，清靜者，優于生鎮。綜覈者，利于摘發，家察者，工于煩瑣，大小短長，无材不可收，无官不可任也。欲論幹濟，必神鼓舞，爵位者，有爵位可收，好名者，有名譽可致，乘其意向所趨之路，而予之以共取之功名，彼之奮發乃弥甚。而國家固得其用也。欲神鼓舞，必察真偽，蓋有心任事者，即爵位名譽亦真，无心任事者，則道德性命皆偽。誠得其真，而偽者將自退也。

愚按：汲長孺告武帝曰：陛下以有限之人才而恣死已之殺，將誰與共天下？耶帝曰：人才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能盡其用，不

殺何施？若帝者可謂忍矣。夫用人者，固當為官擇人，亦當為國惜士。當少壯時，其志氣高邁，則不濡手于蛇利，其精力強幹，則能擔當于事局。乃不及時簡用，而使之淹滯枯槁，及至日暮途窮，然後始授之官，非獨為人才惜，亦可為官職惜矣。與殺之者何異乎？夫士也，貢于季季于卿，亦已明經選用矣，乃復需以甲第，何為乎？將謂老其才也，而年少速化者又比之也。至于監儒吏承，又故為年資以困踣之。其老死客觀者，良為可憫。愚以為吏承當論勞，而監儒當校執。今吏承數多稽覈難過，其鑄樂營選者，至不可問。又有憐其習近，以

善地者矣。儒士之設。原為印篆書寫。今不識一丁。而為之。固宜責以本執。若夫監生。則當復積分之法。開鄉試副榜之科。以登用可也。邇來戶工二部。固因計不支。有預授及預選之例。此途一啓。愈益積薪。選司惟欲為已了事。不復惜官惜才。仍預授而傳授。此何議也。夫預授定銜以取貴之。叔听之于下焉。于將為莫耶一。任其躍冶矣。孰若挖瓦年分。如欠工而逐逐。為有名乎。蓋聞先朝曹竊以舉人選授典史。後登上第。則監生之挖選。其父劣者。及有志科舉者。何妨授以雜職。及駟遞倉油等官哉。且射者之失鵠。不怨鵠已。彼亦將誰怨耶。然而不有千金之賞。唯示棄灰之信。則其優者宜處以別駕。同幕等秩。然後可以行選授銜街之罰。至于預授。必不可已。止當云監生欲得某品官者。輸若干錢。至于某品內某官某官。仍听吏部簡其才質量其煩易。以授之。仍為重朝廷惜名器耳。

考據

虞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蔡沈曰九載則其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黜其幽陟其明賞罰明信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

周礼歲終則令郡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考其治蓋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且听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此犹各計其所當廢置者耳而未行誅賞也至于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

朱翼

百七

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三代盛時考較廣而會計當者如此

小宰听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吳澄曰司會泰互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為凡則一句之計也合衆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合衆要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
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敘事

丘遲曰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度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

秦黃曰周礼考成不使司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至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建醫師亦各自考其一職之所統上下通察而冢宰安提其大綱若司會一職又諸府聽其會而掌其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夫各考其屬于下則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

漢法新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本殿最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嚴暴案二條二千石不奉詔典信公朱翼

向私侵漁聚斂三條二千石不濫刑淫賞煩擾刻暴山崩川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遷署不平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侍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劉楠正金

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誰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皇帝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疫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初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

為意朕將何任御史案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元帝時京房言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奏詔作考功課吏法愿以其事子任良姚平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蔽令公卿大臣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郭弘周堪後善之石顯五鹿充宗請出房為郡守得以考功治郡房請不屬刺史至新豐上封事曰法曰道人始去通水為灾今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昔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成自此成今臣得出守郡惟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

朱翼

百九

姚平所嘆表黃曰京房以考課為一家之學而使弟子行之且已欲課吏而不欲他人課已所以敗也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各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者即此

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遺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掾掾刺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手決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非

所以經盛世貽後王也

魏明帝時以是非混雜莫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考皆有效然後察本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內職大臣率考之杜恕以爲用不尽其人雖具文無益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其畧以爲古者黜陟擬議于心末代不得紀遠而專求儆家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

朱異

百一

坊飭跡多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矣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去繁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第其優劣因計偕以名聞事竟不行馬瑞臨曰晉仍魏制用九品中正之官設之于州縣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有才能賤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朝廷自合用考課之法

愚按劉劭言中正有三難八損大旨謂人物難知愛憎難防寒門受枉抑寒虛品狀相妨善惡互掩令人懈德行而銳于

人事也

後魏肅宗嘗論曰方今守令以實劣劇任而迂費之路至難兩省公府開職冗官以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甚易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終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如最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以至邊境肅清城隍備理為鎮防之最善最相乘差以九等一最四善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為中一職事粗理善最不聞者

朱異

百一

為中下愛憎任意起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為下中居官誦詐會得有狀為下於尚書省大合衆而讀之然後上奏

盧懷慎曰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知迂之不遷又不盡其能古之為吏者長子孫余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久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置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功餘政績无聞抵犯會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德宗貞元中考功奏准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衡

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今後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績申省。

宋初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開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宰相非循名責實之道。命監門衛將軍魏仁濟等以治市征有羨詔並增秩。因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矣。太宗時磨勘京朝官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凡當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案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示之。按端洪四年。同知審官院事則命翰林李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考課院則命翰林李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

朱翼

一百一十二

此輩與五年所命王禹偁皆名流貴官也。夫考課之任既專。有司存矣。而又特命清望之官同知其事。蓋重之也。

孝宗乾道中。廣西提刑張維。考案本部守令。設為減品三。否品三。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以為式。

胡元質曰。治效赫然。戰事靡地。減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陽城之下。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之減否之外。无強名之上。白善。詔減否分為三等。治效顯著為臧。貪刻庸碌為否。无功无過為平。

張栻胡銓久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栻特遷兩官。銓磨勘口官。

寧宗時。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權漸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堂考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院。司一司以刺案多者為中。无所刺案為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申廣其令。

朱翼

一百一十三

宋制以七事考轉運提本官曰本官曰功。農桑曰招。流亡曰興。利除害曰按。察部吏職罪曰平。反獄訟曰亮。察盜賊以九事考按縣令曰新。微平允曰賦。稅不擾曰差。徭均曰盜。賊屏曰功。農桑曰恤。孤寡曰恤。水利曰戶口。增衍曰整。治簿書。

江旭奇曰。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太宗恐大臣不能詳察。乃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則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真仁之朝。憫久次示寬。

思所進秩者未盡賢否之實故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未
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荐而
考最引對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及熙寧以後
既置審官兩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
不与參稽有遷進而無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雖有司亦
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殆矣

漢制主于按劾近于刻峭宋制詳於文法失之重複唐則善以
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与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上
者如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詳于善而畧于最

朱翼

一書

知

雖然舍成周大計之治而論後世之制則唐為彼善於此矣
國制三年官滿者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
考于其長書其殿目轉送御史考核亦書其最目考功則稽
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常三曰不稱既
書之引奏取旨令復或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
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即唐法也其以御史考
核即漢宣帝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
稽其牌冊以引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
兼各代之所長誠萬世之良法矣

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
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延劾奏之
以行黜陟

舊制考得平常不稱職者皆令再任必待九年方行黜陟今制
京官于己亥年外官于辰戌丑未年俱春仲考察老疾致仕
罷軟不謹閑住浮躁不及降調兩考不及則同罷軟貪酷為
民追奪諸勅王府亦以己亥考察外察南科道將天下官員各
省抵按將各省官員最不肖者具本劾奏考察後北科道具
奏拾遺京察南北各察之後科道具奏拾遺而考察之權則

朱翼

一書

知

吏部堂上官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同考吏部考功郎又同吏
科都給事河南道長御史專其事南部疏一例奉旨必北部
題覆惟考察則南疏亦徑奉旨先行故其年有吏部南京之
疏
洪武間開濟作考功圖令所司日記行事較動情高皇賜第以
旌其賢顧佐糾不戢三十人章皇帝即時罷斥賜筆書褒美
萬曆乙巳京察上以翰林儒臣科道言官考在浮躁不及者俱
留用各官俱不自安告歸吏部尚書孫公丕揚上言考察諸
臣方策勵以全用今反錮之矣請各降用上從之

嘉靖間左都御史汪鏞請以憲綱列款考察巡按官稱職者方許回道管事一宣德意凡恩詔勅旨及欽例所載應行應禁事宜作速着實奉行頻加考較以分動惰一動巡歷凡御史出巡必須遍歷按察司每于季終將巡按出巡府州縣地方日期開具揭報都察院稽考一精考察凡巡按考察官吏廉貪是否必于民間廣詢密察毋得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亦毋得搜求細事羅織人過一慎奉勅臣查得弘治年以前巡按薦各官閩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今後合照此例直指真實事跡不許浮誇一謹開防御史所帶衣執止作一

嘉靖

百七

嘉靖

百七

嘉靖

奇按何溥有言曰郡守不訶監司不按則以其罪之然所本者未賢則其所按治者未必皆不肖不肖賢與不肖而坐其不肖之罪可乎陳俊之言曰史久于職則可察其動情而黜陟之似矣然所使非賢而亦久于其職以害民何以堪之司馬氏之言曰採名不採實誅文不誅意其言獎誠切矣然所尚不定雖使得其實而採且誅之亦未足以得天下之真才也惟求立法之初意而并為三等以核之庶明優異才能超卓者為上相恤無辜民心悅服者次之名即自矜士論欣躍者又次之郡守監司以是考其屬銓曹臺省以是論其官名實不稱者弃而弗錄如是則所向既定然後奉二子之說恭互行之而考課之法精且核矣

語曰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業也故課吏者必核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聞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貪慢之吏所能辦也毀之者勿听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虛明之吏所宜有也奉之者亦勿听

國初之法井而履其吏飭其治察其民渾以堅實景之漆順而齊其吏備其治辨其民安以樸弘治之漆謹而叙其吏集其治洪其民泰以樂正德之際細紐漸陳嘉靖之末恬熙已久

吏治不肅穆宗嘗浩然有作新之詔而惜未見德化之成萬曆初勵精添祖深燭弊源申明令甲取其因循廢闕者而振饒之夫天下之事成于好名而常敗于好虛名起于喜功而多弊于無實功彼方競名以眩實吾為撫實以核名。實办而吏治實矣。

聖祖大誥諸篇訓戒臣工始之以君臣同遊敦明良之遺繼之以功善懲惡示激功之典而統垂之為臣一之訓膝席隆教思之實國李重模範之良論用人則愛養嘉禾樂親賢則躬調金鈞其義既燦于日星矣。

朱翼

一百十八

如

宣皇傲古明良相戒之意稟集臣鑒一書上邇春秋下及宋元自子產而下二百餘人為善不同而同歸于忠義也。自田蚡而下七十餘人為惡不同而同歸于奸佞也其義益昭如指掌矣。

臣按方曆間嘗論吏戶二部曰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又隨時省覽以廉採訪之明防壘蔽之患其憂勤振饒究乎祖宗垂鑒之心矣。

李清臣曰古者用人視成不視始。青大不青細。優假而待其所施。

褒厉之榮可以功中人而不可以動不肖賍賍之追可以懲不肖而不可以為常法故操功令者猶之以一目伺鳥而人且以衆蔽成惟莫若察卿評而重清議哉。

用功而賞勞欲相稱也以用責功以勞求賞此相摩也。究功而慘賞則相疑矣。至于呼車細故也衛之駿乘以此見德增疊運命也尹鐸于晉陽而以蒙賞焉微以長过沉河千秋以片言取相淖齒為潞王所愛而懸王筋厉叔謂敖公不知已而死敖難華士以抗誅而干木以抗見重雄賴廣頗悅于陳而怒于楚命也夫。

朱翼

一百十九

如

半空之札西駟之車賢明之論尊羹之享世主用以為餌而先王之醇功世主設以為筌而先王以之圖治蓋先王之心周流灌注于交際之中脫畧踴通于名分之外若以為地天升降之氣風雲交會之期不容不然而嚴可稽築可訪渭川可求朝羈旅而夕鼎鉉不言驟也。

屬當大授守令扼飢寒之吭而奪之精以自肥師不宿飽帥府割兵位之脂以伴刺甚至逮廷尉寬尺籍而墨吏不懷虞巡徽嚴守屬而備帥如故抑何也奉勅之人折為驥于驥費利。

泥濘于甲乙積餘桃情竊缺出途者視厨傳共事者懷
類頑有祖有祝此易耳甚有狹舌独怒峻為兩淮之言詭
之以諧暖布之以威睨而漂山沉羽百城百中矣漁獵無恙
而守白者受其點易怪乎不然緣遇之而寇防之則責之而
盜誨之又安望積疾之瘳哉

愚按蘇約曰選奉之法。則士多倚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
廷。考課之法。則士多壞之于家。而修之于天子之庭。竊嘆
今日之士矣。劣則無誠意正心之志。達則無休國子民之心。
言貢利達之愿。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考察法度。固亦碩

朱翼

鼠畏人。露約惜班。修飭忍耐。以得夫。夫香之隆。而與跡于清
要之路矣。及其居鄉。會餐狼藉。結紉上司。挾制府縣。利己害
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其已罷職者。則曰吾既已破矣。其未
罷職者。則曰吾及方斫哉。而子弟鷹犬。吮膏吸血。為鄰里憂。
宜听抗按實堪考語。聞之吏部。或起馮唐于已廢。或奪惠卿
于既死。卿門獲表正之功。至世多完郎之臣。亦士風之一快
哉。

薦舉

程子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
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在于與善
實乃相賴。以濟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也。子貢
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子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
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奉也。

趙文子所奉于晉。國官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趙武子奉白屋之士六十家。

朱翼

儒有內稱不避親。外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上臣事君以人。

漢楊吳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

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當責在身。而烈士不奉。是為孤

白之衆。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奉匡衡才智有餘。終季絕倫。以

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致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蜀虎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

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

其談。即声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今援十得五。猶得其半。

劉繇字正禮兄依字公山兖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李茂才

可以崇近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刺史曰前奉公山奈何復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于前權

正禮于後所謂御三龍于長途騁騁于千里不亦可乎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冊曰材館錄如江應辰胡鉉張震

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

人相識遇存之何也孫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

臺官耶

朱翼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荐

狄仁傑為相妻師德實荐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于外武后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妻公盛

德我為其所容久矣

王大尉旦荐冠某公準為相某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

称其長上謂太尉曰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關失

必多準對陛下无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

益賢太尉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其子也羊舌肸之御也肸死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肸之子也于是使祁午為中尉羊舌肸佐之

君子謂祁奚能奉善矣称其仇不為論立其子不為比奉其

偏不為黨

解狐與祁伯柳為怨趙簡子問于狐曰孰可與為士党宇對曰

祁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仇乎對曰臣聞忠臣奉賢不避仇

讐其廢也不阿親近

晉文公問于墨犯誰可以為西河守者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

與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朱翼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惟參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

顧称其善孫叔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奉不挾私怨今太

事未定當助國求賢豈敢挾私怨以蔽賢能

魏子謂成鱗曰吾与成也縣人其以我為党乎對曰戊遠不忘

君近不偏同居利思义在約思純雖与之縣不亦可乎

晉時侍臣盛盛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

應奉却超嘆曰安遣衆奉親明也玄必不負奉才也

武后詔丞相各奉尚書即一人狄仁傑薦于光嗣後称朕后曰

初奚內奉果得人

韋貫之為御史奉其弟鍾自代訟者不謂之私

曹彬將喪車駕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璩與璋材器可

取皆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璩不如璋已而果然

呂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阴回齋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

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材也帝遂大用之

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人材顥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

及弟頤居首

朱翼

百五

中

莊子曰大冶鑄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鉶大冶以為不祥之

金

郭院對燕昭王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院始院贊于院者豈遠于

里哉昭王為院改築宮而事之士爭趨燕而樂致至遂彼齊

東方朔上書高自稱李上偉之令符詔公車時四方士多上書

言得失自稱者以千數

光武過潁阳王霸車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投殍身不朝本

無公卿一言之荐左右為客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由聞之

也

唐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補

脂膜膜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為味者多矣

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

日無

舒元興缺文閣下不報上書自言誤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

暮召臣所上以方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千拔犀之

角摧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韓退之求薦書云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

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

朱翼

百五

中

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

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

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乎

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皓者皓曰西門

亭長陳寔可

韓愈荐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

望

宋有本官自代之制既罷真宗朝陳彭年請復之舊制嘗奏官

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

授官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奉多者量而授之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進用三子以致亂

丙吉病奉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能在臣右後相次為相周瑜病奉魯肅自代羊祜病奉杜預自代

王旦病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掖見于延和殿謂曰卿疾有朱翼

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对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祗準上曰準性剛稱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後卒相準

張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奉笏違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荐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荐士未嘗知公公亦未嘗示恩于人

王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違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卻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与言子弟曰狹不使知之乎公曰用賢

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示私恩也恩欲歸已然將誰歸

仁宗時奉官擢人不常其制天奉後進者頗多物議始成近臣非受詔毋執奉官

蘇軾曰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奉惟其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

宋神宗詔內外奉官皆罷

朱翼

一百七

元祐初司馬光設十科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奉二曰節操方正可倚餼納科奉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倚將帥科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倚監司科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倚講讀科六曰本問該博可倚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倚著述科有官无官皆可奉八曰善听訟獄尽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皆奉有官人所貴人人謹重而奉者人有不如所奉者加譴責

元世祖時王績翁薦文天祥程文海薦謝枋得皆不屈竟死之

先時文海請於省院諸司參用南人世祖不納既而命各南人之有才者然終元之世不任南人為正印官

我太祖詔天下朝親官各奉所知一人

宣宗諭楊士奇奉父李才行英宗從李賢并奉其當

楊父貞公存遠士顯多踐清華如尚書楊仲本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繼文公初未嘗識繼文蓋其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

楊父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他不為縣令所礼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荐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

朱翼

有本

使或功范致書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范端毅公於弘治之初柄政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甫田彭公肝貽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雖固之積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翰忠赤同寅協恭忠謀文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荐用楊父襄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誠于列校而實器執擒奉王守仁于庶僚而蒙濬受誅錄楊洪于編成而總兵漕運至于伍文定之首倡義旅潘公好義得禦留都俞公棟

之提制江右是皆儲賢于先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清大吏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儲文懿任吏部主事上疏荐李誦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教誦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唯言五氣与死為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与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曰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本質之疏

朱翼

書元

深用嘆服但此事譬如養蚕但雖一爛蚕於其中則一簞好蚕盡為所壞矣凡荐賢在朝与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之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荐之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无可取砒砒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于參苓朮之問而進養生之人方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楊石齋當世宗即位之初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吏部石公瑾入閣繼之喬公守戶部陶公瓚不超繼之孫公文祀部毛

公澄：叙仕進之汪公俊兵部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望碩德云

江旭奇曰春秋之時趙衰秦卻殺為元帥以底城濮之績二句諫中行偃將中軍以問本環之罪和冀推和午為司馬以釐晉國之汰子皮授子產以知政而卻諸侯之兵自是而后漢則郡國可荐公府可荐如吳公荐賈誼果賢良矣王商荐鮑宣果忠義矣他若華元汙穢而更生為之汲引孔光諂諛而匡衡為之明揚則失也唐則有薦至三十人者有荐至四十人者如崔祐甫所荐皆知名矣李吉甫所荐皆得人矣他若

李林甫之引楊國忠同惡以相濟皇甫鎛之推李逢吉植黨以自私則失也宋則曹彬為將而以二子荐呂蒙正賢相而以犹子荐是不以親為疑也仲淹嘗攻夷簡而夷簡擬荐仲淹唐介嘗劾彥博而彥博擬荐唐介是不以仇為嫌也李文正之用賢而不市私恩王文正之拔賢而恕自己出蓋不敢謝恩私門也李文靖之荐包孝肅以其同卷不求見司馬光之荐劉元城以其死書抵政府蓋不待有求後荐也他如安石李惠卿以附新汰激而為熙寧之變呂大防引楊畏以傾純仁激而為紹聖之分党又非所失者乎昔司馬光十科之

汰始之以行又純固終之以鍊習法令蓋德行居其四才能居其六固皆可藉以奉士然必申之以蘇洵之說如所謂某人唐史嘗以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嘗以某事知其能若皋陶論九德而曰載采者而後可也雖然若賢亦難矣以孔明之公而馬謖有街亭之敗以房瑄之明而劉秋有陳壽之憾不知帝堯猶失之伯鯀孔子杜失之事于此知人之所以難也

胡致堂曰連坐之汰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戾為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

奈何曰人君惟與李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肯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汰保任苟給目前策斯下矣

貢舉

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事、也、賓、與、敬、奉、也、六、行、者、孝、于、親、友、于、兄、弟、睦、其、九、族、親、其、外、姻、信、任、于、朋、友、恤、賑、其、貧、乏、也、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異、賢、者、能、者、卿、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卿、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卿、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當、射、之、禮、民、必、觀、焉、

朱熹

因詢之也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鄭司農曰與賢即後之孝廉與能即後之茂才

禮書曰書之止于堯正考之在州長與之在卿大夫老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季也一年視爵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季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士之服春合舞秋合聲于其合聲則班次其而季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季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

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厉以赴上之所造也

丘濬曰成周取士之法奉大司徒之教而與奉之二十五家為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孝者五百家為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有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功之万二千五百家為鄉有大夫則于三年大比攷其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卿老及卿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

朱熹

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與之書其氏名于簡冊之中報其所書于天府

丘濬曰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鄉季則掌于卿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季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造士是卿季所進者則用之為卿選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季所進者則進之于大樂正大樂正于是論其考績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馬是謂之進士

齊內政正月之朝卿掌復事公親問焉曰于子之鄉有居處好本慈孝于父母聰慧賢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瑗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瑗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縱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瑗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非不與選本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俗其選之也不精置人才之所以日衆也

江旭奇曰周之貢奉試之有定途取之有定序用之有定制其

所歎則其所取故其所取切于其所用也秦取閭田勝敵則專為富強之務漢高恩得猛士以守四方固其古哉二年令本民五十以上能服衆者置為三老雖仍秦制猶有周之遺意焉

肅何律曰李重能撰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六休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后官帝時何武以童子科歌中和樂射宣布詩召見遺情博士受業

蕭何著試吏之法以誦誦字居於太常選用文李常故之士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以至二千石屬者

故兒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室以明經為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又以通春秋孝廉薛宣朱博皆起于書佐察廉補今丞而終至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无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符掾後世所謂堂後吏是也而主之事不一皆以天下名士為之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率由此塗進用一時俊彥萃于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而後世顯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為耻而不肯為也

漢高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吾道者吾能尊顯之布告之天下

使明知朕意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功為之駕遠詣國相署行義年有而弗言免

惠帝時詔孝弟力田後戶口率置常員

文帝令孝廉又詔有司奉賢良文學對者百餘人太子家令晁錯為高第河南守吳公荐賈誼召以為博士以晁錯言令民入粟于邊贍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文帝時李廣趙充國皆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

成帝時詔北邊二十二郡奉武勇知兵法者安帝時詔奉列將子

孫明曉戰陣可任將帥者

袁黃曰方技得用如衛綰以戲車為郎鄧通以躍船為黃頭郎周仁以匿為舍人然史稱衛綰周仁吾丘壽王並假方技以進而別有文行以取顯貴然鄧通以弄臣至太中大大如李卻樊英之徒則並善技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

漢初限第十乃得官謂家貧為吏必貧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景帝詔減第四得官止令庶士久失賤貧夫失利

建元初詔奉賢良方正與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請孝廉分

朱翼

五

朱

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孝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文中御史四曰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元光中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圣之術者縣令次續食令與計偕

袁黃曰習圣術而計偕即今試經書而策時務之義

元朔初詔議不孝者罪有司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過謂之好德再違謂之失三違謂之有功如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盡矣不孝者不奉詔當以不教論不處庶不勝任也

袁黃曰按此則孝廉當是兩科故馮唐以孝著為郎中蕭望之皆以孝廉補長丞至東都始合為一

漢儒林傳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為難問疑義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皆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為郎

後順帝時太李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元封間詔州縣察吏人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元朔間詔郡國縣官有好李故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至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計偕詣

朱翼

本

朱

太常受業以高第為郎中

建武間詔奉茂才廉吏三公而下其教有差尋復以四科後增甲乙科

袁黃曰前漢召信臣以明經田科為郎則明經亦有試也後漢伏恭為制青州奉其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也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其行之最久者在孝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良茂材而已
五潘曰賢良孝廉似今之科目明經博士弟子似今之歲貢

江旭奇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載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侯霸以族父任又有以致仕任者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太子官屬時有八九歲即為郎倫守衛者以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然仲舒對策以二千石子弟未必賢而王吉言多驕為不通古今至袁帝始除

武帝時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當者以十數輒報聞嚴其可者待詔公車徐安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為郎中

朱翼

七

武帝以征伐用度不足始置賞官曰武功爵入殺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治鉄者皆得入仕

武帝立株送之法言世家富人或開錫走狗馬弋獵博戲亂奔民詔諸里人相引數人命曰株送徒入其財者得補郎蓋陷之罪畧以取其財而復陷之以官也

漢章帝詔鄉里衆選必累功勞

大鴻臚韋處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

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請限士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孝吏試章奏送公府三公缺之解端門御史覆之其茂才如顏淵子奇

不限年齡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雒陽中所得其謬者惟胡廣耳

後黃瓊以雒陽儒學李膺士有遺乃增四科復以通經多寡占第上下致有改簡臺漆書之經以合私文者詔召蔡邕鑄石經

魏文帝時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

之洛州郡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才充德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其言行修者則升進其道義虧缺者則降下之吏部擬以銓授

朱翼

八

袁黃曰中正之法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而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不任其咎故中正得以徇私惟計其閭閻不復辨其賢愚此則殺所以謂其上品先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至如王戎市恩于孫秀而免禍何岐辭疾于袁粲而招尤陳壽之沉淪以一婢之使謝惠連之坐廢以德靈之詩九品亦何足憑哉晉武帝泰始中以劉毅言廢九品之法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尋又復設南朝至梁陳北一子周隋還奉之法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廢

魏晉以來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或公府辟召或

國荐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奉而用仍漢旧

江旭奇曰鄉舉里選者採聲華衆多之論九品中正者寄雌黃

于一人之口且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荐奉而自

試用之苟非其人則非特累銜鑑之明抑且失侍賦之助九

品中正愛憎得憑乎臆得失不關于己固不侔矣

沈約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因成等級魏晉以來以

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袁黃曰西漢賢良策之見于史者董昆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

朱冀

九

庚

已仲舒最得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

復再三詢叩以罄其所李弘素曲李又值不祗旨罷免之餘

宜其姑為平緩无忤之說以取容乃昆錯識治体善議論非

弘之比然文帝已受知于家令言事之時乃諄復乎五帝神

聖之說贊詞不容口畧无建明惜哉欽永師王氏論益早矣

鄴指外戚訕切丁傳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荀禹之正大朱

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遺其傳云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其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

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

之實至于陳湯奉茂材而有不奔喪之罪徐淑奉孝廉而不

能避冒年之責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幸耳

梁天監中沈約疏曰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可過

此乃雕虫小技非閑理乱一切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袁黃曰西都以試吏入官曰吏道郡國歲令令掾吏上計簿其

吏多番補即故公卿士大夫或出于文孝或出于吏道未嘗

偏有抑揚輕重而士亦隨以為進身之階是以張湯杜周之

深文巧詆趙廣漢之疆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

儒雅丙吉之謙厚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免于以吏發身至于

朱冀

十

庚

東京則以胡廣之賢而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李而為縣功

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曹吏王充之始也刺史辟為

從事給繹之初筮也太守請為功曹蓋當世仕進之路如此

初不以為屈也然有若丁卯誓死不為尚書令史者何欽蓋

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途第流品漸分儒漸鄙吏丁卯

既以孝廉異科荐召未免自負清流矣尚書叔要之地亦耻

為其令史也然自光武立法之後而孝廉為即遂為永例矣

愚按察取三通魏求三清隋初以志行修謹清平翰濟之才奉

人間皇中御史李遷上言述奉明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從安

綠近有泗洲刺史司馬汾上表華艷已付司理罪臣現逐
州縣選才仍踵弊風所宜糾察

梁裴子野曰書云貴。為其近于君也。天下无生而貴者。是故
道義可尊。无擇負販。苟得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礼廢。政出臣
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家嗣。犹幸家臣。且徒步匹夫見
礼侯伯。武閭擁篲。无絕于時。其後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
折節。比食同袍。互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
廷州里。李行是先。名公子孫。还同布衣之士。一庶雖分而无
華素之隔。有晋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犹廁清塗。降及李
朱襄

年。專称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貴散之家。蔑令長
之室。故苟且傲慢。无而不至。

隋煬帝始制進士科。听士投牒自進。專以文辭為試。州里无復
察李之制矣

唐制李士之科。多因隋旧。其要有二。由李館者曰生徒。由州縣
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
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礼。有進士。有童子。諸
鄉貢就試。州縣優者。長史以鄉飲酒。礼歌鹿鳴之詩。而賓與
馬疏之。戶部轉關考功司員外郎中。而進退之曰省試。

秀才品第甚高。試方畧五道。以文理通粗。為四等。落第者其
州長遂廢。絕開元時。復有是奉。有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其
而士類所趨。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李充一經。有三礼。有三傳。
有史。科凡試帖文。後日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有
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等。皆以是奉。太和初。明經不過七百十
人。則前此過此數也。然通考謂明經及第者。姓名寥々。盖不
若進士之為重耳。

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
朱襄

十四為乙第。唐世得人為盛。

按唐時士子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
三試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非比宋一登第之後。即入仕
也。

進士之科。其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
主。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試。謂之私試。違教。要謂
之開節。激揚聲價。謂之还往。既搜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
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
而醉飽。謂之打盹。燥匿名。造謗。謂之无名子。退而肄業。謂之

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蔭故位極人臣十有一二登顯列十有六七元魯山張睢陽有烏劉闢元修有烏李德裕身都將相未得進士終身為懷後以知貢奉為榮

唐制今文武職事三品以上之子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各納錢完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載量文武授散官礼部簡試太廟春即郊杜春即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倭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其納錢謂之品子課錢歲

朱翼

十三

辰

納五千萬如劉祥道以袞爵歷御史中丞李德裕初蔭補校書郎是也

唐制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士出身劉晏由是科出然時停時復

唐初吏胥不得仕進武德之後始以吏道為官途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總章初詔諸司今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以為異

唐高祖時以方技授官者如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是也其後中宗用方術以鄭普除秘書監兼靜為園子祭酒故事

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惟本司迂轉不得外叙若本司死缺听授散官有關先授者再經考滿听外叙

丘濬曰唐科目益多而其行之最久者惟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占韻為季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旁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聞矣

項安世曰科目之盛自李唐始而唐之取士尤未出于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何逢堯自半十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奉如韓愈之徵于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于廷奉者如吳武陵薦杜牧之是也

朱翼

十四

辰

唐高宗時武后以聖緒之言媚上加試士試經史兼通老子孝經

武后竊位自詭文墨不復省試之殿庑停老子自製臣範易之其後復用省試惟有異才天子乃自試之名曰制舉漢之策士犹有臨軒訪道之意而唐則以代有司之試漢武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于摯虞阮仲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若唐之制科則實以其权全付之有司故牛僧孺皇甫湜輩以直言忤权倖則考官責之等生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者

官馬宿賈餼等畏忌而不敢上聞自宰相而下亦不敢為之明白

制奉之目不一有選博李弘詞者韓退之謂其文類于俳優者之辭蓋四六對偶銘檄贊箴沈沿六朝之陋習也是目起于

開元陸贄杜黃裳王涯劉禹錫亦以是進

長壽初刻承慶言比年諸州所貢物至日皆陳御前惟貢士俱

于朝堂列拜金帛羽毛升于玉階之上賢良文學棄于金門之外是貴財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日列在薦物之前以

為克耗之禮制可

朱纂

按選奉志言唐武舉起于武后之時其後即于儀大勳盛德身

保安危亦自武舉異等中出乃黃巢則落第武舉也

開元間設試三禮三傳毛詩尚書周易又詔減尚書論語策加

老子時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訶上以其地輕乃移知貢奉

于禮部侍郎惟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天寶間詔天下一藝之士咸詣京師策之李林甫恐其草偃斥

其奸乃命尚書省試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以野无遺賢奏賀

肅宗乾元初禮部侍郎李潛言主司考取士多不考其寔徒峻

其隄防索其寔寔殊不知藝不至者若居文史之圃亦不能

摘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乞試進士日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茲請悉尋檢

唐禮部侍郎楊綰上議以奉人止誦當代之詩選相愛与用弘

虛声投刺干謁馳驚要津請令縣令察孝廉存之州刺史試

其經奉上之省皆毋得自陳牒省試每經問訊十條已對三

策分上中下三第為授官出身嚴密之差

左丞曹至諷晉後衣冠迂徙僑寓占籍鄉奉不足奉材請增國

子博士員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孝致生徒在梓桑者鄉里奉

朱纂

之在流寓者庫序推烏

唐科考校无糊名之典故至司得採取香望且專以禮部侍郎

知貢奉故有預設之弊長慶間錢徽為礼部尚書宰相段文

昌為所善楊渾求致第籍徽不從文昌奏徽取士以私乃詔

覆試徽生貶開成初高錡為礼侍先期戒門下不得通書裴

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紙入貢院既而易紫衣立階下白軍容

有狀荐裴思謙秀才中書与求觀裴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

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

侍郎宋遵苗晉卿以中丞孫倚子與為奉首帝詔面試終日不

成一字時稱曳白遜晉卿坐臥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知貢奉乃以歲論表贊代詩賦而皆策試三道德和八年礼部復嚴進士歲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惡文格浮薄昨日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數

時文宗好李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

李德裕嘗論公卿子弟限于科舉武宗曰向聞楊廣卿兄弟朋

朱翼

十七

辰

比貴勢妨仕進之路昨點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

懿宗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疏云今國家去莊列之言以孟子

為王有能通其義者錄其科選視明經同

愚按丞相鄭覃請嚴進士科李德裕請殺進士之礼而餅九

又以坐牽子下地非微賢之怠棘園截遮疑以姦党非以示

忠直之節試甲賦律詩待以雕虫小技非所以現人文化道

之道也

宋初制科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李問優深可為師

科有詳開吏理達于教化科凡三科不限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並許應詔郡縣無應者許請開自荐又詔察考孝弟力田及文武可任者先可采乃復重舉科目

宋朝礼部貢奉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礼曰三傳曰三史曰李寬曰明漆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

宋試明經大抵因唐制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所傳墨義之式蓋十餘條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

朱翼

十八

辰

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无礼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註疏曰云云謹對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奉之罰極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統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才故也宋祖嘗許今再應此待之意亦厚矣愚按此漆甚陋但今士子試判語无一識律只以蔓詞應當用此漆矯之

初宋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兼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礼記墨議十條凡就試禁挾書為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

篇不禁文理純者備殿五等凡見任官應進士者謂之鎖廳

故事知貢奉官將赴貢院開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太祖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宋太祖乾德中命中書覆試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也然亦未嘗別為之升黜開室中李昉知貢奉放進士後帝以武濟川及三傳劉霽材質最陋且下第人徐士廣等擊鼓論訴遂于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然于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重試所取二十

宋史

十九

六人附名于後共為一榜尚未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礼部貢院合格奉人王式等于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亦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其時殿試徒有去取其不第有自經者由是止品高下先去取矣

開寶間太祖詔貢士十五等不第賜本科出身

又司馬昭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擬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擬同光故事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州佐

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不許

宋有武舉選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藝祖定任子之漆書省六品諸司五品任堂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

宋初進士科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即位堂語宰相薛文惠公云治道長久之術莫若參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士為賦主各臣賢為詩蓋示以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名臣悉自茲出矣

宋史

子

屏

宋太宗時將試進士曰吾欲博求俊彥非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可矣故齊賢以獻策受知太祖有司失于梅選不得第于是并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賜宴袍笏賜詩賜礼記儒行篇八年始分甲錫宴瓊林苑先朝有聞喜宴有曲江宴而瓊林之名自此始也

太宗時郭忠恕善屬文孝通九經七歲奉童子固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揚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立前頃刻立成授秘書省正字以後多賜出身罷後不當太宗因敗元恩常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軍以上並許修補

如遇轉品即許更蔭一子而奏薦之廣自此始有至節郊禮
奏荐而致仕遺表皆與特典

太平興國中太宗親試舉人有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
牒乃詔禁吏應奉淳化中殿試始糊名考校內出扈言日出
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
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

真宗二年封印卷首定五等一二等及第三等出身四五等同
進士出身八年禁東燭併制謄錄院易書

天禧間舉人郭某匿紹麻喪保奉貶官祥符間以解衣檢懷挾
朱

失士休欲止之而犯者衆不得止後御遊英閣讀周禮三年
大比乃知四五歲詔奉士為濶于是間歲奉矣

真宗景德中詔置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体用武
能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為制
科大中祥符初悉罷

祥符中真宗謂宰臣曰累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于是詔
進士六奉諸科九奉特與奏名

真宗時趙自化以方技擬刺郡上命樞密召戒後天禧中翰林
書藝諸局官乃迁至中允贊善而又有特恩博士之制不可

不謂僭踰也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耄銳之士數詘于試後
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或因循不奉欲積奉以應今仁宗
天聖中詔曰奉統殖也不奉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迺來朕
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
棄逐而死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能預于祿位故常
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徂于寬恩遂舉素業領地苟爾震以
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為進取奉先習使倖焉

宋范仲淹議奉人皆捨大方而趨小道才識奉行十无一二請

朱

立州郡奉通經有道之士專司教授俾務于修行明理使
人不溺于華藻又請外郡科解必履行无玷藝業及著者方
許解薦更不弛封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知本鄉詢考方
用密封而又請重假戶冒名之禁

仁宗天聖復置制科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
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科詳明吏理可使泛
政科識明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
待京朝官之被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
之應奉者又有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以待布衣之

疏
有
不

承開送
科宋有
高第正
固科而
應之者
走馬入
都投狀
應試皆
為可笑

被李及應書者于是何弼余清尹洙韓紳張方平輩出焉然
是科罷後不常

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圖
語前揚管子文中子正文內出題每百五字三對制策李和
選題御史潘緯在孝宗朝嘗言進卷率皆宿者廷試豈死素
俗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閣人以為難蓋命題多奇僻註疏故
自孝宣之後无合格者又三十餘年然其觀當時所謂四通
五通者中選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者為奇而初不論其文
之工拙蓋与明廷墨義死以異矣故有博文強記如李巽岩

朱巽

子

原

者聚諸奇僻之書編為制科題目揣摩收拾殆无所遺即范
文正公薦苗鄭公亦為闢一室令觀大科文字且乾德中无
人應制許直詣閤門請應使倖之途歟矣科目取人之弊一
至于此

仁宗天圣中親試武李

宋郊上議詔州縣立李須在李三百日乃聽預鄉試三場先
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墨議仁宗因富鄭不異詩賦
嘉祐中進士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覆失渾厚歐陽修知貢李
痛裁抑之乃廢策挾書韻既而試榜出時而推李皆不在選

今非重
制馬臨

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然自是文体亦少變
馬端臨曰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觀實李故慶曆中歐陽

修欲先試論策擇其執道者先登汰之使司衡鑑者所考少
則易精又既工論策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傳古通
經之士矣

英宗治平中更為三年一奉司馬光請貢院逐路取人隨其所
長各有兩取歐陽修請不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
擇

蘇軾孔文奉言以特奏名命官者垂老无他望布列州縣惟務
朱巽

子

原

黠貨无一思自奮而有聞于時者愿更加考選仍限名額毋
使積弊

張方平上言說科選士以文詞者誠謂其懷道義于中而英華
外溢也言而不度將何覩焉今文格日失其舊而各出新意
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非取賢俗治之意

神宗為意經李深憫貢奉之弊且以西北人林多不在選遂欲
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李請興建李校以經術取
士

直史館蘇軾曰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實好惡

以衣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欺天下相率而為偽也
自文章言之則論策為有用詩賦為无益自政事言之則詩
賦論策均為无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
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死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
亮之士也通經李古无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
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
天下而必欲廢之

王安石言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空
作詩賦靡日月于空言及其入官于世務了无諳解此科添

朱翼

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

神宗從王安石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
周禮記一經停春秋並以論語孟子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
蓋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愚按介甫更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于學者不為无補然
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李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
夫其所著縱盡善无可訖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窮門
雷同蹈襲不淨盡其傳李詳說之工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
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无幾矣况所著又未及盡善乎至所

謂李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端紛然莫肯承

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

五年詔宗室非但免親許應奉補官六年詔進士諸科並令試
斷案律令先是安石奏李官試文且言蔡說張謬文勝而遠
經旨帝曰今譚經言人々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頒
行使李第一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李官謂之三經
新義

神宗意儒李初慶曆間仁宗置內舍生員二百人至此復益
外舍生員三舍之汰開端于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緒自

朱翼

二十五

原

京師至郡縣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
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汰取士而廢
棄科舉

熙寧間裁定任子限年限員之添

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于其

州額名上轉運使司使與鎖所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

宋興以來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自神宗熙寧初行入粟補官
汰出將作監主簿助教諸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粟又賜河東空名誥勅七十道東南用兵民入金穀者皆得

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矣

祐宗熙寧間始主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

哲宗元祐初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李訢
文李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
議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
格先儒令天下李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
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意李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
言誘脇如此其急也右正言鄒浩亦言三經新義者所以訓
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

朱翼

子本

序

專用經術之意也時侍御史劉摯亦請廢詩賦與經並行
遂更科場添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司馬光議升朝官各荐州郡經明行修之士以聞其預荐者不
試州郡禮部准特奏名示天下以敦士行不專于文辭

元祐間哲宗倣古制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其文藝間取
禮部試出之士附置恩科其時御史咎其无所甄別

哲宗元祐初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奉為內外李官蘇軾補添

紹宗初既罷制奉而惠天下應用之文遂絕以三省言始詔立

宏詞科許進士登科者就試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

頌箴議論記難用古今體詔誥赦勅不以為題取死過五人
宣和以後以吳興廢

大現初徽宗詔奉八行專以八行全備為三舍高下不問內外
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為形迹以求入至于請托徇私尤唯
防禁

欽宗靖康初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高宗紹興初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為第二呂頤浩言

景夏詞實勝九成請更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

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无所畏避乃擢實首選詔

朱翼

子本

序

經義詩賦分為兩科于是李者競習詩賦經李寢廢上諭沈
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李遂廢明年詔奉人並習兩科

愚按自熙寧至建炎紹興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其間並
用詩賦幾十餘年耳然其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

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而至率是賦居其三之二此
士不專心先王之李而流于俗好李唐章所為慮歟

紹興間就試者有道李之訛後正字景讓享上言向者朝論專
尚程頤之李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右

王安石稍涉頤李一切據棄程王之李時有所長皆有所短

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孝也上曰趙鼎主程明道公立
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本
之禁至是稍解矣

紹興三年復置博學宏詞科與選者並許召試館職

葉達論曰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
死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
遂獲終身之官爵者至于前後仰相踵人祖父子孫相望于
要地者率詞科之人而其才未嘗中器也是何所取哉且紹
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

朱翼

子个

康

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
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哉

高宗紹興間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
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
是十年之內增萬二千員科本取士不為故見寒士三十
年不得調者矣

孝宗淳熙初御試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至
是唱第後之二日引士射藝

時輒道淳熙中儒生送吳絳張雅正號乾淳休

孝宗朝朱子私議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士且欲使

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折以己
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死不通之經无不習之史
而皆可用于世矣茲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孝宗垂意武科入第五人以上皆做進士甲科恩例然前此專
授以權監之官則所取非所用非所李而後此以文奉
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奉榜有為閣門舍人又過其分
矣

朱翼

子九

康

孺人

淳熙中詔定蔭補恩澤正數

政和初宰臣何執中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李

馬臨端曰舊經書抑史李廢詩賦此崇現以後主科造士之大
指其論似正矣然終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
與詩之所以遭黜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蘓黃之酬唱也群僚
借正論以成其私豈真以馬六籍優于迂固李杜也哉

自韓侂胄奏秦檜故智指道李為偽臺官附之上章論列詔榜
朝堂而劉德秀在旁聞奏跪至云偽李之規以匹夫竊人主

之柄鼓動天下故文法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
既而輩肅上言士狃于偽李專習語錄誕之說中傷人亦
之書以文其非至寧宗慶元中一李諸涉道李者皆不與選
宋時科場條頭如縛胥吏而鄉李里選之意纖悉死道矣然祖
宗之時既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常為李首而以遜其鄉人則
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
恩也延入客次先通謂文則既有禮意也李政張及三人
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礼元祐經
行之李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

朱異

三

序

如孫復蘊洵之用犹出于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
或由于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添已一定豈欲必出常規
然可千萬中之一二耳頃更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
目也

江旭奇曰科目不足重人自重科目耳宋登科錄存者惟二
科耳戊辰以朱文公重丙辰以文信公重

國朝洪武元年下求賢詔三年下開科詔六年罷科不設設存
辟十七年設科李法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科或
從者民及稅戶人才与科貢並選十九年詔郡國奉經明行修

之士已而華宗詞諸科惟存進士科与存辟歲貢為三途並
用

三年賓興會試中式奉人上臨軒親策大臣為受品一甲賜進
士及第一名從六品二三名正七品二甲賜進士出身從七
品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正八品其會試不中式奉人送國子
肄業以待再試有愿仕者亦得受官

洪熙時楊士奇言會試分南北中卷南六北四宣德時允行
太祖開國之初即詔天下特設科李以起怪材抱德之士務在
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有詩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

朱異

三

序

策于廷命礼部頒行科李程武士各專一經必兼四書一
惟主一經之說元三年大比子午卯酉為秋鄉試辰
戌丑未為春會試其試士之制則先之經又次之以論表判又次
之以策宋末兼該登之鄉書即卿大夫之與礼也上之礼闈以俟
廷对即大司馬之進士也而名卿碩輔于是乎出矣

崔銑曰國家造士純用經術正矣然士籍之末士鮮以經身蓋
里選之法既久已棄之而取士止憑科李自以為付之公道
即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負也何也
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

王鑒曰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專以詩賦明經近實而士之拙朴者則皆之謂之李寃耳詩賦玄浮豔然必博覈泛取出于經史一家蓋進士之得人由博古之益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李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李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李寃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李寃蓋自悔之矣今科場玄蕙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而策論可無埃乎

習矣近來頗尚論策而士習既成亦唯狎愛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並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延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者授翰林次科道次却屬而有官者則進陞焉如此而經義之學與矣

萬曆壬子降官龔逢泰中順天鄉試引九年教職及典史狀元例札科余公上言教職雖久總未陞遷典史雖卑原非降謫逢泰由教職還學錄轉司務京察改教夫士之應予權猶女子之待六礼老女可聘貧女可聘而再醮者不可以入宮使逢泰可舉則迂謫改教者皆會試而華族為民教皆可鄉試矣

請斥之

愚按已仕而復應科目宋以前容有之余公瑤圖據今法以諱是已第逢泰前試何歟及仕路奔馳何及得售則科目果不足以及人也悲夫

沈同和者故都御史沈公季文子也萬曆丙辰會榜第一物議騰沸謂五篇抄舊二篇與六名趙鳴陽雷同乃民試之自辰至未僅成一篇遂下法司并逮鳴陽等該刑部河南等司叅看得科場為國家重典姓名係多士儀刑即高才犹存弄下風之心豈白丁乃得占青雲之首今同和奸能蓋世錢可通

未翼

主

神以號次之分明而百計買求不難卜鄰為代筆以查檢之嚴密而多方蔽蔽公坐懷挾以抄謄伎倆乃穿窬小人何為竊取大物行藏真乞墮賤士寧堪驟擢虛名央浼法應投荒懷挾例仍枷示趙鳴陽舍已甚田救人從井三場連合可云不與其謀二草同文則又誰職其咎合行削籍仍擬杖懲招送大理寺審錄覆有得假元沈同和身係白丁首路黃甲藉榜舍肺腑之力拾他人嘔吐之餘換日偷天神出兒沒自南自北有如持券責償曰甲曰科真若探囊取物貽譏月旦猶傳江左之名連捷春秋笑破長安之口未嘗學詩未嘗學禮

趙度之教矣存不能為治不能為子肯構之義何取幸而皇
稜赫々故尔天網恢々使非陰違梓童之神幾乎陽附黎立
之鬼譏遂騰乎撒棘令自犯夫挾書終是裙襖少年誰為領
袖多士陶穀有子難云鳳毛李嶠無兒為豚犬踰閑蕩檢
未聞一線書有鮮耻寡廉但覺渾身銅臭論理論情論法既
自犯夫王章辱國辱親辱身尚可比于人数公車幾滿競飛
白簡之霜法署科嚴宜正赭衣之律日迷五色詎云过眼戰
塲雷動一声難侈出頭執苑英雄三百輩羞尔面顏 祖宗
二百年玷茲科目宜投四裔以禦魍魎何惜三梳不妨遠戍

朱翼

又三

館評曰程榜眼之取唐寅原有為望湯合項之薦求仲更自才
声何物同和有此異類抄謄記誦總非堪元削籍除名亦重
傷体惟是抱抑共惜鳴陽或被竊抄恐非明售覆車誰蹈鑒
負恩于鄉場魁榜聯登惡錮廢于聖世救轉絕望攻趙何心
所願憐才以勸績學

科部以會錄既削沈同和名第一名虛無人請以第二名汪應
元海補者疏下廷議因有中沮之者事遂寢然科會頭非
汪而誰先時張公振海為歛令每以大物屬望于汪先給扁
于其家云天下大魁人謂公具眼

國初九品各官俱有蔭子添近制京三品以上考滿得蔭一子
入監讀書歷事授官一品二品三品所蔭各有差補臣有蔭
尚官司丞者有蔭中書舍人者有國書則特頒有征功開子
錦衣世官

丘濬曰自洪制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李
館然徒之諺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府州縣儒生歲貢廉膳
歲貢生員礼部奏于奉天門下試以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
吏部選用

朱翼

又三

主故事煩日久无暇施教而京用御史十三省用按察司以
憲為体訊察多而化誨少如孫鼎之貞孝陳遜之清方薛應
旂之新理陳子貞之衡文庶因家收養士之功也

丘濬曰同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
与下上同禄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泰多兼儒崇吏浸
固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為縣獄吏而吉
為秦獄吏棄勝為郡吏趙亮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久
矣唐始賤之宋錮其遠奉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監生之外有
吏員三考滿限至部分機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次叙用

陳循建對策曰。溫公。公薦。本為十科。而山林。顯牧。若穴。伊。傅。彌。羅。元。道。矣。使。行。顯。純。固。如。蕭。嵩。之。薦。韓。休。節。操。方。正。如。李。嶠。之。荐。李。邕。公。正。聰。明。如。匡。衡。之。荐。孔。光。經。術。精。通。如。蕭。望。之。荐。薛。廣。德。本。問。該。博。如。張。說。之。荐。張。九。齡。文。章。典。麗。如。魏。元。忠。之。荐。吳。兢。善。听。微。訟。如。兩。吉。之。荐。于。定。國。善。治。財。賦。如。李。祐。之。荐。李。巽。練。習。法。令。如。才。益。之。荐。張。釋。之。則。賤。珍。米。鹽。何。事。不。濟。

愚按。國。初。有。老。人。入。仕。之。科。即。漢。三。老。制。也。有。富。戶。長。授。官。之。例。即。漢。第。十。之。法。也。冬。祖。初。欲。行。卿。奉。里。選。之。法。後。始。定。

朱翼

二

序

科。奉。之。制。尋。羅。尋。優。亦。勢。之。不。能。已。者。後。以。荐。辟。為。甲。選。國。奉。為。乙。選。科。奉。為。下。今。存。辟。不。復。行。國。奉。又。麻。積。分。之。法。車。朽。腐。不。堪。故。惟。科。奉。為。首。科。奉。又。止。重。經。術。而。五。判。不。過。充。紙。漢。重。吏。道。士。天。知。文。法。而。少。虛。耻。宗。重。經。術。士。夫。明。性。李。而。疎。世。務。其。流。一。也。

國。初。郡。庠。生。四。十。人。歲。一。貢。士。州。庠。生。三。十。人。三。歲。二。貢。士。縣。庠。生。二。十。人。二。歲。一。貢。士。意。本。公。也。但。士。人。入。庠。食。餼。大。約。年。二。十。三。十。矣。加。之。以。候。歲。四。十。年。必。七。十。加。之。入。監。守。選。近。七。八。十。矣。精。神。消。耗。志。氣。衰。退。焉。望。其。能。擔。當。煩。劇。砥。

此至當
不為之

朱翼

又

序

砥。清。修。乎。夫。國。家。之。貢。士。亦。以。明。經。者。之。可。以。適。用。也。至。位。予。之。一。官。以。酌。其。稽。古。之。勞。乎。況。縣。庠。若。中。式。若。物。故。去。一。人。則。後。者。早。後。二。年。郡。庠。僅。旦。拔。一。年。耳。其。資。序。亦。不。均。也。譬。之。饋。饋。食。者。其。初。之。日。其。味。未。變。尚。可。需。也。姑。置。之。而。先。食。其。腐。敗。者。以。次。而。食。死。日。不。腐。敗。矣。士。方。壯。年。曰。姑。需。之。而。後。拔。其。老。者。需。之。久。死。不。老。也。守。指。滯。之。法。耗。有。用。之。才。甚。是。為。人。才。惜。矣。近。議。選。貢。則。以。一。日。之。技。掩。其。積。學。之。勞。亦。非。至。公。之。道。也。惟。是。體。積。分。之。法。通。學。擇。其。考。一。等。之。多。者。充。貢。而。二。次。二。等。准。一。次。一。等。則。才。資。兼。收。矣。

江。旭。奇。曰。太。李。生。侯。官。年。就。衰。暮。獎。同。于。貢。而。始。進。之。時。家。飽。志。銳。勢。必。不。甚。貪。婪。年。老。而。志。衰。時。久。而。蓄。聚。則。委。靡。侵。漁。亦。所。必。至。今。戶。工。二。部。開。例。日。多。人。爭。捷。徑。其。守。候。者。又。俱。貧。無。力。者。也。能。保。其。不。侵。公。乎。選。部。日。以。人。多。缺。少。萬。日。而。委。夫。不。能。限。之。于。源。又。安。能。禁。其。流。之。不。橫。溢。乎。府。縣。起。送。者。源。也。當。于。此。限。之。耳。今。部。中。一。切。依。年。吊。取。換。序。校。官。不。遵。選。例。究。事。其。堪。官。与。否。俱。不。問。也。實。心。為。國。者。當。不。其。然。愚。以。為。選。司。書。提。計。司。幕。府。判。幕。衛。幕。州。佐。幕。縣。佐。之。數。為。監。生。應。選。者。大。抵。每。年。內。需。若。干。人。產。若。干。以。待。戶。工。兩。部。

家
有
定
額

例授仍該若干員酌兩京十三省而均派之量其省之大小而定名數若干人。搃以授之按臺又酌其府之大小設若干人。同官更考察以覈其才行。同諸生現風考試以閱其文章如李淺年近給以冠帶不願試者听。行李俱優者發該府起送則部之所選者自與其缺相當諸生無京中久候之苦而該部亦無人多缺少之虞。太李不虛作養之勞而國家實得賢才之用矣。不然使之家老向暮而純得官以人言。若在儒士走承下以官言。單得嚴軟會食均先當也。

江旭奇曰葉春王與宗諫卒也。而名著岳牧吳印郭傳。端流也。

黃公
已和

而並列華津徐與祖。厨役也。而拜光祿卿。况鍾黃子威以吏胥為名守。万祺徐晞皆歷官尚書。武秩如郭登之伏觀奉人。夏原吉貢生宋礼皆致尚書。多堅立。監生則忠貞如錢鉉。盧自如師達。何淵之設礼。黃正賓之衛儲。主賢其可以有方乎。至若荐辟之法尤為近古洪武初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荐用也。王禕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荐用也。桂彦良以徐本荐。劉三吾以茹瑺荐。開濟以安然荐。方孝孺以吳沉揭棍荐。陳遇以秦從九荐。郭傳以宋濂荐。而元故臣寧死不仕者顏子中也。老成明經不肯赴試者黎貞也。建文初楊

東
家

三
十

士奇以荐起為翰林而唐愚士以方孝孺荐。錢芹以疏荐。存永樂中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士徵。已奉南郊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洪武中楊士奇荐儒士陳鑑。審嘉荐儒士吳訥。宣廟有特蘭招隱詩而徵士有范希正盧忠。景泰中訓導者諒臨川聶大年皆以徵至。英廟時李賢荐吳与弼。校論德。不拜。成化廣東巡按朱英布政彭韶荐陳獻章。校檢討。予告。弘治間儒士潘辰以廷臣荐授待郎。歷奉常。嘉靖間文徵明以生員。兼幼享以儒士。王良以布衣。皆荐起授翰林散秩。隆慶初本人趙景吉張宏道袁楠呂潛並薦授國子李正乃祭酒要

宣議也。万曆間祭酒趙用賢請召本人鄧元錫病未至。校待詔于家。召刘元卿校礼部主事。南昌守臣范藻荐布衣章潢。而黃梅瞿九思以孝行荐于直指徐趙魁。乃李呈芬以儒將荐于御史周盤司馬田樂。今巡抚郭子章薦奉人未知德校待詔。輔臣張位荐程相如能便海國校遊擊將軍。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見于經者自周始有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礼謂之賓與當時蓋甚尊事。蘇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衣刀如棘垣如糊名若防盜然為士者須深思何古如此重後世

如此輕又須看當時之于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考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孝曰俊士大樂正又論俊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治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可使治政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身之以祿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詳如此至後世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其畧如此然漢至不如三代拜受之禮然杭州長身功為之駕身當時號為誦說如公

孫弘者猶是鄉人勉勉而來到得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輟褐至本朝始進士及第即放褐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遠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秀才自隋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聖寧後王荆公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此其大畧可見其後便是制科漢因事而本六朝亦間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至荆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設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復得兩三奉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廢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言語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對策射策是時已成

科奉之習然尚理會經義又與時設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科方有詩賦自唐以來孝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士二科盛而孝秀畧是時有記問者則詩明經有詞藻者則得進士二科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到得本朝待選不同進士科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科不過為孝寬之類故當時有焚香臥進士真月待明經之語又進士却有帖經之制至熙寧間荆公罷詞賦帖經墨又併歸進士一科先是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詞者言古今治道簡其程式使得以選問其大又使不得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為相南省試進士富仁不讓于師論時邊讓李廌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公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以師為衆特未令御試文正以為落韻者不當耳皆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出選至荆公始以註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今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後羅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羅詞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大抵洎是有鄉里奉選風俗然後方行詩鄉里奉選之制所以楊館復鄉里且選未几停罷

加程

終是未有這風俗今以為士而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得
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庶可以復古也
周士顯曰薦辟之本士擇而後用科目之本士用而後擇

江一鵬曰以文取士非但光闕治道則文人理李亦未必不遺
如韓愈之文程頤之李皆不得第也然二公之名自重愈之
子昶登首甲而名寒頃之門人亦有不應奉者意自起
矣乃蘓軾又謂上取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取廉則故
車贏馬惡衣菲食苟可以中上治死不用然與其死等會要
吾犹以為不若矯也

朱異

四十一

秦觀曰文詞之習彫篆相摩組給相修苟以譁世取充而不達
于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然有
凌雲之志此其弊也經術之李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
言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古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方言但
說者稽古統三万言也此其弊也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于是矯言偽行之人敬車贏馬竄伏岩穴以幸
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山
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
文辭特甚焉蓋李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李賈馬班揚

朱異

四十二

不至者為鄒中七子李鄒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
休文之撰四聲譜也于是敦朴根抵之李或以不合而罷去
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性弱于其間
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為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
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李者得以尽心于六藝
之文其意美矣然士或苟于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
之意至于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終終之芻狗而後之
士尤而莫之省焉今欲去經術而後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
并為一科則几于取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
德行各自為科以筦天下之士則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
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江一鵬曰釋華野之耕而調割烹之鼎鬻傳岩之築而其濟川
之舟捲礪溪之綸而成牧野之陣德行李士此其效之彰
較著者也然讀伊訓說命之篇可為万世立言之法誦冊書
敬義之旨可為百王先訓之遺則長于德行者又未始不兼
乎文章矣天人三對識淵源純粹之李治安一策知通達國
休之材賢良文章蓋缺之訖而想見其發憤吐德操經明道
之心文章取士此其效之彰較著者也然許景先條中和

之性其文溫潤晏侯湛博孝弟之行其文豐美則長于文章
六引又未始不兼乎德行矣

程錄曰聘召降而為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為漢之四科又復為
明經文孝益輕德行矣然數納以言見于虞書合語言揚本
諸周禮則聘召之時亦未始廢文章也唐之姚宋裴李陸費
韓愈之賢皆異于文本宋之韓范富歐明道晦庵之賢皆出
于科目即有桐江之鈞河汾之隱南陽之卧彭澤之歸嗜溪
流之緝寒玩先天之消息坐閨中之臬比炭河洛之師道亦
展星耳使今世而復古德行之科豈能外于庠校衿佩之人

乎艷服淡粧均為靚女重裘輕纈提是貴介而其人固未易
也如非其有則方命圜族四岳咸薦華士正卯當時稱賢德
行豈能無獎哉

程錄曰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
爵僅、明經甲乙苛科故墨守師說判本唐華元當于國家
之絲粟也然樊英望重失援貽訕深源高卧壽春輒輟果能
與楊文定于忠肅王文成諸君較隆論列否也

愚按隋唐以詩賦而論行之法亡宋以經術而居業之本隘故
今人思復開辟奉之路則謂明經之士句比字擗早已守殘

朱集

冥心鳥跡之中、織詞魚網之上。其失也僻。李稱繡虎、搜雕
龍。若墨子之飛鳶、類宋人之刻棘。其失也巧。韓若春華、彩同
夕秀、盈篇皆月露之形、滿紙尽風雲之色。其失也靡。夫充言
而詘行、烏有而鵲聲。燕雁之姿、凡為銜幣之技。此其所短也
至于道古昔、明先王、憲古以入官、多聞而建事、不可皆矣。然
而所奉之士、托宿于仁、假道于义、仍朱博之翰音、衆淵源之
白雲。其失也冒。人趨月旦、戶有品題。鵲蓋傾于有道之門、流
水松于元礼之室。其失也競。奉一藥百、操瑕棄瑜、以二卵而
失千城。因三至而疑曾參、其失也刻。夫曲奉為方正、別宅為

中

孝廉蒲輪之徵、凡入霄壑之市、以其所短也。至于砥節行、惜
名、朝重純德之臣、野推不二之俗、不可訾矣。相提而論、明
經之詩典章、統辟奉之修實行也。而明經之工、擊悅亦統辟
奉之盜虛聲也。何必此低而彼之昂甲是而乙之非乎

白氏曰明試重奉、聘召操聲、釣譽、飭儒、必執真修一也。聰慧
具、必資紀載、弁髦六經、誰復誦法二也。田夫野叟、高談金馬
與、是賤吏雁行、縉紳三也。弛禁廢防、人皆由竇四也。上不標
叔下多橫、訟五也。沿淞易備、任人難戰六也。故夫設衛列、聽
可以稱密、不啟我雲、得月之味、投笑射、可以語公、不貽我

李公門之訓。名易書。鬼神莫測。不致投刺通名之換。而題
甲乙文義。是微不來。寒門世族之誚。則見科本之優。于存碑
也。

館課曰。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嗟疾徐之即
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攸關。其父負戴。子可不問。其師
誘之。勤習。勤稱華脫。蒙泉。不亦濁乎。既進膠庠。對趙尼父。宜
辨明新之工夫。別義利之輕重。躬奉躬習。躬悅躬樂。誠則數
其所得于文。仕則達其所文于政耳。碩廣求帖括。日工雕鏤。
袒楊而玩。高明之句。齋親而誦。達遊之章。書自言。人自人曾。

朱翼

四

庫

不思國家。何賴于我。而劣年作。界且薪。懶之錄也。及其致身
科名。邑里交慶。而乃謂棟樑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吞
都市。猗猗僕從。囁囁公庭。習者在閭。詎者盈衛。而乃自誇李
成。科目之敵。抑至此乎。

館課曰。上好以文。乃極風雲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操滌之深
功。響應必捷。善良必衆。其善一。盤悅之工。仕版可棄。業以行
收。烏容捐棄。則主露其短。其善二。與其糊名易書。以下求
上。孰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非枉己之風。可致正人之效。
其善三。筆諸之門。可竊入。滿真修月。且豈竊人行。縱心不。

枕念死。行其善。四父母愛子。祇擇榮驅之。攻苦修身。儻
自足。基化其善。五司衡計吏。可不相蒙。行本不副。可獲連坐
其善六。

江旭奇曰。本行揚言。皆取士之法。而言行亦有相印証處。如行
急。則言必不繁切。行峭急。則言必不溫厚。析理細者。廢事
繁。則不待不恕。故拾所遺。而非以獎。即奎所知。而非以贈。似
死事于過苛也。不然。若古鄉奎里選之。沐夫非純。任舊相獎。
賞之士耶。

朱翼

四

庫

我國家。弥天置羅。大川結網。白駒出于空谷。豈免响于中林。至
今家傳。早麓。寒咏。芳義。列不之。所滋培。有日矣。十步之內。簪
以朱草。百仞之岡。疑有伏豹。惟夫主贊。幣先以作其。華耀
采之氣。而量才器使。以作其。追琢砥礪之仁。新以標之。九
可收。三五可放。夫九。三五而弗置也。則大者可積也。矜之
全之。三敗可寬。一肯可贖。夫三敗一肯而弗苛也。則瑜者可
積也。與其委明珠連城于湖海也。毋令。而藉之。身其。金
璧玉環于沉滯也。毋寧疏而適之。如。及。發。洲。如。新。初。舊。彼自
張其氣。死。務以氣折之。說在越王。之。或。恐。姓。如。米。孩。之。入。道。

廟如黃流之在玉璫。彼欲察其志先務以志察之。說在戴晉生之論漆雉。如魯之靈光。如周之清獻大鏞。彼自愛其名先務以名淫之。說在子方之存老馬。如單采之舍光。如光淵之在匣。彼自完其節先務以節毀之。說在野婦之泣者。皆其過之也。若萍梗之若鴻毛。其退之也。若墜淵。其忘之也。若遺迹。其美之也。若嬰兒。其困之也。若戲劇。其執之也。若仇讐。其羈之也。若牛馬。是必使扶輿斬其光。盛世固其光。賢先極其鴻先漸遠。窮唯之珍不擇于走。環美之彥不輸于國。三孤隻影。九列寒心。庶士輟精。百工短氣。而欲希訪常鍾鼎之續事。

朱墨

甲

庚

玉燭金甌之慶安可得也

徐波石曰。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務罷了三十年耕耨。蓋謂須務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于利祿。而不知返嚮。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袁氏卿曰。漢時公孫弘為郎。罷歸。授奉廷對第一。刻向罪廢。後復授官。何况現任官。綱其科第。使上官鄙薄之。而彼亦自以爲日暮。窮達先後。高明之志士之有志。科場者又老朽。固拘不待及時。選任惟武科。許指揮以下。皆得應試。此制雖嚴。人

騎射甚善。文科亦當訪此例。使雜職流官以上。皆得仕優。而本執本任。地方科奉。卿試其奉人。官奉差及親習。到京方得。今試則亦先駁撥。贖賤之患矣。宋取士之法。隨時更易。今獨膠守士林。官方皆日壞已。

霍韜曰。古者胥靡之隸。城旦之卒。皆得聘召。服官。故有脫脫縲。縲而即拜上卿者。亦有甫罹刀鋸。而隨建偉績者。才如霍子。皆若孫臏。文如馬廷。武者鵬舉。皆出于罪餘。况微多文。致歟。鮮公評。禁錮于未仕。寬同怨。女斥棄于。考察。慘者。遂歸。此。惡。宋林相之所以繫東夷。推。不可不慎也。

朱墨

甲

庚

江旭奇曰。國初設荐辟之科。荐當是一科。辟當另是一科。周制大國三卿一卿。命于其君。二卿所自辟也。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其君。一卿所自辟也。公侯子男之士。以下皆國君專之。漢制諸王國皆設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皆唯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此辟召之法。而由來也。至武帝詔凡王命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而臣下辟召之途稍隘。然州郡佐史。仍自辟用。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其後沿而不更。又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可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至于公府之辟。命

充廣東漢之世則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至相府史恭邑少博李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奉博李洽聞為儒者宗師辟司徒李卻府又有五府俱辟如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名公巨卿以能致吳卡為高而後卡英士亦以得所依乘為重

馬氏端臨謂兩漢二千石長史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器多取宦屬矣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黜唐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恒必由之後世長史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以三互之法不使之

朱翼

四八

辟

效職並能于本土士之矣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縣守令共理其民者皆貪饕奔父之胥吏矣
隋時州郡死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莫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各由科目矣去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溫造張搏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黑之士者若裴度之

朱翼

中九

辟

于栢者杜滄之于李誠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畧者多起自白衣刻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嘗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李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多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後拘以資格限以奉主蓋去古添愈速而倜儻跼蹐之士其不諧繩尺于科目受羈勒于鈐曹者少得以自達矣我明臣以薦辟名科然藉輟行而輟止若辟則舉于未之聞也
江旭奇曰國制考察年老致仕而行取科道又必三十以上于年齒亦太拘矣周之太公八十而鷹揚于牧野漢之充國七十而虎捷于金城王將軍老耄收勝楚之功焉伏波矍鑠尚建武陵之績申公八十就徵而與明堂之叔張東之八十靖難而成反正之功文彥博九十以太師再起平事于宋哲羅結元年一百有七以侍中總攝諸曹于北魏何云老也賈誼二十四而陳治安之策鄧禹二十五而陪中興之佐孫策二十五而威江東孔明二十九奮起南陽于奇之于齊甘羅

之于秦張辟疆之于漢謝玄之于晉陸機之于唐何云少也
至若公孫弘六十朱買臣五十胡廣馬道之輩非不老成又
焉用之

國朝七品官由儒士出身稱儒林郎由材幹出身者稱藝林郎
流品亦太分矣按余公中宇說順記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刺
胎髮文用克長克若之語吏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為嫌
既冠長又冠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至易之楮廉問都城
受園樂敬器甲利敵戎言太常寺有舊祭服可以表甲少卿
劉班即具葉欽獻于朝以付書史作字楷而歛平端無錯

班將上馬主侯之既至脫兩字更寫至三其誤如初班恐責
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在祀祭服敵則焚之今國家迫急城
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侯
朝廷來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札而有獻也班媿歎而止誰
謂吏無人哉

學校

陳禮嘗曰四代之李虞則上庠下庠則東序西序南則右李
左李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右庠東序右
李東膠太李也下庠西序左李虞庠小李也辟雍即成均也
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則右李也蓋明之以法知之以道曰辟
雍以成其虧均其不及曰成均以習射事曰序以修德行
曰膠以樂祖在焉曰瞽宗而以居心焉曰右李矣蓋周之李
成均居中其左東膠其右瞽宗此太李也虞庠在國之西庠
此小李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李則三代共之朱子曰庠以養老為
校以教民為又序以習射為又皆鄉李也李固李也
宋之書曰虞之典樂周之瞽宗皆以司教漢武從仲舒之言因
文翁之化乃立郡李後漢或賜布疋或給李宮然西門自漢
蘭臺私定文日益顯若王咸本幅全者千教林宗唱又得者
三方則兩都與李之功可觀已魏隋分為四李後固因韓而
改李士館王儉家崇簡七十人而列於焚死唐有二館上李
文風頗振也嘗飛騎亦肄業授經諸侯首長亦進子入李貞
觀時東修之札行于皇嗣麗正之院掌子事相可謂盛矣然

論堂三館展期為國終朝之而訂漆不停既夕之天刑言上
羅國子博士不免啼飢廣文先生猶嘆死起迂祭酒者謂散
冗之地為博士者躬鋤犂之事而官者魚朝恩待判監事何
其褻哉宋初賜經書于諸州慶曆間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
慶院為之熙寧間從御院請始賜錫慶院創之崇寧三舍之
法時賜錢雅樂歌詩一夜乃散然生徒跋政孰明蘇頌之
心追遠踰年擬起虞著之微月書孝考為孫父三經新又
豈合奎訓他如律李箕李書李益李臣李小季之類又何足
言哉

朱熹

李

李

諸侯之季小季在內太季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
達于外故也天子之季小季居外太季居內以其選士由外
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丘氏潛曰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于命伯夷典禮之後
命夔典樂教胥子孟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于天下與樂之
所敷者專其教于國季也

葉文康公曰季政掌于樂官者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
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心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
形故其入人也深化人也易漢時郡國遺士受業必詣太常

為博士弟子執古意也

師氏以徽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誠意正心
之事二曰敏德以為行本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孝德者尊祖敬宗之事知逆惡者真知逆惡之
非而自不忍為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
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中祀先祀
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季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

朱熹

李

李

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
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祭祀之容穆、皇、賓客之
容嚴格矜莊朝廷之容濟、翔、衰紀之容繁、鎮、軍旅
之容整、諄、車馬之容匪、翼、德行東也藝儀表也
射一曰白矢、矢侯過而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
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高鏃低而去剡、鏃也
四曰襄尺謂臣与君射不身若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
并儀謂四矢矢侯如并之容儀也五御一曰鳴和鑾和在武

朱翼

李中

李中

塞在衙升車則馬動而和蓋相應也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
勢屈曲也三曰過君表謂揭纓旃以為門表纓質以為觀間
容握驅而入繫則不得入君表即揭纓旃也四曰奔交衢謂
車在高道其旋在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
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六書一曰象形為日月之類象
其形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三曰轉註
謂令長之類四曰指事謂本末之類一在木上為末一在木
下為本各指其處事得其宜也五曰假借謂公侯之類一字
而用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形聲一也九教一曰方田以御

田畝畧域二曰粟布以御文質交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粟
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寡方圓五曰高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
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微互見八曰方程以
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季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
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

吳徵曰樂之入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人鼓舞于其中血氣和

朱翼

李中

李中

平志慮統一非僻不作動與理會此成均之教法也

大胥掌李士之版以待教諸子春入李舍采合舞頌李合聲版
藉以致其來也萊蘋蘩之屬古者士見師以菜為廩舍舞謂
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頌李者頌其才藝之所稱合聲亦謂等
其曲折使應節奏者也

小胥掌李士之徵會而比之釐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
者李士之未至者徵之使來李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較其
能否也

丘氏潘曰李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釐之罰爵也重則撻之

所謂於作教刑是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遠

于國之俊秀皆造焉凡入李以齒將出李小胥大胥小樂正

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

卿大夫元士皆入李習札以化之不變王親視李不變王三

日不率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之法凡李世子及李士春夏李于戊秋冬李習籥春頌是
弦秋李礼冬讀書

王制主于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于教世子而固之季士亦及焉蓋其位自有貴賤而他日將並有輔世長民之責不可以不教也

江旭奇曰大季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季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季游其志也時覲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問季不躡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祭菜祭先師以蘋藻之菜也歌小雅鹿鳴四牡皇華蓋以居官受任誘其初志也擊鼓以召季士而

孫儀以出其書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夏形員楚形方朴以警其怠忽使之收欽威儀也禘五年一季不五年不視季優游季者之心志也春秋視季使現而感于心不言以盡其理歎其自得之也幼者未能問未必知要故但听受師說而无所請亦長幼之等不可踰也

江旭奇曰大季之添禁于未祭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隄而後施之謂孫相親而善之謂庠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祭然後禁則杆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季則勒若而難成難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修独季而无友則孤陋而寡聞茲朋遠其師

燕辟廢其季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大季之於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養故君子之于季也歲焉修焉息焉游焉

虞傳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季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覲孫博所習弥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季之樂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父季而渝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大季者賢士之所聞也臣願陛下與大季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尽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太史公曰秦焚詩書坑儒士六藝沒此缺矣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礼叔孫通作漢礼儀圖大常諸生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嘆興于季然尚有衣未遑庠序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季士靡然嚮風象弘為季官与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以及外請因旧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

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請著功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彬々多文學之士矣

班固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功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袁黃曰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為李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屬僞員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蓋湯文深意忌以上方向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也惟狄山以博士稍

集

李

集

持正論抗湯遂觸禍机又按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党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李校士不升于太李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于太李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故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騁不精无怪也

光武建武中賜博士弟子各有差講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礼大小戴春秋賈頤十九

年車駕幸太李會諸博士論难于前又詔諸生雅歌擊磬

日乃張明帝永平初臨辟雍親行大射礼漢書儒林傳叙曰初光武始建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明帝即位親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礼是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难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視听者盖億萬計又為外戚四姓立李千南宮号四姓小侯李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考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李盛矣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

集

李

集

相視怠散李含頽敕鞠為國疏順帝感翟酺之言更得大李大開拓房室

東坡南安軍李記曰李莫盛于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設政可為近古然率為党錮之材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初灵帝好李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玉書烏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蔡邕酒樂松賈護多引趨勢之徒並侍制鴻都門下喜

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列焉

按鴻都門漢宮門也李乃天下公而以為人主私可乎乃馬氏以為西都待詔金馬門之比謬矣明帝臨幸辟雍自為辨說已失人君之体帝会白虎觀制臨决夫六经残缺而欲定是非于一言难矣故鴻都之興蔡邕以為白虎釋义寔啓之也

東晉咸康初國子祭酒太常馮怀以江左寢安請興李校帝從之乃立李校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宋

文帝好藝文使丹陽尹庠江何尚之立玄李太子率更令何承

天立史李司徒參軍謝元立文李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李

司馬光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于老莊虛无固非

所以為教也夫李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李哉

宋太宗置聰明現以集李士亦謂之東現後以國李既立省之

時王儉為相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李士館自宋世祖好

文章士大夫无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礼染及春秋言論造

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

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諫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仁壽初

詔以天下李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晉國子生七十人太李四門及州縣李並廢所散遣者數千萬人刘炫上表切諫不听又改國子為太李

袁黃曰史臣以為文帝暮年精華稍竭致然而水心桑氏謂其心實謂空設李校未足以得人皆非也惟馬氏以為由其不李故耳得之牛奇章不可辭其責矣

唐武德初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孫于秘書外省別立小李唐

制凡六李一國子李二太李三四門李四律李五書李六算

李而皆隸于國子監太宗即位益宗儒術于門下別置弘文

宋

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李舍一千二百間國李太李四

門李亦增生員其舊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

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无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

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李于是國李之內八千餘人國

李之盛近古未有高宗龍朔初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李

隸蘭臺算李隸秘閣律李隸祥刑玄宗開元時始令卿貢明

經進士見說國子監謁先師李官開講問一有司為設食清

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開礼焉七年皇子詣國李行

齒習礼

開元禮載皇子行束修禮皇子服奉生之服至奉門外陳束帛一篋五尺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五臠于西南上有跪奠薩再拜博士之儀嗟、唐犹行古之禮也重道者庶幾見之哉
代宗廣德中國子監成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听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任

愚按故事釋奠講經宰相率常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听未為失也至是以熏腐之餘而行監事列于文武諸臣之上豈惟章甫逢掖羞之介冑之夫亦以為辱矣

雜纂

卷一

李

自天寶後李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置西監士而館先定員憲宗元和間始定生員西京東都六館生徒各有差咸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又建言群臣輸光李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万刺史萬詔可

宋太祖建隆三年上幸國子監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圣先師先儒之像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臨幸為太宗端拱初幸國子監謁先圣禮畢命博士李覿對御講覿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升高坐上因降輦

命有司張布幕設別坐詔覿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別坐覿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

慶曆中范仲淹數言興李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翰林李士宋郊等合奏畧曰今教不本于李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譽李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上著而教之于李校然

雜纂

卷一

李

后州縣察其行履則李者飭矣故為設立李舍保薦李之法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李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瑗兼李正始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時

方尚詞賦獨湖以經義時務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類故天謂湖李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高第及為政多達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慶曆中興太李有司請下湖李取瑗之法以為太李法著為令
神宗元豐中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三舍生共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封弥騰記如貢李法而上舍則李官不與考校諸齋月書李生行藝以帥教不戾規矩為行治經程文合格為藝

國制生
利與而
陳王道
王適果
耶

先是李規有殿罰之條至是用司業來服言四方來試禮部

者有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李規殿罰

馬端臨曰子產不以鄭人執政之善否而毀卿校益以李校

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李模加言變法事忤介甫則

李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

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李規殿罰之條則太

李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為一道德可乎

靖康初正言崔鷄曰馮澥言士先異論太李之盛也此姦言也

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端逐而

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无

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无異端之討也

高宗紹興中葉林上書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李晉元

帝興于江左一年而建太李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

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未嘗以恢復為辭我宋以儒主

國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不過費陛下二現察

便之月俸願益復盛典以昌文治至十三年始建太李自後

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初尤密

朱子曰熙寧以來所謂太李者但為名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

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浮為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

于入理者既死求于李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

濫告達之私而已師生間相与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

之實而月書李考者又祇以促其背利苟得冒昧死耻之心

殊非國家所以立李教人之本意也故輩其弊若一遵仁

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李官而久其任使

之明道藝以教訓其李者而又痛殲解額之濫以还諸州

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

諸生之賢者而時命以官則太李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怀利

干進之流自无所為而至矣如此則特榜之汰固可罷去而

混補者又必使与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即彼有鄉李之可望

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李校而天下之教授只五十三員蓋重

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

又必試中而後授則与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選選至矣

熙寧之主李校不过欲使之習誦新經附和新法耳紹聖崇觀

而後群儉用事既正益甚遂立元祐李術之禁又令郡縣置

自詒者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言休兵節用則恐額元祐

之季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順觸逆者也

江旭奇曰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後于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李宋頌首祿文治亦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縣始有李我 至祖于未即太位之先即建國子李權許存仁為博士以專李事設堂正以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凡六主積分之法幾內補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引先應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二閏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閏九月附選此太李出身之資格也其養士之制則各門設官課司以

李

李

李

收商稅并州縣供輸以為供給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而膳夫有誤會饌之罰蓋臣草創之初其厚養多士已如此周密今會饌之典已廢故立文莊有申復之說

明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李八年立社李

江一鵬曰禮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李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取之有儒宿李後科目無乃取之乙榜李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並要故居是官者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故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養主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

廷待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累不加禮而乙榜李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使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

高皇帝卧碑一生員非干已之大者毋輕訴官二生員父母有過必懇告再三毋致陷于危辱三軍國政事生員先出位妄言四生員有李優才瞻深明治休年及三十愿仕者許數陳王通由教官上有可以聞五為李必尊敬其師毋妄為嘲唯六為師者當竭忠教訓七生員勤惰有司度如考校八在野賢人果能鍊達治道許赴奏九民間寬抑自下而上陳訴十

李

李

李

江西兩浙江東之民代人訴狀者不許十一罪人毋妄連言十二十惡之事有干朝政許密以聞

憲皇帝置三等簿德行優文業躋治事長者為上等或有德行而劣于經義或有經義而短于治事者為二等經義雖優治事長而德行或缺者為三等非上等不許貢科

程子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淨賢才為本宜先凡命進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忠恕李材良行修者延聘教道導于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李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李洒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至人之道其孝行皆中于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孝明德尊者為太李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李擇士入李縣升之州一宿與于太李太李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知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官孝悌有燕恥禮遜通明孝業晚達治休者

朱子曰今之為泐教之詳取之富反廢泐汰至于再三而其其不越乎先用之空言

朱子

朱子曰李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坊舍糊是非都沒理會

程子曰李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之泐是訓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李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吏高下

程子曰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李解額至五百人未者希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受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

士風日薄今欲量番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

朱子曰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李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死以給之而至于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不足則亦豈可不謂之難哉

馮應京曰禹稱德惟善政、在養民德之府事修和不聞分治與教為二也周官大司徒鄉大夫之職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朱子

朱子

州長党正族師閭胥各以時屬民讀法改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

士也資貴于君資富于民寧不賴養哉世之頌文王者不曰考考作人則曰奮髦斯士頌武王者不曰鎬洛辟雍則曰肆于時夏周才之盛文武盛之也夫嘉谷美種也良農寧不耕之而自豐梗稊美材也場師寧不灌溉之而自大哉

馬端臨曰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黜政施令先非教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政、與教始殊塗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書掾

則師所以教其弟子。士方其浸季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乎簿書期會之新規。故季術皆筌蹄。而李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生之治哉。

文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兼四代之季。虞庠則以舜為先。夏學則以禹為先。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各取當時左右四至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

鄭玄曰。周禮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塾。宗此先師之類也。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也。

魏了翁曰。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傳而事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吳生。都呈位沒。祭大。悉非諸生所傳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于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名祭其先師疑。

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主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而先王之道分裂矣。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後漢明帝永平中。以李躬知天地人之事。號為三老。桓帝知五行之更代。號為五更。又取象于三辰五星。皆養之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礼于李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大。

安帝延光時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太史中詔太李及魯國四時脩牲三以祀孔子皇太子講經

行釋奠禮于太李自是惠帝元帝皆繼行之至成穆孝武三

帝則以講經皆親釋奠焉

南宋元嘉中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宜設軒

縣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存享之禮

北齊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李必釋奠禮先至先師每歲春

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以至諸生階下拜孔至揖

顏回郡李亦行之

隋制國子李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至先師州縣李則以

春秋仲月釋奠

唐高祖武德初詔國子李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自

親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

立廟

太宗自視初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李以周公為先

至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至人庠序置奠本錄夫

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至顏回為先師請停祭

周公升孔子為先至以顏回配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李釋

奠于先至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

獻初釋奠以儒官白為祭主至是中書按禮請國李釋奠祭

酒為初獻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二十

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圣

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

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曹逸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重

于國胃自今有事于太李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永徽改制先忌等有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至

即文通有得失之議遂復旧制乾封總章間追贈孔子為太

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通考曰唐貞觀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至

夫至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

如十哲七十二矣以傳受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

可言先師唐時反多不享祀蓋拘于鄭康成之法而以專門

訓詁為足得至人之傳也

開元間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克國公閔損等九人

為侯曾參等七十三人為伯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主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進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閣下以下皆為公曾參

以下為侯左丘明以下為伯至仁宗嘉祐初詔稱真用盤歌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先聖荀況楊雄韓愈並從

祀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大觀間詔諸子思從祀四年詔加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

鎮圭並用王者之制理宗淳佑初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

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景定間加張栻呂祖謙伯爵

朱熹

十四

卷

從祀孔子度宗咸淳中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顏孫師子十哲列邵雍司馬光子從祀元成宗大德中制加

孔子號曰大成仁宗皇慶中以許衡從祀孔子文宗至順初

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

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

從祀孔子

丘濬曰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至像之東因王安石配享乃

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章去安石增入曾子子思俱坐

于東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

不知始子何時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面

至初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展祭于闕里洪武三年礼部更

定釋奠孔子祭器礼物正位犧一羊豕一邊豆各十銅一簋

簋各二酒尊三爵三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

御製祭酒誥畧曰祭酒不独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且

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

酒

憲章錄曰成化中祭酒周洪謨言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

樂用宮懸天子之樂也宋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被以

憲章

十五

卷

天子克冕 至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礼份舞則

用諸侯之樂以礼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礼則礼為備乞初

廷臣計議增建豆為十二人份舞為八上從之後世宗改稱

先師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礼迎送神各再拜三樂

三奏舞八佾而尽去勝國之旧樂可謂隆之以正而後有作

者无以加已

江旭奇曰昔称仲尼為王則八佾安僭今称為師君師者也

用八佾匹夫而為天下君与為万世師何別

程敏政曰臣聞古至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堂極報

功而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久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是猶欲以功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万世天下祀之万世祀之則廟庭之間備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莽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而羞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堂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所著洪範五行傳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曹達以

缺頌為即附金圖識王弼与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點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戴圣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惧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甯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辱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如守襄陽則教備遺洛中費要伐吳之際因所獲之訊斥殺江陵之人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氏公羊高谷梁赤之

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几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也若馬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今當理孝大明之後易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暴恠妄之迹將自甘于効尤之地至于郊農廬植郊玄服虞范甯五人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李臣愚乞將戴勝劉向曹達

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祝爵罷祀郊農廬植郊玄服虞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万言号后氏曲臺記戴勝等皆受其業乞加封爵与左丘明等一体逆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矣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中依孔子弟子在家語作中緯史記作申竟其一人也今廟庭逆祀申依封文登虞在東庑中竟封臨川侯在西庑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姦勝而孔子稱環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曾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奏丹顏何疑亦為字登相近

之誤如申叔中党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叔中黨位号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宜罷其祀。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仍其旧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可也。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退楊雄進董仲舒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至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礼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乱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

朱翼

九

張

也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經之類皆非其作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体要處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現古今之變措諸事業舒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迄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祀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程子詳李制曰宜建尊賢之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李

朱翼

九

張

者得以矜式朱子小李書亦倫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歆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吳之堂其沒也乃不待與張邵並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同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先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先著述臣考之礼有道有德使教于學者死則以為祭祖祭于祭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祀于李宮最得礼意程歿政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无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席下臣考之礼子之齊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季皆所以明人倫也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礼也哉繼出于后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夫子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先繇祀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李如鄉矣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祀國公顏先繇葉英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礼奉聖賢之意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漢溪周子子屬孫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逆游朱子之父章齊先生追謚獻

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
李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桧和議奉
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珣朱松從祀啟
聖王祠使學者知道李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
矣

洪武五年嚴孟子祀享文廟諭年上曰吾聞孟子辨異端闢邪
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嚴楊雄從祀董仲
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月進封吳澄為
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進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

卷八

八十

沈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進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
嘉靖九年上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
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祿先矣左立明以下祿先儒
去塑像設木主嚴公侯伯諸封爵申寔申振二人存祿去
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曹達馬融何休王肅王
惲杜預何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蕭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
甯七人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陸九淵從祀後又以濮
毅進歐陽修改祿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廟立祠

祀齊公叔梁紇祿至公以顏無繇魯點孔鯉孟孫氏配祀
祿先賢程珣朱松蔡元定則從祀祿先儒

舊稱四配克國復至公卿國宗至公沂國述至公鄒國至公

十哲左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

南右鄆公冉耕齊公宰子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兩虎東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

侯曹黜酒昌侯商瞿平輿侯添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

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幸上蔡侯曹卬枝江侯公孫

尤馮翊侯秦商富津侯顏高上邳侯壤駟赤成紀伊石作蜀

有若似
聖人其
論語宜
若十哲

卷八

八十

八

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吳容嚴富陽侯顏祖澄
陽侯句井疆鄆城侯秦祖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沂
源侯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樂欽堂邑侯顏何林慮侯
狄黑鄆城侯孔忠徐成侯公西箴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
非文登侯申振濟陰侯顏吟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况睢陽
侯穀梁赤萊蕪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生牟伯
鄭衆維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
伯韓愈豫國公程顥新安伯即雅溫國公司馬光建寧伯胡
安國華陽伯張栻將樂伯楊時魏國公許衡廣西覃父侯

不文。高安侯公冶長北海侯公哲襄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
 高崇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
 鶴臨沂侯冉孺汝陽侯伯康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開
 高宛侯漆雕徒父鄒平侯高澤當陽侯任不齊升平侯公良
 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吏郕城侯鄒單祁鄉侯罕父黑
 錫川侯申寬歷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鄒胸山侯鄒固樂平
 侯原亢胙城侯康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唐侯却遲臨朐侯公
 西與如內黃侯遽伯玉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
 張博昌侯黃叔棄中都伯左立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
 勝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國廣川伯董仲舒岐陽伯賈逵
 扶風伯馬融高安伯鄭玄任城伯何休涇陽伯王弼新野伯
 范甯道國公周敦頤洛國公程頤邵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
 封伯呂祖謙崇安伯蔡沈浦城伯真德秀臨川郡公吳澄
 述祀之典其祀起于漢延光而其議定于唐貞觀自左立明至
 曹遠二十二人是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况揚雄韓愈也至
 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
 張栻呂祖謙也至咸淳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胡先生慶中
 進許衡而至順中又進董仲舒焉

蓋祖首建本李敦去

孔聖塑像祀神主于廟庭當時上廟祀議而欲黜荀况揚雄
 筆耆宋濂也上考正祀典疏而欲進王通胡瑗者程敏政也
 至英宗朝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焉至孝宗朝而
 益以楊時馬世宗悉厘正之至穆宗又從祀官之請進薛文
 清瑄

萬曆間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鄒德溥曰祀文成以勸縉紳使人知用世之李祀白沙以勸遺

逸使人知不用世之亦為李

陳皓曰釋奠者但奠置祭物而已主于行礼非報功也

朱熹

卷三

呂大臨曰釋菜之礼之至簡者不在多品貴其誠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主李釋奠于先聖先師一也四時各釋奠

于其先師凡四登連前為五天子出征反釋奠于李以獻誠

首六也釋菜有三仲春上丁入李釋菜合舞一也

器釋菜二也大李始教皮弁登菜三也釋幣惟

是也

視學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王先師焉有司奉事以命始之養也連東序釋奠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遂饌省醴養老之具遂養咏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具其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郡吏曰反養幼于東房終之以仁也

朱翼

八十四

書大傳帝入東學上觀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吳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禮書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誡告也

漢光武建武初嘗起太學上環視之十九年帝太李明帝永平

初臨辟雍唐高祖武德中幸國子李釋奠宋太祖建隆初幸國子監觀製孔顏贊仁宗天聖初幸國子監召直講馬龜符講說孝宗淳熙中幸太學命禮部侍郎李孝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太學

朱翼

八十五

我高皇顯幸太學釋奠命講列聖以來凡即位改元及郊祀之後必先臨幸入文廟則躬釋奠之禮御宴倫堂則賜坐講之榮肅皇帝重幸太學行升殿四拜之禮莊皇帝泛禮臣之請行幸太學之典其奎章宸諭鴻儀大齋載在臨雍錄者若命司天候氣擇吉若命司空滌爵陳器若召至流于孔林徵世胃于顏孟若敷高懸令李習陸臣与之觀禮若駐蹕而易皮弁升廟而躬三獻若發至學于周易寃帝德于禹謨若命坐賜茶有詔錦衣寶鈔有賜凡既章、著矣而勅諭之辭又有曰五倫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又曰六經垂憲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甚備

萬曆初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儒臣進講文武大吏環視而拱听召三氏于闕里賜師生之坐書而錫宴錫饌幣牲養老之義尚希之講蓋礼言達學而有設饌省醴之儀乃至王所以使民興孝興弟以大推恩之典者也

養老

內則凡養老三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言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札皆有惇史

天子之子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養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養之太宰庶老庶人之老者養之小宰故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

養老

卷六

卷六

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缺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犒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黼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有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商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六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饗掌耆老此周人以享禮養老也行禮言飲射

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樂記曰食三老更于太宰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漢明帝元初中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雍之禮而未及臨事聘眇小子屬當丕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太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輜輪供綏執授侯王設警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酢祝饌在前祝嘏在後升高鹿鳴下官新宮八佾俱修万舞于庭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之禮三老言曰五孝六順天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五更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山願陛下顧

養老

卷六

卷六

之以濟黎庶帝受言禮畢贈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唐則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于太宰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

祭祀

舜初為顓禪之祭以攝位告後巡狩至方岳有柴望之祭先郊之名夏后氏尚黑故于日既沒而黑為闇祭殷人尚白故于日方中而白時為陽祭其郊制亦未詳論郊祀者亦準諸周禮而已固不必如漢儒之言緯書而強釋祭法禘郊祖宗之義也

周礼大司馬伯禋祀昊天上帝兆五帝于四郊

肆類上帝人知上帝之格于天矣而不知精一傳心者上帝之所居歟也柴望告祭人知武王之格于天矣而不知執競

樂義

八十九

樂

其心者帝心之所以簡在也後世祀天之礼如分祭合祭之儀九王五帝之辨汾陰泰時之祀牲帛祝嘏雖文純于子父母平日既无軒壺承考之能又向无承順順志之歡乃欲以三牲之養悅其心也胡可得焉

愚按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帝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上帝之牛角爾菜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持地而祭貴其有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万物无不可称之者故因

其自然之体也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祿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主澤宮以听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缺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听之示民嚴上也郊之日祀掃洒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听故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质也旂有十二旒九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歟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盾以示內心之勤也

樂義

八十九

樂

故因丘掃地陶匏黍稷疏布棹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旂九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音黃鍾太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九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祀天之礼及矣

江旭奇曰善事父者不徒有服勞奉養之節而又有先意承志之孝善事天者不徒有明禋昭假之文而又有上帝是祇之心祀礼者升中于天而鳳凰儀鳧九假享于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則豈徒以其文而已哉

示者

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地周以夏至禮祇于方丘

大示蓋禮之大者或言地示則凡地之示與鳥或言土示則五土之一而已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協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而圭有卽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馬秦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而鍾為宮若樂入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于神示求之然後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而圭牲帛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

鄭氏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于織緯之說不可信也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陳氏礼書曰先王祭天則燔柴以升煙祭地則瘞埋以達氣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其牲角兩栗其牲体全蒸其羹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幕櫛杓豆登爵俎簋蓋龍爵之類其藉蒲越綦粘其樂歌音鍾太簇奏太呂應鐘其舞雲

門咸池其鼓雲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太裘衮冕其指執則大圭鎮圭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泰廟祭上下漢北時祠五帝樂有玉女車有鳶路駟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刻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叢起一時元始之間終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郊而先王之禮隳廢殆尽矣

慈按說者曰類上帝禮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而獨不及地祇類者奉合之名也祀上帝則地祇在焉不稱地祇者所以尊上帝也此言合祀者所以由防也周礼大司馬冬日至地

上國丘之制曰礼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礼地祇此言分祀者所由防也主合祀者曰天色乎地不可与天抗也主分祀者曰順阴阳辨時位各依象類以求之

江旭奇曰頃歲朝有合祀之說大畧以為周頌昊天有成命小序以為郊祀天地周礼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而不及地祇則周家蓋主合祀也若乃蒼壁黃琮四圭兩圭之類特其礼天地之器類不同不可據以為分祀之證也如漢高增泰時為五祀九帝自武帝以來並郊見泰時于甘泉又司中

陰主后土祠。雖上然甘泉。雖並在遠非都邑之郊也。祀泰時以五月。后土以三月。非二至之期也。成帝建始中。罷甘泉汾陰。定南北郊于長安。劉向深以爲不可。至光武竟采元始故事。合祀天地于南郊。漢至魏。爲同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是已。唐天寶合祭。天地于南郊。宋自建隆以來。皆合祭元豐一畝元佑。并設紹聖三畝。訖主合。且周以冬至爲歲首。先祭天而後祭地。順也。若令用夏至先夏後冬。先地而後天矣。故分祭之說非是。

宋元豐中樞密院陳襄等上言曰。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爲宮。

東漢

十一

冬日至于地上之圓。立春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至至于澤中之方。立春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于冬日至者。以陽氣未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至者。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万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又大宗伯以禮祀。實柴。饋餼。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祀沈。醑。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

也。漢元始中。姦臣妄議。附會周官大司樂之說。謂當合祭。上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奉也。然而平先所定。畫之本朝。未遑釐正。臣謂陛下既嚴合祭南北二郊。自當別祀。然胡宏吳微則謂其刺譖。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不知郊天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是時種子瞻便。挾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此詩冬至至至皆歌。豈不可耶。夫郊天地又與其祭父母不同也。此是根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耶。

宋

十一

宋自建隆而後。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而已。元祐詔。設北郊。莊軾主合祭。泛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泛之者四十人。夫禮非泛天降非從地出也。由人心生也。泛莊軾之說者。衆寡不同。若此。可以現人心矣。有虞氏神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神黃帝而郊。顓祖顓頊而宗。堯殷人神農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神農。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按楊氏後言祭法歷叙四代神郊祖宗之礼神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于稷而禘止及乎嘗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為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嘗配之以大傅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稷配之夫祭法大傳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兩謬矣

西漢之所謂郊祀蓋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黃神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大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

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禘上帝三代郊祀之礼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于是以天為有六以祀上帝為郊鄭康成註二礼凡祀天靈必指以為所祀者其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取識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也

江旭奇曰天帝一也以形体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一宇言則祀天祭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載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東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黃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故朱子言周礼說

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是

矣鄭康成謂之六天曰昊天上帝者北辰曜魄室也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若威灵仰赤熒怒白招巨推光紀含樞紐是也王肅羊儒引經傳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為一而併圓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為五帝則非也五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時者乎

江旭奇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告祭冬至祭于地上之圜丘圜鍾六變所以順天道生物之始而報天也必于南郊順陽

位也夏曰禘祭于澤中之方丘函鍾八變所以順地道成物之始而報地也必于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禘禋位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武王伐商虐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祭望並奉大告武成王營洛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奉者有繼日而奉者此所謂告祭也正祭者報本而特祭天地故其礼一而告告祭者因事而告而並祭天地不必拘特擇位故其礼要而簡礼虽不同義各有當也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祭告南郊即位先時積雪腰膝

是日開霽于時作存心錄即告祭也嘉靖九年庚寅十一月
郊于泰壇而甘露降作欽天頌即正祭也

按孫宣公曰歲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園立正月祈穀五時迎氣
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礼最大故称曰昊天上帝朱子亦
言周礼歲有九祭蓋四為祭天併祭五帝而為九也但其礼
大小不同耳程子言冬日園立陽之初也春則因民播種而
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而饗成物也朱子言四
時迎氣併祭五帝合為九祭是也若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
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則九祭之主于天者已

失其三矣

按祭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說者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故郊以報天而日以主神然有其祀
必有其配故必配以月也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淫
祀惟日月而已祭義又言祭日子坛祭月于坎以別幽明祭
日子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是于郊祭主配之外又自有專
祭也參之周礼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節文之先後輕重已
自可見豈有郊之日一時並祭諸神者乎後東漢建武初合

祭天地群神祀太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唐國城
從祀之位尚七百餘座獵且聚矣宋取五代藝政一番郊祀
實奢繁重國力不給于是觀祠之礼不容數本遂以后土祭
于園立而海岳鎮壇山川丘陵增渙原衍皆在從祀之列于
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皇祐中大饗明堂又以太昊炎
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韓攸玄冥五人官
侑祀五帝于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夫莫尊于天精一以
享犹恐誠意之不至也而猥襲若此豈古人掃地而祭之意
乎

考雖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江一鵬曰內心者以少為貴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奉天下无
足以當其德者故礼尚其簡有周園立之祭天是也外心者
以多為貴者也德發謂万物理大物博故礼尚其文有周明
堂之祭上帝是也

立澤曰至人之于天事而遠之故祀于郊而配以祖親而遠之
故祀于明堂而配以父蓋以一陽初生之月祭天于太壇而
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于季秋万室告成之後祀帝于明堂

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脩其礼故居而不以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朱子曰郊者古礼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故曰尊親周道倫矣

宋治平初錢公輔等奏議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全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全人之德者配焉請以周事言之切謂宋祚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祀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

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万世不迁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且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戡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且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戡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戡父也以周公之心揖成王之祭則戡祖也戡祖戡父其義一也而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祖配之其後又以景武配之謬矣孝武之後无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章帝安帝之後

无聞焉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肅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礼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延及于今率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司馬光等亦謂孔子以同公有全人之德制礼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升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以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時英宗竟從孫朴等戡父大孝之議詔明堂奉仁宗配

宋真宗曰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配帝者一文王也

自武帝作明堂于汶上後修封而祀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座對以高皇后房則祀后土時祀帝豈非而配帝猶未失也其後子孫乃備並祭五帝之礼至元始中而捨祭明堂失礼之中又失礼焉至唐以後遂有三帝並侑之礼宋則或以親郊之歲移其祀于明堂而其礼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至有誤詔戡父之典而宗祀无道之徽宗者矣
江旭奇曰據丘璵山親之說則當以父配據宋臣之說則當以有德之君配漢也配黎明堂論德當在文帝論親則在景帝而乃配以高祖是以有功之祖配于郊後配于明堂亦

謬乎而素坤儀謂其未失礼何也。吾聞朱子亦曰後來妄作
嚴父之說亂了。可見以時君之父配者為非。予以配天非易
亦須合此人心安。

周礼所謂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主于四時者也。故
周人祀天子于圓丘享上帝于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于四郊
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秦滅李用廢礼漢郊祀用新垣平之
說則礼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圖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為主
不復知有上帝五帝之分矣。成帝欲改郊配而平寢于康衡
之免官。晉泰始議明堂南郊除五帝生以韓楊建言竟緩舊

位其後王仲立之于唐開元宋祁之于宋元祐皆請二礼並
行總之祀上帝于明堂者周礼也。祀五帝于明堂者漢礼也。
合周漢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者唐宋礼也。其不
取六天之說並罷群神逆祀僅見宋神宗一人惜當時諸臣
不大為建白而孝子嚴父之義遂終于不明矣。

我朝吳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夏至祀皇地祇洪武元年撰
二立樂章二年奉皇考仁祖配天地位西向八年定大祀登
坛脫賜礼十年春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
祀礼更撰樂章八月作大祀殿于南郊未成十一月丁酉合

祀于奉天殿中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仁祖配位
如故後增修坛壝建祀大明五岳而下冊壇四壇內壇外二
十坛大臣分獻礼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遵舊朝日
夕月樂星之祭併停太歲以下春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祭
山川坛及帝王廟建文元年撤 仁祖配 太祖文帝即
位亦如之永樂十八年北京坛成上歲親祀洪熙元年奉太
祖文皇主配嘉靖九年上從言官夏言議欲分祀天地下廷
議汪鏞等主分祭享瑞等亦主分祭而謬以山川坛為方丘
方畝夫等主合祭然不以分祭為非上曰分祀礼也固宜則

日月星宿南北二郊奉太祖配五春祈各祀上帝于大祀殿
奉文皇配享祈谷二祖並配二郊粵奉太祖配十七年上欲
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太祀殿建太饗殿祭上帝薦
大饗于天啟吳天上帝稱皇天上帝尊極皇考為睿宗獻皇
帝備饗焉是秋殿未成乃大饗于宮右乾陽宮極室殿遂升
附皇考于太廟仍歲主于原寢

江 旭奇曰古礼郊祭有以始祖配者周之后稷是也有以受命
之君配者漢之高祖是也夫配天以功德而功德難開創為
大則周後稷開明德吳光之君而漢之配高祖非以盛述

在位為帝者首乎有六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又以文王配明堂漢以高祖配郊又以光武配明堂是也有以祖宗並配者唐垂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以太祖太宗配因立是也我朝太祖之始建郊也以仁祖配是周后稷邇本詳源意也成祖之祀郊也以太祖配是漢高祖崇功德之特起也仁宗時則以二祖配是唐垂拱開元宋至道之所已行祿情而合礼者也至世宗独奉太祖配南北郊其祈谷之祭以成祖同配尊亦不行蓋始諸宋郊祀宗祀之遠而終竟以父子相並為嫌矣夫成祖功同肇創而推尊未至非稟

卷二

百二

卷二

崇先烈之礼也配饗百十有餘年一朝而罷之非孔安定若之義也且今祈谷之祭重正已久而郊立配位未復闕典甚矣頃歲朝議欲歲一本郊礼合配天地而奉二祖並配論者或以父子相並違祚接席為嫌夫廟廡于祖昭穆對向非嫌也郊廡于天祖宗序列亦非嫌也然則天帝各配者固事別之道也而祖宗並配亦安可以非禮為嫌乎

今制天子于三月展視陵寢有莫而不祭臘冬遣官七月十五各詣陵南京亦然百官道過南都及南都官必謁陵新中武梁人亦謁見是陵則以世守官及內臣行礼。

卷二

百三

卷二

江旭奇曰左傳龍見而雩所謂春夏祈谷于上帝之祭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蓋固旱而雩也雩見而雩者建巳之月蒼龍宿之休養見東方万物始盛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爲百谷祈雨而起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与他祭異此非全不用礼但声音之號詔告于天地之前以達神明以樂為主如郊亦用樂而以礼為主各隨其宜独漢承秦滅孝正雩礼廢止以旱求耳漢儒註疏或言雩五精之帝或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帝遂行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神于南郊如唐貞觀礼是也有雩祀具

朝日夕月者祭日月也杜氏通典曰歲有四陳氏礼書曰歲有

揖行如雨澤愆期則親禱焉

祭皇天上帝自二月至于四月雨暘時若則失雩之祭遣官

祭水者而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唐開元礼森而不止則雩

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夫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

祭國門設神座皆內向世宗以孟春上辛行祈谷礼于南郊

祭皇天上帝自二月至于四月雨暘時若則失雩之祭遣官

祭水者而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唐開元礼森而不止則雩

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夫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

祭國門設神座皆內向世宗以孟春上辛行祈谷礼于南郊

祭皇天上帝自二月至于四月雨暘時若則失雩之祭遣官

六楊氏漢曰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周禮曰兆于東郊兆于西郊祭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祭日之壇曰王宮王有日之象雲其居也故以名壇祭月之坎曰夜明此外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固郊而祭者也禮曰于南門外禮月于此門外此固觀而行者也祈來年于天宗此固蜡而祈者也雲需風雨之不時于天子崇之此固饗而奉者也

東漢

百

東

明初有朝日夕月之祭洪武嚴嘉靖九年漢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祭大明之神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祭夜明之神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致牛祭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舍十二次也槁燔積柴實牲體燔柴而升煙也鄭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而師畢也小司寇孟冬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又周制中秋祭天星于圓之東南天星左角為天田主穀農祥展見而祭之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國城東北立春後中日祀雨師于國城西南秋分日享耆星于西南

主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于國城西北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或曰風師雷伯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皆天与穀數司之故楊氏謂四司之神如司春司夏之類不為先見但信饗品之泰而奉神君以受登法信嘉慶之言而置九壇以祭貴神至有請隨貴神飛燕之方以定祭位者則迂矣

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周禮蒼車中春書擊土鼓鉦曲詩以逆者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其禮逆暑以昼求諸陽也迎寒以夜求諸陰也祭疏以為寒暑太甚祭以禳之寒暑相死祭以祈之

東漢

百

東

六宗孔先列欽以為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曹達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以為天地四時也鄭玄以為皆天之神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張氏以為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也孔安國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準四方之祭註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澤丘陵之神舜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太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諸說惟舜師而舜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

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式是曰望郊之屬是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各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各之長故封稷而祭也

社稷之祭各有配疏曰勾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于土死配社而食桑扈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于民人死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故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社蓋並言之耳則祭社而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朱子曰祀之所不載則神之所不享淫祀无福徒有明文非固

設此必禁之乃其理之自太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无所主妄有憂疑然傳有之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于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亦不甚難察也

朱子曰社實山川五澤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勾龍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而棄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皆著于周礼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与兩師同坛共牲而祀者也五者皆土氣之良能天地之功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万物而民生賴者其德為最盛是以城壇時日之制雖帶服之

而降登饋奠之用莫不參訂討論頒行下國其動如此

按顏氏曰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種之功則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厉山氏之子農是也

古人祭之以春官擇之以元日行之于新邑禘之于榆枌其常重之者可觀已自後世有不立官稷不建州社者一廢于漢之中世身壞于唐之建州此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嘆也

江旭奇曰礼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而一之何耶夫方丘与社

雖皆地祭而宗伯序祭有社无祇蓋本社則其礼違乎上下本地則天子獨用之也且地有正祭有告祭夏至祭地于北郊而陰時因陰位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社右社以社与祖對專而親之因事則告知天子將出類上帝宜于社之類所謂告祭也立文莊公曰王者大一統而有定居既統祭天下之大祇而又專祀畿內之土祇

江旭奇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如五岳則東泰南霍而華北恒中嵩山也四清則江河淮漢也山川則凡百山川皆是也望之以祀而秩其牲幣視視之次第視三公視諸侯視子男

也。劉向曰：五穀能大布雲雨，鳥能大飲雲雨。鳥雲觸石而出，層寸一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能蕩滌垢濁，鳥能通百川于海，鳥能出雲雨千里，鳥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能出物，鳥能潤澤物，鳥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以百數，故視子男也。自秦滅李，禮典廢墜，祠祭山川，皆因其游現所至，與封禪求仙，則及之。其歲時致祭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故地而後奉五岳之祭，非古義矣。

樂舞

百八

禮

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飲，函頒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土稷山荒之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物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者，寬縱之義也。八蜡一先，當若神農者二，司農后稷是也。三百種，四農謂古之田畯也。五郵表畯，田畯于井間所舍之處也。六禽獸如獮豸除田中之害者也。七坊，八水庸坊者，所以畜水也。亦以新水水庸溝之類，所以受水亦以泄水。鄭氏謂此二者皆祭先代始為之人。

樂舞

樂舞

百九

禮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太宗，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祀于公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臘者，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陳氏禮書曰：蜡之為祭，合聚万物而饗之，則所祭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四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故郊特牲：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也。此所謂蜡祭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臘祭也。是臘祭在蜡祭之後明矣。蔡邕獨曰：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嘉平，漢曰臘，則合二祭為一矣。五祀者，曰門戶井灶中霤也。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井灶人所資以養，中霤人所資以居，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先王所以祀而報之也。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秋。灶火之所用事，故祀于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冬。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中央。古者天子七祀，則益以司命泰厉，泰厉者古帝王死後能為民作厉者也。隋唐又謂五祀祭行。李林甫修月令，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于始行耳，非常祀也。

遊北
元
南
油
與
粘

祭

百十

祭之期札部祠祭司開送太常寺刊冊頒示各祠廟農神
子年冊則開亥年十一月某日冬至祀天子因立先三日致
齊歲暮行太裕札于太廟同日祭太歲月將之神先三日致
齋并祭五祀之神承天門外祭旗纛之神子年正月擇某日
孟春時享太廟同日祭太歲月將之神先二日致齋并祭司
戶之神二月上丁某日祭先師孔子上戊某日告祭社稷丙
日致齋三月某日春分祭大明于朝日壇先二日致齋次戊
日祭先農之神擇某日祭歷代帝王先一日致齋四月擇某
日孟夏時享太廟先二日致齋并祭司灶之神五月某日夏

王大祭地于方澤先三日致齋六月土王用事後某日祭中
雷之神七月擇某日孟秋時享太廟先二日致齋并祭司門
之神八月上丁某日祭先師孔子上戊某日祭社稷丙日致
齋某日秋分祭夜明于夕月壇先一日致齋擇某日祭歷代
帝王同日祭城隍旗纛等神先一日致齋十一月擇某日孟
冬時享太廟先三日致齋并祭司井之神

每歲仲春秋上戊皇帝親祭帝社稷展成丑未年皇帝親祀神
祇壇餘年遣大臣攝祭十二月大裕之日遣官祭太歲之神
于太歲殿祀四時月將之神仲春次戊遣官祭農歲春擇

禮之為
特也
八故曰
小禮

祭

百十

日皇后祭先蚕之神時祭五祀皆遣內官歲暮則太常少卿
合祀至于青龍之神則春秋遣順天府官祭旗纛之神歲仲秋
遣旗手衛官祭于霜降日又祭于教場歲暮祭于奉天門外
永樂後朔望皆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有大征討皇帝
武弁服禡祭：軍牙之神六纛之神燎望刺五雄鷄血五酒
碗酬神馬世宗皇帝始于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祭先師則皇
師帝師王師先聖先師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禮

禘祫者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
配之曰禘太傳曰不王不禘而趙匡釋之曰禘王者之大祭

也蓋及于毀廟而不及于親廟也至于合毀廟未毀廟之主
而祭于太祖之廟曰禘以昭穆合食于太廟禘以實諦其
尊卑皆祭之大者天道小倫于一閏則三年一禘天道大倫
于再閏故五年一禘禘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其兩自生禘
以五月維時成熟乃祭其所由本矣先武禘祭僅能再奉則
疏而怠唐玄宗禘祫并乎正歲則數而濫又有禘不及禘
非其祖者雖謂之不禘不禘可也春時禘祀各于其廟小禮
也夏禘秋嘗冬烝皆合食大祀也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
一日而省視自再禘而至九畝其禮非一率自致神以至送

此選代
之由

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若日享一廟
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弥月之間亦莫既其事故春則牷祭
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攸當矣漢唐以來四時之祭一于合
享其何以言禮之中乎

周禮大宗伯首及于天神祇人鬼之三禮五禮異用而以吉
禮居其先此正虞廷秩宗典朕三禮之意十二吉禮者曰禋
祀之天也曰實柴祀日月星也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雨也
皆天神也曰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也曰醴沉祭山林川澤
也曰醯享祭四方百物也皆地祇也曰陣敵禦五年之祭也

曰饋食三年之祫也春曰祠統言饗也夏曰禴薄祭也秋曰
嘗嘗新也冬曰烝進品物也皆人鬼也

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
祇再變而致羣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七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而人鬼
格矣

葉時曰天子五年大祭曰禘諸侯三年大祭曰祫非天子亦祫
諸侯亦禘也

圖初以孟春特享四親夏秋冬合食後定孟春特享上旬日夏秋
冬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春用德廟之樂嚴特享

嘉靖九年春世宗皇帝親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設帷帳如九
廟奉太祖南向十年夏言謂昔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
義尊太祖祫祭宜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廣見太廟為特尊
太祖言對与世宗意合

嘉靖十年改尊太宗為成祖立春特享各出主於殿主夏主秋
主冬時祫出太祖成祖七宗主于大殿特享禮同樂歌同三
祫禮同樂歌異季冬中旬擇日大祫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

主于大殿祭畢各歸主于其寢
今制春月特享則分祭于各室三時合享則以太祖為尊共食
于前殿已祫之廟皆不與惟歲暮之祫則升四祖于上而桃
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

程子曰革王假有廟群生至最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如其
卿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
革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过于宗廟故王
者革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革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于人
心圣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元非氣人之氣
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于氣便
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而況于祭乎

朱子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今之遣代以疏賤而行親貴之事是故以為君蒿則疑于死情
以為裳衣則疑于非類以為罐俎則疑于死執以為飲福也
則疑于死序以為陶匏也則疑于假器毋惑乎災釁存生而
神不來歆也

江旭奇曰古者不為墓祭亦曰莫者歲也先人之神已奉于廟
祭莫

而墓乃歲其遺統耳江竟卿謂古人實有墓祭余思今廢人
之家未必有廟而貧者僦居无庐神將安棲故祭掃之礼亦
人情之所必至也祭者以酒灌地求神于幽也掃者恐其荒
墓而刈去其草也如土之制其亦孝子死聊之情乎蔭木之
植礼原有限檀子戴松柏為天子諸侯之墓所樹蓋其墳必
雄壯根不能入先破掃冢棺之患且有守禦不患倣秋廢人
之墓惟樹湯柳則其根軟弱不能入壙且易凋朽一砍即仆
斧斤不驚其義登達

愚按士庶之家祭祀須用宗子法兄孫而弟与執事居相遠者

朱子曰主以紙榜標記祭畢焚之一獻无祝

朔旦用酒果望旦用茶果大祭每位用四品重午中元九日之
類皆俗節用二品止一獻

程子曰士大夫家多忽于祭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不可也家
必有廟必有主日朔必存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
春祀祭先祖季秋祭祢忌日迁其主祭于正寢白衣冠不茹
葷所謂終身之喪也

江起鵬曰父心存日必以肥甘烹調之美為養至祭時只具物
耳殊非事死如事生之理

祭莫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
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
這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或得若縱欲无度天下
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壇廟

南郊祀天就陽位也北郊祀地就陰位也

陳氏礼書曰南郊于地上丘圜而高所以象天北郊于澤中立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坛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坛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因其自然之立所以致敬燔瘞必于人為之壇折所以尽文宗廟之礼瘞埋于兩階之下則坛必設于圜立之南折必設于方立之北矣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更泰則與酈密上下凡四時以

東

百十

東

祀五帝至漢武則增北時泰之祀不于圜立謂天好陰而兆于高山之下其祀地不于方立謂地貴陽而兆于澤中之圜立漢之祠天不于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于北郊而于汾陰河東以至坛有八觚席有六未其後天地同祭于南郊先武始兆南郊于雒陽之南兆北郊于雒陽之陰云

我朝吳元年建國立于鍾山之陽以祀天而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建方立于鍾山之陰以祀地而以岳鎮海瀆諸神從祀後設天地坛于正陽門之外從祀如故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嘉靖九年作圜立于天地坛稍北為皇穹

亭作方立于北郊稍南為皇極室從祀因立則日月星辰雲雨風雷方立則岳鎮海瀆五陵山又有大祀殿如古明堂以祀上帝

周礼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大司空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野与社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王為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王為社曰侯社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何也蓋王社侯社死与于農之祈報故不置稷也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置稷也

東

百十七

東

小宗伯主軍社蓋主與軍必有事于社也喪祝掌勝國之社之祝禮以祭祀禱祠為蓋國君死道而被誅滅其神无罪故存之白虎通曰周立稷亳社為戒而屋之左傳曰宋社屋矣則亡國之社必屋之不受天日之照也

皇朝太社稷建午門外國初太社太稷異坛同建北向勾龍后稷配後同坛同建嚴勾龍后稷配奉仁祖配建文君即位撤仁祖配太祖永樂中京師坛成位置如故仁宗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世宗諭礼官奉太祖成祖配位歲大霽仍以勾龍后稷配

帝社稷坛在大内西苑曲周亭西更帝社西帝稷皆北向

葉文康公曰古者立君則曰春社稷及女則曰共社稷死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其重明矣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房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建之而祀棄以棄之功大于柱也

神祇坛在園丘西園初有山川坛嘉靖中即山川坛為天神地祇坛天神坛南向雲師雨師風伯雷師凡四坛地祇坛北向五岳五鎮基運翔天神烈天壽純德五陵山四海四瀛凡五坛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

先農坛在山川坛西南

先蚕氏之祭始于世宗

高樸世宗始祀設木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坛上

皇天上帝南向獻皇帝配西向高樸在坛下西向皇帝位坛北北向后妃位坛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坛下陳子矢子輜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壇官導后妃嬪至高樸前跪取子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于輜

五祀祭司戶官門道左西向司空大庖前中道南向中雷大機前西向司門門外西角樓東向司井太庖井前南向歲暮

合祀于太庙丹墀西東向

金海祠在大内西苑湧泉亭後歲仲春秋上壬遣太常卿祭司海水府司每三神嘉靖中上諭礼官歲端午朕率礼官遊西海子古燕京積水潭也時望祀諸神特建祠自此始也

青龍祠在阜城門外三十里洪熙元年以旱禱房師山潭大小二青龍兩應時大注遂封神飭祠宇自是歲仲春秋遣順天府官祭

旗纛廟在山川坛旗纛藏内府

聖師文廟聖師之祭始于世宗皇帝奉聖師伏羲氏神農氏

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圣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

歷代帝王廟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分五室西廡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鄒魯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三人洪武中高皇謂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

節唐皇祖有天下本太宗力故嚴祀于陵增祀隋文帝旋亦停止嘉靖九年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嚴姚洪諸嚴元世祖祀不可二十四年陳集又言之乃嚴祀初洪武中高皇曰趙普負太祖不忠嚴祀嘉靖因元世祖嚴祀并嚴木華黎等五人

黃帝有合室以祀上帝唐虞有五府以祀五帝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秦有四時明因之有大祀殿

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覲德周官守祧八人以蒸姜嫄之宮則自三代以來天子七廟可知已

朱子

百子

廟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祭法達士二廟官師一廟大抵士无太祖而皆及于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為都宮其內則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廟以歲主四時祭為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薦新則于此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迁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則毀而通遷諸侯則无二宗大夫又无二廟其遷毀之數則与天子同三代廟制大畧不过如此漢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高皇帝成世廟之

朱子

百子

廟

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无起寢廟但歲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同堂異室之制堂即殿也室者主之所藏也同堂異室以西為上而无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通遷則群室皆廷而新死者入于祢之故室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无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歷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子孫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神宗詔儒臣討論舊典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叔孫通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似為近古乃揚時謂其緣妄非二帝三王之正體則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

朱子答陸子舟曰擬礼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統謂畢原鄭邠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也是昭穆之位豈以新主而可變哉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

漢書

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

吳徵曰遠廟為祧遷而歲之也周制先公遷主歲于后稷之廟先王遷主歲于文武之廟功德之主當崇故議世室周共王之時稷為始祖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統七廟也至懿王則共王升祔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亦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自是而成王不可祧也乃十廟焉自是而康王不可祧也乃十一廟焉自漢唐以下有未及祧廟未正世室而已倫九廟十一室者

漢書

漢元則京師各陵旁立廟晉武則以三遷王並遷西儲皆不

深于礼矣

國初建四親廟于闕左中德祖東懿祖次仁祖西熙祖廟與主皆南向其制畧如都宮九年改建太廟前正殿後寢殿一翼西虎寢殿九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神主懿祖東一室熙祖西一室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生儀時孝在殿中設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懿熙仁座東西列三十一年太祖神主附寢殿西二室正殿神主次熙祖東向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及成仁宣英升遷祔室殿座已屬

弘治元年憲宗將升祔議祧礼孝宗從礼官楊守陳議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懿祖神主神座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仁祖以下遞遷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宣宗孝宗升祔祧熙祖武宗升祔祧仁祖睿宗升祔不祔不祧德祖以故九廟太祖居尊而四祖之主皆祧矣

嘉靖十年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甚喜竟撤故廟改建祖宗各為專廟諸廟合為都宮太祖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太廟寢殿後別有祧殿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群廟門東面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七年

漢書

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為睿宗祔享太廟

葉時曰鄭康成有始祖毀廟之議吁祖廟果可以言毀乎遷王其廟修治之以奉新主未嘗毀之也

十年四月宗廟以雷火災惟睿廟獨存二十四年七月新廟成後同堂異室之制

中室奉太祖高皇帝徽號開天行道等共十六字孝慈高皇后徽號孝慈貞化等共十四字正位居尊左右室則奉成祖文皇帝以下諸帝徽號皆十四字仁孝文皇后以下諸后徽號共十二字与夫仁宗昭皇帝誠孝昭皇后宣宗章皇帝孝恭

事皇高英宗睿皇帝孝莊睿皇后憲宗純皇帝孝貞純皇后
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若睿宗獻皇帝則憲宗子孝宗弟
世宗生父也慈孝憲皇后世宗生母也及武宗毅皇帝孝靖
毅皇后皆南面四祖居祔寢南向萬曆間世宗穆宗既升祔
則仁宣二廟當入主祔殿矣

兩廡侑享則以親王壽春王劉妃霍丘王霍妃下蔡王安豐王
南昌王趙妃蒙成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宣應王
六安王朱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共十五人
功臣則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

李

百

卷

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
英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穆王朱能統國忠烈公俞通海
都督同知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
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營國威襄公郭英寧國公
正具永又侯桑世傑誠意伯劉基共一十八人附焉

九廟之制始自唐之玄宗至宋附獻懿以歷太祖而後因沿遂
不可更高皇帝孝德昭懿仁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侑享東
皇帝享列祖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亦以次在侑于時廟數
猶未定也至憲宗以世代既足始僭九廟之制四列祖一太

祖一成祖并仁宣英三宗為九而規制于是大定矣于是升
祔之禮統未講也至世宗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太
祖一成祖六仁宣英憲孝武並祔帝并祔為九而典禮于是
益詳矣

弘治中時事祝詞稱八廟太皇太后皇考憲宗皇帝蓋親祔也
而九廟之數若減其一。至嘉靖中孝宗而上太七廟也而祔
亦及仁宗奉祔祔六廟也而祔五何廟數之稱既準也五廟
之中仁宗並祔惟三廟設祭而祝文統五。是祭省而祝增也
自皇高祖憲宗至皇考穆宗既僭六廟而太祖成英三廟祔

李

百

卷

五廟之稱何廟加而祝減也壽春王于太祖為叔霍丘王
為兄而宣應七王姪也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為皇
高伯祖宣應七王為皇曾伯祖素矣今世系益遠而舉祔皇
曾伯祖是素而又素也

萬曆間禮官建言以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德祖雖尊不許
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情成祖其餘升殿則祔親則
遷位止于九而勿之過則升祔定而世次昭矣諸廟帝后並
揭聯祔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祝必一其廟使神各
有屬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諸王各稱本爵而勿繫以皇曾

伯祖加焉。則稱謂有經。而名言順矣。而南為昭。而北為穆。亦
曉也。今乃廟分九室。各南而廟。本一也。而曰九本同堂。異
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之稱。此于義亦有未安也。

江旭奇曰。革除之歲。削紀錄矣。而五載之正。胡何所于。頒監國
之君。歸邸即矣。而八歲之重。器誰與守。夫胡元北遁。尚蒙
順帝之稱。視建文君之遜位。以出何如也。今死事諸臣。已蒙
廟祀。而景帝位號。旋已議復。宜下掌故。畧議享祀所宜。以補
孔父之闕。亦或一道焉。

楊守陳曰。孔子言祖有功。宗有德。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

既帝而終。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
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
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
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帝有功。實
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
以垂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而不祧。故魏
晉之廟。太祖以上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唐至中宗。既祧宣
簡于夾室。玄宗仍僖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
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

朱子

百九

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
統歎。歎者紛然。卒遷獻懿二祖于吳屋廟。不與祫祭。而太祖
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宋至神宗。已祧僖于夾室。及王
呂用事。仍僖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東向
之位。迂順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
師。賢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入祧宣祖
而僖祖祧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
董崇玉。晉之倫。屢當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樵。楊鏞。陳傳
良。諸臣之說。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而太祖
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無復議矣。自漢以
來。議此礼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為
太祖。請遷太上主于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
帝為太祖。請遷十主于園邑。晉則范宣。蔡謨。群臣皆謂宣帝
為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顏真卿。韓愈亦請歲
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无功也。
或曰。奉太祖以東向者。天下臣子今日之愿也。尊僖祖于東向
者。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愿。孰
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朱子曰。太祖奉四親。僖祖

是高祖當首奉太宗以弟承位亦高祖論其親堂奉宣祖存
僖祧室自是後來之失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即子亦有子
孫擇其先祖祭之說其未敢以尊太祖為非也

世宗議建九廟夏言上疏曰太廟都宮之向九廟勢不能容則
制不得不得從儉約且廟成之後一日祭歷群廟非惟筋力不
逮而日亦有不給違碍久非禮祭禮不降從簡易是祇
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也至于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
次遞遷之說必父子相繼而後可如或兄終弟及姪故叔承
何以處之譬如周孝王者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

宣王時以六世祖未當祧而孝王居其間則昭王已在三
昭三穆之外若祧之則名為六廟而祀止五世矣又如商武
丁之時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之子如以祖丁為
昭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
祀不及曾祖唐懿宗之時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
武宗人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為昭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
昭其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矣是東漢以來同
堂異室未可盡謂其非祀也

江旭奇曰夏桂洲之疏深以七廟祧祧不便夫兄終弟及我朝

統一世廟主于景帝未入也叔路姪先僅一祧皇主于建文
已革也而夏公已慮其難處置如此若殷之承凡尤為故事
而伊尹乃云七世之廟何耶愚以為世宗不可忽畧如同一
世則同此一廟行同堂異室之制故一廟一主者常也一廟
數主者權也如必更一君則祧一廟親未及輒因廟數之旁
以祧之此廟為重而君為輕矣且當為七君之廟矣又何以
祧七世哉至于親盡而有德之君又不忍祧則立世室以祭
之終不為廟所拘也若夫東都以來同堂異室之制止是節
省民力其與祧法亦甚無關如必三昭三穆則在堂室之內

而滿于其數亦自應祧矣至于朱子廟圖周宣王之世以穆
懿為昭共孝厲為穆惟論繼主先后不論子弟是又一說
也謂以臣承君統以子承父而為世亦謂太廟之設子孫臣
庶所公共七易主而澤新亦足以恢臣民之心矣

功臣廟殿中元祀則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
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華武王湯和黔寧
昭靖王沐英配享十五人東序西向都指揮使馮國用鄧國
公食都督耿再成泗國武莊公食都督丁德興濟國公都督
同知張德勝泰國忠毅公靖海侯吳楠海國襄毅公平章廖

茂才縣國武毅公副使茅成東海郡公西序東向泰政胡大海越國武莊公都督同知趙德勝梁國公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公都督同知俞通海魏國忠烈公江陰侯吳良江國襄烈公宣寧侯曹良臣安國忠烈公安陸侯吳復熙國威毅公副使孫興祖燕山忠烈侯兩虎各設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

洪武二年立功臣廟于鷄鳴山高皇論功列祀二十一人令死者望像生者虛位時大海國用德勝再成德興通海德勝成八人已年樓神卡蔣諸廟至是塑像移祀廟中十三人虛位

元祀書贈王謚姓洪祀書官書贈謚姓名梁國公不書謚三年增戰歿功臣五年增百二十四人

夫太廟之洪祀何昉乎盤庚曰茲于大享于先王尔祖其洪享之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是也其制見于周而其詳詳于高堂隆任茂今可攷者若唐以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宋以韓忠獻王趙普潘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卿凡二十四人洪祀太廟金亦奉斜也粘沒喝兀术張浩之祀

高廟以享韓公善長寺六公及胡越公大海後韓公坐殛死

永樂間始定自中山開平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嘉靖進列誠意基文皇之洪祀洪熙間以河間王王東平王徽寧國公真崇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嘉靖間以僧故斥廣孝祀入興隆寺專用羽國公郭勛請進其祖英他如楊文貞楊文達同文毅列文靖楊文忠之皆于輔而不符洪祀忠宣王心齋二端殺馬端肅之吳于鎰而不符洪祀于肅平永之八佩印皆位太師而不得洪祀

李韓公之佐開不下鄼侯以嫌死制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類公友德之洪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徽侯而開漢南二百年之地惜亦終于高帝之末遺革除之矣而未有本也雖不得洪太廟祀亦宜別祀于鄼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人心之公論與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列九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卿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而三槐取其黃中也三公位焉州長祭服在其後二曰中門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傍三揖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旅東面北上大夫西面北上餘在路門左右東西上三曰內朝六謂路寢之朝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听政使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王南向三公

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儼以序進而問焉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殿為內朝燕朝可按漢臣伏北闕上書是未央宮正門在背也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閣而外別有含元殿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過朝望陵寢拜食然後御紫宸傳宣自立衛喚使入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使入閣

宋史曰
宋制自唐及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

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恭官京朝官以上朝望一朝紫宸為朝望恭官遂為定制

愚按漢朝恭儀史不載所載者朝會之儀耳惟宣帝紀中與始五日一視事唐則日見群臣比漢為勤自中世亂離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侍聞不

坐即退無復見天子故宗再舉入閣禮百官復有朝望兩朝

至五代又廢後唐明宗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又朔望一出御大明殿為入閣詔宋不改此神宗時宋徽宗等言今儀制所載與國朝會要及時人議論頗或異同而王珪等又言入閣者乃唐朝隻日紫宸受常朝之儀不可通行此立文莊所謂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者此也

皇朝自祖宗以來勤勵勤治一日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等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挾陛而立六科給

公說
二朝
今非
地如
為深
也

朱

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而北立鴻臚卿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於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御宣奏各負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而司行事次通政司引人於御前而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其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字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未朝赴任者而見叩頭畢鴻臚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閣車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晚六如之此每日常朝之禮也每日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此朔望朝之禮也較之前代之制有所謂班班放伏入閣等名目或失于粗畧或失於煩瑣者大不作矣庶立文莊有言祖宗時國家多事几務繁委事取自上裁今則每日早朝有司奏對只是按行政事於午晚二朝似若可省也崇禎之由自君臣不相親款始高皇帝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頓恭酌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諸

三

君臣交
為本

朱

承行之臣先期入奏清從容顧問以博謀時務之要則上下之情通而為泰交矣
更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質以吏事則其得失也負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中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人侍從輪值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臣也
太祖時若基若濂若安若棉若溫若琛若考良文皇時若縉若廣若淮若儀若榮若士奇若幼孜皆開泰之臣也章皇時閣臣若崇若溥若濟若廉若義若原若吉若漢若宮若便若名若對若數矣至于登山泛舟賜車給餼上製詩蘭操為歌皇時執政若溥若健若東陽若廷若臺若若大升若大夏若珊若平若煥閣若對若數矣至于天顏開霽而笑周詳疏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數陳則或移數刻或至累日時所以保泰也
館臣言居對有五便私治間召大本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袖出數本令看詳健曰錢賓客緊要若由田泰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東陽曰益法尤重今已壞各處邊徼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納年阿黑麻令牙蘭哈密馬文升面奏請救其庸

四

不編於左而正端教言日止一朝不過刻時必日御便殿
召大臣與講論或令轉對益陽明漸於重雲之上雖嚴和之
樂自通庶貧莫不曜之處已多矣

朝賀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漢承秦制以十月為
歲首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為歲首然朝賀之儀則仍
其舊用十月至後漢始行朝會禮於正月晉禮志魏晉冬至
日受外國及百僚稱賀唐書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宋太祖
則有長春節太宗則有乾明節

皇朝承前代故事為元旦節冬至節并萬壽聖節凡三大節先
期於寺觀演習朝賀儀至正日行禮南京行於禮部外官俱
奉虎亭或望北各拜屬於本衙門南京文武官各具表差官

齊捧文拜送於禮部武拜送于中府直隸各府十三省各兩

司俱堂官齊捧入賀因附各衙門差送吏部以憑點隊

太皇太后皇太后正旦冬至東宮妃正旦冬至各有命婦朝賀

儀后宮正旦冬至千秋節有百官朝賀儀東宮親王并妃正

旦冬至有宮中朝賀儀

朝覲

虞制五載之內群后四朝初年東方諸侯來朝次年南方又次年西方而北方諸侯朝期獨後者統天之春而夏秋而冬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諸侯無常時而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天子十二歲不巡守則諸侯來朝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大夫未日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來曰殷頤以除邦國之惡閒歲一會以諭諸侯之志祭而歸服以交諸侯之福眉慶以贊

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愚按覲后之禮起於虞舜初不過朝見新君之禮後因以計吏治則敷奏明試黜陟之法寓矣

國朝定于辰戌丑未之春藩臬司長率守令以覲各以首領隨其監課官應入計者覲缺長以貳代簡辟以首領代而考察之典行焉

萬曆丙辰秋多故民欲借寇使者以聞乃得免覲令乞歡呼如婦雞蝶魚之更生已請著為令

燕饗

詩之鹿鳴曰燕群臣常棣曰燕兄弟伐木曰燕朋友湛露曰燕諸侯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

律文康公曰獻言助之以酒君無獻臣之禮命膳夫主之奉言賜之以酒君無奉臣之禮命酒正共之蓋膳以君臣若其分嚴待以僚友者其情洽也

古禮饗禮有四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食禮九本其牲則特薦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未聘五

饗之禮亦有飯食酒酌數依命數其牲析俎可以食也曰穀盛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以牲全委与之君君未則与中国子男同故小行人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賓衛及諸老孤子凡饗士庶諸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也燕禮有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本之於賓其禮析俎有酒而无飯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坐飲至醉也故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故享在朝燕在寢享有休養宴有析俎饗有珪璋宴有好貨饗則君親獻宴則不親獻孟饗為大宴為小而先王之于臣下所以嚴其分而通其

情者靡不周至如此。後世法酒之設則過於嚴長夜之飲則過於濫齊失之矣。

漢饗衛士子死于政則及其耆老親死于事則及其孤子逢燕四百甲子之老不屏泥塗而受齊之乘車而馬五邑之賜者不外一類庚之子故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必有所報於國也。皇朝燕聚禮歲凡四舉三大朝賀與郊祀禮成慶成宴是也。其儀則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奉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終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以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右中右州翰林院中書舍

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卿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礼畢諸宴官更衣立殿外候。上至升座梁作八拜進花進酒跪候。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酒凡九進湯五進群臣則殺其二此禮。祖宗朝時行之近年以來即三大朝賀宴禮為希濶事恭交之世恐不可廢此典也。故丘文莊言正旦長至免燕可也。惟万壽聖節天下蒲服重臣親貴表賀有自万里而來者不无望一雷惠請命祀官奉行之可也。

巡幸

朱子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无不各東南西北各侯分四年入覲其第五年天子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四仲巡方岳四季仍歸京師。

按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蓋古帝王之巡守所以省方觀民務非遊適即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以四岳為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心有方如此至穆王始致肆其心周

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崩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某亡之季千乘萬騎无片不出遠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隕身曾不旋踵无惑也。唐太宗親為賢主乃六幸河北視底柱勒名以陳盛德故其子孫遂有創開元巡狩儀以幸東都至華州勒石於華岳祠之側者若宋祖則車駕至太原供頓後檢約不備巡狩之儀故建炎駐蹕之地今不得輒有陳脩改易以致勞費亦庶乎能絕祖武矣。皇朝永樂六年受巡狩禮惟終過處所支給糧草既无甚費而所過皇陵先聖賢忠臣烈士遺官致祭

入遣臺諫官存問高年賜幣帛酒肉遣廷臣考問守令賢否
莫非以崇厚飾治風厲天下則亦何異古者親風察俗之典
哉

舜末年釐教四訖巡守鎮遠為今諸侯于公籍已非方采之
故有後至如防風氏者可見巡守之法已是難行太康由冀
之洛亦未甚遠十旬弗返亦未甚久民已不怨而羿拒之矣
有遠巡則必有近幸故夏時省耕省斂皆謂之巡虞時巡守不
過察其礼器律度量之類孟子所云巡守則及田野闢荒非
事矣此後世所以有蒐苗之幸也

有詳看
史多具
一眼

案翼

古者巡幸春而蒐以索禽獸之不孕者夏而苗以除物之害苗
者秋而狝以順秋氣之肅殺冬而狩以視其國守皆以講武
事也但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不輕奉耳

晉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鳥獸之內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胡傳曰我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
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
中春教振旅入兵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

遂以狝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古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
鄭有原圖秦有具圖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
苦之可不謹乎桓公狩于郎非其地也

王制无事而不田曰不敬謂簡祭祀畧賓客也田不以祀曰暴
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擁群

古者講武事而仁礼亦行乎其間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
騁之娛也後世此義不明至有天子好擊熊豕馳逐楚駉漫
胡塞大校獵宿賓陽宮者彼子虛長楊之賦亦庶几僖伯之
風者乎

朱襄

十四

人君遊觀之事非一而皆託于巡又有所謂巡師閑遠者如漢
大細柳之勞軍而匈奴遠遁宋真之澶淵親出而契丹奪氣
是也若漢高被圍于白登唐皇挫辱于遼左則可鑒矣國朝
洪武踐祚之後惟命將四伐耳永樂間三犁王庭遂至賓天
宣宗親騎高煦時出閑遠庶几漢文之烈若土木之變至今
尤寒心却

宋太祖數出微行幸功臣家或諫止之曰有天命者任為之後
微宗微行至幸娼妓亦以為家法固太也或高祖休養民情
間以微行後武宗幸時幸宣大黃龍魚服亦傷休矣宋路南

巡沿途蹂躪則江彬之罪也。世宗從燕入楚。展視顯陽。未幾

往還秋毫無犯。則可以為後世法矣。

自雲夢偽遊。而巡狩之法壞。後世亂遷避。六云巡幸。如所云幸蜀幸秦。天者。又如宋之徽欽。蒙塵沙漠。而六云北狩。何耶。

本翼

射禮

古者諸侯之大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卿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節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体。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現德。行矣。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若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二賤皆不乏人。官倫可知。狸首田之所獲。物薄誠至。相與結歡而修朝事也。采蘋。借大夫妻。皆循母教。以喻卿大夫能循法也。采芣。借夫人修祭祀之職。以喻士事君敬事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重焉。

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三耦。士二耦。天子百一十步合九成規。諸侯九十步合七成規。大夫七十步合五成規。士五十步合三成規。

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射者。三。一曰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擇士則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及卿大夫

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孫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六率而行之
二曰賓射列國諸侯來朝于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
下禮賓而射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繼適或勞
燕來朝聘使之賓或自與其臣此相勞息此三射者貴其容
體比于礼其即奏合于樂故謂之礼射

侯之別亦有三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之大射之侯也射
人治射又王射三侯五正具五色諸侯射二侯三正具朱白
蒼色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具朱綠色士射射侯二正此賓射

之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益以虎豹士皮侯益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

子有六王弓張弓夾子度子唐弓大弓有八矢枉矢殺矢絜矢
鏃矢鏃矢弗矢恒矢庫矢

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周礼鄉老及卿大夫缺賢能之書於王退
而以鄉射之礼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
和容知礼習樂五曰與舞又州長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
序州亦鄉之属其礼不改而合樂

太射不合樂而鄉射合樂者蓋擇士与祭歎其事故不合樂

鄉社属民教同其意故合樂先王之於射各有義如此

後世小季之制不存而王射之教既見鄉飲之礼雖講而五物
之儀不開而稱名儒六鮮有知其義者杜佑則曰帝王之時
侯國相攻士之志藝以射為首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
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鵠在正内賈逵則以為鵠
在正外後為聚訟而上庠黌園之名殿庭澤宮之制亦為厘
文而已晋唐亮請依周制奉射礼良有見哉

皇朝洪武三年定大射礼凡遇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官執事
行大射之礼工二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并

器按周礼大司馬之成為三侯六弓八矢之法其射鵠自虎
鵠以至狼布凡七設司正掌射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宜偶
其中召則書于策兵部職之官器各備具又今天下府州縣
奉訓誨生員季後設射圃每日講讀罷後習射有司官与季
官一併行之

冠禮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夏葛屨冬皮屨所以敬冠事所以為國本也故冠于阼以著代也位与主人在阼酌而无酢酢曰醑于客位三加稱尊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加有成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礼行焉其礼可不重与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師史陽則國多賢人故冠而命于父字于師

公冠四加天子六加天子之元子六加諸侯四加諸侯之子

同於士

自諸侯以上則十二而冠自士以上則二十而冠室之于面冠之于阼階醑之于客位重其事也至于東遷以後礼樂廢壞魯襄公年十二未冠而晉悼公問其年季武子既告悼公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礼也大夫盡為冠具而後以乘犹存古意如礼儀志進賢通天之冠可見也至于晉宋雖皇太子及諸藩王冠亦一加冕幘而已其後人自為礼家目為俗即縉紳大夫亦不知有卜筮并履之制故孫嗣昌嘗冠其子以告同列遂以為嗤端俗習使然也

古之冠者必有祝詞成王冠周公命史雍祝曰達而勿多也雍

祝王曰近于仁遠于佞近于義遠于財漢昭帝冠祝詞曰惟逮冲孺之幼志蘊文武之舊德六令之內靡不蒙福趙文子之冠韓宣子告之以成子之大宣子之忠其詞謂字詞聖詞莫不期之以德然則苟不稱服即三加四祝毋乃虛設即皇朝天子冠礼前期太史院奉制望日工部制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礼部倫儀注中書省承制命其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行礼功請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御輿以出侍儀請加元服太尉跪播笏脫空頂幘太師祝訖播笏跪受

朱翼

二十九

冕加冠加簪纓御用監跪奏請着袞服後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擇日謁太廟

成化十四年續定皇太子冠礼首習儀次告廟次陳設次遣官次迎即次就冠席功加翼善冠祝詞有懋敬是承之語易米袍服再加皮弁祝詞有成令德慎威儀之語易皮弁服三加冕服祝詞有飭敬是虔永固皇圖之語易袞服出次行禮祝詞有祝詞次受勅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能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万世次揖見次稱賀皇太子親王冠礼以次降殿

禮記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絕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母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納幣以為婚姻之証請期請昏姻之期日皆主人筮凡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听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

家神以是之奉神以安之而并迎於門外執鴈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尊之也而婿

矢野龍溪

受綏安之也、御輪三周、以陰陽奇耦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

者代之。先候于門外。婦主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異胜也。合巹而醕。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巹。婿与婦各執

一片以酒食飲酒演安其氣也所以合休同毒早以親之也

成婦礼祭脯醢祭醴明婦順饋持豚又申之以著代舅姑饗婦

一献礼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阼者主人之階婦代姑主内

也所以重婦順也婦順也者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

蘇麻布帛之事以備守委積蓋歲是故婦順協而後內和里

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

三月祖廟未毀女於祖有服則于君為親教於公室祖廟既

毀于廟祖无服則於君為疏敬于宗室教以婦德貞順婦言

解令婦零婉婉婦功絲麻散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

以成婦順也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

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朱子曰夫婦敦則家多賢子故親迎以先之告而以重之

葉文康公曰嘗讀三山林氏辨以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

不禁魯謂周公制禮而有是乎夫六禮備而後行人倫之大

嘉禮之重者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凡判妻入子皆書之苟有

朱翼

故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之奔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脩

其礼不待親迎而行耳。豈若棄中之奔乎。此荒政所謂告礼。

而多昏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所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事男教故曰天子所男

天子所賜道台金龜天子所卜台后所內推

林内即園家理治比之謂盛德

外內和順國家理治之古語也

昔期各有制次。答冊奉迎。婚日先謁廟。還更服合卺。上座
在東。皇后在西。相向先飲。餘爵酒次飲。盃酒第二日。兩宮
朝見。第三日。謝恩。禮訖。上服皮弁。服座。皇后皆上前。就
拜。位行八拜。禮第四日。受賀。第五日。盥饋。其宮

成化二十三年。定。皇太子納妃儀。首納采。次問名。次納徵。次
告期。次冊封。次醢戒。次奉制。行親迎。禮。尊鳳是日。婚。公執拜。
位。皇太子兩拜。妃四拜。先飲爵。酒。再飲盃。酒。復拜。位。相向
拜。如前儀。第二日。兩宮朝見。第三日。盥饋。第四日。廟見。是日
上受賀。

洪武間

廿三

洪武間待詔朱善。上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
間昏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
蓋于法不當為婚。故為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
後離。或成婚有年。見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按律。尊屬卑幼
相與為婚者有禁。若兩姨姑舅子女。元尊卑之嫌。門地相匹。
才德相稱。為子擇婿。宜先於此。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
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異姓。大國曰伯。小國曰
叔。其世為婚。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
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

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鏡者如溫
嶠之王。鏡以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蒙公夫人。乃侍
制張洵之女。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朱子小季取馬愈。弛
其禁。上然之。

婚者人道之始。古者聘。華訪。謂皆君。先于臣。蓋君以國家重寄
付託其人。不得不敬。禮於姑。而厚望於終也。丈夫以一家內
政。百世宗桃寄之於婦。則親迎之禮。六聘。華訪。謂意也。即義
以桃夭為婚。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重農桑也。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此言蓋為
朱賢

廿四

朱賢
之為女
風可尚

女家貴聘。禮男家論裝儀。而發于鄉之惡俗。則有異于是者。
女將出嫁。必破產捐貲。以治裝奩。稍薄則鄰里共笑之。以致
家道衰敗。故貧者儉者。于女之初生。多不肯奉。父子相殘。禽
獸所不為也。豈但夷虜哉。昔范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
慢文正公。不悅。曰。羅豈帷幔物。吾家清素。不宜有此。歎火之
於庭。則治奩固以儉為貴矣。
司馬溫公家訓。婚姻必俟長方定。既通書數月。即成婚。廣元復
悔。悔睡篇云。擇婦擇婿。須自揣量。子愿而婦美。女醜而婿
皆不和之兆也。

婦妹九二字其出貞木失夫婦常止之道世人以媒伊為常故以貞靜為常德不知乃常以之道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其所繫者重豈可忽哉凡以配身若取婦將取失即若以配身是已失即也後世怕寒餓死故婦再嫁則微死事極小失而事極大愚按程子此語子維世甚切宜其禁凡婦嫁改嫁不得與人為妻止許為妾則稍可度法者不有再醮矣

或問免將二女試齊如不堪奈何高子曰免齊相知豈是尋常試之者壓天下之望也古者天子娶九女一娶則姊妹為姑

免以二女事齊明以天子之禮待齊也

朱子曰易有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婚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

朱子曰接而知有禮為交而知有道為孔明擇嬪正齊配女志慮之所以日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者寡歡養心之助焉

相國馬陳眉公曰社荷誅城陽公主再嫁薛曜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奪晷日合祿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恩相戒也諱習以昼恩相戒也燕飲以晏恩

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太宗從其言璿媛與主同死于房州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大可咲也

余中子曰呂后以無元公主女為惠帝后則帝也而甥也薄后以兄女為景帝后則帝之表姑也元帝以許嘉女為成帝后則又帝母之從妹也尊卑紊矣景帝以王夫人為后則故金氏婦也即義損矣武帝主衛子夫為后則故平陽主之謳者也主趙婕妤為后則故陽阿主之歌舞者也貴賤淆矣上官

築入其女為昭帝后年才六歲長初主矣

周礼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功之以討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法如初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五百家為黨正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會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祭六如之祭祭祭水旱也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法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王氏濬曰成周盛時制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于州黨族閭每歲讀法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一本付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祭族師之春秋祭祭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是以當時之民耳目之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故善有勸惡有懲而比閭可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載天子李校與同官教治政令之法何異哉

余養元鄉約議曰周制有里宰閭胥黨正漢有三老嗇夫遊徼

之設于鄉遂之中三老掌教化嗇夫戕賊所訟賦稅遊徼循禁止盜賊所以輔守令之不逮我朝各鄉置老人郡縣吏胥有弄文亂政而有司故縱者許老人鄉導赴京面陳利弊入有入仕之科有朝覲之典叔亦重矣但承平既久因循觀愒老人不能盡得風力公直之人而時異勢殊事權亦不能如今甲所載矣強者不見豪橫于閭閻弱者徒爾具負于期今于是有司之有志乎循良者又做古鄉約以為化民善俗之助初惟祖制也去而得其人亦不為无益預得其人者十不

能一二不得其人者十恒八九得其人益与老人非耳不得其人害倍蓰于老人何以言之老人每鄉一人其為害也有限鄉約一鄉多至十餘人其為害也无限一虎之搏噬每群虎之搏噬為害有差矣老人率短褐之災為之勢不能大橫橫可繩以三尺也鄉約今多封官貴介章旋紳并睚眦所加風波立起人不敢忤吏不敢捕老人或承官府委勘方行四報間有挾私軒輊犹不至大决裂非委勘不敢以一字至官府之前扛彼排此乃鄉約非官府所委孰能用好惡把持明具呈詞密投揭帖賴尤排陷余此是非官府但意其人之為

紳并為章縫所呈必必所揭必當而不知其陰詐情度有老
人所不忍為者及後竟之則事已發行官府必多自諱其誤
而付之度外于是乎曲者日深志而直者日抱屈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昔漳浦吳公令吾邑本行鄉約：正副皆其自察
本不專委各鄉奉報其時家號詩人自後更教賢令亦有奉
行者而昌江朱令公謂鄉約是古方不能治時疾此何見也
蓋奉報時里挑安不待與聞也皆二三章縫自相推奉徒托
名里排具呈到官：准付房故里中為之語曰天公那得知
群兒自相責耳畏嫌而結舌受金而指牙可勝道哉是故有

朱真

廿九

民社之守者苟能仁以宅心公以遇物明以听訟斷以息爭
逆諫如轉圜改過若不及則老人自足以輔治何必鄉約如
宅心則以偏執也遇物則以已私也听訟則不能明也息爭
則不能斷也惡聞過而遂非而曰官无悔筆也如此則鄉約
徒足以長露而播聲耳未見其能有裨于治也

江旭奇曰國初立老人以聖諭六言訓俗立申明亭同里長為
民間處戶婚田土錢債凡官司以下事清專決不由里老
竟告縣者以越訴論後來立鄉約止該訓俗得言傷風敗俗
事保甲長止該竟發盜賊不冒侵老人之叔也

余一龍曰所貴乎鄉約者謂其能約人情而使之不離也紛結
要解糾汚濁要茹納不加意氣鎮定不動人情久而帖服今
之為鄉約者人稍有不從微色發聲流于偏党而不自覺如
歎其言出而莫之遠也不几于以鄉約而變為武斷乎事到
官府曲直難按陰謀詭計偏護投遞如好之歎其生而惡之
歎其死也不几于以鄉約而變為教唆乎

朱真

三

鄉飲

札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庫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手洗爵揚奉酒解所以致潔也拜至主拜釋洗賓拜拜受爵賓拜拜還爵主拜賓飲酒而拜曰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望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閑辨矣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无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現于卿而知王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愚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與賢能擇其家賢者為賓其次為介此以德論不以齒論二則鄉大夫使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春秋以礼令民而射于州序必先行鄉飲酒之礼四則堂正蜡祭國索鬼神而祭礼則以属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今世所行者惟存一飲國中賢者耳其三年大比多有鹿鳴一宴坐不以鄉飲為名夫鄉飲之礼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而无定制我高皇洪武五年詔

天下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行鄉飲酒礼於儒學永為定制使民間里社亦奉行之其後十六年二十二年再定圖式酒七行七飲鹿鳴以下教章其大義見於御製大誥者有云鄉飲酒礼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叙長幼論美惡別奸頑異罪人是也而又以逆者昌否者亡其司正奉酒之辞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礼教本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為臣尽忠為子尽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和睦宗族外和鄉里无武廢墜

按周礼堂正属民於党之序而行鄉飲酒之礼州長令民于州

之序而行州射之礼鄉大夫又以時詢之於鄉序而行鄉射之礼及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耆寡又考其德行道術而行賓與之礼在州長則詳於教而畧於政在黨正則詳於政而畧於教而鄉大夫則政教兼令胥而掌之至於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並要其施教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者則總於司徒之三物而已

養元曰鄉飲酒之礼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所以敬老尊美化民善俗之術莫先于此孔子曰吾現于卿而知王道之易者此也令甲即已

歲以孟春望及孟冬朔本行鄉飲酒禮大賓以致仕之卿摺紳一人僕賓則以少養之年高有德者守令主之李官為之司正諸生為之贊禮是歲揚解寓戒嚴之詞讀律致防檢之意不寧是也士庶有戶役差稅進誤及曾犯公杖私管指犯在官者特令別為一席於中門之外其曾犯奸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別為一席於掖門外之側有司務要分別三等坐席善惡不許混淆後米以為李兵專報督李院道又以是非出自李校故賓介之選有同情而莫之察也而但委之李師

宋翼

廿三

又不能辨別也。而一惟諸生之本報。諸生之家于四鄉。与家于邑而有志進取者。亦弗之省也。必其家于邑而齒近思純絕望于進取者。乃專制之。世俗謂之李霸。此輩皆无廉恥而嗜飲食。惟積之是圖。故鄉邑富人之孝祀者。先期有求李之賂。已于事而後也。則有謝李之賄。凡一与鄉飲之本。巨富者廉至百金。中富半之。下富三之一。以故本番者或被李。及李饒李伯以弓免。曾有山峯老吏稚少文者被李而不敢赴。又不知李饒以弓免。于是所謂李伯者。輒從反間于有司。曰大不敬。而逮捕隨之矣。則又不得不行賂于李伯以弓免。又以

与鄉飲之人惟其富而奉祀者耳。雖樸樸之屬无論也。甚則有少壯之時貧窶而曾為隸卒傭保。垂老饒益而奉鄉飲。有使賓鄉邑口實者往。是也。古則有一月之前教唆扣習。滄首屈膝于公庭。一月之役奉報鄉飲。里衣服与邦君揖讓。盤辟于賓射之席。廉恥捐喪。已極矣。此有司提調者之也。也必精心訪之。而不專委李報于李校禁謝奉之賄。則求奉之賂。自不行。寬不赴之。則自免之饒无所施。從未遇得高賢而模楷乎斯。氏其亦不使皆露鑿鑿之徒。濫与盛典名實。庶几其不棄歟。

宋翼

廿四

江旭奇曰。一鄉之中必有賢能。飲以賓與也。必有長者。飲以尊奉也。必有習射。飲以現德也。必有增祭。飲以報本也。示之以札。和之以樂。有獻祭之義焉。有祖豆之數焉。有賓主介僕之位焉。有進退升降之等焉。有皇華回社之歌焉。有伐木其棠之歌焉。古礼可復。風俗可同也。曹生有言。天下同心而嚮道。非依吏之所能為也。今之守令可以依吏自處耶。

居喪

凡喪父在。父為主。子無主喪之禮。小祥之後。夫釋服。須以素服祭。儀禮父在為母墓。而撤靈心喪三年也。

舊哀而無葬。以素服臨哭訖。及哀改葬。三年服者總。非三年服者麻。葬而釋之。

此者考之禮也。廢子止稱亡母。祭于私室。國朝制廢子得為其生母服三年喪。母得斬衰喪葬。以素食待客。而以祭餘飼僕。從以兄侍客也。唐諫升母服。盧元可。婦奪夫叔。祭父存為母齊衰。

長禮自葬以前皆奠而不祭。哀不能行禮也。且不惡遽以鬼神事。

朱翼

之也。古人居喪不廟祭。今人凡事皆如故。祭祭恐未妥。故依節則以墨衰行之。若以正祭三獻受酢。非可行也。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安。其子孫盛也。則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也。乃以其驗也。乃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其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專以福祿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惠者。不濟不慎。使異日者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可笑。

愚按。曾稱自致。孟言大事。孝子之心。無旁而資者。限于財力。富

者限于禮制。惟夫子所云。無遠而云。寧戚。乃稱禮意。我人子者。必滅必敬。不使有後日之悔。可耳。葬所以安其先人之魄。祭所以萃先人之神也。可不慎歟。

劉伯倫死。便埋我。未忘形也。莊周委為鴞食。未忘念也。魯欲速朽。贏博可葬。以至昌黎之傾障江邊。東坡之听埋海外。何係念哉。生不移棺。死不移柩。蘇子家風。卓吾真境。厚其已。無益。若藏珍室。祇為殃耳。此漢文之見。所以卓越千古也。視曹瞞之偽塚。其計孰優。

禮記曰。吊喪不能贈。不問其所費。同病不能饋。不問其所飲。見

朱翼

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釋。書葬又使周恭。葬主客。欲酒恭。葬以告。程子曰。勿陷人于

惡。即小事。所謂客。祭羹。主人辭。以不能烹之義。

大夫不死于女子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還。天地陰陽之正也。

司馬溫公曰。君子慎終。故疾病過屋。正寢。若子孫遇之。能不傷其心乎。本扶搖動。或致奪絕。能先所。憾乎。孫宣公病。馬就迂。心正理。理不可及已。

朱子曰。既絕。乃哭。我內外視。手足書遺言。加新衣。休一人屬。續

朱翼

世有昭
本有丁
其著

察林寢地。橫齒。本哀。并屋。呼復。共。辨。乃易服。不食。被髮。徒跣。
 立喪主。以嫡。嫡以長。有嫡孫。支子。无。与。焉。父在。有母喪。父
 為主。有妻子。喪。嫡。執喪。父。拜賓。妻。喪。君。亦。然。父。歿。兄弟。各。主
 其。妻子。之。喪。子。幼。不。能。主。或。无。子。不。以。妻。主。皆。兄。弟。主。之。婦
 无。夫。平。後。以。夫。族。主。之。立。主。婦。以。死。者。之。妻。无。則。主。喪。者。之
 妻。以。才。者。主。喪。主。賓。立。相。礼。司。書。司。貨。治。棺。訃。告。于。親。戚
 僚。友。師。殯。于。館。弟子。主。喪。訃。于。其。家。至。王。不。安。師。生。服。從。其
 恩。自。為。除。殺。故。曰。心。喪。翁。賓。婿。父。翁。常。服。以。總。心。喪。如。師。
 江。旭。奇。曰。古。者。父。斬。衰。母。齊。衰。喪。父。而。傳。祧。礼。固。太。也。傳。曰。資
 于。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父。以。事。君。而。敬。同。人。子。子。母。愛。之
 而。未。必。敬。此。斬。齊。之。由。分。也。父。歿。為。祖。承。重。則。斬。衰。此。傳。祧
 之。祖。也。祖。母。亦。齊。衰。三。年。從。于。祖。也。今。制。父。母。皆。斬。衰。人。情
 習。服。時。王。之。制。其。宜。民。固。如。此。哉。伯。耕。久。甚。從。伯。耕。父。陸。降
 為。小。功。初。以。魯。祖。止。大。功。而。魯。祖。之。子。其。服。自。不。得。與。魯。祖
 同。也。伯。耕。祖。魯。非。祖。之。降。服。其。衰。亦。如。此。為。人。後。不。得。預。私
 親。礼。也。世。有。推。恩。官。負。爵。封。贈。本。生。父。母。情。也。降。服。為。葬。與
 女。出。嫁。若。同。世。有。未。嘗。易。之。不。以。情。妨。礼。也。
 余。中。字。曰。溪。文。詔。天。下。吏。民。令。到。臨。二。日。皆。釋。服。大。功。十。五。日

余公為
孝文選
定妙甚

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未。嘗。言。及。三。年。之。喪。亦。未。及。期。喪
 也。景。帝。乃。自。比。例。行。事。而。後。世。遂。以。月。易。日。無。優。三。年。之。喪
 何。得。歸。咎。于。漢。文。也。

服飾儀仗

景文康公曰舜作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龍取其變化華蟲乃雉取其文宗彝乃虎取其尊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養人黼乃斧取其斷黻兩己相背取其善惡分此所以制君德而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天數而備此十二德也

江旭奇曰日月星辰惟天子得服之以象天虎亦有君象也雨及有限故諸侯得服焉今制惟天子得服虎裘后飾以鳳台后与外内命婦之服曰禮衣五色翟雉也曰榆狄登青翟

翟雉也曰開狄刻繒為赤雉之形而不畫此三者王后湯王之祭服也物衣色黃告嘉事也展衣即禮衣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祿衣色黑御于王之服也此三者后与命婦同王后首服有副以藻祭有編以告祭有次以燕居此三者服三翟之服則服之有追以玉為之有衡謂維持冠者有等謂髮者后与命婦同

漢永平中定冕服天子冕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隨開皇中皇后首飾十二鈿公夫人八鈿侯伯夫人七鈿

景文康公曰玉執大輅也金輅級輅也象輅先輅也木輅次輅也革輅戎輅也此王之五輅也重翟厭翟安車翟車此

后之五輅也上公得金輅侯伯得象輅子男得革輅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

日月為常王建之文虎為旗諸侯建之通帛為旗孤卿建之雜帛為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為旗師都建之鳥隼為旗州里建之

之鳥蛇為旗謂都建之金羽為旗雲連謂都建之析羽為旗謂都建之王輅建太常金軌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

國朝衣服臣下並不得衣金繡五爪文一二品服渾金花三

四品服金搭子五品服金袖膝襪六品以上許服四爪文七品以下不許服鳳文止服金六花八品九品服金四花職官妻女一品至三品服渾金衣飾用金玉珠寶四品五品服金搭子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銷金衣并金鈔搭子飾用

金珠惟環許用玉庶民男女俱禁金繡許用針線綾羅細絹素紗錦止金一件環金一對餘止用銀翠
國制金蓋一品二品銀葫蘆茶褐羅表紅裏三品四品紅葫蘆茶褐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簪五品青羅紅裏六品以下青羅皆重簪而傘通用油絹士庶惟雨傘止用油絹

宮室

易繫辭曰上士穴居而野處後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倚風雨蓋取諸大壯

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冬有作然後脩火用水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非脩火以范金而為之斧斤則無以成其棟宇非用水以合土而為之泥甃則無以定其蓋藏

史記李斯傳曰竟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太康尸位峻宇雕牆而羿拒之

秦始皇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名阿房

杜牧賦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念其家何取之盡鎔鑄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粟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布帛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嘯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不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天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

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靈帝時宦者張璠趙忠說帝欲天下田畝稅錢以脩宮室又

牧守茂材孝廉廷除皆責脩宮錢

江旭奇曰愚按當時脩宮錢既取之于田畝復取之于選調取之田畝而免舉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嗚呼以一脩宮之故而盡民財殺忠臣漢之日微于是矣

魏明帝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提章觀楊阜

上疏曰堯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榮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縱作璇室象廊射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灵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万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唐太宗貞觀中作飛仙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強不度後患旁奢極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宮若固基而增廣棄旧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保易失可不念哉

宋孝宗軌道中洪迈夕對選德殿頤謂近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于選射現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終號施令圖善揆策无適而不在是凡燕游声色之奉苑囿之適非惟不可娛然亦所不好近侍外臣昼接夕訪大廷黃陛之儀一切畧去絀鋒政理浸容問荅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卿為朕記之近因識其言撰選德殿記末云陛下至勤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然頤自強不息終始无怠常以今日之心為心

官者宇也屋見于垣上宇然高也殿其大堂也形象束并刻為

四二

菱菱水物以厭火災宮之制其來已久而殿則商周以前其名不載蓋自秦始皇作阿房前殿始自是而後土木之功愈浩如漢之未央宮則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鈞弋并殿長樂宮則有臨淮溫室長秋永壽并殿牛泉宮則有前殿而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關建章則度為十門萬戶而有玉堂壁門宋孝武起玉炷殿隋仁壽宮仁壽宮唐之宣政紫宸宋之五鳳樓長春殿凡若此類莫非令壯麗固重威然有道之君惟事廣德不務廣居也

按宮門雙闕鄭中云象魏闕也劉熙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

為道也蓋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現之是現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闕又有兩現之名崔豹注曰所以標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現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關多少故謂之關其上皆丹雘其下皆塗雲氣仙灵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明有端門有掖門師古曰殿之正門曰端門服虔曰正門之外小門如人兩掖故曰掖門

太祖洪武初建宮殿於南京金水橋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門曰午門又北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曰華蓋殿曰謹身

四三

殿建文考周制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成祖嘗摘之以為罪初諸復故久之建宮殿於北京名額如之無何三殿災至宣德中復建完嘉靖三十七年又災延燒奉天午門至端門俱尽詔重建改奉天門曰大朝門殿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左右樓曰文昭武成順門曰金極歸極金州稿謂世宗極重天而奉天壓天字居下故亟易之是也其下皇極等名隋于大極之說臣下嘗言之萬曆丁酉殿門災乙卯得旨鼎建

黃帝有合宮唐虞有五府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制以

漸而文夏度以安商度以昇周度以延堂以漸而廣夏言堂
 脩廣而不言崇商言明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
 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月令曰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崑
 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介与太廟為五室十二堂周礼曰水室
 于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木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
 其外別之以十二室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
 加以应門曰虎通曰其取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
 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
 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殿居中無辟震之以茅環
 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棲梁西南入命曰崑崙此則上
 古簡朴之制而公玉帶所上者也明堂之大畧如此
 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室而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
 同實而異名字文氏曰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
 東西夾室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六東房而東西夾又東序
 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也此康成
 之說非也索唯曰宗廟居坤門之內而敬奉飲射於其中則
 真之客處奉若于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禮
 此邕之說非也

孝經以明堂為祭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
 胡氏曰王者向明而治故見群臣親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明堂
 焉而以之祭祀者何蓋文王既有成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
 王配焉不可以七廟中缺奉大祀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於明
 堂以配帝也
 楊氏曰明堂者道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
 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還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
 四隅亦難必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嘗次以惟幕帳
 亦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隨其時之方位開門
 是也唐書曰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故臨時增並不
 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
 其制作何必与古同
 朱子曰諸葛武侯治蜀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
 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愚按今世巧宦者以官為傳食
 甚至不蔽風雨以葦障之而憚民者其于休也母亦傷乎
 天垂定星易取大壯王居所由建矣黃帝作室僅去巢窟大禹
 作宮不改土茨至於雕峻浸淫壯麗示威失其旨矣聖人主
 經營与中廣異彼東庶括据絢茅綢繆桑土以容膝為安者

也人主紫極為宇黃圖為圉中國堂與八荒戶庭則環堵周
繚非其國矣道德為衛禮教為坊法式堂廡忠澤園田則稼
穡薨穡非其執矣柱石則勛庸鼎彝旋樞則房舍旃夏丹雘
則俊髦潤飾榮翼則材武助勦而鋪繪雕鏤非其觀矣情衷
所之皇寧安宅厚之豈亦堂構承於列祖負荷岳之後裔而
堂除遽闢非其安矣

朝寢堂室牖戶房奩具有儀制非以奉已也義堂傳教令室
聽衛室近民成陽作游鑣宮受命璽臺成萃具以澄神儲德
脩政基命而非以行樂也

朱真

四六

已

夏后氏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而已殷人重屋四隅而已周人營
國九里經涂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其室守度以几宮中
度以尋其門隅五雉宮隅七雉城隅九雉而終制已大備矣
即靈臺靈沼與民偕樂並觀風察祲文王初不盤於遊觀也
康成曰天臺與辟雍同處即太李也盧植曰天子太廟可以
望氣蓋靈臺中可叙昭穆謂太廟園水似辟謂辟雍也由此
觀之文王之樂非堊治之以而膠宮廟祀之以也

秦不師古世宣其淫繆案伯官孝起蘇泉惠報祚年昭建械陽
造至始皇阿房離宮繁怨繁愁楚人一炬而秦社屋矣漢初

未央長樂仍秦旧址隋之大興宮唐之太極宮宋東京宮殿
初因宋梁之旧建隆稍訪洛陽晉南渡建康東西二堂宮門
之外編竹以為牆晉宋南渡臨安以州治為行宮

我朝宮殿之制有常表闕萬雉疏墉闔坡四目陞納九齒則玄
極紫垣之尊也奔星更墉宛紅控軒碧瓦鱗差瓊階坊戟則
崑山瑤池之勝也深闌秘殿暑宇疏檻清宮含霜溫房炳燭
則仙都瑤圃之樂也規景水泉盤地參天疏視習休娛神款
疑則明堂特室之脩也

漢時北宮納杏其梁柱木蘭其樊檠雕檻玉碣華棟瑤璫栢梁
朱真

四七

已

宋而建章宮闕闔闔而井澹對海內虛耗則孝武之為也隋
初大興中華尚崇節儉已而麟趾紫雲西苑彩雲錯海山虎舟
食覆索火夜遊迷樓逾十旬之娛江都縱千里之遊普天怨
叛則煬帝之為也唐則太極大明兩宮分峙東西各有三朝
而洛陽之宮曲成象太微貫洛擬天漢不无漸侈已入麗景
交城溝通上陽蘭昌華清錦城川谷而漁陽之輩較西震非
淫治之為嫌耶宋則大慶文德諸殿定鼎東京周僅五里而
西京之制則太極為前殿大明為止街飾構稍增无何景德
禋祀宣和營建江南花石銀炭食魚而女真之鐵騎南來非

遊之、為樂耶

館臣咸曰嗟乎吾步壽長年萬歲壽成長春仁壽以祀神祈頌
瑞雲永世而不見斯石刊山墮岩膏著者之費其生吾毀沙
胎盡令涼珠溫室浴堂以延清抱逸休儲神而不思操斤程
筆揮汗瘳膚者之控其苦吾虎園池池熊館鶴軒鶴現雀臺
以娛耳從目馳騁流年而不思顧頤雄工魚爛鹿駭者之遺
其禍吾增城釣弋昭陽合歡被者飛翔以微歌姬色沉酒顛
倒而不思伐山控谷仇離鯨曠者之貽其戚吾銅鉉昆明蒲
葦從茲池陽而中以動遠度累受環納費而不思陰崖熱海
瘴鄉沙磧者之延其膏乳小民念其家而安居大內者
奈何不念及也

古今之言王居者若許昌校管於王蘭景福擅場于何吳乾元
拔讓于主勃翠微匠意于昌齡會元相稅于李華五鳳振奇
予周輪然多傾而少規又何耶焉

宮室之興採木之費為鉅今冬官所運木率皆上下賸味以為
出入輟民間平買不償什伯倍之而商號稱厲者何也使若
棄傳而出帶教京商以隨商之奉官既極其奢而其奉吏也
又復過侈官稱常例吏號名數皆先斷定虛具領狀而後發

夫去其大半矣京商皆素不能辦木故尔挾仗張宴飾為
富盛以眩人耳目而為稱貸張本許人厚息久假不悞及至
京部中所費稱是旁觀者又復恐喝之而厥役才證難役則
解官遭累矣吏居其實商居其名與由吏造罪歸於商安
得不破家而喪命此據按委官平罰為第一策也

國制職官一二品廳房七間九架屋脊許用花樣軟吻梁棟斗
拱簷桶彩色給飾正門三門五架門綠油及軟面銅銀三品
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許用軟吻梁棟斗拱簷桶青碧給飾
正門三門三架其門黑油軟面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
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庶民
不過三間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飾房舍不得用重拱重簷
樓房不在重簷之限

大明令官民服色房舍上可以並下下不可以僭上父祖有官
非犯除名不叙子孫許用軍官軍人服色不在禁例
今中宇曰商紂為傾宮心已傾矣欲國之無傾得乎隋楊為迷
接心已迷矣欲政之不迷得乎孟獻子恐美室而損令聞韓
湜慮到戰而改父門蓋饒饒歎許弟之傳舍言出懼習室之
不安是以晏子便近市之居李沆并旋馬之陋也彼郭從義秉

攻木之工七謂輪與弓廬匠車柱也攻金之工六謂築治凡與
段桃也攻皮之工五謂函鮑鞞帶裹也設色之工五謂畫績
鐘簠悅也埴埴之工二謂陶旄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世事教民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
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
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
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與氏之子常為里而
各使之精其事焉雖然此特術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
之于手應之于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況可得而

世耶

集異

又五一

漢時有考工室令丞主作器械有尚方令作禁器物帝時樊
準上疏調和陰陽實在儉節建化致理由近及遠可先令大
官尚方百工上林池樂諸官減无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
更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祀吉璧天子
器後妃服飾非其倫也亦近于聚矣

宋太宗淳化中令左藏藉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有司言中有制
作精巧者欲晉以備進御用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

我以慈儉為宝率皆毀之

國制器皿臣下不許造尤鳳文職官一品二品許用金玉三品
至五品惟酒盞用金六品以下酒盞用銀餘並禁止

說順曰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與鄭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鮑

瓢盈酒言談弥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李德裕每食一杯羹

其費約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為之三煎即棄其

汁噫瓢飲之淡誠不若玉羹之旨朱崖之苦又孰与陂之

安是故君子身安則為逸憂則為福

此不入金中宇曰北齊邢時以經授皇太子尉宰進食有邪當時令去

集異

五二

之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

卒弗与

宋彭城王義康東政上冬月啖棣歎其色味並劣義康在坐曰

今軍機殊有佳者因進大三十者上不憚宋憲太后召泰

檢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

對食此已父更大且多夫人歸玉以語檢之惠之曰夫人不

晚事遂以糟鱠魚進憲聖笑曰我固知婆子村也

古玩

蔡氏云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汾陰得寶鼎而更元
宣帝於扶風山得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和帝時帝
憲勒燕然還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
漢徐之選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于東宮皆
金錯字初不大以為事也

宋時劉原父守長安古多寶鏡離尊彝之屬著先秦古器記歐
陽文忠公喜刻往古石刻著集古錄元豐修李公麟善畫性
希古作考古圖元符間朝廷遂崇尚之大觀初做李之考古

集

五

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古器已則有五百有九世品
其價至數十萬而塚墓破掘尽矣政和間高方所貯至六千
餘數百器遂尽見三代典札文章常有旨以所藏列崇聖殿
宣示百官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耳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亦不
之收宣和後則取篆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收陽宣王之石
羈勒蜀文翁禮殿之鈴儀凡所知名皆入禁又勅立保和殿
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以貯之俄遇借札而古人風
烈尽入虜營孔父于產之景行台公散李之弦絲牛馬象犧
之規模尤說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夷供熾烹腥鱗腥咸散

落不存中國之恥莫甚於此矣

王余州得一鑑款項俱佳但無索耳公亦之不忍釋手適舟遊
恨落水中命沒者索之先得一索次得鑑貯之宛然故跡也
乃知物有巧合豐城劍水尚是不誣

袁中郎曰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珠花中
之元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至於辨說書畫涉獵
古董以為博燒香煮茶以為課何閑神情故當其為童子也
無往非趣迨年漸長有身如皓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閑
見知解所縛去趣已遠矣若夫淡於世味鑒賞日精物室隨

集

五

未若董玄宰者又當別論

宋高祖所居陰室狀頭有土障上挂荷燈籠麻繩拂孝武見之
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陵寢宮見梳箱一作
木梳一黑角篋一草刷子一嘆曰先帝傳示子孫永存節儉
王諸官跪奏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何

徐中宇
新此二
事于後
以戒
人主之
玩物

礼制總論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乱

虞書以告凶軍賓嘉為次第而帝舜命伯夷乃独曰典三礼蓋特五礼中祭天神地祇人鬼之一礼耳昌故哉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所以為亟也

礼者人之所履也履之為卦天上澤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礼之本也

朱子

五

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則有尊卑貴賤詩叙隆殺之品秩其礼乃天所叙秩皋陶謂使其益厚而有常則在我君臣當同其真畏協其恭敬以和民之衷而已

周礼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三曰礼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大宗伯之職以吉礼事邦國之神祇以凶礼哀邦國之憂以賓礼親邦國以軍礼同邦國以嘉礼親万民

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親疎决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大臣倍小臣竊刑罰而俗散士不事也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礼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饒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礼之所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朱子

五

衡城縣不可欺以輕重絕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取不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礼不可欺以姦詐

内史過曰礼國之幹也敬礼之興也不敬則礼不行何以長世晏子曰礼之可以為國也久矣典天地並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戴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听而嫁礼之善物也

荀卿曰礼者養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軍正所以養異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趣中

節度所以養耳也危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視聽所以養

龍所以養虎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殺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冠。礼廢。唐孫嗣昌冠子而公卿以為駭。宋尹穀冠子於城。危之日。人以為迂昏。礼廢。王吉以教化不明而多夭。王通以論財為夷虜之道。喪礼廢。故捐財以飯僧。穀哀而延家。祭礼廢。故公族不立先廟。而士庶不帶祭服。家礼之于冠。蓋有三加三。而刺三醺之。似于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省。

朱

五

太師。子于喪。率哭。以後志。倫而去。荒帷之制。于祭。望燎以前。俱不而去。故尸之似。皆酌情。未。泰。今。古。也。

太史公礼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象。皇人力也。我余至大。行礼官。現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似其所由來。尚矣。人。道。徑。緯。萬。端。規。矩。先。所。不。貴。誘。進。以仁。又。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報。重。者。寇。索。所以。從。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修。安。駕。衆。為。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以。富。其。心。口。耳。五。味。為。之。廣。並。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膳。為。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銅。綬。太。美。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衰。礼。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與。俗。三。婦。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夸。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從。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于。成。俗。者。乎。

陳祥道曰。先王之治。以礼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器。有等其。

朱

五

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現理。而无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要非道義之所成。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敬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聘。无度之心。儉者。不。得。就。簡。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素。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同。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居。子。不。得。以。行。礼。小。人。得。以。行。非。礼。故。兩。現。大。路。朱。干。玉。鬚。天。子。之。礼。在。諸。侯。塞。門。反。坻。素。衣。朱。纁。諸。侯。之。礼。在。大。夫。由。是。先。王。之。制。沒。以。掃。地。天。下。李。者。亦。失。其。傳。故。范。武。子。不。知。散。燕。孟。僖。子。不。知。相。礼。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

知尚蒸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札者益鮮矣。叔孫通之錦囊
札儀徒規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早。齊魯二生之論札樂
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于太高。曹誼有脩札之志而困於
絳灌。曹褒有定札之議而阻于黼黻。傳咸極論于晉而謂于
流俗。劉蕡登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由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
欲起札法於上者非一君歟。成札於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
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札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
能以正之。則札之事終不行。此苛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
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宋真

五九

記

江旭奇曰孔子墜渚責愾然不樂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責非
正色之卦也故曰札後乎

大中子曰冠札廢天下無成人矣。昏札廢天下無家道矣。喪札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札廢天下忘其祖矣。

上古燔黍桴豚汚樽杯飲已尔至庖羲有好会之事遂皇有尊
卑之次當帝有冕弁宮與之制唐虞五典三礼夏商周尚志
尚質尚文皆不相棄也

漢有叔孫漢儀曹褒東漢儀應劭官儀故事唐有貞觀禮慶礼
開元唐礼元和曲臺新礼宋有開宝通礼天禧祥符大礼加

祐太常因革礼

徐生世為礼官但能為客而不能通其意

漢高命叔孫通度已所能為而制儀漢武因諸儒講立明堂辟
雍曰六法一家之事

新莽以周官致乱蘇威以五教害治礼六迂矣然幸有占與亡
於祭祀史過論脩短於受玉劉子以教情定命端木以脩節
度象則見礼而知政固不誣也

朱子之仪礼經傳以仪為經而以記及諸家之礼者為傳王安
石黜儀傳記兼經任傳過矣嘉靖中礼臣湛若水言於朝請

朱真

六十

採周礼分職大綱而訂其麗述仪礼諸儀條目而即其根

王禘曰伏羲造儼皮作瑟而嘉礼具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教鬼
神而吉礼具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礼具九牧倡教而賓礼具
英于中野而凶礼具唐虞脩贊類帝為吉礼遏密八音為凶
礼征於有苗為軍礼群后四朝為賓礼暨降頌虞為嘉礼
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定賓礼四篇軍礼十三篇嘉礼四十二
篇凶礼六篇因即五篇為貞觀礼

高宗顯慶三年許敬宗李義甫所定為顯慶礼

玄宗開元十四年因張說請乃命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刪定吉

礼五十五嘉礼五十宾礼六軍礼四十三凶礼十八是為開元礼

朱子曰其所以使學者先孝礼者只為孝礼則除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繆鏡辟之災蔓之物解繆鏡即上去若能除去了一副常習熟便自然脫灑也又曰孝礼則可以守得定

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下堂肅然改容曰彼是礼法人對整恃才縱誕遇蔡克終席不安吳主孫權飲宴預雅執礼甚莊嘆曰顧公在坐令人不樂明道堂至禪寺僧方飯見趙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尽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

朱子

朱子

凡百嚴整有常飲酒听樂安手安足終日不動有僧見之曰

周孔為何如恐亦只如此

養民之道莫若礼而礼之所先莫若孝故師南面弟子北面環列以听鼓歌以葬葬冠大裳襜褕趨蹌礼之聲容具矣春秋款礼樂冬夏教詩書歲脩游息士与士处无異季也礼之道術具矣三物五教簡賢聖不肖有窮鄉而貢俊士于天子則礼之勸懲具矣聖人又犹惧夫乘巧而闖捷者奔趨駢行鴛鴦鳳聲則礼之权反為所窮于是天子至尊也則養老于庠執觴而饋執爵而醕太子胄子至貴也則悅首並足而高

於常布之雁行窮閭陋巷至僻也則鄉序党庠家塾抱鐸者拘於路鬼神盼盥至微茫也則夏后氏冕而祭殷人純而祭即以采蘋采芣備以肆夏采蘋如臨之左如臨之右矢于是天下之人見而疑之而信信然而悟曰天下之尊卑長幼若是縱而不為切近而不可以已乎將尽其忿爭不平之氣痛極其適已自便之心而一稟於礼由之以事神則齊心屏氣而不言遠由之以事人則駉拳曲跪而不言勞由之以赴義則踴躍鼓舞而不言難由之以賓主燕享不僂儀百拜而不言屈其養之者素也

朱子

朱子

蓋天千雖其憤然者而義之登焉之時和之乎垂之矢照陳于前必且踴然動色拱揖而不敢自放况其感發于天性規矩于至人服習于君父師友之訓迪而恹恹于燕居皇滿之是非者乎故隆礼之化至于青衿皆造士負販皆儒冠甚而深山絕谷田畯紅女亦皆被服道義可歌可歌亦以其習而安也蓋晏安頹惰澆風焉苟可以養人也而情窮于款父必困若夫始而以勞終歸于適惟是礼耳辟以象璧圓而用方難以象水止而後流文王制礼初意固如此蓋季校之倡當自天子而後世以為有司事故治不遠

明帝行養老之禮。而園橋門者億萬。甚至羽林甲冑之士。悉通孝經論語。此其效也。

箕踞偃仰。供所便也。迅雷震霆。達於楹柱。雖有怠者。衣冠而具矣。歌呼嘯傲。口所適也。金鼓大組。薦于郊宮。自有躁者。恭嘿而虞笑奔走竭蹶。足所趨也。長伸朗佩。交于賓階。雖有狂者。折旋而迎矣。旁觀引睇。傾听遠察。耳目所安也。御史執法。前簡而立於朝端。雖有蕩者。帽脇而守矣。

朱子曰。禮之誠。即樂之本也。樂之本。即禮之誠也。

朱子曰。禮以誼遜退。貶為尚。故主誠。然非人情之所樂。故須勉。

強做將去。樂以鼓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只骨充滿而不反。則又不可。故須反方得。

朱子曰。聖人因人情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

江鵬本問曰。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某恐初李未必能遇事稱停。合於品節。恐无下手處。款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何如。朱子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品節之中。橫渠却是以古法教人。

王一夔廷對策曰。禮樂刑政。雖並行。然禮樂在所先。刑政在所後。又必先禮而後樂。先政而後刑。

朱子曰

朱子曰。樂者謂胸中无事。而自和樂。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歌其和樂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故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以為。為礼先而樂後。此可見也。馬愉廷對策曰。聖人因上天澤之理。以制礼。因雷出地奮之理。以作樂。者為同。礼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朱子曰

樂理

隋志曰夫音本乎大始而生乎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既著。協于律呂。宮商角徵之為樂。若樂也。聖人固有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大之以五聲。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生乎之冠帶。王化之原本也。

程子曰豫之卦。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象作樂。以襲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而配之以祖考。

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心。故其衷必感者。其聲唯

以親。其衷必感者。其聲唯以緩。其喜必感者。其聲散以散。其怒必感者。其聲粗以厉。其敬必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必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

以感之者。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聲有清濁高下。而成文謂之音。此合其音

而播之樂器及舞于戚羽旄之屬。謂之樂。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方慤曰。凡耳有所聞。皆能知聲。心有所識。則能知音。道有所通。乃能知樂。若蘇巴鼓瑟。遊魚出听。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李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天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平詠慢易。繁

文簡節。音作。震。廣。樂。粗。厲。猛。奮。奮。末。廣。實。音作。而民剛毅。廣。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舒。順。成。動。善。雅。民。慈。流。辟。散。成。絲。淫之音作。而民淫亂。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教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師乙謂子貢曰。寬而靜。柔而正者。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大雅也。恭儉而好禮者。小雅也。正直而靜。廣而謙者。風也。肆直而慈愛者。商也。溫良而能新者。齊也。

左傳魯哀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於孫季子。請觀於周

樂使工為之歌。周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邶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乎。大風也。我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固未可量也。為之歌。邶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汎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之遺乎。不

朱翼

六七

此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无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无訖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為歌。大雅曰：廣載熙乎。曲而有直。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不僂。曲而不屈。近而不迫。遠而不揚。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廣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同也。見舜象。前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舜。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舜。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

犹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舜。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怠。非為其誰能脩之。見舜。韶。前南。籥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勝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現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伯牙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蓬萊山。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舟而去。旬時不反。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遂為天下妙。

朱翼

六八

司馬遷以黃鍾之管九寸。歷代悉祖其說。往常昭以九寸為黃鍾之管。蓋黃鍾為君。貴數少。賤數多。數少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宮為君。極少。自足而商為臣。則多。角為民。則又多。徵為事。明為物。則又多。黃鍾於時子半也。陽生極清。自是漸濁。至午而洪。自午以後。漸減。至戌亥而久清。宮清於商。清於角。徵濁於角。而角濁於羽。黃鍾極清。以漸而濁。唐來諸儒以相生損益專在隔八。遂至迂就分數。不知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千午土律為經。十律為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而言。不在乎隔八。所謂隔八相生者。以其數循環無窮而言。

而非謂黃鍾十一月之陽氣能下生六月。林鍾六月之陰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无生氣也。損益自損益。隔八日。隔八世。儒不講乃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有往而不返之說。有生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之說。皆由黃鍾一差故至此也。

沈氏柏曰。聲音可以器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律有元本。有正。有倍。有半。以至往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洛下閭以律起曆。夫黃鍾之八十一黃鍾自為數耳。何關於曆。然以黃鍾之子起冬至。陽唱陰和。周流六虛。則十二律之應節。

六九

適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也。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為京房六十律。取八卦之象。因而六之。則為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以當卦數。京固師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无定論。隔八隔九。未免乖次。直朴而截去其四。徒取成數之合損益而棄增其餘。何分不尽之算。若樂之則推演其術。適如煩碎者也。

洪範書。言做法書。今云。做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而北之。極極延綿。錯錯皆四十有九。以是測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始於宮。終于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之相生。自子

而亥始。黃鍾終。林鍾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

前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後漢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程子曰。律者。定尺也。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矩黍之比也。張子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

周子曰。古圣王制。礼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朱

七十

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礼法不脩。刑政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听也。代更新聲。妖淫愁怨。真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礼。不更今樂。而欲以致治。遠哉。

師曠聆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子雲听南風。而識明皇之播遷。万宝常微厉。而悟大業之有蒙。王令言審要安。而卜宮替之无还。

佛圖澄聞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禽俱集。梁波相輪鈴音。云。彈出。

亂士人王元春以告愛果典郡。

移耳。

之神。著万物之理。此盛治之世。所為垂天地而府四時者也。

十一

為也。

清明也象天其廣大也象地其始終也象四時其周旋也象

之完也

朱璽

以之宣化今以之增悲矣

為有鬼工神授而不知圣人非有加於性情之外也

和者人心暢適之一念。通至凡而具足。現海水者見其澎湃浩
瀚。遂以為天下无。水而不知近而求之。簷滴露。皆水也。世
謂礼樂必下。年而後興。然則聖人御世。而年不滿百。礼樂終
不興歟。又以為至天子建中和之極。然則聖人不待位。樂遂
可。旁身歟。或者曰。和者无一物不淨其所。而海内不聞有刑
之名也。然則无有洪水之嗟。舜有象刑之用。亦不可作樂耶。
采鵲銑歌。漢之和也。七德破陣。唐之和也。和峴所定。雅樂宋之
和也。天下虞秦隋五代膏火之中。一旦休息。如燭鷄之出湯
而困。魚之值水。匹夫匹婦之鼓舞。躍便。是和即便是樂。

樂

卷三

一人之樂。擊壤鼓腹是也。一時之樂。惟歌賽舞是也。一物之樂。
鳥鳴春。蛙鳴雨。鵲鳴飽。是也。不以功德論樂。而以性情論樂。
樂不可勝用矣。

喜怒哀樂莫不有和。喜不溢。怒不遷。樂不淫。哀不傷。和之道也。
礼者樂之容。和之達于身者也。詩者樂之章。和之達于口者
也。政事刑罰者。道喜平怒。和之達于名物器具者也。

君能虛穆以听乎。能如空谷之受納。而无所隔乎。臣能平心一
志乎。能如調刀之无我。而啗咄鏗鏘之互相吞吐乎。介馬不
鳴乎。夜柝不驚乎。銀鐺曳曳之聲。不聞于道路乎。數者无一

焉。而何有和。之不足。而樂作。則必為齊之伴侶。陳之玉樹。
唐之雨淋鈴。聞者悽愴。嗚咽。有泪下而不能自禁耳。唐文所
云。樂無悲喜。听有苦樂。其言是耶。

古人聞樂而知代之升降。德之淳漓。其人之骨態。焦府一。皆
見之于声。是故听黃鍾。而知國之將亡。聞翻調。安公子曲。而
悲南巡之不返。舞白翎。而虞國運之促。故夫車上之鐸。可
以鳴地中之鍾。池上之弦。可以起水底之鉄。声音之道。微入
無間。固若是乎。

以平實

卷三

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天下第一。莊嚴寺僧段本。妙絕

入神。德宗因令教授崑崙。奏請試彈一調。段曰。本領何難。兼
帶。即声崑崙。崑崙曰。臣初學于女巫。後易教師。段曰。遠崑崙不
近。樂者十餘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詔許之。崑崙後。盡改舊
制。現在晉陽。為胡騎所圍。衆月登樓。消。哨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淚。有懷土之思。遂解圍去。
文。噲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噲。援笳吹為入塞出塞之狀。
群胡皆泣去。

黃帝作五鍾。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曰濇池。黑曰隱常。而景鍾其白也。

其白也。

萬以五音聽治。垂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擗鞀。

魯在公。公。小鍾大。曾。劇。訖。之。齊。桓。謀。鑄。大。鍾。範。之。煉。之。越。量。所。稱。反。為。咎。也。

稱反為答也

房康曰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更之

宋翼

為箏笛。箏，笙也。攢之以斗，潰土也。變而為甌。華，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敵也。貫之為板。此八者，世甚便之。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以其器不古，執六疾其聲之變耳。李照、胡瑗、阮逸、鈇鍾磬，徐復笑其不求聲而求器是矣。

徐復笑其不求聲而求器是矣

絲竹有自然之聲不可強也琴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微則不鳴造笛者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否則其聲輟劣皆造化自然之妙也

劣皆造化自然之妙也

君子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迭以蕭管登
主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舉之

聲也廣大象也樂之體也終始象四時樂之序也周旋象

兩樂之節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配乎五行之色也。八風

從律而不姦。八音配乎八卦之風也。百度得數而有常。不忒。

泰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變而不窮也。

及與齊而論青。耳用慈月。五真口平。多風易水。人之三丁。

無事行而作深且目耶曰丘第和平移居易休天下皆寧

以立號、以立橫、以立武。君子聽鍾磬則思武臣。

石聲聲_三以立辨_三以致死_三君子聽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簪。以。廉。以。立。君。子。聽。瑟。之。聲。則。思。志。氣。之。臣。竹。馬。臨。以。孝。云。以。聚。聚。君。

予德望藹管之聲則思高聚之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

二、國民生產力之分配
三、國民生活之改善
四、國民教育之普及
五、國民健康之促進
六、國民福利之保障
七、國民道德之培養
八、國民精神之振奮
九、國民團結之加強
十、國民貢獻之擴大

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審音

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建隆間初用玉朴樂太祖以其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玉朴律准校西京銅望鼎石尺為新度令下一律音準和峴

仁宗嘗意樂律誤者謂有司失於以尺生律乃後以和峴考正李照謂朴准高五律諸依神贊法鑄編鐘既成請改定於樂乃下玉朴樂三律鍊白石為磐範中金為鐘國三辰五貝為器之飾木几陳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和峴舊制皇祐中詔集侍從札官奏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言之是後鐘止

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鐘聲余贊震碑不和遂不用之當此朝會焉

神宗時楊傑條上舊樂之失與刻幾情遵行祖訓一切玉朴

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公樂之序皆正二律即林是元豐中有楊傑刻几樂危鎮以為聲雖卻衛而情太府銅制律造樂元祐初以樂未上按試於殿以李照樂十一律楊傑復改其失以為出鎮一家之樂卒置不用

洪垣曰胡瑗所定雅樂律雖而音高刻度實以其鍾命為聲為聖金致帝果有心腹之疾予以黃鐘君象為萬事根本而

君心又為黃鐘根本若只重法與器非則律之原也

蔡元定曰太史公言細看氣微若聲至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古者鍾始於聲氣也班固所謂竹而斷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又曰吹以考聲蓋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短則不成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后至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為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

蘇軾胡瑗司馬先快樂不能相一得不求之於聲也東坡間

樂本
制變
妙處

問優人曰我詞何如柳耆卿優曰柳耆士即此得相公詞須用大二將軍銅琵琶鐵絳板唱相公九江東去柳詞却十

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月殘風坡蓋耳詞而優人求之于君也

樂氏曰周礼六律大同之事與樂家三分益之序不同六陽

律從子至戌左行六陰從丑至卯右行不以后世樂法論也

樂法起於張蒼其術有旁不如周公合聲之法一陰一陽迭

轉不窮夫律與曆一也曆以目律以耳彼求之於算者應而

非真也

柳叔明音之得其平者中聲也音之偏而成者變聲也中聲之

平。其十二月之中氣乎。平聲之應。其十二月之餘氣乎。喪聲之間。其十二月之晦明以更代乎。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

按歌之聲有四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便東方喉音。西方舌音。南方齒音。北方唇音。

周德清曰。製曲音調各有所宜。仙呂調宜清新綿邈。南宮呂宜

感嘆傷慨。中呂宮宜高下閃爍。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

雄壯惆悵。道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

雅異

廿九

嫵媚。高平宜滌蕩混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柘板宜急併虛歇。

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律美激聳。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

宜典雅沉重。越調宜陶寫冷咲。大都聲分平仄字別阴阳也。

律呂合變

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其竅厚均者。斷而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簧以听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其雄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六。呂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于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攝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

唐書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天器之必有聲。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遠已也。乃多為之法。以尋之。使

律呂

廿九

后之作。者固有數之法。求元形之聲。以極樂之致也。

紂好靡之音。而棄先祖之樂。趙高誦二世謂度時之樂。不必華山之騷耳。無論也。唐大業亦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日。而謂樂無益於治亂。則究心於樂者。豈鮮矣。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律之而氣應。而石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雷其圓。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

量叔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內是而損益焉

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起子以十三歷十二辰終於亥得
一十七萬一百四十七而十二律相生之本立矣蓋以是數
為黃鍾之實定管之短長而此是聲為不謬也或曰黃鍾徑
圓之數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以十
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
數者即十而取九也所以立相生者約十而為九用之所
以行休者所以定中器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黃鍾生十二律子寅辰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
陰辰皆上生其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

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
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皆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

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損益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
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漢郭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鍾管圓九分
而長九寸律同位則要呂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

者三分益一黃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
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

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
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太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
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无射之上
九无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朱子曰十二管隔八相生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
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法
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
而樂不和此郭氏重上生法所以為不易之論也

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
不成黃鍾正聲京房乃于仲呂再生別名執始以為中呂上

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以至南事凡益四十八律
其三分損益之算或棄或增蓋不知變律之數止于六者出

于自然不可復加雖欲加之而六无所用也意者房之所傳
出于焦氏之卦氣之學六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亦又

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不律者不可增而于卦者不
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訛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

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

一律皆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

按律止於十二者蓋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
所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蕤賓分約以厘法則應鍾祀
賓得全厘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
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
盡二其其美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袁坤儀曰律管之長以九為本而上下相生以三為法如破一
寸以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厘破厘為毫破毫為絲破絲為
忽皆必以十為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厝

律

八二

終不能尽故鄭氏自分而寸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始畧
可得而記焉固不若太史公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
亥尺寸分厘毫絲忽皆以九破算之以損益而三分之數為
整齊簡直也然此特一時便易之權制若鄭氏則乃分寸密
度之正法不可忽也

律有變而變律止於六者蓋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
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
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南呂為商姑
洗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大呂為變徵十二律中五聲

二變自能具足至蕤賓為宮未免反取黃鍾為變徵大呂為

宮未免反取黃鍾林鍾為變宮變徵少下不和故有變律也
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二萬
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
當變者有六故置子之一而六至午以三歷之得七百二十
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
四百八十八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
餘分以為忽杪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
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尽一其數又

律

八三

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
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
三分益一以上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三分益一以
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尽一其數不可行
此聲所以止于五也

十二月應氣之律有長有短故五聲之數有多有寡律管應氣
始能宣其氣而為聲此律生五聲之義現黃鍾均五聲之數
而十一律于是取法者可推矣

變聲者曰變徵變宮也蓋五聲宮商角徵羽相去各

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前近而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而不相及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定宮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也七始者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仲呂為秋應鍾為冬也劉歆以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簇為人統六始也定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以齊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變聲止於二者通典註曰應鍾為定宮蕤賓為變徵至變徵之

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一筭其數又不行此定聲所以止於二也

通典曰宮生徵生商生角此五音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按應鍾為定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者也和也蔡氏論黃鍾一均五聲之數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二十四

徵聲二十五羽聲四十八論黃鍾之角生二變之法皆不出于是也

危氏為鍾以律計其倍半以子為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蓋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聲正半律也又有仲呂上生黃鍾又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定聲定半律也正聲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法忘所謂黃鍾不復為他律役之意此蔡氏之論大率亦正聲子聲之例也

孔穎達禮疏曰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五聲為正二聲為

變者也和也蔡氏言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為徵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已即所謂變者和也

律者帥也所以帥樂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

項氏曰黃鍾大呂子與丑合也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也太簇應鍾寅與亥合也乾二甲寅應坤上癸亥也姑洗南呂辰與酉合也乾三甲辰坤上癸酉也蕤賓林鍾午與未合也乾四甲午坤初乙未也夷則中呂申與巳合也乾五壬申坤二乙

己也無射夾鍾成与卯合氣上壬戌坤三乙卯九此合聲之法所以与易象相應也蓋陽常為主而陰常為合也

升真

黃鍾

愚按淮南子曰黃鍾九寸內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太史公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九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司馬貞莊曰律九九八十一故言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言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今蔡氏言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曆十二泉律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皆用此實本于此

曹然廷對策曰黃鍾中分毫毫絲忽皆以為九度故九十八十

卷八

八七

一分一百二十九釐三千五百六十一毫五万九千四十九絲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忽

按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底旁九釐五毫零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今黃鍾律管有周有徑有面有容有圓內積如蔡氏所謂長九寸空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者實起於漢斛積分之數也

李文利曰司馬遷以宮家大而狹狹羽家細而狹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后四者之中蔡氏因之謂黃鍾長九寸空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竊謂不然按戴祀官為君商為臣

角為民微為事。羽為物。信如其說。則是法者貴而清者賤。多者貴而少者賤。且黃鍾九寸上下俱生。互為損益者。其增減之數。少自二分多至四寸三分。差池不齊。夫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于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元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况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擬之數。而不齊。求其說。而不得。于是有半律子声之說。出焉。要非造化自然之妙也。後見劉恕言。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于嶰溪之谷。斷而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長孫元忌亦謂黃鍾管三寸九分。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由太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无射。由无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蕤賓。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鍾。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鍾退而尚強。宜

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此于君臣民事物多少之數。不謬則黃鍾必无九寸之長明矣。

朱真曰。沈氏謂曰。黃鍾九寸。下後管仲司馬遷楊雄張衡成之說。至大漢迄元。異議迭出。不常有三寸九分。次之。說予以為皆非也。故沈氏之說。為非蓋黃鍾本律。實九寸八十一分。當其為宮。則用全管。其為徵。商。角。羽。則用半倍半。為七十八分。清吹口。為八十一分。故伶倫吹管。出三寸九分之間。本半生也。夫律呂之法。涉之徐清。而必以聽實為九寸。最長則清濁之數。与声音之理。一切相反矣。

馮應京曰。幾凡程。衣凡称度。凡秒。凡秤。量。莖。粟。古人以权度為經度。意。意。意。始作字。亦必以黍。黍。生。度量。权。衡。但。黍。黍。出河東。不易。併。製。律。必。以。此。黍。為。正。

俞之狀。似。爵。一。俞。之。黍。八。謂。黃。鍾。律。管。之。中。无。欠。无。餘。故。曰。黃鍾之俞也。

晉氏而下。黃鍾之數。不。可。復。多。求。之。金石。無。隋。以。來。又。黍。之。程。黍。下。至。三。朴。剛。果。自。不。遠。而。事。黍。而。金。石。亦。不。復。改。矣。夫金石真偽。固難及。信。蔡。氏。定。下。非。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鍾。有。長。短。小。大。圓。長。可。考。况。古人。謂。子。數。程。黍。中。

鍾。有。長。短。小。大。圓。長。可。考。况。古人。謂。子。數。程。黍。中。

者實其禽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
有餘則易之以小約六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
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
下欲考百世之前之律者其必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
和黍斯得之矣

朱子曰黃鍾之法以之候氣則埋之窖室上與地平以木為案
置十二管各如其方實以葭莖覆以絹素埋管令其上齊以
候十月二月中氣冬至則陽氣距地九寸而黃鍾之管飛
灰樹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

律

九

也

度則以子鼓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一黍廣一分十分
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加量
則以子鼓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禽以井水準其粟十倉
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加矣以之謹權
衡則以黃鍾一倉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
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
律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
按本下關以律起曆謂黃鍾之律容黍一倉長九寸九九八十
一則為八十一分則為一日之度是也

隋高祖遣毛英於三重窖室之內以木為案置律於案上其律
之管隨十二辰位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其中實以葭灰而
以輕銀素覆其上每月氣應律異則灰飛散出於外氣應
有早晚灰飛者多少

袁黃曰陰陽之氣常先萌於九泉之下氣之至也距地有淺深
故律管之度有長短隨時而應自然不差晉志謂律置屋案
之上不入地中而氣候自應似為迂濶之談後存信都芳作
鞠角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
他唐崔佳典唐灰相應言符契為故以埋於地中之說為正

朱

九

也

地氣起自下以漸而升地有高低氣以平起埋管當在何處况
只言窖室未言在山在谷蓋山中草木發生時谷中必發生
都似人自有肥瘠氣蒸汗出則均也

黃鍾之長容黍九十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
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者禽合升斗斛也自
黃鍾之禽而積之也然班固言每禽容秬黍千二百粒隋志
言禽容秬黍八百餘粒二說不同而不可考權者銖兩斤鈞
石也七黍為一兩十黍為一兩漢志言四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是
一銖重一百黍也一兩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三十為

鈞四鈞為石權之輕重今古雖同而制之為制今古不一漢志曰五叔之制因而環之今肉倍好同旋无端終而復始无窮已也隋志曰石勒獲圓石狀如水碓名曰權石乃王莽所制與班志所謂如環之狀果同愚按律為肉孔為好當如錢形今無是製

樂書

九二

施宮

蔡氏曰十二律旋相為宮者宮為君生之又十二宮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徵此十二管相生之數至仲呂而旁凡六十聲此因孔氏不及二變故如此說耳若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則合為八十四聲矣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也

六十調者蓋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五音各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至夾聲十二在羽聲之后宮聲之

九三

前夾徵十二在角聲之后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故曰六十調也要之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夾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數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倍也

京房六十律者蓋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鍾五聲京房遂於仲呂耳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

按前漢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聲積然微不役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聲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若杜佐旋宮法有正聲有子聲正聲用其全子聲用其半極得此意如黃鍾為宮下六律以正聲應凡五雅友微用子聲耳以見黃鍾為諸律之母有大君之象若他律為宮則下六律各不用正聲應半用子聲減半法以見不敢正敵黃鍾有隱微之義焉然黃鍾至尊或及見役於他律者蓋諸律皆用事則黃鍾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

但不用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止可役使子律耳以見君有常尊也然旋宮之法正律不用減半以應者蓋宮常為君商常為臣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物子每過母之法臣無高君之理又用減半法以折之則清濁高下以次相比無奪倫之患矣

沈氏曰禮運謂五聲六律十干音旋相為宮也蔡氏謂十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為十二律之準于聖人取中黃鍾尊卑之意微矣蓋祀天神以圓鍾為自祀地祇以函鍾為自祀人鬼以黃鍾為自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則則

隨而運焉由樂以中聲為本而清濁倡和迭相為終也按焦氏主三律旋相為宮之說言天以圓覆為休故不謂夾鍾而謂之圓即易謂乾為圓同意以其為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為德故不謂林鍾而謂之函即易謂坤含弘同意以其為物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故稱黃鍾與易黃中通理同意以其為死者所守之方也三宮旋而十二律隨之圓謂四宮之說要矣賈輝曰夾宮與相繼父道也地宮與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

即德澤品育困鍾之呂為宮無射之律為之合黃鍾之律為角大呂之呂為之合太簇之律為徵黃鍾之呂為之合姑洗之律為羽南呂之呂為之合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為四函鍾之呂為宮蕤賓之律為之合太簇之律為角應鍾之呂為之合姑洗之呂為徵南宮之呂為呂而交相合焉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合降而為三黃鍾之呂為宮大呂之呂為角太簇之律為徵應鍾之呂為羽而相合焉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不降而為二

愚按制協律曰圓鍾生于房心房為大辰天帝之堂也函鍾生于未為天社者地神也黃鍾生于震危為宗廟也函鍾

在卯，數六故祀天之樂六變，函鍾在朱，數八故祀地之樂八變，黃鍾在子，數九故祀宗廟之樂九變，則焦卯二公所書止於三律為宮，六為有見。

刊彙曰：五聲固本乎黃鍾，然旋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則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微乎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逆君民，則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新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忌憚也。

朱襄

花外

法曲

高僧南上望山次作歌為南音，有城氏二女得三莖，遺二卯飛去，乃作歌為北音。夏孔甲田於東陽山，天大風晦，人民家乃作歌，祭之。歌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思其故地，始為西音。鄒衡之俗，溫故有漆浦桑中之曲，楚之俗，豫故有楚陽火之歌。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媛之色，雍州作松柏之聲，齊魯歌未寒之服，剡剡入秦，解而歌於易水之上。今人念趙主遷房陵懷故鄉而作山水之歌，令人悲。

朱襄

花外

漢唐山人能整聲造房中之樂，府十九章武帝裁定樂制，順雜雅謠，唐有二部十部十二和十五和，宋自建隆十二安皇祐大安山寧宗大晟凡六改。

漢武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李延年以好音見上，以為怗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晨誦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漢承秦火之餘，所詩於實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漢樂之亡古者止此矣。其享祀之樂則叔孫通同秦制為之，以儆古采桑耕夏。

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評詁而使祀官
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為歌詩而用之郊祀者又非有將成
命之意蓋自高祖好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
代秦楚之譚而以協律付之閹廄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
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故一時王侯貴戚類以文樂相尚
固難以望其移風易俗矣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
臣相勸惟是樂安而服肱不良萬事隳壞本當不流涕其致
慨深哉

祖孝孫制十二和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昭
和休和正和承和用各不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張

文叔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協其聲音而五聲鍾皆用累代旋
宮之法久廢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初五鍾廢而不擊謂之
哑鐘於是用十二鐘開元中又增三和曰械和豐和宣和共
十五和焉

洪武間定大宴樂其殿內備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曲二奏
風曲平定天下舞樂章清海宇三奏卷皇明曲撫安四夷舞
樂章小將軍殿前歡慶新年過門子四奏天道傳曲車書介
同舞樂章泰階平五奏振星綱曲六奏金陵曲七奏長楊曲

八奏荒醴曲九奏駕六龍曲進膳樂：章水龍吟太平清樂
樂章太清歌上清歌開天門陞坐還宮樂章萬歲樂百官行
禮樂章朝天子迎膳樂同上水龍吟

永樂間定大宴樂其殿內備食樂：章一奏上萬壽曲平定天
下舞樂章西邊靜制地風二奏作天恩曲樂章宜葉黃梅安
四夷舞樂章小將軍其殿前歡慶豐年渤海金過門子三奏
感地德曲車書會同舞樂章新水令水仙子四奏民樂生曲
樂章萬邦舞樂章慶太平武士吹滾绣毬陣：龍舟勝回小
樂州五奏感皇恩天命有德舞樂章慶宣和窄礮兒六奏慶

聖德曲七奏集禧應曲八奏永呈圖曲九奏樂太平曲其丹
陛大樂陞坐還宮百官行禮導膳樂進膳樂俱與洪武間同
大祀慶成纓鞭得勝蠻夷隊舞樂壽聖即九夷進寶隊舞太
至即贊聖喜隊舞正旦即百戲蓮花盆隊舞小宴樂備食樂
一奏奉太初曲朝天子二奏仰大明曲殿前歡三奏民初生
曲治民酒太平定四奏品物亨辭太平五奏御六龍曲清江
引駕六奏六奏泰階平十二月七奏君德成曲十二月先民
歌八奏全通行金殿萬年秋德勝令九奏樂清寧曲治民酒
太平定陞殿迂宮百官行禮樂章萬歲樂進膳樂水龍吟

東宮宴樂、第一奏言、春賀聖朝水龍吟、殿還宮樂、
千秋歲、郊祀曲、樂舞通神、奏中和曲、黃帝籥和曲、進和
奏、弄和曲、初儀奏、延和曲、武功舞、亞獻奏、豫和曲、文德舞、終
獻奏、寧和曲、大德舞、庭祀和曲、二問、徹饌奏、雍和曲、送神
奏、安和曲、聖母奏、前曲、朝賀殿、殿中、和韶樂、殿則奏
聖安曲、公卿入、門、刻奏、治安曲、丹陛、大樂百官行、札則奏
萬歲樂、朝天子、還宮、則奏、定安曲、中宮、太皇太后、皇后、命婦
朝賀、設女樂、奏、春、春、鳳、韶、東宮、朝賀、樂、奏、千秋歲

惠按、準以聲、詩、為、本、周、衰、雅、微、弱、音、慘、涕、師、工、歌、齊、散、四、方

樂府 一百

樂府之缺、從詩、以、始、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
之、音、有、大、小、二、雅、以、辨、朝、庭、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備、祭
之、音、定、商、雅、白、華、之、恭、康、立、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功、歌、之、音
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詩、序、而、不、得、聲、者、則、置
之、河、水、不、招、之、類、是、也、四、始、既、別、倡、要、有、增、減、詳、六、代

其、義、乎

秦、漢、樂、經、廢、樂、府、官、不、采、言、樂、官、不、按、律、而、聲、詩、之、承、稱
踐、樂、官、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樂、大、樂、但、能、記、鐘、鐃、鼓、舞、而
不、能、言、其、義、又、言、知、聲、詩、而、不、知、有、又、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

祝、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卒、者、如、不、識、詩、言、知、義、而
不、知、聲、詩、也、夫、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又、為、樂、得、得、詩、則、聲、有
所、依、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又、尚、可、溫、登、歌、彼、知、
又、而、不、知、聲、詩、者、窮、極、物、情、工、巧、工、矣、而、聲、聲、弗、功、將、為、用
之、

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郭、註、變、問、其、所、樂、三、百、篇、惟、知、鹿、鳴、騶
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先、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
聲、協、律、朱、馬、以、騷、休、作、歌、往、幸、麗、而、不、經、未、雁、靡、而、非、典、聲
詩、俱、却、微、聽、飛、馳、正、樂、之、過、此、實、時、之、失、迨、太、和、末、而、左、延

樂、

百、一

尸

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從、絕、唱、中、和
之、韻、聞、焉、不、還、孟、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
皆、散、逸、詩、猶、亡、也、所以、聲、鹿、鳴、之、聲、者、不、在、樂、府、乎

樂、府、之、休、有、竹、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
而、去、三、百、篇、風、音、則、遠、矣、通、志、著、病、其、風、頌、不、分、二、雅、清
雅、乃、形、而、廣、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四、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
之、作、如、艾、如、張、維、子、班、若、解、子、風、音、本、幽、到、如、燕、歌、行、者、為
列、國、之、風、音、本、中、華、如、贈、東、洛、行、者、為、都、人、之、雅、品、藻、良
六、當、矣、然、上、之、四、聖、人、出、河、多、歌、於、詩、雖、燕、歌、行、東、洛、行、者

惟泥於國都大聖剛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弄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詞也

江旭奇曰風律之旋係乎四韻知者鮮矣若龜茲之七聲胡僧之翻切流入中國大應五均可邇而求也

北音總
切音
南音
總也

今世樂部分為南北之音自金元入中國始有之世因謂宋末南道之意為南音南音哀怨北音暴厉後遂至華夷混淆我國宗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請一洗金元元麗微末之習諸天下訪求知音律者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神揚

樂書

百二

七

被之於器而有和應之美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即元定之新書文公之通解諧其法按其說逐器而調之各器而協之且假以歲年俟其自得將必有師曠州鳩之神解甯常令言之妙悟者出焉而樂之神理以著由是遂定為樂經一書以補六經之缺豈不為全盛之典哉

按大司樂有樂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序也用之於天神地祇人鬼六有其序舞位為四表從南未至一為一成二至三為二成三至四為三成轉身南向而盡四表而去成矣乙亥則五物五祇可致大變則象助天神可致

八成則地祇出矣九成人鬼出矣

三百篇亡而有騷賦騷賦雖入樂乃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乃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乃有辭調辭調不快此耳乃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乃有南曲

朱真

百三

雜部

唐玄宗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京州伊州并州之類。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梁州并州皆隔吐蕃。

唐礼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有雜而無別隋文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如中呂宮黃鐘宮大石調小石調之類。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雜曲此乎一時之作雖非純雅而不至於淫放至玄宗有散樂人分樂為三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

雜部

百四

謂之坐部伎太常閱樂坐部不可教者謀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雜樂。因以生日名節而君臣共為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園遂以荒湮其餘聲遺曲在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為戒而不可考法也。

按樂雜部之外有胡部者必有所自起周官鼓師掌教鼓樂施八音教舞夷樂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事。凡祭祀燕享用焉。然必降之於中國雅部之後故鼓師施人報鞀氏居大司樂之末者有以也。後世若漢家宣帝賜呼韓邪單于璽璽

此猶有華音。愛胡俗之意彼以盛樂為頭管而進之雅部之前者。先王所以立樂之方矣。其所謂俗部之樂者如九流為雜家者流存之。不為益。去之不為損。民間用之。雖無害於事。然說者謂如方響十六同為一架。雜用四清之聲。黃鐘太

鐘姑洗仲呂。六足以溫佚人心。樂者謂編縣之次。又與雅樂鍾磬異。非可用之於公庭。他可知已。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表中即曰倡伎俳優原為聲樂而設。宋以前士紳並得近伎取

樂

百五

近時楊
字亦

伎不獨以色有才伎有情伎若薛濤王妙。李亞仙之流。代不乏人。因朝士挾妓惟馬湘蘭和文殊以詩寫見才者情妓則裝絕響矣。然而笑口輕含鸚鵡調能言之舌。治客可掬海常吐會笑之花。其為歌也。欺莫愁而壓永新。曉梁之音。其為舞也。踰陽阿而轉霓裳。纏頭之錦。故胡渡。應抗疏遠。謫及放歸。猶戀黎渴。一妓朱子有詩嘲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到黎渴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故媚若紅拂。見重於李靖。詭若翠翹。見愛於左公。雅若琴操。見幸於坡仙。妍若時。見納於建封。妙若曼卿。見慕於師中。謝公樓。

東山之妓劉郎喜官樣之粧呂守移杭妓之愛韓湘折草
之柳元稹戀鏡湖之春杜牧孤十年之想張即動五夜之悲
是惡妓者多而妓惡者少也紅拂之奔齊趙就壯不足奇孫
夫人之隨昭烈奇矣而非妓大抵妓以情為上其次則莫若
先情至于雜情偽情家為下品然伎本雜而責之專猶優本
偽而課之實不幾贅乎楚之優能使其主極庶更秦之優能
止漆城止暴虎唐之優能死仗下死剖心則不可全謂其偽
也今世講李其雜似妓作文家描寫技撰以偽相矜甚于優
良可笑也

優俳家所云副末生旦淨外丑者皆反言之耳開場正始而言
副末本欲整而言生本欲晏而言旦本欲鬧而言淨本在內
而言外本欲好而言丑也

李太白之菩薩蠻憶秦娥以詞按調者也清平樂本三絕而已
隋煬帝之望江南以詞起調者也

元有曲而先詞曲者詞之變也元用胡樂嘈雜凄緩急之間
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大江以北漸染胡俗時採
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希能顧曲辨誤稍變
為南曲故凡北字多而調促也凡見筋南字多則調緩處

見眼北調詞情多而聲情少南調詞情少而聲情多北在
張南方在板北人合聲南貴狹奏北以西廂記為宗南以琵琶
記為祖

正德末嘉靖初間巷間多彈唱山坡羊降慶末萬曆初則有桐
城歌打單指兩頭忙乾荷葉粉紅蓮金紐絲銀紐絲掛枝兒
官戲皆用南曲而北曲惟一西廂記樂平腔處用之鄒城
中則以琵琶為尚

歷代樂

葛天氏八闋一載民二元鳥三還草木四畜五爰五飲天常六達天功七依地德八總八物

葛天氏之樂以三人振牛尾投足而歌之耳已而有朱蒙之瑟有女媧之箏有伊耆之籥焉

伏羲樂名扶桑六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六曰下謀黃帝樂曰咸池

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童帝嘗作六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都致曰黃帝為咸謂德皆漸秘也顓頊為堯謂澤及根也堯

朱襄

百八

為華為德顯著舜為韶為紹堯禹為夏為光大姚如湯為濩為較濩生民

袁坤儀曰雲門大卷黃帝樂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

堯樂即咸池言其德之徧及潤澤也大磬雲樂即韶言其德餘絳堯也為作大夏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言其德以寬護民也大武王樂言其能成武功也

商湯作大濩至于湯孫猶有敢奕之聲容焉紂作靡之樂始為北聲則盡棄先祖之樂矣

周武王作大武孔子謂賓牟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王既出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二成而南三成而南國是種五成而分周公左右成復綴以崇天子

經子曰孔子評韶武非謂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韶者已盡善而傳武者未盡善也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

成王時周公作大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所謂周存六代之樂者也

周禮大祭無商音

樂舞

百九

秦始皇時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後改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壽人二世猶以鄭衛之音為娛李斯有恣心長夜之謀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樂建唐山夫人所作也又作昭宗樂祀客樂有武德文姑五行之舞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文景之間祀樂肄業而已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樂府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樂舞明帝用曹元圖獻之言改樂

為大予樂而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樂有四品章帝製更

堂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

梁矣

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即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樂王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晉武帝時乃勉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得新律元帝南渡時元雅舉至孝武破苻堅獲其楊斯等閑習雅樂于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時則以永而為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為名陳之樂則以韶而為名隋之樂則以夏而為名然現祖琰所論乃實常所听則皆洛陽之舊而出鄴城之下者也

樂真

百十

唐興初用隋樂武德中詔祖孝孫定雅樂

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破劉武周軍中相与作也二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慶善宮後宴從臣賞賜間里同漢沛光帝歡甚賦詩命呂才破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象文德三曰上元舞高宗時作也大祠享皆用之玄宗作為龍池聖壽光聖等樂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

宋太祖受命以實儀蓋太常改周樂文舞崇德武舞象成舞文

德武功善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肯安以樂之義用亦不同

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章皆太宗親製真宗時樂始以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詔翰林李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

宋真宗令仲辛誦唱八十四調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

宋建隆初用王朴樂尋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佑中有阮逸樂神宗元堂中有楊傑劉幾樂哲宗元佑中有范鎮樂徽宗崇寧中有魏漢律樂

樂真

百十

魏氏欽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月為度之說請帝三指為黃鍾之律度鑄帝萬景鍾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然當時李士大夫愛不復覺至維楊行禮舊樂皆燬姑以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至孝寧之世始稍參酌舊典礼舞稍備矣然現姜夔進大樂議有曰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乃和氣也則當時之所語樂者可知已

高皇帝初制分祀郊社樂章後又撰合祀樂章謂侍臣曰古樂廢久矣始為代處至元而雜以北方胡戎之音甚者飾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為舞隊憐黎已甚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
體也

卷八

百十二

謹法

按郭雅言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諱周階言殷以前大夫以上
乃為爵死則有諱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諱也故曰古者生
無爵死無諱

王弼州曰謹法自周始殘又損善曰紂則始極也經天緯地曰
大克定禍亂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溫柔好善曰康儀容恭美
曰昭布德執義曰穆既過能改曰共慈惠愛親曰孝安心好
靜曰夷殺戮无辜曰房聖善周聞曰宣動靜亂常曰幽執事
有制曰平居敬動民曰桓有罰而還曰釐柔賢慈民曰惠辟

卷八

百十三

地有德曰義執心動懼曰項貞心大度曰匡安民法古曰定
平夷不謗曰簡亂而不損曰靈由義而齊曰景念善典法曰
敬行又說民曰元清曰守節曰貞紀行不義曰定疆又執止
曰成秉德尊榮曰烈好和不爭曰安喪固心恤曰報厚圖克
服曰莊慈惠愛人曰文布又行剛曰景威疆聲德曰武聖聞
周善曰昭恭仁短折曰哀布綱治紀曰平能昭前業曰光克
定禍亂曰武昭臨四方曰明溫克令儀曰章不剛不柔曰和
寬宏和平曰安慈和稱服曰順克敵服遠曰桓聰明廣知曰
獻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剛強直理曰武安民好睦

以下按
考

曰惠始建國都曰元諧想不行曰明尊賢讓善曰恭
愚按放勳重華文命之名皆載于史而孟子亦以放勳為堯號
夫堯之為聖神文武稱于五帝之稱神以治水而平天地湯
之稱成蔡氏以為武功成是謚法所自倣也

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晉文與霸孔文勤李一事之文也
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衛武興業寧武復國一事之武
也考亭曰文伊川曰正而君安曰文正孔明曰武石虎曰穆
而鵬舉曰武穆非君安鵬舉之優也

賈充將殺愛謚而從子以為是非莫撓鄭義以貪鄙嗜宣制詔
朱翼

百十四

得以揚其惡敬宗以夷安謚孫元以訟其冤他如秦秀
誤何魯之謚梁肅誤楊綰之謚孤孤及議呂誼之謚司馬先
誤夏竦之謚韓雍之謚崇靈常秩之謚文忠言官之謚京鏞
執政之謚秦檜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亦可畏也

范氏謚法曰民无能名曰神一德不懈曰簡靖民則法曰皇平
易不警曰簡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性曰仁
敬事恭上曰恭慶肅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群曰
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執簡曰聖執礼御賓曰恭敬賓厚礼
曰聖范親之關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諧恩不

行曰明威儀悉倫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憲靖民曰定道德

博聞曰文純行不奕曰定勤李好問曰文安民大憲曰定慈

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懲民惠礼曰文僻地有德曰褒

賜民爵位曰文甲冑有勞曰褒綏柔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

信謀爭不威曰德有罰而還曰登剛強直理曰武質淵受諫

曰信威強敵德曰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乱曰武心能制

義曰度利民克服曰武聰明睿哲曰獻考志多勞曰武智質

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流通曰康慈

惠愛親曰孝溫柔好樂曰康協時聲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朱翼

百十五

安樂抚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執心克莊曰齊布德執義曰

積資輔就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戮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

曰昭敏以欽慎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安衆曰靖聖聞周

達曰昭恭已解言曰靖治而无肯曰平寬樂令終曰靖執事

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圍布綱治紀曰平弥年壽考曰胡由

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強毅果敢曰剛

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
成大慮克就曰貞不隱先屈強執正曰威關土服遠曰桓
治典不殺曰初克教勸民曰桓大憲行節曰孝關土垂國曰

祖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辨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徒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前過曰思兵革至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愍愍園克服曰莊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死干原野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執義揚善曰德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述義不克曰丁風夜像戒曰敬風夜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象平益平曰敬秉德尊素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克為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白不動成名曰白靈未蒙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白愛民好治曰戴死見神能曰白靈典禮不愆曰戴亂而不損曰白靈短折不成曰殤好祭神鬼曰白靈隱拂不成曰隱極知鬼神曰白靈不顯尸國曰隱見義堅長曰隱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慢狠遠過曰刺肆行勞祀曰悼不思患愛曰刺年中蚤夭曰悼早孤短折曰哀凶年無穀曰荒好動變民曰躁外內從亂曰荒不恤前過曰戾好樂急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憂過不通曰幽在國逢艱曰愍早孤鋪位曰

幽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使民悲傷曰愍柔質愛諫曰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實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素曰良勤施无私曰顓慈和偏服曰順思慮果遠曰明博聞多能曰憲當于賜子曰愛滿志多勞曰感危身事上曰忠思慮不爽曰厚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湯克威惠禮曰魏急政外交曰推去禮遠衆曰囑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緡縻敏行成曰直彰義掩過曰堅內外賓服曰正華言死實曰幸好廣自克曰節逆天虐民曰抗好更改舊曰易名身安其曰縶愛民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隱衷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極剛克為傳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先內德為獻治而不肯為平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沈氏李發大都如此愚謂萬古之聖至孔子而極謚為文宣有特稱之曰宣尼者則宣之為謚當以天曰昭宣為義而沈氏所載施而未成未見其義吾鄉先達有謚榮和者亦不見錄乃知其為不該不偏之說也

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宋興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

昔有王莽威之書有蘇氏之書有惠崇之書有蘇洵之書今
考周公之書及用後人之語知其為屬惟沈約頗為有紀惟
蘇氏始有成論也

先王定制於南郊稱天以極之何敢私又何可私至於秦謂我
為天下主奈何子說父曰說君耶說典而盡罷之漢興謂火
生於木其德孝故冠以孝然而更冲殤更帝敢寬也後世方
御宇時而文武神聖之舜已懷然受之矣

何宗彥曰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然王文中孟貞曜之謚不
免於受人以札之謚

卷八

四

謚之加人不可以一定拘矣有以一事名者如孔文子寧武子
有以全德名者如文王武王故宋人有言曰名同而實異者
不必泥其名各異而實同者必當求其實是已有殿陽修蘇
軾之文章節又而謚文忠可也位或浮於德如陳執中謚榮
聖可也京鏐之謚文穆亦美矣又何改為文忠乎

堯平以色長而謚文正度說以隱君而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而
謚明孝林逋以處士而謚和靖是微賤不廢謚也周穆王
威姬謚曰哀淑謝世子妻謚曰恭魯定公夫人亦謚曰定法
高帝后呂氏亦謚曰高是閭閻不廢謚也豈要石隄其志

之曰康楊后屏居鄉人謚之曰文王通大儒門人謚之曰文
中孟郊高士友人謚之曰貞曜是私門不廢謚也

何曾佐命元宰頗以忠孝標名第以日食萬錢謚曰饒蕭瑀
開國重臣第以性多猜忌謚曰貞褊賈充自負逆郎為世大
僚悖札亂倫其小者耳武帝篤念故舊易荒曰武而大常之
誤謚

唐狄孤及說故相呂諲謚曰肅嚴郭駁之加以忠肅乃重說曰
諲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褒崇在說美惡不
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伯諸侯武功盛

卷八

四

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命之忠于其國其文
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
二字之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
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于是乎
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與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
王道德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
不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忌近褊故曰
貞褊若述元殊空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
成王瑒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不聞其子孫佐吏有

以字少稱屈者

許敬宗曲媚武后。幾覆唐祚。棄女嫁子。其微行耳。高宗不勝床第之感。易謬曰恭。而博士之論格矣。夏竦奸心誦行。大為時賢所斥。乃以文正謚之。雖改謚文莊。而莊上謚。豈竦所宜蒙也。秦檜媚虜主和。為中興元惡。何乃以忠獻謚之。後雖改謚謬醜。而未幾復更。豈檜所宜承也。

唐求諡謚專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者。著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即中覆定之。

皇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設洪武初。惟武臣有謚。如武寧榮襄。

百二十

徐達忠武常遇春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古人臣謚死四字者。而真人即元節謚文。康榮靖。陶仲文謚榮康惠肅。此皆世廟時事。蓋異典中之尤異者也。

國初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甌襄武聖寧昭靖皆武臣也。

陸子淵以貞愈于正。唐宣謚文貞者。魏徵宋瑒楊師廣幾焉。蘇環有餘愧矣。宋宣謚文正者。司馬光范仲淹。府幾焉。王旦有遺論矣。夏竦卒。元文貞避廟諱也。魏朝文貞。惟西楊文正則李參陵謝餘姚也。國制惟翰林始得謚。文王叔恩陸晔。

靖以名避是矣。曾榮襄祭馬襄敏愉俱狀元。何以無文。金文忠名忠。何不避也。魏文靖驥吳大格。唐姚文敏。慶王。文莊。鴻儒。何文肅。喬新。皆非翰林。何以謚文。國初文臣。元謚劉文成。基。宋文憲。濂。宋文恪。善。咸。諡之。康陵王忠文。禧。諡之。格。陵。余文。即開。則建文時謚也。長陵謚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謚忠文者。又有李蔡。酒時。勉謚文忠者。曹李士。勇。楊少師。廷和。張少師。學政。國制一品。美。恩。燕。謚二品以下。賢者。得謚。不肖者。不得謚。則易名之典。在一品者。窮多難。更僕也。

皇帝公侯必非謚也。沈約。賀琛。庾蒙。蘇洵。鄭樵。皆有墓誌。蘇氏墳墓。

百二十一

斟酌前法。頗有意見。鄭氏從而表章之。為謚二百有十。周官謚典。掌於大史。魏晉以來。太常先具議。候裁我朝。予謚者。片言即定。未始博採。今制五年類題。

刑法

左傳曰古之為國者設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唐刑法志曰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

西漢書曰聖王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開天象地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繫薄刑用鞭扑其所由
來者上矣

戴禮曰古者以法為術勤以刑為笑以人為手而御天下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司寇聽獄檢棘木之下蓋王之外朝也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
朱異

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異服奇技以疑衆者殺行偽而堅

言偽而辨李非而悖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舜制墨劓則宮大辟為五刑之正如天之垂象以待夫罪之不

可宥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勤勞而不可

加以刑者則以流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章官府之

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李校之刑也皆以律夫罪之輕

者金作贖刑者罪之輕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
議者也昔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

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姑謂有情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而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
也

象刑則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委室餘刑以此屏絕不使風
中而致死也三流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
之外也

夏作禹刑官曰大理

商湯制官刑儼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
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政時謂淫風敢有忤聖言逆心違

樂異

百三

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臣下不遠其刑墨

周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

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

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

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以關土聚教羣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加石平罷

民以肺石達窮民

不司寇以五刑聽獄訟求民情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刺

斷庶民

有請先
代帝後

五聲者一曰辭聽不直則煩也二曰色聽不直則報也三曰氣聽不直則喘也四曰耳聽不直則惑也五曰目聽不直則眊也

八辟者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貧之辟

三刺者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

士師掌五禁五戒八成鄉士掌國中逐士掌四郊縣士掌野五禁者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

朱翼

百十四

以木鐸徇之於朝使之內有所聞以書而懸於門闕使之外有所見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蓋五禁以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五戒以勸其勿怠施於事為之際八成一曰邦約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有犯于此者必刑之而無赦士師掌國中之法在六卿則謂之卿士在六遠則謂之遠士在各縣邑謂之縣士又掌法於外也
呂侯為天子司寇穰王命訓刑以誥四方蓋并大辟而小與之

贖免其勢必至於富者得生貧者死矣

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書而仲尼諷之刑雖有常而臨時而為之輕重今鑄於器則為定制無復古人酌量之義故仲尼叔向諷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

李悝著法經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劫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校越城博戲借假不產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所著共六篇

西漢書曰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頭抽骨護京之刑至於始皇盡斷獄夜理書

朱翼

百十五

自程繁事諸水塞落因圍成市天下悉怨潰而叛之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其後今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
古者五刑皆肉刑也考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謂鑿鼻斬趾也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答五百代斬趾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並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並宮刑除之乃景帝中元年赦後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則是宮刑復用其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敖皆坐腐刑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坐亡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計畫除收帑相坐律令。新垣平謀為逆獲種三族之誅。自是景武每輕用之族晁錯。族主父偃。景帝詔曰。加官者或至死。而官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省三百。二百。皆二百。一百。皆官者皆廢。不復官。皆毋得更人。華一。罪乃更人。自是官者得全。

武帝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拾遺張湯趙主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紙監。監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意微。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禁罔寢密。律令。

奏異

百廿六

元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是以郡國承用者。或或罪同。而論異。或更因緣為市所散。流。則傷生。設所散。則予死。比設者咸。

竟傷之

宣帝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緩深。是朕之不德也。其為置廷平。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皆為廷平。

光武有中都官獄二十六。治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立春之日。不寬大。書曰。制部三公。方春東作。故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錄其且勿。案驗皆須奏秋。

胡致堂曰。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盡除其法。而盜賊清。

按范曄言。明帝善刑理。法令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疏后前代十二。然窮治楚獄。累年坐死。徙者甚衆。非寒即言。其冤則市必死。洛陽銀囚之。幸矣。此鍾離東均。母以察慈為言也。

車帝詔有司。絕鉗鎖諸慘刻之糾。解故惡之禁。除文致之請。獄五十餘事。定者于令。

歷帝時。議者欲復肉刑。孔融曰。初刑之人。處不念生。志在思死。

奏異

百廿七

類多造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於禍宋。趙高陳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為非。適足絕人為善耳。雖忠如魯。奉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太甲之思。靡穢公之霸齊。南離之骨立。衛武之初。楚陳鴻之鄰。賴尚之守。安死所復也。漢開改惡之路。為此也。故明德之君。深惟繫枹。就長。不為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曰。律令格式。律者尊卑貴賤之等。數令者國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當行之事也。式者其所當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

纂錄

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閑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箠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有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從之刑鞭笞藥用數皆論自隋始定為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除其重刑及梟首環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時因之初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更定舊令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又刪武惠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高宗時詔律李之士撰律疏又長孫无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

曰晉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勅文宗有大和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

唐太宗天寶仁恕初即位有功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忻然納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斷死罪二十九

按唐太宗初即位詔死罪中書而下平議及覽明堂針灸書禁纂因省

張猛古因奏李好德罪不以失論斬法官遂以失出為誠有失

八者又不如罪自是吏法稍密大理劉德威因言失入死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上乃矍然大悔六年親錄囚徒縱死罪

永徽以後大獄以尚書刑部衛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兩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笞箠以死者皆不棄有至死而杖未畢者武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脩告密之法任用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集告事共為羅織構陷死辜如狄仁傑魏元忠輩六歲不免其毒虐所被自古未有也

玄宗初年歲斷死罪五十八人大理獄因傳烏鵲不報至是有

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爲刑措之效宰相受封然李林甫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上一日殺三子尤慘

憲宗英明果斷數誅方鎮並用刑喜寬仁

文宗時閣宦肆孽不能制所誅該吏滅心知其冤爲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

武宗性嚴刻刑多濫

宣宗自喜刑名常曰犯法雖子弟不宥也

宋

百

已

宋刑法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勅

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譏其失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鞠之與獄各司其局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許之滿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審而昔之鞠與獄者皆死預焉外則如川峽去朝廷遠者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死預焉蓋分職以防閑考覈故論者謂宋比之前世刑獄蓋爲平治然自中興以後務從省官而獄有不得其情者

失

太祖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覆既而又令諸州縣錄參與法司極劾獄當請覆書曰亮奔之時四凶之罪上於投匭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非情重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鞠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又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因情得者即決之復建三限之制淳化中置御史臺推勘官以京朝官充諸州有大獄令衆傳就鞠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滯滯

宋

百

已

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必著爲典式

兩京江浙大飢民多相率持杆棒投募富家取其粟坐強盜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以其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因令本州大發廩以賑飢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自臨遣語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假糧以圖活命耳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狠難制爲惠問里者始便宜從事止於除惡由是獲全活者千計

仁宗朝刑部侍郎趙鼎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

十五生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七
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凡至百倍。蓋以秦獄之法。廢失朝
廷飲訟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計付一覆奏。

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徑杆。而久不決。決
惟可移者。所上請詔。從之。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擇為別名。
曰貼放。多得減死。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于是有勅。有令。有格。有式。禁於未然。
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
之謂式。

按。竊獄。盛于熙寧之間。乃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籍紳。祖元擇
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
之獄。則呂惠卿。致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
實獲民。致文致世儒。妻母氏。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
惠卿。而特勅張若濟之獄。蔡確欲報吳充。而特勅滿開之獄。
其事皆起于讎。微而根連株。遠坐累省。甚矣。蓋如李逢時。刻
實徐革等。皆處以凌遲之刑。則時詔獄之興起之矣。
神宗結聖中章惇蔡卞。既用事。再進張呂公著。司馬光及諸呂
大防等。過嶺。竟枕未決。仍用黃履疏。京高士及收進貶王珪。

皆誣以圖危。上躬廢立。最後起同文館。欲將悉誅元祐舊臣。
帝曰。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大臣。其釋勿
治。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三省六部所守者法。人所不載。然後用例。
今類引例而破法。故多深刻。
宋光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而刑書寢繁。逮及初詔。
遵嘉祐條法。必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書記。胥
吏因得予奪。

寧宗嘉泰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天下所上死案一千八百一
十一人。而斷死者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請詔秘書修入
日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之監。從之。

聖祖登極之初。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古
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民既難知。是後吏之姦。而陷民
於法。今所定律令。更煩就簡。庶幾人易知。而難犯。
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又有洪武制。諸司職掌
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
訓教子孫。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
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不及令。蓋誥與律。乃

即曰
人之生
由父母
情欲來
故色為
性聖人
亦好色
及刑以
禁之教
也

朝廷所當世守而令乃明其用法之者未可即以為法也

洪武七年制惟謹等進大明律表畧曰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不可復知親文侯師於李惺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業皆以九章為宗可謂集厥大成矣臣惟謹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篇目一律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戶婚曰廬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防曰

律

百廿四

詐偽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按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六條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照舊務令輕重之宜云按大明律七年所成也其後定為吏戶刑工六類使各有攸司析十八篇為一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為戶役婚姻分開設以為開殿訴訟廩庫一也則分廩牧於兵分倉庫於戶為賦制一也則分公武於吏受賦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

條雖沿於唐而實皆上稽天理中隨時宜下合人情以立百王之準繩者也然立文莊以為周人象魏之法亦咸改鑿三典之建隨世輕重今承平日久已異聖祖定刑之時宜一知改正

教義曰我朝之律始十惡不赦也八教末減情也名犯又若法也自昔見罪者情也猶追賊誅者法也愚按高皇帝民矜之甚切故至諭乎臣為之命婦曰婦草萊者施錫不謹必傷良苗純好愚者倫法不當必傷善類為之喻諭曰民之為惡辟仇衣之積垢加之淋濯則可以得潔為

律

事

之喻諭曰臺憲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執射者之用五鵠也百司廣府操子矢以奉射者也于臺憲乎取法為之喻諭曰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為之喻諭曰竭澤而漁害及鰥鰥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害之法百姓其能免乎為之喻諭曰求生於重典是執索魚于釜致其得活難矣為之喻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威祖諭薛鼎陳英吳盛執法諸臣有曰司理之職重民命為本輔君之道于仁政為加有曰古人不待已而用刑故常欽恤

后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有曰匹夫匹婦不得其死
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有曰謂之欽恤者歟其叔慎惻
惻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不誣誅一歸至當而已

孝宗詔法司問囚近來條例太多難以遵守中間有可行者三
法司查設停當條陳定奪其餘冗瑣難行者悉皆革去閣珪
王執掌奏詔查設將情法得中終久可行者條陳上諸復旨
再二合設具奏其慎重刑法如此

世宗登極詔先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妄引恭
語濫及無辜後因司牧者不慎听訛至使小民冤籲乃推慮

案

百

七

天下大務先勸諭憲臣曰司民牧者未盡得人或道理不
明或律法不通或任情以作威或深文以鉅鍊其或貪賄听
瀆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与又曰有改前愆惟公惟慎
盡心聽訟民以不冤

周士顯曰刻行其意出者可使必入也郭解任俠輕有儒生毀
解客聞殺此生解不知也公孫弘曰解雖不知然以睚眦
殺人甚於知之竟族解是也恣行其意輕者可使必重也霍
光治燕王獄系弘羊子遂止過父故吏僕史吳廷尉王平少
府徐仁以桑蓬生父謀反使吏吳非匪及者乃匪為隨皆也

案

百

七

請以赦令除吳罪光謂廷尉少府奏法皆素市是也擅行其意
抑者亦使必害也北軍監御史窮非門垣以為賈臣胡建守
北軍拜謁御史因曳下堂斬之奏曰黃帝理曰墨璧已具宰
審不兩路謂姦人姦人者殺是也敢行其意禍者可便必禍
也史弼守河東詔書當奉孝廉中常侍侯覽達許生賈書請
之弼大怒曰太守荷重任當選士報國尔何為无狀即日考
殺之是也有无失出者如薄昭至親也有罪當誅文帝使群
臣往哭之竟自殺昭平君至驪也殺人繫廷尉武帝垂涕而
問法是也有无失入者張釋之不拘帝意犯釋止于罰金孫
章詔宣詔明帝欲殺之郭躬六請罰金是也漢時以經斷獄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此借以舞文耳
董仲舒者在告朝廷有政獄遣廷尉親問焉為春秋決獄
二百三十二事今其傳惟許止進藥夫人歸于趙及云春秋
之文父為子隱而已引事以就經則傷不疑之收傷男子也
以刑賄比衛太子經不必合矣搜經以例事則終軍之誅徐
儼也儼使行風休端制鼓鑄盜銀張湯劾治儼以為春秋之
義大夫出強可以安社稷有民身之可也湯不能屈終軍
詰之曰儼巡封內何稱出強盜銀不足為國家利害何云安

卷八

社稷利乃民乎。蓋法者天所以計有罪也。故破柱枕野王之殘。蒙如張諒。不淨撓也。今中申軍市之令。溺如劉秀。不淨死也。茅門戮蹠雷之御。怙如太子。不淨請也。榮戰寬專擅之誅。復如寶固。不淨濫也。李離為文公大理。過聽殺人。自繫。文公曰。此下吏之罪。李離竟自殺。苟脯從母。為其子求將。犯法。臣且請殺。不聽。素服而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石奢為昭王理。有廷殺人者。其父也。曰。以父成政。不孝。不行不忠。竟自死。肅宗以王去榮善用鞬。將免其死。賈克爭之。謂諸軍校。執絕倫者。恐効尤。太宗以陳利用善幻術。將免其死。趙普爭之。謂天下法可惜也。隋文怒旱。置衣緋為厭。蓋趙綽不自惜而爭之。竟得釋。太宗怒還人許胃。勅令自首。不肯者殺之。戴胄奏法應流。請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也。叔善才誤斫昭陵樹。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狄仁傑曰。法不至死。蓋法者天子受之於天。不可以意什也。萬曆乙卯。一男子誤震青宮。幾釀大獄。聖天子赫然獨斷。好生為德。而不測之威。遠言官矣。無亦以意什乎。請論如司寇律。則惟聖天子之解澤我。

法所必討。則如帝舜不得撓。單陶之守神禹不能寬。伯友之誅。

百八

卷八

免冠項謝。如守廷尉之平也。揮淚臨刑。而正街亭之默也。情。有可原。律所不及。則如孔秀昇。謂絕不為親耶。凡人皆可論。以大逆乎。程威。所謂女報嬰戮。二內。若可樂。以族誅乎。柳字元。所謂殺兄有急。難之。又若可。例。以殺人乎。柳公綽。所謂以妾而戮子母者。可斷。以償死乎。故畫衣象冠。諸蒙罪。後示。膚而已矣。將利不泰。則無樂。示飲而已矣。夫民之犯刑。無惡也。而謂之嘉。師利。資不。料器也。而謂之。梓刑。誠嘉。視乎武。視乎利。而有不慎。重者乎。

梁虎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特詔減死。流徐州。韓愈曰。子。後父。擊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入見于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无其條。非關末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尊先王之訓。許復仇。則入將倚法。辜殺。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將引經而訟也。且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祭具其事。而尚書尚書者。集教。未聞的其宜。而處之。則經律无失其義。

百九

柳子厚曰伏見天后時有徐元慶者父尉某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幸能手刃仇賊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掩其間且請編之于令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其本則令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旌謂濫誅刑甚矣旌其可誅謂濫旌禮甚矣以是為典可乎周禮謂人掌司万人之讎九殺人之義者令勿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之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父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敢此以斷而下和殺則令於礼矣

夏之由刑殷之度刑鄭之刑書晉之執秩趙之國律楚之遺區法銓適俗奸偽滋萌夫介雙之士以強直為本竊案之徒以單力寡擅恣怨之氣以訥辨橫誣少年之子以孱弱伏辜竊憤之夫以激昂賈罪膏梁之俊以遊治蒙辱夫民也單纓艾釋委命不更情斷意託日曠延尉惴若鬼魅身受照掠痛如湯火血流兩視之下聲徹九閭之聞亦重可哀矣

先王之令焉元覆巢多无殺孩酷則掩之酷則埋之乃刑刈百端竟如草菅視胞与賤乎羽毛而戴髮含齒之倫不如一道殊極朽之白骨德何表也

古者聽民具以兩造詳以三刺平以五聽供以歷旬矜其生也原以三宥寬以八議設以二石贈以五鏹求其生也獄成為之覆奏為之籲天為之垂泣為之不奉樂不視朝重其生也故世有鉅灼之好而天子則寧解法以毋殘其生世有窮竟之好而天子則寧解法以毋傾其生世有傳致之好而天子則寧文母害以毋傷其生世有據據深致之好而天子則寧開改惡之路以毋錮其生

考之天官曰天南方勾園十五里曰貫索貫之為誼中虛索之則直矣曰天獄口星曰閹以示開也獄煩則象星見夫天

道先煥而後寒先舒而後慘蓋好生也

夫景臣繁而夏墮霜今史職而血迷流今更逞燄灼之毒震鞭貫之威張虎狼之噬峻鷹鷂之擊雖國士不勝其酷而自誣者失嗟乎家擬吹毛操同束淫園扉夜哭棘林盡噴灰氣蒸而不散陰靈鬱而不解三光震動二曜薄蝕豈細故哉夫聖人遇罪流泣戒愆庶獄析民敢刑如春風冬日何嘗如此之慘裂耶

郭璞曰重之以死正所以求其生慎子曰罰輕則民易犯故君子權斷主者守文叔斯則恩歸于

上。守文則法立於有司。

楊龜山曰：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

無亂于綱，罟為亂于矰。徽法今茲，章盜賊多有。

驚乘與馬，疑于犯君，而釋之原其元心，財傷直師，疑于犯長而

何承天以為悞中。

何棟如曰：溺死之與沉屍也，辨在指。甲泥脚底，白也。焚死之

與燒屍也，辨在指。漿燄皮脫，鼻灰也。毒死之與茶毒也，辨在

肉骨。墜黑也，自刎之與人，亦也。辨在下。手重起手輕也，自

經之與人經之也，辨在眼。合唇開手握舌伸也，緣外物壓口

朱翼

百四十一

鼻者，腹乾，脹項肉堅。緣熱湯，傷者皮折白肉爛，亦詐用漆

中，舉肉成痕，則色青黑而無虛腫。詐用戩血，前膏染骨，則骨

不指而無血暈。惟偽醋葱椒鹽梅，而必善其事。金蘇合香丸

服二神湯，焚辟穢丹，而必親其視，急進兇伏，慎辨其屍，庶几

死冤民矣。

汪蘭銘令告人命者，抱屍城外，方准行否，則恐被誣者先有昇

屍之費，嘗謂予曰：人我同類，檢屍原非惡事，得以詳脉，終肯

榮知養生焉。

華廷曰：治獄者，合神、明之德，則感而通，故包拯牒城隍以格虎

王忱止麓亭以摘寃是也。竊謂物之情，則應而妙，如老鴿毒

傷而止痛，羅汝芳威厲往檢而無屍是也。

立濟疏曰：枉法律註明解受有罪人財，而曲法科斷者，不枉法

律註明解受有罪人財，科斷不為曲法者，此皆為官與吏而

言，又有事後受財，有罪人以財請求，此皆為官吏而言，今諸

司問刑，凡以賄、罪者，諸色人等，皆坐此條，悞矣。

何喬新疏曰：有司遇有告子孫及婦不孝者，不問虛實，即坐重

朱翼

百四十二

妄首也。若告而即坐，又何復有誣告子孫之條乎？至於因公

毆人致死者，雖不曾用慘酷刑具，亦送吏部降調，愚民或因

忿爭，小故自盡者，俱坐威逼致死，俱非律意也。律例遺遠死

軍衛分原自有定，今就近編移，便於勾攝，惟戎虜種類，當防

意外之虞，國初每銀壹兩，值鈔一貫，今值八十貫，律計貫定

罪，今不復分別，是國初常人盜官銀八十兩，方絞，今盜一兩

者絞矣。國初監守盜官銀四十兩，方斬，今盜五錢者斬矣。又

如錦被一件，值銀七八錢，乃估以百貫，金一兩，值銀伍六兩

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一輛，不下十餘兩，而以七十兩估

之崇草一車值銀伍六錢。而以百貫估之。豈得輕重之中乎。
馬文升疏曰。強盜窩主。在造意。如窩藏。而非造意。何可重坐。
如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仇。如勘死。而
非懷仇。六當別論。若夫開毆致死。而坐以故殺。彼何常有殺
之。意耶。

馮可大曰。盜升合。擬死罪。盜百金者。杖。則重。內府。而寬。巡兵也。
差一分。擬斬成者。未滿貫也。差寸步。分生死者。未逾禁也。計
日殊死。杖。若軍限也。隔一時。分徒絞者。保辜限也。三不知情。
凌遲斬絞者。卑幼引盜殺尊長。而卑幼不知。盜同殺人。而盜
不知。姦夫殺親夫。而妻不知。是以財送人。擬絞者。逃軍。買

求也。下手殺人。秋後處決。不魯下手。決不待時者。子孫使也。
人謀殺尊長。是也。校准徒科者。多秋過一十。准徒。二十六日。
是也。得此法意。何難決獄哉。

易卦言治獄者。五噬嗑曰。明法勅罰。賁曰。明廢政。無敢折獄。旅
曰。明慎刑。而不番獄。豐曰。折獄致刑中。孚曰。議獄緩死。其所
取象。噬嗑。與重取雷。取電。與旅。取山。取火。而四卦。或上。或
下。皆有離。馬。至於中孚。離取兌。巽。而其全體。似離。互。休。則有
震。艮。益。明。以照之。无隱情。笑。然後威之。既威之。則遂止之。及

獄之既成。又允以議之。巽以緩之。此聖人恤刑之深意也。
呂刑曰。伯夷。隆典。折民。惟刑。夫伯夷。禮官。而云刑者。礼樂與而
刑。罰中也。漢刑法志曰。制礼以正刑。猶隄之防溢水。蓋此意
也。

崔仁泰按。霍諝。逆坐止。魁惡。及勅使覆訊。而坐者。無異詞。唐臨
訊。大理高宗。錄囚。皆无一言。袁安。出楚獄。四百家。李嶠。辨秋
仁傑等之枉。至若縣民。爭子。而斷還。勾泰者。李崇也。婦如爭
兒。而斷還。弟婦者。黃霸也。皆以全情占之。而得其真也。

叔魚。惑情於雍子。叔向。正其獄。獄于欽。受梗陽人賄。魏成。談
以屬。屬蓋民有覆盆。盆已終入。更不可不慎也。

越斯上司。擅投佐貳。是曰濫詞。株連正犯。蔓引知証。是曰濫拘。
以牢為審。非賄不出。是曰濫禁。刑具酷烈。必使証伏。是曰濫
刑。添情合律。摘列比情。是曰濫擬。僞荒脩理。巧名科徵。是曰
濫罰。

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殺。寬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
鞅。鑄刑鼎。而仲尼非之。漢高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而斷舌之
誅。猶嚴於誅。誇考。大既除挈律。而族誅之慘。後并於垣平。以

官而代肉刑多至死者至除挾書律則恨其晚也張趙作見
 知法杜周作律今論有以擬之鷹毛不得不上鄭昌之疏有
 河南之屠伯不得不上溫舒之書此刑之詔凡十六下刑律
 之名六十六焉而漢之治然也光武時梁竦請嚴刑不報群
 臣請增科禁不許而吳侯則請先赦焉肅宗時鄭躬奏後輕
 四十一事和帝時陳忠奏省刑二十三條悉皆聽從有司請
 夏至之日按薄刑魯恭議冬至之前斷重獄應劭刑定律令
 孔融因後肉刑建議阻之桓靈時頻詔贖刑東漢之治也魏
 之新律陳劄同議晉之新律荀勗共定王植之集註梁武之
 贖科陳氏一用梁法齊氏猶依魏舊武成之一十二篇委於
 王廙魏武之二十五篇定于蘇綽他如開望大業各有新律
 六朝之治也唐祖入開約法十二條新格之頒麗于律令劉
 蕡所定裁于玄齡自告密之門開而羅織之經作恭軍簿尉
 以有過受罰御史大夫以於難放縱鶴巢不必質也銛網不
 可任也雖開元格後勅大和格後勅及張鷟大中律也死補
 於唐刑之濫矣宋太祖定大辟詳覆之法又定省刑折杖之
 法刑就則定于實似仁宗增勅六十餘條神宗改刑名未嘗
 者五條聽刑有實案則有日置同文獄置所理局皆宋制也

今國家洪武六年命刑書劉惟謙乃定律令与夫洪武礼制
 諸司職掌大誥諸篇法以備矣
 屠販督償恐其索官司也歟斃於獄而范純仁出之卒以改過
 官練被盜殺其為女工也盡繫於獄司馬芝出之卒非真贓
 莫賊刺人以死柳宗元辨其志在救兄而臂非死傷康買得
 繫人而斃孫革辨其急救父難而童年可哀女奴逃亡而富
 民借貸還獲者遂被其誣銀若水尋訪而雪其冤婦人被殺
 而僧人之借宿者適与之合向故中密訪而獲其賊
 殺人者死自有定法上人撻之暴下人索之苛而民冤不白矣
 初情偶悞而後官失致之殺人婦人其罪浮於悞者悞出則
 死者含冤悞入則生者蒙枉故古人欲重罰以恤死者之冤
 未必無見
 霍文王曰自舜以來置惡人於荒僻之地惟羈囹圄苦之已尔
 秦用商鞅之法弛刑謫戍漢明帝因之詔天下死罪減等以
 徙塞下隋唐既流又徙太宗詔配役者分隸並序役使朱仍
 五代為刺配之法立滸言人不一類雇工商賈平日習為勞
 苦猶可為軍若名為士流官籍者率多軟脆一旦使之拔堅
 執銳以禦強虜如設國何乃哉苦內地良民運餉以養死用

之罪人。非計也。且編戍之時。同至之人。追妻舍解。妻身破產。官及元事。使為貪兵。毆利耳。易以此。屬編充舖司。兵皆顧後之錢。以輸邊為便也。

暴以望入身御史大夫王以奉使不稱免後暴子孫顯
余中守曰。暴勝之生。賀並為御史勝之。衣繡杖斧。多誅殺。王賀捕逐。多縱貪。非也。遂蕭家奴善炒栗。言小者熟。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皆熟。始為盡善。予以通于蕭奴。炒栗之說。始可以平刑。

朱子曰。獄事人命所係。尤當尽心。近世流俗。惑于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善。而不思善良之无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

然求矜勿喜之心。則不可无也。

洪峻之曰。民多難。役多奸。惡慝而信奸。刑罰所以不中也。衙役于官前。作无心之語。造无根之訛。不問而自對。不痛而自呻。官府往。為其所賣。至于貨物銀錢。亦須任其若信衙役。遂為低昂。尤多府究彼貨物銀錢。能踴躍而自道耶。

赦宥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安國曰。當與曰。皆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曰。刑曰五刑之類。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縱有罪。為人幸。以免矣。

朱子曰。赦者。君為之委也。

東漢王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赦。赦贖。贖則忘。

人言而善人傷矣。忠孝之家。與其姑。我以解。而反一舉。惡。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說。老。盜。罪。職。而過門。孝子。見。警。而不。討。連。盜者。親。物。而不可取。痛孰甚焉。夫。養。根。莠。者。傷。禾。稼。患。姦。賊。者。賊。良。民。故。書。曰。大。王。作。刑。刑。虐。无。赦。

臣。謂。曰。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衆。止。

吳。漢。病。篤。先。武。問。所。欲。言。曰。慎。無。赦。

漢。光。先。責。大。將。軍。費。曄。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楊。有。言。丞。相。亮。情。赦。者。為。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昇。李。王。父子。歲。一。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唐制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于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于

關下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太宗嘗謂侍臣曰

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晉張允曰帝王以水旱故宥過放囚其感天心非也故則有罪

者幸免無罪者咍冤者何疎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免災也

唐莊宗同光大赦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十惡五逆不在此限

宋朝赦宥之制有非常軍慶則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

罪

百五十三

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減等而餘

罪釋之洙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罪

至死者其恩濡之及有止于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

之地者則謂之曲赦

宋自祖宗以來三歲東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為一赦而使民

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

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者一切不死

除罪不如理究而罪之涉于青災者斯為除之可也獨負不如

加減免而負之出于歲後者斯為除之可也

謂致當四赦貴希而實不貴數而文者若尚按故事而不盡去

也歟若意在微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罰也

大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

王夫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則姦執得志而良民不安

當危疑之時赦不可有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

說順曰晉明帝嘗欲赦秘而不言方單詔有大蒼惶觸帳而入

率于筆端頃刻亡出帝異焉令人看帳所集處報傳有赦奏

王欲赦悉屏左右草詔亦有大蛇集于筆端俄而長安街傳

有大赦頃之云有小人青衣呼于市唐貞觀末黎景遠被誣

案

百五十三

繫獄有鵲止于獄樓向遠歡樂似傳語狀市人言有赦云路

逢玄衣素衿人言後三日果赦夫赦而昆蟲羽族且傳焉

上安得死社哉

戶口

江旭奇曰聖賢不侈輿圖之廣而每言戶口之殷孔子之楚之齊未嘗誇其大而適衛則歎其庶則所重可知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天地間土有定額民無常數故關土之功不如養民之德也傳曰有人此有土則又為相因矣

蘇子瞻曰國之貧富但視民之多寡

杜氏佑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家富足教化被風齊俗一矣然則戶口之於力役其所相關者豈微哉

朱熹

曾子固曰聖人之於民恒予之以休養生息之思以致民俗蕃阜之盛

馬端臨曰後世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盛又言用民民而為卿黨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苦各萌避免之意通典曰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而家以之乏國以之貧矣

徐幹中論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

黃帝始經土設井三為隣三為里三為閭三為族三為閭三為閭

十為都二十為師夫始分於井則地著計之于州則數詳迄乎夏商不易其制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愚按成周盛時保息六養萬民所以致其蕃息也夫寬疾以上

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也乃富而有財者又司其所有餘而養之何耶先王蓋深有意於其間也李觀曰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民趨榮而避辱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藝林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動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赴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不誦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耕是非不別淑惡

區、以擊疆為事。噫、富者乃疆耶。彼按理而誅者果何人也。丘氏亦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彼偏隘者往、以抑富為能。失周官之意矣。二公之言可謂公而正欵。

周官小司徒指國中四鄙之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循其衆司民。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及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二。而周多至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亦極盛矣。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於耨。亦於籍。獮於既。登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后嗣。王莽料之。乃幽王乃廢滅。

周宣王料民之後。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役。又四十萬。秦并諸侯。所殺者三分居一。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

嶺五十餘萬。驪山之卒七十餘萬。項氏新安之役。坑秦二十餘萬。彭城之戰。雖水不流。民數亦大耗矣。

杜氏通典云。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十餘萬。漢高定天下。人死傷者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西漢至孝平。元始間。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五十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為極盛矣。蓋自高祖以來。未有也。古者天運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

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太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國家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百四萬五千八百二十。然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流。河地極廣。而民未蕃。何耶。故游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分族。正統八年禁之矣。豈流移脫漏。而刑獄賦歛。有以歐之歟。

漢時丁錢。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補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增上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以蒙

顯賞則以流徙者蓋數既除州郡無補貢之責而偽可容也以元始之義而戶口乃極盛焉或是之故與

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附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至桓靈永壽間則更浮於孝平之世矣

愚按後漢郡國志光武之末年戶數猶鮮少者以始時兵革之傷殘其後每增多則以累朝之休養也人民之係所養豈不誠然哉然冲質二帝之間無大兵革飢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本初戶數復損于永嘉而杜氏通典所紀戶則少于漢書口則多於漢書皆不可曉也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劫御西遷京師蕭條郭汜李崔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白骨盈野三國鼎立戰爭不息魏景元間與蜀通計民戶止存桓帝時十之一而吳民數亦不能多於蜀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百九十萬

杜佑曰西魏周齊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高翔建輪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宗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皆投報口數故陳隋實儲逾於天

下頹之力也

唐開元八百九十一萬戶天寶九百六萬七千戶元和時僅二百四十七萬三千戶較天寶初失其三

丘濬曰庶民多則國勢盛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耳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独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太真李林甫蟲惑君心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于程异皇甫鐸之聚斂焉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誘遠色賤貨而一于責德也哉

宋祖開室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仁宗嘉佑間主

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愚按宋開室至嘉佑間未及百年而戶口已益四倍豈無由哉則以太宗以來之休養也真宗朝三司使丁謂言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真宗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說奉抑未即用謹度自然富足仁宗朝太辟異者皆令諫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北使請加兵高麗仁宗曰加兵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出通天犀以救百姓民數之蕃盛宜哉

朝野雜記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歲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東漢

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宋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閭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之法能開闢走美於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大明會典載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百五十八萬八千一百一十一口

十一口

諸司職掌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於州報於府類總報於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戶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問罪仍令復業

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祭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堂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徭賦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賦之而且役之非古也

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

王制九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

此徒役也

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

愛此鄉役也然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

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幼以從役

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起役故其事力也相稱而其為

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國中民與夫貴賢能勞老疾之人及

其新阡則無征役函禮則無力政而族師一職又聯其比伍

閭族使之相保相愛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

者也嗚呼民之生於斯時者幸矣

殷梁子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動民動於力則工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罄於齊冬集郡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古公作畢門而民不怨文王經靈臺而民不後世構宮而民潰手王築臺而妨農稼之老令與食騎跋之走令使畢

朱翼

十

十

十

行秦一歲屯成一歲力役月為卒更已復為正漢有事長三老嗇夫游徼各有職役民不過三日年六十三而停五十六而免三老之舉者勿錄成流人之復者勿策事惠帝始制孝第力田免役景帝始制九十一子免役未凡武帝有七科之誅昭帝有三更之法至蓋寬饒之子親自戍邊吳王漢之民獨皆平買而役法大壞矣晉之邊郡新附而無名之戶頗多蜀之荊州既平而著籍之民少皆因亂而規避者也于是宋有限年之制齊有九等之戶周有二旬之役其末賦役煩數人多折支休以逃役唐興禁之而折衷於租庸調之法

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今司賦掌賦均之政令也年全賦中年半之限凶不徵隋文帝寬徭役而國更饒

唐初謂庸者歲役不過三十日閏加二日不役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武德中高祖量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至玄宗開元中富商大賈多憑屬官吏求居下等勅委御史彈奏然別籍異居者有禁客戶終年者編籍而役法自是詳矣

楊炎為兩稅其租庸調之法皆已括於中數年後免庸銀已納而差役如故民不能堪雖武德之先有量產之制宣宗之世

朱翼

十

十

十

復有輪差之詔而戶籍久不更造差役亦未必均宋初州縣重役悉差鄉戶坊郭之間或有科配而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宋役之名有衙前以主官物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習賦役有耆長手壯丁以逐逋盜賊有承符人力手少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宋衙前里正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仁宗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充至皇祐中又禁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

韓琦知并州時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通一縣計之藉皆在一等選貲家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倣此由是議行五則法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仁宗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

神宗初即位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

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賞因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

王安石所行役法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然於農民實有利焉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文潞公不能推究其弊以對乃曰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嗚呼此豈足以服荆公執拘之見乎

御史劉贊上言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舉縣物力

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況歲有豐凶而役有定數助錢則歛歲難辦徃役則貧可自赴且役人必用鄉戶者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願恐止得浮浪奸偽之心則恐冒法者眾

愚按取民間六色之錢曰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各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盡蠲六色錢元祐之法也然衙前用雇役仁宗時已然乃元祐間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

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主雇役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捐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複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征以入官固其勢也賴濱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二年必未至缺用便今放免理在所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手盡之然后名正而人服皆

至當之論也

保正副兩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或使之督稅賦備修造供役使乃復參役有錢官司到罷有地理錢時節參賀有即料錢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又有弓兵月巡之據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日用及土產所有此保正副之害也

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冊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填納此戶長之害也

朱集

十四

高宗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有司不得人一充役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此大脩故初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椿庸錢以助給費善矣未几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之案名不免有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之論

乾道中度州松陽縣首倡義役眾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御史謝諤回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子亦言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下戶亦皆出

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且逐都兩排役次今日已多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者或貧賤事未免爭訟况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或其林智足以把持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而重貧優富凌寡暴孤所不免矣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勞逸不均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雇役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差役如故故轉而為義役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

朱集

十五

雇役之便者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資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然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息之時而雇役則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徵錢至有不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義錢為不便此熙寧間議論也

愚按建隆三年有差役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之詔太平四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五等戶並免之詔仁宗制五等之簿行五

則之法。後役法之議。起于李戒。顧法之行。決於荆公。楊繪言其難行者五。劉摯言其為害有十。溫公亦言其五害。募役之法。復行於熙寧四年。手實之法。行於熙寧七年。皆荆公之謀。與顧役表裡。司馬當國。並皆罷之。蘇軾別差役之利害。李常言二法之隨宜。皆公論也。若蔡京之反復。師中之帝旨。何足議。法執後。買田之助役。行於慶州之松陽。給田戶行于浙西一路。皆便於民者也。嗟乎。北山之刺。東國之詩。役之不均者也。或讀書而免。或中試而免。役之同人者也。

明制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給上中下三等戶仍開

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小大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戶點差

洪武十七年令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違者罪之

正統五年令各府州縣每歲查見在人戶凡有糧而產去有丁而家貧者為貧難戶止聽輕役

成化十五年令各處差徭戶分九等門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株辦務因所派多少定民輸納不許隔年通徵錢兩在官我國家以貧富分里甲以各里論報差而取其輕重勞于公者

復其家廢於疾者免其力里甲十年而一充民得番休觀之懸綱從公點差週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諸司或掌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依資充當大明會典五十一以上一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

役有司或為總賦之法或為條編之法總賦者歲通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頒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其所宜入當數而止約法畫一吏胥大指豪猾不得規走輕重而公家催征易舉人稱便矣然而諸供億悉在官率取之市人或給之直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其弊也條編者計口受

庸錄畝定直悉藉其一歲之費而輸之於官為召募民無擾焉人亦稱便矣然而初之議法惟憑隸省之即輕重吾樂既已不均而又或取成額而日裁之故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有那借有預徵那借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且差糧之入日削而募役枵腹於公庭有司坐困而莫可誰何此其弊也

余中宇曰衙門各役金點於民則民有偏累俸脫之弊領役之法輕重有差誠為大公衙門各費逐項零派不勝瑣瑣今總其所費共計若干勾派於通縣丁糧之內名曰條編豈不簡

易又恐吏胥多科民無由知故必詳開款目給之於民使民得以合總弊無可匿矣但上司查盤必止當某年分共該若干除去某年月某項某項共支過若干某戶某戶尚拖欠若干仍實在若干則約而易核且以此法而徵亦以此法而查出入以實弊何由生今徵之於民原係一則及至入官之後將其銀分作某項某項上司查盤則于已支消者回云某項完其未有支消者則云某項通縣小民拖欠未完夫父條編者不過某戶某戶耳豈有通縣小民俱欠之事者乎即某戶某戶亦惟知欠若干銀耳何能坐定為某項某項也此歲奸

匿弊之數承委查盤者不可不破也又部例優免不得過戶其意恐濫濫於免數之外非故減于免數之內也若大應吏無以為家貧生土無立錫正宜優恤乃其本戶無應免之數以不得過戶而見裁減是滯蕩天恩富者得沾貧者反遭何以功廩而興士也况逐戶零扣長吏能知其總難查其散尤恐積胥緣以為奸未必能沾即省之利計不若實徵于官而均派於士乃為大公耳

呂氏中謂秦晉利差役司馬溫公係洛人故主差役吳蜀利預役蘇文忠係蜀人故主預役王荊公晚居金陵故益信此法

終不可罷蓋荆公初為鄴令試青苗法而民便之不知一曲之見不可通之於天下也大抵質朴之鄉利於差富華之鄉利於預皆難執一論耳

徐公必建議以商賈房賃充其本地之坊廂里役其言曰此屬利地方之利而不役地方之役則農有非心義已廢於縉紳而仁獨寬於若輩則士有偶語役徧擔石之家而法弛千金之子則貧者缺望但其日夜持籌以權子母皆身親為之而責之應役則費業黥胥復視為金穴惟責之貼役可耳

或謂吳長谷曰國家任土以制賦曰賦以金役里長之設所以

輸納夏麥秋米也若夫貿易之場原非耕獲之區古者不責有於無即如筭商車稅間架皆以佐國家之急應官府之需未聞有代富民應里役者且今從田金役直役其不辨菽麥計畝而收之田主耳非有屬於農夫也誰其心非士紳亦直從田土役耳非以業也修詞章以希進襲利祿以服官為其本業猶之商賈貿易以治生也彼以業而免及田土此以業而代田土之役又何偶語耶若夫僦居之夫原無田土有何重役而缺望哉後沈公演作里役或問欲以商賈充權頭本徐公必違質公燦然議其意蓋以此曹豎難銀色故也但

宋贊

以羈旅之人而代土著之役其名不正故洪公又將商賈名目改為市戶夫客商焉得有戶乎洪又言洪武年間令凡祇應禁于弓兵等項不許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食充國制如此夫富厚商賈與無藝市民大有分別不可混也禁于弓兵乃隸卒亦以里老有人才之選恐銅其進取故役不可加之糧多之民吏員亦止許農民充不許市民充可以觀聖心矣至若商賈原有商籍入學之科豈有充隸卒之理且商之貿雖托于此而名著原籍彼中官府必有殷實之充豈可兩地重役耶而流移不常自難編金時吳長谷為郡守曰抑米亦是正理且商賈係富民當避嫌卒如徐公議給諫朱公月樵為縣令時將通縣里長中糧多者金為糧長不株定本區有此區里長而充他區糧長者亦有一區而金兩糧長者其不足十石者悉聽空閑至今民只稱便不知其為令甲也按洪公演曰嘉靖間令曾云先查歲額差役酌量舉縣丁四分派又弘治間令均徭人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貧難下戶聽其空閑公蓋得此意昔范希文執政以京縣多故役煩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卒不能行但役從減省有可附帶即與附帶然亦不

發行官
詳見天
去松松
錄事
均傳人
甚盛之

宋贊

能拘定官解蓋官解必責民多貼司馬文正公以將校遠網而衙前不為屬是也總之洪武十七年令所云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則民自不困矣會典曰消乏不足一里婦併常差然民間死徙無出鄉乃為盛治使民重去其鄉乃為淳俗故洪武間例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其意為以至於賢者貴者悉蠲其役亦係周制孟子所云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蓋上不以為賢則屈於不知已者洪武時嚴震直以糧長赴京選充即中高皇聖旨云嚴震直他原是稅戶如今做了官他家的差役教人替了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優免之例京一品免三十石三十丁二品免二十四石二十四丁三品免二十石二十丁四品免十六石十六丁五品免十四石十四丁六品免十二石十二丁七品免十石十丁八品免八石八丁九品免六石六丁外官半之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免其半教官舉監生免二石二丁雜職省承吏皆免一石一丁今為令者多抑武秩非令甲矣

國初徭役之法十歲一輪下戶多役其人上戶多徵其直蓋差役顧役而並行之也今諸上供之需取辦於常賦之外者有里甲公費又有雜役之均徭水陸之衝又有郵傳之役歲

役於民者其納有四而其目不可勝窮今總而混一之曰條
編夫縣一邑之丁田而通計之猶胥不能隱射使一縣一邑
之士紳而籍記之不涇重肩優瘼使二總揭為常數而役點
不涇欺詒其田畧使三然舉十歲之役而役之每歲并三時
之征而征之一時非用一緩二意也害一徵入用重法散直用
輕等漁入私囊民多白役害二土產賤售將銀完官農且日
病害三賤直市物差及肆賈責之里胥害四

國家驛傳徭役皆出編審驛傳十年一編徭役三年一編屬之
縣令一徇請托通賄賂吏胥乘間以高下姦民叢計以隱匿

朱翼

于是富者不役貧者役矣甚至空役之徵冒之官索而不為
顧役用也法痺矣故世廟時定為免役條編之法于凡厨饌
郵遞興臺廝隸有司自為顧募而民不復聽命矣嗟乎民始
以役為苦今門直皂快禁卒之役皆有頂首蓋愈役皆庶民
徃役每歲輪更自顧役而後始有積役緣為姦亦民之害
也蓋此輩投襟露肘家解傷石之儲官府陰為扣減而巧漁
之閑支不時難異一飽彼之舞法上實驅之昔劉晏理財江
淮創進高航必倍其直蓋船堅而耐久視減直而速蠹者過
反多也愚以為衙役亦當厚其糈遺其人嚴其汰其兩得不

更多乎

宣歙江右差役惟糧長最苦南運本色直至京費用甚巨北運
折色對郡轉解使用較輕至於解餉買辦等差多者每石費
三兩少者亦率費數錢今趙公預徵之法通派於縣每石不
過五分民以漸入而不覺皆歌舞稱便矣愚恐後之行法未
必能如初之休悉周至則衙差或告增或告議寢尤望預為
之所使良法長存則萬世利也

給事中祝公世祿上言江西舊有南糧民食糧長運至南京上
江南京優差旗手衛北解過淮轉展兌卸軍民交困今查江

朱翼

西自有衛紅竟解赴北請以民津貼附解奉旨覆議未行
霍精曰邑非孔道差使之疏密難以逆料則與馬之蓄數煩之
日苦於不給空閑之日夫將隋而費精則不得不留精于官
而臨時募之為便也馬厰飼而宿荒則不得不包飼於民
而臨時勾之為便也然與夫本宿精於官原無其人乃查
盤點劉則以贖名應查盤官署邑明知其贖而上下相肩為
弊久矣然一以宿精報冊則勢必覈其出入而差不入官索
矣倘以徵報之何從查覈不將又廢廢置乎莫若并入公費
內聽官支消為便

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趣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鄒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其寬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使為顯官有名聲然其猷為時望亦皆見於為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遜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煩餽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雖威暴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問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害閭閻誠割斷不平遂廢不置然由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

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肅宗時視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煩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視大中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會官行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箠楚比較其困詰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役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縣役之禍及不至此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目其身為奴隸偷法以為妾或匿服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我高皇帝後重里老每都立申明亭凡民間爭訟事理犯管四十以下悉令聽理決斷有不聽廉徑赴縣告者比越訴論又詔老人隨縣官朝覲得陳民間疾苦及縣官不法事老人得以入仕糧長或以授官渾得古意今此意法不行老人亦以輸充者有矣里長或貪僧戶者有矣老人必推齒德而不得以戶名虛應里長雖論糧多而不得以賤甲濫充則人自不以役為苦亦何必為鄉約之添註也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事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

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傷公修泮宮濩閭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江旭奇曰均土地則民之愿受田者自皆報其實數故計所受土地能養七人則其家可用力者必有三人矣計所受土地能養六人則其家可用力者必有二人可用半力者必有一人矣計所受土地能養五人則其家可用力者必有二人矣凡

起役役如造作搬運之類每家母過一人以其餘丁為長物而聽其休息也惟田獵與捕盜則皆盡力以赴之此周礼小司徒之職也

江旭奇曰國中民多故年二十及六十者役野之人少故年十五以及六十五皆役此言往役之人數也

江旭奇曰旬之為焉也豐年三月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皆用其三人二人半二人也飢荒曰凶疾疫曰札則俱免之此言往役之日數也新來之民未受土地故不往役旅師且不用之而况於他役乎

王安石請使民出錢雇役乃令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旧無色役者令出助役法名曰六色錢一曰坊場二曰坊郭三曰官戶四曰單丁戶五曰女戶六曰寺觀戶凡官中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耆長戶長壯丁各役先視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其雇直既已是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寬剩錢

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初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錙者乃厚賦之豈不皆謬今兩稅之法入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雖曰逐末者易手脫免務本者困于徵求然其所困者犹富人也。不犹愈于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

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戶口者惟輕徭可也富者身無徭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權及他里將併其所存而逼之使逃矣故在精力有司嚴核其實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嚴業主以入甲。又嚴處寄涵之奸

豪曲招流徙之勞餒庶其有安歟乎

江旭奇曰丁有庸所謂力役之爭也。因有租所謂粟米之征也。宅有桑所謂布縷之征也。然丁之不庸者六代以緣勤女紅也。每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是田隨丁轉也。今則貧丁無勾土。仍取其庸。故逃竄而逋負里通有賄賂之累。于是有丁隨田轉之說。每田若干畝。虛認一丁。偽報姓名。年甲于籍。而民數無由稽其實矣。夫丁以生死為增減。田以買賣為收除。而不相關。為得同為增減。且田有頃畝分毫。丁又作何加減乎。曷若明請于朝。盡汰貧丁之庸。而稍加田稅以補之。乃

朱翼

廿八

廿八

廿八

可以核民數乎。夫賦籍即祀陳臺下。祭畢藏內府。今制律稱戶口以籍為定。冒籍者不得仕。是枕有名在籍也。何本籍未登名者。反得試為入學之後。則報丁優免。此何說也。生不報官。為人所殺。則告鎮。此被殺者。且從虜中來耶。嗟夫。秦廢井田以後。人君欲知民數。無由矣。

疆理

黃帝時八家為井。開四通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久矣。

大玉在岐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十為通。十為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十為畿。方千里故丘甸提封不同。而出戎馬牛兵車甲士各有差。以為百乘千乘萬乘之別。

惠賁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朱翼

廿九

廿九

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蓋周禮或增損司馬法為之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上有徑。十夫有溝。上有畛。百夫有洫。上有涂。千夫有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又倍。澮廣二尋。深二仞。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徑容車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皆所以通車使於國都也。萬夫計三十一里。舉九萬夫乃為一同。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

焉此近郊鄉遂用溝洫之法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畦。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專達於川，此野外都鄙用井田之法也。

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而朱子亦謂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要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平原曠野之虞，書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又各自其九以至於同，整如棋局，其間所謂溝洫者，非但以蓄洩而亦以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其有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濕，隨地為田，截長補短，每夫授田百畝，而無所謂公田者，則其溝洫亦不過隨田之高下而為之，非必拘以九夫而溝洫之，亦必拘以尺度也。此二法之所以異也。

王國九里，去國五十里曰近郊，一百里曰遠郊，置六鄉，去國二

百里曰甸，置六遂，餘為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其中五十里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其中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鄉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凡公邑出租稅，納王公邑甸田，以至於縣，天子使大夫治之，都使下士治之。先武建武中，天下縣多不以實自占，乃下詔州郡檢覆，于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剝羸弱云。

神宗熙寧中，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併式頒之天下。

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詔每方差大小，甲頭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後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

元豐間，天下解田之數，較治平時增二十一萬頃。

愚按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宋帝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如此。

今世虛稅之逋，難完而爭產之訟，煩興皆由於疆理之未覈，誠於每土每業各給一粟，中畫圖形，此之東至抵彼之西業，此

之南至抵彼之北業四票四至每交牙而鉗一印易主即易票上承下接有業則有稅而通必可完也。易票關通鄰業則重賣盜賣亦可杜也。印契之稅亦無容匿事雖煩瑣一勞永逸胡憚不為。

宋紹興間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名供當四鄉司徒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而為利且如平江籍浮入

朱襄

世

牛

少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翌日以椿年為兩浙運副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除害更不增稅額因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人戶田產有不入簿者皆沒官而租稅簿籍細小單書不依降樣者官吏各科罪併用椿年請也。

惠按椿年係平江人朱子謂他先自其家田上量起故置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周葵問之曰公今欲均賦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為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當用而經三十萬斛為準夫葵之折椿年誠當于事情矣。

蓋當時建議名為均賦實欲括稅也。況如清江有稅無田高

安有田無稅偏利偏害如此又安在於定經界也。然朱子知漳州嘗言此法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欲必行之則經界之法實不可廢特行之患此法無人耳。故朱子又言之詳則足以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他日之弊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打量畝步審計精確攢造圖帳賣從官給隨產均稅而後可也。萬曆辛巳張江陵有大田之役縣官幹里清白者至今利之有惠原額不足者預狹其步及丈出數不以均派而以饋送官右之家貽患至今則可恨也。

朱襄

世

牛

張江陵以民稅不寔下方田之令江一鵬言於有司曰昔王荊公方田蘇軾曰稅之不均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有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鵬以相公不為苟簡之治必寬其歲月乃可耳。

萬曆間丈田有司恐由稅縮乃促其規後稅溢則以饋之有力者至于山則額少需多乃均縮之然田畏上官擾丈尚注冊號山業惟畏土人口供山主未必自實其誤尤多。

溝洫

按周禮遂人治野匠人為溝洫各言五溝之制五溝者謂遂溝洫澮川也遂之廣深各二尺而溝則倍於遂洫之廣深倍於溝而澮則又倍於洫川則又倍於澮其制太畧如此然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陳傅良曰明者播種之地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從則遂橫遂縱則溝縱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縱橫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於以時決塞豈特通水而已

按周禮

卷五

牛

按周禮匠人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遂謂之不行凡行莫水落折以參伍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溢之王昭禹釋之曰溝所以導水不曰水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曰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激蓄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溢洩之而無所決以其因水勢故也言水利者明此兩言而又盡心力為之旱潦可無患矣

按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清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蓄水者積之以陂也以御旱也以防水者增其堤堰以防決也以澮蕩水者使水通行而灌注也以遂均水者以夫間之遂均布溝水也以列舍水者壅其町畦堅不決也以澮瀉水者以澮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既詳溝洫之制而稻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濕不常而地利之瀦瀉有節矣此農之所恃以無恐歲之所由以屢豐歉

卷五

牛

牛

成周洫溝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城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其指膏腴之地以為溝洫者凡几也百井之地出田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十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其指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几也誠以所弁者小而所利者大也然其所以得溝洫之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營溝行水之制則賦之匠人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此所以旱潦均無患也自經界之不明而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遂遺無

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溉鄴引渭引洛築鑑湖疏雷陂固皆足以代天施長他力衣食元而足公家之費然揔之趁時務巧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澤不博未及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也

春秋戰國則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稔文翁穿陂口而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梁之咏鄭國導洛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謡西漢則李冰鑿江以灌蜀苗係引汶以溉清坂台信臣守南陽而作均防分爭鄭當時通渭渠而使轉漕足灌溉內地則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見寬穿六

輔渠于內史之治白公引洛於池陽張敞築塘於新豐邊郡則王景重脩芍陂而廬江熟馬臻創開鑑湖而會稽稔桑私羊漢輪臺之渠溉田五千頃趙充國屯鮮卑架橋七十所在唐則若李襲燕雷陂勾塘以溉田長孫祥破白渠碾磨以導渠在宋則若劉晏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范仲淹築通泰海堤而民改姓范許景山脩蕭何故堰即鄭公在前而白公起後之意也趙尚寬脩信臣舊築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遺也使治水得人若是水政有不舉哉不然如昔人所謂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民田隄防一

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貢而行河者又適以滋其謬耳此閘之舊溪入太湖東坡所以托之以諷熙寧興水利哉

汪鑑疏曰宋臨津令黃懋言水利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定保定等府有水患乞勅撫臣訪求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

制產

朱子曰生人之物茹毛飲血燧人氏始教民烹飪大槩是鮮食神農氏教耕稼而民知粒食矣當時與民並耕而治無上下之分地多而耕者少故不必分地也至黃帝時始制為井地限民以界隨口而給已有寓兵于農之法

江旭奇曰古者兩種不止稻黍稷麥菽凡可以養民者皆為穀故舜命棄播時百穀當時以稷為穀之長故以名官後土重黍故以齊器為貴今則尚稻矣當時種各谷故不必皆田故止云井地然每井是九區一區百畝其來尚矣夏少康氏

朱翼

廿八

午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是兩人共一區也每人授田五十畝矣商每人受七十五畝所剩二十五畝所以處餘夫周每人受百畝蓋風氣漸開人之用度亦漸多也然而無不耕之地矣

限畝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丘氏云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葉時曰井方一里凡九夫受田九百畝通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丘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方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

畝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畝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為公田之數在內德之經野不外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

周制可井之地每人受一區計百畝其不可井之地則計百畝以授一人所有奇零付之餘夫

仕者世祿其祿田六中區公田所收之谷也父子相繼曰世父死而仍不廢其子之祿忠厚之至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以奉祭祀蓋祿則有卿大夫元士中

朱翼

廿九

午

士下士之別其有父則一也故一例五十畝亦是公田所收之谷非令之耕也

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愈薄故家二百畝

田肥者少授之采地田瘠者多授之采地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

江應登曰人口自不同有婦口幼口多而不能耕者自應授

以肥田若能耕者眾則授以瘠田反多得米地之入而田地亦無荒蕪之患矣

食貨志曰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民受田三等有在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隰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下所強也

戰師凡宅不毛者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桑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地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

朱子曰阡陌舊說以為田間之道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故秦記鞅傳皆云為

田間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而阡陌者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不知特秦之所未盡廢者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猶曰富者一粟萬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蓋當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徵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漢之惜哉江他奇曰自晉因地而稅秦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

秦襄

聖

牛

倫是以貧者逃逸富者兼井至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自是以後官不可復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沿襲既久反古為難而井田之制永不可復矣

漢武時董仲舒上言古井田法雖難行宜可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塞兼井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哀帝即位師丹請建限田天子下其議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遞減六有差期盡三年犯者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已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王莽時更名天下田曰王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

後魏孝文九年下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五畝。

鄭夾漈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已行之。非始于后魏也。但史不載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內外官

附翼

四十二

半

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用。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東開皇中。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

唐初始定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為頃。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

愚按水心葉氏言。三國以後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券契。但

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自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齊後魏。

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頭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與周制多不合。而其弊則起於使民得自賣其田。蓋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其輩既起。徂餘煩重。遂難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遂相兼井。不得不變而為兩稅矣。

玄宗開元八年以前。天下戶未嘗升降。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得客戶八千餘萬。田亦稱是。

附翼

四十三

半

愚按沙隨程氏言。開元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千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役之賦。即古之善經國者何以加諸。

周世宗嘗夜讀元禎均田圖。慨然嘆曰。此政治之大也。王政自此始矣。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命使諸州檢定民租。

愚按五季離亂之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若周世宗顯德一詔。豈非有志愛民重農者哉。然遣使均田而抑孔氏為編戶。遂使聖人之後亦預庸調。則不愛道甚矣。

大宗至道中敕應州縣贖土並許民請財開耕係勝任起稅於

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永業以直史館陳靖為勸農使

愚按陳靖所言與元魏孝文帝時李安世之策畧同皆是官取荒

開無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則做井田立還受之法而此則

有授無還又欲官給牛種等物貸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償

其利此所以費多而難行李起皇甫選何亮之論然至道之

詔勸誘之詞有懇切咸平之詔開防之規畫詳明而一時君

臣勸農之意斯以勤矣

江旭奇曰均田之法與核民數之說實相表裏今時誠難急登

集異

四十四

牛

富人之家惟是丁必入籍田必配丁因縣物力各限以則田

係丁有者名曰業田非丁有者名曰配田詭丁冒田者沒

田入官業田不得賣配田聽轉賣聽贖罪丁故田存化為配

田亦得轉賣增丁回田化為業田則不得賣如此行之百年

之外田自均矣焉得有連阡陌無立錫者乎民知丁不科錢

自不匿丁又知錢加配田亦不貪產若夫限田之法可以止

後來之多買見今業田已逾限外者將何以處之若遽奪其

田不先激變乎惟是業田不得賣則富家浪子不至傾產無

餘彼亦利也何變之有

宋林穀上政本書其畧以為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
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壯情未作者皆
畝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

集異

四十五

牛

荒政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山澤之禁六曰去訊以通貨七曰青禮以節財八曰殺哀九曰歲樂不作十曰多昏姻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一月人

朱翼

四十六

午

四輔上也人三輔中也人二輔下也若食不能人二輔則令邦移民就谷詔王殺邦用

胡安國曰春秋于僖公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于文公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以救餓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脩之者如此其至是襄之二十四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則所以賑業之者有

不脩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亦曰五穀不升為大飢一谷不升謂之饑二谷不升謂之飢三谷不升謂之饑四谷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魚味臺榭不塗弛侯逋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王樂單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

四十七

午

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也而時斟酌焉橫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則上下俱富交無所歲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是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進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隋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其時宜置倉于

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

于州郡一有飢凶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笑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及復給散艱阻監臨胥

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且居

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舍之廩哉

唐太宗貞觀中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學者出金帛贖還之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其理財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責糴歉則賤糴知院官

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蠲免採訪不待其困弊由是民得安其

居業戶口蕃息

五代周顯德中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

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舒其目前之急也病者

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

米而使之歸錢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

宋志言宋初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糴或

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

軍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

為課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東南則留糞運使歲

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脩者或縱不取賦入之有支移

折變者省之選官分路巡撫緩因繫省刑罰飢民或人日給

糴可者計并給遺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閒田或聽募軍籍

或募少壯與修工役老疾勿說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物價

糴糴則置場出米裁其價予民蝗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

米間遣內侍存問熙寧中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

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有可以左右吾民宜為朕撫輯而賑

全之後王安石秉政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而民遂

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

惇用事又罷之紹聖大觀之間且給空名告數補牒賜諸路

民日以困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

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食給以衾衣絮被州縣

奉行過當或具帳惟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飲貧者

樂而富者擾矣

慶曆中河北京東西大水飢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
富弼知青州勸所部豐熟者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
自前賢待闕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病瘠者
廩之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受賞山林河汜之利可資以
為生者聽流民取之死者為大塚葬之於以父及流民將復
粟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而募為兵者又萬餘
人

朱熹

辛

丘濬曰古人言揀荒無善政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
幼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疫瘴散之各則則難為管理不置
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偏及置之則動經旬月
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此所以無善政
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
之簡便周盡也其法之最善則散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廩
之官吏事故易集今之揀荒者或散粟或給粥一以為式如
此庶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剝飢民得實惠而免于死亡
矣

熙寧中吳越大旱時趙抃知越州為書先問屬縣災所被者幾

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溝築可饒民使
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
僧道士之義粟幾何各令其具書以對而謹其僞時兩浙旱
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錢米價抃
獨榜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
孝宗乾道中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
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
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飢

朱熹

辛

則蠲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
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耗米一升以是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朱子之社倉計富之上下隨粟之多寡民自握其盈虛而官不
問

朱子社倉法嘗請於上時陸九淵在執令局見之嘆曰嘉定末
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飢歲人多賴焉或移用而無可
償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更意胥吏至益里社不能皆得人
如朱子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里

社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逋其害尤甚

林駟曰自隋始置義倉于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厥後始于永徽壞於神龍之亂隨復原無定制至於我宋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義倉之由設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即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

朱異

五

愚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于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雜糶斛面重歛取贏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于時無取之乎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嘆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善歲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吳吏科為今時勸富民立義倉而官不問乃社長積久因而侵漁并田畝購沒而鄉閭不識佃傭故以為社長業耳公以為倉田與租司之於官則為據吏所噬聽之于民則亦不見為

積役所蠹然役猶畏吏更何畏哉計莫若以大戶為管理而歲更其人以次戶為知識而常紀其籍社長不致久而滋弊佃傭亦不得欺新官之人倘于仁政其有裨乎

呂東萊曰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惺之政次也移民移粟又次也設糜粥最下也

楊士奇曰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谷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金點大戶防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歛散皆有定規又于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

朱異

五

有司雜務日繁于凡便民之事率無暇及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此固守令之責然風憲之臣皆所當問何景明曰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倉舍一啟豪強群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耗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糶糴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喫而卒不得與此其少濟不足償貸及至買補又債及遠鄉何不乎也既責民補則民自賑之可耳何更僕于倉稻之出入乎

王端毅巡抚北江諸郡時准徐大侵民死者相枕藉公尽所以

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待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之粥遠者量散以米派往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室庖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葬塚葬之汪司馬登源在山東救荒雅得此意

南直隸大飢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飢民赴之全活者若干萬衆盜賊漸解

朱翼

李品

我朝建制立法具倣周禮天下郡縣咸有預備雖廉人之掌九谷不裕于此矣鄉有四倉雖遺人之掌委積不置于此矣一聞災傷輒行蠲免雖大司農之聚萬民不勤于此矣第聞之蘇軾曰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者萬世之計也一歲之入終足一歲之出一時之計也量出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愈多此不終月之計也今欲爲萬世之計則莫若墾荒僻之田通水泉之利復故額于屯營厘宿蠹于監法追呼不擾催科以時而泰三冗酌三盈則有餘蓄矣其次則尋四倉之制裁數散之規在社者不得轉而爲縣在縣者不得轉而爲郡民見

得早亦得便宜

朱翼

李品

愚按朱子有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故其居鄉有社倉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稔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理會更有何策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于始而抚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周官荒政遺人所掌振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廉人所掌歲計豐凶爲祠歲移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灾而不害後世如李愷之平
羅耿壽昌之當計豐歉之數而利之如劉晏之濟西淮
年此上策也他如計豐歉之數而利之如劉晏之濟西淮
如富弼之賑青州此又權宜之術也先臣丘濬欲立格勸輸
別于進納如宋隆興中崇義之獎幸棄疾立榜于湖南明禁
翔踊閉糴者配此則既荒而救為時晚矣故愿有不事繭絲
之尹鐸不愿有矯詔擅發之汲黯愿有催科政拙之陽城不
愿有賑飢發粟之韓韶嗟乎溝中之瘠全活者有几哉

救荒之汰惟蠲與賑然以蠲言免徵存番而仍徵起運一也黃
朱

免白催藉曉恩以潤篋而抵按不為參糾二也民草食不充
乃軒使餽遺大吏供億烜赫豐腆守令自奉先不菲薄三也
以賑言朝廷內帑所給几何州邑庫藏贖贖至發一也官之
府藏易涸民之好施无窮二也強之使賑實難旌進之使賑
則易三也以民就食難以食就民易四也

今之言救荒者曰西北至賑東南至蠲然賑既乾沒于經手之
吏胥蠲亦徒行于有田之富戶彼窮僻之遠方与无土之細
民何利焉惟在官之常平果平而民間之義倉果義民乃有
瘳耳

愚按伊川荅人示奏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
以愛民為心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惧將為亂
可也不惟告君之体當如是事勢亦至尔公方求財以活人
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惧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
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
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不忍之心而已
愚謂孟子不喜人言利伊川不喜人言害總之說時君亦有
仁義而已矣其心熱其說長非若仲舒只說正其誣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恐時主亦以為迂談也

周礼十二荒政終于除盜賊似以弭盜為救荒而不知救荒
所以弭盜也

鄧長洲作蘆中十詠最聳人听其一曰今歲秋成好家三足稻
梁間懷稻安在茲蘆水一方其二曰共道江南美江南信都
會閒田倩鳥耕白水能供稅其三曰塲工十月畢擊鼓賽田
神吳儂爭祭肉可念未婦人其四曰荷鋤肌入霜揮鋤汗成
雨但愿有田鋤不惜鋤田苦其五曰魚龍睡秋水寡婦哭秋
原散家速散後蕭索不成村其六曰豪家艘四櫓索負無難
犬流亡今稍歸嗟尔好焚券其七曰長吏午未舖問傭曾苦

飢傭言不苦飢昨日幸晨炊其八曰縣胥夜半至柴門不用
敲子孫今賣底祇有一叢茅其九曰蘆荻擁籬根空場無鳥
雀寒風四壁入敝棹不堪著其十曰雲深江路黑三星夜在
簪為听田家言不竟歸來久

皇祐中范文正公在杭州吳中大飢公勸諸寺大興土木又新
倉廩吏舍多其徒厚其直故事本而民不困

宋真

五

七

蠲免

三代之時不聞有所謂蠲貸蓋其所謂田賦者往：隨時隨地
為之權衡如禹貢兗州之地必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
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則自不
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則亦何有於蠲貸雖有補助之
制然未始責其償也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
則其勢不得不視時之豐歉而時有蠲貸之令由唐以來取
民之制愈重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
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故亦必

宋真

五

七

有所蠲以為常典故如宋真宗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
萬仁宗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意非不厚然有條貫除放而官
吏不肯奉行有定議停閣而州縣又復催理者此所以有
東坡之議

洪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三年除民田租

愚按賈誼勸帝畝人婦農始開籍躬耕以勸百姓晁錯亦言方
今之務莫若使民重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請帝募民入粟
拜爵未几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租
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誘以務本則民驅而之南畝

所謂為之者衆則財常乏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昭帝即位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春麥傷母令民出田租

愚按自昭帝始元及宣帝本始元康神爵甘露元帝初元永光

成帝建始鴻嘉哀平元始之間或郡國被災或鳳凰所集或

幸甘泉所過皆令毋出租賦

蘇軾上言于哲宗曰恩貸多被有司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

紙放白紙收之語況通數雖多必難催追除是復用小人如

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

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愈索愈窮三五年後

朱翼

人戶竭盡伍保散亡勢窮理屈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

謂之全恩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

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与除放祖

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為

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吞食急之則為

盜賊之所憑藉故奉而放之則天下悅脫有水旱盜賊民不

思亂此為指虛名而收實利也今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

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

則縣中胥徒本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

寒無獲矣積欠之人無可吞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文

符日至鞭笞日加白圭倚賴化為簞門圭實至無可扳則立

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待至微而

胥徒所取無虛日也臣所至麻麥如雲父老皆有憂色云豐

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縮衣節口犹可以生若豐年奉催積

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故流民不敢歸鄉

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

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万虎

狼散于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朱翼

嘗聞朱子所上封事有言祖宗旧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及九分

者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

贏餘以相補助貧民小欠亦得迂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

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洪武間教蠲畿輔租其後累朝有因地方凋敝而免者有因戶

口逋逃而免者有因歲時水旱而免者有因多事之後而免

者或尽免者或不必尽免者或今年既免而明年復免者或

今年免於甲而明年免於乙者今令甲具在大都在洪永之

際者十之六七在累朝者十之二四蓋甫定之民枵然待哺

不忍悉取無事之民熙然樂業六不忍不供其上也

宋高宗萬曆間大工採木差官領各商採運木至不以時收官買官解而存大卻小責值於商牌夫十指日為鼓噪商無能為支破家鬻產流離飢困乃洪水三發救撈甚艱強半漂溺天災所被叩關莫絲蠲貸之恩是所望于蔡省主矣蓋二十餘万之木取之一時外商乘機湧價偏處其肥木小價浮當詰外商任恣訖富又所望于包龍圖也

專利

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資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隣國而雄諸侯

漢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凡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說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遂除民田稅景帝三十稅一其後上郡以西旱後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然每勅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

唐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無乏

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年以元載代之半分民租代宗永泰中以劉晏第五琦主財計晏幹山海以佐軍用其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故雖兵戈數十年缺不及民而兩度足琦植益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米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益居太半

憲宗元和中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牒其虛商賈僭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將手

丘濬曰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梓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

神宗不忘藝祖懲明之意當時理財總為養兵備邊計乃獻利之臣不奉德意惟務剝削而多方以取于民何也史嘗言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則凡非注之征皆非神宗本意可知

熙寧中朝廷因曹希之言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元豐中首尾七八年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蔡京專國柄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凡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說悅帝意始廣茶利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造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又歲運花石綱一石費三十萬緡民不勝樂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曹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

宋史

卷五

神宗

宋史

卷五

神宗

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舉百修並闢竭力相奉不幸黨異同屢屢屢變而王黼又出於蔡京之所未及者免夫錢至六千餘萬緡加以平方臘則加款于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太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慙任饋餉之責者蓋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于手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說起矣經總制案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春和耀皆同常賦於是言利之急莫此為甚而乏少不繼亦莫此為甚自是以後事已之役甲申之後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自渡江以後益困益乏皇營聚不可一朝居矣

理宗景定中賈似道既相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劉良貴吳勢猷買公田之策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徐經孫陳著條疏其害皆見貶初買田孰有加強嫉富之意繼而數畝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有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店實十八畝會子四十田有值十緡者亦就此價銀稍多則給銀緡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值民失貲產而得

虛名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至有民無本田而以傭併抑
買自鉅者且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
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已有所負及不足之數
悉取償于田主于是下郡之人無不破家者矣

朱真

字六

積貯

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
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飢餓者穀
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故大
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管子曰夫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視國之羨不足
而御其財物谷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古之理財賦未
有不通其術焉

朱真

字六

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則必積委幣
于是州縣里受公錢秋國谷去三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
夫里邑皆籍粟若干重之相因時之化舉无不為國策故善
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
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
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

下熟則糴一使人遠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糴小熟之所飢也
飢則糴中熟之所飢大飢則糴大熟之所飢而糴之故雖遇
飢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馬端臨曰管仲之意無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然山
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而豪穰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
至於農人服田畝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散
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歛而不散而
資以富國誤矣

漢宣帝五鳳中歲穀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谷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

卒過半又今歲即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
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劉般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
實侵剝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
止後卒立之

丘文莊嘗言壽昌初立法請行於邊郡恐內地行之不能元矣
然司馬溫公以為常平倉谷賤不傷農谷貴不傷民賴其
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莫過於此則豈獨邊郡可行哉所
慮者不得奉行之人耳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開元以前歲若不登

天子常移蹕就食至牛僊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和糴自是

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自元中陸贄為相以關中谷賤請和糴以為可減轉運以
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減內和糴白居易上疏曰凡
白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今則配戶督限感迫鞭
撻甚於賦稅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
優饒人必情願又必不得已則不如量折青苗稅錢使納斗

朱翼
斛在於農人亦甚為利

宋太宗淳化中分遣使臣於京城置場增糴係殿飢減價糴典

貧民真宗景德中連歲登稔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母俟于糴也平糴始于李
悝然豈則取於民歟則指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

未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之
儲一大事熙寧而後始有結糴則劉佐休休量川茶因便結糴

也有寄糴則王淵因綱舟利害設內郡寄糴之法以輕
重也有依糴則熙寧中使散於民謂度民田人多寡預給錢

物也有均糴則秦貴秦行以田業均數上等數多下等數少
也有憐糴則熙寧中以歲用餘糴聽民博買秋成憐糴也有
括糴則元符中章惇請括索富家量存其所用也推原其故
蓋自真仁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之乃以茶鹽貨物召商人
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
以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計其家產而均數
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數其數其為
民病不可勝言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
失一也

朱熹

十一

牛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
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
易者亦許兌換乃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預預給者聽之
今隨稅納斗斛內有預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
從便

林駟曰常平之法嚴於元帝後于顯宗向無定制至于宋始有
提點常平之官其始置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須三司之
錢以爲濟接狼狽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之
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今安石舉糴本以求二分之

息伐桑易鉅官帑厚矣如貧民何

司馬光論青苗法曰錢以春秋貸民富者皆不愿取貧者乃欲
得之提本官款以多散為功富相兼共為保甲貧者得錢
隨手皆盡將來小有不登更督之急則散之四方富者不
則獨償數家所負常平倉錢各令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
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調贍手至於孫
宗道所言坐倉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
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
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何也且徒謂坐倉

朱熹

十一

牛

得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不知江淮之錢而
土宜稔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
洩必甚賤而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
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文皇帝因司農議賑貸曰朝廷儲蓄上以供國下以養民若有
土有民寧憂不乏

愚按漢有常倉隋有洛口倉宋有常平倉皆積貯以備緩急國
家有官倉乃發官銀以糴者有社倉蓋收民谷以充者社倉
即義倉也今官倉自除八分紙贖之外無積耳社倉則官戶

優免矣占役科擾矣富民不愿貸亦不愿出矣不過貧民下
戶之所輸也將能竹乎民之飢必轉徙而為盜必先諸官
戶与夫占役有力之家而此輩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也
終望言耳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谷之法為則而純土俗合
人情占歲通變限春以裡畫報見賄之數以品其盈虛冬未
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谷驗其功能著為令歲修之時其
豐歉而欽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飢則以賑之而國可恃以
無恐夫銀之不足錢貨可代五谷不足孰可以代哉

萬曆九年間太倉積漕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年米多行改折

朱翼

七十二

年

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番計京通二倉二十七年入米
僅百八十九萬餘石出米三百八十六萬餘石二十八年入
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
入米三百一十一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三十年
京倉現存米僅四百四十餘萬石不足以支兩載矣近者倉
場侍郎游公應乾極力覈查園計稍支而游竟以勞瘁卒于
官惜哉

萬曆三十年大司徒趙世卿歲計錄原額該銀四百五十一萬
八千五百六十一兩內除新舊撥往邊銀百有七萬餘兩實

該入太倉銀三百四十四萬有奇耳近因災稔備邊那用
奪損額數十萬拖欠者又百數十萬開例搜括其術已窮九
連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已不能支上膳官俸工撥勇餉等
目計七十萬若珠寶買辦又二百有餘萬何以供之

萬曆二十七年入銀四百五十二萬有奇出七百七十一萬有
奇二十八年入銀三百七十萬有奇出五百六十一萬有奇
二十九年入銀二百三十二萬有奇出六百八萬有奇以此
三年推之末流將何濟也京糧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因寺
原積銀九百餘萬今借用僅各存七十餘萬耳戶工二部之

朱翼

七十三

年

借支竟未有已時也營部郭公尚友嚴冒濫杜預支饒有積
蓄至於戶部之計竊恐不在追徵而在查覈語云任勞易任
怨難其掣肘寔倍於工部矣

今海內梯航玉帛共球駸駸丁男疾耕不足於糧饑紅女紡績
不足于帷帟豈不福臻婦命莫枕於京者執領王者居重而
取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仰外以給內則其勢在
人而變或出於不虞國家定鼎幽燕畿輔八郡在戰國為燕
趙地西連雲代北鄰鮮卑匈奴當時內定敵國外禦邊寇轉
漕調兵未嘗補之也在唐為成德盧危觀博范陽等軍彼一

年士卒至十餘萬而衣糧屨屨諸費稱是未嘗告匱也金人尚戰習馬田半荒竭而忠義士兵不務佃作蓋非舊隄在勝國建都嘗決雙塔勾浮瓊山諸水以濟漕運道渾河流來浚治河漳漕汴以拯墊溺而又設海口萬戶開京東西漕數十萬以資國計亦未嘗言難也乃今冗弁冗卒於金元王帑朝聘糜不可問故一切漕運多仰給東而議水田者旋踵而報罷將遂安於不可為耶抑未得人也倘東南飢荒鴈雁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而索於京師則三輔之污萊何所自出不幾於食玉炊桂鬻衣於市哉

朱異

朱異

朱異

夏時旬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程三百里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成周畿內之賦國屋二十有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有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而五可以供祭祀宴饗朝聘會同匪頒賜予之需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集待取諸外而是我蓋王畿千里之廣公田九十萬頃之饒歲入自足以供用也然寓兵于農無養兵之費焉

國初北平田土五十八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一百一十七萬有奇較之古制僅存其半弘治間又減半近歲計田度可四十九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尚餘于六十萬亦生谷之

土未盡墾也

四方原野蕭條道遠相望而輦轂之民來堅剌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靡不踰衣而美食四方則肉醫疲瘠田疇子祥羊預首葛屨履霜而昭瑞威曉比鄰棠堦履絲屨錫輝九熟鞠醫鴉餘食尚有餘滙粉黛綠綺衣有餘被蓋京師之民日詰寐東南之民日彫敵詩曰東人之子戢勞不來西人之子戢勞衣服豈不傷哉

朱異

朱異

朱異

墾地水深土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宮莊子粒熟咸賜田与夫屯地草場基布綺錯多吞食民田而巧避租稅者復自詭于莊場民牧之間則經界不可以不正富者好其利而莫耕實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開墾者又朝披橫襖暮憂爾絲請招募流移與以牛種五稔後登則農狎于野矣蘇秦曰燕雖不佃作而粟之實足富於民是樹藝又不可不廣也丘濬欲于永易臨宣各宿重兵然當兼宿重儲訪漢制立京兆馮翊扶風三輔官而以治行高第者為之無戶兵二部堂秩重其關墾兵儲之任可也

京師為天下根本一方情天下皆情一方倭天下皆倭又勞天下以供其情敵天下以供其倭而後常生於情故唐虞主

集請壁頭海田孫大夫良植望京東地燕昭王趙孝成王
習其民於勞戰而歌舞淫靡俗頗更而為擊肘格鬪之民
用以權齊而破胡未嘗借力於吳楚也

江旭奇曰古者謂一年耕有三年之食未聞一年飲有三年之
餉也蓋藏於民則其自守固而緩急自衛則其心堅而其氣
壯也今竭天下之力以輸京餉萬一遇臣弗戒胡馬內斯因
食于我如于患患之一炬可勝悼哉然而輸可已乎不已則
折邑可乎曰馬手可借供輸以威敵則為聲援習衛士于丹
揮則代訓練先朝固有深意焉一旦罷之民不見恩而一折
色則國見弱矣惟是法常平之意一遇歲歉平其價而藏之
于衛士可也

洪侃謂曰鐘鳴鼎食口有厭于梁肉半羊并日腹至不得飽
蒼紆青拖紫衣有厭于綺紉結鵲霜時身至不得免短褐走狗
關雞長袖寶屐日上萬羊之觴柳風沐雨披荆棘豪霜露惡
作夜月之悲無非命也無非閑于積貯也販脂辱處也冒脯
簡業也洒削薄技也臨印以鐵冶也山東以冶鑄也南陽以
鼓鑄也知關修備時用知物以貿易也人棄我取人取我予
以起時也皆所以為積貯而恃以為命也

田賦

禹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相當孔氏以為
地有定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田下而賦
上者人功修也

愚按龍子曰治地莫善于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若當
禹時有省耕歛之行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不足助不
給何不善之有哉

蔡沈曰甸服內百里為最近故併未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
劉未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盡皮納也外百里為遠

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
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高制天子之地百里以內供官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
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量入以為出降及辛紆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飲以積鉅
橋

周制御選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二法之取于民亦有不同蓋助
法尤取其一二似重于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
耕鑄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無病於民貢

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為一定之規而豐凶期於必應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然鄉遂迫近王城置田易粟而又有地官司稊掌虞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欽洽則先王固有善通于其間矣在孟子時助法之廢已久必胥而為貢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枕病之況過取于十一之外又有若魯宣稅畝者乎

魯宣公無恩信于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屢踐案行擇其畝好穀者稅取之

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憫以利于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起之也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謂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官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魏文侯時租稅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今大則薄今小則厚治人必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

漢高祖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漢家皆三十稅一率自文景始也其後雖有益田租之稅而竟

不行蓋漢世大率以寬租為急如孝宣孝元皆中主耳宮館園池及郡國公用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他可知已故當時流民還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

桓靈時田租之外至有桑稅又有計百物之銖兩稅畝歛錢則其末季之弊政也

靈帝時仲長統昌言曰今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籌短夫二十稅一名之曰貲况三十稅一乎可為法制書一定科稅什一更賦如舊

袁坤儀曰公理更賦什一之說可不謂救時之急哉然漢世三

子稅一之治自景帝始矣其時京師之錢貫朽大倉之粟腐敗至延懷中平間則調民田畝稅十錢已浮於常賦矣乃國用不其此固有以耗之也故觀陸康增賦稅疏則上以銅人而聚民間之物觀王符浮屠篇則下以一饗而破終身之業其視恭儉之風醕厚之俗大相懸殊然則國用之不足者豈輕稅之故哉公理之見何不達二子也

唐制租庸調以人丁為本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綾絕各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

之庸

洪峻之曰今制土田以彼此割收為準頗為簡易而富民里絕與吏書更相為弊尚難察之唐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誰丁誰中誰為篤疾為寡妻妾誰為世業口分土田誰多誰少誰遠誰近保勘反覆其不便也甚矣

馬端臨曰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策者戶口之賦也晉法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

與唐之租庸調亦畧票于晉也

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欽以夏秋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分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四年又勅天下及王公以今後宜準度支長行青條並從九等輸稅錢

憲按唐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送丁口轉死田畝售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俸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絀乃至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財定稅而不問身丁蓋不待作兩稅法而高祖太宗之制已弊壞矣

唐書

卷十一

年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銀過六月秋輸銀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高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所餘錢粟足供內外天下便之

矣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緩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比度支有虛估之給州縣有剝價之納而後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且間假借商除陌之征優不一

此大曆之數不知凡倍則民大困矣蓋自建中以米朱滿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國用不給已詔增稅錢而又坊疾水旱戶口減耗惟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故貞元中陸贄疏論其害言曰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財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園倉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蓄息之貨數寡而自收其贏者有廬舍龍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沽美繒夫平長偽挾輕嘗轉徙者脫徭役數本業不遷者困敝求山誘之為姦敵之避役也且舊令租出穀庸出絹調

朱書

卷之

十

大畧如此

馬端臨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隲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于是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而時亦有稅人之法然授田限田之法不行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无置錙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

貧富然計所減每歲稅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初平表紹乃令田每畝輸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又增為絹三尺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男女各占田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皆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田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帛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項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隲田畝之在人也官不能禁其變易而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弁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宣文豈堪按以為額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田稅之法雖非經國遠猷乃救弊之良法也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

朱書

卷之

十

宋制

歲賦之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租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繭絲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有常歲而以有餘補不足則以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豐歉而寬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所以紓民力也初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飲剗革幾盡尺縷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歲凶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畝畝轉易丁口隱漏並并偽冒者未嘗攷按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稅額未定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或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一

宋稅穀之品五帛之品十金鐵之品六物產之品八太祖建隆初遣使度民田許民開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又懲五代藩鎮重歛之弊遣使監輸民租關式等坐監收增羨賤林常盈倉吏以多入民租棄市又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仁宗景祐中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行均定而歐

陽修亦言孫琳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于是遷謫括

汝州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

諸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愚按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

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十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

如此

明道中詔三司沿納物以類併合于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

唐

分五

并

自唐以來民計田徭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為雜變之賦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故併之

按食貨志言天下民田未墾則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

繼開墾然凡田百畝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

為民間苦賦重丹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田之無賦稅者

又不止十之七而已夫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寧夏

南不得交趾故田數之在官者視漢元始隋開皇唐天室所

墾大不逮而遺利之在民者乃過之此仁厚之澤所以度越

漢唐也

徽宗大觀中詔復行方田頃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無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車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宣和中又詔罷諸路方田

高宗紹興間秦檜再相密說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嘗建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間乞蠲免理宜禁絕雖經界之行或謂但求括摘漏稅亦無實惠及民故民力益困飢死者衆皆檜之為也

愚按林勲政本書謂百里之縣歲約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

緡絹二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似過重朱子與呂東萊

皆常許之蓋朱子欲復古經界意極銳東萊論三代以下賦役極精勲頗諳其義宜有所合然陳亮有言勲此書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十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騷而可以善

其後由斯以言則勲之論亦豈易行也哉

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為民病者唐之中葉是也楊炎立兩稅之法此弊可

華當時陸贄雖非之然土田萬世不變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而稅以土田起科未可全非也今朝因之夏有麥稅秋有米糧然而率有額非若唐之役重則增也隨田寬狹取稅多寡非若唐之以一年之科率取多者為額也徵輸貴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提之也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三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集埔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七年詔蘇松

嘉湖等府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詔河南陝西山東北平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二十年令本部覈實天下土地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徭役詭寄田產遺監生往丈量重圖編號悉書主名為魚鱗圖冊以備查考山谷新開田土原係應禁山場者俱與開豁稅糧成化七年之令也府州入官田土撥附近無田小民耕種弘治六年之令也祖宗仁厚之意大率如此

愚按蘇松常嘉湖等府宣統中巡撫傅即周文襄公忱郡守

公鍾韋為奏減其額故其所存自一升以至七斗三升者減額之餘也已而文襄公又病其不均乃立加耗之法六斗以上悉蠲本色止徵金花銀一兩准米四斗以常價計之捐米三斗矣六斗以下始加耗米本折無徵後復減及五斗直至四斗以上而始加幸矣然自二斗以上四斗以下亦重額也而與五升三升者同加可謂均乎

嘉湖向時重額之田其直最輕而不能售由是鬻田者利目前之厚直忘日後之遺艱詐稱輕額以求售自是戶有虛糧而通負益多矣嘉靖間郡守王公儀廉得其弊乃立好號推收

之法各照所業輕重以輸官而照戶推收悉置不論百年之弊一洗殆盡

國用

止瀋曰周公理財之法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有戰內以會其入有戰歲以會其出有戰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恭校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有所謂泉府幣市征布有滯有貨官為收之廩人以歲之豐凶計國之用度有倉人主宮中所用谷有倉人辦九穀以待邦用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大要有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繁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戰以厚

其難與常戰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者也九賦之法輕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為中制而不過九式之汰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於此矣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熟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宋朝渡江後之幣歲大槩多承東京之制至軍資公使二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現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推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惻怛忠厚之意故民無怨謫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汙嗟乎宋之季世猶有古意如此此草茅之士有深望於清明之朝者也

朱鑑

九

牛

宋自中世以後內牽于繁文外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几則區々然較其得失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贊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變日益以甚矣

嘉靖間戶臣韓文上疏曰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番一千一百七十七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

朱鑑

九

牛

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存番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萬六千三百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觔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番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辦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逐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番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通大供餉頗繁若不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

萬曆間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查光祿寺司禮監于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各歲賦入之數酌

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其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游宴樂費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致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為粟瓦礫為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鈔關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銀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朱襄

九十三

并

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或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銀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萬萬餘兩入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

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雲貴紮荆居庸倒馬等處各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閒費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兩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

朱襄

九十三

并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奉銀進之率歲入自是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銀九十九萬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將其畿內帑濟邊蓋昉於正統丁卯于時運遼東銀十萬宣大十五萬耳正德間王文恪建議已謂國家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欲以省之矣今計九邊歲餉二百三十萬而宣大薊鎮居其三之三三鎮歲餉一百五十餘萬而薊居其二之一蓋宣大歲額之增始於嘉靖辛丑壬寅薊鎮則以庚戌始增以一時懲虜侵軼厚集廣募其一

創折之故不惜經費為便辦計耳今乃為額且歲有加益或
饋輸稍後即臣執左券索負蓋天下困于此三鎮矣今此
虜款矣即虜款不足恃而土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
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裁乎而
又推之各邊稽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矣
天子以四海為府閭閻為藏橫地之所入橫意之所出寧弗貴
節然而瓊林大盈下同匹夫則失所為取之也洛口厥倉祇
以資敵則失所為施之也罷百金之露臺而累詔捐租數萬
紀之古利而力行仁政當時粟紅貫朽斗米三千有從粟矣
多寡

又九十三

牛

今水旱相仍涸則為鮒而潦則為魚財盡則為友皮之負力
竭則為東野之御如民何哉
郡為財之源也。不可不以培。邊郡者財之流也。不可以不核。
先時。當事賄賂公行各邊年例銀兩未出都門那移餽送
者。十萬孰尚可支。今絕無是弊而反告匱者何也。市
賞布帛奸商冒價一也。城堡修築委官虐工二也。軍丁已虛
將領冒領三也。家丁妄報糧餉冒支四也。夫金鎗賂虜狎養
虎也。乃復耗於狼鼠。若此財可給乎。乃今顏色之民歲輸自
增橫歛已極。其公家大應派及里甲。其民財盡於外。其民

矣此猶剪羊之毛而羊隨斃毛可長得耶

漢文景以予為取筆可竭而妃衣不曳地故蠲之而愈以贏武
帝過予亦過取將士厚犒轉入民間故士卒不得獨肥而下
亦不至獨瘠惟入而不出若唐德宗而民始困矣

海內虛耗與粟陳賁朽者孰饒軍士脫巾與夜戶不閉者孰裕
可見唐者自贏而貪者更詘也

同官以九賦飲財賄而隨以九式散之自祭祀賓客下至匪頒
錫予各有定額無私財也頒之太宰摠之太府下至司令司
書各有專職無私人也以天下人理天下財以天下財供天
下用如是而已

九十四

牛

朱鑒曰人之飲食與口而莫即果然而不化則必煩滿醒煩盡
吐而出之小出小快大出大快出彌甚而元氣弥傷至一息
僅屬始見謂不足耳則財之不可壅于上明矣
俞猷卿曰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故謀其生不若
察其耗而彼私人者于民為豺虎于國為鼠蠹亦何益于其
我

江一鵬曰人主之財不患其不開而患其不節不患其散而患
其聚與眾庶異也心計之臣奈何力議開而怯議節敢言散

而諸言聚斂

九邊歲餉益不可支一歲增他年據之以為常一鎮請他鎮援之以為例夫士易鼓譟既不敵首議即矣乃自順義王貢市日以款段易漢物馬入漢而必幣周官九式之制果為秦漢狄哉

宗藩日盛而祿不汰綺袴承襲金吾緹騎勦侯巷伯之倫與大監局厥庫匠厨校梯中常侍之屬日增而竄居詭籍乘堅曳縞藿肉漿酒無功而衣食縣官因何以支於是借太倉借太僕括少府水衡并各省直而難供也

集異

卷五

七

李迪有言散小儲即成大儲故一曰寬通賦蓋災傷之停稅為異日重稅不可不弛也至於貴姓大室廣撥膏沃不供一錢有司莫敢問之而氣足相難耳食者且以繭絲認其後不則捐一二亡命於鞭撻而玩匿如故法安得不戾哉一曰修鹽屯召商中納如故制商不能遠致粟塞下勢必墊田則當如國初永不起科之例焉一曰廣農作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宜責專官如古搜粟都尉度有荒闢若干而殿最之則服鐫者眾矣一曰酌錢鈔行于上方可行於下而貪墨不利於從先為之搜此之不可不

察也

富國易富天下難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谷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山鑄山負海煮海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己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賈莒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計然書曰知關則備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集異

卷六

七

其行如流水此二子皆以其國富者也漢我國之歲中彼鄰之急收鄰國之無用而為我國之有用母之權常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捐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地皆吾地人皆吾人安得如二子之顧此而舍彼乎然則欲富天下豈不難哉
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貲不勝其溢而修怨於匈奴已修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脩其欲於富黨惟帳進幸之事河決歲侵又使斷蠶之蓋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筦天下鹽鐵乃請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資時商賈所轉販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筦天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又使吏入粟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美輅車船賈人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雖然謂私羊能開之則可謂私羊能生之則不可也蓋漢與人主世：守共儉宮府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推山澤闢梁之利以予民：得恣取而無禁故私羊得以其心計而開利孔偕使其害今之天下尚有何賦未備乎故曰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

朱襄

九十七

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肅代之時戶口日耗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邊之費悉仰給于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私羊比然其大指不過在手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為司恒掌權利在官而害不在民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糴歉則糶以相利而相濟寬于鹽商之資以收益利厚處清艘之費以收清實而已晏亦不過能整齊之非能生之也今天下即有如私羊与晏能捐百万金而不之問乎能听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詔乎故曰專听易強授難也

下與水上坎水為井泉曰井養而不窮也然必善勿幕欲其公也戒射鰒防其私也戒敵漏杜窟穴也故周禮天官曰泉貨之府貨殖傳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皆此義也故必内外出入阜通流轉而後可以言泉出而不入則涸入而不出則塞入有不入為漏出有不出為竭丘文莊論金以斤計而其後以兩為宋賂契丹之故蓋金錢賂敵則非復中國有若戰而費之士又中國之有也馬市得與類是耶所謂出而不入者此也國制季進以足武臣之俸歲浮以備不時之需有罪之奪以待有功之子若積之瓊林大盈以資朽蠹与無財同所

朱襄

九十八

謂入而不出者此也催科剝削侵迫巧索民出其十而國家不得其一所謂入而不入者此也官所給發請託扣減名為給十實未得一所謂出而不出者此也無入之出天下不能給如逝波矣無出之入天下弗能盈如尾閭矣無出無入之耗鬼神不能制如漏澤矣

漢建元初衡霍出塞有轉漕之費建相梁鑿昆明有修營之費又有封禪神仙禱祀之費唐建中初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然食貨忘謂天寶以來大盜屢起藩鎮叛去自有不得

漢書

卷九

十

權利至矣又謂民力竭矣則其時東封西神勞費相仍土木之功累年不息如孫奭李迪之所疏者固有以召之然也乃我太祖甫登大寶歲額之外天未嘗雨而鬼神未嘗輸也乃詔免山東鳳陽等稅已又令天下夏稅秋糧盡行蠲免而時不稱之然則財之耗不在於取之少而在於費之濫端可見矣國初之制定歲額二百八十四萬四千八百有奇鹽有稅茶有稅舟車間架絲枲木植有集今日增月盛矣而動稱不足亦兵興土木之費疲于內而洮南之絨山西之紬滇南之金吳之杉軸西蜀之採辦江右之磁型耗於外欵然且上與民競浮塹而喜羨雀昔人有云衰世之民若有餘非有餘也上之嗜慾多而民心躁耳則節儉之習常自上倡矣愚嘗觀焦公茲館議生財先已自開礦增稅汪濟寰獨曰非但能生之患生財之孔已盡而又索他實以為生非但不能節之患耗財之孔弗塞而務多蓄以為節其後皇上果以礦稅實內庫如汪所見議論之難如此唐楚野在饒議木稅亦類是矣予案中丞存淮減稅額有司請曰減額恩厚奸商仍開出漏稅請覈裁其後告之甚於正稅漢文帝常瘡瘼之後輕征薄賦而累絀貢稅武帝當全盛之時

宋史

卷九

十

置均輸賦益鐵權酒沽而海內虛耗唐太宗初年戶口虛耗然於言利之篇紀必熟而外戶不開德宗承平已久乃更兩稅括富商除陌錢稅間架而軍士脫巾宋太祖踐祚未久過貸諸州而日以富強神宗興幣茶青苗手實門攤稅院市賦力勝之法而南渡浸微故曰百姓是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開礦之役斷傷他脉高皇禁之皇莊皇店大損國體肅皇罷之皆非生財之經也惟易於置則用大牲於損則享二簋是古者即祭重事猶可減損况奉養貨用之間哉故必以節儉而生財則不勝用也愚按蘇軾曰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似若以節儉為主德矣公孫弘曰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又何稱焉蓋殖貨利以自私由於不廣大也至于人臣不節儉其害尤甚而中官操利柄委吏吏刁奸不止於不儉也故又有公孫絢之策與劉晏委任士人之議可思矣民日輸而官為之府官日輸而邊為之府邊又不以奉戰士而除以媾則倭與虜為之府戶臣不敢曩邊臣之籍而制臣不敢督師臣之戰徒以民之膏血餽飽豺虎是可傷也

許下之乏。未祇請屯田以賑軍成。都之乏。劉已請鑄錢以充庫。屯田之法。是錯行之。塞下錢法之利。太公開於九府周禮之。書理財六。不諱也。

國有大青鬼神孤傷。歲惡不入。民且狼狽扶傷救死。猶且不给。脫宗室有吳淦。刈安之。惟成卒若遼陽。許經太同王福勝。振武營。廟山安慶。馬應。蔡華。辟然四起。而閭閻久虛。即使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瓦礫化為黃金。沙石盡成粟米。其可支乎。神異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果爾。則瓊林大盈。未若。不食之為寶也。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得中。則銀甕。

案

百一

牛

出。果爾。則清心夷氣。未必非康阜之長策也。

昔之財惠不生。茲患其生之多。昔之財惠其不節。茲患其節之。過生者。既以供無涯之用。又以供無涯之蓄。節者。既以為不。急之蓄。又不以施。最急之用。財胡以不敷也。

人主慎德。始于自清。其神終乎清。天下神併以聚。天下神利濁。其神則視赤子。如秦越。而德君上如冠仇。財安得不散。君之神清。則東方饒。鹽鐵。西方饒。珠琳。南方饒。金貝。竹箭。北方饒。狗馬。桑柰。中央饒。粟米。錦綺。反踵。空同。奇肱。修股。之國。饒珍奇。琛賁。君子一切不以濁其神。而何者。不為我有。故私錢雖。

移無救於奉天之播遷。生財有適通以為慎德之作用。要以德能慎。即投珠抵璧可也。貫朽粟紅可也。適二盜之時。而擅下益上。亦可也。苟德不慎。即鹿臺鉅橋。洛口敖倉。卒未嘗不散。而散時。民不見德矣。

汪斗崙曰。先催科。不如勤開墾。務蠲。不如清弊孔。

愚按。晁錯曰。積貯天下之大命。林駟曰。泉貨之流于天下。猶血氣之流于一身。不可使壅也。壅于上。必涸于下。壅則瘡疽。終必潰爛。而不涸。涸則痿痺。究且顛路而不振矣。即如我粵。糧長常運麻集。其上納之時。鋪墊支用。不勝多費。而練得收。故。

案

百三

牛

其布帛不得不粗惡。工部以之無所可用。復作價以給商人。而商人又無所可用。是民踣于前官。壅于中。而商受潰爛之禍于后也。

潘漢疏曰。國家財賦總于戶部。營繕總于工部。太僕光祿各有司存。一曰歲徵。一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有餘則蠲逋。有餘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余中。字曰。漢時。賞賜多用黃金。如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十斤。黃霸。嚴詡。尹翁歸。等。動至百斤。梁孝王。臨死。所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省中黃金積六十萬斤。晉時。賞。

賜多用絹布如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悅楊玘等皆至五千
匹周旋唐彬瑯琊王佃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
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等皆至万匹王導前後
近二万匹桓溫前後近三万匹蘇峻之亂宮省煨燬尚有布
二十万匹絹数万匹今時賜金雖崇動不過百兩賜帛雖闊
臣不過數表裏

朱異

錢

錢之來久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桀氏高辛氏謂之貨陶
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晉人謂之刀

神農列卿于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觔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
帛廣二尺四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
泉布於布束於帛

史游氏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
其銳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
泉文一變而為刀罷再變而為圜法自圜法流通于世民實
便之故泉與刀俱廢

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泉府掌以市
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愚按采府一官尤為
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
皆以利民非謀利也

管子○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饑費子者湯以莊山之金
鑄幣而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救之珠玉為上幣黃金

為中幣乃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重為母輕為子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大曰室貨內外皆有邪內邪曰好外邪曰內以勸農墾不足百姓蒙利焉

秦並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錢曰半兩為下幣漢與令民鑄英錢高后竹八銖錢其后竹五分錢文帝時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後又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鑄錢之情非般難為巧則不可得贏今令細民入操造幣之勢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勢不止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后卒叛逐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賈山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后漢禁鑄錢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耶其質令不得磨取鎔為元狩中議造銀鈔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龍直三千馬直五百龜直三百於是天下大比無慮皆鑄金錢矣公卿請令京師鑄官所以赤銅為郭曰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於是爵令上林三官鑄錢諸郡國所鑄錢皆廢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

王莽亂后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光武建武中始行五銖錢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為首樣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

阿枉百姓悅服

南宋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繩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錢萬商旅不行

南齊高帝時孔顗上書言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契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廢法不能禁者由上銘錢惜銅愛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洽得貨之宜也屢更不便

後漢永安中鑄錢都督長史高謹之上表求鑄三銖錢曰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漢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而亦為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隨時而變

唐高宗入長安民間行經環錢八九萬緡滿半斛乃鑄開元通寶錢其文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詢初進樣曰文德

皇后搯一甲跡故錢上有搯文積十錢重一兩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開元通寶計二銖半似此五銖錢較輕而云得中者古今銖法不同也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制

玄宗開元中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貨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私舊監崔沔等以為若許私鑄人必競為漸忘本業今若稅銅新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備則私錢無利而自息矣刻秩諸禁銅曰殺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費故善為國者微多則作法收之使少錢重則作法布之使輕于是詔禁惡錢出銅

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憲宗時復禁銅器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号元寶為文

愚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于劉宋孝建若太宗淳化元寶乃手親書作真行草二體則視錢一事六部重矣

宋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歲課至五十四千九萬貫大抵國計仰給于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禁故銅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繼煩而民不至甚困熙寧中王安石始罷銅

禁邊關海船不復說錢之出中國錢日少而西北三邊虜皆山積張方平曰錢本中國貨寶乃與四夷並用而其後胡寅亦言錢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他國歸於重失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下給矣神宗以問沈括對曰泄之苑中聽其私物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餼羊有用之物使錢既難得故帛益賤謂之錢荒

國朝自高帝未即位時已創大中通寶後設寶元局洪武六年禁私鑄成祖而後皆有年号通寶休那蓋制輕重通均萬曆間頒降式錢行各省直一體鼓鑄給散行使阻撓及私鑄罪

各有產補獲有賞宜課等稅則盡數收錢重則銀錢中半大倉給付商價銀錢無之上下均利然民溺于習尚有不行之虞

儲臣言今私鑄盛行雜以鉛錫而錢法壞常如宋之嚴立銅禁俾民得以錢贖罪有貨銅者官以添錄收之使悉歸於官則官之鼓鑄者資多而易辦輪郭端正端好精美積十錢必重一兩森民害于無資又患無利自不為矣然且賞資條給行于上課程拆色行于下而民間惡錢送官倒換偽種不存錢乃可行也否則家有而戶用一旦奪之不駭且怨乎昔劉秩

欲禁銅孔顛謂盜鑄由公錢之輕皆有見也

漢今即鑄五銖錢吏民生盜鑄者衆乃罷郡國之鑄專其事於上林三官而盜鑄遂渺曾時自寶元局而外造鑄者惟南京之寶慶局今各省皆得鑄以故私治尤多然漢第五倫一嘗鑄錢緣耳銀長安市而市通無姦巧今京局有部屬外鑄有司僚各市月徵巡而偽錢不准公行閭閻且線而為百司傳入焉則亦不奉添之過也

錢者泉也欲其行之不滯苟行於下而不行於上是上壅也行於此而不行於彼是下淤也其弊由于會更之利於錢而奸

商之居其奇也夫今上年號通寶乃正沙也前代雜錢乃支流也支流及行於四方而正派却格于都門多積者減價輕售收貯者謀言鼓衆非屬其禁則利權在市井不在朝廷矣人主之計與商賈異假如費萬金以鑄百萬則民間已有二百萬之用而人主之固無損濟矣何必費一得二乃稱利耶

人主出符符能使周姓王異姓侯於公幣未有損也若夫今日與人千金烏明日與人萬金烏則大倉且告匱矣是何取富取貴之權難易頻懸也有其權而不用故無權等耳漢文賜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吳漢擅鑄山之利而輒能稱

朱翼

見

其彼竊權者猶能然況天子自根其權哉誠於產銅之虞贖罪收銅產煤之虞贖罪收煤附之官每資以驛遞銅且無脛而走天府矣又於營軍九萬人內抽一二十人增匠役之數蓋京城鍛金刺綉並技力作之徒誰非營軍豈妨訓練此皆取富之大權也語曰施恩當自無告始行法令當自貴近始欲法之必行在乎貴近加之意耳

財猶之水也賦入而藏府猶而露濡而江河大也至於錢法之設六猶指楮之潤然謂非權宜之術不可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論財會亦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

數萬千緡蓋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益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制祿既以田制賦以谷粟布帛所以泉之權輕至漢謂金銅龜山年權作此以通有無均多少而已武帝因用不足立告鑄之法以括賣天下錢帛方重是後屢更惟漢之五銖唐之開元最得其宜蓋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太輕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皆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久行自太宗以張昉賁為江南轉運使開元錢其精俱不及前代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

者惟歸公上利之大者如周如秦如五銖如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倫鑄時軍用不足劉已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旬月間府庫充實唐肅宗時因用不足幣重貨輕第五琦請鑄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曼貝為幣此是錢之虛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龜城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權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之制交子行之于蜀則可于他利害大異不同

漢中故用貝鄰封以瓦礫視之奸商取于閭境由沅江梓桐等處運漢官司無所訖關貝益多而價益不平訟者亦欲其鑄錢以代貝蓋以羅平等處原饒於銅也
經曰古者室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帛大吳氏作金尊盧氏之幣軒轅氏作布刀之法禹鑄歷山湯鑄莊山法圖西方輕重以銖從來久矣

鈔法

周礼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貨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書契謂官貨于民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驛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宋真宗朝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貲稍衆不能償所負爭訟

數起寇賊守蜀乞廢交子會城去而薛田代之詔曰與張君谷度其利害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東萊言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為託之于官所以可行則張詠所設法乃民所自願亦行之于用鐵錢之蜀以為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可致姑以為一時救弊之权耳

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高宗紹興初因婺州之地屯駐有司請格辦合用錢而舟楫不

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遣見錢關子付婺州召客入中執

關赴權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于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三十年戶部錢端礼被旨造會子椿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五潘曰宋朝交子錢引關子關會：子其實一也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始直以紙為錢矣

寧宗嘉定間臣僚言三界會子數目滋多稱提無策詔封椿庫

撥金銀貨物湊成二千万添貼官局收換舊會以舊會一換新會一而稱提新會最嚴苛政出矣

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止廣造楮幣而貨遂溢而不行必欲立鈔法須使錢為之本引至錢引出錢入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彼元不知所以利愈廣而鈔愈不行也

戴埴曰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其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其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是也

國家設寶鈔提舉司以造鈔申偽造之律嚴不售之法而又論
功行辟擬以為準

聖祖造鈔不成夢有啟者曰必得文士心肝乃可高后請以士
子落卷為質遂成今京官俸多以鈔准卑官俸少給銀米

林

百

鹽政

禹貢青州貢鹽絳山鹽政根源也水潤下而作鹹故出於海出
於井出於池又有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於才后者惟其無
虞不有故其為利也博惟其無日可無故其為用也廣此後
世有國者于常賦外首以此為富國之資焉

周礼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利
地之鹽苦取之與玄酒明水意同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治四
海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散鹽為虎形以共食昭示服猛
也又副之散鹽致遠物以懷諸侯也王之膳羞共其飴鹽風
其水而成者產於土味其

其

百

牛

丘濬曰周時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
土之所生產民之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固未嘗立官以禁
之設法以欽之也

齊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莒薪煮海水為
鹽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
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糴之民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無
鹽則腹守圉之國用鹽強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

馬瑞臨曰周礼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
所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矣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
鈇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女所食論鈇則雖一鈇一刀
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
出二孔者其兵不誡三孔者不可以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
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
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子則喜奪則怨先王知其
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管子
之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耳晏子言民參

其力

其力

其力

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麻守之澤之萑蒲
舟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析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閭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鈇無度則民
困甚矣

漢高祖省賦鹽鈇無禁故貨殖傳所載烏氏之徒皆以塩鈇起
家富埒王者至如吳王濞煮東海為鹽而國用饒之遂至逆
亂故班固贊云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于是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頽義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以致富展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故私鑄鈇
器煮鹽者鈇左趾於是因桑弘羊請置鹽鈇官數十布在郡
國董仲舒謂漢承秦法鹽鈇之利二十倍于古者以此

昭帝始元中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對應
罷鹽鈇權均官御史大夫桑弘羊曰布衣有胸即人君有異
王專山澤之饒以資強暴奸形成矣文學曰庶人藏于家諸
侯藏於國天子藏于海內三家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治故
權利源者不在山海在朝廷建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

其力

其力

其力

卿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
強不賦百姓軍師以贍今鹽鈇之利所以倍百姓之急秦軍旅
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之純有盆于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大
景時無鹽鈇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
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其後秦日
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

愚按西漢食貨志則當時鹽權實未嘗罷雖元帝時嘗罷鹽鈇
官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即鹽法寬急不同而其禁其權卒
与古今相為始終

東漢明帝時官自鬻鹽後尚書張林之言也議者以為失休

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甄琛表稱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勰以為聖人欽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十一之儲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也宜如舊卒從琛議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

錢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變法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及后劉晏為鹽鐵使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

知責晏之始至也

鹽利歲統四十萬緡大曆末乃六百餘萬

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闡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馬端臨曰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為國者權利日至其初也奪電戶之利而細民之食鹽者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及虧于商稅于是立為煮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

唐穆宗時張平叔請官自糴鹽韓愈上言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兩濟今令人吏坐

舖自糴恐失官利非得見錢必不敢售貧者無從得鹽若今

人吏室至戶到而糴必索百姓供應騷擾尤甚韋履厚六曰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事必不行事逐寢表黃曰當時江南亦配鹽于民而徵米後鹽竟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守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歛如一轍異哉

宋初鹽筴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廢以佐一路之費自雍熙以後太宗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二種端拱中太

宗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愚按立鹽曰此後世召商中納之始蓋以折中糧章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情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稱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

林嗣曰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軍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空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宋朝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十二路為池二鹽十場二十二

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西稅之外莫大於鹽利而海境解鹽最資國用

宋朝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其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味優而直賤所以邊商多販二國鹽故朝廷專置使以領之而措置關防為密兩浙之鹽自蔡京秉政費轉輸倉之法使商賈入納于官自此始為鈔法請鈔于京師商賈運于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月各隨所通之地遠近以為差又鹽法數十日以變至鈔不可用所以折閱甚多解鹽之變緣徽宗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為外水來雜不復成鹽遂失

朱真

百

牛

課利后大興工開出外水漸可渡而社已屋矣河北一路唐以來為藩鎮所扼宋因之所以無禁權自章惇為相權河北說者謂河北鹽自五代時均之稅戶而通商矣于厚復行權法此權之又權者也此所以犯者多而盜愈滋矣嗚呼安得如陳執中當弼歐陽修者而與之論弛禁寬民之法也我國初置轉運司提舉司准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芦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司海北靈州西河津縣皆所謂產鹽處也莫有灶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為則边利也令商自為辦

朱真

百

牛

而國不開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杆園強國則國利也蓋洪武間鹽引所輸銀八分耳永樂間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而司關給無留行商人且輸粟多受鹽券交於左筐盈于右至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羊商利諸私鬬阻亂者論死至若也灶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二貫五百文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攬利權至周也正統中設常股存積之法以七分為常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關中越次收支是居傾周利非體也後葉其議一引折銀四錢不輸粟而輸銀不之塞下

而之雖司非旦边之計矣弘正間勲戚恩賜皆予以餘鹽客其夾帶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餘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大非法矣自商人守支而換次待給至數十年之久率多困苦老死自設提催而場蕩歸其并兼灶丁類于家傭率多逃亡自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又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本至二兩矣費重而價湧故競趨私鹽而正課益滯自鈔法不行官中無以收餘鹽灶丁益困不得不售餘鹽為私鹽矣富灶營為提催以害灶丁富商夾帶餘鹽每包報重至八九百

升以妨衆商皆由富灶之結場官而富商之結所官互為援也。改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貪灶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故鹽禁愈嚴而富室之利愈大廢農聚徒挾兵負弩抗官奴掠必貽大患非止阻壞鹽法而已。

霍韜曰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若禁之不賣既無所消而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亦為不給

朱翼

百字

牛

私販之弊縱之則商病禁之則民病然鹽課條例凡各灶丁將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是猶耕民納賦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蓋國初灶丁辦鹽既給攤場鹽鉄又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而又官買其餘鹽且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灶丁既得實利則賣私鹽錢之可也。然止論見獲不許供板嚴中實寬矣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廢禁其私賣是逼之餓以死也。此法之所以不行也。

正統二年令曰灶丁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餘鹽則為官物候商

人米場給鹽之時灶丁煎辦不前則所商官賣是灶得餘鹽之利而可以禁其私賣各商與守候之待亦樂輸工本此兩便也。但彼時官實無米故貪灶先為稱貸而餘鹽之利盡歸富室也。為今之計須更令曰凡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每引限二百五斤正鹽納邊銀二斗五升餘鹽納邊銀二斗糖與灶戶價賣猶愈于灶私賣而商亦帶也必邊漕兩中丞與吏部堂官嚴行約束而法始飭耳。

鹽法與屯田實為表裡國初令商人輸粟詣邊換引故召民墾土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築墩堡可減漕運寬東南也可使

朱翼

百字

牛

漕漕代金湯限虜騎也可省募戍停勾補也。含粟而輸銀是使戰士枵腹以需貴糴而貪夫債帥得輕齊也。

愚按宋熙寧始召商中納唐第五琦募商給引國初訪而行之然則晏承琦之後止以淮鹽便足富民因朝鹽官恭布為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國計何憂不足哉。蓋漢時官給牢盆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緝盜賊之禍采之轉漕也置倉于真楚泗諸州聽以回船載鹽給与脚直故其時鹽得轉搬而又以舒漕平之固今奉行失此二法之意耳。

管子計口筭賦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計口而授鹽焉國初淮課七十萬引霍
繇言其少後漸增至一百四十萬有奇以舊制實邊儲以增課
入鉅而鮮內帑後復加以工部鹽三十五萬引亦以餘鹽付
之民食用有限而鹽始滯而價始損而商始虧而邊計始誑
矣然且以劣官補運司日暮途窮商安得不重困也

馮應京曰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速掣內商慣居積叔子母又利
在少掣邊商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內商乘其急抑勒減直
利歸豪家而邊商日益困矣又曰閩廣并池長芦山東之鹽

價廉而課充惟淮鹽困于守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獎
多無足異者

許文穆公曰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
要在於恤灶通商故不專於私販之禁而在於處置餘鹽也
今奏討占窩二獎已革而引得撥通買補則守支之苦亦甦
又脩復舊額量收本色則折納之獎亦云獨矣但大商中鹽
引原納銀八分永興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三錢五
分或四錢二分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為五錢不啻數倍
矣既齋引以來宜取償于官而今買補餘鹽既自買之又令

納價於官如正鹽之數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販濟
之例其實數倍則商病矣灶辦課鹽原給米一石弘治後止
給賑濟銀五分而又侵漁于官吏剝削於提催灘場為海潮
衝沒草場為豪強併兼而灶病矣至餘鹽一節正統間將完
剩糴米收買此以官收之也今無羨米矣弘治間令守支商
收買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今又恐其影射為奸矣夫淮
鹽七十二萬引餘鹽至三百萬餘引官不能收商不能買必
歸之于私販矣故明令各商正鹽一引附餘鹽三引照票掣
放不必盡納正鹽包中再溢數者方以私鹽論則餘鹽有所

消而商灶並利矣或增引以歸其利於邊亦為一說第增引
則利在邊附鹽則利歸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一賤而
邊商困去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一貴而內商困至于邊之
開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芦便邊商一身三方支
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直則邊商益困
矣

霍文敏公曰淮鹽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掣掣餘鹽每二百斤
作為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
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免適中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稅勢

買高復取利銀二錢矣边上科罰三四錢勸借米麦二錢正
 盜焉得不貴正盜湧貴則私盜盛行私盜愈行正盜愈滯
 其所也故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定
 鈔一貫值錢十文額鹽餘鹽每引各給灶丁工本鈔二貫五
 百文使得為實利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賣即度錢勿贖
 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也蓋
 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
 流行邊儲自實矣糧賤許納本色糧賣許納折色勿得久淹
 漕運鹽課提督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行之數年即
 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兵開墾邊地勸課農畝地愈
 開邊防愈固百世之利也若夫正鹽不疏私鹽盛行官兵通
 獲近與寧日頑民挾刃旅而拒之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
 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官兵不敢近十場之
 民十五以上俱集武勇死慢頑狼死刑不忌禍累所極遂有
 不可言者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播事夏旱而池利旱
 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
 既難遷集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為之則患其解矣當祖

宗法一志定之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於全晉閩洛梁鄧
 之間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雨決池防池水
 肆溢鹽不結果當事者謂國計不可缺始為浼灑之術蓋以
 人力勝天時也然而硝與鹽清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有商
 者出為乘間營私沙礫雜和故色愈變味愈惡淮芦花馬之
 鹽私販紛至于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
 又從而代之欵散以聚其值為此不獨商困而民亦困矣論
 者謂宜採取及期則所獲不可勝用又採擇必精無雜硝石
 則壅滯者自行流布者自廢矣

萬曆丙午按臣余懋衡條設鹽法五事一曰監商之開墾宜廢
 免起科也二曰奸商之賄買當禁嚴倉糧也三曰派中之定
 例當融時豐歉也四曰兩淮之浮引宜革疏正引也五曰淮
 浙之私鹽當禁嚴捕緝也

坑冶

禹貢青州貢鉛揚州荊州貢金三品揚州貢鉄銀鏤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周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土色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管子曰今鉄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行服運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者天下無有

漢武帝從盜鉄丞孔僅東郊咸陽言置鉄官凡四十郡不出

朱纂

百廿八

午

鉄者置小鉄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鉄器者鉄石趾沒入其器物後文學請罷鉄官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鉄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谷熟寶路闢則百姓賄而人用給則富國而札行于是丞相田千秋請罷鉄官

計口食鹽則鹽日以銷然生之有數取用無已若鉄之有用則成一器而或終身用之不然尔或致歲月之久非鹽之可比也吉利之徒遇以鉄並鹽而言至其設官也亦並以塩鉄為名何哉

漢時人主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金雖燕王劉

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至其所蓄無論天子即如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万斤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万斤量卑鄒瑒金亦數万斤則金莫多于漢矣乃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征歛吏未嘗言之至如漢武帝置鉄官且偏于天下獨未有犯金之禁又如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氏鄭宛孔氏魯邠氏咸稱最富然皆言其擅鉄冶之利而藏金之事則置弗言規其上下之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焉

朱纂

百廿九

午

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白登山有銀鑛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唐凡金銀鉄錫之冶一百八十六太宗貞觀初侍御史叔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万緡帝曰朕之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

不肖而專言稅民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乃然万紀宣宗時增河漢戍兵裴休請優塩鉄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鉄山七銅冶二十七鉛山一

宋金銀銅鉄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設場或務置吏主之役

時有增罷而水銀硃砂亦各建場焉

後魏時採長安驪山銀鑛二石得銀七兩採白登山銀鑛捌石
而得銀七兩其不可常如此故設場務置官吏歲課不足有
司必責主者取盈而坑冶遂為民害矣然宋太祖減桂楊監
歲輸則曰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民之利太宗定州諸山出
銀鑛有司請置官張齊賢謂山澤之利宜歸王者太宗曰
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而仁英每下赦書蠲廢治之歲課則
遺利于民者亦多矣其後子孫至於淘採者相保甲收金官
減磨勘而戶工二部皆有籍鈎考遂以採鑛為一大事嗚呼

其失祖宗之意甚矣

萬曆間殿門穴營繕費大上不忍加賦于農乃議開採權稅璫
鉛紛出市檮梃之指開礦而絕斷地脉故保盧舍全圮墓者
傾家貽之甚有誣富家以竊礦責里胥以包砂有司謂停銀
雖仇家睚眦以逞宣歙之間尤劇得即守梁公均派于二種
包砂之苦不致偏累民至今德之

按丘濬言先王有粟米布縷之征而無金銀銅之征夫銀縷與
金三品非征即貢之自下而不賦之于上耳金銀銅鉄其
形一定採之輒竭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

循歷至於今日又加少焉我國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
之一二曩時嘗于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內臣守之
憲臣督之然不無如宋人所云得不償費者今則多行革罷
而均其課于民賦之中矣廬州等處山場雖開而猶不無滲
漏之微利謂宜築塞柵盤俾其不至散聚爭奪以貽一方之
害可也

高皇帝因衛軍言河西陝西產礦諸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
為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為務罷之

焦竑曰八政之疇率先食貨三品之貢不廢鑛金今者殆若垂

橐庾如懸釜水衡傍徨少府鄭重委至寶于泥沙開官止之
秘美未見其得也今日之流布即昔日之採取故州人之戕
列於周官可行于古亦可行于今矣

愚按礦為利藪民馳如鶩而上又悔之勢在必爭害一惡少聚
徒尤易倡亂害二里胥乾沒會墨浸漬得不償失害三故處
州義烏之江五臺繁峙之亂不可不鑒也

洪武間近臣言山東銀場可興上曰汝知銀場之利我知其弊
昔人採茶種桑民獲其利近臣又言理財以紓民用上曰人
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奪民之養而陰奪其利

採珠

高貢淮夷貢蠙珠周禮澤廣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以時入于王府鄭氏註謂皮角珠貝也

漢景帝時禁採黃金珠玉元帝時貢禹請罷採珠之官東漢時蛋人猶採珠販貨乘後劉鋹于海門鎮募能採珠者二千入號媚川都宋太祖時廢之未几復置更太平興國中貢珠七百斤七年貢五十斤位寸者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當商沒珠

國朝一統志曰廣東廉州府郡無耕稼所資珠璣景泰中遣內

朱翼

百世王

牛

臣性溫廉平江等珠地採取弘治中命採于廉州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得珠一萬八十兩有奇嘉靖初築珠池太監不許于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四年司徒秦金請止珠八年納張璉胡世寧言罷中官發銀買于商隆慶間命守臣採後按臣張守納請罷之萬曆庚寅檄制劉繼文嚴禁開告許之門商大稱厲已亥歲遣內侍李敬來傳以採搜船戶于窮簷奮信牙於市僧民苦不可言矣

汪鉉疏曰國家于珠池不過防民爭奪然採無常期取無定數非以為利也若使之橫行海島荒棄生業地方之患誠為可痛

權鑿

愚按權鑿史無所見惟唐于晉州置平陽院以收鑿利開成中度支奏罷之以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初務置官吏宋太祖初禁鑿為契丹北漢設也建隆時命晉州制置鑿務有護戶黃造入官市許商人輸金帛綵綿茶及鑄錢官以磬償凡歲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磬直商客以陳器入博有利豪商無資恒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天聖以後所民自煮官至場售之私售磬禁如私售茶法然縣官後有權鑿之名安無利嘉祐中乃罷入芻粟後令

朱翼

百世王

牛

入鑄錢自是商賈不得專利矣

權酷

愚按周礼酒正一官无一語示酒禁而且堂正之属民司徒之陽礼卿大夫之賓與族師之因祭酺而行献酬无不飲酒者何也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属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礼二則曰礼无待于禁也至于漢氏冬官之属則幾酒謹酒司饒市官之属則禁遊飲于市者盖不如是則群鷺以乱市肆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滋繁矣漢初猶有古意蕭相定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群飲也文帝以酒醪廢穀而下詔景帝以憂旱而禁酺

朱翼

百中

于

應氏之也至武帝初權酒酺則禁其飲于下而私其利于上矣昭帝雖罷權酺然令民自度賣酒所得利而輸其租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亦未免規酒利矣若文帝之賜民酺三日賜天下大酺宣帝之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又示之以為非常之恩也故先正之言曰以礼導民而為禁則周人黨飲人不以為私禁酒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則漢之權酺人不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為恩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中以廩食方絀乃禁京城酺酒德宗建中初罷酒稅三年禁人酺酒官自置店收酺利以助軍費

宗元和間罷京師酺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置楊州等八道州縣置權地務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无禁及真宗詔曰權酺之法素有定規自今中外不得濫議增課然諸郡有酺坊紹聖中翟思請諸郡酺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丘濬曰谷麥一類農耕以為食官既稅之賈糶于農以為酒官又稅之至於麴醋亦未与麥之所為官又取之是一物而三四稅也嗚呼此皆末世之事耳我國朝不立酒麴務惟權其

朱翼

百中

刊

課稅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凡唐宋以來苛政酷歛一切筆之矣

梁時高昌國遣使獻蒲桃酒杰公辨其為誇林元半八風谷所凍者魏賈珣以鳧觥觴三十斛上莊帝

宋時有酒稅常令重臣出監之我國朝以酒為禁不復設矣太祖高皇帝禁江南无得種秫恐其妨稻也

蜀先主禁釀釀具欲加罪適見男女行簡雅因曰是欲行法先主問何從知之雍曰有其具矣先主大笑而原釀具者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勃者曰齊物論

王孝伯言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可稱名士

李元忠以太常多酒自中書令求為太常卿阮籍聞步兵尉中
貯酒三百石乃求為步兵校尉君姚襲之受酒泉太守侯爽
孔顗醉日多而醒時判決不羣眾曰孔公二十九日醉勝人二
十九日醒何承裕為縣令召豪吏同飲吏挾醉白私事承裕
曰此見罔也杖之杖訖復召子飲沈文季為吳興守飲至五
斗妻王氏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不廢事

崔岐石一醉八日阮步兵醉數十日劉玄石從中山沽酒醉千
日其家飲矣之越千日酒家為破棺玄石方醒起坐

朱翼

楊雄手不離杯太玄乃就張顗之字李白之文皆於醉後會神

焦革有酒請李淳風謂為酒家南董白居易作酒功讚自號

醉吟先生皇甫嵩以酒史自任謂醒者為狂花睡者為病葉

阮步兵藉顧中書常以酒飲避禍裴晉公白崇天劉夢得

飲不言人問事李仲容飲後不言勢利

漢高不見儒生卿食其曰我高陽酒徒也得見因說下齊唐太

宗時馬周初入京有數公子飲不顧周市斗酒濯足眾異

之竟為太宗所知

東坡初不能飲後可至三焦葉自言醉後乘興作夢覺酒氣拂

拂從十指出

徐君房曰年隨情少酒因境多崔宗之与李白酒飲亦石飲如
玉樹臨風

鄭公慈以簪刺連令典柄通輪囷如象鼻傳吸之名想爾林

東方朔醉入殿小遺勃不敬坐免君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武帝

遣燕巴求得之方朔請視之一飲而盡帝欲殺朔曰殺朔

若死此為不驗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陸選為尚書時方禁酒選既醉校尉趙達問曹事選曰中丞人

連白上怒鮮于甫曰酒清聖濁賢醉也

朱翼

張安道与刘潜李冠石曼卿飲不言盡數但言當飲凡日一日

刘过石酒竭置醋其中明日酒醋俱尽

寶儀与梁灝胡旦會飲于趙昌言樞密第夜半方歸金吾吏候

馬首声唱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陽城為諫計俸入辦米鹽外餘送酒家无番也

父子醉嘔門生欲諫止之置豕腸示艾謂太一臘矣父子笑曰

唐三臘尚可活况四臘乎

檀長卿醉後作沐猴弄典狗聞為樂刘公榮飲酒与豕同飲

張季眉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新知錄曰酒之流禍聖人之所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于此或名為太和湯或名為忘憂飲或稱為飲伯或稱為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此其意豈在酒也

王丞相戒子勿飲曰若不視天布乎歲之筭中久而不壞一漉酒則就朽人何堪此子對曰大人亦觀之魚肉乎越宿壞矣看糟中久而不腐人亦何類也

袁中郎醉鄉詞笑引曰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尚清淨無為而化成周公作酒誥流言幾禍身宣王不得已乃為述酒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自王者起必世而

宋

卷八

後仁何用道以施齊以刑但當引酒為河累題為城日月西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醉醒死予不知死生予不知生滅殺知巧鬼何愁不太平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子日中山也蒲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郢南也桑落陝右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與實而核如五六升鉢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重霄謂二鳥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熱可供二十客名青田壺

江旭奇曰予生平不善飲更不善醉每飲輒醉每醉輒病室人

之職不異伯倫乃示珍者謂予心熱而胃軟也病便愈來不可棄已不覺表兄余中宇公所著說願記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什酒容飲酒不盡者輒斬美人王導素不能飲輒

自勉強至于沈醉王敦故不飲以規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導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包孝肅請司馬溫公王介甫同賞牡丹包公時號清嚴舉酒以勸溫公素不飲

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李承之常謂介甫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乃知二王心冷胃

宋

卷九

硬更不可棄故當品飲介逆洗醢卜書卜夜者上也次則持屈爵惜終飲者至若夜夜之飲十日之飲抑過矣尤嗜于色莊而肆俗者朱子曰酒以為人合飲故不為限量但以醉為節卿人飲酒校者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飲酒全要照管人情所謂慮以下人是也楊誠齋品酒以和者為金盤露幼者為樹花雨每宴樹花雨甚于金盤露品飲正不其然與其中立不倚不若和而不流也顧席以偶合和之為難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德彞傳食五侯間各得歡心競致奇酒乃合以為籍世稱五侯爵以為異味予謂佳酒常以侯

榷茶

唐德宗建中初趙贊議稅茶及出奉天迺倖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中是張滂請復稅茶凡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賦稅不辦以此錢代之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然王鉷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稅茶錢代水旱田租是也

愚按文宗時歲僅得茶錢四十萬餘利尚微至穆宗時王播增

朱真

百四十

牛

稅而又置使以榷之李珣嘗切諫矣文宗時王涯令狐楚徙民茶樹焚積加償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若崔珙之操地錢于悰之剩茶錢公稅愈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夫茶植于民與山澤自然之利不同乃縣征之而又增數峻法一至于此矣蓋陸羽乃文宗時人著茶經茶原茶法茶具甚備故天下益知茶味耳陳眉公著茶韻首執

宋制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之榷務需之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而建州茶名有十二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簾骨主骨山挺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二十六名散茶有一一名天下茶皆有禁惟川陝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止齋陳氏曰乾德中東南六路閩浙歸賊方餘尚未平太祖榷茶法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為禁地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紊亂國法望嚴禁之自後或官賣以安州縣或沿邊入中糧草筭請以省饋運或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筭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五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近邊備蓋初西北宿

朱真

百五十一

牛

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支商賈而虛估加槩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一槩無過李諮林特二法總之以抑茶商及邊民耳

宋建隆間令民種茶者領本錢于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數歲及歲費者有罪天聖間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与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三十有五官不復給但徒令商人輸息錢二十有二謂之貼射景佑以後西邊事興募商人入中粟麥竹木于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

寬商也

就沿江植務自請射茶所入直十五六十至二十千即給券
百千謂之加權邊商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粥于
茶商百千總得二千餘緡謂之實錢輩下坐價逐專苦當交引以
射利謂之引舖積至引多而茶錢不能償嘉佑時韓琦富弼
力主弛禁之說園戶之種茶者官取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
收征筭而盡罷禁權自此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
復權之一錢以上皆歸京師愚按韓琦欲取租於茶園而寬
禁於茶商刻卹歐陽脩又謂摘山之苦良民代冒法者受罪
其後唯臘茶禁如旧餘茶肆行陳止齊謂是韓琦相業以其

丘濬言後世以茶易馬始見於熙寧愚按唐世回紇入貢已
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中國得馬北虜得茶
豈不成兩利哉然當時刻摯言蜀地推茶之害有迹以免者
而其害猶及隣伍則所不利者獨在蜀矣

我明朝產茶之地江南最多皆無權法獨于四川置茶馬司一
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閬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
每年遣行人齎榜于行茶地方俾民知禁又于西蕃入貢為
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私奉為市馬

故也夫以中國有餘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貶茶于民然
因以為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宋呂陶
嘗言之川蜀茶園乃百姓已物今解鹽晉鑿市体不同乞下
本路体量更改嗟乎陶之言豈獨可為宋告而已哉

西戎土蕃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蜀茶自唐
王播始權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博馬又置
茶場于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逮災以後
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則在成都買川馬一則在興元
買秦馬元權成都茶于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

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
議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
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
馬雖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商旅
漏於關隘而茶船過於江河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
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于商人矣計莫若禁私茶而
官為市也

建州北苑之茶知鑒于宋仁宗蔡君謨所謂龍圖上品是也因
家以來根株敗絕而土人猶貢茶不歛州守郭子章言之盛

司罷其役

武夷接筍之茶品在建州上今建州市之以獻矣吳之虎丘天池又出武夷上湖州之天目似武夷而六州之茶六似天目蜀與良茗惟霧中稱良然不逮六州至于嘉州之凌雲山九峯中茶色似虎丘味逼武夷而乏綠含黃青黴性列伯仲天目六安何茶經之未載也

茶經云杭州下蘇州又下建州未詳今三州名甲字內寧常竟陵時山川清淑之氣尚未滋為茶耶后魏教稼始不過秦晉間乃今三吳貢白蔡供上膳先蠶敬民奉亦未及南陽今雲

朱異

古中

牛

中閭中佐北郊供純服陸羽之經固亦領其時耳

地利有興廢之時而人事因之愚居新安尚未以茶名至傳大方在松蘿山中製茶鼎爐火候極其精工而松蘿之名遂聞天下乃松蘿地如掌所產無兌安得不以他潤乃其真者色如梨熟香如豆蔻飲如嚼雪種愈佳則色愈白經宿無茶痕固足美也秋露白更輕清但香太惡人雖久貯非當家不能藏耳

陶石甞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袁中即曰龍井六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盡出天池殊不尔大約龍井頭茶雖

香尚作州氣天池作豆氣虎丘作花氣惟芥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近日嶺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虎丘之下石甞曰松蘿之佳在王詩中之杜也虎丘之佳在質詩中之李也劣杜優李六不得今長安市中獨甲松蘿以其有氣有味又有色也

夏茂卿曰月圓百片消磨文字五千或調鶴听鶯散髮卧羲皇則檜雨松風一甌春雪所當亟賞故斷崖缺石之上木秀雲腴往于此吸靈芽漱紅玉淪氣滌慮共作高齋清話自晉唐而下紛々和茗之會各立勝場品列淄澠判若南董者實

朱異

古中

牛

難其人語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蓋此君而目嚴冷而且以為水厄且以為乳妖則請蔡參先生無作此事

玉泉寺山洞有茗草能還童振枯使人壽僧中乎制仙人掌茶覺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唐東都僧百三十歲矣宣宗問脈何藥僧言惟善茶可至百碗周韶與蔡君闕茶蔡每屈蔡與蘇木翁關極少劣以天台竹瀝水勝之孫可之六有茗戰錢仲文有茶會和魯公擬有湯社

李存傳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始則魚目散布微々有聲中則

四際泉湧紫、若貫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此謂老湯三沸之法

茗種野中上園中水陽岸上阴岸次採則天雨不可有雲不可惟晴明則佳水則山上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江次井水下陸羽嘗茶揚粹仲謂其為癖其品茶有如胡人癖者感縮然其牛臆者廣檐然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飈出水者涵澹然此之精腴者也有如竹籊者簾篴然如霜荷者萎萃然此茶之瘠老者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新庖炭非火也飛滿瓊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銀撚迂非煮

也夏與冬廢非飲也膩胃腥既非肥也

蘇廋作仙茗傳載作湯十六法以老嫩言者凡三品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品標言者共五品陶谷謂湯者茶之司命是也

唐子西云茶不問園錢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陸處士辨下半是南零水蔡居謨辨是能仁石岩白茶

李德裕得天柱茶茶沃于肉食內詰旦俱化為水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薜荔如鏡再發如旗

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取小龍團之精者為密雲龍宣仁太后因貴近丐賜尤繁惡之

茗附于水天泉以雪花為佳而暴雨者怒氣也地泉以石髓為佳而流遠者力竭也惠山有錫故其泉井石水不如錫隨春雪不如冬雪者五谷之精也冬雪六天六生水也

大小龍茶始于丁晉公而成于蔡君謨歐陽公聞其進獻驚曰君謨士人何作此事

吳寧野曰採茗第一清義宜高僧素士運輸乃既阨于射利更復阨于抽情封甲標乙全非本體令人呀山灵之有異若之受辱于茲為甚故以天見涵龍井以天池涵虎丘而以若翁君卷之形似涵松蘿夫龍井虎丘製時不費工力羅吟烹時

尚事泡洗松蘿工在製時烹則竟可就湯大方既蓄其徒若于徵取多失故執云

陳眉公曰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是名施茶

溫公謂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坡仙云茶與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

溫公謂然

在御說順言李季卿宣慰江南開陸羽善茶召之羽野服單屨而入恭畢奉大脫酒卿命奴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羽媿之更著毀茶論

山澤

周礼委人掌欽野之賦欽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蕃聚之物後世疏果竹木芟薪有稅其原蓋出於此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各自為私奉養少府掌木領於天下之經費後付水衡其屬有海丞果丞至文帝乃地之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之蕭望之言有家東萊者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錄之事無汲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後漢和帝永光中凡三下令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浦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又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贖元勿收其稅南海舊獻龍眼荔枝多覆沒詔却之

愚按和帝誅竇憲錄因徙舉寬獄罷鹽鉄之禁前後符瑞八十

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其即省謙降後漢之賢君也唐德宗時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泛趙贊之計也五代時有津渡之筭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

宋祖詔除之太宗詔自一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京市貨賣乃收稅

皇朝于凡天下閼津去廢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輿販竹木柴炭等物支給在京在外之用多取折色然杉木之商征及楠維是為取有于無諸有河舶之廢皆主官以考魚課歲有定額戶部取舟稅以佐軍實郡邑佐貳時有分官以濟戶工二部之不及

愚按今制戶部差官鈔關抽分每貫折銀四厘三毫或三厘七毫北部則九江許墅河西臨清南部則淮之清江浦揚州杭

之北新聞然地有冷熱屬官多營避戶侍余公懋學題請注銓弗果工部差官北則督河而兼抽竹木者通惠河管漕舡而抽木料者清江浦至於專管抽分者杭州之南關荆之沙市南部則蕪湖蕪湖商舟南京上河有部官又有御史抽分竹木御史王傳二公愛商如子為立責牙人甚德之

愚按昭代典則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嘉靖丁巳湖廣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是以四川若于偏重且大木徑五六尺長八九尺非數百年長養

不成即有成者中多空虛如天灌自上灌注而下地灌自下
周湯藝而上人灌濕從中入多生于土官舊處之地砍伐則索
登重價運稅則邀重賞非開山採棧不得轉移非火車龍紋不
可升提先年採辦各商包採勢家員領有司佐貳派夫往棧
實失價值故十餘年乃得竣事是年四川只委州縣正官入
山往將價銀計水親交上官仍加獎賞令其約束夷民不許
梗道截掠署印官照依都圖輪起夫役更番齋冊詣山正官
照冊點名一、實在每一名領米煮飯九名砍削拖拽費放
虛糜之舉始絕副使督催水次即中結牌發運三年告完而
民力且不殫困萬曆開門殿之役湖廣四川各派二萬四千
六百一棍塊銀四百萬貴州派一萬二千九百八十棍塊
計銀一百九萬後減十分之三而浙江廣西南直則協濟貴
州乃部臣獨以為官窮民窮法窮為請

關市

周礼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厘人掌斂市布帛總布質布罰布厘布而入于泉府布者泉也
故布列肆之稅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犯質
劑者之泉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厘布諸貨即舍之稅也
以其流通如泉故曰泉府

司門掌幾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
養死政者之老与其孤蓋冒利而生先王以義治之殉義而
死先王以利養之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之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凡所連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猶發在國曰門在境曰關司關掌察其貨之多寡与其節之
合否以聯門市貨不出關者必偽飾之物司關沒其貨又加
之撻罰焉而凡當通行之貨則以傳節出之傳以書其數節
以驗其物也

愚按孔子之繫易言自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利蓋取諸噬嗑此市之所由起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關之所由起也則聖人之

始為關市非以征故明矣

漢與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踴騰
崇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時
山東水災民多飢乏衣食皆仰給縣官縣官大空而富商大
賈或踴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
更益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賂用而推浮淫釐并之後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異時美輅車賈人鑄錢皆有左
請笑如故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毋得藉名田以便農

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而縣官有鹽鉄絹錢之故用益
饒矣

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幹長安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諸
處皆立五均商市錢府官列四里區謁舍皆有征其下縣然
受敬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住；散居無土者
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服徼
洞雷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岑外酋帥因生
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

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
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其無貴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
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然優于正課焉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散藉江淮富商右族什取其二謂
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泚
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又取僦園納
贖錢及粟麥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取
愚按宋元豐中賣物先入官場以輸解案崇寧中沿汴創增損

柵以牟稅利其他舖床帷磨侵街房廊錢各品項碎不可勝
紀無非創取也陳傅良乃云累朝守為家法州縣不敢創取
何哉

太宗淳化中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消除征
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簡以利細民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崇者有力勝稅權蠲之先是蘇軾
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谷使豐熟之鄉
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歷大貴之
直近歲法令始有云谷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

為聖世病之

王介甫亦借屨之法然布變而為坊郭錢屨布變而為白地錢質布變而為搭罰錢總布變而為係行錢則快謂負水給薪提粥提茶皆有兌行錢以呂嘉問為市場官張欽滋甚內帑出銀為本遣人于岑南諸處市貨以歷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度支同意耳豈周官司市之法哉

大學衍義補曰法不稅五谷者蓋五谷非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皆於關市者官可稅也若五谷則官既入民之租矣而關市又征商賈之稅是一物而再賦

朱翼

之也

百集

牛

愚謂竹木皆土之毛山場皆有二稅亦不得謂之無征筭矣

皇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局設官凡商賈屠市田宅券契

各量有輸諸凡商賈欲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

券是即周札節傳之遺意也至於五谷惟林有稅餘俱免書

籍紙札俱免真王者之政哉

愚按關市之征惟木為重而筭舟次之萬曆間因大工誦用始

差內官加權市僧緣以為姦民猶得抗之易市僧以裨官民

皆側目矣衙猾假勘驗以吾利浮於正稅貨日貴而農併傷

戶部黃公一勝在杭北關權稅去易知單省巡役商舟有違漏止今補稅巡役不許上客船止憑報單抽一件查照而已額盈則悉貸之

洪望湖曰獲之游野關向止出者一分鈔尋輒借一鈔繼則入者亦一鈔尋俱二鈔已復加出者一鈔今入者六三鈔矣一鈔至六鈔安得不困

萬曆間工部疏曰景戶部以邊餉告急臣部稅銀夫戶部所司者錢穀雖竭寰宇所入灌注九邊而寔麓山海之藏梯航而至況軍有定數餉有成額欠者可以查參無者可以預處

朱翼

百集

牛

若臣部將作之費原無準則營建之興又出意外而通計一

歲之入曾不足當戶部十分之一故世廟時大工戶部協濟

至數十萬即近年兩宮鼎建亦協濟三十萬今幾不得比例

以求協濟亦不得不索還以救燃眉也

市厘

周礼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讎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欽賒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其恒賈

朱翼

重刊

年

肆長各長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

相遠也而平正之欽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鈔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愚按國服為息者俾貨者出力服國事以代出息也鄭添曰言以國服事之稅為息如國出綠絮則以綠絮為息貸万泉井出息五百王安石青苗之法倣此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

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李觀曰姦偽惡物若可離亂欺人以取利豈惟愚民見欺使人妨日廢業競趨于偽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晉韓延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商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以為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朱翼

重刊

年

漢武帝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苦惡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鹽鈇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名曰均輸又請開委府于京師各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是以縣官未失實商賈無所牟大利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天子許之一歲之中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昭帝時文學議曰古者賦稅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獲

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且吏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獵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萬人並收則物騰踊物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以待其急輕賈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昔人於均輸之法或言其手賈販同或言其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此其弊易見若平準則似抑末厚本自文學以外罕言之矣

江旭奇曰漢承文景餘業其民先行義而重犯法海內殷富迨建元、朔間桑弘羊筭天下鹽鐵而籠之官以時貴賤名曰

平準

官

平

準吏道雖而賈人進于是元始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亂皆愿罷鹽鐵均輸改司馬遷平準書上逮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商富強之術下及秦漢虛耗之弊其言孝武因征伐而財用侈因財用而刑罰煩極寬之論其大要在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其言民慤則末用足民侈則飢寒生至於卜式助邊而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遷則訛其鄙人牧長抗札萬衆寬言懷公法中私利跨山澤擅官市者是已稅賦竭縣官空乃盡籠天下之利遷則訛千乘尚猶患貧而寬言開利孔以為民罪是已遷既以廊廟若穴任俠攻剽女紅皆為財用

又歷數辱事賤行皆可致富寬即謂世俗壞而競于淫靡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是已其曰不益賦而天下餒要亦群下展轉支吾之術尚謂準之能平乎二子皆述管子今其輕重諸篇大都駕虛翼空隨物生智還謂其顯成霸名而寬則謂其功名懸壘而道不濟摠非王者大公之道也

王莽下詔曰周礼有賸貸樂語有五均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匠巫技藝各自占所為除其本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

唐德宗時宮中取物于市以宦者為官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

朱

官

平

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官市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雙欽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無是數者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又就所產折科租市其預買細絹謂之和買絹

惠按范蜀公東齋記事言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蓋預買細絹

卷九

事九

牛

始此矣他記則以為始于祥符中轉運使李士衡云有此疏
 然是法曰和買者必兩無虧損宋初所謂和買猶是官司預
 給帛錢俾及時輸送仍令優與其直也其後之弊用鹽代錢
 以為贖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則有如袁陟所言者矣價
 輕物重民力浸困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如馬端臨所議者
 矣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為添起賈陌如陳傳良所
 言者矣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其事無名其義無取
 如葉適所奏者矣是為民害實甚也故建中靖國間陳瓘有
 言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預請今復

增創雖名濟之實聚歛之術也近世官闡官府有所須用一
 切取之于下計其直使諸官庫給價其獎雖不至此而領價
 之際展轉伺候吏胥取索有不可言者

愚按青苗則春散秋歛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賤買貴賣有貿易
 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絀絹若無所謂息也然程
 明道時為御史嘗言曹司王廣虛和買絀絹增數扣配率錢
 千緡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則取息
 五分矣此馬氏所謂刻又甚于青苗者也介甫借國服為意
 之禍一至此哉

卷九

百六

牛

均輸之說始于桑弘羊其事備於劉晏史記唐書皆並稱之蓋
 以隸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多設官屬峻立刑法
 為抑勒禁制之舉迫其磨以歲月則國利而民不知此其才
 誠有過人者乃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
 吏廢財勞人而薛向之後又不足以希二子之萬一宜其卒
 無成矣五年之間所收市易息錢并市利錢較之所發內藏
 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者可五十萬緡有奇則求其子本
 相稱且不可得而況其所獲息錢又不足以補商稅之虧也
 然則介甫為法之弊不惟病商抑亦病國矣

帝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何以市為然
 亦惟應一時之需可耳若居積之以富國陋矣況後年奪之以
 害民執至於皇店之貿易不特害民亦辱國甚矣

說順曰唐昭宗時李茂貞請推油以助軍需俄而有司言官油
 不行多為私明稅奪乞禁之使人張延範請禁月明茂貞
 笑而止

貢獻

禹別九州以任土貢于冀州惟曰島夷皮服而已無所謂貢篚者蓋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塲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又安復有貢篚也若餘八州則在王畿之外故於田賦之下有貢篚之制然不過皆以供祀嬪器幣財貨物色之需且亦任其所有焉耳豈若后世窮四海之奉以供一人之私也哉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材貢九曰物貢

貢

愚按古者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國之租稅必以其十之二入於天子而盡其奉上之心於是乎有九貢之制然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則既非無名之需矣而又戕方氏曰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山師川師以山林川澤之物頒于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來遠方四夷之民則曰致方貢致遠物又無非聽其所自至也周之衰或來求金或

來求車則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歸賄或來求聘則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貴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况外而藩國寧復有如肅慎之矢越棠之雉自獻于天子者哉

漢高帝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費

貢

西漢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紩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罷其官猶入其獻至東漢章帝詔齊相省水綺方空敕吹綸絮勿獻

貢

元武建武中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嘗謂朝集使曰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極為勞擾宜改此弊

愚按太宗之貽謀誠善矣乃後世子孫有如中宗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者代宗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憲宗密戒有獻毋入

右銀臺門以避學士者其不肖獻燒尾者惟蘇瓌諫受獻者惟學士錢徽耳

宋祖建隆中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賞不得輒有貢獻開寶中詔罷荆襄貢魚腊迨太宗詔罷江南歲貢

仁宗慶曆中朝臣有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于上小民輸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歛名為出剩者乞賜貶黜上從之

徽宗崇寧中都運發運使以羨餘進者自梁子美胡師文始政和間監司郡守不待詔命以土物進者自盛章宋昇始孝宗

紹興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

豫奪商賈至于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具朝議參配天地廟陵合用荐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

國初即定諸州所貢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料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諸皮角翎鱗之屬者為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供祀犧幣財貨之需時斯州貢竹簞却之所以贍國用裕民力者至矣若夫諸蕃國及

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札部奏啟進納而主客司則辨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貢進貢使豐約遠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廬室幕帳食料之等甚得待夷狄者之體矣

御用

被軍之賦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特以供軍賦至於國之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所謂御用也是以有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

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祀有大小札有豐殺也二曰賓客之式諸侯之來君為賓臣為客也三曰喪荒之式喪禮贈賻荒年散利之屬四曰羞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贈勞賓客也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也八曰匪頒之式匪分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因燕好有賜

予之用也

楊時曰先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入主不得而踰也歲終致國用則量入以爲出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貪者特有司之事耳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太宰獻之太府為之貳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歲終則以貨賄之出入會之玉府掌玉之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特國之大用一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

李觀曰玉府內府此幣藏之在宮中宮藏之最私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太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也且書之要貳會之約考則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偉之手省闕之中外人弗睹法制不行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丘濬曰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稽之于內用之於內者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深宮之中燕好之私不至有所妄費與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泰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居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食貨志曰漢積秦之弊民失業而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醯醢

而將相大夫車上於是約法有禁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大司農少府水衡是也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中以水衡錢為平陸民起第宅應劭註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斯以言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

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與周不甚同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則六周之遺意也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穀錢簿追通報給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雲帝中平間西園萬金為上私積呂璜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墜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欽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大僕之馬調廣民

國費多歟少哉吏曰其利百姓受其弊

食貨志曰隋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滿乃更闢左藏以受之

唐玄宗驕佚而用不知節於是帝睦楊慎王鉉楊國忠各務痕刻藏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祿山之變民物斃耗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京師豪將假託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旨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

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楊炎既相請出之以歸有司乃詔歲中截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自至德以後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贖盜動萬計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室寔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又為宮市以中官為宮市使

馬端臨曰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和澤夏澤則秋旱暑我言也一多愁之主聚斂之臣外則

糧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去指見存以爲羨餘不過上下之間
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所錢諸
色無藝之征歛乃漫不能稍量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
之難至委其厚祿以遺朱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
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生靈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
曰之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既平淮西寢騎倭皇甫鏘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
而四方爭進有助軍及平賊賀札上尊號賀物穆宗即位一
初罷之

集賢

集賢

集賢

初唐憲宗分財賦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後唐末
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贖改送使曰番使併留州其上供殊
鮮五代擅境迫處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奉
宋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開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
京朝官監臨于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
宋初資賦悉入左藏庫來取荆湘下西蜀儲積充羨始于講武
殿別爲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宋祖嘗欲積儲帑二百萬易胡人首及置此庫嘗曰軍旅飢饉
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于人其後太宗又置景福殿庫

據內藏庫棟納諸州上供物亦嘗謂左右曰此蓋處司計之
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于民耳朕終不以此
自供嗜好也

馬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
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
之隳亂而難攷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然
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
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
警急一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

集賢

集賢

集賢

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
饕餮之輩則群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剝削以肆毒所謂損
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元豐中又以上供年額外凡坊場錢增添鹽酒錢賣香燭錢賣
秤斗錢賣銅錫披剝錢封贈錢淘募野料錢額外鑄到錢銅
鉛水脚錢竹木稅錢候支請受錢代支失陷賞錢贖罰錢戶
絕物帛錢皆上供此元祐諸臣所以深罪安石之紛更也

王安石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關顧地利之資皆號
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

三司不預焉

徽宗崇寧後多興營繕官專局應奉淫巧脩飾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任意造作方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戶部政和之後以巨端為承受獨撓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

國朝原有御庫內帑以供賞賜之需而戶部所款惟是軍國邊餉及百官俸祿已耳至於內帑所買珍珠等項其各商猶取給予戶部近時市賞布帛之數又倍加於昔其所入之達曰由租曰益茶各課曰關稅曰鬻爵四者而已國制工部造作

不取于戶部其田租之內已有四司供工部矣關稅工部亦

差司官權矣初惟取竹木之料今上有料及船隻者而鬻爵之例則二部均之然工部所以難者則以朝廷造作內官之取財且與同事每多難協萬曆間議營殿門不欲重困農人乃命巨端採鑛權稅以供大內遂以供奉為志勤時有水災

括巨萬以繕城并周被災之家此聖世之洪恩也

魏文侯御粟災文侯素服避殿群臣皆吊公子成獨不吊而賀曰天子歲於四海之內諸侯歲於境內大夫歲於家士庶人歲於積非所歲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天災不亦善乎

漢以列侯領郡國薄唐以宰相兼度支猶有周官太宰掌玉內府之意今一切委之中消蠹食浸漁寧有既耶語曰朝廷之一金民間之十金也錙銖取之此曹泥沙用之矣

問國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問士之富數車以對問庶士之富數畜以對至于天子何言有無哉唐德宗璵林大盈之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何其狹耶李長源輸二十萬大盈也說者至今有恨焉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焉得有私蓄哉

國初無私徵其後差內官在杭開局織造春秋二運又後監陶冶於饒之景德鎮正德間始有皇店萬曆又有皇稅以訖取

商舟不入戶部而充內帑以備御用

按臣疏曰臣惟督織之遣其為屬階久矣上方服御之需用之拊拙者什一而中使魚蠹其中泥沙而用之者數不啻倍也中使陵削之需填之鎔鑿者什一而姦民蠶食其中漏卮而洩之者數不啻倍也以青黃黼黻之現非若輩不辦乎頃聞浙中有司咄嗟主完帑故璫時業已先之矣抑以服御委瑣之務不煩外庭乎然小民胼胝而供之有司鞭笞而聚之中使惟磨牙吮血以身為尾聞耳請罷中使以歸有司使

漕運

禹貢簾而重者為近賦精而輕者為遠賦而民所輸止於五百里周時王畿止于千里無遠輸而自足供京師者蓋當時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自春秋戰國以來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食一鍾當吾二十鍾皆是出征轉輸然或事已則休至於國都之漕則亦未之講張良為漢高設茨漕法始起

宋

百

字

漢以前諸引河通渠者縣曰行舟溉田非以漕故至漢武帝時鄭當時始講漕法開渠入渭然亦不專言漕頗得溉田蓄係請引汾引河後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張湯請通渠斜道則雖便近而水湍石峭不可漕桑弘羊請漕粟歲五六百萬石民力益困昭帝時詔減漕三百萬石又以水災詔止四年勿漕則以霍光知時務之要也

禹貢冀州三面距河故漕貢以遠河為止而揚州之貢遠自淮海則海運之祖也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吳開漕于邗自江達淮皆不過一時之後後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

粟起於黃腹聊瑯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官衆後役多關中之粟四官餘萬不足及通西南夷滅朝鮮城胡方轉漕甚遠而山東據其勞

魏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因開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凡漕皆自南而運北此則自北而運乎南也

隋運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于蒲陝經厯之道則募丁夫適運于衡陝要害之處則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

宋

百

字

當時運丁得以畜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亟轉而不長運所漕粟亦得以隨宜蒞番可謂得漕法矣至其開廣通渠則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開通洛渠則自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達於淮海開永濟渠則引汶水達於北河自是天下永利於轉輸矣

呂東萊大言兵與漕運常相關蓋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而漕運者常在用兵唐都關中高祖太宗時歲漕東南之粟不過二十萬明皇以來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關元初李傑為水陸運使入迎還未用車十八百乘唐代之移如河北

諸鎮皆獲賦稅不領於度支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尤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南之粟裴耀卿議分兩道一道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一道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至代宗時劉晏領漕事即益利雇傭分支督之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至太倉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轉漕運米至德宗父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江淮如此其急蓋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二節陝西到長安是三節而江淮猶切於京口又是諸郡咽喉處所

李肇

通鑑

卷

以韓混由漕運致位將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佐亂然漕卒常困於曠年長運漕費常苦于役卒加免若耀卿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無常運之困晏漕運夫皆出官雇而雇傭之直取諸鹽利則無加免之費兩法誠便至今可用

江漕曰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于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衢八達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惟汴河所濟為多嘉佑中詔罷所運故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

已

宋人以東南之粟轉于真楚泗三州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所謂江船不入汴也故人大無留滯之患汴船詣三倉漕米輸京師所謂汴船不入江也故船隻無覆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閘網設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事目繁夥吏胥因之受賕而操舟者輒得詣富饒郡市賈貨實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稅舟卒有終身不運者漕事大弊矣

宋時運之法歲運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

州縣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以倉儲代輸京師後於豐熟以中價取糴谷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其食有餘自募京為相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未者致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故不能增糴而儲積空及無可代糴則轉輸無用矣曾孝廣乃立直達之法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慶所亦直抵京師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停舟人逃散船亦隨壞道遠稽留折欠數多

高宗南渡後以兩浙要專供行在餘路隨地將輸以供餉然水

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于是優價募舟搭帶捐稅而網運之官亦優立賞格以為便漕計靡不至矣

元建都於燕自濟州四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眼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功伯顏始創海運浙粟江粟淮粟三路入海以達京師立萬戶兩三歲運四萬餘石後至三百餘萬石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導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海御名會通河淡水自古東北入海引之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

不負重載運不過數十萬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而海運之道亦三變焉伯顏初議盤旋山南萬三千餘里朱清放楊子東北之洋歷白綠黑水右轉成山其道差迤殷畧閻崇明東入黑水直抵成山抵直沽不出旬日耳元之末張九四據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遂梗

國初給餉遠幸海運如元故道永興徙都於北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縣小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通州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壅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朝廷

乃命宋禮等往治禮用老人白璘計築堤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眼萊故道亦遂廢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始議原坐太倉嚴糧蘇松浙江改糞淮安倉鎮蘆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

山東送臨清倉各文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庫收囤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按運至通州文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紅千艘海運始罷而遮洋之舡運于天津者猶三十萬石為永樂末因襄河民運多失農月巡撫周忱議令民運于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免與軍舡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舡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舡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舡各本司地方領兌不責運

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鄧昭議罷瓜淮兌運東河官軍顧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糧然不為常例

嘉靖中副使王猷修漕賑策故道因諍言而中沮然此皆未務惟漢漕運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省

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我朝則以兵運前代所

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我朝則是長運唐宋之漕卒猶有當休今則歲々不易矣宋人漕法便易回船有載盛之利今之漕卒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糧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

國初平江航海二侯屢涉海道後改河漕立文莊初議兩利俱存陸慶中王宗沐條便計轉粟十二萬石自淮抵京小試而後報羅大元之季度支師恭獨能以艱值微粟于閩則海運之有濟于緩急審矣

社五部詩云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唐時已開海運矣海運

之便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資卒伍減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帑財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完民力京師有積閭閻舟師不踰月可集或用便虛以規倭虞寧開平之舊可以飭武備而害則恐其飄蕩第造舟有法占風有候泊頭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蕩蓋寡矣觀元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海運所失與河運所失數頗相當可見矣

武錄言海運之便曰揚舡縱纜占宿飛帆海若前驅斗牛坐訪孰與和許負塗牽車聯袂昇肩渡閣重繭長征者之勞于力

天風海濤駛駕頃刻開洋以島進止自由孰與夫停橈岸塵啟閉淹留街尾舳艫先後衝激者之艱于路衆潮則消長有期索紆內島尚虞經時飄浮外洋直須旬日孰與夫長役經年室家繫念番連風雨泥爛貽憂者之曠于日况國門數合即以天津財賦諸郡率連溟渤則形勢便焉左轉營平右趨閩廣往來風雨聯給車然則声息通焉海艘既出列成護防魚鱗鸞鶴威震于域外遊奕巡行輕輟利涉駉駉影虜在於目中則村武奮焉一舟之中什八公儲什二私齋居奇以洽庶幾什二之外附以商販寬以告笑漸權以增儲則財用

濱島況今延袤海澨沙民漁父蛋戶鹽徒鼓柁于驚風怒濤
中而色不變者豈少乎今閩中南入廣北入浙貨販如織由
漸而至蘇松至通泰又至於安東沙鴨絡繹風帆在席而淮
以北豈獨難乎呂宋暹羅占城滿刺加諸番高檣大舶時往
時來布帆無恙而我中國獨乏技巧手以密峙藏灣泊以勾
股望遠近以雲物占變怪亦海人之常事耳誠訪求之詎无
明畧者為條便宜乎清宣奴虜也元抚而用之足緝是役矣
丘瓊山謂會通一河犹人喉咽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
愚謂海水自天津以東淤澱數百里海舟僅能遠靜海靜海

朱襄

東平

牛

去直沽又幾百里陸輓之費不下于會通河況會通河不治
則官帆商船俱阻不通非堂天子之氣象而羅百万往來
之師亦非所以壯國家之勢也

閩人言海運之不便曰大浸稽天封美司命洪湍激石腮母黿
濤別離動乎死生往迴虞其漂溺滋駭也浮沉眩目六疾
遘生蓋漾驚魂二舖莫飽飲鹹茹蠟旬月難支虞遘棄也大
海溟濛島嶼錯立稍北則危焦怒擊近南而水暖浴蛟餘艚
長鬣一或不戒未珠雕錦填精衛也邇聞浙尚多潢路避成
山必鑿膠萊畫脂新石屢議罔成麻漣海倉難飛渡也通番

定頗有使接濟廣戢未止勾引內訌幾延盜也元時沿海
固為彼有故不憂劫掠今非族類食肉寢皮坐視孺子忍
其入井事固不同矣

宋季有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海上僞知海道曲折就
招為勝海義民伯顏平宋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
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瑄
等造舡六十艘運糧四万六千餘石入京遂立万户府四又
併四府為併漕運万户府令清瑄羅璧三人掌之爵賞自由
後江南僧不祖道言清瑄不法十事籍沒其家

朱襄

東平

牛

高東鳴曰國初曾用海運因黑水大洋內有焦石舡舟多覆
溺後議復元時所遺之膠萊河以避其險故道今尚存車由
麻灣海口入河北曲折蜿蜒僅四百里道經膠州高密出海倉
口一日可抵天津無風濤而且徑捷

浙江海船雖極遠番皆能通至京師松江与太倉通泰皆有沙
船淮安有海雕船皆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賈米離天津不遠
若以南京等樞缺運缺船衛分坐允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
米量運三四万石歲一行之使海舟漸熟以為後備可也

梁林曰河道艱運事權不容分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

通漕運衙門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旨切責自此河道粮運

遂歧而為二惟江漕運与滿河院同心協力以成河功云

先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蓋因時便宜

也若不嚴交兌之期公溫潤之增禁困逼之害獲洪閘之難

則長運之弊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

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粮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

非脚價也若脚價則漕中起粮使用各德皆同又何必分一

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於官是則正粮四百万

之外復收其耗粮也豈制法之意哉

鑒真

百六

牛

天津河北一帶河道近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剥

在民艤則苦于拘擾謂宜乘春時疏導以濟河洪之分則可

免于起剥矣船之輕重係于水之淺深其或剥或否脚價之

多寡可以計筭若操水則以測其淺深則運官亦無能破胃

矣軍船起剥借用民船拘番日久則費用日多謂宜量灘淺

以議脚價之多寡也水次兌運之期不独當嚴於運官宜置

長單以稽有司完粮之遲速庶起運有常期而經年住俸之

罰不得偏累運官矣

河渠

黃河出自西域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而為一其夏北狄諸境之水

繞崑崙之南九折而入于中國蓋六千七百里而遙其勢自

高而下如建瓴然道廕而注渭諸水合道冀而汾路諸水合

道豫而伊洛諸水合會于淮而入海其流愈遠故其合愈多

加以夏秋淫潦則其合益多故其流益浩猛而不可制豈東

隘之門所可收者哉故其所經必蓄擊而潰張積而塞者勢

使然也然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崖石峭立大河盤束不能

為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疏易以衝決迁徙不常

鑒真

更

牛

楊升庵曰河之九曲自崑崙山名地首上為壩勢星一曲也東

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

積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奔南千里入龍首間抵

龍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樓重

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關流山名地

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

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邳山名地脉上為輔星

八曲也東流過泮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

當堯之時龍門未鑿水壅不下恆山襄陵其時河患在冀州禹

受命首事壺口既鑿龍門河遂自西而東復折而北蓋自是
充豫之間多河迹矣

禹治水之功之序皆自下流始故治冀都之後即先治兗次青
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次兗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
後決九州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故浍以距
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

史記曰禹抑洪水過冀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跼蹐
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
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

集

東

章

歷龍門而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于是禹
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逕河
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灋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大任
而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折之而為二大陸而下地平土
疏水益善漬則播之而為九摠之多其委以殺水勢故水不
激而穢定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
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溝

濟之間於蜀、守水鑿離碑沫水之害穿渠成都之中此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使百姓享其利至於所過注、引
其水益用溉田時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河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南
望五湖蒙窺洛汭大任迎河淮泗濟漂二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碑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
薪塞宣房悲紇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商都亳隨河所至輒迂以避之是時河患在於豫州

周靈王時梁山壅河遂徙磧礫失厥故道漸移而東復移折而

集

東

章

東北自是充豫而下多河患矣

漢塞紇子築宮宣房道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獲寧然自是東決
于平原北泛于信都曾不獲數歲之安則河患在于冀青
漢武雄才大畧尚湛驍馬將軍以下負薪微服于神窮數十年
之力而始塞至築宮以侈其威則其難治可知矣今河之決
多在汴轉而危汶泗又溢而危清濟又越而危豐沛又恐其
壅而梗運道矣分其流而殺之利用濬寬其道而緩之利用
塞防其溢而約之利用塞

漢武作歌曰紇子決于將奈何皓、所、問渠為何為哉謂河

伯子何不仁宣防塞子萬福未臻

惟東漢迄唐河不為害或指之魏郭若不開矣

宋時南決陽武北流遂絕而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時河患在豫徐然淮近受河之少耳耳未甚害也自金末決八渦河以合於淮而勝國用賈魯計復排河入淮夫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也其為患安得而不甚哉

洪武間決魚臺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皆用工以塞之其塞沙灣也作九堰八開開渠二十

里而猶不免于決其塞張秋也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必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嘉靖初豐沛塞又決魚臺于是濬趙皮寨而數年又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毫泗而趙皮寨又塞後數年諸河之入清者皆不來清洛間流几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發陵寢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淺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則野鷄垌之水已入新河不容入渦其流愈合此所以暴決也夫孫家渡廢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乃河正派分其四以入淮而以其六由孫繼以入徐又別開支河以殺其勢則河可濬而治此

嘉靖癸丑之議也

洪武中河自正陽入淮繼自渦口合淮時則河患不解減而運道固甚無恙也正統間河決張秋弘治間再決張秋運道遂奪時則患在河北矣嘉靖初河決漕軍至末年河決徐沛運道艱阻時則患在南河矣隆慶間河決邳睢黃水行於田廬故道淤為平陸生民蕩析無居運般阻絕無路既而後又淤塞橫決而又夾河為堤延踰郡邑諸所護衛靡不周至於是河流受束漕艘復通

嘉靖間廷臣上言河自汴而東帝鄉國陵在焉王氣所鍾天下

之根本也西則通惠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以資京師天下之咽喉也故方欲引而西既防其有決通惠之患欲障而東又防其為陵寢之患是以河在干國朝南不可使臨鳳泗北不可使穿濟博惟由懷孟梁宋北入徐呂斯為万全而河之性固不必也然則為今日計者宜濬趙皮寨導河之流入淮而水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可通此先治上流者一計也淮之安東其決畧與新安等以全河注淮必不能容與新安之決於而

積勢所必至此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

嘉靖末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逆
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于徐為巨浸上命司空出
計以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無已強捍之則終釀害乃依違
其間求廢址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北
番城而潏之前後役夫九万有奇白金四十萬粟稱是漕道
通大司徒再受賞吏士賜繡帟差

隆慶中決雞爪溝陳隆口因黑羊坡水壞月堤萬曆初崔鎮決
龍窩固營分決白河越歸仁集餘泗洲而河勢遂北淮水破

朱襄

萬曆

年

萬家堰溢山陽高寶興鹽諸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
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蘇者欲開
支河潘海曰潘公李則議築堰以捍淮東侵築堤以制河南
溢嚴五堤版河內不得衝開而蝕漕諸縷堤近河者畢展兩
崖地窪者各增築原堤短堤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塔薄增集
家中丞實任其勞

萬曆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歡醫口決蘭陽銅瓦
廟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杜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決矣十六
年諸決口已塞淤者漸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于是事

議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遂堤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

王山橫堤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復決汶上決魚臺決濟
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泗陵松栢楊于水矣漕臣褚鉄
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
上聞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河臣謀分黃乃釐不
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壩漕臣按臣皆欲疏黃壩以保陵河臣
不聽卒潰故劉東星李順相繼憂死後撫河議開王家口而
撫臣言其勢高難為力然議者謂復舊壩河不便于河南開
王家口不便於山東卒未定請開韓莊渠分洩湖流開黃
泥灣支渠節縮湖流使水專一可以消漕者御史俞汝為以
為不可不知開韓莊之山礮不過數十里鑿渠城之山渠不
過十數里黃金錢不過數萬俾此而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
所費百倍之此御史高舉汪先岸力陳其便也

朱襄

萬曆

年

萬曆間皇上廟謨獨斷特置督府假以事權大司農予金錢八
十萬地自河所經歷者卒自郡邑廢河者吏自升斗而我在
河者悉以界之已而又罪挽者戒中營者寢異議者故治不
殆歲蕭縣溺者斯矣淮自高堰決者河自崔鎮決者塞矣陸
自皇浦而南瓜儀而北延袤千里矣黃浦之役成而河崇德

矣此專一之效也後辛亥決狼矢溝于子決三山尋修復如故

萬曆甲寅四五月間黃水驟發較之往時為早漕臣陳應巡歷
司道預為之備至秋淫雨惟呂梁以下若陳宇秋宇舖等處
決口雖濶至二百餘丈或六十餘丈而正河不淤人民安堵
如故

潘季馴曰啟通灣天妃諸閘則黃水直衝黃河而溢於高寶之
間既清漕矣浸於泗州又且迫陵清河向南冲四折而入海
一宜抵淮口一趨王公隄一趨西隄一趨范家口倘萬一衝
決百萬生靈皆為魚矣

卷八

見年

并

余按中曰論者不憂河而憂漕不憂民而憂陵寢非長策也蓋
河之善溫常在伏秋主上功今漕者必春入洪漕無虞已惟
數千里滿野之河含沙土挾靈潦吞百川而奔灌于淮口不
能塞陘不能浮海不及漕則憂誠在河矣集隄自開封至徐
家莊又有趙皮寨至茶城以衛鳳泗陵寢豐虞已惟濟南淮
右性成巨浸荷貫城則魚赤子夷桑田而下也此其害豈
小哉則憂誠在民矣隄防之謀由於河溢令河淤與陸等隄
雖高與昔夾岸等夫不濟以納水而強增隄以捍水非計之
先也河夫之設歲役四万七千有奇春護漕夏秋護隄冬不

漕河何以稱揚沙挑港也轉漕莫先於河、徒無常而歲漕
有定故後先言事之臣有鑒膠萊穿漕渠之議有開支河修
古堤之議夫膠萊之不必鑿業已報罷矣乃九河故址廢于
漢湮沒於元亡論不利於漕即以有限之財微難竟之功破
民居損民田而樹之怨為非笑也支河之未易開業已不暇
矣乃仲淹故隄起自呂西迄於徐清商民賴之亡論不廢於
漕即以洩水之故廢先臣之業蕩民田耗饑課而遺之禍為
非笑也

我國家河運艱朱資河之利額元然中原年竹無太行玉屋焉

卷八

見年

并

之東一難也下流原隰無洞庭彭蠡為之滙二難也堤岸無
以蕩漾其游波三難也河身直則不容九迴之狂濤四難也
禹之治河所空之虞甚廣今河南山東郡邑基布民舍相比與
其地矣禹時隨處施功無所窒碍而今臨清濟寧徐州皆漕
通汴省又為宗室動輒掣肘禹時只求無害今必丁此數事
方謂之治則所求之效大於禹矣

萬曆間館臣策曰我朝歲漕淮取潛黃流朱之疏汴元之引汶
皆所倚為用焉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余之言治
河者正利害相持之際也乃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

朱襄

見前

牛

之難矣蓋河非汴不能合於淮故清之憂常在汴假令汴可
 無憂矣則虞其轉而危厥汰泗汰泗定又虞其壅而危厥清
 濟清濟定又虞其越而危厥豐沛即幸底定俱勿割則又虞
 其畔而不南重為運道之危然則奈何其治之易哉夫奪斯
 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于已滅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
 也往者孫度之役不有覆轍耶近者膠加之役不已蹶盤耶
 是故長堤遠護非不可以約攔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
 妄也則魯錦之工當常飭矣墮崇顛淋非不可抑遏浚流然
 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柵落之具當時集矣歲當夏秋
 信水既漲而忽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故平準
 之候人當議遷矣地居河壩寸壤方齒而即數百丈之息壤
 回之則其陷也必廣故巡視之番卒當募補矣上流不暢斯
 騰踊而為災水之由泗入者可漸以濬之矣下流不底斯淤
 浸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可漸以疏之矣而又於青兗冀豫
 可田之廢各正溝洫以引水之溉而披其勢則治田亦以治
 河也衛博徐鄆經漕之所各開月河以伺水之橫而折其猛
 則漕通亦河之通也

黃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徑達葉家園而合淮在清河縣北武

朱襄

見前

牛

宋南巡時稍用沈士鎮之河形故在甯為平江伯舊河一開
 之水無不歸之理又不然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瓦子灘以
 接草灣出顏家河則止不冲入清江關是為濬計若夫開月
 河以避之不能保徐家湖之不決挑草灣以分之不能保西
 江關之無急也若都宿以下廣川迎流舳舻尾尾可無虞也
 徐邳河勢傾壩臨雒河使者曰孟堤河伯亦曰孟水此不有紇
 子之憂即應有晉陽之事晉人有言隄防省而水患衰而今
 人謂築隄以束河則勢專而自厭不濬而自深抑何耶
 南書成道言故道難復大衆難聚賈謂復不大與害不能已
 徐邳之河思決故別為加以避之徐邳之河思決故別為加以避之
 加河之役費累鉅萬而未奏成功聞近日糧運宜輕輕小貨舟
 間由往來而竟難濟者河身狹而且淺也中有山一段難于
 改鑿然不一勞者不永速也
 許文穆公曰陽武之役宋高帝用夫十六万五千濬之九月而
 成榮陽之役徐武功用夫五万八千塞之凡十八月而成金
 龍口之役白康敏用夫二十五万劉忠宣用夫十二万有奇
 塞之凡一年而成此濬塞之已事也

河非難治也強河以從我則難矣相度者謀遠度者議則難矣

持議不堅中存兩可則又難矣

蘇軾以湮洪水今之法也禹別九河以疏之殷始即毫去河稍遠隨從舊徙相徙耿徙邢皆罹河患故復歸於舊周惟一決而所謂無曲防則戒其壅鄴也乃管仲塞九為一抑又何耶漢武秋子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為決不同要歸於塞而隄之唐時數決然不治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光學使東流王安石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防文彥博亦思為河以爲阻此時北行則失大陰南行則淺王氣東行則資壅滯然而亦甚難矣大都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

于避之塞之爭之為無策矣而況于用之乎又況於資其用又慮其害乎用之為清則恐其害漕也夫黃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如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軸轆百萬皆浮汶泗河焉得害漕哉又恐其害陵也少竇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頻起汶泗必有石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即有衝決如汚泥之布于膚外況水之所聚即氣之所鍾何虞其妨陵哉又云滄瀛之間漲而為田可以得穀然則而察漕物價騰踊且田有馮鹵民須召募難以責効又云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鄭通而河不與夫引之于濟則張秋漲引之

于徐則茶城竭迂道千里交承其害亦非完策也

一曰設分黃商時河分南北青徐充冀塞關千里听其所之今蒙牆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僅三百里耳歸堤相望隨決隨塞隨於矣自開村遠北沒河入新濟河與衛河使南行者自淮入海北行者自河入海既分而道勢不漸衰乎

二曰省工費朱旺口之役用夫二十万司農歲費八十万此外官吏之費道路之費畚插之費亦將倍之民力竭矣曷若委之以俟其定其不能不役之工則厚其糈而省其人課其功

而察其浸漬之弊可也

三曰分責成蓋分則各守其土而無僥倖之心令則遙規其便而有掣肘之虞且察壅潰之微不待集舍之議故向時分治而無恙及至總治而愈困也

四曰省議論神禹不能保商殷之決堯舜不能參荒度之謀故初事不可豫疑中事不可旁撓畢事不可薄其無功後事不可追其失策

古者涇渭未知所用及鄭國之計一施而溉田數万頃况井田之法始于洛邑獨不可脩其溝洫乎初年潘大渠使會于諸

河次年濬中渠又次年則田間之小築盡達於中渠洩蓄有漸而不泛濫黍稷可播而為佳壤矣

往者徐州之洪原有盤渦故水勢湍急黃河之水原浮泥沙故河身漸高淤塞無洪而河隄凡與城上人等水落泥淤則歲高夏秋水漲之時不沒隄者只二三尺倘一潰而淮徐之士忽為沼豈真有鬼物哉

古人治水皆稱禹而訾鯀禹主濬其用順鯀主塞其用逆故相傳有鯀堰而無禹堰後世白圭之後皆宗鯀焉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枣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誼

卷一百一十五

百一十五

牛

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与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丘文莊獨稱賈誼然而隄亦難矣有所築無所洩則必潰有所束于上而不濬於下則必壅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於滎澤者至壽潁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潘溝入漕是其始猶有禹分之遺意焉但亦

斯合而力愈大故易決也

禹之九河北入于海隋鑿汴始南通于淮故余闕宋濂皆謂淮不足以當河故安東易泚則新安之開誠不可緩也

河之踰積石抵龍門凡萬里而未嘗有泛決之害蓋重山複隘束之者衆也而以其奔騰之悍迫于扼塞之固乍得平地勢不得不善潰而數徙此伊洛之民所以不復有寧宇也夫爭利于委則勞倍而功半專利於源則勞半而功倍倘於關隴秦晉之間稍引而殺之使不得并力以向伊洛此亦萬古之奇策也

卷一百一十六

百一十六

牛

禹非能鑿龍門不得不鑿非能闢伊洛不得不闢非能醢三渠分九河不得不醢不得不分也夫其闢之鑿之醢之分之治法也其不得不鑿不醢不闢不得不醢不分者治之以不治也商人亦第避之耳周無河患者即漢富平所謂經義無隄防壅塞之文也齊小白壅河独以徒駭通流而秦決河攻魏決處皆不復補故漢武受惠德東之河又播為八故唐世無患即余闕所謂偶合于故道是也

高東鳴曰河之水自星宿厯關陝奔騰萬里而入於海者也淮之水自桐相涉壽潁挾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河而達于海者

也。譬之人身，海則腹而海口則咽喉也。海口不可使壅，今呂梁洪已壅，于是河漲而彭城坐困矣。河阻則淮停而又拒以高堰堤，以張福致洪澤等湖，復淮為一，於是淮漲而泗成告急矣。淮不北出，勢必南注，故每遇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水浸而南，則漕阻決生民陷危矣。是鳳泗淮楊之陷，溺病在淮之停淮之停病在河之漲，病在海口之壅，不彰明較著哉！惟於三義鎮耿公廟王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由灌口而注之海，所謂治其本也。河水既分，則淮無壅遏，又盡決張福之堤，大開清河之口，而鉅之出，所謂治其標也。標

本正治病有不瘳乎？新口大決黃壩口必淤，其半宜此半淤大澤黃壩以下舊河引河而注之東，遂塞黃壩而遏其南，俟南徙之水勢稍殺，則併新口塞之，運其有濟乎？

馮應京曰：江河之在天地間，猶脉絡在人身中，河之患即脉絡之病也。擇人而任良醫之求也，敷土濬川則鍼砭湯熨之法也。人主則腹心矣，腹心正脉理自無底滯，谷永言吳王具則出圖書王通廢則竭絕，萬曆間陝西歸德堡以下至河州河涸，二十七日乃復，豈非屯膏不流之象耶？

國初諸運原資沈汴泗之水，渡淮而西，皆清流，故名清河，景

泰四年徐有貞治河，始祖元人用河之意，乃自南陽引河達徐入漕，而黃河始未。然清水七黃流三，同入於淮，正德六年黃河之流始盛，然倏為水落石出，不知初固清河也。今乃力引黃河入淮，豈不悞哉！夫以淮入泗而泗不能受，則溢而妨陵，以河入淮而淮不能受，則壅而害漕，故黃三清七之舊，不可不講也。

禹疏二渠，今師其意，宜以王家口以下如符離一帶再開枝河，以分水勢，而不入鳳泗，此不侵豐沛，則漕與陵無恙。禹分九河，今師其意，宜于迄東平濕之地，條為數河，無浸徐淮，則民

會亦無恙矣

丘文莊公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而其治之術又莫出於賈魯之三法。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時考之，則亦難行矣。尋禹故道于河入海，讓謂上策已。今挽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掘壘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已。今自雍西建甌而下，所經宛葉荆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而足多，與河流不相值，安所分水勢乎？增築隄防，讓謂下策已。今中洲而下，徐沛而上，堤更善，焉在約關水勢乎？乃魯之三法當事者，強行之，殺河之流，因而深之，謂疏也，歲用疏

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溪之。謂濬也。歲用濬
汰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固而扼之。謂塞也。歲用塞決
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觀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河安瀾者幸
也。三百廿年于茲。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
書乎。亦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立文莊又謂
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皆使惟元時去今未
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孟河郡縣
如元時尚文所建之策。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濫。或聽
其自決以觀其勢。或開淤塞以通東流。從民所便。或遷村落
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孟河州郡百
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

王瑞殷曰。國家漕河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望者
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
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
諸水以溢助之。築閘諸吏以啟閉之。分命部臣以轄之。命大
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吳艇越腹。燕商楚賈。咸
出而時至。視為坦途矣。

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千里至吐蕃。采井思西部有

曰大敦臘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是為河源。踰崑崙十餘日矣。
王鑿曰。東漢時大秦條支安息至海濱四百里。重譯貢賦。班
超遣掾并英窮四海而還。皆未見崑崙何元使得之。易乎外
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且在西北。而元使言
在西南。蓋河有兩源。一出于塞。一出於崑崙之墟。塞山多玉
石。漢天子亦名之為崑崙。元使僅見此耳。淮南子謂崑崙山
有木。木珠樹。玉樹玄圃。閼風焉。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一
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十州記
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所未見也。山海經淮

南子洛書皆謂河水出於崑崙。信矣。佛圖調謂鍾山西六
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則又恐非元使之所見也。
郭子章曰。元史言黃河本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
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
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
張騫所訪乃在西萬里外。蓋為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
國家漕艘實以楚江吳浙之粟。則水利不可不講。楚江之水會
于淞江。而匯于彭蠡。治之稍易。吳浙之水會于太湖。而注于
三江。導之實難。然其淤挽歸于隄防。其放溢則不至於溢。而

害稼也

朱子曰地之下与地之四边皆海水周流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釜也又曰水流東極氣盡而散故歸墟州尾閭莊无底之谷曰歸墟居百川下曰尾閭一名沃焦其石開厚海水注之無不焦也

博物志云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称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

周礼楊州其浸五湖張勅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竹五百里故名五湖蘇州圖經太湖接蕪常湖秀四州界范

五湖

二百四

年

蘇湖太史望五湖即此義與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為五湖若王勃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也

朱翼亮疏

戎政

宋向戌欲弭兵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故曰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

夏有正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史遷于律書言兵班

固以兵附刑歐陽氏作新唐書志兵之本末為詳

師地中有水君子以容民畜衆蓋水險而地順富兵於農者伏至險于至順也水不外于地猶兵之不外于農也能容民則可以得衆矣

謙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我無不利象曰利用侵我征不服也程子曰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隣也然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侵我也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新安江旭奇升甫編註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泰訂

夫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程子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

暮夜有戎勿慮矣

澤上於地華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非謂之除戎器漢武窮兵黷武豈戒不虞之義乎

胡安國曰韓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口侵而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却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穀梁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

死善死者不亡

必之後漢黨請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不可夫武者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我無一也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寧成事而已明王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令民盡忠以死君命何以封乎故范氏解曰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蔡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則威覲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

脩刑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禁有征討之俗有威德之令有文告之詞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兵于遠是以近無不順遠無不服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礼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廢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荀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

荀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脩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昆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將

史記律書曰舍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殺而况人懷喜怒好惡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魯犯孫武申明軍法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閑于大較不審輕重復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寇辱失守小則侵犯刑辱故教管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殊伐不可懈于天下

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違耳

奔走即位陳武等議征討逆黨孝文曰兵凶器動名耗病謂百姓遠方何結和通使休寧非臨為功多矣

親相曰故亂謀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惠憤恚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敗恃國家之大給人民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

韓琦曰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垣廣蓄資財以待不虞之可勝以安邊之切務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若夫

宋書

綱紀不正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視令不信得費虛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逍遊縱宮庭之奢廣受女謁之干請害近視之使倖所謂內患四夷窺中國必觀變而後動故外憂之起由于內患未有本固而枝葉不茂者也

為紳之家委蛇而歌肆夏則云帝王後妃不在用兵而武是缺介冑之夫據臂而據臨略謂迂步則武抵掌却敵不能以十而大事方之左矣不知象意方先性情未啟而匪文何以振其精神端委甚都莊辭容與而然當裏甲折衝之會匪武何以震耀其聰觀惟火聖主舍吐陰陽彈壓山川吹萬各適

浮一以寧蓋常隆之仁義禮樂騰茂斐英以馮文章而親風

雅乃又於天下後客之際藏人情之所甚畏而修其固容以養弁杰之氣既以靈通靈應煥赫著恩馳三玄發輝以際為奕廟而瞻瞻雲區而又唐虞雅圖七德有羅群策是際委命環表歸心風海以幸大烈雖天子之身馳騁原野視金鼓于戈之事而不為過以其為文章徒飾理說曼錄歸小物有實為心灼于世而其為武亦堂區夫一飯之學沾一快以為藏哉

結繩不文而為書契，不足而為玉龜石馬漢河而沉于洛

宋書

何者不足而奔成軒張資相望于帝階于戚不足而青丘丹浦銷水鳳墟相與從鞭弭于中原而夏菴虞箭竟事湯漢雍無恬愉之歡乃以為慕成告功之具是文之不能無武也勢也汪鑒源曰善教天下者太上道之其次仁之其次快之其刑者慎之也

閔武之禮代相沿踵太始咸寧有宣武堂之閔武德有同宮之閔貞現有城西之閔顯慶有洪水之閔開元有新堂之閔建隆有金明之閔他如甘泉上苑長楊五柞校獵射熊殿宿露鼓不過供一時之選具侈千古之雄心而已

今上八閔各五陵三輔六郡良家子材官驍猛私竄越騎精銳

聖集勅其部先期演十千萬金營法而上親試之諸凡前
者中權者後勁者陣魚麗者零朱旗者寧刀斗者步射者
射者射而騎飛驢者驥驢驢者為賢王聖者上親校焉
下又察介胄堅利與御前不類更置之歎之采茂林杜欽吹
奏凱而歸

周官大司馬法曰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爰舍以苗中秋教
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一歲而三田秋冬而習五戎三
年而治兵五年而簡衆

萬曆間平夏逆倭而殲播三駕而三飲至皆陛下神靈威武而
集

變化也無亦曰如天之福有量哉蓋聞范文子之言曰自
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夫吳蜀甫元羊車即乘淮西方平龍
首遂出天下斷一如也孟子亦以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然范氏言其有不若孟子言其無蓋二無國
乃亡而一有國可支乎

鬼方之克既濟而垂美于九三太原之師歸伐而揚休于小雅
蓋指小人心勿用則三年匪病于內寧寔焉邦以出征則六
月何擇乎外慎不愆猶矢修貢于休明而射月放驕夫初主
矣白雉重譯于海晏而白狼醜霧夫要荒矣何也朝聞雞鳴

憑之者歟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達難濫負之者非所以
愛人治國也則豈非外寧內憂之明訓而權衡戢兵之顯戒
哉三代而下固若淵而不昌噴洋失而能固故治內莫統于
漢文治外莫隆于漢武然漢文循髒頡頏徐行細柳則非忘
外也孝武始陟龍城而長平懸膽既封狼居而冠軍懸蟬節
杖傳節于大夏之邑筠管派味於番陽之鄉然而拔將相于
降奴簡賢良而啟祚久未始忘內治也唐初制七德以崇武
作九功以昭文胡越一家稱盛際已宋當太平異國之日倭
敵日至而民不知其水旱迭臻而民不畏亂迨其末造夏人

紀遠而後首報肆其丹輪約而歲幣遂增外防蓋疎矣蓋
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楊龜山猶謂其為
經綸之述當必有精蘊存焉其保本之論哉

今上明聖方內輯和旆浮索引之國日減月密之民務方揚稱
外臣蓋得廟勝之策緣邊之士父兄緩帶稚子咽哺有日矣
況者曰越蒙南猷梧夫東來盛王之遠略也內降而不聽其
曲在我維之者曰朝利劫盟女真誓約前事之鑒也矧勃力
方虛既以養兵又以資虜是重困也夫以二說者無全是不
無全非今之虜強不如冒頓而弱不呼韓故許盟可也固

而撤中國之防不可也

在漢已事莽殺和親而民安南畝和之效也然而魯矣封狼吞棗姑衍而幕南無王遂戰之效也然而躡矣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築城通渠稍登食壯地而虜不敢爭守之效也然而韓漕山東成卒未省則勞矣

仲舒陳賁子之約安國止馬邑之師魏相陳無名之兵蕭傳申仙禍之義皆班固所謂縉紳之儒專主和親是也然不以故之強弱為強弱而以已之強弱為強弱所稱致于人者也陸宣公曰中美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机之利害異

情措置之安危異形強利戰弱利守強弱均則利和彼戎馬之足時去時來禽獸之心乍嗔乍喜不必視以為輕重也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蘇子非之曰聖王之于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去之不可得而來也蓋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也

魏絳謂居安思危雖矣然持不仁之技群不逞之徒弱者怯而不材勇者驕而難使兵甲致仇桑柔是怨則失其所以張也尉候魏羅綏時入錢則失其所以弛也烏鵲魚爛聚群羊以當猛虎之衝晨甲暮乙棄鎧卸而趨鋸刀之利豈非智則轉

脆為堅而闇則虛強為怯乎

東不誅去菟西不通玄閼南不戰九真北不戰陰山鯨波不試狼烟不舉詔方卧鼓堂非長勝哉而必款鳴鉦馳乎魯封泥時乎姑衍葦葦乎荏葦斤斧批渠乎體體極而飛頭飲泉之邦雕題鑿齒之國皆解辨款關稽顙未臣之為快乎我內之有伏床在旁之黨而能冀外無窺牆伺側之奸乎我內之有擁腫藍跋之形而能冀外無土崩瓦解之患乎我內之有群羊蠻鴻之變而能冀外無牧馬逐鹿之虞乎昔范祖禹論周宣而曰內順治外威嚴良有以也雞鳴曉城鴻雁恤狄入

則有張仲頤佐出則頭允為憲之臣采薇之勞將士車攻之簡師徒未嘗窮兵然曰如霆如雷雷剽來威兵武之服以之王國若秦之長城固而揭干起內外豈不倒置乎

有後勝快綏之思必有寧旗死綏之士故臺餐存趙羊羹禍宋今債師以誅求為固然兵尉以股削為常例則撫綏當急令行則市人可戡法必則女子可陣故用濟誅而臨淮慈樊何憐而高平援令比故無鞭撻責耳之法臨敵無戰社稷鼓之令不揚髮而轉留常為焉而五潰則威令當嚴嚴子忠師元戎執旆衝雲樹勳從軍刻符今先登陷陣者簿錄而高坐現

望者優叙敵者誰者連帥而飲血最創者就吏則有發實
定年王將楚文公為之側席高克帥鄭春秋訊其棄師今推
教以譽取而投敵以誦遠者習為唇舌筆札吟口輕義緩
帶之風不肖竟為乳沒恣睢固涉劇緣豫苞之藉則帥將宜
梓川班晏訴全軍皆廢武推鼓譟百卒竟殊今路盤難行指
癘難使書縮于彈產過思于吹簾換餉則增譟帥則逐高歡
汗無寬其嘗三鎮得無效其尤則紀綱當肅撲飲何如用款
用間清遠何如用伏用奇故周以征伐任卿士漢以文臣拜
將軍今秦兼惟取先登而制府曹無家授則方略當廣定遠

都護貽四十年郭進山西六十載今士無專帥一無專官
耳目不肅心志不一雖廉頗安能用趙卒而李廣安得士卒
力乎故委任宜久薄伐底績本張仲之孝友上將威勝懾楊
咎之風裁今受事行間報營三寇成功關外必憑真主將既
不能獨廉卒安得宿飽而李牧何由以市租饗士卒陵何由
與士卒分甘乎故本源宜澄

齊有內政臣合威楚有刑尸却教霸秦有銳士六王并起有武
車大渠強趙為胡服拓地千里吳越車戰主盟中國
漢書則列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

以為戲用相參視而秦更名角能先王之禮漫于淫樂中矣
雄傑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苟卿非之曰彼孫
吳者上執利而貴實計施于秦亂秦嬖之國君臣有間上下
離心改謀不良故可變可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傾猶子
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隣國望我若親
戚若掛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
攻其所好哉故以禁攻禁猶有巧拙以禁攻克若仰投石夫
何幸之有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賜金車小敵膽則可用
也事鉅故堅則決然雖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層

之甲操二十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鉞蔽三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城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
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慍阨其使民也酷烈超之以勢租之以賞慶黜之以刑
罰然陷于賞黜利之兵未有安制秦帝之理也至于齊桓晉
文之兵可謂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純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
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

葉文康公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軍旅大事五官

預有事焉。六軍之將皆命卿。則六軍之將皆六卿為之也。嘗考之書。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以擅發名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專行以守衛之兵。故不專屬於一人也。又觀之詩。程伯休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戎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去王命。則不得以整師。以征伐之兵。故不專屬於一人也。國子保衛之士。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屬之司馬。師保四

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卿
道之民。皆軍也。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屬之司馬。閭師
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其戡兵之權。散出可知
也。蓋古者兵制六軍。皆寓于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
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
使發之。

陸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擇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取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故也古者國家

雖安必常擇得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
罪而廢故管仲之射鈎孟明之三敗吳起之野殺張儀之遊
爲樂毅之疎賤孫武之是合白起之世舊韓信之懷怯黥布
之徒諫衛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
謝安以忝軍權石虎鄴尚以文學扶漢室李靖用于罪累李
勣收于降所堂以形貌關閹討其開哉

故明君擇將必達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察使之以

觀其辭事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忠辭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慶以觀其色二人交爭則知曲直二人論議則知道德二人舉重則知有力二人忿鬪則知勇怯二人俱行則知先後二人治官則知貪廉

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伯也知人而不能用人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以信害伯也既信而又使以小人參之害伯也

輔司則附強輔陳則國弱

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會使通下之為上也死愛死怨死威

死義死利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觀英雄之心

凡說謀略略出于人上者可便佐謀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可
使遊說應酬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便佐術游說人門
廣蓄蓄之情者可便為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并泉芻牧
道途遠近者可便通軍情思慮入能謀金則不為器械者可
使佐成材力踴躍解解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
察視能占風候視月觀星探者轉式達于休咎者可便佐諸
耐饑耐渴耐寒耐暑耐勞耐苦耐死耐生耐人耐鬼耐神耐鬼耐神

素業

十五

人心莫切乎生死而將軍之生死在于將人心心莫切于用會
而人將之用舍在于將

昔陸贄款以公間勇造制以被敵勇果命謂將權之不可不專
也蘇軾款以四續習耳目以謀或習心志謂練卒之不可以
不預也

今疆場之事則權臣為政將鼓之問則登壇者主之一上露布
而歸帛之責波于諸臣金吾之叙溢于權樞則敵在胃功罪
寇屬難而志冠如故長師奔國而歸印信總帛有神羊能之
復有社鼠護之則敵在腹罪

將始于能擇終于能御與之為有方個價或進而為島與之為

無方鳧或貿而入焉則擇之難也縱其術動斯馳或至千

延駕最其維繫監車不見于瑞汗則御之難也九方皋相馬

而此壯驥黃可使至重有子擇者矣秦皇氏執轡而二十四

蹄可使如一有神于御者矣

昔何之奔淮陰宗澤之破賊魏勝之立談之頃臨刑之際如神

鏡之照物波斯之識寶也顧擇將非難御將為難乃蘇洵言

御而孫子言不御夫不御固所以御之也今夫執萬千掌握

而奔轡于規矩遠近致遠勞遠若一王良造父之御也以御

御也除帶素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縱失驕風追

疾驅忽焉失大兩之御也以不御也

責將以机而假將以權上惟重視其權而將始輕將不浮于權

而机始失恩威非出于己則賞罰不能以必信方略別有所

受則進退不得以自專善兵者机也可一人知不可以衆人

知也逞机者權也可一人任不可衆人任也

後將軍之議格于上聞司馬門之報寢于下達忠懷之盟不

中山之覆常滿謀清聲不震遠近乎謀擒巢不震生事乎空

而將之得無策失机乎迎而尾之將無首踵乎軍報而

戰不無優利乳漫之誅。而野來以炊。又無脫巾庚癸之呼乎。
焉將者方且耳目不自有。身名不自固。又何能持論于絕塞
之外耶。

猛鷙傾陸之士。陵鏢縉紳。則虎而豎。滿所津要。則狐而媚。權臨
鋒刃則鼠而伏。粉飾功伐。則猥而冠。惟朝堂運之以虛心。堂
諫主之以平心。遠獲入任之以寔心。武功其可振乎。

按要有政典。同官司馬掌邦政。者正也。馮弱犯寡。則骨之賊。
暗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氣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甚。親則正之。殺殺其君。則殺之。犯令陵政。則

柱之外。內亂為數。行則滅之。皆所謂正也。宋以中書為執政。
而以樞密主兵。失名義矣。

仲康肇位。而命胤侯。文帝踐祚。夜拜宋昌。本兵之重。如此春秋。
於魯書初。作軍事氏。三令軍公室。又書舍中。軍則四分之皆。
自三家公。不與焉。魏置五兵。尚書者。兵部專政。改其屬。有四
宋樞密有叢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其將帥有握兵之重。而
無發兵之權。以范祖禹之所以稱善也。然范鎮言中書主民。
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民已困。而司兵者。猶待民餉。
兵已出。而主財者。猶屢粟芻。則其冰炭也。我朝樞密置兵。

都然必必與戶部通融。則之舍兵。無范鎮之所慮矣。

師貞丈人吉。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至矣。剛中而
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乎。朱子曰。師
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
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
人君命將。出師之象。然天任老成之人。故吉。而無咎。坎者險
也。坤者順也。下雖險而上主于順。所謂義兵。故程子以為王
者之師也。二在下為帥之主。所謂長子也。帥師而吉。若以三
四主之。則為弟子。與尸之象矣。

子未治兵。於終朝不戰。一人子王治兵。于萬難。七人貢三人
耳。國老皆質。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

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
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前。無敵于後。受命之日。忘
其家。張軍時。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陸贄曰。將責專謀。兵以奇勝。歸納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
中。機會實于斯。順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
失。失失順則。諸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失宜。不都。謀哉。

歐陽脩曰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
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惟能以非常之凡待人
名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富弼請近臣及藩鎮大臣各奉堪任將帥之人不限品秩不責
罪過使其磨礪以現其能

蘇洵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日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
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以為可
獲戢卒而重舊獎其以弓馬得者不過稅強引重市井之粗

材而以策試中者皆記錄章句臣無用之學宜令有司試
其可者而陛下策之權略之外試以守邊之任斯名足以濟
矣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
折衝而已故有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
牧者其間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地之生物其地幹枯相何
時而乏培之植之以充棟梁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君操縱授將曰上至天將軍制之操斧授將曰下至地將軍制
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國家選將有會焉之條有武奉之格穆宗屋西顧之夢詔下達
臣上陳經略之才又遣使行邊以次選臣所不敢言與所不
能為之事

韓信亡于治粟都尉高帝素未之奇矣聞漢中片語旋即登壇
耿弇稱為壯通主人世祖久加恩寵矣侍床中數語乃與佩
印運使不同矣然一則諒何非輕許不必見其謀而任之以
得觀聽一則知弇足任大事必見其謀而任之以服偏裨異
材稱用當如是也遂成誅于王于一敗以謝申息之老秦穉
有孟明于再創以啟西戎之伯操縱殊科矣然一則以違命

債師不誅于王何以為國一則以勞師遠敵我寔尸之孟明
何罪討罪有過當如是也漢武于衛青持大將印昂軍中拜
之乃宋祖于曹彬則初許以使相竟後斬之似少吝也然一
則期以滅胡而罷之于立功之始一則望以下太原而留之
于成都之後緩急異用而責成之專均也張用濟謀以精銳
入東都李光弼執而斬之鄭元堅卧請司諫王猛馳往許之
似少拘矣然一則以用濟不諫則令不肅一則以鄭冕不往
則燕不平剛柔異用而權制在我均也李漢超郭進同於被
誅也或責其人而論之改或選其人而令之誅而待之不同

宋祖皆事之以誠以鼓其敵愾之勇耳李廣程不識同于也
邊也或士卒大樂其簡易或軍吏殊苦其煩擾而用之不二
者漢武廢察其寔是以收折衝之效耳陸贄曰克敵之要在
于得其人取兵之方在于操得其柄兵法曰將能而君不
御者勝大陸贄之所謂取者駕馭之謂也可以御可以無御
而中持衡焉是在善將者耳

王粲曰今邊方之軍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而君遣之
將有太監有總兵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
者皆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

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榆林之兵而不可權分威
奪何以成功乞倣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沿河諸將急應
節制庶事權歸一

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關之際
死生在前不有紀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赴死哉昔穰苴
斬莊賈則晉師自退秋青斬陳昭則秦智高旋平李光弼河
陽之戰却延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怪思少遲又命取其首
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是非好殺也殺一
人而生者億萬人也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將惟其武者用之則善戰無前者或時之
養虎舉邊引去者或日之養鷹武而不文不可也詩書禮樂
惟節殺可名惟其文者用之則作文賦者有河橋之敗負時
名者有陳濟之奔文而無實不可用也無已則老而清練者
是求矣又恐其不階翼鏢箭而或改秋不下如暮道而料者
在也無已則少而英果者是用矣又恐其不階淮陰少年而
或有使請父書如應侯所聞者在也地產可求得如李趙者
斯善矣然不有按圖索驥之謂聞望可求得如王謝者斯善
矣然不有肉食者鄙之嫌得之說與則無以家為者急矣

安得絕其端而使素冷者冒無出位之想債帥之選啟則愛
國奉公者阻矣安得遏其進而使貪饕者無分外之請將款
捐資賞如漢高則恐其他日功高之難處將款吝使相如宋
祖則恐其時武事之不競將款重其任以委之則又懸於薄
鎮之政尾將款分其權以任之則又有失于前赫父之典尸
然則知之何而可必也廣以收之如范希文款于諸班中授
羅智勇而款以武藝如歐陽希文款于任軍中款其技勇而
推為大將如蘇子瞻請重武舉而款以治軍可也又必精以
擇之如張蓋州所謂資久任以觀能效如王岩叟所謂勿輕

如進退而重謹之如胡仲所請信賞必罰而虛文之惡去可也雖然有蕭何而後成諸信之功有魏相而後用先國之孫李德淮而之據裝度主之飲青嶺南之廢龐藉贊之則任將又在于得相矣

劉大夏疏曰國家之用武臣凡校餞推穀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操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猶名而不實實授強引重者目為重敗談說能操者目為謀略及專以重兵臨以大故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雖旁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

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獎給太坐此皆唐增置武舉視進士科遂得裴端服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詳定武舉視制科遂得高志寧令依此舉餘科元吳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良可法也

高廟時自京師遠郡縣要害皆立衛所可得兵三百六十餘萬今官世爵軍世屬于官勤苦而優厚之軍不敢言故佳一選使而國無兵也至于屯田則官屯日蓋軍屯日削而兵無食也開國靖雅之士為千百戶者非有閭閻不過寵之世及以

廷唐其惟心耳今漳及十世矣備子孫屬已之可也昔功死

事叙及子孫矣敗而與尸已之可也功臣之高忘其本業空廉康祿則比試之法當嚴也今甲武臣犯必上聞蓋輕犯法必置之理可也內地材官與久暴行間者以時養休均其勞選可也廣房功令布于學官以儲將材可也凡投石拔距超亭擊劍關梁彈丸連弩風角占測之技皆入武科毋專騎射可也書讀之甚至詩書優其禮貌以作士氣可也誠如是則世胄中必有如周條侯蘇中郎趙營平李虎臣者出矣夫運籌決策推鋒陷陣以事智之難期者也而世易言之按事

未

數實賞信罰必以此功罪之易覩者也而世雅言之何也得說

未

易而當局難也

漢以前文武之選不分為二言是事者必責是任故薦紳之士言和親而介冑之士言征戰各以其能任者言也今薦紳及言戰而介冑及言和則以謀者不必任而任事者畏事也漢制非軍功不侯而固朝久以文臣不得封公侯蓋以親戰陣決死生當酬之也今將官親戈矛而色裏閭閻而心悲歌及斯頭領決肺肝之慘而神魂驚悸一當前隊誰能堅立脚

眼者無言戰矣

高祖嘗戒常遇春毋輕出以與軍校爭利惟當據城指揮昔吳

起將戰在右進鉞起却之曰旗鼓者三軍司命大將之任也
鉞此大將之任也

今時鷗冠吳服難禁輩下恣其虛恢工為援引未出却門身被
金紫甚至薦紳之徒好進者欲乘時以取捷退閑者思違會
以復煢故談兵者多而能兵者少

昔趙括能讀父書以善兵知而卒殞身喪師王昭遠自比武侯
揮如意以自豪而卒奔非然括猶能搏戰而昭遠見敵始怯
今之談兵者且不必搏戰與見敵矣

宋封成憲護楚因而伯輩上下其手遂使子圖蒙功王源寔平

二五

宋

吳國而劉頌奉命校功竟以王渾居右然圖猶北角遜而渾
名當故相持今臨敵斬首者姓名不必上聞而空持議論者
頭索身履行伍者不免餓寒而憑城社以進談者滿案白骨
未收死事之孤未恤而廝養奔走者見蓋實名者得以蒙恩
旁觀者因而色動矣昔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而儒者歸功于
裴晉公。之德廣精忠謂其功在社稷誰曰不然而以擒
元濟為之功。豈不誣哉

漢之衛霍以寵臣率師然每出塞必親當匈奴上首虜功武帝
封爵明詔天下今大將不親行陣矣晉宋何有言人臨以吾

擊賊吾獨以力擊之常敵板與自戰而身為諸軍破賊者空
行陣則三軍之命係于我。之命名保于三軍。必不。在
行陣。我之旗鼓。三軍屬目。士之勇怯。我又屬目。必不。身
在行陣。寡旗新將之勞。何如順顏色。絕腹決腸之苦。何如
効奔走。必不。一

計方出預定之曰此誰所主者一軍方開預定之曰此誰
鋒者執前以禦後効蒙賞不効蒙罰誰能冒之哉

所。既負氣之士。天下有事。彼能據之使無。天下無事。又能據之
使有。石勒頭于滹麻。戴淵與于盜賊。若等聞出而標至雲起

宋

二六

宋

字內為將。奈何。于治平。而不密為隄防。預為簡拔哉。
嘗觀古之名將。若陳湯。費溫。宿。涉。居。誅。鄧。支。之。頭。懸。衛。之
帥。功。至。烈。也。而。白。條。無。節。不。為。州。里。所。給。今。之。然。語。不。主
者。耳。班。超。後。于。關。搗。焉。者。佩。定。遠。之。印。以。指。揮。五。十。餘。國。之
君。長。葉。至。距。也。而。家。居。勤。苦。不。取。勞。厚。今。之。備。書。腐。生。耳。
郭。雲。尉。通。泉。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量。監。司。三。人。而。能。容。耶。而
杜。欽。陵。之。口。服。宴。葛。之。心。進。封。代。國。將。相。應。賞。即。昔。之。任。陝
監。諸。將。也。鄧。艾。不。得。作。幹。佐。第。守。軍。軍。此。非。有。司。罕。庸。所。不
齒。者。耶。而。塞。濟。河。之。論。度。陰。平。之。陰。關。廣。濟。渠。安。納。降。附。即

昔之莽猶無能者也。余珍落魄無行，後人亡命，此非一介所
靡而得及棲者耶。而獨賴於淮南。後再建於播地，手單金
蜀以還本朝。昔之諸生無賴者也。蓋個儻之士，湮沒無稱，
則為深山之草木，有所藉實，則為後袂之尤蛇，賴於然也。夫
探廣高陳湯之才，定遠昭會內之相，元振見奇于武后，即艾
拔于司馬，余珍露才于一時，買駿骨而良馬至，起雄而
勇士來，俄使諸水健兒，化為饒騎，桓東少年，化為材官，當其
無事固可厚制其雄心，而剪綴其健利，即或有事，亦不至因
銷兵而嗾騎。余珍首以魯被矢，語云層火續薪，有時焚棟竹
葉。葉
雖木屑，有時致用。索珠于汪洋，淘金于沙礫，是在預為之計
耳。昔韓公刺義勇于陝西，而蘇軾當熙寧之際，韓以位
爭敵為言，誠為此也。蓋新術擄軍者，嬰尺寸之組，而縶心一
擲百萬者，與偏校之選，而卒業。是羅材之素，固非折奸之術
也乎。
將而材雖屈理，既得之使，或以克敵而固，固將而匪材，雖專門
名家之智，或以債軍而辱國，固將庸庸可拘，年馬不必駢驥，要
之千里駒，不必鑣鉤，要之銘利任將，不必關望，要之制勝敵
漢人有言為吏，自有清材，余以為論將者亦然。

將門將種，世為稱之。周室時，召虎平淮，皇父平徐，則康公而
英而傳矣。嗣是如條侯之靖七國，營平之降諸羌，李愬收功
于雪夜，瑋瓌無其內，攀羅其才智，然哉。其家學素也。後
朝若宋默國郭定襄，陳寧陽諸人，彼其破安南，禦北虜，俘
羅可，請執獲之，乃皆肉食之，即耶蓋世賞，延及則無他心。程
晦家學則非營試，彼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視徒步草澤者，每
事半功倍。錫金石者，難為入，因江陵者，易為高也。
今觀人傑士一，則足弓馬，報曰以短後無賴者也。雖衛青白
藉手功，夫操一不當三，隨之矣。是鮮驕驕之之，而望其進
葉。葉
風運電也。且委任奉迎，則或行舟于陸，而登駕于河，功罪
錄，則或然在梁，而難羅于羅。薪積稍隱，則或索壁于市，而還
珠于淵。彼覓材者，管庫可登，如虜可任，二卵無憂，而顧可
抑至此乎。夫大功宗異域，為封侯耳。彼饒我馬，開力而拘
諸原，而虎符鶴印，不能竟得之上，論勤奮勤經數年，柱後惠
大，半歸斷其後，封蔭王好，位高金多，而寵兒之去，不若一
錢。志士所為不顧而嘆也。
親未報而為戈矛者，非良民其幾。愚貪慕之心，何所不至。夜
夜竊掠，且查飲博，武勳于市，盛而叫號于節，其天性也。

無道之人予之以無道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未有無法而能安者也

舉之、道在覆而廣用之、道在專而重陸亮之墨與名士連事而薦則賢不肯混東山之望與臺山並轡而推則名寔混故舍賜帛削戶之典而希屬舉得人之效其數不得也是故評議資殿也準忠而欽若倭然成濯淵之功者準也點直而公孫阿然寢淮南之謀者點也故銅直言敢諫之士而求使節死義之臣其數不得也是故、免羅貴廣也委之便宜則謗書盈篋不為涸臣節隆之威望則按摠條行不為諸帝尊故

朱異

二九

朱

繁束縛馳驟之法而責騰驥千里之能其數不得也是故委任宜專也結衆可解而後將士之力殫于西征寵臣可棄而後司馬之名震于隣國故徐爵賞名譽之權而期美杜臺傑之用其數不得也是故、休、免、貴、重、也、

今人輒悅脫曰吾不得李牧克國勝過子儀視師仲淹鎮鎮耳脫有之汾陽不以窮奢極欲、彈、車、希、文、以、諫、見、遂、將、無、罪、屬、者、乎、李、牧、收、收、保、將、無、養、死、乎、後、將、軍、遠、衆、獨、任、將、無、守、謫、其、懷、秋、謀、婦、唐、乎、馮、唐、有、言、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者、此、也、

將之起於戰國非古也即相名久起于秦非古也古之制

無倫重也故入而平主捷揆出而警師但任將可設禮樂之容而相可建鷹揚之烈至春秋齊以王季子城父為司馬晉以先軫將下軍然而桓以仲為政大以紀為政彼王季城父與先軫不過為二子者號驅耳蓋齊之軍令守于內政未離于農晉作三軍寔名寓于農故二子皆以卿而兼將漢七國以之難而亞夫衛青以將軍與樞機唐有安史之亂而子儀光弼以節度兼使相宋有契丹西夏之擾而狄青王德用以大帥兼樞密矣我高祖之初中山大將也而領中書宰河東

朱異

三十

朱

既抵成也而燕中丞宋公德慶偏車也而掌詹事李公文忠則侯也而署園子自後分文武兩途矣燕王靖遠王成寧王新建子忠肅項襄毅楊文襄胡司馬皆以文臣而寄兵權靖遠出總則蔣貴為之聖威寧提師則保國為之佐忠肅提師則孫鍾衡領為之驅文襄持制則仇鉞為之奮司馬開府則俞大猷為之使是經略文臣又取將之錫也

求將則密其綱以羅之任將則疎其目以縱之一曰重邊吏以其久而習也然北播以小卒累功邊陲一當大將金車覆沒將信策馬榆林立奏方略取勝如券何論曾與不聞哉此其

說可問。而不必定為格也。一曰。寬。還才。劇孟諸人左。後左。重石。投石重固矣。而頃者沈惟敬之徒。幾敗國事。寧不狡奸。哉。以此說可意行。而不可顯為名者也。一曰。重。將權。重。畏將。而不畏。故將性于任。怨斯怯于持權。然不有尾大不掉。若仇。寫者。故將權可假。而不可盡假也。一曰。寬。文。法。上操急。而。下委罪。然邊餉日增。而西寧之因。劫且日聞。故文法宜寬。而。名不可盡寬也。

敵害我。亦害敵。而害相搏。必一遭。創料則害敵。矣。不料則害。我矣。將也者。禦害而害彼者也。尤當先料。已兵法所云。知己。

朱襄

者知此而已。趙王使李牧守雁門。牧急入收保。如此數載。王。怒而讓牧。令他將代之。戰敗復起。牧之請曰。王用臣。必。知。楊句。奴小入收。俘敗。獲趙卒二千。人。單于聞知。輒大入收。乃。勦兵數萬。大破之。單于遁走。初。牧遣趙王。旨。王不殺牧。且。令。他人代之。以親戰。守孰。便。李牧。使牧。委二千。人。而活數十。萬人。趙王可謂善假權者矣。句奴號李廣。為飛將軍。然雁門之戰。廣為句奴所得。後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沒。漢武帝曰。廣。年老。數奇。勿使當單于。後從大將軍擊句奴。大將軍知單于。所居。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愠怒。引兵趨東道。與大將。

軍相失。廣責不服。自破廣。好要。經趙武帝。令廣統于。前。約。東武帝。可謂善惜權者矣。

不御云者。將不御其事權。而未嘗不御其功罪。取之云者。特取。之以賞罰。而不當侵取之以謀論。今今聞之。將主。法。操。之上。乃昂首。而以中權委之。平權府。倪首。而以徵調聽之。平督府。則為多指之。視然。且。森謀。經略。隊。今。角。主。則為十羊之牧。然。且。或戰。或款。縉紳。介。胄。不相。預。計。則為百人之與。得。且。斤。提。鉞。鋒。而。揮。其。執。勝。固。已。幸。敗。矣。有。分。故。重。其。權。乃。可。重。其。責。也。及。事。竣。矣。工。拘。於。大。法。而。下。懸。于。勛。報。甚。至。濃。用。賞。而。

朱襄

約。用。罰。誠。有。杜。牧。所。論。刺。者。名。何。以。稱。御。將。哉。噴。室。煩。此。控。推。展。至。以。該。鋒。為。苗。戰。一。事。而。情。同。舉。棋。以。形。勢。為。名。言。一。言。而。自。相。矛。盾。故。必。讓。論。省。而。後。事。權。可。一。也。

任者之心常苦。將無驕于讓者之口。讓者之策似工。而未必。識。于。任。者。之。事。故。讓。事。者。當。虛。心。而。任。事。者。不。必。掩。實。果。未。勝。何。必。言。勝。敵。然。却。不。言。退。也。

戴仲衡曰。兩軍交戰。生死定于呼吸。故奮不顧身。何假首級之。泉。今。論。功。當。稽。洪。永。舊。例。以。當。先。破。敵。為。首。功。而。生。擒。斬。首。者。次。之。否。則。惟。使。取。首。級。佳。致。晚。

將取有膽智故遊說者說焉一也將取聲望故離林樹焉二也換功自大無死之心無以裁制之不可三也借資于屬意而交驩于鄰縣奉勅何由得公四也吏乘肥衣係而士卒不厭操屨氣安得鼓五也猛悍露氣力可扛鼎軍鋒之選耳欲矢工巧鳴錫無虛技藝之雄耳占候奇中望氣審祥巫史之職耳連心而憐口慧而疎徐道古今以佐視聽雖視之助耳而是三者皆易子見重六也取盡策果如果如城而曰使會使詐第不知其作使與否七也南招拒命林甫策勳合州受盟似道獻捷八也言而達用則鹿臨可以首芝蘭誅惡可取

朱異

三三

朱

則潢汗名可以納江海九也黨壤可以敗經紇勝舟可以喪良銀十也衆煦可以漂高山机織可以招矛戟十一也缺之十一孔用將者不可不知也

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賓客之事有射祭紀以射而擗士賓與以射而興聞弓矢之藝典禮樂之藝同列于季子父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陳于教是時得人之盛如趙武夫公侯終仇繆虎臣在泮猷猷文武之途未有分也漢之時武帝以良家主選成帝以知兵召募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舉武猛操謀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機辟則

宣帝詔之是時得人之盛如甘延壽威伸外國趙充國坐關西是李廣以良家進馬隆以應募進名未顯然以大武收也唐時始設武舉開元則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則有明習孫吳之科憲宗文選判而為二途矣文選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千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兵部宋之時復設武學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備士以策論實其去取以弓馬定其高下大學則以文宣王為先師而習五經武學則以武成王為先師而習七書我國家武學皆祀宣尼而正統間又令武學生于七書外兼讀論孟大小學則其所學蓋

朱異

三四

朱

復如蘇老泉所謂弓馬籠材富鄭公所謂庸妄淺鄙者哉兵權不可分不可專故有危之師六事威在牧野之戰三卿並出送子之兵掌之齊侯而太保則俾之則內變何自而生子淮北之師總于皇父而休父實副之則外變何自而起乎龍蛇之事君子所悲倘免數語識者為憾功臣之難全久矣然為君者當鑒介推之不祿傷蕭侯之械繫而為臣者當懲光弼之不朝鑒點布之惡望夫越王能夷種而不能夷我為舟之義澤高餘誅信而不辱赤松之房文帝能繫勃而不能及多留之平當宣餘族靈而不能削雖辱之安世有存守信之

解兵權則宋祖無猜矣。有趙令之伏臺諫則太宗不忌矣。曹彬之不與使相所以全之也。而彬不能安數萬緡之賜。狄青之不任樞使所以愛之也。而青亦能不為童謡之惑。皆君臣相保者也。我高祖之于功臣。或陪葬鍾山。或配享太室。而徐達之卧舟不伐。湯和之請致還鄉。亦庶乎其能自全者也。寬之文法。毋為賞中差級之守。布之誠心。毋為河南代任之將。久其歲月。如襄陽岷山之愛。予其軍租。如雁門幕府之利。士卒感其恩。敵國畏其威。此馭遠將之道也。賜以絹裘之貴。而不宥夫貪酷之罪。予以萬緡之錢。而不與夫使相之職。此侍

戰將之道也。

梅酒片言。兵權盡釋。所以全功將也。公郭進則付郭進。則劉進則賚劉進。所以任能將也。

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伯以善脩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天下有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恐天下有變而已。無全策。有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恐天下無變而已。無殊功。故白起南轅亮。雖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去病之功日高。而漢之海內益耗。俾眾不足以補亡。降城不足以報賜。遠物不足以償餉。亦何功之有哉。

漢高之將。委之重權。而實握其机柄。如韓信破魏。即拜張耳為果園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十七城。而枕焚積聚。劉賈以親王監馬。故能奪其軍而促之會也。

王良之御也。鑒護于饒。和哉于軟。馬動而鑒鳴。而和應。奔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之于中心。外合于馬志。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也。設以一人掣之。不得前。一人曳之。不得後。自相蹂踐。而費車無敗。雖矣。今之馭將者。能得將之情乎。抑羈絆

之也。

君之用將。最不可有勉強之心。將之見用。使其君至于勉強。亦非福也。漢武之于汲長孺。唐玄之于張九齡。皆文臣也。且深知其人之忠誠。猶且始從而終疎之。至于文皇之于魏徵。其言雖勉強從。且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徵固建成之謀臣也。殆矣。若漢高之于樊噲。彼其排闥直入而諫。上亦勉從而終欲斬之。噲固功臣亦戚臣也。嗟乎。絳灌之拔一城。方進一官。絳灌之幸也。信越英布。裂地王封。帝國思得。一便而殺之久矣。光武命功臣以列侯就第。不責吏事。宋祖斬一使相。不以手

兵制

五漆曰成周之制兵藉于小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旅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而卒旅父死而子繼無括募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給無廩餉之費而食自飽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伏至陰藏不測而天下不見有兵端安兵俗守其業而天下不見有兵事所以守則固而戰則克也

未

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七八

將兵而峻于罰者莫過楊素。將兵而峻于罰者莫過漢武。然樂為素兵者樂微功之得厚賞。樂為漢武將者樂万户侯千金之易致也。

御史陳于陛疏曰臣聞天下之將皆進退于職方之一官故先臣高拱言兵者專門之學必由邊縣而邊郎而邊道而開府令終身于是官而學始精至于職方又必無一時樞郎之選而後將領乃能皆得其人也

顧鳳翔以武狀元把總中平、朱公月樵為令，不相能。在兵垣則用顧。

事所以守則固而戰則克也。

黃曰卒伍之制家出一人五人為伍伍一比也五伍為兩兩一閭也五兩為卒卒一族也五卒為旅旅一黨也五旅為軍軍一州也五軍為師師一師也歆其服相別音聲相識恩之相恤義之相救也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副貳隨缺隨補伍無有空也先儒謂先王是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于行陣不用則歸之于田里雖未嘗有兵可也且軍將皆命卿而師旅率兩以次而命大夫上中士將之民其有不服者哉

漢志。旌。周六軍之制。畿方千里。井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六十四萬井。賦戎馬四萬匹。故稱萬乘之主。以此考之。蓋

十六井賦一馬一百八十二家所共給也。四邑為縣故曰萬乘。

孫子曰興兵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可見七家而賦一兵也。王畿之內凡九征而後方一過焉。

江旭奇曰：表言卒伍之制與孫說不合，愚詳考之。同時鄉遂之民以伍起，數一家出一人為兵，即表說也。都鄙之民以四起，數七家出一人為兵，則孫說也。諸侯之兵不足而發六遂，六遂之兵不足而發六鄉，蓋其序也。充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朱其。

征徐以秦公，追貊以歸侯，蓋王畿根本之地，兵侵不數發也。管仲謂桓公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參其國而伍其師，國中之制五家為軌，為之長十軌為里，有司四里為連，有為之長十連為鄉，有良人五鄉為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國共二十一鄉，公將其一，國高二子各將其一，所謂參其國也。野鄙之制三十家為邑，有司十邑為卒，有卒帥，十卒為鄉，有鄉帥，三鄉為縣，有縣帥，十縣為屬，有大夫野鄙共五屬，五大夫所謂伍其師也。二十一鄉之中六鄉為工。

商其十五鄉為兵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國內無農，國外無兵，而兵農始分為二矣。

孫子曰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階數十年而後得志于天下，仲舒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遠勝之兵，蓋三代之兵可以固守而奔之，兵可以決戰也。

古者十六井為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粟，名曰丘賦。晉人已誇其費毒矣。蘇成公時作丘甲，蓋益兵也。晉之內兵家五人，馬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兵十萬，車五千乘，此亦謂軍君有甲車四千乘，蓋兵以漸增也。其後楚

為乘廣親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蓋亡矣。

秦之亡非由銷兵也，戎者死於邊輸者餒于道，見行者如棄市，帝即之略特以畏說，兵非小弱，亦未甚敗也。

漢制卒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侯國之兵屬之郡，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調之郡國，衛尉主之，所以衛宮城，北軍調之三輔，中尉主之，所以護京城，有古者天子內設異姓大夫以正骨肉，外設同姓大夫以正異姓之深意。

漢制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六十五而

先人逃為卒一月一更為率更。貧者受直代充為踐更。天下人皆直過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曰過更。

高帝時。南北軍相制。故太尉誅呂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不敢發。蓋兩軍俱不出征。有事以明檄召郡國之兵。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事已則縣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粵。于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堅領之。又恐其權太重。故于南軍增羽林期門之兵。以相制。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後始此。于是有養

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蚩及請徒伍。符不整。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發軍蓋遠。則南北軍從以出矣。光武罷都使。而外兵不練。固有征伐終藉京師。至永初間。募入錢谷。得羽林虎賁驍騎營士。而京兵又衰。名及遠戍。而邊兵益困。永建間。令郡卒五入教習。戰射又募為陷陣。為積射。為募徒。大抵非名兵良法矣。

光武之罷都試。因西漢韓延壽試士。備擬以不通誅。而翟義之討莽李通之助漢。皆乘秋試日起兵也。外兵既弱。故安帝列營順帝置塢。總為無故。桓帝戚羽林虎賁。不任事。操平祿而

京兵愈弱。至于興宛豫之邊。率擊蒙林萬里之寇。李固亦常力爭之矣。陳寶歎誅宦官。北軍不助六臣。而助宦官。後助之殺何進。故後來亦藉外兵。誅內寇。董卓以羌胡之義。侵入亂京師。而祚移矣。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三子領之。及得兵二十萬。始置驃騎車騎。今領折衝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以車騎統之。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初。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府曰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兵數多寡不同。皆置折衝都尉。一果毅。都尉左右而關內三百六十一府。皆屬京中十六衛焉。所謂府兵也。

府兵之制。范祖禹謂其制有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于民。但其家仍不免雜徭。故邊貧弱。然宿衛者以遠近更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今番皆以一月亦太紛擾。而高宗武后時。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姻戚後使及劉仁軌鎮洮河。又困于久戍。陣亡者不錄。其子孫調發多。以財免。至玄宗時。府兵逃亡略盡。宰相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後。優為之制。通遊者皆出。應役旬月。得兵十三萬。今隸諸衛。

更指上下兵農之分。自以始矣。後天取京兆蒲田以爲府。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於一府更號曰驍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選。士人皆恥爲之。

唐楊嗣復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典折衝勅契。乃發天寶間士。失折衝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之官。吏而我器。馱馬鎬慕糗。並廢矣。

府兵之制。始于西魏。因于周隋。而大倫于唐。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無常勞也。三時耕稼。一時講武。無常聚也。六家而賦

粟

四三

未

一兵。不勞其力也。六家而供一兵。不盡其財也。六衛者。十月而更。成兵者三年而代。所以役民者又甚簡。置府六百有奇。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校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靜于府。將歸于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也。一兵之器。甲衣糧給于六家之民。國无費也。李泌所謂經畫得宜。杜牧所謂發衛最長。誠哉是言也。

初時人尊府兵曰侍官。謂其侍衛天子也。及後胡成。得以後故京師相馬。必曰侍官。而宿衛之士。進止矣。州縣調發。不以實。壯富者以財免。而州縣之士。亦進止矣。張說請募士充長

從宿衛。而宿衛更番之制廢矣。李林甫請募士充長從。兵以山東之士。成而更番之制又廢矣。其後徒有兵額。士不受甲。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贄與諸人。皆謂財計困于用兵。蓋謂以此也。

葉文康公曰。并田寓兵于農。府兵寄農于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得無將驕卒惰之患。

唐武德貞觀以來。邊防之制。立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進退一惟朝命。永徽初。都督常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也。景雲二年。始以質授。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

葉

四四

未

使然。能未重其權也。開元以前。不久任。不遷。領不兼。統其後。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皆連領。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李林甫。款杜邊將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怯當。天石請用。胡人京中。驍騎長征。而募額皆市人。于日內。勢日輕。而節度之權愈重。安史之變。李郭李希度。討平。列爲侯王。其勢日熾。子儀請解。解節度。以收兵權。代宗不從。僕固懷恩。養寵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分帥河北。朝廷困弱。而後也。竟以此禍。德宗實憤歎。一創之。而不因時順理。致四王一帝之儲。此葉文

名號之所必致也。憲宗能起積衰盤于淮蔡及于河朔之歸
餘威尚在。魏宗溺于宴安而蕭促。段文昌請銷兵至軍士
落籍為盜。以助朱駭之亂。而衛博成德合從方命者又起。及
梁晉爭衡。唐祚移矣。

唐兵志言唐兵三變。府兵廢而為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
成。

呂東萊曰。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于內。而方鎮
遂成于外。蓋太宗時。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
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

右僕射為一派。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故謂府兵變
而為彊騎。則可。謂彊騎變而為方鎮。未之有也。

宋太祖懲累世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分營于
外者。曰駐劄。本京師兵。而使廉合于外者也。邊防要郡。須兵
屯守。名道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其額。有四曰禁兵。天
子衛兵也。自禁衛而下。皆戍諸路。有事召征討。曰衛兵。諸
州之鎮兵也。壯勇者。都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在戍。戍更然
軍數開數。多給使而已。曰募兵。選自戶籍。或王民應募。所在
團結訓練。以備防守。曰番兵。塞下內屬諸部。團結以為番

藩之兵也。京師既多供億。日浩故太祖常欲遷都去冗兵。及
聞晉王之諫。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太宗時。兵
橫不可制。名募日廣。供饋日增。仁宗時。謂宋都大梁無形勢
之隆。恃兵為險。格刺太多。將驕。率惰。使耗國用。故王古石為
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能勝養。而不惜藉兵之不
必多。故諸路保甲至四十五萬。陰以代正兵。不可代。民
既有養正兵之費。又復自充保甲之兵。蓋復告曰。元佑乃議
廢之。未幾復行。徽宗時。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不能披甲。荷
戈。女真南牧。換兵才萬餘。莫有敵者。王業偏安。江左勝兵潰

率張甚大。盜矣。蓋謂中興以前。養兵以自固。多兵以自禍。
為禍臨謂中興以後。兵愈多而敵愈弱。民未救而國已危。蓋
兵多而不精。何益于戰。民與兵合而為二。則民困于養兵。及
至募召遊手充數。愈多愈困。已而復盡民為兵。實不能戰。國
勢益弱。以成於止。

上濬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置。宋八營五代
之兵。而募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使。而元起
沙溪。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我太祖內設錦衣。外上十二衛。以
衛宮禁。外漢之南軍也。設番守。四十八衛。以衛京城。馬漢

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看上宿衛無所隸屬。而重以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事。已則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唐府兵之遺意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列于各省。并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為行都司者四。近又設湖廣行都司矣。每衛約計軍五千六百名。每千戶所計軍一千一百一十二名。每百戶所計軍一百一十二名。衛分軍數。間有多寡。而千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人。小旗一人。管領餘衆以成隊伍。督府提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宋人收兵權之意也。今將領積多軍伍。絕或納身先後

朱翼

四七

朱

而其名後存。或飢寒過身。而其形後在。兵部清方而伍虛戶部會計而食耗。弊亦甚矣。

高皇之制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名曰五軍。蓋百戰之精兵也。文皇以胡騎三千靖難。名曰三千。征交南。將飛鎗火器曰神机。景泰三年。千總標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家。以供役天順初。羅八年。後置成化初。羅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曰奮武。擢武練武頭武校。步勇。步校。勇鼓。勇五威。仲威。揚威。振威。每營萬人。分為三曰五軍曰神机曰三千。如永樂初制神机

精銳

四八

朱

習火器五軍三千。時統騎兵蓋十二國。而所以歸兵三營而非改其舊也。後皇帝信奸言。集九邊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如故。嘉靖初。敵邊兵後虜報歲急。團營兵少。乃僅選三萬騎應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皆老弱。且為中貴私傭矣。提督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都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敗死于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後羅十二國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机曰三千。仍從永樂之舊。成

樞矣。遂為錄。起平江伯陳士取。始時相其會。元吾預。遂使顧
實以名將。子代圭。頗能自潔。小則宿衛。而亦未能更張之。
蓋更當易子影射一也。中貴掣肘二也。久不見敵。人不習戰。
三也。

文皇時三營數十萬。至景泰僅得十二萬。正德時又僅三萬耳。
尺藉如故。冗食如故。而運鋒無以異于老家。至若奴僕荷戈。
而冒糧充僱。頂帽而應。點竊恐三萬人。猶難卒辦也。

今中都河南山東。歲有班操。名曰更卒。延綏寧夏。開歲入衛。名
曰練成。連左抽添。軍名曰役。美交廣有招集。軍名曰召募。然

更卒徒勞于道路。而各持雜戰。練成日處于身家。而連奔為
疲。役美括其然。夫而括及家。戶召募多無賴子。而竄名諸府。
名何能衛我京師也。

大祖五軍之制。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是制。一也。徒御既寡。
訓練易施。二也。人自為將。各愛士卒。三也。彼此相形。必爭策
屬。四也。分數盡一。什伍不亂。五也。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也。
今五軍統而為一。不免偏重矣。然而三營名可以犁庭。四營
亦可以反駕。何哉。成祖與于蕭牆。皆長于操練也。嗟乎。榆林
之役。成祖實天既無其時。土木之難。危于累卵。又無其敵。庚

戌之變。又無其人。以致五軍之制。竟無復者。可勝嘆哉。
弘治間。劉忠宣言。中涓不應私使禁軍。嘉靖間。霍詒請汰錦衣。
濫冗一重兵。一惜食也。

漢元帝間。宿衛擊苑中尉。擊苑事之子孫。林疏見。皆用此。
征今練騎。不調發矣。庚戌之變。藉非連兵將無城下之盟乎。
漢武帝大創角。奴若雷風。過陰山。未常不哭也。然當時士馬
物故亦略相當。今制損軍。以失機輪。故祖役之士。雖衆。後起
距不敢用為前矛。使慶公饒耳。夫召募之兵。市人往。聞以
召之士。戰耳。是二側不可不破也。

國朝以郡邑治編民。以衛而統軍。伍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
以餉給之者。為戰兵。蘭土民壯者。日索而倍之。曰民兵。募
他方之民者。練惠而用之。曰客兵。夫田為膏腴。則屯廢矣。兵
為私役。則藉虛矣。游手無執。則廩廢矣。然猶不若客兵之患。
為尤劇也。查食旅。遂一思亂。幸禍。患二。僞居為奸。患三。騷
悍難使。患四。去家遠戍。彼望太厚。患五。眠食無為。我視太輕。
患六。思家易潰。恃健易動。患七。

江一。驕曰無事。養兵為時。無推剝後削之患。有事用兵。為時無
任什特輸之勞。

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四中者為之。有有用農為兵之意。唐李抱真守懷州三丁籍一蠲其徭役給以弓矢官無廩賦各精技射名曰澤路步兵而勇敢為諸道最李德裕守山州率戶二丁取一緩則震急則戰名曰雄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悉怛謀降他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毅軍景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軍皆兵之出于民而隸之州縣者也。轉餉既易桑梓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隴之思心固與客兵異矣。譬之貯于衡以他人守而腹枕卧矣。守以主者則明。然中宵張暖焉。然今之士兵曰保甲為守

鄉也。有司編冊僅充張導耳。曰弓矢為防險也。追呼走鄉聚逐鷄豚耳。曰机兵為戍城也。守令閱視環中為戲耳。馬端臨言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可用。今日蓋有其弊矣。愚謂兵政不在多耳。惟淮陰侯能將多楚之名將。過三百乘則敗矣。蓋多則號令難一。少則揀練必精。宋人劣弱之兵不可用矣。若驕悍之氣則在于善御而不可排靡之。至于客兵不難犯法。其氣易驕有事之時人犹安之。一旦承平人輒起厭。然亦安可去之。以自撤其藩衛。弱之以自損其爪牙哉。提之南兵不善騎。壯兵不善舟。轉而相習。則

南人輕躁。壯人勁慧。勢必相爭。運餉則嫌多。分戍則嫌少。臨事而計則無及。日討主著而訓練之。歲至計哉。先臣曾銳志復河套製有火器宜精其法而脩之。沈一貫曰京營士驕。今方無舍矢之技。尚以尺籍為奸。况人精其能。技石超距。禁犬通主。何所不至。一人指揮。炎。若何。故曰練軍非難。制軍為難也。劉孔當曰兵亦安能盡得精悍。惟得精悍者以為之倡。則有以勸其翻然勃然之心。故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今邊兵最稱榆林而寧夏次之。榆林地瘠民貧。敢死爭先。虜不敢近。名譽

至。今却訓練。藉說足以奪故。天子亦何愛內帑而不以奉士。若其擾。教倉洛口。祇寇資耳。今天下非無兵之患。壯地良家子。期門羽林。材官踴張。自若也。尺籍之練。蠟也。而廩食外衛所賴。非減也。剝楚鉅客。三吳亡命。江淮俠少。走寸檄而數十萬衆立號名。無地無人而非兵也。負敗列肆之輩。虓虎無藉之夫。取于應文。不期閭閻。試與之按鎗仗。常鋒鏑。不止安于農窳。抑且化為烏有矣。故曰簡練宜精也。秦之兵所以興秦。亦所以亡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曰更

集

率給中都者一歲而更謂之正卒巡邊者謂之巡卒臨陣者謂之戰卒長城之卒四十餘萬額表之卒五十萬驍山之卒幾十萬阿房之卒幾十萬厥後勝廣起于卒劉項起于徒殺今守者卒屠城者卒而秦遂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之兵所以弱漢南軍有東明南屯公車期卒朱雀玄武蒼龍北屯凡八校尉則內兵之盛可知也蜀三河潁川則有步兵卒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擊手刺楚則有鉞客而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將北軍五校擊走鄧鴻將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禦變內兵疲于奔命而漢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共六百三十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是居重而馭輕也農隙而教閱則折衝掌其節度有事而調發則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俗裝粮自俗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府無極兵之憂也奈何開元而後府兵之藉缺而不補折衝之將久而不還一變為彊騎始於張說則關內有常屯之兵而番上之制始廢再變而為方鎮始於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彊騎廢而有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而唐遂亡矣宋

五三

集

收藩鎮之權天下兵總于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柄無從之重東師之兵總于三衛而三衛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權軍不用于取將將而暗于番兵迨保甲兵造于熙寧而民愈擾義勇刺于治平而民益怨太豈不詳于制兵哉而疎于制兵康定之間元昊陸梁而兵疲于西崇寧之季女真犯京而兵疲于北宋室遂運矣

勤王入衛不在兵多而在將賢故桓冲以制袁之衆入而謝安却之以兵不在多也白公之亂葉公一人入而楚卒矣秦兵成遠蒙後輩皆在外而勝廣劉項得以起關以召則有趙高

五三

集

也朝有正士則奸雄備有所憚故宋齊執國命而孔父言瞞款移漢鼎而戰孔融昭宗之時李克用若入而清君側之奸唐社其不屋哉

成周宿衛之制居則有宮正宮伯之衛行有虎賁之衛僕從之衛掌于太僕守隸之衛掌于司隸當是時也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衛僕從固非正人執利鉞而然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夫居虎門而詔王燬者乃車西夷之賊隸宮正宮伯統于太宰虎賁掌于司馬司隸掌于司寇而皆聽命于太宰唐漢之南軍衛尉主之景帝時之素靈武帝時之東方朔皆以儒

欽定四庫全書

生而為市官。後乃多用官者。將禁兵矣。唐用官。官觀軍容。容于外。何況宮衛。故南司曰。輕。北司曰。重。而橫不可制。宋太祖當危逼之。尚不款親。兵力。而抑官。致不得宣。後使以死。後重賞出掌六師。官官肆橫。然而親兵及。宿衛日少。矣。國朝錦衣十二衛。階以世。爪牙之任也。然衛階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

周之。兵止于六軍。兵則民也。無坐食之費。無常屯之勞。制至善也。漢之。兵始于番上。猶不勞也。變為常屯。為遠征。兵益疲矣。是以京師軍。藉州兵。以除關。官矣。唐之。兵初近周。

制。後府兵。變為長役。長役。變為禁軍。是以神策。盛。關。兵。兵。終藉藩鎮之兵。以誅之。而晉。梁。成。唐。不祚矣。宋之。兵。惟取其多。而不知。簡練。民疲于養兵。矣。後以強者。倚。周。以弱者。代。諸。路。京師之兵。名。護。固。傾。虎。聖。與。龍。衛。階。不。能。戰。而。祚。不。守。矣。國。朝。幾。兵。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五。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六。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六。衛。蓋。極。盛。矣。通。年。或。謂。外。兵。以。衛。內。則。放。邊。成。之。驕。或。謂。內。兵。以。防。邊。則。六。居。重。之。休。皆。非。計。也。謂。宜。倣。周。家。寓。兵。于。農。之。意。厚。樸。三。輔。之。民。選。其。丁。

壯名。禁於官。身耕于野。農隙則訓練之。以教。戶而養一兵。已不知。困。而兵不告。病。隱。然。成。金。湯。之。勢。乃。不。拔。之。基。也。國之外。兵。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軍。賦。皆。出。于。井。田。

地方一里。為一井。十井。為一通。十通。為一成。為終。十終。為一同。為封。十封。為畿。天子之國。提封。百萬。賦。六十四萬。戎。馬。四萬。臣。兵。車。萬。乘。侯。國。提封。十萬。賦。六萬四千。戎。馬。四千。臣。兵。車。千。乘。大夫之家。提封。一萬。賦。六千四百。戎。馬。四百。臣。兵。車。百。乘。五。國。為。屬。有。長。十。國。為。連。有。帥。三十。國。為。率。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有。牧。大。小。相。維。所。以。合。眾。散。而。衛。

王國者也。秦。并。列。國。而。為。郡。邑。盡。銷。鋒。鏑。聚。之。咸。陽。內。外。不。相。維。故。祚。不。長。漢。制。騎。士。材。官。而。郡。國。之。兵。始。盛。唐。制。折。衝。果。毅。而。郡。國。之。兵。始。分。故。黃。帝。至。而。漢。亡。朱。李。來。而。唐。滅。其。為。患。一。也。宋。以。京。兵。分。番。外。戍。後。或以。土。民。自。守。或。出。自。台。募。或。因。有。舊。而。民。團。結。而。保。甲。之。制。則。兵。過。天。下。非。所。慮。而。強。之。使。使。非。所。習。而。驅。之。使。戰。矣。民。為。兵。古。之。常。法。而。在。今。則。為。奴。隸。周。有。御。遠。之。兵。以。備。禁。衛。有。立。向。之。兵。以。備。征。伐。御。遠。使。重。而。賦。輕。立。向。使。輕。而。賦。重。皆。寓。兵。于。農。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吏。亦。為。衛。侍。

者業農桑。唐人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皆民。兵宋初。以京兵隸州縣。京兵不足。則以民兵代之。孫武保據宣毅義勇。皆兵出于民。而隸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寔言之。京兵不若土兵。田況言之。慶曆初。詔判四路。李平張公曰。不可。韓公曰。可。李刺之。治平初。詔判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李刺之。誠以藉民為兵。財省而足。用也。乃熙寧大臣。用趙子幾之言。行團練保甲之法。為法密而為教酷。甚至王師驕惰。視民兵有故。則驅以前。行有功。則據為己有。而主帥又多庇官軍。故民兵益困矣。

蘇軾時行保甲而困藉之為兵。皆土著無內顧而省餉。是矣。然募卒不當四業。專羈營伍。而民亦能盡厥本業乎。應募者棄其井里。歸無所棲。一旦罷之。保其不為黃巢綠林乎。應募者必自計能離田里。而土民歎赴徵調乎。應募者以力博食。其心誠甘。而民也自食其食。而為官役。能甘心死關乎。宋蘇軾與司馬光辨役曰。農山谷帛養兵。出性命衛農。天下使之。聖人後起。不能易也。免役之法。寔大類以今。蘇軾免役而行之。後如羅長征而後。民兵益未易免。光雖不以為然。而至今是之。

孫武之民
快下何

古者民與軍合而為一。後期門羽林。良家子弟。官驍張府兵。孫武。今之軍也。與民為二。矣。民與兵。又分為二。國家有祖軍。有召募。乃兵之中。有軍官操練之兵。又有守令操練之兵。何多岐也。今夫操練之兵。猶以無名。守令侵奪之。使壯健伏者。既過半矣。至于守令操練之兵。若馬快。若健步。若民壯。若精兵。若常兵。則止以供遞遞應。有操。自霜降一操外。幾不知甲兵為何物矣。夫隸八籍者。日多。則緣商販者。日少。而不知所歸者。非所用乎。食于公者。日以繁。則耗于私者。日以鉅。而知夫食我者。非其衛我者乎。

按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司徒者。兵民一統。故也。故司徒以井邑立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是而稱之。時得以辨其校。鼓鑼鏡之用。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凡此皆井田之功也。

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小而事大。凡鄉遠七家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國以正邦國。而不及盡用。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功也。

葉大康公曰天子有六遂六卿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為六軍不盡民力也。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只三軍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為兵而不番矣。晉作三行是盡一郡遂七萬五千家皆為軍不番半兵也。

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于是此法而併弱矣。秦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于是乎以上而刻下矣。

齊德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弗誘民以利。開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漢大國五軍之舊矣。秦

兵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七家用一人之制矣。

范錯言邊卒守塞三歲而更不知胡語。邊常居者家屋田作以備之。使文帝從其言于是募民徙塞下以募兵之始也。然徙家主占非如今之募兵也。過更之法緣成者衣糧自備亦非今之募兵也。武帝始廢南北軍今置八校寔以胡越騎士而召募始與唐開元政府兵為長卒而召募之制遂今民始困于募兵矣。邊方主兵風土素習於虜有父子兄弟之悅于內有室家廬墓之念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錢之京師營壘焉。

無蓋抑有所擾也。

孝宗常召樞臣軍士之苦樞臣劉華容以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糧對令運軍諸鎮有司至得糧也。江右諸衛故有京操之後農糧踐踏與江北將運軍棲運糧載而更操糧腹所及聞說見變見時腹中視角祇為戲場運軍春暮往冬歸沉淪可虞。崔鳳之耗也。僧為若家無擔石身無宿春俸乃以為困操軍世隸衛官統轄之今出懷社則東嚮而朝軍士刻削之以為固然。昭駕之幸營官又濫之衛官之吸勇飽營官之整雅填而操軍之稽者亦得以持其上。困以為悍又與

事容而對異矣。

向者京營及中州各衛與薊宣大榆諸軍皆有班操之制以萬五千人更番迭行歲者為令使之習勞自秋市既通諸軍無所用之慶曆以來惟京薊二班尚如故事宣大榆林歲折行糧越解名曰班銀好弁以延運為名卒侵蝕之京班名為工作實亦飲青秋以扶權璫而薊班亦僅供飯菜之役而已。咸維光曰方今承平日久編民忘戰卒然選兵一有額數餉有限給切不可用。咸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輕利者是也。最宜用鄉野充實之人黑大粗壯年長手面皮肉堅定。

乳貞時曰國初武官三萬八千有奇。成化而後。業十一餘萬。不啻四五倍之。有鎮則有官。有官則有軍。是占役之重。而冒餉之嚴也。初制領兵之官。帶親兵不越五名。今至三四百名。此四百名者。練不及焉。官之曲庇也。冒濫在焉。官之兼併也。直下

朱

宋臣有言。勇士可以用。兵而不可以主。兵智。士可以主。兵而不可以養。兵。蓋兵之方強。常有驕悍。難使之氣。過為戢之。則入于弱。然與其弱。不若悍也。善養兵者。愈強而愈戢。不善養兵者。愈弱而愈驕。蓋兵強則力不食。食易贍。故可以養。兵強則率服習。順上令。故不至于驕也。弱則名暴多。而冗食衆。故難養。弱則多姑息。而敢鼓譟。故至于驕也。

一、

一、

一、

不思養之乎

人主精神為將士所共注。未有上貪瑣林而下甘樞。最羅雀者。未有上能深宮坐拱之選。而下起投石超距者。上自弗恤。而勤勞則銷。而兵足輕賊。而賊先矣。

天下不患無兵。患無財。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太公曰。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惟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成。為不卒耳。故曰。勿微便。于維成之。而投金于巨壑。勿貪功。于無辜之故。而委骸于疆場。

兵無常強。有軍則強。亦無常弱。无事則弱。器久而不用。則敗。弓

久而不用。則解。教。鐔。鐔。之。命。習者不能辨。攻。殺。擊。刺。之。法。統者未及知。則因之形也。惟夫當無事之時。常視為有事。則

今兵弱極矣。凡藉倭存。今稽。解。效。占。復。和。仍。流。移。莫。詰。其。弱。在。耗。麗。之。鮮。鍊。之。容。儲。霄。霧。據。石。之。積。或。半。石。弓。而。款。段。馬。或。衣。見。肘。而。戈。先。刃。其。弱。在。德。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知。教。鐔。鐔。之。命。習。者。不。辨。買。關。而。輸。月。錢。而。抵。僅。同。見。戲。其。弱。在。輸。由。食。為。群。鶴。則。成。行。無。倫。老。家。不。能。受。甲。而。號。號。進。見。缺。色。其。弱。在。怯。告。行。諸。張。脫。巾。據。臂。情。不。必。實。令。不。必。行。

以下皆

其弱在。雖而又在。勝于以而獲其耗。操其德。登其輸。延其怯。而散其。雖與。乃所以為。查之也。

三官不。五教不。是謂。三官者。該。金。積。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獲。教。耳。知。號。令。之。教。教。之。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

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派。山。高。隴。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教。十。二。面。南。十。二。枝。立。五。色。旗。以。精。新。甲。冑。機。械。教。之。美。以。易。見。而。生。勇。也。

一。人。學。戰。教。成。十。人。二。學。戰。教。成。百。人。三。學。戰。教。成。千。人。

千人學戰。教。成。萬人。一。學。戰。教。成。三。軍。

教。刀。者。先。使。執。擣。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伐。猛。劣。而。為。之。等。教。旗。若。捨。者。先。使。執。提。有。力。盤。旋。進。退。乃。以。千。之。長。短。大。小。棒。刺。深。淺。而。為。之。等。教。弓。矢。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正。乃。以。千。之。便。軟。箭。之。速。速。遠。近。射。的。親。疎。千。甲。重。數。而。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束。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為。之。等。教。步。卒。戰。者。不。可。混。同。為。一。二。則。勇。士。不。勸。奔。曰。使。等。親。曰。武。卒。秦。曰。銳。士。漢。有。三。河。俠。士。劉。客。奇。材。吳。謂。之。解。煩。奔。謂。之。快。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

有大勇股死樂傷者服為一卒名曰冒必之士有銳氣壯勇機
暴者服為一卒名曰臨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奔刺者服
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能
滅旌旗者服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便善走
者服為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服為
一卒名曰死關之士有死將子弟欲為報仇者服為一卒名
曰死憤之士有窮貧忿怒欲快其志者服為一卒名曰必死
之士有貧婦入虜欲掩盜揚名者服為一卒名曰屬銳之士
有齊席先罪之人欲遂其恥者服為一卒名曰律用之士有

材技無人能負重致遠者服為一卒名曰侍命之士由是集
而別之權而厚之屬于大將無不盡力效效也

尉繚子曰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見威者
勝凡將能其道者夫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
畏其吏者故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知畏侮之權
夫不受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
下順威在上主愛故不二威故不化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智莫大于素疑事莫大于無悔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
不疑則三軍之志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一志不周則

三軍之情解
刑上極賞下通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卒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騶子不可
用也

為將者冬不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陸必下
所以同勞佚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
渴台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凡此將禮也

上下同歡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不汙己也

威繼光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權走陣于陽肆雖閒居坐睡嬉戲
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而不至于謹謹散野或
進而亢之或勞而息之又必須收其放心使之乘興兢業而
不至于懈吾不操故大為將之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
人之性矣蓋必有生道在乎其間令人惡之而不至于死也
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所謂
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其之勝負
者氣也氣無常盈勝則洩敗則饒能治氣則常勝矣雖大敗
中亦有必賞之士雖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則在乎明新而已

兵變

唐之敗人以為藩鎮太重其主帥制于偏裨制于士卒凡矯命推什以抗天子者皆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唐之兵為最驕晉魏以前無有也

乾元初年平盧馬度使王去志率上遣使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裨將李懷玉殺去志子推侯希遠為帥上從之自是節度使由軍士廢立

唐時兵變能定之者凡四李密之亂歸混以兵入其境藉為憑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敗少留境內者斬是急而定之也田希

蔡翼

六

未

鑒之亂逾年李嚴不問偶出兵援涪州與之並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不敢動是緩而定之也楊弁之亂朝廷議赦馬元贄為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預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以用甲伸威而定之也陝

統之亂李必請無授帛而領轉運使以行賈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利一人械五人及側以安是不用甲不伸威而定之也然能定一軍而不能定天下無救其失也

嘉靖間五堡之變天成之變說者以為無重鍊故相繼而起然當時無重鍊不論有罪與否一切議懲皆臣源清不論無罪

與否一切議勸肅皇以一詔定之蓋唐臣能定變而天子不能肅其紀綱故雖亂我朝諸臣不能定變天子能肅其紀綱而能定也

萬曆間七年晚巾者盛操于浙操于寧武操于粵操于蘇操于鄒又操于神木操山天子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猶吾爪牙赤子也母是剪棄而曠然更始然矣但詔極臣極操臣辱監司縣監司以兵變削籍者衆而以變正法者少紀綱似少損矣人情急則合緩則散其散則一夫耳微吏治之是矣今為吏者為虐考之悞而為兵者為射風之末

蔡翼

六

未

本甚倒置哉

山陽亡使蘇令起漢梅福以為匹夫寃國家之權輕而上與天子爭衡羽林士卒殺虎賁大將軍元龜置而不問高歡歸而散財結客紀綱安可不正也

今者射圃勦為蔬園經生不知決拾為何物昂章與計偕領民社下人執議曰是儒儒也是敢較謀而起耳茲使學宮復習射之令民將曰是不可蘇而庸明示天下以觀德之舉而除以奪小民無忌憚之心此一策也今者兵革令軍又恃長技以凌民誠使長吏擇民之壯者復其身而訓練之則民皆勦

卒。彼待哺之軍必不及噬乎民。此又一策也。國家于武舉之科。尤兼之策論。而文士不問之弓矢。是厚望武士以通才而薄待儒生以尺牘可乎。是教射之策。所當行也。李抱真以三丁選一練民于津路。遂成強鎮。是練民之策。又所當行也。

朱襄

兵食

漢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伐叛。文景禦侮。以中國之民之中國之兵十五稅一。司農諸食布在那國算賦。大半卒更平價。去在那國也。帛式帝穀。答四夷亦惟算權作幣。以贖用賣。賄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處未嘗加多也。蓋漢兵出于民。而民往來緣成者。猶未食于縣官。及調兵遠征。則食其所在郡國之粟。此所以無利也。生食之費也。

漢末交兵。爭霸惟藉屯田。以足食。然三國六朝北伐有之。而

運者如諸葛亮攻魏。增灶而還。祖邀攻剡。剡黨士以為米糧。連濟取河南。鳴鵲而重沙。王鎮惡取給義租。米價之至。食粟。鼠五胡元魏南寇。有以乏糧而遁者。石勒魏佛狸元吳皆嘗南寇。劉川攻南陽。以乏糧取棄。倉益走。守潁陽至。屠木葉。劉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資。或減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賦親王之給。故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觀隋食貨志。唐叔東晉至干梁陳。皆收重商賈。勸殖阜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戶之稅。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漢景之亂。國用常絀。不復有如吳蜀晉宋

行屯之策者矣

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蓄兵以府衛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濫而易以課及開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兵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借商稅開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民兵有常職故費絀而羨免由口分世業為大本也官兵民無常職故貪冗而俱貧由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法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以杆要衛以助兵食開元玄宗元和德宗太和穆宗之間皆賴其利至于五代易置天子府

樂

二

宋

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此五季有犯嘯君食鹽之禁者悉有常刑信為養兵故也

宋初之制兵也欽強悍之民以為兵賦淳良之民以給兵而宋祖嘗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然其弊有二一曰兵冗二曰兵驕神宗時張方平上疏曰廣厲禁軍之數以景祐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莊城廂軍遂與禁軍數目我輩歲增衣糧天下安得不困以兵冗之驗也又重俊卿言宋初之兵自重貫高球壞之而勸阻之法壞驕惰之習成此後則止選設則清至於平居小則荷戈權奪以逞大則肆行

攻城此兵驕之驗也論者謂太祖規模遠邁漢高而辟臣無奉養之策惜哉

國家財賦儲於東南轉漕山東入于惠通歲輸太司農者四百萬石其開土各邊即如宣鎮一歲銀九千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可知而正統間又發內帑濟運正德間王文恪建議謂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蓋款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析粟于萊款之歲而饋給于邊圍之窘世宗乃款責成計部全書舊徵後需侵軼原集廣募三鎮歲餉且增此時猶為便辦計也今乃為額蓋天下之力困于九邊尤困于此三

宋

三

宋

鎮矣故論者謂北虜且欽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可議撤也諸名募偷造等費可議蠲也而又講屯田之事通監商之利復本色之徵以豫其儲焉如是則兵無所慮其冗而財將益瞻財無所慮其窘而兵將益強雖成周之兵農為一以順治威嚴於天下者不是過矣

自高麗內訌東南始為募民兵為徵調客兵及兵衆雲集餉給不敷于是為增派餉額為借括富民徵兵城賦似而當募第款徵之也而有事不愛其難聚之也而有事不愛其無措亦惟行保甲屯田之法而已

漢之敵。武帝始也。唐之敵。玄宗始也。兵以不現而震。而二帝視之也。宋之敵。蘇慶眉始也。兵以精而強。不聞其以冗勝也。漢唐之敵。在變。及其初而失者也。宋之敵。在不知變。蓋其初而失者也。漢唐之敵。在兵。兵而食亦隨之也。宋之敵。敵在食。食而兵亦隨之也。

餉之不足。宜有餘兵。而兵復不足。豈登陣授甲。皆象人不可使乎。兵之不足。宜有餘餉。而餉復不足。豈水輸陸輓。皆羽化不可問乎。

兼自俞父開國漸靡而至。僖公失其故額。公一奮而務農種谷。兼其

即用愛人。遂能光復周公之宇。故其詩曰。公使三萬公車千乘。依然大國之賦也。然于額。不漸溫也。既克淮夷。在泮猷猷。額如是。亦足矣。

晉馬隆當六軍。既興之日。賈格某州。請更募勇士三千人。鼓行而西。轉戰千里。所殺傷亦以千數。則堂泥于額哉。

陳眉公曰。國家咸平添增一二萬兵。戶兵二部皆有雜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會窳。里巷蕭條。然史傳嘗言。集將兵幾十萬。其嚴兵又幾十萬。兵多而餉不支。何也。南渡之後。巨寇蜂起。呼集惡少。以為兵。則奉威邑。以為

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眾七十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韓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餘萬。平廣西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亦得兵萬餘。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襲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幾萬。降

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數千。平湖賊楊公。得兵十萬餘。他如二張劉錡。皆得是。今盡得而用之。益之兵。即我兵。益之餉。即我餉也。乘輿播遷。京師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奸雄借資。盜賊縱橫。此輩善把輪之。則為我用。不善

兼其

本

本

把輪之。則為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戰。先收盜賊。則百萬之兵。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起兵。皆以勤王為名。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寇。不可輕招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宋南渡之後。廣之東湖之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動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使非韓岳諸公。把輪殊討。安知無溫悍復生其間也。

漢法二十而征六十而免今一卒而廩之終身不坐虛子先征制停廩今法軍不出征而使守城則界以半廩不為刻矣不然者或以考試法泰之以而法給而饒而官無利焉無之以愛其心乎

食水德也積之有源斯世之可繼未有彼有濟而此有濟孰不至于主潤也者兵火机也善取則制敵不敵得自焚未有以無制之兵耗有額之餉勢不至于燎原也者

民氏吁于桑柘士邀愛于燕蘇藉僅科以何從而廩儲其若掃食之望也如斯矣先登陷陣者薄錄敗軍守難者逆誅賢者

未

習為盾吻多口輕乘緩帶之風不肖者視為逸雅固汝射縶穰苴之術兵之靡也又如斯矣故朱提不漢則軍民之自聚皆反庚歲不厚則倉儲之變故吳珥耗盡不濟則宗府之休休未既是在是食者加之意耳故後臨挾饒必得寧族死饒之夫信賞必罰必討拓地處城之績商使訓卒必奏三門五量之奇是在是兵者加之意耳雖然本固而後標可標倘饒而後兵可兵用兵而無饒是無水而為空觀之煎也臨敵而謀餉是渴極而為掘井之汲也昔秦祿養為屯田而許下之兵故管子禁私鹽使官鹽無壅滯而九合之烈饒為食尤為

今棲藉而數兵非汰也然兵愈多而適苦于弱持養而計食非

簡也然食適多而適苦于餒蓋有兵之害而無兵之利有食之費而無食之用兵非少于昔也曠聚雲屯持戈矛而虜孽健者非乏人也然而凡伍堂懸軍名偽列境市井以寵藉而靡廢糗糧半入執倚之手持精銳以自衛而為驚擊斗及驍蕩弱之徒等魚麗于兒戲望糧烟而鼠奔是兵以多而益弱食非少于昔也陸戰水輸糧幣歲而仰餉贖者非乏食也然華散而出剝截而入乞公子之力于長安則古黃錯陳而枕戈寶甲者不完錫結衣籍曹丘之口於油幕則素裝雜帶而

未

填山整谷者不登二醕之享將愈肆其艱存士徒成其錫立是食以多而益餒無弱則食耗于浮糜是中虛也食虛則兵疲于博腹是坐稿也

無事則脫巾語雅扶掖群臣常患兵之多有事則脫衣色變發問左以代戰而卒不淨動一飯之用又患兵之少在民則懸替供遠海內若掃常若食之博而在軍則則膚奪糧枕空立以待旦而卒未得享一飽之樂又苦食之糜漫更兵者無不強清勾諸召募謀訓練矣千里補苴如赴湯火為合市人散如飄風春秋訓練以餉餉為具文吊不用命能于強費外一

以官嬪法。大創之乎。設之食者無不議與也。謀開荒議中。乘
矣。昔元法衍之地。侵于豪貴。既晚地驅。疲瘁幸田。其中雖能
微。獲春錦。而真升斗之獲。則趙淮楚。濁水潦。春蒼無烟。
非豪有力者。安得負工力而服錢。鐔乎。夫東南十鍾。不當塞
下。半石如下。開中之令。則保伍散落。肝陌為墟。顧安而得谷
高。實不通。雖改內壘。非徒病高。而且病固。

兵食之變。總之曰胃。兵胃則強。則弱。食胃則侵。則饑。故胃
之強。在于穀之而已。穀兵者。非禁汰之也。京營之胃。在車。連
營之胃。在將。胃在車者。法在車。練諸營而穀之。分則給。給各

司。薄校若。廢養不。得占藉。疲老不。得虛康。身甲而名。乙藉
存。而人亡者。不。得詭法。矣。胃在將者。法在合。練大將而穀之。
合則擁衆齊也。志力泰功。勁銳不。得屈為私。練。英疲不。得驅
以乘。制。肅。隊。以。出。肅。隊。以。入。而什伍。虛。不。得偽。增。而偽。減。
矣。穀食者。非樂穀之也。京師之胃。常。虛。邊。餉之胃。常。備。胃在
虛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也。法在穀其。虛。而虛之。陽。其。其。數。
而陰。收。其。名。者。私。居。其。力。而公。藉。其。資。者。退。一。切。但。給。之。
奸。就。得。之。胃。不。得。群。而。害。六。其。中。而。衆。者。無。所。散。也。胃在。縮
者。其。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穀其。虛。而虛之。實。則飢。寒。者。

若若燭照。然。發。頭。虛。見。不。得。買。閒。而。輸。月。錢。壯。丁。銳。士。不。得
擁。擠。而。守。空。寨。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春。不。得。游。而。漁。獵。其
中。而。縮。者。無。所。聚。矣。

兵。要。胃。則。一。兵。食。一。兵。之。餉。而。餉。單。省。又。何。患。于。耗。而。餉。食。無
胃。則。養。一。兵。得。一。兵。之。用。而。兵。益。精。又。何。患。于。疲。而。弱。
兵。之。弱。尚。可。換。也。健。騎。之。害。久。當。而。黃。衣。得。專。管。給。之。任。觀。客
之。勅。暫。假。而。卷。伯。得。與。弓。矢。之。命。持。大。阿。而。投。之。柄。兵。漸。謀
矣。食。之。餉。尚。可。充。也。故。以。之。膏。已。竭。而。推。開。之。使。擇。肉。而。食
司。營。之。案。如。洗。而。左。藏。押。積。之。騰。日。尾。閭。而。決。別。民。命。而。奪
之。生。食。益。匱。矣。

國。初。九。邊。歲。額。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私。間。二。百
萬。世。宗。時。增。至。三。百。萬。今。四。百。萬。矣。司。農。安。得。不。告。匱。乎
國。制。一。軍。以。失。機。論。故。有。司。也。征。募。民。兵。而。養。軍。無。而。用。夫
理。國。當。如。理。家。一。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
彼。積。習。之。久。以。為。父。國。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
益。惰。則。益。匱。而。益。無。以。給。之。至。於。枵。腹。而。號。尚。安。能。挽
其。敗。捷。哉。且。無。事。則。賦。民。以。養。軍。有。事。及。諸。民。以。衛。軍。可。乎
唐。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戰。戰。則。不。可。使。無。事。而。食。

李抱真練民兵于澤路而趙克國屯田于金城故行保甲不惟可以蓄兵且可以省賦行屯田不惟可以足食而亦可以足兵。

孫子言善戰者固食于敵國朝也先之入于疆縱火焚城外虞防其因食也。

朱真

八十

朱

屯田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不屯田只有屯田可成民力。

神農初造先固以屯制諸羌三國時襄祗營許下而諸葛出斜谷鄧艾寔淮南司馬懿屯汝穎晉羊祜屯荊襄隋以前法緣事羅農隨無撤唐開府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隸司農者每屯三頃隸州鎮諸軍者五十頃天寶間歲收屯租者九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石然兵民雜耕告擾農具仰給官府故裴羅後歸重事以振武一隅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軍城營田卽寧三十萬石宋瑞拱二年以陳恕等四人爲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恕矩等並以率憚耕作事幾輟意以成功

高彥休頗仍无制改營軍萬戶將萬軍衛遂撤民屯一指揮營五千戶一千戶舊七百戶一百戶舊旗軍一百一十二人初命諸將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屯屯元初下令中諭諸將無因沐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無緩其輸粟沐英築密帖木兒等各陳疏上因開屯寧夏蜀漢間又令軍士人樹桑榆植粟胡椒若干以脩歲歉又用宋訥所獻守邊策左

信命秦晉二王凡邊撤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
報子粒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八十餘萬浙最號少猶二
十二百頃有奇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
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又罷諸關守兵悉令屯田載在令
典蓋八十九萬七百二十餘頃

永樂間俞黃福之請蓋廣遼東屯令徵牛朝鮮醉以布絹寧夏
總兵何福屯粟數最下詔褒美又置各省按察僉事轄其事
防武弁也諭戶書夏原吉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又
念屯田肥瘠不同視歲收之數為列考較謂之樣田又謂侍

奉

上

本

臣少獵田家見所食粗粝每親勞管屯田何独不然後置紅
牌載規條其上仁宗下令所司毋以征徭侵擾其佃作至宣
德以後燕理提督或以御史或以都御史以倉場侍郎以副
使以通判大同提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察行賞
承平既久各官使以文具察悍侵謀世官占沒而士日以失
業

御史張昂言大同地平曠宜粟麥多為軍官所據學士商輅亦
言外地曠曠而負城堡饒裕者諸勳戚入為莊田總參以下
都分其餘士無便田可耕

此屯田
所由後
保大發

國初募高輸粟入諸鎮巨商役游民創立堡堡為屯限田率有
所恃賴成化中甘寧之間斗粟僅二十錢虜氣奪孝宗之初
徐濟為內閣戶書案堪與廣陵大賈媾奏請拆邑而還地空
斗米至五百錢矣

宣宗時尚書黃福言濟寧以壯衛輝真定以南皆河壩地請以
十萬軍屯之于是遣吏部郎中趙新等按視會有沮其撥常
業者遂罷而丘濬王鏊皆言京東及三邊地宜屯事久不就
亦羅列理款脩其制奏遣御史胡汝砺巡視督屯以入多而
先者為功軍夏尤甚安化王乘幸怒遂為亂而理鍊

奉

上

本

屯田必久而後獲利則見為緩且僅給本鎮非有炳耀之功自
非君相特達之知誰肯發端而開難結之局哉

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曰養廉而屯軍以薄瘠賠累矣
且徵租取盈不聞減稅而屯軍益困矣衛所又以擅役奪其
時又為得逃亡哉

王鏊言屯田一石當輸二十石楊一清言歲用仰給東南緩
急不可恃屯田興而田疇無非倉庾請以健丁貼役貧丁假
佃商賈言且耕且守可以備邊但莊田所占率無可耕請還
之邊帥果材言廣出沒不常德率耕種無概刻定之言繼也

者不歷溝壑典屯者使信簿書王燁言持之大急邊民必畔漢
入胡。璉請詳註都畝地名明開除新收舊管蠲去虛糧則
逃亡可復

莊皇時命龐尚鵬為九邊屯田都御史條上九事較詳未幾以
無功罷萬曆間大同都御史唐榮請于山西地方市牛給軍
屯田本省都御史楊守謙亦請經理營田舉副使張鶴為提
調通判張應麟為提委官未幾亦罷

文通運津于鄭村。鄭國溉通于秦渠。白公借淮于涇水。馬援引
渠于洮濱。虞翻復三郡。虞集開瀕海。獨非西北地耶。蔣泰曰

興雖不佃作而棄粟之實之富于民則因勢而盡地力亦未
為不可也

南屯以清獎為本。北屯以勸耕為本。南屯易于貴戚。北屯非通
久不能見效也。南屯之利小。而北屯之利為世賴之。
而淮之開。沮如芻蕘。鄧艾之所營也。劉襲唐郾。利在水陸。羊祜
杜預之所溉也。雲州代北。迄于受降。綿垂華之所田也。奈何
昔稱沃土。今若石田。無所用之耶。

易稱聚人曰財。愚以為聚人乃所以生財也。漢高用秦故據保
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寔閭中是時民未

有室產故許徙之。迄孝文時罷錯募民徙塞下孝景時議
徙民寬大地皆曰款徙者不能強也。我高皇時泌州民忽鹿
募受屯官為賞鈔給田。今愚民未見其利。肯輕去其鄉哉。
國家以西北為爪牙。以東南為腸腹。今藉漸其東南之民。且為
爪牙西北之饑卒。獨不可轉而錄南畝。少為腸腹之用乎。
正統初令陝西募校餘丁屯五十畝外賦五升二年又令其家
人贖婦每五人視一人受屯八年又令自開義者畝賦五斗
法密而人逃又責令見在者故愈逃使士卒墾荒自利官無
利焉將領私墾自墾國無與焉。何患人之不聚。而地之不闢

哉

許國曰國初天下兵衛以十分為率多寡聚之守者三屯者七
今屯之軍每夫五十畝收正糧十二石足以自給餘糧六
石足康半兵無閑田之郡則撥屯隣郡洪武三十年令曰軍
少壯者守老弱者屯餘丁額屯者聽二十五令曰御史察
屯部屯者歲終上籍上農不及數者論奏罪之其意欲令兵
皆受田畜休而耕如府兵制。百數十年後天下兵盡歸于屯
弁牛之餉不煩縣官。
屯有三則一曰比較每畝課斗二升以紅牌舊額也二曰改科

咸平賦三曰新徵銀文減其四五民以其賦輕每受軍興

驚買為世業至不可問故宜屬其禁民買者發徵外

國初屯法一軍五十畝此廢不呈則跨數圩今台佃者稍耕一

二畝屯官弗問輒索全糧則穀畝量收之法不可不講

嘉靖初都御史杭淮等疏請各衛淤蕪田為改科而缺額報則

於新增田內畝加徵銀加不及升而原額可足上下便之

正德中胡瑞敏世寧議邊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第令邊

有積粟歲在民間卒然有急百萬立具何憂兵食之匱乎

許國曰屯官論額不論歲故軍以追徵逃亡穀賦不覈田故田

以典鬻占冒

今天下東南寸土悉有世業西北誠多曠闕強半沙磧兼之魚

鱗靡據豪占難懲欲移軍則無衛可分欲募民則何直可給

蓋難行也西門豹之于鄴以治行伏一時而渠漳水必待于

吏起非其智之不若也誠重其事耳

神農之教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十萬無食不能守

也國初屯田係于中外令官課其入士食其租蓋夫力漸饒

土盡辟也將以盡瘞天下之兵意若曰以其土之毛食土之

兵而以其土之兵為土之衛如是而已

按賈生曰越諸侯而徵發至亡狀也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

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下之所苦甚多也傳曰國有沃野

之饒而民不足者本業廢而地有遺利也京輔諸郡地方

趙地內支諸雒外禦胡貉而三鎮亦以此抗衡于天下其士

馬芻粟非外索也今一切倚辦吳越而千里霍藎竟無粒粟

誠求元人渾深灣沱之遺迹築從諸障而用虞集水耕之議

募民田之倘亦有充國重華者起而任其事乎

閩汚萊以增稅莽丁壯以寓兵戶口可增利一流移漸遷人自

為保而邊塞可固利二節廩倉庾藏于阡陌而轉輸可減利

三粟積而人聚班戍可穩勾稽可罷利四尋文皇故事買牛

於朝鮮可偵倭情便于海俗利五

元虞集議曰東南糧運寔竭民力請于瀕海數千里築堤為田

聽富民募衆耕之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市

未行後河決亟相脫用賈魯議發丁夫十七萬疏築如集

旨竟收其利

旭奇館貴溪署中得交上舍徐君之洪見其先給諫居憂時所

著水田法甚悲給諫趙履以符卿再遷巡按御史銜專其事

州縣仍視覩竟不舉憂死堂天未款斯民延食耶嗟夫以給

謀之心思動使待行其志亦何患古田之不獲哉

地方既開土無饑饉四方之流移不招而集既有徵發務未屆

年則可以休養藉其數而檢之田什伍乃見可以消後患

羊耕子之在襄陽咸屯避之數厚牛種之給人多用命郭汾陽

之屯河中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一時士卒不勸而同心

虞集之謀墾田以千人耕者為千夫長萬人耕者為萬夫長

人見爵而競于功

井通力也合之而無不合勢也屯分力也分之而無不公亦勢

也營壘相屬部曲相保猶之井邑也農月營耕暇日講武猶

之振旅治閱也什三在田什七乘塞猶之鄉師司右之制也

以內地與邊較而邊急以邊與邊較而孤露之邊尤急先其所

急力不牽而事隨辦故破黃巾則屯許下乘吳敵則屯淮南

當緩急如鄧士載者可屯也

宋端拱中大興河北屯營田使陳恕止之謂成卒皆惰將慮生

不測令謀者每尤杞然而奪民逸援徐鉉言于唐主金龜種

新張開言于孝宗非獨杞也必所謂率其數而失非法之難

行也前之人墾于途後之人戒于室不大可惜哉

黃帝因井田以制兵而周祖之當其時我疆我理不蹙蹙而隆

我唐我宮不門折而固我介我馳不驂阜而良我泰我穰我

庾我念不飛旋而富我使我御我師我旅不遺綱微而勁耕

轉可使制挺善教易子即我有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三代

而下惟屯田近之所謂鎔鍊當騎轉時當步未嘗當行馬疾

暴周垣當隊分里伍當符信輸粟取芻當無庫屯田有烏

河中之屯自耕百畝而吏士勸何得曰荷戈恥于執耒也淮

之屯詭計嚴敵而戎羅滅何得曰突入維于久防也涼州之

屯善撫御而夷夏集詎曰操作吾于戍守即施州之屯暇日

植戈而有事悉戰詎曰登獲坊于訓練耶

宋

訓錄之言屯政至詳且懇中間予種予具卹災卹殘諭以至公

戒以生事其恐以操妨田也曰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

歸其恐以田妨操也曰閑則練習有事則用其功庸卒至則

曰無營則耕牧有警則入城待援其念農操作則曰養之于

無事之時用之于慮恩之後其微租于操卒則戒之曰五谷

必種而有堂汀蓋溪存乎凡以公事妨農者獨其計操于田

卒則諭之曰傷不可弱食亦不可缺宜視地險夷多寡之數

宋孟拱曰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不擇險要立營

柵則難奔兵以衛民

兵不強則不勝。不富則不屯。則不富。然必得款乃可。城深
城乃可。田得田乃可。富而強。不然。禽視肉息。既不可與。赴深
谿。蹈湯火。以久弊之卒。當合力之虜。曾無。城堅。壁之限。將
耳。沐于鳴鶴。自笑于飛羽。瑕者或不可堅。而堅者或至于瑕。
吾清田而生口可推。吾堅壁而未稼待驟。甫田則虜來擾之。
既田則虜來踐之。壯疲于執戟。弱盡于力田。或資之餉。或借
之畜。計非始也。于款不可。若曰。以百萬之脂膏。供一朝之素
雁。則何不。以飼兵。而乃以飼虜也。

朱翼
按屯田之設。其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倫。趙克固之策是也。二

曰省轉輸之勞。諸葛亮之策是也。三曰足國家之用。郭元振
之策是也。屯田之制。其說亦有。三。兵屯而不戢。則可以耕。如
孔明公種。滿瀾之屯是也。謀定而不推。則可以耕。如克固。秦
祇許下之屯是也。命將帥而先士卒。則可以耕。如郭子儀。安
師德之屯是也。

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軍伍之外。各令其置司。
惟我國朝之制。就于衛所。在有閑曠之上。今軍以立屯堡。俾
其且耕且守。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
又各道設風憲官。以提督之。總之始傷于嚴。而卒壞于寬。因

習之故。已非一日。自父母侵冒。而子孫以為世業。雖左驗甚
明。而至死不心服。自富豪乾沒。而告訐橫行不止。雖有至明
而亦不免辯。且當休之法不行。兵久駐屯。依憑威靈。兵寔病
民。田屯相遠。形禁勢格。無不待田。民亦病兵。當事徒見其相
戕。而不見其相濟。或謂屯田可罷。清查可已。不知天下無不
變之法。而有善通變之人。宜早為之。科制年以久近定。限屯
以遠近遞遷。見存之田。履畝而正界。服農之兵。間歲而代更。
亦庶乎其可矣。其次則新屯之增置。如南之斥鹵。北之瘠地。
凡可墾者。皆隨地勢。以分田。且無後田之害。如克固所謂乘

朱翼
塞判隴。虜不能為害者。不然。科制不牢。定則將與見存之田
而并失。新屯不增置。則棄可與之利而不求。而屯政愈不脩
矣。若夫將校以管屯田為責者。率優游以自逸。監司以督田
為務者。止憑信于簿書。以又今日之通患。而不可不加一飭
勵者也。

五澤曰。我國朝沿邊建間屯。其制成率資速。以給近調。中以定
邊積聚。固難而輸將亦不易。夫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于有
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以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
天下無田不統。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備

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
寔京師于常數之外。以實邊儲于常用之餘。國家之利溥
矣。

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
田渠犂趙充國款因先零既罷尉兵而留盡弛刑應募又非
西域陽安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天下之屯或屬司農或隸
苑內或分諸州軍鎮或以御史蒞輸或有舊則以兵千人助
又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而屯官祇其尋為上下
他如張敞之屯臨羌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其屯皆以兵

也。如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藉州郡戶十
之一以為屯唐李絳請營田于振武王起營田于靈武商備
以派民營田于義昌其屯皆以民也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
人則不可行趙充國屯田紀相寔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
寔主之此內得人以證其議者也蓋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
被褥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雜于居民之間百
姓安堵無擾此外得人以證其事者也。有謀國如理家者可
以究心于此矣。

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令理築室以

居其人略如晁錯塞下之制故以營名試以宋事言之初惟
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寔有
屯也祥符中李允奉改保州定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兵以
供其役既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為兩
軍則屯營固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隣州兵
用之則非單出民力應寧間屯營多在遼州土曠人少則不
復更限兵民于是屯田營田寔同名異而官莊之名最後延
出亦往往雜兵民也其間又有收地者亦收闕地以給牧養
後亦稍取可耕者為之田而遠地棄棄者又在頃畝招募住

耕大抵各難殊而制相入也

潘潢疏曰臣稽紅牌事例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
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十人之田奉
十五人也其後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及給
千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奉十人也於是田不足
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為折色名雖折支寔乾沒之故折
色行而軍始貧糧借而民始困法始弊矣國初餘米上倉
在各屯收獲輸納無搬運守候之勞操軍支糧亦近便簡茹
無有侵牟欺隱之累及徵糧於官倉在府州會城費與禁百

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給內帑而其弊極矣。臣計軍之納糧于官。大率十五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糧于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使軍自種一二十畝。可實得花利二十餘石。無追呼稱貸之苦。有俯仰衣食之資矣。臣又嘗取支糧文冊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議一軍止免納六石。合八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此則利之在官者也。

朱翼

又九二

馬政

虞以畜馬之資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御。正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即有小駒之稱。象有駒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曷息。衛文公疎北之三。利國亦各盛矣。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然其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

漢初民出算賦以脩車馬。在官則京有六廄。在民則內地勸民

朱翼

九二

朱

養馬有一疋者。服率三人。遼塞維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致千群。橋姚居塞。則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遼郡之盛。則三十六苑今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至今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而內郡民馬盡矣。今遼民役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遼郡馬戶苦矣。又歷馬者有罪。有以列侯。歷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歷馬。不具而長安令。殺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遼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馳以資報。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

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六匹迨武帝時籍民馬以補車騎發酒泉駝水王門關大抵牧于民而用于官也

唐初淨突厥馬二千匹又淨隋馬三千于赤岍澤從之隨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匹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番息安祿山陰遜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察以後乘助軍則馬之蓄及以資故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元和間又以銷市馬而坊地廢置不

常馬亦無復初之盛矣

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畜牧其後府兵漸壞兵貧雜致給以監牧之大抵牧于官而給于民也

宋太祖萬養馬務太宗以京馬分牧諸州真宗置驛驛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俸神宗時牧馬漸蕃言者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雖常置監于餘杭之南場而江浙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

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五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千餘萬匹至其中牧之戶馬則屬其科賦保馬則屬其征役及紹興中則置買馬司市諸番矣其牧馬之制大抵始則牧之官而後則畜之民也江旭奇曰卷之官者與守急而侵牟起則病于國牧之民者上失多而賠償困則病于民而病同病民則惟宋之保馬為甚此識者所以重慨于熙寧也

江一鵬曰宋熙寧保馬法以馬給民惟其所願而又復其身給其草束今則惟問其下不問其願矣飼養易牧之費而餘無

幾而他賦日益甚矣宋之保馬不供他役今如故矣又且監正園長臨之郡長小甲統之而利求無厭矣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至于流徙不止矣蓋同官趣亟牧園之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為之而今之苑太二卿監正園長皆自以為散地以故掣肘之虞生展布之念阻則比苑太以京寺之重慶正長以科目之途如楊文襄之議可抒也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多饒水草便牧馬者而仰涇寧州與河渭之饒又多閑田不耕坊監可錯置也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為養散如丘文莊之議可

行也洪武中主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
降金牌信符賜之以防詐偽每三年一差名各番合符以應
納差數馬交納自金牌之制廢而私茶易行高茶多偽所易
鮮得霜蹄其宣大延綏之互市復給以敝繒故所償者名玄
黃之甫入邊而已不語水草待斃矣則增馬直以啖群胡捐
微利以收奇駿如李文正之議可行也

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養之地則有鄭
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
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乃西淮及

集賢

卷九

集賢

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府府監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
北後又每府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符太僕
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
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一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外
地則官牧以給邊方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而易
番馬亦為邊用也國初有司提調專牧江南十一戶共養一
馬江北五戶共養一馬以丁多之家為馬頭餘令津貼以備
倒補每二歲納一駒又將馬戶另籍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
治一牧馬草場稅免其半民得養馬之利而馬當番後補馬

之家許令輸銀是為折色又徵草場子粒課駒不用而使之
買係既賣馬之半因欲賣種馬遂使棄北向給馬多之地盡
棄其息矣

王鑒曰國初馬有餘剩地未盡闢故可圖番息今弊患漸生民
有編畜之害有二役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
之害至其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瘦無一可用佳計丁出
錢每馬一疋費數十金而後可以免于太僕之商退養馬之
勞竟為無益此一切折色之說所由起也

牧馬之法去其害馬者而已患馬不肥而多設厩長則益瘦彼
集賢

卷九

集賢

蓋害馬也

馬據遼郡田牧數年即有羊牛萬頭積粟數萬石牛仙客與牧
十餘年即有苑馬七十萬匹號稱雲錦李太亮遼田中師淫
中而威制西戎

御史余懋衡疏曰臣聞馬之資于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
而不勝領馬軍士之殘折嘗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閑
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足誇驍北矣一經軍領未一
歲而傷再一歲而瘡三四歲而斃矣問之馬獨食糟而不得
飽一蘇一斃一斃一斃也既糜月餉又勉料銀及至馬倒僅償肉臘

軍何憚而不犯民之所恭。不足以供軍之所權。此內地馬耗之由也。沿邊之馬頗饒。水草第所領料銀未必盡充餵馬之用。後軍懼敵。故戕之以趨征。臨陣帶傷。輒棄之以餌賊。或上班跋涉。或向冬圍獵。而馬玄黃。或被虜搶掠。或被盜偷竊。而馬彫失。此邊地馬耗之由也。若內責營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倒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藉息乎。奚必專倚胡馬也。矧虜情狡狴。其所市馬。非齒未歲。度不能活。則齒近二十歲。聲々待斃。其有年齒稍壯者。則必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骨。甫入厰。而倒死者。相藉矣。數萬之

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僣借市名以羈縻耳。軍士間有私易者。尚堪馳逐。然存零虜所竊不甚多。且中國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恭易有平涼監牧有民間孽產。苟以市馬者易馬亦足相當。何必借騎于胡。示彼以弱哉。第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而罷。勞飢渴不困。至也。取彼長技。充我騎操。陰令匱耗。明收震効。以老成籌邊重慮。終不可罷。惟在外脩市款之規。內蓄攻禦之略。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謝之。毋徇虜款。毋長虜驕。繫架牢。我運用在虜不得脫。我而市亦不至去。各則亦可也。

武略

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之故無功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聖人有誅而無戢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不得獨退。正如丘山動如一体。

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成列而鼓爭義不爭利又能含服知終知始從命為上上賞犯命為上上戮

之害也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充氣欲開心欲一凡民以仁教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闘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三略曰能柔能剛其國稱光能弱能強其國稱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其用必凶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將能清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陰陽，能制軍權，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趨利，愚者不顧其死。無使人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于下。韓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韓遠謀近者近而有功。侯改多忠臣，勞政多怨民。務廣地者，義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者殘。

六韜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

則所不聞見者，莫不倂化矣。

鷲鳥將擊，卑飛欽翼，猛虎將搏，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將者，兵強國昌。

不將，將者，兵弱國亡。

孫子曰：用兵之法，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拔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故復生。

孫子

百二

未

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師；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發號令而人樂聞，與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尉繚子曰：兵勝于朝，不暴甲而勝者，將勝也；陳而勝者，非將勝也。

夫將之所以勝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敵氣奪，則走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違，事則眾無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趙括能讀父書似可與共學然生平未見敵輕易言兵則不可與通道矣龐涓行兵亦合進止似可與通道却為敵所誘冒險中伏則不可與立矣司馬仲達堅守不戰似可與立然而畏蜀如虎亦自知其不能權也

李衛公對太宗曰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閒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今不令為廣軍聚不聚為孤

孫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必勝而已

秦觀曰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謀權二曰勢形

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通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通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昔孫臏夜伏萬

軍于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馬王恢伏軍射材官三十萬于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獲此則用權謀

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魏趙秦間秦甲而趙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公追剋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于葛蘇此則

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伯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一訪將或師最吉因以為將率降匈奴以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瑄

用車以抗祿山賊後蜀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

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依洞見如形影入于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矣而不能克街亭冀谷之敗此非短于將略也其所缺者人而不能者天也裴度之平淮蔡名震

朱

四夷矣而不能討克融延湊之逆此非晚希淳沉也前遇憲宗而後遇穆宗也范仲淹經略陝西能長賊膽矣然宣撫再

任而西夏未靖史氏謂其更張無漸毋乃失之疎與虞允文破虜采石能安社稷矣然受命興復而還回蜀中毋乃按止

此與

荀卿之論兵也本之以六術五權三至而行之以恭敬無曠用其言則通于神明之將有征無戰之兵也若賈誼憤匈奴

侮請設屬國施三表五餌不知我以是制中行說之命而彼敵單于以勿食無功則趙近于疎矣然其計固未嘗事之

而不可謂其非通達國脉也

孫洵之作權書術論義有審敵御將心術法制有強弱攻守誠治心養氣之將以靜制動之兵也

陳同父憤女直恃遂上中興五論諸闕上書不知其死地也而欲以之推倒一世則固近于狂矣然其傷才固未嘗一試而不可謂其非志存經綸也

左氏敘城濮之戰則知晉之所以伯叙郟之戰則知楚之所以強吳之入楚也先于肆楚越之秦吳也終以沼吳若成陣以當之易行以誘之四萃于王旗必大敗之先濟者知免後者

暴之則蔑有關心彼竭我盈而後可勝彼驕我怒而後可克皆兵法也若右緣左聲前鋒後矢中權後勁先驅中驅或廣或狹左啟右肱為鶴為鶴三覆七覆者皆陣法也

司馬氏載陳軫兩虎之喻非虎也兵也若孫臏三勇之法非馬也陣也述穰苴明號令則先戰章臣叙吳起布恩澤則將循下卒王剪六十萬人伐荆而堅壁休沐此明于持重而善用衆也其偷合取容以場身則穰之項羽以二十八騎困東城而今騎四出此明于分合而善用寡也其引天亡我為不悟則穰之不空拳不擗擊田忌之所以敗也如龐女如脫兔

四軍之所後齊也秦強趙弱則秦敗不可乘漢葉將成則六國不可主子長蓋明于治兵也

孫臏謀而明不見机可以坐輪而不可以履事臨機謀始明機見机而動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

孫臏教決水以灌雲臺而莊王知其可相樊伯客日中不得食而潘濬知其可擒此以机求以意致者也不然孫其言則馬護今關矣選其銳則皮相可用矣取其勇則穿札始變泥其地則九江陷神龜出潘濬浮橋矣其何而不失人也哉

師始六師出以律召戒凶程傳曰師之始也易動不悖義則

雖善亦凶道矣在行師而言以說今制為本不以律雖使勝捷猶凶道也聖人之所戒也

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倫則攻故則戰少則守言則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齊威王人無公卿之

意如捕鹿晉人負之諸戎倚之無晉路之五大不居遠五細不在遠商不遠善莫不亂事修不干職無不偏好

皆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保于德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禍莫大于輕敵

程子曰韓信多、蓋辨只是分教明、又曰管轄人亦須有法使

覆不濟事、今師千人能使依時喫飯、只如此者寧有幾人、亞

夫堅卧不起、善矣、猶夜發、亦未善、

愚按大公曰、凡兵之道莫貴乎一、一者獨往獨來、攝天下為一

國、攝一國為一家、攝一家為一人、攝一人為一心、攝一心為

一念、攝一念為無念、其收之也、八萬四千里之宸區、吾戰傷

也、盡大地之生靈洞鑒、吾營壘也、豈怪難得、吾金鼓也、列缺

擊也、吾旌旗也、盡燒燼之錢鏑鋤耜、吾甲兵也、其收入固常

使稱、吾糧糗也、四海神龍之出沒變化、吾衝車突騎也、旋球

之內之含生靈氣肖起蠕動之屬、吾兵卒也、不可以億計也

如義羽焉、如柏葉焉、如細雨焉、如密霧焉、不知其數也、攝而

歸之一人之心、一人之心攝而歸之一黍而已、此一黍全微

也、隱、躍、不可窺也、而有百萬神兵、主帥一麾、朱雀龜蛇

青龍白虎、左右旋覆、吸呼變化、目皆旌旗、耳皆金鼓、毛髮皆

無城、旁觀震栗、能使天柱傾而復正、地軸缺而復完、江海湧

沸而復安瀾、魔王見師、盡皆降伏、兵不血、甲無腥、故馬歸牛

而不復用、湛靜淵默、守文無事、不習以戰、不知所以勝、故曰

獨往獨來也、

五井之法出自黃帝說者以為陣法天地風雲龍虎為蛇之裏

開為八面而奇零居中、大將握之旋樞轉轂于是乎握奇文

為奇者一也、然人知陣法出于五井、而不知五井之出于河

圖洛書、圖書之中五在天者極也在人為心五中之一極之

又極、心之一泰也、一散為五、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以至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圖書大衍之數也、終始相生、故云往來

也、

蓋聖龍出而敗侯景、大雪凜風而取元濟、時過而克燕者以性

以自起兵何也、背水破趙、依山控虜、利也、而城高者以背濟

水向山陝何也、王剪以六十萬伐楚、而鄧公以數十旗奪

而能三十萬、孫臏以臧壯見稱、而虞翻增壯示怯、所謂人謀

者又安憑也、故曰兵無常勝、水無常形、

非我使鄭公子安使常寇而遠去之、故三覆而我盡、蓋季梁知

楚之情懷而脩政、故楚不敢伐、曹劌知國大難測、故職亂旗

虞實其伏而逐之、故齊師敗會、垂棘以玩寇、則不戒于輔車

之患也、吳不乘楚喪而弗救、則使何以得志于公子光、我倫

餐于棘津則陸渾何以不奔日

穰並以後期狗莊賈非徒斬一寵臣之可畏也。忌抱鼓之身而
惟君臺士露是念其所以斬者可畏也。晉文以戎行之不肅
至斬其十九年從亡之勞臣而不恤故民不得毋戰而說者
以為借顛顛之脊而強怒其不感矣

畏吾將之抗令則視敵無色。畏吾將之持鼓則聽敵無聲。視吾
將如嚴父之重則敵若嬰兒之柔。向吾將如金石之堅則
摧敵若枯朽之易。糜沸蟬動雲散席捲赴戈殺鍛如酒氣。即
山岳可使震動江河可使不流草木離離可使變化神鬼可

使號泣又何堅之不辟易而何勦之不蹂躪也。由是揮戈四
目則上徹天象植刀湧泉則下徹地脉余且臨河而龜龜
泣。營由彎弓而猿猴遠挂誠一而至莫之大開雅歌搏俎居
然儒紳而龍湫豹谷物莫敢犯矣。苟令嚴而意不至則堅銳
如枯稿又何足畏。嘗觀古名將短褐凡劍暇晚當世攬風雲
之變以寓其壯懷握鬼神之機以開藏于密。彼其視金玉綺
縠為戲馬歌舞甲第與夫烟雲之圖肖山河之盟誓直浮
埃野馬之鼓盪而不足以動其一瞬及其一朝建旗鼓朝軍
吏策戰麻黃壩可斬附駭可拘偏裨莫敢仰視天子為之披

辦法獨伸于天地間者惟其無欲將之心故無一足為吾悅
也。乃知輪鈴變合將之略也。忘物累而抱一真將之本也。夫
將者必先磨厲其心萬緣皆斷防意守神如履危城重圍之
中而不敢少開一隙則內寇不起外寇不侵所以絕欲完真
而操其至一之心也。先于權者也

談天時者如云新張孽虛子雲候日陰陽八位十二度順則昌
逆則亡之類其說近誕然而寒暑晴陰之數可不知之耶。至
于談地利者曰有散有聚有爭有交有俱有重有北有圍有
死通者掛者支者隱者險者遠者先處險地而待敵佚後處

戰地而待敵難其說尤為可憑然而晝夜可遷陰平可入亦
何害哉。聖人所貴惟人事而已。因井邑立向而車乘馬之
賦役因比閭族黨而伍徒卒仰之藉建因耒耜器械而分十
義聚之制兵值不貢不享者出則有文告之詞有威讓之令
然而不運動也。齋設壇為民請命也。既出則不弋飛鳥不射
伏兔馬牛一風必祗後之不傷物也。在途軍壯定而後食同
甘若也。入境禾稼不獵示無款也。方陳鼓而後列不驟乘也。
得國不刊林發屋不尚殘也。授師市不旁騁野不繼耕。旅馬
編牛安于無為也。聖人之加意人事者至矣

目所款視。耳必聽之。手所款按。足必躡之。百萬之師。山立星羅。率而深入。而無不以一當百。魚鹿鵲列。其張望野。開闢操縱。使忽萬端。而無不如意。卿牧疾趨。馬鳴蕭蕭。桴鼓聞。而不聞驚。用之圯地絕地。履不陷。用之緣山入谷。履不聽。則膚貫肘。金夷駭瘡。音領。捐妻子。歡樂為之。而不見色。慍怒然智。者缺其略。雖然勇者效其力。層躬不敗之域。納趾無危之邦。嗟惜以生雲。啞叱以生風。金湯之權。山岳可撼。故曰聖人有金城。此物比志也。

夫有事而增兵。則平日營兵謂何。且唐文皇不以四騎走建德。

岳武穆不以五千入破虜五十萬乎。遇敵而增餉。則平日給餉謂何。且趙營平不以屯田佐軍。寔種園練。不以經略富寬州乎。必築達然後守。則實憲不勒燕然之績。而靈衛不宣燕南之達乎。必易將然後勝。則騎劫不為田單之藉。而趙括不為白起之貨乎。必調兵然後用。則水土宜能服習。道路宜無驛。而浮說空伍者。反置不問耶。

秦穆款龍西戎而先疎其噴士。封向款。謀長弘而倖遭以私。賈此及聞之權也。李靖用葛臣阿史那社而倫松。饒班超用西域沙車。疎勒而破龜茲。以夷攻夷。以因用之權也。鄧訓因迷

唐急攻月氏而開城納其妻子。多方療其疾痛。于是羌胡感悅。共擊迷唐。此布恩信之權也。張興與東羌共謀。莫離而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于是羌人信服。無敢侵犯。此能清淨之權也。吐蕃圖鳳翔。馬璘將精騎千人奮擊。轉開而虜遂引去。曰將軍不惜死。宜避之。不惜死乃可以生。此臨敵不懷生之權也。孫武立斬于宮中。而婦人可聞會仲素賞于大州。而萊人可滅。此重賞罰之權也。

天下有隱患而吾恬之。恬則計弛。計弛則積靡。而其實也墮。天下有淺利而吾紐之。紐則神耗。神耗于積德。而其實也蹙。故一息而計

百世。猶恐其靡。一瞬而神九轉。猶憂其德。非過計也。

原官分塞。束伍。經卒。就重。飛輕。是謂兵形。知兵之形。而後國可戰也。重權委心。泰任。眾寡。財因。敵悻。眾勉。若是。謂兵情。知兵之情。而後戰可勝也。經以六守。任以九變。是以三寶。既濟而戒。未雨而徹。桑戰于廟堂。而不吳不揚。是謂兵神。知兵之神。而後勝可全也。形有強弱。而安危受之。國情有得失。而強弱受之。兵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已。

蘇轍曰。天下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太怯。則見利而不敵。為事俗則自顧而愛其身。

兵陰事也。謀陰而陽用之。兵。詭道也。怪。詭而正。呈之。吳子之言。四。機也。效果。歸氣。扼。歸地。用。間。歸事。當。戰。歸力。然。則。酌。損。益。以。動。張。弛。之。變。則。歸。謀。是。又。殺。機。動。機。益。機。之。幹。其。牙。也。其。陰。陽。無。定。形。也。荀。子。之。言。五。權。也。用。與。廢。岐。勝。與。敗。岐。內。與。外。岐。利。與。害。岐。慮。事。與。用。財。岐。然。較。量。付。度。以。妙。錯。綜。之。用。則。莫。不。岐。是。又。戰。機。攻。權。守。權。之。權。其。衡。也。其。說。正。無。定。局。也。要。之。機。乘。權。運。機。神。于。不。可。執。而。先。後。不。違。其。時。權。立。于。不。可。移。而。輕。重。各。歸。其。分。斯。常。勝。之。兵。矣。

愚按三略之言亦原本道義然恐未足為子房裨益子房其意

不在書亦以其無甚高論也故或可以為魏晉語有援光武語嘗引黃表公言為證安知非借語中語而附益之者乎六韜去周書遠甚必非呂望語衛公將法歸之蘇任建矣恐非全書而或以為阮述之偽有謂據見通典以為證亦安知非借通典以附益也若尉繚之針駁至款殺率之半其為附會何疑焉獨司馬法乃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法而附以穰苴之說業已不行于世而今所存僅附說乎史遷謂其家澗深遠蓋指全書也總之以孫吳為首吳尚禮義明教訓而孫則一切馳驅于權謀端之而其于兵也思過半矣

法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故越汭歲而吳敗秦失歲而漢兵乃宋高以往往克廣固後魏以甲子破慕容者何法不曰苟便于人事不以忌諱為疑乎法曰以飽待飢者勝故漢拔牧舍而勝楚孔明以糧盡而引還乃羽持三日糧而破鉅鹿王鎮惡棄衣糧而克長安者何法不曰死地示之不活乎歸師勿遏法也張繡之追孟德敗業之追呂弘皆用此敗若楚漢之鴻溝雖已解矣而一日縱敵不義莽虎為志年決下之覽法而稱擊其情歸也然而示之以不能法也孫臏之射馬陵卑子之圖白登皆用此法若韓信之下趙蘇已見矣秦而長于燕能不從風而靡乎左車之計法而稱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穰苴之斬莊賈魏絳之殺楊干謂君命有所不受也而魏之表請決戰豈以用兵而從中制哉知彼知己而托君命以飛衆心耳岑彭之拔舞陽宣王之伐上庸謂聞拙速不聞巧之久也而元國之圖上方略豈以老師而失捷計哉懸權而動而竊屯田以伺隙云耳法有使敵自至者故李牧假言以愚而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而馬邑之伏王恢率以無功則不講于用間之術也輕謀而洩故且避之矣法有半濟河聲之者故淮陰襲沙以斬龍且萬鈞中流以破連衡而肥水之

渡得堅率以失利則不講于退舍之法也。失次而竟故且

之矣。王剪以二十萬伐楚，尚以為少，謂非六十萬不可。李廣以五千

擊吐蕃，備請減第以千人往。

大兵渡臨則出而抗之，雖士卒失伍則鎮而戢之，雖伏可險阻

則拒而安之，雖絕糧車弱則援而全之，雖盜賊水火則因而

利之，雖屬藉化士者法合素行祭通接之而愈靜矣。奮身搏擊者精誠

所激持身御今之而愈整矣。否則淮肥之潰，凌穠之降，棄地

以攻者避其銳氣，皇前高摧之而愈堅矣。關門却洒者難知

如陰孔明急之而愈暇矣。否則龍陽之敗，烏江之危，擁山卷

甲者先居高陽，道者感之而愈定矣。伴比囊沙者，半濟可擊

韓信昧之而愈絕矣。否則烏林之負局，伐羅之覆階，從堂避

溺者斥澤無留，裴行儉危之而愈安矣。陰車救焚者，先求不

敗馬，煙逼之而愈固矣。否則于禁之七軍，曹瞞之赤壁，故有

幸然之嫌，當有必然之謀，執動而謀靜，執方而謀圓也。會將

急于常利，謀焉得靜乎？愚將聞于燭机，謀又焉得圓哉。

汪斗喬曰：手操太白，德度可伐，錦屏雖顏初山可出，故兵家所

重惟是人事，曰士卒孰練，不問師曠之吹律矣。曰法令孰行，

不問城濮之下兆矣。曰賞罰孰當，不問射月之夢占矣。曰軍

餉孰足，不問王相之支干矣。曰校佐孰職，不問張虛之向背

矣。

黃帝以來，階先正而後奇，有節制之兵，而後有潰橫趙壁之奇。

有待重之兵，而後有夜奔崑崙之奇。有訓練之兵，而後有飛

渡鉤殺之奇。蓋正者天地之常經，而奇者天地之古機，不測

者也。

子曰：視卒如嬰兒，故軍井未達，毋言渴；軍灶未炊，毋言飢。法曰：

擊敵如執溺敗，必密井為前行，疎為後食，為先驅，法同上。

兵伐謀，故五問五故，毋言境，四机兼審，毋言過法，曰：常信利

察，故既合畫，一于抱機，功事差次于幕府法，曰：以靜待躁，以

重待輕，故恰恰小心，如處女雍容，都雅如儒生法，曰：密門如

見敵，故刀斗傲其耳，捷羽傲其目，法曰：臨敵不怪生，故謀廢

拘于繁舍，剛靡化于純柔。

嘉山之捷，賊業已無同志矣，然而軍相持，則彼猶得息者，而守

惟是盡則難支，夜則所量，思明焉得疲，故知勞之机，而致

失其仇，若郭子儀也。井陘之戰，兩將之執銳，不可常然，道狹

通曉輜重存後一絕其間道信耳能以枵腹取勝乎故知机
之机而故失其飽者李左車也遼東之承沮水拒守雖精銳
亦無所施惟整軍直搗秦前賊惧而邀戰我遂可以得志矣
故知動之机而故失其安者則司馬宣王也肥水之師彼衆
我寡兵力戰難以取勝惟設計令其少退則賊亂而自殘雖
衆不為用矣故知亂之机而賊失其治者謝玄也兩陣對峙
相待而難下范維揚言所畏而趙括代唐頗退矣所謂親為
謀机非乎乎望嚴國遠有所必由將不戰而自勞鄧艾由陰
平橫斷而入所謂遠為近机非乎趙奢之救閼與也兵出即

郭留二十八日不行秦人嘆之及秦使去乃卷兵而趨一日
一夜至高關據北山所謂以止為進机也韓信攻趙俾赤趙
軍壁逐之乃間馳一人拔趙幟樹漢幟所謂敗為勝机也
寬賊除暴者隨秦捷于齊城而劉章宜度者祇隨功于營邑也
審以持衆者竟費重于戚楚而鏡可用害者及見怯于蘇秦
也定計堅壁者是金師于上黨而談兵嚴柱者至覆軍于長
平也軍政廣明者遂樹勛于河朔而敵奸偏信者因取敗于
陳濟也或以洗辱有紀而恢六郡之業亦或以輕師失律而
歸五路之兵或以訓練時脩而塞西賊之膽亦或以節制無

度而貽鄰廷之危或以沉舟決戰而振順昌之機亦或以開
門畏敵而致建康之殃
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念懷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是謂五危
不量衆寡不知刑德失于訓練非理與起法令不行不擇驍
將是謂六敗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以也
有貪而好利者可潰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
者可寃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十
傷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蔽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奪也有懦
而喜用人者可欺也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
狹肥瘠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五刑官道主用也是謂
五事制號令欲嚴以戰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嚴令收嚴款同
以固從奉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寬欲現變款潛以深款伍以
參過款決勝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款將而
惡廢無急勝而志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預其害
凡慮事款熟而用財款泰是謂五權地地無舍無地無留固
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是謂死地死地無生也

之氣机。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机。善行間謀。分散其衆。使之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机。車堅舟利。士馬調習。謂之力机。

尚死者可勝。尚生者多疑。尚同者無獲。尚專者多死。而下歸咎。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說。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慮必藏于利害。而後能達利害也。

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之無謀。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費其机。若逐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授子險。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不能必救之。不堅且利。而能使其堅者。瑕。利者。鈍。不能必已之。不瑕且鈍。而能使瑕者。堅。鈍者。利。奪敵之所勝者。予我。而以我之。不勝者。與敵。將委志歸命。就我下吏。是之謂全勝。

宋襄于泓之敗。而用奇者。藉為口實。李陵沒稽之覆。而執正者。指為前車。不知兵。微物也。幻物也。環而應之。則活。柱而守之。則厭。必于奇者。為捕影。必于正者。為擊壺。無惑乎其鉅也。也。設伏焉。邑王恢。反以喪師。假仁仗義。陳餘敗于泚水。奇正何可。況也。必天君之內靜。而不擾。則神清靈臺之中治。而不亂。則

机圖故曰。奇正發于無窮之源。者。心也。一發不能。再陳。意會。不必言。輸獨契。不必衆知。未用而敵不料。已用而敵不解。故之所易。吾誘而覆。故之所疑。吾隨而致。敵之所趨。吾闕而却之。故之所急。吾淹而留之。弱則臺之。關也。強則屈之。謀也。鵠冠子。談兵至。徐左。倍官角。右扶高。羽微。君為。隨以。驅無素之衆矣。而揭其源曰。兵極人。極地。極天。是謂無方之傳。始洞奇正之奧者歟。

衛公子曹孟德。論奇正而曰。古者練兵。教正不教奇。蓋古者愚其民。而用之。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將之用奇。亦君假之權。而又無旁操之者。乃可。如田連鼓上。成實。械下。展款。從貴。駟款。從楚。繙制。以為太極。獨斷。以為怕權。故曰。制勝于閭內。功成于息壤。以之謂也。

六花四箱三書。符昨可恃。以長勝也。治有時終。整有時整。齊有時散。堅有時瑕。合有時離。必省括精。而應弦釋矣。必肯繁得而進。必解矣。

一者內一其心。志外一其體。令群住。群來。而寔獨知。獨契。事不得躁。退怯。不得急。退利。不得趨。害。不得避。于一止如山。林動如風。而為之。所謂一心力。成之。所謂心堂其體。

以亂心多指多言以亂視聽哉

愚按吳子曰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三者治之所由生履涓馬陵之例進止失節也宋家安陽之死飢餓失宜也孟德華容之通人馬絕德也然荆楚之捷策入其阻乘蔽之師載渴載飢鬼方之伎力頓三年與量而稱治力哉亦惟治心耳

王余洲曰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惟陳友諒據廬乎其下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據廬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其有迅雷不及掩耳者李愬襲蔡州之入以急勝也其有養其全鋒以制人者慕容恪廣固之破以緩勝也窮寇致死則宜開之以生故併兵撤圍而韓忠以擒上山之起陽攻之耳敵情既露則乘虛而擊而公孫淵以死然牧之縱詐緩之耳城堅不可破非誘之野戰何以勝故敗奔雖盛脩攻而意定不在攻也食邑能固守非與之持久何以困故郭威雖按兵不戰而攻固有時待也謀策不捷而使之招降在法謂之及間可用則岳武穆之誅楊太也賊使指降而縣之軍前在法謂之奪其腹心則寇恂之下高陵也

兵者因事也變事也大約以近侍遠以遠侍營以飽待飢耳近

非第能阻遏也善用近者使建銳鎗石之勢常在我而敵失其險矣使非第得安閑也善用使者使處女脫兔之用常在我也故失其銳飽非第儲峙也善用飽者使授膠挾纒之患常在我而敵失其資得此者寔否則虛得此者主否則客

馬陵之戰然肅威壯示怯靡涓棄銳銳倍日爭趨中弩而斃夫去國入敵何遽得近誘之爭利輕進故夫變敵之近為遠者韓子是也漢河之後周訪倂以射雉示暇至杜曾悉精銳逆破兩魏徐以牛酒餉士親鼓賊曹而定其地夫斷橋架圍何

通得供境之奔突使敵分我事故夫變敵之供為勞者周楊烈是也月氏之使班超被圍飲谷堅守度其乏飽請救龜茲乃陰行西界遠殺其使奔今仇有謝罪而西域幼有大懸軍萬里何遽得飽維持之日久師困援絕車其而之故夫變敵之飽為飢者班定遠是也如謂近可恃也淮陰何以入趙壁而奪之憾侯可恃也馬服關與之戰何以震邯鄲而解之圍飽可恃也項羽鉅鹿之戰何以破釜而虜其將孟明而困之則堅壁清野可以制敵投石超距可以決勝士飽

馬勝可以揚威運而變之則犁庭絕幕可以無因之患生操
權可以致師量沙增灶可以愚虜

近者虜入輒利偶方法合耳彼方千里趨戰若為遠也然絕淵
踰垣遂有其陰則奪我之近矣彼雖日夜兼馳若為勞也然
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故東則擊西故中則擊乙
則奪我之遠矣彼不持糧若為飢也然一入其我地而食
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矣然我之額垣壞壁
延敵而入非所以待遠也乎候望力疲敵弱不許番休不可
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飢

朱異

百三十二

朱

國家東北以宣大為蔽西北以薊州為蔽脩其缺壞所以近
待遠也沿邊一千二百里耳今屯番守所所以遠待勞也停
住馬市厚犒士卒所謂以飽待飢也然兵法待遠待勞待飢
必先知彼知已今哨卒偵敵失真宜養死士与之偕往其情
可獲矣虜既大掠悉眾以行我出奇兵搗其巢穴以牽制之
妙策也

重關于以石澗示信入法無敵而民不犯越王款伐吳自焚宮
室赴火者賞如赴敵得六千人兵之賞罰可不信耶

朱子曰兵法以能令合為要不獨一障之間有令合天下之兵

信然

江旭子曰兵多利于今不知今則有赤壁白帝之敗兵少利于
合不能合則有固陵濟水之禍故攻城得地而有不守者俱
勢分也置副分却而時調費者俱勢合也操縱由己今合如
意則勝而不敗雖敗不凶

宜守而戰者敗宜戰而守者敗懸守而戰一敗不可戰懸戰而
守至守而不敢戰

其家率言奇曰眾寡不敵則吐為常談曰以寡制眾則詫為奇
策然許淮浦之陳王師之遺也曰如江如漢傳名陵之師奇

朱異

百二十四

朱

桓之正也與屈完乘而現焉曰以眾戰誰能禦堂非諄其眾
執故不言眾者示弱也不能寡者失機也眾者堂正示
敵以可見也寡者虛實匿敵以不見也

新人將與隨校州募伐楚之師屈瑕患之款請濟師于王閭唐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以銳師宵加于郢遂敗之蒲騷若請師
則四國兵集而机失矣

蘇衡乞晉師伐齊許七百乘卻克曰此城濮之賊也克于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乃捷于鞌盟于爰麥

秦皇伐荆老王剪而不用泊李信以二十萬人敗乃謝剪於瀕

陽率以六十萬人殺其將項燕虜其王負芻

吳西河有言先和而造大事李衛公亦言用衆在乎心一夫衛公以正兵取勝豈非重節制之師哉然所謂制非必三門五壘三驅七萃盡地而臨也非必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按圖而布也非必星門戒律威險秋霜誅戮無後也經衛尉正郭幽行伍陳擊刀斗固稱節制矣而李隴西之軍就善水草舍止人自便士卒樂為之死豈非真節制哉精淮陰將多蓋善陣伍隊數皆有捷法至今祿之其為節制可知矣而安少保不按陣圖好野戰以少擊衆長驅中原金人比之如摧山

至以父呼之其節制亦自在也

與師不遇時不加長不窮不能殺老弱逐奔不追百安縱任不過三舍所謂湯武之仁義也然而伐止六七步嚴四五亦何嘗無節制哉

不審乎機偏計出寡以標奇是輕兵也拘泥于勢過計師濟而失全是怯兵也背簡易之名而解其約束是疎將也借不二之令而急為剋剋是殘將也皆法之所禁道之所忌而計之所不敢出也

江旭奇曰孔明出師前表言謹謹後表言盡瘁焉將者將此二

言是矣前表言責臣以討賊之效等語何其壯後表云成敗利鈍不敢遂規則孔明亦不能自主矣

司馬法什伍千萬之衆皆得誅其罪人將無不得誅今法以失軍坐將罪將孰肯以軍抵敵哉聚不戰之兵于京師而羅天下之資以奉之宋之弊形今已見矣夫伏兵而兵強蓋兵而兵弱不戰則為清康之積弊戰則天下盡去什八而韓岳之徒且收餘燼而挫金人之鋒豈非已事之明徵哉

魏伐趙求救於齊孫臏不救趙也疾走大梁齊解趙圍吳攻梁請救于帝亞夫不奉詔也直入武庫卒絕糧道而敗

功于吳突厥離叛李靖徑捷惡陽岑頴利俱唐兵之傾國來也本國內附淮西跋扈李愬率突將雷夜入蔡州蔡人驚常侍之使天至也而元濟授首欣育討智高恐其竊據崑崙關潛兵堅守登高執旗麾之衆宴未畢而賊枕藉至矣宗澤攻汴水恐其後斷河梁橋分兵保護退精銳前後夾攻之對寇圍蔡而金敗北連突大澤廣洋忽與救遇非進退兩難之時乎後廣沙之計決其上流半渡而擊如轉信之敗龍且者是也據陰自固聯難輕犯非夫佳兩阻之地乎和形勢之勝戰於山上登嶺而奉火如吳璘之敗胡蓋者是也風雨暴至而

渠不備而圖收晚矣而裝行徐預促高剛故而至果避其害我車箭箭敵橋上風焚而後撲危矣而馬越先除刺為場故火至及就其利全軍突圍內傷甚虛非遠而退之不可則錡待金人洞開諸門竟保順昌可謂得其策矣暴寇侵剋敗鋒方銳非情而避之不可皇甫嵩討梁州聽政陳舍竟挫勁敵豈非良于策哉

一曰清任藉虞虞則冊存荷戈則缺伍一清勾之則必有餘虞可以待台暴而世伍亦充堂無堪以破蓋滅胡如漢之羽林孤兒者乎

策

百三

策

二曰練師兵內政所以寄軍令保甲所以時訓練今誠驅之于官則難獨不可使之自保鄉局乎

三曰搜異材劉聰荐李克離于州以不用者魏幽州曹瑋聞道德明之子有異志勸王駿急為甄拔莊執請擇沉機郭剛中請錄用豪滑蓋檢材之中是寓相親之計也

四曰收衆藝火牛可以勝燕火炬可以破吳傳燕可以斫潮官偏霸可以勝机能編車大礮可以隔思明穴韜之所載者宜訪求之

五曰繕城隍賴真卿度孫山必及陽託蘇雨增保濬湟而平原

獨宅車光騎于太原城外鑿壕自固作塹壘而賊眾屢陷蓋先虞勝地乃可以戰耳

六曰備糧蓄時乃糗糧時乃芻茭無敵不多而後可征伐石城十仞帶甲百萬必粟不能守也

昔周亞夫戍吳嘗夜驚亂據至帳前亞夫堅卧不起卒定叛遂與吳相拒太史慈密通後槽內應喊聲稱及遼曰豈有一軍陷及者耶亂動者斬之俄時卒獲後槽諸內應者悉來攻破傷以死故夫為將者毋令弱母下怒即大不待已之事亦思所以慮之方使怨後驚母蓋也蓋鎮定而不動隨機而利

策

百三

策

漢此大將之休也若夫假張皇以示能假鎮定以掩拙豈將哉

兵法舊有一百八十二家約為五十三已後以孫吳司馬法李衛公問答尉繚三略六韜為七書看驟騎自謂不學古兵法往往有失幸不致因陀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留侯何為自投鴻門又曰餘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淮陰侯何為背水之陣又曰無絕斥地無去無留後將軍何為湍中之屯

在法有二聖湘兵驟騎探車為營是也在法能悉三軍之耳目

半進半退者誘也。唯陽東草德城老壯迭用是也。決曰今以文齊之以武勝知衆寡之用者勝。岳少保視卒如子弟，刑其子是也。

六韜曰：奇正發于無窮之源。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此之謂也。孔子言：軍旅未學，非故為譏讓也。寔未學耳。然其自任則曰：我戰則克。又何屹然定哉？王文成與廷潞戰，坐中不廢講學。時謀者報：前軍失利，擊坐色怖。文成色自若。頃報賊兵大潰，擊坐莫不色喜。大成自若，其神不動者，蓋良知透徹，必克在我。固耳。孔子之所慎在戰，取臨事而懼者，孔

明亦以謹慎自鳴，乃知鎮定由于能慎也。

加設詩書遠成伐國之勳，常舉生能者，帝度之緒焉。卿以儒談兵，而有六術五權三至之對。賈太傅憤國陳政事，而有三表五餌之策。竊明允之權衡，衡書我策。陳同父上中興王論，蓋春秋兵家許失具載。左氏傳而太史公善言權變，分舍之說，兵法亦儒者所當盡心哉。

古之言兵者，有公孫鞅有李有，有穰有，有兒良有，有廣武有，有韓信有，有楚兵法有，有孫幹有，有魏公子有，有景子有，有李良有，有丁有，有鮑子有，有伍子有，有公勝子有，有孫吳，偶以書類，蓋聖人生天下

不忍以其事筆之書。然欲秦氏之德終不能位乎長世，孫吳書所以傳也。孟子有重善戰之罪，然未聞以十三篇為邪說而放之。若曰：以不教民戰，亦害民也。

孫書一於奇，起言近于正，是矣。蓋孫明以兵說當時而吳原從。曾子以儒服見衛文侯，乃其殺妻而不奔，毋喪心術本不正。獨有在德不在德之旨。勝于孫之九地諸篇，而謂六篇皆正，不可也。武之書曰：主孰有道，曰：全國全軍。曰：進不求名，退不求利。惟民是保，而利于主，亦不可謂不正也。武尺寸未堅，斬宮之戰，雖而君不敢怒，則為甚奇。而起踐忍殺身，亦終非正矣。

守者兩利之道也。戰者兩害之道也。款者利害兼之道也。

有假嫌以愚敵者，韓信歷下之役，李清定襄之舉，是也。二子志在得齊擒項，利視郡食其唐儉輩，不啻腐鼠矣。有假嫌以誑我者，晉清水之盟，黏罕燕山之誓，是也。彼且以渾城趙良，而為奇借，而寢廢之安論口血。

古有以軍擊衆者，肥水之戰，謝玄以八萬破苻堅百萬，沙苑之戰，宇文泰以三萬破高歡四十萬，是也。古有以糧少而勝者，曹操官渡之戰，糧食已盡矣，而素饒則輜重巨萬也，賀若敦湘州之戰，糧接已絕矣，而侯瑱則饋運方富也。

古有以敗為勝者。洪覺山謂張魏公符離之敗是也。時孝宗銳
言恢復。張公命李顯忠帥宋淵分道伐金。史浩詰之曰。帝王
之師。動必萬全。張公恐浩沮帝。乃語帝。命帥渡淮。渡虹雲
二縣。復宿州。至符離。顯忠為淵所扼。而潰。後張公視師江淮。
金人恐其不待戰而撤。兵以歸。因敗。以為勝。何常非萬全哉。
以一擊十。曰走。卒獲吏。弱曰弛。吏獲兵。弱曰喘。大吏怒而不
退。故怒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
無常。陳兵假橫曰亂。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退
路。曰北。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縶軍。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三軍之任。則軍誼。三軍既惑。誼。是謂亂軍。引勝。
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
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
可以擊者。勝之半。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
每戰必敗。
以虞待不虞者勝。

凡兩軍相望。不知其將當今戰。而勇者將吾輕銳之衆。犯而挑
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見利佯
為不知。此智將也。若其衆譟譟旗幟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
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一得地利。二平習服。三器用利。
地生度。生量。生數。生稱。生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
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所謂率然。率然者。常山蛇也。
長以衛短。以救長。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則
易亂。太重則鈍。則不濟。

兵以詭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要。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
雖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眾。靡地分利。
權而動。在可久。則鈍。兵貴財。挫威。詭力。縱敵生變。失利後
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斷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太遲。後
之一刻。則失時也。

善戰者能審為衆易衆為寡出其不意備其所虛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事使敵常分我專為一故分為十我而與戰者弱矣我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我與所戰者又寡矣故曰心諶者非力分者弱

擊其微靜避其強梁擊其倦勞避其閑窺歸師必強固師必閑

先其所愛則聽矣故所愛者使地饒野糧道也

一氣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也二地勢關山狹路大車深淵也

三固勢故急情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也

善戰者其常苦其勢險勢如張弩焉如發機戰人之勢如轉圓

石于千仞之上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至于漂石者皆勢由怯也

無犯迫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速無絕人馬之力其要在更戰更息則用之不竭也

善用兵者使不再藉糧不三載因糧于敵以是軍食故五勝者止四勝者燭三勝者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凡戰畫以旌旗捷捕為節夜以金鼓鼓藏為節虎豹不動不入檻牢鹿鹿不動不離細羅凡物未肯不以先動

而受制于人雖然若後動者不能既救而制計則禍愈于先動故曰先則榮後則悔也

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兵以正合以奇勝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山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避之強而侮之

動之

謹視山川原隰之形而預計之溪谷險阻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所以用步擊衆也坳澤窳穽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擊之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繞伏遠引者所以擒敵

將也四今五裂者所以擊方破圓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隱遯深草者所以伏

藏也假奇使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掩前

擊後也偽稱救使者所以絕糧食繫疑令也山林翳蒼者所以

以默行往來也

款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款遠而挑者款人之進也其所居者易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發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連者眾採也少而往來者常車也諱甲而蓋倫者進也諱強而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奇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夫怒者侮也殺馬食肉軍無糧也點視不逆其舍者勞寇也諱論徐典人言失衆也數實者

害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迫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悞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太公曰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可擊不寧可擊吳起曰追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夫士得其將而有歸心塞旁關險可要而取進退易退通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而通霖雨數至可潰而沉居軍焚

津車建此鐵可焚而威久停不移將息士懈可潛而報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下營之地左有草澤右有源泉背山陰向平易通連無收就高去下向陽背陰不居惡名不居障塞人馬喜躍旌旗前指金鐃之音清以揚聲鼓之音宛以鴻聲得神雷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于下乃可以定也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渡川則有壅決之虞畫行則有暴來之圖

夜止則有虛驚之擾損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故曰不用御謀者不能得地利用兵之法全圖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故曰攻城為下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慮外援也有宜緩而克之者我食足也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奸偽不通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不知所故不發攻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汚井灶不毀神祠恐恫敵也泔地非有要害不令其鎮守

精糧儲蓄以克轉輸

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守城有五敗一曰壯夫寡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少而人衆四曰舊債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疎而池墮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不可以守也

凡守之道欲求遠城靜嘿而待毋報出候其失名可及則以術破之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通沉敵之城漂敵之虛壞敵之積聚百

百三十七

宋

萬之衆可使為無敵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潁川韓信夾泚水決囊沙而斬龍且孟德引沂水注下邳而克呂布是也

李善曰兵耗水也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以制勝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于市井而勝非全勝也

孔明言寧靜致遠蓋將略也宋人有渡燕者一人欲速使安竭履而走百里蹶矣一人乘車服駿叱咤不休數舍而敗又有一人馬馬胡心適安坐執組而至矣蓋將之操動寧有不

者輸之漸也固於軼也力之決也託于銷也暗靜之為也水

不靜則竭火不靜則遠木不靜則糜金不靜則折土至靜也故能運四時之用為將者亦若土也則義矣

馮應京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有守吾氣之道焉

王應雷曰黃帝臣風后著一十九字為萬世兵法之祖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

威繼光曰近世之將不用旗鼓以戰遂廢而不講行則成陣止則成營紛紜交雜而不知九軍八陣五什六花悉寓其中一

宋

百三十八

宋

聞號令變化立成安營定壘各有趨向全憑旗鼓也

汪鍾曰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能戰而後能守賊之來以攻為志吾儕野戰以待之彼敵掠不能歇戰不得吾常用計以挽

其遠使敵不得舍旁不消息多方以陷窺之敵疑以至惑之設伏以要截之彼且懼而知避矣我更習以為常戰或以為

船營美難守焉

哥細苗為小才昔吳許仙報潘濂曰仙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不足破宋御史臺有閭吏事中丞多中丞賈則橫其提勇則直之范綱為中丞關吏直其提范結

之曰中正告客。謝危人造食。指揮者數回。又後呼之。夫後人者。機以法而觀其成。何其謀之至也。

其陰道也。而陽言之。可乎。今稱專閥者。有制于鎮扼。乘成于監司。何以稱專中。開呼。吸九天地而夢寐不應。泄棄者必得。請而後行。則策罕。開者。謂難。適度。非耶。

將者。引也。三軍尾之前。有陰而不知。旁有常而不預。則引之。何所。當帝制五兵。本允。本向主。先向客。故荷。而利。而

未。講於其術。由制持耳。曰。車以兩城。當全。其必。怯。則以神。施之。每食。余先。飛。鳥。下。食。乃曰。神。米。鼓。我。當。有。神。人。為。

我師也有幸。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及走。引。還。卒。曰。臣。款。名。寔。

无。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卒。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是。以。後。計。而。成。前。計。也。張。巡。守。睢。陽。無。矢。夜。衣。草。為。人。縱。城。而。鼓。之。

敵。恐。急。力。射。之。得。矢。無。筭。已。而。後。夜。縱。人。賊。映。不。設。備。乃。縱。死。士。五。百。夜。砍。賊。營。候。傷。追。奔。是。以。前。策。而。生。後。策。也。虞。翻。

赴。武。都。令。吏。士。作。兩。灶。日。增。倍。之。示。強。也。既。到。郡。匪。獲。等。而。蔡。小。等。遂。以。為。失。弱。并。兵。急。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是。而。

策。要。用。也。神。世。衛。知。元。吳。勝。官。軍。謀。出。野。利。天。邪。以。疑。審。付。養。備。而。之。野。利。觀。之。棄。一。觀。龜。一。幅。元。吳。果。疑。而。緩。之。又。為。

文于收。蔡之。臺。海。奉。天。和。伺。虜。急。燒。之。以。歸。收。字。不。可。遽。成。虜。得。之。以。獻。元。吳。併。殺。天。邪。是。而。策。其。絕。也。狄。青。成。軍。中。鉅。

一。糧。則。止。再。則。嚴。陳。而。陽。卻。虜。嘆。其。怯。鉅。止。則。急。突。之。虜。驚。大。勝。追。奔。虜。忽。止。青。知。其。過。陰。也。遽。以。鉅。止。之。諸。將。惜。其。不。

解。曰。寧。悔。不。進。不。可。悔。不。止。此。示。以。必。不。敗。也。劉。琦。守。順。昌。以。謀。詐。虜。曰。遠。樂。邊。帥。子。也。元。木。曰。易。破。耳。棄。其。利。攻。之。具。

猝。臨。城。則。設。橋。濟。師。以。怒。之。毒。其。上。流。虜。飲。輒。大。困。虜。困。則。擊。之。虜。出。則。息。之。虜。息。則。鼓。之。敵。不。勝。德。是。示。以。必。得。利。也。

今。人。皆。言。南。將。不。可。北。征。此。無。略。之。將。也。如。使。突。秋。之。技。西。東。

易。局。而。暗。勝。矣。

乘。強。之。後。養。全。鋒。以。待。其。敵。而。用。守。以。攻。當。弱。之。後。則。出。偏。師。以。挫。其。銳。而。因。戰。以。守。

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戰。以。正。合。以。奇。勝。李。靖。曰。正。兵。受。于。君。奇。兵。將。所。自。出。夫。勝。兵。先。勝。而。後。戰。者。也。必。交。乃。

而。營。成。利。而。鼓。進。再。不。過。百。步。縱。使。不。過。三。舍。謂。之。正。兵。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合。軍。聚。衆。轉。戰。千。里。謂。之。正。兵。以。實。侍。虛。

以。主。待。客。謂。之。正。兵。驅。士。如。解。羊。與。之。進。與。之。退。謂。之。正。兵。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途。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乃。奇。

無也

觀武以先合為正後出為善當敵為正旁擊為奇李靖曰親武此言善教戰也古者教正不教奇此正中之奇耳非奇也

李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形人而我無形孫子所謂變不可勝分六韜所謂發于無窮之源者是也

我朝鄒陽之戰偽漢桑高順流後我弱法不曰強而避之乎廉永志等以六舟深入繞出敵後我師爭奮卒破敵故何也

兵之所戰者氣也以小當之則敵疑以士深入則死聞我氣倍而敵氣奪赤壁所以敗曹軍也然非永志之勇几于驚海

未詳

可下

未

之當秦軍矣諸全之圍偽吳水陸並進彼衆我寡法不曰少則進之乎李丈忠以編師赴關敵衆大潰卒保孤城何也先人所以奪人也及其未定而折之彼勇不及聞智不及謀關典所以却秦軍也然非丈忠之捷几于睢陽之旋令能與據廊收兵乘勝進薄燕京中山弗敵而直抵太原攻其必敗出其不意也然楊之不下几于劉鄩之襲晉陽矣明界以精兵固守金牛賴國帑攻而直趨隋文此其而不趨其而不竟也然使其有備几于吳兵之趨西北矣北伐之師席捲而至通州乃郭英高靈自固設伏誘之以三千兵破虜衆故曰

攻人之國而非攻也然使彼懸壁不出則几于敗之危然

師矣漢南之役進取曲靖我師已疲漢兵仍無程進兵直過其軍虜遂竭潰故曰毀人之國而非久也然使彼嚴兵後伏

則几于遊左之憾唐兵矣是其奇正判于毫厘可易言乎秦國趙王及張耳于鉅鹿城急陳餘兵在鉅鹿非耳數名餘

不敢出耳使張儼陳淳謀餘以五千兵援之為秦所沒梁村鄒陽相持于魏款乘虛襲晉陽晉人現知之發兵無難之

即計不就

吳奔漢壁東南亞夫令倫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未詳

可下

未

故正而不知奇守將也奇而不能正關將也古之名將受命亡

其家援梓鼓志其身不可開也士未坐常坐寒暑必問不可

以驕也泰山崩而不變糜鹿興而不降不可慢也勢如驍騎

勇如貫機守如處女應如脫兔不可以禦也難知如陰不動

如山不可窺也江旭奇曰郭奉孝極善做勢曹攻二袁急則彼此互救緩則自相攻擊及二袁奔遼奉孝因是勸操緩師勿追遼果西二袁之首來賊急則留以爲用矣乎觀李惟郭紀亦復如是小人

之無遠智而相忌良可嘆矣趙營平屯田之策亦見諸是走

合之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自散。故堅忍以取勝也。

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悉其心，也在慢。

薛敬齋曰：兵難曰威克厥愛，然愛行於其中，不如以威則必有敗。亡之禍而無以全生，故仁義之兵愈廢。

朱子曰：大要臨陣在審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遠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換。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薛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故國皆知之。雖與

我敵。必是大兵。孟子識遠。

說儒曰：澶淵之役，寇萊公獨主親征。而契丹退。非創見也。太平興國五年，契丹主入犯雄州。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主遁矣。彼有以孤注之說傾萊公者。誤矣。

江旭奇曰：量沙亦不自檀道濟始。祖述以布衣。或土如米。狀使人運上。蓋是也。火牛不自田單始。吳師五戰入郢。賊固與楚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師。是也。

堯脩曰：百僚善師不陳。湯武征伐善陳不戰。齊桓功為伯。昔善戰不敗。昭王還國善敗不亡。

陳法

周禮仲春振旅執鼓鐸錙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仲秋治兵而載旗。物若太常旗。植旒。旒之屬。仲冬大閱者。所以孟表陳車徒坐作馳行以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為行陣之法也。若仲夏之孟舍。則所以選車徒讀藝辨號名。而化縣鄙之名。百官之事。莫不辨之。又教以止營之法也。

曲禮曰：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尾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卒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而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格搖在上。惠錫其怒。迫退有度。左右

朱

百四

有局各司其局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侯禦之。望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無與王遇。必敗。侯禦乃携矢而從。隨師敗績。

范蠡曰：凡陳之道。蓋左以爲壯。故右以爲要。當以吾之強攻其弱耳。

唐太宗曰：吾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移吾左。弱其右。吾亦移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故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後。及擊之以是必勝。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形詭勢如張弩常如發機鈐之紅
開亂而法不亂之澤沈之形圖而不可散也

吳越越戰令短者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
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仰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
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譟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奉
旗

宋神宗曰曰營曰陳本出一法止則曰營行則曰陳亦正古之
則營為正陳為奇也

李靖言并形開方為九黃帝因以制兵虛其中八將居之環其
中

四面諸部連絡及于變化散而為八復而為一而獨取及則
曰黃帝受命之始順發氣以作兵法文易以命將握機制勝
作為陳圖以為八官之位正則數不德神不忒故入其陳所
以定天位也天衡抗于外地軸布于內風雲折其四維所以
倫物也虎張望以進蛇而敵而翻飛龍翔焉上下其勢以發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遊軍以按其後施張則二廣並索
持角則四奇皆出二說詳略不同總之不離于八陣而後世
之善用兵者如諸葛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陳建圖焉
左傳穆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陸渾

為左拒左拒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
承彌縫

按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五人為伍
承偏之陳而彌縫其缺漏也又按李靖言春秋魚麗陳先偏
後伍此則軍位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出奇取勝
也晉荀息伐狄舍車而什此則騎多為便惟務奇勝非止拒
敵而已

左傳昭公廿一年公牛城以晉師至牧宋與華氏戰于諸丘即
相顧為鶴其御顧為鶴

八陣者天地風雲龍虎為蛇諸葛孔明所推演也杜牧以為數
起於五而終于八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亦
為奇之奇後此相用循環無窮也

李靖對唐太宗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駒連曲折相
對外置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又曰內圓外方者方生于
正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安圓所以綴其紮是以安數定于
地什經應于天安數綴齊則變化不亂又曰古人秘藏此法
故施設八名耳八陣本一而分為八也亦何止八而已乎
李靖對唐太宗言五什陣本圖五方色主此名方圖曲直銳

因地形使然也

九軍陣布六花陣之變蓋李靖因時遠久亂將帥通其法者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人不能曉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即七軍：者圓陣也陣以圓為休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則內外俱圓矣試以圓物驗之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以九軍六花之大概也

疊陣法吳璘所立也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戰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併發次陣如此凡陣以拒馬為限鈎相連俟

其傷則更代之通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張翥劉錡皆用更休之法破敵璘之以法大略相似但俟其傷而更代之稍不同耳

朱子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臨機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圖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又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龍飛虎踞地為風雲之數各為一陣有專于戰鬪者有專于衝突者又有懸鏡之者亦畫案案

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鳴一鼓舉黑旗則為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陣皆應鼓之法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丈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廣縱各二十步陳間容陳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曲間容曲之法也付必無貫立必雁行回軍轉陣以後為前此敵皆之解也

車戰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接轡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而前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汲水者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安止則足以當衝將卒有所庇與敵未戰有所資而俾車者又以倍不測也

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車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車一兩人也而車則白偏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其尤大者有二十五乘之偏若周鼎鹿之陳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

十五乘之偏也亞臣所舍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一從其偏也車偏之而一從其偏也先其車是以當敵後其人是以待變故曰兵之道惟居有常而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已

自世下衰諸侯或以車逐利于原隰車葬之開於是通澤而止注水而止住一車戰由以侵廢趙武靈王大變中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戰爭亦多用車

漢夏侯嬰破李由從擊車助威以兵車越戰衝青犢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李陵至凌轡山與虜遇衆寡不敵乃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爲陳于等俱獲虜乃引去光武造樓櫓

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迫于三國孔明多用車戰

晉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以討鮮卑平涼州宋武帝以車戰得志于天下唐有後魏車奇舒輪以之收黃河九曲馬燧以之收張北方

宋世有吳淞方陣車制郭固有車戰法章詢有陣脚兵車黃懷信有萬金車李綱有車制圖王大智有寔雷擊車魏勝有如意戰車蓋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利用車戰也

且漢曰今日之邊陷臨峻山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且我

用車而敵不用車使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托焉有所制而不得行但或用以衝

載或用以禦虜之衝突斯可耳

房琯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十乘縱營於長平之古者車戰以車而琯用才古者駕以駟而琯用牛古者射御必精而琯用利秩等皆書生故賊乘風大譟牛皆解懷投弩火之不報焚遂敗于陳濟

行師險野人爲主易野爲主則險野非用車而主于八馬則非不用人而主于車可以車可以人或兼人車而用之適

於兵者當自有計矣

車戰乃有脚之域無粮之馬古法也用以整齊部伍鎮定人心
莫良于此若能以車戰火器連施迭放北方制勝最為上策
若南方崎嶇多溝難用然南方以車輪利于狹道也車前書
元豹獅象之類以驚馬蓋車戰可以截城可以截粮可以適
加

舟師

史記齊世家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扶黃鉞右把白旆誓曰蒼兕
蒼兕提爾衆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秦孟明濟河
焚舟皆用以誓齊惟晉吳楚則專用以戰如晉中軍下軍爭
舟師以伐吳楚敗吳于長圻獲其乘舟餘是也又越軍吳
軍用兵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太
望者當陸軍之車以望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而公輸般亦有鉤拒之制退則
鉤之進則拒之為楚鼓也自是而漢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濑

朱翼

百三

朱

有樓海擊南粵故東魏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
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蓋凡遠江海之虞皆有舟師也
而唐獨不講然考恭燕統水陸以破蕭銑王奉大治戰艦以
討希烈宋朝或以教船池為講武池或習水戰于水心殿不
江海要害皆置水軍習水戰如曹彬之敗南唐燕進水陸轉
世忠之扼兀木全以海艦其故可親已然舟師之戰如周瑜
之乘風竄燒北船以破曹操岳武穆之巨筏大塞諸港以破
楊六是我能破敵也如金兀术用或人之策謂海舟無風不
可動以火箭射之宋軍焚溺死者不可勝數是敵亦能破我

也。審如是則亦未可輕試矣。

立濬曰：東南之師，趙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趙閭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縹緲小艦至渭橋，是也。此皆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以王濬伐吳，楊峯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逾。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朱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此韓擒虎固以滅陳者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魏武欲遏此以寇宋者也。此皆以舟師守者。

軍要

百五十三

宋

也要之舟師之用，多在江海而不可過大。如漢人之樓船，晉人之巨舟，所費不貲，而且轉動為難。宜求古擘桴、海之制，如閭廣所置者，所謂百條之名，不必盡拘者也。且今海濱衛所四十有一，戰船之設百二十有九，四時分哨上下，番休亦足稱有條。然論者以為歲一替造而無一日之用，亦或積朽廢缺。舟中器具頗有腐敗，而軍機不素練，則當事者亦宜為之規畫矣。

古舟師之遺制，若周之蒼兕、吳之余皇、漢之樓船、下瀨、魏之樓船、載艦，今時舟楫之制，如淮之海鰲、閩之蒼兕、吳之沙鷁，為之為

尾游之噍。今皆備矣。游閩之工，輻輳游直海，各以至沙戶、漢戶，無不具。至今北人亦習南技，袖繡腰荷，一島夷而與之款哉。

水戰視風。孟德謂秋時無東南風，見出周郎上。而孔明能察風，又出孟德上。

威繼光曰：小舟數往來者，謀謀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敵進而後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疑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後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懸僞也。促鼓而不戰者，恨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疑彼也。擲纜而昂起者，欲揮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僞器也。夜泊而趨于渚渚者，鄉遁也。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于途者，夜返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却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

軍要

百五十四

宋

威繼光曰：福紅高大如城，樓舟矮小，故我紅得以壓之，然吃水一丈一二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故又有海滄之設，喫水七八尺，然二項紅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紅之設，以捕魚者而用，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

網禁亦不過五尺賊舟与之相等不能冲裂若以短兵開力
水游時長策惟風小蘇逆則最為便也

朱襄

兵器

水游傳言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銃鞭簡級鎗抄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杖

鎗之家十七办之家十五弓弩之家十四棍之家三十有一鉞
之家五馬上器械之家十六使拳格兵器之家十一

火攻之法孫子置之末篇示重也火攻之器祖制藏之神机庫
示密也北虜有硝而無礮東倭有礮而無硝惟我中國兼有
之故設為屬禁而并禁私學火器者倘土漢同征幸勿洩之
于土兵也

朱襄

百六

佛機為火器之首其次即三眼銃與為嘴銃為嘴銃宜南而
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蓋北方寒冷為嘴銃手靜為
旁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先已吹去再礮不易而厚騎已
曠至矣惟三眼銃每可著二三鎗子何故三四十步內方放
一砲三聲不絕未有不中者騎聞至執必銃以代開棍擊之
南方之倭與苗係安戰其來稍緩風氣柔和為銃中故極準
但三放銃熱不可復放則以濕布潤之且狼筈換牌之數可
以禦步兵也

又有十面埋伏銃一頭可以五放而頭十銃連放不能視之為

銃三眼不必重張固為妙矣但重而難執利于車戰也
火器打鐵桿要一二萬槌水戰可以焚船陸戰可以焚寨三五
十枝裝入木籠名曰一窩蜂九枝曰九龍同其小者曰湧箭
馬上亦可施今鎗上各帶火箭置于車竹之內故人惟覺我
執鎗向敵而不知已發箭矣

火越火礮火礮之制本為一法不過毒烟迷人使其亂耳

孔明之地雷可以用之西北若夫東南雷下恐非所宜

竹將軍者以木為之則稱木黃旗北方謂之千日勝易造而為
壞不忍磨入得之但集信并製不佳則橫發矣

宋真
總兵王陽鶴曰子鍊兵陝西皆造火藥成試而不响既而大响

機銃蓋火藥必對定今兩皆加水春其硝磺與灰三者合而
為一譬如菓豆方可入銃否則硝磺性重而沉底灰輕而上

浮初放者灰也故不响既放硝磺也硝磺多則損銃

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膠物提淨不用底灰或柳或杉濕柳乳
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新舊蘆與舊蘆

舊蘆於火銃之有無無礙皆由于此

銃眼平底則不中坐對不真則不中鉛子輕重不合決不中蓋
子重平落子輕鎔化火門入子或偏歪

石油之火能過水不滅江豚專逞風而上箭火其油可以射
風空竹可以走線而插油等紙亦封固之妙用也又有水馬
之製以黃藤為之取其浮也

余少原曰欽軍器銘利初當有成監造之官嚴禁其粗惡繼當

責成者守之役嚴禁其續造而藥料之敗壞身責司庫之員

一役焉而造者或及戰敗壞者一統之以法責令賠償斯器

械其淨用乎夫虜騎奔衝突蕩我馬不能當而我兵提木棍

與三眼鎗子矢相雜嚴陣以爭一旦之命木棍僅可擊馬即

中之不能殲三眼鎗眼太多筒太短遠集無力發多不中子
宋真

矢因虜長技以此相持難以取勝昔哥武穆破金人拐子馬

以麻扎斬馬刀三百如牆而進今以藤牌遮身直所為之常

之者靡今可用也火器中如滅虜湧珠二砲虜亦憚然難勢

且難發若以三眼鎗改為重眼鎗共鐵筒舊長一尺改為二

尺餘子鎗筒上界一直線望虜發之而中必多歲火果鉛子

既深而及必遠每鎗備鐵二條一根長照筒或以便入筒集

藥鎗柄用雜木長一尺許遠可以火攻處近可以鉄擊虜也

又遠東有百字銃其制鐵筒長三尺圍一尺五寸徑五寸有

柄載以木架夾持之俾不動然木架有柄欲東則東欲西則

西。數抑則仰。欲俯則仰。就感歸乎二三百。射打數百步。遇五寸木板。及甲冑。徑行撥其机。或東或西。或仰或俯。隨時向背。放去一鏡。可驚賊馬數十。並必人與器相得。毋以器予敵也。

將品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越。朱然終日飲。常如對陳。頭學這樣子。可。今人率負才。以與。雖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至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龐參。潤略而能有成者。

古之將。如尚父之鷹揚。姬公之威。魯文武吉甫。而薄伐大原。順。允。於。林。而。獫狁。匪。品。替。六。師。之。南。仲。太。祖。征。徐。國。之。關。如。虎。臣。以。聖。將。也。

有不將有名時。有大將不足。而名將有餘者。又有儒將。晉文公。之。謀。中。軍。帥。也。而。曰。有。說。禮。樂。而。敦。詩。書。欲。鼓。其。人。者。舉。下。軍。又。舉。宵。敵。之。翼。缺。至。于。克。欒。之。讓。功。句。起。之。讓。師。庶。几。賓。敵。之。風。而。新。築。之。師。即。陳。之。後。歸。厥。卻。至。之。所以。致。難。于。蔡。蔡。之。君。者。亦。宛。然。于。詩。書。禮。樂。之。遺。矣。謂。之。儒。將。可。也。文。選。多。嘆。惜。穿。廣。而。于。大。將。當。曰。天。下。未。有。稱。也。當。去。病。無。他。美。獨。大。幸。不。至。之。絕。夫。廣。自。射。雕。時。業。有。王。侯。之。譽。然。程。不。識。謂。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故。常。被。虜。常。失。道。雖。列。于。將。品。武。亦。非。之。當。矣。至。于。衛。霍。定。襄。蕭。何。之。捷。豈。可。以。傳。取。耶。但。當。少。無。氣。銳。而。衛。霍。特。重。當。少。而。傳。中。者。不。省。士。而。衛。為。人。仁。善。

造讓以功名終霍故名將而衛差有大將之風焉

漢昭烈待關張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關張于稠人廣衆侍立終日又何有禮也諸葛魚水之歡黃忠公虎之列皆以一言

主解開之辭親歸則可謂大將而張之降嚴戰帥亦名將也

吳越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事主旗鼓耳臨難快疑揮兵指以

此將事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李光弼將戰內刀於腰擬不捷

當自刎以振天子未嘗擬之殺賊也

將以誅大為威賞小為明今將無其權矣將者上不制于天下

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今將之受制亦累層矣

為將之道心欲虛則可以集衆思心欲定則可以有重任

心欲細則可以体物情心欲堅則可以持其謀心欲苦

苦則可以通神明

真有不嗜殺人之心而後可以殺人真有不讓功不諱罪之心

則可以賞罰真有不安社稷衛生民不求有功之心而後可以

成大功

一曰審嗜欲將領不廉猶可借言使會制帥不廉何以服衆如

孔明之家無餘財可也

二曰多積蓄曹孟德臨死亦不廢書云益人竟智無如此物聞

壯繆好讀書左傳而呂蒙以學問使非吳下阿蒙是也

三曰備將才將領中自有別調須看眼王景略之取鄧羗急之則變生緩之則誤事而卒委曲之以濟功是也

四曰別幕客高察杖策數語何異淮陰而赤眉一戰威名頓損

馬懷政心一言直透孔明而街亭之敗几覆全軍則別之不

可不憂也

五曰中樞制古者大將臨敵登壇令如雷電冬不服裘夏不揮

扇而不張蓋軍暗定矣將乃授命軍士未戰將不先食與士

率同飢苦如此今士卒相視而喜乃有與張蓋則制公侯

駟馬制不用靴衣去地三寸便于騎習者當諱也

六曰習車戰車之于戰動是以衝突止是以當衛將卒有所託

無械衣裘有所蔽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漢將軍出塞擊

匈奴以武剛車自環李都尉以五千安車渡單于達以大車

為營馬隆之攻涼州偏廂車李靖討突厥亦用偏箱鹿角謂

之正兵

七曰足軍餉士不飽飽則無銳氣猶器磨礱之而後鮮明不可

置之不用而使其磨礱無光也

八曰恤將領將非養死不能立功非養私財不能養死士宋

太祖于邊將家屬在京師者撫之甚厚一郡權管之利息等之悉其留見其征追蓋此意也今將領之財輩載而出刺哉而人歎有財以養士難矣

元曰東服豫高崇文也長城練士卒五千常如寇至受召即行器械糧糈一無所關劉侗團練本州暇必被甲枕戈而卧曰我以登責任不可背本

十曰青不伐六鄉和而帶霸入樹將而漢與從征而堅幕而之青柳將侯而操瀚海之機為役功而冒功論功而據功連血屠關者注陽而食肥者取即鬼號夜月提秦天達連

廉指而就疎陰平健而愛戰則有登狐先登而反射馬背是暗而款東者矣

十一曰教士卒長大有方者教以鎗狼筈短小精悍者教以刀矛藤牌心思細膩者教以弩矢為統神世衛以銀錢為的中即充實是也

十二曰示招徠蘇軾守徐州聞賊欲劫利園監沂人程巢密當有膽其弟岳坐配巢欲為洗雪軾意其可使許為奏免果獲妖賊軾言徐沂人驚勇不似使捕賊即作賊請叙用是也

東廣曆中元吳哥報韓魏公言戰范文正公言守常時則平有

三川之敗復練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州若之敗即魏公亦有永州之敗蓋魏公以兵不過五萬而我合各鎮之兵三倍之然我軍心不一而卒不練且我將任福使勇無謀故敗也范公之在延州開州兵以練卒徒民以就餉以威信誓義以儲繕關中至其城大順於賊腹密遣其子先據之即諸將莫測不決旬而城成賊至而戰退而城敵無所伏范公亦非斤斤於守者然元昊父子一舉而靈州陷再舉而銀州割踐清遠破西原僭號改元于法當誅宋之獎以王爵歲予茶幣二十五萬中國天子僅以父稱辱矣吾觀魏公白豹城之

捷實足以辨此其謀云環慶鎮原當其前都延麟府帝其左必番回紇出其右先腹橫山斷賊一臂亦長策也范公一意招納反夏書僭使對使楚之朝議以其輕納故蒙兀至得罪蓋繼運之死曹瑋常請討之真宗不允元昊始反非甚強盛王德用請討朝議不協李文靖亦請棄靈州則言戰言和謀輸自不一矣其始也二公有戰守之異其中也韓主攻未就而宣計于守其終也同主計於且守且攻而期破敵于數歲後朝廷厭苦于互勝互負而竟以撫也蓋二公雖意見不同而同于為國是以卒能共濟誠克用之以職夏可以威契丹

於當時而亦無靖康之流弊矣

人臣所以坐制勝算者存乎謀猷所以逞折龍萌者存乎聞望
方耕有車三千馬四駟衆三十萬而收執凱旋之功乃求
芑之頌曰方耕元老克壯其猷不言兵車而言猷則謀重矣
曰征伐獵統聖制來威夫言北伐而以南服先之則望重矣
而其本獨歸于願允則適臣所急入可知已

關氏獻而白登解命曰權謀驍騎名而鮮卑授首命曰智謀馬
邑結而匈奴塞則為詐謀無所用矣昔人望陣而知步軍才
望也達先登城而拜馬燧威望也深源一出而敗山桑則為

未竟

卷望無而賴矣惟夫李牧之入保為萬全之策充國之屯守
為百世之利郭汾陽車騎見而當三十萬之虜寇希大知
延州而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為意此其謀其望為不可及哉
我朝馬協肅之經略哈密開闢絕域以孤其勢蘇破先蘭以剪
其翼李使黑麻悔過并陝已金印來降則李牧之誠面奴也
余肅教經理榆林與屯田教子弟移戍守虜酋相戒毋敢
窺伺則充國之餘便宜也項襄毅討土達滿四之叛排衆謀
堅守勿濟師而獨以單騎抵臺賊將感泣李擒滿四以自効
則汾陽之服回紇也許襄毅鎮大同之日小王子走順泰

責至聞無不下馬投弓戟聽命則文正之威元吳也

今計身之利害而不在國戰口之是非而不在敵倡謀非我新
害其成聞墻工而禦侮拙可謂謀乎借交而資游揚而賈退
以為進默以為辯應以為市以鉛藥而附編鈴以清脩而任
勇略可謂望乎

正統以來王靖遠之功顯于禦阿台朵兒只與平思任發西征大
會諸將新退縮者一人南征衆以大暑請按兵下令阻軍者
斯是以律勝也王威寧歷西北諸鎮凡十餘戰率破死深入
出虜不意賀蘭之捷捷報其果紅藍池之勝潛師初虞畏以

未竟

百九十六

奇勝也王新建平江右則計斬吳讓以絕其謀主平逆藩則
計問士憲養正以離其腹心平思田則計誘燕受以變其羽
望是以謀勝也項襄毅之平土達滿四與賊相守有餘月臨
書詰問仍堅守不疑是以重勝也楊文襄周歷九遠備屯歐
濠牆整築城堡增軍衛內則經理寧夏以固陝外則敵復東
勝以規套是以周勝也嘉靖庚戌徐明山勾倭為患王五峰
挾倭以為市胡司馬間徐以聞王即借王以職徐因徐之謀
以戰王是以智勝也

世裕文天祥之忠而惜其才之不足以濟又悲方孝孺之忠而

備其志之未得。以展奇獨。以為不然。夫成淳之末。天下事已去矣。文以一遠守。募萬餘為合之眾。舉以勤王。而眾不潰。丹徒之役。能以智見。至閩復合。眾收復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遇李恒惠。敗再散。再合。舉軍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蓋宋自朱僊後。後勢不抗元。而諸將又無弘範對以極難也。方之何時。哉。國家全盛。東城完固。方不據將。而惟召兵。至於割地。講和之請。尤為無策。今觀其論。豫讓責讓。不能扶危于未亂之時。而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為釣名沽譽。眩世駭俗。嗟乎。方亦何不扶之未敗。而徒以十族徇一

己之名也。智伯請地。豫讓當諫矣。建文之削宗藩。方獨不宜諫止耶。以此而論。方志大。而才疏。固遠在文下矣。

古無常勝之兵。而有常勝之將。太公之流是也。其制奇正以神。無常敗之兵。而有常敗之將。趙括之將是也。其泥奇正以書。夫將也。凱歌飲至。猷策庸庸。封爵親而築京觀。豈非師武臣力哉。則勦寇然。封狼居胥。亦雅志又何取。緩帶澗武。迂謬為然。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為易。仇國必有恭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故立責賤之倫。經明大小之制。數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受服于社。韓莫于廟。遂奔不速。

縱經不及。服者不擒。奔者不獲。與冠不以青屨。尸祝不以治庖。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之。總之銷鋒其虛憍之氣。而滌蕩其矜伐之心。然後懷可築。穀可推。方略可上。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抱鼓。忘其身。居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聞鼓而喜。聞金而懼。日不張蓋。寒不重衣。軍井成而飲。軍壘成而後舍。刑上究。罰下洩。交和而舍。上下同歡。無智名。無勇功。澹泊寡營。力不必自出。功無妨于人立。豈非不伐之士。而為上之所貴哉。假也投袂而起。當軍而呼介弟爭鋒。尹之獲。戎右先元帥而歸。則競矣。甚亡脫焉。舟中之指可掬。

囊沙半濟。灘上之水不流。則亂矣。射麋鹿而麗龜舍中。軍而代御。則越矣。東向而坐。士卒不敢仰視。訖河魚以輸情。求喪馬于林下。則阻矣。帥代下受名。下代帥受誅。小則舊陵始諱。大則碑首穴骨。豈社稷之福哉。

中山王徐達材略超眾。征討四方矣。關平王常遇春百戰不卸。克復中原矣。撫定八州者寧和王。鄧愈東。既王湯和也。討平諸夷。所向有功者。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建康。據諸國。而屢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趙國公胡大海也。擒友諒。破士誠。率舟師而屢立奇功。秦國公張瑄。勝永義侯桑

間王張王智略謹密戰沒東昌東平王朱能降盜撫順計服安南武勇著名率義兵以擊賊定國公王真也以僧從封大權謀略者榮國公姚廣孝也是四臣者皆靖難勲臣脩食文皇之廟者也

馬端爾三擒鎮遠之符寇屢犯邊屢建奇功虜不敢彎弓南牧
于志肅置榜文諭回遠莫漢能生獲也先者爵封公賞以萬
卷第

金也先遁去郭寔褰夜二鼓遇東西沙窩賊以八百騎破虜三千騎王成寧什達律遇大虜下令並賁而什達達五十里虜惘疑不敢追卒不失一人

七雄之末造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智歸孫臏巧歸田單勇歸白起顧牧而不知魏無忌之善兵也諸人之教皆易乘耳無忌之救邯鄲縱父兄獨子以歸旣以慰魏王之心而堅士卒之氣却強秦而全趙此一奇也後秦攻魏無忌復以二使集五國之師而救之能使五軍一心以成功此二奇也

馮要口不言功屏居樹下人稱大樹將軍克國遠浩星賜之請

而自言其功二者若異矣蓋馮異當丹造之時言功則顯於
韓彭而非所以自全充國原主坐用之策上使破羌虜二
將副之若不一明帝將以戰為功悔其坐困之銳矣此之時
勢寔不同也至若渤海歸神武變化于天子母乃失之快乎
馮應東曰馬文升經略哈密分合得宜余子俊鎮守榆林緩急
中繁項志襄軍騎抵賊一時豪奪許進鎮鎮大同喪世籍安
薛祿佩印巡邊斬虜奇黃郭登設機地龍飛天網隔城朔北
皆聞朝名將也

楊建隆
把持中山裏殺公雪鎮廣西問鄭寧曰世謂將不忌貪有乎寧曰白袍

點染不可湊也。公曰。人言士夷餽不受。彼且疑忌。有乎。宰曰。公不畏朝議。而畏夷乎。公舉手謝之。

給主有
司怒而然
蘇蘭公清介不取撫雲南平蠻公宴日受金花彩段次年還
入金令
京名有司領花段蓋公不肯以清病人也

都督王公信出鎮十年筭無羨衣廐無肥馬被命總理清運格人曰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肝肺少盡區區耳

學士大夫波沿剡麓。所貴枯竹空疎。誘歸筆帳手柳。文武爲臺。
敦悅詩書乎。謂羔羊委純。恥言刺擊乎。柳絮中甲兵。威震。
萬年。謂莊弓越冷。屠龍無當乎。柳花吾臺。勸名身優乎。檢

運漢者王守仁也。而腹心見托。故示不疑。雲南者王驥也。而金沙立石。豈旁兵為戒。款平而廣者。韓雍也。而多詐。鄒友多。以示威。鍾翰林者。余子俊也。而株黨根連。靡常以就。侯四公。蓋人尤也。款得是人。請寬入仕之路。諸如家。富好施。之。督晚兵。遠。不。之。類。一。休。收。錄。元。使。百。戰。而。定。之。天。下。竟。為。雖。至。漢。續。之。其。從。容。而。嚴。露。焉。可。矣。

洪峻之曰。此。蕭。冠。漢。潭。城。之。敗。子。像。自。任。其。失。而。潭。城。復。得。以。功。見。視。孔。明。之。斬。馬。謖。其。德。度。猶。似。過。之。

江旭舟曰。昔人以戰勝論將功。而奇獨于戰敗時評將。品街亭

之敗。將與士卒俱無大失。此非有節制之將。其能操辦乎。至于赤壁之敗。全軍灰燼。而名將謀士。無一被禍。則曹瞞之為將。善于使臂。而精神不及于使指也。最善敗者。无如漢高光武。雖水溝沱之敗是也。至于陳友諒。雖為偽國。然一敗輒一振。亦自難及。惟符秦以極強之勢。銳敗而輒不可收拾。則最下。

洪峻之曰。關中四方之會。武特命鄧禹。行師有紀。而至旁。來故復命之。擊赤眉。一出而敗。乃勝負之常。繼命馮異。遂以大軍降之。為安集之功多矣。

將有能。而服烈。而奔却。故若飛走降若飴者。可以司什位。而不可以司千百。有推其槍。擠其揭。三鴛當一至三至當一戰者。可以司千百。而不可以司萬。使有獨出獨入。無名無像。實。實。不。以。鍾。鼓。色。澤。沈。沈。不。以。偵。探。傳。者。可。以。司。萬。使。千。關。外。不。可。以。司。萬。使。于。軍。中。必。款。軍。中。關。外。並。司。而。並。握。也。則。必。為。貞。吉。之。丈。人。壯。猷。之。元。老。時。陰。時。陽。時。正。時。變。直。轉。圓。世。之。

岳飛對高宗曰。臣有二馬。日啖草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食。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

二百里。視鞍甲而不怠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為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而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歇然。此其害取易盈。好逞勇竄。勢鈍之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飽。悉其勞苦。之謂仁。將事無為。元不為利。挽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逞。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奇而不常。動靜無端。禍福為福。固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貴。之謂信。將足輕或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矛射

之謂安得。臨高懸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為殿。之謂奇，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快于小戰，勇于大敵，之謂猛。得見時，思齊見善，若不及從，練如流，寬而能剛，剛而少傲，之謂大將也。

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耳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遺，此候之官。耳隊路塞行，輜治賊物，均處軍，并灶通，此司空之官。耳收藏于後，運舍不離，無浮與無遺，此與之官。耳然以四者之于大將也，若車之有辰材，未足宰制一車之用也。

先事察事動而與食寔長，希言賊物，平均以十人之將也。切！裁！垂意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分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勝賊，侵凌斥人以刑，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容貌作，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慄，日戒一日，近賁進謀，使人知言，言語不慢，忠誠軍以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寔長，用心無兩，見賁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陳眉公曰：左車謀策而韓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添漏處，則

信破之必矣。韓信拆為左車，都是從膝下得力來。

陳眉公曰：項羽以巴蜀道險，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曉鮑叔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出來，却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惟邯欣弱獨免，秦惡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王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者來此條出路，却是韓侯走來打開的，安得不並稱三傑。

江旭奇曰：孔明伯約不過三秦，故終難出。然亦何損于傑？但怪魯肅無公瑾之英新，乏呂蒙之沉机，而以大將稱吳主，謂其首發帝王之略，是固然矣。子觀公瑾當孔明，張取荊州之時，方款氣陳兵，而子敬却以大義相責，孔明用盡机關，終帶遠關，是其高處。

庸人論將常規千勇，必輕開，未必無害。將以五才為佐，非智不可以料敵，非信不可以服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操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又以五謹為用，理者理衆如理審，俗者出門如見故，果者見故不懷生，誠

者雖克一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威繼光曰主將固以司旗鼓為職然身不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衆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賊避難而莫可辨然身無精藝已膽不充久且李習則能辦花法無益之藝而教師不得安為低昂況為將之道當身先士卒非獨臨陣當先件、若處要當身先常同滋味非他處難當同年時亦要同滋味况接藝豈可獨士卒該習主將不該習乎主將習則偏裨以下不以為恥矣

洪亮山曰謀臣慮事須要周今如牛房說沛公還軍霸上也便

不顧關中傲毒說燒絕棧道也便不顧漢軍成否說王齊到地便不顧信等誅夷之傲說先封雍齒也便不顧謀反一詞是以激帝之怒說勿易太子也便不顧趙王母子之禍王呂之謀說勿立六國后也便不顧齊魯諸君之已立者遂致曰橫五百人之死况其他乎然子房之才以智生孔明之才以李成以智故漢高之君臣自疑以李故昭烈之君臣相信顏安回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仇愈于病死脯下乎伏波乃終最尸還英則是東坡所謂刻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暴不收可矣

居勝

朱子曰謀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隨好向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于我何有現天地生萬物而不言利可見矣

魏之敗我于桑田也下偃以為天奪其鑒而蓋其疾楚公子乘茂之克秦也并何謂天假之助而降之罰吳之勝齊也子胥謂天近其小喜而遺其大憂故其勝而悞非過計也誠恐其但我也

萬曆間西賊內訌嬰城搆屠則几乎勝國虜牧于西又踪于東

山海之孽結禍于朝鮮編播諸酋敢逞顏行則几乎毫夷大盜踞人望屋而食充豫之閒且為紀獵則几乎朝歌武都天子威德旁絕怒臂誇橫四睡晏然豈不甚易然由是以來少黎旁山谷之材金銀絕大地之脉白骨森立于統萬青燐野燒于榆關要津分據于貂寺雖手龜之萌而室有懸磔之憂腹膏糲湯于蘭絲而薪盡火傳而民無息肩之日人心散矣現瑣使取于充耳補贖難冀乎被謀質節索銀于狗監則侯然釋冠履更糲糲于虎園則遂成狐社永春青衣宵小也而今錯紳市南之士仰承其教命朱輪銀父重臣也而市井秋

斜之夫汗蟻其蓋蓋紀綱敗矣黃河濁帶于三川泰華刻礪
于岐嶺肺石少不寬之民棘林多夜哭之兒柘梁甫災而建
幸之畫葆隨爐紫微繚繚而太白之祀廢形乃指南郊而玉
輦之轍久塵曉太廟而金穰之藉交芳天變極矣傾六夜之
無恙何嫌隱伏于青蒲親金甌之無虞不防叩關于青紫乃
故逐浮沉死灰不飛段管羈縻終緯破環虛擬刀頭鳴籥桑
堪立序伏馬則言路絕矣長與曉鍾香煙與雞人俱寐文華橫
藉綠字豎鳳管同藏金寒雖輝象儀後切于三台玉鉉獨持
任重豆旁舉五嶽腹心無寄縫紉之肆日脩服昧莫支猜疑
之意日積則大辱隔矣大前教者先解之志既已收拾露土
崩之憂不尤可虞哉
古人以不有外懼必有內憂至欽樸吳以為外懼者所見豈不
甚越哉李太靖嘗國家寧謐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入秦用助
人主憂勤其憂君也
呼韓款塞而漢祚移于新都齊樹蕩平而晉室傾于胡羯頓利
鑿鑿一番板起于河湟契丹結盟累宵肆囂于漢水易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此之謂也
伏青大敗後智高後按賊屍有衣金龍者張謂智高已死歟以

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視之王恢修
馬邑之功李陵歸稽山之敗豈不遠達哉
蘇子瞻曰衣錦太敗而操飲卒不追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
歸國孟騷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東氏無遺種矣
尚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
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
陳友諒中書實顧而號或言袁表可以條下者上曰吾不忍也
因遣使說降不從乃徐加兵滅之或言郭元帥英實射殺諫
者上親問英曰臣有容納者城注于初兄弟俱是朕請嚴安
之誠初復不自明及偽漢俘至言蘇有江旆上固加其不伐
乃殺初並指揮使世餘

保甲

保甲之名自熙寧始也然其法有自來矣周也而比閭什伍矣
齊也而軌里連鄉矣秦也而收司連坐矣但周主于輯睦其
民故民生和同而周以永寧齊主于齊軍令故民守相固戰
相親而齊以伯秦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
故雖盜竄而秦卒以亡安石之用保甲初以輯盜民未稱厲
已而勅令練習武事而民始稱困蓋安石徒知寓兵于農而
不知古未嘗令民輸兵費宋帛賦民財募兵又令自為兵是
再使也馬河不困乎且周止一時講武而安石以十日為休

集賢堂

卷之九

七

周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按年七十二人而安石以三丁取一
周宋師黨正以至兩司馬皆簡賢能而安石置巡檢指揮使
多為奸利其法亦大異矣

余養元曰楚之儋區韓馥之正任長皆足保甲仲長統蓋推
明之為非善用斯漢沈命課累可鑒也

群起救援禦其衝而遊其歸盜將安逞利一互相覺察出籍而
住奸難萌孽利二有託宿於其家者必互雷詰利三貧富壯
老俱可稽覈利四互相勸戒如遂生麻利五士行歲同可以
實與利五死喪相恤可與輯睦利六朝廷恩卹粟帛可與利

七除需兵令可具率乘利八惟執行以苛而安石行以擾民

始病矣今之弊則在虛文相蒙卑官黜陟困取行布已為之
空故區壯為老饒富為貧格遊傲為耕讀罷農輟織歲時期
會供饗給以勞吏負弩送迎稍不盈款誣以他端民不畏遠
而畏吏而長正又多豪舉熊熙武斯子卿自為淵藪至于寒
窶鄉落守望不及及使連坐或責追呼增一里尹矣故王文
成之議曰補其偏而救其弊賦役可均聽其薄而勸其厚風
俗可惇集以義而訓以禮一舉可興而提其要皆在脩舉其
寔然而俗舉非他也在乎省事端擇長正重守令而已尚長

集賢堂

卷之九

七

正任雖呼號呼之使小甲率國法行私之輩欲以懲惡而而
用皆非賴之夫其雖與我仇衛而之兵國家休養二百餘年
尚不能訓練焉用乃款以虛文而責田野耒耜之大操凶器
保甲舍漸驅而為國家效一旦之命此司馬光所以爭也
許文穆公曰今有積貯于此將令官守之耶募民守之抑抑其
家人戢力而守也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民守之者
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戢力而守者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兵亦謂聽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復籍以配邊故保甲之籍
應在各保而不應在官

治盜

秦觀曰平盜賊與據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囊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各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逼以損其心。今天虎之為物。嘯則風生。起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阱。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弩。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憂。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穴而俟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蛇鼠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格降與窮治是已。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泉藪而難治者。進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格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免者下氣。以甘飢寒

之身。孰若割腹攻。而不失爵祿之榮。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志莫大乎格降。凡盜賊之首。既以伏其毒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商帛而謀日。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逆陽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避遠山海。脫身而求生。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負其氣推埋。鼓鑄不復齒于平人。或驕兵情。幸富者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佳黨。或因子飢寒。遂于通負。割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時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實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故古之能吏。有使吏民離舉。少年惡子。群衣山服之人。悉藉記之一旦。捕伯子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諷。賈令相所捕。吏追奪有功。而上名尚書。捕賊令者。張敞之治潞東也。有耳目。且知主名。區處窮里。小舍坐。語夫。捕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

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執責取辦其人者朱博
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
得舍者歸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遠發之盜探捕逐之吏車車
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其逐之治御却也爲今計者
莫若重郡守之權聽于法外處置盜賊可以清矣

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據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
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而而可深慮者其間有
豪傑而已昔周亞夫得劇孟隱如一故國云唐銀朱克融非
運虛龍遂沒失河有盜賊之聞而有豪傑豈不可爲深慮哉

樂纂

百八

未

臣以爲銷止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而已
竊歎曰班固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
道德若御得其通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竊其堂而去之
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昔漢武帝常遠繡衣直指督捕盜賊而
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
也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
觀其主帥皆率位庸才而能與朝廷相抗者使以好龍樂禍
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故或家富而多權謀
或通和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階名而勸獎使以告捕

自故時以一官使此輩故其利以爲進身之資縱有姦橫
哺聚亦自無徒

按周官士師掌達者之北司房掌器借之辨野廣掌典內之守
備閭掌城內之禁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
示國威之嚴肅定因以防非常之傳變蓋天下事孰有不超
于細微哉

或起於征役之窮若如秦之勝廣漢武之群盜隋之王薄輩宋
之方臘元之方國珍是也或起于妖術之惑衆如漢之張角
宋之王則元之韓山童是也或起于才能之遺落如唐之黃

樂纂

百八

未

巢宋之張元吳黃師家徐伯祥是也其治盜之能莫如藝
遂之教化張敞之名望賈璠之清平不煩刑而自定他如虞
胡之三科李崇之樓鼓竇儼之最營張詠之恩威皆足稱焉
焉過于嚴則爲漢之范滂而洗命之法起過于寬則爲宋之
王繼恩而縱故之弊生幾有涖矣若夫置州郡之兵選捕盜
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四事則歐陽之
策也廣儲道遠之路則賈縠蘇軾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于
范祖禹所謂調衣食之衆善教化之官先之以惠儉示之以
統制令之長民者而留意焉

趙廣漢之治東也。以鈞鉅王溫舒之治陰中也。以提鉅張敞之治長安也。以治群偷尹翁歸之治扶風也。以知主名嚴遂之治勃海也。以解亂絕虐謝之治朝歌也。以設三科張綱之治廣陵也。以驅車車非不足。以博積名于一時。而快雄心于小割也。然抑末矣。昔晉用隋會而盜奔秦。子太林用子產之言而獲持之澤不欠。驚鳴呼預盜者。處持其本哉。

寇之在海者。糧食不可以持久。必藉接濟。險易不盡。知故必藉鄉道。歛禁接濟之奸。當責之于兵。紅澳甲之巡邏。而懸以重賞。約之于南紅澳。紅之連坐。而懸以必罰。使藉寇兵而齎盜

朱

百八

朱

糧者。奸無所容可也。于鄉里之奸。則嚴保甲之條。而稽其來往。設藉沒之禁。而懲其究頑。使進未招而橫戈矛者。必有所畏可也。

朱子曰。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常不起于盜賊。竊發之端。何常不生于飢餓。亦肩黃巾。葛崇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楊子雲曰。御得其道。但詐成。作使御失其道。但詐成。作教。點彭之流。初固推埋掘塚者。漢高藉之攻城克敵。則御之得其道也。西蜀解壞文翁。至為設博士。弟子負躬行教化。今文學比。郭泰矣。

鄒陵之使范文子。務然深愛當時。樂書諸人。不以為然。迨君伐

知而多力。急教而重飲。而後知文子見登也。趙襄子攻翟下。兩城。當食有憂。色曰。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非福。孔午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故弭盜者亦防其未然。而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慢藏誨盜。其防之說乎。

凡東征西討。皆藉吾民。至于內寇。而吾民自為戎首。儲餉何可。給況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防。極不俗之人。收散野之積。其視遠夷之變。遠近異勢。緩急殊形矣。

民方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而上且焚林竭澤。而使之無所容民。朱

百八

朱

方聚族而謀。窺隙而起。而上且解紐去維。而使之無所制。是去馬之勒。勤而籌策。並加縱斜。狼于劫擄。而飢餓之歎。其不噬人也。其亦不可幸而幾矣。莊軾曰。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執。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時曰。忠此。中國以綏四方。語曰。豐世無盜者。之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陶唐之世。尚結末究。盜其可忽乎哉。

款甯則權為甯。則持鹿死。不擇陰氣。息第然。萬一匹夫揭竿叛。者。響應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柏汴洛而天下之弟。鈴集指。漣淮而咽喉塞。柏陸。其根本。僅發北兵。而虜。控我。發南。矣。

而倭既擊我悉發諸夷而誘我嗟嗟何及哉

賊子得款珠快勝探囊發篋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賊膽固
扁鵲以群盜然事至而虞時至而置其能者不過事釣魚
保甲以連坐追捕為贖而不知夫斧鉞刀墨之民日多而
山聚叢之盜日衆備之弓弩畢戈設而為不減于林倫竿釣
餌投而魚不竭于淵也夫盜之初亦農市人也彼一旦以命
走死如鶩者猛政驅之也嗟乎群首就戮剪難而莫夷之為
民父母者寧不惻厥心哉

民儉則省費民勤則清裕民有禮則廉恥生盜始可弭矣立文
朱

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
人得一良郵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昔張詠之治蜀惟廣
諭恩信而已

定服食器用之式立嫁娶喪祭之宜而民始偷格游止以肆之
籍給開墾以集之耕而民始勤劬俗有鈞開蒙有社而民始
知禮知禮則無盜矣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則為饑竊試之盜初則為構陷民亦
望樂橫屍哉飢驅之北結紳聚吏以賄焚身者然且以何
以責之飢民哉夫民也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鄰并慈慈之聲

上于天則必有水旱風電之災連者不運居者縶絏則必
有無辜暴死之冤縱不為盜總非宜有而況于袖袖腐腐為
國隱憂尤不止乎盜也

棘觀失給海波播颶而我民之無良者出入島嶼之間以為之
御而賊其免于是有瀕海之盜師旅繁興征發驟驟墨吏乘
机而剝膚無顧與禍而弄兵于是有內地之盜探丸借客避
仇亡命之徒以武犯禁于是有鄉里之盜歎使氣腫清明泰
客良善在于防微不在於救敗秦觀曰盜賊者平之非難絕
之為難絕之之計亦惟防微而已

朱

萬曆間輔臣許國陳得盜四事一曰先撫字二曰明節制三曰
團保甲四曰散脅從

胡世寧疏曰盜賊之興當撲滅于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
撫捕兼行蓋以情則脅從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以漢武
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又如魏遼當漢宣強盛之時
下令渤海許持田器者為良民未嘗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
至如唐宋金元之季自其謀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
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
綱大壞坐致衰微耳

輿地

黃帝經理天下立為萬國帝嘗制九州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木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置五服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為九州置五服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併商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周初尚有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成王時亦曰九州厲戚方氏見于春秋百七十國戰國時惟存七國至秦則定于一矣

秦分天下為四十一郡其地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南帶皆臨大海漢武據秦開越四履瓊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部哀平之際

新置郡國六十三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部漸復加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焉東漢後郡西殷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三國分時魏據中原有州十二蜀全制已易吳北據江南盡海晉武平定天下分為十九州部永嘉東渡九州之地有其千焉又熙以後復有青兗宋几南北分列南則劉宋蕭齊僻處江左梁武除暴寧亂奄有清吳運于陳氏境中亦促北則符姚劉石竊據中原後齊承魏末喪亂于周人抗衡雖拓淮南而割邑鮮小周氏初有閩中及于荆平東夏多有

省廢隋氏滅陳始合為一乃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時東西

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貞觀分為十道開北分為十五道南北如漢東不及而西過之復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宋氏所有七十八州若後唐石晉七國劉漢六國郭周七國至宋祖受周禪始削平偏據太宗興國中亦多所表獻于是至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後增為十八路東南皆既于海西盡巴楚而無軍其北際中山而無燕雲至于交趾未入版圖元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內置中書省以領腹裏諸路

外立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其地雖過于前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我朝疆域南標銅柱北盡金微東連沃桑西距弱水自古未之有也

紫文康公曰古言九州者三爾雅言商制有幽營而無青貢之青營戰方官周制有幽并而無青貢之徐梁戰方冀州視為青貢小以分冀為幽并如舜制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閭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閭是已

上世九丘之書倚相能讀之皆載九州山川風氣今佚不存山海經爾雅諸書所紀大都華夷介隔而東限滄海西限流沙

東勝神
洲西牛
賈洲南
賈部洲
北俱產

南限路領北限積溪為天子之曰了殺

古西北表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言東南壓而后蠻夷服屬漸

衆也

三五之
定止一
南勝部

或謂五三之宅甚近後乃寢廣非九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為使

章亥步四極里各數億計日南徼外義叔所宅也滇毒黑水

禹所導也庸琴百濮武王歌聲之師也藏預句驪箕子田桑

之國也

太祖治邊置藩宮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字王廣寧遼王寧夏

廣其井肅王北平燕王即成祖也南命東臨環海置戍西

宋真

南委黔寧永綏漢宇

成祖北征斗杓在南元族屬安克帖木兒遣使入貢詔封為忠

順五金印即其地置哈密等四衛張輔討平安南置文趾布

政司遣中官鄭和使西洋諸番主事陳誠使西域諸番皆重

譯來款凡三十六國馬之駢所謂總梯航而集玉帛南通

樞北平亮柳皆缺探賈賁之區凍茶絨而皂威靈東漸玄菟

西喻白狼急解辦叩關之衆是也

自遼陽之舊委千虜則總懷懾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

矣金率捐於熟夷則朝鮮西口外太早聚居而神京肩背寒

吳越

矣開平徙典和磨宣大遠伍堡兼而上谷雲中惠肅矣東勝

內徙則千八百墩羅戎而雷家河曲關輔股心結輔矣哈密

沿于土蕃則西域朝貢之吭咽體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几

于致盤矣其在東南者交泰之而揚戈三下之旁盡捐矣

漢歟五原銘遙然不以增治棄斗辟開玉關不以貶烈荀卿曰

兼天下非難惟堅凝之難蘇軾曰天下大器也器久置諸茵

筍手手不相習則杆格而難操故手習器而不疑則易運以

心習天下而不忘則易安

馳志伊吾者履肩臂之色寒粟尸焉若若腰腹之割裂

古今地域難以牽合地名不能強通故九河三江諸家之說紛

紜大別敦淺之編不一倭寇之為郁夷自土之為自杜楊紆

在冀而謂秦盧水在濟而為雷許田魯地而非許即乃鄭邑

而非駟陵固可考也

虞時五服要服在外成周九服藩鎮在外詳內而略外也夏時

冀燕幽并周時雍并梁蓋皆居重馭輕也漢唐洋于東淮限

沸海於南徽設懸度于西極遼沙漠于北隴其華夷隔絕之

界乎九國匝而漢震八王競而晉遷藩鎮強而唐微燕雲割

而宋弱其戰守形勝之規乎

夫邦域悉于周。應卻輿地。詳于漢。畿服之經。九州之圖。寰宇之記。皆晉虞夏軌樂史之編述。我朝一統志。以總圖具各道之規形。以興華辨古今之疆理。以司府州縣通統。而道理閔梁括其凡。以形勢風俗相附。而土產人物注其勝。白阜以降。無以加也。幽戶。田賦官制。未載。故羅文恭後有輿圖考之作。余一龍曰。輿地之有紀也。自禹貢始也。山川貢賦。華然具焉。輿地之有圖也。自禹鼎始也。物形題題。昭然晰焉。馬援聚米為山。覽者喜曰。虜在吾目。高麗人貢輿地圖。識者駭之。方輿之說。可忽乎哉。一麟曰。要服曰夷。夷者易也。以其輕易中國之札法。蔡在夷外。以安置中國之罪人。荒服曰蠻。蠻者慢也。以其褻慢中國之札法。又蠻于夷也。流在蠻外。以放遣中國之罪人。皆謂其自外札法。比夷蠻尤甚也。

望橫一萬一千五百五十里天順五年撰大明一統志嘉靖
八年少保桂萼上吏部員外郎李默所撰皇明輿地圖敘記
風俗扼塞兵賦薄封減條覈區十二年禮部主事許綸上九
邊圖論條析鎮塞利害亦為明練

藩者總在南方河南在京師之西南向以爲天地之中然湖廣取天襄陽之間朱子亦云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北京東南爲山東西爲山西山之西南爲陝西此四藩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爲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爲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过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四方所至東則山東之登萊楊州之通海蘇州之太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此自東及東南所至之境也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

轉南則廣東之潮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刺安南諸國交趾
在安南之東暹羅在安南之西而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
於海中者則西洋等國也皆在西南正西則雲南之麗江極
西則四川之星宿海崑崙山黃河水諸處由西而北則西
域諸國土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瀚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
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東北則由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
東過白狼山抵女直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出居庸關至北海
共四千餘里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
東南多水此其概也學士大夫嘗言我朝疆域过于朱故

于唐不及于漢蓋以朔方大寧交趾及閩平興和玄菟樂浪
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為王城而舉蠻氏陸渾戎
寇迹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群舒秦為西
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圓河東之域而有赤狄
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閬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
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犹然則
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鑄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
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

川梁雙浸波漾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菽澤曰諸其
浸沂沐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菽曰大野其川河
涕其浸盧維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菽澤曰弦蒲其
川涇洎其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菽曰
鰲養其川河涕其浸菑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
菽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
澤菽曰昭餘析其川庫池峒夷其浸涑易曰

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泰華嵩山。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蓋王制南岳以山為至。東西以水為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狩所至。地故五嶽言其四。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山為中嶽。嵩山密山縣之北。高山即禹貢之外方也。初無嶽山之名。或方山鎮有恒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為嶽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舜典南嶽孔安國以為衡山。或方山鎮亦曰衡山。是衡為南嶽明矣。而爾雅有二說。河南衡山為南嶽。又以霍山為南嶽。蓋漢武帝巡南郡。祀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遼遠。而移其神於霍山也。說者謂一山兩名得之矣。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九州嶽

澤在戰方為九在尔雅為十蓋戰方以州言尔雅以國言也
爾雅載澤之名如吳越之具區即此楊也楚之雲夢即此荆
也大抵不殊獨晉之大陸齊之海隅周之焦獲與戰方不同
山水經稱崑崙山出地上高一万一千餘里淮南謂萬一千一
百里十四步有奇郭景純謂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稱万仞
嵩山高八百六十丈天目高一千八百丈羅浮高三千六百
丈黃山高一千上百丈

樂文康公曰楊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莫之霍山為四
鎮舜典以衡山為南嶽尔雅以霍山為南嶽漢武以天柱為
朱翼

南嶽各不同吳越具區楚雲夢即圓田宋孟漸魯大野秦楊
紆燕昭餘祁晉大陸齊海隅周焦獲為九澤獨大陸海隅後
獲尔雅戰方各不同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皆掌于
戰方其利則亦與侯國共之

皇明五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州西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
中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南嶽衡山在湖廣衡山縣北嶽恒
山在大同渾源州五鎮東鎮沂山在山東青州府西鎮嶽山
在陝西鳳翔府中鎮霍山在山西平陽府南鎮會稽山在浙
江紹興府北鎮醫無閭山在遼東各有廟稱其嶽某山某鎮

某山之神

四海東海山東萊州府西海山西平陽府南海廣東廣州府北
海河南懷慶府四瀆太淮在河南陽府大河在山西平陽
府大江在四川成都府大濟在平陽府蒲州亦各有廟稱其
海某濟之神

三河唐兗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

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故

嶽三秦

三秦謂齊及濟北膠東也

嶽三秦

三楚淮北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海吳廣陵此

東楚也衡山九江南豫章長沙以南楚也或曰楚文王都

鄢楚昭王都鄂楚考列王都壽春故曰三楚

三吳吳郡吳郡會稽為三吳指掌圖以蘄常湖為三吳其說

不同春秋之吳都指常之閭溪封之吳都今稱三國之吳初

為會稽太守封吳侯即蘄松常鎮杭嘉湖之地今之三吳即

宣歙等府為一吳蘄松等府為一吳淮揚等府為一吳

三梁謂南梁大梁少梁

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

三。在堯時為夷地。在今日則為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三州。

故今尚有苗姓。郭子章曰。縉雲氏之後。仇中夏之苗裔云。

東至於泰。邊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朱子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閩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

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嶧。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

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岷山。

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

嶺。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于庠。阜。其一支又南。

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

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於閩粵。

九。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塞武。嵐。憲。諸州來。

高而東。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

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臺。

口。大嶽。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天西。

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為恒山。此為大。

河北境之山也。

禹。應。宗。曰。黃河折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

聖明後改而趨南。於是東南盛矣。蓋地脉向中國來者。三。

皆。韓。巽。崑。崙。北。絡。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夷。其。正。結。為。冀。都。

其支結為燕。其餘氣為東夷。中絡東南至岷山。由蜀。龍。轉。北。

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由閩中至大華。伊。閩。是為洛陽。南。絡。

遠東南而行。至大岷山。其背為西戎。其南折而東。為五嶺。其。

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今。

氣。隨。水。轉。王。地。為。金。陵。矣。

洪。峻。之。曰。漢。武。經。畧。之。地。若。朱。買。臣。言。置。明。方。郡。於。今。為。寧。夏。

莊。助。言。採。東。甌。於。今。為。溫。台。韓。安。國。言。擊。閩。越。於。今。為。寧。福。

唐。蒙。相。如。言。通。南。夷。置。樓。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又。作。昆。明。

取。漢。習。水。戰。於。今。為。川。雲。未。可。以。好。大。喜。功。病。之。也。

江。旭。奇。曰。立。國。不。可。徒。恃。兵。旅。之。衆。而。在。于。險。又。不。徒。在。於。憑。

險。而。在。于。氣。故。覺。山。公。謂。建。炎。之。末。元。朮。寇。建。康。帝。欲。入。海。

賴。張。浚。岳。飛。諸。賢。而。止。紹。興。之。末。金。亮。寇。虜。和。又。欲。入。海。賴。

陳。康。伯。虞。允。文。諸。賢。而。止。彼。時。呂。頤。浩。進。航。海。之。策。謂。俟。其。

退。去。復。而。漸。彼。出。我。入。乃。兵。家。之。奇。夫。亦。何。奇。人。以。建。炎。幸。

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予。謂。紹。興。之。一。

念。是。即。亡。界。也。歷。山。之。入。海。紹。興。為。之。先。導。耳。

京畿

漢書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迂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以吳都曲阜顯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陵碑尚存帝嘗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兗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尚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禹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已上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商湯都亳商有三亳此為西亳湯至盤庚五迁俱于亳改號曰成文王都豐武王自豐迂鎬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今陝西西安府長安

遷鎬

十四

縣平王迂都洛陽今河南洛陽縣恭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函關南有雋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故曰關中西漢都長安節令長安縣東漢都洛陽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魏都鄴今河南彰德府魏固漢祚復都洛時一幸鄴吳初都武昌後遷建業今南京西晉都洛陽東晉宋齊梁陳皆都建康謂六朝元魏初居雲中莊山西後遷洛陽北齊都鄴西魏後周皆都長安隋初都長安後移龍首山去城北三十里後煬帝嘗使都洛陽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唐晉漢周宋皆都汴中興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太

都令北京順天府

武王都豐鎬成王繼其志而營洛成周之後漢唐宋皆建東西三京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不遠我高祖之都金陵大利也文皇之都金臺大勢也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足食足兵四方之極也

宋因五季之弊而都汴仁宗時仲淹欲營洛陽漸遷長安夷簡謂其迂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使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本義

十五

之時義大矣哉乃司馬侯謂四散三塗陽城大室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是則然矣孰若有其人而并有其險危是恃乎魏侯嘗山河之莫吳越以為其在德不在險誠讓言矣孰若修其德保其險危是賴乎

左傳

險在左牢蜀之險在劬關晉陽保障趙之險也秦襄山河之險也吳之險襟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水趙王不據井陘故為信陽陳不據却邪故為漢陽秦以唐而傾夏非伊闕罕陽之谷也紂以殘而喪殷非孟門大行之

故也

自古推形勝者以關中為首善故之言發其端也然董卓由洛陽敗還關中無故於敗何哉洛陽無險可恃宋以弱占矣乃金元都燕豈不強哉則以胡無百年之運故耳燕都米子謂是大好風水而唐虞夏皆云有以冀都成祖都之其真為世之計哉自古以江南土綿力薄雖與中土抗衡蓋曩時殊陵為吾莽之場今則變為財賦之藪險藉兵守而兵藉糧食吳既足食之兵故輕腹之中土為敵之抗衡故太祖得吳便傳檄而定中原也秦時謂有天子氣于斯驗矣

朱翼

十六

古今眼

前朝宮於近都置輔郡愚以為近則如連車敗則俱敗遠則為聲援通有所恃昔郭汜犯漢關綠山寇長安金兵薄城下輔由曾何秋毫之益哉

王鑒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唐朱朴之說曰襄鄧之西夷漫數千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霸澤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臨路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壤若廣使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燕

劉之形勢也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万世帝王之業乎

洪覺山曰項羽之形勢孤故百戰百勝一戰而亡高祖之規模

大故百戰百敗一勝而王高祖以蕭何守關中以良平自從

當項羽而使韓信取趙畧盡定齊而後全于榮陽以蹙項則

項其抑中虎矣項羽棄關中而思故鄉此所以失天下也

京畿言直隸以其竟屬于天子也應天順天雖不能管攝各府

然以御試推之亦微有方伯之體焉古稱九州則州之名非

小也今亞於郡然云某州府御遂之制御亦非小也今亞於

邑然云某鄉縣蓋州居鄉貫皆有聯屬之義不可以大小泥

朱翼

十七

也王安石曰州者酬也衆所聚也鄉者向也衆所向也得之

矣

郭邑城垣

古者建國必先於東方正位是以古人置縣賦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合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國也故八營四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一朝一天百畝之地方足以容之其制大畧如此然必以王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提其凡蓋重其事也而建都之禁則更有在周礼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後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野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本而後綱目

張凡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戴官為周天之極然京都師國為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則定中國治以定四海之民者固自有本矣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必正而我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而皆以夏則妨農非時矣

胡安國曰郭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莊公築鄆作邑不歲之望凶而輕用民力于

其所不必為也

春秋書城者如城楚丘不與專封也城中城微守微也城虎牢鄭失險也城費季氏弱公室也城西郭俱齊也僂晉也左傳楚令尹為外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集程土物設遠邇畧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漢惠帝始作長安城西北於上十餘里侯王列侯漢陳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築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其章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

始版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與役凡三調勞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齊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難遠則農事不遽雖當春時實何之規模也文苑以為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

皇朝京城南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有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

伏鳳後鐘儀二門城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一十六曰麒麟
 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大
 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北
 京城周四十里凡九門兵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
 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
 南曰阜城北曰西直嘉靖間以庚戌書惠恭南開廟外城東
 西十三里南北五里凡六門
 聖城京城及牆垣遇有損壞係于緊要去處隨即入奏修理如
 係腹裏去處於農隙之時興工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北京

禹貢冀兗之域天文尾箕並昂畢室壁分野左環蒼海右擁大
 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蘇秦所謂天府百二
 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之地也。召公侯服。不足以乘王
 氣。金元。夷狄。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勝。運。至我成祖。文皇帝
 初建藩於茲。後續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而遷都焉。府八順天
 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永平。州三。條慶。保安。永寧。是也。
 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一隅。而立國。未百
 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在雍州域中。曰洛
 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洛汴皆在豫
 州域中。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
 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或偏安。或不
 久。皆先足論。若夫金陵。錢塘。諸處。亦有都之者。又不得乎此
 四都。比也。而四都之中。幽燕。又為勝中之尤勝。蓋黃帝克舜
 故都之地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去北京僅餘百里。克舜都
 冀州之平陽。蒲坂。去北京僅千里。謹按輿圖。以觀天下之大
 勢。割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
 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關。閘。兩。腋也。文。廣。滇。粵。之

也。昔者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腹欲強。足欲無蹇。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手元首則不精神所聚。全以運用百體而營衛灌注焉。然後形氣才悅而外邪不奸也。今四體號稱柱矣。乃論者私憂過計。則曰。歲簡九道之車。以成闕門。徒罷手奔命而亡益。若其始。猶曰。上兵未練也。今練之。凡何歲而成。未盡微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後河渠養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振覆。而河渠如敗。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襄漢多曠。上江淮多遊民。而洛人苦宗諸。淮人苦水。秦唐死事。當皇

望太。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南支。是閭閻交廣。復粵又西南。而支冠。既蕩定如雲。人病起而休養。死所資又廢。復痛提之天下之勢。不可不極。安也。太則正心。以正朝廷。使京師先失。其重而精神所流。實至。卒天下運于指顧之中。而融令為一體。無復有聖關者。斯為克制輕重之勢。以靖四海。而古帝王之垂拱。而天下晏如者。不越此矣。

京藏之地。在虞為幽州城。在禹為冀州城。周為燕。秦為正谷。後陽漢武以封子旦。唐為幽州。遼為南京。宋稱燕山。金作燕。

今如此
不為此

為西京元為燕都。亦稱上都。宣德間始定都焉。杜牧云。其人沉勢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則其兵馬之強在昔已然。且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太真定至于永平。昔為內郡。居庸戴荆山海。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皆稱阨塞。故虞陽堡塞重。其屯馬山後。諸州故我大寧州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手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腰臂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進洋餉舟下直沽。至瀋陽枕海運也。河間真保多倖。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傳伏匿。迤山有進收之利。奸人淵藪。其中莫敢踪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收不歸。坐糜財力。賈避不暇。並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緝驛。閭閻不愛。奸胡視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

國家都北。雖因元舊。實衣北辰。南面而聽天下。止瀋請做漢唐置三輔。宋置四輔。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青北。宣府名宿兵二万。而限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今四輔之兵。愛養而待用之。未為不可也。

都蓋始於召公而極于金元召公侯也亦元王朝之物力金元之事則有可鑒金人之禍在夷狄元人之禍在中國鑒金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以壯國勢鑒元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以收民心

京師重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京師益重我朝建都北平燕山為城易水為池足稱重矣然北邊胡而南印三吳之粟以自給狼望之烽僅備泥丸之關麟次之舟動有桑田之梗亦思所以安天下哉

汪為度曰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一面東制諸侯

今燕都亦用武之地也阻三面以一面制天下之大然關中前有巴蜀之饒南則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無窮後之退有限關中被山此則被水行一帶之險關中帶河此則襟帶大海蓋關中易為守而此難為防也據關中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燕切近北狄恐反扼我吭而拊我背也

程百二曰順天賦役為繁禁嚴皇莊星羅棋布而養馬之累尤甚永平近遼河間頻水真保絡衡軍屯連城交錯其間秋防三關更為勞費頗保瀛燕薊之墟水田可興于以贍民食限寇騎備漕梗輕南運尚亦有利矣

南京

禹貢揚徐之域天文斗牛兼牛房心分野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孔明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志所謂長江千里險過湯池者也孫吳東晉宋齊梁陳隋唐雖常于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高皇功德隆盛奄有四海及定鼎于此為京師永樂中于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為京師遂稱此為南京府十四在天鳳陽蕪州松江楊州鎮江淮安廬州安慶太平寧國池州徽州也州四廣德和滁徐也

南京國家開基之地也勝勢在長江太祖自上流和陽揚江渡先來后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成祖出淮揚儀真迤邐而上龍潭浦口望風奔潰北至金川啓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毋師為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顧二州地勢中原不遠數省並稱雄鎮淮安聯絡徐揚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賊盜漕挽亦示控扼之勢為慮民多漁手野有遺利風陽高橋位基供億錫鐸財力冗費豐沛之閭濁河泛濫幾淪魚鱉饑饉既艱民亦痛瘼矣噓之惠澤泗水鍊楊有鱉臺富商之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湖湖農田塗墮為害江南安慶當長江委

流東約金獎為江表門戶蓋常松三都市浮于廣大勝于營
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固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亦
以倭倭而大倉崇熱瀕海之民擅魚鹽之利開作弗靖出沒
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衛並為要成太平千里風煙舊
稱樂國民儉且淳寧遠歛與池而民俗質豪和柔不一散多
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好勝池在山麓江游民以漁獵為業
多竄匿之盜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上下殺土歲易利歸豪者
財盡資冗矣

朱翼
因初日調金陵之兵以征討四方而兵常是日轉金陵之粟以

淮輸四宇而食常饒今以天下之兵募之以衛晉閩而兵愈
缺以天下之粟稅之以實晉都而倉愈虛則清弊以足食汰
冗以足兵最急務也

南京古為揚州其在禹貢豈土赤堇塗泥厥賦中一下上然而
夏翟增珠織文織錦橘柚篠簜之珍貢于天府則物產亦不
纖矣

其在戎方川以三江浸以五湖並金湯竹箭孔翠象犀列在方
物則地利亦非隱也

春秋之時閩閩以勾吳雄視上國通門二八隔閉寒暑地六

又王亮交流七國時則春中以楚相聚土江東城吳故城上
客三千皆彈珠履坐淮南十二縣邊者之南泗上諸邑龍故
宋之旁則淮海舊壤抗將贖土漢初吳楚淮南分王其地
若即山黃海而下亦厚招娛遊以抗三尺隋之江都秦為唐
唐自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充諸道貢
物運之長安晉之東渡中原左祖宋人渡南則永冠祀樂皇
國帝籍盡歸吳矣聖祖開基淮甸實為三輔成祖定鼎燕都
又為山府豈非根本之地哉然當天下財賦之半而民多
招野有與軍可不急為之圖乎

朱翼

金陵五方之輻輳萬國之漕輸三服機作內給南方永獲天下
而器食之用自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游浮之民大都之
風非有厚藏也故其地物產而功修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
壚以跨引閩越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粟布
之產造作精美以銷數四方其士也慕詩閩之名頌漢使之
又故其地實者而文信自金陵而北按三楚之舊已秦河淮
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皆家輕紗無所積聚黃海之帶操巨
万之寶以奔走其間故其地主番而寒後自金陵而至至于
甌越則金穀之間一都會也其民盡仰利行曹四方唱

轉戰以游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內膏而外修
吳之俗侈甚矣琛奇溢目則頗丹明明珠非磊珂弗為異也其
服御鮮華則焦葛升越弱錫羅紈筒中之錦鯁鮫之縠弗為
靡也其器用精良則桃笙象簾宝鈿文犀單費百緡取且万
戶弗為訖也其游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之銘華中之博
蓄吾之刻弗為選也其長居過從之盛則海錯陸珍剖纖折
靡盤柔隨風悲歌入雲弗為遠也其百賈之所聚則方冊結
駟織倭鱗川飛塵終天赭汗如雨弗為詳也衍平子之賦无
以盡其華重士衡之抱无以極其麗矣

宋

國家仰三吳之粟以自給顧旱則田為龜坼潦則河為鳧沒其
故易講矣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在定爾雅吳越之間中涇
太湖東漸于海上受諸山之水有三江入焉上有五堰以
節之下有三江以泄之即有霖潦勢不為患自五堰廢而金
陵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自太湖堤八
十里為濬而中截之水又不得東決於漲海矣上无所節而
來愈迅下无所泄而去愈緩水為澤不故障而為澤不為患
乎

東吳水勢。枕一身太。五堰。首也。前溪。咽喉也。百清心也。震澤。腹

也至于太湖之報流脉絡諸竅也吳江是也其源可築而商
人有艱阻之病其委可濬而淤田有廢業之虞故欲建鐵徒
資聚訟耳誠得周文襄定稅海忠介治河則三吳无恙而天
子六宮且歲早食新九大鎮亦不至環甲待炊矣



浙江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漢為會稽郡並統二浙據揚
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
處置使而兩浙諸州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
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
臣並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置江南浙西道浙東海
右道南政廳訪司

皇明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一杭州嘉興湖州嚴
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

宋置

三十一

置浙江都指揮使司領杭州府杭州右等衛十六湖州等五
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兼察諸府衛所而
三司皆治於杭州府

浙江之地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臨直轉淮揚重湖右匯
波阻折輔左逾信郡即走江西南入閩閩遠連甌越而杭州
其勢全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巧永被河現米薪是急嘉湖
安占江淮相表裏而既因人貧流徙富者兼併海鹽之塘
利害通于蘓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
人患好訟喜鬭累與大獄笠澤之間監徒出沒剽掠村墟

久之不治不元可憂嚴衢金華以徽統為郭郭生理為便征
徭而簡軍紹溫台並海而南連於漳汀估客來往人獲其利
寇至倉卒亦能為禍倭夷會市中因燭云奉貢風帆所指安
至每渡華人交通僞未忽來詐設巨剽餘戎之戒定安為難
虞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礦糾結回集激之為盜獲之難馴
慶元松溪一帶被侵暴者數矣

保甲不惟可以省兵而且可以省賦屯田不惟可以足食而且
可以足兵浙之處州義烏等氏天下所號精兵也寧波之金
堂山大謝山台溫之玉環山皆海島沃區可取而田也紹興

宋置

三十一

餘姚諸湖皆內地使境環列海濱與臨山龙山相為聯援可
以墾而耕也

戚繼光曰浙江初惟處州兵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明日出戰
先詢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許以戰則必
不棄約但性情不相制惟有一戰再用之饒矣繼而有紹興
兵乃嵊縣諸暨蕭山并沿海人性伶俐雖畏怯而則面可現
驅之戰前見敵輒走故回又追敵返又走至於誘賊守城創
營辛苦之役則能不避氣治易馴而不可置之短鋒者也
又有台兵自譚太守相繼性與溫州相類在于虛實之間惟

我取之當以戰也。後有又為其初死於兵之勇，能再戰但
勝則直前不顧，終為所詐。畢竟是兵，第一次又為其初死於
兵也。

郭子章曰：杭以東，發金衢寧紹台溫處為浙東，皆古越地，杭以

西，嘉湖為浙西，皆古吳地，合稱兩浙云。

盧肇曰：浙者，折也。取其潮出海，屈折而迴也。江公也。小水流
入其中，公共也。

方輿勝覽曰：兩浙地，林木發源之浙，順其水至杭為浙，江旁大

澤為西湖。

奇按：浙源，源於大鄣山。其山有古文不可曉，又似「天子」字，
者，應教「天子」以安之，大可嘆。或止為「大鄣」二字也。

江西

禹貢荆揚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漢領於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
道，開元中分為江南西道，置採訪使，治洪州。後改採訪

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為安撫使，以隆興中，臣董穎天

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路置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及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三，南昌饒州廣信南

康九江建昌撫州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

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吉安等四司，安等十戶所十一

置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廣東西九江嶺北五道，置

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於南昌。

江西之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海，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折險阻，中

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南昌浙江，雁湖右，副左，浙杭

所集江西一都分也。九江，狄獫狁上，流人有市利，南康彭澤

瑞昌，主瘠時有寇盜，廣信傳道下邑，為股，撫州人悍多山寇

而水食，自足，頗憂重，併建昌僻在東南，即有藩封，亦稱要轄

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關，山，雖全，山林深谷，遠寇賊，湖廣，臣

提兵卒，制數省，軍門之賢，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鎮。

也。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如爭。提察既難。緩馴不易。臨海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水秀地。利亦饒甲於他郡。大抵江西之民。皆儉勤苦。時有憂患。士宰逐末。不務稼穡。至爭曲直。即不慳貨賄。風氣使然也。

江旭青曰。人言文章與節氣為上下。今觀江西信去元之代。宋文公天祥謝公枋。得俱殉。宋以死。江西士夫死有肯其心。仕先者。故固初。大風。玉振。甲。轉。林。最。為。梅。歲。弱。後。宸。深。之。變。李士。實。劉。養。正。從。道。內。附。故。世。廟。以。宋。文。風。稍。遜。近。來。則。公。臺。鄒。公。元。標。優。以。氣。節。為。時。傳。人。文。風。之。盛。固。可。不。矣。

宋真

郭子章曰。江西北有湖。賊南有山。寇害一帶。咫尺荅陵。適隣邑不可不慮也。湖賊近近湖。諸司山賊委近。隨同兩手相在。交胥治之。緩則用保甲。急則用介冑。庶其又安乎。方與勝畧曰。南條諸境之山。一自西而南。盡于廬阜。一自東而北。盡于鄱湖。又合江西江東諸水。匯為彭蠡。江心突起小孤。屹為華表。迴環秀拔。卓乎利楊冠冕之區。魏科顯官。奇即隨行接跡。今古是皆地靈之所萃也。

福建

高齊楊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秦時為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郡。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後立江南東道。採訪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置福建寺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海運府。政廉訪司于福州。

皇朝置福建寺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福州。泉州。建寧。延平。汀州。興化。邵武。漳州。

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右衛五千戶所二。

清

清

清

置福建寺處提刑按察司。分福建、寧二道。兼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福州府。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建寧。福建之地。海抱東南。山連西北。重關內阻。群溪交錯。針塚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沃。礦徒作孽。波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通。于南嶺。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憚。利。喜。爭。大。抵。漳州。為。其。與。泉。大。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公。憤。吳。順。廷。平。仰。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間。或。病。小。竊。亦。不。能。為。大。患。也。

自戚少保提義烏之旗。破賊海上。而陸營水寨。悉倚浙士張阿
矣。今其簡陳精銳。皆已物故。彈丸之地。丁壯幾何。而必募其
人充之卒。遠來皆亡賴少年。而將領又无少保之威信恩賞。
不能身親倡率。故其縱博酣呼。填目語難。不勇于擊賊。而重
于冒上。不習于行陳。而習于抵欄。乃論者遂欲練土著。以撤
容兵不知。玄菟之戰。關士雖有成。勞澳港之民。視天塹如平
陸。太要以。攻殺擊刺。則關不如浙也。况今浙士受室植產。而
長子孫于斯。苟有以彈壓之。安見浙之不可馴而為主也。設
无以彈壓之。且為延平。成卒之。操又安知土之不至化為浙

乎

閩負山阻海東南一隅區也。其中具五民。耕田力作。仰机利
自食。治餅不休。馬藍。醴地。濱海玳瑁珠玑。果布之產。凡衣食
天下。太難与中州比富也。倭夷內訌。閩禍最劇。不可不為之
計也。

一曰設鎮兵。今制水用土著。陸用客兵。蓋土著之人。善于操舟
而漸兵長于陸戰也。莫若時為之練。而使民兵皆精浙兵之
技乎。

二曰設鎮地。建寧行間已據上將論者。謂自建連即隣封臂指

是以有去專鎮之議。去沙尤首。孔憑山。肅响此之不仿。禍

內矣。置兵設堡。豈非美與

三曰議鹽額。閩鹽歲產二萬金。不能當淮浙之什一。商少而地

以置一轉運。足矣。汀州南路之課。似一羊而十牧矣。

四曰議海市。夫通夷禍烈禁之。是矣。倘講防之密。寸鉄下海。有

禁如國市例。或亦可給軍需乎

夫險要莫如五塞。而考之舊制。半在海外。近年議以孤島无援。

有連。轉置內地者。我他若彭湖海壇。涇州等島。孤懸海濱。延

袤百數十里。寇每泊之以窺內地。是不可不設防也。

五曰

北自福寧南至玄鍾。設衛所巡司。以控于陸。設水寨重兵。以防

於海。去衛所巡司之兵多。一空名。而水寨之軍亦同空。壁是

可虞也。去兵抗防海外之夷。乃奸商開貨竊火器盜糧以外

勾者。尤內夷也。禦之在良有司耳。

賊之出沒海上。若若為合鋒。也若難身爭鋒。去非有根抵之勢。

清之則易散。賊之盤據山谷者。若若蔓延。隨附推析。若易去有

株連之連絕之。則甚難。閩為山海之區。互有之。誠中通夷之

藥而修沿海之防。行保甲之法。而治郡縣之兵。城首務矣。

閩廣文虞勢如唇齒。今兩省常事之臣。率以胡越相視。故賊勢

也。

風后祝融二氏皆出於其地今我肅宗獻皇帝肇跡發祥雲

啓列聖即義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西顧巴蜀扞扞雲
貴柳桂通五嶺入八閩衝據南岳之勝永室之間謹備苗夷
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
市利長沙雖卑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
賦祿廣于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強橫猶復征調洞
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為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
財力益肆咄囂非明示休息恐未易靖安靖也

高望勸徐友諒楚始濫平置衛所六十餘城士卒三十餘萬以
郡國腴田膳伍材官取二城卒取一且中且種農嬉于野軍

生異

四十

嬉于伍法行而人死幾半蓋其威也厥後衛士什亡八九敵
在因首不任干戈主者按籍而核之不過費衛官數文傾債
市井小民忘故事而已屯冊化為烏有軍田混民敵強半一
人并食千丘而稱者升斗无儲飢餓欲死矣

夫楚之軍田混而入于民清之恐至生變均為王土置弗問可
也乃民丁亦均為王民也獨不可練之以守禦乎楚習克悍
弄關而輕生其壯果之氣足以激厲而摧鋒其強暴飄忽之
狀足以調習而赴死取得其道何不可使裁方曆間重端始
禍迫臣編管一時民不勝憤縛其羽翼投之江流虐端僅以

可免官府之所不能問者此輩能過逐之真壯士事誠得良
有司練習之何堅不攻何守不固哉於以充行伍勤勞輸亦
孫盛之策也

昔稱善理財无过刘晏上楚產也徵青徵賤領度支供轉運宜
无傷于民而卒无令終甚哉利之不可言也

秦欲伐楚先遣行人求楚之室觀馬美乃次第群臣使賢在主
術者居南壇賢在治事治民者居東西壇而令使者北面現
之曰是吾國之寶也蓋楚之富善所從來也祈招之詩所稱
金玉惟是德音王度耳其所重固可知也

生異

四十

我何能得摩封以來其俗學寂偷生寡積聚其民剽輕好作亂
蓋跨州連邑四戰之地而湖庭彭蠡險阻足憑遁逃為便自
三戶亡秦以來多為禍首勝國之季奔奔始雖而偽夏偽漢
之屬繼起沔陽初不過漁家子耳而雲繁有徒竟墟元社迄
今固朝墨古迭倡亂于下漢元求見僭號于辰沅州千斤浦
聚于鄖西葉福金鵬張于柳桂雖能撲滅何多故也倘亦成
正之朝權端暴橫巡游无度式致之耶

河南

禹貢兗豫冀州之域天文華角亢室壁柳張氏分野漢置豫州
刺史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于譙
郡唐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使
而治亦各置宋都汴置京東京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
守臣兼領元置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開封歸德彰德衛輝
懷慶河南：陽汝寧

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等衛十千戶所一

朱襄

四二

置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路兼察諸府州衛所

而三司並治於開封府

河南當天地之中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汴衛河可以渡山
東沿汴泗可以漕淮車馬之遠交於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
而水陸道里為便勢德控趙魏恆虞走晉冀衛輝淇汝亦當
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險要區蔽山南扼河北形勝易汝
寧南陽下薪黃入襄鄆又与淮江相為表裏顧分封曰康宗
祿日繁民亦蕃止雖陳陳德犬牙幾省轄管不能專好時窮
發急之則潰逃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為牽制河洛之間焉

險鎬嶺晉于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阜則汝

焉優矣

岳飛言于張所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林林然天下視河北
猶四肢言人之身珠玑可死而四肢不可斷失也本朝之
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
不相應援恃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時列
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受圍諸城或援或救卒不可犯如此
則虜人不可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
河北狀如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未降則河南不可守諸關

朱襄

四三

不獲則亟雲未可有也

惠棟劉成國曰河南在黃河之南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
荷也荷精分布陰陰引度也風俗通曰河牆也牆為九河自
此始也

陝西

高祖葬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
置梁州部刺史而不常所治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
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後改採訪為觀察宋初置陝西路
後置永興郡延環慶秦鳳涇原西河六路經界安撫司並以
守臣并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并南等處行
中書省及陝西漢中道河西隴北道肅政並訪司

皇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西安鳳翔漢中平涼
鞏昌臨洮慶陽延安

宋置

西面

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左西安前等衛二十一鳳翔府十
戶所四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并州左并州右等衛十

二古浪等千戶所二

置陝西等處按察司分關內關南隴右西寧河西四道並察諸
府州衛所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并州以控制邊

境云

陝西山河四塞形勢甲於天下所謂神皋奧區也平涼固原豳
鞏平野監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
慶泌黃蕭條而人士亦稱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

險薄難據故為極善易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
有降穴當達于內郡矣其涼以西至于嘉峪左番右遼而南
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為河西要跳岷西寧錯入羌
族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刺以殘孽窟居改海番人漸以商
從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監生齒日繁則又西境腹心之
患也西安金府生理殷盛塞餉藩祿亦十居七八關閘頗為
疾苦漢中襟喉巴蜀潼關保都全陝並為重地而險者在我
矣馬茶之禁漸弛蕩牧之地漸廣備寇之畜漸耗異類之

集漸

四年

集漸深斥堠之計漸處調發改轍皆在神皋河套之於昔年
李殘胥府宜有深長之慮可也

郭子章曰陝西之名寔昉于周成王以周居為二伯陝以東周
公羊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拈地志云陝州有陝原分陝徑石
為界

山東

禹貢青兗二州之域天文危奎室虛分野置青州部刺史
領北海郡高密國寺都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泰山郡東平
國并都國後漢刺史如故充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
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洛以青兗諸郡分
隸焉宋置京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
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都置山東西道宣慰司及肅政
廉訪司一治益都一治濟南

皇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六濟南兗州東昌青州

登州

登州朱州

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并衛十六東平并所五

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並察諸府州

衛所布按三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徙治濟南云

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屆滄瀛而

州僅孔道並金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為漕渠渠塞疏濬舟車

挽勢役死休時兗州水濟為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賊禁礦

先雖公私交病成山必門上下雖礦險毒勢難驅逐間堵往

自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滄入北海

孟子如
之徒

不數日抵直沽縣國海治置關通舟遊開洋之險嘉靖中副
使王獻脩源有緒提言中沮臨清濟寧或有喉吭之憂亦長
慮也豈業僻在膠東三面距海魚鹽耕黍皆是自贍不失為
樂土也要之山東地多鹵薄民輕徙汝泗之河屢決濟深
之原久湮故識者謂營田水利不可以不講也

江旭奇曰山東乃齊魯故國稟氣于岱鍾靈于海而東方又生
氣所萃故特生孔孟諸賢陳眉公謂周家父子推誠風水既
都聖錫復營東洛而周公又國于魯謂收居地靈惠按孔子
為万世之師乃殷之子孫也豈由人力哉

朱

田上

郭子章曰山東之利与苦皆由于河而盡不徐北汴天津筆挑
津挽歲被河患然各省有臨濟而商賈之貿易因輻輳以通
功盜賊之縱橫得漕卒以漕漕亦其利也

山西

唐置冀州之域天文參井甯昂事分野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
郡屬司隸置并州部刺史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
貞觀中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南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
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畧安撫使以太原守
臣董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
及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山西甘肅承宣布統使司領府四州三太原平陽大同
澤州汾州遼州潞州

建置

四八

置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等衛七保德等所四

置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前大同後等衛十三山陰等所

二

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寧河東等四道並察諸府州衛所三

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山西乃太行山之西先初封此周成王以封叔虞亦曰唐

國朝以晉為重邊自大同入內郡屬門南北為虜通衢今日所

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通民亦非細故

也大抵山西四郡設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以獲利於

潞安其志時在平陽每據禦唐報云居庸紫荆井陘置
門且不論況大同乎夫晉魏芳輝即无虜患外韓塞儲內供
當操執不能支仰給燕和愛國者宜為之所矣

古蹟
山西

三國有閼止張明侯遼唐有尉遲其故主明心粹金

表即重門洞開以待刺客可謂奇矣又有薛仁貴馬北打豺

伴先東襲從戎未嘗敗先振地五百里者戮之而亡隋有韓

擒虎兵不血刃生擒倭後主突厥見之而懼後唐有周德威

老將知無梁晉百餘戰以持重勝之唐莊不而敗周主指

其名曰此人若在朕不至此秋青之成功也魔藩之力也惜

謂青沉勇有智專以倭高姜之必能排賊儒者之中有一

人曰裴行儉其豪都支修遠過降伏念至于突厥之叛承高

嗣崇之後統三十萬衆討之數戰皆捷梟雉可汗首以還唐

又有一人曰張巡雖南陽人而僑居于晉已久則亦晉之

人也至于裴度文彥博皆身垂將相名聞四夷者武皇之末

康懷就擒則通知其叛先置王文成于上游者晉有人握兵

權也虜為兵患今百世享和戎之利則有晉人為制閼也

也大同之設不可似惟晉水耳故古以名國

四川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參翼軫分野漢置益州都刺史不常
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雒唐貞觀中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
南并山南東西道採訪使而劍南治蜀宋為西川路後
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
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于重慶等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
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皇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七成都保寧順慶叙州
重慶夔州馬湖今增鎮雄領州六潼川眉嘉定瀘州雅州

宋置

五十一

烏蒙等軍民府四龍川永寧宣一司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
撫司平茶長官司萬曆間楊應龍叛播州宣慰除

置四川都指揮使司領成都中成都右等衛十松潘軍民衛天
全六番招討司疊溪等所八

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等衛六

置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憲察諸府州

衛所并宣撫宣慰安撫長官諸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
則分治建昌以控制邊境

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竹木蔬果纖染之饒自足於給西屬

藩部南阻重落雲棧之間道北出嶺斜豐峻之流東下荆楚
冲維井絡斗絕諸夏實為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綽綽
防守為易盜奸割據安輯為難以故松茂威遠安綿叙瀘重
慶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指臂之形險在西北武
謂吐蕃寇自黎文南詔賊由沅黎蕃詔糾合必由瀘口范英
縶陣玩弛久矣劇盜起于重慶諸戎伺于脾臘烏撒悍于俾
夷龍州梗於鉤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微與壤民夷頗輯都
江水役耶灌為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江旭奇曰周武會師蜀已受誓錯儀列論泰資其需孔明謂其
未真

五十一

沃饒千里天府之國而子瞻又以其棄荆襄守巴蜀為失策
何耶夫漢中劍閣高祖之故封也有淮陰方可以出有三降
將則淮陰方可以出固難以拘牽論也蜀都賦曰廓矣關以
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跨瀘捷
驛枕倚交趾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阻勝峙長城豁險吞若
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此亦足以誇示矣而王濬之以為
未備蓋文人墨士何為天下奇則非一日矣

都子言曰西方金氣疆梁故曰梁州蓋之為言隘也蜀為秦桑居于高也四
川者成龍為川西即雅州眉叙馬廬為川南重慶為川東保順瀘川為川北

廣西

禹貢荊州之域亦多楊州西南之境天文翼軫牛女分野春秋時為百粵地漢領於荊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西路置經畧安撫司以靜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至正末始於靖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皇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二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田陽思恩鎮安府思恩軍民府江州

等州八

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林中等衛九全州等守禦千戶所十

置廣西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並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於桂林

江地青曰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賦地利物產優賤自是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為三江貫絡諸郡綿延甚遠苗夷附據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皆其蠶食而已清江大藤峽等處皆

江上蠻巢穴為難有屯戍未見摧輯如慶號為盜區行屠若其故妻設兵置將控取賢舉之可无大患思恩田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漸難復作削土分官不為无策南寧太平控迤兩江生匪交趾實為常桂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太諸蠻咽喉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郭子章曰疆分五管戶雜群蠻撫御之宜有尤蛇赤子之別牧伯之任在戡師父母之聞

特異

五五

雲南

高貴梁州之南境為微外夷地天文井鬼分野漢置益州郡領
茶益州刺史自唐至宋為蒙古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
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
于金齒

皇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四雲南大理楚雄潞
江蒙化景東廣南廣西鎮沅永寧順寧曲靖姚安等處軍民

府八北勝威遠等州六者樂等長官司二禦夷孟定孟良府
二孟養軍民指揮使司車里等宣慰司五千崖等宣慰司三

芒市等長官司二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領雲南左雲南右等衛十六金齒等軍民
指揮使司三宜良等守禦千戶所六

置提刑按察司分晉安臨元金滄耳海四道並察諸府州衛所
而三司並治于雲南府

江旭奇曰雲南疊山峻崇鴻濶濶紆金碧未盡之產亦稱精贍
而雲南其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是稱沃壤設險
守固畢內捍外則沅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
永寧麗江聯絡於瀾滄烏蒙蒙撒控捍於曲靖四境要領指

掌可觀矣諸夷之寇則沅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
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麗川伏法而滇境稍寧
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
不開悔禍咎在處置乖方也大抵滇南北上必取道貴州稍
有警動生令梗絕賊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終屯緩就今
不行急則聚突鴟張勦誅未易惟抗線得人相与休息斯可
以無禍變也

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既開西南夷謂九
州之外復益一州故曰益州

雲南通志云漢元符間彰雲見于南方遠使跡之至此

將一川公述太常奇以公故雲南得太常為屏藩若涼公曰
雲南善地路絲貴竹慈畏遠耳然國借擬不如是不能壓土

家即進金不以嘗兩司問謀於野府耳某初以借擬事件聞
于兩院報疏已可懸牌于市彼再聽而不得乃自撤之某見

殊批度之高閣彼自不得不聞於兩院也乃知懸牌之不如
高閣也

貴州

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星翼軫分野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无共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宣慰使司恩州思南鎮遠石件程番銅仁黎平晉安等州四金筑安撫司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領貴州貴州前等衛十千戶所十二

置提刑按察司分貴州新鎮二道憲察諸司府衛所而三司並

治於貴州宣慰司

朱翼

五八

貴州之建省設官始於永樂間緣田苗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既行始置都縣官紳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菁穴水不涸停心无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能况省城區咫尺夷土西夷諸郡苦於嶺賊思南石件銅仁界在川湖鎮蠻西播夷峒之間寇攘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凡既定未易為力也

有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以養戰士者異起是也今黔中有流官吏目及機賊等員人不應赴員常具缺吾以為省員

朱翼

五九

則可養壯士十餘名也有以便置吏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者李狀也黔不產鹽而資之蜀往歲故有市鹽之役與津商中鹽之訟利且不貲土人或不憚則斟酌行之或准河工例輸直于黔而受官于部皆可為幕府費也有給土兵開田出兵贖作齔其租稅則曹瑞是也黔中膏腴雖少而山場不乏刀火之餘在：可熟愚以為宜一勿歸之于官募民開墾藏粟于間闕永不起科可也建營田二千歲取其利養商通貨乃建白城中糴易不煩外計則種世衡是也黔中什佰雖清魚鱗故在按冊而稽其屯何地佃種何人首告者獲其身隱匿者沒其產則不患无田矣招四方流徙之眾俾之耕牧見田起租斗升必明豪強塞扣兌之實善良免包賠之苦在：成聚自可饒足又開赤水上游可通川東蜀口一派可達思南藉令河道一疏則商賈集衆貨通也有守仙人關者云遠餉乃沈元即浮治褒城麻堰以益屯田則吳玠是也今川湖之轉餉不時而烏撒雄鎮烏蒙東川四土府之報馬銀結即遠餉且无可之矣黔：五金沙黃之礦在：有之若烏撒之洗羊黃平之紙房都勻之琵琶其尤著者倘能比照滇雲事例稍資整餉未必无小補也先年哨守開用附近夷

兵月支糧不過四斗刻以夷治夷漢土相安庶几事半功倍亦汰冗節浮之一端也

殺生必此言

黔中番妒之役都御史曹祥抚之不能得連印文盛繼之一意勦滅而後阿傍授首繇爾之役提督萬鎰抚之不能得連張岳繼之歷年駐兵而後龍保吳蕃苗就平

方曆已酉武錄曰方今仲苗未淨銅仁屢告當事者坐憂乏策愚以為仲苗之憂在旦夕流徙之盜也銅仁之憂在方來盤據之戎也流徙之盜其聚不能久可以單師困也其巢不能固也可以漸次傾也部落四出其渠魁必有在也可

宋翼

六十

以潛兵執也烏獲既戮餘醜自清惟銅仁則不然彼所謂爾之遺孽也酉陽鎮軍實煩有徒尤吳麻石著有四姓皆流希似詎斷藤之役非八万人不可卒如其言搖乃定臘爾即次藤峽計非半此亦不可又聞苗雖四姓而尤具手磨石亦自不協不可因其不協而行間耶

愚謂銅仁彈丸耳乃文武大吏萃之一城者以相制也而實以相濟今伍符有虛冒而憲臣不得稽進止有臧否而憲臣不得訊驕兵悍卒有虎噬鴟張而憲臣不為問遂致巡鎮如水炭而股足臂指不相使此非調劑其矛盾而俾之一心何以

得頗收之用也

國家西南半壁托在滇黔而銅仁日与敵隣所謂門戶之地也監司守令而下有功者不許破格叙用而一有司失職子罪會致餘人者視為投閑置散之地是非重其遴選優其遷秩誰肯效力于孤孽之日乎

黔服地雖瘠然滇雲藉為門戶趙蜀倚為藩籬而土夷鴟鵂叛服不常非宿重兵不可于是諸司未遑首級都司却治未與先與武衛且從中主材官良家常奮跡從戎者為之長而以其衆隸之蓋強半焉乃歲久隳夷故額損失以族

宋翼

六一

軍言之初有萬三千名者少亦不下五六千名今有不滿三百者矣以軍食言之初屯軍皆有田旗軍皆有口糧今軍藉室而田藉久耗矣以屯改言之初田以項計者可九千三百有零今以畝計者止三十九萬零矣以征調言之初一有期全衛官各統所部以應徵麓川共著也而今以之充與隸供郵役不足矣至于調土官則驕悍難制募客兵則貪吝難養此必堅事之可虞者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詩曰韋及鬼方漢屬群柯唐稱夜郎元名貴州以其地有奇竹也又曰貴竹者漢時有女子浣于邕水有

夏節大竹流入足間開說耕創之得一男子及長自立為夜
解僕以竹為姓國朝余令一尤以御史抗疏論為貴州金事
公威重恒直夷人畏服至今戶視之

卷五

六二

要害 九連州

詩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宋徽以下治外。夫宋徽以下。皆
以城中要害遺勞將卒之詩也。則雖甚威德之世。固名恃地
以為險哉。故周官有掌固司險之設。月令有固封疆。備邊境
完要塞之文。蓋其慎也。隋自春秋而下。如楚人之近城郭都
者。紀不能遠。既邊境。若漢文時。侯騎至雍甘泉者。又禦邊死
道。至于唐天寶以後。失河朔以北。石晉以燕雲賂契丹。是為
失險。而宋人以內地為邊境。則又無所謂邊矣。我國家東自
三韓西抵哈密。延袤萬里。開陝九鎮。統重兵。據要害。列堡分
屯。以捍外衛。內者至嚴密矣。

王恭襄理曰。國家馳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
泉。延袤萬里。中間廣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堂。武靈。
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
稱全盛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
州。三鎮。守皆武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府原。公稱二
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提督于固原。原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
提督于偏頭。固原。屬山西。諸鎮。成之嚴。未有過于今日矣。
楊文襄一清曰。遼東。北。隴。朔。漠。而遼東三萬。密。陽。鉄。嶺。四衛之

統于開原者足過其衝南枕滄溟而金遼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之數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山東諸堡以托東連第遼之保障固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木營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与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易糧可省十之三四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

樂

六四

矣秦之峻若觀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且有為民之意存焉。使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非計也。但內政不脩而區之于外侮之禦乃至于升緡天下之財以與无已之功則不知所務耳。

遼東為青冀二州之域。遼東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地。內通武向蓋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距山海歷醫无閭長白諸山包絡東北南走海上薄蓋金以

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淞地饒魚鹽較焉

秦初集隴西上郡其後蒙恬據匈奴悉收河南地築四十餘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漢元朔中大將軍取河南地又置酒泉張掖敦煌諸郡絕胡寇交通之路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徐自築五原塞至虛胸為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役過之未常不哭也

建武初天子開玉門關謝西域詔徙邊人于常山居庸遂欲棄金城破尾將軍樓言金城完阻土田肥美棄之則羌在湟中不可丁于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隴右以寧

朱

六五

和帝時太將軍陽謀棄涼州中郎將虞翻言涼州棄即以三輔為塞國陵卑且涼州土馬効于天下棄之民怨可寒心太尉脩上其言請勿徙安帝時降羌反漢廷內徙胡為僕射上疏言先皇帝築朔方關西河置上郡凡以為雍州也棄沃壤之饒窮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无險之虞難以為固詔賜者郭璜漢所徙民繕城郭浚渠屯田省歲費億計唐初突厥強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為長塹以邊中宗時默啜西擊突厥詔使張仁愿請棄靈武取漠南地于河北築城絕虜南寇路于是築三城以拂雲為中城直朔方西

城直營武東城直榆林各三受降城自是安歇不敢踰山而牧焉

天室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洮河于積石寔秀軍于河曲与隴右河西安西北並列為巨鎮者過恆盛

石晉割幽薊燕漢涿檀順媽儒武靈新象朔十六州以界契丹而宋初竟不能復及与金合謀纔得復而南遷矣

遼東乃渤海外一都會也固初為雲葉旺徑略置衛所不設郡邑缺遼陽關原南安樂自在二州處降夷其保塞系東北

卷六 六六

則遼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太寧三衛今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夷居耕食不事射獵體俗差優

西北俗仍北虜時抄掠若干廣寧關原之北絕河而守為力苦焉乃以此直塞屬夷東西隔絕彼此不救成化以來屢

設收復而不果也

山海關東接遼河南濱海北接兀良哈西接薊州神京之左腋

也固初宋虜衰弱倭常一寇遼東不及登峴而去萬曆中長昂屢犯各堡殘破適來虜勢益熾提兵李如松敗後加之倭虜漸望朝鮮一書可解登萊旅順實為門戶尤當加意戍守

遼東而西尤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尤尤營之利率

佈給轉粟与遼陽隔河去河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与虜道里迂遠人每憤為固原三城三面受敵

六堡雖復二虜輒集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失漁樵之利又略我男女畜產二江外否即繫之耕織日夜无休時西馬

市與清河臺路殘破不可言既順通夷貢市内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探望瀋陽雖有閑虜馳牧外險内夷不能援敗風

塵載東垂鴉鵂鎖鑰西境並海日者恃得勝之捷無海寇遼水南注海溢不能徙患者若沮如馬他如羊馬市之奸賊杜

卷六 六七

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駭擾增臺軍之月給

敵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遼東向有標兵義兵親兵選鋒即戰士也各各傳之以馬即戰騎也祖軍不能世強則頂以異姓而多進退至于餘丁之

隱匿禁要之占役則幾無士矣寧牧中棄既乏雲錦之故况損其監苑責戶丁以朋買即給價而稍錢尚即市夷而子

銀又索馬凡三變又幾無騎矣頃者天子祭金錢二十萬緡輸為募兵買馬之資顧兵之名募然趙既遠不勇贏報著餘黎散忘兵事故士不能得即得不能皆勇馬之難買在

夷市既乏駿骨。往莫北。又憚開關。故騎不能猝發。即非亦不
必皆勁。縱使募士買馬。盡復舊額。亦不過二萬耳。邊長二千
餘里。亦何能振之。竊計遼人通共可得二百萬。必就二十人
中選一人以為戰士。豐其養。時其吏。內不使憂其妻子。外不
使老于戎行。則人可樂為戰士矣。有二十萬軍可以戰。又就
二十人中定一人以牧馬。佐牧之費。于是乎取。給其種。核其
駒。務收有所。抽換有期。且予其人以牧馬之利。一馬之息。十
馬之內。可得五馬。五選其一。常亦无不動矣。今不此之務而
使守故法是守。曷也。順守法也。

宋真

六八

遼左北鎮。開嶽南。優隸海。豈非二京故地。五國雄城哉。亦東非
一都會也。奈何土曠人稀。茂草千里。向以一隅之產。足供一
隅之食。今餉日增。兵日寡。而時有虞。葵之呼何也。則以曩時
地遠王遠。而屯田脩令。廢數乘我。而屯田廢也。遼左之屯。洪
武初已五十餘萬。至永樂輒益三之一。今僅三之一耳。中間
揀去馬生疎者。歸屯清伴。吏冒濫者。歸屯脫素。強侵占者。歸
屯田可耕而死人。不可耕而無田。百萬畝。咸待哺于過墾
之白練。而司農且告匱乏。今廟堂之上。思得長策。第不慮無
親相而患無克國。不慮死李。終而患無重華。不慮有陳。起而

患无承矩。益缺屯者。泉而任老。者少也。

高事既逐。元君迎。即其地設北平行都司。與營務使衛。與遼寧
宣府。聯絡東西。為外邊已。而魏國公經略自古北口至山海
關。增修隘為內邊。舟近東。策陸走趙魏。有肘奚達襟帶。原澤
蓋京師左輔也。又地壤深厚。樹畜魚鹽。秦繆之利。甲于圻內。
太寧。即七會州。洪武十四年。封子權于其地。為寧王。二十二年
。今元良哈為三衛于懷永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太寧。以處
降胡。文皇瑞靖。難肯挾大寧。及元良哈。以徑天下。既定。徙寧
。滿于南。而以太寧地盡屬元良哈。自是紅螺白雲之地。悉

宋真

六九

非我有。遼東宣府。藉援。隔絕。與和遂廢。開平內徙。陽和天城
相繼失守。東勝不得。不棄。虜乃入套。大同寧夏。藉援。亦絕矣。
文皇。設非平都司。于保定。為大寧都司。而即以朵顏。大寧。福餘
三衛。為藩籬。諸夷。裂我陰阻。間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
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一收行言之左臂。離腫則二谷。孤于
後。皆倖倖。則虛元車。薄便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托其背腹。則
腹。寢。轉。連。失。計。甚矣。
。則州。而。接。居。庸。東。盡。漁。陽。大。寧。失。後。華。夷。之。防。僅。有。此。耳。土。木
之。虞。三。衛。焉。也。先。鄉。導。始。命。都。御。史。都。來。學。經。略。已。已。之。後。

昌平陵衛吏卒如僞寓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河川本
城元避者故通元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懸則漲水易
淤都御史洪鍾雖設闕城勢孤難守設者欲塞川源建石墩
數十令其錯綜狼縛下通流水上傳風火亦一策也古北口
三衛貢道稍深峻燕河營太平營馬蘭峪密雲四營並勢相
援至則中而共當其衝燕河密雲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
固其內防虜當大挫永平樂城間死虜患亦无海寇乃山麓
計本本以阻驅突嘉靖中贊祝胡守中新建金以來松林論
危西市隆慶間都督戚繼光繕障有力官以不請北事功

去誤矣

先時三衛矯詐反復尚未敢顯言為寇弘治中守臣楊友張
因燒表擒殺先事遠霧遂起正德以來都落既善朵顏獨威
陽順陰運累肆侵噬花當肅求添市把兒孫深入虜掠動輒
結親延北恫疑中國而恭將陳軫親祥先後治沒以故三衛
日發嘉靖中革蘭台縣要官賞請益貢禍机所伏不淺也
黃花鎮鎮薊州甯京師北門一望无際河間等衛空名无實朵
顏時自北虜乘虛就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關田可募兵也
亦一策也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
四。驛。曰。涼。亭。泥。河。塞。峰。黃。崖。按。太。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
威。虜。明。安。限。寧。按。獨。石。成。祖。三。犁。虜。遠。階。道。開。平。與。和。萬。
金。開。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若。夫。大。寧。遼。東。甘。肅。寧。
夏。遼。國。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
宣。德。中。遂。徙。衛。獨。石。塞。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殘。
破。雖。旋。收。後。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分。地。險。而。狹。分。屯。
建。將。信。于。他。鎮。勢。完。易。守。然。去。京。師。近。北。門。鑄。鑰。所。宜。慎。也。
鎮。今。五。路。獨。石。八。城。為。北。路。地。雖。懸。遠。然。阻。長。安。顧。虜。難。進。

下。中。路。舊。峪。太。白。陽。青。遠。諸。堡。西。路。崇。溝。洗。馬。林。萬。金。諸。城。
南。路。東。西。順。順。川。皆。稱。衝。衝。諸。堡。至。馬。東。路。永。寧。四。海。治。龍。
門。朵。顏。所。伺。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亦。要。地。也。
今。塞。垣。所。據。險。亦。几。盡。矣。如。補。長。峪。城。鎮。遠。之。募。軍。浮。面。城。
梯。箭。盾。之。防。守。晉。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集。李。信。屯。定。
界。之。堡。以。固。兩。鎮。豈。容。已。乎。且。宣。府。軍。素。稱。敢。戰。矣。乃。嘉。靖。
間。泰。將。都。勦。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
沒。此。猶。可。堪。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歸。城。則。
斷。不。可。長。況。冒。關。大。同。之。憂。耳。日。所。樂。可。不。慮。哉。此。保。臣。守。

將交付其責可也至邊儲一節倉庫僅存芻粟日富每有積
報錄以空運揚守機論幸虜死他計僅為草竊即狡不過也
先火箭驚耳然使屢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
宣府至京僅三百里奈何不為之所也

大同古雲中地間道直衝京師其地東至松見嶺西至平虜城
川原平衍故多虜患虜南犯應朔不西入平虜威遠則中經
右衛水口諸城堡即掠順聖右天城陽和當其衝矣平虜西
連老營堡近偏頭關其家坪娘一灘羊圈子養麥川狗洞灰
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況自多故

朱實

七二

以來大造耗失二邊之內無為虜遠墩軍驕情驕報不明至
與虜通反為鄉導夫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成為急五堡復
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為利二邊宣寧諸縣棄地漸圖
開闢高山聚落二堡定鎮城而脈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
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或謂張文錦之致變有可懲不知
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是處文錦
之事未善而養成之也他之不克挽之不輯用是促亮為禍
先練正綱紀布威信化頑民潛消默奪不露不練在得人何
難方虜貢路例在大同弘治中許襄毅公進巡撫時三也

官如時

三頁各邊寧撫者故年皆親尚事廣府中雲中尚給上車
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候就水草積止人自便是以能用
其衆以制匈奴許襄毅退撫之日載占後禁掃克恤調遣
死傷鎮人至今不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
制又無以宜其威不韋有變遂因而為姑息必殺則阻威
之不張而恩之不感驕悍之習何以取之哉然則撫臣守將
須擇人可也

朱實

八三

榆林舊以綏河衛素米脂魚河地凡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火
余子俊議使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塞邊溝自黃甫川西至
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積截套口內後營山溪水
名曰尖道河地利為虜遂不敢輕渡河我將耕牧套內益以
撫綏圍獵之利稱雄鎮矣當其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脩邊
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玩弛墮薄淺虜遂以套為
巢穴或化弘治正德屢有搜套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
城又謂當復守東勝路可無虜患然用人理財宜在兩先審
時度勢未易言也我兵日欽虜集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
白蒿黃沙地無產穀尚無通僧一切習耕仰給腹裡弘治正
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為拆色重以災禍民道動

計百萬以故軍用大需有米珠薪桂之語即虜虜境騰魚河
我餉道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得食倪岳許論嘗欲通
舟河渭轉漕達鎮以奉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
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敵勇戰不貲中虜虜而
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才有節氣
視他鎮為最矣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
陰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兩河虜既
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為敵衝自巡撫徐

本

七四

運璋築牆掘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故台是禦小寇顧
無害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過嘗謂弘治前虜不志套或連歲
不至即至在水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冰時候虜
入則成廢出即否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
巢穴轉我捕逃盡知地內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
移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恭遊掘制居之而今屯重兵
清水興武諸營合三百里內機機相望刁斗相聞鉅柱白水
諸堡水草大路盡集激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接寧
夏亦常山蛇勢也許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

賀蘭山後自提兵抗雄敗後遠出山前趙瑛周尚文禦之
敗由敗不已不知寧夏亦終也王瓊廢鎮遠開而咸平遠素
地盡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寔中衛偏在西隅難
地狹易守鎮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有之尋討故事自
賀蘭山直至鎮番內皆漢朔方地今幸與虜城而守之在
渠諸國中衛皆安枕矣噫豈易言哉萬曆間字拜撫城叛幸
未與虜合督臣葉夢熊討平之

甘肅即漢河西四郡張騫所新由奴左驛者也洪武間宋國公
下河西遂棄燉煌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里為西寧古湟中

七五

也自涼州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
祇懸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雖矣成祖初于
嘉峪關外立沙州等衛于燉煌外立哈密等衛以為甘肅藩
籬成化以來陷于土蕃番胡世寧等恢復之論未付也正德
中土蕃番兩犯甘肅彰陽陳九疇皆忠勇獲罪萬曆北虜屢
犯甘肅深入西海又掠西寧都指揮以下敗沒者數十員嗟
乎河西危則洮岷臨岷級其禍關隴慶方棘也向使西寧不
為亦刺阿爾克斯二寇所據則西番十三大族不致南徙而
茶馬之利亦不減矣隆慶間火落赤馬得直入西海為屯聚

手皆嘉哈而字不立城堡可致也

桂文事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處不同極為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為鞏子南為番子。鞏息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雖城堡遠者棄之。恐鞏子至。捨虜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熟粟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自正德初年至今通不收成人。飢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掠數次客兵主兵不時駐劄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也

朱翼

七六

蘭州為金城渡河而西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又西出加峪關為沙瓜亦介苦峪以至哈密諸城皆燉煌地亦不刺阿耳禿斯二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為西南患項許亦不刺內附焉無不納若收海上之虜置哈密近境西制土番北制尾刺倘有成績即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乃今自據西海散慶河阻扼成祖以夷用夷達寺立僧西域稱王數十貢文數百紙。繹騷無厭。苟不徵勅給符限年勒名坐困中土矣。固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專俗請虜一面平固安會間稍得休

息今有套虜若脩築礮石溝至請諸堡分力則勢弱孤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提制駐花馬池防賀蘭山後之虜履冰南下也

固原本開城縣弘治間火節入寇內郡遂為虜衝始改立州治設固靖甘蘭四衛統以提制與寧夏為唇齒塞上謂花馬池諸城為大門若併力堅守則固原可無虞每黃河冰合請虜乘之南下蘭靖安會即為禍階故沿河前為屯

九邊者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也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

朱翼

七七

鎮以開府聯以提督無事則畫地分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周矣但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使旁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蓋逼東勝廢而二關之設倫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佳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拆入土番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勢日絀而虜患日近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自絕之計也設擺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讓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為犄角之倡可矣還虜練土著為久遠之圖築墩臺用壯扼塞之現可矣還常繕城堡為

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脩築。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餉則短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有飽矣。賣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時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射取何厭。宋初患西夏憂契丹。而後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亦何常之有哉。

國家建都北平。東則薊州。為左輔極之。至遼東西。則宣。有左臂極之。而至于大同。甘肅。寧夏。固原。北則以黃花鎮。為後門極也。至于古北口。朝河川。此大略也。

遼陽城。未易議也。若守之於三分河。慎之於山海關。則遼東可朱翼。

無慮也。大寧鎮。未易復也。若屯于黃花鎮。積石於潮河川。則薊州可無慮也。榆林寧夏近於套。唐則脩補城牆。添設遊兵。彼此相為應援可矣。甘肅固原相為唇齒。則脩嘉峪之關。置沿河之哨。西北相為倡和可矣。至宣大所係。非他鎮可比。宣府山川糾結。去京師為近。而軍士勇敢。撫綏為急。為補澤。為略之募兵。重掃前岑之防守。其守為易。大同川原平衍。虜無阻塞。而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安廣渡口。虜糾出塞。便渡其境。此最難守者也。通來虜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海西夷居。宅田牧。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

虜同內附。既久。信義可責。東北之朵顏。點不常。而其要害則潮河川為最。西北之套。虜肥饒易寇。而其要會則花馬池為最。昔王莽棄花馬池之積。馬端肅遼東之後。其謀審矣。王錫爵謂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舍守而輕戰。為後其所長。而以勝予敵。生消英雄之氣。豈其然耶。

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為守。山西薊邊。險猶在綫。其法當以守而為戰。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以戰。是主敗也。

萬曆初。黃輝議西鎮略曰。洮河中。虜深矣。西墊酒泉。南擬松川。朱翼。

天水震動。關中為律。向于二川失守。故也。番先時限隔河。而非水合。不敢東。我澤嚴偵候。以待之。今莽刺控工明。巢之彼往來天塹。如紫衣帶矣。若不逐火真。而苗秦難安席也。然大落赤故微種。初裁有衆百耳。不數年。乃至萬人。非甚難耶。真相結。丙免子。丙免。毋誕生熟裔。嘗牧萬桑。欲窺松茂。今丙世矣。而苗情角。援以套。虜主以堵苗。不可猝拔。夫全陝倚虜。洮河是緩。甘涼重道。尤號虛弱。誠不可不應也。為今之計。當單三鎮之力。以勦三川。絕全陝之力。以寔三鎮。合諸鎮之力。以事大。而制套。虜而冰火落。赤真相黃台吉也。

二鎮古上谷雲中地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文
皇時始重兵于二鎮唐不敗迄及其季也虜時入掠微飽而
驕遂能入而不能有也虜又不敗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
二鎮之持其後也今虜入而難居矣踐屯則耕作廢微道則
商旅絕日枵腹以望大司農之金錢耳燕亦何藉以蔽耶
大同東至枳兒峯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而中
則右衛水口等處也國初設大同府分東中西三路拱衛鎮
城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
照諸處之衝北二邊俱環虜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虜

朱表六

八十

西連老營堡身偏頭近虜鏡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最為難
守也二邊盡軍多通虜五堡不可不復也

居偏頭州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又得宣鎮鏡出其後亦可
為應但北門鎖鑰而西北少缺懷來至保安新城尚遠不可
不為之所也

紫荆關馬龍泉三關隸保定而護京師北通燕山南接滹沱地
七險龍泉一關為內地倒馬紫荆二關外城堡希不可不廢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
境西盡雁河之濱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三邊不能守則

雁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其險隘虜往由壽安川野諸
口入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慮寧武三關之中當華夷
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崇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
八角堡內維奇巖自偏頭但雁門似落莫設宜府者補長塔
城鎮遠城之募軍蓋浮圖塔插前峯之防守晉茂山衛京操
以蓋紫荆築李信屯界堡以固西鎮皆要說也

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集家坪娘
驢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尤為難守

已已之變大同做山西之兵防禦者凡七千今在鎮止供薪水

朱表

八十

門戶之後糜餉无益若改戍三關給米太僕寺牧馬而除去
民壯所省不貲矣

五。整邊八事。一曰定廟。二曰重將。三曰戡法。四曰撫
邊。五曰廣名。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九曰多積。
七事。一曰設儲。二曰設儲。三曰設儲。四曰設儲。五
曰設儲。六曰設儲。七曰設儲。八曰設儲。九曰設儲。
三策。一曰杜請乞之術。二曰精間諜之謀。三曰樹携貳之黨。
唐之末四說吐蕃攻關中天子以四海之力禦之數至蒙塵

不設宛河北諸鎮何者人有其地也人有其地而長蛇耳吐
番南結之於蜀若穿鼻錫山子常是以蜀而不虞番大子王
建以蜀而不虞此其明驗也

西南夷未有為中國志者惟是北虜走西海漸利膏乃知
漢武置燉煌等郡隔絕羌胡要路為得計也茲種惟龍川經
句數為模化元以永昌之外設宣慰者七而聖因為之遠轄
益雲南之地南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達八百大甸西以
永昌為關麓川為蔽而達木邦西南通諸緬以底南海東南
統寧遠而界安南西北雲南而通吐蕃蓋南北重地

松潘四面皆夷族龍州為其咽喉連我餉道最為難守洪武則
置衛後改為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
宣撫司今都督方政副都督黃鎮守萬曆間北虜故西海
每掠其地

居庸關平太行山與雁門諸關相輔數百里雁門至南北太
行絕東面來最難橫左右崇崇間狀藩華陰由天連山西自
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崇嶺北為居庸遠遼東折玉帶神廟
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馬外四海沿潮河川古北口去虜
不遠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居庸左補蓋過陽雲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擁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倚山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
數百餘里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渠元兵趨南口
者皆刺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務連真定保定大
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无高山大險為之限隔騎兵使馳
逐南並并險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响德廣平
遂入齊魯下江淮雁門三關絕險層層由寧武入婦女嘉慶
逐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倘頭西北東倫河曲東北時
時偪大同川往時防險塞設關羅天堡及成寧衛守吏辦

符什者青黃驢左右森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路適者好園
金銀左右探立不問誰何况實符券平嘉靖以來虜細出
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群來往如履康衢可不慎哉
元人進金史表有曰勁卒構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
南猛兵吭以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構居庸而謂之
拊背出紫荆而謂之猛吭其輕重緩急可知蓋背乃人身之
所倚而吭則呼吸所必經因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
於京師北倚居庸是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
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故者往急居庸而

紫刺其亦不知大勢矣

延綏東黃甫川至靈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甯在河內邊牆外急為河套、長几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西岬夾山水先後洋娘、灘或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家自坪或灘渡口入套每遭寒時伏林逐草佳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无虜由橫城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后虜時

朱襄

八四

俱在牧豕報屋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府至甯州三百四十里甯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渡牆入山後冬由靖虜衛路水入則臨寧涼慶諸郡縣皆驛驛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肅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華陞等族有番落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宣大急矣然外戶也薊鎮則堂奧也東越山海西抵居庸延

二二千里謂宜附而乘類東勝廣寧之三衛使此屬處倘被

需更絕彼御乘以夷攻夷可乎

余持固曰延鎮地方東路尚依山岡西路半係平地而中路培

塹與原野相間故城堡墩臺邊牆以此二者設險之所必資也

然東路山勢斷續不一則防塞為難河口泛塞衝決无常則

脩築不易故備虜之道亦多矣中路如常樂榆林保寧等處

堡一望沙洋動輒半里无河山數澤之限波羅清平等處皆

有地形足恃然間有沙磧者且岔道支派狡賊竊窺甚一

牆之隔未足稱固况又壑山為守難止攀緣連水為留未便

版築者乎西路若柳樹澗以東地尚巖巖惟河口及平川數

處未易拒遏其西則地形漫衍僅恃一牆乃安邊則多沙矣

定遠左右沙壅隨撥隨平徒費工役難禁風捲故固守无如

收保、宜先脩堡、則民有藩衛民有屯聚虜見野无

所掠亦快、去矣向來牆用土築各口未嘗寬寬架石故隨

築隨傾亦有无塼而所虜出沒者今宜于有河口處疊石口

宜稍闊宜稍高從寬地起而邊低用石塼口上宜編架松木

作牆脚以便甃石徑口上累石高至四尺而後築土其河口

大者酌量水塹多開數口或將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雖

余公此
張善公
有司文

朱襄

八五

流勒黃埔蓋先慮虜騎即欲大舉作牆亦費工夫遲延半時
援兵漸集以不但榆林三路可行各處有河口處俱可行也
然而延鎮沿邊夾道延袤千二百餘里地非不毛竟棄置閑
曠餉之率多借口虜驍不敢以軀命博升斗之粟為詞何古
人以屯禦敵今反因敵廢屯也思之益有其故軍知食餉不
知食力此勸相之不勤也將領于養廉地驅卒而耕之不熟
則扣餉抵組誰肯盡餘力墾其荒土乎此科索之未禁也有
以二難又有一畏則永不起科之令不信而僅徵之太苛也
誰謂夾道不可屯哉

朱襄

八六

江一鵬曰延綏千里豁二十五營地廣兵少猝難救援宜選營
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
安邊二堡先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相應

黃河自賀蘭山之東北流出外夷凡二千五百餘里為河套東
至黃南川復入中國南流凡千八百里至滿川由河南徐州
淮安入海河套居其腰乃延寧之扼塞其地周四六七千里
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東西三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
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南川稍近渝河則唐三受降城而又

東則舊東勝址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以置朔方唐城受降趙元昊所據
以為國者我高文時廢已殘破未暇經理今黃河而衛東勝
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
統時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也

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
道遙知勾套所在不時出沒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
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毛里孩糾眾深入而李羅鑑之阿
羅復勾引滿都魯訛加思蘭聚眾益為邊患時大臣有復套

朱襄

八七

之議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盛衍視葉以為未可輕議特
繕陳增設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而墩臺所
寨拓城也田廬不周至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
為三矣以余肅敏子俊經略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敏肅為
失策嗣是楊廷慶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
其事旋罷

嘉靖丙午虜竊據套中侍郎曹鏡為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
大率謂其言其成內批嘉靖既臣書兵食制道兵當俱絕精
少事比之為小岳飛飛來川周關中騷動攝內宜以聞言鏡

俱死而市

昔丘次莊有言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于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建三城于河之外。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肱也。唐守朔方以為險。則于朔方之外築三受降城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大本搜套驅出河外者。有言沿河築揚堡抵東勝。徙民更守其中者。秦憲毅公受命往討方

略秦言搜河套復東勝。以備事。勢所難宜。令守臣博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

花馬池近套極為要地。都御史徐廷璉楊一桂王瓊新舊城最為有益。蓋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虜為易入。

江旭奇曰。河套本長安外屏。都則稍緩。我以十萬軍還虜。去秋置衛。然無軍可成。且虜將合大虜而併力我。恐移禍畿輔。是移陝志于京師也。

京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險。必行西來環而繞之。東

晉光閭之說以為第一層之內藩。蘇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

沿以而歷。雲代之境而至。于保德州之黃河重關。列成以為第二層之外藩。惟昌平以東。遼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舍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而京師東北藩籬遂成。單薄謂宜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之境。又于山後銀邊之北。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抵保德之河湍。自東而西計其長。計一千三百餘里。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因崖險。隨地築為城牆。以相連綴。昔高閭謂十萬人一

日可就而有五利

江旭奇曰。天下之要。害言之。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廣。北控閩洛。湖之險也。自洛陽而極二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二江合流。城固重阻。已蜀之險也。然淮甸所以為長江之藩籬。襄陽所以為荆湖之居衝。漢中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豎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羅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掌蓋。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待襄陽。杜預得以冰江陵之捷。持

秦公師汚水而朱序必欲以板城中之守。蓋襄陽而守荆湖終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蓋襄陽中則已蜀必不能自存矣。

晉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面晉。陶侃使元宜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河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視之。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効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房之自淮入泗以平青兗則江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潁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荆

宋襄

九十

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夫昔人之論守南者如此則今日之備北者可知矣。

成周設官掌固以掌王畿之固司險以司天下之險。即華之除戎器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備也。必守之必得地利也。士庶子孫庶之守必領也。必守之必得人。和也。飾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備也。財用之今稍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士庶三巡夜必三警恐其守之不嚴則人得以提其踵也。至于司險一官

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阻路所以杜姦寇之入。侵之道九幾有職則守在九幾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人。兩特以守固者也。

魏武帝再至無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劉琨亦言金陵天險靜據大江可以固守。然王濬之克西陵北軍飛渡韓擒虎之渡朱石陳人不查呂順浩有言諸郎自剗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可預為計畫置將而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剗南事提督造船具詢水

宋襄

九十

戰利官

喬三石曰漢開河西五郡魏曰新自奴右有。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朵顏三衛則虜之左右有。俱新矣。自倭悉之橫也。而併海西諸番又西破洮岷諸番而虜全一右有矣。東收山後諸城又東收朵顏又全一左有矣。且其保定散處連官達舍。其腹心也。要而我邊民且為虜耳目之。臂不可不為之防也。

自入塞而三。獨。而建州。開平。使而宣。河。失而。其在干。則軍。拱。而。而。而。

為威其勢銳。其人乃而備。其志遠。是肘腋之憂也。其在于前則采類諸酋。舉號驚騰。而賴締為威。其執迅。其人愚而傲。其志貪。是門庭之寇也。其在宣大素蒙五路班白諸酋。其為聲援。其徒而保。其志幻。是切膚之災也。在關陝。雖稍遠近。如而火落赤松海諸酋。各為部落。其勢分。其人黠而肆。其志廣。是建尾之禍也。或能虎視。或肆鴟張。火通甘泉。俟列和向。寧孤鳴。鎬現風望。塵蓋先。歲不駢駢。先虞不蹂躪。烏費誼曰。非重創。而巳也。又類壁且病。難。愚以為又類。者四肢百。皆病。有潰敗不可收拾已耳。

朱翼

九二

新武穆王曰。問嘗思重宣。取過雲事。每發一嘆。何則。國家用兵。事境土有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固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為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誦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為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後陷理。故取過雲而不取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

洪覺山曰。自耿南仲而河棄。而關蜀危。自史浩秦鳳三路棄。而女真乘患。自呂宋德以樊權許元。而東南破。此宋之三大失也。自浩形勢重于北。謂倚于山也。至晉後而南重。則憑江湖之勢。矣。大抵英雄之聚多起于山。而散之江湖。衛多山。盜每峭聚。及掠徽乃順流而饒。則由湖連江矣。此固初所以立。其備巡。銘三郡。後以本官屬三省。考察不便。改置把總。司于徽之中。平謂是衛饒交關處。乃衛饒官。軍不手提督。甚非初設之意。夫盜由江湖而散。孰可言也。若萬一因食于江湖而豪。不五箇根本之地。不尤可慮哉。

朱翼

女直

女直在東北初號女真遼真宗諱改曰女直乃古肅慎之地在
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
鞨唐初始來朝后乃臣服而黑水靺鞨即金皇祖之部落也臣
屬于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
金亡歸元入皇朝悉境歸附又有謂野人者至永樂間亦
內附始自開元遼北因其部族所居置建都司一衛一百八
十四所二十又有地面凡五十有八皆其酋長為都督指揮
以下華職給予印信俾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官賞賜繁盛古
人有言女直不滿萬若滿萬則不可當后金人薄守中原衆
分而亡初以劉豫帝裔亦是恐分也我成祖銷患未萌悉分
而散之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
故雖多至三萬尚不能逞正統末李滿附也先倭遼成化初
董山糾衆入寇正德八年海西之叛嘉靖二十四年入塞之
殺掠是已然亦有以致之故丘文莊嘗言遼州元者毛憐三
郎落額爾時或竊犯边境性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抗
欺之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令以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畏威
懷德而後乃可以死忠矣

九四

九四

九四

江一隅曰女真遼東諸改爲女真元都邑其地明與野人奉
采降永樂間遣孟喜開馬市于開原已又置城兒千都司令
阿魯台統之而各令其部落濱海者名野人女直海以西者
名爲海西女直自湯石以抵開原名建州女直俾與朵顏福
餘大寧並設以捍外虜成化以後三陟失守自兀良哈以東
盡屬其有領此首諸種皆善騎射而建州尤銳器喜開諸種
皆曉耕織而建州尤服食近華諸種皆濱海處而建州尤居
中扼要石門五嶺險隘天成迄于今生聚頗繁善耕漸滋
遠使阻貢誠恐北勾套者出寇宜大入關燕山首尾衝決速
近奉掣將陵寢謂何則根本不可不固也

九五

建酋近事

奴兒哈赤者建州女直之後故稱建酋又稱奴酋其世父冠遼東見殺悼我兵威乃立石華夷表越遼野人女直後稱北關海西女直後稱南關而關素款順奴酋勒北關女為妻後始南關因成仇敵攻北關我兵與南關共為護守後李公廷機當國謂以夷攻夷不必疲我中國詔嚴海西衛兵南北關相繼破滅建酋感我恩不為難萬曆戊午攻我撫順堡總兵張承徽自合巽城固守待援乃輕出安營未定虜猝至殺傷總制參遊多人東遼騷動總兵李如柏報稱虜于烏龍江蓋房

造艇窺我清河多置鈎機泰開微南浙兵未至虜從老虎川進分為三路一攻撫安一攻白家冲一攻三岔兒惟撫安堡官萬邦寧力守因火不支被礮死三路破靡盡陷虜在崔山屯熱河城並下營因工言與遼東人有七宗憾恨一祖父被殺二遠盟打礮圍殺夷人三北關離婚乃助護守四三岔河撫安向容住牧今禁退不容收割五兩關被收仍令四六不容通貢七遼東人助北關顛倒是非求上剖決方退兵語多不遜大抵虜捷馬健中國久安不習戰倖有恙召度支告訕畢竟全盛之天下僅此一隅跳梁終當撲滅耳

朝鮮

朝鮮在東北周封箕子國也秦遠東外徵漢初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之晉永嘉末并于高麗日本扶餘列種其王高麗居平壤城吉征拔之其國東徙在鴨綠江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麗并有新羅百濟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層置提管府書慈悲像為界入國朝洪武二年王顯恭賀即位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後遣使請改國號因詔

更曰朝鮮其國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歲時朝貢不廢札節遺世家子未入監備則受以清要王相亦名長文先儒嘗言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于樂浪玄菟之境而不淨志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使幣往來无虛歲萬曆間倭奴蹂躪其國上命督臣萬世德往戍之倭酋關白死乃倣兵不

西番

西番正西而少南即吐番也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威谷澤書有其地至唐末分敗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於之以官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頃之本朝洪武中建官賜印但因俗為治而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善化王正覺大樂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詰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永樂中相繼置茶馬司自是歲納馬至成化中西番滿松反侵內地時都御史馬文

朱真

九十七

昇時之新獲甚多正德初北番徙居西海盤食諸番議肅應其結勾深入如前代吐番吐谷渾故事已而調朔方勁兵勤逐之嘉靖中官兵至塞防秋套層層賊遂乘虛深入殺掠大慘尚書李承勳言西番土地被西海層層亦不刺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以為款撫海必勦先零遣將統兵自固原進至臨洮分扼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三族而特陰拒戰者尚十六族焉然立文莊嘗言之自有西僧以采此層不為遠惠遇有寇盜朝廷遣僧諭之尋即解散在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北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羣

氏羌是皆吐番之種落久已聽約束惟所謂相番者其地陞臨餉焉雖生蕃頭領屢為邊害俗尚僧于威茂三州至雲守禦互市則可以紓蜀人輸運之苦而忽遠境劫掠之患矣

朱真

西城

西城在西北近有龍堆遠則懸嶺身熱頭有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以天地所以界列區域絕外內也自漢武帝惠其並從西國結實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左臂隔絕南羌自是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達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入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妃力撒馬虎軍哈喇于闐諸國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盡列而于闐乃其舊稱也今所謂哈密亦在軍東安阿端曲先者即所謂燉煌酒泉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于虜不可禦以外虜視之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存燉煌大碛外而七衛中哈密居其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乃西北羌胡往來要地也漢明帝時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而後魏始置郡為胡羌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伊州五代時小日氏遣種居之歷宋至元有忽紇先里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本朝永樂中設木哈密衛改封為忠順王官其額目三傳三絕皆以旁支嗣封王賜印皆以守哈密故也歷正統天順間入貢不絕咸化初貢者材殺率羅帖木兒無子王母理國事而土魯番遠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及金印去遺番離散至阿力子阿里麻則據哈密矣後以勅諭以金印即城池未歸遣使朝貢而哈密又有強虜殺種時擾亂馬文昇言必得元遺孽嗣封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乃生安定王族孫映巴為忠順王未幾阿里麻復有映巴及金印去至正德中土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苦峪諸城被西番番羅又結刺毛電我河西而滿達兒者復攻我肅州以師敗績時陳九疇奏請調兵結毛刺擒其巢穴土魯

卷六創嘉靖間滿達兒大舉入寇至甘州九時力戰解圍之
 大敗之七年起用王璠言滿達兒歸我哈密奉勅東朝貢
 然哈密境為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為土魯番所逐
 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踞西海尾刺結巢北山河
 西三面皆有寇盜矣當時論者或言哈密三失三復而糧餉
 志順王降于土魯番今雖還城地無入与守粵中國以事外
 莫非計也只事守河西可矣而霍公輒必欲復哈密曰保全
 哈密則亦自安東據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之則
 土魯番諸酋各據我邊患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甘肅
 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此亦似謀國至計而即端簡乃曰
 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虜以厚生苟取之可仇又何
 患焉其哈密之復与否固不足為中國利害也豈亦胡公世
 守之見耶

元良哈
 元良哈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首所扼東
 漢征敗之走居松漠間號庫莫奚后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
 北境國初割錦义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后分元良哈為
 三衛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廢降胡官其酋長各領所部為
 我東北外藩諸難初首台元良哈諸國率部后行有功遂以
 大寧界三衛而寧王移封南昌令歲二貢一衛百人三衛朵
 顏最強分地又景隆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嘗入瀋陽又侵
 遼東北關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也先鄉導成化四年与
 北虜毛里孩通侵天成十二年通札加思蘭諸寇遼東然旋
 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斐燒荒出塞掩殺遼塞
 邊起取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達累驛侵盜朵顏都督花當
 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
 軋既而魏祥金軍覆沒花當率蘭台者入寇漁陽諸小
 關堡時殘破嘉靖十一年虜蓋蓋遠人不得耕牧不數歲草
 蘭台挾北虜求亦貢不許會俺荅告囊自大同深入太原不
 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衛三百人后胡宇中提督軍務糧
 收塞盡伐遼東金以來松木百萬白撒藩籬二十一年北虜

遭此良哈入寇遠東元良哈又結海西連州夷出入遼東塞
下由是以來或貢或否或伺我無隙竊出近邊侵軼行掠蓋
其初恃為婦姻北虜借資東虜故常為黨國耳今北虜既遠
市上谷東虜又挫兵遠左其恃賴者已默奪矣而薊鎮方宿
重兵論者謂可大一創艾之夫議朵顏諸屬夷持重者多嫌
喜功而異懦者恒悍有禍故每以羈縻為便太佳者整旅宣
威而花當伏罪設奇購送而王果成擒創艾便驗矣即羈縻
之不可廢也然則艾付羈縻之術而後其田面可堅耳此
近歲屢屬夷論也

卷三

三

琉球

琉球在海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船七日可至漢魏
至唐家陷不通中國惟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還元遣
使招諭之不從至洪武初因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
王皆遣使朝貢洪武中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
學上嘉札遇特優賜閩人三十六姓教授其國皆受朝廷冊
封自後惟中山王未朝不絕其山南山北之二三蓋為所保
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真率子尚清請嗣使臣疏請如安南因
奉國校封王拜曰天朝勅藏金匱者八葉于茲矣請晉使許
之自遣人學于國學後竟習稍變凡為大職者皆洪武時賜
三十六姓人及嘗學于國學者為之又有小琉球近泉州
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然未嘗朝貢也

安南

安南在西南秦為象郡漢初為南越而後武帝平南越置交趾

九真日南三郡蓋既為郡縣之地矣宋梁時土豪曲承美者

狹之已而併於劉隱其后境內大亂有豪酋下都者室之其

子璉內附宋初時為交趾郡王其爵號皆如內臣未以國稱

至孝宗時始稱國及黎桓篡丁氏李公蕴又篡黎氏陳日照

又篡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王如故元憲宗時遣兵破其國

日照寬海島后歸附封其子光昌為安南國王二傳當元末

天下大亂安南不至

南交亮時測候之所越裳猶在其南周時有白雉之獻秦漢相

沿置九郡光武時命馬伏波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

討之定其地銅柱之標尚在也宋時各挾一方元氏滅宋岷

山自謂車騎驍驍多不如意率之兵損谷中師弱海上我大

祖時陳日燧進貢封為王戒后世無伐其國成祖時陳琨為

其臣黎季犛所殺竄名日春諱稱陳氏絕嗣春為甥求署國

上從之已而琨孫陳天平間道入許季犛表請迎歸國上遣

使臣薛崇獲進犛伏兵殺之命張輔平黎求陳后不許乃

殺交趾藩梟及郡邑吏計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省五十四縣

以之宋
改和為
安南太
中者亦
前設可

黃忠宣福保鑒之福回報及三反福三平之福而又反黎利

籍中官之庇上表乞立陳氏後昌高者宣宗用三楊葉善之

并所置官吏陷其中國屬黎氏正統間遣陪臣入貢錫以王

爵已而絕不通朝廷亦置不問黎氏六傳至明在正德間陳

氏殺明奸酋莫登庸等兵立明從子聰嗣聰改元光紹陳氏

亦據地稱王嘉靖建儲領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

遣使宗命大司馬毛伯溫往問罪會登庸死其孫福海嗣太

平知府江一桂有聲望奉檄說下之福海繫頸詣軍門降將

吏請于初授以都統使萬曆間黎維潭復逐莫氏于南島而

自去遣使以聞

讀者曰漢書珠璣郡不為辱應之者曰賈君房之議棄珠璣也

以其地南方萬里之蠻霧氣濕多毒草蛇水土之害不

能為郡邑即淮南王安誅伐閩越亦以其地惡後武帝定之

今文獻博中原矣安交武帝時九真日南三郡領縣二十有

二服聲教已久何忌棄之

永樂初年上幸龍江楊榮等奏威遠百蠻郡縣其地竟以中使

馬驥恭慕激變棄前功後刻忠宜為職方郎有缺取安南策

者下帥索永樂間調兵分討薄其急忠宜匿其籍而徐以利

晉書高帝金賈。力阻其議。王大成之。總制兩廣。海潮。皆
權自朕去。奇功。陰以意。需書。宋探安南。要領。王成。不答。
萬曆間。書選。札者。推據。福州。思胡。惡目。挑蒙。主券。至市。中貨。達
札。送其。貨惡。目。執其中。乃。侵思。陵土。州。執土。官。劫。獄。因。以。去
後。遣官。追。詰。歸我。官。印。及。所。掠。民。人。而。繼。囚。尚未。送。還。朝廷。
所。給。新。印。亦。未。領。議。者。曰。朝鮮。琉。球。遠。海。外。播。州。非。人。所
居。今。奉。貢。錄。版。圖。安。南。何。忍。逆。節。至。此。哉。應。之。者。曰。楊。首。據
播。自。唐。以。來。稔。惡。已。久。天。厭。之。而。假。手。于。我。矣。倭。奴。介。在。海
東。左。風。味。而。右。朝鮮。高。皇。帶。礪。二。國。以。犄。角。其。山。川。意。深。遠
矣。彼。新。勾。奴。一。臂。故。不。憚。遠。涉。而。圖。西。域。此。現。日。本。虛。實。故
不。惜。重。費。而。往。琉。球。安。南。僻。伏。何。係。于。中。國。哉。
次。紅。東。起。欽。川。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
要害。也。由。臨。安。至。其。東。都。可。四。五。日。蓋。與。中。國。至。近。矣。故。在
文。莊。以。為。今。日。疆。域。遠。過。于。宋。並。于。唐。而。不。及。後。者。以。失。嶺
外。三。郡。也。

日本
日本在東而必非古倭奴國唐成帝開平既日本以其國近日
所出也呂東萊言海東之地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
唐又有夷州紆峙其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者
一統志所紀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至有陸行一月者漢魏之
際已通中國歷晉宋隋唐皆未貢稍習夏音唐開元貞元中有
德番中國倭經緯業者宋雍熙後累來朝貢元遣使招諭不
至六國朝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歲一至而永
樂以來國王嗣位皆受本朝冊封然皇明祖訓有曰日本
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在勝國時許其在市
往來為海邊州郡志因初時犯我海道故于山東淮浙閩廣
緣海去廢設為衛所居多凡以倭倭故也宣德末海防益修
貢稍知約已而倭漸疎則寇大嵩入桃渚正統四年官度
民舍焚劫一空于是朝廷大飭屯守寇盜稍息弘正間時亦
來貢自嘉靖初素卿之殺掠時夏言上言初皆起于市船蓋
番貨至報賒奸商不償又投貢官家貴官家亦不償反
以危言撼官府令出無勦之于是盤據海洋不肯去而華人
為之鄉道其稱王者如徐碧溪毛海峰之徒亦皆華人也

城略邑劫庫維因擄掠金帛子女而浙東由是大壞其後御
御史朱統任怨任勞嚴職諸貴官家于是肅執相倚者必欲
殺統以憤悶卒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錢謙岩掠定
海浙東騷動都御史王忬經略未後群賊繼至溫台寧紹杭
嘉蘇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又其幾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
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兩浙江淮關廣所在徵兵集餉都御史
胡宗憲用計扼勒始有王岡涇之捷沈庄渠庄之戰王直之
擒賊首皆其功也

南夷之當扼載在祖訓乃絕倭獨嚴至嘗作倭扇歌知其必變

若南夷在域內扼之或可賴其用遏之遠以長其驕勸之而
得志且以重其仇勤而不得志因以見其短且使孱弱無喜
者膏污斧鑕則貪功之戒尤所當嚴而勸于扼猶其後也

倭奴乃東南島夷肅皇時介我海上森民憫然為難析直閩廣
之閒橫連荼毒于是命胡司馬溫平之越三十年閩白以人
奴竊美主柄扼其吭而奪之國又以詐驅其六十六洲之屬
屬食朝鮮朝臣屬國義當赴救且以捍禦之法當乘震隣而
邀擊之偏師先震特達餘略破平壤入閩國軍聲甫振迨碧
蹄失利大將幾死乃欲款廷故不可石司馬陰以婦許天子

震怒嚴新倭許封而不許貢通關白老死無得息

當時竟未悉關白之情形者關白已得國仍稱天皇不知何指
彼國源王四大族迭主國事彼時何在沈惟敬乃中國人以
我情輸彼而許倭乃隸倭夷者及書通彼情狀又可怪也
倭踪朝鮮鐵者以朝鮮破則鳴鑼之險與彼共之乃遣兵禦之
然禦倭于遼左與禦倭于吳興彼其地人牧畜蓄聚少非若
閩閩蓋藏之難屬可以割而奪也平原廣漠極望無際非若
菁菁菴蒲之可為窳而鼠伏也釜山之運輸能幾何時客地
無所掠坐而朽腹耳非若江澤海濱魚鮮禾稻之水採可茹
也故南利于攻而北利於守彼不得則固已敗矣我不失則
我固以勝矣

萬曆癸丑某口倭皆蹂躪朝鮮毀我藩籬近又併吞中山以二
百餘年恭順之屬國而我不能救也今天冒中山入貢求與
我市矣奸民日交關不絕以中其心禁之則驅而合于倭不
禁則為害滋大蓋倭之志不在貢在市又不在于中山而在
我堅則以中山為當我暇則乘中山而逞矣
王錫爵曰制倭于內不若禦倭于海士率入海故死莫逃一也
焚燬巨艦焚燬賊二也事無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

而飲不辭閱久待園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制賊往來之衝火擊互救三通鼎峙賊不足防矣

萬曆中廷臣恐倭倭出而稽其所從出朝鮮是肆我也出東南諸道是擾我也出江淮出吳閩是窺我也則我不得不不多為之備吳越之難發于貢市由奸民習吏知我軍弱令海禁稍弛矣軍無有遠客者乎王徐葉陳之謀不生宋素卿開白之策不作倭何變之有哉

自金復東尤並海抵直沽走登萊而北出淮揚南連吳會盡吾

肩背咽喉心腹之地倭無不薄我無不倫今天津永平增陞增成未幾輒羅不憂蔭摩五島之舳艫挾風濤而抵乎無人之境號寇而輕京師甚矣

倭之請封請貢廷臣皆疑其詐高克正傷曰愚所慮者不在封貢而在前日所以議封貢之情又不在今日封貢而在他日所以慮封貢之策蓋請之當在倭而御之當在我也議者第知絕封之為固固計而不知予封之為存國倭任者第知封倭之可了倭事而不知封之後其事故未了也後議封久亦不成

開白且死方其請封之時大是事机蓋我以朝鮮為戰地而在我先焚詐略堡之虞且彼師老財竭而反慮朝鮮之牽其後繼之誠為失計然事已之後訓飭朝鮮君臣講武脩邊以圖報復亦正道也

天津郡古直沽地逼近京師嘉靖末烏夷之患不過瀕海諸郡今不在南而在北不在諸郡而在京師成朝鮮者所以乘其後使不得前而向我也然朝鮮急則求救于我緩則成輸情于倭我欲急朝鮮則莫若委之彼誠白急將以我之步援以為重不我貳矣或設重臣開府遠在以為朝鮮將角可以威

倭亦可以使朝鮮之不輸情于倭

倭不得志于北或圖東南又或以偏師綴我于遼左而銳卒斷吾糧道深入近郊其窺南也未足以難我而足以擾我其出北也亦未足難我而恐其乘我

自新羅以越山東故日本貢道開成山以東老樺暗沙餘皇為梗若可見虞今海禁稍弛閩越濱海之地奸人勾引可虞也嘉靖時大江以北內則狼山胎山外則三江海口而江南外則陳洋馬蹟內則定海吳松開越海島南則五寨樓于東甌北及桐山派海達于西浙今也遊巡細兵子弟而在圍結不

書嚴矣。今民不憂寇而憂吏。將不畏法而畏敵。海防何其疎也。

京口不嚴則漕糧震盪。揚不通則咽喉塞。天津不脩則根本搖。視閩浙粵東之關係更急矣。

丘濬曰：互市之法自漢初通南粵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蓋船則始于宋。島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船商于蕃邦。博易貨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仍禁金銀銅鐵不許溢出。皇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于閩浙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

蓋用以柔遠人。無利其入也。

萬曆間。釜山之孽一出。師而無功。一遣使而不得要領。至勒尺一之詔。馳王封之典。而及名之侮。今議者莫不怒聲憂之。第波濤澎湃。望極目兮。艇搖機動。有傾覆而彼之敵于深入也。雄誇之水道之迂迴。而我兵未能盡知。而彼預得以來訊至。避實擊虛也。誰教之。大都海上好民。不憚以身為弩。而以我國家為罔也。

萬曆已酉。武錄曰：譚東南事者。故開市為島夷餌。竊計東南半壁之地。決無能令島夷望腹理。市吏又從而損之。彼入內地。

海門之險。既與我共。又安能弭其盜心也。

瀕海之民。利在通夷。一絲引子。有司隨揚帆于海上。東西南北。惟其所之。佳。有借徑呂宋。以賈游日本者。島曆以來。稅使競視其間。故令奸商冒禁。藉口供奉。誰復敢問也。或激變于彼。而煩文告。或勾引於此。而煩戒嚴。或以倭為害。以舟師為導。以兵命為伍。而煩調營。所謂無狀之名。而有其志者也。橫海之技。以扒地為送。旅方其無事。糴車甲而飽倭儒之粟。卒有緩急。一盡無展。乘其飽去而尾之。未見救艦。而以驅吏排。害者縱使擄掠。而辱今其臺。所謂有戰之名。而無其功者也。

倭奴之來。不鮮數百而我師氣奪者。以利耳。然精錢皆產于閩。獨不可洋屬之乎。航海之倫。歲糜縣官金錢百千計。而需吏。需穴其中。且如一戰艦。爾有督造者。有市估者。有增脩者。一火藥耳。有解驗者。有收貯者。有雜以泥沙者。貪吏乳沒以潤私囊。各吏因循。以肥胥隸。鐵消膠解。飾以青紅。水添灰燼。僅如爆竹。一遇敵。則魚鳥潰耳。又安用之。海清如山。令人自廢。惟生食水鄉之人。田海浪而家。浮槎狎天吳。而親風泊蘭。其精強。時其訓練。獨不可壯哉。船震蕩者之心乎。倭奴限隔大海。多以乘汎而至。恐。舟則不能入。捨舟則不能還。

朱襄

百十五

朱襄

百十六

故執旁稍緩然廣福浙直山東遼陽沿海而居低被其毒防之不可不虞也以廣言之。瓊居海中有生峽三黎錯居其占城暹羅有三路戍守而東為急也欽接安南加靖廣成番船突犯矣廣居腹內而高亦應修復望岡灣為新寧南援左尾山右寨門蓋要害也惠州因倭轄而立碣石衛平海所矣南香港居海中南鄙咽喉潮州柘林亦為重地南澳在海中民無定籍尤易為亂也以福言之。興泉二面當海福漳三向當海其要害則晉江之深尾賴窟與化之沖心平海就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是也福寧舊寨從之

松山浯嶼水寨迂之夏門南日水寨迂之吉了皆失險也由南而哨北則銅山而浯嶼而南日而小埕而烽火由北而哨南則烽火而小埕而南日而浯嶼而銅山也。浙言之。溫台寧杭至于嘉興皆設大戰船而惟海寧不設者以其沙淺無港設備外戶而堂奧自安泉浙海塘山其界有三由黃牛而至塘頭界之上也由離山而至佛頭界之中也由飛鵝而至錢鹽界之下也皆倭寇所由之道也舊制戰船有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今七百五百料皆以不便戰事改造極廣善船及火器器具四泰六總分守各港春汛則以三月四

月五月南哨至鎮下而止于閩海北哨至華山而止于直海陳錢為浙直分艚之屬則交相會哨也以蘇松言之。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有海塘而無港口賊或據以為巢窟則宜以陸兵守之而金山居其中尤為要衝也加定之吳松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賊舟可入則宜以水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也以淮陽言之。其要害則通州也狼山也楊村港重河鎮也榆東榆西等場也料角嘴呂四場也極港新開港也南灣劉王金沙場也而尤要者新揚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新浦港通北海而聚鹽艘也

南灣以巨鎮而通大海口也三路今守而提之於海安可也盛廣與揚會之銅山寨福興浙會之烽火門浙與直會之洋山而廣有三路福有五寨浙有四提直有江南江北往來會哨緩急應援可无虞矣然以夷之來以也猶為子女玉帛之計耳東北海防向稱比東南減半永樂中有望海窩之捷倭不敢犯者二百餘年萬曆間閩首倭寇朝鮮遂有震隣之警帝都逼近遼陽與朝鮮僅隔鴨綠一江倭設不退其志常不在小矣

高峯曰倭之入有中國之人為偽夷以導之者于以辨之持加

先驅者夷也。一後而工于自匿者偽夷也。見敗絮斗粟而負之趨者夷也。其善捍金帛而取其精者偽夷也。其充而類飽者夷也。其充而髮隱隱類僧者偽夷也。其而孟跪而控拜而伏者夷也。坐而觴者偽夷也。是偽夷為之主而夷為之役也。故治偽夷為急。

高舉曰：虜易俗而難勝，倭難俗而易殲。倭之來死得其候，然其人有有限而海舟靡濟，當先有生還者矣。

中國之長伎在船倭之長技在步倭。造船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用鐵釘，惟融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漏而

已。元風則不能轉用力甚艱，最畏我廣紅福船之衝擊。又如台州之蒼山紅，便于迫賊，崇明之沙紅，便于淺水，錢風虎紅，便于哨探。二刻紅，便于衝潰混戰。朝鮮龜紅，布帆卧眠，惟女風運潮落亦可行。

宋章俊卿有言：江淮之患也，海。咽喉也，京畿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矣。然土豪官軍不可離，蓋土豪諸練海道之險，易又難，使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當于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造放于舟楫之間，官軍扼截于唐岬之口，策之上也。今驅海

上禁點之徒，撓倭于外而海口乃扼之，以官軍而于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遏之，則彼豈能飛渡而登陸乎？

朱纂

百十八

魏祖

魏祖北胡也種落不一名稱亦異夏曰檀鬻周曰獬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

漢初匈奴最盛後漢弱而烏桓興盡有其地鮮卑繼而蠕蠕大興後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稱皇帝其別小部落蒙古曰大赤烏曰搭兒曰克烈各據分地而蒙古并諸部城女真遂入中國代宋號曰元十四傳後天命降于本朝元順帝被逐遁于朔漠傳于愛猷識里達

臘至于脫古思帖兒為也速迭兒所弑其部屬皆散未附洪武中遣將與師往討其罪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殺我使臣郭驥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永寧王其後叛服不常上三親征始平

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藥脫脫不花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一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勢日強盛正統己巳遂有北狩之變自是以後也先為哈剌所殺哈剌為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脫加思蘭之使皆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故考之皆拂史

王越所奏則諸虜各為黨居奪分掠出入數年據我河曲操伐延綏軍其深入我平豎固原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雖或阻於我師未嘗經挫也夫抵成化中北虜瓦剌為強小王于次之而小王子部落火節者最強悍在弘治中十四年摩寇邊入花馬池塞至固原而自後虜寇開闢花馬池矣阿爾淪者小王子長子也太師亦不刺殺之正德十三年遁入河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其後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時寇延寧宣大而諸種中為最強矣

嘉靖初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自是虜殺掠上震怒誅兵

書夏汝襲都御史楊守謙調邊兵入衛

嘉靖間俺答率眾弟悍子以數十萬騎牧于云中上谷之間而此我共數犯邊隆慶中俺答襲孫兒霸于我俺答思念之于是縛我叛人率其部酋議款

隆慶中俺答老厭兵又愛藥維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中行禽于梟祖之上今蠶屠者而下解縛請命者數百人國家因假以封爵大小蠶屠之與市焉

恩按漢文時與匈奴和約稱兄弟今俺莫不敢與中國講款禮且納款在彼而制款在我即魏絳楊堆所稱不當矣

萬曆初顧允成策曰慎義王物故彼中部落急得王爵者不知
凡人宜密令諷口往諭之曰有能先歸中國者頭秩主至因
以散布其中令人有異心乃可坐困之耳黃商既潰而三衛
主璽板升番寬套廣破膽矣漢建元俊班彪請置都護以制
降羌梁商謂并州刺史朱机涼州刺史劉秉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防其大故忍其小過可也今黃商悍
驕非西羌比三衛主璽板升番寬套廣破膽矣黃商非特降羌
之可虞也以一發而垂五捷肯安于款市而不變志耶如以
三衛困我于燕薊土璽困我于遼左板升困我于綏雲番寬

困我于河湟我將何支乎

萬曆間許市然常禮佛建寺盤據河外往來張掖酒泉威劫層
番縣之請益五市之地益增凡此皆非效順者所宜有也

初約進貢五十人今增至三百人山西一場初約歲買馬四千
正今增六千正初約雜帛五輪今則純索精鐵名為進貢是
觀恩也名為互輸實割奪也名為撫賞實歲幣也

我馬出塞三日而度彼騎遍野一呼而集計者欲于春夏虜馬
瘦時征戰然竊恐我馬亦瘦不堪也

漢文時宦官中行說從公主為媵嫁匈奴係以漢事告匈奴為

之謀主漢武時翁侯錯信軍敗降匈奴常為匈奴畫計

谷巖王屠者王皆單于乃匈奴部族後相攻

顯渠者前單于妻与右賢王通遂構難漢宣帝從望之謀定其

國以恩結之也真難者單于官名尸遂者殺主自立為南單

于光武因而立之遂有南北兩單于以勢分之也唐太宗与

頡利盟于渭橋因薛延陀与侯利相攻而兩附之突厥遂亡

是構而取之也

愚按國朝虜事多与漢類唐吞後妻黃台吉亦妻之与顯渠事

同黃台吉不能令其下亦与真難侯利同則當尋漢已事

建武永平間魏是以鞭笞四夷乃匈奴數寇邊求合市猶要其

通好而屈意許之似怯矣唐貢來馬請竿歷不之予予矢

刀劍似拙矣而實有不然者昔之逞其雄心于四夷者莫如

漢武而海內虛耗得不償失尋亦自悔之矣高后時禁与南

越金銀田器而寇抄不休曾不如陸賈之使為之以視其鯢

也光武明章權利害輕重慨然与天下休息屈夷主之勝而

稱臣非如昔之約為兄弟也稍加賞賜与貢賦相當非如昔

之賂遺不絕也息烽訓卒築障繕塞使一之謀不中于我

而中行說之謀成售于彼是我有數年之饒而彼受倍兵之

禍也是故欲和則和欲戰則戰所謂其權常在中國者也
古帝王之御虜先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

制虜者當豫以圖其机全以制其勝先事疑於擾過慮疑于輕
甘延壽陳陽矯制發兵擊殺郅支單于可見威之可行也呼韓

邪知郅支死請降邊吏幸慮代為守侯應請勿許可見邊俗
不當弛也耿秉憲擊北匈奴勒功刻石于燕然山英國公李

世續衛國公李靖擒滅突厥可見武略當全也

中國勝兵典虜控弦之騎校之各得三十餘萬我散多九邊而
虜聚為一是以九攻一一也賊便馬疾耐飢渴我衆素怯

張翼

百廿三

唐

二也虜因粮于我。粟粮而應之。久則自困。三也虜日以國
機為事。我吏士不憂國而憂妻子。為大吏不憂外而憂內。四
也虜自主帥至國卒嗜欲易通。我士卒與將吏情不甚通。五
也所幸者虜為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耳。蓋女
直蒙古當主國時地已半中國。之民安虜而不之歸。虜
安中國之俗而不為苦也。若夫匈奴突厥其嗜欲不合。其居
處不便。其寇也利中國之王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
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深入則虜得。久居則虜疾。以中
國所以得息者也。

虜小入以嘗我利則誘我不利則以忿加我彼漢掠與於是此

利也。我而受之。是重困也。如是而為守計則值人憚虜不
能外知。嬰城自固。彼且野掠曷若移哨虜之資。飽我戍卒。折

歲漕以餉募兵。即戰不兩利。亦何至喪數萬。而虜亦大憊矣。
奈何創釐于秦皇漢武而甘宋人之愚乎。

款者形非割地。已食地腴。初謂可借款脩戰守具耳。今行之而
先變計。抵長虜驕。坐墮軍實。恐互市之約。鮮如膠舟也。

馬市故觀得胡騎耳。金一去而不返。馬入塞而輒語。常事者口
實水坐。借以堅款。以金。增為干羽。左計也。

張翼

百廿四

唐

總督大臣常察虜之所深忌於我者何事而我之可以得志
于彼者何事。昔趙元昊請粟百萬王文正具粟于京師令其
自取遂止。以此杜請乞之方也。雖然吾恨其窺內地矣。今敵情
難偵焉。若陰察虜中之傑者。尋結之。昔魏元忌以食客而知
趙王之獵。謝安以朱序而知苻王之寇是也。雖然恐以我情
輸彼矣。今番婦已死吾今其權而多立其主。昔漢以兵外助
烏孫呼韓遂立五單于而匈奴頓弱是也。雖然欲收而竟之
利而忌我之非卡莊可乎。
漢人之策匈奴曰交接得其道則折衝却敵應對失其故則反

見輕歎

楊子雲謂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必治內不治外之說也

和親之說始于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帝遣使從其汚俗以紆一時之困然皇室淋女降于沙漠絳雖能不為絕續而大貽中國之恥劉超居敗後之志矣趙城陰山高閣照城造陽塞平秦玉脩其城壘而充拓之延袤巨萬里盡地守侍是以固矣然彼恒聚為一我每分為十緣疆而至或且无堅堵度河自朔方以西築城通渠稍養食非地而虜不敢爭然

朱雲

百中

轉漕山東為費鉅萬戍卒未見省而閭左告病則勞矣漢武聘其雄心繫騎貳師歲不停遘蒲南首帝層提以旋討後居胥棹姑衍直臨瀚海侵伐之威遠震殊域然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馬物故者亦萬數自奴雖遠去自是漢馬亦少死以復往蓋略相當此戡守和之大都也

建平元符之後貞現以來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如突厥可汗頻利入朝如阿史那社公契苾何力受臣來降石室之臣谷永杜欽楊雄班彪班固望之李百藥溫彥博魏徵之派一以為非我族類其心必殊萌滑夏之階一以為教世得之一旦失之

遺冊神靈之所總望一以為匈奴與漢素為敵故宣侍以不臣之礼位次諸侯王上一以為宜從之靈外勿令帝聚一以為宜寔靈空之地永作藩蔽其言皆不各切于時軌于理哉碩和諸者庸而元策城塞者株守而元他奇戰陣者宏放而鮮收格章而後弱來臣則喜功之士張之太過聰明之臣計之太深而鮮當于措置夫一夷狄也何視之過哉蒙慶有言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耳故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親徵言之矣而事已即還之故主十國之防未始不嚴額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班固言之矣而靈

朱雲

百中

之不可據以為真華夷之限凜不可踰張弛之柄自我而發維之機恒在匪和匪繼不戰不伐且守且固而禦之道不

是過矣

班固曰御靈之常道來則懲而禦之去則脩而守之其難異而貢獻則接之以礼讓焉靡不絕

陸贄曰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不同胡可專一故疆利用戰弱利用守疆弱遠均則和焉

戎馬之足時去時來貪獻之心何嘗不喜堂中國不必視為

重糧吾將食而兵動食足而備完和可也戰可也守可也需
我于守需守于和亦可也然齋空索而戰一可克乎蓋空
城而守一可固乎抱空約而和一可久乎大抵戰守和三策
也而守常居戰與和之中能守則可以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
可以戰可以無戰是三策提歸之一策也許和勿許和二說
也而許之以述不許之以心脩戰守于閒暇寓防禦于窮蹙
是二說歸之一說也以所謂審威哀強弱之勢而為之者也
國家建都北平距虜穴不數十舍寧惟是自處危地而忘善達
為夫亦以三韓之後虜未能忘我故虜勝蒙安則我且忘虜

故延虛以與虜隣靖則釋為外懼不嫌則出其金力敬趙
之易耳

高曆庚戌武錄曰順義未封盟空恃歲費金緡以啗虜之頃
如何派大勝長定瀋陽之後相預錯愕俄增兵俄增餉俄易
將俄欲脩邊塞俄改調客兵已不勝煩瑣且鎮雄猶未善局
也點東猶未降心也隴川玩球又新見告也王符曰若排振
障風探沙漠河無所能禦徒以自盡今之時勢何以異此
難虜之策欲俟其強更圖之不知惟昔人俟其強乃成今日之
弱且今日不如前日矣後日將更不如今日徒俟其強何時

強乎今之兵不必增也各鎮原自足各鎮之用而逃亡影占
事作鬼名探甲稱戈盡同兒戲貨市人而戰且不可況死人
乎故按諸索之六又勤其教閱則衆可退也餉不必增也有
一兵原自與一兵之需而額負數多常苦枵腹侵漁日甚空
自吞聲責餒夫以勇必不能況當念乎故以時發之而又戾
其腹則則氣可鼓也古者師行十里有百里之聽師行百里
有千里之听則精間諜以得敵情乃死形之險也古者一人
卒戰教成百人一學戰教成千人則練士著以援選鋒乃
敢死之卒也又且文與武相合以為奮厲將與士相合以為

精神遠與近相合以為倚援上與下相合以為樞機外而規
虜其虛實動靜今合之形洞于火而明于鏡內而視我其操
縱關關臂指之勢靜如山而捷如風由是數憤決策如武帝
之于匈奴太宗之于突厥震一宴一天下皆驚伐遼虜而前
虜不敢勾連伐北虜而西虜不敢窺穴如此而威靈不暢遂
邊陲不救寧者說未之有也

北虜之款實決策于莊皇帝庚午而其報讓則自肅皇帝庚子
始楊忠愍抗疏詆之謂大體不可惡信義不可失豪傑効用
之志不可壞天下倚武之心不可懈固威不可損通虜不可

開百姓不靖之漸不可起虜輕中國之心不可長胡虜記
之計不可墮國之財與虜之馬而難繼也謂之十不可而所
謂五探者則謂竊摩之說銀缺馬之說謀許貢之說謀虜不
失信而兵不輕用之說探

愚按虜俗以脫帽為大辱今每制詔下必設香案脫帽稽顙其
望闕獻表賜宴領賞羅市謝去皆然是我列聖之所不能至
者今乃悅首從命大烈也亦大順也北虜夷狄中稱最盛四
夷視以為向背北虜稱臣則諸夷皆望風屏息雖所用市賞
不無糜費而較之緣邊歲中虜其糗糧損甲之費不啻懸
霄壤

矣以此大威也亦大德也故今延寧甘肅遼諸虜皆多事
而宜大獨晏然詎謂非款之功哉即忠愍而在今日當不復
持前說矣

萬曆己酉宣大武錄曰今軍馬非不稱練而朽甲鈍戈不堪用
占後冒糧不可問也運糈非不設散而勞探窟穴趙金李自
替之屬欺區別罪狀以次焚夷之不能也紀律廢弛將領偷
情虜一旦渝盟何以禦之然以謂害在遠者也而今害在近
矣虜陳孺子藥婦業已三世擄而物故卜首肯則然以乳與
牙在牧西海素不能服諸部意即圖一報應不可得况貴事

其束約乎而五路禁警以開于外未幾狡黠以藥于內必且
併卻而內非必且首尾而交噬必且爭利以見強必且生靈
以維難此禍害在外者也而今害在內矣姑無論要求挾索
之狀為諸守口所敢怨而不敢送其類行即以馬市論當時
一鐵易一馬鐵值不滿一金虜忻然受之自過費焉利交虜
乃用半值贖之又復構間之虜遂賤鐵而索金矣且一馬索
至七八金不大耗吾財耶所謂弊以成其害者此也曩時易
一馬即得一馬之用後以款段為市甚者貴舌籤蹄傷吻前
鬣航之渴之刻之刻之不旋踵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曩時有

一馬始受一馬之值已乃无馬空拳領半受值名為折馬會
弁以其半潤索不以報所謂害以生其弊者此也曩時馬或
堪用今以疲驢給諸軍有甫領隨覽者有已斃而仍領者皆
扣餉以抵之以領馬之害也又有奸賈奉長安貴人及一致
諸將領為居間以疲驢求售而索重價以買馬之害也

愚按中行說教單于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知澹路之美趙
元昊謂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便何錦綺為虜中若有此人
亦何能屬虜之今虜收漢物如含燕不吐棄一日不淨吾市
賞其婦若女以入焉之

愚按陝西諸帝即漢所稱西羌唐所稱吐蕃至保強也高皇帝
刻為六百餘族散處于河湟松藩威茂安綿之間我國家二
百餘年遂無恙茲一苗未起諸酋虎視虜有隙矣非漢過
先也如哈不憤著力免五路白洪大嘗一丹紀順而哈台吉
名位卑義不得予封其他倫序長如吉囊強如哈刺慎育把
都委九慎擺腰札數恭如耶木太皆可王或列為三或分為
四而又撫文卓以恆之膏板介以間之度不出十年十莊而
虎相聞之骨可次取行邊落而拾之今王散墮為平虜上策
固李百藥之常談而高皇帝已試之成效也

朱

百

萬曆己酉閏陝東曰往于少保以善化也先相擊殺乞出塞復
擊而上不允非謹之不辦也王威寧之議搜套也以李羅思
蘭降出入款圖大舉而議竟不行則汪錫之為梗也如楊文
襄曹鏡華有志不遂竟憤恨以沒況其下者乎今套虜最雄
桀者三娘子卜失兔雖云持志矢而莊亮賴之久不領賞沙
計之今外要挾火落赤之備校難馴實苗住牧于松山而馳
蹕渡河則安會蘭請受其患火真盤據于西海而乘間長驅
則賊洮華昌羅其毒此非所謂遊雀廢堂而屠火積薪者哉
萬曆開步塘一帶建護列亭如永泰紅水歸德府相繼洮岷

朱

百

蒙古騎車可恃遂教方之強胡侵百二之河山疆土非削也
唐自納款以來疆場少驚一或不戢建伐隨之李如榆林明
艾姑戰嗣是遼鎮捷甘肅捷斬獲皆以千計武功非不競也
蓋以虜勢既分非有單于阻王鹿羆之相結也虜之志在嘗
子掠非有秦符堅金元木元帖木兒之雄略也碩彼之出沒
既多則我之修禦亦無彼之觀望不常則我之戎索應豫如
先素一人耳市于寧夏而竊犯延餘至成一酋耳和于寧夏
而時出涼涼各保分界而互相推換彼既為鼠竊我且為鷹
擊此正之捷到堂之陣以奉天驕之號誰曰不可若夫
以楊果為功首則徵信放策非計之完也
高皇帝傳檄驅胡魏鄂逐之于前宋涼蹤之于後皇子元侯樹
藩關前祖訓時俟西北為我世仇豈矣靖難之後膽胸撫跌
五師不還文皇討愆三韓王庭末歲不休司徒乾繫于挾寇
本兵雄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雖悔焉近宣宗時出近却夫寬
講武喜峰之後薄伐山戎而已正統間通事護許嬌驍卷寺
王振僥功輕出土木之夏六輩外巡景皇知人善任于謙堅
持于內郭登石亨輸力于外英宗回塞而虜亦叛叛相尋我
將寧輯天順冠掠亦餘非禦成化時火師王于等諸酋分

部各據城我造郡河金沃土棄為虜虜威寧之提之稱故侯而說以會功于城解體致大寧與和開平皆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旧河西遼東徵外城郭諸國僅塞塞莫亦漸携策于是並塞万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與強治祿年謂洪武永樂亦遣使窮虜至虜書勅錫以綉錦幣以官封于時許遵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万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故者恐虜知我北利開關卻貢已未庚申妖婦昂昂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枝之師坐收徽杜之績不幾凡考虜寅之故不貽己已之憂乎弘治中許進貢使止該數百人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嘉靖之初虜款款塞酋臣史道翁方達上其事款未定遠人殺其使以為首功而虜亦偽遣八巧為間謀混進市虜因而趨大同迺雁門經太原接上黨閭平陽殘陽陽固遠東慶黎則逼居庸入古北犯都城秦中隴西亦遭殺掠後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年大將軍鴛用事主貢市以虜為虜益輕我遠幸輒開起寫誅後廢通虜之禁遠臣不敢復款時私予之市要免死事隆慶中虜以藥孫故執我款人以款遠民二十年不被兵至

萬曆庚辰虜乃渝盟後復款馬市如故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明款斬使以挑釁而守禦無方則曰拙和戎之款邊臣不能得之于謀臣不能得之于上款款而是格稍示而報止彼求款蓋切守款蓋堅則曰巧虜既稱藩事順休事歲若輸將急生靈以百萬則曰巧因安成懈戰守不固增費逾例如奉驕子則曰拙蓋用款則可而為款用則非也雪未得款則求款得款則求厚待則蓋倍而恩掠假道則乘不備而侵伐已侵復陽謝我兵弱則凌我兵集復設詞以緩我此其罪誠實誅矣然我尚未能誅之今日不能誅而異日之制虜又无其地虜將何時制耶且緩之則愜一鎮之急之則七鎮皆急似利于緩處之急實速而小也不我速而大也又似急之為是此智者之所以懷息而不能決也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戰而後和帝從其策而利速已而後和親是以戰為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後快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乘之不數年卒破突厥是以款為戰也言款者既昧其後乘之害而不鑒宋人和款之

市賣在堂大擔前最厚。最先機在薊鎮。長昂最厚。最先還彼軍。仰我鼻息。我佛而聖之。受恩故大。最先叛款。何足恃乎。夫以大義言之。犯順者火首。助逆者榜首也。榜首委之。不知我亦倖以爲不知。將誰欺乎。中原三帥。死于尾刺者一。死于火圍者三。僅獲一償。乃播酋竟不問乎。蕞川水泉之捷。倖首僅三百耳。而我兵夷戮放蕩。何以酬其寃乎。季龍李天祥以華人而爲虜謀主。罪浮衛倖。事類喜寧。可不誅乎。

魏絳有云。戎狄責貨土可賈。烏孔子順修談于趙大略謂。珠玉五條。酒醪五熟。我貨無用。彼所利也。戎狄所健輕以與人者。

牛馬糞糞弓矢之器使其用廢于衣食可舉權絕之漢孝武
 帝由奴通關市景武間尚弗絕以中之然漢卿來降賈人悲
 關出財物實重珠五百人禁防之嚴如此始元之詔文學稱
 通關梁交有死未聞善往惡來者而大夫析之曰匈奴百約
 百叛或潛道市側錄我死傷猶親臨躡扶猛虎也中平應邵
 之叔亦云犬羊不拘信義五市非畏威懷德旋踵為害是以
 朝家外而不內本朝永樂成化常建馬市遼左待海西朵顏
 抄屠夷貿易者肅皇時北虜始求五市暫市暫罷莊皇時廣
 以集驛陽令德苗後老廢兵書余其成然始止宣大山西後

則延寧套虜松山西海並弭耳柔伏諸引弓之衆混為一家
 黃苗叛號人廷潰盟乃受戎索如初及黃台吉死苗婦本中
 國人故數十年款附于我萬曆壬子苗婦切矣來求封邊臣
 為之請命使至報願去

三歸初費不過五萬今三十餘萬夫規漢賜匈奴錯幣求糶動
 至千萬供呼韓邪數四十四億宋北邊通好費厯四十餘萬
 西夏如常耳漢軍至四百萬今即靡費比之尚懸丈端漢過
 不克也國曰來則罷去則侮慕慕而貢獻則羈縻弗絕使曲
 在彼費短曰關市者內奴所犯滑而深宋也吾且懸之餌母

賢而許母迎而距稍饒給之以收其意指細故以容之猶起
相牙持明約喻之不可開關謝之耳蓋虜之盛強不過
緩稱爾甘澁酪奔狝逐免馳騁中國如中行說所夸示全驕
靈輝倂矣譬猛獸魚動深山雖禦之而已比弱而執御易御
珍膳寧餉被服飾饋化僨俘為要曉則宰藉中物也若使之
習中華繁麗而企軀之意成生將害大也毋令多見可欲奸
民偏逞內事者禁蘭山物者禁擅予美金良鐵田器者禁于
以肅萌室噤坐伐虜謀倘庶幾乎

劉鎮之忠告昂首也我則為之我固假以罷靈嘆以漢物俾得
審察

執故事以邀索而狼噬先寧日是以有花塢谷董家谷之掠
我不勝再世之憤稍得治遼亭障以武臨之是以有大青山
小即兒吳家憤之師虜寔被創又酋敵相當而拜耳卑詞請
命于我將吏蓋復言抚矣曾不思夫爭以財而益之富而
驕而復逞將來隱憂未知所底止是資盜糧也蓋絕賞亦
絕復賞亦冠我之絕賞宜俗復賞亦倫與其賞之而亦致寇
不若絕之以專倫寇也為遼吏者无媚虜而媚朝廷无飽虜
而飽戰士无保官爵而保首領不過一振刷間耳
九邊要害回在關中延寧甘固數千里脂膏也虜无所不窺我

无所不守虜之窺我常合而我之禦虜常分合則大入大利
小入小利分則我不足勝中不足固故倂遼雖而倂遼于關
中无難

陰慶中俺酋以藥孫之故輸款于我其情真則可久今三鎮
以財物之故成款于我其欲貪則難厭

內治脩則夷狄雖強不為害高文是也內治壞則夷狄雖弱不

為福官元是也周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至于九

夷八蠻通貢藝太保以慎德為規而師之生民保厥居惟

乃世王旨可見矣

身要

百三八

萬曆間劉士龍某曰女真以數騎立國則甘肅諸醜育之弱

也安保異日之不強乎渭橋方盟而幽州旋馳羽檄王倫未

運而吁胎已暗烽烟則寧延諸酋今日之款安保異日之不

叛乎曹瑄三表五餌之策近于愚仲舒蕭觀戰守之說近于

偏惟陸贄所謂隨時現變无執一說乃為得之

愚按許文穆公曰兵法以我專故分今虜眾數十萬合為一屯

我以數千之眾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卒勢胡以

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射獵与向不同則宜儲金以為緩急

名募之計愚以為倭以海為邊其分亦甚亦當用許公此意

云外。得堂與大父抗何耶。蓋公主所生。猶稟中國之氣。天子
宮。體天愛民。包涵無外。若弄其種類。移易之。豈非天地大公
之心耶。然而防漸潰矣。古者規戒狄。若禽獸之博。我不相類
也。自驪戎之女。納入晉宮。狄人曰。戎可以為中國婦。亦可以
為中國夫矣。有漢和親。狄人又曰。戎可以為中國夫。亦可以
為中國主矣。五胡之亂。逐金元之變。豈一日之故哉。

高本曰虜之初寇有乘孱馬持木兵者我兵出則走遁大鄉落

畏不敢入。繼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

朱

百生丸

伸

一變也。然尚未攻堡也。又其堡也。今通直前殿數百以霸全
營。今千万以震堡。此二變也。然尚不知步兵也。且其所破者
零堡耳。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
外馳。步兵內集。而所破之堡多矣。此又一變也。其初掠野畜
淨粟。而不知秋。繼則入鄉。必剽奪。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操
禾。既春。禾是漸。和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概其
衣。繼之繼嬰。維心掠。丁壯必戮。令刀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
有棄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人其始掠者。布帛。繼則取以
器。取釜。今乃掠賊。等甲。得車。獲槍。是漸知貴鐵也。其始獲丁

口重後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能則妻之以妻、遺之畜、今
方核勇力者檢之、卽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其始聞炮聲奔
見煙捲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有門閭坑
木牌、突來薄陣突、是漸知避火器也、虜之狡日甚而我之備
阻陳可不寒心哉

夷虜總論

自嘉靖庚戌始。而西北之兵。无日不与虜征。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无日不与倭戰。易進易退。不量力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多而縮。屬者。西北之兵也。

顧鳳翔曰。倭虜故犯。善圖難略。相啗力。邊與海之防。則大異。虜兵西北有高山峻嶺。嚴城隘口。足為之限。倭則沿海自廣。及遼。一萬四千里而遠。率皆平曠野。無在而不可登。虜舉有期。入寇有路。可現而知。倭則隔越海甸。出沒波濤。隨風飄忽。

百四十一

頃刻千里。而難為恃。虜之長技。不過弓馬。我車營聯絡。可以遏其衝。倭之火器利。亦与中国爭長。而巨艦高檣。各率難捍。其制禦之術。固難與虜並居矣。

北地禦虜火器最捷。而東南制寇。難兵為宜。武經載火攻之篇。尤稱制敵。飛之制。見錯條。服習之。利唐宗耀。銀鑰之長。皆校實以濟用者也。

其在祖訓。北虜宜勦。南夷宜抚。蓋北虜為世仇。且晉宋之時。常報我土地。而倭在海島。其志惟在子女玉帛而已。

練兵于北。將帥事也。練兵于南。守令事也。監司之職。則均之矣。

馮應京曰。順義王與察罕搆怨。貽書求援。許則挑。察罕察罕。

許則口實于朝鮮。是北邊之患也。建酋故金遺種。今章用我。華人葉姓者。為謀主。此人不忘中國。故未遽發耳。靖苗近糾。衆在虜寧錦。義邊外。窺瞰謀犯。恭寧三衛。向為虜智。與合。北虜。姦通。來泰寧。朵顏。等酋。長。雖悔。罪。捕。進。五。貢。然。叛。服。先。常。則。東。三。邊。之。患。也。其在春。曉。吉。蒙。種。類。日。繁。寧。免。等。分。駐。大。松。山。萬。勝。成。大。司。馬。田。樂。提。二。十。萬。兵。搗。其。巢。乞。款。求。市。土。著。番。併。有。哈。爾。濱。與。瓦。剌。爭。長。常。至。西。海。統。北。虜。每。曰。蘭。州。黃。河。是。我。故。地。由。此。不。已。而。飲。馬。河。西。以。犯。中。國。則。西。北。之。患。也。

百四十二

三邊之患也

萬曆癸丑。東曰。倭虜之情形。不同。虜朝。蹄。林。而。夕。飲。馬。于。長。城。之下。夕。候。月。而。朝。蹄。我。于。祁。關。之。內。如。鳥。獸。焉。飛。翔。奔。突。其。得。而。制。而。倭。則。限。偏。大。海。洪。濤。巨。浸。浴。日。積。天。鯨。鯢。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而。盡。焉。魚。腹。中。物。矣。故。夫。虜。之。犯。我。易。而。倭。難。也。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去。縱。之。則。掠。驅。之。則。去。我。為。主。而。彼。為。客。終。不。解。矣。番。而。倭。一。入。我。地。無。反。顧。之。心。奮。其。死。以。與。我。角。敗。而。復。振。散。而。復。合。巢。我。室。廬。食。我。禾。黍。役。屬。我。人。民。我。為。客。而。彼。反。為。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患。

夫聖者再貢使縣次者予元算割掠細過擇置不問則惡之
所施亦惟此虜焉甚也

條叔何隙而窺浙閩今伺直沽則沿海兵防不可弛也山魁峽
應出沒不常則百粵抗餒不可忽也西隣戢矣而哈爾素置
元蓋中國則恢復之面宜可須也遼陽援矣而三岔河故地
東西障守係焉則裁抑之計宜漸圖也三衛屬矣而交結匪
屑隴焉御渠則庚戌之變常可慮也遼北未矣而外示惘惘
內任狡黠則霸廢之策常可恃也而諸夷中所謂至為之虞
者尤莫如北虜必尤當為之計矣

進士張舉唯獻四策一曰精閱謀言往者蔣洲達而王耳來王
勲壯而仲祐縛亦小試之驗已宋臣葉夢得安抵德西委實
人柳悅黃師舜偵探士直動息以俟參驗第成安得誘致虜
使于張皇漏泄其遺意可師也一曰據守令漢遼太守領銅
虎符自與貴封等往者台州守以戰勝聞義為令以練兵者
則其効已近制邊道兵使清觀關肅乃不知兵者希遲化而
觀使倖亦宜懲已一曰遷將領往者陳鳳來王率寧回兵據
紫荆再戰再捷江汝揀伏既平持黃黃洗馬林大創去威赫
光燄倭奪百萬生靈于射狼之口其功視劉江之望海獨不

當通之國家獨患不得此華人耳有之而不得其用耳廣蒐羅
重任寄使展其力寧委倭虜哉一曰事即制往者三衛既遠
王制之出鎮也大帥而下所用軍法從事而遂以寧虜入滿
水呼箭萬遠皆周尚文等與戰三日不解甲無散退者虜逆
巡邏去張繼治兵喜與為師期不語事臣主史倭胡宗憲
繼之竟誅陳東徐海縛王免東南之禍始急令得若人而付
以權毋事制議論或貢或封聽其專制可已

威德光曰倭性疑則通我若進而有利彼若先不預聞驟戰
則雖北方原曠虜馬動以數萬馳如風而必須大衆持重而

我

江一鵬曰中國有聖人萬邦仰離明之化春秋大一統四夷
覆育之仁惟我皇上篤恭不顯于如毛道刑百辟正朔遠如
于靜變威震八荒是以諸夷重譯以來王異國同心而納款
犬羊百種絕漠漢之降也虎豹一辟故虞廷之款舞其殊方
尚有穴膚者不粒食不火食者衣盡皮者結繩刻木者
食人者食子者為鷄鴒食者死而掛之樹桑之腹中者其知
宮室佃耕耕稼衣裳文字網羅指拂人倫之制匪賴有聖人
之教不及此

天生梧槽亦生。越之不可盡珍也。虎狼近市必驅而逐之。狼豕在田必焚而刈之。夷之不可盡繼也。第執豹之說則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殃。于是為挑釁。為發端。為禍降。而貽怨。執虎之說則曰。火災崑岡。玉石俱焚。于是為怙亂。為養癰。為老師而養寇。不知蘇而取之曰。勸此虞翻。所以請朝歌也。何可行之。僂強之日。蓋嘗疑金城之後。酒泉太守辛武明。親分兵並出。擊虜在解水者。乃克。因始主招降。罕升至于釋反。覆之。雕庫而不疑。繼主屯田。墮中至于書教。上而不易。然卒。誠楊王定先。塞又現。段賴涼州之後。中即將張。吳謀主招降。且

朱異

曹芳

有次第。頗謂難。匪伏疾。不宜流涕。欲規三歲。費以一舉。獲之。既謂天誅已行。不宜中止。竟轉戰千餘里。以期年定之建武。中。龍右侵。殘塗遠。多寇。朝議以為棄之。便。馬援謂。湟中之利。不可與羌。因奏置長吏。繕城廓。起塢。填渠。水田。虜名。急。擊。或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困。秦始。初河。西。新。援。楊。放。陷。沒。帝。每。有。西。傾。之。憂。馬。陰。謂。陛。下。能。任。臣。一。餘。卒。之。乃。立。標。簡。試。請。入。武。庫。選。扶。依。八。陣。作。偏。箱。車。率。以。三。千。鼓。行。而。西。且。戰。且。前。竟。賊。虜。拊。机。能。擊。

愚。崇。考。藤。峽。之。後。延。袤。數。百。里。雖。龍。數。十。年。守。臣。不。能。制。日。靡。

以。據。王。莊。殺。謂。驕。子。愈。惜。愈。啼。非。捷。之。流。血。不。止。于。是。韓。某。誤。以。全。師。據。之。斬。藤。斷。峽。幸。履。王。師。不。至。之。地。此。用。勦。而。得。者。田。州。之。役。始。以。改。土。生。燕。既。以。土。日。啟。雲。蘇。愛。小。堅。子。平。決。兵。既。集。何。能。為。力。姚。鎮。失。之。于。前。而。王。文。成。復。據。之。于。後。要。于。見。不。陳。兵。按。不。釋。甲。款。款。送。相。仍。率。名。而。江。之。亂。則。用。機。而。失。也。

朱子曰。聖王制。取。夷。狄。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

朱異

曹芳

屬夷

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重嶺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如曰
粒曰於曰曰曰曰曰之類凡數十種皆所謂蠻也而苗最
輕狡依山以居性習不常若猿猴然無定在無常業不相統
屬也而西謂南越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州越焉之境
山深而地險猶有不能盡歸王化者時以爲郡邑居民害蓋
今日湖南在廣東而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蠻夷雜居時
或竊發僞祭爲難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羅漢遠近廣東諸內結山菁嘯聚之黨而外連海濱突犯之

書上

群鳥合蜂也彼實爲通敵自與兵蕩掃之後建治設官立也
今以彼種種業已衰息頃因浪賊餘黨呼攜托體遺育出沒
嶺嶺小有寇盜時謀者欲仍動大兵非也浪賊倏忽去來本
無定業其城壙而謹其防扼難繁多種類未易盡夷第實
其約束而安其業其攻剽自當潛謀家連州親諭下之斷全
活多矣且新州方設憲臣理軍務相相度勢置有方固可
一變而馴之也後者永寧一建而右廣息肩都亦亦平而叙
州安堵莫難之不知撫安之驗矣必不得已或以抚安選其
難之方可也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寨粵

東有曰羅漢曰王母曰雲稍曰母雞等寨往歲督府重臣因
粵東羅漢諸寨劫掠地方害且數十年中丞凌公勦之檄堂即
江一鵬爲監軍勦衆二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震山谷爲堂
乃西之六十三山等寨逼近羅漢畏威悔罪乞憐求生編里
輸差盡復撫順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靖諸者謂當時連匪
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攜潛出盤據舊寨劫
掠水陸攻擾所城謂其藏匿者在六十三山等寨其糾合者
爲六十三山等寨欲東西夾剿城必朝食時西粵之糧餉將

朱真

書上

乏八寨潰近之民又數以請兵撫勦其時遠從而東西之役
常有先後然一省所急者在八寨而省所急者在夾勦故當
時論者謂且置八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寨則八寨悔罪如其
不悛乘餘威殲之易矣其兵糧之定處而廣用兵調粵西之
兵食粵東之糧玉石之當辨則又別論也

明與平定百粵諸酋納款因而官之俾世掌其土惟時二祖
開天皇積大抗夷萬之長重足疊趾以待徵令及繼之隆武
故馬貢方物万里赴關請命最謹嗣後歷世隆隆詳近
略遠諸酋稍以越法馴至于今威令漸弛驕恣時肆微細怨

期什伍而冒侵逼逼威端莫稱兵西南之間大而遠送則為
城統源猛小而作孽則為蘇受相家師老財費而劉極莫施
日美月滋而恐威並莫矣

塔蜀介在坤隅三面遠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國其西北
則為疊茂為松潘深谷之界有大姓小姓生番熟番之別
在昔為吐蕃馮陵已甚矣李贊皇之所經營而竟未得其要
領者也其西南則為沉黎越萬建昌諸衛連亘接勢之外諸
種蠻獠應屯鳥散靡有定在昔為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蜀武
侯之所經略而卒以攻心為策者也我太祖聖武布昭難越

朱聖

百五三

四陲西南夷交臂內附稽首獻琛願比編氓猗與盛矣然大
羊異類奸利乘災少有間錯猶然而起近年松州諸寨既已
鋤其兇渠破其碉穴群臣請命矣在達昌餘孽既嘗傳其首
虜燬其保聚計而殺獲亦略相當矣謀者乃謂諸寨大創之
後可弔數十年之安而餘孽未殄宜大伸一怒之奮借一時
之英也然當成元親視我虛實我實則服我虛則投裔夷小
醜馮緣等誘我往則散我歸則合廢之固異術焉則再曉之
捷不可遂忘桑土之微而擇輝之亦不必巡鳴伊吾之鉅矣
常勝在我制勝有餘宜酌而施之可也

按貴筑古羣服地在唐虞為負固之三苗野舞于時而牧之殷

仇鬼方漢通夜郎牂牁漢武帝封羅甸蜀漢諸葛亮顧懿能
克而不能臣漢稍置吏王其長卒不可使內親我皇祖大
統初集先徽需翠未欽率而部夷歸附尋遣將登中國諸路
兵誅其酋之後至者因番戍之已設行省官屬彈壓之古未
有也自六物稍興而兵藉漸耗夷復有伺隙而動者凡三座
廟略而後定永樂中田琛田宗鼎構怨不解遣校密執三苗
碑之而餘黨帖然正德中平清平香壩寨之貴苗蒙嘉靖中
命都御史張岳討銅平鎮等之苗夷祖宗神謨遠取席安近

朱聖

百五四

服者決矣於承平者懈弛之因恢闊者蒙前之漸今伏莽據
岨或為凍餒之所驅而偶肆其風竊隣竊北啊者或為私怨
之所構而間逞其狠侵蓋誅之不足以煩軍旅之與寬之或
以釀癰疽之患故論者謂宜昭誠布公以服其心蓄威養銳
以制其命無事則鎮之以不擾而有手足聯屬之安有事則
驅之以必使而有臂指相使之使所以廣貴夷也

按滇周之百濮漢之西東夷也域殊種別自楚驕開疆秦政通
道始以名入中國漢唐為置郡邑未朝請出叛服不常我朝
置土官屬之雲南萬曆間禁有司貢金比士增其解額其珍

余遊暇者至矣然猶微塞阮華夷結居山箚夷僭據陰阻
而雖禦其官張懷素舉為立為非事制曲防恐未詳長也

朱翼季輯

新安江旭奇升南編緝

吳養春百昌南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參訂

大臣

朱子曰古之人臣以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
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
必諮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

朱翼

曰蓋方其責之未及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
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得之多歲引
月長則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
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
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且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
幽隱畢達則說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
衆志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而道風餘韻猶
稱思於後世也

呂文穆夾帶中有簿書凡見賢才及聞地方利害事輒書之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

朱子曰杜門自守孤立無明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宰相之職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退亡不敢少緩上不致虞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

朱子

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戰之所當為失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君者天也宰相者斗杓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斗杓轉斗杓轉則四時行而杓不化為四時也君者心也宰相者意也意聽於心手足四肢聽於意不化為手足四肢也

昔人評孔明如國手有名故人防之者固而功難就且其時楊顯亦諫其親細事為失休違矣乃王維補譏武侯佐出師表而使修詞者捫心而退制八陣圖而使習兵者批頰而退造木牛流馬而使執斤者據指而退曾不如蕭何之木強足以

用諸長故爵祿不悖而福澤無窮王世貞曰當孔明時無良

平信布之才而龐統法正關張之倫皆物故猶舉蔣費董而之徒以善後雖李平馬謖揚儀魏延皆得効其用雖則捫心批頰據指而退哉若鄧侯六非斷斷無枝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官室能使海內謳思而遵奉之矣夫惟相者必不一見長而後可則周官之法與指南車之制周公亦為露其才矣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開誠心布公道陳壽之評武侯也集衆思廣忠益武侯所以誠

朱子

群下也至於諸有忠慮于國但攻吾闕則是街亭兵敗武侯之自責者吳氏總而目之曰可以為萬世相天下之法蓋其心誠則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其心公則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其心虛則聞惡必改而不矜其善

相體之尊至於禮絕百僚而不以為抗相權之重至於臣行君令而不以為專相度之宏至於聞善則拜聞過則喜而不以為矯手可握席可前小友可呼相日折節焉而不為倭媒親可罰貴可誅弄臣可撤而不為怨府因可釋擗可舉絳老可痛而不為忌市其媚茲一人也天地神明不能喻其敬手足

腹心不能喻其交。嬰兒乳母不能喻其調達。其同寅協恭也。益梅不能喻其相濟。膠漆不能喻其相應。其於大小百官也。有減否而無喜怒。有子奪而無愛憎。有公門之桃李。而無私門之棍柳。有簞籠之麥冬。而無戶庭之荆棘。是以感於君結于人格。於神移於物。四海之內。莫不雲蒸霞瑩。鱗合霧湧。爭効絲粟。以負於時。皆相臣之公誠致之也。

周公多材多藝。然誦之者公孫碩膚亦為凡。公之忘其技也。一沐三握。一飯三吐。以先天下。而王利公直折之曰。晏。彼士猶賦也。絰一接引。便自汚人。士何累于相哉。而疑之忌之。

朱真

嫉之排之。排之之極。而反以為構黨。又安有枉也。

世但知媚嫉之害。而不知避嫌之害。但知延攬之害。而不知偏聽之害。蓋媚嫉者。六心以為天下。而見有所偏。彼避嫌止為已耳。延攬者。或慈賢。而偏聽者。則耳目既狹。是非易眩。為相者。始於避嫌。終于偏聽。閉平津之閣。而不能斷掃門之客。廢翹材之館。而不能謝入幕之賓。一旦中溪知之。播弄入不意之揣摩。白首按劍于相知。背蛇遺矢於素壁。一念之錯。至於三十六州之缺。不能鑄矣。其為相業之瑕。可勝慨哉。王獻公荐常秩。後差敗。即深悔之。程子曰。愿侍。即一日受人欺。

不可使奸賢之心。因而有替。

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上言。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表詞。暢辨荆公曰。此人才近縱橫。而薄於行。祥正遂致仕。李師中以謀論。初不與王荆公合。及公權盛。李以吳孝宗所為。卷謀十篇。皆議新法之善。授公公六簿。其反覆焉。

相臣以謹守近時之法。及效近時賢相所行事。為第一義。故孔子所祖述憲章。與所欲行。欲乘者。雖云悉備。然所行惟周公之道。蓋堯舜以上多聖人也。伊尹獨舉堯舜之道。三王之先。六非無聖人也。而周公獨思兼三王。皆欲近守之也。堯舜之

朱真

通傳之三王。而周公兼之。則行周公之道。即所以行堯舜三王之道也。況堯舜三王。君也。周公臣也。孔子六臣也。舍周公其誰與歸。夫以孔子之聖。而斤斤然惟先民是程。如此而況他人乎。故漢臣魏相。請以其本朝先賢並等。言置之。施行良有見也。

蕭曹魏丙西漢之賢相也。然曹微傷於寬。魏微傷於嚴。曹當惠帝時。宜折諸呂之萌。而奈何飲卿大夫以醇酒。卒以黃老養禍。魏事宣帝。嚴密之。君居茂陵。居楊州。居河南。皆深刺奉法。吉初為廷尉。武帝因獄中有天子氣。詔獄繫無輕重。皆殺。

吉拒謂者不純皇曾孫始得全公府有緣史為奸吉無所案
驗取更唯相車茵吉忍之責大指而不苛小皆非魏相所能
也

人徒知疾嚴袁州張江陵不知袁州實有強幹之才故世宗任
之甚篤不然英昂豈易為逢哉即袁州所任之人亦是有才
幹能任事者非專以側媚也總由任氣做出許多破綻張江
陵却是實心為國至起復以後全將偏霸手段做去使袁州
不害曾夏楊郭諸人何至比之為秦會之江陵不寬削劉鄩
余趙諸人何至比之為王介甫秦之不肯立邦昌胡康侯之

朱異

本

南

義之而其議和丘瓊山乃謂其有再造功謬矣王之變法能
令人於其身死之後尚行之數十年即至今尚從其保甲制
義顧復等法則司馬公懲窒不免太過開許多禍端朱子曰
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
絕後患耳呂申公傾陷諸賢然亦失手而以希文為將彥國
為使反成相業之美朱子責其不能召用希文有甚焉亦洪
峻之曰郭后誤批帝頸內侍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則以外誤
故申公主議廢之劉太后欲立劉氏七廟受朝專制雖后不
以罪誦附太后之黨為然申公廢后以其悍妬之姓亦防微

之意此宰相之事未可盡非也王與司馬俱清介非嚴之
賄比張以子及第又似秦矣王卒司馬言禮應復序惜相體

六諒之也觀王方怒言者伯淳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當平
氣以聽之即愧屈王常見呂申公退曰疵者每不自勝一見
長者即廢蘇子由議以劉晏常平之法當青苗王徐思之不
言青苗者其節則亦非悍然拒人者唐韋澳于周墀入相謂
之曰愿相公無權夫天下之所欲為而吾為之吾之所為而
天下欲之則自不覺其有權矣

朱異

七

南

希文在朝議論每與呂左及其防西夏人言為呂用非也直用
呂耳今人以附嚴尤胡司馬者抑過矣

司馬公相業得獲長公述出一路民寄謝司馬相公厚自愛母
本朝廷活我百姓等光景又記遠人曰中國相司馬矣慎勿
開運生事等語益令人景仰章子厚亦有詩咏那得蘇公此
手王初任舒後封荊公又封舒王隱然刺以剝舒是懲君司
馬公當削錮時石工不肯錮名總是實情故可傳也

呂許公值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陵思見執政公聞命移刺
方赴上曰何遲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臣
臣若奔馳以進恐人心驚動上以為得休

管晏賢相。管之功在晏上。故戒在得民。而以奢自污。異於田氏矣。晏之賢為民所法。故約已惠族。而以儉自持。不以為嫌也。觀此則知郭子儀與楊綰矣。

趙虎集

張江陵謂朝士曰。當今以十齡之主托於天地臣民之上。官府

肅清。臣民戢伏。強將不敢悍。四夷不敢貳。徒以有僕耳。此語本真實。但非臣下所宜言耳。昔曹操許中下令曰。國家若無

孤。不知笑人稱帝。幾人稱王。是真實。彼其討董卓。平催紀。

促袁術。功本為時第一。但見此念便有不可。余中宇疏江陵曰。周公之功大矣。要臣子所當為。江旭奇曰。必有此言而

宋真

後天下之君臣定。

與魯相公無叔之言

陳眉公曰。張江陵以猛為政。其後繼之者。刺猛而為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幾不復振。鮑叔之薦管仲也。曰。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使得相天下。肯發孫威曰。諸葛威畧足檢衡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而起。此亦不失國柄之一事也。

張聰讀宣諭內閣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郭子儀為之減。聲樂京兆尹。黎幹為之省。驛使中丞崔寬並毀第舍。秦檜陰高宗相之忠臣良將誅鋤。畧盡我朝內閣。得三楊。然楊榮。孫楊。同坐事抄沒家資。臣第

況其他乎。繼今以後。凡閣中事務。公論不同者。不許捏名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通賄。敗法度。則政本之地清。而邪息矣。

陳眉公曰。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欲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于姬旦。

宰相避權勢。必異而歸之天子。又勢必異而歸之衆庶。歸之天子。祇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為。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衆人。則衆見為見衆口為口。進退

宋真

名實了無可稽。而其亂乃甚。

梅之煥曰。相臣者。任其事。不得不居其權。然精神之虛實。則是權之去來。膽力之強弱。即是權之聚散。

江旭奇曰。夫人精神不給。耳欲聽而不能聞。目欲視而不能見。手欲舉而不能勝。足欲趨而不能前。到此時。吾一身之耳目手足。尚不從吾之意。而欲他人從我。不難乎。於是侍從群下有呼而不應。招而不來者矣。為得權。至於意氣不加者。則可聞也。而吾不聽。可見也。而吾不視。可勝也。而吾不舉。可前也。而吾不趨。夫吾自居於痿弱。而人顧服其陽強乎。則是

玩之若賸賸而忤之為龍鍾亦為得有權故相臣者當自酌其精神奮其意氣庶不至為履餗為伴食也

梅之煥曰花閣之賤也委吏乘田之細也而啟閉之在其手與會計芻牧之屬其主持六何莫非權況相臣乎然權一則明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臣者如宣勅勅事而不經臺閣則到梯之不名為勅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

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驛之罪不殺僧空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撤公主車馬必設是也權有衆以為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於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為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溫淵之役寇平仲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全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是權重出于中書是也權之所分有攬之而使合者

如李穀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有所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事而人臣何力焉

相臣者有赤烏凡几之大度而後衆庶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心而後擁立可專也有愿為良臣之忱惻而後形跡可捐也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藻鑒而後選舉可擅也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麻可裂也有儲遺無所受執報無所納之清操而後每事可盡言也有以死自處知無不為之孤忠而後專擅之効可無性也

蓋上下兩相伏始兩相知兩相知始兩相重故謂權不可有而

以身避之者是開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之可有以其身身嘗之者是開姦人以竊弄之竇也朱子謂臣權不可畧重綽重則無君而陳繼儒又謂治國不失其柄言蓋如此乎古大臣之輔君德則怨必絕違必弼言則與則天子改容而敬禮之然而將順彌縫不忍顯其君之失以成己之名所以依于君側者又若是懇惻而周至也以之正官邪則奸回必斥巧士必斥利鈍不能移威武不能懾然而錄人之功棄人之過不以一眚掩大德之瑜不以細故畧終身之美所以培植善類而保全之者又若是平易而不苛也以之斷大事

朱熹

十一

南

決大疑則曰可曰否曰是曰非不雷同以悅俗不承望以保位然而謙卑遜順從容論詰不敢執已見以為能以之而處國家變故之衝危疑之際則正色敢言可屈可辱而不可奪然所以伸縮變化斟酌運量徐起而應不逞於一擊以至於潰決而不可救藥又何如老成而鎮靜也以此處權奸則一辭一受一颺一笑必以道義使不得伺吾間乘吾隙而內以固君子之交外以順適小人之意以殺其怨猶廢焚改心易慮以從吾之所為而計出萬全功成而人主安之天下信之有泰山喬嶽之形而亦有滄海藏疾納污之量有秋霜傲月之態而亦有陽春煦嫗長養之風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易曰邑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此之謂也羅豫章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此其有取於汲長孺者深哉賢士者君所培植也我不得收而儲桃李之私爵祿者君所磨礪也我不得借而為韃靼之具然涉者君所操縱也我不得侵而張雲泥虎鼠之權曠然曰天下以用天下而又用天下以還天子至於狄公嘆其包容師魯推為識量叔向范滂免囚而不謝康立李平注死而其心而後報國之心始暴于天下世寧有張邪堅壁群枉操戈而其含砂伏毒不時出而中

朱熹

十一

南

人者又寧有端人正士互相標榜而得長久者此標榜之謂大臣所宜戒也陸贄身事猜主言雖不盡見用雅見敦重李泌三朝宿德不第見重言後見售矣贄以議論進泌以計畧進竝篤摯精忠先操一自責之心贊謂臣下當自引以為過泌謂君相當違命不可言命故德宗雖堅拒贄則本宮榜和京師羅泌則安儲位後府兵括雲南也大臣者置事之利害於身之中置身之利害於事之外則神閑神閑則可以當敵而不亂與眾共事不必有其功與眾共功不必有其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眾而不爭水石可投吾濟之以納牖遇菴之義枘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眾而不疑洪岐之曰裴中立歷事四朝浮沉綠野李久公訃之王旦失節真宗不諫不去人以馮道比之蓋朝無宿望二公不得不降志辱身也大臣之忠已形迹有不必存議論有不必畏今人率以蕞收蕞管關誠布公為相休李沆不用新進及四方所陳利害一切報復才蕞收蕞書之通謂何蓋識体在于識時太祖太宗忠

厚之規模已定趙普齊賢諸臣拮据方新其時可以鎮靜不欲開霽也曾平陽代親翁翁為相日飲醇不治事吏言事輒飲以酒丙少卿代親翁翁為相駐吏無所案至醉嘔丞相車無所問何者親隨異同寬嚴相濟体固然耳易於需則言飲食燕樂于盛則言幹蠱用譽惟其時也假若當幹蠱用譽之時而能飲食燕樂之為是當蕭魏趙晉之世而效曹丙李沆之逸其可得乎

館臣

史局詞垣以之勸懲勵世則其權重經筵勸講以之養成君則其益大昔之內相今之儲輔是也故居其官自思重大何敢輕躁記是事當設處其地而悉其情寔是人當原據其理而使人信以經術參世務則切於用以勸講防微漸則裨于躬至若代王言以詔遠宜尊威而切當漢文謙下乃能馴号魏武誇張不可伏吳乃其勅官諭吏尤在博大周詳非養之甚粹居之有源固未易也

張江陵在館時不事文辭日取國家典制討論故其為相百法

振舉

國朝以儒臣博洽可以專對故每用之為正使臣固在重國體揚名美睦鄰國慰民情然亦當採風問俗練達民隱以儲相才國朝以儒臣專執可以閱文故每用之為試官試臣固在正文體遵傳註戒疎忽祛臆見然亦當取博洽驗心術觀氣脉以求國士

子瞻作
意智
清秋以為傲則人攻其短博文藻以自豪則人忌其長猶之標也衆所視猶之的也衆所射其價重故同鄉倚之乃見疾于所親必其自取也其達滌故同館忌之而乃開瑕於所友

何能獲上執

子瞻代
富仁作
趙云
有和子
杜撰
何愛子
蘇軾
本意

蘇子瞻以詩諷時，笑得重罪。如言諛諛則云：不是聞韶忘肉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言絲稅，則云：彼天若識明主意，應教落海。變桑田之類，實規切時政，坐以怨誹。六何說之詞，惟是小人，故撫拾其咏，檜之語，謂以蟄龍比呂，却是過了一步。故反得寬。上曰：彼自咏檜，于朕何與？乃坐薄譴。此六儒臣之炯戒也。朱子與張聘夫交善，同為其父魏公作傳誌，只憑他家文字，後看別書多不同，每以為悔，故多為人作文，恐六害事。至於勅語尤不可過舉，招納門生亦恐不類，道義為上。文執次之意。

集

氣為下。至於金幣杯捲，而以為密下之又下者也。

五七

南

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為翰林公，遇之厚。中秋月飲，惟甚次日，罷相，宋草制詆斥之。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備役而規利之。語林希與東坡交厚，初賀坡公啟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坡公謫惠州，林草制至有交通閹寺，矜誇倖恩，市井不為紳士共恥之。語歐陽公素不善於陳恭公，歐自穎移南京，拒陳不見。後歐為學士，陳為首相，並不相造。陳出知袁州，歐草制云：杜門謝客，善聲稱，以遠嫌。陳執心不為收聲，雷錫厚薄固如此。

近臣

漢郎官得入大內，故益能却慎夫人之席，朔善詠，詣能回人主怒。若汲黯以狂見，陳彭祖以慎見，信皆是也。上謂汲黯為社稷臣，則六信之矣。故不見殺。

近世經筵官及鴻臚六科等官，上稱親臣，親臣之体在朝廷則宜整齊嚴肅，不可有恃寵憑凌之狀，上不可有招納黨與之私。居官然則宜謹密姚異，不可有窺伺迎合之謀，上不可故為矜莊疏倨之態。問人品須切當，毋過抑揚，恐言者輕。問民事須繁中，毋悠浮指，恐聽者厭。使人主謂儒者有德可信可

集

六

南

愛而不可狎。又謂士人有學，宜尊宜近而不可少，久而不厭去而猶思。或以託孤而寄國，或為遺祭而立碑，豈不上下兼得，身名俱泰哉。

庚祥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磬先听其音。祥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庚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陳眉公曰：李鄴侯力保韓滉一事，關繫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使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冰不得，竟闕然而還之。

德宗之
至與光
武之相
正相同

時供御絕有粉米二斛。每餉賊之。使從人於城外採薪。青根而進之。當時只有報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將滑。又獻餉十萬石。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德宗疑其有異志。李泌力稱之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所以修石頭城者。為迎扈之備耳。德宗曰。外議洵然。李奏如麻。卿弗聞乎。泌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至懇懇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中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嘗中。雖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章為朝廷。非為身也。臣面諭韓昇。歸觀以解自疑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昇謁告。而賜緋衣。昇至潤州。滉感泣。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昇留五日。即還朝。昇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捷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上貢

陳少游
亦自滿
勝亦不
之保
楊士奇
潘亦不
計矣

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韓昇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子滉反。屢言言不憂不懼。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子李繁為隋州亳州刺史。捕殺劇賊。舒元與誣其濫殺。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氓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江旭奇曰。觀滉保之保全韓滉。即良平之官淮陰。直當媿死。吾獨怪田豐。配皆素冀州親近之臣。自相謀害。曹勝素敗。豈料之不足異。獨以素敗。必抱慚而已。不免則過人之見也。能揣主而不能自全。悲哉。

內臣

鄭振先曰周官之法養人頷之太宰則內臣陰翊之力原不減外臣顯諱之忠知恤之君綴衣次之常任則僕臣保惠之功正不減廷臣訓迪之力

君側不能無宦官今一切擯斥非蓋易為小人謀也且此屬本我族類幼時無知為父母所淨身出於不幸而須憐之但選官當擇其性體和緩者方與進之不可用躁暴敏捷之人又令教習官語以陰陽感應事實化誘其良更將使古以來忠謹與諛逆各宦官後來結局事密：功請使他感泣如

朱翼

廿一

前

魚朝恩仇士良等事則纂摘太不使鑒戒如鄭某張永業事則闡揚之使彼欣慕辟之如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亦不敢以全物投之方得。至於已文京察之年在在外或聽自陳在內則司札監填註考語發吏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一體題復考察而內官監又令同六科拾遺上聽宸裁庶官府一體而君側皆名賢矣其纂修實錄官亦當題請將前朝最賢極不肖者立碑記名於皇城之內以示鑒戒焉

牧臣

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朱子曰既令既明刑罰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志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一以戒百與其獲實檢察於其終曷若以嚴其始而使之以無犯

朱子曰疲瘵殘疾願連無告者君子為政要主張達等人

傳曰六合元之命懸於守令司馬遷佐循良傳若宰單父宰

中牟循：無奇而西門豹董安于之能皆不與詩曰豈弟君子

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良吏不求獲上而未媚於民政寬仁恭

朱翼

廿二

前

愛民不忍欺吾得卓茂發布粟賑民懷義忘罪當仁不讓吾得王里勞來循行使民賣刀劍買牛犢吾得龔遂發賑未嘗瀆報行部至邑惟以糲飯進吾得馬忠躬詣田野教民樹藝九年無倦吾得任經然執與流勿剪之歌若邵伯播興人之誦若子產執張厥相膠束貽書朱司農以遠守劇郡取於絕墨胸臆約結即有奇安施夫為吏公奚貴奇哉

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為名勞來循行以富蓄積則勃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為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至於投巫河水即即震警禁惡可也然而流諸謫矣教吏鋸第穎川精會捕

伏可也然而傷于化矣奏成手中而吏不知非不稱絕非
而慘擬於屠伯矣裝聚道旁人莫敢犯非不稱肅禁也而威
甚於孔虎矣故曰寧為保障毋為繭絲寧為鸞鳳毋為鷹鸇
太史公曰奉成循理亦可為治何必威嚴哉然文牘盈閣托
之卧理積訟充庭托之思過漫不事而曰飲醇之治奸宄
不戢而曰蒲鞭之化是可獎乎獎之則聰明作之功故憫窮
擅赦不為矯賑飢專發不為異托嬰悟愛之資援殲之威父
母見稱於神明之號是可廢乎廢之則與約結之嘆矣
聖王治吏不治民周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

朱翼

中

南

之治曰善能敬正法稱而已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
條問事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檢察二千石事也唐定舉
刺令四十九條以其二十七取定課法宋頒舉刺二十九條
法愈詳而治愈不逮則法亦何用苛也

漢制刺史獨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聽太守自治也二千石務
在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簿書委瑣聽縣令自治其後翟方
進請罷刺史任州牧夏侯玄請罷太守任刺史皆為偏廢
皆不果行唐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守更名而未
聞更法國朝之府州皆守也司道即刺史也加之以旣按

之以考功一貳百與十羊九牧怨於當官刺於去任嚴於下
條寬於大吏不舉循良而舉卓異文網過密議論滋多矣苟
最謂省官不如省事音

朱子曰某見人將錢糧胡使為之痛心

游一川曰孟子以充府庫實倉廩為民賊蓋言取之於民時不
可盡民之財耳若今時有司於不急之務輒將錢糧開放致
使庫廩空虛兵荒緩急豈有濟焉病國毒民深矣其利於染
指者固為不肖即順情預支者亦故人重複冒妄之弊可不
慎哉

朱翼

中

南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
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蓋是簿尉等初官使之
決獄聽訟得勢是六教誨之也

朱子曰聽訟只要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其多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
曲直之辭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有百端須當
嚴立其程限決要如期他之限日已到自然邀索不得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蔽了討頭不見吏胥來作弊

朱子曰當官須當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勾之縣中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

江都山曰錢糧難完非只官府要羨餘太重亦由不親清欠數被吏胥於臨比時將里長所欠隱下不開每隱十兩吏胥要銀若干里長將納戶之銀轉展生殖一或傾拆官錢終通故比數不在嚴只在明臨時虛填票虛開牌底混和自不合

朱子

朱子

朱子

畢學憲禁約曰縣官朝親委教官署篆甚為民害若佐貳官尚畏士議教官更何所忌故以刑禁為騙局以皂隸作牙行以獄囚開典鋪刀民明知無理詞稱其富則瞞心准行又耳目昏耗內無張主心體鄙各法律欠通只聽庫吏經承門子之口以為出入問姦則思責犯婦詰盜則抽換真贗使民重足而立無所控訴但出抗之狀雖桀紂之毒不過是矣又著學伯說處公事以壞士習故署篆以府佐為上彼其體統尊嚴群小有所嚴憚其次下若丞簿之畏人者猶不至於大為奸惡也至若同鄉之人署教賊者竟以之代縣庖何耶此

屬官以賄敗自罹法網竟為無益然猶峻嶒窮途所甘心耳至若表才望自應即其何事假齊王為也

易曰婦貞厲故吏之精明婦之貞也以其貞之善而整然於男子之事日持鞭笞以威滅獲則所謂厲也故班固范曄任漢書若趙廣漢之鈎鉅若鮑宣之不避權貴皆所不取而遷稱循良者惟文學化俗之文翁教化安全之黃霸尺書移檄之賈琮耳我朝若况鍾之守蘇州王恕之治維揚顧佐之治莊浪許遠之治樂陵秉鈎之臣有以趙清獻稱之有以張益州稱之要皆寓精明於循良而非以才見也

朱子

朱子

朱子

渤海羅捕盜吏然而買牛買犢訟獄止息也穎川治太甚謂廉吏重聽何傷然而宣布詔書區畫精詳也魯恭亭長借牛呵責不加牛之還牛慚悔吏民帖服雖且為馴寬而未始無制也李棲筠盡殲宿賊而勸孝友舉鄉約賈琮舉其重惟以廣視聽諸吏望風解衣然招流移蠲繇役孫子秀勸廉毀然而崇學校罷上供包拯絕干謁然敦厚忠恕嚴而未始不情也
今之為吏掣肘束縛太難矣難則始有所托而逃則又反為易易於緣飾而難於展布此媚於奔訛而阳驕見傷劉騰于苞

苴而巨難及。欲吏道之隆何繇也。

合浦人以珠易米。郡守貪珠。徙太孟嘗廉珠復還。

國朝之吏如蘇趙執法於漢陽。朱蘭遺愛於重慶。祛貪痕而清縣役者。况吳郡也。籍戶口而課桑麻者。張蠡州也。就民處分平情省事。焚於無訟者。余永新也。而家中丞在安吉。廣平寬刑解網。以有姜不辣之稱焉。如周恭襄之旣江南。于肅愍之旣河洛。則吏之減否無所遁矣。吾獨怪海忠介高風亮節。為淳安小邑。今而以不及降調何耶。

陳方伯公守徽州。以士為四民之首。加意抚士。而吏治遂為海

朱翼

十七

南

內冠。譚司馬公令婺源。士有言及吏事者。公斥之曰。為治有體。諸生安得言事。由是士守卧碑。惟謹。及督學使者求芳行。公保全一學。竟無所問。曰。平原獨無。何得望風承旨耶。至今士林思之。昔朱邑為桐鄉嗇夫。曰。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信哉。潘公雪松閣然堂。類纂記前父母大司馬陳公清聲徹于閭閻。至此之為。甕頭物。予見太常趙公為令。應觀北上。樂田廬。為資斧。其苦介如此。

公外官有到任。須知首祀神。次恤孤。次獄囚。次田土。次制書。次庫倉。次會計。次公廨。次學校。各房吏典。不許那移。掌事。違者斬。

孫公丕楊疏請責守令。以實政。今例有五事。評一曰。實戶口。二

曰。關荒蕪。三曰。供額賦。四曰。興禮教。五曰。備荒歉。

有司于訟獄。固不可徇權貴而枉是非。然亦當以尋常公務。平心視之。不可以能鋤強。而有揚之之然。恐矯枉過中也。呂東萊曰。若張大其事。所以彼不能平。若只處得平穩安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非以避其禍。此乃職分之常。原不必矜陶岳名。言曰。俞允。婺源人。景定元年。登第。授以蕪湖尉。攝本邑事。有宗室與樵夫爭路。訟判曰。據儀制。賤避貴。樵夫合避宗室。若論輕重。避重宗室。合避樵夫。

朱翼

朱

南

周濂溪為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先生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遠悟。因得不死。卒薦先生王質判蘇州。守黃宗旦以陰術。發得盜鑄者百人。質曰。仁者可以術窮人乎。卒公其獄。雍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張釋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哀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其庸人哉。

宋錢明說以翰林出為泰州。居常快。不事。魏公聞之曰。

兩部十萬生靈願輕耶。我朝劉忠宣張簡肅韓公選竟以政事為名臣。王陽明才名應為鼎甲。以時忌諱之二甲第七名。後以勲名顯是民牧之任。未始不重於史館也。國朝設輔臣以備顧問。故由史館入然輔臣張居正在館時。番心吏事後能汰冗抑浮。綽有治才。霍韜曰。漢之賁相俱由郡守。宋制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

程子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

朱翼

廿九

酉

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痛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之。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張子為雲岩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誠其子弟之意。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作縣凡坐皆審視民如傷。曰。頻常愧此四字。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

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游震得曰。人徒知和息為便民。而不知其長奸人。徒知訪拿為除害。而不知其府冤。

江起鵬曰。聽分上極害事。然寄耳目於衙役。又不若虛心體訪於士大夫。

今之吏患約結而愚以為惡。係縱約結者。意有所欲。為而有所必。不可少適之法。任縱者。法有所可為。而下有必不肯中移之意。故法勝則意窮於法。頻笈不能自主。而日虞掣肘于上。意勝則法窮於意。功令不能自行。而日虞其輒格於下。夫上

朱翼

廿

酉

掣肘則吏之意合於民。而不能盡得之於上。吏輒格則上之法格于吏。而不能盡達之於民。吏親民而至不得以意行。將舉習見之疾苦。徒抱仰屋之嘆。吏宣化而不肯以法守。將舉妄意之功名。且希捷徑之趣。蓋法可以運意。而不可以束意。意可以調法。而不可以倚法也。

漢守令之良者。仲卿以廉平。次公以寬和。耳他如理劇禁奸。若膠東相。無繩馬繫。渤海以治亂。民請無拘文法。而所用皆法也。

夫法嚴賄交而苞苴之入。自若。法禁煩苛而紆軸之空。自若。法

朱異

慎遊微而符莛之聚自若頭會以法飲而仰沫於都內之金口率以法計而借潤於應聲之賦勿算之令下而羨卒無一算之復省繇之詔煩而衛士無外繇之減蓋崇縣在望則胃法圖之痼痼既深則指法蓋之民業可興解曰法未可為耳國蠹可剔而解曰法未可罷耳侈函牛之鼎而彈丸可擲前即鹿之材而井石可下朝廷之德意在官府文書而不被於赤子之身守令之循良在臺使荐牘而不既於閭閻之下夫法不得以資格為臧否而入粟明經之選一及高等則撫膺而駭矣法不可以雷同為舉動而登牘主先入之見一出旁議則反唇而詰矣法不得以大小為去晉而黃綬嚴三尺之條一及華貫則扼腕而惜矣然且板索舉則狗名重地望則狗勢調世情則狗屬索垢垢則狗毀其狗名也中谷嘆而戶口蒙賞大東空而襦褲興歎其狗勢也龍以忌罷而罷投狐以憑城而不灌其狗屬也甌墮而圖渡海之舟灰燼而張燎原之焰其狗毀也太纖而曰將鬚有錢鞭蒲而曰詎足為厲嗟乎功名既損則最可為殿而今且一登尉薦終要集苑之安撫字既勞則下可誌上而今且一遭譴逐抱陸沉之懼欲吏治之興其可得乎

朱異

吏治之不肖惟是武健繆懦之兩者而至以武健之才行繆懦之見遂使下苦於不可控而上阻於不可問自非監司掣察吏之見而持之力必有如楊萬里所謂三不可問者而吏治終不可為矣他日之臺省即臺省遇之中朝之知舊即知舊遇之由是訴其人則下其牘千人訴其法又下其人於法尚焉有良吏哉江軾曰臨之以莊行之以恕則門內如秋而門外如春矣江一麟曰大辟出入固不可不慎至於起人紛錮人前程離人婚皆大閹陰陽事

江一鵬曰向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近見審錄多有生路有司不肯開豁曰上司又謂我聽囑托也是以人性命易官也又見有司退適聽其妄扳親屬代賠曰不完則難陞轉是以人身家易官也二者巧宦之術皆君子所深疾也吳芾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癸丑勅曰吏治官方今多頽敝指積習為常規藉固陋為事才技用之彌縫精神疎於撫字甚者輕民命以恣凶威沒膏脂而克寢案小民何辜而罹此痛尚其精白靖共持公守法與

利除害均賦平刑毋徇情以蔑理毋背公以營私毋獵虛名而墮實功毋畏強禦而侮孤寡若民歎父母國賴旬宣厥善用彰通達方啟其有違道拂人皆貪以忍謂愚民而無告謂天遠而可欺貼危莫之省憂德澤阻於下究則我祖宗成憲載在彝章厥罰惟威朕不敢赦

江餘姚曰人有血氣各有爭心窮鄉下民有忿恨奔懇於縣以求直也置之不理則忿心不釋匪往上而懇則抱恨而復來祇見其多事耳茲一一明審之誣捏不情者斥之俾不復告其中稍有情節抑鬱者批之宗族責之里約付之斯文一為

案

堂

四

屢分則憤懣不平之氣久之潛消而理從鄉出爭端自此息矣且免其拘押之擾衙案之費紙賸之苦誰不欲告息也況講息成風爭端漸泯又有不告官而自息者矣但在擇其良善者付之而毋使強梁者得以武斷庶不為害耳

江餘姚曰糧之難徵在後畝之不清又在此期之太密蓋窮鄉細民視縣庭如九閻畏吏胥若虎狼今日候比較明日候清算歇家則有支應房科又有常例所輸官者不過錢餘而他用且倍之故予於此期止分三限下民既省伺候之費又得以數日之力而完辦其銀一完其今經年不見官可也又且

吏胥不得增換其間民既知分之所當完又知弊之無所施焉得而不完也

江旭奇曰征輸錢糧吏胥有抽換之弊只緣字號票簿無變更法假如每一封書一號積至一百兩便換一字合總時將一字一兌豈不簡便

張敬軒曰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馬孔健曰周陽由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絕知交賓客之請公卿造請不報而孤立行一意者趙禹也收接天下名士陽浮慕之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而

案

四

百

舞文巧詆者張湯也定哀一日報殺四百餘人即中不寒而股栗者嚴維也河內豪猾連坐千餘家論報血流十餘里者五漏舒也尹齊之督盜賊不避貴戚而聲甚于寧成矣楊僕之督盜賊以敢擊行而治効于尹齊矣咸宣之治主父偃及淮南獄撤丈也杜周之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深刺也張延年手申論死忽如神傳尹賞穿地為虎穴籍記輕薄少平內之百人為黨掩籍而死謂之酷吏宜也却都為中郎諫上擊野亂守濟南道不拾遺為中尉貴戚欽手守雁門匈奴不敢近至為偶人射之不能中田延年効大將軍廢主而亦以酷何耶

才地

程子謂人惟識量不可強張子謂龍局欲大識見欲遠譬之登塊阜之丘則十里不能隱登名都之鎮則百里不能隱登崇華之巔而天下不能隱也所謂識者惟其居高耳譬之以溝洫受則井斗不能滿以江河受則鍾釜不能滿以尾閭歸墟突則天下弗能滿也所謂量者謂其善下耳其豫之有素其微之有時其持之有故其出之有宜以卒然之應而關天下之安危以偶然之感而定終身之優劣有所迫焉而易懾而氣不為之撓有所交焉而易惑而目不為之眩有所發焉而

朱熹

世五

附

易擾而志不為之亂有所拂焉而易怒而色不為之忤有所觸焉而易驚而神不為之動即所謂識與量也張詠之刺蜀也方大閱而高呼詠六下馬東北高呼攬轡後行眾不敢譁宗澤令掖使者挾牛黃之令擾民澤曰牛疫乃黃時平則否再取再應使竟不得命魏兵西下費禕圍棋對戲終日無倦而識者知其辦賊曹瑋鎮秦州卒有降虜者偵知之瑋以為吾故使之虜友詠其卒狄仁傑不知師德之苻已欲出之於外師德不自明而武后言之乃嘆曰吾為姜公所包容久矣廷準不知王旦之苻已也而數短旦真宗言之旦曰準對上

無所隱益見其忠斐行儉卒都支出所獲瑪瑙盤以示藩衛將士忽為軍士所昧而色不吝韓琦鎮大名有獻玉杯二隻者一日出以宴客為侍吏所碎而神不變皆所謂豪傑之士其局量如此故能名成而不隋功立而不偽垂鴻光于圖史流景耀於春秋也

雖朱之目一塵昧之則不見丘山外有所蔽也魏王之執堅而無竅不能受厄水中有所塞也利蔽之外則識易容私塞之中則量易隘程子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愚謂學者存格物窮理去其私利之蔽而已

朱熹

世六

附

才欲恢宏欲奇欲偶養欲微欲深欲精欲粹兩者若相反然微深精粹者所以為恢宏奇偶者也蓋千鈞之弩不為鼃鼠發機萬石之鍾不為尺挺成響煉之至精而飲之至密豁之至深而蓄之至厚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而索之不可窮矣苟其見彈求鴉則欲速不達授珠抵鵲則見小妨大鳥可以言才哉

本而禽聚乃能發育萬物天通且然而況於人乎故齊戒凝神也而鍾鍊乃成累丸三五而下而後承烟若投林為戒規為止也而目斯無全牛望若木鷄也而關者乃反走兵志曰守若

腹女發若脫免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惘乎如稚子怯乎如畏
四鄰口咄弗張而後謀若泉湧踟躕弗前而後斷如電發夫
喜事若任當其喜有畏之用任事若畏當其畏有任之用
即可以致躬不可與籌國才可與展采不可與命幾惟夫懸靈
鑒於先物極智辯于契幽乃在識也猶之口耳手足以目而
神風雨霜雪以日而神也

昔宋李太初沆秦水旱王于明旦具東京師寇平仲準勸帝親
臨皆所謂神契神解不可以言傳也獨見獨聞不可以衆告
也張漢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不用則臨大事寧有智未

卷七

七

四

此鍊而進之道也夫識猶水也不流則涸矣周茂叔曰無
欲則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此澄而進之道也夫識猶鑑
也無垢則瑩矣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廊下有二十五俊
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衆人之智智于湯武則倉
而進之道也夫識猶火也薪聚則耀矣至于捷給之大雖
口如炙轂然其議恒浮而不切机辯之士雖鋒如轉圜然
其智恒細而不賅彼蓋原無練之澄之翕之法也

文中子于溫彥博之問識也而曰無識蓋無識之識乃為真識
如燭之明所照有限乃意識也如日之光無手不照乃神識

也

事之來也果若高山之與深壑白堊之與黑漆無貴机矣惟
紛投卒遽不可為定故慮之千秋失之剎刻慮之四方失之
中與則安得無机机者動物也圓物也變物也難測而難定
難執而難擬左顧右盼則虞眩臨道躊躇則虞瞽事至而委
則虞痿專功逃罪則虞悞畏事首鼠則虞餒工矜拙握則虞
盤盖机非權不衍百夫之瓢十羊之牧非以當机也机非密
不神代造膝以奏童委屬垣于媒近非所以藏机也机非速
不運尚書省之牘傳閣如山司馬門之使逡巡不遺非所以

卷七

七

四

决机也机非圓不流情形倏變而堅執前圖意旨遙度而膠
固不通非所以審机也夫風雨之至也而鸛鷀操其符陰陽
之變也而律呂表其應則在識微蠅馬之微也而我師其智
則覺之賤也而或賴其用則又在廣受禹朱之明也左右視
則昏育育之健也左右攬則廢則又在專一清則杯水見眸
子濁則河水而不見丘山則又在清虛身之痛靡不摩家之
之靡不笑故又在忠誠

人之智有所用以養神識有所不用以絕意識感至而机露机
露而行所謂無心之鑑乃真心豪傑也然而用豪傑上難

矣。良父共御運竅共琴則机阻於事權之不一展欲從晉卿
欲從楚則机阻于議論之不合矯制既以為太極首事又以
為邀功則机阻於左右之掣肘豪傑之才亦安所施哉

宗臣曰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卑其志者也
白首佔俸而斤斤為自附于古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
弱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
是自隘其志者也志小則才縮矣

有苦節之貞而無濟變之才命曰堅強有同人之譽而無中孚
之誠命曰履鼎庖丁之刃十九年而若新發於硎大人之承

卷八

花

四

燭照九九而不墮誠故也誠則智雖落天地不自昧也辯雖
離萬物不自逞也疑神于真合氣于漠以還于未凋未琢之
初而已

鄧林之野不收繁枝而收垂天合抱材貴大也玉石之教不游
江湖則吁然無用則用貴大也鼂鼠之捷不可以任九鼎魯
雞之金不可以烹函牛又貴得用之宜也

綴刺組脩之才浮蕙鑄新刈之才駁久數雕龍之才任押闔縱
橫之才使何裨于世用而言才哉嘗聞天為繩地為準春夏
為規為衡秋冬為矩為權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

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故才合於規矩準繩
乃能為世用也

才用於曆數則吹黃鐘之管窺璇玉之琬而攝提統理才用于
書契則審科斗之跡悟神鳥之文而妬鬼夜號才用于疆理
則剖圭析壤裂土建社上遊都會不外吾輿圖才用于制佐
黼黻繪繡嶸嶸竹暉桐以為羽飾而五色八風不外吾明聽才
用於賞罰則弓旌車馬析楊園室以為品則而雷霆雨露不
外吾嘲笑是豈真含菴孕龍而生重瞳駢脅而異我養之者
豫也

卷八

四

四

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無以
異其已成而碎破瀾漫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盆盎之無以異
矣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與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
其在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亦無異其在江也聖人之
才要吾性本來之作用豈假於規恢凌厲哉雖然志與量尤
要為志所以運之而量所以居之也

胡居仁曰人苦無才只是不窮理明則才自長又須養氣以
充之存心以察之

忠可貫金石誠可質神明大周弗容虛罔弗受無欲而恒清無

暑而恒平豪傑之心也明足以察治忽之能斷足以制糾結之惑強足以勝艱大之任權足以酌變通之宜密足以藏機敏足以應卒豪傑之才也有其心無其才則無以破拘牽之見必且膠固而不移有其才無其心則無以黜頹忌之私必且遷就而無定故必心以主才不役于才才以從心克副其心然後可以時藏時縮隨屈隨伸歷百折而不回濟萬變而不匱

刑伏飛持寶劍涉陽侯之波夾兩蛟而知其不得活也瞑目據臂赴江斷蛟而風波畢寧故人不可以無膽桓公伐孤竹山

集異

四十一

四

行三木朋曰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其壤一寸而似有水焉乃掘地得水故人不可以無智膽之用靜靜靜於方智之用動動於圓膽之用執而不搖智之用變動而不居有其膽無其智無以成其化裁之妙

才貴藏也不貴露也雷雨藏於天水木藏於地天地藏於四時君子順陰陽之正取六氣之辨審乎無假而遊乎無間語默成文象左右中規矩身合手氣氣合手通通合手虛煖然似春悽然似秋啍然似夏而落然似冬申其勾而折其甲落其實而取其材旋相為宮而不得其迹故曰顯諸仁藏諸

用

局于跼者方圓異型小大異受剛柔平直異用五方風氣異宜建不可以為藍梁應不可以室穴鍾鼓不可以當玉帛弓矢不可以當耒耜惟夫載道者矯以為弓直以為矢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冑得雷雨之變化而窮水木之流形無可也無不可也

妙哉易之時義也藏至險于至順師之所以蓄眾也藏至動于至靜復之所以自知也而孰知夫藏至順于至險藏至靜于至動者又解之所善因時也

集異

四十二

四

邢和叔口吾嘗常須愛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天之養才也其棟梁者必植於幽岩運谷以虎豹蛇為衛故得飽雨露霜雪以全其天年然後可以當工師之聘而運卸人之斤龍惟深潛也故得成其鱗甲而可以挾風雲劍惟重讓也故得完其銛鉞而可以格犀利其才之貴於養也久矣夫事宜可嘗試謹為我必先定之故未出里社而均平之志見於牢肉未脫髻年而澄清之慮寓於掃除含蔬躡蹻而牧民之術端露於上林之羊守舍居閑而鍛獄之能訟具於堂上

之風

愚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在易有之艮言止也漸言進也止而後可進故艮而受以漸也蓋止之極至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又何身與人之外得入其中而搖之夫以其進也取象於鴻干之危盤之安陸之泥蟠達之天飛隨其所試而無不利此豈漸之能乃艮之能耳向使止而未極思不免出位道不必光明則其動或凭乎窮矣

天下事非必揆諸道義萬不可為者不為即當為之中剛柔燥濕異情先后緩急異時大小輕重異勢斷非操臂奮袂見事

風生者可為而惟其沉毅者能勝之也

無所易故其意愈深無所迫故參伍詳無所泄故神氣凝無所隘故器宇闊無所亂故操守固

草木不飲其液則不能敷榮昆虫不蟄其身則不能振奮人而不能靜其養則不能致遠故退不勝者談笑當衰甲之變意愈自下者冒白刃以折崔慶之盟毋輕以債事七母重以喪功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自有會焉

偏才得之資稟通才本於學養蓋變化如龍非人所測必有養也昔陽城為司諫以裂麻顯為郡守則拘攣字若拙若樸

子觀其受昌黎之論可見其有養直指公為今在堂循良真節隨時變化常貽書予曰謂子百家邈流窮源非異人任則公之所養可知已

羅司成曰吾人遇突急事或橫逆之來不可遽怒怒不濟事當思所以處置之方此是真才幹

薛文清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而執

耿楚侗曰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拂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

朱子曰平居儼然若思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朱子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既靜則其應事愈得力

朱子曰今人通氣句詞作幾首文字上一二封章六尋常事輒侈然以豪傑自命而俗眼仁群然為他氣緊驚嚇緣他原非大器原非淫養始則要挾天地間好品格好聲華好富貴占盡竭盡伎倆既為多一滿字便汨沒濡首而不能自拔而訕訕之狀令識者觀之如塗豕蠹蟻之不敢近午之天忌其滿人發其私穢狀莫藏醜態畢露乃厭然而氣沮色喪無以容提息于人間矣朝廷任養若輩曾不得一臂之用可羞也夫

海忠介公曰才滿天下事不立于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者楚失其富貴者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憚于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養涵泳之力

虞集曰吾竊于朱子剛之一言而感焉夫剛出於氣質者固有所偏勝矣其君子之剛也以不義為羞則能無為其所不為矣羞惡之心發見也細人之可以理服者是知理之所在矣是非之心發見也則有善惡柔亦如之柔之順從迫於纏繞昧弱不能大有所發明剛之惡固有過暴之害以其介之屬

朱翼

聖

百

于陽也一日或有以自反不可禦也

胡居仁曰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鬼谷子曰足履平地位咫尺而廣半互而進之無弗適也若置樣桶于平地乘而履之則危蹠而不安移而架之澗壑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栗毛寒又移而架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免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

孟子言求放心即子言心要能放放心者自放也如雞豚出於埘欄心放者吾能放也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絳鏃在手也

張敬軒曰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宋陸游曰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莊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岑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熟勞唐介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關當若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文章德業皆以養氣為第一義

呂端于真宗初立之朝必密視太子明白方下拜呂夷簡當仁

朱翼

聖

百

宗時內宮失火入衛夜間必見天子方下拜何等慎重豈疎氣做得來張公泳當萬軍高呼已亦下馬高呼韓公曰琦亦不敢承當此事

朱子曰游談聚論習為軟熟卒然有驚何以得其仗即死義曹操請劉玄德宴賞青梅忽然陰雲漠漠驟雨將來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標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潛大則握雲拿霧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身升則飛騰宇宙之間潛則伏于秋潭之內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當今春澤陽和盈溢龍得其時也與人無異龍得其時則飛昇九天人得其志則縱

朱集

甲七

面

橫四海故龍可比也。英雄也。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論之。玄德曰。備愚陋眼目安識英雄。操曰。公休謙。必自有主張也。愿就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公路兵糧足。倫可為英雄也。操笑曰。塚中枯骨耳。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表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以忘命。乃疥癬之疾。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世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大笑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

朱集

甲八

面

此篇文字其論英雄最為爽快。司馬德操謂識時務在俊傑。俊傑與英雄當自有別。時以孔明為伏龍。滿陽節流覽千古。佐一序說。亦以孔明如龍。是以龍喻英雄。最善名狀。周公瑾輩俱以玄德為人中龍。又以為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諒此操此時極為得志。如龍之方大。方升。玄德生平未達時。此却恐操謀害。恰是龍小能隱之龍也。然說當時人物。二公俱極有分曉。玄德當時不推操為英雄。直任是愚濁無辨之人。操實自任。將玄德作陪件。但他先說玄德久歷四方。似為推托他人。厥後不覺技癢。玄德至荆州屬當升騰。六不覺露出本相。譚肉生悲。几遭蔡瑁之手。忘却青梅會中檢點。安樂公在司馬昭坐中。云此間舉不思蜀。恰似阿翁畏蜀技。執者得許多禍患。夫蜀人思漢。非吳之比。禪君如皓之便捷。終不免矣。予嘗嘆董卓以外郡刺史入朝。便能廢立。能弑太后。此等氣魄。過于曹瞞若用之于善。自足推倒一世。人豪曹操在外屢建功名。董卓屢戰屢耗。其声势弗若也。曹操左右猛將如林。謀臣如雨。董卓僅一呂布一李儒。其他若催若規。若猶若濟若肅。輩皆庸才耳。其羽翼更弗若也。操之執后殺妃。尚多掣肘。而卓崛起孤立。乃能逞胸臆于脚跟未定之時。即

策翼

操進身以事之終不奮于一劍及至西京遷都諸侯之兵皆
逃遁而不相追卓固六一奇龍哉但時勢與操之微有不同
耳蓋聞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而入朝歌何等容易厥后周公
遷殷頑民居于洛邑感化三世方能革心又何等難我想桓
靈之時殺戮名臣民如在湯火中鼎沸極矣故卓得乘虛而
入及至操時漢祚柔弱無殃民之事民乃更思漢家先世功
德此操所以較難耳但子提不慮世間有此等英雄也龍不
易養英雄更難養卓厚待操操便欲刺卓操厚待玄德此時
玄德奉衣帶詔討操矣玄德歷數英雄已及韓遂何故不

四十九

西

言馬騰孟騰方在朝且與玄德同奉詔討操故為諱之德操
所謂俊傑擇主而事一心不移非此輩英雄也至於關羽以
取天下則此等英雄亦自羞之矣

陳孟常曰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者也元平劉猗其
土龍乎孟又有毒龍焉其怒而飛白日晦而土山崩若高歡
李密輩則可慮也

秦之藤鄭也弦高敗於周以桑韋先十二牛搗之孟明曰鄭有
備矣解甲而還楚攻魏唐且九十餘西說秦王為之濟師烏
九數犯北邊田疇躬耕徐無山中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

朱翼

五

南

貢烏丸授首王宋侃淘虜彭州王先成出奇而流亡盡出宗
侃意消百姓懷柔宋紹興魏勝以忠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
金主亮環攻之不克江致恭舉知兵科不就岳大尉以少騎
攻楊么水寨乏舟餉恭為籌策傾家贊濟之么平竟隱去開
慶時張惟孝以下第進士出空頭勅徵兵五千解澧舟諸州
之危諸數子者名未聞於人則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則
善刀而藏之不為爵勉不為祿勸以憂社稷真豪傑也
胡敬齋曰三代王佐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洪覺山曰王刑公吊賈太傅詩有云古人事一戡安肯苟然為
哭死非為主吾心良不欺蓋二公負經世之望皆有急天下
之真心賈傳欲洗漢高馬上之陋故下手以改正朔易服色
等事刑公欲起宋祖疆圉之衰故下手以青苗保甲等事不
知漢之所先在用詩書札象之儒而宋之所先在選蓄財養
銳之良也二公之紛更皆其真心不欺但恐俱無轉身歸着
處耳遇不過誰牽扯

品鑒

顧涇陽曰。孔子說舉直錯枉。直明是君子。枉明是小人。但謂之直。必然是是而非。非。又能使人。累無依違。下面公論極端。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謂之枉。必然是非而非。又能使人曲意求媚。下面公論極端。薄他。上面人却容易愛他。若一味清苦朴實。忠厚謹飭之君子。與一味貪汙虛浮。苛刻恣肆之小人。誰不舉之。措之。必連直者用之。枉者亦之。方纔徹底。喚做真用舍。聖人下此二字。將人品與用人者情狀。推勘至纖毫含糊不得處。纖毫毫強不得處。其指精矣。

朱子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爾雅。樛謂之樛。樛謂之臬。大者為樛。小者為臬。劉孔才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過萬人。謂之傑。

人之智。机勇。決既與民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其不足。與斯也。艱阻未試。而謂功不足。與圖也。一挫其銳。則折而不振。此品之下也。負其才。具不勝技。瘡是以見。彈求鴉投珠。抵鵲欲速。而見小。其強可挽。其躁可激。其驕可乘。其欲可泰。識不勝才者也。其光外陰。其氣內盈。尋

之不易。其方測之。可窮。其際是養。未充品者。惟夫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應。弗膠於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淵然獨慮。莫見其迹。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

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偽。范濟美曰。公却是至誠。文定遜謝。范曰。子發是偽為善。公是至誠為惡。吾聞文中子曰。吾應見偽靜。誣儉者。即子發矣。

陸五臺言。與人初交。見其人激昂慷慨。疑其太露。後來人品。却可觀。初交見其沉默。服其有養。後來之人品。却多卑瑣。

顧涇陽曰。聖賢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跖死利。是將名字換達義字。名利等耳。誰肯承挑名字。故又曰。名義。讀水滸傳。令人喜為盜。讀莊子。令人不愛名。好名中人不屑。亦不能托不屑以孟不能。乃穿窬之盜耳。

才品學識四者。士之槩也。兼有之。即荀卿所謂知道統。類大儒也。捷得其二。即賈誼所謂知是謀。國行是率。民大臣也。僅得其一。即劉劭所謂偏才之人。善有所專。而理有所失者也。高自位置。妙有風期。托芝桂之幽芬。挾風霜之遠韻。品也。敏能排難。授可解紛。圓應起於咄嗟。英風流于俯仰。才也。方載五

車架探萬軸綜瑤瓊之秘牒緯五笥之緇範學也昔照旁達靈心四朗覽事竣以不遺鑒物情而靡眩識也

粉斧峻其品題月旦通其聲價龍鸞綴其菁藻磐琯揚其音徽士推之為鋒國倚之為杖勳書舉日譽擅挾天世之所羨固若爾哉

鼎之所以貴昆吾也為其烹也劍之所以貴湛盧也為其斷也試之而不能效則釜鬲刀削得以其利格故才足以副之而品乃始起也王良之布被瓦甌為艷恢所嘆而無忠言奇謀則見訕于友人王衍之瑤林瓊樹為安豐所推而徒雅詠玄

子

子

子

虛實貽禍于晉室長袖之宜於身也謂其為舞也多錢之利於家也謂其為賈也試之而不能用則短袖輕裝得以其巧勝故識足以運之而學乃始大也班固濡足於實憲之門即書藏東觀何取一家之言許敬宗四面於景龍之代即博識帝丘抵慚二九之選蓋品而濟之以才則中衡之算也否則無口之咻也學而生之以識則雲錦之机也否則自封之璽也

孔子嘆才難蓋言德也皋陶所稱言德實言言才如才也而徒憂其寡廉遜然遺迹而凌世究且乘人間捷聘其閃鏢

之智以鈎奇德也而徒株守途循斤然拘學于縲墨究且

樸點隨声立於不敗之途以藏拙蓋孟子之論才也本之性

與情合而不盡其才要不以言人元愷之賢而曰才子渾敦

窮奇之類而曰不才聖門本論德而治賦足民礼樂皆才也

然性情不同而才亦異焉有敏之才有養之才有殺之才有

斷之才劉穆之秉政內籌机務外供軍旅耳目手足泛應不

晉非敏乎謝安石當桓溫僭逼秦兵驚撼而鎮定安閑非養

乎寇萊公決策澶淵厲声鼓衆非殺乎韓魏公撤簾反政填

勅既奸非斷乎然而才實全不貴洎貴藏不貴露貴藏不貴

李

李

隘是所謂盡其才也蘇洵曰德可強才不可強夫德以養性調情而才為性情之發誰謂不可擴而充哉

李卓吾曰觀水之流洋洋奔騰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深也觀木

之扶疎挺秀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為學者明休

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休

范祖禹以高下辨才謂有君子小人而所取齊聖廣淵明允篤

實朱元晦以擔當論才与小廉曲謹不同而云能損有餘勉

不足呂本中謂大臣徒有德望無才智難与辦天下之事程

伯淳謂人臣於君當竭其忠誠致其才力闕一不可夫貴其

北之馬者為能千里也然不用之千里而用以蹄齒則雖何為寶駟龍之珠者為能照乘也然不用之照乘而用以彈鼠則位寸何取人臣而不實心為國用雖有才何為苟其以敝車羸馬為廐以斷金刻頸為信以擊拳曲器為恭以絕趙尺步為忠一旦人主有瞑目切齒傾軋之患人臣有抱腕聚唇嗟惜之禍此屬何異声音瘵瘵解結哉

夏后氏之鼎鑄以九牧之金度之廟堂為國傳焉然以之烹雞則不能為釜鬲之用吳鉤湛盧陸截犀兕水斷鳧鵲萬戶之都不易而之以之宜履則無以效刀錐之能劉劭曰一官之任

朱翼

五

道

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明於大小之分矣今世推才士以為鋒望節士以為鵠而國家太恃才為羽翮之資倚節為筋幹之具信之如列眉而收效若券取惟其真也然天下有合節之才可與任難大有離節之才可與應盤錯有沾之小才可與奏奔走而似才斷無當於成敗之數有合才之節可與鎮社稷有無才之節可與挽流俗有枉之小節可以表閭里而似節斷無當於名教之重何也黃鍾大呂或不可從繁奏之舞而瑤璫玉璫或未必適烹飪之用六理所必至也故用才士在於善駕馭之而用節士在於善培

植之耳乃才與節又均足為國家重矣譬若丹與素相映以成采耳與苦相和以成味哉獨怪夫偽者如剪采亂花神理終不似也

國家居常無事即株守者可與聖詔同功惟一旦有急其中有執如可見如不可見如可知如不可知如似輕而重似平而險似明而幽俄而方止俄而圓行孰定其倪候爾泥蟠候爾天飛孰定其鄉見為羽浮見為金沉孰定其象苟非神於審機則有一本而不返極重而不可收者矣惟夫豪傑之士身當盤錯艱危之衝時值轉盼咄叱之頃執其轄而車乃可驅馳

朱翼

五

道

轉其樞而戶乃可開闔可以行康衢亦可以行羊腸開戶象乾闥戶象坤鬼神不能測其幽蛟龍不能象其變風雨不能擬其疾鉅若干鏤之割而不見其影奔若騷驟之驚而不見其形所謂非常之原黎民俱鳥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顧濟變以机也握机以識也苟非豫東神識則有枝驕于聰明多方於鉤鉅入於机巧也者則有陽張而陰翕將取而故與入於机機也者則有美世態于股掌乘人而開其提奇發而不顧其安入于机穽也者欲以愚人先以自愚欲以成事反以敗事先之為未卵求夜後之為見免顧大泥之為刺舟記劉

驚之為唐肆求馬為得夫机宜哉

無功者庸臣也有功者勞臣也無功而有功者望臣也庸臣百不敵一勞臣勞臣十不敵一望臣管仲曰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職而責其成事夫臣而僅營職也則一手一足之烈耳狎有非常之變何以弭乎端非子曰明主有貴臣無重臣彼知重臣之耦君可慮也而不知朝廷之虛無人尤可慮也重臣者有公忠不二心之節如金之堅丹之赤水之寒試之濃淡一也試之得失一也試之夷險一也試之生死一也積節生名積名生服積服生望天下有積望必有白望段干木布衣

朱翼

季七

百

之望也武侯式其廬而秦不敢加兵汲黯近臣之望也淮南為之寢謀杜黃裳司馬光大臣之望也李師古不敢跋扈而契丹為之勅邊蓋利不能搖威不能怵敵人計無復之有遠巡自嚴耳醫有名聞諸侯者不如聞于閭閻於閭閻者不如聞於家由家而問而諸侯望所積也彼白望者澤靡而蒙雕虎之稱鼠脂而冒連城之價如殷浩房琯雖有山桑陳濟斜之敗而社稷無恙猶可言也祛散之忌剪其社稷如楚之子玉趙之李牧皆以誅死禍不可言矣是以明君不離卑其身為壑谷而抗其臣為泰山乃自為社稷計也

公孫繆子謂三不特惟是立德立功立言夫既有程矣病於不

至夫既有居矣病於不談未聞外局而飾為至未觀一班而飾為談篤于物而比於方者皆可以博娛之妹之譽市沈沈溺之聲安所稱不朽哉黃叔度流亞顏子而僅以外史著龜山龍號柳下而碌碌無所建明吾不知其德郭令公扶唐祚而窮奢欲冠策公定宋鼎而矜功伐吾不知其功楊子雲草太玄而遺垢美新柳子厚文有理而失身死友吾不知其言韓魏公之闕文章司馬君實之失言王霸而祢正平美筆鸚鵡揚主簿關捷色絲豈以其重若此輕若彼哉夫斟酌

朱翼

季八

百

之藉口是揭竿之盜也高瞻之立幟則分門之敬競執牛耳者也咫尺以自效是遼東之豕也功高而憑陵則毒龍飛揚海水激立者也初學之摘藻是楚蘭之支也文勝而效顰則塗羹之戲婦問粗粝者也三者交相為資六交相為詆故有議紀續麟閣而致君無術者有謂長鎬大劍不用毛錐者有訊致位兩府而退虜無策者蓋不啻左右袒而而雲變矣牛鼎炙雞用反詘釜隋珠彈雀用反詘九君子之惟斬于用耳愚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不取夫以管寧而同處者其心動逆大斗貸民者設志

策國結舉仲翁不能棄政避居於陵而反亂大倫李克之術窮矣

愚按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財而觀其仁告之危而觀其氣醉之酒而觀其節推之廢而觀其色夫以帝丘之對其流也佞柱下之期其失也固富有三婦不害為忠不死崔離不害為賢莊子之術六窮矣

朱子推易理曰九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介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澆滯回互伏隱不可方物者小人也

朱子

李九

西

晉惠公以握玉而微情晉文以肅命而啟霸卻鞮以燕享而兆亡冀缺以恭敬而昭德威儀之可以識人也草虫見子展之恭大明識子園之亂既醉占蓬羅之賢鴉奔卜良霄之淫言語之可以識人也舍是而求諸他術縱可以盡得天下之情亡非所望於聖世況開伺察之門不止於失人哉

碎首之與折檻若同直緼袍之與布被若同清倖鴛之御史凡與憲誇爭烈終南之隱士凭与首陽齋嘔抗疏明庭或感激於意氣敵車贏馬或失色於破釜甘心呂鑊或設心於釣奇揮金不顧或灰心於末路故辨材者當論事之是不必拘其

名當原其心考其時勢而不必其迹之合也

天下有真有似才玉之為璋璚璆璠不同而均之堅良金之鈞錙銖而輕重不同而均之適於用真也驢牛之黃似虎出秀之莠類禾白骨疑象玃混玉似也故相馬以肥而飛免腰褭漏矣相鈕以室而吳干越鈞置矣

如縈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於室穴垣于衝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螻蟻其中則純白難

班固古今人物表列九等之叙其說曰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以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

朱子

李

西

為惡是謂中人故以聖人為上上仁人為上中智人為上下愚人為下下而其餘則皆中人似當於林質之較矣然顏淵亞聖與管晏並稱則詩矣伊傅大賢與叔向同列則舛矣綴公伯寮祝鮀于老聃之後則非倫矣揭曾參於游夏之末則失次矣其他躋駁張晏嘗非之則固之論人未當也劉劭人物志言十二流之業其說曰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用也三林純脩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徵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佞倆之材司寇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

文章之林圖史之任也韓幹之林行人之任也雖雖之林
帥之任也似當于任官之法矣然子產遺愛而濟於西門則
精粗不辨笑樂殺傑材而等於曹丘則忠諫無別矣目趙張
為伎倆則能吏之績隱矣名子夏之徒為臧否則洙泗之傳
晦矣其諸疵類李德裕之則即之論人未至也

十步之內必有豐草豈以天下而無才哉顧全林難能而偏材
易失真才難得而似才易眩驥驥不可以逐鼠言殊性也梁
震不可以窒穴言殊用也才何得全魚目雜珠燕石亂玉則
任目之難脂鼠混璞車輶疑翔則任耳之難相尤貴真哉

朱集

六上

而

惟是博求而精取之故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焉如
求全也則稷契夔龍各一其任未聞兼矣如眩似也彼朝夷
暮陷舉劾之安憑哉造父為駕舊膝膝乘旦且千里庸人御
馬敲策傷吻而不進善用人者若若是爾

人之才與品不盡之言與事故當觀其神古之賢者少能者多
今者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未現
其神耳事易忽而其神守也事易驚而神定也事易攝而神
服也事易忽而神周也與缺之耕其婦饁之如賓曰季以為
仁費禱對奕無倦來教決其辨賊謝安汎海風舟不泊識者

審其鎮安朝野植溫伐野而劉恢以濟濟決其必克謝玄後
履置必得所制超必其立勳皆所謂觀其神哉

吳小窓曰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詎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
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太住多酣者不可與定是
非況東人倫之鑒而可以一或心與耶

典則在望也英風勃者詆墓木之已拱英奇可採也良士番
番者請駒齒之未牙也是未知東之夾日於崦嵫而子奇化
阿于穉齡也前者恨積薪之居上後者苦棘駒之不前是不
知樊滕受束于淮陰而賈生難先於絳灌也才豈可以年資

朱集

六上

而

齊我

功名之士乘風雲而附驥翼其大者股肱腹心而次亦禦國干
城就使舉事一不當而持衡載筆犹得以繩其后是故枋頭
祈改于孫史背關腸落於溫彈其為益大而其損少也議論
之士要金石而傳銀黃其大者光焰萬丈而次亦懸金闕門
此非不確視看住而潯米雕室其為損大而其益少也自道
德之士出而二者皆下風矣彼其涵泳性真咀嚙理趣格致
誠正足以樹掀揭而振琳瑯若曰通學不明即宇宙上卷
耳不虞涸之者之眾也述道必孔孟而口耳疣贅數畝必伊

呂而施為跋扈是故公孫曲學以阿世金陵經術而滋亂其為益大而其損亦大也

夫言特洩于唇吻功實見於厝注而德則極于淵微言為花萼功其枝幹而德其根莖也言其丹腹功其積棟而德其基址也

外德以立功是燕然勒石之誇也外德以立言是行陰蘭室之誕也苟德可廢功則闇把微燐而堅歛無用果勝于登籍勒鼎之奇矣抑德可廢言則識美落羽而枯楊無華果優于起衆振頽之文矣

李卓吾

李三

西

道德其体功与言其用也可相有不可相無其要在於存誠立則可以泰衾枕泣神明而為真道德不必天堯無垢以虛研性命也誠立則可勒龍臺題銅虎而為真功名不必管晏中韓以繡跡動猷也誠立則龍池白雁之微詮將以納主策捧樞星而為真文章不必乾竺柱下以宵声佐述也

李廷机因本之遠者其末茂膏之沃者其光燁故九功叙禹貢述堯典英伊訓陳益梅調說命筆郊廓定周書爵彼皆德臻神聖發于持滿而流于既溢析之則三合之則一若夫蕭曾受命于草昧丙魏高謀于岩廊金霍受遺于倉卒馬鄧定亂

于勛勳屈宋嘯歌于楚漢董賈換策於明光班馬蜚英于文氏机雲振藻于詞場吾亦何暇別其雌黃

吳小溪曰看中人在大處不走住看豪傑在小處不添漏張敬夫對孝宗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

李卓吾

蘇子瞻曰孔子謂剛毅木訥近仁又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

云景妙

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自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擗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

喜

可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李卓吾

李四

西

蘇子瞻曰。孔子惡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江旭奇曰。子瞻言淵明飽則雞黍以迎客。尚未寫盡淵明真態。奇規尊生八牋。記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此其情實。視微生之乞歡。仲子之出哇。何等扭捏。可憎。

李卓吾

子瞻景慕樂天。其號東坡。以白詩多味。此也。然白不蹈危。蘇慶嬰禍。卒卓老謂蘇能濟人緩急。白不能也。孝宗謂軾忠書謬論。不顧身官。諒哉。

包容

朱子曰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道德誠重矣然譬之水流為川止為澤通氣為雲有二手我今之人方縮通綸即營囊橐既列刻符益競乃雖不過誇駟馬之榮侈名位之寵都厚賞據崇秩以自豐其於道德功名蔑如矣論士於唐虞不以箕穎之高而鄙皋愛論士於周不以首陽之節而貶周召五純湯桀乃一介不取之尹也三黜而不去亦三公不易之患也何必薄視富貴功名而僅取道德哉

朱翼

六五

並育並行天地之大也孔子贊堯曰大哉豈不以官牧四凶並收之為大乎想其孱功治水宣力亦多矣至于後世數馬以對入里必趨石內史豈不醇謹然居大位無匡救之益酌水明志是處默豈不清操然刺番禹而為盧循所執高志直情者孔文舉也乃相北海而政散民離風流沉整者房次律也乃帥陳濟而與尸敗績至於受金之陳尸牖乃能安劉固貨之陳子公而立功萬里馳騁進取不師道德者朱子元也而所

在賊辦擅直為府道泉鑄標賞者郭元振也而封安

四鎮翊贊奉天蓋大而小之是斧削毛柱摘齒也小而大之是蓬種鍾推測地也因而大而兼責其小是見鷹隼衝城而欲兼室穴也曰小而并責其大是韓盧害走而獲其驂服也

范文正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賢有可用不幸陷于過者不過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

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才皆可以用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耳

阮忠敏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豈可謂一時所用

朱翼

六五

皆不賢故黨之一字當論于宰相當路之日而不當論于去國之後

鵠適家零並效刀圭輪囷離奇同就繩削資攻玉於他山成粹裘於雛腋則輻輳之功可集矣有用則能呼不遠虛恢則鼎斲亦置則綜核之治可課矣孔融房紹可使風議石慶隱之可用坐鎮陳平朱博亦預紛紀之司陳湯郭震必處瓜牙之位不惟瓊璫寡命必庸即國仇賈亦弗棄矣不必元愷後舉即共工伯鯀亦可試功矣

放龍蛇於道驅虎豹於山人徒以為聖王之仁民而不知其為

愛乎物也。聖王之愛君子猶民。猶愛小人。猶龍蛇虎豹也。苟無有直與山以為之所。必且相搏擊而後噬矣。

今世論人尚標格則希拔俗之韻。艷博綜則矜腹笥之奇。夫周自有周召。何煩乎後車。齊自有高固。何求乎射鉤。漢亦有陸賈之語。雋不疑之經。何以推絳侯而奉博陸哉。

熟名可勒。曩昇而道義未必懷隱。袁望舉可傾。黎庶而意念未必通神明。德業可齊。聖賢而心體未必符太虛。君子亦惟用其長耳。何必瑣然。苛責其他乎。此韓魏公所以不欲太分。流品也。如必欲流品之分。則彼僂暑通才可與濟時。雖與荷

朱翼

六十七

面

重。清標亮節可與振俗。雖與通方。皆棄而不錄矣。

姿師德之唾面自乾。與呂蒙正之聞訕不怒。皆諧世之雅量耳。非相度也。相度之包容。貴有作養人才。獎進士類之量焉。師德之容狄仁傑。王旦之容寇準。蓋庶幾焉。

孫明復兩索米於范文正公。而與之後。以明經術召公曰。倘因循索米幾。汨沒矣。

事期濟困即多智之平。與少文之勃同也。忠能匡主即慈直之類。與恢諧之朔同也。等之為相。即石慶之介。申屠丙吉之儔。親相同也。等之為將。即李廣之視不識充國之與衛青同也。

語經術則梁石望之。夏侯玄成彭祖更始之流。師守專門。義宗訓詁。各成所學。可也。語吏治則勃海潁川。南陽京兆。扶風之

理。營來殊方。撫拊異路。各罄所能。可也。語議論則石渠珠崖之議。勸學興禮之議。監鈇權酷之議。若玉帛交會。蓬蓬盈庭。各不相猜。而各盡所欲。吐也。語文章則馬遷相如之文。鄒陽枚乘之文。劉向楊雄之文。若金石交和。絲竹迭響。各不相齟。而各極所欲言也。

小人初未有害君子之心。而最惡被彼以小人之名。小人未嘗無為君子之心。而最惡沮彼以君子之机。然則轉移小人者

朱翼

六十八

面

非惟世道望之君子。即小人亦望之君子。何則。人非有生而小人者也。平旦之悔。亦未必無一經指摘。隨遭眾射。無所復之。勢不盡去。君子不止。此時更欲調停。不可得矣。蓋調停之說。獨可行於形迹未分之始耳。

漢之黨錮其禍烈矣。然而李杜諸人。尤以氣節爭也。唐之南北其事備矣。然而牛李諸人。猶以事功爭也。宋之洛蜀其局分矣。然而蘇程諸人。猶以學術爭也。若夫中無一定之見。而外逞意氣之爭。抑又何也。蓋其君明不足以燭姦。而決不能以責成。故其臣外無所別。而中無所營。是亦養之使鬬鬬之

使多耳至於君子之黨愈分小人之黨愈合則眾君子皆滯然其於小人之手而小人曾不一出新亦大可慨矣

昔大抵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義和作占日占儀作占月石益作占歲胡曹作衣羿作弓蘇作城祝融作市高元作室虞姁作舟奚仲作車赤冀作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水作服牛咎繇作獄巫彭巫咸作筮聖人兼而用之耳
日照風噓雷震雨潤不可涸也分而各展其能不可缺也總之則共效其用

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

朱異

李九

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介特矯託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今言官之枉尤甚願可輕即司馬溫公為相致人自重耻言人過失亦公有以風之也

高宗謂臺諫言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若果碩大體不指摘瑕細豈惟陰德不淺亦可成忠厚之道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宜奉以周旋也王晉時為司諫知無不言每愛惜人才不專彈擊惟論安危大計

士夫立朝當使人有所憚亦有所容有繞愆糾繆之忠無折檻引裾之逼有揚清激濁之激無壯頌感氣之容有肅憲貞度之嚴無察淵東溫之病有絀淫去蠹之決無櫛髮數株之苛三尺不可撓而破柱戮奸始謂告密不為也儉並不可近而搜索城社快志決癭不為也其正直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如寒星列石之不移其忠厚也如谷之受垢如川之善下如皎月之藏魄其於己也行不愧影也履不愧衾也其於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不以人之敗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乃古道哉

朱異

李

君之道在於明而斷故頑諛之威舜不肯僂臣之道在於公而恕故德讓之應禹欲策收昔孔明之行法如嚴嚴斬馬謖彭廖廖毫不少徇而其出師表則惟舉費量向寵之類而未嘗糾一小人蓋以薦賢者人臣所以廣忠益而分別邪類使無自新之路非國家之福也某也象恭某也杞族其君言之則為明斷而方鳩孱功試可乃已自臣言之亦未始非公恕也何也小人之名亦小人之所不愿居而君子之稱又小人之所深忌語曰厥死不擇音挺而走險蓋包容之則有以養其愧耻之心而不至於相攻故舉變諸人不欲有激揚之節

正為此也。苟好格於標植而不察於事端，露於町畦而不詳於制變，及至水激而波濤生，人激而奸謀奮，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灼，此何益哉？故吾請易至矣，而得君子遇小人之術焉。揚於庭則曰：「屬壯子煩則曰：『凶。』」而其道則曰：「健而說，決而和焉耳。」夫決而出之以和，此亦孔明之術也。

今之君子各自為是，則暮適之示其弟子也，各有兩非。則震慶之拙其工人也，旋而可以為是，亦可以為非。則鄒析之持兩議也，同乎已者與之，是子車之瑕也，異乎已者棄之。是吾門之瑟也，亦且同之中有異，異之中有同。是鳳與山雞，莫別也。

其意未為愛，則徐公可以鮑勝也。意未為憎，則孫公可使背盜也。愛無常愛，憎無常憎，則無盜而子可以朝暮易也。其賄賂借譽，則鄭人緩之，美其襦也。銷鑠為毀，則直不疑之盜其金也。善復為數，復為譽，則伯夷盜跖亦皆無特操也。有好為察而佯為者矣，非戴離之伺李史韞車則子之之試左右白馬矣。有好為聽而眩焉者矣，非李季之以人為鬼，則路人見蛇為神矣。有似乎夸者矣，或以為滿，吾與遊，或以為天神相搏而反令人窺也。有似乎辯者矣，或謂其龜長於蛇，或謂犬可為羊，而反令人猜也。意分於胡越，勢乖于矛楯，爭同於

夢底情，謹於幾萬蓋其心原以為公而急公之，適反以成私。原以求合而求合之，適適以得分也。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薛敬軒曰：「快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生而天地泰。」

衡人者何謂才？何謂品？曰：盡心為本，無愧心為品。品莫高於一介臣才，莫大於無他伎。

陳眉公曰：「做秀才時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婦林下如阿婆，要教人。責備貧者，畢竟非長者言。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但使人感我者即善也，使人恨我者即惡也。」

也人之嗜名，即嗜文章，嗜遊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用人宜多擇人，宜少只說自己是者，心粗而氣浮也。周思儒曰：「天下之勢無異同之謂大，無偏倚之謂平。守其畔而不相遠，循其實而不相爭之謂和，和之謂道。非難言也，官有方事有任，功實有準，是非有極，而異同之門絕偏倚之形化矣。何也？人固動於賤之中，而不服也，不動於賤之中，而其精神氣力不能有所歸一，勢必深而決之於議論，以議論之同異而欲分別君子小人，其于和衷之理不亦遠乎？然而議何以多也？大凡攻守依乎區域，向背視其威儀，若無吟可分誰

將堅瑕之敵無難可逐誰開去就之場我獨守其砥柱則衆
自息於狂波矣故特立者無議論也較長量短目前之患
幾何爭是競非局後之勝負安在等愛憎於浮烟飛沫則渣
滓不礙太空任曲直於飄瓦虛舟則藩籬何妨孔道夫既物
化而心閑自能忘情而遊世故達觀者無議論也夫人雖知
見百出而平旦之是非了然即机態橫生而靜夜之悔復不
遠若于公正之中留尺寸安閑之地更於開悟之處轉從前
執滯之机使在人既有兩容則在我可施其力故與善者無
議論也人盛一心一盛一知我自謂是孰肯慶于非誠使我

卷三

三

西

能降心以下人豈不改心以從我相如得之於廣願王澤
失之于王澤古今人情豈甚相遠故從讓者無議論也

虞泉儒曰君子量天故能容天下之小力大故能用天下之小
道大故能化天下之小天生人才其為容人用人化人者什
一耳其為受容受用受化者大都什九其容之不可容用之
不可用化之不可化者則亦什一而已堯舜在上比屋可封
而投商之凶僅四人由此言之天下有真小人與君子為矛
盾敵而水火仇者有幾哉其可得而轉接者皆堯舜而為鎔
鑄於比屋中者也

南北分部而中人乘之洛蜀分堂而小人伺之君子與君子
則兩敗士大夫與士大夫爭則兩輕人主之虚心委政於士
大夫者以其相信相重耳今非於當事之口則若招權賣重
而大臣避事矣族子旁觀之人則又若附下借重而群臣避
言矣亦不相信之過矣

荆有善相人者言無遺策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觀人之友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其事君日益爵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之人主也其朝多忠賢主有失皆交
爭諍諫如此者其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

卷三

三

西

莊王善之

賈允元曰共事是一君也而下與下為胡越非計也共圖是一
國也而下又與上為矛盾尤非計也有口不以相諭而以相
訖有心不以相謀而以相軋下既以仇執如水火上逐以棄
置如弁髦則亦下之罪也平意氣以觀理忘毀譽以循實捐
門戶以為國則心術端而議論正矣

洪峻之曰士有諍友則身不失於令名轅固汲黯仲舒之於公
孫弘可謂諍友矣然固與仲舒言之於外而腹獨屢使廷衆
面許之斯豈為善道而忠告者乎武帝雄才夫豈偏狃所得

而轉勝者私思欲反之以和緩寬平。因其意而利導之。而其失也遂又不免於從諛。此所以有阿世取容之議。至如開東閣以延賢人。亦豈有病賢之心者。惟不知賢耳。彼蓋以賢之好清靜。舒之不計功利。為近遠。不近于用。故以舒為膠。而相默為淮。陽守則不免於病賢矣。今論私者至謂身為布被。盜儒之儉。通于世務。盜儒之達。諍廢太子。盜儒之忠。論誅郭解。盜儒之正。東閣之開。吊儒者尊賢之名。羅西南夷。竊儒者愛民之意。則亦奇矣。

張陵之曰水鏡無私是孔明善處。亦是孔明病處。李平廖立可

終廢乎。無私近于無情故也。

舉人吳味遠假坡公名銜封城巨屠。以匿絹稅過杭。不知公時帥于此。遇者押至公。執視笑呼吏更與新銜致書于由。謂味遠曰。這回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當惠顧。果第。竭謝甚懼。

有士人廣作親公書。謁蔡蔡君謨。蔡贈以三千緡。遣兵送之。公而公以士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必才罷。不凡徐謂之曰。君謨手段小。恐不足了君事。曰作書。令見夏太尉。

劉寬之汚朝衣而不恤。韓琦之碎玉杯而不驚。似矣。若射牛而曰作脯。則縱惡也。豈若燦燦者。獨可望其解持濁耶。

交道

草虫鳴而集。蠹躍雕龍。嘯而清風生。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而就燥。物各以其類相從。而不相亂也。

登高一招。望景星奔。順風一呼。藉雲川騰。靡項舉軀。吐腸抽膽。噴噓可以成思。眇眇可以成飾。末光借照。餘慙。愿沾感慨。投知。卸杯。誠欺媚交也。龍門可登。冠裳輻輳。月旦可借。轡駟充閭。延頸顧親。強顏求附。名交也。操權衡以酌。等秉纖。繼以倂息。甚且無虛入輪。蓋無虛遊市交也。君子者。昭然明於是。非之界。立于利害之衝。以行詎相親也。則心同琴瑟。志叶墳簞。

而不為此。以事功相依也。則青松示心。白水旌信。而不為嫌。以才識相資也。則言芬蘭。官利若斷金。而不為拘當其宇宙。為德萬類。為偶固同也。即有時乎。蓬累塊處。寥偶少徒。亦同也。當其形神和就。町畦盡忘。固同也。即有時乎。琴瑟異操。枘鑿殊執。亦同也。當其唯唯。和諾。諸聞命。固同也。即有時乎。力排群議。砥柱中流。亦同也。當其使膝而談。同堂而處。固同也。即有時乎。比肩于千里之外。接踵于千歲之遠。亦同也。即之則。巍然岳峙。而測之則。然淵停。望之則。凜然秋霜。而挹之則。盎然春煦。如水火相濟。為用也。若醴醢。鹽梅相和。成味。

也若筌餌發就統繹交維而成者也彼同利者非不陽托名義顯附正直旋而室戈旋而并石至於引繩批根即不出而所結納之人而後知其與道義之交惡也

古之交合也難而全交也易今之交合也易而全交也難詩曰人涉印石印須我友此言合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言全之易也今之交者投刺而顧訪者劇談而盡歡者履履而迎見者款語而移日者胡其合之易耶然而利害相傾憐於五其聲名相激我於百戰勢位相取利於机弩片辭少悔起目接劍幕而刺豈掉臂不顧又何全之難也

全交之難其故有六採董維翰抱注注謂廣覽而不擇博施而不專如是者要交順喜而從怒黨怨而伐仇如是者私交接餘而語忘如水炭共轍而趨意相燕越如是者偽交待衡東軸競趨其光陟要都津爭附其鰲如是者勢交貨財之相奉饋貨之相結如是者賄交奮於意氣之激而輕軀命之指如是者俠交皆交道之蠹也

今之交亦難矣狗其所易則以為無能強其所難則以為好異紫其所賢則以為戡策其不肖則以為黨非好名者而不為之延譽則以為操筆而沒筆諧俗者而貴之學古則以為延

繼而不情規其所失則乾然而不從諷其所短則愀然而不樂聞其物議而入告之則以為造謗見其私昵而使遠之則以為惡分指摘其文則以為忘失出示其美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疏顯則托於避嫌患難而責之以救援則委於不利有作其前則惡相掩而欲毀其威有龍其後則嫌逼已而務遏其光故黨生於忠告隙開於會文忿基於輔仁禍移於責善或因事而致忤或登樞而叛盟或中道而棄捐或沒齒而飲忿及德為怨棄恩即仇此龐涓所以扼馬陵之恨而陳餘所以有泚水之悲也古之時鹿鳴之宴伐木之求君子

有讓位之美小人有同胞之情而豈今之所望乎

趙抃嚴政有士人以書勢見公公讀訖正色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卒業而與間退之人說朝政耶山人范知璠獻所為文於宋璟刺之曰論涉諛諛文章若高請從選舉不可別奏二公之介如此房館為相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

陳履常居都下喻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不可得范文忠公退居客至皆野服見之雖權貴不拒也張銍曰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跡跡宜疎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往來

所以收舊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所處得失乃開風俗之盛衰。故不可不審也。

韓退之謂和尚書曰。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可也。杜祁公性好施。張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及也。王梅溪謂禮佛者曰。必有家佛。照禪師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

交誼不明于天下。有云。勢交賄交。淡交窮交。量交利交。色交鳥交。誼不明于天下。有云。勢交賄交。淡交窮交。量交利交。色交鳥交。

集之交劉孝標謂員介所蓋王仲淹謂君子不與韓退之謂夷狄禽獸而不忍為。

牛僧孺為吏部郎。故人莫不傾意。常正獨澹然。及僧孺擢。棄後。駕舊分有踰。曩日。郭奕為野王。令遣人要羊祐及去。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以出境。免官。

曹子桓曰。交者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業也。朋友于五常屬信。於五行屬土。土無定位。而旺於春夏。秋冬之末。朋友無定人。而寓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內。高胡以常強為。幽贊喬札以結紲。為美談。張遼感胡頌之言。復與周平而後。久要之盟。固陳。

通張練之操行各異。以相友善。而後切磨之道。盡如司馬光。范鎮無所不同。不為苟同。而後公上之念。當如劉訐阮孝緒。子可競之地。每以不競勝之。而後參商之彙。彌。

江旭奇曰。媚骨非交。蜜口非交。適當貴顯。念及釣遊。借以游揚。資之館穀。悠悠千古。幾黃門武。投刺之希。在自玉已。

按吳寧野曰。賞花須結眾友。觀伎須結落友。登山須結逸友。汎水須結曠友。對奕須結冷友。待雪須結艷友。投酒須結韻友。

評之者曰。善交結。恐少朋友。子笑之曰。昔江應泉謂屠屠無。所事。為同遊朋。實以其為桐油瓶。此朋恐無多用也。

東漢

卷一

斷金列。頭。梁。腰。抽。腸。懷。公。子。之。結。綬。酬。國。士。之。知。遇。約。同。要。離。誓。殉。荆。卿。指。白。水。以。旌。信。棲。青。松。以。示。心。可。謂。厚。乎。朝。肝。胆。而。暮。秦。越。矣。偃。僕。而。行。嚙。嚙。而。語。譽。德。則。寒。谷。成。暄。道。美。則。枯。林。生。色。耳。拜。下。風。愿。承。餘。瀝。可。謂。讓。乎。面。推。轂。而。背。揅。戈。矣。

和也者。應容廣蓄。與物無競。同功共計。兩無猜嫌。若谷若水。虛舟遊世。軌而不堅。砥節好脩。虛衷謀善。披衷見素。其具如蘭。同也者。比。睦。養。交。耳。飴。固。漆。工。為。貌。言。競。於。微。逐。市。譽。鄉。曲。唱。和。雷。同。首。尾。兩。端。潤。比。滑。澤。陽。為。浮。慕。陰。為。賣。交。意。氣。稍。

廷尉題門朱紫論交道難矣孰有如孔福藉我稱忘年之友者乎孰有如趙杜以權稱通時託身之交者乎把臂入林結納縈于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於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共涉何殊李郭登僊相馭過于惠莊相死同於牢左已而彼我異勢貴賤殊途顯者無班荆之仁隱者惜斐語之譖嚮者相慕之忱竟為相戾之階耳

屠隆曰室無長物心本定乎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靜業未免有妨

利瑪竇曰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揀

病之故傷其体苦其心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顏之盛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足雙手欲兩友相助方為事有成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

鄙見人皆可誦人當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仇之饋不如友之捧也

飛走介不待敏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避鷹而不避孔雀羊

忘肘狼不忘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如其有傷無傷異也

右手救人則左手及全体皆稱慈恩左手偷物則右手及全体皆稱盜賊人乃同類友則同体友之善不善焉得謂其無與於我乎

馮應京曰友之所繫大矣我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于其中

之不容已而極於其中之不可解乃稱為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焉有友聲人有友生

胡可傷也

友乃第二我也雖有二身其心一而已孝子繼父友如受父產有仇可以加傲有友可以相資交先宜察交後宜信饋友望

報市易等耳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譽之害尤大焉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致以勢利相依我先

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舍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必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

情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江旭奇曰交道有當忘者我有德於人則當忘之也交道有不

當忘者人有德於我則不當忘之也富貴石火年齒電光矜傲何為哉

陳眉公曰遇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後應須防口

陳眉公曰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交始仕而即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可用

金一所與應容庵友善金家居應復起用詰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照樣應容庵還我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常惟常面目異時可復

相見

陳眉公曰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說者謂蘇秦犀儀激之入秦為固其能洪峻之曰秦不過欲儀去六國不得奪其縱之功耳而不知其又以衡出也小人之朋其不相謀也如此

朱子與晉丞相書曰士大夫之朋黨古今之通患上之人所當疾也然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

必將有以自益其近而君子之持公直道無所回互者

為黨而自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嘉熙丞相或未深以分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于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諂

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意豪氣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輩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愿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

為已任果其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且

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耳目手足不同体而所同者心為象稷不同職而所同者克舜之心也耳不以聽聽目不以視視目不以持行行耳

目而還為助和之至也以彼濟此異見而相調故曰和以誠滋誠以辛加辛味為清和

其道在於存公道成主事而已

俞樾左而後操右舟不行矣一人策之前一人搬之後馬不少矣故虞龍讓而虞興周召散而周熾種蠡合而越霸廉頗賁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於唐韓范富歐襄理於宋共濟之效有自來矣

善為人臣者尊托天澤之誼卑聯骨肉之歡公秉翼之猷私墜相予之卻鱗可嬰母滑稽以取容巷可遇母賣直以賈聞中流可柱母和光而同塵叮咛可鋤母內韃而外護我誠有利於國先零之請何嫌操幫人誠有利于國縣上之推何

集

十七

四

嫌縮胸謀不必雷我何難署空頭之勅議不必影人何難犯政事堂之顏鼎鉉無務修邊幅聞諄而小友可呼也庶案母務習攻訐當局而構組勿越也同心而休國精白以承休所稱一德一心之佐宗社寔嘉賴焉詩曰思皇多士維周之禎又曰濟々多士文王以寧蓋上臣之選軌也

狄梁公身事壯難知難以一本支顯履故參差在籠桃李在門薦張柬之而五王蒙登于朝奔之取日虞淵鸚鵡折翼則其力也唐介英州之貶彥博復相因吳中後之奏遂請賜環慶曆時韓范富歐諸君子同心輔政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

和氣而程伯淳亦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其所以折偏拘之私者亦懇至矣

人主所忌者朋黨故賜珖而錮之空署而逐之又或逆其將來而併印剗之故士皆以黨為戒易所稱海群朋亡豈果若此也夫黨不可有而朋不可亡誤不可無而軋不可有總之在克其私而已

五使叢生百幻疊出賊業茫如捕風寸心盡是蜂蟻功可攘臂則入挾輈而我拔棘焰不可嚮通則人為及而我為鎗朝暮柳子蘭匪未夕而一薰一蕕矣面嫉恚于增虎掉臂而一柙

集

八

四

一鑿矣操戈以相向而同室之好類淪落穿而下之石而平日之微逐若蛻當啞咿嚅呢不慙為九尾之狸及其引繩批根不憚為含砂之域中情本統指也而貌為百鍊之剛則以澤塵而蒙駭本依末光以自照也而輒據之為已能則以狐威而假虎我挾夏虫井蛙之見而淵謀者我不能知不能知反執所見而嘲之我業已作桀犬之吠而司平者或不我信不我信仍啗吠聲者而交吠之心知已之非也故歸為是曰各有據耳心知人之瑜也故摘其瑕曰此何當私託也欲借人以為我儉生毛羽不必借人以為我旋生疥癩伺却則或

以耳屬垣或以飴為齋而中垢勿羞也射覆則謬意于龍蛇
妄稱夫蜥蜴而任口雌黃勿顧也蓋淺者甲可入否彼是此
極率慎校于意氣之猶其深者握衡以揣輕重秉鏡以屬鼻
息時有陰陽奇耦之術而其深者蓄戈矛于眉睫藏刺
練于腎腑變魘魘于頃刻如狼如羊莫可方物倍相沫也徒
相誑也什相猜也百相齟也而造化炉冶之權將盡攫而為
掌股之用嗟乎在位者假皆若而人國家亦安得其尺寸之
用哉

夫傾軋之意多則和衷之益少血脉之結輻深則癰腫跋盪之

朱熹

公九

百

患殆不可勝言今之人才請不以營職而以固壘伎倆不以
奉公而以設穿三事九列之精神下與百執事關而三事九
列之中又復自為矛盾也百執事之精神上與三事九列關
而百執事之中又復迭為冰炭也有所重于此勢不得不輕
乎彼有假彼以營此勢不得釋此以營彼前之人可諉或故
立於後之人可諉或故立於前左右之人可諉或故立於
中央國事而無妨則已分其功國事而耗廢則人執其咎人
與已而兩得瓦全則國家獨陰受其敝作室者研榘梁榱
柱椽桷鳩工為各操斤而司之制不中程而人主之室不就

則委之主人亦可乎

聞之為臣者常已以奉公不聞植黨自固也聞謀斷相資不聞
喻訕相背也聞彙征共濟不聞馳騁相加也吾獨怪夫今日
之人才太稀今日之攻擊太甚也各有職司務相調劑可矣
何至屬詞相加甚則廷辱及之也稍有疎節務於補過可矣
何至望影疑形甚則詬誶及之也舊有芥蒂務為銷釋可矣
何至因公以獲怨甚則機刃以磨之割小有瑕疵明為指摘
可矣何至哆口橫詆不至削株不已也臭味相憐則前唱于
而後唱者有之怨極各在則此為實而彼為否者有之勢

朱熹

公九

百

構勢以沽立即休統弗顧矣求攻許以張威即里閭閻恤矣
此非但不可協恭恭運尤恨乖氣致異而天變隨之也
信陵平原之屬養士蓄黨故韓非以為百至私人之門不一至
主之國主勢孤於上黨與成於下故欲破散之以一主威至
漢田實以賓客取事於是大將軍青閭蘇連之說深自遠引
謂爵祿乃人主操柄人臣何與招士惟公孫弘以儒生都相
位封平津侯闢三館以延士如西京雜記所載異人林士亦
楊威矣乃南越之事武帝令吾丘壽王發十策雖弘不
滿一客亦無辭代私置對者其無算連手還可見矣乃長年

朱熹

九十一

南

侯之門有田仁仕安其人語曰松柏生高岡不生培塿及在川澤不在蹄涔豈其然耶荀卿述周公之訓伯禽也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所返贊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餘人欲言而請事者百餘人呂覽又載其言曰不如吾者吾不與廢損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廢無益我者也當時薪樵城樓白屋皆奉璋之英免且鴻遠棧棧皆干城之選以人事君固大臣之盛節我後世若張安世却朝士之薦妻師德秘梁公之推而山濤羊祜王旦王曾諸君子或典銓或執政皆不欲有荐士声即文鏡介甫亦謂吐哺握髮非大臣所宜有

蓋大臣之所忌者在收人心而其所亟急者在知人品也呂文穆為相每延見士大夫必詢人才得才即疏記故當時用人取之懷袖後之人惟其以推為膏而恐其濶故以士為澁而恐其濫則矯枉之過也

君子視天下如一身氣脉周流無所底滯故耳目相需手足相喻而為和由是血脉暢解神舒情暢而為泰蓋公生周之生和之生泰也

凡官相讓不為比而比族者比也喜起磨唱不為驕而象恭者驕也都俞不以為同而以方命者同也公私之分耳

朱熹

九十二

南

比也同也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也於以為同為和兩相混比相倚也以水附地曰比夫與火同曰同人夫比志其輔也比之自內而趨操嚴矣比之自外而順後昭矣元永以貞則何不周乎同人志其通也于野而堂皇可知矣于門而荒闕可知矣明健中正則何不和乎

一體者無町畦周而和一氣者無偏枯和而周也而私之相為構蠹之附離也而公之相為券薪之傳火也以公遇私水之投石也以私遇公雪之見覲也公也者以天下事付之天下之人事集於成而人調于適是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也如矢如礮者周也和而和者私也皆所謂公也

君子之氣激則過為分別小人之計巧則易於濶殺胸臆雖黃口操月旦孰知其比獨立風裁自峻城府孰知其同無推赤而置之之實亦無貸手而擠之之名無集思而任之之真亦無揀臂而爭之之跡果虞庭之師師周室之濟之乎抑蕭規而曹隨房謀而杜斷也果光永之依附章蔡之揆阿乎抑李牛構黨而蜀羽分黨也情固於膠漆而志憎於莫和聲諧于壤簞而意險于谿谷可勝歎哉

天下之事必合之乃可以事主而常患於分然其分也常起于

合而其合也常托於收群策為公家率之有黨必有角歸于私而終於分矣故小群者人羣之賊也

君子與小人各以類相攻而君子之自分門戶致小人乘間而攻之故君子日敗夫冲夷陽平君子之取醉者聞名而趣有微而激醉與半矣持其獨見排衆疾世疵之疵者也以身為市以利為壑其下流而不恥此小人之最淺者與時陰陽隨波上下深淺半矣險如山川疾如風雨勢如厲隼幻如鬼蜮批徒取譽含鈎竊國以道為盜源之深者也或志合而道未融則以君子為黨或味同而難自堅則以小人為黨或心異

東漢

九十三

百

而附其事或荒借而襲其鄉則君子小人又互為黨或揆一而見左或燬聚而反噬則君子小人又自攻而自黨范滂曰善人同清惡惡同污此漢之黨也亢龍之悔也李德裕曰正人以為邪邪和邪人亦以正為邪此唐之黨也玄黃之傷也楊時曰今以前為黨後以今為黨此宋之黨也困於蒺藜者也大漢之郭林宗申屠蟠唐之李源之裴中立宋之呂大防范祖禹何常為黨乎內而有節覽外而有懷文大臣而牛李小臣而訓註賢者而為洛蜀不賢者而亦以為京貫國事去矣上之宅心公而下之持論平上之潛事明而下之覈事實爭何

從生黨何由立不為叢將誰借不為鵠將誰射事無全是亦無全非人無全瑜亦無全瑕我知其市無言虎矣我知其蛇無言神矣非見為璞恐擊其朴非見其昂恐疑其厲無務勝之而務已之無君宗則無節覽矣無牛李則無訓註矣無洛蜀則無京貫矣有同人于野之心而朋自亡有顯比之道而群自渙也

東漢

李

百

武臣惜命則諱專文臣惜命則諱黨鑒中制之無成則欲專而托於黨援外間以市重則欲黨而托於專禹之緩師班師周公之征管立蔡不虞專虞之九官十二牧周之四友十亂不虞黨自長平侯不行閭外之誅而程伯子謂由吾黨激成而專與黨並諱矣余謂曲運而不交太尉狄梁公而不進五龍天下之事尚未知專與黨亦何容諱哉

劉國微曰綏和元光之世士夫多過於抗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夫多過於抗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

孔子當周之末其徒七十二人而不見為黨漢之張儉范滂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幾何人而見忌于世蓋以君子攻小人者刻核之太甚以君子攻君子者持氣之不平皆世風致然也

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宋之富韓諸君子亦何常諱朋哉見不同而心同故人不得以中之也

伍子胥曰我必復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覆楚伍子胥亦不復阻防他任他自覆去陳眉公曰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或有責胥不能諍止以蘇禹之義者洪峻之曰伍員之志吾知其不能止之矣

孔明尚友管樂然孔明滿腔忠忱管樂渾是机詐子瞻尚友樂天然樂天樂已之樂子瞻則憂人之憂也

朱

五

正

和正

國若局然君子小人其持局者也然而有靜局亦有全局唐虞時禹皋稷契稽首推讓而四凶亦見孱鳩姑試此靜局也成周時列士壞植散群周公告召公曰茲我二人此所謂全局也

小人之才伎居然絕世君子寧使國受其利而小人利自令國不受小人之害而非故害於小人易為君子謀故三陽為泰則曰艱貞猶謂其難易乎耳由泰而壯又曰壯趾猶謂其難艱觸耳至矣則五陽共一陰盛矣而諄告之曰惕曰號曰厲

朱

朱

正

其詞君更危於泰與壯者蓋小人在於天地間亦人也猶畫不能無夜而雲不能無翳也浸假而時過勢成忽變為垢君子之事不可知矣故於矣而危之謂其已甚也謂不可盡去也

蘇洵曰君子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歐陽修曰小人盛則決之最則養之養之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毒也汝揖曰後世詭於異而睚為同其比若腹而議論則陰操其附若肺而蜚孤則據臂談名理無異搏風議政事真如築室於日語舍已而墨守愈固終日語從人而輸攻愈堅求其和

秉者蓋鮮矣

所謂兼收共錄者鑑其品而罷使之非混其途而雜進之也故君子多小人少則世道康小人多君子少則世道蹇無君子無小人而世道殺矣故用人者貴於包荒而為用人者在於磨厲寧落：毋于子寧謬：無汶：與其過而徇之寧過而持之過于持猶可挽也過於徇不可挽也與其匿而使人意之也寧顯而使人議之使人議之猶可圖也使人意之不可圖也

朱熹
夫之時五陽一陰君子衆若可以談笑而退一小人乃曰乎號

曰惕號故未合則叫呼以求之戒軋故曰乎戒疎故曰惕尤難以狎犯故曰不利即我復言朋恭言彙至壯則憂其則危之矣

今之士夫其官若飴不益燭間汚也。突梯滑稽與世浮沉靡也。西可互持局趣轅下懦也。卷裏濡需任呼牛馬慝也。閉門塞穴與同寒蟬縮也。進如加膝退如墜淵禍也。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刻也。引繩枕根逞於一擊忿也。深文巧詆飛霜而亦謂惜也。語以忠厚杳鑿我

朱子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當兼用異趣之人者嘉謂乃不得

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為愈耳非真可為萬世法也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章蔡之屬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萎靡而不振也至如元祐則其失使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忠生於心腹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徒章蔡之能為已禍失在分別之未精也

朱熹
嘗謂曰大抵與奸邪之人言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

慎毋以古今權謀智計啟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手書史者衆矣史以垂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乃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此即康節所以識章惇與

孔光秘溫樹而不對可謂重矣乃於董賢望塵而拜張湯持脫粟之飯可謂儉矣乃怙勢尤甚吾惡知手謀筆畫者之非登壇已墻也惡知手立珍域者之非輒張騰決也惡知手叩赤墀者之非背公死黨也惡知手誓白日者之非賣友食言也彭惟城曰天下之奸人有二吮癰蝕痔者其心軟其氣柔其人鼠視狐媚蜚蜚營狗苟是小人之有婦態者也殺要烹子者其

心狠其氣悍其人鋒日射聲鶴張虎噬是小人之有賊心者也

江旭奇曰李文靖只是顧便民與否所以于建言利害一切報嚴王荆公新法只是要圖利國更不問民便與否章子厚只是問新法行與否更不顧利害矣蔡京只是逞威福恣意欲何曾真心在行新法

中和之
聖人
性平而

余懋學疏曰臣惟自古國家之患未有不起於君子之爭而極于人才之盡蓋爭則必攻攻則必敗以君子與小人爭而君子多敗以君子與君子爭而俱傷兩敗究也才盡而國祚隨

朱熹

九九

之大抵今之爭者皆自負君子自信愛國者也而意見則皆不平也其趨於爭也以相攻而超者半以相讓而成者亦半在攻者聞見未真虛實不核莫須有之案人情必不服也則有爭搜求太密株連太多玉石俱焚人情必不服也則有爭刻核太至防閑太早未病而呻吟人又必不服也則有爭而在護者見其瑜盡忘其瑕彼以為瑕我以為瑜我以為辜彼伊呂彼以為窮奇構柅誰與定之矣爭實者必至於碎爭名者必至於辱又有幸鷸蚌之持收漁人之利者從而挑構其間欲無爭也得乎今天功名之念人之所難割也好勝之習

人之所難克也如慶炎蔡醉夢之中沃以清冷猶且不解況益之以濁醪乎今之為言路濁醪者有三語焉一曰尋對頭謂章奏不攻人便不見風力臣則謂言官無慾為剛奉公為節補衮為忠見邪而觸亦其偶然必以攻人為風力則天地生才不足供言官之剝落矣胡可訓也二曰要著落謂門戶既成勢難復合非有倚着則黨與孤而脚根不牢臣則謂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平平湯湯獨往獨來若依人而立亦隨人而仆矣胡可訓也三曰做透微謂宋人調停之說竟至悞國是也臣則謂建中靖國之調停始悞國耳若程頤蘇軾口語微嫌非有呂陶賈易輩互攻互激何至釀成大案則端珪之不分黑白可思矣彼於異己者盡欲芟除而驅天下以為君子敵豈此說悞之也臣以為心術之壞醜于無名依傍之辱甚於眾攘獨為善不若眾為善而窮小人以歸路不若引小人以自新也夫名之取忌甚于富貴利達竊名之可憎甚於祛簪振裳故勘校情實而以求平也

朱熹

百

正已

朱子曰人臣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之非則當自身始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

愚按孟子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胡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揚子雲曰大詔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則人臣之所重可知已

大臣以道匡君一切盡捐其所嗜是規遠圖而替近遠要後效而棄前歡之甚難矣又何可以適意者處已而不便道君

朱翼

也故敬歲惕日偷食而視蔭乃以罔遊無遠進守未辨一介操未嚴四知馬如粟金如羊而以投珠抵璧廢臺鉅橋之事進未能飯脫粟服素絲儉毛玠而澹楊絳而以象箸漆器之諫進牀第廼藥之累猶有銅而未盡融而以龍螭儀狄之鑒進必不得之數也

王佐者表風雅望可欽好修姱節可儀赤意白意可鑒下貞而上不頗下恬而上不靡下齊而上不厭據下瘁而上不倦勤家無重器之藏而國無大盈之積室無衣帛之御而宮有戔地之風僚無卜畫之淫而主無長夜之飲由是大法小廉羔

羊伐檀緇衣之風佐而崇夷之專對之賄伯有之汰叔孫東門之侈屏于朝矣由是民淳俗僣蟋蟀七月由虞之風佐而朝飲之羊豫賈之豚闢田之倖獲符之戈寢於野矣端委切於引裾壘紳嚴於請飯飲名密于造膝屏氣烈於剖心回天浴日之功總之以無欲為本尹稱阿衡說言純正衡者平也絕者直也皆無欲之謂矣

管仲有可用之才謂之罷委蛇事主諂情不恥曲以同君而分其過故謂之小器至于今之人君無用之芻狗則不可以言器矣

朱翼

孟氏賤伯矣其言好貨好色若與仲所云之三惡不害霸者同知然宣也疾孟子牖而進之桓也惡管子銅而終之汲長孺曾言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矣豈真孟氏旨哉

皇降之初民有恒性恒者如方圓平直之不易也又曰感物而動既動矣又豈能自中於規矩準繩耶夫規矩準繩也人雖至智不能離之以為方圓平直雖係至愚亦必不以其不能方圓平直也有枉撓之林不厭鉛燕有離奇之楨不怨斧斤循乎規矩準繩銳者歆者學者似箕者似臼者細不失鉉首粗不失鋒針矣君子之道員者禮之用也方者禮之体也平

者禮之性也直者禮之情也其視聽言動一秉於禮所謂規矩準繩也夫子小官仲之詭而終之以不知禮肯可以思矣

鄒德濟曰為國者其模必方。方而圓之真圓也。有始不方而為圓。鮮不衰側者。君子之行已立身亦若是而已。

范純仁為諫官東鄰官陳衍至園戒高聲主散為相與官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門往來蔽宗章散第偶見之大不樂

朱子曰官無大小只是一個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

朱翼

重

西

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商家俊曰茫茫大塊只此一已華物志之喁喁共望我一已集章之物誘共射我一身標的不端日總鯉乎謀人趨而赴之人將還以責我曰是以不標標也是以不的的也我善匿而人善意三畝之宅尚不能治安望正天下哉

汲黯面折廷爭不為曲學阿世論者以社稷臣許之猶足載驕主之邪心寢沒藩之逆謀況大人之正已者乎大人者大其心以體物小其心以愛大承社稷之寄而不失赤子之心世

儒乃言大人欲速其功始有謂一人兩截枉已正人者是為容悅者藉口也通不如固巧不如拙學夫人者當自杜稷臣始

陳眉公曰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軍少維伯者氣多陽施陰翕之謀雖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効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恨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竊竊後居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

朱翼

重

西

此七范蠡之辭勾踐也去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欲去非獨為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自有納敗闕廢也武侯履先後去鄭侯慶肅代每事正而不諱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懷毋使人以謫見猜

江旭奇曰觀重耳之誅顓頊勾踐之殺文種固為慘刻即昭烈號稱仁厚然於士元醉後便覺有破綻處孔明生平僅附耳以新劉封稍為權宜乃昭烈隨亦悔之信乎謀臣當以正也我朝劉誠意以方嚴見疾于胡惟庸上亦謂其峭急然得保

金亦多由此

王臣交愛喜起之盛也然為臣者厚自許而薄奏劾誣相許而巧相引咎口易浮其實風捕未竟其真云何以結知於主哉恨我此也執使以處乎何如立於大明之地恨我慄也燭薪以賜乎何如止於陽和之室故君子不與人勑礪也求其在我者而已

薛文清為御史時三楊當國屢邀之一面文清以我在糾彈無私相識之理尋識之於班行中稱嘆不置中官王振權傾中外問吾卿誰可為大臣者策寧何文淵以公應召為大理少

少

薛五

薛

卿平反錦衣大獄十餘條指揮馬順滋不悅諧於振學士士奇曹鼎恐由此獲罪謂盡往見之文清正色拒之曰安有校爵公朝拜恩私門者耶振自是益銜之會都御史王文亦以他故諧於振振言官劾文清是古非今戕成獄得言官論救以解為南大理卿中官與安泰鎮守權傾各部每月各部赴彼議事文清至與安降階抗禮令人遺文清扇文清曰朝廷之禮不敢受矣廟時在內閣辦事上服短服文清不入易服乃入

陳白沙歷事銓司捧案牘與群吏雜立廳事下旦夕不懈侍郎

尹開而賢之遣子從遊力辭不納

薛敬軒曰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大公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忘私

朱子答鄭景望曰東教論范忠宣救蔡新州以為至當其竊以元佑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言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尤非正理使後世見死禮於君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而皋陶亦不念反甬之戒何耶推此以性恐無適非私者

韓范洛曰古今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

為便有曲意長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

江旭奇曰越無西施何能沼吳漢無貂蟬何能誅卓先國家之本計而後一己之名節范蠡何忍沈之而雲長何忍斬之哉有云范蠡載西施者蓋憐其無可沈之罪而又恐番以迷君是已若曹操是好色之徒二喬在吳尚欲得之張緒之妻尚且淫之何況貂蟬必其色表形槁乃雲長傲上憐下何忍斬之雲長生平極忠起翼德因醉而失徐州雲長叱之以何不死後雲長失荊州竟死之張文遠不死布貂蟬亦不死布雲

長時方降漢安貞貂蟬耶且因貂蟬謂布不如已而斬之尤非雲長於孟起欲與比試豈肯下布也李卓吾以斬貂蟬為雲長第一難及事恐亦大過

易稱塞詩戒泄故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救矣林淵深而龍怒左慈必不出矣故夫本將機也上將崩也馬將逸而鞭將摧也國家之難也籍見削也身見戮也刀鋸前而銀折後也亦臣子之難也不躬自蹈難而欲為國家已難其數勝乎

朱子曰人臣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于內顧

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閉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臣之事君亦難矣將毀方瓦合僣慢盤折曲屈奮口取容手將棘首昂足軒軒以為高憚憚以為榮矯不諧俗激不比卑卑將笑拂滑稽藉噓吟嘯脂膏常自汙順受而氣順乎將激濁揚清拔擢饒別標門戶以自植乎凡此皆自愛之心累之也一有自愛之心則士直名節并髮忠義亦不顧矣譬之以瓦注則巧以鈎注則憚以金注則吝何也有所愛則有所忌也然愛身之心不可有而身之名節忠義猶可不愛乎此隨

注隨得之術也

堂階情疎釜鬲勢成我委曲見為情屈我調護見為兩持以身為壘而受垢以身為的而受射要以臣猶地道萬刻千鋤而不動亦萬刻千鋤而後能生夫能生必有以宣天之氣亦惟能任其萬刻千鋤而後能成其為地臣知是道則於語默進退生死之道一以貫之矣

人臣忘身惟求濟事并名倖不必避宋竹新法之初時賢皆以為不便故校是戰者多投劾去即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為或謂陸九齡主義社

宋真

百九

面

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即伍兩之率士而恥此則豪傑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時倚為重故有世道之責者當晚二公念頭

宋濂曰守正莫過乎一而通塞殊遠則隱顯分而為兩人成岐觀則任讓分而為兩甘苦易操則趨舍分而為兩是故生平佐談客講之風通籍工為諧媚之術彼之為名高此之為厚利也居下僚則折檻相高路脫仕則遇巷為解彼之為亮注此之為金注也操人之功則瞋目而思逞營己之職則跼足

而難圖彼之為夢睨此之為當局也利在擊排則執市以為

虎利在規避則見蛇以為神彼之為滿腐此之為導軼也其途主好則跳躍而爭先一觸主怒則縮朒而慶後彼之為崇指此之為懲鑒也時而作福則惠溢於法之內時而作威則斷訖於法之外彼之為圖地此之為出處也效小忠而不悻以身為市始當主而希恩遇大故則惟恐以身為營務避嫌而匿影彼之為營三窟此之為窮五枝也始避事而卒至僨事始全名而終至全身百慮其私不一慮其公有事則歸惡者君而據善於己曰吾逆知其然曰吾謀適不用曰與其殺

宋真

百九

面

身無益毋寧稍遠以圖迴萬一豈臣子之道哉

愚按晉文公問叔向曰國之患難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宋史公惑且侈華樂舉不言君子謂其不臣

有屯之志行則動而非動故可以絃綸有塞之匪躬則止而非

止故可以利見不幸而習坎也而維心之亨或可以納約又不幸而明夷也而內志之正猶可以晦明

從古亂天下者多由于權臣賊臣而亦養成於具臣從古亂國是者多起於私議橫議而亦半清於清議蓋具臣者首尾憂

畏前後顧瞻不免授人以柄而紀綱廢清議者益肆射覆信耳吹聲不免借人以口而議論清

江旭奇曰人臣之難於盡力盡心尤難於受怨受謗人臣之患患于躁率急緩尤患於使氣使巧祛其患而勝其難有二字訣曰忘私

范忠文請立儲鬚髮盡白曰鎮當死職下不死亂兵之下蓋有泣師七日之風也果能解衣就烹蓋有北山愚公合雲初以幾王屋之意也狄文惠志圖存唐不念周恩是有程嬰存孤後死之誼乎董陳晉格殺賈乘季竹父矯運宮僕一無悔志

一有教訓皆是重也

楊簡對事曰近世士大夫常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賄賂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競進禍及國家唐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歸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克辟滿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

有公天下之心則相才不同而相業則同樞樞相栢皆可以材鹽梅醢醢皆可以調羹素玄黃皆可以飾故精明果敢典洋

厚博大總之惟其公耳公則無己知有己則知有人不復知有朝廷矣功必已成恩必已出敗誰貽之怨誰任之哉夫朝廷不愛爵祿以羅天下士寧詎謂人之不可無官也而官之抑謂朝廷不可無官而官之耳故官一人朝廷欲收一人之用官千百人朝廷欲收千百人之用而此千百人者當合為一人之心以濟朝廷之事又豈容分人已立吟城自憤乃事哉

同舟者期於濟同功者期於成故魏嚴而寬房謀杜斷不害于同何也無我故也及漢以節義爭而失於矯唐以勢利爭而

本於私宋以是非爭而流于偏皆有我之累也蓋治世之君子心嘗平而亂世之君子氣嘗激治世之小人術嘗拙而亂世之小人計嘗巧今欲融其激而破其巧無事於調停也在忘其我而已忘我者如鐘鼓在懸未叩則不鳴也叩之而後應應乎人非有我也故叩而不鳴則為廢不叩自鳴則為妖人爭碑之矣

江旭奇曰世人以我而生種；蹊徑以物而生層；城府我後以我而與彼剝決是衆我之中又益一我衆物之外又增一物我以我為我彼以彼為我彼我各執焉而益益我以彼為

物彼以我為物彼我相物為而逾驚其為緒役物綜猶治絲而棼之矣

已之耳目固難獨任人之耳目亦難偏徇局之形骸固患滯而牴牾馳之稠廣亦恍惚而喪已人已之耳目并化然後視聽之正理自見

商象俊曰對已之謂物盡物之謂已物而使曰對已則自肝自膽且生楚越一膜之外湫底不貫必以盡物言已始覺玄覺吾已靈蠢吾已清虛之宰不得著一物于已中國滿之量不得漏一物於已外惟萬物皆倚而已斯大惟一物不容而已

東坡

百五

面

斯辨本無非舉孰分充禁本無好醜孰別屬施本無等次孰辨臧穀大人葆虛靈而舍元化肖象而出肖象而事渺乎太室之不翳也汎乎虛舟之不係也以一精神與眾精神嘿往來而天下已孚矣

敬君

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生下民佐之君春秋繫王於天尹和靖曰人君其尊如天欲以所言感悟之須盡誠敬然孟子謂責難於君為恭范氏六以為人臣尊君之大蓋充冕以象天也越席錯衡以養安也寢兒持虎獮龍以養威也是綿、葛之尊也夾道旁趨磬折僂僂視悉細巨惟所欲而脩致之是寺人之尊也導之士木之後誘之與馬之觀而誇之以封狼居胥之北是憐人便佞之尊也故同一漢武也有以充湯水旱之說進者有以內多慾外施

東坡

百四

面

仁義之說進者謂徇之者為尊之則黜之尊漢武不如弘矣同一貞觀也有於所愛樹則譽之者有謂漸不克終者謂阿之者為尊之則微之尊太宗不如宇文士及矣

有盈岳之忠而六有工巷之遇有中孚之信而六有自牖之箴蓋巷與牖者人臣所以愛其君而善行其敬者也

我愛君有莊色無媚態有法言無諛言君亦憚我欲遊獵則恐我諫要飲小過則異我知君常畏則心存心存則神氣奮畏則心虛心虛則事功集其尊君也至矣

竹基者或予蹄而勝或食而負人主席前休朝羽民而納爾

慎宜能晏然自專耶故大臣不言拱揖之道而言披枝疏盤之事不言受圖膺貢之安而言窺闕號澤之事不言鴻號顯名之為榮而言玉英汾鼎之事不言歌雅咏勺之為恬而言厝火怡堂之事不言貫朽粟陳紅氍毹野被之富而言辦羊棧甚之事不言閑邊徽靜鈴柝陸龍水慄之威而言蕭闕漢池之事于是庀群材考百職貞憲軌度而始達於是汰圭符簡銅墨除煩去苛而始安于是楊旌札彥設虞待賓而始榮于是湛玄思反道真而始恬去後宮之飾捐不急之官而始富于是脩儲蓄訓材武而始威誰非敬君之大耶

江旭奇曰君本可畏曰畏生敬之本等事但魯國君弱臣強孔子以尊賢敬大臣使臣以禮對其君而自盡禮說拜下物不為誦齊國君臣隔絕故孟子以手足腹心之情動君而自居則以陳善責難為恭敬

人臣事君當如事天君之敬天以實不以文臣之敬君亦以實而已故譽君之德象恭也執事有恪小恭也三命楮牆曲恭也

進諫

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已出而未嘗不察人情然頭以人情制之則愈激故知取重在人而不在言張良之用四皓惟其机也陳群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故魏文帝營土未群獨能諫止惟其慎也高允屏人進諫申權董理繼以流涕魏大武終善遇之惟其切也李泌之於德宗氣色和順無凌犯之氣使公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惟其平也唐敬宗欲幸東都裴度請徐加修殿崔瑒受中人被遣李逢吉言裴度不敬然每年八十乃得以從寬惟其婉也

愚按李德裕曰欲通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諤蘇洵曰諷諫可施于明主直諫可施于闇主高允曰惟明主可以理悟趙充國曰明主可與忠言然則為臣者惟勿欺而已

上有所欲范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詞其言當則人輕其言不當則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其事中則曰彼事有是其事不中則曰彼恐喝耳意相軋則疑傾排心相合則疑比周不言疑其易狎多言疑其難近未至疑其

窺伺。已至疑其阻撓。一疑其過。而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而見無非欺者。故人臣之言。非言之難。而入之難。至於上不求言。而下反以言求。言愈難入矣。

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人臣立心。一有機則亦敗。先自處于甚愚甚拙。甚弱甚孤之地。而一意以為國家深計。積之久。自可白於人主。人主鑒我。又無以暴其罪。而惟動之以情。勿使激也。激而怒。則不論理矣。怒之深。則不復計害矣。由基未射而猿號。其精通也。雍門子拊琴而淚霑。下其感激也。范曄曰。正直出於忠誠。此之謂也。

卷八

百七

四

君握短臣引墨。不以為瀆。君執璞臣操礪。不以為煩。君經緯臣弥縫。不以為隨。君諧豫臣愕眙。不以為拂。子之事親曰無違。無違者順乎親也。舜之變。齋栗順之也。曾子之事親也。若事嚴主。終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而順豈從哉。物之婉者。莫如水然。而百折不回。歸於必東。氣之婉者。莫如風。然而八方無碍。歸於必一。韓子曰。大忠無所拂逆。悟言無所擊排。則木之繩。玉之磨。衣之補。不著於清朝。而折檻牽裾。焚詔伏蒲。衆世可無人也。荀子曰。從命利君謂之順。逆命利君謂之忠。故事介如石。無轉如丸。寧直如弦。毋紆如紆。

寧為首鍊剛母。為統指柔寧。為砥柱母。為遊波李絳曰。居腹心之地。惜身不言。為負陛下忠誠。獲罪陛下。臣故君子束髮事主。露簡乘輿。埋輪闕下。瓦全非愿。玉碎自其。恭遇不得。決于庭諍。納牖不能奮于叩關。良有以也。

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同人。天最難同。惟火附上。乃能同。天天六用同於火。是為大有。地之同天。不可見而見之於火。火虛而明。地之精也。坎曰。納約自牖。終於無咎。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明夷曰。利艱貞。晦其明也。箕子以之。蓋陰而始納牖。終不以難而顧其身。惟傷而後知死之無益。乃訓

卷八

百六

四

之以晦耳。豈得已哉。

貴名輕實。世之謂高而託之退。為進。則言為豫席。噪他及。惡世之謂知。而託之辯。為讓。則言為狐。蠱擊斷。無諱世之謂犯。而託之櫻。為俠。則言為蒼鷹。鷹交逐。世之謂疾。而託之勝。為功。則言為走狗。之數者。皆先為人。而後自為者也。皆陽為名高。而陰為卑。詭者也。

忌諱。唯犯肺腑。難通。故有投鼠之忌。齒馬之嫌。宋人鄰父之疑。閭胡伐國之戮。然或才不足以濟忠。節不足以定難。知不足以驅變。文不足以達情。情不足以明事。折角之烈。碎戟之義。

止釐之節。舉折檻之忠。皆人情之所甚難也。昔樂會以排
闥而破倭倖之歡。孫伏伽以上表而易驕。論之輒陸贄以答
問而通上下之意。李沆以引燭而絕美人之封。寇準以旱蝗
而納平刑之疏。豈非信而後諫哉。至於却慎夫人之坐。剖安
金藏之心。亦何烈也。惟是事本緩而要其必聽。則飾之以為
急。及其果急而言之反疑其緩也。本小利也而要其必行。則
飾之以為大。及其果大而言之反疑其小矣。誠不足以格君
父而使之至於疑。臣子之過也。

人臣畫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群臣之漸。其害

大人主有所擇。拂而逐諫臣。其事顯。而晉中不報。使人索之
餘味不可知之。地其患深。

劉向稱古諫有五曰正諫。降諫。忠諫。諷諫。而仲尼獨取諷
諫。然其意惟是真誠。嫉罵不欲彰君之過。則諷也。直在其中
矣。故又取史魚。鯀子以為宜其有机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
而吾以為宜其真誠嫉罵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

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理。欲其勝而不必充於氣。毋操其所
詆而暴其所短。毋嘗其所習聞。恐其厭而不省也。毋合辭而
共心。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人子諫父。必於屏處。明王求諫

且和色而導。況人臣哉。今在事諫臣。寧為憤激母為周容。寧
言浮於事。毋事浮於言。心則忠矣。而行非也。

葉公之使齊。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詞。傳威之拜左司也。
謂以直致禍。當由九厲安有性。忠孟而見疾者。王沂公謂
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唐太宗
將獵。畏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否。公誠足
以動君者也。

言而傷煩。令人厭言。而未寔令人疑言。而寡驗。令人急必不潔
而後摘人之汙。必不欺而後發人之詐。必不回而後糾人之

朱真

百子

西

邪。未信而言有欺。而犯必且曰。而以難責我。何為乎先避難。
以逸規我。何為乎先自返。以一日萬幾。振我何以優游。迷日
謂君德不必剛。爾何狠如羊。謂獨斷非聖德。爾何強弗友下
以此厚望于上。而上以此旋責下。亦何說之難矣。

父有過子與父共任之。父未諭于道。則子不可以為人君之過。
臣不當自任而自反焉。乃稱誠哉。夫汲黯之賴。而武帝不能
怒以招之。而不來。度之而不去。信其為社稷臣者。豫也。陽城
之以諫顯。其內行誠修。而又能受韓愈之論。故也。胡質之清
而恐人知。揚震之清而畏天。知今之清者。有是耶。蕭修為衛

尉夜中驚遠而不欲令主上知曰朕司常事何足自顯張翼
為蜀都督以罪徵還而代者未至統攝不懈代者曰以成功
高允以崔浩之故且得罪雖東宮為之指導不肯易辭又常
使帝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趙充國之計安金城也始曰
無踰老臣而不嫌自諍既而曰兵難遠度而不嫌自任上屯
田至於重書數詰而曰明主可為忠言吾以死守之不嫌自
專其振旅還也客說其歸功兩將軍而曰兵勢國之大事不
一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言者又不嫌于抑人以自表
也可謂皎然不欺者矣

朱異

程子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
惑以誠其意

蘇子曰理而論之雖蔽必悟勢而禁之雖驕必惧利而誘之雖
急必奮激而怒之雖懦必立隱而諷之雖暴必容
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於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
於言而難於用蓋威若雷霆下惧摧折然而一有所中其机
常決至於藏污納垢之時不難進說然疏日繁則聽易厭而
其用也難故陳列三五優詔見答而實以為迂其蔽為弱下
詔求言短刻意重受以飽盡其蔽故論說齟齬以為大謬

已而置之其蔽為輕愛有所鍾法家獨士持舌而爭經緯而
不可解其蔽為溺逐其機曾欲吐強茹其蔽為忌此五者之
蔽甚於懷矣此三代而下鳴陽之鳳猶聞斷響止輦之風不
可多見也

陳靈公宣淫於夏姬泄治之諫不聽而受誅不以為杜曹君不
擅重耳負霸諫不聽而去不以為愬考叔啟隨以諧莊公母
子之情倉庚獻大鴈以懷文侯父子之愛漢成帝欲以飛燕
為后諫大夫劉輔謂婢不可為主白馬令李雲謂帝本諱也
帝不察政是不欲帝楚莊築臺諫死者七十二人諸卿已

朱異

委耕入諫不言其事惟數古之誅諫臣者遂得蘇層臺高周
舍主於趙簡子之門何君過而書之曰吾愿為諍之臣嬰
子與崔子共矢交戰之下曰不與公室而與崔者受其不祥
其理直也國朝商文毅直諫西廠之害梁儲不草鎮國之勅
章慈黃仲昭莊泉不應煙火之制其志壯也

單言不如旅言之為公危言不如累言之難奪第引裾折檻小
臣為之為忠朴大臣為之為養休解組掛冠諍臣有之為懷
慨大臣有之為忘君捐軀絕脰諫臣有之為結局大臣有之
為拔竄故國家任事之臣常有而能言之臣不常有能言之

臣常有而不二之臣不常有

吾未嘗忘欲退之心輒為君誦龍聲燕尾之事吾未嘗忘欲安之心輒為君誦鷄鳴庭燎之事吾未嘗忘欲富貴之心輒為君誦璫林大盈玉英汾陽之事無論其難得當於君而反之獨見獨聞之中已有自相矛盾者以是為諍必不可得之數也

臨漢奏雅奏以責聽者之不聰持白就涅將不保己者之不變狄仁傑之委曲於周蓋為此也初諫不從而再諫則君以拒諫為故事不若直切明志以死諫取范鎮之立儲蓋為此也

宋

三

百

今天下政虎賦蛇民心蓄怨瀕時而發則夫調上之獨心以訓天下之衆心皆臣之責也乃公車之章日以無算冠蓋之聚幾成闕場凌竄紛賊之狀初虞以為發自民也今乃發自臣下夫發自臣下也上以恭默自銷之萬一發自編民大小臣工能以口舌爭乎危形亂症昭々目前以無所逃雨之義聊削數紙半奏登聽而曰吾以急公可乎吾慮分嘗損黨之衆為同舟遇風之人而以避禍諉罪之念為任諂甘惡之圖百爾君子撤滿去離盡以其精神命脉注之於君父諸臣之心一轉何患上心之不轉上心轉而民心之神憑之矣即世

金甌可也

明主可以忠言不可以口爭可以理奪不可以氣勝今言官之口不必其謀於心而議不必中於解上觀其理屈而因以拂其詞下愧於詞屈而遂以張於氣理以氣張而愈屈詞以理屈而愈張是以激而隔也且也明所欲言何事摘僻為奇語欲干天豈可緩頰為謹今言官之語不必其證顯易詞不必其推雅馴而徒以難曉之文飾肆誕之實上厭其不可知因而置之於不聞下意其不欲聞因益使為不可知猜疑之念未息厭難之念頗增是以責而威其隔者也夫激於詞其罪

宋

四

面

小而激所由生直以見君之有不是也其罪大責於語其失淺而實所自乘直以嚴其君之有不到也其失深嗚呼天下固有臣子之未能是君父而欲見是於君父又固有臣子之不能嚴君父而欲君父之嚴臣子哉

張瑋曰諫諍者以儀秦之舌拏龍比之心以為沉涵戒也不若號之絕冠纓也以床茅防也不若王之賦神女也以為嬉遊規也不若輩之頌王度也箴以為頌故頌非諫頌以為箴故箴非詬

張雖不足於誠而以求君太急望君太甚轉致使然是有餘

東忠曰：「萬言不如廣廈之片語，抗論不若一堂之會心。自非
啟沃素手，則不信積為不行；不行積為不省，不省且積為不
怒。辯要自如馬齒，不問是非；不天苞地涇也。而遇卷手納牖
手春裾而碎首，手心窮術窮其途，安出則莫若養望。」

應璩曰國家置六科十三道均以開壘蔽也然其職守各自不同六科者天子之親臣所以看詳章奏封駁批荅能擬議而不能專行濟閣臣之所不及也十三道者朝廷之憲臣所以

百五

明通謂寧使人謂我為啞御火顧涇陽曰先生前後進說大要

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先嘗云人主當防未然之欲上拱
手謝之及論人才上曰未覺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今者多言煩稱公車之牘上滿瑣辭穢語奏疏之體罔聞求說

者多言煩稱公車之牘上滿瑣辭穢語奏疏之體周聞求說之售不難危迫其詞欲言之急行不憚張皇其事張室奉以佐人之敵拾遺唾以掩已之踈意偶不同豈煩必勝而敵牘事非重務何庸挾衆以合諱故普溪群之心祛峻城之障明告君之體廣集衆之忠則下情得通而上無猜疑之隙矣

杜稷安危之機言之則泰山不言則累卵生民休戚之端言之則

— 眞珠 —

椎席不言則湯火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
我也盡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非人臣之心也

君子之諫有五曰謫曰慤曰直曰諷慤直者忠臣也聽者
十一為降諷者良臣也聽者十五為譎者說客也聽者十九
為然謫之端不可勝窮矣兼四者而有之君子亦惟諒其心而已

張平仲曰人臣至於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然過於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然則人主必以言為輕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猶陷天之巨杆無復開口虞矣。昔哲宗折枝而程頤以方春為

物生不可無故摧折溫公聞之不樂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

康曆中余靖等欲引石介為諫官范文正為奏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然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而引裾折檻無不為矣

如必治而後進諫則危邦無弼直闇主無臣鄰矣如必至而後從諫則嚴主皆剖心而酷后皆箝口矣何穢如武后猜如德宗而梁公委蛇于陸博鄭侯垂涕于黃臺乎何悍如祖龍狂如天元而茅焦以解衣霽威與運以與觀賜食手言有竅係

宋史

百七

西

聽有機會遠左之役褚黃門曰輕行遠舉而太宗不從天書之降孫待制曰天何言哉而真宗不從豈其事理之難明耶別有故矣今徒創九閭之遠探同室之戈利百鍊之剛修三絨之業或緩齊疏而急袒兒或齒腐肉而避大觚或高東山之卧而賦歸來或畏北山之移而堅柱此豈泰交之世所宜有也

江旭奇曰人臣進言體裁各異虞夏吁咷皆以面陳伊尹作訓爰始為書召洛之篇乃並稱詰其在七國每云上書奏并天下改書曰奏至漢定儀有四品焉曰章以謝恩曰奏以按劾

曰表以陳情曰議以執異唐宋因之然自下數奏曰疏與眾俞敷曰議而謝恩陳情聯體對偶舉皆用表我明疏體有二曰奏以敷陳曰題以論列表體有四曰謝以酬恩曰賀以慶上曰進以欣納曰諫以匡遠諫表之式遠無攷已大抵臣下之言專祈頌則嫌於諛專勉戒則嫌於愆惟心存祈頌口多勉戒則忠厚正直為兼得之

真

事

議論

洪峻之曰狄公事母至孝畢竟以母子之說定君臣之義

朱子曰今時秀才直今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鶴惟恐其不在靈囿不六異手雖然鸚鵡可也諛言煩興交亂四國說為百舌鳥不可也

議無定終而公有定在與議者毋為混竿之吹主議者亦不為築舍之聽議者不為無的之射天下可提衡而理矣

愚按朱子曰人主雖制命必求公議之所在彼私人者習于統

朱翼

百計

四

指暗於事終俳優俳儒何能頌祈招以議純糾也龍陽安陵何依陳風怨以議哀閨也五侯四貴何能通閭閻疾苦及國安危以議當否也惟大臣荷擔重而聞世誤諫臣貴望尊而參攷扶惟人主不以大臣為持權不以諫臣為翹過不以大臣諫臣合為雷附六不以大臣諫臣異為詛語惟求其公而已其求之始不有廣志常有愚色而及其既定則不可易者諫守不可泥者議更當振刷者為之屬精當私者為之博犬又何不定之有哉

戴守公在饒清已愛民大計為天下卓異然其著念不欲私鄉

人凡有拉想一切不理故其議論有失之例而不學者如不

商經饒河而出湖口往例無稅近始增之亦惟體本商供衆衙檜無職察之權公恐輕重失實委吏丈之本是一腔公心實意而衙檜有權商被其苦矣以鄉人為吏而尚不知鄉人之苦又何得尤金陵也語云平易近民又云除苛法去太甚又云民力竭矣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又云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又云一切報罷何也蓋報稅則無常數大量則有常數永為厲矣况巨商在饒時食指數百每一日所費不貲不苦於稅而苦於候原無隱弊小商微稅不足供吏官一衙何當見

朱翼

百計

四

德且與商賈爭尺寸之利合喙嗟怨殊非寬平政體議論之難執如此六信理自是之過後自知其非然已無及矣議論不執方是變化氣質方是真切學問事恭之克已克此耳天下之所欲議而我獲之則雖有議而若無議天下之所當議而我獲之則雖異議而若同議

今之議者吾感焉情有所枉而未釋則銅若膏言而議起傳有所訛而未真則猜若射覆而議起氣有所激而未平則慘若戈矛而議起黨有所結而未散則賁若鈎連而議起辨有所逞而老明則迅若發机而議起方且以已為克為夷為鳳凰

之翔千仞而以天下為桀蹠為人蟻之履泥端方且以已之
議為伏焉為鳴鳳為伏蒲之請為趨鼎之容而以天下之議
為蛙淫為鼠嚇為籬舍之無成為盈廷之莫決是其而是而
與我爭非其所非而與天下爭矣

蓋臣之議也議未騰則若垂一縷之絲叩潛鱗于九淵之下而
形若鰐心若灰惟俱失之縱也及天下之議既沸也若射石
虎若烹小鱗惟其分焉而不專挑焉而不靡也因其是而異
之不已海畔之逐臭即獨以為非而非操司空之戈因其非
而非之不已聚蚊之成雷即獨以為是而非弄窺天之官蓋

其心虛而其量大也

欲斷欲獨謀不可為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欲眾令欲一
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
則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下務交而不求合於公法政令而不
詢議論則用未必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公論矣
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言省而併力於行也欲省議論當慮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
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盡而浮議自消也

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程子被旨赴都堂議事公方

怒罵也以待程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愿公平氣以聽
公為之規屈

元人之論宋也謂其議論多成功少曰議濮禮曰議新法曰議
和戰顧邪正因議論而明六因議論而生曰議論而爭六曰
議論而成夏竦與韓琦范仲淹邪正未明因蔡襄之論而始
明洛蜀皆為正人互相黨攻而妄生邪正豈熙元祐意見各
異激之而爭因議論而為進退刑賞則愈牢而不可破故曰
成也

議論當辨邪正而不可攻邪太過使之樹黨攻之太過則君子

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慶曆之君子落穆如王在
璞元祐之君子故鍾如又發礪豐熙之小人執其意見
宣和之小人逞其威權故李沆罷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竊
言發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為沆之心即司馬光請開言路之
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韓言息而邪正乃
明也吾以為琦之心即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心也蓋宋之
弊以同異為好惡而即以好惡為邪正以聞見為議論而即
以議論為政事不肖者以辨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巧心賢
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為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

小人不患無辭矣矯之而過激之而其是自開罪也不即其當然而預措其所以然中則為察淵不中則為竊鈇世道之憂也

果實有心不可櫻也眾實有口不可壅也故欲省議論而非所以省莫若開其路而覈其實惟察其害於政者顯然表暴之不必究其生於心者根究而苛察之也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成敗質之公論紀綱握之朝廷群策輻輳而我為之數眾議低昂而我為之權則人皆求藉於我之內自無暇及于我之外矣

朱翼

百三

四

書曰嘉言罔攸伏此言之利也傳曰辨言亂政此言之害也詩曰唯此聖人聽言百里此聽言之明也夫更老乞言先王所以饋銷而求也白駒空谷古人所以金玉而致思也然而多言煩稱舌敝耳聾迄無成功其在誤則文孝有瑱鈇之論賢良有西南夷之議至於宋則北扉之聽事與鴻臚之尚書交章公車可為前鑒矣

王通曰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楹章之訪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周官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西漢之物用人先長者而退便給論事持大體而厭文苛其後事

北連則王恢安國之議興定發廟則韋進車劉之議出東漢之物慎政體而獲乾綱崇教化而勵風俗其後議西城則班勇董之難難豫州則鄧陽虞翻之異同議貢舉則左雄胡廣之駁正唐之興房杜任謀斷王魏議可否而已既而府兵壞則議擴騎租庸壞則議兩稅議平涼之盟而張李之隙深議維州之降而牛李之黨指蓋開創之始治定而事簡承平之後法變而事繁勢使然也而宋尤甚焉司馬光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愚謂濟國是以謀不在於多在於定當論以斷不必於獨在於公也

朱翼

百四

四

耿韓博之說而不要其端則棘刺白馬之誕也持局曲之寬而不窺其大則夏虫井蛙之陋也急更張之務而不慮其失則辭讓變之擾也怨禍患之微而不圖其萌則積薪直突之患也條藻續之詞而不達於用則塵飯塗羹之戲也故曰議事不如任事者之實也任事不如守法者之確也取任事者則將有愧且易而以謹言效終于無不可聽矣舉守法者則庸才漸且易而以真才效終于無不可官矣

言事當如奕棋不能預筭於數着之前其害立見當國用困乏之時棘園射策已有議開鑛者矣而卒之採使之禍劇也父

至瑞猶權說言者又謂屬有司便夫前此猶市檜也人得操
臂而爭之有司以命秩臨人不敢抗矣前此猶得訟橫微
也省司倚法為厲人誰敢訟哉

慶賞刑威人主與天下共故曰國法至于下議而上行曰朝議
上行而下議則曰清議故議不可無六不宜有惟令其輔法
而行可已

宋初立法必問外議何如其議名號議新法議和戰議偽幸而
議始聚訟矣其關係在倫理在民生在國脉在心性豈淺鮮
哉

蘭摧而馨珠沉而媚故內使之荐牘可徵頭擢必清議所擢
甚於捷矣言官之木索非不慘楚然清議所歸耳甚于飴豆
議者固亦聖人之金城而治道之鼓吹也

上古之世無清名亦無清議何也素絲在位振聲在庭三德六
德齊師之無之非名也乾初九曰不成乎名時方純乾何
以名為哉官師相親工賕咸諫詒徽諫惡嘉言周伏無之無
議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廢人不議時方有道何以議為哉
祖征之師高以為奉命益以為招損東征之師周公以為圖功
邦君御事以為難大牛之有苗東路高不以益之言為疾已

罪人斯得周公亦不以御事之說為敗辭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折
莽後在元祐主免役惟是之從不徇時好所以為君子楊畏
隨時徇俗人目為楊三變皆衛鞅變法言便與不便者皆以
為亂民遷之於遠畏殆不免矣張平仲曰君子寧為獨立鶴
母為兩端鼠寧昂然為千里駒毋汎汎若水中鳧言哉

今言事者亦大驚矣東西回言而易向玄黃遂見而變觀則驚
於事同火而玉石俱焚焚林燼而蕭艾同稿則驚於人地分耶
越則論異陽秋詎隔參商則議生甲乙是非不以理而以意

宋真

真

真

好惡不以當而以情則謂于異此唱彼和豈心盡若填荒
累牘連篇豈言若合符節有其特之而以正合有其功
之而以前矛則謂於同入宮見妬連城不樓勝營壁壘巧列
机張則謂於局中香醴相蒸黨與相援動輒群羽以高舉當
堤附驥塵而遠涉引交借舉倒戈乞降則謂於局外觀而挾
兩人之笑當筵操入室之戈風謠尺牘之句盡露彈文日星
測卜之言白簡圖是為浮不亂而公論焉得不清乎
周延儒曰以議論省議論不若以戰事省議論以議論定可石
不若以戰事定可石精于局之內自不誤於局之外矣賢者

不得有侵而不肖者不得有所損則豈不肖之分各得矣任事者不得有所借且不得有所委而言事者不得有所視且不得有所覆則言事與任事者之情各伸矣

任事者得之於目觀而議事者失之於耳傳任事者失之於當局而議事者得之於旁觀兩相成則兩得兩相踦則兩失之者也至于任者托為鈔以廢後臨歧路而躊躇思畏首以餘身輒聞聲而落膽議者矜小辨以破義飾貌言以居華迂濶而無當於事情支離而不中於義會任者剽輕操捷沾沾自喜已居其成而覆其敗壞人之功而暴其短議者引繩批根

朱異

百

四

激：為名捷得其情而先贊以為功求信其說而後息以為勝一事而兩任其人說在田連鼓上成竅鼓下卒亂而不能調也一人而兩任其事說在左手畫右手畫方並用而不能工也一人而先後異議說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背馳而不能通也一事而彼此異議說在以其柄之方內鑿之負乘逆而不能入也抑知度可而為之與不可而不為者之均為任乎發衆人之未議與定衆人之已議者之均為任乎譬之治室一人左運斧右運斤而不中矩矱一人談室規甚辨而不能執斧斤又譬之治疾一人朝投寒暮投溫而不中脉理一

人談病情形甚具而不知劑之寒溫是亦任與議者之患也古者任議不分為二故薦紳之士言和親介冑之士言征戰皆以所能任者為議也今則不然薦紳言戰而介冑言和實不能任而以爲議矣

見任者之難則曰寬文法然而賞罰不可寬也又曰假便宜然而情實不可假也見議者之多則曰省議論然而防川為適矣又曰明戒守然而獨制為偏矣無過任之六無參議之惟其是而可矣

議事之臣抵掌談天下然而發言盈庭貽訛作舍美事之臣

朱異

百

四

據袂先天下然而進極犀利退易缺拆矣畏事之臣藉口持天下然而首尾牽制機會坐失矣至于課功者一遇其失則退避首事苟遇其成則又許舉細故任固難若爾哉

江斗備在儀部時制度儀章百廢廢舉及以才望領真定幅員甚廣人咸為公難之公曰吾冷官熱俗熱官冷做部屬分司議應精詳師帥總率持其大体而已

萬曆間疏多留中議論頗著太宰公孫丕揚以治起初至謂堂省曰丕揚在林下嘗親即報見諸公疏率多草偈人臣對君之體當不其然要當以真心感格今竟之一篇好文字何能

感動多言煩稱使主上厭薄則言路必塞本部不得不虞以
以年例矣此公性氣恰似司馬溫公心體誠實議論堅確惜
乎所善東林諸賢堅卧未起竟乏蘇軾之直言也至於正已
率屬尤為剛方嘗謂少宰楊公時吞由吾輩受國恩深厚非
可比秀才每凡事須信不過改吏胥即其精教擔當如此一
時士習丕變朝議頓清

明道謂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顧涇陽曰此君子自反無窮
之心若其言於過猶然市易猶然均輸猶然手實猶然鄧
相又將曰惜也不克杜之於初致其滋蔓亦吾黨養成之宜

可獨罪安石

刑公說上等道理諸賢見不到做下等勾當即桑孔之徒亦計
不到終日津津言利只緣不識箇利之源頭義也其末流
害也不識義不畏害是以敗也顧涇陽謂其禍浮四句則過
然曰君子大居正而貴窮理難矣

任事者不顧朝廷之付託而各以任聘其才力甚至借任以肥
其身家議事者不計人政之是非而務以議榜其名譽甚則
借議以凌其恩仇

天下事非一家事意氣激而出之以從容則聽者靡不怡然順

矣議論新而持之以和平則共事者靡不惓然協矣

行法易成功難無定議而設為則害成不先議而中搖則害成
共事而易見下行而上疑則害成前人未竟後人以為非常
局者見此旁議者見彼則害成或以利競或以禍怵則害成
我國尋丈彼規咫尺而咫尺易見則害成遠以為迂近以為
無及則害成忽卑名而賤獨議則害成小失輒悔小利難割
則害成輕躁喜事而任之畏懦異與而議之則害成是非益
鼓功罰與實則害成此治田之畔所以無敢越思歎
痛不加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故當事宜體也手方圓画

則不成是東西適則不進故議論宜省也方傳而咻則無辭
語未樹而援則無生楊故任事宜久也曲運不以金棄孟明
不以敗誅故課事宜寬也

羅大經曰葉水心謂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
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
安晉卿子產以為衆怒難犯事欲難成却又云禮義不愆何
恤人言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无好立論及濮園議
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同戈向之余謂國初趙韓王

朱襄

百

百

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于杯觴流行之際
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乃若持盈守成之時
則權不可以自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
之所恃以重也豈及因此而勢輕哉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
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怒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
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
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
之攻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也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
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
歐陽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曰言得罪猶
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
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
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涕為
臺侍與歐公莫然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樣好題來
余憐筆疏曰言官之建白匪論事即論人耳事有利害不妨商
榷而或紛、為禁舍之謀人有瑕瑜不相掩覆而或竟、為
陸淵之口議在披獎賞而竊鉄者未免于疑形意在幹奸邪

朱襄

百

百

而風聞者未可覆案此其心未有真見而漫然以噪未可告
朋友何以告君父乎若夫諸曹之題請循例而行非有排擊
拂忤之嫌而亦有不能得之於上者何也職業所在閑手紀
綱而何以目之為故事了故事之心豈足以起上信也法度
相沿宜遵祖制而何以動稱權宜復權宜之說安可為上聞
也意有所欲予則緩可為意意有所欲新則急可為緩、急
自為低昂而何以怪惜委之上也一人之所推轂或朝奏而
夕報公論之所共與或百催而竟沉就中自有閑竅而何以
不測委之上也

毀譽

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惜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陰險賊
溪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蛟蛇之噬膚耳而目之則
深山成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實義豈極
机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雀誰有魯參存故之仁契
王騎履之德者乎

昔之傾人者毀之今之傾人者譽之矣昔之毀人者構誣之今
之毀人者嘆息之矣昔也謂貞女為淫今也以桑中而詆貞
女矣昔也謂莫邪以為鈍今也以鉛刀而笑莫邪矣

集翼

四

西

情屬比昵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米蕨之夫一中睚眦雖食蟪

井上者盡指椎埋之黨

記短則無折其長長則惡則并伐其善懷胸腹之鱗甲縱唇舌之
押闔情昵則譽猶為釜意分則毀夷為璣頭有勞伐則旁伺
其瑕而幸國之失以藉口偶有微類則曲正其暴而驟國之
成以快私顯許者若豺狼猶可避其咆哮陰毀者如射隼更
騎而居無能出其殼者矣

苟息不能正諫而嘉其踐言石慶僅充相位而尊其醇謹豫讓
失身於中行而收其晚蓋周仁處諛談以厚稱慶御無術以

侯烈者栖楚托權以忠諫顯周顯沽名以隱逆比之數子者
何蒙譽至此賓王討檄於牝而警以浮華伯安湛海于訪
父而嗟其福薄王戎死孝以鑽李掩其行山濤啟事以竹林
墮其聲熙載辭相以聲色汙其高郗都卻虜以語似嗤其林
之數子者又何蒙毀若此

陳眉公曰雖貴為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彈章是
也雖惡如構机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是也

集

西

子

任讓

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諱曰夫三德者偃之共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孤毛將上軍卒使趙衰代之諱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

晉侯蒐於絳上以治軍使士句將中軍諱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句仇之使韓起將上軍諱曰趙武

陳蕃讓太尉曰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暢文武兼資不如李廣羊祜讓開府曰東郡高亮不如李憲潔身寡

欲不及魯之蒞政弘簡不及李胤

虞人辭弓旌之招管仲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及寧之役卻伯謂晉公曰唯君之訓唯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治外不如義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師以受名則讓名也

仲山甫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王沂公之不避恩怨韓琦之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荀息之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皆任也

始而爭事既而爭功又且爭權勢而其究也至於爭利以古人任事之心務之於官以古人任官之心移之于事為名而讓

為利而任風斯下矣

居功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事節與不中即凡事自有恰好處今日有一班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得瑣餘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不可長矯激者固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心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

是錯避事而景帝殺之以謝諸侯冠準任事而真宗倚以為重

蘇轍曰天下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是以天下之事舉無可為者

陳眉公曰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但宜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為一切苟且

薛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江旭奇曰治平既久固有舊章事有凡例人臣雖以自計之餘為國家計舉之循之無弗濟者猶之弱雲輕雷點綴太虛雖過纖颺掃除積蘊不燠于讓若乃沉陰醜弱鬱鬱然

迷童微祿月勢不得震擊之雷迅烈之風可與齊乎是故
責任也

夏漢山曰亢之極成悔睽之義為孤矜之變為爭即之激為宣
豈不貴讓哉

宦途

君子立朝當正直忠厚至久不逾然望仕之初聞望未孚尤當
自慎倘一失手恐難自振唐八司馬可鑒已

薛尊居卑僻富居貧非故為是矯讓也寔以其職易稱分易
乃自愛耳然讓為美德可以敵風節厚廉恥故與其狂躁寧
寧為矯讓也

宋時簿尉廂巡皆進士故不為污辱今用雜流此屬多寡廉喪
耻士流始不屑居此官愚意吏員林幹原非罪鋼授此卑官
亦以酬其勞也吾人隨用自盡不足為辱但卑污苟且與吏

宋龔

自是上

西

狎而共民市則自賤耳至於由貢選任丞簿者自稱卑下同
於隸氓便見其無高明之志亦安望其有振拔之思哉

按朱子曰近臣以塞諂為休遠臣以廉退恬靜為休予謂鄒南
皋雅得此味

江軾曰有官君子自初仕以至官成皆當視為畏途總以清勤
慎為本彼巧宦之人雖售欺一時久必敗露不若坦然無競
誠以御物為可久也

江軾曰嘗見同僚楚事上官惟恐軋已不思信友獲上原是一
理且仕路積薪後來者反居其上有從僚佐超遷而告上官

之右者吾何面目見之故能結交同僚便是子孫世為通家
不亦善乎且見同官徧途饋送側媚權相而身名俱喪者尤
為無益故寧為樸仕耳

江旭奇曰漢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昔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
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嘆息曰卿言是也奇
觀此時君仁臣直有盛世之風蓋光武歎其臣保全名譽此
是愛護善類至意非以言結其下也常觀我太祖不使進士
經手錢谷恐為人所誤有壞名節總亦愛護之意若曰天朝

爵祿非朕所得私倘官評不與則朕雖欲保全而不能此又
示以大公之典也任延之對與宋弘頗相類皆不迎上旨而
忠厚正其盡當君心所謂明主當以理悟是也

江一麟曰今世進士或徑授京秩者每以清華自誇不知外任
能歷別典故為終身受益至於僻邑之令不知律例為何物
只是一不應得而為之事理便了公案積稻肥家於此取辦
尤可笑也若夫節推理刑每以諸曉法律自多曾見上司委
視營造工料茫然不知估値為吏調弄又每為縣官所笑一
旦行取為科而不知條例當否一或為道則不曉明律錢谷

宋

事

前

事

事

事

豈不悞事蓋由初任時強不知以為知恥於下問故終身不
曉若遇事尋求豈至終于而墮哉至於藩臬副臬等官由部
屬轉者性、崢嶸任路多至通顯其由臺省年例見推却自
與邑多至沉淪亦奇異也臺省之外補多而京堂少則是不
速部屬者多而人又何必遂羶于臺省嘗見郡倅由鄉科任
者上司每視之為賢能其由甲科任者及先疑其謏劣今九
列中多有任郡倅者又見刑部主政由進士初授者亦自崢
嶸其由縣令轉者每、退却一步夫司寇係人死生其屬官
豈不關係至於工曹多有差委不為冷局且今時每轉吏禮

亦非刑部之比乃麟由州牧得轉刑部副郎簡恤閣中多所
全活自以優於別曹耳

孫尚書新第落成市声不入耳俗執不至門客有談世事便以
大白浮之

杜正獻公居家親朝報進人行事憂喜輒見於色韓魏公身在
外或聞更法度壞紀綱則泣血不能食大臣之體也

鄒南皋言林居之人頃如漁樵耕牧一切罔聞罔見方是為下
不倍

鄒南皋言仲文大有作為真正幹事但惟進之蔽鋒歛鋒無為

直矣昔杜正獻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有門生為縣令公戒之曰行歷任多為常所知朝野所信故得申其意子之才罷一縣令不足施切當揣胸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耳南舉此語實印本於此

或問士人之休朱子曰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在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明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飲均力後這均是定局合如此做韓昭侯謂典冠者侵官之罪甚於寒棄鍼謂出渫離局之奸甚于功

守官者

李光

李光

守官者不妨過勇霍光夜索符璽而符璽即不与李光獨索符璽於轉運而穆寧不應柳公綽為京兆尹以法杖神策校尉不以聞呂公著為銀臺封還除目不得理自後効去此數人者非不知慈易近容多福也不侵官者不妨過怯陳平相也不籌錢谷杜淹執法也不稽案牘呂夷簡為中書不兼樞密之謀議曹彬為大將不對官吏之喜否此數人者非其識闇其才薄也其心蓋曰人人不侵人人不賤而天下治矣楊述中曰士人名登天府奉大廷之對而校書中秘而含香粉署而分符赤縣惟天子使如浮名而已譬之若之華蜂蟻之

之洞僅旦暮耳古稱三立為不朽事不朽之謂長生爾光陰百年道德千載故服官奉職無論崇卑抱此精心赤意侍起居啟沃獻替登為補衮塞違而主德滋立交戰剛方直諫叩墮折檻而正氣昌辰采錯事光明磊落昭乎揭肝膽扶柱礎而國脉培割竹字吐慈怒豈弟肫肫乎課農桑凜冰霜而民命植乃為不溺其戕也

江旭奇曰給事御史犯主上易犯宰相難犯宰相易犯內相難犯內相易犯銓部難何也主上之怒難撓而無成心也宰相則得便必中之矣宰相猶惜名也內相不護顧名矣然被斥

者獨有直名也若銓部則喜怒不形直以年例廢之給事御史及得浮躁不及之名豈不甚可畏哉

李光

李光

得新德曰今者大臣避嫌重以避事士大夫好勝甚於好官心口不相信矣

融意氣為節縣政刻薄為操持易詐巧為智慧長途又安窮也汪文輝曰某見今世士夫立朝寡諱有氣節者歸見縣官問其邑民疾苦多不敢言蓋必自己有短處亦欲縣官掩護之若孔子在朝廷便言居鄉黨似不能言者此則正直忠厚非今比也

陳伯公曰：禮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乃事君則有犯無隱，事親則有隱無犯。事師則無隱無犯，何不一也？有俠骨者，多犯有嫡骨者，多隱。乃若名則犯為利，則隱是幻骨矣。孔子謂勿欺而犯，至其論諫則多輒而少直，故當時人以為諂論子為父隱，又以家有諍子則親不陷於非義，何居七十子之事師有不遠者矣？有不悅者矣？有起予者矣？乃至事君為其臣，又以直義而或少愉色於親，何倒置也？府縣官長無有父母君親之人，不識御紳先生當何以事之也？隱耶？犯耶？

國朝名臣

炳然運籌昭回，制作誠意伯劉基也。德容李開外，夷欽仰學士宋濂也。忠孝兩全者，中丞章溢也。臣僚謀德者，祭酒宋納也。皆高廟時名臣也。其在文廟時，則張忠烈輔之，平南交陳恭襄。瑄之立，漕運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都御史顧佐之表儀。縉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楊文定、濟，是謂三楊學士。仁宗以來，學士劉球之忠，節祭酒胡儼之真儒，陳敬宗之行方學優，周恂之才邃，孔恭李時勉之浩然正氣，吳敏德之孝義，幼聞吏部魏驥海內達尊左都御史軒輅百年，庶士薛文清瑄之力行好古，年恭定富之保民存賢，尚書王忠肅翱右都御史海忠介瑞少保李文達賢，侍郎葉文莊威皆歷代名臣也。張理元輔三楊尚矣，銓政則蹇忠毅掌計則夏忠靖典札則胡忠安典兵則劇忠肅于忠肅劉忠宣典刑則何文肅典工則宋永寧御史大夫則劉文成陳傳敏廷尉則楊廉簡司成則宋文恪李忠文學士則宋文憲王文節至若張昌黎沈荃亭余中宇之為納言黃分宜蔣宜興之為奉常郭方安王寧陽之為京兆和郁尉能李春父福之為光祿翁銘戴希文之為大僕皆表表者也。

劉御史蒲席布褥則先賢布被瓦甃之高風焉而史崇操曰夫婦同德未易矣王三原讓還鄰居則先賢三遷還宅之芳軌焉而念鄰舊友古今厚道若符矣王冢宰不私其壻以善地至解槽上馬以與之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魏尚書不聽門人立朝竟致仕去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累矣安能善終耶哉定禍亂則有韓襄毅王文成戚加夷狄則有彭長沙撫集流移則有白南宮項嘉善原陽成治河則有徐武功留儲則有張安平周文襄尤為重望人傑哉

向時言官有所擊必有所奉惟劉御史堂論列楚相升及晉相

更不為後來地真直節也晉相竟不芥蒂及表揚之過于文潞公矣余給事中悲學當楚相未甚破綻時先以標切二字中其病先見之明人所不及楊兵部繼以言事請再起而罷于言死於言郭吏科元標碩吏部憲成以言事請再起而罷于言皆百折不迴之操也

國朝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齋東檢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竟庵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峰之切直周翠渠之篤方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馳譽名理章楓山之真悟玄理張古城之深探理與蔡虛齋之精研

蒙引邵汝愚之學務深造此皆儒林之鳳學海之龍也

顧東林曰魏樞樞上必欲充其君下必欲充其民不爾不以懶于志故常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介于胸中故常樂

萬曆間臺臣龍遇奇疏言海內所共稱生平忠直為王朝元老者史部尚書孫丕揚也拂衣去國之日第曰不能起用老成人至詰其老成人何指則曰呂坤鄒元標奇考其時顧涇陽已物故矣

表丁凡曰青田之謀猷金華之文學三楊光輔之績南陽定策

之勳尚矣至若淡然無欲者鹽山之忠肅也再定反側者東萊之忠宣也陶尚書經制度於開闢之初于少保濟艱難于中興之日耿弼範致童子水清之謠周詢如享江南尸祝之薦他如方正學之慷慨練子寧之忠憤曹御史之剛介卓侍即之執義王端毅之嚴正戴恭簡之廉節皆其卓然者至於理學名臣則薛瑄之篤實觀於讀書錄而其體已見胡居仁之主敬觀於居業錄而其用可占起于徵召有若吳與弼陳憲章列於科目有若陳選張元載周瑛羅倫莊景黃仲昭章懋張吉蔡清而陳真晟則終于下位也

朱翼志林

新安江旭奇升甫編輯

吳春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首君常甫春訂

心性

或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何也江古楓曰大學語正心而極於格致誠意吾性之理已具中庸語率性而至於中和位育吾心之理已該蓋大學從民衆而開明中庸從天命而推極也大學之情齊治平本是篤恭本是盡性中庸

之遠近風自即是格致即是存心慎獨二字即大學中庸會同處

孟子之言存心養性非分而為二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是養同所以為存也此工夫之合一也常言無仁義之心此豈人之性哉又結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曰操則存是養性固出於存心也此道體之渾淪也

江古楓曰性不可見而其端倪皆呈于心故養性之功無可用力而其工夫皆在于存心蓋養之為義如龍之蟄地如雞之

印証

抱子其妙在勿忘勿助之間其用在不徐不疾之際而又非可以懸想而豫合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也者心之機而性之竅也動而馳則忘則為失養動而操則存則為得養

心本神明周流六虛非以局于方所為存操心如操舟維楫在手進退游移無不如意故可以絕河海亦如操兵指撓素定故可以動天旋地變化而不測即敬求心何心不小用小求大何大弗該一得兩得者也

大學惡其好色從心机感觸廣言慎獨中庸言見隱顯微

從性休發見廣言慎獨

孟子心言人性言天曰存性曰養心鏡也鏡之明則性也心水也水之下性也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宰妙眾理而律萬事者也故知及言体仁守言功擇善言体固執言功万物皆備言体反身強恕言功

仁人心也揭心之体也求放心者亦曰求仁而已不忍殺鍊心之体也仁也與兵操然放其心也充不惡以保四海求之也不受跡說心之体也仁也万鍊不辨礼義放其心也充無受

尔汝至不以言飾人求之也

人之靈物者以心而其味也亦以心著龜枯朽能卜吉凶以無心也

程子止以仁義禮智四者言性周子兼以剛柔善惡中五者言性廣仲謂真妄動靜皆不可以言性伊川謂真為本體靜為未發即康節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郭張橫渠曰心統性情陳了翁曰氣質之用欲進學之功大

翁正春曰蠻貊之子始生聲音泣笑與中國無異稍長能語重九譯而不相通此無他習使然耳

朱熹

周汝登曰曾子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指示不慮之良尤為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万化莫不皆然

問氣質有偏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朱子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獸亦是此性只被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

朱子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却只是此日

佛云凡諸金與性皆云有物有性則云云山水之性

朱子曰天地生物本乎一隙人與禽獸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

全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延平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亦是此意

王陽明

荀卿曰何以知道曰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

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而有志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言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而有異也若同時無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未一害此

一謂之一心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偷亂知謂之靜

陳眉公曰

食色之性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後明

屠隆曰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万緣是非場裡出入消搖順

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王象春曰。人徒認性于初生。謂孩提赤子之後。無性。又徒認性于太古。謂標枝結繩之後。無性。吾謂即聲色貨利種種。世應亦性之緣。而非性也。非性也。而未始不可以見性也。必欲指某。為天之所命某。是人之所為某。是性之所章某。是習之所成。是指澗沚行潦之水。非水。而必求水于河海之泓也。又指河海之水。非水。而必求之天一之生也。豈知吾身之滌滌。延淺無一而非水也。

人謂擺僂之指。而天下人藏其巧。我則謂巧不相借。僂指非吾

指。而巧則吾巧也。則指不必借也。人又謂夔蛇風影之相。恰是人之有持操。我則謂穿牛鼻。烙馬。足于其牛馬之性。一無碍也。

摘卷

未發自有未發之情。且盡亦有自盡之情。氣質亦有性也。風

氣亦有性也。情之發也。必无有埋而不耀之光。必无有留而不盡之力。必无有對起偶立之念。必无有心口齟齬之思。必无有先後緩急之一形。必无有太小公私之二狀。如水之行地。隨流而成坎。如火附薪。盡而火傳。人自失情。豈累于性哉。

野原山澗之間。即剝草餘花。自堪玄賞。而剪綵綴枝。終無神色。

舍其本來之面目。而強戴夫安仁之貌。以悅妻孥。亦愚矣夫。吾曰。有雞鳴。則日。舜也。吾時。有言行。則時。堯也。鼓鐘而樂見。牛而威。則事。湯武也。而使槁其種。便適之情。以求其所謂大。是去兩角四足。以言牛也。故孟子隨地指性。與落園道在糠粃。無二義也。海人入海求寶。見諸寶光競射。已而得一寶。則諸寶皆從此出。故孟子之所言。几希者。屢是之惟微。

我有良知。是謂之性。之感物。發而為情。之听便。則謂之欲。

各當其則。謂之理性之体。一情之用。七欲之實。自然其所當止之。則復歸於一。此正人心之初。無所隔于天地萬物者也。故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滿其初之量也。能盡人陣盡物性。參化育。方謂之盡其性也。

凡物必有初。混沌者。天地之初。胚胎者。人之初。渾淪者。心之初。惟初最真。天地以之立心。以之成性。而人以之合天者也。羅整菴曰。道心。寂然不可動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易者。太極萬欲之括也。太極本無極。無欲之初也。今夫赤子之

生也。吸之以珍美。厭而覆之若葉。糠粃耳衣之以纈。拂飭伏乎塗炭。無異敝褐也。弄之以珠玉。施而迂之以瓦缶。碎之矣。鄰之赤子與吾之赤子一也。宴人之赤子與富人之赤子一也。吾是以明生人之初。本皆無欲。自聖人至于途人一也。藉令人皆能遷珍美。賤文繡。齊珠玉於瓦缶。欲安從生乎。顧東林曰。凡物皆可以見天地物。始莫以盡天地物。不足。以盡天地一物。已足以見天地。

東陽明曰。良知之境。有日益而無能為益。譬如千丈之木。起于膚寸萌芽。其在千丈時。比膚寸雖已日益。却止是此芽。

朱子

朱子
人欲非
性也此
語直截

楊龜山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知言曰。天理人欲。同体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朱子曰。人欲者。特于形體于氣。紐于習。乱于情。而後有者也。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可求天理于人欲汨沒之中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羅整菴曰。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于其必然而不容已。而皆合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不善乎。

薛子晦以賢人君子之衆。而辨苛御惡性之非苛御。雖不知性。仍是從內面体認。子晦却是將外面作為上證性。

朱子曰。性譬之水。者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汚濁難得便清。故雖惡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

蘇子曰。性猶太虛也。心猶陽明也。太極只在陽明之中。非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陽明自是陽明。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朱子曰。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

朱子曰。性主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蘇子曰。賢人君子。證性。賢人君子。與惡不肖。豈異性。天下之

朱子

此本會
復考先
生說而
推衍之

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性惡者反多矣。誰不知赤子之初。俱是善人。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不善之人。失其初心耳。

江旭奇曰。孟子說盡心。那盡字。是事物之精粗表裏。無不穷到。而此心之全体大用。無不充周正。所謂格物及知性。則所謂知至也。性本善。可以保物。可以保民。齊宣王不曾察識。不能擴充。故不曉得是王及至盛之時。又不能相度及本。故盡心工夫。故性終不能知。梁惠王盡心而好戰。則不仁而失性矣。若其實盡心。則知人知天。一時徹盡。犹仙家用武火併出。丹藥未還。須用文火溫燂。但不可助。長存之養之火候。應如

此序東
清鏡先生

是又恐冷了丹爐故須耐做面壁工夫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所訓勿忘也。想他不助長的心恭敬持持凜然如在上帝之前常恐急躁了一分故曰事天及至不貳以俟則上帝之天我壽我。不為動我之命只靠脩身便是有壽無夭故曰所以主命司馬君實就事物上窮究而不言心性王陽明竟去知性其下手處未卜果盡心否也

身無疾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為苦以苦為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其所愛憎鮮得其正此亦無碍于性善

朱翼

蘇東坡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子產曰火烈人畏之水弱人狎之翼奉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水火故也。汪登原曰性寧氣亦制于氣貞元公則聖哲生光岳分則賢俊之

王南塘曰道心性也性無聲臭故微人心情也情有善惡故危孟子開楊墨而引告子告子寄高聖學只一不動心佛氏失之

過告子失之不及楊墨尚未透這消息楊言義墨言仁告子却極極仁義鄙薄楊墨不為矣所謂性無善無不善是歸者語却入佛矣

不依聖
義案曰

存心孝曰以水論性之為極不若以火論性之為極也止水無波金此百道持則過顯激則在山莫肖其極矣以吾性為火以天地萬物為薪。盡火傳是不可恍然于功化之極哉顧東林曰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于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江旭奇曰志者稟于性意者發于心志多堅久意止一時孟子說盡心知性分看中庸竟云盡其性中庸止云率性而未云致中和似俱為率性而朱子以喜怒哀樂為情愚思致曲亦是就情說曲者端也四端孟子就情言也

朱翼

朱子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洪堯山曰宇宙流行渾然一氣繼之于人雖為至善而未可以善名當其未發也邪暗寐駁則亦何善之有蓋子曰性者生之質又曰質樸之謂性此獨得之見也

朱子曰氣質之殊非但清濁人有聰明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未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是其氣未清也

李卓吾曰致中則与太虛同体矣而和之發也以仁以育則与天地同用

孔自時曰性不睹不聞而心則有睹聞其所為能睹能聞者何物性何思何慮而心則有思慮其所為能思能慮者何物夫言性莫倫於中庸以戒慎恐懼為心之正而有所恐懼又為心之不正則主靜之中更有妙于靜者矣言性莫善于孟子孟子以告子之不動心為害性又以傳說諸人之能動心為惡性則制動之內更有害夫動者矣言性莫先于成湯伊尹湯之語曰厥有恒性而尹之言曰習與性成曰恒則不落本情而曰習則又未始離才情矣四者無從今亦無可分故性何如渾一渾一者是心何如常虛常靈者是才情何如凡因

朱熹

又

而應之擴而克之自一身之手舞足蹈極之于保四海皆是性者心未萌才情者心性所露也說儲曰望梅生津食芥垂淚此五液之自外至者暴而重凝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者性情所鍾形體隨之譚子化書曰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榮衛所不至也則知我本无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喜怒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連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高深甫曰若有心求樂則有所着功名富貴固非可樂連此理者可以

余中子曰岳武穆詞有壯志飢殍胡虜而笑談渴飲血仇金甚矣金人相戒必曰岳爺一胡瀟蕩封事有醜虜大豕之語余人以千金求其書謂宋尚有人可見是非之心矣狄亦有之鳳翔李將軍為虎所踰李頻呼大王乞命虎如喜狀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伏三子虎自上俯視方去其後入穴潛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虎以次負出李乃訴去大王獨不相引虎乃垂尾李持之還得出可見惻隱之心禽獸亦有之說願向泰州有院僧偶得一虎皮戲披之潘於要路往來時

朱熹

又

所齋自以為得計一日被之忽爾能脫化為虎歲餘過一衲僧不忌殺以充腸俄即復化為人唐進士李微為江南尉恃才倨傲常暴怒發狂遂變為虎明年袁修與微同第以御史奏傳至其時虎自草中突出復匿身草中作人聲曰子非故人隴西子耶我李微也因道變虎狀以妻子遺文為屬而別寺僧之不終為虎悔心之萌也李微之未復為人迷而不返也人獸之分存乎心性而形質隨之爾如此武

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耳之德聽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箇仁

朱子曰鴆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的意思

朱子曰仁者固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一為仁亦不可知覺固有生意但只將知覺說却令來

或問上蔡見明道舉史文成謂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深流涕背面發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愚意自是羞惡之心

如何却道是惻隱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才會動見動了方有羞惡恭敬是非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意夏長

長箇甚麼秋來又把甚收冬又把甚藏朱子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義之嚴肅即仁之收斂

義如利刀胸中許多勞攘一齊割斷此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故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此理也但謂之

理無形迹之可言此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朱子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初不必

使其先知仁體也

顧涇陽曰孟子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

左先斗曰驗惻隱之良者不于習見而于乍見乍見之不忍即習見之所忍也但使時如乍見而仁人之運天下保四海

豈煩轉念焉驗幾希之昧者不于旦晝而于平旦平旦之不忍即旦晝之所忍也但使時如平旦而仁人之弘胞與包

靈蠢者豈煩易慮焉江古楓曰草木之實有核匠家稱為仁善為名狀蓋從此仁發

生枝葉皆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又曰強起而行求仁莫近焉周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

物未瞬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現月窟地逢雷震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尹和靖常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朱子五歲誦孝經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是即不成人故有子言其為人也孝弟即言

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先儒之言仁也曰心之德而泥之者乃于心之內更求德焉不

知心豈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于

人之内更求其心焉。不知人。豈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

七尺四體。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中國一人。率土而居。奇形異狀。聯之為一。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母。醫則子痛。一休故也。不知其痛也。乃其求也。環向而履。不知其暈也。出而遊。闔閭。遇父母兄弟。則暈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暈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暈之。曠洋之野。木石鹿豕之為。繁見似人者。而暈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于我。而忻狂。颶陰霾。何與于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于我。而喜。荒

朱子

十三

原。顏。辟。何。與。于。我。而。懷。花。弄。草。何。與。于。我。而。賞。紅。綠。凋。何。與。于。我。而。惜。鳥。鳴。魚。泳。何。與。于。我。而。樂。鴻。鴈。鵲。鳴。何。與。于。我。而。嘆。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之。則。他。山。之。此。可。通。于。鍾。無。情。之。草。可。飛。為。螢。而。何。况。同。類。得。不。灑。罪。人。之。泣。而。潸。然。不。寧。得。不。取。溝。中。之。納。而。恫。然。悼。念。得。不。憫。一。民。之。飢。溺。而。愴。然。剝。膚。惟。障。以。塵。情。則。父。子。可。異。庚。歲。兄。弟。可。紛。其。苦。而。何。况。疎。遊。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血。髓。之。竭。囊。篋。之。充。也。水。陸。之。搜。采。順。之。快。也。碩。華。夷。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然。其。心。欲。準。得。其。所。夷。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

亦盡物之理也。故純龍歸海。聖人之愛物。而庸。眾。但謂祛民之害。許衡仕元。明學亦素夷狄之常。而世儒過貶。則以疾夷之甚也。征伐刑誅。仁人未嘗不嚴。然其心則誅前以警後。殺一以全百也。除莠剷蠹。以殺機為生。織花織鶴。以生。机為殺。故。延。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斬。于。子。弟。虞。廷。四。罪。魯。國。肆。菁。周。王。一。怒。宋。公。不。既。孰。一。休。孰。非。一。休。必。有。分。矣。

天地已也。萬物已也。位之育之。已位育也。故曰由已也。脩己者。其心亦以安百姓。而內不忘已。外不忘天下。猶耦之也。耦若二君。故曰克也。禮非敬而主敬者近禮。其效至于安人。安百

朱子

十四

姓。則已之分量。亦已帝皇。佈護于天下。功用不在克已下。然克已者。即天下。即已。復。即。歸。之。曰。脩。已。者。以。已。安。天。下。脩。尚。在。安。之。先。然。堯。舜。猶。病。比。之。博。施。濟。眾。只。就。眾。上。說。者。何。更。親。切。故。即。承。之。以。已。主。已。達。脩。已。者。所。以。主。已。達。已。也。脩。之。故。克。已。去。已。則。一。則。貫。敬。忠。之。屬。也。安。人。安。百。姓。恕。之。施。也。克。復。配。乾。以。健。行。也。敬。恕。配。坤。以。順。施。也。告。由。之。言。近。于。回。而。告。賜。之。言。類。于。雍。也。

愚按尹和靖曰。克已在克其所好。程子曰。一事所偏。先自克。則所謂先難也。老氏外身。存之言。頗有道德者。太史公乃謂申

余少原
云天地
无心成
化鳥傳
有心未
子云以

韓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心竊訝之。及讀守雌守黑二
語。乃知其用意。陰慘與吾儒純陽用事者不同。宜其薄仁棄
禮而逃之也。陽為和光。陰為荆棘。陽為同塵。陰為戈戟。未嘗
不怒。但隱之不發。一得發露。必至逾則而為遷怒矣。克已者
從此廢克之有則改之。所謂不貳過也。不貳則能克矣。故元
之悔疑之戰。皆陽道也。皆龍也。所以為乾也。復者乾之初也。
所謂悔也。老子猶龍。猶之也。其龍而血者乎。
醫仁術也。所以治人也。故子仁或善名狀言。痠痺為不仁。則仁
者愛人之義。其言杏仁則仁人心也。乃梁謂之否。所謂仁者
人也。蓋仁從人從二。者別也。猶言仁乃人之別名。實非更
有他物也。目微而見者廣。耳微而聞者博。心之發而為念。可
以達之於六合之外。目有不見。塵翳之耳有不聞。喧雜之心
有不到。私蔽之去塵而目明。去喧而耳聰。去私而心覺。更不
至于麻木矣。
周茂叔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畢竟不言。所樂何事。夫聖人之
心不可見。而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由衆陰中始發丁
陽生意也。所謂仁也。仁者樂其樂此耶。然復有悔過之義。思
由此一思。則知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仲尼之樂處

朱熹

十五

主言
謂之
子謂云
地之
即人心
之

也不遷怒。不貳過。顏子之好而樂也。克已復禮亦由天地之
復至于仰不愧。俯不怍。一身通暢。並不麻木。何等樂。
愚按朱子以仁為愛之理。這是就用說若論仁體。止是生理說。
生理自包盡愛字。
或問克已。由已。兩已字是同。是異。淫陽曰。四勿是克已。請事是
由已。
仁者無欲。故要堅持所謂木也。仁者愛人。故要覺察。所謂不麻
木也。愛欲均是。開心割捨不得之名。共一竅而公私分焉。
人必覺察得人物一体痛癢。相關終去。愛乃愛之深。又恐偏蔽。
朱熹
貞下起元。可見智為仁之始。好仁不好學。其末流恐為惡。
貞固幹事。無堅持覺察二義。故能起元。人為欲所蔽。多不能愛。
去欲。所以全愛。齊宣王求大欲。便不能保百姓也。
原憲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聖人謂他難。不謂他仁。蓋仁者當
于理。而無私。不論他行不行。如顏子說。舜何人。予何人。也是
好勝。伊尹得志時。說非子覺之而誰。孔孟失意時。說文在茲。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伐。至于以直報怨。欲立欲達。都是
行。若謂弄四者忘之。恐無此頑仁。
江旭奇問於理學諸先生曰。聖門言剛毅木訥。近仁剛則不屈

朱熹

十六

于慈穀則可以致遠。詢則其言也。詎其為近仁易知也。獨不解。水之義。夫麻木。又謂不仁何也。倘與與蓬異。良與苦異。根與幹異。榮與枯異。與。仁者人也。禽獸昆虫有知覺。有運動。終不近於人。乃木。則植類耳。何以近仁。奇現四時。春為木。為仁。五星。歲為木。為仁。是木果近仁矣。請示以木之義。葉化之曰麻。字從疾。乃病木。故為不仁。葉起。卷曰。木只是質近仁。不可竟謂仁。于是旭奇復為之說曰。木非仁。其生意乃仁也。然生意非木不附。木之晦時。生意雖斂。而其歸根。實已具枝幹之精汁。若有病之木。如何能生達發生。然非貞靜堅實之質。精汁無能附也。

朱子曰。人稟得木氣重者。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如義是宜之理。禮是別之理。智是知之理。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溫和之物。但發生出是非辭遜剛制方成。仁之事。仁仍舊是溫和。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用則各得其兩。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仁便有

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酌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

義之為體。至方。而其用至圓。惟其方故。然不可易。惟其圓故。隨時變遷。不可拘執。君子義以為質。從其不可易處言。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從其所不可拘執處言也。

天下有義而不義。如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天下有不義而義。如母攘羊而子可食。是也。不可證。只一隱。使心安。意肯而為義。就文。隱時是鴉。之肉。既。是母。賜。便是義之所。得。食也。

朱文書院中有一友說。子為父隱。須還湯注。幾諫。必要到格。在

底。陳時。是隱。吳百昌曰。如此說。便添註脚。只把證字。轉過

一隱字。便覺心地安帖。子之事父。自應有隱。無犯。聖人就憑

大本色。上下。幾。只還他。一隱字。更真切。又有一友說。陳仲子

極是。勇于改過。看他出而哇之。何等果決乾淨。吳百昌曰。陳

仲子。拆義。不精。至于無君臣上下。緣他意見更。改不得。如何

說得。勇

經常之義。方權變之義。圓無事無義。無時無義。故曰。塞于天地

之間。

聖人言從義。大賢言集義。俱要積累培植。非一時熱義。及外而

假義之比

告子說義外固非。但仲虺亦說以礼制心。以義制事。蓋義之裁制在心。亦必觸事而後見。聖人言主忠信。從義所以崇德。主忠信是根基。不忠信則事皆虛偽。如何叫得德從義。方目進于高明。不從義則縱有此誠實之心。何能發崇。

或問事君事親同乎。陳眉公曰。不同。陸續懷橘奉母。便謂云孝子。蔡君謨進龍圖。恭于君。便非忠。

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當何訓說者。為訓。覺訓人皆非也。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愛人乃

仁之端。非仁也。仁者公而已。矣。故能好人。能愛人。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亦在其中。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

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江旭奇曰。四德皆相生。貞下固起元。然亨實亦生。蘇子云。佛言戒生定。生慧。獨不生定乎。伶互謂慧則通。則流。是

焉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愚取以證亨貞相生之說。

任道

江一鵬曰。志必高。膽必壯。神必完。頭必堅。力必奮。然後方可以任道。

江旭奇曰。伊尹在五百年後而追求堯舜。有是志故能任天下之重。顏子居陋巷而曰。舜何人也有是志故能任四代之禮。與惟其志之銳。故見其樂而不見其苦。大抵志尹學顏直是互文見義。其實伊尹之先知先覺。須從學來。而顏子之不迂不貳。亦其志之所好也。

江一鵬曰。道為天地間至寶。必有極好根器方能乘載。汲皇

為學難。烈。做人遠是載道之根器。故須不疑不懼。直下承當。如孟子之浩然。若象山之喊叫。方能降龍伏虎。百和

退聽。若繞靡委。魔邪使來相侵。終無見道之日矣。人言無欲方為剛。子以為剛方能無欲。今人柔腸繞指。新割不斷。皆緣

無剛。洪亮山曰。人若沾染不及。則紫刺。着物欲非能滿人。柔白病耳。

朱子曰。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方叔

千生。無緣見道。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厉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与他做去。如兩邊播起戰鼓。前頭如何。只認後

將去

張子韶曰伊尹去堯舜已遠絕無師承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陸象山曰今人畧有些氣談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其
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陸象山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惟
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朱子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

文子問象山曰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

朱子

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曰見得明時

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听即听不要聽則否何独于心而不
由我乎

愚按朱子曰陸子靜說心上看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

了若識得一箇心字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真實見
得個道理恁地所以喊叫周海門曰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
能叫喊者陸子一人而已

陸子曰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
道理

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來也
之徒亦顏之倫

江譽原
洪武間丁顯廷對策曰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有志者志在
已無志者志在人惟立志在己是以困其身而不易其志
正未勿
先言勿
忘先戒
助長所
以應
玩日
竟正助
看何人
窮其志而不易其操愈頓愈起愈挫愈堅

朱子曰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陳眉公曰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
不虛生

張西江曰手中提白刃身下跨神駿丈夫怒可飛一聲九天震

朱子

朱子曰直須抖擞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
小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學者只是不為
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
義理却生于閑事却熟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
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只是一箇道理方始快活非
是零星底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
佛印致書于東坡曰子瞻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
要做甚麼三世佛即是一箇血性漢子瞻若能脚下承
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朱子曰為學須先立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寬。終不濟事。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字最有力。緣悠。便是志不立。

或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朱子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下手做。更有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只是好學下問。

朱子曰人做事。全靠只此子精神。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簡志氣。定不令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

朱子曰登源曰有外之見。不足以合天。有我之心。不足以語聖。君子紆金曳紫。珍羞肉食。則思覆被閭閻。粒食衆庶。貧賤亦然。厭我富。乏完褐。又思飢寒不恤。我也。是謂天地為心。萬物為體。

格致

江昶子曰一人之心雖小。其理原自充足。不必逐一將物格。方能全知。只操持不放。隨事精察之久。自然貫通。于我目未見耳未聞之事。忽然發見。頭。是道。猶大將練兵。逐隊逐伍。事。周密練之。久。一旦遇敵。變態萬狀。盡皆理會。蓋心体如鏡。必磨之使無一物不見。在于眼前之物。有一毫不照。必求其微。所謂已精而益精也。及其既微。則于物之來。隨應隨給。豈待物。試盡。而後稱明哉。其已精益求精之工夫。即是去其塵埃。及其至虛。復其原光。非有二種工夫也。蓋此物此

朱子曰

事于吾未曉之初。吾意見所蔽。必是于何看重。于何偏忽。及格之。後去其偏重。偶忽之念。而曠然至虛。原光自尔。完復也。操之心無歇。照鏡無歇。影以無毫髮不照。廣証鏡之無塵。翳則可。若直待鏡中無影。而後謂之虛。則虛何時可得。人心亦然。理盡明。則意見盡祛。明得一分理。即祛却一分意見。祛却一分意見。即割却一分便情。蓋便易之情。即為欲也。新。只求是不順便情。習之久。理之是。與情之便。化而為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生而知之者由誠。而明學而知之者由明。而誠夫子既云志學。是亦由明入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

者也。雖然吾之便情處。往與事理。實合處。適宜。而事理不宜。處。吾情亦覺不適。即此良知。即此性善。性從生從心。生而即有此心矣。誰非生而知之者耶。既為生知。此知自有全体。格致之學。惟其精察。則可耳。若云適物聖學。第一步豈其泛濫而無歸哉。

朱子曰。十事格得九事。通達即一事。未通達。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達。最不可。

朱子曰。做事。只靠心。恐已私未克。此心有時錯認了。

孟子言夜氣。則于近處言。几希。言人之于禽獸。舜之於野人。則

于其廣言。幾希格物者。先格此而已。書曰。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然其所為。莫為貴。為心。為秀。本在几希。非逐一格之。以入於微。胡可得也。仁者。人也。几希者。仁也。仁者。無一欲之謂也。我之不欲。必見得不必欲。故在格也。剛毅木訥。近仁。孟回者。欲不能入也。能格致。則識其所以為人。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則自慊。故顏子樂處。吾不能尋。獨尋其好處。其所好者。不迂。怒不蕪。過格。致則知其為怒。知其為過。不迂不蕪。則自慊矣。

故好之而樂之也

程子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王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于元時曰。有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明善察惡。是格物。良知所在。則必赴之。是尊德性也。但善惡亦憑不得。意見須精察之。而其良知始見。若重於為善去惡。上著工夫。恐體認不真。以惡為善。施為更舛。如王荊公之

執。拘他亦何常見得。非善只任他知。見許多實事。故通問學。正以尊德性也。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夫正是致良知處。方純無執拘。今陽明格致之說。幾與朱註聚訟矣。子以朱說本全也。格致誠正。總是明。德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則有未常息者。故學者當因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非即致良知之說乎。夫人雖離洒掃應對。漸尋意見。而其所發之明。而察識擴充。以復全体。其序自不

可奈矣

接說
余中宇曰辛酒饌酒伊處士飲衣多聞而徒多見而識亦饌飲也
格物則非也聖學下手處在即事以窮理非徒博其事也事
散于万何能尽載理會于自可該万今之所云格物致知
恐即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又安得適于誠意正心之域哉
即事窮理所以復吾心之虛靈也格之時已求以一貫万之
理至于如心則能貫矣事之來必求其如心不如心處即力
思其故蓋事如心必聖人之聲入心通而後可若常人則
不合于心而有合于理者居多此所以當強恕也強之久

自然如心能如我之心自能如人之心此事如心推之別事
亦新能如心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不能如心時必加力索所
謂尽心也所謂誠也故曰無忠做不得恕來又曰所以行之
者一也我之心所以不如理者欲微之也析理則欲自退去
欲則理愈明念頭重慶即為欲万應靜時渾是理尽心所為
致中故曰中心為忠發而中節則如心矣可以行終身可以
施邦家便是位育

朱子曰大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須是
于事上窮理

之書而
推行之

呂氏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
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
久則自然堅固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顧東林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故點出一良字孟

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點出一

致字

或問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先有一定之說庶臨事不

致面牆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理自

然泛應曲當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通料隨機應

變不可預定矣

張魏公自幼不現无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求士尚友講議當

世之故有聞即書之敬齋曰事須要審處亦不可揣度過了

要聽人說亦不可為人所惑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

心亂魏公雅得此意

陳眉公曰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之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

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脉吏事如藥方知脉審方然後國家

之沉疴痼疾應手即除

朱子曰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揀換故事零碎湊合也

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便是禮。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便是樂。故制度之類。深泥不得。

于元時曰。無我必從虛得。虛必從無欲得。無欲必從窮理得。

汪國楠曰。大學中庸原是禮經中一書。故重禮。親。為仁尊賢。

為義而等殺。皆從禮生。下又云。不可以不知天。俱是重禮。大學所謂格物。正是窮致三千三百之禮也。朱子常揭其為曰。

朱翼

二十九

成

工夫有限。勿看開書。則其所云道問學。者當不在於博聞廣記矣。

朱子曰。格物致知者。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窮其本末是非之極。

博物洽聞者。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也。

王陽明因下手格竹。格不去。鬱而成疾。當亦是窮理亦究本末。

非博皮膚者然。試問渠良知後。此竹有何見。解其悟處。便是。

格思與學皆格也。陽明悟處。由鬱裏得力。同一竹也。玩者愛其倚。矢者欲其直。箕者欲其曲耳。

胡致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最多。講論得之。

最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程心之

程子曰。博學於文者。只要習坎心亨。蓋入經。歷險阻。艱難。然後。

其心亨通。

呂東萊曰。看書小疑。亦進。大疑。大進。蓋疑者不安于故。而進于。

新者也。

切實

真中江好談論詩文。唐中丞與書曰。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

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

機。次則本朝名臣疏議。載諸世務。可以應當世之用。此數者。

朱翼

三十

其根本枝葉相轉。皆為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

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亦自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

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遍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見。更不相見。便記。

得者。貪多。便記不得。

愚按。程子謂讀書。亦是格物事。蓋心本寂然。因見而觸。有貨殖。

傳會真記。則貨利聲色之私。津。然勃發。看出師表。歸去未。

歸。則生死名利之味。脫。近看楊公繼盛。戴公銑。劉公臺。被。

禍事。亦不覺義氣頓發。慷慨欲泣。乃知書亦養心之助也。

汪公盤
原書內
之聰明
以有所
聞見
於外之
心所聞
然則入
至矣

朱子曰書須先熟讀使其言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若出于吾之心。若徒務廣而不求精刻者。無復容之樂。平

易者之精約之功。其病一也。若謂有捷徑法。是誤入深坑

有。理豈可不謂之外。理有未窮。故知有未盡。豈可不謂內外

之相合。譬猶餽飯外物。充我腸腹。則為內物矣。

格則致也。虞書所云格汝彛。是也。格即至也。有苗格是也。

朱子曰學者有二患。一主自己意。一是有先入之說。

朱子

子一

許行並耕之說。所以齊夫人。一價之說。所以齊夫物。注陽說他

格是成就一箇空。告子無善無不善。所以齊夫性。許行空却

外面。告子空却內面。告子謂仁內義外。則當曰仁猶杞柳也。

義猶栝櫟也。以仁為義。猶以杞柳為栝櫟。方是。看來二子之

學下手處。俱欠格物一段。便自謂知致了。

江旭奇曰學者必真積力久。一旦豁然通貫。一了百了。今現應

湖在太學時。要坐于床。翻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為一

體。非為心外。既悟一次。及登第作簿時。象山說四端云。此即

是本心。應湖說畢竟如何。是本心。象山終不易。應湖亦未省

適有蜀扇者。訟于庭。敬仲斷其曲直。退問如初。象山揚聲吞

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敬仲本心

而何。應湖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所不通。復問曰止

如斯耶。象山房声曰。更何有也。應湖每謂其感陸先生。尤是

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便支离去矣。此是應湖又悟一次。已

既而現故書。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曉。欲曉。忽灑然如

物脫去。乃益明。尚竟日用。酬應。未能無碍。沈思。屢日。偶一事

相接觸。亟起。游草蘆中。始大悟。于是变化云為。縱橫交錯。乃

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這是應湖第三悟。旭奇竊謂不然。

總是第一次悟。內物事何容再悟。三悟畢竟思而不格。致

朱子

子一

工夫欠密。及至第三悟。尚殆而不安也。不安尚是良心若

執偏見。便是一箇告子。

江旭奇曰。鏡未磨。則不明。心不煉。則不精。格致。猶如磨鏡。藥鏡

本有明。故用藥以磨之。照察形影。還是靠鏡。不是靠藥。

歐陽東野曰。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若非良知之用。猶聰

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若非聰明之用。專以天德為知。而

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謂天資高者。可無聞

見。而其大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大

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辱。就皆不由李

慮而自知。豈肯天資高者耶。伏義至。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万物之情乎。

范生言一愿識盡世間好人。二愿讀盡世間好書。三愿閱盡世間好山水。余瑤圃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不放過可耳。

孔子六十耳順。方是物格。七十從心。方是知至。

朱子謂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及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以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圣贤。則心定而義理易曉。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圖券。統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一抄記。以時

朱子

三十五

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耻于質問。而終身受此闇暗。以自欺也。

朱子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駁難上。李友為心宮王勃等聰明。与圣贤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名教制度之類。畧知之。使得不必深泥。以妨問學。

張子曰。某李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德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觀古人之書。如探知于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壁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比藏似入其中。無嫌不能盡室中。

之有須索。移動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于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

朱子曰。李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李之方。故讀之者。責專而不責博。徒博則久。稊亂淺畧。而無所得。必致精一。書優柔厭飲。以求至李工夫次第之安。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安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夫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者。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虛心讀書。切不可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今人觀書。先自了了。後方

朱子

三十四

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未如是。則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

江應登曰。天下之理。附于器。吾心之知。寄于物。詩謂有物有則。是也。朱子謂有耳目之物。則必有聰明之德。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所謂格物也。孟子謂不思而致于物。是以物交物也。有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所謂格物也。

李卓吾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与之知。其夫婦處。即知能也。朱子曰。康節李于李提之。謂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李者。當如此。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察識

我無執則好貨好色皆王道也所謂欲化理也我有執則不信示礼皆霸術也所謂理欲也

何廷仁曰天下事原無善惡只要自當主意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意欲人為善雖說幾句笑話自揣也是真心若是好名則老親敬長溫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有人于此墮其一指而五体為之震搖摘其一髮而百膚為之起粟肺皮否塞而咳嗽為之變音骨髓焦枯而顏体為之無澤以至一蜂尾之螫一蛇咬之噬瑣矣未矣而受無不覺

集異

三十五

無不動撫摩嗟呵不能已者一体故也人物本我一体惟性有所注故受有所忘倘暫然知識收斂機稍歇而忽然終然不及料想之際露其端倪夢寐聲聞之間呈其情態即所謂宿因所云習情豈待有所見而然哉

赤子即恋母孩提即敬兄天倫一体也見者為客肅對賓心欽疏属一体也臨廟則肅過墓則悲幽明一体也鳥悅美而歌生虫悲鳴而慨發人物一体已春條榮而暢秋落葉而悲彩雲見而欣瞻震雷擊而起坐瓦全為之色喜釜破為之失色誰謂粗疎遠之非一体哉

顧准陽曰不孝而不能慮而知是良不能而孝不知而慮亦是良孝而能慮而知亦是良

譬之谷種赤子其芽也孩提其子甲也稍長其勾萌之欲達也屯之茂之秀之安之苞蓄而為大人亦犹生意之初而已波以聰明鑒之者蔓之者也中者心之初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是已其未發也未可知而吾以驗之赤子赤子之未發也人不可知而吾以驗之既發忻然而嘆吟然而哭忽焉而已忘矣故赤子之心道心也易之所謂何思何慮詩之所謂不識不知也屏思慮忘知識乃可以順帝則而齊一致而大人之

朱翼

三十六

所以為太者止此矣

一者虛而涵安靜而涵動至室也明珠在懷而求之人美玉在袖而索之途非徒不得而反失之矣一者安而還虛動而返靜富貴賤戚秋患難人以為客形我以為客際人視之以為傳舍我視之有真君從其恭孫反之昏默從其旁應會之原本非徒不喪我而且得我矣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其虛也本無非譽要辨堯桀原無脩短誰論彭殤不見美惡安別厉施無間存亡孰為楚凡其灵也過堂不忍入井即救嗟

來不食。噉蹠不受。楊大可憐。良人可訕。吾辟自愛。史簡自執。就等寧易。新銀寧結。嗜欲多。則不虛矣。天机淺。則不靈矣。于是有焦火凝水之應。有外內捷獲不可把捉之應。有幽莽滅裂。蔓蔕始萌。七應有陰陽錯行。發膚英和之應。必且為情。性為動。發為滑。耀為躍。聞而吾心之本体失矣。

夫人之精。有所結。尚能于至無中。忽見非常之物。則知吾心中能于無中示有。則于吾心中能于有中示無。而湛然氣象。恍然如在目前矣。今祈禱家。子夫道甲家。俱以在想起念。祈禱者。于無中存起。風雲雨雪之想。而天地之氣。隨應。通甲者。于

朱熹

子平

有中頓解。拘牽真係之狀。而吾身之形。隨滅。事雖不經。而業由思造。古今之仙跡。固可徵也。

江應登曰。人心紛擾。何處見。惟君子戒慎恐懼。方有寂知。靈樞處。小人放寬了。只是閑居。不是。

朱子曰。陸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于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得本心。故其徒往。進。退。速。

薛文清公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机械。人不以熟寒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江吉甫病瘵。予授以念頭法。此人素穎。机無可入。如水沃石。予云。虛空解否。吉甫曰。念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西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于過止之曰。世尊不也。虛空燒不。得。

愚按。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故怒必從強。來不。然古人告君。謂有言。遂于汝心。必求諸道。豈是謂君性惡。又是豈謂人性殊。

陳白沙講。寢常竟夕。閉戶博極。羣書。夜分不寢。久之。曰。雖矣。夫。李貴自得也。不自得。典藉于我。何有。于是經。幾。不。喻。闕。凡。

朱熹

子平

致心病久之。曰。偏矣。夫道該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于是隨動靜以求。其在我者。累年恍然見此心之体。隱然呈露。如馬之御。銜勒如水之有原委。

江應登曰。吾心藥物。從動裏生。吾心藥味。從初動時取。吾心大候。在有動有靜時溫。吾心大丹。在無動無靜時成。

見明則未發有注。慎獨則發之中節。濁之而水可澄也。喧之而聲可寂也。

朱子曰。家務叢委。每事看得道理。若生脫去之心。則事理却成兩截。

愚按朱子曰不向用時動猛省却于何處味真腴陽明質地高且有安諸若小子復生原無質地恨入虛無看得倫理却輕心腸都冷一家之內動輒乖違況其他乎

黃斗南以言官謫戍作詩甚富唐中丞貽之書曰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矣有于枝葉無用之詞耶先輩用心如此薛文清謂李易只在語嘿動靜之間須時習之亦此意也

朱子曰大抵以李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谷蓬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

卷九

三十九

朱

于世而為之則雖割股膚墓故車贏馬亦為人耳

王良曰有心于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有心于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弑父弑君故吾人要將功名富貴看作素位隨時体道乃為妙用

薛瑄曰只于身心口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于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具小窓曰慈心人專用眼語淺衷者常以耳食

孫如游曰人以天地為鈔冶鑄以成形誰無心誰無至世

人終身後而不見成功於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其端有二損焉者以聞為辯以隸為尊心指于趨舍如樊之雄神雖王不善也益焉者駢枝于聰明之用累尾于堅白之間于是乎五車以為鳴十二經以為說而容崖然而顯顯然而狀義然膏為煎桂為伐而精神散越矣二者事業不同名異號其為失于心遠于至一也心之有精神也至無而供其求不可益也時聘而要其宿不可損也

朱維禎曰精神之在人形以之主性以之成情之以成其熱焦大其寒凝冰旁流四達無所不極其名為同帝談詞摘藻綺

卷九

四十

朱

麗靡妍智者以為朝華之秀而愚者以為載道之資也跛躓為仁踉蹌為義達者以為浮雲之變而昧者以為不朽之圖也

蓋吾道大矣汎乎若太虛無適而非是也渾乎若元氣無所不入也蕩乎若中央四面起而奔至也入焉而皆有得執之以為見解則非辨焉而皆有故制之以源派則非行焉而皆有至離之以蹊徑則非

子孔盤曰此時讀書工夫比初李不同須先其難者細着心腸看令此心有安頓處而後于人情物態如迎刃破竹也

于元時曰李雖甚正甚平做下手處却要奇特非務為驚世駭俗之行也不外人倫日用而知明處當無毫髮不盡不越身心性情而欲淨理還無我微弗精

劉元城曰凡事有求之不得欲之不得底境界寂好若輒得輒遂便竟索然盡矣于義理亦然

胡居仁曰近日李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皆是未李行先李走只當教他窮理力行見得明行得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的禮便是入快活處粗淺之人若不令他靜令過將妙悟之語告之反見得妙語皆為

粗淺此人再不靈矣實快之也

或問先靈見夢何并衣服儼然死則形解何其神病如故屠緯真曰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亦此鬼意根之所帶

朱子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朱子曰李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明神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此方子去提醒醒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

苦着力及不是

蘇子曰衆生沉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也

朱子曰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然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朱子曰心中無一事時便是敬

朱子曰李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岩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李者却不如如此

朱子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解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于李哉

顧東林曰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仰鑽瞻忽這一段精神正与釋迦雪山苦行去不差若于此決箇回頭不知走到那哩去惟其悟思不如李轉入博文約禮所以為大至賢也

陳同父曰古今異宜至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朱子曰聖人之教必須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是以欲其擇

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離乎道。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惟至盡倫。惟至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若使義利之別不明。舜雍之塗不分。眩流俗之觀听。懷季者之心術。盡之所深憂而甚懼也。

朱子曰。古之至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未嘗有此功夫。其資質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主。然其或

朱子

四十三

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同父但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不盡。却將至賢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且如管仲之功。孟子蓋于齊秉法義以裁之。今不講此而逃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鉄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

朱子曰。孟子言李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內。今一向就着文字。令其心全体都奔在此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書亦何益于吾事乎。

朱子曰。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皆病。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檢點。

朱子曰。年來覺得目前為孝。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費却精神。不是心病。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至賢。孟子又說簡第二節工夫。只引成。昭。顏。淵。公。明。儀。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

朱子曰。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

朱子

四十四

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茫茫。忍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至人。是陽武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是真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朱子曰。目前為孝。後于反己。追思百凡事多可悔者。所論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安處。四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

以此愈不自快。

朱子曰咬得破時正好咀味。若只得一鵲崙的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須是子他嚼破。便見滋味。將與人看不得。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听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朱子曰這物事須要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乃得。而今都只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拈着那痒處。濟得甚事。

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

朱子

四十五

朱子曰為李先須立得大腔當了。却旋去裡面脩治。辟落教綿密。今人多未會。知得個大規模。先是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若能于一處大處勘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如暗室投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識得路頭。須是苦斲了。如雞抱卵。有甚煖處。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線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安見得入所處也。自不解住了。人若有克齊許多聰明。自然做克齊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理會。朱子曰克齊萬湯也。只是這道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

好。須看他下針。灰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痕。

朱子曰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今世儒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不理自身。已說甚別人短長。亦不可只做得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体認。洪慶將歸。朱子召入。子語曰。如今且須端莊存養。独觀昭曠之原。待養得此中昭明洞達。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安了。且教他撞來撞去。亦自撞着。此

朱子

四十六

看文字。只是理會自家性分上事。

朱子曰凡李須要光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李。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大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朱子曰人之所以思慮紛擾者。只為未見得實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待思慮。

子韶衣服飲食都不揀擇。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日去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

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然為此身所

提。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為發一笑耳。

張子韶曰。人皆用智。子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子戒慎恐懼。使

移銓品是非之心。子戒慎恐懼。智執大焉。

象山謂李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身能孝。事兄自能弟。本

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主而已。

夏是差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儼反身細求。理欲似

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

欲也。

朱子

中

朱

象山先生分別孝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氣。吾侪以

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

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江旭奇曰。情欲是瘡疾。乍寒乍熱。意見乃隔日。瘡也。更甚矣。

楊鼓花可催。何疑。伍育工律春可回。所以盡性。

屠隆曰。隔屏聞鈿劍。此丘名為破戒。同室子婦人。處羅什不

礙成真。潔淨在心。何關形迹。

朱子曰。某舊見李延平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

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

間。未嘗敢忘。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末終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曰。此是以不觀之。

江世科曰。人生不靈。死靈。竟不靈。夢靈。平居不靈。病靈。總是離

動入靜故也。

朱子曰。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万物之理。不務

切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或問心之体与天地同其大。心之用与天地流通。朱子曰。又不

可向去。無形迹處尋。更當于日用事物。極書指意。更傳得

失。上做工夫。庶精粗表裡。融會貫通。

朱子

中

朱

李延平曰。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

從貪恋處見。

朱子曰。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主至。瞑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東

至。則哭。何常之有。

陳眉公曰。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

然。辭客不送。

按東坡云。若言琴上有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于指上听。東坡得楞嚴意。以琴說法。

洪亮山曰所謂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又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机上時時照察。我是則通。他是非則不通。皆非。蓋我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間者也。功不難于有事無事而難于有無接續之交。于中蓋有訣竅焉。志在我先。功在我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机自貫。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變行。此顏子知先天之學也。

說備曰舟名馳馬言如馬之疾陸也。馬名奔馳言如風之舉帆也。畫景曰如真景曰如畫談夢曰如醒談醒曰如夢白馬非馬有味乎公孫龍之言。

朱子

朱子

朱子謂三思則意起。中庸說慎思。又云思之不得。不思則意起。而周公思而不合。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我願孝者千思萬想。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千思萬想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亦可以得再思之說矣。

李卓吾曰孔子不曰即孝即達。不曰離孝求達。不曰孝以求達。而曰下孝而上達。今觀洒掃應對。誰不能之。而不能達。是以謂之下孝。謂之凡民。至于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

朱子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孝。不講孝。遇事便有罅。不自安處。講明則坦地行。將去躬行而不講孝。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祛除

人惟一心。而天下紛沓雲霧。皆得以中吾之欲。故富貴能視則目。欲五色。雖然能听則耳。欲五聲。欲之中人也。一而十。而百。而千。而萬。以安于中。安則不虛人之逐于欲也。亦一而十。而百。而千。而萬。以紛于外。紛則不靜。全人于孝。從其所以反之。一而已。

朱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不是不好底。只是眼前事太多。欲將本心雜了。要讀書。又要寫字。心如何分得。

胡敬咨曰真能主敬。自無雜念。

朱子

王陽明曰飲食所以養身。不能消化。即成痞。孝者博聞多識。而晉滯偏枯。亦猶是也。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又作一眼看。朱子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一切掃去。胸中空了。却舉起一看。便覺有下落處。

程子在潭州。日脩橋。少一長梁。魯博求之民間。後因出。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孝者心不可有一事。又曰心要在腔子裡。只外面有此隙。便走了。敬則無間斷。

薛文清曰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朱子曰財猶臟也。近則污人。遠則辱人。士耻言之。

說備曰未得歎。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恐其傷四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皆然。居彼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許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彼已者。皆然。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无欲則彼無自而入我。以為所當為。不為所不當為。故事少而心靜。

致知在兩儀。知莫過于寡欲二字。張子曰。定然後始有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乃光明。故大孝定而至于能慮禪家却說戒定慧。

顧涇陽曰。孟子言。心莫善于寡欲。予謂寡欲莫善于養心也。朱真。

吳從先曰。万病生于濃。于声色。生虛怯。病濃于貨利。生貪婪。

病濃于功業。生造作。病濃于名譽。生矯激。病濃于李古。生盡。

胡蘆病。濃于李裨。生野狐病。吾以一味藥解之。曰淡。

謝上蔡之李去一。於字薛文清之李平一。怒字。

吳小窓曰。富貴人宜李寬。聰明人宜李厚。

游定夫問謝上蔡。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謂切問。美矣。就上面做工夫。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根。以將來斬斷。便沒事。

上蔡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此。看不是伊川曰。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此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然長進。

朱子曰。義理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繫泊。

坡仙曰。契嵩禪師嘗嘆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予以一切法以愛。

朱真。

故壞。以捨。故在。豈不然哉。

羅近谿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某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病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急。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乃仍昔也。可不圖廖耶。近谿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易言病。翁曰。人之身心。体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境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体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

兩便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几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

羅念菴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歌謠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主極種子非就情識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此物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哉

朱子

五十三

江旭奇曰靜坐是祛除法當不得溫存溫存有火候

楊一菴曰程子每見人靜坐便言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抑下惠一般學本不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或問閑思雜念何以却之楊一菴曰心之生機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神明不測合自然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至于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為木死灰自絕其生之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閑慮雜

徒自勞擾耳

朱子曰去惡念便是善念不必更存善念如雲去日光已復不必于日下添然一燈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

胡敬孫曰常默寂妙已心既存而人自生敬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江旭奇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與佛氏說懺云心生漸愧

朱子

五十四

便將超升佛地雖不同然佛亦不是名譽上故云心生歡喜事當快意時能轉不持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持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龐迪我曰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傲者于德不能入心自家翳他人為善雖大必厭惟已所為雖小自喜自欺之甚也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為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為自棄于小人棄之于大自棄矣傲者深自視矜誇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不以為羞人積情欲懼其為惡惟傲一端俱其為善以德生傲甚害

于德望之靈。然以木生而害木也。他欲攻形。惟傲攻神。傲之
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甚而挾
謹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龐迪我曰。魔計說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背
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以惡
貌攻不入。則變貌為德。以攻我。如以傲貌攻不勝。即貌為謹。
以富貌不勝。即貌為輕財。以貴貌不勝。即貌為讓。以才辨
貌不勝。即貌為靜嘿。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陰行善
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顯行避傲之善攻我。既全避他。傲猶

龐

五十五

以避傲之傲攻我。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險尚。形于棺。莫
尚。形于墓。好色欲。多則厭。老則息。好怒惡。則去。靜則平。惟
傲或動或靜。或言或嘿。或衆或獨。必不可離。身老而傲不衰。
爾盡思。爾生何來。無爾也。無爾。則賤于草。浮于細塵。
者爾也。言爾何往。于土耳。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
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爾如是。止笑而且傲。
嗟我。獸勇于我。禽捷于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谷有用。于
我。不能有用。于物。皆能無用。我。不能無用。物。想及諸
種。猶不去。傲存。證乎。

有人欲擇地。脩問于賢人曰。靜處與動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
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不論知衆知也。

狀

龐迪我曰。君子謂福益公益。美尔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
之不足為福。始者反謂福益私益。美与其得伴侶。寧善事。
美小。意曰。勢滿易持。意滿難持。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梵。
呂祖儉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道。因世變而
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

龐迪我曰。貪吝者不止貪財。客用而已。國知非理之事。前知禍
害。莫

五十六

福大。壽以陰陽干支測之。不亦智貪乎。人有智。可以格人之
惡。有德。可以迪人于善。有良方。可以祛人之疾。有力量。可以
換人于惠。新用之。如吝財也。夫財愈散。愈消。故新施者多也。
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番他人用。才者
生不用。死。與尔同。死。金歸無益。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才
當用以濟衆人。不當恃以凌一人。

龐迪我曰。上帝惡傲。何故。乃善。乃福。皆天帝賦予。傲者。以為已
有。世人皆天帝所育。傲者。惟愿尊己。蓋人。數欲凌辱。屈抑。則
天人交惡。焉。

淫欲心大也。此火一發，善念德愿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焰倨傲，其爐惡疾，其燄名之高，殺力之強，慶顏之義，故曰喪身福也。自喜人美，又愿人以我為美，用物必奢焉。故曰消家財也。目恣汚視，口肆污言，其笑輕狂，故曰損威重也。苟非大穢極醜，何人以為耻乎？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尔家醜，不可醉尔乎？

面与土，兩淨物，合則成污泥。男与女，俱善，合則為汚念穢行。人有靈心，如神有形，欲如獸。吾居其中，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

朱子

五十年

忿怒眾惡之門也。忍耐眾德之主也。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飲戢，無不諡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手奮身顛，百役盡亂矣。

怒猛火也。怒人不戢，則精力悉耗，是自焚也。草舍失火，今日大富，明日大窮。

朱子曰：德念如救火，室慾如防水。

利瑪竇曰：人生赤身來，無所遺于後，赤身以去，亦何損。人生開口即哭，生之為累明矣。生而富，更甚矣。人不能負，能馳富者，勇力俱暗消了。

蘇軾曰：釋月羅漢，先君愛此，益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所愛。又此益頗有靈異，不欲于俗家收藏，故捨之。

七克曰：邪魔陷人于罪，容求可乘之際，必窺人怒時，言虛行害人，害已皆基于此。故邪魔害喜人，怒一人，不止得一人，怒必有道，或遣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怒者交惡也。淫者交汚也。

害人者，害先在心，僅能害人之外，以此存念，則怒消。

醫人心曰：若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以酒醉，以怒醉，等也。愚解漸悔，故怒時宜自禁，怒息浪平，方可行也。譬如馳馬，馳無能遽止之，故易怒者，于無怒時，宜防備怒之藥也。

五十年

愛恩報恩，亦鳥獸之情也。貪吝者，獨否。

江旭奇曰：有本財者，有本才者，有本改過者。

顧東林曰：左顧右盼，婉轉周旋，惟恐妨碍了這心，于到底這心，子未能如意，許多周旋多枉了。

曾可前曰：不修奉養，以惜福，不執衽席，以惜身，不濫費用，以惜財，不妄干謁，以惜名，不競是非，以惜氣，不紛思慮，以惜心。此六者，所謂衛生之法，亦云涉世之經。

龐迪我曰：本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

輪也奪掠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于鬼域
賊不生奸宄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馬飽思奸豈淫因富
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劫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
怒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億逃無或迫之而驚怖
之聲恒集其耳

龐迪我曰盜有財貪淫有色貪惟妬惡為憂愁惡為痛苦人從
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
後永苦已諫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十日使視聽眾人之德
福而憂無已焉

朱真

孫九

庚

魔雖妬人不如魔妬者妬其同類之人吝者忌弗能予亦不
許人予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人不喜人傳達之傲情雖大
遇諫則止怒心雖甚值諫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惟妬
不然尔愈惡妬尔能惡尔愈諷妬尔能諷不及喪尔德滅尔
躬不獲息焉

不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汚泥是此是安焉
耳矣妬者見人好念高才多能可讚可効厭聞之厭言之有
隱過微疵則淬聽之汲言之沉之洩之積于心神噤于
口舌如其忠氣而發矣

毀之害甚于盜指財物毀損善名又重于地獄地獄喻死人
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釋善惡并喻之

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三人已一聞者一受毀者一
屠隆曰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
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氣疽發彭城老子終以憤
死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之輩故諛
之路難塞

王穉登曰僕少小無賴自分當以情死乃今回頭是情矣不知
情使何起復從何滅無起無滅安所係情財斯此念認羅漢

果不難不坐即肉躍漢無益梁居士何況盡羅漢乎

屠隆曰得果難徐屠兒了道淫房酒肆古德從未有之公却無
此本事明鏡故自湛然塵埃亦當勤拂若悟空本無華難道
性中有物

未則方可造塵玉琢純能成器高明性多殊脫須學精嚴須介
常苦拘持當思圓轉

陳眉公曰本者自能致富然有一事則為過街之鼠俠者或至
破家然有一事則為百足之虫

朱子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率以徑步起絕不屑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盡所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頗惑于異端之說兀然終日以俟其廓然而一悟徒抱不決之疑易若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幾微之間毫厘畢察酬酢之際体用渾然雖或使之任重而處野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

朱子

朱子

朱子

汪益源曰先覺而後修則不疑所行而深造也易先脩而後覺則造端自近而上達皆真故脩而未覺其境室一竟則時兩之化也覺而未修其境虛不修則本室之探也

或問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為方也何獨不言規乎汪益源曰從心所欲已有圓机圖必從方乃為至圓世俗之圖神異學之圓神由未實踐一方字

夷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于貧賤嫉妬之念為兄弟者或狠于外人

陰壑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朱子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如蚓却以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更不可以分數論如愛官職雖試父與君也敢

胡敬齋曰人要主功業是私意不主功業亦是私意總之循理而已

朱子

朱子

龐迪我曰自矜其德者非因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贖物也否則竊以未也更否則售物者愚耳德為至貴重物故肯以虛名售之贖乎竊乎愚乎

好名者欲伸于他人之上而自居于傲情之下欲為他人之主而先為其欲之主謙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能消上帝之威惡莫如謙以謙為防不能入

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表上蔡曰只去得

罪過方有向進處

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子曰改過貴勇防患貴怯

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一丝微波。

南軒曰人欲橫流彊止遏之此鯀治水也禹順以治之自然

天

五十二

理明。人欲自消。

敬齋曰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处

奔州曰山林是勝事。稍一縈慮則亦市朝。晝益賞覽是雅事。

稍一貪疾。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

是整達事。一爲公子所繞則亦苦海。

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力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瀆事

華節約

可相發

義理上念；不忘則天理熟。

點不清揀擇安排終落為人窠臼。

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湏有基址許多。

梁柱方有損處

朱翼

六十三

朱子曰人但知有營之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昧觀

書察理皆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

不一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

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

亂之心以規善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隅做去何緣見

全理具以茲諸公莫若且收欽放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

遠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到問教何以用曰只是以無妄思外無妄動程子嘗以主一無

適言之以整齊嚴肅言之謝氏謂常惺尹氏謂志收欽不妄一物

實踐

邵德薄曰世之言道者以道起于無。反于無。而稱歸根復命。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於喜怒哀樂也。未聞太極在五行外。亦未聞不顯無聲。莫之在三。重九經外也。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矣。使悉棄其轂與輻者。而欲以無為車可乎。

大學者開戶却掃理會其一身一家。是矣。何暇天下事而學之。雖曰天下事。其實非有彼事。非有我事。非有世事。惟與吾接焉。而吾不得不酬。則謂之事。天地之間。貴賤靈蠢同異之所

朱翼

六十四

集莫不由人事以為之。經而天之生人。即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耳目智慧靈以為幹濟之具。使各事其事。故昆虞而不亂。又共相為事。故分列而不散。或辨治其一身。或整齊其一室。或又踴躍以勤四海之內。命脉之所以常流。世界之所以不毀。也使世無相親。相序。相別。相信。相事。相使。相與。酬酢之事。則無以成其人世。吾生其間。不能為之親之序之別之信之事之治之酬應之。則無以成其為人世之人。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于空虛異端之歸。

古之聖賢稱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亦惟其盡之人事而已。

豈復有乘雲御風。代日月之行。幹斗柄之運者哉。且天非惟人與之性。抑且事為之則觀。夫交於吾前。宜厚宜薄。宜好宜惡。宜喜宜怒。宜取宜舍。在吾之身。宜語宜默。宜作宜止。宜出宜處。宜貞宜晦。適時適勢。宜經宜權。宜經宜曲。宜近宜遠。宜先宜後。莫不有理。與物偕來。因而應之。決洽順美。非天之所為。何能犁然各倫。盡然而可常之若此哉。

夫人一身一動之間。便具此理。人所以有長者。固病骨攝之。疏亦緣識理之寡。心不足以待物。而知又不能類也。則惡知夫

朱翼

六十五

高卑躋降之為人法象也。日星河岳之為人精魄也。肖昴眊喙之為人榮脉也。位育不遠。不名中和。人物不該。不名盡性。非必以彼空為非。吾人事中自有至無。亦非必以彼多為非。吾人事中自有至有也。

朱子曰。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頓悟者。乃是當時有所見。覺得潔淨快活。稍久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馮應京曰。人認七尺為身。不知偏世皆身。知偏世之皆身。則經世正所以脩身。身。乾體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

以和義貞固以幹事。妙用如是乎行矣。大都言為虛動為實。心為虛行為實。之不存。虛將焉傳。孔無樂乎空言。蓋無取乎徒善。要歸于尚實而已。

薛瑄曰。見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

今三尺之童。踴躍。跌。閉目而欠伸。則曰。得未發之中。袞衣。纓帶。徐行。澗步。僂僂。如或不勝。則曰。主一無適之敬。招邀。款密。軌于暗。呢。候。掣。使。笑。倏。歌。且舞。則曰。天地萬物。一。休。之。仁。何。曾。有。

朱翼

真知實行其究歸於幻耳

程伊川曰。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遙遠。莫不澗步。及到峻處。便遽弛。

朱子六十一歲曰。其今方見聖言。不吾欺。年七十曰。當初生意。到此天假之年。今年頗覺勝去年耳。

程者朱逸過王良之閭。行吟曰。離山十里。新在家裡。離山一里。新在山裡。良聞而呼。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已有矣。

孫月峯曰。講學須大家吐。出真心。說。失。白。真。語。

鄧南皋曰。吾輩學問。須學其同于人者。非學其異于人者。與漁捕牧豎。匹夫匹婦。同。體。是。真。正。學。問。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主說。

學之講。自孔子始。然每重行。朱子說。吾儕講學上。不得罪于聖賢中。不誤一已。下。不為害于將來。是何等心腸。

朱子舉禪語曰。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遇富貴。就富貴。肯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因其以勢而利導之。可也。

朱翼

朱子

朱子曰。論先後。知為先。論重輕。行為重。或思量。顏子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古德云。塵勞中。常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若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苦。番心。恐為心障。

古德云。塵勞中。常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若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苦。番心。恐為心障。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談。暇日清言有味。恐于實際無當。

癖然過境不搖。此是學問得力。

張南軒曰。聖賢真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正心。說誠意。真是誠意。今學者不過吟咏諷誦而已。

朱子曰。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機。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難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麗相勝。反之身則无實。措之事則无當。若學之邪也。

張龜曰。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万苦得來。夫世人見

朱子

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不思其千辛万苦者。作何辛苦也。

我問孔子登東山。章大旨。顧東林曰。只是八个字。眼界欲空。脚根欲實。

朱子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若于毫而操之。際指其意者。便以為存而于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主說之差。而于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正當就此處。欲以操之。是心常存而常敬。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也。

溫存

朱子書正夫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臨要渺。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昨處特達見本根。乃化自此流。千聖同源。曠然遠莫。標榜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敦。

朱子言。涵養須是敬。進學則是致知。愚謂此分已發未發。看朱子言。向來日用工夫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愚謂陸子似亦類此。即釋氏作用是

朱子

性之說

人心合神。身氣而為名者也。其不凝滯于物者。神也。其從物感動發者。氣也。存氣以養神。而心体始見。氣之息空。洞。名之曰虛神。之澄晃。瑩。名之曰靈。

赤心者。見夜之所息。因以下畫之所為。謹畫之所為。益以為之。基。天地之心。始見于復。當其剝時。心于何在。吾心之見于夜。當其畫時。心于何存。故眾人之虛明。從夜氣見。聖人之虛明。從旦畫端。

愚按。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看喜怒哀

癸未發時氣象朱子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靜不可
討靜坐三言皆有味

朱子曰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斤炭火煨一向方可用微火養
教成就今人未曾煨便將微火養如何得成

人于形情既發以後日流轉于動矣一入于靜輒以為息心之
令而弛然自放者有之豈知性天之真趣靜中自有機械而
保養之神情靜中倍宜兢惕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
以片念聯斷續之候以一惺攝浮游之氣可見其無時放下
此心既無覺以至他覺何念不慎從他覺以至應物何物不

格此所以為致良知也

朱子曰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

薛文清曰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疾一于窮理而不
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朱子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排抑反
成不靜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薛文清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常沉靜則含養義理深而
應事有力

胡敬齋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于敬

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雖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
至一揮拋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
儼然後以學不洞覽山川人物不足以極古今之變因行遊
武夷臨安之間其學益邃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被私欲引去一似睡只與
他喚醒便無事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肆耳

鄒南泉曰吾輩出與處各有事倘閑居不空過日子便錮我
者皆成我也若要與也須從這裡過世人從得意中以道理
遮歸門面者多致尊顯吾輩從冷淡寂寞中退然穆然必不

以彼易此

朱子曰浩然之氣須欽于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

程子曰凡涵養須用敬積久則欲淨而理流此心之虛真如太
虛之無塵又何有我之足累其將以此还之天地乎

程子曰舜尊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為
善也愚謂即中庸之戒慎恐懼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張子曰不嚴謹亦
是持氣之一端

程子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于此求中，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後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周子曰：吉古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乃有凶有悔有吝，動可不慎乎？

人有誦算來名利，不如閑者。古楓翁嘆曰：從來宇宙彼此等壞了。舜之徒辜，為善蹈之徒辜，為利借此名利念頭，轉到善上來，若不勤懇，如何成得務？故從容和緩可也。若至於閑，則甚害事。君子戒慎恐懼，何時放下得此心？閑則漸入於淫，傲而不檢，或清談以廢事，或長飲以番連，宇宙內事，又靠誰

朱子

人整頓眼前事，一件委頓，就是荒塌。世界眼前人一個欠調，就是粗疎。學問心要知舜之憂勤惕厉，頑鄙都化，總是以仁存心，總免得為鄉人也。

朱子曰：無事則專一，嚴整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現理求聖賢之本意。

愚按：張敬夫見王荊公墨跡，謂此公那得有許多忙。可見喜事則多事也。從來功業亦被此等人忙壞了。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大抵忙裏錯了，先陰閑裡亦錯了。先陰別離愁苦，錯了清平世界，酣酒迷色。

亦錯了。清平世界，必謹慎到信心得透，應酬妥順，何等自在。所謂仁者靜也，所謂無欲故靜也。豈必隔窓不知讀書聲，乃為靜念哉？陳白沙曰：朝市山林皆有事故。今人忙處，古人閑此之謂也。

陳獻章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處活計，被孟子一口併出來，便都是鸞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朱子曰：鸞飛魚躍，道体無乎不在。當勿助勿忘之時，天理流行，正如是耳。

朱子

王良曰：曾點舞雩童冠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与之意同。

王陽明曰：人只言勿助勿忘，不言有事。助何物？忘何物？先下手集義，勿欲速，勿間斷，只是火候。

江應登曰：形可逸而心不可逸，道可樂而身不可樂。放恣不檢者，更得勞，惟勞其心則事有沉淪昏暗者，不見樂。惟憂其身則精明。

朱子曰：嚴立功程，寬其意見。久之自當有味。昔人說習矣不察，行矣不著。今人不習便去察，不行便說著。

薛文清曰：讀書固不可不思，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

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頻數。則必法此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欲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顧注陽曰。溫故而知新。溫字是火候。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

一團生氣。千紅萬紫。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朱子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与徜徉。靜極而嘯。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氲開闢。其妙不窮。孰

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十二百歲。

程子曰。心自是活底物事。若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也。程子以道樂非樂。道大學心與體并。樂字着不得。

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此否。張子詔曰。才着力

便有怠時。着見得透。不如此費力。

王龍谿曰。此學全在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

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于忘。期必又近于助。要

之皆在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起有滅。未離生死窠臼。

王龍谿曰。如雞抱卵。先正每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

種子方抱得成。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費工夫。

歐陽東野曰。綿。密。平。坦。不著纖毫氣力。是真實着力。

者。失夫一念不起。則正念常存。万緣皆空。則万事俱備。此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

薛中離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為之

主。既栽培。自有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

不讀書時。體認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為主。以心

為奴隸。故精務博。反為心害。釋卷茫然。為均亡羊。皆非栽培

之意也。

屠隆曰。道人愛看花。情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絲。不染何

妨入道。清曠亦自有款。樂實無令太枯。

朱子曰。某于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

宜內義。以方外。以為學之要。而未知所用。力之方也。及讀

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

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為

先。然後得夫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

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

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于二者。樂而玩之。固將終吾身而不厭

又何暇夫外慕哉。

張南軒曰。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

益密

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朱子曰延平先生之教以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過一事即就此事反覆推尋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當自有灑然處

張旭見樵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用心

朱熹

于書義移此心學道何所不至

朱子曰若不先得個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江旭奇曰論太極靜時先操存而動時方省察論工夫又必先克治而後溫養循環無間不可截然分

胡敬齋曰未知之先非存養則此心昏亂何以致此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此心放逸何以保此知

呂東萊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休養之久則理漸明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操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

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即深求病源而鉤去之

此以朱子十歲後

朱子曰夫人靜時無持養之功而于其動又無體驗之安但于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等誇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

胡敬齋曰心不操則無主放者固馳于外物不放者亦入于空

虛故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涵養之道須沉潜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震厲之氣今人有過去思慮

朱熹

以為心不放者有看住心在這裡以為在靜聖賢只說戒慎

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着住此心不許他走只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

薛敬軒曰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神氣凝而不浮養身莫要于此

許魯齋曰万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

胡敬齋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蔡虛齋曰食服常泛一休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避。

小寒清紀曰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虛之。香何氣。狼坐。鳥處。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談但向起時作。還于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及油。夜深人散去。惟有一燈留。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

朱子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

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便有敬。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朱子曰。愈細愈廣。愈謹確愈高明。

陳白沙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妙不離口。示我入德方。

汪登源曰。動則物喪。靜則來接。故于夜旦見幾希。夫夜旦見人之性。猶冬至見天之心也。先王閑閑息旅。君子掩身。夫欲養微陽以之盛也。故先儒曰。主靜曰靜中養出端倪。夫有所以受之矣。

儒林詮品

愚按。陽明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然只說良知不說良能。是重知與陸不同。陸是于行內求知。

居東鏡曰。由志道而游藝。性之也由博文而約禮。反之也何謂反由外而回入也。

舜當友鹿豕。和木石。若將終身而一旦。沃世之膏。亦坦然而不以為加。周公當負斧戾。制禮樂。若其固有而一蒙流言之變。亦夷然而不以為慮。孔子當誦詩書。談道德。行自快而被

朱子

七十九

匡人之圍。亦煦然而不改其常。揚憶之所謂八角磨盤是也。蔡虛齋曰。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

子孔盤曰。天下之理。至中庸而極。其不可易者。最不可犯也。故反之者。必無忌之。小人孔孟之傳。至程朱而暢。其不可泯者。皆不可離也。故似之者。必亂苗之根。莠此子之學。率為薛大。清之乎。實無為王。文成之滑稽。寧為胡敬齋之主持。無為羅近溪之影響。

顧涇陽曰。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于不能。犯而不校。顏子識蓋

天下人只是不肯讓兩個人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肯讓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孔子

子孔無曰天下雖有高才雄辯之士然少有細心認理之人此陳同父之豪氣不能不屈于慧絲牛毛之朱晦翁也

孔子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修也誨人不倦言證也

朱子以聖門自顏曾而下無如賜商然中庸以由恭於舜曰孟

子以由列于禹舜蓋由勇于受過自是百世之師況其心胸

渾是陽明用事足以載道至由之言忘却任才氣譬如疾風

朱子

个

振落枯朽自除惟有識趣高邁如曾點却似明月澄空萬象

朗徹是故以點論三子覺宇宙自清而經世者為攪擾耳夫

鳳凰之翔于千仞也鸞翥未畢而天下之鳥已黯然無色矣

此夫子之與點與其用之大非謂其不用也

者為國以禮似赤之禮樂為優于由而點之氣象更為從容夫

子却是與其素位之樂為直截即由之率爾却亦是直截亦

類于狂者中行之次龍德也中行者龍之全而狂其分也

點得龍之潛退世不見知而不悔由得龍之躍畢竟率尔志

禮樂皆其有文明之思乎

朱子疾華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聖若說工夫陽明疾華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休誰人肯堅苦

朱子以存心釋尊德性以致知釋道問學顧東林謂此翁生

得力處全是大居敬而責窮理也

陳眉公曰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

樂道也他却深藏一個王佐才當是時仲由子貢諸儒輩拉

他不去即其師孔子棲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

端居不動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轅環亦覺

朱子

八十一

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單瓢的無此困頓原

宿到流水曲肱地位而後知顏子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

感而歎其賢也

江旭奇曰眉公此段議論極爽快其謂顏子端居不動即本孟

子來然奇觀家語魯論顏子實後游陳蔡同困頓也又觀莊

子書記顏回見仲尼請行曰何之曰將之衛而與為焉曰四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

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隣國多疾應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固有瘳乎

仲尼曰若殆往而刑耳是顏子濟世之心更甚于仲尼也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如是夫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歟陳眉公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早凋

或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作何歟陳眉公曰張儀謂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况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顏子應是餘氣所生有堯舜遂有朱均坐氣薄耳文王父子最為濟美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伯周公之東征亦不免駁雜矣大塊之上必無壽苗松柏之

朱翼

八十二

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江旭奇曰漢高功臣多在豐沛光武列侯半出南陽我朝從龍諸公大都濠泗蓋有王者必有名世有聞知則必有見知顏孔同時恐不謂之幸况謂不幸乎

堯舜之道大仲尼之教明堯舜天地也仲尼日月也顏子之休高曾子、思之用實顏子星也曾子、思燈也無日月則天地黑暗故仲尼賢于堯舜無燈則星難繼畧故曾子、思賢于顏子

萬曆壬子山東錄曰以堯舜與仲尼較彼其八元八愷九官十

二牧非遜于三千七十也梅遜禪授草莽敝履非歛于月金行藏也揆百事布五教脩五礼如五器制五刑非畧于刪述垂憲始終條理也仲尼亦不過闢堯天揭舜日已耳而微云賢且遠乎說者曰語聖則不異語事功則有異夫執中之訓加一毫則偏精一之傳加一毫則二且粗此千聖所共由集大成者所不能較也第祖父拮据堂構而子孫光啓開拓于家運中衰之候則子孫賢矣試跡當年行事以還究其難易之數夫子褒善貶惡則命德討罪之執也然堯舜以惟辟而威福夫子以匹夫而褒貶矣夫子之聲磨問津即其治微于之衷也然堯舜同室而方憂夫子鄉鄰而往救矣夫子之兩現夾谷即四罪之武也然堯舜乘乾而徐革夫子攝事而擇辭矣夫子之金聲玉振即蕭韶鳴球之礼樂也然堯舜際二伐而太和夫子當獨居而元氣矣夫子退脩歸藏即巽位倦勤之舉止也然堯舜以此道為方終夫子以此道為方始矣至於魯跡削宋木伐陳蔡尼向墮譬武叔毀東家譏彼婦夫不兼難乎試觀八卦盡于伏羲而文王演之然今之用者周易也則謂文王賢于伏羲可也夫子稱顏子好孝而今之所傳者曾思之書也則謂曾思賢于顏子可也

朱翼

八十三

洪覺山曰胡氏謂夫子識禹之心吾以禹之心純乎仁孝故飲食宮室不得不輕如徒以豈儉得宜為無間非夫子嘉禹之旨也

莊果曰孔子者自然之朱子朱子者勉然之孔子

顧憲成曰二程與橫渠慶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其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于是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故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朱子認真做工夫陸子靜認真號叫司馬君實認真謂天下事

朱子

六十四

可為決無後患王陽明認真快活是其得也若王介甫認真改法事卓吾認真解脫屠緯真認真葉果詹東鏡認真往西悞矣至于蘇東坡表申郎直是描弄一世何曾認真

人每說朱子支離愚聞之余瑤圃曰朱子何嘗支離朱子者自支離耳愚觀今世學者心地愧服朱子虞實以其辨析精微也其倨侮朱子處却是馮已見支離如子鈞而不綱戈不射宿止就約已愛物說便不支離如何今人說魚死于餌飛鳥以凶有戒貪戒躁許多話豈非支離乎至于設餌張弋更不竟了則辨析實未精透陸象山讀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

明法

朱子

六十五

字作一句讀令人猛省講喻義利章辨析根株聽者泣下朱子今他書一通刻之以詔世則子靜推倒一世人豪霸亦只是支離也王陽明說良知緩長篇何嘗是然禪宗畢竟亦支離也博學審問詳辨是宣尼教人下手作聖處至于思則要慎慎其溢于格外也今人蒙之以惡名號曰支離誰復肯作此苦事却不知彼實竊慧于蒙莊而致戒于鑿窾耳夫莊周之說謂不可鑿他人之窾即老子所謂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至于自己亦須去求玄珠雖云得之象罔然亦非聽其渾沌而真然不顧者矣宣尼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言不可偏廢也今之不思而罔者固是根器不利之人其思而不學者誰肯危殆而不安乎吾見其愚私慧以破大道執臆見以悞蒼生無所不至肯發現一惻隱羞惡之心而如聖人之所謂殆者是即回頭時也總之視學太早視思太尊耳夫聖人之所云思所云學皆是道問學中事今人將思字割入尊德性內誰不知尊德性只是存心如所云戒慎恐懼龍見雷聲之類不過惺惺提醒此心方纔是尊德性正所謂何思何慮景象培養此心体耳及至于事物之感則道心人心分歧于此必須精以擇之內思于心外資于孝悌之皆

朱子

所以致知也。其既有所得，則一以守之。久以執之，尊其所聞，行其所見，自不至于破壞心術。決裂世道也。嘗見謝安石在存亡呼吸之際，對奕不倦。王陽明值金矢交加之餘，講學不驚。自從委任得人，震置詳密後得來，正亦學問之益而止云。德性用事，何其偏也。然而思之一字，還須要切近，不可過于荒唐。當就日用事物上做工夫，如陸子靜可也。今人何嘗去思，畢竟任其偶有所見，則云已悟是悟之一字。又思之賊也。神識意見倏開而倏迷，此通而彼塞，顧乃文以義名而曰悟，果能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焉者乎？未若而求甘厭漸而希，頓便門既開，人皆趨效，是率天下而愚也。嗟乎，是亦未解于頓漸之旨矣。夫所云漸者，今日學一件，悟一件，明日學一件，悟一件，漸之全悟也。所云頓者，今日學明日，卒積之久，一旦思徹，無不圓融是也。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亦必有發軔處。纔有歸宿處，如云作聖要學要問要思，要行則從今日起，手去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行之，一工夫便有一寸學益。若只云心原是好底，不必學問思辨則悠。玩愒今日是此人，明日還是此人，何如得長進？是猶未著步而遽云千里也，豈不異哉？故不思不學而希，宜悟者下也。思而廢，李

八十

朱子

者次也。學思兼致者上也。學者遇事精研及其反照，靈原愈爾。透悟如水在西向，從東漸之；久近于西，着力一決而通于東，其流沛然。所謂頓也。思者如向在水邊，疏導漸次疏通，隨於隨疏，後亦通利。所謂漸也。故積學而思，則頓悟。隨思隨証，則漸覺。至於苦思神昏，泛思意蕩，滯思機沮，則真頓矣。故孔子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邵爾瞻曰：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與氏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率不越此。唐昌黎氏言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遙相傳授，周曰太極，程曰誠，仁新會曰自然。

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

余舜仲曰：義之前無一，陶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機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

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若意思。朱子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嘆。

董其昌曰：古人之立言，遠諸意，後世之立言，匿諸理。韓子以荀揚大醇小疵，而宋儒不許謂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老子為可取耳。其言性是主脩為之過，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言禮是主忠信之過，其言老子是主虛靜之過。

八十

雅意終不為害東周子也。春風三月萬物自得程子也。天光雲影中流自在來子也。大音玄韻美无餘邵子也。厚生玉成存養匪懈張子也。怡然就道志氣不挫李通也。

顏子之學由博文約礼曾子之學亦由隨事精察而悟一貫皆明誠之教也。陽明良知之說由虛而明是誠明之性也。大李教人以學之學皆從格致起手。

愚按顧東林謂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如曾子曾子而下篤實莫如子路與朱子所取子貢子夏不同愚以為子夏居文學之科子路居政事之科則反身踐實子路分數較多曾

朱子

子八

點資高恐與如愚不類。子貢由文章契性道則所謂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者又更用力然朱子總之為論語集註發于夏之語較廣耳。大學所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必是曾點之言無此慎獨工夫何能得舞雩之樂。

張瑋曰宋儒每尋孔顏樂處而不知尋禹稷憂處非通論也。洪覺山曰今官家亦禁酗酒乃禹獨惡之禁酒僅法耳惡之發于仁也。

李春芳廷對策曰周敦頤李以主靜為宗以一為要而究其極于明通公溥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也。程顥兄弟涵養則曰

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順應覺天地之常寬和嚴毅殊途同歸者也。朱喜以講學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博極羣書而會通于心集諸儒之大成者也。

程子之門人若楊中立推本性善之說發明學庸之道最為聰悟矣而游定夫之溫厚朱光庭之篤行吳大臨之潛密謝顯道之切問近思劉詢之篤信果行李鑽之才識穎異皆高第也。朱子之門人若蔡季通推極道德性命之原行謹家庭唯諾之際最為上達矣而蔡沈之書傳見託杜知行之可與進道黃榦之志堅思苦李燭之進學可貴陳淳之孝見本原廖

朱子

子九

德明之學有根據亦皆高第也。

李卓吾曰古人之學稟有其四有曰志於道者有曰據於德者有曰依於仁者有曰游于藝者。

朱子曰曾子于其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李卓吾曰聖人之一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或云朱子先用卓吾先体江旭奇曰先用是博文先体是志道今觀顏子先仰鑽瞻忽竟從道体上做工夫孔子十五時便志道于顏子見他先体故誘以博文于曾子恐他先用故示以一一者約也礼也。

或問曰：道一而已。朱陸異同於宋王湛分途於今。可乎？不可乎？
吳百昌曰：學莫先於知言。道莫貴於養氣。不養氣則不能知言。不知言不足以養氣。定而無所疑懼則異者不妨標其異。同者無害其為同。故原理起知則一。原知起知則枝。惟朱子能知仲陸之異。亦惟仲陸能亂朱子之真。朱子之卒得之於知言養氣。仲陸之學論心不論性。徒執其一而已。王得淵源於陸。覺知是性。自為起。湛隨處體認天理。差可趨步朱子。有王湛之才而不為才用者。其惟薛胡兩先生乎。

朱翼
余懋學疏曰：三代而上學出于一至。漢不能不別儒于百家之

中至宋而不能不別理學于節義事功之上。正惟日用不知者以詞章功利為學而不能得孔孟之真。故憂愈切而析愈精。乃有理學之名。我國家崇儒重道賢才迭起。乃顧問之臣有能粹於薛瑄者乎？熟業之臣有能賢于王守仁者乎？潛修之彦有能優于陳憲章胡居仁者乎？宋之韓范司馬雖未嘗聚談而皆合于至諦。然司馬每荐程頤于朝。亦可見其心契也。今世如趙南星鍾羽正邇中立王德完孟養浩穆深喬衛萬自約等不言躬行韓范司馬之倫也。鄒元標高攀龍錢一本史孟麟孟一脉馮從吾明體適用滄洛關閩之派也。

見解參差

廖子瞻言：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則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截事。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朱子曰：若果如此。則聖人設教。先便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体察。着緊把捉。以為直截根源之計。何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子思周子亦只說擇善固執。思辨篤行之只說

朱翼

又九

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如說求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且欲洞見全体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愚按：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應有此等見

解延年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只是提却惺惺渾然在中非有此等見解也陽明却有似處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不知有氣稟之雜所以不怕天不怕地胡喊胡叫他說動人使人都快活其只是不敢怕壞了人

愚按陸子詩曰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九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領渤海水暮宿崑崙連山川為琴長河為之弦萬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即是喊叫處

朱真

象山說克已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

子曰如是則克舜兢兢業業周公思無三王孔子好古敏求

孟子應學孔子皆當克去矣

顧汪陽曰悟後轉覺工夫難其究也可以入聖悟後便覺工夫易其究也率流而為狂

羅念庵曰終日談本体不說工夫絕枯工夫便以為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

王陽明日事案牘夜必燃燈讀經史諸書固成嘔血疾請告歸越窮極仙經外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遂能先知乃翻然

曰此致其精魂非道也後日夜端坐澄心精慮以求諸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而記憶手目聖賢經傳一一相印證始專言良知之學至庚寅門人問之曰此心光明眼目而逝

高景逸曰心之是處即天理誠然矣但是處未易尋討靜然不動之體則於喜怒哀樂未發討感而遂通之用則於乍見猝蹴之著見蓋皆于不識不知之時當下認取于此見得方是頭腦然戒慎二微則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體故寡體易消不若發見者為真

朱真

高景逸言聖賢拈一敬字本体工夫一齊俱到也而程子則曰

天理却是自家体贴出來若云敬則天理自存則當其敬時

天理作何狀若云循天理則自無不敬則當其循天理時敬

作何形幸據日用間所持循者言之以窺心体微妙處于元時以能循理便是敬若之殊覺未暢循理固是敬但程子之

所云体贴是格致工夫至於循理而敬則是誠正然謂敬是徹上徹下語者恐慎戒慎於不睹不聞而又謹獨致中於未

發而又致和於方發即工夫即本体也于元時曰心非塊然而未發則一理渾然已發則四端各現陽

明云無善則天命之性何所包藏道心之微何處萌蘖何以卷之則藏審何以放之則弥漫此佛氏真空之說注陽所以反覆攻之也

愚按朱子言君子凡事惟專力于根本之地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薛方山說事雖有万根本惟一只是于方萌念頭過欲存理便本主而万事俱就緒亦是陽明之說第恐理欲錯認了

學仙者有一己工夫則吾儒之思也有比家藥物則吾儒之學也朱子自言平日道問學工夫較多而象山尊德性處較重

朱真

九十一

愚按孔子亦言思不如學蓋學為有據可尋延平先生謂養氣後知言慶養來乃不差是也然為罔為殆學思畢竟不可偏廢故孔子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精之以思而得其理之一則吾心之仁渾然全矣博之以事而求其分之殊則吾心之義亦無不在矣

朱子曰子靜論為學之病云如此是議論如此是意見如此是定本既是思索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死定本但隨人救藥不可有定本邪意見開議論乃為學之病耳

屠緯真曰今日騎獅坐象眾生之境界過未饒他帶角披毛佛祖之真性自在譬如小水匯為巨流入流原是此水真金煅于猛火出火還是真金若佛祖天然佛祖脩行之法何為若眾生只是眾生向善之路終絕

屠隆曰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為神机譬之水湧為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神机轉為智慧譬之波平為水當体無波

袁中郎曰沈蓮池戒律精嚴于道雖不大徹然不為無所見者至于早提念佛一門尤為直捷簡言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

朱真

牛中

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子從崇文書院歸後來者言一先生道造端乎夫婦極鄙俚可笑吳百昌云只說道無不在便是摠之子思恐人索隱故言道極飽滿合大小都是道極昭著通上下都是其造端始于飽滿而其昭著至上下地無所不到欲人先于庸愚微細處着力也曰括帖說一陰一陽是小天地又說有夫婦終有父子有兄弟又說王化起于閭閻等語未為不是但君子得力處當云不索隱而在家常做細處起手尤為裨益也畢竟

人有五倫合于臣弟友親是人之為道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程子又專發明一個敬字似參錯不齊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攝在裡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止一敬字故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周子只說一本無欲也這話頭高辛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

朱子語類

卷之五

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有個下手處

昔時講學率以脂粉文字無益性靈自耿楚侗以來易以口頭話就日間行事聞見立論大為有益乃近來口頭話又成套語令人听之欲睡其將行事聞見立論者遂至遙論朝貴把持有司良可歎也崇文書院開講吳百昌請就自己見解立論可謂頂門鍼刺作真穴一時宿儒茫然若無期之射失吾問又失吾答予甚厭之翌日行矣蓋嘗觀野狐雖非正道然亦平素將自己元神津液打成一團隨處播弄將來今講學家原係剽竊未能打成一團白手慌張技倆甚窮當場失措

如孟子所云博學而詳說所以反說約此可見說出一箇約極難必由詳博中來也予向幸見復處劇言之字却為此輩立門戶然他講格天二字甚佳其以報應攝人似佛立定一注意處似老然于世道人心却有裨益此公有痴僻所以由偏處深入

或言君子為善無意西士曰儒者以誠意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何能無意高樓無堅基不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天下万事皆由意作

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

朱子語類

卷之五

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也以殊于鳥獸曰推論不直曰明達又以分之于鬼神鬼神者微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而後後以其顯驗其隱

陸象山曰形色天性也與釋氏之空論一也

朱子曰象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听未是道視明耳聰乃是道也不然禁紂亦會手持足行目視耳听如何便喚做道揚慈湖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大全者惟睹夫第而清明而在上名之曰天又親夫墮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

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為己。而惟以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割吾之全体。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捨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吾之軀。非止于六尺而已也。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足能運用。所以能運用者何物。皆不可見也。其可見

者

九十七

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被不此。不可得而二。視与听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听与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听非听。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步趨非運用。步趨視如此。听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步趨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孝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庸孔子曰。李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

江旭青曰。慈湖大旨。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也。其云不思遂已。分明是不求于心。無孟子踐形養氣工夫矣。慈湖却重思。不言學。只說罔。不說殆。只說夜以繼日。思而得之。不說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既不道問學。何如能尊德性。朱子雖亦有只尊德性。更何學問之語。然朱子在用力之久。覺得是一套。不若慈湖脫了半截。觀其語曰。以舜大聖而犹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犹不知魯廟。後世之士耻于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

朱熹

李

于其不必盡知。而畧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愚謂物雖不必盡知。然舜却好問好察。近言子入太廟。每事問。大抵格致乃煉心之法。在精不在多。非如告子之冥然無知。悍然不顧也。

陶石簪曰。大道荒于好徑。庸德孤于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帶教。于是駭大觀以為私。已嘗同德以為異。端心行藏密而反與疏畧之。記日用現前。而更啓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疏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瘠瘠瘠而一氣。單通雜。棘除而八荒我聞。會之為已。而何不至。離之

朱翼

九十九

為物亦何不睽而反其盡性非盡物之功求志為自私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未免叛常而翻令循真平蕩之途蒙隱惟詭奇之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為本乎無為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体方有實功而履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三也心無体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頭運臂輒造精微加箒拔其直通神化縱心皆活

發之地舉目即斯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于奇冥涉事者遂致疑于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並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起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先介座若大將之總偏裨而非滯言畢自封名吟跡類樸而實讓權弥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推詩礼之城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于鄰家飽鄒公之厨者不羨八珍于異域華風不競期走胡走越以橫超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反

今以功利之俗空鴛空之膚詞而欲開澤聖經彌綸大誨不亦遠矣

朱翼

一百

周海曰曰孝者之心發于憤其見必卓聞于冥其語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千了万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去聖已遠自得之孝漂沒無聞非惟孝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士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諱眉無辜陽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孝者亦曰如是矣理盡于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孝廢于爰解

省孝廢于記說悟孝廢于揣度通孝廢于偏黨然孝廢于領畧敬孝廢于疑感孰有如孟子之深造自得者哉

江旭奇曰孝術同而見解異猶化工一而吹万殊也文王孔子皆聖人也文王之元亨利貞本頂串語言大通而利于正孔子却到為四德程子朱子皆賢人也程子之小利貞言聖賢有一分可為銀不能太利貞亦須小利貞如王允之于漢王導之于晉是也朱子言小利貞是警小人也利于正不可過甚程子之利貞似孔子朱子之利貞似文王也孔子言假年本易可無大過司馬遷記孔子言厥年孝易則我于易彬

馬氏子亦言于易可無大過差俱就明經說朱子却言字易則明于吉悔吝之理故行事無過差孔子言當仁不讓于師程子言即仁不可為眾所謂千萬人吾往矣朱子言後輩不可推卻自謙只要覺悟奮發達便為師願不得先輩德之等候他此皆見解有不同而各臻于妙者若夫栢舟之異義尹氏之異人止口耳傳聞之異不可以言見解也

屠赤水曰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于神識佛性無遺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性得不屬于經書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為工課馬祖戒于磨磚談經而不見性

朱熹

一百一

錯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至人除心不除境在而心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繫絆眉睫纒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孝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入市而歎遇客紛擾擾是行尸反觀而照主翁靈瑩無非活佛

寥子晦曰程子論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蓋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故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恭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無非道体之在也朱子曰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但謂萬物

在五性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張子所謂者云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實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識此耳

陽龜山說天地間皆是道烏得而離朱子曰衣食作息視聽本履皆物也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則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于釋氏作用是性之說且供事者謂狂猖妄行亦無適非道其為害不可勝言矣

陸象山將先立乎其大者作一公案故重內而輕外朱子格致之孝全本二程乃陸門遂以程子先葆養心體譬如馬家先

朱熹

一百二

已充裕而後問田買舍朱子却從一田一舍漸次積累以至富其究一也明道暇裕伊川不甚費力朱子契了苦予恐二程亦無暴富之術史稱伊川子書無不讀而一本于誠當是實錄朱子于格致章亦自云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何嘗有二法

或問于江古楓曰中庸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我思戒慎只是一箇敬若恐懼則心体机捩擗寧失其坦蕩舒泰之常矣故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今未聞而先以恐懼將迎之可乎予之所慎曰戰然必臨事而懼也豈先懼

此三
一俗
可中
人下
上

朱

我江古楓曰。六根惟聞最令人懼。以腎竅于耳。故七情中。惟能傷腎也。若先以理之。是非為懼。後聞人說利害事。却更不懼。蓋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所自來也。多聞而慎言。多見而慎行。聖人都說箇慎。而中庸分別一慎一懼。究竟只是慎獨。試思目中所見。較耳所聞。孰令人心動意馳。則識從聞入者。似多以至先入為主。泛濫無歸。不過為限防。恐難止也。大孝說指視皆從暗邊。而中庸乃約之于聲臭。視聲色並言者。較微矣。可不慎乎。慎則中矣。天地位矣。慎則和矣。萬物育矣。畢竟至誠之盡性。漸由人物而反之于天地。則下手自中節以歸到未發明矣。其次致曲。者端也。猶孟子所謂四端也。情也。能化。正是盡人物而為化育也。亦無別工夫。只是一慎耳。王解元係以敬字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主考大加款賞。此破不惟包涵題面。而且形容敬字極妙。乃程子心得。傳解元朝佑作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云不見之中。即隱微顯見。絕不兩屬。而止有戒懼之一念。中和位育。亦不相馳。而止有慎獨之一心。李春元作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云雖吹息於二靈。不得不憑生于水火。為受精于太極。又何論乞化于陰陽。皆代聖賢傳神。

一百三

軼品

端才叔藉其先賢。放意所為。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于生以爲德過于其祖。漢楊王孫。故富饒。厚自奉養。及死。令其子裸葬。以反吾真。相侯諫不聽。而班史以爲賢于秦始皇。

袁中郎曰。古人云。不顯不莊。名不彰。狂爲仲尼所惡。矣。若顯在古人中。亦不易得。求之釋。有晉化馬。張無盡詩曰。梁山。全裡翻筋斗。到此方知晉化馬。顯化實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顒馬。他如藍采霞。張三長。王宮風之類。皆是。求之儒。有米顒。米顒拜石。呼爲丈人。與蔡京書。書一紙。其顒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衆香園裏來。衆香園裡去。此其去來。豈非者。

百四

袁中郎曰。劉伶之醉也。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阮孚之蠟屐也。陸羽之茶也。米顒之石也。倪雲林之絮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僞逸之氣者已。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貌可憎者。皆無僻之人也。若真有所僻。將沉湎酣溺。性命生死以之。何暇談錢奴官費之事。

湯賡庵曰。癖之氣。若狂若狂。手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思不能喜。沈不能怒者也。誠有癖。則神有特寄。世外一切可醜之物。猶

之未聞其鑰何自入我至今嗜痴嗜獨看牛聞聽驢鳴試之
人不解意味而癖者有獨契也

陳眉公曰。要敬之才不如三傑不與他爭功名。直待誅秦滅項
事。結局冷眼觀看。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
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歎曰。大丈夫當如此
矣。敬早見高帝此意。三傑只封得一箇侯。敬片語亦封一
箇侯。不傷氣不煩手。其得審局之巧者歟。敬脫輓轡衣毛裘
見虞將軍。見上。虞將軍欲與之解衣。敬不聽。衣褐方表突
兀。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對。三國時彭越欲結納先主。往

朱雲

一百五

見龐統。與兼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兼徑上統床卧。謂統曰。
項客罷。當與卿善談。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
語。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李元中飲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
見齊神武。音自英雄。倉卒自達慶。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者
也。

蘇軾上韓魏公書曰。進士黃傳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
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窮苦幾死。賴公而存。又且薦之
于朝。彭別駕許嫁其妹。此生人之常。而傳則為非常之福。傳
之才器不遇于用世。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于飢寒。要亦

可使在塗泥中也。

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皆狂士。皆以識趣非以才局。子房擊秦
滅楚而從赤松子遊。始元中躍而終潛者也。安石隱東山。出
而馴溫破秦。始潛而終躍者也。懷英號裴博陸。取日度淵始
亢而惕。終潛而躍者也。陶潛耻于見督郵。而不耻于為弓。亢
而潛者也。李太白識郭子儀于侍伍。其識趣已高人數等。抑
之士而使之脫韉。故蘇文忠謂其氣蓋天下。畢大簡許其為
主佐。潛而亢者也。滑似子房。太白似安石。夫狂虐而猶實。虛
者適入實者入道。此狂狷之分也。

朱雲

一百六

吳地州曰。談風流者首稱江左。清固有方氣耶。見虞尾者指為
王謝家物。清固有門風耶。說者銅必周。王必秦。磁必紫。書必
晉魏。畫必宋元。清固有世運耶。予以根器清。即好磁可。好馬
可。好驢可。好蠟履可。以至坡公之好散肉亦可。如非其人
則然。有章茶亦吳閩習套耳。

陳眉公云。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恭。而多禪意。一
句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李卓吾隨口利牙。不顧天荒地老。屑偉真翻勝倒。那管鬼哭神
愁。

眉山之中。有隱君子坡。即葬時。會期已迫。而墓磚不具。保之人

人皆曰。當往見此君。但多游獵。居山林。變絕。亦未易到。坡凡兩日始得至。日暮。伏于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坡豎少年。即也。既通。獨具以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飯。青衣跪進。盤食。皆足。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咳。若無人。食盡。數人飲畢。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歸。明日且下手破土。至晚。破猶無一口。坡甚嘆。悔明日晚視。其墓地之側。磚五萬。以斬。然羅到矣。眾皆驚。驚事畢。身往謁謝。幸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豪武。

朱翼

一百七

成

江旭奇曰。法網甚密。郭解之任俠。徒見族耳。故欲脫。縲縛。先除却機心。其次在謹言。如阮步兵之狂醉。而卒無禍患者。以謹言也。奇生平恣意妄談。屢屢禍鋒。余無日見事風生。幾點月且嘗觀文。與可每戒坡公吟詩。坡公謂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得不要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坡公軼人。然坐吟詩下獄。遠適。豈不輸身可一籌。與可善畫竹。坡公之竹。竹之莊周。與可之竹。竹之左氏。自號笑笑先生。乃自昼也。

學術異同

顧東林曰。佛氏之言性。与天道。聰明才辯者。可得而聞也。孔子之言性。与天道。聰明才辯者。不可得而聞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無善無惡。佛氏之所謂空。不可將空字全讓与佛氏。故曰。絕四。曰。無極。今之學佛者。一片禍福心。何曾空得。吳康齋詩云。識得靜中滋味別。始知禪客最為忙。聖人之學。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達于脩齊治平之遠。以一貫之者也。二氏之學。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返于無極無朕之初。其視天下國家。隔之以為二。而不能通矣。

朱翼

一百八

成

二氏棄事以求虛。絕緣以求明。心。枕火然。必附于物。何能絕念。只絕妄念可耳。朱子格致之學。從事事物上。方其當然之則。知其孰為理。孰為欲。則戒慎而求。欽。及于無妄。而心之虛。休後。故曰正也。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彼禪家。引去。朱子曰。是尔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

孔子之道。無所不備。由神而形。而應。皆一以貫之。老子之道。由神而形。其于應世。却不做事。工夫。率多用術。故流于刻薄。

釋氏之道惟神而已其視形骸應世一切以幻妄視之如云色即是空心無所住而能應變故其流至于忍耐而忘休廢倫矣

今世言道而不言理故謬誤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良解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卓絕免體認則隨兔因而喻利萬物一體則一休腎不肖而便其私故知講學之為益者大而講學之名所損亦不細也顧淫陽欲人言理不言道蓋為此

愚按龐迪我曰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過甘言愛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倣隨倣受傷如

朱翼

一百九

此則所謂自憚所謂浩然之氣皆自喜也所謂天生德于予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皆自譽也所謂令聞廣譽皆甘言也心廣體胖辟面盎背渾是傲氣矣聖賢只戒倣倣而辟者初不若此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洒掃應對周旋禮樂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朱子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有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無矣釋氏既說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空矣若吾儒見道明白精切此理流行不息豈可說無說空氣則聚散不常自是有實有虛

鄧志謨曰妙相三十種牟尼顯西土之靈道德五千言老子技中朝之秘或見性而明心或服氣而煉形皆以一粟藏世界

朱翼

一百十

而以一壺貯乾坤碩九轉以煉丹名為道心之清三乘以恭禪則為禪心之寂而曼卿之斥仙范鎮之無佛若退之則併欲火其書何率與太顛遊也彼漢武梁武一仙一佛而宋季元初道君佛教又何互為盛衰哉

王靜虛訪李卓師表巾即贈之詩曰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鍼鋒何處可容足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窮腹萬慮堆作城萬想鍛成鐵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弥天毒扇海作洪鍾燎山煮精玉何不觸其噴惡慍求所欲

羅洪先曰在家出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攝
須以靜除欲其靜極必令盡忘動始不動

從來天地渾沌、無邊無際、自曆法立而天地始有邊有際
其算法所不能周屬聖人存而不論故非斗指南則正朔不
加矣從來道理亦吳濶、無邊無際、自一中剖而道理
始有邊有際其六經所未能載屬聖人亦存而不辨及西域
南侵則正統中分矣

儒家向以日月星為三光釋氏以日月燈為三光日月星之光
有邊有際佛氏照破黑暗地獄俱用燈、光短而用長故非

朱子

邊際所能限也

屠隆曰從身上求佛則無常幻泡之身如何作佛當求之我心
從心上求佛則今日緣慮不實之心亦非汝心佛性不在逐
經綸而生解則經綸即是障緣了文字而悟心則文字便是
般若諸佛所立乃是立其般若初祖而移乃是掃其障緣
袁中郎曰心者萬物之教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
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派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
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算然諸仙赴甚偶爾一至其成毀
無與于仙若使為仙者認其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

朱子

愚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死然必以有物有聲之神為元冥
則无所托固固有對因塵有想固異同有分別此心无緣塵
与瓦石異則亦謬妄不實之物耳神者变化莫測寂然自
由之謂然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實不離根塵
神即識也此識出天生地生人生物自然而然從上八仙皆
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謂箇中墮落有為趣中多少豪傑被
其沒溺可不惧哉然除却其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
物為本命元辰即元孔骨節无虛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悲
无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无情有情无佛非佛是謂故

朱子

宅飛升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中之沫現今有知
則明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亘古亘今則明不足者非長
生也若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悞以神識為性既悞認神
識便未免認神為軀殼既悞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
對故曰性命雙脩又曰形神俱妙若夫真性天地之所不能
裁也淨識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知識之所
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我自具眼不急自家
眼而急娘生眼所以都看不破

朱子詩曰西方輪轉業畢、輪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壓

顧時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爭以趨號空不
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維三聖為我焚其書

愚觀近世賢豪如李卓吾之淨髮屠緯真之持齋不避其名如
袁中郎之恭傷袁坤似之回向已居其寬至于張西江落泊
機穎亦與諸公為鴈行而其居則在名實之間屠緯真袁坤
儀所著論其所重在緣業亦有維世處予邑詹東鏡始闢此
門竟持齋餓病以死後其高第屠問石則奉卓吾如夫子矣
總之此途是捷徑高明擇便而趨勢所必至也朱子之慮亦
深矣

朱真

百十三

陳眉公曰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王論此
佛氏之輸政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
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駁之以充戶此以佛氏富固者也丘瓊
山欲藉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
又為佛氏之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本朝廷之大養濟院也
今之僧非真惡于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
大都分憊无聊計无復之窮漢而欲人婚配能乎賴出
家以清淨之人授度能乎賴寺院以散慶之人鮮衣肉
食能乎賴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誦詩讀書能乎賴誦經

朱真

百十四

說法以曉暢之人累糧以遊能乎賴十方接眾以津致之
又恐厚處易置則清規以愚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鍊之
氣易爭則慈悲惡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剃髮以別之
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無佛門相增許多
乞丐許多盜賊許多賑濟許多提防天地以此活人不惟學
士大夫開他不去即帝王亦剷除不得此窮漢中上者能行
微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
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弱無牙餓滿
中七憂而強豎無謂聚斂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

藏僧千僧乃所以為歲天下于天下也

雅禪師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臟去邪氣開壅滯通血脉清神
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藥生人間
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聖凡尊卑
悉能療之有采葷葷為藥食者悞人性命不假脩煉炮制一
服脫其苦令人長壽

陳眉公曰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
辨故思相風水勝負必爭

服知者期于銘利不期于于將乘馬者期于致遠不期于驥驢

識者老如子房。佩申生如賈生。自比音樂如孔明。學縱橫如魏徵。韓琦不講學。范仲淹不由孔。鑄司馬溫公不通大虛。而皆為經濟名臣。故夫為學者亦期于用耳。彼金陵之徒術。亦何裨於世務哉。

陳懿典曰。脩詞者盟壇于北地。漁獵漸廣。浸淫于釋雜之家。明理者假筏于新建。研析漸深。浸淫于竺乾之指。博古者未得其神髓。而先亂志于刺覈縱橫之說。學佛者未得其清淨。而先好心于圓通變化之門。夫刺覈何所不忍。縱橫何所不為。圓通變化。則更何所忌憚。

卷五

百十五

張一桂曰。辨古之道術也。易而辨今之道術也。難。聞為我之說。知其為揚。開垂愛之說。知其為墨。聞清虛放蕩之說。知其為老莊。聞堅白功利刑名縱橫之說。知其為惠。為鄧。為慎。為田。為中。為韓。為蘇。張乃今則徒借游言。罔關世用者。自謂得精蘊。辨脈輪。逞雕繪。窮年訓詁。先禪實際者。自謂咀美華。馳情事務。遺棄身心。日營于榮華聲利之途者。自謂得作用。古之談異端者。如敵國寇竊。今之言異端者。如室人交戈。笑或謂二氏與吾儒並為三教。當不能易衣中。即曰尚有革。為利是跖之徒。同流合污。自號謹厚。為鄉愿者。當亦並立為五

也

何宗彥曰。三氏敵吾儒。何以收之。道息之。收其知常為明平。等為覺則中庸之旨暢矣。收其須弥一芥。三十穀一輒。則一貫之妙開矣。收其數窮守中。不立文字。則默識之理得矣。收其清靜自守。一休無隙。則無為之化起矣。

沈一貫曰。吾道衰也。其獲之也不難。而利之也甚溥。三氏藥石也。彼夫內持者。藥必膏梁。耽閑。馬。投冰藥而解之。則灑然矣。若菽粟之利濟。雖有藥石。無所用之。

漢文下寬大之詔。脩玄默之化。而庶幾成康刑措之際。此善用

黃者之張也。漢武黜百家尊孔氏。而海內虛耗。漢宣明法審。今備名儒實庶幾。周宣中興之美。此善用申韓之效也。漢元微用儒生。委之政事。而政柄漸移。終衰漢業。

司馬談論六家。班固列九流。大都信二氏而絀儒者。其稱黃老曰。合大道。曰南面術。其稱申韓曰。明分職。輔禮制。至於儒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馮夢禎曰。文帝時。助勅初定。創夷未起。故責休息。宣帝時。官職耗廢。獄繁滋。故宜振刷。向使言申韓于文帝之時。言黃老于漢宣之世。豈不舛哉。向使武能祛其多欲。而以用公孫弘

若用董仲舒則海內豈至於虛耗元能奮其優游而用恭顯者用望之則漢業豈至於遂棄

曲木有繩堤埴有範鑛金有冶頑石有礪以此知聖人為教則百家異術皆材也師馬得路師蠃得水棟宇師鵲網罟師蛛以此知聖人為學則百家異術皆師也跛者踏鏤僂者負土盲者司聽則者司聞以此知聖人用世則百家異術皆役也負鼎則調執御則名委吏而會當桑田而茁壯以此知聖人為世用則百家異術皆功也吾道者百家之源而百家則吾道之委也吾儒者百家之府而百家則吾儒之用也

本義

百十七

無為似老先罰似法尚文似名禽墨仁之蔽愚也莊列施鄧知之蔽蕩也慎到韓非申不害信之蔽絞也

聖人之道如天故以心攝之聖人之學如地故以身履之

今之學者本無定是也而曰當依即是動用則幸即釋氏不思善惡也豈吾儒無私順感之体乎本有顯匿也而曰有過即使人知不煩掩覆即釋氏不碍事障也豈吾儒好惡不欺之旨乎不顧大閑以為利而曰无點于躬即釋氏出世間法也豈吾儒慎脩之道乎不惜頂踵以為名高而曰大公无我即釋氏之利他行也豈吾儒推恩之術乎欲凌進也而曰頓悟

在心無法可碍即釋氏之一念證佛也豈吾儒積累之功乎本馳騁也而曰心逐事生不可除盡即釋氏之萬法惟心也豈吾儒寧謐之体乎吐棄物理也而曰吾主靜即釋氏之寂空也豈吾儒交修之妙乎

今朝延講富強之學而刊餘駟儉張虎翼狼噬之威矣繙紳講名利之學而蛇營鼠附甘濡首於要津矣士籍講進取之學而長鳴蛙井矜不朽於雕虫矣流俗講佞偽之學而呼集聚唐名健兒于下里矣道學開於魯再開于宋而今遂塞非終枯也謹以甚于戰國非火也而焚靡甚於秦非黃老申商也

本義

百十八

而禽張取与悍鸞鷁厉甚于漢民慮至利多于市壓軼並蒲團煩于春鍾談空說寫盛于吟咏即晋宋齊梁也法制密于凝脂而大奸漏于吞舟號令嚴于鈇鉞而礼法等于弁髦即唐也上下耽廢堂而操切徒真文官府多漏卮而大盜生越志亦元也

江古楓曰孟子闢楊朱而不及老氏老氏未可盡排也孔子嘗問礼焉楊子受業老氏而失之揚固老之異端也荀卿談王道而李斯焚書則李固荀之異端也鬼谷脩清虛而蘇張以其說揮闔蘇張則鬼谷之異端也今之儒固儒之異端而今

之釋亦釋之異端。今釋氏本惺然覺者盡為賊而不為子。夫心固人之大崇。人亦不幸而有是心矣。

唐東鏡曰。開學蘭籍而本体或疎于默識。則德性非築壘于鵝湖也。聰明節發而初心或忘于赤子。則良知非借于慈母也。以天下國家為良知之用。何妨于非心之格乎。以集義為事心之功。何殊于致知之旨乎。以復礼見天地之心。不通于黃中之理乎。以洗心藏良背之庭。不猶然坤腹居体之微意乎。故曰。皆聖道之羽翼。末學之舟航也。

孔子言原壤曰。幼而不遜弟。即所謂惟吾獨尊也。長而無述焉。

則所謂无善无恶也。老而不死是為賊。恐其增一異端也。

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寂能為萬象主。不返四時。雕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

管東箚嘗呵沙門曰。程朱何曾訪佛。訪佛自在汝等。又曰。窮理不厭勞。恭脩道必遵孔轍。

江事天曰。佛氏之言。心性亦有覺悟處。但云作功果可以懺罪。

這是為人怙惡。必無此理。故胡兒嘗齋。澤人設醮。而寺院多建于匪人也。

張文定曰。儒門滄海。收拾不住。皆歸于釋。周元公曰。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良卦可了。愚按。陳眉公謂宗教為易之體。譯爻為書之法。倡讀為詩之叶。戒律為礼之衛。果報為春秋之賞罰。湯睡庵謂今日之禪。髡者頭似我輩。舌似要之。未寢其皮。安論神髓也。

陳眉公曰。隋唐之有天下。一則欺孤兒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兒而得之。故隋智周等。普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

朱翼

百十

戊

翻譯帝親為撰序。唐法法師至中天竺。窮探大乘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隋文帝寫經四十六歲。十三万卷。脩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十餘万。軀脩治。故像一百五十万。九千崇。緝寺宇五十餘所。唐太宗破薛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潞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先生立普濟寺。于洛州破竇建德立菩提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

胡敬齋曰。異端之道。全要安排。造作儒者。只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老子說「無不素」，這道理有。佛氏言「空」，不素這道理。朱子曰：「近來乃有假佛釋之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其察其容貌詞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胡敬齋曰：「學稍有差，便入異教。」如此言「無」，是「無私意造作」也。彼遂以為「直」，「虛靜」無為矣。此言「虛心」，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也」。彼遂以為「真」，「虛空」無物矣。此言「无心」，是「寂然不動而万理咸備」也。彼遂以為「真」，「無思慮」矣。此言「無適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不可湏臾離也。彼遂以為「隨其所適」，「無非是道」，竟猖狂自恣而不顧矣。

羅整庵曰：「物雖未交，而目視耳听口言身動之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感物而動，則當視者當听者，當言者當動者，視之听之言之動之，為順其自然之則。故曰「真」，所不當然者則「性」，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存其真，去其妄，此吾儒治身心以達諸天下國家立人極之道也。佛氏不問當然，而一切以悟為真，不悟為妄，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鄧志謨曰：「兩儀真位，異教與聖教互異。仙耶？佛耶？將无同耶？仙者，飲以元漿，養以赤霞，咀以月華，日精，洗髓伐毛，等古今化，早暮足生却老。視天地若蟬蛻，爰考于古，如寓跡崆峒，廣成子之精神固焉。黃藥瑯琊，安期生之壽齡永焉。踏歌長安，市藍采和之襟懷，脫馬得圖靈山，帛子和之功行，成焉。服丹王屋，劉道泰之軀殼，解焉。又若琴高之入重溟，乘以赤鯉，韋善之上重冥，跨以烏龍，王子喬之涉緱山，駕以玄鶴，羨門子之游蒙山，騁以白鹿，王母之降瑤池，騎以青瑤，於非事之可鏡者乎？竊嘗論之，仙之食也不以碧藕，則以冰桃，不以石髓，則以松脂，其居也不以蕊珠，則曰閭風，不曰瑤臺，則曰紫府，矧乃叱石起羊，无生化為有生，削雪成銀，融液變為凝結，巽酒救火，以涓滴滅烽火，吐飯飛蜂，以精潔幻辛螫，蓋道得玄机，虛清之龍虎並伏，丹書餘味，八公之雞犬俱升，固天台洞中別是日月，武陵源中別有天地，誠所云世界畝中粟，烟霞物外身者歟。佛者，生自淨土，以智度為母，方便為父，慈悲為子，法喜為妻，乃西方之至人也。蓋傳衣之教，面鐸而後，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故慧可之斷臂，黃龍之豎指，歸宗之弄拳，石頭之點明古剎之枕背，大梅之伏心，伏智之伏是性，皆法中之

龍象也。无愛无憂。優鉢結因緣之果。不生不滅。菩提開智思之花。葱峯之隻履亡。而若存。金棺之雙足死。而若生。藥山之長嘆。樂意自得。法融之独懶。机心自息。固其証也。趙州会栢子西來之意。玄奘應松樹東向之枝。徑山有听法之灵雞。淨影有聞經之惠鵝。此其慧日普照。智月常圓。法雷頻響。慈雲遍覆。可知已。僧也。比義苾芻。空門正印。落以煩惱之髮。脫以慚愧之衣。蓋稱上人也。吾知一鉢一瓶。資性于大千界內。无染无病。悟空于不二法門。其講誦也。散花于雨。點頭于石。其遊行也。錫飛于空。杯浮于河。其坐定也。絮沾于泥。水印于瓶。鳥

卷第

百十三

後

窠禪師。鳩肉長老。唐顧屠兒。布毛侍者。碧眼之与赤髭。白足之与清癯。均非炒砂成飯者比也。固宜賜紫衣以光梵剎。請玉帶以鎮山門者。况以細林清風。薄梳日月。戲挽沅河。得意忘言。則溪聲皆廣長舌。山色乃清淨身也。奚怪乎懶瓚者。乃示為俗人而拭涕也哉。道士者以清淨為師。太和為友。却老升成金。鼎煉烟霞之彩。步虛聲作。瑶天發鸞鳳之音。故說經王局。老子為人之龍。張道陵演教于上清。許旌阳飛仙于西山。蔡經尸解于仙都。司馬承禎解經于金庭。蓋養生以青精。養身以羽服。束髮以黃冠。效乎胎息。業乎胎食。振以法雷。

施以法雨。若清溪之騎雙鶴。龍面之碎隻牛。交梨火枣。為其藥。橋木死灰。為其方。紫芝白石。為其需。此鑑湖一曲。有文章所以為曉人也。至若鬼神之事。如牛渚之水族。溫嶠燃犀。花月之妖。狄公屏逐。韓擒虎冠萊公。皆為羅閨主。顏子淵卜子夏。皆為脩文郎。芙蓉館之儀從。丁度當馬。鄧都觀之蕃禮。与陸雲閣易伶人之鬼。与嵇康傳琴。柳惲之魄。教詩于湖生。崔女之灵。出梳于盧充。孫婦之阴。送扇于東方。洞庭君之女。托柳教以寄書東。漢元帝之妃。聘会宗而為詞賦。柳榆之鬼。戲于罗友。扶奇之鬼。辱于丈人。哂笑之鬼。狎于伯高。號寃之鬼。

朱真

百十四

後

訴于王地。叱鬼者茅老也。抑鬼者退之也。論死者賈生也。披使神說。固誠鬼之董狐哉。朱子曰。向來見人陷于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為齋波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汪登源曰。語出世于經世之李。其犹夏虫乎。求輔世于媚世之夫。其犹殭蟻乎。一人倡之。千百人效之。謂釋那上圣。謂鄉愿中行。譬諸食厭稻梁。而錯適焉。問。匪是弗登于豆矣。駕食驢騾。而驚蹇是求。匪是弗御于駟矣。昔夫子作春秋。則夷之。其

稱鄉愿曰德之賊。吁嗟乎世之言性命也鮮不為夷世之言操行也鮮不為賊。我秋外侵寇竊內訌則有其故矣。

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又理滅盡。

朱子曰空寂之說不累于物欲。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玄妙之說不滯于形器。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生死輪迴之說。自謂可以不淪于罪戾。而天下之傭奴。費婦。黠兒盜賊。亦紛紛而歸之矣。

按羅整菴曰。釋氏之李。大抵有見于心。无見于性。故其為教始

則欲盡離諸性。而求其所謂空。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无方。凡釋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汪登源曰。人有心无耳目手足可乎。曰。痿矣。有耳目手足无心可乎。曰。迷矣。霸也。迷。釋也。痿。

汪登源曰。戎貊之人耳不習先王心。不服礼义。冥頑不灵。若家麋鹿然也。有侯者起。湛察為心。而惠資為性。嗟乎。騶虞矣。故莊周王通氏皆曰。西方之聖人也。夫西方則聖。中國則夷。

時中

趙秉忠曰。易之繫以時義也。凡十一。豫之尚大。頤之習安。大過之持盈。解之出隱。革之改命。其為善以時。鉅觀焉。始之兆。陰坎之習。啗之孤。蹇之難。遯之塞。旅之窮。其為不善亦以時。蠱。板。馬。至于隨。則直言隨時之義。用時而變。固易之常道哉。書之叙中也。凡三。堯舜之授受。以中。涵咀焉。湯虺之告戒。以中。礪裁焉。言執言連。皆用中而不變。固書之常道哉。

堯舜言允執厥中。未云如何為中。子思首揭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蓋道心惟微。乃未發之秘也。

物无甲則无圻。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

初九潛龍勿用。即未發之指。見与惕躍与飛。皆從勿用。來其勿用者。自如上九之既亢。則曰无首。大有之方隆。曰復。此所謂天地之心。所謂不可須臾離者。

天之生物以時。孔子之集大成以時。中以時易。春夏秋冬莫不有。中。一日一刻。莫不有。中。在室在堂。莫不有。中。故精擇一守。方是堯舜之中。半楊半墨。則為子莫之中。

楊慈湖詩云。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紅杏分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鴈声中休鹵莽。雪梅枝上莫因循。

河圖之中宜畫一而繫之以五明无之有也五者一之子。姬伏

而羽孕育而毛稟授无形。樞旋轂轉。吾欲以通性于寥廓。故

晦母以示之子。知子則得母。死而未嘗死也。圖之一室宅中。

而繫之于下。明有之无也。一者五之母。昆虫蟄藏。草木注根。

子方用事。乃虞失宗。吾欲反性于初。故存母以攝其子。使歸。

乎根有而未嘗有也。下之一宜特尊。即配之以九。明無數者。

之即數也。九者數之極。謂一數之外別有一也。故屈其尊隆

其配、使其知其當為主不為主、弗用也。必假之于用、不可以方

— 111 —

隅求也。知无而未尝无，有而未尝有，故未發而已爲發之本。

發仍未發而已。

九為極數進而為十則反為一數矣故中節即是和即是中

春秋之法主于誠意无父无君皆起于意之動意之動又根于

未發之時。故曰大本。

退默者靜之表也寬舒者靜之量也寂寞者靜之宅也敦龐者

靜之基也。肅殺者靜之興也。淵默者靜之游也。聰明者靜之

牖也自然者靜之德也員神者靜之德也衡言之動之儼也

堅言之。動之主也。故曰中也。

靜則一一則可以御百靜則恬、則可以却躁靜則虛、則可

以待安靜則深、則可以制浮靜則專、則可以理察靜則

優、則可以擾迫。靜、則可以定。傾、靜、則明。明、則可以

破暗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詩曰忽然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死心含有

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平旦靜之候也。故精爽注而為夢。或人在千里之上。而吾睹其

狀。或事在百世之後。而先兆其符。人能常以靜。則死而不靈。

笑。

朱中興

百二十

周子詩曰天性復處是無心。到元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

事。水中何故却生金。

心之靜時渾然一中緣發動便有人心道心二岐故事生于動

而敗于動、則有事動則僨事君子隨時以取中動亦靜也

中節之和總歸之未發之中而已

道心之涵洞、空、道心之發惺、灵、宰之一真之境无物与

峙故曰一立之四虛之途无物可倚故曰中

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其間初无頃刻停息然聖矣之言

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

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而謂以此時求之。則泯然无資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体。而我微之際。一有資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竟。蓋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穷者。是乃天理流行生。不已之机。雖一日之間。万起万滅。而其寂然之本体。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語孔子者曰聖之時夫。孔子固律天時矣。然而會帝王天地于

一身堯舜以時而禪受文武以時而制作。時行則物生。非時則天地之机息。故子思發明如所云並育並行皆時之為也。言時者莫辨于易。故進得其時則飛龍可以在天。進失其時則羝羊至于羸角。退得其時則脫輹于无尤。退失其時則明夷至于垂翼。語得其時則括囊有無咎之譽。默失其時則翰音有登天之凶。默得其時則括囊有無咎之譽。默失其時則闕觀有利女之羞。勇得其時則金柅可繫。踴躍之孚。勇失其時則高陵不能與伏戎之奔。怯得其時則履虎可以圖不噬之亨。怯失其時則噬膚无以逃滅鼻之咎。夫子之所謂時

正所謂順止于剝。南征于升。同恒于需。正志于遯。大作于益。向晦于隨。適咎于睽。順動于豫。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動則雲沛。其施寂則雷收。其聲者也。

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啟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今觀六經為疇咨若時。即中之謂也。曰欽明文思曰恭讓。皆此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皆此之妙用也。曰時。猶曰此也。易多曰此。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若

時之為義。渾然不知事理。故問其次曰。疇若子采。者事也。薛敬軒曰。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經權

程子曰權即是經也漢儒以下無人識權字

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經權亦當有辨

江旭奇曰子為父隱權也直在其中經也舜之竊負而逃子為

父隱也聽臬之執法則經矣

祭仲出君子噲禪受王莽居攝雍姬賊糾趙苞死守唐宗喋血

烏可言權子路之死惺尾生之伏橋荀息之重言衛壽之載

旌烏可言經

放伐同于揖讓大杖之逃同于完康之恭桐宮之放不害為忠

朱熹

破斧缺斨之征不害為弟大義滅親石碯不失為慈內本不

避叔向不失為友權也亦正也

易曰巽以行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之者

明善而誠身者也明善貴乎虛心虛則理融理融則識達

誠身者在于克己克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學問練

之以行事會之以深思誼之以精養渣滓既融自圓自通而

至于化乃為權之宗也

權非聖人之至者不能用亦非小人之尤者不能竊

伊尹能權出處由其有千駟不顧一介不取之節也公旦能權

兄弟由其有金膝身代東居避位之忠也仲尼能權去就由

其有堅不磷白不淄之守也其行權猶鷹隼高飛霄雲而條

鐵在手六馬掣電蟻封而控縱在心及其事定猶風雲開闔

光景倏變而天休自若江河奔赴塗徑時反而之海則同也

故曰常不出乎可以然之域斯足術也

朱子曰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事于季孫惟聖人有此

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嚮應論新法

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人所及所謂

朱熹

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

聖人之權為事為國安人之權為身為家而世儒乃以權為似

箕子之明夷或為聖人之徒導為至忠滿跡佞文合于五就

禁事四姓九君為能宜隱者又謂賈誼當深交絳灌而後得

志者謂諫當以儀秦之術行逢干之心者于是斷觚為圓撓

直為曲膏其軸以覆世資如鷺彼其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可

謂適用與鄙賤局曲而越規矩可謂奇節歟俛仰諧俗始視

功名可謂渾厚歟飛揚便捷知調可喜可謂無着歟變幻藏

隱不可方物可謂神化歟蓋功利之習熟爛紛濃貞信

矯稱蠶出。知進而德退。術勝而道微。禮義之藩籬。幾不可支矣。皆權之一字為之嚆矢也。

權者造化之所忌也。正直者神明之所福也。飲食自有正味。不必求異。吾恐豹胎麟脯。未必得。而烏喙或以傷生。故君子言有壇宇。視有綏結。寧方為皂。毋圓為卿。寧拙為軫。毋巧為驚。寧工為瑟。毋好為琴。寧章如王。毋瑀如珉。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豈敢多言權哉。

天下有真心而後有連節。有定力而後有圓机。珠之走盤。出其致則墜。輪之運地。解其軸則傾。

宋

王

初學之子。中心未樹。不能行也。咫而遽有意于權。所謂學耶。即者未得國能。更失其故步。匍匐歸耳。

劉勰曰。道之用。衣冠也。權猶介冑。介冑不可常服。權不可常用也。

韓愈解通曰。聖人之通。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今恒人之通。百行衆藝。關于身而求。合猶於冀。九而擬質。隋珠也。

漢唐言能權者。無如張番侯李鄴侯。其取泰感項。與光復西京。同也。其四皓定儲。與黃臺安亂。同也。其避谷赤松。與好談神仙。亦同也。蓋方外之說。多以迷世。二公實借以用世。但良之

用藏。必之用。光范不免太露。良之學似老。而必之作用似雛。于綴構。良之身。常在事外。而必則以身試于波濤洶湧之中。以見奇。良之說沛公。每因事曲解。而必之陳見悃誠。指盡利害。每割切而無避忌。良定儲之後。遂不復問朝廷事。而必則隱而復出。而復隱。而又出。又復以相位終。此兩侯之別也。

國朝之不能權者。無如方孝孺。嗟乎。以一身之忠。而夷及十族。害孝道多矣。當時謂建文君自焚死。上心已解。曰。吾為周公輔成王而來。不意病兒如此。孝孺乃廷折之曰。成王雖死。不

宋

王

齊威王之子在乎。此言一出。建文之後危矣。其得全首領幸。其惜乎。一言無權。遂併害忠道。甚矣君子當權宜輕也。

陳琳曰。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晏子之事君也。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賈生之論忠君也。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鄒守益曰。良知之蘊發于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于致良知也。傳食諸侯。眾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飢發粟。眾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眾以為可為也。而不行。三宿出。眾以為為

濡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又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

今人每謂孫權使諸葛瑾求婚于雲長共以距魏雲長絕之故吳魏合謀而荊州危是尤雲長不能行權也。愚謂婚當絕矣。但當應之曰人臣之義無私交。二國嫌姻此家兄漢中王事。且吳王之妹久未歸蜀。但遣之歸以脩舊好。不旋愈于婚臣下乎。吳必不怒矣。後張車騎得夏侯之妹。生女為後主后。而

朱雲

重主

夏侯歸漢。孔明慮此事極為安帖。又按曹孟德曾以曹仁之女嫁孫伯符。弟。亦仇敵。吳侯自是失策。雲長此事。亦何煩行權。只是以經義裁之可也。

鄭侯佐命非與民休息時歟。乃治未央極其壯麗。蓋帝居必建。若草創于今。必且改拓于後。自我為則用半功倍。自後人為則用倍功半。田賦定而取以為用。則賈慈田賦無定主而一勞永逸。是為百世之利也。

諸呂事露而太尉不以大義軍諸軍。而以其左右袒試何也。諸軍向見諸呂。故特開以左袒之路。使皆以為劉之迹自見而

安其心

商君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賈誼曰。凡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呂克孝曰。事必有竅道。貴知權。君子之心。空洞朗瑩。澄徹虛實。一切利害得失之故。趨避向背之形。未嘗橫諸胸中。滑其純白。而當其車發驟決之頃。能使四海之廣倚伏。閃倏詭變之端。舉不出吾之所料。若列鬚眉而數白黑。導卻批堅。無不如意。此亦天下之至神也。

朱子曰。事只有簡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道

朱雲

重主

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權者偽儒說用之以病。道俗儒粗用之以病。世

淵覺山曰。光武之於子陵。猶肅宗之於李泌。子陵在平時。故不出。李泌在難時。故不可以不出。李泌辭宰相於前。而又為澧州刺史之號。如流水之逝川。浮雲之出岫。不以名位累其心。蓋必與子儀。皆隨間散繁劇而委用之。庶幾乎不驕不倖者。其亦賢矣哉。

余中宇曰。處世不可無机權。司馬德操居荊州。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來咨君。宜辨所疑。操曰。如卿言。亦何

佳。漢趙談欲害袁盎，兄子種曰：「若與聞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案，盎前曰：『天子既與若尺與者，皆天下蒙賢。』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譏？」注下車，晉溫嶠欲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謀，因飲餞別，行酒至，鳳擊鳳幘墜地，佐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後鳳言嶠敦曰：「太真旺醉小，加替色，豈得相說？」蓋德操雅稱水鑑，以劉荆州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退，故尔和光此一机權也。盎欲自金嶠欲除逆，又一机權也。深矣哉。

經常

世之厭衰毒而嗜海錯者，飢未至也，久之必飢，必思衰毒，士之棄經而馳左道者，行未頓也，久之必頓，必思經常。六籍曰經，常教也，五倫曰經，常叙也。麗於天曰經星，而華字攬，揜避其照矣。行之于地曰經川，而潢汙溝瀆避其潤矣。理本固有道，可常經，故邪可以害正也，正固不由邪而亡，偽可以亂真也，真不因偽而亡。過不及可以害中也，中不以過不及而亡。

人心之趨于異若水之決也，脩防可以止微滂，辨言可以糾頹。

國而苟其汜濫之甚，依附之工，亦惟其本源廢導之，故治水與入皆因其性而已耳。

孟氏於楊墨皆以為辨，而於鄉愿則置勿辨，直曰「反經耳」。蓋辨楊墨者，攻討之師，湯尉針砭之療，而反經者，守而不攻，養正氣而弗藥也。

楊墨者，過不及之病，其言易破，而鄉愿托于中庸，非明其所為，真中庸以別之。民且瞶然而不知，經者中庸之正道也，堯舜首揭一中，蓋為賢智者防而不意，鄉愿之人竄入其中也，堯舜以天下授之人，若大有可駭，故于天下注目焉耳之時，揭

至易至簡之理而名之曰中欲其求諸內也故曰惟微曰惟精惟密者乃徒聚之於外以同俗合世而闕取一時之名此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夫道者天下之所共由也堯舜何嘗私一中以為己之道哉堯舜曰疇咨曰問察以求而鄉愿乃自以為是其同也乃所以異也其合也乃所以分也異徑分途而可以言道哉

顧注陽曰禪教之興本之乘儒教之衰而入顧其所以得久行而不廢則又賴儒教之主也有如土宜人倫執據事物胥天下而入于虛無寂滅之教世道人心且蕩然靡所主持彼禪

家

家

家

家流即欲雲卧霞餐雍容塵拂以課其所謂向上第一諦將馬龍之昔王仲祖劉真常共訪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王謂何曰卿何不擺撥常務應對玄言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羅整菴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為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為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之經喜怒哀樂為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為大病今日議論以枉尺直尋

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是迂闊而似行可謂大丈夫矣孟子子一生恐勞受餓費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

顧東林曰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有一分不可為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也

朱子曰伊川謂元現政之事徐元聘以為存名教而處如此則夫子之錄泰誓武城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家

家

家

士風

東漢倡為標榜。而其敝也八司馬。伊周自命汲汲如狂。魯觀王朴。中外盤結。則一變為倡和。再變為趨附矣。老莊倡為虛無。而其敝也。江左以望李為高。而笑勤洛。天寶以宴飲為樂。而廢官常。則一變為清談。再變為沉酣矣。

我朝崇獎士行。課房官方士夫有委蛇靖共之節。元聚瓊臺。響之風。一二先正策蹇都堂。而錙袍寒掉。扶掖登對。而不暇治軍。傷廉隅而競職中。流風猶在也。

東方士夫尚平易。其後也。謙而下。恐失名譽于鄉曲。而不知近

朱

東

漢

乎。孔非方士夫尚氣節。其後也。矜而持。患得失于官評。而不知有命也。

近來士氣日昃。而習日明。聲弥高而實弥下。其精銳沉鬱。不用以當官。而用以獲利。其道遙落。不用以遺業。而用以玩職。崇廉不讓。而讓指廉。逢迎不悁。而悁執掌。廢閣不悁。而悁沉淪。聞兄不恥。而恥澹泊。其視官猶蓬廬也。可一宿而已。其視職猶泛梗也。適相遭而已。驅輕車而起乘。窺徑實而僂僕。何回通也。據南負而求地。隴已收。而望蜀何繁繁也。結可更而仍之前。雖已覆而遺之後。何賴靡也。突矣而耽慶堂之娛。遇

風而乏同舟之救。何聲也。合則灌實同驅。分則牛李異局。是

東漢之激也。矜而飭之。質鼎為真。虛而拂之。寒不生暖。曹丘可為上客。君房可代充宗。是貞元之狂也。沐雨中路。奔列槐。姬嫗名勢。抗拍靈樞。崇丘穴以自完。擬泰山以籍庇。是乾道之調也。則馬得不競。我各設一藩。撫拾餘味。強合三教。黃鼓新談。自立義以救飢。我以居諸而輕擲。是若莊之謾也。藉口蕭机。莫矢靡盬。不問馬曹。猥言雞肋。簿書鄙為俗吏。尸素託為大隱。是江左之放也。形容嘉谷。非以獻功。卜昼卜夜。非以洽礼。誰令儀之孔嘉。孰倡優而楚拙。是天寶之酒也。則馬

朱

東

漢

得不媮哉

競之積也。必為媮。其精神智計。既竭于彼。自不免無乎此也。猶博塞以遊。則忘勇技也。媮之積也。又必為競。其叢脞冗沓。既賴于此。自必欲跳于彼也。猶不安刺綉。則思倚門也。

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与所奉正相反。攻文者不務明理。務鉅鉅剽殘膏。以誇養食。不知夫太倉之囷。無所薦其馨香也。行身者不務開脩。務聲譽危現。臺以懸衆。聞不知夫聚蚊蚋。吹之闐闐。當其鼓吹也。談道者不務証性。務門戶。別宗旨。以樹赤幟。不知夫鵲的昭々之談。不能支其

矢簇也取友者不務輔仁務究與縱橫厉色以禁忤意不知夫虎牙信之鬪不無保其文彩也處事者不務捫理務机械効市俗以肆悶候不知夫宛如垂之息不當毀其期信也高明者不務守約務旁眺以吊奇則楚貝灵篇資提塵尾而利物推老枓之鋒不知終日如愚聖賢貴其不言也卑汚者不務端操務纖趨而詞刺則課業雕虫委同美雉而優躬嫵高貴之庭不知夫無媒知名父母賤其不貞也譎說者不務直心玄珠而壅斷則岑終南大有佳趣而深林通捷徑之步不知夫掩目巨腹君子見其肺肝也

東漢書

卷之三

七

國之風恬水火以相濟而俞弗以相成君臣上下交忘于渾渾噩噩之俗故其治隆焉危國之風競有險詖之人以蠱人心而又有徑廢之臣以匡世運人主道其善氣折其邪萌其善可凡而幸也忘國之風靡長于闕矚工于周容泥之悠若水中之鳬棘下之駒致令人主無所託國家雖欲不乱亡不可得也

國之有維俗之所不便而俗之所便又維之所由弛也而者通峻相形方圓相詬誕信相訕阴阳晝夜相反而人情趨其所便易趨其所不便誰于是任情錄性決防潰開以求媚于人

而凡事于富貴功名之會比其終也患得患失之心勝則裏可殺子可烹君父可弑國可以賣而人心之生理漸滅矣士氣衰雖柔偽如莽盜天下而有餘士氣振即雄武如操且俯張四顧而不敢動論者乃曰東漢之禍李膺范滂輩激成之嗟乎重祿在位關尹執權乃能雷一陽之脉伊誰之功何寬于宵人而苛于君子哉

剛者非厉無以明守用其剛當忘其厉直者非許無以絕奸用其直當忘其許公忠者非激無以見志用其公忠當忘其激曰厉曰許曰激以之諧世則詘而曰剛曰直曰公忠以之謀

東漢書

卷之三

七

國則工今公卿大夫頑鈍如瞽瞍進若飢蠶垢而不以為非聚訟而不以為辱蒙頭覆面模排而已其矯厉甚者又或刻意矜莊為虛聲而指情實以勝心謀國以嗔心任事積暗而鬼托焉積虛而响傳焉積胸意見而鱗介生焉彼且為山川此且為門戶彼且為烟霧此且為風雨家懷一心人匿一見如堅冰之不可泮而頑雲之不可開噫上以此倡故民服于奇淫士競于卑詭醜宿儒之所共聞而傲天下以不可知進釋官而退史籍侮聖言而宗邪說奉世如齊靈矣

漢之衰也以意氣晉之衰也以清虛宋之衰也以議論三者非

致衰之道也。然意氣不已則為悍激。故有干矛鉞戟之象。焉。清虛不已則為任誕。任誕不已則為棄。故有披髮左袵之象。焉。議論不已則為紛競。紛競不已則為章制。是故有削弱局促之象。焉。

士豈編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論不在奇。當物之真可也。政不在赫。去民之疾可也。令不在數。達己之信可也。

周用蒼曰。躬華節之朱。投渭濱之釣。西山採薇。昭映无極。桐江一絲。繫溪九鼎。此道隱也。詠詩于伯陵之鄉。採藥于武安之山。恥長則擲。看拆腰則解綬。四明狂客。鄙貴顯而不顧。

朱翼

萬品

茂

少室山人。勤三詔而不起。此性隱也。隱居終南。有捷徑之訛。果為人知。有干進之誚。此幻隱也。

君子惡虛名。恐其害清名也。疾橫議。恐其妨清議也。晉宋之末。略也可鑒。已晉之時。宜圖于實。而顧崇虛名。宋之勢當治于權。而乃恣橫議。其為中國之禍均矣。

今者羊質而虎皮。象音而鳳。駟名曰。偽。隱果諱。量于飲河。數蟹爭雄。于應。規名曰。妄。僞父替筆。而李書黃。拙擊而舞劍。名曰。擲。丹青頡。之。解金碧高明之字。名曰。飾。若然者。使人信。使人疑。使人畏。使人驚。

附錄曰。若非矯揉。勢必相激。

項氏曰。矯者木曲而束縛之。激則斧之鋸之矣。矯者水清而隄防之。激則壅之斷之矣。

白氏曰。矯者无私激者有意。矯者自脩。激者自恃。矯者正物。激者忤物。矯者視人如我。我化其渣滓。激者別我于人。時露其面目。激則爭。則傷。必訟。必師。天下始擾。大亂。

西溪經術東溪節義。晉清談唐詞賦。宋議論交相矯也。然而相承。丘墳遺籍。經術之机牙也。元凱蜚語。節義之嚆矢也。无懷。葛天之民。老莊宗派也。康衢擊壤之謠。聲律句萌也。合宮衛。

朱翼

萬品

茂

室之訪。議論叔與也。然是數者。數代垂有之。慈直用蒼。即龍門之英標。白虎談經。即石渠之故事。蘇李五言。居兩京詞人之冠。曹參寧一叔。蓋公清淨之功。而句奴鹽鉄之論。即以較議論于宋。何如也。

有正。議明道之春秋。則經術重。惟激而為曲。李阿世諛。倭成風。故符命猷而閔位姦也。有微君。廢士之知。几則節義重。惟激而為標榜。相高。官堅成隙。則党錮具。而鼎足時也。有第台仰。望則清。議重。惟激而醉鄉放曠。則神州陸沉矣。有表傑。漸選文起八代。則詞賦重。惟激而附黨。叔文則清流孽兆矣。有能。

以天下事非一家事則議論重惟蜀洛相攻而胡元之禍烈矣

儒者寡恥則必至于不顧而為悍激者難持必至于要結而為同放曠者不足以裁勢必瑣屑煩縟者終于情密勢必至于俚野

余公集曰天下之治亂由于士風之邪正何謂士風廟堂之上則百官庶司之好惡是也郡邑之中則校李諸生之習染是也何謂邪正律已範俗躬厚薄貴侃于朝廷恂于鄉黨斯可以言正矣傾危陰謀攻訐机詐囁嚅呼羣聯朋合党幸

集

百四十六

共譴為獲夷詆訾史為蹻跼斯可以言邪矣夫今日之校李諸生異日之百官庶司也卧碑之中飭可謂衆且密矣何諸生有大繆不然者其居鄉閭也武斷以為賢豪起滅以為幹翮其事郡邑大夫也先之以奔競繼之以鑽刺終之以挾制而有司咸以為親熱咸以為與援又咸畏其黨類而公道奪于青衿尊長制于子弟廢恥既喪異倫攸歎可勝痛哉

士

淡泊則性鍊性鍊故內無羨也淡泊則用嗇用嗇則外無營也從虛生白從堅忍生精明

淡泊于利實易淡泊于名根難為利者從己起見為名者從人起見道之体无人无己淡泊而已

我之需于世至微而世之倚于我至重微則何所不給而營者其愿奢也重則何可以少諉而泄者其力殫也彼有制我者矣不以奢而私我彼无代我者矣不以媮而寬我非直不私我且滋我垢非直不寬我且叢我責奈何以无与之世

集

百四十七

紛填之灵府以自有之實詣隨之妄想我故君子恬以遊于世脩以靖于己

衛風得之為不攸不求老子得之為知止知足子靜得之為守內分內希文得之自尽其在我負屨而不忘明農天下之真恬也竟民而不離樂道天下之真脩也

或泥而鑄或天而飛或鑊而信或倦而还处則有風而出則有動猷偉伐矣而犹莽恬以世无濃艷之功名也遺世矣而猶厉脩以世无虛曠之風概也

古之詩其出處以結贊為通物論而後政其辭受也瓦礫黃金

朱翼

芥視千駟。故等印綬于文。犧視重齋于象齒。惡有扶掖已蓋。俯仰慶吊。以據微乘危者。惡有暴虎馘眚。武毅猛斷。以漁取其民者。惡有博踏論訛。引絕批根。數設穿机。以相坑陷者。又惡有食嗟來之食。探麗水之金。覲面喪恥。君庸夫賤子之為者。故其時收夫遊士。山農野叟。皆可司于城。而委腹心。式弦式歌。夫豈書文之偽披。侑醕之勞來。以至于是。亦士夫之賢。所率先者。素笑迺晚世。塗民耳目。則凡無行哉。詭集頑鈍之徒。顯于眾。而奇策詭巧之術。陳于前。威使權筭。苟可以漁獵百姓。不餘力矣。机巧赴鵠。苟可以捷趨津要。不剩技矣。仕成則高臺榭。美宮室。飲食驅馳。便姬歌兒。以娛耳目。此夫為盜不操牙孤者也。何以為民標哉。于是父兄之教子弟。不道之以三物四維。而教之以鑽穴踰牆。不引之脩恬守靜。而教之以羨榮暖飽。彼其流失壞敗。固管子所寒心。而賈生所痛哭者也。故士人倣效成風。如波斯靡有連袂樹党。飲博惟呼。越法禁以為通。裂名教以為達者。有臚言蜚語。把持長短。制訖得失者。有懸名國門。增價千金。借巧更揚。要彼求勝者。而民亦浮沉上下。散橫流淳。有闕難走狗。推埋剝遠。棄生地。走死地。如鷲者。有出分門牆。浮語反唇。惟簿不脩。而相怨一方者。

朱翼

有吏率下走。蹈文組。不為華里兒。賈子厭綺錦。不御而異乎。韋轡過朝之為者存。皆為惡業駢騎。魯健來馬沐。吾恐徂詐作敵。則羣盜為之使。豪斷噬嗑。則千人為之糜。水鍾成。湖盜聚成林。即有呼易耳。其為害且移之國。祚矣。朱子曰。窮須是忍。到熟服。有無戚之念矣。用人者先才。品人者重節。天下有離節之才。而無離才之節。名節有真。非以鑿壞踰垣之為高也。非以洗耳投淵之為潔也。非以借劒破柱之為剛也。非以搜城董社之為明也。是故實。名于天下者也。士君子自有法度。平中準。直中繩。國中規。折中矩。堂正。清天白日。無懷珠也。磊落。喬嶽泰山。無訕伏也。皆濁獨清。皆醉獨醒。無依着也。力障百川。迴瀾既倒。無浮沉也。勁堅牢主。屹然安定。無震撼也。不毀方以為圓。不棄直以為通。不為利回。不為威惕。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若捧盤水。而恐其覆。如是而已。飢者不食嗟來之食。五月披裘。而不取遺金。此以貧賤見介也。梁王被刑。棄布。祠哭。主父偃死。後孔車收之。親其跽。斥無勢。而灌夫歡若平生。以死生盛衰見節也。義松栢者。黜綴乾坤。聯絡造化。明正氣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諸君子其松栢哉。

有以偃息存觀如段于木者有頌四皓歌五噫如梁伯鸞者有
卜居清曠撰樂志論如仲公理者有作守玄著釋功如皇甫
士安杜門却掃如李永和者有不以一班一級見味如韋表
微者名不挂于通人聲永閑於雲閣豈在陰之鶴終于寡和
而空谷之駒不復留哉

子慶養志于勞山伯况抗礼於伏謁伯休逃名于子女史雲堅
節于甌塵仲叔投刺于司徒君大應徵于驃騎東漢之士節
可睹也

萬鑑非重一介非輕九鼎非豐半菽非約豈故矯之其中有權
朱真

馬三讓而進一辭而退不終日而作豈故遠之其中有介焉
藉令榮肥過感恩深而効淺則意慚與其慚不若讓之為
潔也責望過隆肩重而力細則行躓與其躓不若弛之為
安也猜嫌過隆表合而中離則氣沮與其沮不若伸之為
恭也絕束過峻情乖而文陋則体卑与其卑不若藏之為
高也

余公大郭濬泊貨利不競仕進獨文得數金鄰人告之以田求
售公不能辭但曰須吾可轉鬻者俄而弟為債窟戶屢相踵
公庶知之即持其券與之一日雪甚有賣陶器者數匝公居

公憐其寒苦問其值探囊僅數銖盡賣之故無所用也笑以
散鄰人馬歸視米既固已虛矣

易曰澤中有水節水以流為用故止之以節水得陰而怒得澤
而悅故若節不如甘節也

語理之時節也動止之度節也佩服之衷節也瞻眄之儀節也
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貴育不奪是謂氣節言常諤行常落
落是謂直節千金若死是謂清節

物之以節著者莫如竹其歲於根者寡故達于幹而不疎其經
于春夏者久故試于霜雪而不凋其紉可以繫鈞石而索以

朱真
為繩可以維艤艤
抱奇不見名曰石隱段干木是已見奇不居名曰高隱魯連是
已避位履短名曰智隱荆與顏闔是已枯木朽株名曰癡隱

鮑荅袁旌目是已
東晉曰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紓國家之難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御史胡結謁朱子于建陽朱子飯以脫粟胡怒其不近人情跪

詆其十罪
王文成公過慶士方太古所慶士出脫粟蔬藟明日慶士造文

成報如知士處士正色曰徹侯享士而同野人具非近人情
汪登源曰一宴費金銀夫得之可活一月則幸一宴是殺一人也可謂
顧吏部慮成過呂司徒所司徒番之飯僅二豆遂成知契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入曰詐司馬丞
相布被入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不曰詐而曰儉不可能也
公孫私為相故人高賀詰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詰之
後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屨內厨五鼎外膳一殺
于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高公作陶世名言記冠葉公年十九登第太宗向問年少者多
朱真

罷去公必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張公銓作而山夜
檢言冠年三十食藥白其鬚髮以希入相迥若兩人氣節却
被功名攝去矣

方遜志曰氣節者儼憲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
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
之不可也國家可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
矯激于當官易矯激于閑里難矯激于辨志時易矯激于成名
後難

散車羸馬蔬食布袍離羣索居華常說故丞相匿情于脫粟司

馬隱跡於持籌混恬淡於風塵借夷由為驕妬是曰
紛、立言飛眉影嚮二氏比附六經寄情寒澗之間馳騁
濤之內使卑者沿流而失據高者棄軌而同奔類此列之江
洋比蘇張之唇舌是曰誕獵古以夸今競華以駭俗使詞片
牘和若墳籍莫不餽揚馬之嗤餘擬曹劉之靈簡異說疊起
百家錯陳使師旦無所點其浮歐陽無所正其體是曰靡
狡獪調覆過匪端左顧右眄應机詭械入則繪忠信而摹正
直出則隨世俗而妙圓通遂使番夫蒙辨口之知王成漏偽
增之罰是曰巧突梯脂韋投時矚隙刺漫滅而罔諳情膠固

而潛通分形洛蜀之途射影睚眦之卻李肅遠致嘆于歸市
劉孝標結慨于高門是曰諂

士方居約時苟能辨志養恥諄前考而指後穢敦恬讓而薄浮
器貴骨體而賤脂韋謹檢押而防漏洩身可愛矣其履不若
真玉可驚矣其脂不若璞鮮可憐矣其碎不若完有鑿然蹈
海以為潔者亦有車下不顧而綿上不受以為矯者有入山
開戶而烈士之塚相依寄愁理憂而帝王之門不羨以為高
者亦有欲混而玄同不欲蕩而名譽欲擁萬卷不欲南
面百城以為恬者有歸去之詞樂夫天命而松菊之主不媿

如粟之標可無白也。吾愛吾鼻，而不必希潔于酌泉也。鐵面錢肝之譽，可无釣也。吾憑吾肝，而不必弋直声于鳴鳳也。破柱碎車之威，可无元也。吾執吾法，而不必高風裁於九門也。懷辟結纓之勇，可无賈也。吾成吾仁，而不必浣俠骨于白虹也。

今人見釜魚龍塵者，則曰胡不能自潤也。見折檻鎖樹者，則曰是欲為關東之脫。无奈易缺耳。見血化碧而氣成虹者，則又曰夫葵犹能衛其足，蓋算東漢之噉名，而不虞其為西京之宿垢也。悲宋人之鮮碑，而不恥唐士之尾金也。毋亦以非疾

感不能知効也乎。而吾以為待疾感而知節者晚也。

今夫荏情之中人，卷委之間有環裂焉。非必睇目慶氏之車也。覺之頃有湯火焉。非必失色焦生之鼎也。展舒于妻子，与徘徊于風塵者，未更倍矣。競躁于心胸，与洪濫于眉目者，濡更深矣。故神貴清也。神清而氣始壯也。凡常者不変者也。舉世皆交，而我独常，則固已非常矣。孤者无援者也。舉世援人而我援天，則固已不援矣。苟中情其信芳，雖軒冕而不顧。倘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故守貴定也。守定而節始堅也。鱗甲填胸，或以凝；而折角，精神滿腹，或以鉅；而摧軸，矜

一日之清流，則危冠結纓。其失也褊。美有年之芳骨，則沉湎赴流。其失也矯。故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甘也。

君子處一而化齊，情不生而境不隔。十乱里周之烈，不振于二餓夫。三傑虛炎之烈，不弘于四老人。四七雲臺之業，不偉于

一客星。嗟、富貴乍競乍逐，繁塵遊颺，飛電迅速，咄、死生泡影滛浮，歷塊走實，人之寓宇內，寧幾時哉。

屠隆曰：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載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淨几明窓，好香茗茗，有時与高衲談禪，豈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閑人說鬼老。

朱翼

朱翼

來自竟万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夫招客留賓，為驩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彼富室多藏万宝，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悵。客中時現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卧那能帖席，不散不休。簾裡如同咲，風流得意之事，一过輒生悲凉。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轉有意味。

張耒明曰：兀坐下疎簾，无心如養恬。忘飢生至味，玉豉与金鹽。醉來耳熱呼鳥，軒去身輕化蝶，可笑天地是誰，更何淨染分業。

如湛師。居禮迦闍。五觀聲。云客到若煎雪。師來薌篆雲。笑無
長物堪午供。喜有膳餘可晨炊。

屠隆曰。燈燭笑。且就夜酌。燭烟。安問晨飧。若思錢而不
來。人固當想。使愁米而米至。何故不愁。曉起依窗。貧窮。夜來
徒多煩惱。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無淵明之酷
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怡情。

薛敬軒曰。聖賢以義制心。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小人
則不然。方其血氣盛時。嚮位持勢。有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
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
以制心也。

張南軒曰。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于動靜之
間。毫厘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由是而不舍
則理益明。趣益深。而不可以已矣。

吳小窓曰。閑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金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擺
脫世故。

謝諫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
吾飲者。惟有皓月。

江一鵬曰。先儒言曾點之樂。優游。不如顏回之樂自在。然回止

堪獨樂。難以與人。與。此夫子所以與點而贊回也。童冠行
堪簞歌。資者而後樂。此

張壽朋曰。任我獨來。獨佳。于人何得何求。不材山中之木。無机
海上之鷗。

子高之辭。使而耕。有隱情。陶潛之懶見督郵。有隱骨。徐穉之拜
太原。而不至。有隱志。炭光之贊中興。而弄釣。有隱才。易祓無
門。詩咏碩人。四君子有焉。若夫名托于青泉白石之下。而心
競于紫宮黃屋之上。寄形迹于不進不退之際。而置名利于
且歸且却之間。貌曾史而東矯矯。又以簞跖人之曾史則心

術之靈也。言淡而身市廛。又以市廛人之淡。則人品之
靈也。借浮名以集流徒。志古錄而裂聖。又而害乃在李。藉上
之標。以營己之私。驚己之能。以示人之重。而害乃在潘。夫不
能隱者。非太嗜為之豪傑。然執不失為待教。而與之凡民。若
夫迹隱而心競。即至世必誅之邪惡也。

崔氏筆乘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奉車。方其
据几正坐。鳴嚮詞。舞聲優。供而听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爭
感麗。當如老人之托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七
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

置忻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并戲。方雖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恐連橫逆机奔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陳眉公曰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董江都曰夜者日之餘而月之餘冬有歲之餘人事稍与疎濶吾可一意問學

吳小溪曰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朱習異

得意之事一過輒起塵心清真寂寞之鄉念久轉生道念

李卓吾茶夾銘曰我老无朋朝夕惟女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餘不辨几鐘每夕子酌不問几許風興夜寐我慮与子終始子不姓湯我實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清紀曰帛性柔賦布性爽直公孫弘布衣夫有所取也

周汝礪曰孔子東西南北不受塵丘之莽魯參微衣以耕不受魯君之邑子思緼袍无袷鄒子方之裘原憲桑扈屨臙帶常賜之祿揚震鹿金孟嘗還珠公休之拔葵第伍倫之斷易吳隱之披絮鄧伯道之酌水袁毅之遺絲時苗之番穡宣

東之淡食王良之戔戔包涵之不持一硯刘恕之不受衣被均之貞廉厉俗百世之師也故士之廉貧者有難門蓬戶以為居有百結懸鵲以為裘有披帽牛衣以為飾有藜藿菜羹以為食有虛甌釜魚以為給有賣薪鬻菴以為生有傭書販繒以為業與其求況家之金窟孰與未安之雪門与其希季倫之步障孰與偃王褒之土室与其獲王氏之田園孰与廉陶潛之環堵孔子曰芝蘭生于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德立道不為困窮而改節旨哉

汪登源曰楚弓与人弓孰公魯鼎与吾鼎孰重知人弓之無足朱習異

恤則一切智能勲業与豪傑共之何必在己知吾鼎之甚可愛則一切成敗利鈍与造化順之何必喪己

余中宇曰李真有清操刘晏見其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簾將以贈之三拂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陳無已性清介傳亮恒銀往見欲周之竟不敢出秦松格天閣成却仲為蜀宣抚道錦地不一片松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與以為探我陰事周文襄公抚江南巨璫王振作新第公令人度其闊作一剪稅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公听上利便事振從中贊之交際遇合不可預定固如此哉

義命

唐荆川曰。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

于元時曰。生死人間大事。亦人間常事。知其為常。則不可有畏死之心。知其為大。則不可為傷生之事。

張西江曰。江山風月許多寬。白髮蕭蕭老釣磯。物有主時君莫取。費心千古笑當臍。

長平坑卒豈盡三刑。南陽貴人奚當六合。命若不足信矣。以歷山之鯨也。而帝以孤竹之封也。而華顏胡以夭。詎胡以壽。命

果不足信乎。天之於人也。生之無辜。毒之心死之無度。劉之

患。墜之深淵。非其怒。躋之雲霄。非其悅。隨物賦予。莫可淨而增減者。是鬼神所不能與。聖哲所不能謀。或釋耒耜而何術。或歌紫芝而長往。或片言而取相。或白首而不封。王侯之與隸卒。猶頓之與賤妾。錢鏐之與殤子。皆命也是故。西門子之造事而達命之通也。此官子之造事而窮命司其塞也。

義之所在。則短褐有貉狐之溫。莠莠有稻粱之味。蓬室有廣厦之蔭。華轡有文軒之飾。窮通泡影。古今旦暮。湯餒同責。思賜同富。殤彭同壽耳。若每事委命。將壯夫墮志。烈士灰心。天下

事竟安望哉

是以君子母揭揭結駟。母咄咄書空。率終日長蔬。毋折腰五斗。率扣角閭里。母泣血孫陽。率挂冠而歸。母捷徑而仕。幸而遇則若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真涿池。不爾則鷓鴣一枝。亦足自棲。偃鼠飲河。亦足滿腹。存吾順事。殺吾寧也。何至陰陽人主。慷慨彈鋏。營營矯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以與命衡哉。

病也者。所繇達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達于病之路也。迹。色者所繇達于欲之路也。

廣

廣夫力田而不達年命也。若不耕而求獲。則豐歲無收矣。祝無

功曰。天命之謂性。命性原是其貫。衆人論富貴貧賤。都歸之命。而吾獨歸之性。性勤儉者。家必饒。性奢情者。家必瘠。性勤學者。身必達。性玩愒者。名必湮。以此相人。百有百中。視之達度。不可知之命者遠矣。

江覺卿曰。釋迦以四月八日。生于母之右脇。年十九。四月八日。注雪山學道。後六年成佛。亦四月八日。李煜七月七日。生亦以巧夕。卒吳越王錢俶八月念四。生亦以其日卒。當布浚年月日時皆逢卯。緯緯浚年月日時皆逢辰。緯緯解南省殿試

皆第三以熙寧三年三月三日卒由轉運特秀生五月五日
卒八月五日行五小名五所居半十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
時二十五壽五十五

姑布相孔子其類似竟其類類舉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
及焉三寸

陳搏相錢若冰當作神仙戴閣老僧曰不然他日富貴但能急
派勇退耳

江覺卿曰黃霸因相者言娶巫女果丞相討侯魏豹妻薄氏李
崇訓妻符氏相俱應為國母恃以反被誅薄為漢文太后符

朱翼

王

朱

為周世宗后汴太妊歸畢司馬府甫下車公訝曰此極貴相
非臣下所敢當即刻禮遣之張昭遠以眇一目其相乃善為

司空賈似道跌擗天庭不得令終

袁天罡觀武后母當生貴子母抱武后給以男天罡驚曰龍瞳

鳳頭當為天子

孔子朱子王陽明皆庚戌年生

丁晉公目能視日不瞬雪山和尚相之曰此人必能為好相蓋
日為君象而目能視之是能欺君也

後魏孫詔謂辛華曰此中人尋死盡惟我與卿享富貴耳果然

退之以磨蝎為身官子瞻以磨蝎為命官致謗衆多同誤
與盧綰同里同年同日生一帝漢一王燕祿山與思明同里
生各同年月而思明先生一日兼同互市國號同大燕僭位
同正月其老也誅蠻左右同其死也見戮于子同其傳國并
世同歷年同同在逆臣傳張許二公生同大極元年張後於
許已而官同地死同日享同廟史同傳

高子紫與陳友諒同干支趙韓王與軍校同干支而事業不同
者以天有歲差地有分野也術者言向時占得祿貴生旺是
貴人今士夫帶刑殺衝擊是貴人如子午卯酉向時謂為四

朱翼

四

朱

敗今主貴矣

宋祖謂侍臣曰向繼符擇邊有功朕不省授方鎮者慮其數奇
耳今繼符節制果至淪沒又王朴為危載於宰相李穀俾知
制語較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由斯以推謂君相能用
人則可若命斷非君相所能造也

愚按白居易曰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竊時名又為富貴造物
者肯兼與之乎陳搏成神教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二子皆達于
命者也

丁晉公治第楊崇公為後楊貴而丁第為其有錢思公治紫
擊為工役龍貴而錢紫為其有王說監修主第後尚主而
身居之皆敬之不可知者

齊王椿于宅構廳事時人忽云此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豈
椿往時世呼為王太原也未幾尔朱崇居之封太原王

死者朝崇夕葬之理也窮通者寒暑風雨之序也人世浮游
也物我蝴蝶也得失蕉鹿也浮名浮利隙中駒石中火夢中

身也信義者無順逆信命者無去從故升而為天沉而為泉
源而為川止而為淵行藏用舍我無心焉耳

命之說雖壯夫之心消志士之氣長偷惰之俗散剛毅之精聖
賢以為不可訓而孟子之以義

德涼而福薄非命也名不揚而歸之命若實不至而名湮滅
非命也遇不信道歸之命若道不修而遇扼塞非命也

命在而義在則萬鍾千駟可受而單食瓢飲可耳刀鋸斧鑕可
就而鼎烹鑊伏可無辭命在義不在則孤竹之封可無避而

放陵之居可無避結纓之死可無免而權車之轡可無生
吳小憲曰死生富貴生來註定君子處得為君子小人在了為

小人

朱子曰自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畫快我意

薛敬軒曰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于此者

天下事如意者常少即極富貴之人亦有不如意處大慧謂當

今是缺陷世界如何得全福底人

朱子有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賊元命秘窩當生死

聞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亦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屠隆曰無物能牢何况春茲皮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却虛空

張壽朋曰辱生于寵快生于勇且歸我光且息我踵懶去不帶

不答歡來學圖學稼酒中清聖濁賢棋上大王小霸

屠隆曰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

利之心頓盡

屠隆曰君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為無權君毀譽嘆喜隨

人脚跟則諱夫愈得志

張壽朋曰匪通于通匪窮于窮曰遊逍遙曰遊虛空物輪橫生

是非色相妄標人我執之有然不然空則無可不可

屠隆曰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易其有

極雷堪敬國。要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不至。為此
人造物者。不亦難乎。

張壽朋曰。披裘負薪不貪。抱甕灌畦匪拙。之子本無是非。世人
太生分別。性命在我可求。華榮與世無競。虛舟飄瓦何心。秋
月清臺自淨。

屠隆曰。荆扉綠杜。便逢過客。歸門。飯羅一空。概有人求。墓。萬
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蘇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黃魯直謫宜州。皆以字相類。此章
子厚譴意。時有識曰。儋。從立。人。子瞻能北歸也。雷。以田承兩。

沾天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有蓋棺之意。魯直其不返乎。後
果然。

屠隆曰。宰相匡時。懶殘。豫占李泌。英雄救火。國南早相。非崖。故
龍翔約隱。大治之鼓鑄。由天。雌伏雄飛。至人之橋樑。在我。

屠隆曰。美人傳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揭虎。刺象死制于姑
蟻。古。鐵鏽刀。舊日戰爭之地。獨。飯灰。撫昔。時歌舞之場。英雄
漢。精。靈。素。晉。范。一。歲月。

屠隆曰。人生命也。命者報也。報從業也。儒者但舉命數。不沾業
報。則何解矣。

杜初公曰。衍本措大。小名法服。食皆國家者。降人之餘。以給親
族之貧者。常恨浮食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不
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哉乎。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法。在乎
去害。何謂去害。大井太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
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
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露。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皇甫士安。純玩典墳。忘寢與食。或箴其過。勞士安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況有命乎。范雲初為梁武帝屬官。將踐祚。雲忽成疾。

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安慰之。曰。可便得愈乎。文
伯曰。欲差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
解。囊以溫布翼日有廖。越二年果卒。

漢宣帝以保護恩。將封而吉為侯。吉忽病上。屢其不起。夏侯勝
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吉必不死。果齋宋蔡京病。萬人謂必
死。晁冲之曰。此老敗壞已至此。若使安然。牖下俗極哀。崇寧
為有天道哉。果不死。後竄潭州而死。

李清故宅。泓。即。常。過。之。謂。人。曰。人。能。居。此。者。責。不。可。言。開。元。初。

太一真人有經三部共六字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朱翼

蘇軾海南歸憶少年入京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之禍

蔡澤之問唐舉也曰吾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余司徒中
宇既五旬卜繼室亦云官祿不必問所問者壽年相當不使
久居孀室為怨恨可耳袁中郎過白嶽見祈嗣者甚衆亦隨
後祝云惟愿得短命要餘無所禱

張說卜宅有師諒勿控損西北隅忽一日西北隅自傾陷遂遭難

或云此
邵堯夫居安樂富有客就坐榻壞邵曰前定榻後記此日當壞矣

人編錄
盤雲起翻
云公勿
野編後
已註宦
且公非
凡人也
示之客

宋高宗時有石某善字款上微服見之書一問字石云左右觀
皆君象上乃卜國家事書一春字石云泰頭太重歷日無光
槍嘶而遭之仍客令一卒殺之卒因令石自卜石曰石過卒
必碎也

忽不見
于此
神其事
耳不能
終十里
隔山應
萬重因
歎曰人
生得喪
豈偶然
耶

前如何
以為然
朱子為父卜葬不吉改葬寂厯山因憶常齋詩有杯酒閑談寂
歷山之句嘆曰衛灵之石塘夏侯之佳城果前定也

有一訥語。萊公謂公當食萬羊。今僅少廿四羊耳。祿將絕矣。

萊公自是謝羊還有饋廿四羊者公已峻却矣其納見公忽
羈羊已盡公曰吾未受納曰數已定不能逃也近袁仲儀見
孔先生談數彼生平事應俱不能逃後有一衲廣之曰公何
不自造命而為陰陽所束仲儀乃叢念積善事以萬計而得
子門第果非孔先生所能懸定某嘗惜萊公不遇此等衲也

紫果

程子曰：閨穢事之久，机心必生。蓋方其閨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湛梓師曰：此便是涅槃証果。

人言袁盎說鬼錯，以死十世後錯，以惡瘡報盎，夫盎即病且死，猶人也，錯之為惡，瘡不更汚辱乎？蓋嗔者心紫，浮于口紫也。師之救盎，實以救錯也，故君子當以恩解怨。

子邑方進士，舟令傳陽向言水中有鍾，閱數百年無能舉之者，公命役人于百尺淵中舉出，其鍾鑄文云：道人方舟，集公夙生也。

朱子

十一

朱子約曰：報應之說，有切中者，子邑有養人，饋牛食其糈，以竹簍從牛後穿腸，以死未幾，下粟墜有木簍，亦穿其腸以死。又有奴隸一老，以死忽其主人，夢是老至家，即生一牛，奴竟被觸死。

江覺卿曰：世謂房瑄為永禪師，張方平為瑄和僧，馮京為五臺僧，蘇子瞻受五祖戒，黃庭堅曾誦法華經，真西山本草卷和尚，我朝胡忠定、淡本天池僧、王文成、守仁有開闢原是開闢人之語，豈費溪輩為之耶？他如盧杞為星君化身，史跡遠矣，實竟長老皆以欺空墜惡趣矣。

吾人勤勤懇懇，念頭是哉，種子却于世應時，若開則心地荒蕪，何可收成？東谷云：造化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開天地之間，機發轉輪，無一息停，開一息，則住了生化，故以紫果之說論之，是天地且不淨開，而豈人所易哉？中峰禪師云：入世則忠於君，孝於親，以盡其道；出世則親師擇友，朝參暮叩，以盡其道，都不可閑。

愚按：朱子謂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處做將出來，又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生用之，不窮，蓋有是心，紫絲有是受用也。予觀曾子有臨淵履薄之心，方能有死有易，曾

朱子

十二

光景，蓋曾子平日隨事力行，及到唯一貫時，即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其全体大用，表裏精粗俱透了，正是朝聞而夕可時節，豈不是英雄？惟吾儒格致是煉心法，斷不是逐物落禪師曰：修持勤戒，亦只煉心，靠不得，他却由此路徑得來，至於梁木與歌，誠意絕筆，恰有四首圖寂之意，易著結縵，有往生意，却起之封神，有識悔意，司馬相如之卦神疏，草似沉淪矣，去茲結草，却得減度法。

袁了凡曰：五福以依好德為福，故善欲除而惡欲陽，若有為善之名，即已是福，故欲除善，于不知之地，乃有美報也。

屬赤水曰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爾回餘却永切災殃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吳小憲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閑護抑盈滿是禍福閑勤儉奢惰是貧富閑保養縱欲是人鬼閑

稽叔夜曰形之有神猶國之有君君昏則國亂故欲華求汗或不得一有懈怖汗自淋漓暗食輒饑曾子哀思七日猶飽夜坐昏睡憂則不眠故神託形駐形以神存若夫酒能解怖壹稱忘憂若善祛睡則亦神之輔也神為根蒂壽夭為花果可不慎與

朱翼

葉報花果之說有應如觀者吾聞有國子生發出獲遺金守待其人而還之其人感甚往謝生款之見生之使令欲覓侍童其人回以剩金買舟人一言携以典生即其子也生惟此子在鎮江原籍為舟人所累而來父子得復見還遺金之速報也是以趙孟活餓夫于委桑而見入朝之難周武獲嗚犬于長越而賜華陽之馬秦穆飲盜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趙簡棄白驪之肝而獲翟人之甲魏顆從嫁姜之命而來杜回之抗僂妻施盤璧之恩而保負羈之官楚莊救絕纓之臣而秦破吳之績顧崇咬執炙之士而免臨刑之誅此郭殺身以明

晏子卒俞從死以報乘盈據讓漆身以各智伯禽息碑首以登百里嗚呼綠袍離薄尚志頑雷之仁華食且微猶懷中山之意則人之有德于我者我不可忘之也他如晉負秦粟而秦伐之越閉吳糴而吳入之良可鑒也至于敏中得志而擢德裕楊畏用事而叛大防比于衛珠之隋蛇持環之楊雀誠愧之矣嗟乎章惇徽蕤子之故屋丁謂通寇公之雷州葉報固不真哉

朱翼

十四

註生

朱子卷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其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萬物之理。所謂性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易嘗不在。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安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愚聞大慈曰天命之謂性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是圓滿報

朱聖

十五

刻

身修道之謂教是千百億化身。身子思本串頂諸大慈分為三身。吾儒功務切實言近旨遠。愈入而精界可味。佛氏謂色為空言遠旨近。覺反為粗境。而無味故曰法尚。應舍何況非法。何如及得吾儒集義養氣之妙。豈君子義之與比。何時可舍。余叔心新以目疾棄官歸。念病垂死。余問之。謂余曰住。淨。住。住。不得便跳。

連蕩卿曰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朱子曰此性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君子自己身上起。

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已把持。弄到死

不肯放。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

唐瑄嘗讀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和璞

使人鑿池。得甕中所藏。姜師德與永祥師畫。笑謂瑄曰。願憶

此耶。瑄因悟前生之為永祥師也。

東坡與山谷同見清長老。清語坡前身為戒和尚。故詩云。老父爭

看烏角巾。應緣應現事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

幾人。山谷前身一女子。後至涪州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

華。應復身作男子。得大智慧。今學士吾後身也。吾棺懷藏六

朱聖

十

刻

朱聖

兩腋故學士苦腹氣耳。山谷覺而破之。果然。

劉歊曰。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既死。神去。館乃速壞。

陳眉公曰。神之附形。猶賃者券。俱有定然。平日恍惚。主人或容

他多佳。幾時

袁燾曰。猿猴者。白首窮玄。不能無死。倘神者。塵感日損。而湛然

常住

說。儲曰。微子感章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

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稟星精者也。傳說為箕。奚仲造父

王良各垂象。則死而成列宿者也。唐房瑄為永祥師。白樂天

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王。楊億武夷君。陳亮告南唐主。張
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雷震龍
峯真人。王曾青華堂和尚。蘇軾俠右戒律師。皆生而知前身。
者。蔣濟為南山伯高。頭為泰山君。劉聰順遼國王。韓擒虎秦
氣。並闍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

杜征南嘔吐人見其為巨。陸鴻尚書沐浴人見為巨。黃雀鎮安
祿山皆醉眠中人見為歌。中貴楊戩在床人見為蝦蟆。

唐太宗醉卧劉文靜家見有白龍飲水。唐玄宗假寐見赤龍。據
案宋藝祖食寺菴菜而庵僧夢黃龍食其畦蔬。

朱異

十

祝儲曰魏印淮封汾陽公郭子儀封汾陽王是有兩郭汾陽劉
宋王華封新建侯我明王伯安封新建伯是有兩新建伯安
父亦名王華。贈侯尤為巧合。

湛神師謂余曰呂許公呂申公王荊公今同時托生亦為名相
余謂三公之真精正氣固當常在而釋氏言無住老氏言注
意吾儒言正心皆為精養氣意之附心猶物之附物安頓
物件者何能安在空處何能拘在一處故易方易位惟求其
正處安頓之為穩至於托生之說德氣才猷在稟受習想中
帶得來名姓封樹子息是豈來底如何帶得來即刻就逆旅

現此則
華堂知
非已就

之喻豈併器什帶將來耶

王沂公愛惜紙字有廢字則廢之宣尼見夢謂遺曾參生其
家果得子名以曾三元宰相

孫栢潭父身唐軍至其家得子登甲戌狀元果結事也

陳眉公曰隋文帝嘗言朕興由佛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

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案間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

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

胡氏知言曰心無死生朱子曰此語我于釋氏輪迴之說心者

虛靈知覺之性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器

朱異

十

而有始終

坡仙集曰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愔居第祿山陷東都愔死
之子源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
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便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
一日相約游蜀峩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
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
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兒而汲
若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攜問之澤曰婦人
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年三歲矣吾不來故不許乳今既見無

愛蘭元

可也。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見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使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見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募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達吳。赴其約。聞舊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費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徒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忙忙。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

朱翼

廿九

通却回煙柳上瞿塘。

馬把戎謂予。言西山寺有僧。返其名。見達官遊賞至其寺。僧歎曰。來生淨如是。是矣。其夜大士見夢。謂僧已起念。當於來日往某家為之。子僧以語其徒。果化去。如黑闇中乘輪而去。有霹靂聲自視手。足極小。知轉生矣。其徒注訊之。遂能語命之家具。腥穢。見曰。吾禁語。勿污吾灵性。然時誦心經。童即能文。舉進士。布政王公家護也。

心迹

心一而已。有指休言者。則程氏所謂寂然不動。胡文定所謂不起不滅者是也。有指用言者。則程氏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胡文定所謂方起方滅者是也。乃即康節以用屬心。以休屬迹。其說何居。用者。變徙無定。而迹有域可據也。心之自為休用也。合未發已發言之。心迹之互為休用也。自己發後言之耳。

心迹兩合。則堯舜之性。湯武之反心。迹兩離。則戰泓之仁。義讓之禪。愛似合而離。是胡繩之攏。而服艾盈腰者也。似離而合。是漆漬澁。同趨于堅者也。或不合而合。是方者名柱。圓者名壁。而乎尹之氣。自達者也。或不離而離。是魯人之惑。於愛醜商咄而美其子者也。

朱翼

二十

不合不離。就心迹休達之間。是非各半托之。以自究于是。有以鳥飛準繩為大人之義。如管氏之說者。夫鳥之還山。巢既已曲矣。而猶名繩乎。於是。有以舍是而與非。無用聖賢。堯不夫道。如慎到之說者。夫是非者。道之所自。而聖賢者。道之所準也。乃舍之。而以塊為道乎。於是。有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如莊周之說者。夫仁義之極。僅為其半。而濫

僻之行。亦為其半可乎。

乞墻登塾。而曰。由夷同紫。銷核持籌。而曰。與曹史同恬。攘袂
殄膚。而曰。與滅札同讓。投穿含沙。而曰。與惠莊比肩。含逆而
言。心可乎。居居川。現而未必不懸。魏闕。揮金御幣。而未必不
競。雖刀。牽裾折檻。而未必不於。鼎鑊。送幣分宅。而未必不
患。怨。含心。而狗迹。又可乎。尤有不王不伯。而設桓武之間。以
掉唇吻。不情不和。而假夷惠之間。以宿蓬廬。不斬拔毛。不摩
頂踵。而借楊墨之間。以鳴鑿白。不。不。而竊狂狷之
。以立。難。大。手。新。鼓。其。于。故。安。國。之。而。是。

細味道之。模稜吾。安乎信之。

晉文公反國。公犯華。皆封介之推。不言。是。雖。以。貪。庶。誠。也。豫
讓之報中行。智伯。在于庸人。國士之遇。是。誰。以。去。晉。論。也。嬰
曰。狗。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是。誰。以。去。
莫。論。也。

連。粵。而。南。韓。佳。燕。而。北。轍。易。知。也。楚。人。而。齊。語。秦。子。而。楚。策。吾
馬。半。辨。之。故。受。之。以。為。通。而。有。郭。况。之。金。穴。辭。之。以。為。虛。而
有。路。寔。之。輯。履。任。之。以。為。毅。而。有。深。源。之。書。空。避。之。以。為。高。
而。有。鮑。魚。之。愛。旌。目。之。惜。世。故。剖。心。斬。水。可。也。而。石。乞。之。烹。身。

何。為。避。哉。拒。國。可。也。而。帶。舉。之。臨。恭。何。取。故。孫。子。之。精。義。惟
論。是。非。不。論。巨。細。事。千。鈞。於。一。芥。則。齊。封。於。五。莖。良。有。以。也。

其。心。當。首。於。富。貴。爵。祿。者。無。論。已。通。此。則。力。政。伯。而。以。常。務。常
竹。帛。視。古。之。立。功。者。果。何。如。天。運。以。而。以。博。問。觀。辨。因。百。家
之。口。立。一。家。之。言。目。謂。不。朽。之。藝。矣。而。視。古。人。之。立。言。何。如
至。於。兼。而。富。貴。難。而。功。業。成。而。文。章。收。視。反。聽。遊。於。無。何。有
之。鄉。與。世。畧。不。相。涉。若。斤。斤。乎。實。學。矣。而。與。古。之。立。德。者。實
選。廷。焉。蓋。心。誠。為。已。則。雖。胼。手。胝。足。焦。心。勞。思。不。為。狗。外。心
誠。求。志。則。雖。伏。在。陋。巷。彈。琴。弦。歌。不。為。忘。世。富。貴。利。達。皆。吾
實。德。耕。耨。種。功。當。吾。實。用。聞。性。命。談。遠。濟。皆。終。吾。精。進。君。子
亦。安。用。解。脫。為。哉

以。逆。而。論。堯。舜。之。治。當。時。耕。鑿。者。且。不。知。矣。伊。尹。耕。莘。之。野。何
所。合。于。其。道。而。無。之。而。尹。之。心。則。以。堯。舜。之。外。無。道。術。唐。虞
之。外。無。字。實。繁。華。之。外。無。功。業。帶。劍。而。諷。扶。冊。而。吟。慨。然。而
臥。適。然。而。覺。若。夢。牆。見。之。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德。色。受。人
之。天。下。而。無。報。怨。而。尹。亦。以。一。介。貞。取。與。堯。舜。離。唐。虞。而。天
子。升。言。德。而。登。廣。而。尹。亦。以。三。聘。為。行。義。堯。舜。引。懷。襄。以。聘
子。視。其。容。而。由。已。而。尹。亦。以。納。溝。為。負。荷。堯。舜。舉。八。族。以。厚

終。除四凶以度始。而尹亦以先罰為政。俾克齊舍子而立臣。誅父而用子。而尹亦以伐夏放桀為通變。克齊庸命而篡位。蓋期而倦勤。而尹亦以復政厥辟。不居寵利。為進退。是豈得謂其迹之殊哉。

伊尹非山林膏肓。烟霞痼疾。可以蟻伏。亦可以龍飛。可以涸蹄。亦可以霖沛。可以深根。靈極而待。亦可以揭日月而行。故以迹而觀。若謂其巖居川觀。棲心物表。而不知其在野時已唐虞。稽溪。比屋。圭筭。府事耕耨。典謨銓艾。及其釋耨事而擇自毫之戈。去與濫而詢何衡之鼎。熱華商王。干羽南。不昭明毫。

朱翼

十三

庚

都時雍九有。其視猷猷猶朝家也。而儒者乃謂其為而截人。亦暗于心迹之辨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又則必明。又則易。知凡陰必柔。又則必暗。又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凡光明正大。流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征。而麟鳳之為祥。嘉禾之為瑞。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諛媚。同互隱伏。糾結如蛇。胡媚如蠅。如鬼蜮狐鼠。如盜賊阻。則使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

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雖。曰。雖。知。亦。豈。得。而。過。哉。

攫金竊鉄。利也。有揮金抵璧。而亦不謂之義者。播問。嚙。來。利也。有據地喀。而亦不謂之義者。單。取。之。與。耕。李。同。儼。而。思。起。曲。肱。之。與。布。被。同。儼。而。異。心。耕。莘。辭。聘。之。為。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為。義。而。大。斗。貸。民。號。曰。慕。夫。義。有。在。乎。尊。王。而。貴。楚。之。師。則。并。與。尊。王。而。竊。之。義。有。在。乎。不。殺。而。於。以。之。殺。則。并。與。不。殺。而。竊。之。甚。矣。人。無。為。所。忌。也。

澤康而蒙。雕虎之章。鵬鳩而傳。鶴。明。之。羽。竊。其。皮。毛。忘。其。神。髓。

朱翼

廿

庚

猶。坐。步。假。為。庸。醫。托。廬。欲。以。冷。人。雞。矣。

陳眉公曰。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志。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說。備。曰。王。凌。母。丘。儉。諸。葛。恪。忠。於。魏。者。也。而。以。叛。晉。誅。未。燦。沈。攸。之。刺。彥。華。忠。於。宋。者。也。而。以。叛。齊。誅。叛。之。名。不。雪。而。王。袁。諸。君。子。之。恨。終。古。矣。唐。八。司。馬。見。叔。文。謀。奪。內。官。兵。權。與。之。謀。議。而。竟。以。黨。敗。文。貶。黨。之。名。不。白。而。劉。柳。諸。君。子。之。恨。亦。終。古。矣。

余。中。字。曰。蕭。何。使。平。韓。信。皆。同。倖。者。也。偽。避。知。其。必。朝。詐。賀。知。

其必入。是明知信。無反狀。不苦口以雪其枉。而設詐以陷之。罪。是信之死。實何平死之也。然信之危已在於徙封。楚無大於齊者。而徙封之。蓋使以楚。最。帝以楚。最。項籍以楚。最。楚之不祥甚矣。惜信之未悟也。即雷氏亦止怨望耳。未可以為反也。張章告雷山。謀為博平君。置酒。以太后制殺丞相平。思侯。因廢天子而用禹。章非雷氏親。情未延。勸。事無證佐。雷氏實未反也。蓋天子先有驟乘之疑。魏相蕭望之又有故。漢世重反。故奸人往往得封。然自古未有廢其主又未開有假女后命以廢置其主者。皆自光始。與伊尹之營桐反。毫白。

不類也。其取禍宜矣。

名賢

魏詔勿取名士曰名如畫餅不可啖也

名者所以命物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矣。也。無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士操之曰名法。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無以成名也。譽不虛立。士不虛附。乃古人貴不見不聞之功。自家而卿而國。未有無階而驟得名於邦國者也。名以漸成。故以實實。苟以虛為名。則有素千金而不顧。爭壘餐而動色。如平津侯。朱雲。布被節中令之。微衣者矣。以譚為名。則有智如韜。蘇。辨如飛。肩如趙括之。談兵馬。設之過實者矣。以交為名。則有指青雲。以自附。將大人而成名。長鳴驥。飯比。價蒲葵。拂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者矣。以借為名。則有事私而託公。行汚而寄治。魚兔既收。遺庖可棄。如母將桂。廬於荊州。縣寶。龍法於杜禪者矣。以巧為名。則有欲而如讓。謙而如靜。如司馬安之善官。直塞侯之微巧者矣。故曰。有譽於遠。不若譽於近。與其使人譽。不若使人信也。夫與人賤也。而曰誦之。廢人愚也。而曰不識。鄉人至拘曲也。而曰善者好之。蓋此三人者。近人

也

陳埶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山鷄之於長離也。偷石之於金也。砥礪之於玉也。杞柳之於栝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殺名實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修蛇角而似龍。則見者且却走矣。何也。為其似之能為害也。

硯又易缺。皎又易汚。人徒嗤周太尉之少文。而不虞祢正平之見殺也。徒鄙馬后君之謙謹自持。而不知魏其灌夫之誅夷也。徒薄張安世之僅足世其家。而不計夫行儉之與嗟乎。虛

集

廿七

集

王孫登之長悲於寂夜也。嗟夫。身與名果孰親乎。

愚按范仲淹曰。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故取士者勿避而許之。亦勿逼而拒之。士勿以有心拘之。亦勿以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避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鷹不應有千秋名也。其心為名所動一也。

鄉愿務偽務名。持之有故。按之有理。故鄉人皆尸祝。且之

恩。蘇之詩曰。譽髦斯士。周官小宰。辨賢明。譽善

今之於名。亦多端矣。有瞋目露齒。持短長以爭名者。有繩趨尺步。盡守故步。如金甌以保名者。有遠藏頭面。突梯滑稽。以外

名而取名者。吾將求之貌。而彼以山鷄。冒鳳冠。吾將求之言。而彼以鴉質。為高聲。吾審其所學。而彼以臨口誦先言。吾察其所以。而彼以巫師。假禹步。無識評。而結舌無月旦。而吠聲。非若黃鵠之與白鳥。抑亦夢露之與蔓本矣。

今日之急。在正名。高自標許。指據九野。以圖事。為當名。為躁進。不名為事功。群植黨立。機時好。許龍鱗。未要炎山。先托名為奔競。不名為節義。索金四馳。請謝寄客。長安尺說。詞滿紙。名為養交。不名為通融。僕調滑澤。不可方物。言論要。誦腹藏於心。名為機巧。不名為敏達。矯其桀悅。望名。缺技名為借

集

廿八

集

勢。不名為求。益懸車八里。把持官府。名為橫飛。不名為憑氣。審如是也。免蔡燕麥。化為嘉禾。寒野驚寒。皆可以及遠矣。

何之子曰。爭名者以爭。得名。歸名者以歸。得名。讓名者以讓。得名。毀名者以毀。得名。爭名之名小。讓名之名大。歸名之名適。毀名之名速。其術不同。好名之心一也。

屠隆曰。持輪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嘆如此。稱炭敬求。時讓名。理於廣庭。婦姑乞。日挂山林。於步頭。高人之名。其可信乎。

屠隆曰。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天心巧思。魯般以木匠

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儻如百世。何在於名。

趙季卿向管仲一匡九合佐方伯以明王制玉、燕、燕名、儀之、其
爛號呼矣。留侯運籌決勝。叔解策以定四方。崔浩、暴、其名、因
以自居。乃謂博覽之。而卒備國史之誅。勛名虧損論者且
惜其辟穀自誤矣。李德裕當武宗時。刻鵠可取。不失機會。而
制平之節。注暴其名。亦扼腕首取河北。而并露之。獨身文宗
悔其誤用。宗澤當南渡之始。謂中原未定。不宜先為暴。宗澤
沒。亦暴其名。而正色恢復。及符離大潰。戮以國殉。高宗辨其
無真志義矣。

朱熹

廿九

載籍

十三經前曰易。注於田何。傳於王丘王弼。疏於韓氏柳氏。二曰
書。伏生今文。是錯受之孔壁。古文。皇甫謐得之。疏於巢氏。費
氏。三曰詩。注於毛公。韋賢。康成。疏於何氏。全氏。劉氏。兄弟。四
曰左傳。杜預為癖。而劉炫疏之。五曰公羊。何休。墨守。六曰穀
梁。范甯著列。七曰儀禮。註之者高堂生。費氏。鄭氏。也。八曰周
禮。尊之者劉歆。杜氏。鄭氏。也。九曰禮記。出於后蒼。傳於二戴。
而王氏。鄭氏。疏之。十曰孝經。孔安國註之。陸氏。王氏。疏之。也。
十一曰論語。馬氏。註之。包氏。周氏。為章句。十二曰孟子。旅註。

朱熹

三十

趙岐注之。十三曰爾雅。陸終軍。郭璞註之。

朱子曰。讀書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
不參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合乎中
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情天下之書。倫天下之
事。

朱熹曰。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
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改
易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說性情也。說理。莫辨乎
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休。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

民莫過於樂由吾心格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

聖人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淨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无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

京房溺于名教而言易孔鄭專於訓詁而言書詩仲舒流於災異而言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之所記亦安足以言禮哉

章憇曰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而亦為小人謀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不為小人謀矣然為知不肖者之非教誨乎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貞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咎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是故拔茅征吉貞復元咎謀出復也。易于王庭猶囊無害慎語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樂志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治身也臨而保民觀而

設教異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

于需莫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則于處常處變之事无一不為之謀易之舉又于君子如此其于小人也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特舍杞是然惡歲之踴躍戒剝牀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必將曰覆餗而刑剝負乘而致寇易蓋非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于田射隼于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不可謂易不為之謀乎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負而之利復之六四

是其獨復之道錢啟新言剝碩果不食晉連君子在土能覆羹小人夫壯于趾為輕率之態壯于頄有淺露之凶剝上不合喜君子之僅存然終于剝落夫上无號危小人之不去然終于有凶也前數語皆嘆繫為人處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連為小人之吉則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矣

愚按朱子謂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者一也陰者偶也聖人寓君子小人之情而惟于剝復夫婦之際謂一往于剝而求于復故曰見天地之心偶決于夫而遇于姤故曰天地相遇夫心則以一而奇遇則以二而偶小人得其偶

朱翼

三千

故托之國而偶家。托之君而偶身。君子合天下以為一。小人分天下而為偶。聖人于陰陽內外之間至屢往復于泰之三而喜有命乃在否之四。意若曰復一陰之難而剝一陽之易也。危君子也。嘗觀當陰生午而曰靜勿躁。當陽生子而曰靜勿躁。其定之以俟其成而徐之以待其定于陽若喜之。而陰君聞之夫喜則欲其進而閉之亦欲其並也。于十蓋碩果不餘則朋不來。竟陸不決則杞不包。茅茹不拔則桑不繫。是以大有之車中與外俱載而不克害也。大過之棟上與下俱條然而不復挽也。大壯之藩人與我俱決然而用固羸也。故小

人不得泰用于調停而疾之已甚亦足為害。彼其憐于大

而忌居德也。若曰吾不務去之以滅其人則務化之以变为

善也。使小人而变为善其天地之心乎。聖人無一念不在君

子天無一時不在傷故于壯而見其情于泰而見其條于復

而見其心而聖人于失復再曰中行于泰曰得尚于中行以

斯知傷為天心而中行者所謂得天地之心而善用之也

或謂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舜禹受終之礼具于典

謨湯武鳴條牧野之役詳于商周之書。非常不經果可以訓

乎。曰堯舜朱均之父于湯武辛癸之君臣变也。自堯舜視之

朱翼

三四

則全父子之恩者無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為公。自湯武而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以此為訓使天下後世知不幸而遭人倫之变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于窮。然必有舜禹之德足以當堯舜之讓而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以為口實則罪人也。况堯舜之事不可以訓父而可以訓子。湯武之事不可以訓臣而可以訓君。烏在其非經也。

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

避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乎一時而春秋之權則能勸懲於千

百世之久

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

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

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

以道不以位也

孟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或春皆王也。味

以天子之權典魯也。若以諸征伐恒為其魯之証則春秋之

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專典魯也。昔成王賜魯重祭

孔子猶非之而肯假之以權耶。然而安自任也。故曰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曾子作大學其示知止能得忠信慈矩皆由一心而推萬事即一首也子思作中庸其示擇善固執謹獨知幾即精一也

世之言論孟者皆曰孔氏言仁孟氏言仁義豈論固窮而孟固替哉孔之語克復則集義之事也楊主敬則從義之要也則安利則由義之微也孟子言不後不遺論王道也然本于愛中之一念正路安宅之喻論學術也然本於放心之求亦未始不重仁也蓋論語所以招其後故其言約孟子所以辨異端故其言著聖門皆欲為仁人處仁則無惡會有不義乎而

楊墨二家并害吾仁義又安得各為之辭也

楊雄法言至通中說皆準論語司馬光段蓋蘇軾辨孟皆詆訶

于元時曰讀爾雅章今人誤讀爾雅章今人誤志學章是進學次第忘食忘憂章是求道情景

程子曰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理春秋固其行事其非較著故窮理為要

張子曰古人能知時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

由見詩人之志

張子曰如中庸文字筆直須句下細會通使其言互相發明程子曰本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次章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若見其平淡深上義理如一流清水多將物事窒塞了他

愚謂理象數一併而未分不得先後若分先後則陰陽待于生矣張開中曰易之義本起于數程子曰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

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數之毫忽乃連宋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因以作易分書為範者謬矣然先天後天皆出伏羲造六書作甲子辰從震居東已從巽居東南中從坤居西南非待文王而後有也三易者夏曰連山商曰坤藏并周易也或曰神農乃連山氏所謂中成黃帝乃坤藏氏所謂大成與伏羲合為三易異端以色為空聖人以象明理就無形而象為之龍以其健而神也坤無形而象為之馬以其順而載也調皆取諸離卦析取諸坎象取諸乾坤宮室

取證大壯卦曰取諸噬嗑以氣言泰否也以理言損益也物
為非陽形為噬嗑剛長而臨柔長而遯咸者無心之感兌者
無言之說取六爻之動以柔進而履剛為履剛反動於下為
復取二卦之象水火為既濟水山為蹇是也

洪氏曰頤中有物為噬嗑澤中無水則困矣井田之法取于師
封建之法取于比禘祫之礼取于观作樂取于豫宗廟取于
渙

反需為訟反泰為否反隨為蠱反晉為明反家人為睽此不善
反者也反利為復反遯為壯反蹇為解反損為益反困為井

此善反者也

先天離東坎西日月之次于卯而後天離南坎北日月之正于
子午先天乾以為君而統臨于南後天震以為君而主寧于
東

易稱涉川皆取諸坎舟楫皆取諸巽魚皆指巽羊皆指兌而非
在卦者以二三四五互卦中見之也

風者民之所歸王城亦有之非以王風為作也盛周始二南而
風者是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季札以為始基之矣雅出
於魯大夫士小雅之審寔大雅之抑皆皆侯詩也雅者正也

小之云者未純于正也故礼以小雅為周衰詩與春秋皆礼
子所定豈春秋尊王于天而詩國降王于國耶
詩與易同君有君用臣有臣用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
卿飲酒燕礼歌之米蘭采芣夫人主祭之詩也而射礼歌之
肆夏樂還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

綿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得卿大夫有仁者依之而
夫子推而止於仁故孝慈信為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
人遠去而民喜得其所以思推之言上下察觀詩之法也如
切如砥如琢如磨于貢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

朱翼

兮于夏悟之於礼後論詩之法也南客三復不過白圭而以
為約于路終身所誦不悛不求而以為拘學詩之法也維岳
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
父以為文王戎狄夷虜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
失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礼者以為天王之事明又天子令聞
不已記礼者以為三代之君引詩之法也
礼經有三曰周礼曰儀礼曰礼記王荆公尊周礼而廢儀礼朱
子請泰訂不采今并周礼不講惟奉礼記耳礼記有與周礼

相印證者有典儀禮相表裏者讀禮記而不詳周禮儀禮是沿流而忘源也况禮記定自戴聖乃尊之為經儀禮周禮乃三代之典反不列學官抑何舛也

后倉曲董雜記數萬言今禮記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河間獻王劉德所上有周禮焉本周公所作欲成王居洛而行之後王不迂洛其書亦未行故與周制稍有不合

周禮之出自劉德而累周禮者亦德也周禮之立自劉歆而蓋周禮者亦歆也周禮之傳自鄭康成而據周禮者亦成也蓋德以周禮缺末官而以考工記補之故漢君詆之為濫記歆

年纂

年九

後

行之以佐彝重於理財而明堂章以周公踐天子位遂成葬之纂故漢儒學之為陰謀然累之之罪小証之之罪大証之其法之據之其法之失康成作傳引緯書而以天帝異名引國語而有分野之感引司馬法而據丘乘之法引左氏而案服章之制引戴說而案王后夫人之飾今其云北辰耀魄室之說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句出長較一乘丘乘當為丘甸之說三辰旂旗五服止於九章之說夫人副禘之說皆據緯案

周禮之書蘇綽用之五刑而不治周蘇威用之八九而不治隋

王安石竭一生之精神以註釋而卒無能治宋也皆泥其法者也蘇時謂冬官散見在五官內而未嘗亡吳澄謂五官互見而冬官未嘗缺如漢武時工作煩興故鬱武功爵則廢夏入穀補官則廢天醯醢得莫廢恥相胃則廢地廢春罪人贖見則廢秋亦一徵也

冬官多入於地官蓋地官掌邦教耳大司徒為得掌建和之土地典人民之數耶六官各屬三百六十今各官有美而司徒尤多太司徒十五條小司徒三條改入司空無可疑者

或曰緯集衆廢人職醫屬天山林川澤場圃屬地司服冢墓

年纂

四十

亥

屬春職方士形方矢弁人屬夏雜辨羅屬秋是也

王制公初脩經建講禮子至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云姑息者且止之訓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廢後新法之行竟不得少止陳錫古曰以執拘官人何如以姑息愛人

易無所不該章之治曆明時陰陽家也師之容民蓄衆兵家也附人之類族辨物名家也嗾噬之明罰勅法法家也大書之多識首德儒家也捕之懲忿窒慾通家也小過之行過乎儉墨家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孔子之作春秋也據事采文而義自著故使伐一也或言人或

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所謂天下無道出自諸侯也文宣以下詳在大夫定哀之際并及諸臣則所謂自大夫出漸而諸臣執國命也鄭與晉較恒于齊又與魯較恒于魯則所謂齊桓止而晉文攝齊變魯而魯至道也

三傳之中有一事或以為襄公以為莊公有事同而前以為襄公而後以為莊公歸成風之禍而王不書天非尊王之義矣歸仲子之禍而寧書名又豈家宰之事者耶滕本侯爵而稱

朱襄

四一

子或曰時王所敗也王能黜侯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則結書楚已而書楚子豈所以嚴夷夏之防乎蓋聖人原無是心也然而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左氏失之証其謂狩于郎為礼不知廢國務矣以築王館為正不知交仇敵矣四國伐鄭而以為圍狄人入衛而以為滅何耶公羊失之短其謂求車求金為非礼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以大聞大冕為罕書而不知識其僭王較果失依謂月外祭為非時而不知周建子也謂秋蒐于紅為正而不知春蒐之礼也謂不納于針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親也

魯史之舊原有書月而未書日者聖人不得虛增甲子亦有原錄氏而失其名者聖人不得走其因而拘其字與名也

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泰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則三時而大工屢興矣宣十五年秋穀冬雉生則二時而灾厲至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郎秋師還則三時而勞兵于外焉此之類于書時見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月而遷興兵以伐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見朝與秋之國閱七月之久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

朱襄

四一

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則見其久亢也若此之類于書月見之

祭百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变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則見旬日而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灾乙亥嘗則見其嘗于灾餘為不教也已丑葬穀廩庚寅而克葬則見其葬之無備而午及蜀廩盟丁未乃孫良夫盟則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鷄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人之先盟諸侯後盟大夫若此之類於書日見之

始書刑再書楚子始書吳再書子見夷狄之浸盛魯當祭鄭定

朱襄

四三

朱襄

四三

曆始也大夫不氏後則大夫皆氏即段陳它衛州吁始皆名
之後則狀君之賊有書氏者見大夫之沒強也始也曹邑无
大夫後則曹邑皆有大夫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
楚君大夫皆書人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見吳楚之大夫皆
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若昨
礼也祀公爵也而書伯見其國小而不德奉廟會也會于曹
則蔡見衛侯則則衛見蔡見當時諸侯以目前之利害而不
復用則也幽之盟先伯伯之命曹先侯威之會子先伯
曹蔡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見霸者為政无復礼文也重
德之盟內之則公孫叔會諸侯召侯使楚之師外之則孫叔
夏會霸主見大夫故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蓋一因其舊若
建例也筆削之示戒者特筆也

正月加正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葵洲之也曹侯召王而曰特
以示防也寡殖出君而曰衛侯出奔以戒也仲子而曰惠
公仲子成風而曰傷公成風廢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
黃衛繁而曰衛侯之兄繁明兄弟也陽虎磨臣而曰盜吳楚
僭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與不書鄭而
忽書鄭定長幼也晉書申生許書于止重父子也凡此之類

皆所以明分義也傳稱繼為抵而書以公則非拆矣傳稱止不
嘗樂而書以狀則非不嘗樂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
里克之罪也夷皋之狀歸獄于趙穿而書有寃情之情也齊
無知陳仲踰年之君也而書狀殺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正名實也鄭伯伐宛來歸祊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
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
遂會諸侯伐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滕頑遂及齊侯宋
公盟若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單帥師會齊人鄭
人伐宋若單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典已而書曰戊辰諸
侯盟于葵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渠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
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義微
也

春秋之書有三有臨天下之書有臨一國之書有臨一家之書
其書亦有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同姓者諱
漢時李氏得周札獻于河間王劉德缺冬官王補以考工記
缺好之費鄭父子習之班固藝文志載之王通曰周札散乎
天命朱子曰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兼時曰冬官未嘗缺
散見于五官之中吳澄曰五官互見而冬官未嘗缺焉

曰劉歆之錄略王安心之訓釋其說長矣而無當于用則索之文詞訓詁也。蘇軾之五六篇感之八九而無補于時則索之儀章度數也。

劉應麟曰春秋所集周禮之所賞也春秋所貶周禮之所罰也。考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召通知者賀封軹傳詣京師而論語始得與六籍並傳蓋聖人之言如天故當以心攝之聖人之言如地故當以身踐之。陸務觀思元卿以為三字銘呂伯恭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終身无暴怒李文靖用節受一語為時名相程正叔講筆食歠飲而不怠適規乃若舉徑路荆棘而朱

朱

四

朱

情婦仁之旨者呂與叔也。聞秋香滿庭而達无憾之義者黃庭堅也。聞時一語茫然失對而軼得終身之益者李彥平也。論語言時習則悅為之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悅則不厭不厭則至于忘。

論語言近者遠法言擬之儔也。司馬遷作世家以論語與家語並列歟也。

齊論有昌邑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荀禹尚書五鹿充宗傳之而王尉為最。常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傳之而張禹為最。蓋

尉在當時號稱宿儒而為師事之也。

唐陸倕以論語為六經著草而物理論稱為聖人之至教明王之

之大化

顧涇陽曰文王作六十四卦之彖獨于坎言心其危微之指乎訟之九五自訟者也故曰亢吉其五爻訟人者也故曰不永曰適曰厲曰渝曰禱奔事視則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征有苗即見天下無不是底人湯之罪在朕躬武之過在一人皆自訟也。雅南訟故能使民無訟。

朱子曰此見一友自謂通左傳或謂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

朱

中

朱

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歸併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于你身已甚事

願涇陽最喜玩卦名玩卦象玩卦序直謂不知卦之舞之是之陷之

江旭奇曰本義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君之上有天則上為天下有天子則四為太子也臣之下有民則初為民也臣之上有事相則三為宰相也以民為根本而究極于天也君以一身言初其心之發乎上則德之成矣故本于心者為巽順為震動而成于德者為乾健為坤順卦之名最可想矣

聖人作易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雲作玄仰以觀乎象俯以觀乎情深性知命原始見終律則成務曆則編時曆以好之使以醜之易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玄之數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則何辭矣

陳搏曰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其難通而蔡氏于難通罕

胡炳文曰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地之日月也子朱子平日精

力之所萃而竟與湯文武周公孔子類曾思孟之心所寄也

汪克寬曰朱子之集註其詞意渾然若經緯及門之士且未能究其精微得其休要近世架屋下之屋疊床之上床益可歎矣

易有自悔六畫有象有文有象有文有係詞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乾元亨利貞玄有方州部家四重有首有終有測有文有攤堂視圖告有數有射有錯有固宜索簡冥及其皮首之名從中至春皆擬從中孚至順之卦

子孔叢曰君子終身經歷則六龍盡之君子六龍所管攝則一惕盡之潛而不惕何以成其閑然之美見而不惕何以保其日章之盛躍而不惕則可大之業不新飛而不惕則恭己之治不暑亢則時危勢迫而非惕以行之將有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者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似昨故曾子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疑而夫子之旨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噫

問服章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青冕章亦可以示父亦不可以

示子

愚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至哉言也夫子闢此二言而不輕發者蓋預慮之矣有釋氏之即心是佛大慈大悲也

于元時問曰此後受之以畜養後受之以臨復後受之以先安嗣後受之以大過等處于最末連意亦未貫錢啟新曰合六十四卦以立人譬之合四肢百骸為一身今謂自後受之以鼻手後受之以足皮後受之以毛人其有不周矣之乎聖人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相磨相盪為人身如俯而見水

之行地則既指之曰此人道之比也仰而觀風之行天則一指之曰此人道之優矣觀山下之有風則曰此人道之靈也觀澤上之有地則又曰此人道之臨矣無一處與我無相干亦無一處非我做學問處真得一箇天地之大方始成得一箇人道也

愚按顧涇陽說志學六條云夫子定要一一從自家身上打透方肯作準蓋渺茫處可假自家身子上不可假又云離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即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起特反得精弄平常不容矯飾不惑是

朱

四九

朱

修境知命是悟境從心是證境于元時曰自十五至七十皆修境也元時真紫陽忠臣但戶門小了劉思成貽之書曰愚門下以躬行之旨提唱天下然不意以不必悟之說使人有所藉口蓋元時之學似司馬君實不似朱元晦朱亦有一旦豁然貫通之妙若夫不可使知之與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似非所以待士

鮑中素說口之於味也一章至性也有命焉歎曰此也字是疑詞以起下便直截斷然說有命一堂皆說來傳以也為決詞汪登原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與此語意相同

顧涇陽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礼一條一陽也既謂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

天下國家可拘中庸不可能所謂不明所謂鮮知味俱是欠悟彼不知味者亦充飽亦養生即是天下國家可拘之証也司馬溫公寇萊公等入是也

程子曰知時藏勢易之大方也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總三爻而計其數奇者陽偶者陰故乾為父坤為母震坎艮

朱

五

朱

皆五畫為奇巽離兌皆四畫為偶卦體從下而上故奇在初為震為長男奇在中為坎為中男奇在上為艮為少男也偶在初為巽為長女偶在中為離為中女偶在上為兌為少女也

羅經以坤離之陰為陽震艮之陽為陰若坤居比而得一離在東而得三震東北而得八艮西北而得六以河圖之方位定卦以洛書之方位定數而分陰陽也

乾為天天風垢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

坎為水水澤節水雷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

水師

艮為山山火贲山天火畜山澤損火澤睽天澤履風澤中孚風

山漸

震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恒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

值

巽為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

順山風蠱

離為火火山旅火風鼎火水未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

朱翼

五十一

庚

同人

坤為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夬水天需水地

比

兌為澤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

歸妹

訟自遯交泰歸妹否從漸來隨三位首困噬嗑未濟蠱三爻

賁井既濟噬嗑六五本益生賁元于損既濟會无妄訟聚大

畜需咸旅恒望皆疑似晉從視更賁有三離與中孚家人係

蹇利西南小過來解升二卦相為贊鼎由巽變漸渙旅渙自

漸來終于是此變卦也

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
中為過蓋中則不遠于正天下之理莫貴于中。于九二六五
可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程子曰九四近君便作
儲貳亦不妨若拘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三百八十四
事便了

洪範所言貞悔取占于易則非與易判為二物明矣河圖洛書
聖人並取以作易蔡氏因漢儒之說分圖為易而以書為範

朱翼

五十二

庚

易數八而八之為六十四重之為三百八十四終以爻辭而
通于象占蔡所著皇極內篇九而九之為八十一重之為七
百二十九終以六千五百六十一

大抵河圖圓象以卷地生數居內成數居外陽生陰成陰生陽
成而洛書之休以立洛書方象地以地承天合陰生陽合陽
生陰而河圖之用以行本一理也

洛書之圖數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中為五數
方圓斜側不外于十五也一數居下為五行猶根之從下而
生也

愚按蘇子曰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果如是則亦得禮而卑得易而疑乎此亦不該不過之說矣

程子曰着易且要知時凡六爻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自有君用臣自有臣用

孔子刪書歷序帝王而終之以秦誓宋濂曰秦有誓而書亡即康節謂先知繼周之為秦俱非也聖人錄其悔過也或曰週而後始故漢為堯後尤為附會聖學以敬為本也秦本西周故也故秦風亦錄於詩為伯益之後王莽所以益為無陰

朱翼

五王

亥

之子則統承二聖原不必損也五經之首篇皆有義焉書言心而身而家國天下礼言心而民詩言家而國春秋繫王于天易言天而配以君德焉

江中荃曰魯君之獄周不能討故懼而作春秋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之重臣子可知矣

翼之獄隱也慶父之獄子般及閔公也趙盾之獄夷皋也鄧歸生之獄夷也崔杼之獄光也皆先書帥師以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重也

洪亮山曰周之衰由于鄭桓桓之霸不自治鄭始而先于衛與

邢故不能收礼樂征伐之權而已身亦不能保其終

江旭奇曰堯典是大學證本放者大也欽明文思安安格致誠正也允恭克讓身修也所謂明德也親九族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協和萬邦平天下也雍者和也所謂親民也行義以明俊德至協和慎厥身修厥德翼立愛敬終四海明為治之序以精一執中幾康迓休昭德建中一德常師終始典學明為學之序誠有見于此也予以格致之旨不若精一執中之說尤為清切所以予思中庸之作本此

作書傳者數家王介甫傷于鑿而精思不可廢荀子瞻傷于畧

朱翼

五四

亥

而筆力不可與呂伯恭傷于巧而不失其正林之奇傷于煩而有裨于見

余理園曰明一經而六經之義備則莫如尚書夫其中九疇則畫象之精也魯歌頌言則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則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則經曲之與也至諸禹貢而下迄於誓詁則凡經紀天地原本康物建侯樹屏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率籲衆虞謹密頑民靡不委曲徇俗故不通六經之旨窮百家之致極古今之交不足以暢明尚書

典謨之詞簡而與訓詁之詞明而昌誓命之詞嚴而正可以見

立言之体為有萬之格以干羽有扈之平以干戈湯之誓師也約武王之誓師也繁舜禹異姓神受而天下安周公懿親當國而骨肉親可以觀世變之殊焉然今文反艱深而古文多平易此世之所疑也

朱子曰平日解經推衍文義自做一種文字非惟屋下架屋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喜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裏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或問大學解已定書朱子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

不見不穩論孟莊注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

其德秀衍義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恭之以古今之事跡纖悉具備法戒靡遺功非小補已

朱子曰大學傳有解經義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事使人讀書常懷又地

周汝登曰周公制作黜陟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及詞與夫歌咏文王諸詩公又詞言又如鏡花水月孔子曰所樂而玩者文之詞也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之詩以不解之語滿既久一旦豁然足樂而玩之之旨也詩

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語皆宣明道與吐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異世傳心全在于此

朱子曰中庸說細處只是謹言謹行謹獨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從細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弥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為萬事如三重大經及祭祀鬼神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為人又久長或問中庸既曰

朱子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也

唐棣曰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其綱有二其目有四所謂綱者帝王為治之序與為學之要也所謂目者明道術辨人材審治休舉民情格致之要也崇敬畏戒遠欲誠正之要也謹言行正成儀修身之要也重矩匠定治本教成厲察家之要也江旭奇曰中庸每以知行並重說而互說為尤精獨孟子把聖統俱統知上一邊說如云見知云聞知便是聖人了大學由知止而後能得分箇知行底先後論語說我非生而知之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亦單就知邊說但看知及仁守章則

聖門之於知行其先後輕重可舉見矣愚恐由而不知習而而不察則昇其所由所習俱非真安有得惟孟子所云深造自得于中庸知行互說之首深有契合處必細咀嚼後方曉此味荀卿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周氏曰究竟只是明

謝良佐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目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孩哉矯之類

朱翼

五牛

明道曰由自得兼將謂從天之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荀卿曰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札者不相其心同也

朱子曰某說語孟極詳說易却大畧譬之以燭籠添一條骨子便得了一路明看不得詳說也

江應鑒玩易先將六十四卦每卦各文分畫吉凶吉爻以朱畫之凶爻以墨畫之點思所以吉凶之故有所見乃取易緯証之

朱子曰論孟若說是聖賢作底如何曉時君之謚如家定宣惠

之類若說是門人記底如何寫詩這等一字增減不得

通書說誠無為發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為安為之謂理復為執為之謂智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謂之神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活計盡在裏許

江旭奇曰易卦以奇偶分陰陽以一爻言一二而已以一卦言三四五六而已陽以火為貴故乾三震坎艮皆五陰以多為貴故坤六巽離兌皆四

江世科曰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三緯賦興比也有六義今經

朱翼

五牛

緯也不有四始則閨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也風者各國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于王而頌之于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歷陳戒之詞也頌者形容德功而薦之于廟賦者直陳其事典者托物起詠比者引物比例閨雎為詩之首以王化始于閨門也殷武為詩之終以成功報廟也周南者周家之化及于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教化而及南方諸國也周南無周公之詩以近于文王有德而不及見召公之詩則以在外而其德顯也王風則東遷之後

畿內之詩等子列國也魯亦有頌者以王賜魯重祭亦得告
成于周公之廟也衛武之詩議論音節有闕大節故入于雅
鄭風之淫留以示戒曲乃周公之詩而次于風之末以各國
之變風非周公無以正之也詩皆係周而有商頌孔子乃商
之後習記先王之樂歌而不盡章之也正風則周南召南二
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幽十三國諸篇也正雅則自鹿鳴
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也變雅則自六月至何草自民勞至
召采也要其詞不出于美善刺惡而端總其故不出溫柔敦
厚四字蔽其義不出思無邪之一言也求其學之法則本

朱翼

五九

之二南以求其端泰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雅以大其規和
之頌以要其止也

探又驚三言也聞又雅鳩四言也雖以不永懷五言也魚麗于罟
鰾鯉六言也交又黃鳥止于棘七言也我不敵勸我友自遠
以言也

陳眉公曰孝經原有闕門一章闕元闕司馬貞為國宗諱始然
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王荆公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
而宋遂有此懷之禍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可謂聖
矣

朱翼

六十

陳眉公曰左公穀三傳自漢以來迺相摺擊伐左氏則有左氏
青黃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病其言互有得失者為三傳分左
右袒者也其有仿周官調人諧謔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
又為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廢以廢傳甚則
好為新奇如張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
几訛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我朝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
訛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彙卜縱橫家書總
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
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乃左
氏特以文章妙天下而公穀之弟子則以左氏為晚出而攻
之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昨晚
出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
十有五視公穀獨此最有古意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
曲歷歷如諸謀而其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即公
穀解辭之乎豈晚出哉

朱子曰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
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
君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

相遠至于左氏秦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

胡敬辰曰易之於人也摩尼之光也五現而五變聖之占易也陽燧之迎也一觸而即烟易非聖人不能占也故占之於父象不如名理占之於詞象不如玄解能玄解者惟理人耳朋黨盛而小群不渙其象為比豐蔀叢而日中未恤其象為否縣官乏而民生未遂其象為剝頽敗極而鼎未取新其象為蹇肅清閭而亨豫未終其象為屯官制壞而進退維谷其象為困何不以此就健行之而渙之占也何不以此泰交維之而睽

朱翼

六二

之占也何不以此彙茹振之而遯之占也何不以此介石砥之而姤之占也自是而野無遺賢則可占于同人矣自是而長楚無譟則可占于大有矣自是而刑于鼓化則可占于家人矣說備曰漢張禹習論語後為天子師災異數見吏民上書譏切王氏上意頗然之就問禹又以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新學悞人宜無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宋趙普竟日讀論語深味于節用愛人一言晚年廷美多遜之獄普與有力總之此而人為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韓魏公自少至老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乃為能得其醇也

開化名士方慶時其才穎不著朱傳此入棘試出關大快友人問所得意曰吾場中悟得敬鬼務民是智者之事先雖後獲是仁者之心友人撫掌曰此是朱傳中家常話急急取傳視之乃大媿服

朱子曰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

江旭奇曰朱子作傳總是認真著實做到自己身上來如中和位育說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是朱子自己力量說如尊德性道問學說存心以疑

朱翼

六二

道之大致知以疑道之細是朱子自己下手說克之欲是存心即戒慎恐懼工夫明文思總是致知即學問思辨也克恭克讓是行中庸說學問思辨論語約而為學思志林所云格致即學問也察識即思辨也實踐即篤行也見解即辨問思之別名也聖學原剗剗不淨如成己是仁成物是智子貢入說學是智教是仁工夫本體各就其見如此如子釣而不綱看念在己仁也却亦義教吾不入濬也看念在物義也却亦仁學者本非不嚴密若意見則不可支離支離之弊成于拘滯凡有經傳必細理會後自圓融如孟子以遠庖厨為仁術

有謂餽餽必不能廢見却不忍故遠之是為食術非仁術也
有謂庖厨是宰殺處所君子自不忍去這是仁亦非術也君
子雖遠庖厨豈不識是殺來庄其意實係培養此心第一妙
法恐習見其殺并不忍之心漸滅了如今時新做刑官者見
人笞楚不見彈斂不安及後慣便以為常事故聖祖建立三
法司不近殿閣亦仁術也

易之排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掛一揲四歸奇
是為一營已明又然凡十二營而成爻七十二營而成卦玄
之排法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應其三次配三列

朱熹

六三

亥

以一卦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扚一扚之後而數其餘
七為一畫八為二畫九為三畫凡四度畫而成一首之位

經學之明無如今日者王金鑑之尚書日記程志初之周易宗

義馬仲容之詩經類考亦為古之大觀也春秋札記誰當任

其責乎

春秋始於僖公或以為平王東遷則惠公時已遷矣或謂僖為

讓國如書之首唐虞則僖未讓而且見弑于桓矣或謂因

八百年隱當四百一年前托之詩後托之春秋坐獲麟之後

又難付之他人矣

朱子曰伊川問尹氏讀大學何如曰只看游心廣體胖一句甚
好又問何如尹氏只長吟心廣體胖令人讀書都不識這樣
意思

朱子曰看孟子其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熱看論語逐
次逐意各是一義故因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
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閑誠意乃善與惡之閑此大學一篇
枢纽乃生死路頭

朱子曰先儒以曲禮為變化孟曲者委曲之義故以為變然毋

朱熹

六四

亥

不敢安定辭安民哉此三語謂之變可乎先儒以儀禮為經
禮然其中亦自變又不可一律觀也

余糴元本古曰易夫之九五莧陸夫又莧山羊也承九四率羊

喻止而取象其字上從羊頭非草也下從見字彎鉤內加一

點非開見之見也莧讀若九寬字從莧諧聲註誤認從升

從見遂諸為莧菜之莧而以馬齒莧解誤矣乾為天為圓

但言休不必以圓神之義釋以不褻屬良馬老馬以不投屬

瘠馬駁馬以最善屬良馬以不怠屬老馬以最堅屬瘠馬以

似未妥健而有恒故為良馬六書皆偏則將更為陰故為老

馬陰形擁腫陽形峭勁肥屬陰瘠屬陽乾陽也故為瘠馬木
果即碩果之義取其實而在上而有生意存乎其中乾體實
陽主生故為木果為以圓而取類則幾乎圓矣且曷嘗皆圓
也坤為地為母為布亦以體言非以用也謂其偏肩磅礪
有似於布耳震為蒼筤竹蒼取東方之色竹取外直中虛之
體為蘊蓄蘊蓄取其易生也震一陽生於下其勢勃然其于
馬也為馬足為作足馬馬是也馬足作足皆馬欲行之勢
一陽在下其勢欲進故為馬足為作足是謂為馬古語與訓作
氣故曰其臭如蘭猶曰其氣如蘭也或謂臭反言作芳亦非

東集

本五

亥

是月令曰其臭羶其臭焦其臭腥其臭腐是也腐猶
今云臭也巽卦取象於氣者凡物味屬陰氣屬陽氣生於味
而主上達故宗廟燔燎以求神於陽也巽卦一陰在下二陽
在上故為臭為離為蟹為蚌為龜皆取其內柔外
剛亦甲冑之義也以性靜屬陰以性躁屬陽以善麗屬離以
文明屬龜要皆未安歲與螺同良為關寺釋分出入言
無與故不過罔門闕而遂及於關寺兼取其止之義又罔
寺而遂及於止也為狗為鼠皆以其外陽而內陰邪也又
因狗鼠而遂及於凡動物之黔喙也黔黑也艮卦在先天位

居西北在後天位居東北黑者北方之色也喙者剝啄之具
剛在前也艮一陽居前故為黔喙之屬

江旭奇曰余食其考據精確可謂苦心但孟子解武成若崩厥
角稽首均是與原文不類亦何害也又云為長者折枝山東
方言以久躬為折枝非折草木之枝也總之前賢說書只大
段明道理不甚究竟文字陳眉公曰多讀一句書少說一句
話此公誠得一句書便說一句話

洪覺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
連山蒼龍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象周公繫爻而後

朱翼

本五

亥

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嘆乎此者耳故別之
以番代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若夫係辭則夏商之時固
已有焉之著矣觀古傳所載可知也

朱子曰史書開熱經書冷淡後學多不免有向外之病

于元時曰能細讀小學未有不為君子者許衡說小學如神明
朱子曰程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知
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
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
然有是

呂東萊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方為有益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見之行事深切審明者也

朱子曰嘗見有人說詩問他問雖屬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得便說樂不淫哀而不傷某固與他說公今說詩只消八字更添忍無和三字共成十一字便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近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靜伊川易傳

朱真

六七

朱

何處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酒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嘗子細體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其間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朱子曰大藥讀書且同先儒之說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若猶說不通而獨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

但必欲別立新說以為自得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遂舍之矣不知自得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哉今人誤認作獨自之自所以必欲已出新說耳

陳眉公曰讀書不獨要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而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諸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葉平岩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

朱真

六八

朱

其約法三章則知漢所以立天下觀偽趙雲夢則知諸侯之叛觀繫獄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朱子曰看史須看人物何如治休何如同勢何如程子看史不踰過一字

班固讀馬遷而固見識於范曄又復見識於子玄唐人軒輊漢賦而唐賦愈卑宋人月旦唐詩而宋詩愈下

屈原作離騷以明已志暴帝營之芳規懷禹湯之祇敬思齊桓之夾輔明道德之廣崇剖治亂之條貫司馬遷曰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可謂盡之其文約其指大雅諷
泥之中得游塵壚之表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立明作左傳以
國語為外傳上徵于七律六間斗柄天象之遠下逮乎三綱
五條忠文仁讓之教鉅包乎千品萬官億醜九疇之衆微及
于鯀鮪慶慶穀卵蛇蟻之倫幽閑乎回祿夷羊構杭驚鶯之
怪明著于首領股肱手操毛髮之頭孔子為素王立明為素
臣常昭曰因聖經以據意托王義以流藻可謂命世之才誠
萬論矣

朱子謂屈原志行過乎中庸而不可為法而楊雄乃為反離騷

辭子謂左氏浮誇而柳子厚乃為非國語蓋劉春美新雄非
原之心而晚比任文宗元亦非左氏倫也徐植卿讀之以原
公忠預辭且復獲謗作反反騷虞無以國語誠可非柳說亦
非也

謂藉田存亡非關為國則周礼三推之典皆虛文矣號文公之
諫未可非也謂三川自震無與于國則春秋梁山之書為無
謂美伯傷父之說未可非也柯俊之會厲公視遠步高單子
識之即傳之所謂動乎四體者紀以示訓懷歲之慶文公微
利亂倫三臣誤之紀之示貶亦未可蓋非

賈珠聖常九次則懷寶連邦之喻也素之連傳嚴思實賦者何
可反也杜蘭雲按則叔孫臧倉之喻也素之傷城眉而嘆該
諱者何可反也此于種諫後世歸其仁所謂聖修之不累改
何可反也劉向宗臣後世傷其節所謂反顧而東高丘何可
反也

楊雄之太玄準易象也然易以道勝玄以數勝若京房之卦氣
僧一行之大衍曆司馬光之潛虛又無論已屈原之離騷準
詩體也然詩忠厚騷過激切若王粲得賢之頌韓退之平淮
之碑劉禹錫三閭之章又無論已白居易之續陽征尹誅之

作聖雅非不做尚書而豈能開典謨之篇陸賈之春秋吳兢
之春秋非不纂麟筆而豈能贊時夏之辭若謂十翼非繫自
聖心即風非出自聖筆月今為不言之書同官止財用之計
春秋而亂世之跡此疑經者也經則中天日月何可疑歐陽
受書而敗于多賄戴勝習禮而失于傲上精春秋者何世擬
大易者美新作元經者獻策此疑經者也經則千古範圍何
可擬以周公踐祚成王蒞之策以聖亨豫大侈人主之心取
需要以起慢遊取周礼以大新法以敗經者也經則日用飲
食何可倣自為文而曰漢魏尚書自為史而曰吳越春秋日

為說而稱夫子自為詩而補筆。此借經者也。經則金玉文章何可借。京房精于易而不能保身。匡衡精于詩而徒事虛。容此窮經而不能用者也。經則道德江海何不可用。讀經之正義多裨。穢綿陸源之春秋多涉穿鑿。此解經而無所得者也。經則天地血脉而何不可得。

性理之書本諸易。又理窟也。易有太極而後有兩。有兩有八。有吉凶大業故太極圖有陰陽五行善惡分萬事出之說。通書古名易通。中言通復言寂感言損益而終之蒙艮皆解易也。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周而道濟也。太和所謂道一陰一陽之

朱翼

七十一

謂道也。定性動亦定靜亦定動靜不失其時也。義理以言乎繼善也。氣質以言乎成性也。康節之書十六而天地之道畢。成象成形變化見矣。分至微定至著其札之序耶。故讀皇極。為篇而民志可定也。求中聲驗中氣。黃鍾其樂之元耶。故讀律呂新書而殷彝可舉也。

綱目之書本諸春秋春秋事林也。三晉之侯冠以初命即東遷之恩也。天王為微特書曰王命討之。嚴哉典河陽之狩。爭烈矣。夷漢吳魏抗衡之秋。則春王之微指揭魏秦於荀觀。臨謀之日則首止之遺意。良而韓人潛而晉處士雄而莽大夫。

皆原心誅心之法也。霍房懷軋侯之志也。削光宅威如邪之醜也。五石六鵠。益人謹之矣。故書冬華水溢以示之戒。雷步猗夏聖人憂之矣。故大長秋書以拓跋氏書死以嚴其防。

余中宇曰。綱目書莽大夫楊雄胡正甫謂雄未仕莽以史稱雄仕成帝哀平間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攷雄至京已四十餘。謁大司馬王音。音其文自成帝建始至天鳳五年計五十二年。合四十餘近百歲。王音薨于永始初年。謂雄延于仕莽者。安也。劉奉真新或為谷子雲所作。予按永始二年音薨。雄當在其年。後成帝仍七年而崩。哀帝即位計六年。平帝五年。

朱翼

七十二

孺子嬰三年。王莽竄位二改元。歷六年。是為天鳳五年。而雄卒。前後總三十年。恰符七十一年。又傳稱班彪父黨楊子雲。即班固書必不謬也。元延四年谷永已死。又按法言稱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勤勞過於阿衡其誦莽甚矣。何難于吳新乎。朱子書為莽大夫必不謬矣。

易之所謹在陰陽消長之機。而綱目所書實嚴于君臣夫婦華夷邪正盛衰之際。謂之本易亦可也。渡溪謂春秋誅死者于前。懼生者於後。先夫曰。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即謂之本春秋亦可也。

汪國平曰大學所云修齊治平皆禮法也然必物格然後知至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平天下是大學脚根在此格物其
即制禮之大原乎

易之占法一卦之內有初二三四五上之爻卦既成不動則觀
本卦變則觀爻之占法一首之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之替首有陰陽替有晝夜旦占用經夕筮用緯

司馬光作潛虛以準玄易有一六水而虛有原委易有二七火
而虛有炎易有三八木而虛有本末易有四九金而虛有
非及易有五十土而虛有塚墓蓋玄以三起數而虛以五也

朱翼

七三

焦房有分卦直日六日七分之說太玄祖之而首起于中盡于
行起于水盡于金數起于下盡乎上上日起半宿一度盡斗
宿三十二度月起于子盡于亥節起于冬至盡于大雪律中
起于黃鍾盡于夾鍾然太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積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每二贊為一晝一夜七十二策為一
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於是而不及周歲之數蓋之以躋
躋二贊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曆為推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
至甲申還至甲子而冬至皆無餘分十九歲為章二十七章
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班氏謂太初曆相應亦有顯明曆

馬

律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
子泰之于丑得三象之于寅得九又泰之于卯得二十七又
泰之于辰得八十一

劉歆笑大玄為覆說乃祖悞以為絕倫而張平子稱其特極理
數惟邵堯夫作正元改四重為上下減九贊為五贊而暑之
于三十三首之八十一不易焉

王弼洲曰思元邪其詩之綱乎繁王于天其春秋之綱乎自強
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

朱翼

七四

牛

小學所載多所示効而亦以示戒其示戒者如寶釵地黃酒之
類至于童子存姪則得無子姪氣之報故于病不腫畢竟非
私心乃天理也父子自有情度後有子而棄之尤為慘薄孔
子妻兄之子与己子朱子以非避嫌必是年与相稱則必不
取伯通此事故殺妾殺奴沉妻溺子君子悲之原非常事不
可以訓至于其起真罪人矣易牙則賊也

大學教人為大人小學教人為小人由赤子而成童由童子而成
大也小學中已備大人之事然本于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

情此愛衆而親仁所謂明倫也謹而信所以致身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識嘉言善行也

左氏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係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轉經之鼓吹也而編年之法體之最古者也

說願曰前玄注春秋傳未成典服虔過宿客店先不相識服言已往傳多與玄同玄遂盡以典虔却紹撰晉書以示何法盛盛曰卿名位貴速不候叫我寒士無聞于時宜以爲惠紹不典盛竊之以行

司馬遷作史記上通軒轅下迄漢武十二本紀以明治亂之統

陳壽

七五

十表以明興廢之變八書以愛當世之務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述諸侯卿相之任但列項羽呂后于本紀陳勝外戚于世家衛武敬聖而証其辭殺共伯周條力爭后兄之封而議其守節不遜以子貢而獲典計然已婦之流孟列以宰我而誤典常關止之徒相蒙是非亦頗謬矣所以來蕭穎士之議也

班氏析忠臣賊直節范氏列蔡琰酷董靈議者恨馬歐陽永叔五代史守經程義尚矣他如房玄齡晉書魏徵隋書歐陽新唐書廣古直也陳壽三國誌李延壽南北史釋官小說也魏

收之魏書微簡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今茲蔡同官李延壽記也歐陽玄宋金遼史

燭朝報也抑南唐賡北漢朱三郭崇一噫失也

余中宇曰史記稱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是爲少帝少帝自知非皇后子曰后殺我母我壯即爲太后逐幽殺之更立孝惠子弘等子以矜其母而不及其父自知非皇后子未云非劉氏子或后取他宮人子以爲己子張辟疆亦止謂帝無壯子非無子也代王立辟諫私事溫矣丞相平以決獄錢谷有主者對運專相上林番夫對

秦襄

七五

禽獸薄甚惡穢之乃以利口斥之仲矣平原君以辟陽侯事死錄之其子使匈奴不屈死不錄謬矣

陸費楚漢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葛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張綱後漢紀于寶晉紀裴子野宋畧陳彭年唐紀蘇沖五代紀皆以一代爲始末馬樞通曆起三皇迄隋季宋庠通譜起周世迄五代章衡通載起唐迄宋治平又有蕭穎士編年傳起西漢迄隋義寧裴元庭增春秋起戰國迄隋代姚康後統史起開闢迄隋末皆以千載爲括全

宋治平中涑水司馬氏微編年之法上自威烈下迄五季歷十

朱翼

九年而其書始成戰國迄兩漢屬之劉向父歆三國迄隋宋屬之劉道原怒唐迄五代屬之范純夫祖禹合十六代而聚于縹緗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通為修實至于纂古史述文起開闢迄咸烈著通鑑外紀者劉恕也輯宋代群史起建隆迄靖康著通鑑長編者李燾也採三朝故事起宋世至元末者陳桎也然疑經傳信子史君子不能無疑于恕而信傳聞畧國史尚未滿于燾與桎也惟朱子因通鑑而著綱目會溫公所長而補其所缺元儒金履祥本劉氏外紀申繁陽之指糾子傳有綱目前編我朝成化中命儒臣作通鑑續編然

以下錄古今

漢末董承耿紀晉初諸葛母丘宋亡而有劉東家繫周滅而有王繼尉遲史氏輒以逆書遂使節士蒙冤其他若王儁危履之談左慈羊鳴之謬似亦未通為信史也南朝宋史作于沈休文齊書作于蕭子顯梁陳書作于姚思廉然休文子顯紀載失真思廉父子徇私楊名者也北朝魏史作于魏收齊書作于李德林周史作于魏綽然魏史實北賤筆周齊清言周實者也至二史又合成于李延壽其受金而隱惡附勢而飾善尤可怪也至隋書則作于魏徵其引周齊蕭梁之舊事載王邵袁宏之謬說均可訝也若乃舊唐史出

朱翼

自吳兢柳芳而劉煦編為全書新唐書出自梅賾臣劉蕡吳而歐陽公實其謬誤如黜義甫敬宗之奸不與無忌同傳斥宗元為錫之何不與韓愈並列則新史為得如縣公之流可疑見于吳縝之糾謬死囚之數可疑見於溫公之考異則新史又為失吾所嘉者其歐陽公五代史乎以治法正亂君以死節植臣紀獨惜其載瑞遺文非重戒之義也吾所嘉者其司馬公通鑑乎神宗喜其闡風教孝宗取其鑒興亡獨惜其通鑑抑蜀非正統之說也吾所嘉者其蘓子由古史乎考諸儒之計證糾馬遷之迷誤獨惜其降孔尊勝非明道之旨也

于求千載信史則惟有朱子綱目而已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于下而人道定黜武后而存中宗削曹規而帝昭烈莽大夫以誅何附晉廢士以表忠貞蓋儼然麟筆哉金履祥傳其意而為通鑑前編至當代謹其後而為綱目續編庶幾哉今古定論矣

會子固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程也胡康侯曰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致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

可庸有德必聚而善自此可勸有罪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所以過人欲于橫流而存天理于既滅也

或為遷之檢散遠而簡或為固之泥文獻而煩或為蔡中郎之欲自見而任或為韓退之之悞失真而讓或為周必大之聚衆論以兼衆或為司馬公之決已見以獨是或為宋子京之待思于十載或為歐永叔之定筆于再期或為孫盛之劫威于權門或為李延壽之藏惡于受金故有以一人之見而裁測萬年是河伯望洋而埵井觀天也有執古人刪損之粕而托之舉要是鄭賈市札而葉公好龍也有格于多口之議而

朱翼

七九

刻

閣筆誰書是十年九牧而一歌衆操也有愛不知其惡而誤加獎賞是繪無鹽為夷光賈駟為景驤也有惡不知其美而立意棄黜是素細藏于夜光摘維摩于豫章也

周子作太極自無極而太極化生萬物理自無而有也萬物化生本于無極理自有而無也始言陰陽變化之原終言天地鬼神之奧又作通書五殊二寔而本則一發明圖中自無而有之說也五行陰陽太極啓明圖中自有而無之旨也云資始資生以爲乾坤之義云仁義中正以闡聖人之教南軒謂圖之潤源精粹乃道之闡奧書之道大義精乃圖之啓鑰信

然也張子作西銘就乾坤母畢孝子之事民胞物與畢仁人之事厚生玉成達天地之心存順沒寧究生人之朕又作正蒙論造化而極日月寒暑之變談鬼神而推二氣良能之妙陰陽有一神不測之語性命有太虛氣化之論程子稱西銘與天地同体朱子稱正蒙物理曲盡信然也邵子之皇極經世也其道一本于伏羲圖卦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晝夜寒暑風雷雨露盡天地之變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應候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人之事而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遂窮天地之運焉朱子之易

朱翼

八

亥

學啟蒙也其說皆通于太極圖書太極即圖書虛中之象兩儀即圖書陰陽奇偶之象四象即河圖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一合九二合七三合八四合六之義八卦即河圖四實四虛之數洛書四正四偶之位爲蔡元定律呂新書以黃鍾爲十二律根本其間有變律不同正律用全變律用半朱子曰法度甚精世又儒者莫及蔡九峯洪範內篇以數始于一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奇數之所以行偶象之所以立真西山曰範之數典三聖之易同功家札秩冠婚喪祭之儀而人道之紀綱備小學者立教明倫之要而人生之日

用端近思錄亦出于朱子本端以論性為原用力以致知為
先而修己治人靡不揭矣大學衍義出西山以道術為格
致要以敦復為誠正要而修齊治平靡不詳焉至遵堯舜
于羅氏以示國體忠終微于馬融以鍾老經心終政則西
山著休居之全胡傳知言則康侯昭辭事之義南軒論語有
說祖謙東萊博議了翁九經要義草廬學基學統雖有能駁
不一而孰非聖道之支流所寄哉

代之作也六經傳而百氏矣太史公六家列款七畧班固十家
唐書藝文志大約與班同其書惟唐子十篇稱見于戴記于
朱翼

思七畧班公來其與孟子論利之言並著焉如猶龍之要老
子立玄言之祖也夢蝶之大莊子馳汪洋之辨也列子聞尹
子崇清淨也鬼谷子戰國策尚縱橫也陰符經范蠡子計然
子吊奇異也商子管子慎子韓非子倫刑名也黃石公孫子
吳子尉繚子明兵戰也新書新語還議論也說苑新序示博
洽也潛夫論政論諷時政也中鑒書志獻替也孔叢子記遠
事也燕冊子商賈甲也贅偶子取新物也屈原子洩憤恨也
墨子熱腹也楊子冷腸也隨巢子嘲非子貴德也鵲冠
子見示于柳川元倉子見疑于高子峇鄆析子殺于子虛公

孫龍子聞于孔穿也朴子游于幻淮南子流于離元子失于
淺草木子溺于蔓楊雄子不免于借荀子不免于非呂氏春
秋不免于偽南山子不免于弱應松子不免于支齊丘子不
免于鴻天隨子不免于蕩青山子不免于寂子華子不免于
膚龍川子不免于腐他如意林作于馬概僂書作于皮日休
龍麟子出于溫庭均雕龍撰于劉勰道園集于虞伯生按其
心自有主焉爭鳴其于聖道何如

明興而有郁離子之精奇龍門子之坦暢閻然子之章采秋因
子之氣節玉華子之敷綢陽明子之開悟遜志子之弘達斯
朱翼

則清九派于心鏡開日照于詞林所以經緯乾坤出入聖賢
者不尤駕諸家之上哉愚於此得諸書法馬讀五經四書
驅我以從經讀諸子百家當驅書以從我
春秋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于十二公之閒起于宋公獲麟之
年統兩期月而成史記以五十餘萬言叙四千餘年之事簡
矣而漢書以百萬餘言叙二百二十餘年之事何煩也還自
洪武以下簡帙散佚固叙當代文獻足徵故也
蔡中郎被收應成漢史任矣臨難而慷慨取大業之末表其
湯陰之在唐乃堅不肯任致來子厚之譏何誰也蓋愈

世而港思恨感不...其應憐也

宋子京紀新唐書十年而永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兩期而書已就周必大志傳每成必求以剛潤司馬光出入執筆少所咨商

編年甲乙之書紀載為便分事分人之書檢閱易周然披沙而金可求去皮而毛安附精之與情互有當也

遷之史記刻向諸人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傑不虛美不隱惡固之漢書范曄稱其瞻而不穢詳而有依比良迂董道應卿雲王充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旁固而優迂宋倪思博

朱翼

八

綜其趣合為一書或刪而遺其事實如李希傳見滕公語則生傳對齊王語是也則為之糾其缺或改而失其本意如高帝記以蛟龍為交龍曾參傳以親君為構君是也則為之正其誤標玄珠于崑崙檢良玉于縣圃亦已勤矣而王仲賡則並非之

遷之年表十國者而為八遷之書八國廣而為志者十遷之書侯年表年終而國緯觀其韓信王楚子肥王齊張耳王趙新以寓形勢圖分為同姓異姓殊帝親疎相錯之體迂之功臣年表國經而年緯觀高祖功臣侯惠景間侯建元以來侯所

以著時政之得失也固乃綜而為二殊味固時考政之義實當曆書合為律曆志其書舉書合為禮樂志雖矣而不能正元封冬至日星之謬叙長樂朝儀之詳識者非之易封禪為却祀易平準為食貨似矣而遺原病存新之事崇廟迭毀之失以私羊罔民之術而擬成周泉府之法違觀者以有西論焉

楊子雲謂史記辨而不華如叙游俠之侈而論六國之勢其上地兵甲車騎積粟有差而必以當其失是也稱其庸而不傑如叙貨殖之實而比封侯之家其棄粟廢竹籍蕭鮑蕭有數

朱翼

八

而不歸以文是也謂其文如上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緯五十萬言是也謂其字核如紀帝王本詩書世列國據左氏言秦燕併採國策是也平準議微利封禪刺神仙律言言僱兵曆書本古曆而不言太初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言八十一分之行札書不取錦最之儀樂書不取房中之歌于陳平衛青則紀官于周勃韓信則紀爵彭越黥布則稱名張敖田叔則書字賈生酈生則稱生皆有深義也國之識遷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遠處士而進無雄張畧抵悟是非頗謬于理人而自為書則列儒客于諸家後六經也僅郭

解以讓受進奸雄也志五行而引書失宜者四件事平理
五其疏畧牴牾又孰甚倘聖人復起不認謂何班生有知懲
此月旦矣然范蔚宗謂其不激詭如叙公孫弘矯飾而說于
行東方朔詼諧而說于言笑也謂其不抑抗如叙蓋寬饒為
邦同宜悔禍去官為尚有典刑謂其贍而不穢如相如風雅
而戒臨卽之穢張禹傳授而戒乖僻之穢謂其詳而有体如
賈誼政事書量生賢良策皆有世務經術之体也

黜項羽于列傳以悞僭竊尊孝惠于本紀以崇正統附四夷于
末簡以嚴中國此迂之失固之得也張湯當列于酷吏而并

朱翼

八五

恕杜周侯王當列于世家而雜于別傳大宛當乘于四夷而
沒于張騫此迂之得固之失也子貢仲尼之徒濶于貨殖范
蠡春秋之士而綴于漢書兵說畧見于刑法与律書此迂固
之共失也迂無師承獨起義例其成書雖固當文獻之徵其
成書易迂書欲藏之名山其詞直固書專紀當代奉詔而作
其文婉

國朝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解孝士孝掌之文廟實錄一百
三十卷三楊孝士掌之高廟列傳紀佐命之臣而文廟時列
傳不適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耳

左氏論詩者三十有二有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二國暴骨者
有賦詩不知典不答而賈亡者其言詩何微而究也言書者
三十有九言易者二十若歆仲之盛得互体之說畢萬之盛
得變卦之說烏有卦無辭于穆姜之盛得動以靜為主之說
馬子南蒯之盛得不占險之說烏于泰伯之盛得係辭之異
于今文者之說烏大抵言易而不拘于易也

魯太史墓誌謂丘明王父是左傳非全出丘明或其家傳也且
其自成一書似非尋于釋經又止哀公四十年左止哀公二
十七年又言君子而不引仲尼可見

朱翼

个亦

聖人上律天時故春秋為編年之書史記述事逐人分乘成書
便乎觀覽其實人行一事何嘗不間綱目編年用一初字安
會史記之体

史記之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武帝之親章儒術不如文景之尚
黃老而恭儉也遷廢士而進奸雄謂秦後之禍無朱家之儉
脫已於禍也項羽制諸侯呂后擅漢祚紀之亦實錄也孔子
為萬代師陳涉為一時湯武故別之以世家伯夷為列傳首
重清節也孟荀冠于淳于莊周附于莊子尊吾道別異端也
繁藹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兵之名天震故之當以

晉紹漢戴陽之尊窮實本于此晉不當以魏為三恪朋矣
古者史書皆成于一家之言唐時分曹共撰如李淳風于志寧
授之以志願師古孔穎達則授之以紀傳蓋願孔博通古今
而李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也

司馬溫公作通鑑兼范祖禹劉恕諸公之長而戴陽之綱目則
一家言也其云帝在房州實本范說范則附于春秋公在乾
侯之義也劉亦作外紀起三皇云

元始初以金為中原主而以宋為附國咸化開詔商賈歸綱目
而宋始為正統其實金非元比金時兩河忠義不臣伏者甚
衆

聖祖運奉乎宋也

康節之書論元會運世一元有十二會每會計一萬八百年
元結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竟帝在己會之末得天地之中教
竊恐竟帝以前年歲未必若此之多而實即展所生聖人未
見何所建明也

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以其推生萬物之父母也淫陽以太
極圖為西銘之宗祖以其推生天地之父母也

老子之言如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寸進而退尺是謂
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最喪吾
實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
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俞之必圓張之將
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
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朴曹叅祖之宜乎宋景濂謂其為豪傑士

朱翼

金次公曰域中有三奇南華備吻為真微影為象善以虛為客
楞嚴緣跡顯心托物攝性善以空為虛楚辭雲興電滅神奔
鬼騰時安而虛時虛而安

新說李屏山曰吾讀昔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何舍弄經似佛
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伏無儒無大無小能伏能儒能大
能小存泯自在矣

吳小憲曰讀書肯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
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文子之書如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在淵而崖不枯苟子取之

天不生
仲尼
則
夫子
不
生
矣

譬如積薪燎後在處上取之再安之木其必傷明後
后取之義兵王應兵勝愈其敗愈其兵死勝兵滅魏相取之賜
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幾矣墨子無幾
庸班固杜南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
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倖抗取之欲治
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大必差鉢而稱之至石
必過石稱丈量徑而案失故棄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
斬園有蟄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拾遺千里鄭昌取之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
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
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言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鷄之
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同言而信又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拔地得而獵犬烹
高鳥盡而良方藏皆見此書其見于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
數或曰文子姓辛即范蠡所問之計然也
莊子之書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閼尹
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至
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若再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又皆

朱翼

今九

玄

梁王
後不
生
仲尼
則
夫子
不
生
矣

梁王及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至陽子居其位也余將
迎及所云舍者與之申席矣去其讓王諸篇以合于列與冠
五漿先觀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
者勦之耳
譚子之書舊為蘇立子所胃宋景濂辨之析矣其云能得一者
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離我血氣醉我七竅因我五相
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又今無所知神怡又今無所之氣然又
今無所為為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至于食化
儉化諸篇近裡切實是真有得者子兄焉臣特表章之是矣
朱翼
列子之書靜退似老聃誕謾似莊子所愛身自利似楊朱劉向謂
一家之言信矣
管子之書歷叙桓公入國仲諫修兵諫繕兵諫以尊授諫諫伐
魯諫圖魯諫盟魯公皆不從及果敗于宋敗于魯却盟于魯
而後陳伐宋救杞乃始從之則君臣之相遇亦難矣
黃石公素書乃記上老人傳之子房者書曰陰謀外泄者敗于
房用之勸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
勸帝侯雍齒矣書曰失策於不仁者儉子房用之勸帝羅封
六國矣書曰設吏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致四皓而立惠

朱翼

九十

玄

帝矣。書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格留侯矣。書曰：絕嗜禁慾，所以脩累。子房用之，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

楊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法。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中。太玄準易，而有吳楚僭王之職。經緯擬經，而有六經奴婢之誚。子雲之作，高者入蒼天，深者入黃泉，而不免覆瓿之誚。惟仲淹之作，程子謂其極有格言。朱子謂其頗近于正，則猶近理者也。

漢武置藏書室，寫書官成。帝使謁者使農求遺書，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玉葬之，亂筆入洛陽者猶二千餘。輒脩文，遣使求書。

宋書

九十

江仲淹
文亦覽
初命見

綱一疋來。太。宋嘉公書。上三百卷者，孰錄。國朝遣儒士歐陽佑往北平諸處採胡元寶蹟，又命礼部遣使購天下遺書。夫貳負事遠，而得諸山海經，魍魎物近，而辨諸爾雅。書當珍也。若李邕淹通古今，而不能屬文。號書麓，陸澄博覽，號書廚，亦何貴乎。

邵景亮曰：邵氏剖易，蔡氏剖書，而立言傳世，咸以極為名。皇極經世，著于邵錄，易之時而曲振之也。其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配之元會運世，而窮春夏秋冬皇帝王霸之變，聖人之于天人不盡言，而邵盡言其得力者四象而已。洪範皇極，著于

蔡錄書之中，而互指之也。其以金木水火土分動植，物類吉凶事類，而窮形體性情之變，聖人之于天人，散于言而蔡括為言，其得力者九數而已。二書皆可以鼓吹易書，而九特舉其用數之始終，四則顯其用數之措置。邵氏之極與易書之極，尤其通明，胡較者也。

江旭奇曰：奇幸生有道之時，何事言遜。生恐當世無陽諫議，終不能為韓昌黎。故朱翼有譽而無毀，非是媚骨，第不敢任俠骨，以賈禍耳。王生曰：虞夏寄慨，終飲西山，醉醒興嘆，竟沈汨羅。水清而魚不得安矣。林清而鳥不得安矣。言清而人不得安矣。

宋書

九十二

安矣。虞世至此時，嘆帝俱不敢。論文于我輩，玄白絕堪嘲。吳寧野曰：請息舌，戰無寒齒牙之辭。

江一鵬曰：請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請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節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高卿曰：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幽，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時。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而無先，則解衆無門有詭，而無信則衆賤不。有齊而無時，則政令不能，有少而無多，則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水滸傳敘事如一百單八人上山始末株連應三國志編年之書原不相連高皇帝初疑作水滸傳之人机智过人後再閱之謂為鼠竊技魁三國志却有二篇極好文字如曹孟德青梅会上論英雄孔明茅廬中料三分皆非水滸所可望也三國時文才武畧皆當以孟德孔明為首孟德之橫槊詩銅雀賦可惜未就孔明舌戰吳儒罵殺王朗似粉飾語惟出師二表真切懇到正大光明孟德讀之自應愧死他如孔文華楊德祖文俱未見曹子建亦止一賦二詩陳琳所看討曹孫

宋翼

九三

二機何以見遂孫伯符與袁公路書亦自可觀其可厭處不應將孔明畫撰作鬼物如課數占星之類水滸疑吳季亮以就人情計較此處却優但王進閑索俱少結局其叙魯智深圓寂光景極有旨趣可為減度

李卓吾曰有史記則不可无水滸傳有南華經則不可无西遊記水滸傳有所為而作故字又帶念德之色西遊記无所為而作故語又含遊戲之情

江旭奇曰看史頭看大史腰間鍵處如三國志王允既誅董卓當時若无曹則一序長可以辨權記漢祚不滅曹操既下

荆州當時若從張昭則天下已為魏元三國之征略

陳眉公曰人家聰俊子弟父師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道鑑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橫眉瞞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事治乱得失人才邪正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吃暢大局而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史李廢閣教之讀子書佛書粗又問他作子書何書者之姓名出矣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其書之精髓乎余嘗謂史書乃是萬

宋翼

九四

卷之開津未曾過此則他書必无別路可入此孟子所謂讀其詩讀其書必當論其世知其人也

愚按朱子曰某病中信手乱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處不克骨寒毛聳心膽墮地何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謝靈運看魏文至漢高帝論當時劉氏已安矣勃王將誰安其以太尉厲勃知有呂氏之禍謂古人看史如此費心

江旭奇曰今人多恨始皇焚書不知此亦天意微似聖人處古來石史記書若与二十一代記事之史並傳有一事自有一

王充論衡云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貴人積錢十萬求載于富子
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無載
李載勢曰世上先有水滸傳一節然後施耐庵羅貫中借筆墨
括出若夫姓名某不過露空捏造以實其事耳如世上先
淫婦人然後以楊雄之妻武松之嫂實之世上先有馬泊六
然後以王婆實之世上先有家奴與主母通姦然後以賈氏
李固實之情狀迫真矣語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今文人
面壁九年嘔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
心亦覺獨碎更可惡者是九天玄女石碣天大而動雖道天

朱異

九七

地故生強盜而又道見中以相之耶

李和尚曰水滸傳貫串三教魯智深臨化教語已揭內典之精
微羅真人清道人又極道家之变幻獨其有心貽諸儒者只
以一王倫常之局豈扁淺智識平伍強盜也做不成可發一
笑

文章

朱子曰韓文不如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
則志局于此又安得安與天地同其大書曰玩物喪志為文
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
務章句悅人耳目務悅人非徒優而何
劉禹錫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
唐復起

而漢竊春秋戰國之意晉宋竊漢魏之詞唐人竊六朝之休已
朱異

九八

漸不遠韓子欲變其休而愈下矣

漢劉向誣傷于敵切司馬遷通于馳騁相如漢于廉龐班氏父
子相于廣修楊子雲惑于簡妄王子淵涉于浮承東方朔入
于振諸蔡邕流為憂所取者其董仲舒之徒明王道者乎
自是而唐則王楊殊乏風骨蘇許駢麗猶存唐駢各逞風流
柳宗元著瓊琚玉佩之響劉禹錫白居易垂回宮轉角之調
三變之後豈不都稱盛而求如韓昌黎之獨振頓風者幾
人自是而宋則三蘇之縱橫二曾之雄厚石坦來之峻訪陳
后山之風度王介甫之暢宏呂東萊之議論王禹偁之正大

請儒並起豈不彬々稱盛而求如歐陽永叔之一歸厚者
我人若彼窮朝之摘黃袖白大傷元氣元氏之度曲填辭徒
派淫聲又奚論哉維其中有若諸謝之春草七賢之竹林有
若程巨夫之富贍虞伯生之博洽俱隨風氣而靡又者耳

說者有云漢無文章惟出師二表晉無文章惟歸去一辭唐無
文章惟佛骨一表宋有四篇文字則瀟溪之太極圖洩先
天之秘也明道之定性書明人物之異也張子西銘著理一
分殊之旨也程子易傳序通天地人事之變也斯其論文誠
確矣哉然予以為過刻也未之盡也如漢有崔寔之政論救

時之弊不可少也王充之論衡通理之訓所必傳也唐有陸
宣公之奏議忠告侃々也魏徵之十漸諫思深又也宋有范
文正之岳陽記先憂後樂之志洋洋又也文又山之正氣歌千
古之義薄雲霄也是不亦均可山斗百代也哉

文統之變也剖十三而經析十七而史割西而禪典玄碎百
而同且異或提塵清言或偈几冥誦或寄夢于筆花或遊魂
于汗竹或予楮于墜白之內或佃漁于舟船之傍或一字選
英雄或萬言掃青紫夫聖人以人籍而參天地以立言而參
功與德之權而後世詞章者建鼓于莛壇訓詁者反兵于同

室而文章之精始於茲如也嗚呼開戶收籟坐籠千古之業詎
不云世仰屋著書卧擁二酉之藏詎不云博極辭而極廣
靡靡而執牛耳詎不云極然而拾古人已吐之腐鼎乞先王
既擲之士龍以售巧鼓意祈一當于揀擇而博一第之榮先
一何鄙也區々吸人殘喘描人香影以溫希孔席半豆之事
一何妄也夫即使有意為文以明明道尚恐吹燈借影去聖
人無心之文為遠矧其不為道而為標為名又馬浮為文哉
醉中之語狂也病中之語謬也夢中之語嗔也今人非醉也
非病也非夢也而其為文則狂耶謬耶嗔耶意故甚矣

楊誠齋先生曰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
也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廢人不軻也

莊生議論之文故時有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叙事之史故
間有說說而不可謂之文故當辨體大塊壘而萬寶皆就比
竹者一一而吹之終非天籟春風至而百鳥皆鳴雖玉者兼
又而鑄之竟屬人工故當養氣握徑寸之珠則永稱入市不
以為寶家徒敝帚則享之千金而過者皆嘆故當磨礱梓慶
為鐸不懷非譽巧拙楚林承烟不以天地為物易綢之堅故
當定志五味調鼎而酸醎具備五音成文而金石並宣故當

儲學胡寬嘗新豐僅得其似。優孟學叔敖。終非其真。蘇當會神。

學則太優而無統。悲則太和而散。而非治世之文。怪則隨者。可託而非道。滑巧則言半道。隱而太朴。整。

文非風氣。無以開其源。故在元化。非聖哲無以遏其流。故又在世教。

文者。據經聖傳。所以統聖。虞失讓陳烈。所以禪國。是數言垂訓。所以齊民志。故理本易簡。無綴以悠謬之詞。事派徑約。無伸以羨漫之語。典實而平正。文之本質也。

朱

語訓話。則謝溪之師承。語造詣。則謝來之實踐。是不務經也。論道德。必語玄虛。設終濟。必參法術。是敢於經也。

教靡者。作其氣。則自振。韓子之交唐。是已。教諸者。暢其理。則自平。歐陽子之交宋。是已。

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則理詞皆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有体裁。則靡巧之繁華。有見解。則模擬之習。

修。

湯腫巷曰。詩文之業。甚等小大。泛學。非絕代。舊未破。萬卷而輕牙骨之攘。不揣已甚。亦有才凌飛兔。學勤抱犬。服食負簾。

終屬振。蒙。倒筆傾。薩。不堪銘。製。嗚呼。此道神矣。精思不淨。或率尔。澤之。居。歲。月。不。得。一。朝。得。之。閉。門。搜。述。不。得。狂。走。得。之。子。長。好。時。竟。奇。其。文。要。州。詩。未。州。記。雖。復。幽。室。之。思。不。能。措。也。

縉紳之文。尤屬而不淳。鉛。蔡。之。文。平。弱。而。鮮。氣。山。林。之。文。憤。惻。而不經。文。典。時。高。下。然。孔。孟。當。周。之。表。而。為。古。今。至。文。武。侯。之。出。師。東。濟。節。之。燭。去。來。辭。後。故。之。太。極。圖。子。厚。之。西。銘。正。叔。之。春。秋。易。傳。二。洋。皆。故。李。時。作。則。文。固。不。關。于。時。也。

漢之文。無論。曹。馬。班。楊。即。廣。川。天。人。三。策。固。非。閑。之。侶。也。唐。宋。朱。

朱

之文。無論。王。楊。蘇。許。即。昌。黎。之。原。道。盧。俊。之。本。論。柳。州。之。傳。記。臂。山。之。書。疏。固。兩。京。之。脉。也。春。秋。戰。國。之。文。無。論。道。德。南。華。即。左。丘。之。春。秋。傳。靈。均。之。離。騷。固。事。林。詞。府。也。

國。朝。劉。青。田。以。終。濟。侍。帷。惟。宋。金。華。以。沉。博。代。綵。綸。王。烏。陽。以。

書。使。抗。節。義。方。天。台。以。忠。烈。遠。華。徐。揚。文。貞。有。序。俊。之。敘。羅。文。肅。有。昌。黎。之。風。北。地。交。程。李。而。返。之。西。京。信。陽。聖。之。新。都。

累。江。鮑。而。稟。之。六。朝。姑。蘇。啟。之。晉。江。昆。陵。厥。北。地。而。欲。洗。之。

曰。不。聞。道。共。漢。人。生。活。太。俗。歷。下。薄。晉。陵。而。欲。換。之。曰。不。勝。

但。何。事。落。宋。儒。窠。臼。

今世之文不患無刻爛倚焉之捷不患無雕龍綉虎之藻不患無鄒祭花山之富不患無風樞歷塊之迅不患無時花美女之新不患無排山倒海之奇不患無開風雨走蛟龍之出沒變化而患其率鷄園以香火遺慈嶺于帖括空王頌素君之座震旦傳竺乳之永耳。

漢之象曰風行水上天下之至文也水之為物淙然清潤然靜風一過之則紆徐委蛇蜿蜒淪淪疾者如馳徐者如緇盛者如鱗躍者如鯉其繁如鼓其亂如霧而天下之現極矣。

宋玉作對以行志而班固之華固而組織玄黃苞并今古耿介

朱襄

百三

庚

之意既傷抑鬱之懷廉暢所謂以文滑稽者惟崔駰之達旨安行慕古人之所序蔡邕之釋梅道俗以仁義為潤茲則近似者也故棄七發以申規而傳殺之派因而誇示環奇鋪張現偉始之以倚修終之以居正所謂曲終奏雅者惟張景陽之七命宣德慕皇猷之炳煥崔陵之七屬叙賢以儒道為依歸則猶近似者也提之寧中乘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鳴宮刻羽遏雲振木猶之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才非不高文非不工然剪綵為花而真宰則泯鎔鑄範物而生埋不存昔人謂之虛車者夫照臨三才

睥睨萬有莫近于文玄解之宰執照之匠精者發揮道妙鼓吹休明斯亦何可少矣顧士之能文譬農之服耜賈之貿易其本業耳君乃高自矜詞堂同伐異相倚據而不能相下謬也。

周用齋曰永叔醉翁亭記平生得意而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文正岳陽樓記世稱佳作而尹師魯以為用傳體曾子固之記六經閣張伯玉終不愜意陳鐔之批卷魯仲明謂非詔語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為勝白樓旁請東坡以荆公慶州李記為李校策柳子厚素稱韓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手之角而

朱襄

百四

庚

不暇至論其淮西碑有帽字習杜陵之詩黃魯直稱其灵丹一粒而楊大年以為村夫子當時有顧士之高識方能知李華古戰場文元歐陽公則易黎集終為李氏敵篋書也。唐時制科詞賦明經帖括錦囊之体与元和之三十六格皆不同韓子而少變韓子亦僅能自變耳。

宋之學唐又之達蒙也唐之模漢又之懷孟也。

三代而上有見于道故其文渾去典重中正而不偏戰國之士有見于利害故其文明白痛快詳至委折有燦然之光惟其不在于道故不該不終而无以近三代之盛也。

茅坤曰。健工于為子。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故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傳記。皆各擅其長。而不能相並。李杜詩聖。韓歐文匠。獨觀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工侈心焉。然亦疲矣。

花。暑。暑。柳。人。觀。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嘗。先。灌。其。枝。葉。而。先。澆。其。根。冊。續。紺。碧。人。觀。室。之。華。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棟。棟。而。先。營。其。基。何。也。所。培。在。根。也。玉。韞。山。潤。珠。含。川。媚。又。何。也。有。本。焉。其。用。自。不。可。秘。也。乃。今。文。士。單。詞。偶。合。傲。睨。人。世。謂。

朱翼

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猶。輪。轅。不。固。而。徒。恃。和。鸞。銀。黃。之。飾。以。為。車。橋。楫。不。完。而。徒。取。其。彩。鷗。羽。衛。之。貴。以。為。舟。其。有。不。躓。而。覆。者。乎。

長卿摘藻于上林。而有竊賢之行。子雲苦心于太玄。而有美新之辭。正平弄筆于鸚鵡。而有江夏之厄。楊修開捷于色絲。而有紙牆之悲。康樂吐奇于春草。而有逆叛之謀。本之已操。文將安施。

器欲大。識欲遠。喬嶽之屹立。則莫撼莫震矣。大海之吐納百川。則弗涸弗盈矣。登泰嶽而勝者遠。明鏡止水而見者精矣。文。

由于識而識由于器。不可不知也。

聖人贊易。于乾坤二位。獨制文言。蓋以文者。天地之心也。三辰之經緯。八極之苞舉。萬象之羅絡。古今之任載。皆是物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天人之際。固自有文矣。然神之所以彰。理之所以著。皆造化自然之元氣。氤氲鼓舞。以露其華。而氣之所動。不能無淳漓消息之變。辟如天地之常固不易。而雲霞之所卷舒。終日而為萬狀。古今之文。固不能一律矣。

古者之文。皆發諸性情。而闡其理義之蘊。悉其事務之實。迨相。

朱翼

如枚舉王張崔蔡之流。惟工描繪。而窮其境態之狀。究其响之工。而天下始有屬文矣。今之為文者。拾竺乾之唾餘。存軋蕩之殘藩。豈足以言文哉。

宋濂曰。為文。必在養氣。又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官攝萬類。不然。則一介之小夫尔。

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洋之規。燦魄瀾。運行不息。基地為焚。躍火弗索。吾文之峻。得之崑崙。崑崙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運吾文之峻。得之南柱北瀾。東瀾西溟。杳眇而無際。亟負而不竭。魚躍波興。吾文之深。洋。

之雷震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莫測
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飛足奔。潛泳植茂。洪
纖高下。不可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此聖賢之所為作
述也。

文者樂也。華之音關。金之音鏗。然絲竹之音懷。然而其極皆
足以感天地。動鬼神。何者音異而神合也。

文有四瑕。雅鄭不分。謂之荒。本來不比。謂之斷。筋骨不束。謂之
緩。旨趣不起。謂之凡。四者賦文之形也。

文有八異。計者將以賊夫誠。隨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涸夫
泉。異者將以勝夫腴。庸者將以亂夫精。粹者將以害夫完。陋
者將以華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八者傷文之膏髓也。

文有九露。滑其真。散其神。操其氣。徇其私。滅其智。麗其嬰。遺其
天。昧其義。喪其勇。九者死文之心也。

文章之體。惟訓詁為下。今人以之。譬宋儒矣。然未辨味而調羹
能乎。訓詁之家。又嘗漢儒矣。然未理絲而求解。解得乎。故嘗

宋儒者。為背本祖。而譬漢儒者。為忘功臣。
龜馬之呈。情索之。言文尚。著而未宣。如花之苞。蕊也。詩書之文。
聞發華麗。如花之正。鮮也。則後則銷又落。敗矣。

騷賦樂府。古歌行。源於詩。詔檄牋狀志。源於書。其體易辨也。
騷賦之不得類樂府。歌行之不得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
得類狀。狀不得類志。其當最辨也。序者自我而叙。記者即彼
而記。又豈可紊哉。

董思白曰。昌黎平淮西碑。其序似書。詞似詩。而子厚明先生平
淮。藉見于常中。立田權家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皆于
國之洪範解。歐陽永叔之童子問。二藉之易傳。古史。其蘊藏
厚矣。國朝方遜志。微蘊者也。楊東里微歐。曾者也。述來江左。
西崑之習。視韓歐。直衙官耳。

西漢作者六家。劉向之說。其與淮南王。安之鴻烈解。為最盛。而
忠愛之處。鮮不及焉。陸有其麗。而無其實。賈有其辨。而無其
識。董有其醇。而無其達。楊有其諳。而無其節。昔柳河東文師
國語。而非國語。晉南豐師子政。而詆于政。文人反攻。固其習
哉。

劉舍人曰。賈生俊。於故文。繁而體清。長卿任誕。故理像。而特溢
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
懿。故藏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慷慨。故顯
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駿。嗣宗傲儻。故響逆。而調

遠秋夜偶俠故思高而采烈安仁輕歎故鋒榮而韻渾士御
移重故情繁而詞隱

虞夏之文浮々尔商書灝々尔周書灝々尔下周者其性作乎
春秋之謂也然記事之文編年而已則後世作記之體也子
長亦為本紀世家傳志則後世作序之體矣

國朝吳公論有文章辨體微于宋也宋真氏有文章正宗謝氏
有文章執範許穎和之序正宗曰文止于俳自建安以下不
我詩止于律故五七言近体不錄今統之選銘之粹盛行而
是書罕觀蓋失宗矣彰解之序辨體曰朝廷之文莊以盟軍

旅之文雄以偉一休之體也數幾別號助勝厥事以助暢勝
絕數以該核勝其制以微中勝是假體之體也

蕭統之文選累其羣穢集其清美吾失乃其新花飭之預選何
耶姚鼐之文粹氣包元化理實六籍善矣乃釋通之替封樺
之頌何云粹也呂祖謙之文鑑而介甫惠卿之重收程敏政
之文衡列御製于諸臣文字之中則非休矣

漢之時漸通隋何陸賈漸生游說之文宋戰國雷山賈誼政事
之文宗官晏中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請諫之文宋楚辭書仲
舒臣衡列何楊雄說理之文宋經傳本尊京房術數之文宗

或云才
美休子
美用子

織緯司馬述紀事之文宋春秋漢之文惟曹雪曹之才優量
之李選才者用也李若休也

周用喬曰文選不取仲舒之三策大粹反錄段大昌之淮碑在
卿上林賦錄言盧橘夏熟子雲牛泉賦安用玉植青蔥選未
能評也王摩詰若將行以指天不敗為衛青李長吉鴈門行
黑雲壓城續以甲光何日幹不能解也

王余洲曰孟荀以前作者理已暢而達之辭後之作者辭不勝
而理諸理六經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
而已六朝者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白居易曰陳梁之詩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如三百篇之詩
北風其涼刺威雪也雨雪霏霏又臨征伐也棠棣之花風兄弟
也采芣苢采芣苢有子也發興于此而義實歸于彼也

王余洲曰劉勰一揮子虎百日資丘七步三都十年不妨魚美
洪景廬曰華二十條制以蘇老士自比一老真曰蘇亦止如此敏
但不檢書冊洪景廬江表卿曰王余何嫌計論洪景自述其
長春為鳥春賴何德輔而改誤書更正為周正賴周益公
而改誤書無以言為無以立賴素顯忠而改則檢閱何足為
規若情通之據辨以服王為康王孫都玄敬思使宸翰以

王倫為王旦弟。一時之誤。他文若此。

江旭奇曰。文之佳者有二。種有德性。溫和胸襟。洒落而見之。大者。所謂造道之文也。以卷勝也。有形容真切。發揮痛快。而標為文者。所謂載道之文也。以識勝也。孔子與顏淵子路言志。而孔子之卷。高于二賢多矣。子貢以宮牆日月言聖。曾參以江漢秋陽言聖。而顏子仰鑽瞻忽。章其識。優于參。賜多矣。即可想見文家優劣。

文章不在類。類如子貢說溫良恭儉讓五者。何等板實。子夏形容有三變。何等虛致。故稱文學。後人謂其作修文郎。

朱翼

百上

唐子西自言詩甚苦。悲吟累日。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嘔出心肝。杜子美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歐公作文。臨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晉一字者。

張平仲曰。詩文小技耳。然陳沉則力勁。綠博則澤鮮。由淺而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則百寶未必得。我之骨髓。而百鍊射。未必猶我之皮膚。若素無包蓄。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替人。此欲迫得。名耳。及為有識者。嘆端曾孟德作銅雀臺賦。人言曹孟德備荆州。與備遠失。筆于地。氣不足也。嘗讀陸游詩。云。臣伏請御製。種文。贊有曰。手扶。

雲漢軀造化機。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讀也。載死且九十年。季士大夫徒知尊謂其文。而不知其文之妙。在于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未而出之。豈惟載死且不朽。所以遺孝者。願不厚哉。

宋文宗言。蔡子之文。善用虛。朱子之文。善用實。愚謂天下之文。未有不發于實者。蔡子之文。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乃絢爛之極。化為平淡者。非以虛起乎。易曰。修詞立誠。誠實有不誠。而能修詞者。哉。擬而取之。皆由誠而變化也。

朱翼

百上

周汝礪曰。宋文極虛。如王黃州之格。孫泰山之莊。石相來之屬。尹河南之簡。歐廬陵之醇。李旰江之銳。朱常山之峻。司馬涑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整。蘇東坡之浩。蘇穎濱之通。李洪水之宏。陳后山之潛。黃豫章之理。見洛北之舒。張趙國之婉。張石室之俊。是也。

人謂明道有玄語。而不知其見之極高也。謂伊川有拙語。而不知其見之極正也。謂橫渠有銀語。而不知其見之極深也。謂康節有玩語。而不知其見之極超也。謂晦翁有滯語。而不知其見之極實也。謂象山有狂語。而不知其見之極往也。知此。

者方可以論文

許慎曰箴者喻鍼石也所以攻疾防患也詩序曰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述形容也故楊雄崔駰崔瑗張華之箴陸机孔頴達元結之頌業已樹標文圃然箴有赤幟唐之大宝頌有白眉漢之賢臣大抵箴法而頌異箴未出而頌已然也

已酉應天錄

御景克曰漢唐宋諸所箴頌崔駰四巡王操南郊李德裕六冊床趙師農勸講呂溫親政石介慶曆聖德張方平康定晏殊惟德動天皆九州百官之望覆瓿古之緯也

素儀卿曰近來文家當以宛陵為首然誠意墨又天是有經義朱真

來另闢一法界若無此体裁終傳沒出頭時然文乃天地至寶彼亦愛惜之晉不盡之巧可已昌黎之平淮碑右軍之蘭亭記寧非鉅筆豈乏知音乃不見錄二公之聲價自在也

陳眉公曰文章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衷乃是全文錢武肅王始得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陸遂成假岸欲以偏霸之主而能尔以初霸之氣方銳也秦始皇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又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遂崩于沙丘彼氣衰也文章有首無尾皆此類即

以此看人書戰寄天亦不錯

陳眉公曰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談通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素宏道曰予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詩苦予以打草竿劈破玉為詩故是樂也

吳小窓曰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為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集

百十四

文章之妙語快令人舞語悲令人泣語幽令人思語憐令人惜語儉令人危語慎令人密語怒令人按劍語激令人投筆語高令人入雲語低令人下石是謂駭目洞心

吳草廬曰朱子之學不在于文而未嘗不文秦叔做陸宣公若他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

朱子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自舊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印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固

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于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益巧益密。先復古人之風矣。蓋必方寸之中。先一字世。俗言語意。則其為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

陶潛之詩。晉以前書罕號宋以後惟書甲子。杜甫之詩。宋杜鵬而忠誠溢出。作北征而義烈昭然。

陳休仁謂詩本為樂而作。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朱子曰。詩之體本為言志。與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李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節。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

則聲與之所助于詩者為多。然曰與于詩。成于樂。其求之同有厚矣。仲尼所謂思无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故以詩之所以作。本于志之所存也。今欲以聲求詩。第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按之絃歌乎。然恐未得于詩之本也。既未必可得。則得元有畫餅之譏乎。

吳武帝宴群臣于華光殿。命各賦詩。曹景宗以武人不分韻意。邑不平。就帝啟求。乃得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曰。去時見女悲。歸來猶鼓鏡。偕同行路人。何如雲去病。宋太宗宴群臣。

亦各令賦詩。曹翰亦以武人不與。乃自陳乞。太宗笑曰。卿宜以刀字為韻。翰援筆立進。曰。曾國同。羅拔金甲。不為家貧賣。室刀。二曹並有橫槊家風。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安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實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少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其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

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遠而非文也。

方從哲曰。筆字安。必繼之物也。亦必窮之物也。由色而香。由香而安。若柳柳也。然而香者不甚色。又者不復香。筆筆者不實。多實者不筆。所必窮也。人之精神。天地之精神也。天地之精神。而忘于太濃。而況于人乎。凡人之稱能文者。始末皆不胸臆約結。以為無奇。恨无當于世也。既而少有當焉。必且翹然自喜。而輕生。輕之敵也。必且至于擢名而躁生。躁之敵也。必且浮誇馳騁而傷生。夫至于傷則亦不實之筆也。周之盛也。大語武。成揚其休。洪範冊書。其秘。凡於盤盂昭其式。閑雅。

麟趾載其祥。有邑有香。而繁華甚矣。逮考春秋戰國以來。但
詠成風。凱械百出。而究其所以致此者。竟出于當時之文人。
墨士。嗟乎。矢較雕尤何其輕也。縱橫押韻。何其驟也。堅白異
同。又何偽也。謂非周家文勝之極。而實有難結者耶。

天地脉圖曰。氣。起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

語云。文。奔福不奔。非虛也。文之為物。發于窮。困悲怨。則深切。而
有味。發于富。厚盛。則平坦。而無奇。韓子所謂不得則鳴。如
鳥之鳴春。風之鳴秋。皆天地以不得其平。而成韻。况吾人乎。
通今古。隆平无如虞周。而吁。嘒。嘒。戒。嗟。嗟。思。故。其。文。蔚。今。

朱異

韓子

文

觀曹生治安策。痛哭流涕。長太息。蓋廢。凡。馬。若。夫。滕。王。閣。之
會宴。而末路悲歌。則文家故態矣。以佳文章。希好際遇。是適
與而南其轅也。蘓子瞻曰。王即庾出。語不凡。任道晦文。蓋老
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我為親。又欲往求。旨直。其窮。未易
瘳也。屠赤水曰。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相李白
之福薄。宜哉。張重華曰。童子作士。不過賦馬。君作悲士。不過
賦陶。公作感士。不過賦古。文人三致意如此。悠々千古。寧有
我狗監哉。

洪覺山曰。治安策。文帝用其二。如。猶。田。示。朴。躬。行。德。化。之。類。善。

用之而不覺。故時以為不遇。武帝用其一。如。素。章。六。經。威
服。四。夷。之。類。不。善。用。之。故。時。以。為。紛。更。君。子。不。以。言。舉。人。何
得。遽。以。為。九。卿。哉。

余璠圖曰。舉子常有才。有品。有先天之品。有後天之品。化腐而
新。滌凡而奇。剝華而實。百煉而精。先吐為。此。後。天。者。也。若。夫
先天者。稟氣純清。賦質獨厚。曠然起一世之識。而泊然無羈
一世之情。品在文先。而寓意以出。精光自見。故夫。妙。于。舉。業
者。有。不。在。舉。業。者。也。

蕭石林曰。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

朱異

蕭石林

文

屠隆曰。吸飯着衣。生世無補。錦巾待墮。顧影多愁。唐。几。哉。白。魚
富。商。食。奇。字。于。胸。中。黃。鳥。度。枝。造。好。奇。于。世。上。

江進之曰。古工詩之家。大較有三。有正有奇。又有奇之奇。唐杜
工部。該博典核。也。要。萬。有。而。鍛。鍊。之。極。佳。又。吐。語。騰。人。譬。如
石季倫。觸客。翅。羞。銷。核。水。陸。備。陳。而。麟。脯。鳳。炙。開。出。天。下。所
未嘗之物。此。夫。正。而。並。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
用。書。不。必。如。杜。之。富。而。超。脫。妙。絕。飄。飄。欲。仙。冷。然。如。列。子。之
御風而行。此。夫。專。以。奇。勝。者。也。至于。長。吉。則。事。不。必。古。人。有
語。不。必。世。人。解。嘔。心。造。句。突。兀。怪。物。如。海。見。市。瓊。樓。玉。宇。人。

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沒莫可端倪。此夫真奇之奇者乎。

近代文人紀遊之作。大抵叙山川雲水。樹草木古蹟而已。索中即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哀靜之性。無不描畫如生。若夫尺牘皆以所欲言。筆直書。入妙。余觀李僕卷。蘇武一書。悲憤激烈。千載而下。讀之尚為扼腕。稔中散絕。交書寫出。懶慢箕踞之態。至今如親見其人。蓋其情真而境實。揭肺腑以示人。之見之。無不感動。中即諸情。机鋒迅疾。議論朗徹。自是真情實境。當与稽李同符。蓋有膽有識有才而後能此。

朱真

百十九

索

素中郎自言。越于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為之短氣。又有詩云。徐渭饒氣才。身卑道不好。近來涉頭祖。凌厲有佳句。陶石簪亦極喜。謂為翻梓其集。恐按渭以不第名榜。為總制胡公梅林幕賓。代胡公作。缺白鹿表。輸范為傾。今其集多滑稽之文。見者不覺解頰。屬緯真香花記本。此則畫制云合賦。魏叔喙為大愚。邢子才狀為疥駱駝。宋以六合為家賦。試進士。王世則為第一。賦曰。構畫乾坤。作我之尤。棲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此筆非亦駱駝耶。一取凱名流。一受知明主。力田不如逢年。微也夫。

屬緯其曰不二法門。從無言入。當公以饒舌戒余。終不能改。如

蕭寥松篁。風來則響。閉閣林鳥。春至則鳴。誰淨而禁之。然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若披惠風。若飲甘露。則文亦天地間之至寶也。去而更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紫休詩好。何關黃藥之宗。故子昂杜南。韻語。騁意氣于統林。寒山紅子吟。噫。性靈于天。籍寓性。是若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所呵。乃若士人相傾。未有刻長卿一句。已呼既籍為老矣。筆端未有駱。當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習氣斯下矣。

朱真

百十九

索

王世貞曰。雷貴名譽。皆為花藻。人身根蒂。惟有子思文章。子思乃兩人湊合。文章乃一已傳心。湊合者如酥。校于河漸湫。漸薄。父益夫。真傳心者如印。出于板。有晦有明。速可合。熟素中郎曰。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歐陽永叔。藉子瞻筆。見識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心整。始艱者終必派。應痛快。譬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否。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媒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掛。絨兒之類。可一字相類否。張左之賦。稍異于楊馬。至江海庚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藉子思直文耳。然賦依日成。賦心益工。何必抄膠海篇字眼而

以為古也。

湯賡虞曰善乎。雖于賡之紀傳神也。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衆中陰察之。優孟叔敖。豈必悲。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世人見人詩文。繆相推擬。曰若也。同泰。若也。漢魏。若也。盛唐。何取。既朽之骨。相厚哉。舉業應制。自為時文。記序傳銘誌贊歌詩之類。陳說今事。酬答時人。其為。今語。明甚。而世強推之曰古。是猶揣摩千百年以上之彞器。斤又依倣。不敢自置。擗笑。无惑也。且。又而。明非。借昨日之光。以為今日之光也。景物歲久而春非。晉今歲之草木。以為明歲之草木也。吾自有

面目。安拾他人面貌。焉為其吾以說妻孥哉。

高廷礼曰。詩自三百篇後。漢魏晉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安。惟唐得其中。然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同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及開化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蘓張之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勢。高適岑參之悲壯。李師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常蘓

州之雅源。劉徐州之閒曠。錢郎之清曉。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李從一。北。衛。關。中。唐之再盛。初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此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傳而闢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各格猶存。此晚唐變化之極也。

寒異

字韻

書起于音帝音韻。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又有六義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指事。曰轉注。曰假借。

北虜語多有音無字而難以漢語為字如云那言者大人也台吉者官子也噁不吉者官女也倘不浪者官婿也我不干者爺也把羅官者頭也五素者髮也赤克者耳也努都者目也哈八兒者鼻也兀六兒者嘴也哈兒者手也騰格利者天也哈甲兒者地也那喇者日也撒喇者月也撒

兒撒者風也偶列者雲也董我敦南者雷也虎喇我兒南者雨也我度者星也撒巴兒者斗也門都兒我樂者電也鎖落額者紅也拉的干者霞也阿力巴者晴也我都兒者雲也雪賦者夜也碟燕者衣服也不施者布也米哈者肉也綠曰腦暗白曰義汗青曰哈喇紅曰五郎換喇者山也把喇者川也召旁者土也兀連者水也克春賴者海也母連者河也把汗春賴者江也腦兀兒者湖也肯對者洞也克納者坡也打八者嶺也努喇者關也莫兒者路也土喇者堡也合屯者墩也可兒格者橋也連巴者溝也兀路思者國也合脫者城也忽

洞者井也我兒都者宮也哈兒什各兒者殿也哈兒者房也

偶冊者門也喘計者窓也哈不見者春也譯者夏也納木兒者秋也哈金兒者冬也一個佳者年也正曰我近一曰你回二曰火灼兒三曰古兒半四曰迭兒半五曰他布六曰上兒宋七曰桑落八曰乃麻九曰以素十曰哈兒八二十曰哈兒三十曰古氣四十曰傑氣五十曰他倫六十曰解哈七十曰打喇八十曰乃牙九十曰边力一百曰你介召一千曰敏按一萬曰土漫萬又曰式又然仁同何力義曰我卜力大札曰脫羅智曰兀哈禿誠曰利駁曰昆柳列思曰寫乞想曰觀喇

嫩喜曰擺牙兒笑曰以撒雷曰擺言音曰兀稿輕曰匡千重曰細都罵曰哈喇打回眼乞子混曰忽喇忽那丑牛曰兀克寅虎曰把兒思卯兔曰討賴辰龍曰佳已蛇曰抹艾午馬曰抹力未羊曰合威申猴曰喊乞雨鷄曰他恰戌狗曰恤亥猪曰哈官樹曰抹都竹曰胡普素來曰未以是出曰哈兒已下曰羅巴魯曰升各巴

張橫渠云商角徵羽出于唇齒喉舌。独宮聲出于

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楚人別音。在音不在字。楚有二合三合。

四合音。亦有其字。華惟琴譜有三。華音。一音爲一譜。梵音一

音之中又有節奏。大抵華人不善音。江左韻。僅知四聲。不知

五音。全梵僧咒而雨。咒龍而龍。華僧雖學其高而无驗者。

實于音義有未講也。

古語亦有二声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匹何不爲盡。如是爲尔。

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殆典聲俱生。莫知從來。

朱真

梵學自喉牙齒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

上發如斜字之類是也。揖字與音如韻字。與中發之是也。

洪武正韻者以沈約之韻偏于江左一切改正。如東冬清青之

屬二韻併為通用虞模麻遮之屬一韻析為二韻而宋濂為

之序云。乃詞臣終未之用也。

梁高祖不喜沈韻曰何為四声。周怡曰天子聖哲是也帝堯不

省。

五土之音。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爲剛。但能得韻母之橫豎。審清。

濁之重輕。即知切脚皆有各派。聲音妙用。本乎自然。如時忍。

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

如清音當字。其寒切。仲字。其兩切。弦字。亦如去聲。又以弦字。

呼如清音仰字。若何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晒字。其寔切如

通字可乎止是清冰之分耳。入如符霸切如肥字。亦是皮字。

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椿字士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

洗字本是似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悞者可勝道取其鷄

稱齋癸稱黃荊稱非字之類則又方言之不可憑者也。

蜀氏曰見溪群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端舌上音

對陽並明重唇音。非教奉微輕唇音。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照

穿床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凡字之聲出者爲呼。不出者爲吸。譬如東通刀。叨。四字。其東字

與力字屬喉。通字與叨字。審屬呼也。

書畫

蒼頡造書始制畫本為一道。況六書首之以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象而後諧之以聲。不能盡諧而後給之以意。意不能盡給而後指之以事。不能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與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

糾斗古文蒼頡所作。周史籀作大篆。秦李斯作小篆。王次仲作八分。始皇喜其簡便。因召不至。檻車徵之。道化為火。鳥無去。蔡伯喈乃造其妙。程邈作隸。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妙。漢黃門令史游作章草。張芝變為草。劉涪升作行書。嚴顏並詣其

極。蘇邕作飛白。

古帝王多喜書畫。高宗夢傅悅而能圖之。以肖後魏。武唐太宗為最。

書之與畫。所差惟日與耳。日隸于天。其明遠。日附于地。其形局。

王世貞曰。神禹之告成功也。見于書者。若圭璋。若峴嶠之石。而至于畫。則取九牧之貢金。以為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而置之。魏闢之上。不亦畧于書。而詳于畫哉。書之為用。圖。則廣。畫之用法。又則狹。

書之聖者。為編。為斯。為鍾。為張。為崔。為蔡。為蘇。為歐。其賢者。為

杜。為邱。為謝。為索。為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為顧。為曹。為衛。為陸。為張。為道子。為成。其賢者。為墨。為最。為徽。為遠。為展。為二。關。為展。為尉。遲。為二。李。為繼。為楊。為全。為董。為六。朝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二者。皆之觸目而醒。心怡神而延壽。其用大矣。書中有左氏。右軍是也。亦有莊周。大令是也。畫中有文典可之。升。其左氏。東坡之行。其莊周乎。

書畫。彥遠使知其功。素節義典。善書。而遂掩其技也。國朝文待詔。唐伯虎。諸公。皆稱名品。近來董思白。以書畫為時所珍。其物色之者。即陳眉公也。予郡詹孟華。為字學之宗。而詹翰林景鳳。詹文學伯麒。皆擅其技。余為之臨模。工到鋒穎。慈利王陟。登見之。驚詫謂。顧之行草。在羲之上。當信然。

程子言。某寫字。時甚放。柳公綽之持筆。甚正。當是一法。朱子素不喜。眉山之學說。字放。繼黃胡亂。寫壞了。乃東坡遺跡。胡人以為珍室。大都北徙矣。宋休今為時尚。子品書畫。並位幾。為幻馬。朱子大書法。名曰綱。

樂典中書法為雁行中書法乃要立綱也古人用墨如金
今人拙筆狀如塗鴉可笑已

唐太宗遊春苑愛奇鳥命關立本圖之立本退戒其子曰吾少
讀書屬詞而以丹青見役。學莫大焉。常擬奉帝命書偏去地
二十五丈。寫竟髮眉盡白。亦戒子孫勿學。故唐畫善丹青而
自晦。王僧虔多拙筆。良有以也。

王右軍止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趙子昂論至元鈔論桑哥罪
惡。亦深中事。宜宋杞曰。世獨以善書稱。最之待之淺也。楊載
曰。知子昂之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
事業。

程子曰。子弟只教以經學。不得令作文字。至于書札。一向好看
亦自衰。志如王虞。顏柳輩。識為好人。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
顏延之曰。南海唐仁卿書。詩千作字。漆草千謝之。皆程伯子作
寄甚。蘇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
上者。邵堯夫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知三
杯酒亦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用征誅精神。又曰。聖人遇事
無大小。皆以全体之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
陳眉公曰。一書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
。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源。指事會

意之類。莫不伏範毫端。形呈字表。愛泊中無。金繁從簡。漸失
。額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藏于科
斗。符陳帝璽。華調蜀漆。署來宮門。銘題祀器。魚遊金鳳。鳥已
。勞。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
。作。西童。龜。若浮溪。能如赴穴。流星疑燭。靈露似珠。是英轉車
。飛。白。掩。映。參。差。倒。斃。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後。想。定。情。之
。製。絞。脚。傍。低。鵠。頭。仰。立。慎。輒。板。上。誤。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驚。
。精。願。離。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飛。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
。令。鬼。悲。難。起。秦。時。程。遊。本。錄。人。之。賤。草。由。漢。制。杜。操。擅。草。創
。之。能。均。其。文。經。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按。篆。籀。于
。繁。華。移。指。真。于。重。密。分。行。紙。上。額。出。簡。之。絨。結。畫。篇。中。似。聞
。歷。之。鶴。峯。寧。間。起。瓊。山。慚。其。欲。霧。滿。闌。遍。振。碧。海。愧。其。下。風。
。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于。成。章。真。草。既。分。于。星。茫。
。烈。火。模。成。干。珠。佩。或。橫。帝。堅。製。或。濃。與。輕。構。或。將。放。而。更。焉。
。或。固。執。而。思。置。虞。不。舍。利。出。彼。先。毫。龍。雷。潤。霸。造。茲。萬。足。州。
。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工。夫。惟。張。有。道。天。然。推。鍾。元。常。
。合。二。子。之。長。稱。右。軍。之。技。重。萬。草。聖。獨。擅。臨。池。嗣。後。可。家。分
。為。九。品。

朱子曰：某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

李和尚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見者覺熱。又畫北風，見者覺寒。是真安話。

蕭子云：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

蘇子曰：傳神之難，在其次。在顧頽。吾嘗于燈下，面顧自見頽影，使人就壁損之，不作眉目，見者失笑。知其為吾也。優孟學叔孫敖抵掌，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

朱子

百三

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又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肩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倪首仰視，肩揚而頽處者，遂大似顧虎頭。云頽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續頽間也。

蘇子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于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于毫髮間耳。唐孫位始畫奔波巨浪，山石曲折，畫水之變，後蜀人孫知微得其筆法，欲于大慈寺壽寧院

坐禪，潮漲水石四堵，營度終歲，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孔筆墨，書色，奔流如風，湏臾而成。勢洶大然，崩崖也。近歲却人請，永昇得二孫本，意仰畫掛之，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

朱子

百三

雷敦仲署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左史倚相讀三墳五

理號為書厨房輝遠之五經庫駭踐歎之五經笥皆何濟于
世哉雖然博懷謹慎雖免舛戾之禍某公忠赤竟有雷陽之
駭又以不孝无術也甚至索贖之誤扶柱之誤金根之誤且
面撫義故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永耀帝編五經墨習大
略載文盤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載
備以罵書平子耽薪而不慙張休講述而不倦黃霸挂榜而
受業車胤螢火以研窮竇越鄙人周歲師其博許升治閭巷
世稱其賅則博洽亦是貴也

師友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詎使我者吾賊也。故君子修師取友以致惡其賊。

程欽政曰中庸以教配性通孔子以師並父君甚哉教之難也。故礼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離宮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則入大學有修己治人之教而所以為教者有二一曰人師一曰經師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礼左氏公穀之春秋此經師之教也。彼人師者以六經體之身而闢之言若孔孟是已。如王通

朱熹

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猶有遺風焉。必如周程張朱而後

孔孟之教與往。又詔學者以修己治人之說矣。

國朝師友之誼幼有塾師惟事訓誥長習文苑則專口耳及蒙青紫則稱座主竟不知所教何物惟進來書院之教優于蒙宮講學一部頗有發明而其最盛者死如王陽明湛其泉諸公江陵柄政惡處士橫叔所毀書院而散其徒大抵經師亦不乏而人師雖遇楚侗之于楚犄園之于金陵洛陽之于東林南皋之于吉水石帆之于嘉禾餐原之于新安亦庶幾有講明實課

人師者以身為教无行不與是也。中庸以成己成物歸之誠者

夫誠之為義從言從成則成物者。能言哉。子欲无言而其往且以爲隱且以爲无述至其論性與天道而亦曰言益夫子之言歸于实而成文成象成變化之從實起故軍言命而雅言四教何嘗不言。及其勸物廢却在誠。昔韋惟養。鄒傑而父成其為父。弟成其為弟。故曰致誠感神誠者誠也。以言感人。无心而感。故曰誠也。舜之誠陶成其器耕墾成其旅。美至於鳳凰百獸亦成其儀。舞則歸之。韶九成。此典。樂之官以言志之詩曲成。胃子而今司成之職。蓋以爲人師也。

朱熹

百五十七

以人為師。又下若以心為師。以心為師而外來之善與不善此皆吾益矣。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伊尹曰主善為師。老子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堯舜之時百僚師。周公曰文王我師也。而孔子問于老子。弟子師襄。其其師尤博焉。弟子之所學必其師之所教。孔子稱顏子之好學。既在不遷。然不惑。遇則知孔子之所教。在調其性情。而喻其改過二者而已。今觀顏子性情則无所不悅。語之不惰。終日如愚而已。何得有怨克已。請事何得。就过其所謂博我以文。則如四勿之

類列為四目豈不是文合之總一札而已何憂約也如徒以
戰籍為文不幾于經師乎從性情改過上立教所以為人師
心師也

易之言學倫矣昭德取之晉講學取之允多識取之大畜望德
改過欲以損益二象當之有餘者宜損而不足者宜益也至
取象于山澤高深之相刺風雷凌厲之相搏則所以損益之
者无遺矣矣舜之于禹初則怒之繼則格之何嘗遷怒顏子
以舜為師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於橫逆而亦以
舜為法可見舜之忘怒也禹所師之昌言亦曰謹受益非即

易之義乎孔子之言四代禮樂而歸之韶舞亦欲顏子以舜
為法也蓋山澤通氣乃為蒙養聖功山之體凝止如師而澤
之氣上通之則學之義也

禮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惟中虛而後
能待人之扣也夫子為萬世之木鐸固矣然亦惟不過于時
近聘衛宋遠歷齊楚得之耳目者日益廣夫是以能筆之于
經而詔萬世也則所謂得師之廣者死如夫子矣

劉元城曰子弟事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李卓吾曰子夏規模狹隘其交友不可者拒這是理又小人故

夫子戒其為小人儒

王陽明曰子嘗喜晦翁涵育兼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
有此意而後彼此相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規礪太
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見以善服人之病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勝人為恥不知能下人正是英雄我從他
是他為我所兼并了故知得不當恥與當恥方纔是近乎勇
李卓吾曰金剛經云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菩
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
語須菩提便興讚歎斯為得之

王陽明曰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
之則條達摧撓之則瘵癯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
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
已亦所以洩其洩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懷鬱抑結滯于音
節也學之習礼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
動盪其血脉拜起居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
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振厲以宣
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頌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
點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礼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

知其故。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習以句讀探微。鞭撻繞繞。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園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說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得乎。

范涑曰。古人教童子之法。有歌詠。有舞蹈。皆所以養其情而軌于正。今皆廢絕。無所傳。故為童子者。一入塾。師便若束縛。然不勝苦楚。藉使課書之暇。以宋儒及明代諸理學詩。鼓其倦怠。啟其興趣。長者倡之。少者和之。誦之不足而歌之。歌之不足而舞之。是之謂之。是雖無古先王之法。而猶不失歌舞之道意焉。而為父兄者。亦將樂聞其歌詠。而不知其不此于養蒙矣。

師嚴而道始尊。亦惟嚴而後假之以親。始知親愛。以嚴課程。以和開導。則吾人多。故曰師道以嚴為本。有伊川之立雪。方休如明道之春風也。

兄弟要怡。朋友要切。恩。况師嚴而友親。又自不同。王陽明不欲以吾服人。嘗言。能化愚。其。括。只是不見象的。不。若。要正他的。惡。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

周延儒曰。唐宋之季。教養選舉之法盡失。古初胡瑗氏慨然傷之。其為湖學也。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明經術。桑倫以立其體。曰治事者。治兵農水利。算數之事。以周其用。故其時高第弟子。如徐積。劉。要。錢。蔣。覺。范。純。仁。錢。公。輔。之。流。往。有。國。器。之。目。程。頤。朱。熹。為。瑗。所。述。甚。具。王。安。石。遇。不。世。之。主。君。其。時。能。行。瑗。之。教。陶。治。一。世。有。休。有。用。之。人。才。而。相。與。圖。理。幹。濟。必。无。元。祐。紹。聖。之。爭。而。亦。无。靖。康。之。禍。矣。

張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至。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情不啟。則師資勢隔。通教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

謝上蔡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而發亦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請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陳眉公曰。楊墨居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訓。故為季氏之具臣。

陳眉公曰。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屢使投拜。門生。則先生。

聽門生之差使

朱子曰人只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者從不肖者改誰不知要去擇比如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猶可若與不善之人交或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豈不害事就如看書亦是尚友古人今看他說久而不聞其香與與之俱化此語于人情物理何等親切有味令人讀此憤熱了亦只作平又看去恰似不聞香臭底近世父兄為子弟延師只求科舉文字便不擇其心行跡做得好文字何益

朱熹

百四上

江旭奇曰今世有司薦拔作養恩同君父名列師生其事師之禮亦有不同師方炎隆接見當疎所以全始終師或居林間候宜容所以盡誠敬

朱子曰夫人無英氣固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于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于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

呂東萊曰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

解

讀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而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備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學而未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而密說之學而未宣宣安敢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々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

朱子曰解經但可畧解文義為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益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疎然汗下

呂東萊曰古之童子為長者役而心要為益孝悌之行在于執事奔走之際凡有血氣者未有安于事人者也今使之其于僕役折其傲慢之氣可與進于德矣

百四下

朱子曰教導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與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錢緒山曰夫子循々然善誘人言循々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過為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當非妄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者非真也答語可以得真兔魚果真而亦非真也

江旭奇曰文與可蘇子瞻中表兄弟也子瞻出別於杭與
行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
坐杭州詩語真諍友也嗟乎知我愛我孰若余愛情哉長往
不返夫一諍友矣惜哉

李卓吾曰儒者為人所需者也孔子以心之聖為人所需與皇
帝王之為人所需皆儒也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亦儒
也或有以蘊長公方白樂天者予謂蘊是有緩急人白是濟
不得緩急人蘊固是儒者

愚按淮南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欲
朱翼

事師者豈徒以侍臬比執六籍更端則對役使則承而已耶
故龔勝死而門人制服者百數歐陽歛刑而諸生守闕者千
餘人吳章之斬雲龍自効以收尸孫極之徵費慈明覽以少
死薛漢之誅意范收歛不避李固之殺郭亮守喪不去又有
寧藹乘輿寧冒斧鉞寧以箭貫耳出其師于萬死一生如楊
政之待范升者其與陳相之背吟眠之讓而恕之類正宋推
之娶妻者何如也

祝世祿曰祿三世四教易養先君弱冠即受生徒里中有戲之
者曰桐山說謂一為師終上不能使而之他業也先君居

常習勞帶月鋤圃或館或囑口不求厲語苦求我則師道
尊我求重蒙則師道不尊別號曰懶懶謂然息肩處故
稱懶耳隱然有退步故于父兄無所承奉于子弟無所假借
寧啻辭主無令主辭賓不使師道減格價也
羅司成曰朋友不可燕狎往來稍疎可以養敬

朱翼

百四

家政女德附

朱子曰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尔積善而已尔家政修明内外無怨上天降祥子孫吉慶移之于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國與天下則國與天下之政理鄭康成戒子末云若忽不識亦已焉哉倘明命子詩曰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皆道之以善而不責之以善也

生曰名歿曰諱如廟諱御名是也不諱字儀乳祭父以字晉胡毋輔之一日正飲子謙厲声呼其字曰彦國年老不得為尔玉像美姿容對鏡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關生如此况耶呂

集

百四十六

后嘗字高祖為李玄種字其叔父蓋曰縣能日飲母河

晁錯父呼錯為公蔡京呼子攸為公漢太公呼漢高為帝荀子曰天子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此三父亦陋矣

說儲曰司馬子長父名談故史記以談為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以泰為太王羲之祖名正故以正月為初月李翱父名金故以金為蘇子瞻解名序故以序為叙或作引字孔子不諱婦名二名不偏諱韓子曰君父名仁子不得為人子

東坡謫齊安日用百五十錢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計大要耳性耳而文以美名曰陰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孔明在

蜀有八百森所以能清儉者必有活計司馬溫公為相每詢人私計意蓋如此賈公疋試第一初公門下士公亦問以治生事賈疑公以已文無當也公曰功名自是能事只恐為廢祿所拘耳

胡文定公曰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足便有不恰好處

余中宇曰都情好聚積嘗開庫任其子起所取起性好施一日中散盡王恂好殖利及斃其子私悉燒券書若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德矣

集

萬一

李文靖公曰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肯圓滿如意子角去

齒子豈少足物德可知

余中宇曰角子慈張友恭道喪孰能如裴叔則惟已之定以定其兄子孰能如第五倫先取肥田廣宅心劣者與弟致弟得名後推以還弟平孰能如鄭遷古因馬齊古好博每出必封金餉付弟聽其取用勿使別取情息為惡人所偏平家太僕官囊不入私分弟瓜分堂名孝友不誣已獨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也又言語慈傷情一同相見一同老寧有幾時為弟兄乎當至母黨問表弟余慈延述文中子曰僕僕稱恩可以從政

矣。延回家庭雖主恩。然必有影響嚴肅之意。乃能儉勤而
家道可久。此父母所以垂稱嚴君也。若婦子嬉。則必凶。至
于為子。亦要義諫。不止承順。舜能化頑嚚。父母敬弟二妻。而
終不能化其子。亦不幸也。況僕僕乎。

程子曰。幹母之羞。不可負子之。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順于
義。若不能順之于義。而致敗。盡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
道乎。若仲已。則陽之道。遽然。婦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
入乎。在于屈已下意。委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盡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
事。

順。事親之本也。不居得正故無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
親也。

周勃阿太后。音王諸呂。亞夫不阿。太后以僕諸。嘗張湯治獄。懷
醉安世。楊以謹厚。皆辭盡之道也。

正倫理。篤恩。恒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大要。以嚴為善。覺山緒言。
謂風自火出。明自內也。故上九。又悔。戒人當先嚴其身。

周用齊曰。誠能動物。孝可格幽。蔡頤之止火。姜詩之湧泉。勃天
地。量恭之得。衣孝緒之獲。漢感鬼神也。蔡邕有別。免之祥
政。有致。魚之異。格鳥獸也。徐緒有連理之瑞。孟宗有冬笋

之生。格草木也。

張子曰。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于父母賓客
之奉。必極力營辦。不使不知。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不易。則
亦不安矣。

黃其昌曰。尊卑之禮。不可廢于僕隸。而情于父子兄弟之間。親
愛之情。不可真。一妻于。而疎于事親。從兄之。僕隸雖賤。不可
使與內事。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

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
見。報則報。故恩而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又敬心。若提擬更謹。則如提。提則素其本
心。便習以性成。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
端。本誠心而。則必善。又則和親而已。家雖而天下易。家親
而天下疎也。家人雖必起于婦人。故勝次家人以二女同。婦
而其志不同。行竟所以。降二女子。婦內。可。操乎。吾茲
矣。治天下親于家。治家親于身而已。

呂東萊曰。婢僕。顧父。露母。做象之間。然。二字工夫。全在此。有
量。滿之義。如。既之。火氣相。以至。于熱。

伊川道
之也

陳眉公曰子孫亦是衆生。願惡不可太深。貴賤不可太重。兄弟

原同一體。養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程太中公于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儀。使寒煖夫人不喜。

皆朴奴婢視小減。獲如兒女。惜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

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見緣教嚴行。而或

踏家人老前扶抱。恐其獨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踏乎。稍長。從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則喜。而爲之具司

馬溫公梅奴婢曰。此亦人子也。可善御之。陶母驚疑。治具以

延賓。夫人無有此見。

陳眉公曰。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何如。則非矣。此

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愛子教以義方。故郭高常賢以經術教。鄭玄房玄齡以節儉教。

韓琦唐介以安分教。司馬光以不欺教。君夫劉琨教子于祿。

納于邪也。

薛敬軒曰。人之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有不和者。父子或因

于青善兄弟。或因于爭財。亦有不同青善兄弟。而不和者。蓋

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浮。或持

檢。或放肆。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見小。或見大。所慕不同。而

欲強其同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當先。一以當後。必至于

爭論。或終身失歡。故當通其情。或不能皆令。譬如身有瘡疾。

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懷之。則胸中泰然矣。

婢僕欲其出力當恤其飢寒。教之紡績耕種。自足衣食。以其力

還養其身。代天地以養人。故婢僕之厥多。然使奴之無術。春

之無方。則又不若少。婢僕心未必忠。見必不遠。听其言最害

事。

余中宇曰。因鬼見帝。自昔病之。頗峻之門。賓客已盈。高卧不起。

潘炎之聞。京兆遺孀。此分軍江陵之敗。人每恨于嚴年尤七

之奴也。

賈乳母是食已子而傷人子非道。用二乳食三子。則不爲害。

江脰而省粥十訓。一曰讀書。二曰明理。三曰孝友。四曰勤儉。五

曰睦族。六曰安分。七曰生理。八曰慎交。九曰御下。十曰重

江旭奇曰。家之興必其主母勤儉。愛人家之敗必其主母懶散。

而不顧其下家。不幸喪主父。若有主母爲之維持。或爲坐鎮。

尚不至于墜地。故漢高之不去呂后。爲惠帝計也。呂后之淫

亂漢高所惡。故恩賜太子。

朱子曰有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是矣。有善則亦非吉祥可愿之事也。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母亦曰婦之礼精五飯。寧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无境外之尚。

荀婦烈女。水雪心肝。松筠節操。李氏之斷臂。体肢雖裂而節義更也。盧氏之剔目。容貌雖毀而志節更也。董氏之封髮。膏沐雖委而綱常振也。潘氏之嚼舌。血痕雖腥而志行潔也。使君之勢不可以惕。羅敷之金不可以換。陳慥之母命之華不可以劫。共姜故陶嬰有黃鵠之歎。衛侯有無燕之吟。楚昭之

朱子

卷二

如守符而溺。浪和明之妹。拒賊以償。崖婦朋之妻。幻梓而連理。武昌之婦。化石而盟。江此宮女而丈夫也。然而婦道之貞未有不由簡默得之者。余中守于韓氏妹。名其堂曰金章。而其貞操。隱只言外矣。奇外祖余鴻遠翁曰。古者太師采詩以觀民風。故邇歌。微。齊。克。上。聞。余其法。幾行。旌典。遠達。此羅一案。所以致慨于燕氏也。余余韓李氏。貞性天植。未嫁。殉夫。彼為名。而新志以未曾。誰表見。地。豈。閨。幽。之。意。乎。余念山曰。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家國恃以立命。此于叔父所以屢念也。

奇聞魏微有言。愿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故女子亦願為賢婦。不願為貞婦。若王夫人有林下之風。願家婦為閨中之秀。績成

漢帙。若曹大家固稱女史。而魏文之后。或名之為女博士。閨中之秀。或目之為女進士。蔡琰有辨弦之聰。徐惠稱援筆之捷。謝道韞設帳以解小郎之圍。宋氏隔紗而授諸生之業。蘇蕙織錦以迴文。陳氏獻椒而賦頌。皆文才也。若朱序之母。築城而號曰夫人。夫人之城中不可換。太宗之妹。率兵而名為娘子。娘子之軍。鋒不可當。皆文格于將材也。若夫房母授子九經。歐母盡地作書。吳母不受魚鮓。陶母辭還班。無文母志

朱子

卷二

勤紡績。鄭母不廢絲枲。王母伏剗赴難。虞母背遺出戰。范母投足。派血。陳母扶碎金。李母勸歸餘米。田母却金百鎰。而子為志。為廉。柏谷之老姬。殺鷄以謝客。知人者。皆晉室之淑姬。埋早以示使守。已者。紫梁鴻之孟光。舉案以饋。食相夫者。張鮑宣之少君。掛甕以汲井。操家者。勃冒。办衛姑。鄭義宗之婦。年矣。新機。激夫。與羊之妻。正矣。淳子之女。上書代父。僕御之婦。激夫。致紫。採桑之嫠。痛閨王。致其德。觀容之新婦。許允服其言。凡此數婦。雖未必能結。傳。孟母比跡。太如然。亦豈至為婦人。婦而為賢家婦。所不屬者乎。

小窓清紀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子女子有才便是德

鄧志謨曰嬌首蛾眉衛風有咏朱唇皓齒騷有辭皮一賦於宋玉翠眉雪肌者雅弄賦于鮑昭玉貌緣居者麗天賦於荀如長眉微睇者媚樊素之口嬌如櫻桃小蠻之腰蔡文姬柳文君之臉鮑如芙蓉潘妃之步婉容生蓮趙家飛燕眉蹙遠山西門泰女色比瓊花淡粧而雅則魏國之夫人捧心而美乃吳宮之西子傾城傾國為北方之佳人比花解語乃楊家之玉真秀色可餐則隋之絳仙也佳治曼媚則晉之驪姬也夏姬挾技老而復壯飛燕內視則還童身此其為龍虎為禍

宋史

百五十四

末

水奉情消魂相如病渴豈不可鑒哉

婦以淫為疾而淫者必如馮敬通則孝標嘗以婦忌而自操井曰曹充遇婦而絕已之嗣任環遭悍妻而充妃之髮商之北鷄鳴陳之獅子吼王文穆之四畏堂劉伯玉之婦婦洋持劉以擊佳勝王導驅短車以救援乃以殺妖姬桓溫蒙老奴之器梁武欲番行兇而和氏成疾謝安欲寵妓女而明惟不開堂曹家之妬種乎抑生菩薩之可畏乎他如染髮以媚側室則尤可笑也至如憂美之妓當城之婦扣門之發規被征婦秋思遠寄蕭關之札宵姬夜績平分鄰壁之光田婦臨夫

由畫省教之礼果孰優哉即此以類始知晉女之為奇微在百世韓女之投穢香在千年又曷謂閨門之地而不開風化乎哉

居卿

袁中郎曰：賈島之無端更渡秦關，永却望并州，是故鄉不見有牢騷意。若僕則惟遠之安耳，人豈嫌煩也哉？而思卿與夫卿者，愛憎是非之孔慈，憐之獄父兄師友青望之義，也有何趣味而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

士君子之居鄉，雖當退然，務然不以賢智先人，不以勢位凌人。其亦當平情順應，不可過為矯異。雖結之行，昔魯公報政而亡尊親，又亦忠厚長者之道。周公乃曰：後世子孫浸弱矣。亦以習知其然，不無廢法任情之弊。故曰：前也予先司徒性

朱

百

五

按則方故家，居鄉雖下有緒，近之來，閉戶謝過，其時鄉人無不仰之。後家中祿愈盛，攝選而入，以高故，然及其末年，人易凌之，亦頗難禁。幾至抵觸，蓋亦其初年亦非平情順應之道。一旦矜持不降，則不覺微色發聲耳。

蘇長公常買居第，遠夜出見鄰姬哭，替悲切，公問之，則以久居此弗忍去也。公感動，急焚其契，還之。

韓魏公解政時，歸其子弟，欲居第以娛公意。悉買鄰居，公歸詢故，鄰始知屏去。子弟曰：吾教世好鄰，右環聚故舊，為益甚多，何可屏之？皆召還焉。

岑文本，中書生，平故人，雖賤必礼。何晏廷侍中，舊時多相按。

覆養呂公之身，范雲嘗王驥之欽，嚴挺之出，嫁故人女吳李。周恤故人，家資厚遺也。若夫商賈，欺欺夜李斯，因舊文，孫臏則足于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高智取慢于公孫，向柳不助于士，邊是，何其庶得軍之容，翟廷尉之害乎？此谷風有素牛之悲，馮驩與趙市之喻也。語云：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投，楊今日長安道，對面偶雲泥，可勝歎哉！

君子居鄉，最不可為陰陽家所惑，以基址墳墓之故，奪人世業。

范文正公所居，定相甚喜，公不欲獨專，遂捐以為學宮。今蘇

朱

百

五

州府儒學是也。此公心事，又何如哉！

方公克勤，生平正直，為父卜葬，夜見，涕曰：子娶族而居於此，今公欲娶，幸錄數時，當移徙。以讓渡日，廖士則見一穴中，蛇虺幾數十百，公不信。舉火焚之，聚燭不散。直書公第，夫人感而有孕，及生，則遷志也。幼時舌能繞案，人以為蛇，應後羅赤族之慘，可見蛇穴尚不可奪，況奪他人祖墓而

余中書，田宋李，雖市宅居，呂僧珍宅，則問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僕僧珍生子，李雖署千錢，以獻還，得使官是趨勢也。溫公居洛，集錢為康節買宅，業趨勢哉！

必道住春明坊家藏書皆校讐三五過昭侯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傲居其側直當高孟母居子而授子學宮則又愈于傲書矣

聖諭和睦鄉里蓋時雍之治而為君子之福也然和則不同而自與其鄉愿之同乎流俗者異矣

魏陳元方嘗小定將就直光方曰此室甚好但無出水處買書因辭

君子之居鄉見事所當為即當急為之無論巨細可也若必擇其巨者方幹下手此是好名之士耳蓋凡一事之可以於

物一言之可以解爭皆是功德漸清積累終當享令名福後

裔也若道人暗昧不明之事則當為剖析之近見有謂人令名處茲情多實者是何心腸凡仰實之念情機於彼此之見雖有偏全然必各持其說不可為先入之言所據輕為評品

蓋亦有時勢而奮于一繫恃勇而試于刑憲恃勢而凌乎細民者若兩敵之家終必有說徐以解其昏迷自不終訟語云戶婚不和不散蓋謂此耳

君子施仁須于最關係處行一善勝千百善者文王有聖德若得百里而君之必足以仁天下太王心欲立之泰伯為長子

恐碍于季歷則不得反昌故避之人只知其為順父為讓弟讓弟而不知他實以天下之故而讓也一讓而仁天下豈非最關係處耶

聖祖幾祚後辟臣有言祖陵左右有民墓當移徙者上曰吾先人有舊讎不益墓乎卒不舉今時祭得倍祀近家伯祖一風葬父必求青山及掘之數尺不虞有二棺亦以父棺同葬共封之不舉也惟鶴后作誌記明其事耳其後夢有二黃髮

君子在鄉則當使一鄉重故鄉鄰有事亦當視為同室只不

可被髮纓冠暫爾閉戶俟其機有可解則出而圖之蓋驟解則氣不相下反我疑忌也吾鄉與他鄉有開亦當論其是非相安便宜一到便為主散此非張孟州之才氣不能也

鄉中與作當論其利害孰大孰小孰久孰暫至于任勞任勞極為難事故辭其勞則當辭其名若本未分微念而代為受名則最下矣

或問吾人道德何處驗朱子曰若見人說某有善行則喜而信之此是吾內面有善根若見人說某有善私之事則信而博

之此是吾內面有惡根。孔子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此便是孔子之善根廣腫。

陳眉公曰。聞之善則疑之。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机也。

朱子曰。孔子言。抑人常好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不善者。惡故吾
人當求好于善人。又當自別于不善之人。不可使他好我。雖
不使他好我。却亦不使他害我。蓋橫逆之來。至止之如禽獸。
又曰。我猶不見為命。人聖賢心中何等客受。

文衡山廟慶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扉。我亦
隨人說數語。世情嫌簡不嫌虛。

朱子

百學

近思錄曰。居于鄉。鄉與焉。衣服不可鮮。畢。畢。曲。親。故居。會
者。多在我者。揭。揭。異。異。則。會。者。蓋。臨。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
有。

親戚故舊。固宜語而朱散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
氣。暴厲。然。怒。且如。嫌人之短。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
聽。亦未必怒。語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
古人謂怒于室者。色于市。故盛怒之際。必須慎言。

族氏

程子曰。嘗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原是明諸
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朱子曰。漢人賜民常為父後者。爵一級。今朝廷宜立為定制。各
有譜牒。定其系世。以始。迄及初。有封爵起家者。為世祖。以準
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為
太宗。統族人主。祭祖祀。以次。迨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祢。小
宗。使各主其祭。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祢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百學

湯賓尹曰。始封之君。嫡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祢
諸侯。故自為大夫之祖。要別子為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為太
宗。是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別子。待其子繼之
而自別。為祢。是繼祢者為小宗也。太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
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

江旭奇曰。諸君天下國家之大公。一世萬世之大典。有人必有
祖。有祖必有族。而譜以載之。是生民之類。所必不可無者也。
第治譜之心。起于姦利者。必有陰陽之患。則起于浮誇者。亦

非所以稱仁孝之心也。語之為休主于揚美而諱惡。亦不欲得諱耳。程子曰。今人多用影祭。影祭甚不便。倘賢者不以則所祭已是他人。以此想之。固可浮誇乎哉。夫以風人之才。豈不能增飾懿美。而其所頌后妃之德。如葛覃卷耳。皆家人常事。宛然可掬。蓋誠恐溢本真而失于誣也。懿行尚不敢誣。况浮誇乎。皆身外長物。何足為本真增重。而顧冒乎哉。周自武王。定帝配天。豈不甚貴。而不忘厥先。至祀及姜源。夫姜源履巨人跡而生。棄不奔人。道自世俗觀之。豈不謂家醜哉。而周不以諱也。詠于詩。播于樂。薦于廟。惟恐或忘。姜源為帝

李華

百六十一

營元妃。周何不冒帝營。而願述大人之一跡。吾想周公方憫予有餘悲也。祀姜源者。尋生人之初脉也。嗟乎此周之所以為至德也。蓋有譜則宗族百世儼若兄弟。無譜則至親兄弟已隔異日。不相認識之疎。後矣人之異于禽獸者。禽獸僅知有夫婦而忘其父母。人或知有母而忘其父。使其知有兄弟。更無有知宗族者。人而無譜。何以異此。人生有尺營。又無益。母亦曰。吾有子孫。百年如一日耳。設無譜。則吾不知祖焉。何人而吾之子孫。又不不知吾為何人。是自尽之樹也。且姓皆性也。性無有不善。而姓顯有賤者耶。天下之生久矣。千萬年而

李華
自述
遊得來

傳其脉。必其有先世德為聖人。而後子孫保之。蒙古之黠僉。世系紊亂。可以譜耶。祖宗者。有功德之號也。子孫者。祖宗之遺休也。曾子族華。而啟手足。以示全。故孝如曾子。必且以保手足者。保宗族一身之內。自頂至踵。雖非兼愛。至於病痛之虞。必倍加顧惜。此亦人之常情也。宗祖既以子孫之崇焉。宗亦必以子孫之瘁為瘁。夫貧者賤者。顛連而無告者。自祖宗視之。正其一身之病痛處也。子孫者。休先人必至之情。休明。憐憫痛號。而廢擯故足重也。夫貧者吾周之顛連而無告者。吾恤之易耳。至于賤者遺失。既久。情分已疎。况其淪于奴僕。

李華

百六十二

安于卑下。倘吾念頭稍差。鮮不以為辱。祖急避棄之矣。若以理論。亦惟宜問其真與否耳。安在以毛皮棄也。蓋現自有陰陽以來。兄弟比肩分受厥財。故有至親之兄弟。而反因財相親者。嗟乎此亦利昏之耳。試于他州分族。苟無錢谷田舍之親。又無炎炙嫌忌之生。其祖宗一体之良心。渾然未瑑。故一語語。反能相顧如左右手。豈不足以徵天性哉。語曰。婦遠而親。如近而疎。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曰。死無之戚。兄弟孔懷。何也。窮則反本也。譜所以惺之。欲其不失本心也。夫親從何起。或因婦言乎。或為子孫乎。夫婦者。疎之極。而親之

始。兄弟者親之極。而疎之始。可不慎哉。父以祖宗視之。而子孫曰為楚越。寧不憂傷心哉。孔子嘗有尊王之心。夫是以能作春秋。治譜者亦惟是本之以愛祖之心。一著末如無先靈一筆削如臨神鬼。晨不愧人宵不媿夢。然後從此精光不磨之見。以昭著于百世之下。故千百世之下觀之者。其愉可笑。其戚可哭。方可以言譜。故當此之患于瘞瘡。加之鉅鉞而呼吸通。忍于宗族。示之譜謀。而痛癢覺。故夫不能瘞瘡瘵者。無靈之鉅鉞也。猶之不能化殘忍者。不信之譜牒也。雖然信固難言哉。非獨市利者不信。則生平有一之得罪于宗族而不敢自質于祖宗之前者。亦不信。非獨浮誇者不信。則秉筆之儼。精神稍渙不聚。而無精光不磨之見者。亦不信。鐵毫之不信。亦離于中。又安能使人一開卷而孝思悠然生也。蓋自謠法疎而譜法嚴。譜者所以代謠也。孝子慈孫欲諱其先世之疵。而終不能起無根之譽。故曰百世之譜可以現德。聞譜者輒有與行之思焉。曰吾有操行人能私我哉。譜者善于大同猶之符節焉。故可以化家亦可以風國。此放勳以親族先平章。重華以叔典先銷機。家親而國疎。家難而國易。惟乎乎族方能治譜。能治譜可以為政。美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也。予亦曰譜謀。宗子之事也。春秋刑書主于刺惡。令人悚然。惟宗譜則治世之文。平蕩易直。感人尤難。况宗族亦夥矣。其要人入。然遷者忽之不入。疎者徐之不入。粗者精之不入。者深之不入。俗者文之不入。其為副墨也亦難哉。夫子孫之登。未有不本于祖宗者。發于青蘋。由于積德。發于副墨。由于積書。皆祖宗之遺也。義田之任。在青蘋之子。家史之任。在副墨之孫。厥任均矣。夫譜學不明。甚謂祖宗衣冠之藏。亦不必謹。嗟乎祖宗鍾靈毓秀之源。固可忽乎哉。至于仁孝君子。惟是以垂靈為義。故徵福者不肖之心也。固卜地而至于暴棺寒骨。辱世不舉。是亦以幣市福耳。愚乎哉。體休于土而後有長存之體。墓載于譜而後有長存之墓。譜者墓之根也。故為先世計。與其為寒林之鬼。若為乞丐之流。有祖墓而不守。棄譜謀于不修。是以身為永冠之乞丐。而以祖為莫救之寒林也。豈不傷哉。然而譜之為物。有神物而以護持。不必耳提面命。而自有陰焉。傳授者。如世傳拜舟。颶風隨覆。海蛟為里。誰獨登岸。而宋史寫其從容就義。有如親見。豈非忠義不磨。自有詔告之者耶。但治譜者當以仁孝祖宗之心。尋先世相傳脈之意。詔之後世。乃為不失舊物耳。

按裴駰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王者氏之別名也若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後世本論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古書所稱百姓皆謂百官蓋氏無姓也唐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妻黃帝之姬始肉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七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郡縣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郭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丙陶子受食姓命氏雖然衆氏枝分派別初若參錯徐而攷之有綱有條如指諸掌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游國望印同出于鄭也向華蕩無同出于宋也樂高崔國同出于齊也尋源分源可縷而數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而周人世系之真必屬之秦官而稱諡之齊陳宗伯掌禮者也既教以札之序藉據掌誦詩者也而掌親系世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和故有親有別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疎不相離周人之用心亦密矣自官守既廢世系不明雖有氏族而中多妄改之失如邾子之後為宋則以室

相近而訛訛叙之後為郭則以聲相近而訛以千秋乘車而其後以田為車則更姓之私也恭伍員忠烈而遂易以為員則冒姓之傷也如祁氏一族也至尤而別為陶唐氏至夏別而為御龍氏至商別而為豕鬻氏至周別而為杜氏至晉別而為范氏至秦別而為劉氏凡六別其姓矣鳩氏一族也至韓別而為姚氏至胡公別而為陳氏至敬仲奔齊別而為田氏至桓王建之于別而為王氏凡四別其姓矣此以姓多而訛其族也如杜氏一姓也惟杜伯之後不遷者為杜城杜氏至漢建平侯延年之後則為京兆杜氏晉潘陽侯愷後則為襄陽杜氏子寬之後則為巨杜氏赫子威之後則為濮陽杜氏一姓蓋五別矣劉氏一姓也楚元王交之後則為南華劉氏景帝子趙款肅王之後則為廣平劉氏長沙定王之後則為南陽劉氏光武子廣陵思王之後則為臨淮劉氏章帝子河間獻王之後則為尉氏劉氏唐相文靜則為彭城劉氏一姓蓋六別矣此以里多而訛其姓也自古善論姓氏者若蔡仲齊臣子羽皆能探討本原馬廷世家亦各有本自應劭風俗通一誤後世相沿未之有改遂至張九齡而下以及宋諸儒皆同陋就詎不可以訓獨林寶作元和姓纂稍能是正歐

陽修作唐初凡九十三族充為精詳至使韓高之氏亦有
排外來名儒又有作古今姓氏辨證之書者然亦豈能必其
盡核乎昔李義府不得與于李德崇之譜乃傳致其罪杜正
倫不得齒于城南之譜乃繫摘其非今欲定譜牒而核偽妄
使天下後世知所以尊祖敬宗之道必因其所是正其所非
以刊一定之書如成周小史之所職者以行于天下俾天下
明其本系之所出則世系之混融昭穆之紊亂庶乎其免矣
別子為祖者公子不得祚先君故為別子而絕別者族人宗之
為大宗遠雖至于絕屬猶為之服喪表三月毋妻亦然所謂

朱翼

百六

朱

百世不迂之宗也庶子不得祭祖政一兄弟宗之為小宗其
別有四則繼祚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
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
不為宗矣既已無服遂易其宗所謂五世則迂之宗也諸侯
之公子上不得宗君必有以統之故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
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則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
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獲立庶昆弟為宗則曰有大宗
而無小宗無他公子可為宗則宗于已曰有無宗亦莫之宗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禮存革之意

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今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
級是此礼意猶在也

漢司馬子長操世本世系而作帝紀據周譜國語而作世宗姓
氏之源始著晉魏而降區、錄核百氏以門第官人貴卑姓
雜譜皆藏有司至于李唐猶相崇重故應劭則有氏族篇王
僧孺則有百家譜徐勉之則有百官牒河南則有官氏志諸
儒所有氏族志柳沖則有百姓系錄路諱則有永冠譜書屯
則有關元譜柳芳則有永春譜柳繁則有譜畧張九齡則有
譜牒亦不其然列也然其弊也尚婚姻者先外族而後本宗

朱翼

百六

朱

尚人物者遠虛尊而退嫡長尚冠冕者畏僥倖而棄宗室
貴戚者徇勢利而忘礼教人無反本之思族鮮敦睦之道矣
宋世言宗譜者二曰房使歐陽氏曰眉山蘇氏歐陽氏則世經
人傳取法于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如礼家所謂宗
圖者錄之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之義為各詳其夫
之所由分有親、之道為其法具在可攷鏡也
愚按朱子言立後者繼嗣必以長先以長之長次及長之次而
是而或而三必以其序不可紊也不紊則不爭此皆官譜
纂法所以重王朝之爵秩也若夫民間無子必听奉人之願

焉非其願而為其所仇情意何由流通明暗絕其慘不可
言也夫此立後者不得于天聖人補天道之不及而補人倫
之窮必使若親生然故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其本生父母
降服為其異姓不得亂宗恐精不屬也國制三歲以下從其
姓未免于父母之懷也四歲則異矣十五歲以下同本生以
其未成人也十六歲則又異矣義子女婚雖不承祀亦不得
通遂從父母之願也聖人立法可謂曲而盡者矣

王伯安初艱子立宗姪為後未幾子昌億生伯安以軍功世襲
錦衣即以繼子孫或疑之伯安曰父子誼定焉可也後以

軍功封新建伯乃以昌億蔭茅土奕葉本支百世盛哉

馬后初艱子撫沐英如兒後懿文秦晉燕諸皇子生英奉命回
宗然兩世王爵世守雲南亦明以親藩待之也皇圖昌矣

朱翼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江旭奇編旭奇字舜升歙縣人萬厯中官安岳
縣縣丞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稱其在太學日嘗
奏上所著孝經翼孝經疏義併請勅儒臣補成孝
經大全命題取士蓋亦講學之家然是書則僅供
場屋之用故許成智序謂亦名論策全書蓋為舉
業而設凡分六部曰管窺曰曝恩曰調燭曰完駟
曰委質曰志林每部之中又各分子目皆擷諸
書以類排纂而是非一斷以朱子故名朱翼中多
引釋典道書殊乏別擇甚至採及水滸傳尤麗雜
不倫實與朱子之學南轅北轍也